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四〇六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四〇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55印張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圓

集部第四〇六册目次

集部・總集類

中晚唐詩叩彈集十二卷續集三卷 〔清〕杜詔　杜庭珠編
遼寧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十三年采山亭刻本 …… 一

邱海二公文集合編十六卷 〔明〕邱濬　海瑞撰　〔清〕焦映漢　賈棠　王贄編
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十八年邱氏可繼堂重刻本 …… 二〇六

明文遠不分卷（一） 〔清〕徐文駒　羅景泐編
東北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刻本 …… 五六六

中晚唐詩叩彈集十二卷續集三卷

〔清〕杜詔　杜庭珠編

遼寧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十三年采山亭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唐詩叩彈集十二卷續集三卷》提要

余屛却塵鞅棲遲泉石雖辭務長對峭嶽院落梧桐半閒剥啄乃者浣花才子攜李名家秀宛[illegible]塘燕繫青簾之櫂聯翩玉趾揭來紅豆之村再倒屣以未遑顧開緘而有喜濯薔薇之露繙手香生[illegible]藥之蕊驚心豔絕淒厲則風雲變色纖細而山谷傳聲蓋縣杼軸乎羣言乃能權衡於一代論詩自品彙以還專遴中晚名集本平原之賦自比叩彈不拘風格之同維以情辭為主緬有唐之中葉于大曆以[illegible]秋初以銅馬遺氣縱橫河朔既而金貂煽虐燭為清流戮起元黃衛分水火旋蹉回而霧塞真地若以天荒翠輦頻移延秋之夜烏啼托紅蕉罷唱絲竹之凄雀架歸彼有人焉何嗟及矣生斯世也能不悲哉於是竊國孤忠憂時野老或炳識先見披誠而盛論反浮沉局外但矢志于歌謠美人香草無非寄恨之詞行路關山大有緣情之什既悲涼而慷慨亦惻愴以纏綿本此深衷流為絕調有類風人之比興可備藏世之箴規者也猶慮榛楛勿翦珠傷集翠之縈碔砆蕪收戢損連城之貴辨淄澠而靡獎攻殿冣以尤嚴若夫詮釋名言廣徵七略搜羅掌故旁摭百家疑析塞芒趣窮隱伏不獨辨蟲魚於爾雅亦寓箴鍼于陽秋矣二子家藏武庫性嗜書淫杜曲樊川一門雙[illegible]湖蓀水異地同心夢繞春池關[illegible]碧莪紅之巧林[illegible]

夜雨彈然脂弄墨之勤從知賦出金聲鷄林搢紳曾見書成石室蔡閣彡輝將用斯集爲乘韋成即予言爲嵩矢云尒

康熙甲申季秋恒齋秦松齡書

癸未春余與家詒毅讀書鴛湖之上間爲詩歌因相與論次唐人詩自長慶以下得三十有七人詩凡一千六百十四篇取平原抱景咸叩懷響畢彈之意名之曰叩彈集或疑世之選詩者皆以盛唐爲宗茲顧録其所棄何也夫語詩之病曰好盡而易俚人之情與境相搏而詩生焉故發於不自禁而或至於盡流於無所擇而或入於俚而依永和聲之道存焉者寡矣於是道之以蘊藉渟蓄使進乎雋永超詣而盛唐之選尚焉夫唯探索久閱歷深幾得古人之神韻者爲能抑之而愈深約之而愈暢而世之效之者務摧折磨耗其怒生之氣濃厚之情揣摩影響緣飾皮毛爭隱現於毫芒較重輕於杪忽其初感之機與夫欲言之故在若存若亡之間其詩雖工而其人之神已離矣於是才俊之士又厭其拘斥其贗遂欲盡洗古人之樊籬而向者之病又作蓋自唐迄今詩之盛衰往復相勝相激每令學者眩惑莫能自主然吾觀三百篇中一唱三歎詞緐不殺而人不慮其盡也男女贈答行路歌謠草木蟲魚嬉戲號怒無所不備而人不病其俚也是其中有本焉師乙論歌詩曰直己而陳德趙孟請七子賦詩曰亦以觀子之志誠有不得而齊者矣如執一格以繩之將噍殺嘽諧廣賁之音不當在寬裕肉好之列而詠歎淫液與發揚蹈厲之

狀不得為盛世之樂也其可乎唐人如白香山以逮羅韋諸家不拘蹊徑直抒胷臆或因時感憤或縷情綺靡使神無不暢景無不宣而好色不淫怨誹不亂之旨未嘗不存乎其間求所謂盡與俚者不可得能使學者疏瀹心靈發皇耳目不致美矉學步以自抹殺其性情此叩彈之所由選也若別體裁扶風雅則俟當世之知言者錫山杜詔

例言

唐詩選絕少善本唯品彙庶稱大觀然詳初盛而略中晚中晚則詳貞元以前而略元和以後夫詩有正有變正唯一格變出多岐觀其盡態以極妍勢必兼收而並采是選不及元和以上者蓋以品彙所收今已家弦户誦匪謂後來居上致恐數見不鮮云爾

品彙以渾成含蓄為宗是選以才調風情為主鴻濛既鑿風氣斯開作者既各踵事增華讀者寧能膠柱鼓瑟唯放其才情之所至而馴造乎神韻之自然則此編者未必非初盛之階梯而品彙之鼓吹也遞相祖述轉益多師少陵緒言具在若曰別設門庭則余豈敢

唐人至白香山獨闢杼機擺脫羈紲於諸家中最為浩瀚比之少陵一則泰山喬岳一則長江大河憂樂不同而天眞爛漫未嘗不同也難易不一而沈着痛快未嘗不一也學者熟之可以破拘攣洗塗澤故是選以香山為始所錄亦獨多自元微之以下各以類及而世次先後或不盡拘其去取大槩每於卷末略附管見玆不具載

作者俱有小傳皆援據正史史未載者參考諸選以備知人論世之義雖云闕疑而傳信不免抵牾而寡聞唯博學君子正其紕繆有厚幸焉

晚唐古詩寥寥五律有絕工者要亦一鱗片甲而已唯七言今體則日益工緻婉麗雖氣雄力厚不及盛唐而風致才情實爲前此未有蓋至此而七言之能事畢矣故此體在選中幾居其半

凡遇典故多采新舊諸名家箋注不揣固陋間有增補或訂正處加某按字至或作者寓意曲折非訓詁所及者爲之參訂時事略爲闡發倣錢氏箋杜之意

挂漏之譏所不免耳

唐詩唯中晚未有全刻錫山中翰顧梁汾先生鈔集唐詩最富前宮允嚴藕漁先生亦有中晚選本家紫綸兄嘗從兩先生遊是選頗資考索淵源所自不敢忘也

是選始於癸未春余與紫綸兄手自摘鈔本爲巾箱吟賞之具未敢公之同好也　家大人督課之暇偶見副本喜曰二子用心良苦盍出而是正乎遂興梨棗之工幷識芻蕘之見蠡測管窺知無裨於大雅筌魚蹄兔或少助於初機而已

康熙甲申暮春旣望秀水杜庭珠識

中晚唐詩叩彈集目錄

卷一
白居易上　五十首

卷二
白居易下　八十首
元　稹　五十首

卷三
張　籍　六十四首
王　建　九十八首

卷四
李　賀　七十九首

卷五
孟　郊　三十一首
鮑　溶　三十五首
姚　合　二十八首
朱慶餘　二十四首
張　祜　五十五首

卷六
杜　牧　七十首
許　渾　六十四首

卷七
李商隱　一百二十首

卷八
温庭筠　一百四首
卷九
趙嘏　三十七首
薛逢　二十首
馬戴　二十七首
李遠　十四首
雍陶　十五首
曹唐　五十二首
卷十
李羣玉　三十一首
韓琮　十四首
崔珏　十四首
方干　十八首
李頻　十七首
劉滄　十四首
張喬　二十九首
崔塗　十七首
卷十一
陸龜蒙　四十三首
司空圖　二十九首
羅隱　四十首

羅鄴　十二首
張蠙　十四首
陳陶　二十一首
卷十二
韋莊　五十首
吳融　四十八首
韓偓　六十六首

中晚唐詩叩彈集目録

中晚唐詩叩彈集卷第一

錫山杜詔紫綸
秀水杜庭珠詒穀　集

白居易

字樂天其先太原人徙下邽貞元中擢進士拔萃元和元年對制策入等自翰林學士遷左拾遺論執強鯁[illegible]自請乃以學士兼京兆戶曹參軍俄有言居易[illegible]貶州刺史又貶江州司馬徙忠州刺史入爲司門員外郎[illegible]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復出爲杭州刺史久之以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illegible]改蘇州刺史文宗立拜刑部侍郎太和初二年[illegible]移居易思緣靈人進乃移疾還東都踰年拜河南尹會昌初以刑部尚書致仕卒謚曰文居易既履斥因放意文酒嘗鑿池浮屋自號香山居士醉吟先生年七十五有詩七十五卷名曰白氏長慶集元和以來繁情[illegible]元稹序其集謂示年間禁省觀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於繕寫模勒衒賣於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有雞林賈人自云本國宰相每以百金換一篇其甚僞者相國能辨之又一女子能誦長恨歌遂索直百萬其爲一代驚艷如此

續古詩

棲棲遠方士讀書三十年業成無知己徒步來入關長安多王侯英俊競攀援幸隨衆賓末得廁門館間東閤有旨酒中堂有管弦何爲向隅客對此不開顏富貴無是非主人終日歡貧賤多悔尤客子終夜歎歸去復歸去故鄉貧亦安

心亦無所迫身亦無所拘何爲腸中氣鬱鬱不得舒不舒良有以同心久離居五年不見面三年不得書念此令人老抱膝坐長吁豈無絲與酒非君誰與娛春旦日初出曈曈耀晨輝草木照未遠浮雲已蔽之天地黯以晦當午如昏時雖有東南風力微不能吹

中園何所有滿地青青葵陽光委雲上傾心欲何依

寄隱者

賣藥向都城行憩青門樹道逢馳驛者色有非常懼親族走相送欲別不敢住私怪問道傍何人復何故云是右丞相當國握樞務祿厚食萬錢恩深日三顧昨日延英對今日崖州去庭珠按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德宗崩順宗即位二月以韋執誼同平章事明年憲宗即位貶崖州司馬由來君臣間寵辱在朝暮青青東郊草中有歸山路歸去臥雲人謀身計非誤

傷友 或作膠漆契

陋巷孤寒士出門苦栖栖雖云志氣高豈免顏色低平生同門友通籍在金閨曩者膠漆契邇來雲雨睽正逢下朝歸軒騎五門西是時天久陰三日雨淒淒蹇驢避路立肥馬當風嘶回頭忘相識占道上沙隄昔年洛陽社貧賤相提攜今日長安道對面隔雲泥近日多如此非君獨慘悽死生不變者唯聞任與黎任公孫黎逢紹按唐詩紀事黎逢登大曆十二年進士第任公孫一作任公叔

買花 或作牡丹 紹按唐國史補京城貴遊尚牡丹每暮春車馬若狂執金吾鋪官圍外寺觀種以求利一本有直數萬者

帝城春欲暮喧喧車馬度共道牡丹時相隨買花去貴賤無常價酬直看花數灼灼百朶紅戔戔五束素上張幄幕庇旁織笆籬護水灑復泥封移來色如故家家習爲俗人人迷不悟有一田舍翁偶來買花處低頭獨長歎此歎無人喻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

思歸（時初為校書郎）

養無晨昏膳隱無伏臘資遂求及親祿僶俛來京師
薄俸未及親別家已經時冬積溫席戀春違采蘭期
夏至一陰生稍稍夕漏遲塊然抱愁者長夜獨先知
悠悠鄉關路夢去身不隨坐惜時節變蟬鳴槐花枝

禁中寓直夢遊仙遊寺（庭珠按長安志盩厔縣有仙遊潭潭上有寺倚峻峰面清溪樹林深翠泉石不可勝數 詔按本傳元和元年調盩厔尉為集賢校理月中召入翰林為學士）

西軒草詔暇松竹深寂寂月出清風來忽似山中夕
因成西南夢夢作遊仙客覺聞宮漏聲猶謂山泉滴

曉別

曉鼓聲已半離筵坐難久請君斷腸歌送我和淚酒

月落欲明前馬嘶初別後浩浩閭塵中何由見回首

初與元九別後忽夢見之及寤而書適至兼寄桐花詩悵然感懷因以此寄（元九初謫江陵 庭珠按元稹本傳稹自河南尉召還次敷水驛中人仇士良夜至稹不讓中人擊稹傷面宰相以稹年少輕樹威失憲臣體貶江陵士曹參軍李絳崔群白居易皆論其枉）

永壽寺中語新昌坊北分歸來數行淚悲事不悲君
悠悠藍田路自去無消息計君食宿程已過商山北（庭珠按商山在商州今屬陝西西安府）
昨夜雲四散千里同月色曉來夢見君
應是君相憶夢中握君手問君意何如君言苦相憶
無人可寄書覺來未及說叩門聲鼕鼕言是商州使
送君書一封枕上忽驚起顛倒著衣裳開緘見手札
一紙十三行上論遷謫心下說離別腸心腸都未盡
不暇敘炎涼云作此書夜夜宿商州東獨對孤燈坐
陽城山館中夜深作書畢山月向西斜月下何所有
一樹紫桐花桐花半落時復道正相思殷勤書背後
兼寄桐花詩桐花詩八韻思緒一何深以我今朝意
想君此夜心一章三遍讀一句十回吟珍重八十字
字字化為金

新豐路逢故人

塵土長路晚風煙廢宮秋相逢立馬語盡日此橋頭
知君不得意鬱鬱來西遊惆悵新豐店何人識馬周（庭珠按唐書馬周傳舍新豐逆旅主人不之顧周命酒獨酌）

秋暮西歸途中書情

耿耿旅燈下愁多常少眠思鄉貴早發發在雞鳴前
九月草木落平蕪連遠山秋陰和曙色萬木蒼蒼然
去秋偶東遊今秋始西旋馬瘦衣裳破別家來二年
憶歸復愁歸歸無一囊錢心雖非蘭膏安得不自然

秋遊原上

七月行已半早涼天氣清清晨起巾櫛徐步出紫荊
露杖筇竹冷風襟越蕉輕閒攜弟姪輩同上秋原行
新棗未全赤晚瓜有餘馨依依田家叟設此相逢迎
自我到此村往來白髮生村中相識久老幼皆有情
留連向暮歸樹樹風蟬鳴是時新雨足禾黍夾道青

見此令人飽何必待西成

郝中留李三固言宿（詔拜李固言本資同官於人主前極論詳斷當李德裕輔政出爲華州刺）

（史此詩疑作於是時）

平生早遊宦不道無親故如我與君心相知應有數
春明門前別金氏陂中遇郝酒兩三杯相留寒日暮
匆嫌郝酒薄聊酌論心素請君少踟躕繫馬門前樹
明年身若健便擬江湖去他日縱相思知君無覓處
後會既茫茫今宵君且住

山遊示小妓

雙鬟垂未合三十纔過半本是綺羅人今爲山水伴
春泉共揮弄好樹同攀玩笑容花底迷酒思風前亂
紅凝舞袖急黛慘歌聲緩莫唱楊柳枝無腸與君斷

感鏡

美人與我別留鏡在匣中自從花顏去秋水無芙蓉
經年不開匣紅埃覆青銅今朝一拂拭自照顦顇容
照罷重惆悵背有雙盤龍

題贈定光上人

二十身出家四十心離塵得徑入大道乘此不退輪
一坐十五年林下秋復春春花與秋氣不感無情人
我來如有悟潛以心照身誤落聞見中憂喜傷形神
安得遺耳目冥然返天眞

客中月

客從江南來來時月上弦悠悠行旅中三見清光圓
曉隨殘月行夕與新月宿誰謂月無情千里遠相逐
朝發渭水橋暮入長安陌不知今夜月又作誰家客

夜聞歌者（宿鄂州）

夜泊鸚鵡洲秋江月澄徹鄰船有歌者發調堪愁絕
歌罷繼以泣泣聲通復咽尋聲見其人有婦顏如雪
獨倚帆檣立娉婷十七八夜淚似眞珠雙雙墮明月
借問誰家婦歌泣何淒切一問一霑襟低眉終不說

題潯陽樓（時爲江州司馬）

常愛陶彭澤（庭珠按潛潯陽人）文思何高玄又怪韋江州（謂應物也[illegible]）（又謂謝靈運出爲[illegible]遊山川）詩情亦清閑今朝登此樓有以知其然大
江寒見底匡山青倚天深夜湓浦月平旦鑪峰煙清
輝與靈氣日夕供文篇我無二人才孰爲來其間因
高偶成句俯仰媿江山

遊石門澗（庭珠按蒙寶記石門澗在廬山西慧崖對嶺蹤漲數丈有一石可坐二十許人）

石門無舊徑披榛訪遺迹時逢山水秋清輝如古昔
嘗聞慧遠輩（庭珠按慧遠嘗居廬山結白蓮社）題詩此巖壁雲覆莓苔封
蒼然無處覓蕭疎野生竹崩剝多年石自從東晉後
無復人遊歷獨有秋澗聲潺湲空旦夕

自蜀江至洞庭湖口有感而作

江從西南來浩浩無旦夕長波逐若瀉連山鑿如劈
千年不壅潰萬姓無墊溺不爾民爲魚大哉禹之績

導岷既艱遠距海無咫尺胡為不訖功湖水斯委積
洞庭與青草（庭珠按洞庭湖在岳州與青草湖相連）大小兩相翁混合萬丈深
淼茫千里白每歲秋夏時浩大吞七澤水族窟穴多
農人土地窄我今尚嗟歎禹豈不愛惜邈未究其由
想古觀遺蹟疑此苗人頑（庭珠按岳州古三苗地）恃險不終役帝亦
無奈何留患與今昔水流天地內如身有血脈滯則
為疽疣治之在鍼石安得禹復生為唐水官伸手提
倚天劒重來親指畫疏河似翦紙決壅如裂帛滲作
膏腴田蹋平魚鼈宅龍宮變閭里水府生禾麥坐添
百萬戶書我司徒籍

寄元九

晨雞纔發聲夕雀俄斂翼晝夜往復來疾如出入息
非徒改年貌漸覺無心力自念因念君俱為老所逼
君年雖較少顦顇謫南國三年不放歸炎瘴消顏色
山無殺草霜水有含沙蜮健否遠不知書多隔年得
願君少愁苦我亦加餐食各保金石軀以慰長相憶

寄王質夫（庭珠按樂天有翰林院中懷王質夫詩有王居士知余憶白雲之句注王居仙遊山）

憶始識君時愛君世緣薄我亦吏王畿不為利名著
春尋仙遊洞秋上雲居閣樓觀水潺潺龍潭花漠漠
吟詩石上坐引酒泉邊酌因話出處心心期老巖壑
忽從風雨別遂被簪纓縛君作出山雲我為入籠雀
籠深雀顦顇山遠雲飄泊去處雖不同同負平生約

今來各何在老去隨所託我守巴南城君佐征西幕
年顏漸衰颯生計仍蕭索方含去國愁且羨從軍（一作君）
樂舊遊疑是夢往事思如昨相憶春又深故山花正
落

溪中早春

南山雪未盡陰嶺留殘白西澗冰已消春溜含新碧
東風來幾日蟄動萌草坼潛知陽和功一日不虛擲
愛此天氣暖來拂溪邊石一坐欲忘歸暮禽聲嘖嘖
蓬蒿隔桑棗隱映煙火夕歸來問夜餐家人烹薺麥

和皇甫郎中秋曉同登天宮閣言懷六韻

碧天忽已高白日猶未短玲瓏曉樓閣清脆秋絲管
張翰一杯酣嵇康終日嬾塵中足憂累雲外多疏散
病木斧斤遺冥鴻羅繳斷逍遙二三子永願為閒伴

遊平泉宴浥澗宿香山石樓贈座客（庭珠按平泉在河南府城南李德裕舊莊也又樂天本傳東都所居履道里疏沼種樹構石樓香山嘗與胡杲吉皎鄭據劉真盧真張渾狄兼謨盧貞讌集皆高年不仕者人慕之繪為九老圖）

逸少集蘭亭季倫宴金谷金谷太繁華蘭亭闕絲竹
何如今日會浥澗平泉曲杯酒與管絃貧中隨分足
紫鮮林筍嫩紅潤園桃熟采摘助盤筵芳菲盈口腹
閒吟暮雲碧醉藉春草綠舞妙豔流風歌清叩寒玉
古詩惜晝短勸我令秉燭是夜勿言歸相攜石樓宿

長安早春旅懷

軒車歌吹喧都邑中有一人向隅立夜深明月卷簾愁日暮青山望鄉泣風吹新綠草芽坼雨灑輕黄柳條溼此生知負少年春不展愁眉欲三十

寒食野望吟

丘墟郭門外寒食誰家哭風吹曠野紙錢飛古墓纍纍春草綠棠梨花映白楊樹盡是死生離別處冥漠重泉哭不聞蕭蕭暮雨人歸去

江南遇天寶樂叟

白頭老叟泣且言祿山未亂入梨園能彈琵琶和法曲多在華清隨至尊是時天下太平久年年十月坐朝元（庭珠按朝元閣在驪山上天寶六載冬十月帝如驪山溫泉名其宮曰華清自是每歲以十月幸百官賜浴湯池）千官起居環佩合萬國會同車馬奔金殿照耀石甕寺蘭麝熏煮溫湯源貴妃宛轉侍君側體弱不勝珠翠繁冬雪飄颻錦袍暖春風蕩漾霓裳翻歡娛未足燕寇至（庭珠按天寶十四載冬十月帝如華清宮十一月安祿山反）弓勁馬肥胡語喧豳土人遷避夷狄鼎湖龍去哭軒轅（謂明皇崩）從此漂淪落南土萬人死盡一身存秋風江上浪無限暮雨舟中酒一尊涸魚久失風波勢枯草曾霑雨露恩我自秦來君莫問驪山渭水如荒郊新豐樹老籠明月長生殿闇鎖黄昏紅葉紛紛蓋欹瓦綠苔重重封壞垣唯有中官作宮使每年寒食一開門

送張山人歸嵩陽（庭珠按嵩陽即[illegible]）

黄昏慘慘天微雪修行坊西鼓聲絕張生馬瘦衣且單夜扣柴門與我別愧君冒寒來別我為君酤酒張燈火酒酣火煖與君言何事出關又入關答云前年偶下山四十餘月客長安長安古來名利地空手無金行路難朝遊九城陌肥馬輕車欺殺客暮宿五侯門殘茶冷酒愁殺人春明門外城高處直下便是嵩山路幸有雲泉容此身明日辭君且歸去

東墟晚歇（時退居渭村）

涼風冷露蕭索天黄蒿紫菊荒涼田繞冢秋花少顏色細蟲小蝶飛翻翻中有騰騰獨行者手拄漁竿不騎馬晚從南澗釣魚回歇此墟中白楊下褐衣半故白髮新人逢知我是何人誰言渭浦棲遲客曾作甘泉侍從臣

放旅雁（元和十年冬作）

九江十年冬大雪江水生冰樹枝折百鳥無食東西飛中有旅雁聲最飢雪中啄草冰上宿翅冷騰空飛動遲江童持網捕將去手攜入市生賣之我本北人今譴謫人鳥雖殊同是客見此客鳥傷客人贖汝放汝飛入雲雁雁汝飛向何處第一莫飛西北去淮西有賊討未平百萬甲兵久屯聚（庭珠按元和[illegible]八月彰義節度使吳少陽卒子[illegible]留後九月命將討之十二年十一月元濟始伏誅）官軍賊軍相守老食盡兵窮將及汝健兒飢餓射汝喫拔汝翅翎為箭羽

浩歌行

天長地久無終畢昨夜今朝又明日鬢髮蒼浪牙齒疎不覺身年四十七前去五十有幾年把鏡照面心茫然既無長繩繫白日又無大藥駐朱顏朱顏日漸不如故青史功名在何處欲留年少待富貴富貴不來年少去去復去兮如長河東流赴海無回波賢愚貴賤同歸盡北邙冢墓高嵯峨古來如此非獨我未死有酒且高歌顏回短命伯夷餓我今所得亦已多功名富貴須待命命若不來知奈何

眞娘墓 墓在虎丘寺

眞娘墓虎丘道不識眞娘鏡中面唯見眞娘墓頭草霜摧桃李風折蓮眞娘死時猶少年脂膚荑手不牢固世間尤物難留連難留連易消歇塞北花江南雪

長安道 庭珠按樂府鼓角橫吹十五曲之一

花枝缺處青樓開豔歌一曲酒一杯美人勸我急行樂自古朱顏不再來君不見外州官客長安道一回來時一回老 文苑英華作外州客長安道一回來一回老

勸我酒

勸我酒我不辭請君歌歌莫遲歌聲長辭亦切此辭聽者堪愁絕洛陽女兒面似花河南大尹頭如雪 庭珠按本集太和間拜河南尹

七德舞 美撥亂陳王業也 武德中天子始作秦王破陣樂以歌太宗之功業貞觀初太宗重製破陣樂舞圖詔魏徵虞世南等爲之歌詞名七德舞自龍朔以後詔郊廟享宴皆先奏之 庭珠按樂天新樂府凡五十篇元和四年爲左拾遺時作其序云篇無定句句無定字繫於意不繫於文首句標其目卒章顯其志詩三百之義也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覈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也總而言之爲君爲臣爲民爲物爲事而作不爲文而作也

七德舞七德歌傳自武德至元和元和小臣白居易觀舞聽歌知樂意樂終稽首陳其事太宗十八舉義兵白旄黃鉞定兩京擒充戮竇四海清 庭珠按武德四年唐兵圍洛陽竇建德將兵救鄭太宗大破擒之王世充降斬竇建德 二十有四功業成二十有九即帝位三十有五致太平功成理定何神速速在推心置人腹亡卒遺骸散帛收 貞觀初詔天下陣死骸骨致祭瘞埋尋又散帛以求之 飢人賣子分金贖 貞觀五年大飢有鬻男女者詔出御府金帛盡贖之還其父母 魏徵夢見天子泣 魏徵疾亟太宗夢與徵別既寤流涕是夕徵卒御製碑云昔殷宗得良弼於夢中今朕失賢臣於覺後 張謹哀聞辰日哭 張公謹卒太宗爲之舉哀有司奏日在辰陰陽所忌不可哭上曰君臣義重父子之情也情發於中安知辰日 怨女三千放出宮 太宗嘗謂侍臣曰婦人幽閉深宮情實可憫今將出之任求伉儷於是令左丞戴胄給事中杜正倫於掖庭宮西門揀出數千人盡放歸 死囚四百來歸獄 貞觀六年親錄囚徒死罪者三百九十放出歸家令明年秋來就刑應期畢至詔悉原之 剪鬚燒藥賜功臣李勣嗚咽思殺身 李勣常疾醫云得龍鬚燒灰方可療之太宗自剪鬚燒灰賜之服訖而愈勣叩頭泣涕而謝 含血吮創撫戰士思摩奮呼乞効死 李思摩嘗中矢太宗親爲吮血 不獨善戰善乘時以心感人人心歸爾來一百九十載天下至今歌舞之歌七德舞七德聖人有作垂無極豈徒耀神武豈徒誇聖文太宗意在陳王業王業艱難示子孫

海漫漫 戒求仙也

海漫漫直下無底旁無邊雲濤煙浪最深處人傳中有三神山山上多生不死藥服之羽化爲天仙秦皇漢武信此語方士年年采藥去蓬萊今古但聞名煙水茫茫無覓處海漫漫風浩浩眼穿不見蓬萊島不見蓬萊不敢歸童男丱女舟中老徐福文成多誑誕上元太乙虛祈禱君看驪山頂上茂陵頭畢竟悲風吹蔓草何況玄元聖祖五千言[illegible]不言藥不言仙不言白日升青天

新豐折臂翁　戒邊功也

新豐老人八十八頭鬢眉鬚皆似雪玄孫扶向店前行左臂憑肩右臂折問翁臂折來幾年兼問致折何

因緣翁云貫屬新豐縣生逢聖代無征戰慣聽梨園歌管聲不識旗槍與弓箭無何天寶大徵兵戶有三丁點一丁點得驅將何處去五月萬里雲南行聞道雲南有瀘水（瀘水一名若水出旄牛徼外有瘴氣三四月經之必死諸葛亮五月渡瀘言其艱也）椒花落時瘴煙起大軍徒涉水如湯未過十人二三死村南村北哭聲哀兒別爺娘夫別妻皆云前後征蠻者千萬人行無一回是時翁年二十四兵部牒中有名字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將大石鎚折臂張弓簸旗俱不堪從茲始免征雲南骨碎筋傷非不苦且圖揀退歸鄉土此臂折來六十年一肢雖廢一身全至今風雨陰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痛不眠終不悔且喜老身今獨在不然當時瀘水頭身死魂孤骨不收應作雲南望鄉鬼萬人冢上哭呦呦（雲南有萬人冢[illegible]李宓曾覆軍之所[illegible]）老人言君聽取（天寶十載鮮于仲通討南詔敗績天寶十三載劍南留後李宓[illegible]）君不見開元宰相宋開府不賞邊功防黷武（開元初突厥數寇邊時天武軍牙將郝靈荃出使因引特勒回鶻部落斬突厥默啜獻首于闕下自謂有不世之功時宋璟爲相以天子年少好武恐徼功者生心痛抑其賞逾年始授郎將靈荃遂慟哭嘔血而死）又不聞天寶宰相楊國忠欲求恩幸立邊功邊功未立生人怨請問新豐折臂翁（天寶末楊國忠爲相[illegible]募人討之前後發二十餘萬眾去無返者又捉人連枷赴役天下怨哭人不聊生故祿山得乘人心而盜天下元和初折臂翁猶存因備歌之）

城鹽州　美聖謨而誚邊將也（[illegible]）

（[illegible]九年復城之[illegible]）

（[illegible]西南三百里[illegible]是夏州亦爲朔方郡[illegible]河西節度使[illegible]吐蕃[illegible]）

城鹽州城鹽州城在五原原上頭蕃東節度鉢闡布（鉢闡布吐蕃僧[illegible]者唐言[illegible]國事者也）忽見新城當要路金烏飛傳贊普聞（吐蕃謂君長曰贊普）建牙傳箭集群臣君臣頳面有憂色皆言勿謂唐無人自築鹽州十餘載左衽氈裘不犯塞晝牧牛羊夜捉生長去新城百里外諸邊急警勞戍人唯此一道無煙塵靈夏潛安誰復辨秦原闇通何處見鄜州驛路好馬來（鄜州亦爲洛交郡今延安府鄜州是也）長安藥肆黃蓍賤（[illegible]）城鹽州鹽州未城天子憂德宗按圖自定計非關將略與廟謀吾聞高宗中宗世北虜猖狂最

難制韓公創築受降城〔庭珠按三受降城唐張仁愿所築在今河套北黃河北岸〕三城鼎峙屯漢兵東西亙絕數千里耳冷不聞胡馬聲如今邊將非無策心笑韓公築城壁相看養寇爲身謀各握強兵固恩澤願分今日邊將恩褒贈韓公封子孫誰能將此鹽州曲翻作歌詞聞至尊

縛戎人　達窮民之情也〔庭珠按郭茂倩云元稹之病後人沿襲古題唱和重複乃與白樂天李公垂輩不復更擬古題其和公垂新題樂府有縛戎人公乘傳曰近制西邊每捨吐蕃囚生擒置南方不加勦戮故作歌以諷焉然天此詩知爲漢人之沒蕃縛漢者不幸而作其自爲意也〕

縛戎人縛戎人耳穿面破驅入秦天子矜憐不忍殺詔徙東南吳與越黃衣小使錄姓名領出長安乘遞行身被金創面多瘡扶病徒行日一驛朝餐飢渴費

杯盤夜臥腥臊汙牀席忽逢江水憶交河垂手齊聲嗚咽歌其中一虜語諸虜爾苦非多我苦多同伴行人因借問欲說喉中氣憤憤自云鄉貫本涼原〔庭珠按原州亦為平涼郡屬關內道今陝西平涼府鎮原縣是〕大曆年中沒落蕃一落蕃中四十載身著皮裘繫毛帶唯許正朝服漢儀斂衣整巾潛淚垂誓心密定歸鄉計不使蕃中妻子知〔有李如暹者蓬子將軍之子也嘗沒蕃中自云蕃法唯正歲一日許唐人之沒蕃者服唐衣冠由是悲不自勝遂密定歸計也〕暗思幸有殘筋骨更恐年衰歸不得蕃候嚴兵鳥不飛脫身冒死奔逃歸晝伏宵行經大漠雲陰月黑風沙惡驚藏青冢寒草疎偷渡黃河夜冰薄〔庭珠按王昭君墓在今山西大同府城西北地多白草此冢獨青唐屬河東道自此歸涼原必渡黃河也〕忽聞漢軍鼙鼓聲路傍走出再拜迎遊騎不聽能漢語

將軍遂縛作蕃生配向東南卑溼地定無存卹空防備念此吞聲仰訴天若爲辛苦度殘年涼原鄉井不得見胡地妻兒虛棄捐沒蕃被囚思漢土歸漢被劫爲蕃虜早知如此悔歸來兩地寧如一處苦縛戎人戎人之中我苦辛自古此冤應未有漢心漢語吐蕃身

青石　激忠烈也

青石出自藍田山〔庭珠按今陝西西安府藍田縣七盤山關之路也唐屬京兆府即秦嶺別麓也〕兼車運載來長安工人磨琢欲何用石不能言我代言不願作人家墓前神道碣墳土未乾名已滅不願作官家道旁德政碑不鐫實錄鐫虛辭願爲顏氏段氏碑雕

鏤太尉與太師〔庭珠按段秀實謀誅朱泚不克死之贈太尉顏真卿官太師爲李希烈所害〕刻此兩片堅貞質狀彼二人忠烈姿義心如石屹不轉死節如石確不移如觀奮擊朱泚日似見叱訶希烈時各於其上題名諡一置高山一沈水陵谷雖遷碑獨存骨化爲塵名不死長使不忠不烈臣觀碑改節慕爲人慕爲人勸事君

杜陵叟　傷農夫之困也

杜陵叟杜陵居歲種薄田一頃餘三月無雨旱風起麥苗不秀多黃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長吏明知不申破急斂暴徵求考課典桑賣田納官租明年衣食將何如剝我身上帛奪我口中粟虐

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鉤爪鋸牙食人肉不知何人奏
皇帝帝心惻隱知人弊白麻紙上書德音京畿盡放
今年稅昨日里胥方到門手持尺牒牓鄉村十家租
稅九家畢虛受吾君蠲免恩詔按貞元十九年以李實爲京兆尹爲政暴戾時春夏旱京畿乏食實不介意方務聚斂徵求以給進奉上奏對曰今年雖旱而穀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至撤屋賣瓦木貸麥苗以應官當時詔免畿內逋租實不行用詔書徵之如初詳見順宗實錄

繚綾 念女工之勞也

繚綾繚綾何所似不似羅綃與紈綺應似天台山上
明月前四十五尺瀑布泉中有文章又奇絕地鋪白
煙花簇雪織者何人衣者誰越溪寒女漢宮姬去年
中使宣口勅天上取樣人間織織爲雲外秋雁行染
作江南春水色廣裁衫袖長製裙金斗熨波刀翦紋
異彩奇文相隱映轉側看花花不定昭陽舞人恩正
深春衣一對直千金汗霑粉污不再著曳土蹋泥無
惜心繚綾織成費功績莫比尋常繒與帛絲細繰多
如手疼扎扎千聲不盈尺昭陽殿裏歌舞人若見織
時應也惜詔按文宗本紀太和三年十一月詔毋獻難成之物焚絲布撩綾機杼按撩綾即繚綾也許氏說文繚纏也蓋綾織之奇巧者

賣炭翁 苦宮市也詔按貞元十三年冬以宦者爲宮市使置白望數百人抑買人物人有齎物入市而空返者

賣炭翁伐薪燒炭南山中滿面塵灰煙火色兩鬢蒼
蒼十指黑賣炭得錢何所營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憐
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夜來城外一尺雪曉

駕炭車輾冰轍牛困人飢日已高市南門外泥中歇
翩翩兩騎來是誰黃衣使者白衫兒手把文書口稱
勅迴車叱牛牽向北一車炭重千餘斤宮使驅將惜
不得半匹紅綃一丈綾繫向牛頭充炭直

母別子 刺新間舊也

母別子子別母白日無光哭聲苦關西驃騎大將軍
去年破虜新策勳勅賜金錢二百萬洛陽迎得如花
人新人迎來舊人棄掌上蓮花眼中刺迎新棄舊未
足悲悲在君家留兩兒一始扶行一初坐坐啼行哭
牽人衣以汝夫婦新燕婉使我母子生別離不如林
中烏與鵲母不失雛雄伴雌應似園中桃李樹花落
隨風子在枝新人新人聽我語洛陽無限紅樓女但
願將軍重立功更有新人勝於汝

井底引銀缾 止淫奔也

井底引銀缾銀缾欲上絲繩絕石上磨玉簪玉簪欲
成中央折缾沈簪折知奈何似妾今朝與君別憶昔
在家爲女時人言舉動有殊姿嬋娟兩鬢秋蟬翼宛
轉雙蛾遠山色笑隨戲伴後園中此時與君未相識
妾弄青梅憑短牆君騎白馬傍垂楊牆頭馬上遙相
顧一見知君即斷腸知君斷腸共君語君指南山松
柏樹感君松柏化爲心闇合雙鬟逐君去到君家舍
五六年君家大人頻有言聘則爲妻奔是妾不堪主

祀奉蘋蘩終知君家不可住其柰出門無去處豈無父母在高堂亦有親情滿故鄉潛來更不通消息今日悲羞歸不得為君一日恩誤妾百年身寄言癡小人家女慎勿將身輕許人

〔庭珠按唐以來古樂府音節久亡少陵以時事創新題[illegible]古樂府[illegible]天規切時事激昂痛快亦足橫絕古今[illegible]不徒以聲調[illegible]

長恨歌

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illegible]妃列傳楊氏[illegible]四[illegible]華武[illegible]者非〕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詔按楊氏[illegible]詩不言[illegible]〕回頭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庭珠按此句極寫貴妃未及明皇寵愛也〕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雲鬢花顏金步搖芙蓉帳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詔按明[illegible]亂[illegible]收只三字殺之〕承歡侍宴無閒暇春從春遊夜專夜後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金屋妝成嬌侍夜玉樓宴罷醉和春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憐光彩生門戶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驪宮高處入青雲仙樂風飄處處聞緩歌謾舞凝絲竹盡日君王看不足漁陽鼙鼓動地來〔庭珠[illegible]按薊州亦為漁陽郡開元中置今順天府〕驚破霓裳羽衣曲〔[illegible]〕九重城闕煙塵生千乘萬騎西南行〔[illegible]〕翠華搖搖行復止西出都門百餘里六軍不發無柰何宛轉蛾眉馬前死花鈿委地無人收翠翹金雀玉搔頭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淚相和流黃埃散漫風蕭索雲棧縈紆登劍閣峨眉山下少人行〔詔按[illegible]〕旌旗無光日色薄〔[illegible]非幸蜀路[illegible]天誤也〕蜀江水碧蜀山青聖主朝朝暮暮情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詔按明皇別[illegible]幸蜀霖雨彌旬於棧道中聞鈴聲帝方悼貴妃采其聲為雨霖鈴曲以寄恨焉〕天旋地轉迴龍馭〔[illegible]按此下上皇上皇還山祀閱只輦鼓二字此寫[illegible]下收復只天旋地轉四字讀者但覺敘事明快不知[illegible]〕到此躊躇不能去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君臣相顧盡霑衣東望都門信馬歸歸來池苑皆依舊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對此如何不淚垂春風桃李花開日秋雨梧桐葉落時西宮南內多秋草落葉滿階紅不埽梨園弟子白髮新椒房阿監青娥老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遲遲鐘鼓初長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鴛鴦瓦冷霜華重翡翠衾寒誰與共悠悠生死別經年魂魄不曾來入夢〔庭珠按此下[illegible]求貴妃之事〕臨邛道士鴻都客能以精誠致魂魄為感君王輾轉思遂教方士殷勤覓排空馭氣奔如電升天入地求之徧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緲閒樓閣玲瓏五雲起其中綽約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膚花貌參差是金闕西廂叩玉扃轉教小玉報雙成聞道漢家天子使九華帳裏夢魂驚攬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銀屏邐迤開雲髻半偏新睡覺花冠不整下堂來風吹仙袂飄飄舉猶似

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含情凝睇謝君王一別音容兩渺茫昭陽殿裏恩愛絶蓬萊宮中日月長回頭下望人寰處不見長安見塵霧唯將舊物表深情鈿合金釵寄將去釵留一股合一扇釵擘黃金合分鈿但教心似金鈿堅天上人間會相見（庭珠按此下重申密約結歸長恨之意）臨別殷勤重寄詞詞中有誓兩心知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絶期

琵琶行 并序

元和十年余左遷九江郡司馬明年秋送客湓浦口聞舟中夜彈琵琶者聽其音錚錚然有京都聲問其人本長安倡女嘗學琵琶於穆曹二善才年長色衰委身爲賈人婦遂命酒使快彈數曲曲罷憫然自敘少小時歡樂事今漂淪顦顇轉徙於江湖間余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覺有遷謫意因爲長歌以贈之凡六百一十二言命曰琵琶行

潯陽江頭夜送客楓葉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馬客在船舉酒欲飲無管弦醉不成歡慘將別別時茫茫江浸月忽聞水上琵琶聲主人忘歸客不發尋聲闇問彈者誰琵琶聲停欲語遲移船相近邀相見添酒回燈重開宴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轉軸撥弦三兩聲未成曲調先有情弦弦掩抑聲聲思似訴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續續彈說盡心中無限事輕攏慢撚抹復挑初爲霓裳後六幺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間關鶯語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難冰泉冷澀弦凝絶凝絶不通聲漸歇別有幽愁闇恨生此時無聲勝有聲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槍鳴曲終收撥當心畫四弦一聲如裂帛東船西舫悄無言唯見江心秋月白沈吟放撥插弦中整頓衣裳起斂容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蝦蟆陵下住（庭珠按蝦蟆陵在萬年縣本董仲舒墓公卿至此下馬俗名下馬陵譌爲蝦蟆）十三學得琵琶成名屬教坊第一部曲罷長教善才服（庭珠按善才曲師也）妝成每被秋娘妒五陵年少爭纏頭（庭珠按少陵詩舞錦纏頭注纏頭以賞歌舞者）一曲紅綃不知數鈿頭銀篦擊節碎血色羅裙翻酒汚今年歡笑復明年秋月春風等閒度弟走從軍阿姨死暮去朝來顏色故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庭珠按浮梁縣屬今江西饒州）去來江口守空船繞船明月江水寒夜深忽夢少年事夢啼妝淚紅闌干（樂天自言遷謫之感也）我聞琵琶已歎息又聞此語重唧唧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我從去年辭帝京謫居

臥病潯陽城潯陽地僻無音樂終歲不聞絲竹聲住近湓城地低溼黃蘆苦竹繞宅生其間旦暮聞何物杜鵑啼血猿哀鳴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還獨傾豈無山歌與邨笛嘔啞嘲哳難爲聽今夜聞君琵琶語如聽仙樂耳暫明莫辭更坐彈一曲爲君翻作琵琶行感我此言良久立卻坐促弦弦轉急淒淒不似向前聲滿座重聞皆掩泣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溼

中晚唐詩叩彈集卷第一

中晚唐詩叩彈集卷第二

錫山杜詔紫綸
秀水杜庭珠詒穀 集

白居易

草 一作賦得古原草送別

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遠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孫去萋萋滿別情

春邨

二月邨園暖桑間戴勝飛農夫春舊穀蠶妾擣新衣牛馬因風遠雞豚過社稀黃昏林下路鼓笛賽神歸

江樓望歸 詔按公家滎陽自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汝州遣別將董待名等四出抄掠取尉氏圍鄭州官軍數爲所敗東都士民震駭竄匿山谷公之避難至越當在是時

滿眼雲水色月明樓上人旅愁春入越鄉夢夜歸秦 公故下邽人也 道路通荒服田園隔虜塵 謂吐蕃入寇也 悠悠滄海畔十載避黃巾

西樓

小郡大江邊危樓夕照前青蕪卑溼地白露泬寥天鄉國此時阻家書何處傳仍聞陳蔡戍轉戰已三年 詔按貞元二年淮西牙將陳仙奇殺李希烈舉眾來降詔發其兵於京西防秋仙奇尋爲吳少誠所殺三年少誠引兵叛歸

除夜寄弟妹

感時思弟妹不寐百憂生萬里經年別孤燈此夜情病容非舊日歸思逼新正早晚重歡會羇離各長成

夜泊旅望

少睡多愁客中宵起望鄉沙明連浦月帆白滿船霜近海江彌闊迎秋夜更長煙波三十宿猶未到錢塘

郡樓夜宴留客

北客勞相訪東樓爲一開褰簾待月出把火看潮來豔聽竹枝曲香傳蓮子杯寒天殊未曉歸騎且遲回

晚興

極浦收殘雨高城駐落暉山明虹半出松闇鵲雙歸將吏隨衙散文書入務稀閒吟倚新竹筠粉汙朱衣

風雨中尋李十一因題船上

匹馬來郊外扁舟在水濱可憐衝雨客來訪阻風人

小榼酤清醑行厨煮白鱗停杯看柳色各憶故園春

新春江次

浦乾潮未應堤濕凍初銷粉片妝梅朵金絲刷柳條鴨頭新綠水雁齒小紅橋莫怪珂聲碎春來五馬驕

寄皇甫七 湜

孟夏愛吾廬陶潛語不虛花樽飄落酒風案展開書鄰女偷新果家僮漉小魚不知皇甫七池上興何如

渡淮

淮水東南闊無風渡亦難孤煙生乍直遠樹望多圓春浪櫂聲急夕陽帆影殘清流宜映月今夜重吟看

賦得邊城角

邊角兩三枝霜天隴上兒望鄉相並立向月一時吹戰馬頭皆舉征人手盡垂嗚嗚三奏罷城上展旌旗

人定

人定月朧明香銷枕簟清翠屏遮燭影紅袖下簾聲坐久吟方罷眠初夢未成誰家教鸚鵡故故語相驚

勸酒

何處難忘酒天涯話舊情青雲俱不達白髮遞相驚二十年前別三千里外行此時無一盞何以敘平生

夜聞箏中彈瀟湘送神曲感舊

縹緲巫山女歸來七八年殷勤湘水曲留在十三弦苦調吟還出深情咽不傳萬重雲水思今夜月明前

哭皇甫七郎中

志業過玄晏〔玄晏晉皇甫謐自號玄晏先生〕詞華似禰衡多才非福祿薄命是聰明不得人間壽還留身後名涉江文一首便可敵公卿〔持正爲文甚多涉江一章尤出〕

酬夢得窮秋夜坐即事見寄

燄細燈將盡聲遙漏正長老人秋向火小女夜縫裳菊悴籬經雨萍消水得霜今宵暖寒酒先擬共君嘗

春晚酒醒尋夢得

料合同惆悵花殘酒不殘醉心忘老易醒眼別春難獨出雖慵懶相逢定喜歡還移小鑪去試覓老劉看〔小鑪酒鑪名也〕

夢得臥病攜酒相尋先以此寄

病來知少客誰可以爲娛日晏開門初秋寒有酒無自宜相慰問何必待招呼小疾無妨飲還須挈一壺

孤山寺遇雨

拂波雲色重灑葉雨聲繁水鳥雙飛起風荷一向翻空濛連北岸蕭颯入東軒或擬湖中宿留船在寺門

旅次景空寺宿幽上人院

不與人境接寺門開向山暮鐘寒鳥聚秋雨病僧閒月隱雲林外螢飛廊宇間幸投花界宿暫得靜心顏

答韋八

麗句勞相贈佳期恨有違早知留酒待悔不趁花歸春盡綠醅老雨多紅萼稀今朝如一醉猶得及芳菲

客中守歲 在柳家莊

守歲尊無酒思鄉淚滿巾始知爲客苦不及在家貧畏老偏驚節防愁預惡春故園今夜裏應念未歸人

代書詩一百韻寄微之

憶在貞元歲初登典校司身名同日授心事一言知 貞元中與微之同登科第俱授祕書省校書郎始相識也 肺府都無隔形骸兩不羈疎狂屬年少閒散爲官卑分定金蘭契言通藥石規交賢方汲汲友直每偲偲有月多同賞無杯不共持秋風拂琴匣夜月卷書帷高上慈恩塔幽尋皇子陂唐昌玉蘂會崇敬牡丹期 唐昌觀玉蘂崇敬寺牡丹花時多與微之有期 笑勸迂辛酒閒吟短李詩 [illegible] 儒風愛敦質佛理尚玄師 [illegible] 度日曾無悶通宵靡不爲雙聲聯律句八面對宮棋 雙聲聯句八面宮棋皆當時事 往往遊三省騰騰出九逵寒銷直城路春到曲江池樹暖枝條弱山晴彩翠奇峰攢石綠點柳宛麴塵絲岸草烟鋪地園花雪壓枝早光紅照耀新溜碧逶迤幄幕侵堤布盤筵占地施徵伶皆絕藝選伎悉名姬粉黛凝春態金鈿耀水嬉風流誇墮髻時世鬥啼眉 貞元中城中復爲墮馬髻啼眉妝也 密坐隨歡促華尊逐勝移香飄歌袂動翠落舞釵遺籌插紅螺碗觥飛白玉卮打嫌調笑易飲訝卷波遲 拋打曲有調笑令飲酒曲有卷白波 殘席諠譁散歸鞍酩酊騎酡顏烏帽側醉袖玉鞭垂紫

陌傳鐘鼓紅塵塞路岐幾時曾暫別何處不相隨 [illegible] 自首句至此總敘交情及當時之遊 [illegible] 元和對策時事 荏苒星霜換迴環節候催兩衙多請假三考欲成資運偶千年聖天成萬物宜皆當少壯日同惜盛明時光景嗟虛擲雲霄竊暗窺攻文朝矻矻講學夜孜孜策目穿如札 時與微之集策略之目其數百十 毫鋒銳若錐 時與微之各有纖鋒細管筆攜以就試相顧輒笑目爲毫錐 繁張獲鳥網堅守釣魚坻 [illegible] 與微之堅守制試也 竝受夔龍薦齊陳晁董詞萬言經濟略三策太平基中第爭無敵專場戰不疲[illegible]勝陣騎角搴降旗 竝謂同登科 雙闕分容衛千僚儀等威 謂制舉人欲唱第之時也 恩隨紫泥降名向白麻披既在高科選還從好爵縻 按此下敘服官時事 東垣君諫諍西邑我驅馳 元和元年同登制科微之拜拾

還余授[illegible]再喜登烏府，多慚侍赤墀。（四年微之復拜監察，余為拾遺學士也）官班分內外，遊處遂參差。每列鵷鸞序，偏瞻獬豸姿。簡威霜凜冽，衣彩繡葳蕤。正色摧強禦，剛腸嫉喔咿。常憎持祿位，不擬保妻兒。養勇期除惡，輸忠在滅私。下韝（居侯切）驚燕雀，當道懾狐狸。南國人無怨，東臺吏不欺。（微之使東川，奏冤八十餘家，詔從而平之。因分司東都）理冤多定國，切諫甚辛毗。造次行於是，平生志在茲。道將心共直，言與行兼危。水闇波翻覆，山藏路險巇。未為明主識，已被倖臣疑。（此下叙元稹貶官江陵時事）木秀遭風折，蘭芳遇霰萎。千鈞勢易壓，一柱力難支。騰口因成痏，（羽委切）吹毛遂得疵。憂來吟貝錦，謫去詠江蘺。邂逅塵中遇，殷勤馬上辭。賈生離魏闕，王粲向荊夷。水過清源寺，山經綺里祠。心搖漢皋珮，淚墮峴亭碑。（此途中所經歷處也）驛路緣雲際，城樓枕水湄。思鄉多繞澤，望闕獨登陴。林晚青蕭索，江平綠渺瀰。野秋鳴蟋蟀，沙冷聚鵁鶄。官舍黃茅屋，人家苦竹籬。白醪充夜酌，紅粟備晨炊。寡鶴摧風翮，鰥魚失水鬐。（渠[illegible]切）闇雞啼濕旦，涼葉墜相思。（此四句兼含微之謫居之思）一點寒燈滅，三聲曉角吹。藍衫經雨故，驄馬臥霜羸。念涸誰濡沫，嫌醒自歠醨。（[illegible]切）耳垂無伯樂，舌在有張儀。負氣衝星劍，傾心向日葵。金言自銷鑠，玉性肯磷緇。伸屈須看蠖，窮通莫問龜。定知身是患，應用道為醫。想子今如彼，嗟余獨在斯。（從此下叙離索之意）無憀當歲杪，有夢到天涯。坐阻連襟帶

行乖接履綦。潤銷衣上霧，香散室中芝。念遠緣遷貶，驚時為別離。素書三往復，明月七盈虧。（自別微之[illegible]七[illegible]）舊里非難到，餘歡不可追。樹依興善老，草傍靖安衰。（微之宅在靖安坊西近興善寺）前事思如昨，中懷寫向誰。北村尋古柏，南宅訪辛夷。（開元觀花院即時常與微之[illegible]）此日空搔首，何人共解頤。病多知夜永，年長覺秋悲。不飲長如醉，加餐亦似飢。狂吟一千字，因使寄微之。

早春西湖閑遊，悵然興懷，憶與微之同賞，因思在越官重事殷，鏡湖之遊或恐未暇，偶成十八韻寄微之（[illegible]長慶二年元稹罷相出為同州刺史，尋徙浙東觀察使）

上馬復呼賓，湖邊景氣新。管弦三數事，騎從十餘人。立換登山屐，行攜漉酒巾。逢花看當妓，遇草坐為茵。西日籠黃柳，東風蕩白蘋。小橋裝雁齒，輕浪甃魚鱗。畫舫牽徐轉，銀船酌慢巡。野情遺世累，醉態任天真。彼此年將老，平生分最親。高天從所願，遠地得為鄰。雲樹分三驛，煙波限一津。翻嗟寸步隔，卻厭尺書頻。浙右稱雄鎮，山陰委重臣。貴垂長紫綬，榮駕大朱輪。出動刀槍隊，歸生道路塵。雁驚弓易散，鷗怕鼓難馴。百吏瞻相面，千夫捧擁身。自然閑興少，應負鏡湖春。

松江亭攜樂觀漁宴宿

震澤平蕪岸，松江落葉波。在官常夢想，為客始經過。水面排罾網，船頭簇綺羅。朝盤膾紅鯉，夜燭舞青娥。

脈斷知風急潮平見月多絲絲與促管不解和漁歌

楊柳枝二十韻 楊柳枝洛下新聲也洛之小妓有善歌之者詞章音韻聽可動人故賦之

小妓攜桃葉新歌蹋柳枝妝成剪燭後醉起拂衫時
繡履嬌行緩花筵笑上遲身輕委迴雪羅薄透凝脂
笙引簧頻煖箏催柱數移樂童翻怨調才子與妍詞
便想人如樹先將髮比絲風條搖兩帶煙葉貼雙眉
口動櫻桃破鬟低翡翠垂枝柔腰嫋娜荑嫩手葳蕤
唳寉晴呼侶哀猿夜叫兒玉敲音歷歷珠貫字累累
袖爲收聲點釵因赴節遺重重偏頭別一一拍心知
塞北愁攀折江南苦別離黄遮金谷岸綠映杏園池
春惜芳華好秋憐顏色衰取來歌裏唱勝向笛中吹
曲罷那能別情多不自持纏頭無別物一首斷腸詩

寄獻北都留守裴令公 并序

司徒令公分守東洛移鎮北都一心勤王
三月成政形容盛德實在歌詩況辱知音
敢不先唱輒奉五言四十韻寄獻以抒下
情 蹤按唐裴度本傳文宗時訓注既敗播紳道喪度乃治第東都集賢里作別墅於午橋與白居易劉禹錫爲文章把酒窮晝夜相歡不問人事文宗知度神明未衰每大臣自洛來必問度安否已復強起河東節度[illegible]

天上中台正人間一品高 中書令上應中台公司徒官一品 休明值堯舜勳
業過蕭曹始擅文三捷 進士及第宏詞拔萃制策連登三科 終兼武六韜動人
名赫赫憂國意忉忉蔡滅搶封豕 吳元濟也 平齊斬巨鼇 李師道也
兩河收土宇四海定波濤寵重移宮籥 留守東都北京留守 恩
新換闢旌旂保釐東宅靜 周公召公東治洛也 守護北門牢管國封疆
闊并州士馬豪胡兵驚赤幘邊雁避烏號令下流如
水仁霑澤似膏路喧歌五袴軍醉感單醪[illegible]將校森貔
武賓僚儼雋髦客無煩夜柝吏不犯秋毫[illegible]駝
助魂亡獫狁逃德星銷彗孛霖雨滅腥[illegible]成高臨
代關河遠控汾雲晴漠漠朔吹冷颼[illegible]尾交衙
軟蚪鬚棒佩刀通天白犀帶照地紫麟[illegible]吹楊
柳燕姬酌蒲萄 蒲萄酒出太原 銀含鑿落琖金屑[illegible]檻遥想
從軍樂應忘報國勞紫微留北闕 中書令即紫微令也 庭珠按以下贊頌公盛德以下序
述綠野燕遊之樂又重望之也 綠野寄東臯 綠野堂在東都午橋莊也 忽憶前時會多慙下
客叨清宵陪燕話美景從遊邀花月還同賞琴書雅

自操朱弦拂宮徵洪筆振風騷近竹開方丈依林架
桔槔春池八九曲畫舫兩三艘徑滑苔粘屐潭深水
沒篙綠絲縈岸柳紅粉映樓桃 首午橋莊中采樂之作者 爲穆先陳醴
居易每十齋日在會常對以二勤湯代酒 招劉共藉糟 劉夢得也 舞鬟金翡翠歌頸玉蠐
螬盛德終難過明時豈易遭公雖慕張范 張良范蠡 帝未舍
伊皋眷戀心方結踟躕首已搔鸞凰上寥廓燕雀任
蓬蒿欲獻文狂簡徒煩思鬱陶可憐四百字輕重抵
鴻毛

和談校書秋夜感懷呈朝中親友

遥夜涼風楚客悲清砧繇漏月高時秋霜似鬢年空
長春草如袍位尚卑詞賦擅名來已久煙霄得路去

何遜漢庭卿相皆知己不薦揚雄欲薦誰

春中與盧四周諒華陽觀同居

性情嬾慢好相親門巷蕭條稱作鄰背燭共憐深夜月蹋花同惜少年春杏壇住僻雖宜病芸閣官微不救貧文行如君尚顦顇不知霄漢待何人

自河南經亂關內阻飢兄弟離散各在一處因望月有感聊書所懷寄上浮梁大兄於潛七兄烏江十五兄兼示符離及下邽弟妹（詔按）

時難年荒世業空弟兄羈旅各西東田園寥落干戈後骨肉流離道路中弔影分為千里鴈辭根散作九秋蓬共看明月應垂淚一夜鄉心五處同

此詩當與江樓望歸諸詩同時所作

八月十五夜聞崔大員外翰林獨直對酒玩月因懷禁中清景偶題是詩

秋月高懸空碧外仙郎靜玩禁闈間歲中唯有今宵好海內無如此地閑皓色分明雙闕榜清光深到九門關遙聞獨醉還惆悵不見金波照玉山（[illegible]似玉山[illegible]）

月也世說稽叔夜醉若玉山將崩

得行簡書聞欲下峽先以此寄

朝來又得東川信欲取春初發梓州書報九江聞暫喜路經三峽想還愁瀟湘瘴霧加餐飯灩澦驚波穩泊舟欲寄兩行迎爾淚長江不肯向西流

廣宣上人以應制詩見示因以贈之（詔許上人居安國寺紅樓）

院以詩供奉

道林談論惠休詩一到人天便作師香積筵承紫泥詔昭陽歌唱碧雲詞紅樓許住請銀鑰（[illegible]）翠輦同陪蹋玉墀惆悵甘泉曾侍從與君前後不同時

庾樓曉望（庭珠按[illegible]九江府[illegible]有庾[illegible]）

獨憑朱檻立凌晨山色初明水色新竹霧曉籠銜嶺月蘋風暖送過江春子城陰處猶殘雪衙鼓聲前未有塵三百年來庾樓上曾經多少望鄉人

北樓送客歸上都

憑高送遠一悽悽卻下朱闌手共攜京路人歸天直北江樓客散日平西長津欲渡回船尾殘酒重傾簇馬蹄不獨別君思強飲窮愁自要醉如泥

夜宿江浦聞元八改官因寄此什

君遊丹陛已三遷我泛滄浪欲二年劍佩曉趨雙鳳闕煙波夜宿一漁船親交盡在青雲上鄉國遙拋白日邊若報生涯應笑殺結茅栽芋種畬田

百花亭晚望夜歸（庭珠按百花亭在九江府城東）

百花亭上晚徘徊雲影陰晴掩復開日色悠揚映山盡雨聲蕭颯渡江來鬢毛遇病雙如雪心緒逢秋一似灰向夜欲歸愁未了滿湖明月小船回

寒食江畔

草香沙暖水雲晴風景令人憶帝京還似往年春氣味不宜今日病心情聞鶯樹下沈吟立信馬江頭取次行忽見紫桐花悵望下邽明日是清明

香鑪峯下新卜山居草堂初成偶題東壁 庭珠

按樂天草堂記匡廬奇秀甲天下山山北峯曰香鑪峯

五架三間新草堂石階桂柱竹編牆南簷納日冬天暖北戶迎風夏月涼灑砌飛泉纔有點拂窗斜竹不成行來春更葺東廂屋紙閣蘆簾著孟光

酬元員外三月三十日慈恩寺相憶見寄 庭珠

按長安志慈恩寺在曲江西杏園內

悵望慈恩三月盡紫桐花落鳥關關誠知曲水春相憶其奈長沙老未還赤嶺猿聲催白首黃茅瘴色換朱顏誰言南國無霜雪盡在愁人鬢髮間

中秋月 英華作秋月

萬里清光不可思添愁益恨繞天涯誰人隴外久征戍何處庭前新別離失寵故姬歸院夜沒蕃老將上樓時照他幾許人腸斷玉兔銀蟾遠不知

聞楊十二新拜省郎遙以詩賀 [illegible]

文昌新入有光輝紫界宮牆白粉闈曉日雞人傳漏箭春風侍女護朝衣雪飄歌曲高難和鶴拂煙霄老慣飛官職聲名俱入手近來詩客似君稀 [illegible]曾有贈楊詩若句云不用更[illegible]詩遍好折君官職是詩名故云俱入手

初除尚書郎脫刺史緋 詔按本傳元和十四年冬自忠州召還拜司門員外郎

親朋相賀問何如服色恩光盡反初頭白喜拋黃草峽眼明驚拆紫泥書便留朱紱還鈴閣却著青袍侍玉除無奈嬌癡三歲女繞腰啼哭覓銀魚 [illegible] 上為身恐銀袋以防召命之詐出內必合之垂拱中都督刺史始賜魚景雲中詔衣紫者魚袋以金飾之衣緋者以銀飾之舊作金魚誤

舟中晚起

日高猶掩水窗眠枕簟清涼八月天泊處或依沽酒店宿時多傍釣魚船退身江海應無用憂國朝廷自有賢 詔按本傳長慶初制御乖方河朔復亂居易累上疏論其事不能用乃求外任除杭州刺史 且向錢塘湖上去冷吟閑醉二三年

杭州春望

望海樓明照曙霞 城東樓名望海樓 護江隄白蹋晴沙濤聲夜入伍員廟柳色春藏蘇小家紅袖織綾誇柿蔕 杭州出柿蔕花者尤佳 青旗沽酒趁梨花 其俗釀酒趁梨花時熟號為梨花春 誰開湖寺西南路草綠裙腰一道斜 孤山寺路在湖洲中草綠時望如裙腰

餘杭形勝

餘杭形勝四方無州傍青山縣枕湖繞郭荷花三十里拂城松樹一千株夢兒亭古傳名謝 [illegible] 謝靈運之所因名客兒也 教妓樓新道姓蘇 蘇小小本錢唐妓人 獨有使君年太老風光不稱白髭鬚

覽盧子蒙侍御舊詩多與微之唱和感今傷昔因贈子蒙題於卷後

早聞元九詠君詩恨與盧君相識遲今日逢君開舊卷卷中多道贈微之相看掩淚情難說別有傷心事豈知聞道咸陽墳上樹已抽三丈白楊枝

江樓夕望招客

海天東望夕茫茫山勢川形闊復長燈火萬家城四畔星河一道水中央風吹古木晴天雨月照平沙夏夜霜能就江樓銷暑否比君茅舍校清涼

西湖留別

征途行色慘風煙祖帳離聲咽管弦翠黛不須留五馬皇恩只許住三年綠藤陰下鋪歌席紅藕花中泊使船處處回頭盡堪戀就中難別是湖邊

答客問杭州

爲我踟躕停酒盞與君約略說杭州山名天竺堆青黛湖號錢塘瀉綠油大屋簷多裝雁齒小杭船亦畫龍頭所嗟水路無三百官繫何因得再遊處陳繇樂天罷杭州復拜蘇州刺史

城上夜宴

留春不住登城望惜夜相將秉燭遊風月萬家河兩岸笙歌一曲郡西樓詩聽越客吟何苦酒被吳姬勸不休從道人生都是夢夢中歡笑亦勝愁

寄殷協律 多敘江南舊遊唐十道蘇杭皆屬江南

五歲優游同過日一朝消散似浮雲琴書酒伴皆拋我雪月花時最憶君幾度聽雞歌白日亦曾騎馬詠紅裙余在杭州日有歌云聽唱黃雞與白日又有詩云著紅騎馬是何人吳娘暮雨蕭蕭曲自別江南更不聞江南吳二娘曲詞云暮雨蕭蕭郎不歸

故衫

闇澹緋衫稱老身半披半曳出朱門袖中吳郡新詩本襟上杭州舊酒痕殘色過梅看向盡故香因洗嫩猶存曾經爛熳三年著欲棄空箱似少恩

代琵琶弟子謝女師曹供奉寄新調弄譜

琵琶師在九重城忽得書來喜且驚一紙展看非舊譜四弦翻出是新聲蕤賓掩抑嬌多怨散水玲瓏峭更清蕤賓散水皆新調名珠顆淚霑金捍撥紅妝弟子不勝情

重答劉和州 來篇云蘇州刺史例能詩西掖今來替左司又云若共吳王鬭百草不如應是欠西施

分無佳麗敵西施敢有文章替左司蘇州[illegible]隨分笙歌聊自樂等閑篇詠被人知花邊妓引尋香[illegible]月下僧留宿劍池可惜當時好風景吳王應不解吟詩

池上閑詠

青莎臺上起書樓綠藻潭中繫釣舟[illegible]晚愛行深竹裏月明多上小樓頭暫嘗新酒還成醉[illegible]出中門便當遊一部清商聊送老白鬚蕭颯管弦秋

閨怨詞

珠箔籠寒月紗窗背曉燈夜來巾上淚一半是春冰

問淮水

自嗟名利客擾擾在人間何事長淮水東流亦不閑

勤政樓西老柳

半朽臨風樹多情立馬人開元一株柳長慶二年春

采蓮曲

菱葉縈波荷颭風荷花深處小船通逢郎欲語低頭
笑碧玉搔頭落水中

江南送北客因憑寄徐州兄弟書 時年十五

故園望斷欲何如楚水吳山萬里餘今日因君訪兄
弟數行鄉淚一封書

同李十一醉憶元九

花時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籌忽憶故人天際
去計程今日到梁州 詔按紀事時稹爲御史鞫獄梓潼樂天昆仲送至城西而別後旬日昆仲與李杓部建閑遊曲江及慈恩寺飲酣作詩云云又旬日得元書果以是日至褒

王昭君二首 時年十七

滿面胡沙滿鬢風眉銷殘黛臉銷紅愁苦辛勤顦顇
盡如今却似畫圖中

漢使却回憑寄語黃金何日贖蛾眉君王若問妾顏
色莫道不如宮裏時

贈内

漠漠闇苔新雨地微微涼露欲秋天莫對月明思往
事損君顏色減君年

梨園弟子

白頭垂淚語梨園五十年前雨露恩莫問華清今日
事滿山紅葉鎖宮門

燕子樓 并序

徐州故尚書張有愛伎日盼盼善歌舞雅
多風態余爲校書郎時遊徐泗間張尚書
宴余酒酣出盼盼以佐歡歡甚余因贈詩
云醉嬌勝不得風嫋牡丹花盡歡而去爾
後絕不復相聞迨茲僅一紀矣昨日司勳
員外郎張仲素繢之訪余因吟新詩有燕
子樓三首詞甚婉麗詰其由爲盼盼作也
繢之從事武寧軍累年頗知盼盼始末云

尚書既歿歸葬東洛而彭城有張氏舊第
第中有小樓名燕子盼盼念舊愛而不嫁
居是樓十餘年幽獨塊然於今尚在余愛
繢之新詠感彭城舊遊因同其題作三絕
句

滿窗明月滿簾霜被冷燈殘拂臥牀燕子樓中霜月
夜秋來只爲一人長

鈿暈羅衫色似煙幾回欲著即潸然自從不舞霓裳
曲疊在空箱十一年

今春有客洛陽回曾到尚書墓上來見說白楊堪作
柱爭教紅粉不成灰

藍橋驛見元九詩 詩中云江陵歸時逢春雪

藍橋春雪君歸日秦嶺秋風我去時每到驛亭先下
馬循牆繞柱覓君詩

贈康叟

八十秦翁老不歸南賓太守乞寒衣再三憐汝非他
意天寶遺民見漸稀

舊房

遠壁秋聲蟲絡絲入檐新影月低眉牀帷半故簾旌
斷仍是初寒欲夜時

琵琶

弦清撥剌語錚錚背卻殘燈就月明賴是心無惆悵
事不然爭柰子弦聲

代賣薪女贈諸妓

亂蓬為鬢布為巾曉蹋寒山自負薪一種錢唐江畔
女著紅騎馬是何人 庭珠按白山堂外紀蘇時杭妓承應宴會皆得騎馬以從

自歎

宴遊寢食漸無味杯酒管弦徒繞身賓客歡娛僮僕
飽始知官職為他人

春詞

低花樹映小妝樓春入眉心兩點愁斜倚闌干背鸚
鵡思量何事不回頭

元相公輓詞

銘旌官重威儀盛騎吹聲繁鹵簿長後魏帝孫唐宰
相六年七月葬咸陽 誌按樂天所撰元公墓誌銘云後魏昭成皇帝十五代孫也

醉後聽唱桂花曲 詩云遙知天上桂花孤試問嫦娥更要無月宮幸有閑田地何不中央種兩株

此曲韻怨切聽輒感人故云爾

桂華詞意苦丁寧唱到常娥醉便醒此是人間腸斷
曲莫教不得意人聽

元稹

字微之河南人九歲工屬文十五擢明經策元和元年舉制科對策第一拜左拾遺[illegible]出為河南尉[illegible]元和末召拜膳部員外郎稹尤長於詩與白居易名相埒天下傳諷號元和體往往播諸樂府穆宗在東宮妃嬪近習皆誦之宮中呼元才子長慶初崔潭峻歸朝出連昌宮詞百餘篇奏御上大悅問今安在即擢祠部郎中知制誥俄遷中書舍人未幾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和三年為尚書右丞俄拜武昌節度使卒贈尚書右僕射有元氏長慶集一百卷又小集十卷

春餘遣興

春去日漸遲庭空草偏長餘英間初實雪絮縈蛛網
好鳥多息陰新篁已成響簾開斜照入樹裊游絲上
絕迹念物閒良時契心賞單衣頗新綽虛室復清敞
置酒奉親賓樹萱自怡養笑倚連枝花恭扶瑞藤杖
步屧恣優游望山多氣象雲葉遙卷舒風裾動蕭爽
簪纓固煩襍江海徒浩蕩野馬籠赤霄無由負羈鞅

別李三

階莫附瑤砌蘭蕙偶芳藹高位良有依幽安亦相託
鮑叔知我貧烹葵不為薄半面契始終千金比然諾
人生繫時命安得無苦樂但感遊子顏又值餘英落

蒼蒼秦樹雲去去緱山鶴日暮分手歸楊花滿城郭

雉媒（説拔白帖媒者少養雉子至長狎人能招野雉因名曰媒雉）

雙雉在野時可憐同嗜欲毛衣前後成一種文章足
一雉獨先飛衝開芳草綠網羅幽草中暗被潛羈束
剪刀摧六翮絲線縫雙目啾養能幾時依然已馴熟
都無舊性靈返與他心腹置在芳草中翻令誘同族
前時相失者思君意彌篤朝朝舊處飛往往巢邊哭
今朝樹上啼哀音斷還續遠見爾文章知君草中伏
和鳴忽相召鼓翅遥相矚畏我未肯來又啄翳前粟
斂翮遠投君飛馳勢奔蹙罥挂在君前向君聲促促
信君決無疑不道君反覆自恨飛太高疎羅偶然觸
看看架上鷹擬食無罪肉君意定何如依舊雕籠宿

三月二十四日宿曾峰館夜對桐花寄樂天（庭珠按志云商南縣治爲唐層峰驛址）

微月照桐花月微花漠漠怨澹不勝情低徊拂簾幕
葉新陰影細露重枝條弱夜久春恨多風清暗香薄
是夕遠思君思君瘦如削但感事睽違非言官好惡
奏書金鑾殿步屧青龍閣（庭珠按樂天時爲翰林學士）我在山館中滿
地桐花落

分流水（庭珠按元集分水嶺詩上有分流水東西隨勢傾）

古時愁別淚滴作分流水日夜東西流分流幾千里
通塞雨不見波瀾各自起與君相背飛去去心如此

月臨花

凌風颭颭花透影朧朧月巫峽隔波雲姑峰漏霞雪
鏡勻嬌面粉燈泛高籠纈夜久清露多啼珠墜還結

南家桃

南家桃樹深紅色日照露光看不得樹小花狂風易
吹一夜風吹滿墻北離人自有經時別眼前落花心
歎息更待明年花滿枝一年迢遞空相憶

夜別筵

夜長酒闌燈花長燈花落地復落狀似我別淚三四
行滴君滿坐之衣裳與君別後淚痕在年年著衣心
莫收

通州丁溪館夜別李景信（庭珠按本集自江陵士曹徙通州司馬）

月蒙蒙兮山掩掩束束別魂眉斂斂蠡殘燭冷天欲
明碧幌青燈風灩灩淚消語盡還暫眠唯夢千山萬
山險

苦樂相倚曲（新題樂府）

古來苦樂之相倚近於掌上之十指君心半夜猜恨
生荊棘滿懷天未明漢成眼瞥飛燕時可憐班女恩
已衰未有因由相決絕猶得半年佯暖熱轉將深意
諭旁人緝綴瑕疵遣潛説一朝詔下辭金屋班姬自
痛何倉卒呼天撫地將自明不悟尋時暗銷骨白首
宮人前再拜願將日月相輝解苦樂相尋晝夜間燈

光那有天明在北令被奪心應苦妾奪深恩初為主欲知妾意恨主時主今為妾思量取班婕收淚抱妾身我曾排擁無限人

連昌宮辭（連昌宮在河南府壽安縣有連昌宮顯慶三年置）

連昌宮中滿宮竹歲久無人森似束又有牆頭千葉桃風動落花紅蔌蔌宮邊老人為予泣小年進食曾因入上皇正在望仙樓太真同凭闌干立樓上樓前盡珠翠炫轉熒煌照天地歸來如夢復如癡何暇備言宮裏事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無煙宮樹綠夜半月高弦索鳴賀老琵琶定場屋（開元中宮中有賀懷智善琵琶）力士傳呼覓念奴（念奴天寶中名倡善歌）念奴潛伴諸郎宿須臾覓得又連催特敕街中許燃燭春嬌滿眼睡紅綃掠削雲鬟旋裝束飛上九天歌一聲二十五郎吹管逐（[illegible]念奴唱歌邠二十五郎吹小管逐）逡巡大徧涼州徹色色龜茲轟錄續（[illegible]知樂者於大山間聽風水之聲約節成音後翻入中國如伊州涼州甘州皆龜茲之境也）李謨擫笛傍宮牆偷得新翻數般曲（玄宗嘗於上陽宮夜後按新翻一曲屬明夕正月十五日潛遊燈下忽聞酒樓上有笛奏前夕新曲大駭之明日密遣捕捉笛者詰驗之自云其夕於天津橋玩月聞宮中度曲遂於橋柱上插譜記之臣即長安少年善笛者李謨也玄宗異而遣之）平明大駕發行宮萬人鼓舞途路中百官隊仗避岐薛（岐王薛王玄宗之弟）楊氏諸姨車鬭風（貴妃三姊帝呼為姨封韓虢秦三國夫人）明年十月東都破（天寶十四載祿山陷洛陽）御路猶存祿山過驅令供頓不敢藏萬姓無聲淚潛墮兩京定後六七年却尋家舍行宮前莊園燒盡有枯井行宮門闥樹宛然爾後相傳六皇帝（[illegible]自肅宗至憲宗凡六帝舊注六帝為肅代德順憲穆誤）不到離宮門久閉往來年少說長安玄武樓成花萼廢去年敕使因斫竹偶值門開暫相逐荊榛櫛比塞池塘狐兔驕癡緣樹木舞榭攲傾基尚存文窗窈窕紗猶綠塵埋粉壁舊花鈿烏啄風箏碎珠玉上皇偏愛臨砌花依然御榻臨階斜蛇出燕巢盤鬭栱菌生香案正當衙寢殿相連端正樓太真梳洗樓上頭晨光未出簾影黑至今反掛珊瑚鉤指似傍人因慟哭却出宮門淚相續自從此後還閉門夜夜狐狸上門屋（庭珠按已上為天寶時及祿山亂後事此下言致亂之由）我聞此語心骨悲太平誰致亂者誰翁言野父何分別耳聞眼見為君說姚崇宋璟作相公勸諫上皇言語切燮理陰陽禾黍豐調和中外無兵戎長官清平太守好揀選皆言由相公開元之末姚宋死朝廷漸漸由妃子祿山宮中養作兒虢國門前鬧如市弄權宰相不記名依稀憶得楊與李（楊國忠李林甫）廟謨顛倒四海搖五十年來作瘡痏今皇神聖丞相明（庭珠按此下言憲宗削平僭叛有休兵息民之望）詔書纔下吳蜀平官軍又取淮南賊（[illegible]謂吳元濟也此明指憲宗時事若云相傳六帝已至穆宗則不得以今皇稱憲宗矣）此賊亦除天下寧年年耕種宮前道今年不遣子孫耕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廟謨休用兵

夜閑

感極都無夢魂消轉易驚風簾半鉤落秋月滿牀明悵望臨階坐沈吟繞樹行孤琴在幽匣時迸斷弦聲

贈雙文

豔極翻含怨憐多轉自嬌有時還暫笑閑坐愛無憀曉月行看墮春酥見欲消何因肯垂手不敢望迴腰二舞曲名

春別

幽芳本未闌君去蕙花殘河漢秋期近關山世路難雲屏留粉絮風幌引香蘭腸斷迴文錦春深獨自看

遣行

七過褒城驛庭珠按褒城今陝西漢中府屬縣回回各有情八年身世夢一種水風聲尋覓詩章在思量歲月驚更悲西塞別終夜繞池行

貽蜀張校書元夫

未面西川張校書書來稠疊頗相於我聞聲價金應敵衆道風姿玉不如遠處從人須謹慎少年為事要舒徐勸君便是酬君愛莫比尋常贈鯉魚

贈嚴童子嚴司空孫字照郎十歲能賦詩往往有奇句詩題有成人風

譽鬌諸孫衛玠珍可憐雛鳳好青春解拈玉葉排新句認得金鑾識舊身庭珠按金鑾用晉羊祜事十歲佩觽嬌稚子八行飛札老成人楊公莫訝清無業家有驪珠不復貧

清都春霽寄胡三吳十七

蕊珠宮殿經微雨草樹無塵耀眼光白日當空天氣暖好風飄樹柳陰涼蜂憐宿露攢芳久燕得新泥拂戶忙時節催年春不住武陵花謝憶諸郎

放言

安得心源處處安何勞終日望林巒玉英惟向火中冷蓮葉元來水上乾甯戚飯牛圖底事陸通歌鳳也無端孫登不語啓期樂庭珠按孫登不語見晉書陸通傳啓期三樂見列子各自當情各自歡

早春登龍山靜勝寺時非休澣司空特許是行因贈幕中諸公

謝傅知憐景氣新許尋高寺望江春龍文遠水吞平岸羊角輕風旋細塵山茗粉含鷹觜嫩海榴紅綻錦窠勻歸來笑問諸從事占得閑行有幾人

內狀詩寄楊白二員外時知制誥

天門暗闢玉琤鍧呼宏切晝送中書晚禁清彤管內人書細膩金奩御印篆分明衝街不避將軍令跋敕兼題宰相名南省郎官誰待詔與君將向世間行

以州宅夸於樂天

州城迴繞拂雲堆鏡水稽山滿眼來四面常時對屏障一家終日在樓臺星河自向檐前落鼓角驚從地底迴我是玉皇香案吏謫居猶得住蓬萊

重夸州宅旦暮景色兼酬前篇末句

仙都難畫亦難書暫合登臨不合居繞郭煙嵐新雨後滿山樓閣上燈初人聲曉動千門闢湖色宵涵萬

象虛爲問西州西刹岸濤頭衝突近何如

酬樂天吟張員外詩見寄因思上京每與樂天於居敬兄升平里詠張新詩

樂天書內重封到居敬堂前共讀時四友一爲泉路客三人兩詠浙江詩別無遠近皆難見老盡心情自各知杯酒與他年少隔不相酬贈欲何之

和樂天早春見寄

雨香雲澹覺微和誰送春聲入櫂歌萱近北堂穿土早柳偏東面受風多湖添水色消殘雪江送潮頭涌漫波同受新年不同賞無由縮地欲如何

初除浙東妻有沮色因以四韻曉之

嫁時五月歸巴地今日雙旌上越州興慶首行千命婦（子在中書日妻以郡君朝太后於興慶宮猥爲班首）會稽旁帶六諸侯海樓翡翠閑相逐鏡水鴛鴦暖共遊我有主恩羞未報君於此外更何求

遣悲懷

謝公最小偏憐女自嫁黔婁百事乖顧我無衣搜藎（草名）篋泥他沽酒拔金釵野蔬充膳甘長藿落葉添薪仰古槐今日俸錢過十萬與君營奠復營齋

昔日戲言身後意今朝皆到眼前來衣裳已施行看盡針線猶存未忍開尚想舊情憐婢僕也曾因夢送錢財誠知此恨人人有貧賤夫妻百事哀

閑坐悲君亦自悲百年都是幾多時鄧攸無子尋知命潘岳悼亡猶費詞同穴窅冥何所望他生緣會更難期唯將終夜長開眼報答平生未展眉

友封體（黔府竇鞏字友封）

雨送浮涼夏簟清小樓腰褥怕單輕微風暗度香囊轉朧月斜穿隔子明樺燭焰高黃耳吠柳堤風靜紫騮聲頻頻聞動中門鎖桃葉知嗔未敢迎

鶯鶯詩（或混刻靖思詩）

殷紅淺碧舊衣裳取次梳頭闇淡妝夜合帶煙籠曉日牡丹經雨泣殘陽依稀似笑還非笑彷彿聞香不是香頻動橫波嬌不語等閑教見小兒郎

行宮（一作王建）

寥落古行宮宮花寂寞紅白頭宮女在閑坐說玄宗

宿醉

風引春心不自由等閑衝席飲多籌朝來始向花前覺度却醒時一夜愁

梁州夢（是夜宿漢川驛夢與杓直樂天同遊曲江兼入慈恩寺諸院倏然而寤則遞乘及階郵吏已傳呼報曉矣 梁州亦爲漢中郡屬山南道今漢中府也）

夢君同繞曲江頭也向慈恩院院遊亭吏呼人排去馬忽驚身在古梁州

西歸絕句

還鄉何事淚霑襟一半雲霄一半沉世事漸多饒悵

望舊曾行處便傷心
寒花帶雪滿山腰著柳氷珠滿碧條天色漸明回一
望玉塵隨馬度藍橋

聞樂天授江州司馬

殘燈無燄影幢幢此夕聞君謫九江垂死病中驚坐
起暗風吹雨入寒窗

憶事

夜深閒到戟門邊却繞行廊又獨眠明月滿庭池水
渌桐花垂在繡簾前

春曉

半欲天明半未明醉聞花氣睡聞鶯猧兒撼起鐘聲

動二十年前曉寺情

劉阮妻

芙蓉脂肉綠雲鬟畫樓臺青黛山千樹桃花萬年
藥不知何事憶人間

白衣裳

雨濕輕塵隔院香玉人初著白衣裳半含惆悵閒看
繡一朶梨花壓象牀
藕絲衫子柳花裙空著沈香慢火熏閒倚屏風笑周
昉枉抛心力畫朝雲

離思詩

自愛殘妝曉鏡中環釵謾篸綠雲叢須臾日射臙脂
頰一朶紅酥旋欲融
山泉散漫繞階流萬樹桃花映小樓閒讀道書慵未
起水精簾下看梳頭
紅羅著壓逐時新杏子花紗嫩麴塵第一莫嫌村地
弱些些紕縵最宜人
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却巫山不是雲取次花叢懶回
顧半緣修道半緣君

襄陽爲盧竇紀事

風弄花枝月照階醉和春睡倚香懷依稀似覺雙鬟
動潛被蕭郎卸玉釵
鶯聲撩亂曙鐙殘暗覓金釵動曉寒猶帶春酲嬾相

送櫻桃花下隔簾看
琉璃波面月籠煙暫逐蕭郎走上天今日歸時最腸
斷回江還是夜來船
花枝臨水復臨堤閒照江流亦照泥千萬春風好擡
舉夜來曾有鳳皇栖

〔庭珠按〕元白傳論元和主盟微之樂天而已樂天亦嘗引[illegible]才子者必稱元白悉意元詩比白頗贍若勝而氣衰[illegible]之今[illegible]白後劉夢得亦與白齊名在中唐最為挺拔頹猶大曆之[illegible]同調故闕之又東坡云詩格之變自韓始茲不錄者[illegible]陵[illegible]勁不勞與香山竝驅也

中晚唐詩叩彈集卷第二

錫山杜　詔紫綸
秀水杜庭珠詒穀　集

張籍

字文昌和州烏江人貞元十五年及第官太常寺太祝遷秘書郎韓愈薦為博士歷水部員外郎主客郎中終國子司業性狷直嘗責愈好古尤工樂府古詞有集七卷　樂天讀籍詩集云張公何為者業文三十春尤攻樂府詞舉代少其倫姚合讀籍詩有詩云妙絕江南曲淒涼怨女詩古風無敵手新語是人知　蔡寬夫詩話曰張司業詩與元白一律專以道得人心中事為工但白才多而意切張思深而語精元體輕而詞躁耳律詩雖有意味而少文遠不逮李義山劉夢得杜牧之然籍之樂府諸人未必能也

惜花

濛濛庭樹花，墜地無顏色。日暮東風起，飄揚玉階側。殘蘂在猶稀，青條聳復直。為君結芳實，令君勿歎息。

離怨

切切重切切，秋風桂枝折。人當少年嫁，我當少年別。念君非征行，年年長遠途。妾身甘獨殁，高堂有舅姑。山川豈遙遠，行人自不返。

西州詩

韶按初學記西州漢車師國之高昌壁也屬隴右道地理志天寶以後中國用兵而河西隴右不守陷於吐蕃至大中咸通始復隴右

羌胡據西州，近甸無邊城。山東收稅租，養我防塞兵。胡騎來無時，居人常震驚。嗟我五陵間，農者罷耘耕。邊頭多殺傷，士卒難全形。郡縣發丁役，丈夫各征行。生男不得養，懼身有姓名。良馬不念秣，烈士不苟營。所願除國難，再逢天下平。

贈別孟郊

歷歷天上星，沈沈水中萍。幸當清秋夜，流影及微形。君生衰俗間，立身如禮經。淳意發高文，獨有金石聲。才名振京國，歸省東南行。停車楚城下，顧我不念程。寶鏡曾墮水，不磨難自明。苦節居貧賤，所知賴友生。歡會方別離，戚戚憂慮并。安得在一方，終老無送迎。

寄遠曲

美人來去春江暖，江頭無人湘水滿。浣紗石上水禽棲，江南路長春日短。蘭舟桂檝常渡江，無因重寄雙瓊璫。

行路難

湘東行人長歎息，十年離家歸未得。敝裘羸馬苦難前，僮僕飢寒少筋力。君不見牀頭黃金盡，壯士無顏色。龍蟠泥中未有雲，不能生彼升天翼。

征婦怨

九月匈奴殺邊將，漢軍全沒遼水上。萬里無人收白骨，家家城下招魂葬。婦人依倚子與夫，同居貧賤心亦舒。夫死戰場子在腹，妾身雖存如晝燭。庭珠按陳後主詩思君如晝燭懷心不見明

送遠曲

戲馬臺南山簇簇，山邊飲酒歌別曲。行人醉後起登車，席上回尊勸僮僕。青天漫漫覆長路，遠遊無家安

得伍願君到處自題名他日知君從此去

白苧詞 [庭珠按樂苑清商七曲有子夜者即白紵也在吳歌為白紵在雅歌為子夜]

皎皎白苧白且鮮將作春衣稱少年裁縫長短不能定自持刀尺向姑前復恐蘭膏污纖指常遣傍人收墮珥衣裳著時寒食下還把玉鞭鞭白馬

寄衣曲

纖素縫衣獨苦辛遠因回使寄征人官家亦自寄衣去貴從妾手著君身高堂姑老無侍子不得自到邊城裏殷勤為看初著時征夫身上宜不宜

節婦吟 [此寄東平李司空作也庭珠按容齋三筆云籍在他鎮幕中鄆帥李師古又以書幣辟之籍却而不納而作節婦吟以寄之]

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感君纏綿意繫在紅羅襦妾家高樓連苑起良人執戟明光裏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擬同生死還君明珠雙淚垂何不相逢未嫁時

猛虎行 [庭珠按古今樂錄王僧虔技錄平調七曲三曰猛虎行]

南山北山樹冥冥猛虎白日繞林行向晚一身當道食山中麋鹿盡無聲年年養子在深谷雌雄上山不相逐谷中近窟有山村長向村家取黃犢五陵年少不敢射空來林下看行迹

野老歌

老弱家貧在山住耕種山田三四畝苗疏稅多不得食輸入官倉化為土歲暮鋤犁倚空室呼兒登山收橡實西江賈客珠百斛船中養犬多食肉

求仙行

漢皇欲作飛仙子年年采藥東海裏蓬萊無路海無邊方士舟中相枕死招搖在天迴白日甘泉玉樹無仙實九皇真人終不下空向離宮祠太乙 [[illegible]本[illegible]言海中蓬萊仙者可見乃遣方士入海求之莫能得李少君病死而方士更言[illegible]泰祠泰乙方又作甘泉宮中為臺室畫天地泰乙諸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丹田有氣凝素華君能保之升絳霞

車遙遙 [庭珠按樂苑車遙遙為六曲之一]

征人遙遙出古城雙輪齊動駟馬鳴山川無處無歸路念君長作萬里行野田人稀秋草綠日暮放馬車

中宿驚麏遊兔在我傍獨唱鄉歌對僮僕君家大宅鳳城隅年年道上隨行車願為玉鑾繫華軾終日有聲在君側門前舊路久已平無由復得君消息

吳宮怨

吳宮四面秋江水江清露白芙蓉死吳王醉後欲更衣座上美人嬌不起宮中千門復萬戶君恩反覆誰能數君心與妾既不同徒向君前作歌舞茱萸滿宮紅實垂秋風裊裊生繁枝姑蘇臺上夕燕罷他人侍寢還獨歸白日在天光在地君今那得長相棄

沙隄行呈裴相公 [[illegible]沙隄[illegible]]

長安大道沙為隄風吹無塵暖無泥宮中玉漏下三

勑朱衣導騎丞相來路傍高樓息歌吹千車不行行者避御官閤吏相傳呼當前十里嗚空街白麻詔下移相印新隄未成舊隄盡

白頭吟

請君膝上琴彈我白頭吟憶昔君前嬌笑語兩情宛轉如縈素宮中為我起高樓更開花池種芳樹春天百草秋始衰棄我不待頭白時羅襦玉珥色未暗今朝已道不相宜揚州青銅作明鏡暗中持照不見影人心回互自無窮眼前好惡那能定君恩已去若再返菖蒲花開月長滿（謹按古烏夜啼曲菖蒲花可憐聞名不曾識蓋言菖蒲雖花月不長滿傷君恩之不再也）

春江曲

春江無氷江水平蒲心出水鳧雛鳴長干夫壻愛遠行自染春衣縫已成妾身生長金陵側去年隨夫住江北春來未到父母家舟小風多渡不得欲辭舅姑先問人私向江頭祭水神

羇旅行

遠客出門行路難停車斂策在門端荒城無人雪滿路火燒野橋不得度寒蟲入窟鳥歸巢僮僕問我誰家去行尋田頭暝未息雙轂長轅礙荆棘緣岡入澗投田家主人舂米為夜食晨雞喔喔茅屋傍行人起掃車上霜舊山已別行已遠身計未成難復返長安陌上相識稀遙望天門白日晚誰能聽我辛苦行為向君前歌一聲

少年行

少年從獵出長楊禁中新拜羽林郎獨到輦前射雙虎君王手賜黃金璫日日鬭雞都市裏贏得寶刀重刻字百里報讎夜出城平明還在倡樓醉遙聞虜到平陵下不待詔書行上馬斬得名王獻桂宮封侯起第一日中不同六郡良家子百戰始取邊城功（謹按漢書武帝六郡良家子給羽林期門師古曰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也）

采蓮曲

秋江岸邊蓮子多采蓮女兒並船歌青房圓實齊戢戢爭前競折漾微波試牽綠莖下尋藕斷處絲多刺傷手白練束腰袖半卷不插寶釵妝梳淺船中未滿度前洲借問誰家家住遠歸時共待暮潮上自弄芙蓉還蕩槳

關山月（謹按樂府解題關山月傷離別也相和曲有度關山亦類此）

秋月明朗關山上山中行人馬蹄響關山秋來雨雪多行人見月唱邊歌海邊茫茫天氣白胡兒夜度黃龍磧軍中探騎暮出城伏兵暗處低旌戟沙磧連天霜草平野駝尋水磧中鳴隴頭風急雁不下沙場苦戰多流星（暗用流星收蜀營事）可憐萬里關山道年年戰骨多秋草

古釵歎

古釵墮井無顏色百尺泥中今復得鳳皇宛轉有古

儀欲為首飾不稱時女伴傳看不知主羅袖拂拭生光輝蘭膏已盡股半折雕文刻樣無年月雖離井底入匣中不用還與墜時同

牧童詞

遠牧牛繞村四面禾黍稠陂中飢烏啄牛背令我不得戲壠頭入陂草多牛散行白犢時向蘆中鳴隔堤吹葉應同伴還鼓（一作長）鞭三四聲牛牛食草莫相觸官家截爾頭上角

楚宮行

章華宮中九月時（庭珠按左傳昭公七年楚子爲章華之臺）桂花半落紅橘垂江頭騎火照輦道君王夜從雲夢歸霓旌鳳蓋到雙闕臺上重重歌吹發千門萬户開相當燭龍左右列成行下輦更衣入洞房洞房侍女盡焚香玉階羅幕微有霜齊言此夕樂未央玉酒湛湛盈華觴絲竹次第鳴中堂巴姬起舞向君王迴身垂手結明璫願君千年萬年壽朝出射麋夜飲酒

江南春

江南楊柳春日暖地無塵渡口過新雨夜來生白蘋晴沙鳴乳鴈芳樹醉遊人向晚青山下誰家祭水神

春日留別

遊人欲別離醉復對花枝看却春又晚莫輕年少時臨行記分處回首是相思各向天涯去重來未有期

舊宮人

歌舞梁州女歸時白髮生全家沒蕃地無處問鄉程宮錦不傳樣御香空記名一身難自說愁逐路人行

贈同谿客

幽居得相近煙景每寥寥共伐臨谿樹因為過水橋自教青雀舞分采紫芝苗更愛南峰住尋君路恐遙

送越客

見說孤帆去東南到會稽春雲剡溪口殘月鏡湖西水雀沙邊立山鷓竹裏啼謝家曾住處煙洞入應迷（庭珠按謝安東山在今紹興府）

征西將

黃沙北風起半夜又翻營戰馬雪中宿探人冰上行深山旗未展陰磧鼓無聲幾道征西將同收碎葉城（庭珠按唐地理志貞觀八年滅焉耆置有碎葉城屬安西）

山中古祠

春草空祠暮荒林唯鳥飛記年碑石在經亂祭人稀野鼠緣珠帳陰塵蓋畫衣近來潭水黑時見宿龍歸

宿江店

野店臨西浦門前有橘花停燈待賈客賣酒與漁家夜靜江水白路迴山月斜閒尋泊船處潮落見平沙

上國贈日南僧

獨向雙峰老松門閉雨崖翻經上蕉葉挂衲落藤花

甃石新開井穿林自種茶時逢海南客蠻語問誰家（謹按日南屬交州郡故曰蠻語）

送南遷客

去去遠遷客瘴中衰病身青山無限路白首不歸人
海國戰騎象（謹按大宛傳曰身毒國其人乘象以戰）蠻州市用銀（謹按唐食貨志云嶺[illegible]人以[illegible]北采銀一兩者流它州官吏論罪）一家分幾處誰見日南春

舟行別李湖州

客愁無次第川路重辛勤藻密行舟澀灣多轉櫓頻
薄遊空感惠失計自憐貧賴有汀洲句時時慰遠人

襄國別友

曉色荒城下相看秋草時獨遊無定計不欲道來期
別處去家遠愁中驅馬遲歸人渡煙水遙映野棠枝

夜到漁家

漁家在江口潮水入柴扉行客欲投宿主人猶未歸
竹深村路遠月出釣船稀遙見尋沙岸春風動草衣

宿臨江驛

楚驛南渡口夜深來客稀月明見潮上江靜覺鷗飛
旅宿今已遠此行殊未歸離家久無信又聽擣寒衣

薊北旅思

日日望鄉國空歌白苧詞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
失意還獨語多愁祇自知客亭門外柳折盡向南枝

思江南舊遊

江皐三月時花發石榴枝歸客應無數春山自不知
獨行愁道遠回信畏家移楊柳東西渡茫茫欲問誰

古樹

古樹枝柯少枯來復幾春露根堪繫馬空腹定藏人
蠹節莓苔老燒痕霹靂新若當江浦上行客祭為神

送從弟戴玄往蘇州

楊柳閶門路悠悠水岸斜乘舟向山寺著屐到漁家
夜月紅柑樹秋風白藕花江天詩景好回日莫令賒

没蕃故人

前年戍月支城下没全師蕃漢斷消息死生長別離
無人收廢帳歸馬識殘旗欲祭疑君在天涯哭此時

江陵孝女

孝女獨垂髮少年唯一身無家空託墓主祭不從人
相弔有行客起廬因舊鄰江頭聞哭處寂寂楚花春

冬夕

寒猿猶罷嘯湘雁獨能鳴月色當窗入鄉心半夜生
不成高枕夢復作繞階行回首嗟淹泊城頭北斗横

酬白二十二舍人早春曲江見招

曲江冰欲盡風日已恬和柳色看猶淺泉聲覺漸多
紫蒲生溼岸青鴨戲新波仙掖高情容相招共一過

贈海東僧

別家行萬里自說過扶餘學得中州語能為外國書

與醫收海藥持咒取龍魚更問同來伴天台幾處居

贈韓庶子

西街幽僻處正與嬾相宜尋寺獨行遠借書常送遲家貧無易事身病是閒時寂莫誰相問祇應君自知

閒居

多病逢迎少閒居又一年藥看辰日合茶過卯時煎草長晴來地蟲飛晚後天此時幽步遠不覺到山邊

送人任濟陰

黃綬在腰下知君非旅行將書報舊里留鶴與諸生贈別黃酤酒惜歡多出城春風濟水上候吏聽車聲

江頭

晚步隨江遠來帆過眼頻誅尋新住客少見故鄉人回首憐歸翼長吟任此身應同南浦雁再見嶺頭春

寒食內宴

城闕沈沈向曉寒恩當令節賜餘歡瑞煙深處開三殿香雨微時引百官寶樹樓前分繡幕綵花廊下映朱闌宮筵戲樂年年別已得三回對御盤

朝日敕賜百官櫻桃

仙果人間都未有今朝忽見下天門捧盤小吏初宣敕當殿羣臣共拜恩日色遙分廊下坐露香才出禁中園每年重此偏先熟願得千春奉至尊

送汀州元使君

曾成趙北歸朝計因拜王門最好官爲郡暫辭雙鳳闕全家遠過九龍灘（庭珠按九龍灘清流溪之最險處屬汀州沙縣）山鄉祇有輸蕉户水鎮應多養鴨闌地僻尋常來客少刺桐花發共誰看

贈趙將軍

當年膽略已縱橫忽見妖星氣不平身貴早登龍尾道（庭珠按唐含元殿前龍尾道七轉如龍尾）功高自破鹿頭城（庭珠按[illegible]鹿頭山距二川之[illegible]劉闢[illegible]破賊於下）尋常得對論邊事委曲承恩掌內兵會取安西將報國凌煙閣上大書名

送李僕射愬赴鎮鳳翔

由來勳業屬英雄兄弟連榮列位同先入賊營擒首惡盡封官庫讓元公旌幢獨繼家聲外竹帛新添國史中天子欲收秦隴地故教移鎮古扶風（[illegible]鳳翔[illegible]京兆扶風左馮翊爲三輔）

寄和州劉使君（禹錫自朗州司馬徙和州刺史）

別離已久猶爲郡閒向春風倒酒缾送客特過沙口堰看花多上水心亭曉來江氣連城白雨後山光滿郭青（一作帶）到此詩情應更遠醉中高詠有誰聽

成都曲

錦江近西煙水綠新雨山頭荔枝熟萬里橋邊多酒樓遊人愛向誰家宿

楚妃怨

梧桐葉下黃金井橫架轆轤牽素綆美人初起天未
明手拂銀缾秋水冷

秋思

洛陽城裏見秋風欲作家書意萬重復恐匆匆說不
盡行人臨發又開封

蠻中

銅柱南邊毒草春行人幾日到金驎玉環穿耳誰家
女自抱琵琶迎海神〔庭珠按〕唐地理志講蠻州有金驎州隸安南都護府

涼州詞〔庭珠按〕明皇雜錄[illegible]多[illegible]如涼州伊州甘州[illegible]元天寶間作

鳳林關裏水東流白草黃榆六十秋邊將皆承主恩
澤無人解道取涼州

王建

宇仲初潁川人大曆十年進士官渭南尉歷秘書丞侍御史太和中出為陝州司馬從軍塞上數年後歸卜居咸陽有集十卷舊跋云建工為樂府歌行思遠格幽宮詞凡百絕天下傳播效此體者雖有數家建為之祖

古從軍

漢家逐單于日沒交河曲浮雲道旁起行子車下宿
槍城圍鼓角氈帳依山谷馬上懸壺漿刀頭分頰肉
來時高堂上父母親結束回面不見家風吹破衣服
金創在肢節相與拔箭鏃聞道西涼州家家婦人哭

邯鄲主人

遠客無主人夜投邯鄲市飛蛾繞殘燭半夜人醉起
壚邊酒家女遺我緗綺被合成雙鳳花宛轉不相離

縱令顏色改勿遺合歡異一念始爲難萬金誰足貴
門前長安道去者如流水晨風群鳥翔徘徊別離此

將歸故山留別杜侍御

有川不得涉有路不得行沈沈百憂中一日如一生
錯來干諸侯石田廢春耕虎戟衞重門何由達中誠
日月俱照耀山川異陰晴如何百里間開目不見明
我今歸故山誓與草木并願君去丘陂長使道路平

望夫石〔庭珠按〕輿地志望夫山在太平府昔人往楚累歲不返其妻登此山望之乃化爲石又按後山詩話[illegible]望夫石在處有之

望夫處江悠悠化爲石不回頭山頭日日風復雨行
人歸來石應語

遠將歸

遠將歸勝未別離時在家相見熟新歸歡不足去願
車輪遲回思馬蹄速但令在家相對貧不向天涯金
繞身

去婦

新婦去年胼手足衣不暇縫蠶廢簇白頭使我憂家
事還如夜裏燒殘燭當初爲信傍人語豈道如今自
辛苦在時縱嫌織絹遲有絲不上鄰家機

春詞

紅煙滿戶日照梁天絲軟弱蟲飛揚菱花霍靃繞帷
光美人對鏡著衣裳庭中並種相思樹夜夜還棲雙
鳳凰

寄遠曲

美人別來無處所，巫山月明湘江雨。千回相見不分明，井底看星夢中語。兩心相對尚難知，何況萬里不相疑。

遼東行（詔按隋書大業八年煬帝伐高麗度遼大戰於東岸擊賊破之進圍遼東由是樂府有紀遼東煬帝所作也）題盖本此

遼東萬里遼水曲，古戍無城復無屋。黃雲蓋地雪作山，不惜黃金貴衣服。戰回各自收弓箭，正西回面家鄉遠。年年郡縣送征人，將與遼東作丘坂。寧為草木鄉中生，有身不向遼東行。

烏夜啼（庭珠按樂錄清商曲也其辭始於宋臨川王義慶）

庭樹烏，爾何不向別處棲。夜夜夜半當戶啼，家人把燭出洞戶。驚棲失羣飛落樹，一飛直欲飛上天。回回不離舊棲處，未明重繞主人屋。欲下空中黑相觸，風飄雨濕亦不移。君家樹頭多好枝。

促刺詞（樂府詩集作促促詞）

促刺復促刺，水中無魚山無石。少年雖嫁不將歸，頭白猶著父母衣。四邊田宅非所有，我身不及逐雞飛。出門若有歸死處，猶勝當家向前去。百年不遣踏君門，在家誰喚為新婦。豈不見他鄰舍娘，嫁來常在舅姑傍。

隴頭水（詔按樂府詩集通典曰天水郡有大阪名曰隴坻亦曰隴山即漢隴關也三秦記曰其阪九回上者七日乃越上有清水四注下所謂隴頭水也）

隴水何年隴頭別，不在山中亦嗚咽。征人塞耳馬不行，未到隴頭聞水聲。謂是西流入蒲海，還聞北去繞龍城。隴東隴西多屈曲，野麋飲水長簇簇。胡兵夜回水旁住，憶著來時磨劍處。向前無井復無泉，放馬回看隴頭樹。

田家行

男顏欣欣女顏悅，人家不怨言語別。五月雖熱麥風清，檐頭索索繰車鳴。野蠶作繭人不取，葉間撲撲秋蛾生。麥收上場絹在軸，的知輸得官家足。不望入口復上身，且免向城賣黃犢。田家衣食無厚薄，不見縣門身即樂。

田家留客

人客少能留我屋，客有新漿馬有粟。遠行僮僕應苦飢，新婦廚中炊欲熟。不嫌田家破門戶，蠶房新泥無風土。行人但飲莫畏貧，明府上來何苦辛。丁寧回語屋中妻，有客勿令兒夜啼。雙井直西有縣路，我教丁男送君去。

簇蠶詞（庭珠按說文蠶簇从艸族聲又聚也總也通作簇 庭珠按[illegible]似亦作箔是[illegible]不可從）

蠶欲老，箔頭作繭絲皓皓。場寬地高風日多，不向中庭曬蒿草。神蠶急作莫悠揚，年老為爾祭神桑。但得青天不下雨，上無蒼蠅下無鼠。新

婦拜簇願繭稠女灑桃漿男打鼓三日開箔雪團團先將新繭送縣官已聞鄉里催織作去與誰人身上著

當窗織(詔按樂府詩集梁鼓角橫吹曲折楊柳曰門前一株棗歲歲不知老阿婆不嫁女那得孫兒抱唧唧復唧唧女子臨窗織不聞機杼聲只聞女歎息當窗織蓋取諸此)

歎息復歎息園中有棗行人食貧家女為富家織翁母隔牆不得力水寒手澀絲脆斷續來續去心腸爛草蟲促促機下啼兩日催成一匹半輸官上頭有零落姑未得衣身不著當窗卻羨青樓倡十指不動衣盈箱

荊門行

江邊行人暮悠悠山頭殊未見荊州峴亭西南路多曲(庭珠按峴山亭在襄陽府)櫟林深深石鏃鏃看炊紅米煮白魚夜向雞鳴店家宿南中三月蚊蚋生黃昏不聞人語聲生紗帷疏薄如霧隔衣噆膚耳邊鳴(噆音作咨切[illegible]也)欲明不待燈火起喚得官船過蠻水(庭珠按襄陽府宜城縣西南有蠻水胡曾詩所云蠻水[illegible]宜城是也)女兒停客茅屋新開門掃地桐花裏犬聲撲撲寒溪煙人家燒竹種山田巴雲欲雨熏石熱麋鹿過江蟲出穴大蛇過處一山腥野牛驚跳雙角折斜分漢水橫千山山青水綠荊門關向前問箇長沙路舊是屈原沈溺處(庭珠按屈原沈汨羅汨在今長沙府湘陰縣)誰家丹旐已南來逢著流人從此去月明山鳥多不棲下枝飛上高枝啼主人念遠

心不懼羅衫對臥章華夕(庭珠按章華臺今荊州沙市一在監利)紅燭交橫各自歸酒醒還是他鄉客壯年留滯尚思家況復白頭在天涯

鏡聽詞(詔按賈子說林[illegible]一古鏡錦囊盛之獨向竈前勿令人見雙手抱鏡誦咒七聽人言以定吉凶)

重重摩挲嫁時鏡夫壻遠行憑鏡聽回身不遣別人知人意丁寧鏡神聖懷中收拾雙錦帶恐畏街頭見驚怪嗟嗟䆮䆮下堂階(䆮音[illegible]切小語也)獨自竈前來跪拜出門願不聞悲哀郎在任郎回未回月明地上人過盡好語多同皆道來卷帷上牀喜不定與郎裁衣失翻正可中三日得相見重繡錦囊磨鏡面

羽林行(庭珠按漢武帝置羽林騎又取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官羽林之名始此樂府有羽林郎詞)

長安惡少出名字樓下劫商樓上醉天明下直明光宮散入五陵松柏中百回殺人身合死赦書尚有收城功九衢一日消息定鄉吏籍中重改姓出來依舊屬羽林立在殿前射飛禽

射虎行

自去射虎得虎歸官差射虎得虎遲獨行以死當虎命兩人相疑終不定朝朝暮暮空手回山下綠苗成道徑遠立不敢汙箭鏃聞死還來分虎肉惜留猛虎著深山射殺恐畏終身閒(庭珠按荊諸鎮養賊也舊云朝廷[illegible]皆有之)

賽神曲

男抱琵琶女作舞主人再拜聽神語新婦上酒勿辭勤使爾舅姑無所苦椒漿湛湛桂座新一雙長箭繫紅巾但願牛羊滿家宅十月報賽南山神青天無風水復碧龍馬上鞍牛服軛紛紛醉舞蹋衣裳把酒路旁勸行客

開池得古釵

美人開池北堂下拾得寶釵金未化鳳皇半在雙股齊鈿花落處生黃泥當時墮地覓不得暗想窗中還夜啼可知將來對夫壻鏡前學梳古時髻莫言至死亦不遺還似前人初得時

神樹詞

我家家西老棠樹須晴即晴雨即雨四時八節上杯盤願神莫離神處所男不著丁女在舍官事上下無言語老身常健樹婆娑萬歲千年作神主

涼州行 庭珠按涼州衞在陝西本匈奴休屠王地唐置涼州後沒吐蕃

涼州四邊沙皓皓漢家無人開舊道邊頭州縣盡胡兵將軍別築防秋城萬里征人皆已老年年旌節發西京多來中國收婦女一半生男為漢語蕃人舊日不耕犂相學如今種禾黍驅羊亦著錦為衣為惜氈裘防鬬時養蠶繰繭成匹帛那將繞帳作旌旗城頭山雞鳴角角洛陽家家學胡樂

北邙行 庭珠按北邙山在河南府東漢諸陵及唐諸名臣多葬在焉樂府詩集云北邙行言人死葬北邙與梁甫吟蒿里行同意

北邙山頭少閒土盡是洛陽人舊墓舊墓人家歸葬多堆著黃金無買處天涯悠悠葬日促岡阪崎嶇不停轂高張素幕繞銘旌夜唱輓歌山下宿洛陽城北復城東魂車祖馬長相逢車轍廣若長安路蒿草多於松柏樹澗底盤陀石漸稀盡向墳前作羊虎誰家石碑文字滅後人重取書年月朝朝車馬送葬回還起大宅與高臺

秋千詞

長長絲繩紫復碧嫋嫋橫枝高百尺少年兒女重秋千盤巾結帶分兩邊身輕裙薄易生力雙手向空如鳥翼下來立定重繫衣復畏斜風高不得傍人送上那足貴終賭鳴璫鬬身起回回若與高樹齊頭上寶釵從墮地眼前爭勝難為休足踏平地看始愁

水運行 庭珠按唐食貨志關中所出不足以供京師故常漕東南之粟高祖太宗時水陸漕運歲不過二十萬石高宗以後歲益增多民罹其弊矣

西江運船立紅幟萬棹千帆繞江水去年六月無稻苗已說水鄉人餓死縣官部船日算程暴風惡雨亦不停在生有樂當有苦三年作官一年行壞船畏鼠復畏漏恐向太倉折升斗辛勤耕種非毒藥看著不入農夫口用盡百金不為費但得一金即為利遠徵海稻供邊食豈如多種邊頭地

失釵怨

貧女銅釵惜於玉。失却來尋一日哭。嫁時女伴與作粧。頭戴此釵如鳳皇。雙杯行酒六親喜。我家新婦宜拜堂。鏡中乍無失髻樣。初起猶疑在牀上。高樓翠鈿飄舞塵。明日從頭一徧新。

水夫謠

苦哉生長當驛邊。官家使我牽驛船。辛苦日多樂日少。水宿沙行如海鳥。逆風上水萬斛重。前驛迢迢後淼淼。半夜緣隄雪和雨。受他驅遣還復去。衣寒衣濕披短蓑。臆穿足裂忍痛何。到明辛苦無處說。齊聲騰踏牽船出。一間茅屋何所直。父母之鄉去不得。我願此水作平田。長使水夫不怨天。

行見月

月初生。居人見月一月行。行一年十二月。強半馬上看盈缺。百年歡樂能幾何。在家見少行見多。不緣衣食相驅遣。此身誰願長奔波。篋中有帛倉有粟。豈向天涯走碌碌。家人見月望我歸。正是道上思家時。

傷韋令孔雀詞

可憐孔雀初得時。美人為爾別開池。池邊鳳皇作伴侶。羌聲鸚鵡無言語。雕籠玉架嫌不棲。夜夜思歸向南舞。如今顦顇人見惡。萬里更求新孔雀。熱眠雨水饑食蟲。翠尾盤泥金彩落。多時人養不解飛。海山風黑何處歸。

織錦曲 見樂府詩集

一女身為織錦戶。名在縣官供進簿。長頭起樣呈作官。聞道官家中苦難。回花側葉與人別。唯恐秋天絲線乾。紅縷葳蕤紫茸軟。蝶飛參差花宛轉。一梭聲盡重一梭。玉腕不停羅袖卷。窗中夜久睡髻偏。橫釵欲墮垂著肩。合衣臥時參沒後。停燈起在雞鳴前。一匹千金亦不賣。限日未成宮裏怪。錦江水涸貢轉多。宮中盡著單絲羅。（按唐地志成都府土貢錦單絲羅）莫言山積無盡日。百丈高樓一曲歌。

南中

天南多鳥聲。州縣半無城。野市依蠻姓。山村逐水名。瘴煙沙上起。陰火雨中生。獨有求珠客。年年入海行。

汴路即事

千里河煙直。青槐夾岸長。天涯同此路。人語各殊方。草市迎江貨。津橋稅海商。回看故宮柳。顦顇不成行。

塞上逢故人

百戰一身在。相逢白髮生。何時得鄉信。每日算歸程。走馬登寒壠。驅羊入廢城。羌笳三兩曲。人醉海西營。

贈王樞密

三朝行坐鎮相隨。今上春宮見小時。脫下御衣先賜著。進來龍馬每教騎。長承密旨歸家少。獨奏邊機出

殿遲自是姓同親向說九重爭得外人知（珠按紀事云建初為渭南尉與宦者王守澄有宗人之分因過飲語及漢桓靈信任中官起黨錮興廢之事守澄深憾其譏乃曰吾弟所作宮詞天下皆誦於口禁掖深邃何以知之建不能對因賦此篇以贈乃脫其禍）

華清感舊

塵到朝元邊使急千官夜發六龍迴輦前月照羅衫淚馬上風吹蠟燭灰公主妝樓金鎖澀貴妃湯殿玉蓮開有時雲外聞天樂知是先皇沐浴來

九仙公主舊莊（詔按唐公主列傳無九仙之名疑是玄宗時有夜光者因九仙公主召見溫泉）

仙居五里外門西石路親迴御馬蹄天使來栽宮裏樹羅衣自買院前溪野牛行傍澆花井本主分將灌藥畦樓上鳳皇飛去後白雲紅葉屬山雞

上陽宮（東都苑內）

上陽花木不曾秋洛水穿宮處處流畫閣紅樓宮女笑玉簫金管路人愁幔城入澗橙花發玉輦登山桂葉稠曾讀列仙王母傳九天未勝此中遊

酬于汝錫曉雪見寄

欲明天色白漫漫雪打書窗竹葉乾薄落階前人蹋盡差池樹裏鳥銜殘旋銷迎暖霑牆少斜舞遮春到地難勞動更裁新樣綺紅燈一夜剪刀寒

上張弘靖相公

河東三世盡傳封（詔按唐書弘靖祖嘉貞玄宗時宰相封河東侯父延賞相德宗也家蒲東時號三相張家）家占中條第一峰旱歲天教作霖雨明時帝用補山龍

開舊路沙痕在日照新池鳳迹重卑散自知霄漢隔若為門下賜從容

上杜元穎相公

學士金鑾殿後居天中行坐侍龍輿承恩不許離牀謝密詔常教倚案書馬上喚遮紅觜鴨船頭看釣赤鱗魚閒曹散吏無由識猶記荊州拜謁初

贈崔禮駙馬（詔按唐時駙馬無崔禮其人順宗東陽公主下嫁崔杞或杞與禮之誤也）

鳳皇樓閣連宮樹天子崔郎自愛貧金埒減添栽藥地玉鞭平與賣書人家常弦管聽長少分外詩篇看即新一月一回陪內宴馬蹄猶厭蹋香塵

贈郭將軍

承恩新拜上將軍當直巡更近五雲天下表章經院過宮中語笑隔牆聞密封計策非時奏別賜衣裳到處熏向晚臨階看號簿眼前風景任支分

贈田將軍

初從學院別先生便領偏師得戰名大小獨當三百陣縱橫祇用五千兵回殘匹帛歸天庫分好旌旗入禁營自執金吾長上直蓬萊宮裏夜巡更

送宮人入道

休梳叢鬢洗紅妝頭戴芙蓉出未央弟子抄將歌遍疊宮人分散舞衣裳問師初得經中字入靜猶燒內裏香發願蓬萊見王母卻歸人世施仙方

送魏州李相公

百代功勲一日成三年五度換雙旌閒來不對人論戰難處長先自請行旗下可聞誅敗將陣頭多是用降兵當朝面受新恩去算料妖星不敢生

春日五門西望（庭珠按鄭玄禮記注天子五門皐雉庫應路也）

百官朝下五門西塵起春風過玉堤黄帕蓋鞍呈過馬紅羅纏項鬬回雞館松枝重牆頭出御柳條長水面齊唯有教坊南草色古苔陰地冷萋萋

宮詞（庭珠按歐陽詩話建詩多言唐宮中事羣書所闕紀者往往見於其詩）

蓬萊正殿壓金鼇紅日初生碧海濤開著五門遥北望柘黄新帕（一本作袍）御牀高

龍煙日暖紫曈曈宣政門當玉殿風五刻閣前卿相出下簾聲在半天中

千牛仗下放朝初玉案傍邊立起居每日進來金鳳紙殿頭無事不教書

延英引對碧衣郎紅研宣毫各別牀（庭珠按天祿識餘紅研恐是紅絲研歐陽公研譜以紅絲研為第一）天子下簾親考試宮人手裏過茶湯（此詩亦云元稹作）

秘殿清齋刻漏長紫微宮女夜焚香拜陵日近公卿發鹵簿分頭入太常

新調白馬怕鞭聲供奉騎來繞殿行為報諸王侵早入隔門催進打毬名

羅衫葉葉繡重重金鳳銀鵝各一叢每徧舞時分兩

向太平萬歲字當中（庭珠按樂府雜録舞有健舞軟舞字舞花舞馬舞字舞者以舞人亞身於地布成字也故有太平萬歲字當中之句）

春風吹雨灑旌竿得出深宮不怕寒誇道自家能走馬園中横過覓人看

御廚不食索時新每見花開即苦春白日臥多嬌似病隔簾教喚女醫人

城東北面望雲樓半下珠簾半上鉤騎馬行人常遠過恐防天子在樓頭

一時起立吹簫管得寵人來滿殿迎整頓衣裳皆著却舞頭當拍第三聲

新秋白兔大於拳紅耳霜毛趁草眠天子不教人射殺玉鞭遮到馬蹄前

燈前飛入玉階蟲未臥常聞半夜鐘看著中元齋日到自盤金線繡真容

聖人生日明朝是私地先須屬内監自寫金花紅牓子前頭先進鳳皇衫

春池日暖少風波花裏牽船水上歌遥索劒南新樣錦東宮先釣（一本作賴）得魚多

新衫一樣殿頭黄銀帶排方獺尾長總把金鞭騎御馬緑鬃紅額麝香香

十三初學擘箜篌弟子名中被點留昨日教坊新進入並房宮女與梳頭

射生宮女宿紅妝，請得新弓各自張。臨上馬時齊賜酒，男兒跪拜謝君王。〔詔按古者婦女以肅拜爲正，謂[illegible]手至地而頭不下也。則天時婦女始拜而不跪。又按周宣帝令命婦相見如男子之儀，與此正相類〕

少年天子重邊功，親到凌煙畫閣中。教覓勛臣寫眞樣，長將殿裏作屏風。

往來舊院不堪修，教近宣徽別起樓。閑有美人新進入，六宮未見一時愁。

叢叢洗手繞金盆，旋拭紅巾入殿門。衆裏遙抛新橘子，在前收得便承恩。

御池水色春來好，處處分流白玉渠。密奏君王知入月，〔詔按張泌妝樓記，桃花癸水曰紅潮，又名入月〕喚人相伴洗裙裾。

新晴草色綠温暾，〔詔按[illegible]南人方言，日[illegible]溫者得煖[illegible]也〕山雪初消漸水渾。今日踏青歸較晚，傳聲留著望春門。

私縫黃帔捨釵梳，欲得金仙觀內居。近被君王知識字，收來案上檢文書。

艾心蘭葉初生小，袛鬬時新不鬬花。總待別人般數盡，袖中拈出鬱金芽。

避暑昭陽不擲盧，井邊含水噴鴉雛。內中數日無呼喚，搨得滕王蛺蝶圖。〔詔按唐滕王湛善畫蝴蝶〕

宮人早起笑相呼，不識階前掃地夫。乞與金錢爭借問，外頭還似此間無。

日高殿裏有香煙，萬歲聲長動九天。妃子院中初降誕，內人爭乞洗兒錢。

太儀前日煖房來，囑向昭陽乞藥栽。敕賜一窠紅躑躅，謝恩未了報花開。

春風院院落花堆，金鎖生衣掣不開。更築歌臺起妝殿，明朝先進畫圖來。

小殿初成粉未乾，貴妃姊妹自來看。爲逢好日先移入，續向街西索牡丹。

鸚鵡誰教轉舌關，內人手裏養來姦。語多更覺承恩澤，數對君王憶隴山。

衆中偏得君王笑，偷把金箱筆硯開。書破紅鸞隔子上，旋推當直美人來。

玉簫改調箏移柱，催換紅羅繡舞筵。未戴柘枝花帽子，兩行宮監在簾前。

雨入珠簾滿殿涼，避風新出玉盆湯。內人恐要秋衣著，不住熏籠換好香。

金吾除夜進儺名，畫袴朱衣四隊行。院院燒燈如白日，沈香火底坐吹笙。〔詔按[illegible]閒[illegible]太宗問蕭后觀燈隋主如何，后曰每除夜殿前設火山數十，盡焚沈香，以甲煎沃之，焰起數丈〕

樹頭樹底覓殘紅，一片西飛一片東。自是桃花貪結子，錯教人恨五更風。

魚藻宮中鎖翠蛾，先皇行處不曾過。如今池底休鋪錦，菱角雞頭積漸多。〔詔按[illegible]中老宮人[illegible]引[illegible]泉先於池底鋪錦，則知建詩[illegible]撫實非[illegible]之謂〕

忽地金魚向月映內人接著便相隨却因龍武軍前過當殿敎看臥鴨兒

晝作天河刻作牛玉梭金鑷采橋頭每年宮女穿鍼夜敕賜新恩乞巧樓

春來嬾困不梳頭怕逐君王苑北遊暫向玉階花上立簸錢贏得兩三籌

彈碁玉指兩參差階迴臨虛鬭著危先打角頭紅子落上三金子半邊垂

宛轉黃金白柄長青荷葉子畫鴛鴦把來不是呈新樣欲進微風到御牀

供御香方加減頻水沈山麝每回新內中不許相傳出已被醫家寫與人

藥童食後進雲漿高殿無風扇小涼每到日中重掠鬢衩衣騎馬繞宮廊【廷珠按王建宮詞一百首宋南渡後失去七首好事者妄取唐人絕句補入如淚盡羅巾夢不成寶帳平明爲王少伯之類是也已上七首見楊升菴集中今不出之古本】

寄蜀中薛濤校書【詔按薛濤詩序濤本長安良家女父郎因官寓蜀郎卒濤及笄以詩聞外又能掃眉塗粉與士族不侔時韋皋鎮蜀召令侍酒賦詩書佐以校書郎奏請護軍不可而止濤出入幕府自皋至李德裕凡歷事十一鎮皆以詩名受知】

萬里橋邊女校書枇杷花裏閉門居掃眉才子知多少管領春風總不如

夜看揚州市

夜市千燈照碧雲高樓紅袖客紛紛如今不似時平

日猶自笙歌徹曉聞

曉望華清宮

曉來樓閣更鮮明日出闌干見鹿行武帝自知身不死【詔按武帝謂玄宗也】看修玉殿號長生

題酸棗縣蔡中郎碑【詔按今開封府延津縣即舊酸棗縣也邕嘗爲酸棗令劉熊碑】

蒼苔滿字土埋龜風雨消磨絕妙詞不向圖經中舊見無人知是蔡邕碑

江樓對雨寄杜書記

竹煙花雨細相和看著閒書睡更多好是主人無事日應持小酒按新歌

【廷珠按許彥周詩話稱王建樂府宮詞皆佳出所不能追逐李杜者氣不勝耳無意作者各出體裁若紅牙按歌曉風殘月比之鐵綽板唱大江東者不可同年而語也】

中晚唐詩叩彈集卷第四

錫山杜詔紫綸 [illegible]

秀水杜庭珠詒穀 [illegible]

李賀

字長吉系出鄭王後生而細瘦通眉長指爪苦吟疾書未嘗得題然後為詩每旦出騎弱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書投囊中暮歸太夫人使婢探囊出之輒曰是兒要當嘔出心始已耳以父名晉肅不肯舉進士辭尚奇詭樂府數十篇雲韶諸伶皆協之絃管為協律郎年二十有七而卒杜牧之序其文集云元和中韓吏部頗道長吉歌詩雲煙綿聯不足為其態也水之迢迢不足為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為其和也秋之明潔不足為其格也風檣陣馬不足為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為其古也時花美女不足為其色也荒國陊殿梗莽丘壟不足為其恨怨悲愁也鯨呿鰲擲牛鬼蛇神不足為其虛荒誕幻也蓋騷之苗裔理雖不及辭或過之賀生二十七年死矣世皆曰使賀且未死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

還自會稽歌 并序

庾肩吾於梁時嘗作宮體謠引以應和皇子及國勢淪敗肩吾先潛難會稽後始還家僕意其必有遺文今無得焉故作還自會稽歌以補其悲 庭珠按南史肩吾字慎之八歲能賦詩仕梁為太子庶子及簡文即位以肩吾為度支尚書時侯景之亂景遣宋子仙破會稽購得肩吾欲殺之謂曰吾聞汝能作詩今可即作若能即貸汝命肩吾操筆便成辭采甚美乃釋之後歸江陵卒

野粉椒壁黃 濕螢滿梁殿 謂梁亡也 臺城應教人 詔按梁書以求人臣凡有文字屬和於天子曰應詔太子曰應令諸王曰應教今和皇子曰教者以綱故為晉安王也臺城即建康宮城 秋衾夢銅輦 銅輦太子車也 吳霜點歸鬢 身與塘蒲晚 脈脈辭金魚 羈臣守迍賤

詠懷

長卿懷茂陵 綠草垂石井 彈琴看文君 春風吹鬢影 梁王與武帝 棄之如斷梗 唯留一簡書 金泥泰山頂 詔按史記相如遊梁歸後武帝讀子虛賦而善之得幸既病免居茂陵索其書得遺札言封禪事白虎通封禪金泥銀繩封之以金印

追和柳惲

汀洲白蘋草 柳惲乘馬歸 江頭樝樹香 樝似梨而酸 岸上蝴蝶飛 酒杯箬葉露 玉軫蜀桐虛 朱樓通水陌 沙暖一雙魚 柳惲南齊人有江南曲云汀洲採白蘋日落江南春洞庭有歸客瀟湘逢故人故人何不返春華復應晚不道新知樂只言行路遠

蜀國弦 梁簡文帝四弦曲相和歌辭也

楓香晚花靜 錦水南山影 錦水錦江也 驚石墜猿哀 竹雲愁半嶺 涼月生秋浦 玉沙粼粼光 誰家紅淚客 不忍過瞿塘 瞿塘峽在夔州府

申胡子觱篥歌 并序

申胡子朔客之蒼頭也朔客李氏亦世家子得祀江夏王廟當年踐履失序遂奉官北部自稱學長調短調久未知名今年四月吾與對舍於長安崇義里遂將衣質酒命余合飲氣熱杯闌因謂吾曰李長吉爾徒能長調不能作五字歌詩直強迴筆端與陶謝詩勢相遠幾里吾對後請撰申胡子觱篥歌以五字斷句歌成左右人合譟相唱朔客大喜擎觴起立命花娘出幕徘徊拜客吾聞所宜稱善平弄於是以弊辭配聲與余為壽 詔按觱篥[illegible]所吹以驚馬者一名笳管以蘆為首其聲悲栗今鼓吹

樂坊以爲酒旨

顏熱感君酒，含嚼蘆中聲。花娘篸綏妥，（詔按篸綏小隋之貌妥安坐也）休睡芙蓉屏。謡歡太平管，列點排空星。直貫開花風，天上驅雲行。（言風雲爲之搖動也）今夕歲華落，令人惜年生。心事如波濤，中坐時時驚。朔客騎白馬，劍弝懸蘭纓。俊健如生猱，（猱猴也）肯拾蓬中螢。

傷心行

咽咽學楚吟，病骨傷幽素。秋姿白髮生，木葉啼風雨。燈青蘭膏歇，落照飛蛾舞。古壁生凝塵，羈魂夢中語。

長歌續短歌（琮按古傳有長歌短歌行此來長歌續短歌詩蓋本此）

長歌破衣襟，短歌斷白髮。秦王不可見，旦夕成內熱。（莊子義其內熱）渴飲壺中酒，飢拔隴頭粟。淒涼四月闌，千里一時綠。夜峰何離離，明月落石底。徘徊沿石尋，照出高峰外。不得與之遊，歌成鬢先改。（詔按此詩蓋寫懲遇之窮也蓋白髮老將至也而意不得於君則雲中也原夜峰離離高者月石在下而明人方沿石相尋而不知照出峰外所謂相望而不相見之不遇此宜乎未老而鬢先改也）

感諷

合浦無明珠，（漢書孟嘗爲合浦太守前政貪穢珠徙去孟嘗至悉還）龍陽有木奴。（吳志李衡爲丹陽太守敕其子曰龍陽洲有木奴千頭歲可收絹千匹）足知造化力，不給使君須。越婦未織作，吳蠶始蠕蠕。（蠕蠕蟲動貌）縣官騎馬來，獰色虯紫鬚。懷中一方板，板上數行書。不因使君怒，焉得詣爾廬。越婦拜縣官，桑芽今尚小。會待春日晏，絲車方擲掉。越婦通言語，小姑具黃粱。縣官踏飧去，（飧食也）簿吏復登堂

此苦征斂之擾

奇俊無少年，日車何躃躃。（莊子乘日之車躃足疾貌）我待紆雙綏，遺我星星髮。都門賈生墓，青蠅久斷絕。（詔按小雅青蠅之詩以刺王好聽讒言而作賈誼爲）寒食搖揚天，憤景長肅殺。漢皇十二帝，惟帝稱睿哲。（帝謂孝文）一夕信豎兒，文明永淪歇。

南山何其悲，鬼雨灑空草。長安夜半秋，風前幾人老。低迷黃昏徑，裊裊青櫟道。月午樹無影，一山唯白曉。漆炬迎新人，（漆炬鬼燈）幽壙螢擾擾。（此述死葬之悲）

星盡四方高，萬物知天曉。己生須已養，荷擔出門去。君平久不返，康伯遁國路。（嚴遵字君平賣卜成都韓康字伯休相帝聘之不得已行至亭舍遁去）曉思何譊譊，闌闌千人語。（此傷有生之勞）

石根秋水明，石畔秋草瘦。侵衣野竹香，蟄蟄垂葉厚。岑中月歸來，蟾光掛空秀。桂露對仙娥，星星下雲逗。淒涼梔子落，山璺泣清漏。（器破而未離曰璺）下有張仲蔚，披書案將朽。（此敘隱居之樂）

追和何謝銅雀妓（建安十五年曹操作銅雀臺於鄴城遺令婕妤美人皆著銅雀臺上日晡上酒脯新向帳中妓樂時時上臺望我西陵墓田何遜謝朓皆有銅雀妓詩）

佳人一壺酒，秋容滿千里。石馬臥新煙，憂來何所似。歌聲且潛弄，陵樹風自起。長裾壓高臺，淚眼看花机。

綠水詞（詔按樂府琴曲有蔡氏五弄）

□□妒風月阿房在何處為有傾城色翻成足愁苦（此曲蓋一洗南曲有淵今夏常溧故作溧水）

東湖采蓮葉南湖采蒲根未持寄小姑且持感愁魂（此詩無復本意姚文燮云詩意出陸遊讀詩計書蓮之實親織月而懷之故作此以為戲也）

賈公閭貴婿曲（晉書賈充字公閭世說韓壽美姿容充辟為掾充女窺見壽悅之充秘其事以女妻壽）

朝衣不須長分花對袍縫嚶嚶白馬來滿腦黃金重

今朝香氣苦珊瑚澀難枕且要弄風人暖蒲沙上飲

燕語踏簾鉤日虹屏中碧潘令在河陽無人死芳色

難忘曲（樂府解題曰相逢狹路間亦曰長安有狹邪總此相逢行）

夾道開洞門弱楊低畫戟簾影竹華起簫聲吹日色

蜂語繞妝鏡畫蛾學春碧亂繫丁香梢滿闌花向夕

崇義里滯雨（長安里名）

落莫誰家子來感長安秋壯年抱羈恨夢泣生白頭

瘦馬秣敗草雨沫飄寒溝南宮古簾暗濕景傳籤籌

家山遠千里雲腳天東頭憂眠枕劍匣客帳夢封侯

花遊曲

寒食日諸王妓遊賀入座因采梁簡文詩調賦花遊曲與妓彈唱（簡文帝春日詩云花開幾千樹水覆數重衣歌妖弄）

（曲罷鄭女楚琴歸）

春柳南陌態冷花寒露姿今朝醉城外拂鏡濃掃眉

煙濕愁車重紅油覆畫衣（紅油幕也）舞裙香不暖酒色上來遲

休洗紅

休洗紅洗多紅色淺卿卿騁少年昨日殷橋見（殷橋即鉅橋也）

封侯早歸來莫作弦上箭（庭珠按古人名箭為忘歸）

蘇小小墓（古樂府有蘇小小歌我乘油壁車郎乘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

幽蘭露如啼眼無物結同心煙花不堪剪草如茵松如蓋風為裳水為佩油壁車久相待冷翠燭勞光彩

西陵下風吹雨（雨斷韻羽軌切）

雁門太守行（庭珠按漢書雁門郡秦置有雁門山古樂府雁門太守行一曲晉樂所奏其詞為洛陽令王渙作而渙未嘗守雁門也梁簡文帝雁門太守行二篇皆言邊塞征戰之事）

黑雲壓城城欲摧（晉書天文志凡軍上雲四起為天雞之象主將傷敗圍）甲光向日金鱗開

角聲滿天秋色裏（李衛公兵法角十二聲為一疊）塞上燕脂凝夜紫（古今注云秦築長城土皆紫色）

半卷紅旗臨易水（水經注云易水東分為梁門陂即汾門故地）霜重鼓寒聲不起（漢書李陵軍敗夜半擊鼓鼓不鳴）

報君黃金臺上意提攜玉龍為君死（刀劍錄漢武帝元年鑄一劍作龍形）

（昭按此詩言城危勢亟擐甲不休至於哀角橫秋夕陽塞紫滿目悲涼猶卷旆前征有進無退雖士氣已竭鼓聲不揚而一劍尚存死不負國皆臣宮忠誠慷慨（劉注韓公然公未嘗守處又謂送張徹而以振武軍為雁門尤謬）

大堤曲（庭珠按宋樂府襄陽樂九曲之一曰朝發襄陽城莫至大堤宿大堤諸女兒花豔驚郎目）

妾家住橫塘紅紗滿桂香青雲教綰頭上髻明月與作耳邊璫蓮風起江畔春大堤上留北人郎食鯉魚尾妾食猩猩脣（詩豈其食魚必河之鯉呂氏春秋肉之美者猩猩之脣也）莫指襄陽道綠浦歸帆少今日菖蒲花明朝楓樹老（二句甚言時景之不留）

白虎行（庭珠按甘石星經云昴西方白虎之宿班固西都賦秦以虎視）

火烏日暗崩騰雲（周武王本紀有火至王屋流為烏）秦王虎視蒼生羣燒其
滅國無暇日鑄劍佩玦呼將軍（炉劍錄采北祗銅鑄劍名曰定秦）玉壇設
醮思沖天一世二世當萬年燒丹未得不死藥挐舟
海上尋神仙鯨魚張鬣海波沸（庭珠按史記徐市等入海求神藥不得乃詐曰為大鮫魚所苦請善射者與俱以連弩射之）耕人半作征人鬼（苦役徙邊）雄豪猛燄烈燒空
無人為渡天河水（庭珠按此言天下苦秦之暴無人渡天河之水以救其焚溺也）誰最苦兮誰
最苦報人義士身相許漸離擊筑荊卿歌荊卿把酒
燕丹語劍如霜兮膽如鐵出燕城兮望秦月天授秦
封祚未終衰龍衣點荊卿血（秦王拔劍以擊荊軻）朱旗卓地白虎
死（漢旗幟皆赤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殺之望夷宮）漢皇知是真天子（恐非真長吉手）

夢天

老兔寒蟾泣天色雲樓半開壁斜白玉輪軋露溼團
光鸞珮相逢桂香陌黃塵清水三山下（蓬萊方丈瀛洲）更變
千年如走馬遙望齊州九點煙（列子四海之外齊州猶中國）一泓海
水杯中瀉（末二句是夢天語）

江南弄（古今樂錄江南音一唱直千金）

江中綠霧起涼波天上疊巘紅嵯峨水風浦雲生老
竹渚暝蒲帆如一幅鱸魚千頭酒百斛酒中倒臥南
山綠吳歈越吟未終曲江上團團帖寒玉（言月浮水面也）

李憑箜篌引（三才圖會器用箜篌似瑟而小但首尾翹上首刻如鳳狀豎其中以兩手抱之為臥箜篌豎箜篌直抱而彈者隋書音樂志箜篌出自西域非中國舊器也事物紀原箜篌漢武帝使樂人侯調所造以祠太一齊太之樂…）

吳絲蜀桐張高秋空山凝雲頹不流（聲遏之也）江娥啼竹素
女愁李憑中國彈箜篌（詔按吳西泉疑憑為外國人又楊巨源聽李憑彈箜篌詩君王聽樂梨園暖翻到雲門第幾篇則梨園子弟也）崑山玉碎鳳皇叫芙蓉泣露香蘭笑十二門
前融冷光（三輔黃圖長安十二門 冷光言秋光也）二十三絲動紫皇女媧煉石
補天處石破天驚逗秋雨（庭珠按已上總形容其聲也）夢入神山教神
嫗老魚跳波瘦蛟舞（搜神記兗州有神嫗成夫人善箜篌…）吳質不眠倚桂樹露腳斜飛溼寒兔

送沈亞之歌并序

文人沈亞之元和七年以書不中第返歸
於吳江吾悲其行無錢酒以勞又感沈之
勤請乃歌一解以勞之（詔按亞之字下賢吳興人元和十年進士累官殿中丞御史內供奉附柏耆貶南康尉郢州掾）

吳興才人怨春風桃花滿陌千里紅紫絲竹斷驄馬
小家住錢唐東復東白藤交穿織書篋短策齊裁如
梵夾（言為下第其書猶在也）雄光寶礦獻春卿（演繁露吏部曰春官）煙底蕎波
乘一葉春卿拾材白日下擲置黃金解龍馬（言春卿拾才之誤如…）攜笈歸家重入門勞勞誰是憐君者吾
聞壯夫重心骨古人三走無摧捽請君待旦事長鞭
他日還轅及秋律（他日再上春官則及秋節何必怨乎又慰之也）

春坊正字劍子歌（唐六典左右春坊各置正字一人）

先輩匣中三尺水曾入吳潭斬龍子（借用周處斬蛟事）隙月斜
明刮露寒練帶平鋪吹不起蛟胎皮老蒺藜刺（詔按山海經鮫）

（劍決可斷 刀劍口）鸊鵜淬花白鷴尾（鸊鵜 以拭劍）直是荊軻一片心莫教照見春坊字（庭珠按此二句言劍之利……之用而不當置之無用之地也）挼絲團金懸簏簌（……以令……）神光欲截藍田玉提出西方白帝驚嗷嗷鬼母秋郊哭（庭珠按二句暗用高祖斬蛇事）

唐兒歌（庭珠按唐兒即杜……杜豳公悰之子……尚憲宗岐陽公主生子曰唐兒……）

頭玉磽磽眉刷翠杜郎生得真男子骨重神寒天廟器一雙瞳人剪秋水竹馬梢梢搖綠尾（……竹馬之遊……）銀鸞睒光踏半臂（睒音閃）（言繡……鸞……光彩閃爍……半臂）東家嬌娘求對値濃笑書空作唐字（庭珠按……唐字）眼大心雄知所以莫忘作歌人姓李

天上謠

天河夜轉漂迴星（抱朴子……星漂……雲流）銀浦流雲學水聲（流雲似水而無聲）玉宮桂樹花未落仙妾采香垂佩纓秦妃卷簾北窗曉窗前植桐青鳳小（……有桐……）王子吹笙鵝管長（列仙傳……）呼龍耕煙種瑤草粉霞紅綬藕絲裙青洲步拾蘭苕春東指羲和能走馬（庭珠按……）海塵新生石山下

浩歌

南風吹山作平地帝遣天吳移海水（……天吳）王母桃花千遍紅彭祖巫咸幾回死（山海經……巫咸能采藥長生）青毛驄馬參差錢嬌春楊柳含細煙箏人勸我金屈卮神血未凝身問誰不須浪飲丁都護（庭珠按宋主劉裕……所謂丁都護也）世上英雄本無主買絲繡作平原君（庭珠按平原君趙……）有酒唯澆趙州土漏催水咽玉蟾蜍（庭珠按……）衛娘髮薄不勝梳（……衛夫人……如雲）看見秋眉換新綠二十男兒那刺促（庭珠按刺促言不開豁也）

秋來

桐風驚心壯士苦衰燈絡緯啼寒素誰看青簡一編書不遣花蟲粉空蠹思牽今夜腸應直雨冷香魂弔書客秋墳鬼唱鮑家詩恨血千年土中碧（庭珠按鮑照……萇弘死三年血化為碧）

帝子歌

洞庭帝子一千里（中山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出入必乘風雨）涼風雁啼天在水九節菖蒲石上死（九節菖蒲食之長生今死石上言二女亦不得長生也）湘神彈琴迎帝子山頭老桂吹古香雌龍怨吟寒水光沙浦走魚白石郎（……白石郎……河伯後從魚）閒取真珠擲龍堂（庭珠按……龍堂河伯所居……）

秦王飲酒

秦王騎虎遊八極劍光照空天自碧羲和敲日玻璃聲（……羲和鞭日……）劫灰飛盡古今平龍頭瀉酒邀酒星（……酒旗三星）金槽琵琶夜棖棖（……金槽）洞庭雨腳來吹笙酒酣喝月使倒行（……不令……）銀雲櫛櫛瑤殿明宮門掌事報一更花樓玉鳳聲嬌獰海綃紅文香淺

溮黄鵠跡舞千年，鮑仙人燭樹蠟煙輕，清琴醉眼淚泓泓。

洛姝真珠（洛神賦：或采明珠，或拾翠羽）

真珠小娘下青廓，洛苑香風飛綽綽。寒鬢斜釵玉燕光，高樓唱月敲懸璫。蘭風桂露灑幽翠，紅絃裊雲咽深思。（[illegible]）花袍白馬不歸來，濃蛾疊柳香唇醉。金鵝屏風蜀山夢，（[illegible]十二洲）鸞裾鳳帶行煙重。八驄籠幌臉差移，日絲繁散曛羅洞。（言日熱羅衣）市南曲陌無秋涼，楚腰衛鬢四時芳。玉喉窱窱排空光，（言歌聲宛轉）牽雲曳雪留陸郎。（漢陸賈在南中，倡家多留之）

金銅仙人辭漢歌

魏明帝青龍元年八月，詔宮官牽車取漢孝武捧露仙人，欲立置殿前。宮官既拆盤，仙人臨行，潸然淚下。唐諸王孫李賀為作金銅仙人辭漢歌。（詔拔承露盤在長安建章宮，高二十丈）

茂陵劉郎秋風客，（武帝葬茂陵，帝嘗河東作秋風辭）夜聞馬嘶曉無迹。畫欄桂樹懸秋香，三十六宮土花碧。魏官牽車指千里，東關酸風射眸子。（庭珠按[illegible]長安之東）空將漢月出宮門，憶君清淚如鉛水。（言銅人憶漢武也）衰蘭送客咸陽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攜盤獨出月荒涼，渭城已遠波聲小。（渭城即咸陽）

老夫采玉歌

采玉采玉須水碧，琢作步搖徒好色。（步搖，婦人首飾）老夫飢寒龍為愁，藍溪水氣無清白。夜雨岡頭食蓁子，杜鵑口血老夫淚。藍溪之水厭生人，身死千年恨溪水。斜山柏風雨如嘯，泉腳挂繩青裊裊。村寒白屋念嬌嬰，古臺石磴懸腸草。（[illegible]）

貴主征行樂（[illegible]）

奚騎黃銅連鎖甲，（[illegible]）羅旗香幹金畫葉。中軍罷醉河陽城，（[illegible]）嬌嘶紫燕踏花行。（[illegible]）春營騎將如紅玉，走馬梢鞭上空綠。女垣素月角咿咿，（女垣，女牆也）牙帳未開分錦衣。

酒罷張大徹索贈詩張初效潞幕

長鬣張郎三十八，天遣裁詩花作骨。往還誰是龍頭人，（[illegible]）公主遣秉魚須笏。（[illegible]）水行青草上白衫，（[illegible]）匣中章奏密如蠶。金門石閣知卿有，（[illegible]）雁角雞香早晚含。（[illegible]）隴西長吉摧頹客，酒闌感覺中區窄。（言中不舒也）葛衣斷碎趙城秋，（趙城屬晉州）吟詩一夜東方白。

宮娃歌

蠟光高懸照紗空，花房夜搗紅守宮。（[illegible]）象口吹香毾㲪暖，（[illegible]）

七星掛城聞漏版，寒入罘罳殿影昏。（漢書：未央宮東闕罘罳……）彩鸞簾額著霜痕。（漢武故事……以綵簾）啼姑弔月鈎闌下，屈膝銅鋪鎖阿甄。（屈膝銅鋪，宮門上飾。阿甄，魏文帝后失寵，幽閉賜死）夢入家門上沙渚，天河落處長洲路。（長洲，[illegible]）願君光明如太陽，放妾騎魚撇波去。

公莫舞歌 并序

公莫舞歌者，詠項伯翼蔽劉沛公也。會中壯士灼灼於人，故無復書；且南北樂府率有歌引，賀陋諸家，今重作公莫舞歌云。

方花古礎排九楹，（庭珠按：礎，柱礎；楹，柱也。言皆鑿石成花也）刺豹淋血盛銀甖。（軍中大會，必歃血於楹間而後登席）華筵鼓吹無桐竹，長刀直立割雞䏝。（項莊）橫楣粗錦生紅緯，（言以錦繡飾楣也）日炙錦嫣王未醉。腰下三看寶玦光，（庭珠按：史記，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項莊掉箾攔前起。材官小臣公莫舞，（材官，勇士；即樊噲也）座上真人赤龍子。芒碭雲端抱天迴，（帝隱芒碭山，時常有雲氣）咸陽王氣清如水。（言秦衰也）鐵樞鐵楗重束關，（樞謂之椳，楗木限也）大旗五丈撞雙鐶。漢王今日須秦印，絕臏刳腸臣不論。（庭珠按：史記，諸侯將相共請漢王為帝，封為王侯。大王不尊號，皆疑不信。臣等以死守之。此結語意也。○沛公入關，大王起微細，誅暴逆，有功者裂地而封）

艾如張

（漢鼓吹鐃歌樂古詞艾而張羅，本言羅網者也。此詩乃言獲雉）

錦襜褕，繡襠襦，（二語言其羽毛文采）強飲啄，哺爾雛。（言宜隨地自安也）隴東卧穟滿風雨，莫信籠媒隴西去。齊人織網如素空，（[illegible]西京雜記：茂陵文固陽本琅琊人，善馴野雉為媒，用以射雉，每以三春之月為茅障以自翳，用觟矢以射之，日逮百數）張在野田平碧中。網絲漠漠無形影，誤爾觸之傷首紅。艾葉綠花誰翦刻，中藏禍機不可測。

神弦曲

（古今樂錄：神弦歌十一曲）

西山日沒東山昏，旋風吹馬馬踏雲。畫絃素管聲淺繁，花裙綷縩步秋塵。（綷縩，衣聲。言神來也）桂葉刷風桂墜子，青狸哭血寒狐死。（言神降則邪斂也）古壁彩虬金帖尾，雨工騎入秋潭水。（柳毅過洞庭，見女子牧羊，女曰：非羊也，此雨工也）百年老鴞成木魅，笑聲碧火巢中起。（庭珠按：此言老鴞成魅，火起巢中，然能邪術也。[illegible]北書：宋時大旱，以禱祀見寵。帝用其言，遣女巫乘傳分禱天下名山大川，皆美容盛飾，所至備造聽遺，受言禍福，海內宗之，而秦風尤甚。賀作詩以譏之也）

神弦

女巫澆酒雲滿空，玉爐炭火香鼕鼕。（焚香擊鼓，以降神也）海神山鬼來座中，紙錢窸窣鳴旋風。（唐書：王璵……始用紙錢）相思木帖金舞鸞，攢蛾一啑重一彈。（寫女巫[illegible]之狀）呼星召鬼歆杯盤，山魅食時人森寒。終南日色低平灣，神兮長在有無間。神嗔神喜師更顏，送神萬騎還青山。

秦宮詩

漢人秦宮，將軍梁冀之嬖奴也。秦宮得寵內舍，故以驕名大譟於人。予撫舊而作長詞，以為子都之事相為對望。又云昔有之詩。（梁冀愛監奴秦宮，官至太倉令，冀妻孫壽私焉。霍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常與計事，及顯寡居，與子都亂）

越羅衫袂迎春風，玉刻麒麟腰帶紅。（言其帶紅而[illegible]也）樓頭曲宴仙人語，帳底吹笙香霧濃。人間酒暖春茫茫，花枝入簾

白日長飛窗複道傳籌飲，十夜銅盤膩燭黃。禿襟小袖調鸚鵡，紫繡麻鞋踏哮虎。〔鞋乎佳切俗作鞵漢有伏虎頭履哮虎〕斫桂燒金待曉筵，白鹿清酥夜半煮。〔飯之美也〕桐英永巷騎新馬，〔漢宮中巷曰永巷〕〔[illegible]〕內屋深屏生色畫。開門爛用水衡錢，〔詔按漢書本紀元年奏以水衡錢爲平陵徙民起第宅[illegible]天子之私錢也〕卷起黃河向身瀉。〔鉤按李白詩黃河落天走東海萬里寫入胸懷間詩猶此意言傾太倉之財以遂一身之欲也〕皇天厄運猶曾裂，秦宮一生花底活。鸞篦奪得不還人，〔鉤按文選註叙篦上爲鸞形〕醉睡氍毹滿堂月。〔古樂府坐客氍毹[illegible]織毛褥出西域〕

江樓曲

樓前流水江陵道，鯉魚風起芙蓉老。〔鉤按歲時記九月風曰鯉魚風〕曉釵催鬢語南風，抽帆歸來一日功。鼉吟浦口飛梅雨，〔風土記梅熟時雨[illegible]三月雨謂之梅雨〕

竿頭酒旗換青苧，蕭騷浪白雲差池，黃粉油衫寄郎主。新槽酒聲苦無力，南湖一頃菱花白。眼前便有千里思，小玉開屏見山色。

染絲上春機

玉罌汲水桐花井，蒨絲沈水如雲影。美人嬾態燕脂愁，春梭拋擲鳴高樓。綵線結茸背複疊，白袷玉郎寄桃葉。爲君挑鸞作腰綬，願君處處宜春酒。〔鉤按作春香不知此詩二句誤也〕

致酒行

零落棲遲一杯酒，主人奉觴客長壽。主父西遊困不歸，〔庭珠按漢書主父偃西入關見衛將軍數言於上上不省留久諸侯多厭之後拜齊相〕家人折斷門前柳。吾聞馬周昔作新豐客，〔見第一卷注〕天荒地老無人識。空將箋

上兩行書直犯龍顏請恩澤。〔庭珠按唐書馬周[illegible]大[illegible]司言[illegible]馬周監察御史尋上書[illegible]言[illegible]大擢拜給事中官至中書令〕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雞一聲天下白。少年心事當拏雲，誰念幽寒坐嗚呃。

將進酒〔漢鐃歌十八曲之一〕

琉璃鍾，琥珀濃，小槽酒滴真珠紅。烹龍炮鳳玉脂泣，羅幃繡幕圍香風。吹龍笛，擊鼉鼓，皓齒歌，細腰舞。況是青春日將暮，桃花亂落如紅雨。勸君終日酩酊醉，酒不到劉伶墳上土。〔庭珠按晉書劉伶常乘鹿車挂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曰死便埋我〕

夜坐吟

踏踏馬蹄誰見過，眼看北斗直天河。西風羅幕生翠波，鉛華笑妾顰青蛾。爲君起唱長相思，簾外嚴霜皆

倒飛。明星爛爛東方陲，紅霞稍出東西暉。陸郎去矣乘斑騅。〔鉤按陳樂府明下童曲陳孔驕赭白陸郎乘斑騅或謂陳指孔範陸謂陸瑜皆後主狎客舊注謂賀非〕

開愁歌〔華下作一作開愁歌〕

秋風吹地百草乾，華容碧影生晚寒。我當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謝如枯蘭。衣如飛鶉馬如狗，〔庭珠按[illegible]如懸鶉後漢書[illegible]東如縣[illegible]柄馬如狗〕臨岐擊劍生銅吼。旗亭下馬解秋衣，請貰宜陽一壺酒。壺中喚天雲不開，〔開一音欺左思蜀都賦重門洞開叶開韻又音虧謝惠連濤衣篇[illegible]君開叶非韻〕白晝萬里閒淒迷。主人勸我養心骨，莫受俗物相嗔欺。

美人梳頭歌

西施曉夢綃帳寒，香鬟墮髻半沈檀。轆轤咿啞轉鳴

玉鸞起芙容腄新，雙鸞開鏡秋水光。解鬟臨鏡立象牀，一編香絲雲撒地，玉釵落處無聲膩。纖手却盤老鴉色（翠滑寶釵簪不得）翠滑寶釵簪不得，春風爛熳惱嬌慵。十八鬟多無氣力，妝成鬖鬌欹不斜（鬖鬌髮垂貌又參差也），雲裾數步踏雁沙。背人不語向何處，下階自折櫻桃花。

官街鼓（韶按：唐洛陽及長安城皆有街鼓，以警晝夜，令金吾掌之，禁夜行。以備竊盜，時人稱為鼕鼕鼓）

曉聲隆隆催轉日，暮聲隆隆呼月出。漢城黃柳映新簾，柏陵飛燕埋香骨。磓碎千年日長白，孝武秦皇聽不得。從君翠髮蘆花色，獨共南山守中國。幾回天上葬神仙，漏聲相將無斷絕。

有所思

去年陌上歌離曲，今日君書遠遊蜀。簾外花開二月風，臺前淚滴千行竹。琴心與妾腸，此夜斷還續。想君白馬懸雕弓，世間何處無春風。君心未肯鎮如石，妾顏不久如花紅。夜殘高碧橫長河，河上無梁空白波。西風未起悲龍梭（用織女化龍事），年年織素攢雙蛾。江山迢遞無休絕，淚眼看燈乍明滅。自從孤館深鎖窗，桂花幾度圓還缺。鴉鴉向曉鳴森木，風過池塘響叢玉。白日蕭條夢不成，橋南更問仙人卜。

崐崘使者（韶按：漢武帝使張騫窮河源，所出名崐崘山）

崐崘使者無消息，茂陵煙樹生愁色。金盤玉露自淋漓，元氣茫茫收不得。麒麟背上石文裂，虬龍鱗下紅肢折。何處偏傷萬國心，中天夜久高明月。

同沈駙馬賦得御溝水

入苑白泱泱，宮人正靨黃（事物紀原：婦人喜作粉靨，如月形，又如射月者，謂之黃星靨）。繞堤龍骨冷（韶按：史記河渠書，穿渠得龍骨），拂岸鴨頭香。別館驚殘夢，停杯泛小觴。幸因流浪處，暫得見何郎（梁何遜以主婿拜駙馬都尉，以況沈駙馬也）。

七夕

別浦今朝暗，羅幃午夜愁。鵲辭穿線月，花入曝衣樓。天上分金鏡，人間望玉鉤。錢塘蘇小小，更值一年秋。

畫角東城

河轉曙蕭蕭，鴉飛睥睨高（睥睨亦作埤堄）。帆長標越甸，壁冷掛吳刀。淡菜生寒日，鮞魚潠白濤（鮞，魚子也）。水花霑抹額，旗鼓夜迎潮（抹額，武士之首服也。秦始皇巡海，海神來朝，皆帶抹額）。

謝秀才有妾縞練改從於人，秀才引留之不得，後生感憶，座人製詩嘲誚，賀復繼之（三首）

誰知泥憶雲，望斷梨花春。荷絲製機練，竹葉剪花裙。月明啼阿姊，燈暗會良人。也識君夫壻，金魚掛在身。

銅鏡立青鸞，燕脂拂紫綿。腮花弄暗粉，眼尾淚侵寒。碧玉破不復，瑤琴重撥弦。今日非昔日，何人敢正看。

尋常輕宋玉，今日嫁文鴦（文鴦，魏文欽子，驍勇絕倫，言其所嫁者武夫也）。戟幹橫龍簴（簴，懸鍾磬器也），刀環倚桂窗。邀人裁半袖，端坐據胡牀。淚溼紅輪重，棲烏上井梁。

追賦畫江潭苑（梁武帝從新亭鑿渠通新林浦，開大道，立殿亭，號江潭苑，未畢而有侯景之變）

吳苑曉蒼蒼宮衣氷濺黃小騣紅粉薄騎馬珮珠長
路指臺城迥羅熏袴褶香行雲霧翠輦今日似襄王
十騎簇芙容宮衣小隊紅練香熏宋鵲〔[illegible]良犬也〕
尋箭躡盧龍〔金陵志鍾山西北爲盧龍山〕旗溼金鈴重霜乾玉鐙空
今朝畫眉早不待景陽鐘

馮小憐〔詔按北史齊馮淑妃名小憐穆后從婢也慧黠能彈琵琶工歌舞後主惑之立爲左皇后周師攻晉陽後主奔〕

灣頭見小憐〔[illegible]入鄴小憐出請井中〕請上琵琶絃〔詔按周以小憐賜代王達彈琵琶因絃斷作詩曰雖蒙今日寵猶憶昔時憐欲知心斷絕應看膝上弦〕破得東風恨今朝值幾錢帬垂竹葉帶鬢溼杏花煙玉冷紅絲重齊宮駕妾鞍

惱公

宋玉愁空斷嬌嬈粉自紅歌聲春草露門掩杏花叢
注口櫻桃小添眉桂葉濃曉奩妝秀靨夜帳減香筒
鈿鏡飛孤鵲〔昔有夫婦相別破鏡各執半以爲信其妻與人通其鏡化鵲飛至夫前〕江圖畫水葓陂
陀梳碧鳳腰裹帶金蟲杜若含清露河蒲聚紫茸〔謝靈運詩新蒲含紫茸〕
月分蛾黛破花合靨朱融髮重疑盤霧腰輕
乍倚風〔[illegible]〕寄書題荳蔲隱語笑芙蓉莫鎖茱
萸匣休開翡翠籠弄珠驚漢燕燒蜜引胡蜂醉纈拋
紅網〔[illegible]〕單羅掛綠蒙數錢教姹女買藥問巴賨〔[illegible]〕勻臉安斜雁移燈想夢熊腸
攢非束竹絃急是張弓晚樹迷新蝶殘蜺憶斷虹古
時填渤海今日鑿崆峒繡沓褰長幔羅裙結短封心
搖如舞鶴骨出似飛龍〔[illegible]〕井檻淋清
漆門鋪綴白銅〔[illegible]〕隈花開兔徑向壁印狐
蹤玳瑁釘簾薄琉璃疊扇烘象牀緣素柏瑤席卷香
蔥細管吟朝幌芳醪落夜楓宜男生楚巷〔[illegible]〕梔子發
金墉〔[illegible]〕龜甲開屏澀鵝毛滲墨濃黃庭留衛瓘綠樹
養韓馮〔[illegible]〕雞唱星懸柳鴉啼露滴
桐黃娥初出坐寵妹始相從〔[illegible]〕蠟淚垂蘭
燼〔[illegible]〕秋蕪掃綺櫳吹笙翻舊引沽酒待新豐短佩
愁填粟長絃怨削菘曲池眠乳鴨水閣睡娃僮褥縫
篸雙綫鉤縚辮五總蜀煙飛重錦峽雨濺輕容拂鏡
羞溫嶠熏衣避賈充〔[illegible]〕魚生玉

藕下人在石蓮中含水彎蛾翠登樓選馬駿〔[illegible]〕使
君居曲陌園令住臨邛桂火流蘇暖金爐細炷通春
遲王子態鶯囀謝娘慵玉漏三星曙銅街五馬逢犀
株防膽怯銀液鎮心忪〔[illegible]〕跳脫看年命琵
琶道吉凶王時應七夕夫位在三宮無力塗雲母多
方帶藥翁符因青鳥送囊用絳紗縫漢苑尋官柳河
橋闋禁鐘月明中婦覺應笑畫堂空〔[illegible]〕

始爲奉禮憶昌谷山居〔唐六典武德中置治禮郎[illegible]〕

婦歙馬蹄痕衙回自閉門長鎗江米熟漢上呼米爲長腰小樹棗花春向壁懸如意當簾閱角巾犬書曾去洛鶴病悔遊秦謂悔服官也土甑封茶葉山杯鎖竹根不知船上月誰棹滿溪雲

馬詩 三首

催榜渡烏江神騅泣向風君王今解劍何處逐英雄

香襆赭羅新盤龍蹙鐙鱗回看南陌上誰道不逢春

武帝愛神仙燒金得紫煙廄中皆肉馬不解上青天

南園

花枝草蔓眼中開小白長紅越女腮可憐日暮嫣香落嫁與春風不用媒

宮北田塍曉氣酣黃桑飲露窣宮簾長腰健婦偷攀折剪鋏吳王八繭蠶吳都賦鄉貢八蠶之綿

竹裏繰絲挑網車青蟬獨噪日光斜桃膠迎夏香琥珀日課越儂能種瓜

三十未有二十餘白日長飢小甲蔬橋頭長老相哀念因遺戎韜一卷書

男兒何不帶吳鈎收取關山五十州請君暫上凌煙閣若箇書生萬戶侯

尋章摘句老雕蟲曉月當簾掛玉弓不見年年遼海上文章何處哭秋風

長卿牢落悲空舍曼倩詼諧取自容見買若耶溪水劍頭朝歸去事猿公東方朔傳朔滑稽多端不名一行吳越春秋越有處女道逢一翁稱袁公與之試劍公飛上樹化爲白猿而去

春水初生乳燕飛黃蜂小尾撲花歸窗含遠色通書幌魚攤香鉤近石磯

泉沙耎臥鴛鴦暖曲岸迴篙舴艋遲瀉酒木蘭椒葉蓋[illegible]病容扶起種菱絲

邊讓今朝憶蔡邕後漢邊讓博辯能文蔡邕薦之何進無心裁曲臥春風舍南有竹堪書字老去溪頭作釣翁

長巒谷口倚稽家晉書嵇康銍人也其先家於會稽山之側因而命氏白晝千峯老翠華自履藤鞋收石蜜手牽苔絮長蒓花[illegible]

松溪黑水新龍卵桂洞生硝舊馬牙[illegible]龍生二卵[illegible]馬牙硝[illegible]

誰遣虞卿裁道帔輕綃一幅染朝霞[illegible]宗時[illegible]書求方士以山人李溢爲台州刺史[illegible]此詩蓋言處士之服朝霞也

[illegible]說天池間[illegible]玉川[illegible]孟東野與李長吉則獨後新鮮故鋩長士而不及玉川猶稱東野不及長吉也

孟郊

字東野湖州武康人少隱嵩山年五十得進士第[illegible]鄭餘慶奏爲參謀卒年[illegible]張籍諡曰貞曜先生韓愈銘其墓曰先生爲詩劌目鉥心刃迎縷解鉤章棘句掐擢胃腎神施鬼設間見層出

古怨

試妾與君淚兩處滴池水看取芙蓉花今年爲誰死

列女操

梧桐相待老鴛鴦會雙死貞女貴殉夫舍生亦如此波瀾誓不起妾心井中水井中水未嘗不動[illegible]耳

遊子吟

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
難將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塘下行

塘邊日欲斜年少早還家徒將白羽扇調妾木蘭花
不是城頭樹那栖來去鴉

巫山行

見盡數萬里不聞三聲猿但飛蕭蕭雨中有亭亭魂
千載楚襄恨遺文宋玉言至今晴明天雲結深閨門

羽林行

朔雪寒斷指朔風勁裂水胡中射鵰者此日猶不能

翩翩羽林兒錦臂飛蒼鷹揮鞭快白馬走出黃河凌

征婦怨

良人昨日去明月又不圓別時各有淚零落青樓前
君淚濡羅巾妾淚滿路塵羅巾長在手今得隨妾身
路塵如得風吹上君車輪

湘妃怨

南巡竟不返二妃怨逾積萬里喪蛾眉瀟湘水空碧
冥冥蒼山下古廟收貞魄喬木深青春清光滿瑤席
寒芳徒有薦靈意殊脈脈玉佩不可親徘徊煙波夕

古薄命妾

不惜十指絃為君千萬彈常恐新聲至坐使故聲殘

棄置今日悲即是昨日歡將新變故易持故為新難
青山有蘼蕪淚葉長不乾空令後代人采擷幽思攢

獨愁

前日遠別離昨日生白髮欲知萬里情曉臥半牀月
常恐百蟲鳴使我芳草歇

感懷二首

秋氣悲萬物驚風振長道登高有所思寒雨傷百草
平生有親愛零落不相保五情今已傷安得自能老
徘徊不能寐耿耿含酸辛中夜登高樓憶我舊星辰
四時不還移萬物何時春唯憶首陽路永謝當時人

送逗盧策歸別墅

短松雀不巢高石雲不栖君今瀟湘去意與雲雀齊
力買奇險地手開清淺溪身披薜荔衣山陟莓苔梯
一卷冰雪文避俗常自攜　句句刻削

長安旅情

說盡青雲路有足皆可至我馬亦四蹄出門似無地
玉京十二樓峨峨倚青翠下有千朱門何門薦孤士

送仲弟鄠東歸

爾去東南夜我無西北夢誰言貧別易貧別愁更重
曉色奪明月征人逐羣動秋風楚濤高旅榜將誰共

怨別

一別一回老志士白髮早在富易為容居貧難自好

沈憂損性靈服藥亦枯槁秋風遊子衣落日行遠道
君問去何之賤身難自保

下第東歸留別長安知已

共照日月影獨為愁思人豈知鶗鴂鳴瑤草不得春
一片兩片雲千里萬里身雲歸嵩山陽身寄江之濱
棄置復何道楚情吟白蘋

遊終南山

南山塞天地日月石上生高峰夜留景深谷晝未明
山中人自正路險心亦平長風驅松柏聲拂萬壑清
即此悔讀書朝朝近浮名

送青陽上人遊越

秋風吹白髮微官自蕭索江僧何用歎溪縣饒寂寞
楚思物皆清越山勝非薄時看鏡中月獨向衣上落
多謝入冥鴻笑余在籠鶴

贈鄭夫子魴

天地入胸臆吁嗟生風雷文章得其微物象由我裁
宋玉逞大句李白飛狂才苟非聖賢心孰與造化該
勉矣鄭夫子驪珠今始胎

別妻家

芙蓉濯曉露秋別南浦中鴛鴦卷新贈遠戀東牀空
碧水不息浪清溪易生風參差成阻隔飄飄去無窮
孤雲目雖斷明月心相通私情詎銷鑠積芳在春叢

逢江南故晝上人會中鄭方回（上人往年手札凡五十篇相贈云以為他日之念）

相逢失意中萬感因語至追思東林日掩抑北邙淚
筐篋有遺文江山舊清氣塵生逍遙注墨故飛動字
荒毀碧澗居虛無青松位珠沈百泉暗月死群象閉
永謝平生言知音豈容易

上河陽李大夫

上將秉神略至兵無猛威三軍當嚴冬一撫勝重衣
霜劍奪眾景夜星失長輝蒼鷹獨立時惡鳥不敢飛
武牢鎖天關（庭珠按武牢關即古虎牢關為洛陽東面之阻）河橋紐地機（庭珠按河陽縣古曰孟津晉始造舟為梁謂之河橋）大軍奚以安守此稱者稀貧士少顏色貴門多
輕肥試登山岳高方見草木微山岳恩既廣草木心
皆歸

送韓愈從軍

志士感恩起變衣非變性親賓改舊觀僮僕生新敬
坐作群書吟行為孤劍詠始知出處心不失平生正
淒淒天地秋凜凜軍馬令驛塵時一飛物色極四靜
王師既不戰廟略在無競王粲有所依元瑜初應命
（庭珠按元瑜陳留阮瑀字）一章諭檄明百萬心氣定今朝旌鼓前笑別
丈夫盛

臨池曲

池中春蒲葉如帶紫菱成角蓮子大羅裙蟬鬢寄迎

風雙雙伯勞飛向東

洛橋晚望

天津橋下氷初結洛陽陌上行人絕榆柳蕭踈樓閣閒月明直見嵩山雪

出門行

長河悠悠去無極百齡同此可歎息秋風白露霑人衣壯心消落奪顏色少年出門將訴誰川無梁兮路無峽一聞陌上苦寒奏使我佇立驚且悲君今得意厭粱肉豈復念我貧賤時

海風蕭蕭天雨霜窮愁獨坐夜何長驅車舊憶太行險始知遊子悲故鄉美人相思隔天闕長望雲端不可越手持琅玕欲有贈愛而不見心斷絕南山峨峨白石爛碧海之波浩漫漫參辰出沒不相待我欲橫天無羽翰

往河陽宿峽陵寄李侍御

暮天寒風悲屑屑啼烏繞樹泉水噎行路解鞍投古陵蒼蒼隔山見微月鴞鳴犬吠霜煙昏開囊拂巾對盤飧人生窮達感知己明日投君申片言

望遠曲

朝朝候歸信日日登高臺行人未去植庭樹別來三見庭花開庭花開盡復幾時春光駘蕩阻佳期愁來望遠煙塵隔空憐綠鬢風吹白何當歸見遠行客

中晚唐詩叩彈集卷第四

[illegible]而求古詩正變與昌黎並列者惟東野長吉蓋東野奇險實出長吉之[illegible]若賈島盧仝于濆邵謁皮日休諸人雖琢削之工各有勝處而此故是以祭之矣[illegible]邵詩佳者甚多而寒澀傷雅[illegible]如[illegible]所云讀之令人不歡故不多及耳

中晚唐詩叩彈集卷第五

錫山杜　詔紫綸
秀水杜庭珠詒穀　集

鮑溶

字德源元和進士與韓愈李正封孟郊友善詩六卷宋史藝文崇文總目詩一卷爲鮑防集卻制誥宋敏求始訂正之又曾鞏以歐陽修藏本凌易溶集雜誤其序略云自先王之澤熄而詩亡瑰詞以來作者者文辭抒思而已然亦往往有可采者溶詩尤為約嚴謹而造理者少近世之作[illegible]不[illegible]

感懷

宿心不覺遠事去勞追憶曠古川上懷東流幾汀息
門前青山路眼見歸不得曉夢隨月光過秋蘭惡色

壯士行

西方太白高壯士羞病死心知報恩處對酒歌易水
沙鴻叫天末橫劍別妻子蘇武執節歸班超束書起
山河不足重重在遇知己

羽林行

朝出羽林宮入參雲臺議獨請萬里行不奏和親事
君王重年少深納開邊利寶馬雕玉鞍一朝從萬騎
煌煌都門外祖帳光七貴歌鐘樂行軍雲物慘別地
簫笳整部曲幢蓋動鄉次臨風親戚懷滿袖兒女淚
行行復何贈長劍報恩字

舊鏡

譚娟本家鏡與妾歸君子每憶並照時相逢明月裏
春風忽分影白日難依倚珠粉不結花玉瑠寧輝耳
心期不可見不保長如此華髮一欺人青銅化爲鬼
良人有歸日肯學妖桃李瑤匣若浮雲冥冥藏玉水
倖見不遣照恐學孤鸞死詔按范泰鸞鳥詩序昔罽賓王獲一鸞鳥欲其鳴而不得其夫人曰聞鳥得類而後鳴何不懸鏡以照之王從之鸞覩影悲鳴而絕

將歸舊山留別孟郊

擇木無利刃羨魚無巧綸如何不量力自取中路貧
前者不厭耕一日不離親今來千里外我心不在身
悠悠慈母心惟願才如人蠶桑能幾許衣服嘗著新
一飯吐尺絲誰見此殷勤別君歸耕去持火燒車輪

宿吳興道中苕郵

浮客倦長道秋深夜如年久行惜日月常起雞鳴前
夕計今日程息車在苕川霜中水南寺金磬冷冷然
晴昔此林下歸心巢頂禪身依寤昏昧智月生虛鮮
羇旅違我程去留難雙全觀身話往事如夢遊青天
明發止實從寄聲琴上弦聊書越人意此曲名思仙

古意

女蘿寄松柏綠蔓花縣縣三五定君婚結髮早移天
肅肅羔鴈禮泠泠琴瑟篇恭承采蘩祀敢效同車賢
皎日不留景良時如逝川愁心忽移愛花貌無歸妍
翠袖洗朱粉碧階封綺錢新人易如玉廢瑟難爲弦
寄羨舜華木庭珠按詩有女同車顏如舜華注木槿也榮君香閨前豈無搖落苦

賁與根蒂連希君舊光景照妾薄暮年

秋夜對月懷李正封

援琴悵獨立高月對秋堂美人遠于月徒望空景光
坐憶執手時七弦起淒涼平生知音少君子安可忘
客意如夢寐路岐徧四方日遠迷所之滿天心暗傷
立奉二鯉魚中含五文章惜無千金答愁思盈中腸
此夕臨風歎零露霑衣裳

秋日山中寄懷李端公益（麗珠按國史補御史相呼為端公）

舊事與日遠秋花仍舊香前年繡衣客此節過此堂
侍臣不自高笑解繡衣裳眠雲有餘意入鳥不亂行
我恐雲嵐色損君鞍馬光君言此何言且共覆前觴

古人重一笑買日輕金葉日盡秉燭遊千年不能忘
昔言此何言明日皆異鄉明日非今日山下道路長
一從下山來天地再炎涼此中會難得夢君馬玄黃

題吳徵君巖居

堯澤潤天下許由心不知真風存緜緜當與達者期
有道吾不事有生吾不欺澹然靈府中獨見太古時
地脈發醴泉巖根生靈芝天文若通會星影應離離
亭亭傅氏巖（麗珠按傅說比於列星）何獨萬古思

隋宮行

御街多行客行客悲春風楚老幾代人（[illegible]）
猶耕煬帝宮零落池臺勢高低禾黍中

寄王璠侍郎

前月月明夜美人同清光音塵一以間今夕坐相望
霰落芙蓉花凝餘繡服香

途中旅懷

躍躍雞鳴曉蕭蕭馬辭櫪草草名利區居人少於客
出期三萬日童耄半虛擲修短命半中憂歡復相敵
朝提黃金爵暮造青松宅來往日相悲北邙四土窄
嗟嗟西天岳（華山）錦繡明翠壁中有不死鄉千年無人
迹心期周太子下馬拜虛碧雀駕如可從他年執煙
（麗珠按列仙傳周靈王太子晉乘白雀上緱氏山）

秋思

朔風吹雁翼遠別無人鄉君近雁來處幾回斷君腸
昔奉千日書撫心怨星霜無書又千日世路重茫茫
燕國有佳麗蛾眉富春光自然君歸晚花落君空堂
君其謂不然歲晚雙鴛鴦

冬夜答客

今日誠可愛不如夜漏多幸君霜露裏車馬犯寒過
學耕不逢年稂莠敗黍禾豈惟親賓散鳥鼠移巢窠
獨見青松心凌霜庇柔蘿壯日賤若此畱思意如何
因憶古丈夫一言重山河臨風彈楚劍為子奏燕歌

沙上月

黃昏潮落南沙明月光涵沙秋雪清水文不上煙不

蕩平平玉田冷空曠

採蓮曲

弄舟揭來南塘水蓮葉映身摘蓮子暑衣鮮淨鴛鴦喜作浪舞花驚不起殷勤護惜纖纖指水菱初熟多新刺

章華宮行

雲濤南鴻呼曉羣章華宮娥怨行雲十二巫峰仰天繞金章何處邀雲宿纖腰嫋娜三千人宮衣水碧顏青春豈無一人似神女忍使蛾眉常不伸蛾眉不伸猶自可春朝處處門長鎖

鳴雁行

七月朔方雁心苦聯影翻空落南土八月江南陰復晴浮雲繞天難夜行羽翼勞痛心虛驚一聲相呼百處鳴楚童夜宿煙波側沙上布羅連草色月暗風悲欲下天不知何處容栖息楚童胡爲傷我神爾不曾作遠行人江南羽族本不少寧得網羅此客鳥

采葛行

春溪貴回葛花黃黃麝引子山山香蠻女不惜手足損鈎刀一一牽柔長葛絲茸茸春雪體深澗擇泉清處洗殷勤十指蠶吐絲當窗嫋嫋聲高機織成一匹無一兩供進天子五月衣水精夏殿開涼戶冰山繞坐猶難御衣親玉體又何如杳然獨對秋風曙鏡湖

女兒嫁鮫人鮫綃逼肖色不分吳中角簟泛清水[詔按 [illegible]]揺曳勝被三素雲自茲貢薦無人惜那敢更爭龍手迹繼女將來海市頭賣與嶺南貧估客

倚瑟行[詔按漢書文帝至霸陵慎夫人從帝指新豐曰此走邯鄲道也使慎夫人鼓瑟帝自倚瑟而歌意悽愴悲懷顧 師古曰慎夫人邯鄲人倚瑟即今之以歌合曲也]

金輿傳警灞水涯龍旗參天行殿巍左文皇帝右慎姬北面侍臣張釋之因高知虎邯鄲道壽陵已見生秋草萬世何人不此歸一言出口堪生老高歌倚瑟楊清悲樂餘哀生知爲諫臣驚歎歎不可放願賜一言絕名垂明珠爲日紅亭亭水銀爲河玉爲星泉宮一閉秦國喪牧童弄火驪山上[詔按秦始皇紀始皇初即位穿治驪山及并天下穿三泉下銅而致槨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滿之以水銀爲百川江河大海以人魚膏爲燭度不滅者久之]與世無情在遠貧棄尸於野由斯葬生死茲茲不可知是不一概君莫悲始皇有訓二世誓君獨何人至於斯霸陵一代無發毀儉風本自張廷尉[詔按漢書張釋之傳釋之從行至霸陵上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槨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亡可欲者雖無石槨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爲廷尉 [illegible]]

辭輦行[詔按漢書外戚傳成帝游於後庭嘗欲與倢伃同輦載倢伃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

漢家代久淳風薄帝重微行極荒樂青娥三千奉一人班女以色事君朝停玉輦召同載三十六宮皆盼睞不驚六馬緩天儀從容鳴環前致辭君恩如海深難竭妾命如絲輕易絕願陪阿母同小星敢使太

陽齊萬物周末幽王不可宗妾閒上聖道休風五更
三老侍白日八十一女居深宮（註珠按周禮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
願將盤內有餘席迴賜忠臣近恩澤一時節義動賢
君千年名姓香氛氳漸臺水死何傷聞（註按漢書漸臺在泰液池中師古曰漸浸也言爲池水所浸也）

周先生畫洞庭歌

江南客水爲鄉舟爲宅能以筆鋒知地脈閒分楚水
入丹青不下此堂臨洞庭水文不浪煙不動木末稜
稜山碧重帝子應哀窈窕雲客人似得嬋娟夢六月
火光衣上生齋心寂聽潺湲聲林氷搖鏡水拂筆盡
日獨臥秋風淸因遊洞庭不出户疑君知有長生路
玉壺先生在何處

送損之秀才赴舉

青門佩蘭容淮水誓風流名在鄉書貢心期月殿遊
平沙大河急細雨二陵秋感此添離恨年光不可留

酬王侍郎

魁非青玉案故以贈仙郎希冀留書閣提攜在筆牀
詎能煙緯服安得似芸香所報何珍重淸光勝夜光

泊楊子岸

纔入維揚郡鄉關此路遥林藏初雨風退欲歸潮
江火明沙岸雲帆礙浦橋客衣今日薄寒氣近來饒

贈遠

辛苦關西車騎官幾年旌節客河蘭（註[illegible]）金泥
舜虎精神暗銀縷文龍氣色寒欲和古詩成寶錦（註[illegible]）因悲秋扇損齊紈（註[illegible]）莫勞雁足
傳書信願向凌煙閣上看

郊天回

日動蕭煙上泰壇（註[illegible]）帝從黃道整和
鑾前驅虎回鼎仗雲裏神龍起蓋竿金鳥赦書鳴
九夜玉山壽酒獻千官始知郊本終朝禮（註[illegible]）舊典時巡只自難

夏日懷杜悰駙馬

五月淸涼蕭史家瑤池分水種菱花回文地筆龍鱗
浪交鏤天窗蟬翼紗閒遣青琴飛小雪（註[illegible]）（註青琴古神女也又琴曲有白雪歌此與下句俱屬借用）自看碧玉破甘瓜（註[illegible]）
聞聖主知書舞鳳閣焚香對五車

人日陪宣州范中丞傳正與范侍御傳貞宴

東風亭（品彙誤作鮑防）

人日春風綻早梅謝家兄弟看花來吳娃對客歌千
曲秦女留人酒百杯綠柳向空輕宛轉玉山看日漸
徘徊流光易去歡難得莫厭頻頻上此臺

蔡平喜遇馮判官話別

從事東軍正四年（註[illegible]用兵四年[illegible]之）相逢且喜偃兵戈
春花兔翻三窟見射妖星落九天江上柳營回鼓角

弓陽花縣望神仙秋風蕭颯醉中別白馬嘶霜雁叫
煙

和淮南李相公夷簡喜平淄青回軍之作〔認按〕元和十四年平盧都將劉悟殺李師道斬之淄青等十二州皆平

橫笛臨吹發曉軍元戎幢節拂寒雲搜山羽騎乘風
引下瀨樓船背水分天際獸旗搖火燄日前魚甲動
金文馬毛不汗東方靖行見蕭何第一勛

南塘

南塘旅舍秋淺淺清夜深綠蘋風不生蓮花受露重如
睡斜月起動鴛鴦聲

漢宮詞

月映東窗似玉輪未央前殿絕聲塵宮槐花落西風
起鸂鶒驚寒夜喚人

贈楊鍊師〔認按〕唐六典道士修行有三號其德高思精謂之鍊師

紫煙衣上繡春雲清隱山書小篆文〔大洞玉經云清隱書在元華宮中〕明月
在天將鳳管夜深吹向玉宸君

姚合

姚合陝石人崇之曾孫元和十一年進士及第官武功尉遷監察御史給事[illegible]

莊居野行

客行野田間比屋皆閉戶借問屋中人盡去作商賈
官家不稅商稅農服作苦居人盡東西道路侵壟畝
采玉上山顛探珠入水府邊兵索衣食此物同泥土
古來一人耕三人食猶飢如今千萬家無一把鉏犂
我倉常空虛我田生蒺藜上天不雨粟何由活烝黎

拾得古研

僻性愛古物終歲求不獲昨朝得古研黃河灘之側
念此黃河中應有昔人宅宅亦作流水斯研未變易
波瀾所激觸背面生罅隙質狀樸且醜令人作不得
捧持且驚歎不敢施筆墨或恐先聖人嘗用修六籍
置之潔淨室一日三磨拭大喜豪貴嫌久長得保惜

送任畹評事赴沂海〔原注〕沂州古琅邪地屬東海郡

擲筆不作尉戎衣從嫖姚嚴夯入都門僕馬氣益豪

沂州右鎮雄士勇旌旗高路東無憂虞半夜開虎牢
丈夫貴功勳不貴爵祿饒仰眠作書生衣食何由消
任生非常才臨事膽不搖必當展長畫逆波斬鯨鰲
九陌塵土黑話別立遠郊孟堅勒燕然豈獨在漢朝〔原注〕後漢永元元年竇憲破匈奴登燕然山命班固刻石勒功而還

武功縣中作

朝朝眉不展多病怕逢迎引水遠通澗壘山高過城
秋燈照樹色寒雨落池聲好是吟詩夜披衣坐到明
門外青山路因循自不歸養閒宜縣僻說品喜官微
淨愛山僧飯閒披野客衣唯憐幽谷鳥不解入城飛

劍器詞〔原注〕劍器古舞曲名

夜渡黃河水將軍險用師雪光偏著甲風力不禁旗
陣變龍蛇活軍雄鼓角知今朝重起舞記得戰酣時

寄杜師義

出處難相見同城似異鄉點兵尋户籍燒藥試仙方
事校千般別心還一種忙黃金如化得分寄亦何妨

秋夜月中登天壇

秋蟾流異彩齋潔上壇行天近星辰大山深世界清
仙飈石上起海日夜中明何計長來此閒眠過一生

送李侍御過夏州

酬恩不顧名走馬覺身輕迢遞河邊路蒼茫塞上城
沙寒無宿雁虜近少閒兵欲罷揮鞭去旁人意氣生

春日早朝寄劉起居

九衢寒霧斂雙闕曙光分綵仗迎春日香煙接瑞雲
佩聲清漏間天語侍臣聞莫笑馮唐老還來謁聖君

秋日山中

秋來長早起拄杖繞階行風冷衣裳脆天寒筆研清
臨書愛奇迹避酒怕狂名只擬隨麋鹿山中過一生

和户部侍郎省中晚歸觀

寒日南宮晚閒吟半醉歸位高行路靜詩好和人稀
古樹苔文匝遥峰雪色微寧知逢彩筆寂莫有光輝

送潘傳秀才歸宣州

李白墳三尺（墳珠按太白墓寓宣城基在太平府青山北樂天所云采石江邊李白墳是也）嗟峨萬古名

因君還故里為我弔先生晴日移虹影空山出雀聲
老郎閒未得無計此中行

寄友人

日暮掩重扉抽簪復解衣漏聲林下靜螢色月中微
秋露華結夜深人語稀殷勤故山路誰與我同歸

閒居遣懷

永日廚煙絕何曾暫廢吟閒詩隨思緝小酒恣情斟
看月嫌松密垂綸愛水深世間多少事無事可關心

裴考功厲察院同遊昊天玄都觀

性同相見易獃府共閒行陰徑紅桃落秋壇白石生
蘚文連竹色雀語應松聲風定藥香細樹深泉氣清
垂檐靈草影繞壁古山名園外坊無禁歸時蹋月明

遊宣義池亭

春入池亭好風光暖更鮮尋芳行不困逐勝坐還遷
細草亂如髮幽禽鳴似弦苔文翻古篆石色學秋天
花落能飄酒萍開解避船暫來還愈疾久住合成仙
逕筍攢階起垂藤壓樹偏此生應借看自計買無錢

送無可上人遊越

清晨相訪門前立麻履方袍一少年懶讀經文求作
佛願攻詩句覓成仙芳春山影花連寺獨夜潮聲月
滿船今日送行偏惜別共師文字有因緣

南池嘉蓮

芙蓉池上葉田田一本雙花照碧泉濃澹竝肩香各散東西分豔影相連自知政術無他異縱是禎祥亦偶然四野人民皆盡喜爭來入郭看嘉蓮

和令狐員外直夜即寄上相公〔庭珠按員外謂令狐綯相公謂令狐楚也〕

霜臺同處軒窗接粉署先登語笑疎皓月滿簾聽玉漏紫泥盈手發天書吟詩清美招閒客對酒逍遥臥直廬榮貴人間難有比相公離此十年餘

送陳倜（一作惆）赴江陵從事

荊州勝事衆皆聞幕下今朝又得君才子何須藉科第男兒終久要功勳江郵竹樹多於草山路塵埃半是雲新什定知饒景思不應一向賦從軍

莊居即事（一作王建）

休看小字大書名向日持經眼却明時過無心求富貴身閒不夢見公卿因尋岳寺葷辛斷自別王城禮數生斜月照牀新睡覺西風半夜鶴來聲

貴遊

貴遊多愛向深春到處香凝數里塵紅杏花開連錦障綠楊陰合拂朱輪鳳皇池畔飛金盞絲竹聲中醉玉人日暮垂鞭共歸去西園賓客附龍鱗

寄汴州令狐楚相公〔庭珠按敬宗朝楚為河南尹尋拜東都留守天平節度使〕

汴水從今不復渾秋風鼙鼓動城根梁園臺館關東小相府旌旗天下尊詩好四方誰敢和政成三郡自無冤幾時詔下歸丹闕還領千官入閤門

送源中丞赴新羅〔庭珠按[illegible]其國在白濟東南五百餘里〕

赤墀賜對使殊方官重霜臺紫綬光玉節在船清海怪金函開詔拜夷王雲晴漸覺山川異風便那知道路長誰得似君將雨露海東萬里灑扶桑

送僧貞實歸杭州天竺

石橋寺裏最清涼聞說茅菴寄上方林外猿聲連院磬月中潮色到禪牀他生念我身何在此世惟師性亦忘九陌相逢千里別青山重疊樹蒼蒼

酬薛奉禮

栖栖滄海一耕人詔遣江邊作使君山頂雨餘青到地濤頭風起白連雲詩成客見書牆和藥熟僧來就鼎分珍重來章相借問芳名未識已曾聞

題田將軍宅

焚香書院最風流莎草緣牆綠蘚秋近砌別穿澆藥井臨街新起看山樓棲禽戀竹明猶在閒客觀花夜未休好是暗移城裏宅清涼渾得似江頭

朱慶餘（唐書作朱慶名可久以字行又字慶緒越州人寶曆進士第而官不達有詩一卷）

上張水部

出入門闌久兒童亦有情不忘將姓字常說向公卿每許連牀坐仍容竝馬行恩深轉無語懷抱甚分明

送于中丞入蕃冊立

上馬生邊思戎裝別衆儀雙旌銜命重空磧去程遲
迴沒沙中樹孤飛雪外鵰蕃庭過冊禮幾日却回朝

送韋校書佐靈州幕

共知行處樂猶惜此時分職已爲書記官曾校典墳
寒城初落葉高戍晚生雲邊事何須問深謀祗在君

薔薇

四面垂條密浮陰入夏清綠攢傷手刺紅墮斷腸英
粉著蜂鬚膩光凝蝶翅明雨中看亦好況復値初晴

尋賈島所居

求閒身未得此日到京東獨在鐘聲外相逢山色中

三十八

謫言人漸老所向意皆同月上應留宿移牀對藥叢

送李侍御入蕃

遠使隨雙節新官屬外臺戎裝非好武書記本多才
移帳依泉宿迎人帶雪來心知玉關道稀見一花開

望蕭關 屬原州在今陝西平涼府東南

漸見風沙暗蕭關欲到時兒童能探火婦女解縫旗
川絕銜魚鷺林多帶箭麋暫來戎馬地不敢苦吟詩

贈陳逸人

樂道辭榮祿安居桂水東得閒多事外知足少年中
藥圃無凡草松庭有素風朝昏吟步處琴酒與誰同

和劉補闕秋園寓興之什

野[illegible]氣滿新興日堪追隔水鳴蟬後當檐雁過時
不分[illegible]總重霜近藥苗衰不以朝簪貴多將野客期

紅[illegible]景宴朝罷有餘閒蝶散紅蘭外螢飛白露間
[illegible]高[illegible]見寺林靜遠分山吟足期相訪殘陽自掩關

送崔拾遺赴闕

清貌凌寒玉朝來拜拾遺行承天子詔去感主人知
鴛鷺分班日風霜獨立時名高住不得非與九霄期

秋宵讌別處侍御

風亭弦管絕玉漏一聲新綠茗香醒酒寒燈靜照人
清班無意戀素業本來貧明發青山道誰逢去馬塵

送僧遊廬山

三十八

客行皆有求師去是閒遊野望攜金策禪栖寄石樓
山深松翠冷潭靜菊花秋幾處題青壁袈裟濺瀑流

送竇秀才

江南才子日紛紛少有篇章得似君清話未同山寺
宿離歌已向客亭聞梅天馬上愁黃鳥澤國帆前見
白雲還籍名高年又少回頭應笑晚從軍

上翰林蔣防舍人

清重可過知內詔從前禮絕外庭人看花在處多隨
駕召宴無時不及旬馬自賜來騎覺穩詩緣得後意
長新應憐獨在文場久十有餘年浪過春

題章正字道正新居 標孝

獨在御樓南畔住生涯還是舊時貧全無竹可侵行徑一半花猶屬別人吟處不妨嫌鼓鬧眼前唯稱與僧鄰近來漸覺青莎巷車馬過從已有塵

送唐中丞開淘西湖夏日遊泛因書示郡人

蒲岸新淘見碧齊中流相去忽成遥空餘孤嶼來詩景無復橫槎礙柳條紅旆路幽山翠溼錦帆風起浪花飄共知浸潤同雷澤何處川源有旱苗

廢宅

古巷戟門誰舊宅早曾聞說屬官家更無新燕來巢屋唯有閑人去看花空廢欲摧塵滿櫪小池初涸草侵沙榮華事歇皆如此立馬踟躕到日斜

羽林郎

紫穎年少奉恩初直閤將軍盡不如酒後引兵圍白草風前駐旆領邊書宅將公主同時賜官與中郎共日除大笑魯儒年四十腰間猶未識金魚

送浙東周判官

久閑從事滄江外誰謂無官已白頭來備戎裝嘶數騎去持丹詔入孤舟蟬鳴驛樹殘陽遠鷺起湖田片雨秋到日重陪丞相宴鏡湖新月在城樓

宮詞

寂寂花時閉院門美人相並立瓊軒含情欲說宮中事鸚鵡前頭不敢言

種花

憶昔兩京官道上可憐桃李晝陰垂不知誰作巡花使空記玄宗遺種時

劉補闕西亭晚宴

蟲聲已盡菊花乾共立松陰向晚寒對酒看山俱惜去不知斜月下闌干

近試上張水部

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慶餘遇水部郎中張籍因索慶餘新舊篇什得二十六章置之懷袖而推贊之時人以籍重名皆繕錄諷詠遂登科慶餘作是詩以獻籍酬之曰越女新妝出鏡心自知明豔更沈吟齊紈未足時人貴一曲菱歌敵萬金由是朱之名流於海內矣）

張祜

（字承吉清河人元和中作宮體詩警老大稱賞建安風格短章大篇往往間出善題目佳境言不可刊置別處陵牒稱為才子之最長慶中深為令狐楚所知楚鎮天平自草薦表以詩三百篇獻狀表進祐至京元稹在內庭上問之稹曰祜雕蟲小巧壯夫不為或獎激之恐變陛下風教由是失意東歸有孟浩然集更不旋之句亦於丹陽縣令詩一卷）

觀徐州李司空獵

曉出郡城東分圍淺草中紅旗開向日白馬驟迎風背手抽金鏃翻身控角弓萬人齊指處一雁落寒空

送徐彥夫南遷

萬里客南遷孤城漲海邊瘴雲秋不斷陰火夜長然月上行虛市風迴望舶船知君還自潔更為酌貪泉（廣州記廣州有貪泉晉吳隱之為刺史飲詩曰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

送沈下賢謫尉南康

秋風江上草先是客心摧萬里故人去一行新雁來山高雲緒斷浦迥日波頹莫怪南康遠相思不可裁

旅次上饒溪

碧溪行幾折凝棹宿汀沙角斷孤城掩樓深片月斜夜橋昏水氣秋竹靜霜華更想曾題壁凋零可歎嗟

送韋整尉長沙

遠遠長沙去憐君利一官風帆彭蠡疾雲水洞庭寬木客提蔬束江烏接飯丸（詔按宋異錄彭澤有烏能接丸行者丸飯拋之高下無失）莫言卑溼地未必乏新歡

送楊秀才往夔州

郢渚逢游客瞿塘上去船南連萬里海徑入一條天鳥影流沙日猿聲隔樹煙新詩逢北使爲造幾巴牋

途中逢李道實游蔡州（庭珠按唐蔡州申州皆在今河南汝寧府）

征馬漢江頭逢君上蔡遊野橋經亦市（庭珠按宋京亦梁人隱居處）山路過申州僻地人行澀荒林虎跡稠殷勤話新守生物賴諸侯

讀狄梁公傳

失運廬陵厄（詔按中宗即位後武后廢爲廬陵王）乘時武后尊五丁扶造化一柱正乾坤上保儲皇位深然國老勳聖朝雖百代長合問王孫

題聖女廟

古廟無人入蒼皮澀老桐蟻行蟬殼上蛇竄雀巢中淺水孤舟泊輕塵一座蒙晚來雲雨去荒草是殘風

題樟亭

曉霽憑虛檻雲山四望通地盤江岸絕天映海門空樹色連秋靄潮聲入夜風年年此光景催盡白頭翁

題海鹽南館

故人嘗此地臺館尚依依黑夜山魈語黃昏海燕歸舊陰楊葉在殘雨槿花稀無復南亭賞高檐紅燭輝

晚秋江上作

萬里窮秋客蕭條對落暉煙霞山鳥散風雨廟神歸地遠蛩聲切天長雁影稀那堪正砧杵幽思想寒衣

晚夏歸別業

古岸扁舟晚荒園一逕微鳥啼新果熟花落故人稀宿藹侵苔甃斜陽照竹扉相逢盡鄉老無復話時機

題松汀驛

山色遠含空蒼茫澤國東海明先見日江白迥聞風鳥道高原去人煙小徑通那知舊遺逸不在五湖中

詠史二首

漢代非良計西戎世世塵無何求善馬不算苦生民外國雖虛結中華憤莫伸却教爲後恥昭帝遠和親

留名魯連去於世絕遺音盡愛聊城下寧知滄海深偶然飛一箭無事在千金回望陵煙闕何人是此心

吳宮曲

日下苑西宮花飄香徑紅玉釵斜白燕羅帶弄青蟲
皓齒初含雪柔枝欲斷風可憐傾國豔誰信女爲戎

陪范宣城北樓夜讌

華軒敞碧流官伎擁諸侯粉項高叢鬢檀妝漫裹頭
亞身偎屏擁斜眼送香毬何處偏堪恨千回下客籌

詠風

搖搖歌扇舉悄悄舞衣輕引笛秋臨塞吹沙夜繞城
向峯迴雁影出峽送猿聲何似琴中奏依依別帶情

題潤州金山寺

一宿金山寺微茫水國分僧歸夜船月龍出曉堂雲

樹色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因悲在朝市終日醉醺醺

題潤州甘露寺

千重構橫險高步出塵埃日月光先見江山勢盡來
冷雲歸水石清露滴樓臺況是東溟上平生意一開

題杭州孤山寺

樓臺聳碧岑一徑入湖心不雨山常潤無雲水自陰
斷橋荒蘚澀空院落花深猶憶西窗月鐘聲在北林

秋夜宿靈隱寺師上人居

月色荒城外江聲野寺中貧知交道薄老信釋門空
露葉滴階鮮風枝戛井桐不妨無酒夜閑話值生公

題惠山寺

舊宅何人在空門客自過泉聲到池盡山色上樓多
小洞穿斜竹重階夾細莎殷勤望城市雲水暮鐘和

題普賢寺

何人知寺路松竹暗春山潭黑龍應在巢空鶴未還
經年來客倦半日與僧閑更共嘗新茗聞鐘笑語閑

題虎丘東寺

雲樹擁崖巒深行異俗埃寺門山外入石壁地中開
仰砌池光動登樓海氣來傷心萬里意金玉葬寒灰

中秋月

碧落桂含姿清秋是素期一年逢好夜萬里見明時
絕域行應久高城下更遲人間繫情事何處不相思

從軍行

少年金紫就光輝直指邊城虎翼飛一卷旗收千騎
虜萬全身出百重圍黃雲斷塞尋鷹去白草連天射
雁歸白首漢廷刀筆吏丈夫功業本相依

愛妾換馬　庭珠按樂府解題曰舊說淮南王所作古辭今不傳

一面妖桃千里蹄嬌姿駿骨價應齊乍牽玉勒辭金
棧催整花鈿出繡閨去日豈無霑袂淚歸時還有頓
銜嘶嬋娟躞蹀春風裏揮手搖鞭楊柳隄
綺閣香銷華廐空忍將行雨換追風休憐柳葉雙眉
翠却愛桃花兩耳紅侍宴永辭春色裏趁朝休立漏
聲中恩勞未盡情先盡暗泣驕嘶兩意同

和杜牧之九華見寄〔庭珠按〕九華山在池州李白以其峰如蓮花故名

孤城高柳囀曉鴉。風簾半鉤清露華。九峰聚翠宿危檻。一夜孤光懸冷沙。出岸遠暉帆欲落。入溪寒影雁差斜。杜陵歸去春應早。莫厭青山謝朓家。〔庭珠按〕太平府青山謝朓常築室山中即謝公山也

周員外席上觀柘枝〔庭珠按〕樂苑羽調有柘枝曲商調有屈柘枝此舞因曲爲名用二女童帽施金鈴抃轉有聲其來也於二蓮花中藏花折而後見對舞相占實舞中雅妙者也

畫鼓拖環錦臂攘。小娥雙換舞衣裳。金絲蹙霧紅衫薄。銀蔓垂花紫帶長。鸞影乍回頭並舉。鳳聲初歇翅齊張。一時欻腕招殘拍。斜斂輕身拜玉郎。

病宮人 鼓吹刻衷不的

佳人臥病動經秋。簾幕繿縿不挂鉤。繿同襤縿師參切 四體強扶藤夾膝。雙鬟慵整玉搔頭。花顏有幸君王問。藥餌無徵待詔愁。惆悵近來消瘦盡。淚珠時傍枕函流。

宮詞〔庭珠按〕白居易云開元中有歌者何滿子臨刑進此曲以贖死上竟不免又〔杜陽雜編〕文宗時宮人沈阿翹爲帝舞何滿子調辭風態率皆宛暢

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何滿子。雙淚落君前。

自倚能歌日。先皇掌上憐。新聲何處唱。腸斷李延年。

爪州聞曉角

寒耿稀星照碧霄。月樓吹角夜江遙。五更人起煙霜靜。一曲殘聲送落潮。

大酺樂〔庭珠按〕樂苑大酺樂商調曲唐張文收造

車駕東來值太平。大酺三日洛陽城。小兒一伎竿頭絕。天下傳呼萬歲聲。

邠王小管〔庭珠按〕邠王即二十五郎也此後李謩並見連昌宮詞

虢國潛行韓國隨。宜春深院映花枝。金輿還幸無人見。偷把邠王小管吹。

李謩笛

平時東幸洛陽城。天樂宮中夜徹明。無奈李謩偷曲譜。酒樓吹笛是新聲。

玉環琵琶〔庭珠按〕柳氏舊聞玄宗時上欲遷幸復登花萼樓置酒四顧乃命進玉環玉環者睿宗所御琵琶也命樂工賀懷智取調之又命禪定寺僧段師彈之

宮樓一曲琵琶聲。滿眼雲山是去程。回顧段師非汝意。玉環休把恨分明。

耍娘歌

宜春花夜雪千枝。妃子偷行上密隨。便喚耍娘歌一曲。六宮生老是蛾眉。

贈內人〔教坊記〕妓女入宜春院謂之內人亦曰前頭人

禁門宮樹月痕過。媚眼唯看宿鷺窠。斜拔玉釵燈影畔。剔開紅焰救飛蛾。

折楊柳枝

凝碧池邊斂翠眉。景陽樓下綰青絲。那勝妃子朝元閣。玉手和煙弄一枝。

華清宮

風樹離離月稍明九天龍氣在華清宮門深鎖無人
覺半夜雲中羯鼓聲
紅樹蕭蕭閣半開玉皇曾幸此宮來至今風俗驪山
下都笛猶吹阿濫堆【語按中朝故事驪山多飛鳥名阿濫堆明皇采其聲為曲】

集靈臺【庭珠按觀録臺在華清宮中非漢集靈宮中之臺也】

日光斜照集靈臺紅樹花迎曉露開昨夜上皇新授
籙太真含笑入簾來
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騎馬入宮門却嫌脂粉汚顏
色澹掃蛾眉朝至尊【語按太真外傳虢國不施妝粉嘗素面朝天自衒美豔】

雨霖鈴

雨霖鈴夜却歸秦猶見張徽一曲新長說上皇和淚
教月明南內更無人【語按明皇別錄帝幸蜀時為雨霖鈴曲授張徽洎至德中復幸華清從官嬪御皆非舊人帝於望京樓命張徽奏此曲不覺悽愴流涕】

感春申君

薄俗何心議感恩諂容卑迹賴君門春申還道三千
客寂莫無人殺李園【語按史記春申君客三千餘人有朱英者說春申君不用其言果為李園所殺】

聽箏

十指纖纖玉筍紅雁行輕遏翠弦中分明似說長城
苦水咽雲寒一夜風

題金陵渡

金陵津渡小山樓一宿行人自可愁潮落夜江斜月
裏兩三星火是瓜洲

東山寺

寒山蒼蒼老柏風石苔清滑露光融半夜四山鐘磬
盡水精宮殿月玲瓏

櫻桃

石榴未拆梅猶小愛此山花四五株斜日庭前風裊
裊碧油千片漏紅珠

題峰頂寺

月明如水山頭寺仰面看天石上行夜半深廊人語
定一枝松動鶴來聲

孟才人歎

武宗皇帝疾篤遷便殿孟才人以歌笙獲
寵者密侍其右上目之曰吾當不諱爾何
為哉指笙囊泣曰請以此就縊上憫然復
曰妾嘗藝歌願口上歌一曲以泄其憤上
許之乃歌一聲何滿子氣亟立隕上令醫
候之曰脈尚溫而腸已絕矣及上崩將徙
其柩舉之愈重議者曰非俟才人乎爰命
其櫬櫬至乃舉嗟夫才人以誠死上以誠
明雖古之義激無以過也進士高璩登第
年宴傳於禁伶明年秋貢士文多以為之
目大中三年遇高於由拳話於余聊為與
歎

偶因歌態詠嬌嚬，傳唱宮中十二春。却為一聲何滿子，下泉須弔舊才人。

讀池州杜員外杜秋詩[詔按]杜秋詩序：杜秋，金陵女也。年十五為李錡妾。後錡叛滅，籍之入宮，有寵於景陵。穆宗即位，命秋為皇子傅姆。皇子壯，封漳王。鄭注用事，誣丞相欲去已者，指以為根，王被罪廢削，秋因賜歸故鄉。予過金陵，感其窮且老，為之賦詩

年少多情杜牧之，風流仍作杜秋詩。可知不是長門閉，也得相如第一詞。

中晚唐詩叩彈集卷第五

中晚唐詩叩彈集卷第六

錫山杜詔紫綸
秀水杜庭珠詒穀 集

杜牧

字牧之，宰相佑之孫。太和二年第進士，復舉賢良方正。沈傳師表為江西團練府巡官，又為牛僧孺淮南節度府掌書記，擢監察御史，分司東都。歷黄池睦三州刺史，入為司勳員外郎，常兼史職。復乞為湖州刺史，以考功郎中知制誥，終中書舍人。史稱其剛直有奇節，不為齪齪小謹。敢論列大事，指陳利病尤切。至時無右援，怏怏卒。先是祖佑有別墅在樊川，牧每下中書，直居其中，常以文集屬其甥裴延翰，及病盡取所焚棄之，存者才十二三。今有樊川集二十卷，又外集、別集，多後人所纂。詩情致豪邁，人號為小杜，以別於少陵。陳氏書錄曰：杜紫微才高，俊邁不羈，其詩豪而艷，有氣概，非晚唐人所能及。孫敷忠曰：牧之詩含思悲懐，流情感慨，抑揚頓挫之節，尤其所長。以時風委靡，獨持拗峭，雖云矯其流弊，然持情亦巧矣

邨行

春半南陽西，柔桑偏邨塢。裊裊垂柳風，點點迴塘雨。蓑唱牧牛兒，籬窺蒨帬女。半溼解征衫，主人饋雞黍。

題宣州開元寺寺置於東晉時

南朝謝朓城謝朓為宣城守，東吳最深處。亡國去如鴻，遺寺藏煙塢。樓飛九十尺，廊環四百柱。高高下下中，風繞松桂樹。青苔照朱閣，白鳥兩相語。溪聲入僧夢，月色暉粉堵。閱景無旦夕，憑闌有今古。留我酒一尊，前山看春雨。

贈宣州元處士

陵陽北郭隱[庭珠按]陵陽山在宣城中，層巒峭鮮，郡之鎮也，身世兩忘者。蓬蒿三畝居，寬於一天下。尊酒對不酌，默與玄相話。人生自一、

足愛歎遭逢寡

題寧州浮雲寺樓寄湖州張郎中

去春䟽雨餘同倚朱闌語當時樓下水今日到何處恨如春草多事與孤鴻去楚岸柳何窮別愁紛若絮

長安送友人遊湖南

子性劇弘和愚衷深褊狷相舍嚻譊中吾過何由鮮楚國饒風煙湘岸苦縈宛山密夕陽多人稀芳草遠青梅繁枝低斑筍新梢短莫哭葬魚人酒醒且眠飯

大雨行（開成三年宣州開元寺作）

東垠黑風駕海水海底卷上天中央三吳六月忽悽慘晚後點滴來蒼茫錚棧雷車軸轍壯矯躩蛟龍爪

尾長神鞭鬼馭載陰帝來往噴灑何顛狂四面崩騰玉京仗萬重橫亙羽林槍雲纏風束亂敲磕黃帝未勝蚩尤強（庭珠按古今注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蚩尤作大霧兵士皆迷）百川氣勢苦豪俊坤關密鎖愁開張太和六年亦如此我時壯氣神洋洋東樓聳首看不足恨無羽翼高飛翔盡召邑中豪健者闊展朱盤開酒場奔觥槌鼓助聲勢眼底不顧纖腰娘今年闒茸鬢已白奇遊壯觀唯深藏景物不盡人自老誰知前事堪悲傷

自宣州赴官入京路逢裴坦判官歸宣州因題贈

敬亭山下百頃竹（庭珠按唐書宣州宣城縣有敬亭山）中有詩人小謝城城

高跨樓滿金碧下聽一溪寒水聲梅花落徑香繚繞雪白玉璫花下行縈風酒旆掛珠闇半醉遊人聞弄笙我初到此未三十頭腦釤利筋骨輕畫堂檀版秋拍碎一引有時聯十觥老閒腰下丈二組塵土高懸千載名重遊鬢白事皆改唯見東流春水平對酒不敢起逢君還眼明雲罍看人捧波臉任他橫一醉六十日古來聞阮生是非離別際始見醉中情今日送君話前事高歌引劒還一傾江湖酒伴如相問終老煙波不計程

閨情

娟娟却月眉新鬢學鵶飛暗砌勻檀粉晴窗畫夾衣

袖紅垂寂寞眉黛斂依稀還向長陵去今宵歸不歸

舊遊

閒吟芍藥詩悵望久嚬眉盼眄迴眸遠纖衫整鬢遲重尋春晝夢笑把淺花枝小市長陵住非郎爭得知

揚州

煬帝雷塘土（煬帝葬雷塘在府城北）迷藏有舊樓誰家唱水調明月滿揚州駿馬宜閑出千金好暗遊喧闐醉年少半脫紫茸裘

秋風放螢苑（韶按新志螢苑在長安或至江都而仿為之）春草鬬雞臺金絡擎鵰去鸞環拾翠來蜀船紅錦重越橐水沈堆（韶按通考云沈永香出林邑國）處處皆華表淮王奈却回

題揚州禪智寺

雨過一蟬噪飄蕭松桂秋青苔滿階砌白鳥故遲留暮靄生深樹斜陽下小樓誰知竹西路歌吹是揚州

除官至昭應聞友人出官因寄

賤子來千里明公去一麾可能休涕淚豈獨感恩知草木秋風後山川落照時如何望故國驅馬却遲遲

池州春送前進士蒯希逸

芳草復芳草斷腸還斷腸自然堪下淚何必更殘陽楚岸千萬里燕鴻三兩行有家歸不得況舉別君觴

睦州

州在釣臺邊溪山實可憐有家皆掩映無處不潺湲

好樹鳴幽鳥晴樓入野煙殘春杜陵客中酒落花前

旅宿

旅館無良伴凝情自悄然寒燈思舊事斷鴈警愁眠遠夢歸侵曉家書到隔年湘江好煙月門繫釣魚船

憶歸

新城非故里終日想柴扃興罷花還落愁來酒欲醒何人初髮白幾處亂山青遠憶湘江上漁歌對月聽

經闔閭城（庭珠按闔閭城今蘇州府郡城）

遺蹤委衰草行客思悠悠昔日人何處終年水自流孤煙村戍遠亂雨海門秋吟罷獨歸去煙雲盡慘愁

逢故人

年年不相見相見却成悲教我淚如霰嗟君鬢似絲正傷攜手處況值落花時莫惜今宵醉人間忽忽期

洛陽長句

草色人心相與閒是非名利有無間橋橫落照虹堪畫樹鎖千門鳥自還芝蓋不來雲杳杳仙舟何處水潺潺君王謙讓泥金事（庭珠按泥金謂封禪也）蒼翠空高萬歲山

長安

雨晴九陌鋪江練嵐嫩千峯疊海濤南苑草芳眠錦雉夾城雲暖下霓旄（夾城在長安修德坊）少年羈絡青紋玉遊女花簪紫蒂桃江碧柳深人盡醉一瓢顏巷日空高

街西（隋三禮圖長安領街西五十四坊及西市多王公貴戚之第）

碧池新漲浴嬌鴉分鏁長安富貴家遊騎偶同人鬬酒名園相倚杏交花銀鞍騕褭嘶宛馬繡鞅璁瓏走鈿車一曲將軍何處笛連雲芳樹日初斜

潤州

句吳亭東千里秋（句吳亭在鎮江府治之西南）放歌曾作昔年遊青苔寺裏無鳥迹綠水橋邊多酒樓大抵南朝皆曠達（晉南[illegible]輔之謝鯤畢卓羊曼桓彝[illegible]阮孚[illegible]酣飲號爲八達）可憐東晉最風流（指王謝也）月明更想桓伊在一笛聞吹出塞愁（世說王子猷聞桓子野善笛而不識一日使人邀之桓據胡牀爲作三弄）

題宣州開元寺水閣閣下宛溪夾溪居人

六朝文物草連空天澹雲閒今古同鳥去鳥來山色裏人歌人哭水聲中深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

節風惆悵無因見范蠡參差煙樹五湖東

登池州九華峰寄張祜

百感中來不自由角聲孤起夕陽樓碧山終日思無盡芳草何年恨始休睫在眼前猶不見道非身外更何求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户侯

經古行宮

臺閣參差倚夕陽年年花發滿山香重門勘鏁青春晚深殿垂簾白日長草色芊緜侵御路泉聲嗚咽繞宮牆先皇一去無迴駕紅粉雲鬟空斷腸

寄題甘露寺北軒（庭珠按寺在鎮江府北固山為孫吳甘露元年建故名）

曾上蓬萊宮裏行北軒欄檻最留情孤高堪弄桓伊笛縹緲宜聞子晉笙天接海門秋水色煙籠隋苑暮鐘聲他年會著荷衣去不向山僧道姓名

湖南正初招李郢秀才

行樂及時時已晚對酒當歌歌不成千里暮山重疊翠一溪寒水淺深情高人以飲為忙事浮世除詩盡強名看看白蘋芽欲吐雪舟相訪勝閒行

送杜顗赴潤州幕（庭珠按本傳顗字勝之亦善屬文與牧相上下嘗為李德裕賓佐德裕嘗盛賓客無敢前擅顗數諫正之）

少年才俊赴知音丞相門闌不覺深直道事人男子業異鄉加飯弟兄心還須整理韋弦佩莫獨矜誇玳瑁簪若到上元懷古處謝安墳下與沈吟

齊安郡晚秋（庭珠按齊安郡即今黃州）

柳岸風來影漸疏使君家似野人居雲容水態還堪賞嘯志歌懷亦自如雨暗殘燈棊散後酒醒孤館鴈來初可憐赤壁爭雄渡唯有蓑翁坐釣魚

九日齊山登高

江涵秋影雁初飛與客攜壺上翠微塵世難逢開口笑菊花須插滿頭歸但將酩酊酬佳節不用登臨歎落暉古往今來只如此牛山何必淚霑衣（庭珠按齊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鬱鬱芊芊若何滴去此而死乎[illegible]此詩是言古今共盡非重九故實[illegible]此正影切齊山登高亦非泛言也）

西江懷古

上吞巴蜀控瀟湘怒似連山靜鏡光魏帝縫囊真戲劇（庭珠按環濟吳紀王步隲表言北降人說北多作布囊欲以盛沙塞江大舉[illegible]吳主笑曰此江自開闢以來寧可塞乎）苻堅投箠更荒唐（庭珠按通鑑秦苻堅欲代晉太子宏[illegible]苻堅曰以吾之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千秋釣舸歌明月萬里沙鷗弄夕陽范蠡清塵何寂寞好風唯屬往來商

得替後移居霅溪館（霅溪在湖州）

萬家相慶喜秋成處處樓臺歌板聲千歲鶴歸猶有恨一年人住豈無情夜涼溪館留僧話風定蘇潭看月生（昔蘇瓌為烏程尉時此潭間有人語云[illegible]故名蘇公潭在州治之東）景物登臨閑始見願為閑客此閑行

題青雲館（在蜀商於）

虯蟠千仞劇羊腸天府由來百二強（庭珠按蘇林曰秦地險固二萬人足當諸侯百[illegible]）

萬四皓有芝輕漢祖張儀無地與懷王〔庭珙按史記張儀說楚懷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既絕齊儀謂楚使曰臣有奉邑六里願獻大王楚王大怒〕恨連雲影纏陰合枕繞泉
聲容夢涼深處會容高尚者水苗三頃百株桑

奉和白相公聖德和平致茲休運歲終功就合詠盛明呈上三相公〔詔按大中間白敏中鉤師討党項與同列崔鉉等進詩〕

行看臘破好年光萬壽南山對未央黠戛可汗修職貢文思天子復河湟〔詔按史武宗會昌四年黠戛斯遣使入貢宣宗大中元年復遣使冊黠戛斯可汗大中三年克復河湟〕應須日御西巡狩不假星弧北射狼〔詔按晉天文志弧矢九星在狼星東南天弓也主備盜賊〕吉甫裁詩歌盛業一篇江漢美宣王

正初酬歙州刺史邢羣

翠巖千尺倚溪斜曾得嚴光作釣家越嶂遠分丁字水臘梅遲見二年花明時刀尺君須用幽處田園我有涯一壑風煙陽羨里解龜休去路非賒〔詔按謝靈運詩及元龜〕

柳長句

日落水流西復東春光不盡柳何窮巫娥廟裏低含雨宋玉宅前斜帶風莫將榆莢共爭翠深感杏花相映紅灞上漢南千萬樹幾人遊宦別離中

早雁

金河秋半虜弦開〔金河在雲中郡〕雲際驚飛四散哀仙掌月明孤影過長門燈暗數聲來須知胡騎紛紛在豈逐春風一一迴莫厭瀟湘少人處水多菰米岸莓苔

聞開江相國宋下世〔詔按大和五年以宋申錫同平章事與謀誅宦官王守澄鄭注知之使人誣告申錫謀立漳王帝怒其罪尋貶開州司馬從而流死者數十百人天下以為冤〕

月落清湘棹不喧玉杯瑤瑟奠蘋蘩誰令力制乘軒鶴自取機沈在檻猿位極乾坤三事貴謗興華夷一夫冤宵衣旰食明天子日伏青蒲不敢言

南樓夜

玉管金尊夜不休如悲晝短惜年流歌聲裊裊出清漢月色娟娟當翠樓枕上暗驚垂釣夢燈前偏起別家愁思量今日英雄事身到簪裾已白頭

將赴吳興登樂遊原一絕

清時有味是無能閒愛孤雲靜愛僧欲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庭珙按石林詩話此篇不滿於當時故有末句〕

秋浦途中

蕭蕭山路窮秋雨淅淅溪風一岸蒲為問寒沙新到雁來時還下杜陵無

江南春絕句

千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

齊安郡中偶題

兩竿落日溪橋上半縷輕煙柳影中多少綠荷相倚恨一時回首背西風

題齊安城樓

鳴軋江樓角一聲微陽瀲瀲落寒汀不用憑闌苦回
首故鄉七十五長亭

入茶山下題水口草市絶句

倚溪侵嶺多高樹誇酒書旗有小樓驚起鴛鴦豈無
恨一雙飛去却回頭

題禪院

觥船一棹百分空十歲青春不負公今日鬢絲禪榻
畔茶煙輕颺落花風

題烏江亭

勝敗兵家事不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弟多才
俊卷土重來未可知〔庭珠按疊山云眾言項羽有速亡之罪牧之獨言項羽有可興之機亦死中求活意也〕

登樂遊原

長空澹澹孤鳥沒萬古消沈向此中看取漢家何似
業五陵無樹起秋風

赤壁

折戟沈沙鐵未消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
便銅雀春深鎖二喬

泊秦淮

煙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國
恨隔江猶唱後庭花

過華清宮絶句

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
笑無人知是荔枝來〔韶按唐國史補貴妃生於蜀好食荔枝故每歲飛馳以進〕
新豐綠樹起黃埃數騎漁陽探使回〔帝使中使輔璆琳探祿山反否璆琳受祿山金言祿山不反〕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來

題木蘭廟〔庭珠按樂府有木蘭詞乃女子代父征戍十年而歸不受爵賞人為作詩云〕

彎弓征戰作男兒夢裏曾經與畫眉幾度思歸還把
酒拂雲堆上祝明妃

沈下賢

斯人清唱何人和草徑苔蕪不可尋一夕小敷山下
夢水如環珮月如襟〔韶按任蕃夢游錄亞之憩長安旅舍夢為秦穆公壻公主卒應教作輓歌又為銘曰白楊風兮石甃髯莎雜英滿地兮春色煙和朱愁粉瘦兮不生綺羅深深埋玉兮其恨如何〕

鄭瓘協律

廣文遺韻留樗散雞犬圖書共一船自說江湖不歸
事阻風中酒過年年

寄揚州韓綽判官

青山隱隱水迢迢秋盡江南草木凋二十四橋明月
夜玉人何處教吹簫

贈別

娉娉嫋嫋十三餘豆蔻梢頭二月初春風十里揚州
路卷上珠簾總不如
多情却似總無情唯覺尊前笑不成蠟燭有心還惜
別替人垂淚到天明

寓言

暖風遲日柳初含顧影看身又自慚何事明朝獨惆
悵杏花時節在江南

念昔遊

十載飄然繩檢外尊前自獻自爲酬秋山春雨閒吟
處倚徧江南寺寺樓

別王十後遺京使累路附書

重關曉度宿雲寒羸馬緣知步步難此信的應中路
見亂山何處拆書看

贈獵騎

已落雙鵰血尚新鳴鞭走馬又翻身憑君莫射南來
雁恐有家書寄遠人

贈漁父

蘆花深澤靜垂綸月夕煙朝幾十春自說孤舟寒水
畔不曾逢著獨醒人

懷吳中馮秀才

長洲苑外草蕭蕭卻算遊程歲月遙惟有別時今不
忘暮煙秋雨過楓橋

倡樓戲贈

細柳橋邊深半春纈衣簾裏動香塵無端有寄閒消
息背插金釵笑向人

歎花 [樵言]牧佐宣城幕遊湖州刺史崔君張水嬉使州人畢觀令牧閒行閱奇麗得垂髫者十餘歲後十四年牧刺湖州其人已嫁生子矣乃悵而爲詩

自是尋花去較遲不須惆悵怨芳時狂風落盡深紅
色綠葉成陰子滿枝

李尚書席上作 [古今詩話]牧自御史分司洛陽李司徒愿罷鎮閒居聲伎爲當時第一因會朝士以牧之臺風憲不敢邀致牧之諷坐客達於李遂馳書以招而牧之遂來謂李曰聞有紫雲者孰是因指示牧作詩云云音氣閑逸旁若無人

華堂今日綺筵開誰遣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
坐兩行紅粉一時回

遣懷

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情十年一覺揚州
夢贏得青樓薄倖名 [麗情集][別傳]牧在揚州每夕爲狹斜遊所至成歡無不會意如是者數年

月

三十六宮秋夜深昭陽歌斷信沈沈唯應獨伴陳皇
后照見長門望幸心

許渾 字用晦丹陽人故相圉師之後大和六年進士歷官當塗太平二令潤州司馬大中間監察御史終睦郢二州刺史有丁卯集二卷韋莊稱其字字清新句句奇特可比十斛明珠稱量不盡也 [胡元瑞]曰俊爽若牧之藻綺若庭筠精深若義山整密若丁卯皆晚唐之錚錚者

寓懷

南國浣紗伴盈盈天下姝盤金明繡帶動珮響羅襦
素手怨瑤琴清心悲玉壺春華坐銷落未忍泣蘼蕪

將歸塗口宿鬱林寺道玄上人院

春尋采藥翁歸路宿禪宮雲起客眠處月殘僧定中
藤花深洞水槲葉滿山風清境不能任朝朝慙遠公

重遊鬱林寺道玄上人院

藥杖叩松關春溪斸藥還雨晴巢燕急波暖浴鷗閑
倚檻花臨水回舟月照山憶歸師莫笑書劒在人間

夏日戲題郭別駕東堂

微風起畫鸞金翠暗珊珊曉樹垂朱實春篁露粉竿
散香蘄簟滑沈水越瓶寒猶恐何郎熱氷生白玉盤

秋日赴闕題潼關驛樓

紅葉晚蕭蕭長亭酒一瓢殘雲歸太華疎雨過中條
樹色隨關迥河聲入海遙帝鄉明日到猶自夢漁樵

行次潼關題驛後軒

飛閣極層臺終童此路回（庭琳按潼關在西安府漢終軍書西遊入關也宋本終童作終南疑誤）山
形朝闕去河勢抱關來鴈過秋風急蟬鳴宿霧開平

生無限意驅馬任塵埃

慈和寺移宴

高寺移清宴漁舟繫綠蘿潮平秋水闊雲斂暮山多
廣檻停簫鼓繁絃散綺羅西樓半牀月莫問夜如何

寄題商洛王隱士居

近逢商洛客知爾住南塘草閣平春水柴門掩夕陽
隨蠶收野繭尋麝采生香更憶前年醉松花滿石牀

題韋隱居西齋

斸藥去還歸家人半掩扉山風藤子落溪雨豆花肥
寺遠僧來少橋危客過稀不聞砧杵動應解製荷衣

鬱林寺

臺殿冠嵯峨春來日日過水分諸院少雲近上方多
衆籟凝絲竹繁英耀綺羅酒酣詩自逸乘月棹寒波

聞兩河用兵因貽友人

故人日已遠身事與誰論性拙難趨世心孤易感恩
秋悲憐宋玉夜舞笑劉琨徒有干時策青山尚掩門

題岫上人院

病客與僧閑頻來不掩關高窗雲外樹疎磬雨中山
離索秋蟲響登臨夕鳥還心知落帆處明月淛河灣

贈王處士

歸臥養天真鹿裘烏角巾茂陵閒久病彭澤醉長貧
冠蓋西園夜笙歌北里春誰憐清渭曲又老釣魚人

洛中秋日

故國無歸處官閑憶遠遊吳僧秣陵寺楚客洞庭舟
久病先知雨長貧早覺秋壯心能幾許伊水更東流

泛舟尋鬱林寺道玄上人遇雨而返因寄

禪扉倚石梯雲濕雨淒淒草色分松徑泉聲咽稻畦
櫂移灘鳥沒鐘斷嶺猿啼入夜花如雪迴舟憶剡溪

雲上宴別（庭琳按雲上即湖州府雲溪）

山斷水茫茫洛人西路長笙歌留遠櫂風雨寄華堂
紅蘚欹秋燭翠簾疑曉香誰堪從此去雲樹滿陵陽

下第別楊至之

花落水潺潺十年離舊山夜愁添白髮春淚減朱顏

孤劔北游塞遠書東出關逢君話心曲一醉灞陵間

留別偃師主人

孤城漏未殘徒侶拂征鞍洛北去遊遠淮南歸夢闌曉燈回壁暗晴雪卷簾寒更盡主人酒出門行路難

征西舊卒

少年乘勇氣百戰過烏孫力盡邊城難功加上將恩曉風聽戍角殘月倚營門自說輕生處金創有舊痕

送李溟秀才西行

萬里不辭勞寒裝疊緼袍停車山店雨挂席海門濤鴈勢暮偏急雀聲秋更高知君北邙路留劍泣黃蒿

送客歸蘭溪

花下送歸客路長應過秋暮隨江鳥宿寒共嶺猿愁衆水喧嚴瀨羣峯抱沈樓（沈約守金華建玄暢樓）因君幾南望曾向此中遊

別韋處士

南北斷蓬飛別多相見稀更傷今日酒未換昔年衣舊友幾人在故鄉何處歸秦原向西路雲晚雪霏霏

京口津亭送張崔二侍御

愛樹滿西津津亭墮淚頻素車應度洛珠履更歸秦水接三湘暮山通五嶺春傷離與懷舊明日白頭人

送韓校書

恨與前歡隔愁因此會同跡高芸閣吏名散雪樓翁

城閉三秋雨帆飛一夜風酒醒鱸膾美應在竟陵東

韶州送竇司直出嶺

江曲山如畫貪程亦駐舟果隨巖狖落槎帶水禽流客散他鄉夜人歸故國秋尊前挂帆去風雨下西樓

送前緱氏韋明府遠遊

酒闌橫劍歌日暮望關河道直去官早家貧爲客多山香函谷雨木落洞庭波莫盡遠遊興故園荒薜蘿

送李定言南遊

酒酣輕別恨酒醒復離憂遠水應移棹高峰更上樓簟涼清露夜琴響碧天秋重惜芳尊宴滿城無舊游

送從兄歸隱藍溪（藍溪有二一在安溪縣即廣津驛一在福寧州大姥山下）

京洛多高蓋憐兄劇斷蓬身隨一劍老家入萬山空夜憶蕭關月行悲易水風無人知此意甘臥白雲中

秋日候扇（詔按唐百官志尚輦局大朝會扇一百五十六常朝去扇左右留者三扇）

宵分應待絕更籌環佩鏘鏘月下樓井轉轆轤千樹曉門開閶闔萬山秋龍旗盡引趨金殿雉扇纔分拜玉旒虛戴鐵冠無一事（詔按時渾爲監察御史也）滄江歸去老漁舟

臥病

寒窗燈盡月斜輝佩馬朝天獨掩扉清露已凋秦塞柳白雲空長越山薇病中送客難爲別夢裏還家不當歸惟有寄書書未得臥聞燕雁向南飛

韶州韶陽樓夜讌

密。窗外青山薄暮多。鸜鵒未知狂客醉。鷓鴣先謂美人歌。使君莫惜通宵飲。刀筆初從馬伏波。

潁州從事西湖亭讌餞

西湖清讌不知回。一曲離歌酒一杯。城帶夕陽聞鼓角。寺臨秋水見樓臺。蘭堂客散蟬猶噪。桂檝人稀鳥自來。獨想征帆去輦洛。此中霜菊正花開。

始興官舍 [illegible]

草生官舍似閒居。雪照南窗滿素書。貧後始知爲吏拙。病來還喜識人疎。青雲豈有窺梁燕。濁水應無避釣魚。不待秋風便歸去。紫陽山下是吾廬。

南康阻淺 一本作南海府罷南康阻淺行侶稍稍登陸夫人[illegible]至潁暮宿東溪

晴灘水落漲虛沙。灘去秦吳萬里賒。馬上折殘江北柳。舟中開盡嶺南花。離歌不斷如留客。歸夢初驚似到家。山鳥一聲人未起。半牀春月在天涯。

早發天台中巖寺度關嶺次天姥岑 天台天姥峯與天台山相望李白夢遊天姥峯即此

來往天台天姥間。欲求真訣駐衰顏。星河半落巖前寺。雲霧初開嶺上關。丹壑樹多風浩浩。碧溪苔淺水潺潺。可知劉阮逢人處。行盡深山又是山。

秋晚雲陽驛西亭蓮池 楊用修云此詩爲丁卯集中第一而選者不之取

爲憶蓮塘秉燭遊。葉殘花敗尚維舟。煙開翠扇清風曉。水泛紅衣白露秋。神女暫來雲易散。仙娥終去月難留。空懷遠道難持贈。醉倚闌干盡日愁。

崔林寺中秋夜玩月

待月東林月正圓。廣庭無樹草無煙。中秋雲淨出滄海。半夜露寒當碧天。輪影漸移金殿外。鏡光猶挂玉樓前。莫辭達曙殷勤望。一墮西巖又隔年。

朝臺送客有懷 朝臺按朝漢臺在廣州[illegible]

趙佗西拜已登壇 文帝時陸賈使於南越說趙佗稱臣歸漢 馬援南征土宇寬 粵有女子徵側徵貳反拜馬援爲伏波將軍破之 越國舊無唐印綬。蠻鄉今有漢衣冠。江雲帶日秋偏熱。海雨隨風夏亦寒。嶺北歸人莫回首。蓼花楓葉萬重灘。

題韋長史山居 原注[illegible]

一言唯買畫公堂。但得身閒日自長。琴曲少聲重勘譜。藥丸多忘更尋方。溪浮箬葉添杯綠。泉繞松根助茗香。明日鱖魚何處釣。門前春水似滄浪。

錢塘青山李隱居西齋 文苑英華作李郢詩

小隱西亭爲客開。翠蘿深處遍蒼苔。林間掃石安棊局。巖下分泉遞酒杯。蘭葉露光秋月上。蘆花風起夜潮來。雲山繞屋猶嫌淺。欲櫂漁舟近釣臺。

朱坡故少保杜公池亭 才調集入無名氏

杜陵池榭倚城東。孤島回汀路不窮。高岫乍疑三峽近。遠波初似五湖通。楸梧葉暗瀟瀟雨。菱荇花香澹

簷風還有昔時巢燕在飛來飛去畫堂中(一作空)

題靈山寺行堅師院

西巖一徑不通樵八十持杯未覺遥龍在石潭聞夜雨雁移沙渚見秋潮經函露溼文多暗香印風吹字半銷應笑東歸又南去越山無路水迢迢

再遊姑蘇玉芝觀

高梧一葉下秋初迢遞重廊舊寄居月過碧窗今夜靜雨昏紅壁去年書玉池露冷芙蓉淺瓊樹風高薜荔疎從此扁舟更東去仙翁應笑為鱸魚

重遊飛泉觀題故梁道士宿龍池

西巖泉落水容寬靈物蜿蜒黑處蟠松葉正秋琴韻響菱花初曉鏡光寒雲開星月浮山殿雨過風雷繞石壇仙客不歸龍亦去稻畦長滿此池乾

贈茅山高拾遺

諫獵歸來綺季歌大茅峰影滿秋波山齋留客掃紅葉野艇送僧披綠莎長覆舊圖棊勢盡徧添新品藥名多雲中黃鵠日千里自宿自飛無網羅

贈河東虞押衙(虞元長者永興公之後工書屬文近從軍河中奉使宣歙因贈)

吳門風水各萍流月滿花開嬾獨遊萬里山川分曉夢四鄰歌管送春愁昔年顧我長青眼今日逢君盡白頭莫向尊前更惆悵古來投筆總封侯

京口閑居寄兩都親友

吳門煙月昔同遊楓葉蘆花並客舟聚散有期雲北去浮沉無計水東流一尊酒盡青山暮千里書回碧樹秋何處相思不相見鳳城宮闕楚江樓

晨起白雲樓寄龍興江準上人兼呈竇秀才

南樓今是望鄉臺鄉信全稀曉雁哀山翠萬重當檻出水華千里抱城來東巖月在僧初定南浦花殘客未回欲寄靈均能賦否秋風還有木蘭開(秀才方自竟陵回)

別劉秀才

三獻無功玉有瑕更攜書劍客天涯孤帆夜別瀟湘雨廣陌春期鄠杜花燈照水螢千點滅棹驚灘雁一行斜關河萬里秋風急望見鄉山不到家

祗命南海至廬陵逢表兄軍倅奉使淮海別後却寄是詩(集作別表兄軍倅[illegible]上是府)

[illegible]牖花香拂釣磯佳人猶舞越羅衣三洲水淺魚來少五嶺山高雁到稀客路晚依紅樹宿鄉關朝望白雲歸交親不念征南吏一夜風帆去似飛

送杜秀才往桂林

桂州南去與誰同處處山連水自通兩岸曉煙千里草半帆斜日一江風瘴雨欲來楓樹黑火雲初起荔枝紅愁君路遠銷年月莫滯三湘五嶺中

送蕭處士歸緱嶺別業(山在東岳即緱氏縣)

醉斜烏帽髮如絲曾看仙人一局棊賓館有魚爲客

久卿書無雁到家遲緱山住近吹笙鶴（列仙傳周靈王太子晉好吹笙遊伊洛之間道士浮丘公接上嵩山）湘水行逢鼓瑟祠（楚辭遠遊使湘靈鼓瑟兮）今夜月明何處宿九疑雲盡碧參差

乘月櫂舟送大曆寺靈聰上人不及

萬壑秋聲百泉清舊鎖禪扉在赤城楓漸客來煙未散竹窓僧去月猶明杯浮野渡魚龍遠錫響空山虎豹驚一字不留何足訝白雲無路水無情

咸陽城東樓（南近磻溪西對慈福寺閣）

一上高城萬里愁蒹葭楊柳似汀洲溪雲初起日沉閣山雨欲來風滿樓鳥下綠蕪秦苑夕蟬鳴黃葉漢宮秋行人莫問當年事故國東來渭水流

登故洛陽城

禾黍離離半野蒿昔人城此豈知勞水聲東去市朝變山勢北來宮殿高鴉噪暮雲歸古堞雁迷寒雨下空壕可憐緱嶺登仙子猶自吹笙醉碧桃

金陵懷古

玉樹歌殘王氣終景陽兵合戍樓空松楸遠近千官冢禾黍高低六代宮石燕拂雲晴亦雨江豚吹浪夜還風英雄一去豪華盡唯有青山似洛中

凌歊臺（在太平府當塗縣黃山之巔劉宋建離宮於此）

宋祖凌歊樂未迴三千歌舞宿層臺湘潭雲盡暮山出巴蜀雪消春水來行殿有基荒薺合寢園無主野棠開百年便作萬年計巖畔古碑空綠苔（庭珠按此宋祖乃劉裕也南史稱宋祖清簡寡欲嚴御至少嘗得姚興從女有盛寵頗以廢事謝晦微諫即時遣出安得有三千歌舞之事也）

驪山

聞說先皇醉碧桃日華浮動鬱金袍風隨玉輦笙歌迴雲卷珠簾劍佩高鳳駕北歸山寂寂（謂肅宗去靈武）龍旗西幸水滔滔（謂玄宗幸蜀也）貴妃歿後巡遊少瓦落宮牆見野蒿

題衛將軍廟（并序）

將軍名逖陽羨人少習詩書學弓劍有武略二十七遊并汾間神堯皇帝始建義旗逖以勇藝進備行列洎擒竇建德逖時挾槍劍前突後翼太宗顧而奇之天下既定錄其功拜將軍宿衛以母老病乞歸侍養年餘辭旨哀激詔許之既而以孝敬聞里閭以然諾居鄉里及卒邑人懷其賢廟於荆溪之滸以平生弓甲懸東西廡下歲時祭祀頗福其土焉文士王敖撰碑辭實詳備而國史闕書其人因題詩於其廟壁

武牢關下護龍旗（周穆王養虎處故名虎牢避唐高祖諱改武牢）挾槊彎弧馬上飛漢業未興王霸在秦兵纔散魯連歸墳穿大澤埋金劍廟枕長流挂鐵衣欲奠忠魂何處問葦花楓葉雨霏霏

遊楞伽寺

碧煙秋寺泛湖來水浸城根古堞摧畫日傷心人不見石榴花發舊歌臺

客有卜居不遂薄遊汧隴因題

海燕西飛白日斜天門遙望五侯家樓臺深鎖無人到落盡東風第一花

謝亭送別

勞歌一曲解行舟紅葉青山水急流日暮酒醒人已遠滿天風雨下西樓

經秦始皇墓 在驪山下

龍盤虎踞樹層層勢入浮雲亦是崩一種青山秋草裏路人唯拜漢文陵 漢文帝陵在西安府城東

重經四皓廟 漢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爲四皓

蕭蕭靈籟杳芝人雪頂霜顏虎豹茵山酒一壺歌一曲漢家天子忌功臣

鷺鷥

西風澹澹水悠悠雪照絲飄帶雨愁何事歸心倚前閣綠蒲紅蓼練塘秋

[illegible]先生本傳先生少與李甘李中敏宋祁善其通古今善言[illegible]當不能接風流才子之目也詩[illegible]先生同時詩格卑下然其[illegible]切麗堂亦豈得以淺陋少之

中晚唐詩叩彈集卷第六

中晚唐詩叩彈集卷第七

錫山杜詔紫綸
秀水杜庭珠詒穀 集

李商隱

字義山懷州河內人弱冠以文干河陽節度使令狐楚楚奇之從鎮天平汴州爲巡官開成二年進士第補弘農尉王茂元鎮河陽辟掌書記以女妻之除侍御史時牛李方構怨而茂元故李德裕善楚子綯以商隱背己而就茂元惡之茂元卒商隱來京師久不調桂管鄭亞徐州盧弘正先後表爲從事綯既相屢干之不省竟坎壈以終商隱博學強記有所作多檢閱書冊左右鱗次號獺祭魚初爲文瑰邁奇古從事令狐楚幕楚實授以章奏之學始變爲今體詩於精麗中運意幽遠雖溫李並名視溫爲過之楊大年所謂曲盡萬態之變精索羣言之要學者窺其一斑亦足換腸換骨也或言商隱詩集中情詞居半將無有姦採押然觀其自序云風聞妙伎常在道場然於南國妖姬叢臺妙伎雖有涉於篇什實不接於風流可使同人盡保展禽酒肆無疑阮籍自號玉溪子有詩三卷又樊南甲乙等集

無題

八歲偷照鏡長眉已能畫十歲去踏青芙蓉作裙衩十二學彈箏銀甲不曾卸十四藏六親懸知猶未嫁十五泣春風背面鞦韆下

燕臺四首

風光冉冉東西陌幾日嬌魂尋不得蜜房羽客類芳心 蜜房蜂房也 冶葉倡條徧相識暖藹輝遲桃樹西高鬟立共桃鬟齊雄龍雌鳳杳何許絮亂絲繁天亦迷醉起微陽若初曙映簾夢斷聞殘語愁將鐵網罥珊瑚 本草珊瑚生海底盤石上海人先作鐵網沉海底珊瑚貫中而生歲高出之 海闊天翻迷處所衣帶無情有寬窄春煙自碧秋霜白研丹擘石天不知 呂氏春秋石可破也而不可奪其堅丹可磨也而不可奪其赤 願得天牢鎖冤魄夾羅委篋單綃起香肌冷

襯琤琤佩今日東風自不勝化作幽光入西海（右春）［庭珠按
以下四詩寄託深遠與離騷之賦美人恨蹇修者同一寄興
前閣雨簾愁不卷後堂芳樹陰陰見石城景物類黃
泉夜半行廊空柘彈（南部煙花記陳宮人喜於春林波柘彈）綾扇喚風閶闔天
輕帷翠幕波洄旋蜀魂寂莫有伴未幾夜𤻲花開木
棉（［譯］汗山記木棉正月開花大如芙蓉花落結子）桂宮留影光難取嫣薰蘭破輕輕
語直教銀漢墮懷中未遣星妃鎮來去濁水清波何
異源濟河水清黃河渾安得薄霧起緗帬手接雲軿
呼太君（右夏）
月浪衝天天宇溼涼蟾落盡疏星入雲屏不動掩孤
嚬西樓一夜風箏急欲織相思花寄遠終日相思却

相怨但聞北斗聲迴環不見長河水清淺金魚鎖斷
紅桂春（金魚卽魚鑰也）古時塵滿鴛鴦茵堪悲小苑作長道玉
樹未憐亡國人瑤琴愔愔藏楚弄越羅冷薄金泥重
簾鉤鸚鵡夜驚霜喚起南雲繞雲夢雙璫丁丁聯尺
素內記湘川相識處歌脣一世銜雨看可惜馨香手
中故（右秋）
天東日出天西下雌鳳孤飛女龍寡青溪白石不相
望（［古今樂錄］神弦歌十一曲五曰白石郎六曰清溪小姑）堂中遠甚蒼梧野凍壁霜華交
隱起芳根中斷香心死浪乘畫舸憶蟾蜍月娥未必
嬋娟子楚管蠻弦愁一槩空城舞罷腰支在當時歡
向掌中消桃葉桃根雙姊妹破鬟倭墮凌朝寒（［庭珠按］古詩頑

上倭墮髻疑宜作精精不嚴飾也別作妥墮非）白玉燕釵黃金蟬風車雨馬不持去
蠟燭啼紅怨天曙（右冬）

河陽詩（此義山悼其妻王氏之亡也王茂元嘗爲河陽節度故以名篇）

黃河搖落天上來玉樓影近中天臺龍頭瀉酒客壽
杯主人淺笑紅玫瑰梓澤東來七十里長溝複塹埋
雲子（此雲子謂如雲之女子與杜詩所用不同）可惜秋眸一臠光漢陵走馬黃塵
起南浦老魚腥古涎眞珠密字芙蓉篇（二句暗用雙魚寄書事）湘中
寄到夢不到衰容自去抛涼天憶得鮫絲裁小卓蛺
蝶飛迴木棉薄綵繡笙囊不見人一口紅霞夜深嚼
（怨言悽獨無聊之況）幽蘭泣露新香死畫圖淺縹松溪水楚絲微
覺竹枝高半曲新詞寫綿紙巴陵夜市紅守宮後房

點臂斑斑紅（見李賀詩）堤南渴雁自飛久蘆花一夜吹西風
曉簾串斷蜻蜓翼羅屏但有空青色玉灣不釣三千
年蓮房暗被蛟龍惜溼銀注鏡井口平鸞釵映月寒
錚錚不知桂樹在何處仙人不下雙金莖百尺相風
插重屋側近嫣紅伴柔綠百勞不識對月郎（［爾雅］鵙伯勞也性好
單栖）湘竹千條爲一束（言淚痕之多）

河內詩

鼉鼓沈沈虯水咽秦絲不上蠻弦絕常娥衣薄不禁
寒蟾蜍夜豔秋河月碧城冷落空濛煙簾輕幙重金
鉤闌靈香不下兩皇子（周靈王有女名觀香與兄子喬同得道）孤星直上相
風竿八桂林邊九芝草短襟小鬟相逢道入門暗數

一千春願去閏年留月小梔子交加香蓼緐停辛佇
苦留待君 仙家相違以千歲爲期惟留待之切故欲去閏年而留月小也○右一曲樓上
閶門日下吳歌遠陂路綠菱香滿滿後溪暗起鯉魚
風船旗閃斷芙蓉榦傾身奉君畏身輕雙橈兩槳尊
酒清莫因風雨罷團扇此曲斷腸唯北聲低樓小徑
城南道猶是金鞍對芳草 右一曲湖中

偶成轉韻七十二句贈四同舍 此在盧弘正徐州幕府所作

沛國東風吹大澤蒲青柳碧春一色我來不見隆準
人瀝酒空餘廟中容 沛郡有漢祖廟 征東同舍鴛與鷺酒酣勸
我懸征鞍藍山寶肆不可入玉山仍是青琅玕武威
將軍使中俠 謂王茂元 少年箭道驚楊葉戰功高後數文章
憐我秋齋夢蝴蝶 茂元愛其才以女妻之 詰旦九門傳奏章高車大
馬來煌煌路逢鄒枚不暇揖臘月大雪過大梁憶昔
公爲會昌宰 謂盧弘正但弘正爲會昌令二史俱失書 我時入謁虛懷待衆中賞
我賦高唐迴看屈宋猶年輩公事武皇爲鐵冠 盧弘正初佐劉悟府累遷監察御史 歷廳請我相所難我時顏頷在書閣臥枕芸
香春夜闌 義山兩爲秘省房中官恣展古籍 明年赴辟下昭桂 昭桂二郡名俱屬嶺南道時鄭亞觀察桂州辟義山爲支使 東郊慟哭辭兄弟韓公堆上跋馬時 長安志韓公堆驛名在藍田縣 迴望秦川樹如薺依稀南指陽臺雲鯉魚食鉤猿
失羣湘妃廟下已春盡虞帝城前初日曛謝游橋上
澄江館下望山城如一彈鷓鴣聲苦曉驚眠朱槿花
嬌晚相伴頃之失職辭南風破帆壞槳荊江中 義山自桂林奉使江陵因歸朝 斬蛟斷壁不無意平生自許非忽忽歸來寂莫
靈臺下著破藍衫出無馬天官補吏府中趨 義山歸朝選盩厔尉
玉骨瘦來無一把手封狴牢屯制囚直廳印鎖黃昏
愁平明赤帖使修表 傳京兆尹盧弘正奏署掾曹 上賀嫖姚收賊州 大中三年盧弘正爲武寧節度使收復秦原安樂三州及石門等七關 舊山萬仞青霞外望見扶桑出
東海愛君憂國去未能白道青松了然在此時聞有
燕昭臺挺身東望心眼開且吟王粲從軍樂不賦淵
明歸去來彭門十萬皆雄勇首戴公恩若山重 舊唐書徐方自王智興之後軍士驕怠前後廉帥弘正在鎮朞年去其首惡諭之忠義訖於受代軍士無譁 廷評日下握靈蛇 曹植臺八人自謂握靈蛇之珠 書記眼時吞彩鳳 廷評書記皆幕府官 之子夫君鄭與裴
何甥謝舅當世才青袍白簡風流極碧沼紅蓮傾倒
開我生疏跡不足數梁父哀吟鴝鵒舞 晉書王導補謝尚爲掾導曰聞君能作鴝鵒舞一座傾想尚便衣而舞旁若無人 橫行闊視倚公憐狂來筆力如牛弩
借酒祝公千萬年吾徒禮分常周旋收旗臥鼓相天
子相門出相光青史

朱云義山生平游歷略見於此篇

韓碑

元和天子神武姿彼何人哉軒與羲誓將上雪列聖
恥坐法宮中朝四夷淮西有賊五十載 肅宗寶應初以李忠臣鎮蔡州大曆末爲軍中所逐歷李希烈陳仙奇吳少誠吳少陽元濟據有淮西凡五十餘年 封狼生貙 音樞 貙生羆不據
山河據平地長戈利矛日可麾 舊唐書吳少誠阻兵三十餘年王師未嘗及其城下嘗走韓全義敗于頔驅將無所顧忌又恃陂浸阻迴故以天下兵環攻三年所得者一縣而已 帝得聖相相曰度 元和十年召裴度入對拜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賊斫不死神扶持（李師道遣盜殺武元衡擊裴度傷首墮溝中度氈帽厚得不死）腰懸相印作都統（元和十二年度請自往督戰上悅以度充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陰風慘澹天王旗愬武古通作牙爪（元和中李愬為唐鄧隨節度使韓弘為淮西都統弘請使子公武以兵萬三千會蔡下李道古為鄂岳觀察使李文通為壽州團練使）儀曹外郎載筆隨（舊唐書以司勳員外郎李正封都官員外郎馮宿禮部員外郎李宗閔皆兼侍御史從度出征）行軍司馬智且勇（度奏右庶子韓愈兼御史中丞充彰義軍行軍司馬）十四萬衆猶虎貔入蔡縛賊獻太廟（元和十二年十月己卯李愬執吳元濟送長安帝御興安門受俘以元濟獻廟社徇於市斬之）功無與讓恩不訾（度累勳封晉國公）帝曰汝度功第一汝從事愈宜為辭（舊唐書韓愈傳淮蔡平十二月隨度還朝以功授刑部侍郎仍詔撰平淮西碑）愈拜稽首蹈且舞金石刻畫臣能為古者世稱大手筆此事不繫於職司當仁自古有不讓言訖屢頷天子頤公退齋戒坐小閤濡染大筆何淋漓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

清廟生民詩文成破體書在紙（破體破當時為文之體）清晨再拜鋪丹墀表曰臣愈昧死上詠神聖功書之碑碑高三丈字如斗負以靈鼇蟠以螭句奇語重喻者少讒之天子言其私長繩百尺拽碑倒麤砂大石相磨治（舊唐書韓愈傳碑辭多敘裴度事時入蔡擒吳元濟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愬妻唐安公主女也出入禁中因訴碑辭不實詔令磨去愈文命翰林學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湯盤孔鼎有述作今無其器存其詞嗚呼聖皇及聖相相與烜赫流淳熙公之斯文不示後曷與三五相攀追願書萬本誦萬徧口角流沫右手胝傳之七十有二代以為封禪玉檢明堂基

（庭珠按）義山古詩奇麗有酷似長吉處獨此篇直逼退之荊公謂其得老杜藩籬亦以近體言之耳

陳後宮

玄武開新苑龍舟燕幸頻渚蓮參法駕沙鳥犯勾陳（勾陳六星為六宮亦為天子軍）壽獻金莖露歌翻玉樹塵夜來江令醉別詔宿臨春

離思

氣盡前溪舞（樂府有前溪曲）心酸子夜歌峽雲尋不得溝水欲如何朔雁傳書絕湘篁染淚多無由見顏色還是託微波

楊本勝說於長安見小男阿袞

聞君來日下見我最嬌兒漸大啼應數長貧學恐遲寄人龍種瘦（義山本唐宗室）失母鳳雛癡語罷休邊角青燈兩

鬢絲

少將

族亞齊安陸（南齊書安陸王緬宣皇帝之孫也封安陸侯）風高漢武威（漢劉子南為武威太守）煙波別墅醉花月後門歸青海聞傳箭天山報合圍一朝攜劍起上馬即如飛

無題

照梁初有情出水舊知名裙衩芙蓉小釵茸翡翠輕錦長書鄭重眉細恨分明莫近彈棋局中心最不平（庭珠按彈棋局狀如香爐蓋謂其中隆起也）

月

池上與橋邊難忘復可憐簾開最明後簟卷已涼天

泥處水花急吐時雲葉鮮姮娥無粉黛只是逞嬋娟

蝶

飛來繡戶陰穿過畫樓深重傅秦臺粉【古今注】蕭史與秦穆公鍊飛雪丹第一轉與弄玉塗之今水銀膩粉是也輕塗漢殿金漢昭陽殿皆塗以金相兼唯柳絮所得是花心可要凌孤客邀為子夜吟

蟬

本以高難飽徒勞恨費聲五更疎欲斷一樹碧無情薄宦梗猶泛故園蕪已平煩君最相警我亦舉家清

令狐舍人說昨夜西掖翫月因戲贈

昨夜玉輪明傳聞近太清涼波衝碧瓦曉暈落金莖露索秦宮井風絃漢殿箏幾時綿竹頌擬薦子虛名揚雄書作綿竹頌成帝時直宿郎楊莊誦此文帝曰似相如之文莊曰非也此臣邑人揚子雲帝即召見拜黃門侍郎

晚晴

深居俯夾城春去夏猶清天意憐幽草人間重晚晴并添高閣迥微注小窗明越鳥巢乾後歸飛體更輕

春宵自遣

地勝遺塵事身閒念歲華晚晴風過竹深夜月當花石亂知泉咽苔荒任徑斜陶然恃琴酒忘却在山家

幽人

丹竈三年火蒼崖萬歲藤樵歸說逢虎棊罷正留僧星斗同秦分人煙接漢陵東流清渭苦不盡照衰興

河清與趙氏昆季讌集得擬杜工部 河清縣屬河南府

勝槩殊江右佳名逼渭川虹收青嶂雨鳥沒夕陽天客鬢行如此滄波坐渺然此中真得地漂蕩釣魚船

迎寄韓魯州瞻同年

積雨晚騷騷相思正鬱陶不知人萬里時有燕雙高寇盜纏三輔時興元賊起二川兵出梅苔滑百牢隋置百牢關在漢中郡聖朝推衛霍歸日動仙曹

聞著明凶問哭寄飛卿

昔歎讒銷骨今傷淚滿膺空餘雙玉劍無復一壺冰江勢翻銀礫天文露玉繩何因攜庾信同去哭徐陵

過故崔兗海宅與崔明秀才話舊因寄舊僚杜趙李三掾崔兗海崔戎也三掾杜勝趙璜李潘也

絳帳恩如昨烏衣事莫尋諸生空會葬舊掾已華簪共入留賓驛俱分市駿金莫憑無鬼論終負託孤心

西溪 樊南集有上柳仲郢啓云前因暇日出次西溪既借斜陽聊裁短什即此詩也

悵望西溪水潺湲奈爾何不驚春物少只覺夕陽多色染妖嬈柳光含窈窕蘿人間從到海天上莫為河鳳女彈瑤瑟龍孫撼玉珂京華他夜夢好好寄雲波

獨居有懷

麝重愁風逼羅疎畏月侵怨魂迷恐斷嬌喘細疑沉數急芙蓉帶頻抽翡翠簪柔情終不遠遙妒已先深浦冷鴛鴦去園空蛺蝶尋蠟花長遞淚箏柱鎮移心覓使嵩雲暮漢武內傳武帝夜夢與李少君上嵩高山有錦衣使者從雲中下言太乙君召迴頭灞岸陰

只聞涼葉院，露井近寒砧。

戲贈張書記

別館君孤枕，空庭我閉關。池光不受月，野氣欲沈山。星漢秋方會，關河夢幾還。危弦傷遠道，明鏡惜紅顏。古木含風久，平蕪盡日閒。心知兩愁絕，不斷若尋環。

錦瑟 〔漢書郊祀志〕泰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弦。

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託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詔按〕詩以錦瑟起興，無端二字便有自訝自憐之意。此瑟之弦遂五十耶，繁之柱如其弦，而人之年已歷歷如其柱矣。即孔北海所謂五十之年忽焉已至也。莊生夢醒化蝶無蹤，望帝不歸啼鵑長託，以比華年之難再也。[illegible]而明珠欲淚，[illegible]而暖玉生煙，華年之[illegible]不但今日追憶無從，亦在當日已成虛負。[illegible]曰惘然[illegible]千年世事也。

重過聖女祠

白石巖扉碧蘚滋，上清淪謫得歸遲。一春夢雨常飄瓦，盡日靈風不滿旗。萼綠華來無定所，杜蘭香去未移時。玉郎會此通仙籍，〔金根經〕云青宮之內有學仙簿錄及玄名年月深淺，金簡玉札有十萬篇，領仙玉郎所掌也。憶向天階問紫芝。

南朝

玄武湖中玉漏催，雞鳴埭口繡襦迴。誰言瓊樹朝朝見，不及金蓮步步來。敵國軍營漂木柹，〔詔按〕〔說文〕柹，方夫切，削木札樸也。晉書王濬伐吳，造船益州，木柹蔽江而下。前朝神廟鎖煙煤。滿宮學士皆顏色，後主以宮人袁大捨等為女學士。江令當年只費才。江總侍宴後庭，與諸妃嬪及女學士共賦詩，采其尤豔麗者被以新聲。

送崔珏往西川

年少因何有旅愁，欲為東下更西游。一條雪浪吼巫峽，千里火雲燒益州。卜肆至今多寂寞，酒壚從古擅風流。浣花牋紙桃花色，好好題詩詠玉鉤。〔鮑照詩〕始見西南樓，纖纖如玉鉤。

飲席戲贈同舍

洞中屐響省分攜，不是花迷客自迷。珠樹重行憐翡翠，玉樓雙舞羨鵾雞。蘭迴舊蕊緣屏綠，椒綴新香和壁泥。唱盡陽關無限疊，半杯松葉凍頗黎。

令狐八拾遺綯見招送裴十四歸華州

二十中郎未足希，驪駒先自有光輝。蘭亭讌罷方回去，〔晉書〕郗愔字方回，鑒之子，官會稽內史。雪夜詩成道韞歸。〔晉書〕王羲之妻郗鑒女，愔之[illegible]。又羲之姊夫裴十四，令狐氏之壻，時綯內錄華州，故有此二語耳。

寄令狐學士

秘殿崔嵬拂彩霓，曹司今在殿東西。賡歌太液翻黃鵠，〔西京雜記〕始元元年黃鵠下太液池，帝為歌曰黃鵠飛兮下建章。從獵陳倉獲碧雞。秦文公時陳倉人獵得獸，若彘而不知名，牽以獻之，逢二童子，童子曰此名為媦，媦亦曰二童名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乃逐之，化為雉，雌上陳倉北阪為石，文公感霸王之言，遂獲陳倉為石而祀之。曉飲豈知金掌迴，夜吟應訝玉繩低。鈞天雖許人間聽，閶闔門多夢自迷。

哭劉蕡 太和二年策試賢良，蕡切論黃門太橫，將危宗社，考官不敢留，蕡不得中，人讀其文至有相對垂泣者。中人嫉之，[illegible]以罪貶柳州司戶卒。

上帝深宮閉九閽，巫咸不下問銜冤。廣陵別去春濤

陽溢浦書來秋雨翻只有安仁能作誄何曾宋玉解
招魂平生風義兼師友不敢同君哭寢門

少年

外戚平羌第一功生年二十有重封直登宣室螭頭
上橫過甘泉豹尾中別館覺來雲雨夢後門歸去蕙
蘭叢灞陵夜獵隨田竇（田蚡竇嬰）不識寒郊自轉蓬

杜工部蜀中離席（鄭文撰云宣宗時柳仲郢節度劍南東川辟商隱爲判官檢校工部員外時作）

人生何處不離羣世路干戈惜暫分雪嶺未歸天外
使松州猶駐殿前軍座中醉客延醒客江上晴雲雜
雨雲美酒成都堪送老當壚仍是卓文君

隋宮

紫泉宮殿鎖煙霞欲取蕪城作帝家玉璽不緣歸日
角錦帆應是到天涯（言神器若不歸太宗則帝之佚遊應不止江都而已）於今腐草無螢
火終古垂楊有暮鴉地下若逢陳後主豈宜重問後
庭花（隋遺錄煬帝遊舞亭忽憶與陳後主遇後主舞女數十中一人迥美帝屢目之後主云即麗華也乃以海蠡酌紅粱新醞勸帝帝飲之甚歡因請麗華舞玉樹後庭花一曲）

二月二日

二月二日江上行東風日暖聞吹笙花鬚柳眼各無
賴紫蝶黃蜂俱有情萬里憶歸元亮井三年從事亞
夫營新春莫悟遊人意更作風檐夜雨聲

籌筆驛（方輿勝覽籌筆驛在綿州綿谷縣諸葛武侯出師嘗駐軍籌畫於此）

魚鳥猶疑畏簡書風雲長爲護儲胥徒令上將揮神
筆終見降王走傳車管樂有才終不忝關張無命欲
何如他年錦里經祠廟梁父吟成恨有餘

即日

一歲林花即日休江間亭下悵淹留重吟細把眞無
奈已落猶開未放愁山色正來銜小苑春陰只欲傍
高樓金鞍忽散銀壺漏更醉誰家白玉鉤

無題

昨夜星辰昨夜風畫樓西畔桂堂東身無彩鳳雙飛
翼心有靈犀一點通隔座送鉤春酒煖（本詩集作蠟紅燭前）分曹
射覆蠟燈紅（漢武帝嘗使諸數家射覆置於覆器之下置諸物令暗射之也）嗟余聽鼓應官去
走馬蘭臺類轉蓬

來是空言去絕蹤月斜樓上五更鐘夢爲遠別啼難
喚書被催成墨未濃蠟照半籠金翡翠麝熏微度繡
芙蓉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一萬重

颯颯東南細雨來芙蓉塘外有輕雷金蟾齧鎖燒香
入玉虎牽絲汲井迴（玉虎是井轆之飾絲以牽汲器者）賈氏窺簾韓掾少（見李賀詩）
虙妃留枕魏王才（魏東阿王植初求甄逸女不遂後爲文帝所得黃初中入朝甄后已爲郭后讒死帝以其所遺枕賚之歸途感而入夢因作洛神賦洛水之神名曰虙妃）春心莫共花爭發一寸相思一寸灰

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春蠶到死絲方
盡蠟炬成灰淚始乾曉鏡但愁雲鬢改夜吟應覺月
光寒蓬山此去無多路青鳥殷勤爲探看

鳳尾香羅薄幾重碧文圓頂夜深縫扇裁月魄羞難

掩車走雷聲語未通曾是寂寥金燼暗斷無消息石榴紅斑騅只繫垂楊岸何處西南任好風

重幃深下莫愁堂臥後清宵細細長神女生涯元是夢小姑居處本無郎〔古詩有小姑無郎之句〕風波不信菱枝弱月露誰教桂葉香直道相思了無益未妨惆悵是清狂

〔[illegible]按〕義山無題諸詩皆寓言君臣遇合長孺云不得但以豔語目之吳修齡又專指令狐綯說似為近之

漢南書事〔通鑑〕大中三年二月吐蕃以秦原安樂三州及石門等七關來降詔涇原靈武鳳翔邠寧振武皆出兵應接其山南劍南沒蕃州縣亦令收復四年秋八月詔諸道兵討黨項連年無功戍饋不已上頗厭用兵此詩作於其時也

西師萬衆幾時回哀痛天書近已裁文吏何曾重刀筆將軍猶自舞輪臺〔漢西域傳〕輪臺在車師國西北千餘里幾時拓地成王道從古窮兵是禍胎陛下好生千萬壽玉樓長御白雲杯

曲池

日下繁香不自持月中流豔與誰期迎憂急鼓疎鐘斷分隔休燈滅燭時張蓋欲判江灩灩回頭更望柳絲絲從來此地黃昏散未信河梁是別離

留贈畏之〔時將赴職梓潼遇韓朝迴〕

清時無事奏明光不遣當關報早霜中禁詞臣尋引領左川歸客自迴腸郎君下筆驚鸚鵡侍女吹笙弄鳳凰空記大羅天上事衆仙同日詠霓裳〔蔡寬夫詩話〕開成初尉遲璋嘗倣古作霓裳羽衣曲以獻詔以曲名賜貢院為題是歲將試學士所試詩賦霓裳曲也武宗最小與衆之疑皆李賦賜進士故有末句

碧城三首

碧城十二曲闌干犀辟塵埃玉辟寒〔嶺表錄異〕辟塵犀為婦人簪梳塵不著髮〔天寶遺事〕會昌中扶餘國貢火玉三斗置之室中不復挾纊閬苑有書多附鶴女牀無樹不棲鸞〔山海經〕女牀之山有鳥名鸞見則天下安寧星沈海底當窗見雨過河源隔座看若是曉珠明又定一生長對水晶盤

對影聞聲已可憐玉池荷葉正田田不逢蕭史休回首莫見洪崖又拍肩〔郭璞遊仙詩〕右拍洪崖肩紫鳳放嬌銜楚佩赤鱗狂舞撥湘弦〔此句暗用瓠巴鼓瑟游魚出聽語〕鄂君悵望舟中夜繡被焚香獨自眠〔說苑〕鄂君乘青翰之舟越人擁楫而歌鄂君於是擁之舉繡被而覆之

七夕來時先有期〔漢武故事〕七月七日上於承華殿忽有一青鳥集殿上上問東方朔朔曰西王母欲來有頃王母至洞房簾箔至今垂玉輪顧兔初生魄鐵網珊瑚未有枝檢與神方教駐景收將鳳紙寫相思武皇內傳分明在莫道人間總不知

對雪〔時欲之東〕

寒氣先侵玉女扉清光旋透省郎闈梅花大庾嶺頭發柳絮章臺街裏飛欲舞定隨曹植馬〔植有白馬篇〕有情應濕謝莊衣〔莊有雪賦〕龍山萬里無多遠留待行人二月歸

辛未七夕

恐是仙家好別離故教迢遞作佳期由來碧落銀河畔可要金風玉露時清漏漸移相望久微雲未接過來遲豈能無意酬烏鵲唯與蜘蛛乞巧絲

牡丹

錦幃初卷衛夫人繡被猶堆越鄂君垂手亂翻雕玉

佩招腰爭舞鬱金裙石家蠟燭何曾剪荀令香爐可待熏我是夢中傳彩筆欲書花葉寄朝雲

酬崔八早梅有贈兼示之作

知訪寒梅過野塘久留金勒為迴腸謝郎衣袖初翻雪荀令熏爐更換香何處拂胸資蝶粉幾時塗額藉蜂黃維摩一室雖多病亦要天花作道場時在惠祥上人講下故崔落句有黃王宮地羅含宅賴許時時聽法來

促漏

促漏遙鐘動靜聞報章重疊杳難分舞鸞鏡匣收殘黛睡鴨香爐換夕熏歸去定知還向月夢來何處更為雲南塘漸暖蒲堪結兩兩鴛鴦護水紋

馬嵬

海外徒聞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聞虎旅傳宵柝無復雞人報曉籌此日六軍同駐馬當時七夕笑牽牛如何四紀為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

富平少侯

七國三邊未到憂十三身襲富平侯不收金彈拋林外西京雜記韓嫣以金為彈丸一日失數十俗出兒童隨之却惜銀床在井頭樂府淮南篇後園鑿井銀作床金缾素綆汲寒漿綵樹轉燈珠錯落繡檀迴枕玉雕鎪當關不報侵晨客新得佳人字莫愁嵇康書臥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

銀河吹笙

悵望銀河吹玉笙樓寒院冷接平明重衾幽夢他年斷別樹羈雌昨夜驚月榭故香因雨發風簾殘燭隔霜清不須浪作緱山意湘瑟秦簫自有情

與同年李定言曲水閒話戲作

海燕參差溝水流同君身世屬離憂相攜花下非秦贅對泣春天類楚囚碧草暗侵穿苑路珠簾不卷枕江樓莫驚五勝埋香骨地下傷春亦白頭漢律歷志秦推五勝自以為獲水德

和友人戲贈

東望花樓會不同西來雙燕信休通仙人掌冷三霄露玉女窗虛五夜風翠袖自隨回雪轉燭房尋類外庭空殷勤莫使清香透牢合金魚鎖桂叢芝田錄門鑰必以魚取其不瞑目守夜之義

重有感

玉帳牙旗得上游安危須共主君憂竇融表已來關右後漢竇融聞光武即位遂書獻馬陶侃軍宜次石頭晉蘇峻下石頭溫嶠邀陶侃赴難侃即戎服登舟豈有蛟龍愁失水更無鷹隼與高秋晝號夜哭兼幽顯早晚星關雪涕收天關星主邊事時王茂元節度涇原領邊鎮故云望之舊紀太和九年十月以前鄜坊節度使王茂元為涇原節度使十一月李訓事敗茂元在涇原故曰得上游也昭義節度劉從諫三上疏問王涯等罪名仇士良輩之陽懼故曰竇融表已來關右也初從諫聞京師戒嚴涇原鄜坊節度使王茂元蕭弘皆勤兵備非常故曰陶侃軍宜次石頭也士良輩知事連天子相與怨恨帝深懼偽不語官人得肆志殺戮則蛟龍而失水矣曰豈有者諱之也退尋說宮寧朝思自請藩鎮亦皆觀望不肯誰為高秋之鷹隼快意於一擊乎曰更無者傷之亦望之也至於晝號夜哭雪涕是關而感之者益深悲夫

春雨

悵臥新春白袷衣白門寥落意多違紅樓隔雨相望冷珠箔飄燈獨自歸遠路應悲春晼晚殘宵猶得夢依稀玉璫緘札何由達萬里雲羅一雁飛

深宮

金殿香銷閉綺籠玉壺傳點咽銅龍狂飇不惜蘿陰薄清露偏知桂葉濃斑竹嶺邊無限淚景陽宮裏及時鐘豈知為雨為雲處只有高唐十二峯

安定城樓 太和九年王茂元為涇原節度使義山時往來其幕故有是詩

迢遞高城百尺樓綠楊枝外盡汀洲賈生年少虛垂淚王粲春來更遠遊永憶江湖歸白髮欲迴天地入扁舟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鵷雛竟未休

隋宮守歲

消息東郊木帝回宮中行樂有新梅沈香甲煎為庭燎見王建詩玉液瓊蘇作壽杯遙望露盤疑是月遠聞鼉鼓欲驚雷昭陽第一傾城客不踏金蓮不肯來

茂陵

漢家天馬出蒲梢苜蓿榴花徧近郊內苑只知含鳳觜屬車無復插雞翹玉桃偷得憐方朔金屋妝成貯阿嬌誰料蘇卿老歸國茂陵松柏雨蕭蕭蘇武於昭帝始元六年歸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 宋云武宗好遊獵及武戲親受道士趙歸真法籙又深寵王才人欲立為后此詩全是託諷

淚

永巷長年怨綺羅離情終日思風波湘江竹上痕無限峴首碑前灑幾多人去紫臺秋入塞兵殘楚帳夜聞歌朝來灞水橋邊問未抵青袍送玉珂

七月二十九日崇讓宅讌作

露如微霰下前池月過迴塘萬竹悲浮世本來多聚散紅蕖何事亦離披悠揚歸夢惟燈見濩落生涯獨酒知豈到白頭長只爾嵩陽松雪有心期

汴上送李郢之蘇州 郢長安人唐末避亂嶺表

人高詩苦滯夷門夷門大梁城東門萬里梁王有舊園煙幌自應憐白紵月樓誰伴詠黃昏露桃塗頰依苔井〔本草〕桃花悅澤人面風柳誇腰住水郵蘇小小墳今在否〔吳地記〕嘉興縣前有晉伎蘇小小墓唐志嘉興縣屬蘇州

紫蘭香徑與招魂

寫意

燕雁迢迢隔上林高秋望斷正長吟人間路有潼江險天外山惟玉壘深日向花前留返照雲從城上結層陰三年已制思鄉淚更入新年恐不禁

宋玉

何事荊臺百萬家唯教宋玉擅才華楚辭已不饒唐勒風賦何曾讓景差〔荊楚故事〕襄王與唐勒景差宋玉遊雲夢之臺王令各賦大言唐勒景差賦不如王意宋玉乃賦王喜賜以雲夢之田落日渚宮供觀閣渚宮楚別宮也開年雲夢送煙花可憐庾信尋荒徑猶得三朝託後車〔渚宮故事〕庾信因侯景之亂自建康遁歸江陵居宋玉故宅

九日

曾共山翁把酒卮山翁山簡也以比彭陽公霜天白菊繞階墀十年泉下無人問一作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不學漢臣栽苜蓿空教楚客詠江離郎君官貴施行馬東閣無因再得窺

北夢瑣言商隱依彭陽令狐楚以箋奏受知相國既歿子綯繼有韋平之拜疎隴西未嘗展分重陽日義山謁宅於廳事留題云云綯覩之慙悵乃扃閉此廳終身不處

和人題眞娘墓

虎丘山下劍池邊長遣遊人歎逝川冒樹斷絲悲舞席出雲清梵想歌筵柳眉空吐效顰葉榆莢還飛買笑錢一自香魂招不得祇應江上獨嬋娟

柳枝五首 并序

柳枝洛中里娘也父饒好賈風波死湖上其母不念他兒子獨念柳枝生十七年塗妝綰髻未嘗竟已復起去吹葉嚼蘂調絲擫管作天海風濤之曲幽憶怨斷之音居其傍與其家接故往來者聞十年尚相與疑其醉眠夢斷不娉余從昆讓山比柳枝居爲近他日春曾陰讓山下馬柳枝南柳下詠余燕臺詩柳枝驚問誰人有此誰人爲是讓山謂曰此吾里中少年叔耳柳枝手斷長帶結讓山爲贈叔乞詩明日余比馬出其巷柳枝丫鬟畢妝抱立扇下風鄣一袖指曰若叔是後三日鄰當去濺帬水上以博山香待與郎俱過余諾之會所友有偕當詣京師者戲盜余臥裝以先不果留雪中讓山至且曰爲東諸侯取去矣明年讓山復東相背於戲上因寓詩以墨其故處云

花房與蜜脾蜂雄蛺蝶雌同時不同類那復更相思

本是丁香樹春條結始生玉作彈棊局中心亦不平

嘉瓜引蔓長碧玉冰寒漿東陵雖五色不忍值牙香

柳枝井上蟠蓮葉浦中乾錦鱗與繡羽水陸有傷殘

畫屏繡步障物物自成雙如何湖上望只是見鴛鴦

登樂遊原

向晚意不適驅車登古原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正月十五夜聞京有燈恨不得觀

月色燈光滿帝都香車寶輦隘通衢身閑不覩中興盛羞逐鄉人賽紫姑荊楚歲時記正月望日其夕迎紫姑神以卜

謁山

從來繫日乏長繩水去雲迴恨不勝欲就麻姑買滄海一杯春露冷如冰

宿駱氏亭寄懷崔雍崔袞

竹塢無塵水檻清相思迢遞隔重城秋陰不散霜飛晚留得枯荷聽雨聲

訪人不遇留別館

卿卿不惜瑣窻春去作長楸走馬身閒倚繡簾吹柳絮日高深院斷無人

代秘書贈弘文館諸校書

清切曹司近玉除比來秋興復何如崇文館裏丹霜後無限紅梨憶校書

評事翁寄賜餳粥走筆為答

粥香餳白杏花天(玉燭寶典寒食節為大麥粥研杏仁為酪引餳沃之)省對流鶯坐綺筵今日寄來春已老鳳樓迢遞憶秋千

寄令狐郎中

嵩雲秦樹久離居雙鯉迢迢一紙書休問梁園舊賓客茂陵秋雨病相如

寄蜀客

君到臨邛問酒壚近來還有長卿無金徽却是無情物不許文君憶故夫

夜雨寄北

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當共翦西窗燭却話巴山夜雨時

杜司勳

高樓風雨感斯文短翼差池不及羣刻意傷春復傷別人間惟有杜司勳

宮辭

君恩如水向東流得寵憂移失寵愁莫向尊前奏花落涼風只在殿西頭

常娥

雲母屏風燭影深長河漸落曉星沈常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

華山題王母祠

蓮華峰下鎖雕梁此去瑶池地共長好為麻姑到東海勸栽黄竹莫栽桑(穆天子傳獵於萃澤大寒雨雪有凍人因作黄竹詩三章以哀之栽桑即用滄海桑田語)

宮妓

珠箔輕明拂玉墀披香新殿鬬腰肢不須看盡魚龍戲終遣君王怒偃師(列子周穆王西巡道有獻工人名偃師所造能倡者歌舞千變萬化技將終倡者瞬其目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立剖倡者以示王皆傅會草木膠漆黑白丹青之所為王歎曰人之巧乃與造化同功乎)

岳陽樓

漢水方城帶百蠻四鄰誰道亂周班如何一夢高唐雨自此無心入武關(武關秦劫楚懷王處)

青陵臺([illegible])戰國時韓憑為宋康王舍人妻何氏美王欲之乃先築青陵臺望之後竟奪何而囚憑憑自殺何與王登臺自投臺下願以尸還韓氏而合葬王怒遂令分埋之兩冢相望經宿忽有梓木各生於冢根交於下枝連於上有鳥如鴛鴦常棲其樹朝暮悲鳴人皆曰此韓大夫夫婦之精魂也或云化為蝴蝶)

青陵臺畔日光斜萬古貞魂倚暮霞莫訝韓憑為蛺蝶等閒飛上別枝花

咸陽

咸陽宮闕欝嵯峨六國樓臺豔綺羅自是當時天帝醉(西京賦昔者大帝說秦穆公而覲之饗以鈞天廣樂帝有醉焉乃為金策錫用此土而翦諸鶉首)不關秦地有山河

河（言暴秦之兼并六國實天帝畀之非以其地有山河之固也）

漢宮詞

青雀西飛竟未回君王長在集靈臺（三輔黃圖臺在華陰縣界武帝所造）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賜金莖露一杯

過景陵（唐書憲宗諡聖神章武孝皇帝葬景陵在蒲城縣金熾山）

武皇精魄久仙升帳殿淒涼煙霧凝俱是蒼生留不得鼎湖何異魏西陵

過楚宮

巫峽迢迢舊楚宮至今雲雨暗丹楓微生盡戀人間樂只有襄王憶夢中

東阿王

國事分明屬灌均西陵魂斷夜來人君王不得爲天子半爲當時賦洛神（灌均陳王之典籤譖諸王於文帝者）

北齊二首

一笑相傾國便亡何勞荊棘始堪傷小憐玉體橫陳夜已報周師入晉陽

巧笑知堪敵萬機傾城最在著戎衣晉陽已陷休回顧更請君王獵一圍（北齊書周師取平陽帝獵於三堆晉州告急帝將還淑妃請更殺一圍從之）

南朝

地險悠悠天險長金陵王氣應瑤光休誇此地分天下只得徐妃半面妝（[illegible]按徐妃傳[illegible]爲半面妝）

華清宮

華清恩幸古無倫猶恐蛾眉不勝人未免被他褒女笑只教天子暫蒙塵（言褒姒能滅周而玄宗不久歸國是貴妃之傾城猶在褒姒下也）

龍池

龍池賜酒敞雲屏羯鼓聲高衆樂停夜半宴歸宮漏永薛王沈醉壽王醒（容齋續筆唐岐薛諸王俱薨於開元中而太真以天寶三載入宮此篇與元稹連昌宮詞百官隊仗避岐薛俱失之○朱云作者徵文刺諷不必一一核實）

西亭

此夜西亭月正圓疎簾相伴宿風煙梧桐莫更翻清露孤鶴從來不得眠

代贈

樓上黃昏欲望休玉梯橫絕月如鉤芭蕉不展丁香結同向春風各自愁

詠史

北湖南埭水漫漫一片降旗百尺竿三百年間同曉夢鍾山何處有龍盤

閨情

紅露花房白蜜脾黃蜂紫蝶兩參差春窗一覺風流夢卻是同袍不得知

爲有

爲有雲屏無限嬌鳳城寒盡怕春宵無端嫁得金龜婿（唐車服志三品以上飾以金）辜負香衾事早朝

有感

非關宋玉有微辭却是襄王夢覺遲一自高唐賦成後楚天雲雨盡堪疑

無題

紫府仙人號寶燈（抱朴子到天上先過紫府）雲漿未飲結成冰如何雪月交光夜更在瑤臺十二層

霜月

初聞征雁已無蟬百尺樓高水接天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裏鬭嬋娟

離亭賦得折楊柳

含煙惹霧每依依萬緒千條拂落暉為報行人休盡折半留相送半迎歸

韓冬郎即席為詩相送一座盡驚他日余方追吟連宵侍坐徘徊久之句有老成之風因成二絕寄酬兼呈畏之員外（南部新書冬郎韓偓小字又韓瞻字畏之義山同年）

十歲裁詩走馬成冷灰殘燭動離情桐花萬里丹山路雛鳳清於老鳳聲

劒棧風檣各苦辛（劒棧謂劒閣棧道）別時冰雪到時春為憑何遜休聯句（何遜嘗有范廣州宅聯句）瘦盡東陽姓沈人（沈東陽約嘗謂何遜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未能到余雖無東陽之才而有東陽之瘦矣）

中晚唐詩叩彈集卷第七

中晚唐詩叩彈集卷第八

錫山杜詔紫綸
秀水杜庭珠詒穀　集

温庭筠

本名岐字飛卿并州祁人貞觀宰相彥博之後與李商隱齊名號溫李然薄於行多作側詞艷曲數舉不第大中末上書千言執政鄙其人授方山尉徐商鎮襄陽署為巡官咸通中失意歸江東與令狐綯有憾綯鎮淮南過府不謁後商知政事白用為國子助教商罷去廢其才思艷麗工於小賦每入試押官韻作賦凡八叉手而八韻成時號溫八叉其著述頗多而詩賦韻格清拔文士稱之又善鼓琴吹笛嘗曰有絃即彈有孔即吹不必柯亭爨桐也有詩五卷及漢南真稿握蘭金荃等集傳於世

俠客行

欲出鴻都門（鴻都門在洛陽）陰雲蔽城闕寶劍黯如水微紅濕餘血白馬夜頻嘶三更霸陵雪（三輔黃圖霸陵在長安東南[illegible]）

江南曲

妾家白蘋浦日上芙蓉檝軋軋搖槳聲移舟入茭葉谿長茭葉深作底難相尋辟郎郎不見灘鷩自浮沈拾萍萍無根采蓮蓮有子不作浮萍生寧為藕花死（庭珠按上因采蓮起興言情此下乃相見問答也）岸傍騎馬郎烏帽紫游韁含愁復含笑回首問橫塘（金陵覽古自江口沿秦淮築堤謂之橫塘）妾住金陵步門前朱雀䑠（庭珠按六朝史秦淮設施有青溪朱雀等名）流蘇持作帳芙蓉持作梁出入金犢幰兄弟侍中郎前年學歌舞定得郎相許連娟眉繞山低紋腰如杵鳳管悲若咽鸞弦嬌欲語扇薄露紅鉛（王融詠歌妓詩輕紅淡鉛臉）羅輕壓金縷明月西南樓珠簾玳瑁鉤橫波巧能笑彎蛾不識愁花開子留樹草長根依

土早聞金溝遠底事歸郎許不學楊白花朝朝淚如
雨（庭珠按梁書胡太后私楊華名白花華懼禍奔梁太后追思不已爲作楊白花歌聲甚悽惋）

西洲詞（一作西洲曲）

悠悠復悠悠昨日下西洲西洲風色好遥見武昌樓（武昌樓也）
武昌何鬱鬱儂家定無匹小婦被流黄登樓撫
瑶瑟（古大婦織羅綺中婦織流黄小婦無所作挾瑟上高堂）朱弦繁復輕素手直淒清
一彈三四解（樂府元龜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掩抑似含情南樓登且
望西江廣復平艇子搖兩槳催過石頭城（庭珠按從武昌謂來石頭城當不在金陵一統志石城在湖廣承天府城西有莫愁邨樂府所云莫愁家在石城西是也）門前烏桕樹慘澹天將
曙灘鸑飛復還郎隨早帆去回頭語同伴定復負情
儂去帆不安幅作抵使西風他日相尋索莫作西洲
客西洲人不歸春草年年碧

秋日

爽氣變昏旦神皋遍原隰煙華久蕩搖石澗仍清急
柳闇山犬吠蒲流水禽立菊花明欲迷棗葉光如溼
天籟思林嶺車塵倦都邑譸張夙所違（書無或譸張爲幻）悔恡
何由入芳草秋可藉幽泉曉堪汲牧羊燒外鳴林果
雨中拾復此遂閒曠翛然脫羈縶田收鳥雀喧氣肅
龍蛇蟄往節足豐穰良朋阻遊集沈機日寂寥葆素
常呼吸投迹倦攸往放懷志所執良時有東菑吾將
事蓑笠

燒歌（說文野火曰燒）

起來望南山山火燒山田微紅久如滅短焰復相連
差差向巖石冉冉凌青壁低隨回風盡遠照檐茅赤
鄰翁能楚言倚鍤欲潸然自言楚越俗燒畬作早田（楚俗[illegible]謂田[illegible]畬）
豆苗蟲促促籬上花當屋廢棧豕歸闌廣場
雞啄粟新年春雨晴處處賽神聲持錢就人卜敲瓦
隔林鳴（巫俗擊瓦爲卜以定吉凶）卜得山上卦歸來桑棗下吹火向白
茅腰鐮映頳蔗（庭珠按鎌音廉說文鍥也南方用以刈禾）風驅槲葉煙槲樹連平
山迸星拂霞外飛燼落階前仰面呻復嚏鴉娘咒豐
歲（庭珠按二語意言巫者李娘吉神從亦有獨娘一室語也）誰知蒼翠容盡作官家稅

春曉曲

家臨長信往來道乳燕雙雙拂煙草油壁車輕金犢
肥流蘇帳曉春雞早籠中嬌鳥暖猶睡簾外落花閒
不埽衰桃一樹近前池似惜紅顏鏡中老

惜春詞

百舌問花花不語低徊似恨橫塘雨蜂爭粉蘂蝶分
香不似垂楊惜金縷願君留得長妖韶莫逐東風還
蕩搖秦女含嚬向煙月愁紅帶露空迢迢

蓮浦謠

鳴橈軋軋谿溶溶廢綠平煙吳苑東水清蓮媚兩相
向鏡裏見愁愁更紅白馬金鞭大隄上西江日夕多
風浪荷心有露似驪珠不是真圓亦搖蕩

東峰歌

鈿蝶漂淺玉谿水、曉來微雨蕉花紫、冉冉山雞紅尾長、一聲樵斧驚飛起、松刺梳空石差齒、煙香風軟人參蕊、陽崖一夢伴雲根、仙菌靈芝夢魂裏、

西陵道士茶歌

乳竇濺濺通石脈、綠塵愁草春江色、澗花入井水味香、山月當人松影直、仙翁白扇霜鳥翎、拂壇夜讀黃庭經、疏香皓齒有餘味、更覺隺心通杳冥、

陽春曲（樂府解題陽春傷也一云傷時也）

雲母空窗曉煙薄、香昏龍氣凝暉閣、霏霏霧雨杏花天、簾外春威著羅幕、曲闌伏檻金麒麟、沙苑芳郊連翠茵、（定詠誌唐置沙苑監掌牧於此焉）廄馬何能齧芳草、路人不敢隨流塵、

錦城曲（錦城在蜀都即錦官城也）

蜀山攢黛留晴雪、簝筍蕨芽縈九折、江風吹巧剪霞綃、花上千枝杜鵑血、杜鵑飛入巖下叢、夜叫思歸山月中、巴水漾情情不盡、文君織得春機紅、怨魄未歸芳草死、江頭學種相思子、樹成寄與望鄉人、白帝城荒五千里、

織錦詞

丁東細漏侵瓊瑟、影轉高梧月初出、簇簌金梭萬縷紅、鴛鴦豔錦初成匹、錦中百結皆同心、蕊亂雲盤相間深、此意欲傳傳不得、玫瑰作柱朱弦琴、（玫瑰火齊珠也）為君裁破合歡被、星斗迢迢共千里、象齒熏鑪未覺秋、碧

池中有新蓮子、（西京雜記天子以象牙為火籠傍侍詔深紅蓮子點細錦鳳皇花）

蘭塘詞

塘水汪汪鳧唼喋、憶上江南木蘭檝、繡領金須蕩倒光、團團皺綠雞頭葉、露凝荷卷珠淨圓、紫菱刺短浮根纏、小姑歸晚紅妝淺、鏡裏芙蓉照水鮮、東溝潏潏勞回首、欲寄一杯瓊液酒、知道無郎卻有情、長教月照相思柳、

七夕歌

鳴機札札停金梭、芙蓉澹蕩秋水波、夜軒紅粉陳香羅、鳳低蟬薄愁雙蛾、微光奕奕凌曙河、鸞咽鶴唳飄飄歌、彎橋銷盡奈愁何、天氣駘蕩雲陂陁、平明花木有愁意、露溼絲盤蛛網多、

東郊行

鬬雞臺下東西道、（廣陽門北有鬬雞臺）柳覆斑騅蝶縈草、坱靄韶容鎖澹愁、青筐葉盡蠶應老、綠渚幽香注白蘋、差差小浪吹魚鱗、王孫騎馬有歸意、林彩著空如細塵、安得人生各相守、燒船破棧休馳走、世上多應無別離、路傍更長千枝柳、

湘東宴曲

湘東夜宴金貂人、楚女含情嬌翠顰、玉管將吹插鈿帶、錦囊斜拂雙麒麟、重城漏斷孤帆去、唯恐瓊籤報天曙、萬戶沈沈碧樹圓、雲飛雨散知何處、欲上香車

偎朦朦清歌響斷銀屏隔堤外紅塵蠟炬歸樓前澹月連江白

塞寒行

燕弓弦勁霜封瓦樸簌寒鵰睇平野一點黃塵起雁喧白龍堆下千蹄馬 龍堆在西域 河源怒觸風如刀翦斷朔雲天更高晚出榆關逐征北 榆林關在勝州 驚沙飛迸衝貂袍心許凌煙名不滅年年錦字傷離別彩毫一畫竟何榮空使青樓泣成血

漢皇迎春詞 庭珠按漢書迎春于東郊服飾皆青歌青陽舞八佾祭青帝句芒

春草芊芊晴掃煙宮城大錦紅殷鮮海日如融照仙掌淮王小隊纓鈴響獵獵東風展雕旗畫神金甲蔥

蘢䋄鉅公步輦迎句芒複道掃塵鸞篲長 說文 篲埽竹也 豹尾竿前趙飛燕 揚雄傳 是時趙昭儀方大幸每上甘泉常從在屬車間豹尾中 柳風吹盡眉間黃碧草含情杏花喜上林鶯囀游絲起寶馬搖環萬騎歸恩光暗入簾櫳裏 詔按唐后妃傳武宗每畋游苑必以王才人從漢皇飛燕皆指此

舊唐書庭筠大中初應進士則此詩或作於武宗時注一以為漢武一以為成帝似不必泥

罩魚歌

朝罩罩城東暮罩罩城西兩槳鳴幽幽蓮子相高低持罩入深水金鱗大如手魚尾迸圓波千珠落湘藕風颸颸雨離離菱芡刺灘鸂鶒飛水連網眼白如影淅瀝篷聲寒點微楚岸有花花蓋屋金塘柳色前谿曲悠悠杳若去無窮五色澄潭鴨頭綠

晚歸曲

格格水禽飛帶波孤光斜起夕陽多湖西山淺似相笑菱刺惹衣攢黛蛾青絲繫船向江木蘭芽出主吳江曲水極晴搖泛灩紅草平春染煙緜綠玉鞭騎馬白玉兒 一作楊叛兒 刺金作鳳光參差丁丁暖漏滴花影催入景陽人不知彎堤弱柳遙相矚雀扇員員掩香玉蓮塘艇子歸不歸柳暗桑穠聞布穀

舞衣曲

藕腸纖縷抽輕春煙機漠漠嬌蛾嚬金梭淅瀝透空薄翦落鮫綃吹斷雲張家公子夜聞雨夜向蘭堂思楚舞蟬衫麟帶壓愁香偷得鶯簧鎖金縷管含蘭氣

嬌語悲胡槽雪腕鴛鴦絲芙蓉力弱應難定楊柳風多不自持回嚬笑語西窗客星斗寥寥波脈脈不逐秦王卷象牀 樂府解題秦王卷衣曲言咸陽春景及宮闕之美秦王卷衣以贈所歡也 滿樓明月梨花白

曉仙謠

玉妃喚月歸海宮 言月落也 月色澹白涵春空銀河欲轉星靨微碧浪疊山埋早紅 言日欲出也 宮花有露如新淚小苑叢叢入寒翠綺閣空傳唱漏聲網軒未辨凌雲宇 總言曉也已下言仙 遙遙珠帳連湘煙鶴扇如霜金骨仙碧簫曲盡彩霞動下視九州皆悄然秦王女騎紅尾鳳 用簫史事 乘空回首晨雞弄霧蓋狂塵億兆家世人猶作牽情夢

懊惱曲

萬絲作線難勝鍼 染粉染黃那得深 玉白蘭芳不相顧 青樓一笑輕千金 莫言自古皆如此 健劍刜鍾鉛繞指 三秋庭綠盡迎霜 唯有荷花守紅死 廬江小吏朱斑輪〔古詩爲焦仲卿妻作序 漢末建安中廬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劉氏爲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聞之亦自縊於庭樹時人傷之爲詩云爾〕柳縷吐牙香玉春 兩股金釵已相許 不令獨作空城塵 悠悠楚水流如馬 恨紫愁紅滿平野 野土千年怨不平 至今燒作鴛鴦瓦〔庭筠按古詩末有云[illegible]華山[illegible]東西植松柏左右種梧桐[illegible]詞中有雙飛鳥自名爲鴛鴦〕〔詔按晉懊儂歌第十四首云懊惱奈何許夜聞家中論不得儂與汝[illegible]今借以詠仲卿夫婦爲死之事故以懊惱名篇健劍鍾鉛指庭筠自比失節也末言水流花謝遺恨千年而冢土成灰後然作偶即古詩之意而究言之也〕

達摩支曲〔樂府雜錄達摩支健舞曲也天寶十三載改達摩支爲泛蘭叢〕

搗麝成塵香不滅 拗蓮作寸絲難絕 紅淚文姬洛水春 白頭蘇武天山雪 君不見無愁高緯花漫漫〔北齊書後主高緯承世祖奢泰之後以爲帝王當然乃更增益宮苑[illegible]壯麗[illegible]自彈胡琵琶爲無愁之曲民間謂之無愁天子後滅於周〕漳浦宴餘清露寒 一旦臣僚共囚虜 欲吹羌笛先汍瀾 舊臣頭鬢霜華早 可惜雄心醉中老 萬古春歸夢不歸 鄴城風雨連天草〔詔按北周主伐齊圍鄴後出走周師追及之送長安封溫國公[illegible]〕

雞鳴埭歌〔詔按南史齊武帝[illegible]數幸琅邪城宮人常從早發至湖北埭雞始鳴故呼爲雞鳴埭〕

南朝天子射雉時 銀河耿耿星參差 銅壺漏斷夢初覺 寶馬塵高人未知 魚躍蓮東蕩宮沼 濛濛御柳懸棲鳥 紅妝萬戶鏡中春 碧樹一聲天下曉〔淮南子桃都山有大樹名桃都[illegible]山上有天雞日初出照此木天雞即鳴天下雞皆應之〕盤踞勢窮三百年〔詔按廣信[illegible]江南[illegible]非江表王氣終於三百年乎此下言陳事[illegible]軍敗[illegible]以亡〕朱方殺氣成愁煙 彗星拂地浪連海 戰鼓渡江塵漲天〔詔按禎明二年隋下詔伐陳明年正月朔陳主會朝大霧四塞是日賀若弼自廣陵引兵濟江韓擒虎自橫江宵濟采石[illegible]〕繡龍畫雉填宮井〔陳主與張麗華孔貴嬪投景陽井以避隋兵〕野火風驅燒九鼎 殿巢江燕砌生蒿 十二金人霜炯炯 芊緜平綠臺城基〔臺城在鍾山側〕暖色春容荒古陂 寧知玉樹後庭曲 留待野棠如雪枝

昆明治水戰詞〔庭筠按漢武帝元狩三年欲伐昆吾夷乃穿昆明池以習水戰因而於上遊戲養魚〕〔在西安府上林苑中〕

汪汪積水光連空 重疊細紋晴漾紅 赤帝龍孫鱗甲怒 臨流一眄生陰風 鼉鼓三聲報天子 雕旗獸艦凌波起 雷吼濤驚白石山 石鯨眼裂蟠蛟死〔西京雜記昆明池刻玉石爲鯨魚每至雷雨常鳴吼鬣尾皆動〕溟池海浦俱喧豗 青翰畫鷁相次來 箭羽槍纓三百萬 踴躍翻西海生塵埃 茂陵仙去菱花老 唼唼游魚近煙島 渺莽殘陽釣艇歸 綠頭江鴨眠沙草

湖陰詞 并序

王敦舉兵至湖陰 明帝微行視其營伍 由是樂府有湖陰曲而亡其詞 因作而附之

祖龍黃鬚珊瑚鞭 鐵驄金面青連錢 虎髯拔劍欲成夢 日壓賊營如血鮮〔晉明帝紀王敦將舉兵內向帝微行至于湖陰察敦營壘而出敦晝寢夢日環其城驚寤曰此必黃鬚鮮卑奴來也使騎追帝帝以七寶鞭與逆旅嫗曰後有騎來可以此示之俄而追者至問嫗嫗曰去遠矣〕海旗風急驚眠起 甲重光搖照湖水 蒼黃追騎塵外歸 森索妖星陣

前死（節按云凡子會不踰五萬官至汀享壽不臨所歌闕之大怒辱卒）五陵碧春萋萋灞川玉馬空中嘶羽書如雷入青瑣雪腕如槌催畫鞞（節按五陵灞川皆長安地附爲劉曜所據羽書鞞鼓遠震江東未可以取死而遊宴術也下正譏之）白蚓天子金鍠鉞高臨帝座回龍章吳波不動楚山晚花歷闌干春晝長

春江花月夜詞（節按古樂府詩集云春江花月夜玉樹後庭花並陳後主所作也舊書樂志今攷之初無此詞五壽前陳自四十年何尚沙漠主之曲邪又按古樂府載春江花月夜隋煬帝所作觀此詩蓋全賦隋煬帝樹後庭不過借作此興耳宜從樂府）

玉樹歌闌海雲黑花庭忽作青蕪國秦淮有水水無情還向金陵漾春色楊家二世安九重不御華芝嫌六龍（庭珠按此下總言煬帝遊幸江都荒淫無度也）百幅錦帆風力滿連天展盡金芙蓉珠翠丁星復明滅龍頭劈浪哀笳發千里涵空照水魂萬枝破鼻團香雪漏轉霞高滄海西玻瓈枕上聞天雞鸞弦代寫曲如語一醉昏昏天下迷四方須動煙塵起猶在濃香夢魂裏後主荒宮有曉鸎飛來只隔西江水（庭珠按起結俱用後主事金陵廣陵隔江相望與煬帝結語言意所謂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也）

張靜婉采蓮曲（并序）

靜婉羊侃妓也其容絕世侃自爲采蓮二曲今樂府所存失其故意因歌以俟采詩者事具載梁史（侃字祖忻泰山梁父人善音律）

蘭膏墜髮紅玉春（庭珠按西京雜記趙飛燕與女弟昭儀皆色如紅玉）燕釵拖頸拋盤雲城西楊柳向嬌晚門前溝水波粼粼麒麟公子朝天客珂馬璫璫度春陌掌中無力舞衣輕（庭珠按南史張靜婉能爲掌上舞）剪斷蛟綃破春碧抱月飄煙一尺腰麝臍龍髓憐（皆香也）

嬌饒秋羅拂水碎光動露重花多香不消鸂鶒交交塘水滿（下言采蓮）綠萍金粟蓮莖短一夜西風送雨來粉痕零落愁紅淺船頭折藕絲暗牽藕根蓮子相留連郎心似月月易缺十五十六清光圓

郭處士擊甌歌（樂府雜錄唐武宗朝郭道源善擊甌率以越甌十二隻旋加減水其中以箸擊之）

佶栗金虯石潭古（庭珠按虯龍無角者此言甌之製）勺陂瀲灩幽修語湘君寶馬上神雲碎佩叢鈴滿煙雨（庭珠按三句是形容其聲）吾聞三十六宮花離離軟風吹春星斗稀玉晨冷磬破昏夢天露未乾香著衣蘭釵委墜垂雲髮小響丁當逐回雪晴碧煙滋重疊山羅屏半掩桃花月太平天子駐雲車龍鑪勃鬱雙蟠拏宮中近臣抱扇立侍女低鬟落翠花亂珠觸續正跳蕩傾頭不覺金烏斜（庭珠按自三十六宮句至此皆追溯往事撫言擊甌之聲滿宮微聽之樂也下乃言處士小傲）我亦為君長歎息緘情遠寄愁無色莫沾香夢綠楊絲千里春風正無力（庭珠按[illegible]宗朝[illegible]是其後淪落不偶故爲之歎息也[illegible]宗[illegible]江湖[illegible]所云[illegible]晚出也[illegible]無色情[illegible]春風無力[illegible]）

醉歌

檐柳初黃燕初乳曉碧芊緜過微雨樹色深含臺榭情鶯聲巧作煙花主錦袍公子陳梧鶴潑醅百甕春酒香入門下馬問誰在降階握手登華堂臨邛美人連山眉低抱琵琶含怨思朔風繞指我先笑明月入懷君自知勸君莫惜金尊酒年少須臾如覆手辛勤到老慕簞瓢於我悠悠竟何有洛陽虛今稱文房妻

子脚秀春黃楊（註按韓愈寄盧仝詩云一奴長鬚不裹頭一婢赤脚老無齒此飛卿自況也下四句況錯伯公子）阿荃光顏不識字（壹音同鉄唐書李光顏太河曲部落稽阿跌之族）指揮豪儁如驅羊天犀壓斷朱鷺除瑞錦驚飛金鳳凰其餘豈足霑牙齒欲用何能報天子驚馬垂頭搶冥塵驊騮一日行千里但有沉冥醉客家支頤瞪目持流霞惟恐南園風雨作碧蕪狼藉棠梨花

春日野行

騎馬踏煙莎青春奈怨何蝶翎朝粉盡鴉背夕陽多柳豔欺芳帶山愁縈翠蛾別情無處說方寸是星河

送洛南李主簿

想君秦塞外因見遠山青樹葉晚迷路枳花春滿庭

祿優仍侍膳官散得專經余亦還愚谷歸心在華扉

巫山神女廟（神女廟在巫山縣西北有陽雲臺）

黯黯閉宮殿霏霏蔭薜蘿曉峰眉上色春水臉前波古樹芳菲盡扁舟離恨多一叢斑竹夜環珮響如何

握柘詞（樂府羽調有柘枝曲）

楊柳縈橋綠玫瑰拂地紅繡衫金騕褭花髻玉瓏璁宿雨香潛潤春流水暗通畫樓初夢斷晴日照湘風

處士盧岵山居

西溪問樵客遙識主人家古樹老連石急泉清露沙千峰隨雨暗一徑入雲斜日暮鳥飛散滿山蕎麥花

初秋寄友人

閒夢正悠悠涼風生竹樓夜琴知欲雨曉簟覺新秋獨鳥楚山遠一蟬關樹愁憑將離別恨江水問同遊

早秋山居

山近覺寒早草堂霜氣晴樹凋窗有日池滿水無聲果落見猿過葉乾聞鹿行素琴機慮靜空伴夜泉清

芙蓉

刺莖澹蕩綠花片參差紅吳歌秋水冷湘廟夜雲空濃豔香露裏美人清鏡中南樓未歸客一夕練塘東

詠山雞

萬壑動晴景山禽凌翠微繡翎翻草去紅嘴啄花歸巢暖碧雲色影孤清鏡輝不知春樹伴何處又分飛

商山早行

晨起動征鐸客行悲故鄉雞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槲葉落山路枳花明驛牆因思杜陵夢鳧雁滿回塘

題竹谷神祠

蒼蒼松色晚一徑入荒祠古樹風吹馬虛廊日照旗煙煤朝奠處風雨夜歸時寂莫湘江客空看蔣帝碑（金陵志蔣子文爲秣陵尉逐盜至鍾山死而靈異吳大帝立廟孫陵岡改鍾山曰蔣山封爲中都侯至齊進號蔣帝）

經李處士杜城別業

憶昔幾遊集今來倍歎傷百花情易老一笑事難忘白社已蕭索青樓空豔陽不閑雲雨夢猶欲過高唐

西遊書懷

渭川通野戍有路上桑乾（桑乾古涿鹿地）獨鳥青天暮驚塵亦燒殘高秋辭故國昨日夢長安客意自如此非關行路難

送人東遊

荒戍落黃葉浩然離故關高風漢陽渡初日郢門山江上幾人在天涯孤櫂還何當重相見尊酒慰離顏

偶題

孔雀眠高樹櫻桃拂短簷畫明金冉冉箏語玉纖纖細雨無妨燭輕寒不隔簾欲將紅錦段因夢寄江淹

送淮陰孫令之官

隋隄楊柳煙孤櫂正悠然蕭寺通淮戍蕪城枕楚田魚鹽橋上市燈火雨中船故老青葭岸先知處子賢

宿白蓋峯寺寄僧

山房霜氣清一宿遂平生閣上見林影月中聞澗聲佛燈銷永夜僧磬徹寒更不學何居士焚香為官情（晉何充與弟準俱崇信釋氏謝萬譏之曰二何佞於佛）

過華清宮二十二韻（唐天寶六載改驪山溫泉宮為華清宮）

憶昔開元日承平事勝遊貴妃專寵幸天子富春秋月白霓裳殿風乾羯鼓樓鬭雞花蔽膝騎馬玉搔頭繡轂千門妓金鞍萬戶侯薄雲欹雀扇輕雪犯貂裘過客聞韶濩居人識冕旒氣和春不覺煙暖霽難收澀浪和瓊甃晴陽上彩斿卷衣輕鬢嬾窺鏡澹蛾羞屏掩芙蓉帳簾褰玳瑁鉤重瞳分渭曲纖手指神州御案迷萱草天袍妒石榴深巖藏浴鳳鮮隰媚潛虬（[illegible]祿山醉臥化為一黑[illegible]而龍首左右遽言之玄宗[illegible]此[illegible]無能為也[illegible]祿山將入朝乃令於溫泉為祿山造宅至溫泉賜浴正月一日[illegible]祿山生日後三日召祿山入內貴妃以繡綳子繃祿山令內人以綵輿舁之歡呼[illegible]玄宗就觀大悅深嚴二句隱含諷刺已上敘開元盛時事以下敘天寶亂後事）不料邯鄲蝨俄成即墨牛劍鋒揮太皞旗焰拂蚩尤（四句謂祿山之亂也）內嬖陪行在（謂貴妃從幸也）孤臣預坐籌（謂陳玄禮之密謀也）瑤簪遺翡翠霜仗駐驊騮（二句謂四軍不進也）豔笑雙飛斷香魂一哭休（二句謂貴妃之死也）早梅悲蜀道高樹隔昭丘（二句謂改葬貴妃他所也）朱閣重霄近蒼崖萬古愁至今湯殿水嗚咽縣前流

（匡[illegible]此詩著意只在開元盛時祿山亂後便略與長恨不同）

洞戶二十二韻（前篇追憶昔遊而作只拈起二字為題亦義山錦瑟之類耳）

洞戶連珠網方疏隱碧潯燭盤煙墜燼簾壓月通陰粉白仙郎署霜清玉女碪醉鄉高窈窕棊陣靜愔愔素手琉璃扇玄髫玳瑁簪昔邪看寄迹（酉陽雜俎昔邪在屋曰昔邪在牆曰垣衣）梔子詠同心樹列千秋勝樓懸七夕鍼舊詞翻白紵新賦換黃金唳隺調蠻鼓驚蟬應寶琴舞疑繇易度歌轉斷難尋露委花相妒風欹柳不禁橋彎雙表迥池漲一篙深清蹕傳恢囿黃旗幸上林神鷹參翰苑天馬破蹄涔（牛馬蹄中水曰蹄涔）武庫方題品文園自好音朱莖殊菌蠢丹桂欲蕭森黼帳回瑤席華燈對錦衾畫圖驚走獸（衛協有畏獸圖）書帖得來禽（王羲之有來禽帖）河曙秦樓映山晴魏闕臨綠囊逢趙后（漢外戚傳成帝許美人生子趙后以頭擊壁戶柱啼泣不肯食詔使靳嚴持綠囊書）

（于許許以軍鎭一合盛所生兒孤封及得章報書于嚴后害之）青瑣見王沈（晉王沈封博陵侯）封任達嫌孤

憤疎𪾢倦九箴（九箴九州之箴也）若爲南道客猶作臥龍吟

（詔按晉宣宗愛唱菩薩蠻令狐丞相託飛卿撰進宣宗使宮嬪歌之又宣宗好微行遇溫於逆旅溫不識龍顏歸意傲慢遂有方城之謫詩中舊詞翻白紵新綾換黃金及任達嫌孤憤詠嬌倦九箴等語全是遣戲監前后流落哀云此篇與前篇滿宮詩意相同恐非篤論）

開聖寺

路分溪石夾煙叢十里蕭蕭古樹風出寺馬嘶秋色裏向陵鴉亂夕陽中竹間泉落山廚靜塔下僧歸殿影空猶有南朝舊碑在敢將興廢問休公（一作漁翁）

贈蜀將（蠻入成都頻著功勞）

十年分散劍關秋萬事皆從錦水流志氣已曾明漢節功名猶自滯吳鉤（吳越春秋吳王闔閭令國中作金鉤有人殺二子以血釁金成二鉤獻於闔閭）鵰邊認箭寒雲重馬上聽笳塞草愁今日逢君倍惆悵灌嬰韓信盡封侯

休澣日謁西掖所知因成長句（詔按楊慎曰俗以上澣中澣下澣爲上旬中旬下旬本唐官制十日一休沐故白居易詩公假月三旬今皆襲用之）

赤墀高閣自從容玉女窗扉報曙鐘日麗九華青瑣闥雨晴雙闕翠微峰毫端蕙露滋仙草琴上薰風入禁松（詔按國風入松琴曲也）苟令鳳池春婉娩好將餘潤變魚龍

題李處士幽居

水玉簪頭白角巾瑤琴寂歷拂輕塵濃陰似帳紅薇晚細雨如煙碧草新隔竹見籠疑有鶴卷簾看畫靜無人南窗自有忘機友谷口徒稱鄭子眞

利州南渡（唐地理志利州益昌郡武德八年改爲利州）

澹然空水帶斜暉曲島蒼茫接翠微波上馬嘶看櫂去柳邊人歇待船歸數叢沙草羣鷗散萬頃江田一鷺飛誰解乘舟尋范蠡五湖煙水獨忘機

和趙嘏題岳寺（地理志西岳華山寺在山麓）

疎鐘細響亂鳴泉客省高臨似水天嵐翠暗來空覺潤澗茶餘爽不成眠越僧寒立孤燈外岳寺秋當萬木前張邴宦情何太薄（詔按謝靈運詩偶與張邴合蓋謂張良邴漢也）遠公窗外有池蓮（詔按僧惠遠住龍泉精舍池種白蓮）

南湖（一名鑑湖在會稽）

湖上微風入檻涼翻翻菱荇滿回塘野船著岸偎春草水鳥帶波飛夕陽蘆葉有聲疑霧雨浪花無際似瀟湘飄然蓬艇東歸客盡日相看憶楚鄉

奉天西佛寺（唐書京兆府有奉天縣以乾陵故名）

憶昔狂童犯順年玉虬閒暇出甘泉宗臣欲舞千金劍追騎猶觀七寶鞭星背紫垣終埽地日歸黃道却當天至今南頓諸耆舊（後漢書光武生於南頓）猶指榛蕪作弄田（漢書昭帝耕於鉤盾弄田師古曰弄田謂燕游之田天子所戲弄耳）

偶題

微風和暖日鮮明草色迷人向渭城吳客卷簾閒不語楚娥攀樹獨含情紅垂果蔕櫻桃重黃染花叢蝶粉輕自恨青樓無近信不將心事許卿卿

寄湘陰閻少府乞釣輪子

釣輪形與月輪同獨繭和煙影似空若向三湘逢雁信莫辭千里寄漁翁篷聲夜滴松江雨菱葉秋傳鏡水風終日垂鉤還有意尺書多在錦鱗中

晉朝柏樹 一作法雲雙檜謝安鎮房陵手植雙檜於宅中至唐改爲法雲寺

晉朝名輩此離羣想對濃陰去住分題處尚尋王內史畫時應見顧將軍長廊夜靜聲疑雨古殿秋深影勝雲一下南臺到人世曉泉清籟更難聞

春日野行

日西塘水金隄斜碧草芊芊晴吐芽野岸明媚山芍藥水田叫噪官蝦蟇鏡中有浪動菱蔓陌上無風飄柳花何事輕橈向溪客綠萍方好不還家

投翰林蕭舍人 舊唐書蕭遘咸通進士乾符初召充翰林學士

人間鴛鷺杳難從獨恨金扉直幾重萬象曉歸仁壽鏡百花春隔景陽鐘紫微芒動詞初出紅燭香殘誥未封每過朱門愛庭樹一枝何日許相容

春日偶作

西園一曲豔陽歌擾擾車塵負薜蘿自欲放懷猶未得不知經世竟如何夜闌猛雨判花盡寒戀重衾覺夢多釣渚別來應更好春風還爲起微波

和友人谿居別業

積潤初銷碧草新鳳陽晴日帶雕輪風飄弱柳平橋晚雪點寒梅小院春屏上樓臺陳後主鏡中金翠李夫人 庭筠詩此二句不過形容谿居之勝非實指泛也 花房露透紅珠落蛺蝶雙飛護粉塵

題望苑驛 東有馬嵬驛西有端正樹

弱柳千條杏一枝半含春雨半垂絲景陽寒井人難到長樂晨鐘鳥自知花影至今通博望樹名從此號相思 庭筠按太真外傳上發馬嵬至扶風道見道旁石楠樹團圓愛玩之因呼爲端正樹蓋有所思也 分明十二樓前月不向西陵照盛姬 庭筠按穆天子傳天子南葬盛姬於樂池之南

過馬嵬驛

穆滿曾爲物外遊 詔按穆天子傳河伯號之帝曰穆滿 六龍經此暫淹留返魂無驗青煙滅埋血空成碧草愁香輦却歸長樂殿曉鐘還下景陽樓甘泉不得重相見誰道文成是故侯 史記元狩四年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拜文成將軍

柳

楊柳千條拂面絲綠煙金穗不勝吹香隨靜婉歌塵起影伴嬌嬈舞袖垂羌管一聲何處笛流鶯百囀最高枝千門九陌花如雪飛過宮牆兩不知

和友人悼亡

玉貌潘郎淚滿衣畫羅輕鬢雨霏微紅蘭委露愁難盡白馬朝天望不歸寶鏡塵昏鸞影在鈿箏弦斷雁行稀春風幾許傷情事碧草侵階粉蝶飛

池塘七夕

月出西南露氣秋綺寮河漢在鍼樓楊家繡作鴛鴦幔張氏金爲翡翠鉤銀燭有光妨宿燕畫屏無睡待牽牛萬家砧杵三篙水一夕橫塘是舊遊

過陳琳墓（庭珠按琳字孔璋建安七子之一也避亂冀州袁紹敗之歸死魏太祖辟爲軍謀記室墓在邳州）

曾於青史見遺文今日飄零過古墳詞客有靈應識我霸才無主始憐君石麟埋沒藏秋草銅雀荒涼對暮雲莫怪臨風倍惆悵欲將書劍學從軍（[illegible]）

春日將欲東歸寄新及第苗紳先輩

幾年辛苦與君同得喪悲歡盡是空猶喜故人先折桂自憐羈客尚飄蓬三春月照千山路十日花開一夜風知有杏園無路入馬前惆悵滿枝紅

經李徵君故居

露濃煙重草萋萋樹映闌干柳拂堤一院落花無客醉五更殘月有鶯啼芳筵想像情難盡故榭荒涼路已迷惆悵羸驂往來慣每經門巷一長嘶

題懷貞亭舊遊（一作舊公池亭）

皎鏡方塘菡萏秋此來重見采蓮舟誰能不逐當年樂還恐添成異日愁紅豔影多風嫋嫋碧空雲斷水悠悠簷前依舊青山色盡日無人獨上樓

懷真珠亭

珠箔金鉤對彩橋昔年於此見嬌嬈香燈悵望飛瓊鬢涼月殷勤碧玉簫屏倚故窗山六扇柳垂寒砌露千條壞牆經雨蒼苔徧拾得當時舊翠翹

經五丈原（庭珠按五丈原在今鳳翔府郿縣孔明伐魏時屯兵於此蜀志有赤星投亮營俄而亮卒）

鐵馬雲雕共絕塵柳陰高壓漢宮春天晴殺氣屯關右（庭珠按臥龍即諸葛亮扶風[illegible]之右地也）夜半妖星照渭濱下國臥龍空寤主中原得鹿不由人象牀寶帳無言語從此譙周是老臣（庭珠按譙周勸後主降魏時去亮卒二十九年矣）

和王秀才傷歌姬

月缺花殘莫愴然花須終發月終圓更能何事銷芳念亦有穠華委逝川一曲豔歌留宛轉九原春草葬嬋娟王孫莫學多情客自古多情損少年

送盧處士遊吳越

羨君東去見殘梅唯有王孫獨未回吳苑夕陽明古堞越宮春草上高臺波生野水鴈初下風滿驛樓潮欲來試逐漁舟看雪浪幾多江燕荇花開

過新豐（新豐即今西安府臨潼縣高祖因太皇思故豐里乃放豐人實之曰新豐城及街衢棟宇一如豐里舊制雞犬亦各識其家）

一劍乘時帝業成（漢書漢無尺土之階由一劍之任五載而成帝業）沛中鄉里到咸京寰區已作皇居貴風月猶含白社情（高祖於新豐城中立枌榆社）泗水舊亭秋草變千門遺瓦古苔生至今留得離家恨雞犬相聞落照明

河中陪帥遊亭

倚闌愁立獨裴回欲賦慚非宋玉才滿座山光搖劍

軋繞城波色動樓臺鳥飛天外斜陽盡人過橋心倒影來添得五湖多少恨柳花飄蕩似寒梅

蘇武廟

蘇武魂銷漢使前古祠高樹兩茫然雲邊雁斷胡天月隴上羊歸塞草煙回日樓臺非甲帳（漢武故事以珠玉夜光雜錯珍寶爲甲帳以居神[illegible]）去時冠劍是丁年（李陵答蘇武書丁年奉使皓首而歸）茂陵不見封侯印空向秋波哭逝川（詔拜武以武帝天漢元年使匈奴至昭帝始元六年歸拜典屬國）

宿雲際寺

白蓋微雲一徑深東峯弟子遠相尋蒼苔路熟僧歸寺紅葉聲乾鹿在林高閣清香生靜境夜堂疎磬發禪心自從紫桂巖前別不見南能直至今（僧唐盧慧能住韶州寶林寺同學僧神秀奏則天請迎師辭曰吾南中有緣不可違也天下傳其道謂神秀爲北宗慧能爲南宗）

溪上行

綠塘漾漾煙濛濛張翰此來情不窮雪羽𩀱褷立倒影金鱗撥剌跳晴空風翻荷葉一向白雨灑蓼花千穗紅心羨夕陽波上客片時歸夢釣船中

偶遊

曲巷斜臨一水間小門終日不開關紅珠斗帳櫻桃熟金尾屏風孔雀閒雲髻幾迷芳草蝶額黃無限夕陽山（梁簡文帝詩同安鬟裏撥異作額間黃）與君便是鴛鴦侶休向人間覓往還

回中作（回中在雍州）

蒼莽寒空遠色愁嗚嗚戍角上高樓吳姬怨思吹雙管燕客悲歌動五侯千里關山邊草暮一星烽火朔雲秋夜來霜重西風起隴水無聲咽不流（三秦記其地九回上者七日乃越上有清水四注下所謂隴頭水也）

寄岳州李員外遠

含嚬不語坐持頤天遠樓高宋玉悲湖上殘棊人散後岳陽微雨鳥歸遲早梅猶得回歌扇春水還應理釣絲獨有袁宏正顦顇（晉袁宏字彥伯）一尊惆悵落花時

寄盧生

遺業荒涼近故都門前隄路枕平湖綠楊陰裏千家月紅藕花中萬點珠此地別來雙鬢改幾時歸去片帆孤他年猶擬金貂換寄語黃公舊酒壚

宿松門寺

白石青崖世界分卷簾孤坐對氛氳林間禪室春深雪潭上龍堂夜半雲落月蒼涼登閣在曉鐘搖蕩隔江聞西山舊是經行地願漱寒瓶逐領軍（詔蔡王半山和余秀老禪師詞云何如直截踢倒軍持（寄歸傳云軍持有二若甆瓦者是淨用著當時水隨身以淨手所謂淨餅是也））

李羽處士故里

柳不成絲草帶煙海槎東去鶴歸天愁腸斷處春何限病眼開時月正圓花若有情應悵望水應無事莫潺湲須知此恨消難得孤負南華第二篇（莊子第二篇即齊物論也）

贈知音　二

翠羽花冠碧樹雞未明先向短牆啼窗間謝女青蛾斂門外蕭郎白馬嘶殘曙微星當户沒澹煙斜月照樓低上陽宮裏鐘初動不語垂鞭上柳隄

春日雨

細雨濛濛入絳紗湖(湖一作湖上)寒食孟珠家(庭珠按樂府西曲歌有孟珠二曲)南朝漫是䄍流品宮體何曾爲杏花(庭珠按梁簡文帝本紀帝文傷於輕靡時號宮體)

東鶩西遊因而有作

宣曲長楊瑞氣凝(宣曲長楊皆漢宮名)上林狐兔待秋鷹誰將詞賦陪雕輦寂莫相如臥茂陵

蔡中郎墳(蔡邕官中郎將墳在毘陵[illegible])

古墳零落野花春聞說中郎有後身(庭珠按張衡死日蔡邕母始懷孕二人才貌相類人云邕是張衡後身)今日愛才非昔日莫抛心力作詞人

贈鄭徵君家匡山首春與丞相贊皇公游止(李德裕進封贊皇伯)

一抛蘭櫂逐燕鴻曾向江湖識謝公每到朱門還悵望故山多在畫屏中

經故翰林袁學士居

劒逐驚波玉委塵謝安門下更何人西州城外花千樹盡是羊曇醉後春(晉書謝安傳羊曇者太山人爲安所愛重安薨後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嘗因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曰此西州門曇悲感不已慟哭而去)

彈箏人

天寶年中事玉皇曾將新曲教寧王鈿蟬金雁皆零落一曲伊州淚萬行(伊州曲西州節度蓋嘉運所進也)

渭上

呂公榮達子陵歸萬古煙波繞釣磯橋上一通名利迹至今江鳥背人飛

夜看牡丹

高低深淺一闌紅把火殷勤繞露叢希逸近來成懶病(謝莊字希逸)不能容易向春風

宿城南亡友別墅

水流花落歎浮生又伴游人宿杜城還似昔年殘夢裏透簾斜月獨聞鶯

鄠杜郊居(漢宣帝樂游鄠杜之間)

槿籬芳援近樵家隴麥青青一徑斜寂莫游人寒食後夜來風雨送梨花

瑤瑟怨

冰簟銀牀夢不成碧天如水夜雲輕雁聲遠過瀟湘去十二樓中月自明

楊柳枝

宜春苑外最長條閑裏春風伴舞腰正是玉人腸斷處一渠春水赤闌橋

館娃宮外鄴城西遠映征帆近拂堤繫得王孫歸思切不關春草綠萋萋

(庭珠按温李二家詩非徒巧麗取勝而風骨不凡雖造意幽邃溫不逮李而雋爽過之綜未可漫爲軒輊云)

中晚唐詩叩彈集卷第八

中晚唐詩叩彈集卷第九

錫山杜　詔紫綸
秀水杜庭珠詒穀　集

趙嘏

字承祐山陽人會昌二年進士爲詩贍美多興味杜牧之愛其長笛一聲人倚樓句吟歎不已人因目爲趙倚樓相李回書薦之大中間授渭南尉以其詩有早晚粗酬身事了水邊歸去一閒人爲終渭南兆云

汾上宴別

雲物如故鄉山川知異路年來未歸客馬上春欲莫一尊花下酒殘日水西樹不待管弦終搖鞭背花去

書齋雪後

擁褐坐茅𦨣春晴喜初日微風入桃徑爽氣歸繚帙頻時苦風雪就景理巾櫛樹暖高鳥來窗閒曙雲出鄉遥路難越道蹇時易失欲靜又不能東山負芝朮

昔昔鹽二十首　隋薛道衡有昔昔鹽趙嘏廣之爲二十章今選四

蘼蕪葉復齊

提筐紅葉下度日采蘼蕪掬翠香盈袖看花憶故夫葉齊誰復見風暖恨偏孤一被春光累容顏與昔殊

采桑秦氏女

南陌采桑出誰知妾姓秦獨憐傾國貌不負早鶯春珠履盪花溼籠鉤折桂新使君那駐馬自有侍中人

空梁落燕泥

春至今朝燕花時伴獨啼銜飛珠箔隔語近畫梁低

惟卷閒窺户牀空暗落泥誰能長對此雙去復雙來
那能惜馬蹄
雲中路杳杳江畔草萋萋妾久垂珠淚君何惜馬蹄
邊風悲曉角營月怨春鼙未道休爭戰愁眉又復低
越中寺居
遥岑疎林下斜溪小艇通野橋連寺月高竹半樓風
水靜魚吹浪枝閑鳥下空數峯相向緑日夕郡城東
江邊
終日勞車馬江邊款竹扉殘花春浪闊小酒故人稀
戍鼓客帆遠津雲夕照微何由兄與弟俱及暮潮歸
東歸道中
平生事行役今日始知非歲月老將至江湖春未歸
傳家有天爵主祭用儒衣何必勞知己無名亦息機
經無錫縣醉後吟
客過無名姓扁舟繫柳陰窮秋南國淚殘月故鄉心
京洛衣塵在江湖酒病深何須覓陶令乘醉自横琴
洛中逢盧郢歸覲
不堪俱失意相送出東周緑切倚門戀倍添爲客愁
春山和雪靜寒水帶冰流別後期君處靈原紫閣秋
送權先輩歸覲信安（謹按信安今衢州府）
衣綵獨歸去一枝蘭更香馬嘶芳草渡門掩百花塘
野色亭臺曉灘聲枕簟涼小齋松島上重拂讀書牀

送韋處士歸省朔方
暎柳見行色故山當落暉青雲知己殁白首一身歸
滿袖蕭關雨連沙塞鴈飛到家翻有喜借取老萊衣
長安秋夕
雲物淒清拂曙流漢家宫闕動高秋殘星幾點鴈横
塞長笛一聲人倚樓紫艷半開籬菊靜紅衣落盡渚
蓮愁鱸魚正美不歸去空戴南冠學楚囚
東望
楚江横在草堂前楊柳洲邊載酒船兩見梨花歸不
得每逢寒食一潸然斜陽映闕山當寺微緑含風樹
滿川同郡故人攀桂盡把詩吟向泬寥天
長安日夜與友生話故山
宅邊秋水浸苔磯日日持竿去不歸楊柳風多潮未
落蒹葭霜在鴈初飛重嘶匹馬吟紅葉却聽踈鐘憶
翠微今夜秦城滿樓月故人相見一霑衣
憶山陽（即淮陰）
家在枚臯舊宅邊（謹按漢枚臯字少孺乘子淮陰人）竹軒晴與楚波連芰
荷香繞垂鞭袖楊柳風横弄笛船城礙十洲煙島路
寺臨千頃夕陽川可憐時節堪歸去花落猿啼又一
年
曲江春望懷江南故人
杜若洲邊人未歸水寒煙煖想柴扉故園何處風吹

柳一雁南來雪滿衣目極思隨原草徧浪高書到海
門稀此時愁望情多少萬里春流繞釣磯

發剡中

正懷何謝俯長流更覽餘封識嵊州〔詔按元和郡縣志唐武德四年以剡爲嵊州〕
樹色老依官舍晚溪聲涼傍客衣秋南巖氣爽橫郭
郭天姥雲晴拂寺樓日莫不堪還上馬蓼花風起路
悠悠

登安陸西樓

樓上華筵日日開眼前人事祇堪哀征車自入紅塵
去遠水長穿綠樹來雲雨暗更歌舞伴山川不盡別
離杯無由幷寫春風恨欲下鄖城首重回

經漢武泉〔詔按長安志載光坊曲江西有采谷號之漢武泉〕

芙蓉池苑起清秋漢武泉聲落御溝他日江山映蓮
鬢二年楊柳別漁舟竹間駐馬題詩去物外何人識
醉遊盡把歸心付紅葉晚來隨水向東流

獻淮南李相公

傅巖高靜見台星廟略當時討不庭萬里有雲歸碧
落百川無浪到滄溟軍中老將傳兵術江上諸侯受
政經闃道國人思再入鎔金新鑄雀儀形

答友人

詩家才子酒家仙遊宦曾依積水邊窗戶動搖三島
樹琴尊安穩五湖船羅浮道士分瑰液錦席佳人鬭

楚遠今日相逢朗吟罷滿城砧杵一燈前

寄淮南幕中劉員外

郎官何遜最風流愛月憐山不下樓三佐戎旃換朱
紱一辭蘭省見清秋桂生巖石本瀟灑雀到煙空更
自由休向西齋久閒臥滿朝傾蓋是依劉

泊樂磯江館

風雪晴來歲欲除孤舟晚下意何如月當軒色湖平
後雁斷雲聲客起初傍曉管絃何處靜犯寒楊柳遶
津疎三間茅屋東溪上歸去生涯竹與書

送僧歸廬山

禪棲忽憶五峰遊去著方袍謝列侯花落樓臺千葉
曙錫含風雨一枝秋題詩片石侵雲在洗鉢泉香覆
菊流卻憶前年別師處馬嘶殘月虎溪頭

平戎〔時諫官論北虜未回天從軍帥請修城備之〕

邊聲一夜殷秋鼙牙帳連烽擁萬蹄武帝未能忘塞
北董生纔足使膠西〔詔按董仲舒傳仲舒以公孫弘爲從諛弘嫉之乃言於上使相膠西王〕水橫曉
渡胡兵合雪滿窮沙漢騎迷自古平戎有良策將軍
不用倚雲梯

降虜

廣武溪頭降虜稀一聲寒角怨金微河湟不在春風
地歌舞空裁雪夜衣鐵馬半嘶邊草去狼煙高映塞
鴻飛揚雄尚白相如吃〔詔按楊雄解嘲序雄方草玄有嘲雄以玄之尚白者雄解之司馬相如傳相如口吃而善〕

著書今日何人從獵歸

送李蘊赴鄭州因獻盧郎中㪍

僕射陂西想別時（庭珠按鄭州有僕射陂）滿川晴色見旌旗馬融閒臥笛聲遠王粲醉吟樓影移幾日賦詩秋水寺經年草詔白雲司惟君此去人多羨却是恩深自不知

長信宮

君恩已盡欲何歸猶有殘香在舞衣自恨身輕不如燕春來長繞御簾飛

宮烏棲

宮烏棲處玉樓深微月生檐夜夜心香輦不回花自落春來空佩辟寒金

靈巖寺

館娃宮畔千年寺水闊雲多客到稀聞說春來倍惆悵百花深處一僧歸

座上獻元相公（記事云暇嘗一家於浙西有美姬或云之泊對借會中元崔林之遊浙帥寵其姬隧奪有之朔年既及笄因以紀篋之云云浙帥不自安遣歸之姬方出關逢浙帥以姬興之詣甜汝斥於橫水之陽）

寂寞堂前日又曛陽臺去作不歸雲從來聞說沙吒利（記按異聞錄韓翊姬柳氏爲蕃將沙吒利所劫）今日青娥屬使君

贈歙州使

豔豔橫波思有餘庾樓明月隋雲初揚州寒食春風寺看徧花枝盡不如

經汾陽舊宅

門前不改舊山河破虜曾輕馬伏波今日獨經歌舞地古槐疎冷夕陽多（庭珠按法華寺東連汾陽舊宅今爲寺猶有當時歌舞樓觀此則宅已爲寺矣）

贈別

水邊秋草暮萋萋欲駐殘陽恨馬蹄曾是管弦同醉伴一聲歌盡各東西

東亭柳

拂水斜煙一萬條幾隨春色醉河橋不知別後誰攀折猶自風流勝舞腰

薛逢

字陶臣蒲州人會昌初擢進士第崔鉉入相引直弘文館歷侍御史持論鯁切以謀略高自標置有薦達知制誥者會劉瑑嘗惡之乃出爲巴州刺史復斥蓬綿二州刺史稍遷祕書監卒有文集行於世

君不見

君不見馬侍中氣吞河朔稱英雄君不見韋太尉二十年前鎭蜀地（庭珠按馬侍中謂燧韋太尉謂皐也）一朝冥漠歸下泉功業聲名兩銷歇奉誠園裏蒿棘生長興街南沙路平（庭珠按奉誠園即侍中宅長興街太尉所居也）當時帶礪在何處今日子孫無地耕或聞羇旅甘常調簿尉文參各天表清明縱便天使來一把紙錢風樹杪碑文半缺碑堂摧祁連冢象狐兎開野花似雪落何處棠梨樹下香風來馬侍中韋太尉盛去衰來片時事人生倏忽一夢中何必深深固權位

元日樓前觀仗

曈曨初日照樓臺漠漠祥雲雉扇開星駐冕旒三殿

曉雲翻珠翠六宮來山呼聖壽煙霞動鳳轉金章鳥
獸廻欲識普恩無遠近萬方歡抃一聲雷

八月一日駕幸延喜樓看冠帶降戎（唐書吐蕃傳先是祿山之亂鳳翔之西邠州之北多沒於吐蕃大中三年吐蕃宰相論恐熱以秦原安樂三州及石門等七關來歸於是河隴耆老率長幼千餘人赴闕上御延喜樓觀之解辮服冠帶皆抃舞呼萬歲）

城頭旭日照闌干城下降戎綵仗攢九陌塵埃千騎
合萬方臣妾一聲歡樓臺仰中天易衣服初廻左
衽難清水莫教波浪濁從今赤嶺屬長安（清水縣屬秦州通吐蕃赤嶺道）

宣政殿前陪位觀冊順宗憲宗皇帝尊號（宣宗紀上以河湟收復繼成先志追尊順宗曰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憲宗曰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御宣政殿行事冊出衛僧曰送流涕嗚咽）

樓頭鐘鼓遞相催曙色當衙曉仗開孔雀扇分香案
出袞龍衣動冊函來金泥照耀傳中旨玉節從容引
上台盛禮永尊徽號畢聖慈南面不勝哀

送慶上人歸湖州因寄道儒座主

上人今去白蘋洲雲水苕溪我舊遊夜雨暗江漁火
出夕陽沉浦雁花收閒聽別鳥啼紅樹醉看歸僧棹
碧流若見儒公憑寄語數莖霜鬢已驚秋

貧女吟

殘妝滿面淚闌干幾許幽情欲話難雲髻懶梳愁拆
鳳翠蛾羞照恐驚鸞南鄰送女初鳴佩北里迎妻已
夢蘭惟有深閨顦顇質年年長凭繡牀看

長安春日

窮途日日困泥沙上苑年年好物華荊棘不當車馬
道管弦長奏綺羅家王孫草上悠揚蝶少女風前爛
熳花懶出任從遊子笑入門還是舊生涯

長安夜雨

滯雨通宵又徹明百憂如草雨中生心關桂玉天難
曉運落風波夢亦驚壓樹早鴉飛不散到窗寒鼓溼
無聲當年志氣俱消盡白髮新添四五莖

漢武宮詞

武帝清齋夜築壇自斟明水醮仙官殿前童女移香
案庭際金人捧露盤絳節有時還入夢碧桃何處更
驂鸞茂陵煙雨埋冠劍石馬無聲蔓草寒

宮詞

十二樓中盡曉妝望仙樓上望君王（唐德宗貞元十二年東更衛奉敕修望仙樓）
鎖銜金獸連環冷水滴銅龍晝漏長雲髻罷梳還對
鏡羅衣欲換更添香遙窺正殿簾開處袍袴宮人掃
御牀

金城宮（詔按唐地理志華州華陰縣有隋金城宮則宮爲隋建此詩却爲明皇作）

憶昔明皇初御天玉輿頻此駐神仙龍盤藻井噴紅
豔獸坐金牀吐碧煙雲外笙歌岐薛醉月中臺榭后
妃眠自從戎馬生河洛深鎖蓬萊一百年

開元後樂

莫奏開元舊樂章樂中高曲斷人腸邠王玉笛三更

咽鋭國金車十里香一自犬戎生薊北便從征戰老汾陽中原駿馬搜求盡沙苑年來草又芳（庭珠按沙苑爲唐牧馬之地）

題昭華公主廢池館（一作廢月池）

曾發簫聲水檻前夜蟾寒沼雨嬋娟微波有恨終歸海明月無情却上天白鳥帶將籬外雪綠蘋枯盡渚中蓮榮華不向人間住須讀莊生第一篇

潼關河亭（庭珠按潼關在華陰縣本名衝關以河水自龍門衝激至華山東也）

重岡如抱岳如蹲氣壓秦川勢自尊天地并功開帝宅山河相湊束龍門櫓聲嘔軋中流渡柳色微茫遠岸邨滿眼波濤終古事年來惆悵與誰論

送靈州田尚書

陰風獵獵滿旌竿白草颼颼劒氣攢九姓羌渾隨漢節六州蕃落從戎鞍霜中入塞鵰弓硬月下翻營玉帳寒今日路傍誰不指穰苴門戶慣登壇

座中走筆送前蕭使君

笙歌慘慘咽離筵槐柳陰陰五月天未學蘇秦榮佩印却思平子賦歸田芙蓉欲綻溪邊臉楊柳初迷渡口煙自笑無成今老大送君垂淚郭門前

送裴評事

塞垣從事識兵機只擬平戎不擬歸入夜笳聲含白髮報秋榆葉落征衣城臨戰壘黃雲晚馬渡寒沙夕照微此別不應書斷絕滿天霜雪有鴻飛

醉中看花因思去歲之任

去歲乘軺出上京軍機旦暮促前程狂花野草途中恨春月秋風劒外情愁見瘴煙遮路色厭聞溪水下灘聲不辭醉伴諸年少羞對紅妝白髮生

俠少年

綠眼胡鷹踏錦韝五花騘馬白貂裘往來三市無人識（庭珠按織洛陽記洛陽凡三市）倒把金鞭上酒樓

題黃花驛（在鞏昌府兩當縣）

孤戍迢迢蜀路長鳥鳴山館客思鄉更看絕頂煙霞外數樹巖花照夕陽

馬戴

字虞臣會昌四年進士第大中初李司空辟掌書記以正言被斥爲龍陽尉咸通末佐大同幕終太學博士集一卷

離夜

東征邊水迴北近單于臺戎衣挂寶劒玉箸銜金杯紅燭暗將滅翠蛾終不開

春思

初日照楊柳玉樓含翠陰啼春獨鳥思望遠佳人心幽怨貯瑤瑟韶光凝碧林所思曾不見芳草意空深

征婦歎

稚子在我抱送君登遠道稚子今已行念君上邊城蓮根既無定蓬子焉用生但見請防胡不聞言罷兵

及老能得歸少者還長征

經咸陽北原

秦山曾共轉秦雲自舒卷古來爭雄圖到此多不返野狖穴孤墳農人耕廢苑川長波又逝日與歲俱晚夜入咸陽中悲吞不能飯

關山曲

火發龍山北中宵逐左賢勒兵臨漢水驚雁散胡天水落防河急軍孤受敵偏猶聞漢皇怒按劒待開邊

塞下曲

旌旗倒北風霜霰逐南鴻夜救龍城急朝焚虜帳空骨銷金鏃在鬢改玉關中却想羲軒代無人尚戰功

落日悵望

孤雲與歸鳥千里片時間念我一何滯辭家久未還微陽下喬木遠色隱秋山臨水不敢照恐驚平昔顏

隴上獨望

斜日挂邊樹蕭蕭獨望間陰雲藏漢壘飛火照胡山隴首行人絕河源夕鳥還誰爲立勛者可惜寶刀閒

早發故園

語別在中夜登車離故鄉曙鐘寒出岳殘月迴迎霜風柳條多折沙雲氣盡黃行逢海西雁零落不成行

別家後次飛狐西即事（飛狐即代國南四十里，郡國志飛狐口有飛狐谷）

遠歸從此別親愛失天涯去國頻回首方秋不在家鳴蛩聞塞路冷雁背龍沙西次桑乾曲洲中見荻花（桑乾河屬代郡）

楚江懷古

露氣寒光集微陽下楚丘猿啼洞庭樹人在木蘭舟廣澤生明月蒼山夾亂流雲中君不見竟夕自悲秋

浐上款舊友

斗酒故人同長歌起北風斜陽高壘閉秋角暮山空雁宿寒流上螢飛濇霧中坐來還白髮況復久從戎

洛陽寒夜姚侍御宅憶賈島

夜水動寒色洛陽城闕深如何異鄉思更抱故人心殘月關山遠閒階霜霧侵誰知石門路待與子相尋

宿翠微寺

處處松陰滿樵開一徑通鳥歸霜菓盡僧語石樓空積翠含微月遙泉韻細風經行心不厭憶在故山中

邊將

玉榼酒頻傾論功笑李陵紅韁跑駿馬金鏃掣秋鷹塞迴連天雪河深徹底冰誰言提一劒勤苦事中興

答鄜畤友同宿見示（鄜畤，秦文公作鄜畤，在今鳳翔府扶風縣）

爲客自堪悲風塵日滿衣承明無計入舊隱但懷歸雪積孤城暗燈殘曉角微相逢喜同宿此地故人稀

寄終南真空禪師

閒想白雲外了然清淨僧松門山半寺雨夜佛前燈

此境可長往浮生自不能一從林下別瀑布幾成氷

江行留別

吳楚半秋色渡江逢葦花雲侵帆影落風逼雁行斜返照開嵐翠寒潮蕩浦沙自將何所往海嶠擬營家

下第別令狐員外

論文期雨夜飲酒及芳晨坐數百花發膂驚雙鬢新舊交多得路別業遠仍貧便欲辭知己歸耕海上春

別靈武令狐校書

北風吹別思落月渡關河樹隱流沙短山平近塞多雁池戎馬飲鵰帳戍人過莫慮行軍苦華夷道正和

送皇甫協律淮南從事

辟書丞相草招作廣陵行隋柳疎淮岸汀洲接海城楚檣經雨泊煙月隔潮生誰與同尊俎䲭鸞集虎營

送人遊蜀

別離楊柳陌迢遞蜀門行若聽清猿後應多白髮生虹蜺侵棧道（庭珠按舊說此詩下句言雨雪不應有虹蜺據少陵石龕詩亦曰仲冬見虹蜺蓋蜀土之氣也）雨雪雜江聲過盡愁人處煙花是錦城

送客南遊

擬卜何山隱高秋指岳陽蘆乾雲夢色橘熟洞庭香疎雨殘虹影回雲背雁行靈均如可問一為哭清湘

送僧歸金山寺

金陵江色裏蟬急向秋分迥寺橫洲島歸僧度水雲夕陽依岸盡清磬隔潮聞遙想禪林下爐香對月焚

（庭珠按晚唐以五律擅長者斷推馬虞臣其詩朱賞律洞非許用晦李德新輩所能髣髴也後來唯張喬張蠙一兩人差堪步武）

邊館逢賀秀才

貧病無蹤我與君不知何事久離羣鹿裘共㪚因為客龍關將移擬獻文空館夕陽鴉繞樹荒城寒色雁和雲不堪吟斷邊笳曉葉落東西客又分

秋日送僧志幽歸山寺

禪寺繩牀在翠微松間荷笠一僧歸磬聲寂歷宜秋夜手冷燈前自衲衣

射鵰騎

蕃面將軍著鼠裘酣歌衝雪在邊州獵過黑山猶走馬寒鵰射落不回頭

李遠

字求古太和進士歷忠建江三州刺史終御史中丞宣宗朝令狐綯薦遠為杭州宣宗曰我聞遠有詩云長日唯消一局棊豈可臨郡哉對曰詩人之言非有實也仍薦遠廉察可任乃俞之

銅雀臺

西陵樹已盡銅雀思偏多雪密疑樓閣花開想綺羅影銷堂下舞聲斷帳前歌唯有漳河水年年舊綠波

遊故王駙馬池亭

花樹杳玲瓏漁舟處處通醉銷羅綺豔香暖芰荷風野鳥翻萍綠斜橋印水紅子猷簫管絕誰愛碧鮮濃

送人入蜀

蜀客本多愁君今是勝遊碧藏雲外樹紅露驛邊樓
杜昞呼名語巴江學字流不知煙雨外何處夢刀州

觀廉女真葬女真善隸書嘗為内中學士

玉窗拋翠管輕袖掩銀鸞錯落雲車斷丁泠玉磬寒
雀尋深院立人借舊書看寂莫焚香處紅花滿石壇

詠雁

早晚辭沙漠南來處處飛關山多雨雪風水損毛衣
碧海魂應斷紅樓信自稀不知矰繳外留得幾行歸

吳越懷古

吳越千年奈怨何兩宮清吹作樵歌姑蘇一敗雲無
色范蠡長遊水自波霞拂故城疑轉旆月依荒樹想
嚬蛾行人欲問西施館江鳥寒飛碧草多

聽話叢臺（藝文志趙武靈王叢臺在邯鄲）

有客新從趙地回自言曾上古叢臺雲遮襄國天邊
盡樹繞漳河掌上來弦管變成山鳥弄綺羅留作野
花開金輿玉輦無行迹風雨誰知長綠苔

聽王氏子話歸州昭君廟（圖經歸州今屬荊州府有昭君邨）

獻之聞坐說歸州曾到昭君廟裏遊自古行人多怨
恨至今鄉土盡風流泉如珠淚侵階滴花似紅妝滿
岸稠河畔猶殘翠眉樣有時新月傍簾鉤

贈弘文杜校書

高倚霞梯萬丈餘共看移步入宸居曉隨鴛鷺排金
鎖靜對鉛黃校玉書漠漠禁煙籠遠樹泠泠宮漏響
前除還聞漢帝親詞賦好為從容奏子虛

贈寫御容李長史

玉座煙銷研水清龍顏不動彩毫輕初分隆準山河
秀再點重瞳日月明宮女卷簾皆暗認侍臣開殿盡
遙驚三朝供奉應無敵始覺僧繇浪得名（梁張僧繇善畫人物）

失雀

秋風吹却九皋禽一片閒雲萬里心碧落有情應悵
望瑤臺無路可追尋初來白雪翎猶短欲去丹砂頂
漸深華表柱頭留語後更無消息到如今

讀田光傳

秦滅燕丹怨正深古來豪客盡霑襟荊卿不了真閒
事辜負田光一片心

友人下第因以贈之

劉毅雖然不擲盧誰人不道解樗蒱黃金百萬終須
得只有挼莎更一呼（謹按曲禮共飯不澤手鄭注澤謂挼莎也一說挼莎當作捼挱捼挱兩手相切摩也捼音那挱音娑）

贈箏伎伍卿

輕輕沒後更無箏玉腕紅紗到伍卿座客滿筵都不
語一行哀雁十三聲

雍陶

字國鈞成都人太和進士大中間自國子毛詩博士出為簡州刺史嘗自比謝宣城柳吳興賓至則折辱投贄者少得見之有詩十卷

塞上宿野寺

塞上蕃僧老天寒疾上關遠煙平似水高樹暗如山去馬朝常急行人夜始閑更深聽刁斗時到磬聲間

同賈島宿無可上人院

何處消愁宿攜囊就遠僧中宵吟有雪空屋語無燈静殘唯聞鐸寒牀但枕肱還因愛閑客始得見南能

贈金河戍客

[illegible]猓金河路曾逢雪不迷射鵰青冢北走馬黑山西戍遠旌幡少年深帳幕低酬恩須盡敵休説夢中閨

送裴璋還蜀因亦懷歸

客在劒門外新年音信稀自爲千里別已送幾人歸

陌上日初落馬前花正飛離言殊未盡春雨滿行衣

少年行

不待軍功有俠名可憐毬獵少年情戴鈴健鶻隨聲下撼佩驕驄弄影行覓匠重裝燕客劒對人新按越姬箏豈知儒者心偏苦吟向秋風白髮生

塞路晚晴

晚虹斜日塞天昏一半山川帶雨痕新水亂侵青草路殘煙猶傍緑楊邨胡人羊馬休南牧漢將旌旗在北門行子喜聞無戰伐閑看遊騎獵秋原

到蜀後記途中經歷

劒峰重疊雪雲漫憶昨來時處處難大散嶺頭春足雨褒斜谷口夏猶寒蜀門去國三千里巴路登山八十盤自到成都燒酒熟不思身更入長安

經杜甫舊宅

浣花溪裏花多處爲憶先生在蜀時萬古只應留舊宅千金無復換新詩沙崩水檻鷗飛盡樹壓邨橋馬過遲山月不知人事變夜來江上與誰期

城西訪友人別墅

澧水橋西小路斜日高猶未到君家邨園門巷多相似處處春風枳殼花

渡桑乾河

南客豈曾諳塞北年年唯見雁飛回今朝忽渡桑乾

水不似身來似夢來

題君山

風波不動影沈沈翠色全微碧色深疑是水仙梳洒處（洒古洗字 一作）一螺青黛鏡中心

題情盡橋（紀事云陶興陽安送客至情盡橋問其故左右曰送迎之地止此故橋名情盡陶命筆題其柱曰折柳橋）

從來只有情難盡何事名爲情盡橋自此改名爲折柳任他離恨一條條

送客二首

與君同在少年場知己蕭條壯士傷可惜報恩無處所卻提孤劒過咸陽

行人立馬強盤回別字猶含未忍開好去出門休落淚不如前路早歸來

蠻界不許有悲泣之聲【唐書南蠻傳】太和三年南詔嵯巔悉衆掩邛戎嶲三州陷之入成都止西郛十日掠女子工伎數萬而南至大渡河謂華人曰此吾南境爾去國當哭衆號慟赴水死者十之三

雲南路出陷河西毒草長青瘴色低漸近蠻城誰敢哭一時收淚羨猿啼

曹唐 字堯賓桂州人初爲道士後舉進士不第爲使府從事【北夢瑣言】唐遊仙詩才情縹緲岳陽守李遠每吟之而思其人

漢武帝將候西王母下降【漢武內傳】七月七日王母下降帝登延靈之臺盛齋存道以候之

崑崙凝想最高峰王母來乘五色龍歌聽紫鸞猶縹

緲語來青鳥許從容風迴水落三清月漏苦霜傳五夜鐘樹影悠悠花悄悄若聞簫管是行蹤

漢武帝於宮中宴西王母

鼇岫雲低太乙壇武皇齋潔不勝歡長生碧字期親署延壽丹泉許細看劒佩有聲宮樹靜星河無影禁花寒秋風裊裊月朗朗玉女清歌一夜闌

漢武帝思李夫人【庭珠璣】【拾遺記】武帝思李夫人不可復得時始穿昆靈之池泛翔禽之舟歌落葉哀蟬之曲悲不自支乃詔李少君以潛英之石爲夫人像置輕紗幙中宛若生時帝大悅

惆悵朱顏不復歸晚秋黃葉滿天飛迎風細荇傳香粉隔水殘霞見畫衣白玉帳寒鴛夢絕紫陽宮遠雁書稀夜深池上蘭橈歇斷續歌聲接太微

劉晨阮肇遊天台【庭珠璣】天台山在台州有桃源洞漢永平間有劉晨阮肇入山採藥失道行數里有二女笑迎作食進胡麻飯後欲求去集衆送之示原路既出無復識者家則子孫七世矣

樹入天台石路新細雲和雨動無塵煙霞不省生前事水木空疑夢後身往往鷄鳴巖下月時時犬吠洞中春不知此地歸何處須就桃源問主人

劉阮洞中遇仙子

天和樹色靄蒼蒼霞重嵐深路渺茫雲竇滿山無鳥雀水聲沿澗有笙簧碧沙洞裏乾坤別紅樹枝邊日月長願得花間有人出免令仙犬吠劉郎

仙子送劉阮出洞

殷勤相送出天台仙境那能却再來雲液既歸須強

飲玉書無事莫頻開花當洞口應長在水到人間定不回惆悵溪頭從此別碧山明月照蒼苔

仙子洞中有懷劉郎

不將清瑟理霓裳塵夢那知隺夢長洞裏有天春寂寂人間無路月茫茫玉莎瑤草連溪碧流水桃花滿澗香曉露風燈易零落此生無處問劉郎

劉阮再到天台不復見諸仙子

再到天台訪玉眞青苔白石已成塵笙歌冥莫閑深洞雲隺蕭條絕舊鄰草樹總非前度色煙霞不似往年春桃花流水依然在不見當時勸酒人

織女懷牛郎

北斗佳人雙淚流眼穿腸斷爲牽牛封題錦字凝新恨抛擲金梭織舊愁桂樹三天雲漠漠銀河一帶水悠悠欲將心就仙郎說借問榆花早晚秋

玉女杜蘭香下嫁於張碩（庭珠按墉城仙錄有漁父於湘江岸側聞兒啼聲視之乃三歲女子也舉之十餘歲天姿奇偉眞天人也忽有青童自空而來攜女而去臨升謂其父曰我仙女杜蘭香也有過謫於人間其後降張碩家蓋碩修道者也）

天上人間兩渺茫不知誰識杜蘭香來經玉樹三山遠去隔銀河一水長怨入清塵愁錦瑟酒傾玄露醉瑤觴遺情更說何珍重擘破雲鬟金鳳皇

張碩重寄杜蘭香

碧落香銷蘭露秋星河無夢夜悠悠靈妃不降三清駕仙隺空成萬古愁皓月隔花追歎別飛煙籠樹省淹留人間何事堪惆悵海色西風十二樓

王遠宴麻姑蔡經宅（庭珠按王遠字方平嘗降蔡經家麻姑亦至方平賜經家人以酒酒盡無左右曰此酒不足遠取以千錢與餘杭姥相聞求其沽酒須臾得酒一油囊寔暴方平麻姑命駕升天去）

好風吹樹杏花香花下眞人道姓王大篆龍蛇隨筆札小天星斗滿衣裳閒拋南極歸期晚笑指東溟飲興長要喚麻姑同一醉使人酤酒向餘杭

萼綠華將歸九疑留別許眞人（庭珠按眞誥萼綠華者九嶷山得道女羅郁也晉昇平三年降於羊權家授權尸解藥亦隱化而去）

九點秋煙黛色空綠華歸思頗無窮每悲馭隺身難住長恨臨霞語未終河影暗吹雲夢月花聲閒落洞

庭風藍絲重勒金條脫留與人間許侍中

穆王宴王母於九光流霞館（庭珠按穆天子傳天子西征宿於黃鼠之山至西王母之邦賓於西王母觴王母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爲天子謠）

桑葉扶疏閉日華穆王邀命宴流霞霓旌著地雲初駐金奏掀天月欲斜歌咽細風吹粉蘂飲餘清露溼瑤砂不知白馬紅韁解偷喫東田碧玉花

紫河張休眞

[illegible]樹扶疏壓瑞煙玉皇朝客滿花前山川到處成三月絲竹經時即萬年樹石冥茫初縮地杯盤狼藉未朝天東風小飲人皆醉從聽黃龍枕水眠

簫史攜弄玉上升（列仙傳簫史善吹簫作鳳鳴秦穆公女弄玉好之因妻焉爲作鳳臺以居其上居數日感鳳來集皆乘之仙去）

豈是丹臺歸路遙紫鸞煙駕不同飄一聲洛水傳幽咽萬片宮花共寂寥紅粉美人愁未散清華公子笑相邀緱山碧樹青樓月腸斷春風爲玉簫

黃初平將入金華山（神仙傳黃初平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將至金華石室中四十年不復念家其兄索之不得偶問道士隨之入山得與相見問羊何在曰在山東往視之皆白石初平叱之白石皆起成羊）

[illegible]眞遊煙景賒瀟湘有路入金華溪頭隺樹春常在[illegible]人家日易斜一水暗鳴閒繞澗五雲長往不[illegible]白羊成隊難收拾喫盡溪邊巨勝花（庭珠按[illegible]仙十六首內[illegible]）

[illegible]宋邕詩

長安客舍敘邵陵舊宴懷永州蕭使君五首

邵陵臺樹碧蔥蘢河漢西流宴未終殘漏五更傳海月清笳三會揭天風香熏舞席雲鬟綠光射斝盤蠟燭紅今日却思行樂處兩牀絲竹水樓中

粉堞彤軒畫障西水雲紅樹窣璇題鷓鴣欲絕歌聲定鸜鵒初驚舞袖齊坐對玉山空佪線（戲太學文佪注佪線迷亂也）聽殘金石怕低迷東風夜月三年飲不省歸時不似泥

木魚金鑰鏁春城夜上紅樓縱酒情竹箭水鲦更漏促桐花風輭管弦清百分散打銀船溢（散打謂羯鼓銀船即酒船）十指寬催玉箸輕星斗漸稀賓客醉碧雲猶戀豔歌聲

三年身逐楚諸侯賓榻容居最上頭飽聽笙歌陪夜飲鞍尋雲水縱閒遊朱門鏁閉煙嵐暮鈴閣清冷水木秋月滿山前員不動更邀詩客醉高樓

不知何路學飛翻虛受賢侯鄭重恩午夜清歌敲玉箸三年洪飲倒金尊招攜每感雙魚遠報答空思一劒存狼藉棃花滿城月當時長醉信陵門

（羅隱投元詩極爽朗特意多重出互見諸本次第不一今從統籤）

送康祭酒赴輪臺（輪臺西域地名）

灞水橋邊酒一杯送君千里赴輪臺霜黏海眼旗聲凍風射犀文甲縫開斷磧簇煙山似米（馬援說光武破隗囂之狀聚米為山谷指畫形勢從之）野營軒地鼓如雷（周瑜敗曹公雷鼓而進）分明會得將軍意不斬樓蘭不擬回

送羽人王錫歸羅浮

風前整頓紫荷巾歸向羅浮保養神石磴倚天行帶月鐵橋通海入無塵龍蛇出洞閒邀雨犀象眠花不避人最愛葛洪尋藥處露苗煙蘂滿山春

和周侍御買劒

將軍溢價買吳鉤要與中原靜寇讎試挂窗前驚電轉晗拋牀下怕泉流青天露拔雲霓泣黑地潛擎鬼魅愁見說夜深星斗畔等閒期剋月支頭（後漢永元二年月支遣其副王謝將兵攻班超超伏兵遮擊盡殺之）

題子姪書院雙松

自種雙松費幾錢頓令院落似秋天能藏此地新晴雨却惹空山舊燒煙枝壓細風過枕上影籠殘月到窗前莫教取次成閒夢使汝悠悠十八年（三國志丁固夢松生其腹謂人曰松字乃十八公也後十八年吾其為公乎亦如夢兆）

病馬

騄耳何年別渥洼（騄耳良馬也漢時馬生渥洼水中）病來顏色半泥沙四蹄不鑿金砧裂雙眼慵開玉箸斜隨月兔毛乾觳觫失雲龍骨瘦査牙（査牙古槎枒字）平原好放無人放嘶向秋風苜蓿花（漢書西域傳馬嗜苜蓿漢使取其種種於離宮別館）

隴上沙蔥葉正齊騰黃猶自踠羸蹄（騰黃神馬也）尾蟠夜雨紅絲脆頭掉秋風白練低（顏子望吳闢遠橫白練孔子曰非也馬之光也）力憊未思金絡腦影寒空望錦障泥階前莫怪垂雙淚不遇孫陽不敢嘶（孫陽即伯樂也）

不翦焦毛鬣半翻何人別是古龍孫（[illegible]）風吹病骨無驕氣土蝕驄花見臥痕未噴斷雲歸漢苑曾追輕練過吳門一朝千里心猶在爭肯潛忘秣飼恩

小遊仙詩

玉簫金瑟發商聲桑葉乾枯海水清淨埽蓬萊山下路略邀王母話長生

玉皇賜妾紫衣裳交向桃源嫁阮郎爛煮瓊花勸君喫恐君毛鬢暗成霜

玉詔新除沈侍郎（庭珠按神仙傳沈羲新昇有羽衣持節拜碧落侍郎）便分茅土鎮東方不知今夕游何處侍從皆騎白鳳皇

飢即餐霞悶即行一聲長嘯萬山清穿花渡水來相訪珍重多才阮步兵

九天天路八雲長燕使何由到上方玉女暗來花下立手援霜帶問昭王（庭珠按漢書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

八景風回五鳳車崑崙山上看桃花若教使者酤春酒須覓餘杭阿姥家

叔卿徧覽九天春（庭珠按神仙傳衛叔卿服雲母得仙）不見人間故舊人恠得蓬萊山下水半成沙土半成塵

忘却教人鎖後宮還丹失盡玉壺空姮娥若不偷靈藥爭得長生在月中

昨夜相邀宴杏壇等閒乘醉走青鸞紅雲塞路東風緊吹破芙蓉碧玉冠

萬歲蛾眉不解愁旋彈清瑟旋閑遊忽聞下界笙簫曲斜倚紅鸞笑不休

方士飛軒駐碧霞酒香風冷月初斜不知誰唱春歸曲落盡溪頭白葛花

朝回相引看紅泉不覺風吹雀鷩偏好是興來騎白雀文䖝爲伴上重天

一百年中是一春不教日月輒移輪金鼇頭上蓬萊殿惟有人間鍊骨人

笑擎雲液紫瑤觥共請雲和碧玉笙花下偶然吹一曲人間因識董雙成

瓊樹扶疎壓瑞煙玉皇朝客滿花前東風小歛人皆醉短尾青龍枕水眠

青童傳語便須回報道麻姑玉蘂開滄海成塵等閒事且乘龍喜看花來

紫微深鎖敞丹軒太帝親談不死門從此百寮俱拜後走龍鞭虎下崑崙（庭珠按神仙傳吳中沈羲與妻賈氏共載道逢青龍白虎車各一乘遂羲升天後四百餘年歸鄉得數十世孫說初上天時老君使玉女持金案玉杯盛藥賜羲曰此是神丹飲者不死）

東皇長女沒多年從洒金芝到水邊（酒古洗芹）無事伴他棊一局等閒輸却賣花錢

聞君新領八霞司此別相逢是幾時妾有一觥雲母酒請君終宴莫推辭

東溟兩度作塵飛一萬年來會面稀千樹梨花百壺

酒共君論飲莫論詩

暫隨蒐伯縱閒遊（庭珠按成都有升仙橋相傳魚鳧王張伯子乘赤仙去）飲鹿因過翠水頭宮殿寂寥人不見碧花菱角滿潭秋

絳闕夫人下北方細環清佩響丁當攀花笑入春風裏偷折紅桃寄阮郎

中晚唐詩叩彈集卷第九

中晚唐詩叩彈集卷第十

錫山杜　詔紫綸
秀水杜庭珠詒穀　集

李羣玉

字文山澧州人性曠逸赴舉一上而止唯以吟詠自適裴休廉察湖南厚延致之及爲相以詩論薦其進詩表云臣以居住沅湘宗師屈宋楓江蘭浦蕩思摇情黛顆之餘遇於鄙野延英口宣敕旨撰所進歌詩異常高雅令與一文學官因授弘文館校書郎未幾乞歸卒集三卷後集五卷

我思何所在

我思何所在乃在陽臺側良宵相望時空此明月色歸魂泊湘雲飄蕩去不得覺來理舟檝波浪春湖白煙光皓楚秋瑤草不忍摘因書天末心繫此雙飛翼

感興

洞房三五夕金釭凝燄滅美人抱雲和斜倚紗窗月沈吟想幽夢閨思深不說弦冷玉指寒含顰待明發

湘中古愁

南雲哭重華水死悲二女天邊九點黛白骨迷虎所朦朧波上瑟清夜降北渚萬古一雙魂飄飄在煙雨

山中秋夕

抱疾出兩楹氣爽浮雲滅松風吹天籥竹路蹋碎月後山鶴唳定前浦荷香發境寂良夜深了與人間別

宿鳥遠峽化臺遇風雨

孤雀長松顛獨宿萬巖雨龍湫在石脚引袂時一取驚風折喬木飛燄獵窗戶半夜霹靂聲高齋有人語

見爾一開顏溫明乃珠歸春風到雲嶠把酒時相憶
豆蔻花入船鷓鴣啼送客炎天與瘴海此去備沿歷
珍重春官英加餐數刀帛

醒起獨酌懷友

西風靜夜吹蓮塘芙蓉破紅金粉香摘花把酒弄秋
芳吳雲楚水愁茲茫美人此夕不入夢獨宿高樓明
月涼

競渡時在湖外偶爲成章

雷奔電逝三千兒綵舟畫檝射初暉喧江雷鼓肆甲
動三十六龍銜浪飛震均昔日投湘死千古沈魂在
湘水綠草斜煙日莫時笛聲幽遠愁江鬼

春寒

撥火垂簾夕將暄尚冷天闊對壺酒暖愁聽雨聲眠
處世心悠爾干時思索然春光看已半明日又藏煙

湖閣

楚色籠秋草秋光洗洞庭夕霏生水寺初月盡虛汀
棹響來空闊漁歌發杳冥欲浮闌下艇一到斗牛星

廣陵驛餞筵留別

別筵欲罷秋一醉海西樓夜雨寒潮水孤燈萬里舟
酒飛鸚鵡重歌送鷓鴣愁惆悵三年客難期此處遊

贈花

酒爲看花醞花須稱酒紅莫冷芳樹晚使我綠尊空

金谷園無主桃源路不通縱非乘露折長短盡隨風

杜門

且詠閒居賦飛翔去未能春風花與酒秋雨竹溪燈
世路變陵谷時情驗友朋達生書一卷名利付春冰

中秋廣江驛示韋益

莫惜三更坐難消萬里情同看一片月俱在廣州城
淚逐金波滿魂隨夜鵲驚支頤鄉思斷無語到雞鳴

句

長沙開元寺昔與故長林許侍御題松石聯

糟除激行字懷舊慘傷情薜荔侵年月莓苔壓姓名
逝川前後水浮世短長生獨立秋風暮凝蟬隔郢城

晚蓮

露冷芳意盡稀疏空碧荷殘香隨暮雨枯蘂蹐寒波
楚客罷奇服吳姬停櫂歌涉江無可寄幽恨竟如何（庭珠按古詩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

黃陵廟

小姑洲北浦雲邊二女明妝共儼然野廟向江春寂
寂古碑無字草芊芊（庭珠按黃陵廟記廟有古碑斷裂[illegible]）風迴日暮吹
芳芷月落山深哭杜鵑猶似含嚬望巡狩九疑如黛
隔湘川（庭珠按史記舜葬九疑）

仙眠洲口號（庭珠按岳州志勝仙眠洲在潮江門外爲韋玉讀書處）

長愛沙洲水竹居暮江春樹綠陰初浪翻新月金波

淺風損輕雲玉葉疎半浦夜歌聞灃槳一星幽火照
叉魚二年此處尋佳句景物常輸楚客書

寄長沙許侍御

三年文會許追隨和徧南朝雜體詩未以彩毫還郭
璞乞留殘錦與丘遲（詔按二事具載南史江淹傳）竹齋琴酒歡成夢水
寺煙霞賞對誰今日秋風滿湘浦只令搔首詠瓊枝

杜丞相筵中贈美人

素拖六幅湘江水鬟聳巫山一段雲風格祗應天上
有歌聲豈合世間聞留前瑞雪燈斜照眼底桃花酒
半醺不是相如憐賦客肯教容易見文君

送蕭十二校書赴郢州婚姻

蓬萊才子即蕭郎綵服青春卜鳳皇玉佩定催紅粉
色錦衾應惹翠芸香馬穿暮雨荊山遠人宿寒燈郢
夢長領取和鳴好風景石城花月送歸鄉（古樂府有風吹歸故鄉）

古詞

一合相思淚臨江灑素秋碧波如會意却與向西流

龍安寺佳人阿最歌

欲摘不得摘如看波上花若教親玉樹情願作蒹葭
經為金界客任改淨人名願掃琉璃地燒香過一生

言懷

白鶴高飛不逐羣嵇康琴酒鮑昭文此身未有棲歸
處天上人間一片雲

戲贈姬人賦尖字韻（一作張祜詩）

骰子巡拋裹手拈無因得見玉纖纖但知謔道金釵
落圖向人前露指尖

（庭珠按文山詩草謂覆五言長篇尤佳只眼一色少逸化乃然次眈唐賢家最爲超邁）

韓琮

（字成封初爲陳許節度王茂元判官有薦狀云早中乘科榮世雅度弦琮以直清伏而清大中間書爲中書舍人官至湖南觀察詩一卷）

春愁

金烏長飛玉兔走青鬢長青古無有秦娥十六語如
弦未解貪花惜楊柳吳魚嶺雁無消息永誓蘭情別
來久勸君年少莫遊春暖風遲日濃於酒

公子行

紫袖長衫色銀蟬半臂花帶裝盤水玉鞍繡坐雲霞
別殿承恩澤飛龍賜渥洼（渥洼注見前卷）控羅青裹轡鏤象碧
熏籠意氣傾歌舞闌珊走鈿車袖鄣雲縹緲釵轉鳳
敧斜珠卷迎歸箔紅籠晃醉紗唯無難夜日不得似
仙家

涼西即事

秋草河邊起陣雲涼州唯向管弦聞豺狼毳幕三千
帳貔虎金戈十萬軍候騎北來驚有說戍樓西望悔
為文昭陽亦待平安火（詔按唐六典鎮戍每日初夜放煙一炬謂之平安火）誰握旌旗不
建勳

題商山店

商山驛路幾經過未到仙娥見謝娥紅錦機頭拋皓腕綠雲鬟下送橫波佯嗔阿母留賓客暗為王孫換綺羅碧澗門前一條水豈知平地有天河

題圭峰下長孫家林亭（圭峰在終南山）

趙國林亭二百年（謂趙長孫無忌傳貞觀十一年以無忌為趙州刺史以趙為公國）綠苔如毯葛如煙閑期竹色搖霜看醉惜松聲枕月眠出樹圭峰寒壓坐入籬沙瀨碧流天明知富貴非吾物莫為金章蹋地仙

牡丹

桃時杏日不爭濃葉帳陰成始放紅曉豔遠分金掌露暮香深惹玉堂風名移蘭杜千年後貴擅笙歌百醉中如夢如仙忽零落暮霞何處綠屏空

雨

陰雲拂地散絲輕長得為霖濟物名夜補漲歸天塹闊春風灑入御溝平軒車幾處歸頻澀羅綺何人去欲驚不及流他荷葉上似珠無數轉分明

霞

應是行雲未擬歸變成春態媚晴暉深如綺色斜分閣碎似花光散滿衣天際欲銷重慘澹鏡中閑照正依稀曉來何處低臨水無限鴛鴦妒不飛

暮春滻水送別（滻水在西安府城東）

綠暗紅稀出鳳城暮雲樓閣古今情行人莫聽宮前水流盡年光是此聲

駱谷晚望（駱谷在盩厔縣西南有駱谷關）

秦川如畫柳如絲六國懷鄉一望時公子王孫莫來好嶺花多是斷腸枝

二月二日遊洛源

舊苑新晴草似苔人還香在蹋青迴今朝此地成惆悵已後逢春更莫來

和白樂天詔取永豐柳植上苑（時為東都留守）

折柳歌中得翠條遠移金殿種青霄上陽宮女含聲送不忍先歸舞細腰

楊柳枝詞二首

梁苑隋隄事已空萬條猶舞舊春風那堪更想千年後誰見楊花入漢宮

枝鬭纖腰葉鬭眉春來無處不如絲霸陵原上多離別少有長條拂地垂

崔珏（字夢之嘗寄居荊州登大中進士為淇縣令有惠政官至侍御工詩以賦鴛鴦得名）

美人嘗茶行

雲鬟枕落困泥春玉郎為碾瑟瑟塵閑教鸚鵡啄窗響和嬌扶起濃睡人銀瓶貯浪水一擲松雨聲來乳花穀朱唇啜破綠雲時咽入香喉爽紅玉明眸漸開轉秋水手撥絲篁醉心起臺前卻坐推金箏不語思

量夢中事

道林寺

臨湘之濱麓之隅(庭珠按一統志岳麓山在長沙縣西南[illegible]道林寺在岳麓之下)西有松寺東岸無松風千里灑不斷竹泉瀉入於僧廚宏梁大棟何足貴山寺難有山泉俱四時唯夏不敢入燭龍安敢侮斯須遠公池上種何物碧羅扇底紅鱗魚香關蝴鳴大法鼓天宮夜轉三乘書野花市井栽不著山雞飲啄聲相呼金檻僧廻步步影石盆水濺聯聯珠北臨高處日正午舉手欲摸黃金烏遙江大船小於葉遠郡雜樹齊如蔬瀟州城郭在何處東邊一片青模糊今來古往人滿地勞生未了歸丘墟

長卿之門久寂寞五言七字誇規模我吟杜詩清入骨(庭珠按杜詩有岳麓山道林二寺行)灌頂何必須醍醐白日不照耒陽縣(庭珠按少陵先生卒於耒陽)皇天厄死飢寒軀明珠大貝采欲盡蚌蛤空滿赤沙湖(庭珠按岳麓山道林二寺行寺門高開洞庭野殿腳插入赤沙湖注赤沙湖在洞庭之西)今我題詩亦無味懷賢覽古成長吁不如興罷過江去已有好月明歸途

岳陽樓晚望

乾坤千里水雲間釣艇如萍去復還樓上北風斜卷席湖中西日倒銜山懷沙有恨騷人往鼓瑟無聲帝子閒何事黃昏尚凝睇數行煙樹接荊蠻

有贈二首

莫道妝成斷客腸粉胸綿手白蓮香煙分頂上三層綠劍截眸中一寸光舞勝柳枝腰更軟歌嫌珠貫曲猶長雖然不似王孫女解愛臨邛賣賦郎

錦里芬芳少佩蘭風流全占似君難心迷曉夢窗猶暗粉落香肌汗未乾兩臉夭桃從鏡發一眸春水照人寒自嗟此地非吾土不得如花歲歲看

和人聽歌二首

氣吐幽蘭出洞房樂人先問調宮商聲和細管珠纔轉曲度沈煙雪更香公子不隨腸萬結離人須落淚千行巫山唱罷行雲過猶自微塵舞畫梁

紅臉初分翠黛愁錦筵歌版拍清秋一樓春雪和塵落午夜寒泉帶雨流座上美人心盡死尊前旅客淚難收莫辭更送劉郎酒百斛明珠異日酬

哭李商隱二首(庭珠按唐書高祖本紀云隴西成紀人義山[illegible]詩有我系本王孫之句[illegible])

成紀星郎字義山適歸黃壤抱長歎詞林枝葉三春盡學海波瀾一夜乾風雨已催燈燭滅姓名長在齒牙寒只應物外攀琪樹便著霓裳上絳壇

虛負凌雲萬丈才一生襟抱未曾開鳥啼花落人何在竹死桐枯鳳不來良馬足因無主踠舊交心為絕弦哀九泉莫歎三光隔又送文星入夜臺

水精枕

千年積雪萬年冰掌上初擎力不勝南國舊知何處

樹勢連巴沒，江聲入楚流。唯應化行後，吟句上閒樓。

送沛縣司馬丞之任

舉酒一相勸，逢春聊盡歡。羇遊故交少，遠別後期難。路上野花發，雨中春草寒。悠悠兩都夢，小沛與長安。

送姚舒下第遊蜀

蜀路何迢遞，憐君獨去遊。風煙連北虜，山水似東甌。九折盤荒坂，重江繞漢州。臨邛一壺酒，能浣長卿愁。

清明日送鄧芮還鄉

鐘鼓喧離室，車徒促夜裝。曉廚新變火，輕柳暗翻霜。轉鏡看華髮，傳杯話故鄉。每嫌兒女淚，今日自霑裳。

敘錢塘異勝

暖景融融寒景清，越臺風送曉鐘聲。四郊遠火燒煙月，一道驚波撼郡城。夜雪未知東岸綠，春風猶放半江晴。謝公吟處依稀在，千古無人繼盛名。

書桃花塢周處士壁

醉吟雪月思深苦，思苦神勞華髮生。自學古賢修靜節，唯應野鶴識高情。細泉出石飛難盡，孤燭和雲濕不明。何事懶於嵇叔夜，更無書札答公卿。

旅次洋州寓居郝氏林亭（舊洋州，今漢中府西鄉縣）

舉目縱然非我有，思量如在故山時。鶴盤遠勢投孤嶼，蟬曳殘聲過別枝。涼月照窗欹枕倦，澄泉繞石泛觴遲。青雲未得平行去，夢到江南身旅羇。

贈會稽張少府

高節何曾似任官，藥苗香潔備常餐。一分酒戶添猶得，五字詩名隱即難。笑我無媒生雀髮，知君有意借漁竿。明年莫便還家去，鏡裏雲山且共看。

贈華陰隱者

少微夜夜當仙掌，更有何人在此居。花月舊應看浴鶴，松蘿本主伴刪書。素琴醉去經宵枕，衰髮寒來向日梳。故國多年歸未得，因逢此地憶吾廬。

哭祕書姚少監

寒空此夜落文星，星落文留萬古名。入室幾人成弟子，為儒是處哭先生。家無諫草逢明代，國有遺篇續正聲。曉向平原陳葬禮，悲風吹雨濕銘旌。

題嚴子陵祠

蒼翠雲峰開俗眼，澄泓煙水浸塵心。惟將道業為芳餌，釣得高名直到今。

惜花

可憐妍豔正當時，剛被狂風一夜吹。今日流鶯來舊處，百般言語泥空枝。

李頻

（[illegible]睦州人[illegible]大中八年登進士第[illegible]建州刺史集一卷）

古意

白馬遊何處青樓日正長鳳簫拋舊曲鸞鏡懶新妝
玄鳥深巢靜飛花入戶香雖非竇滔婦錦字已成章

秦原早望

一忝鄉書薦長安未得回年光逐渭水春色上秦臺
燕掠平蕪去人衝細雨來東風生故里又過幾花開

過四皓廟

東西南北人高迹自相親天下已歸漢山中猶避秦
龍樓曾作客鶴髮不為臣獨有千年後青青廟木春
[illegible]

春日南遊寄浙東許同年

孤帆處處宿不問是誰家南國平蕪遠東風細雨斜

旅懷多寄酒寒意欲留花更想前途去茫茫滄海涯

關東逢薛能

何處不相思相逢還有時交心如到老會面未為遲
苦學緣明代勞生欲白髭唯君一度別便似見無期

冬夜山中尋友

何人山雪夜相訪不相思若得長開日應無暫別時
禁寒[illegible]窻泉凍落微遲即此天明去重來又未期

送劉山人歸洞庭

若逐雲山去人間又絕蹤半湖乘早月中路入疎鐘
秋盡草蟲急夜深山雨重平生心未已豈得便相從

淮南送人歸滁州

風色忽西轉坐為千里分高帆背楚落寒日逆淮曛
斷燒緣喬木盤鵰隱片雲鄉關百戰地歸去始休軍

長安送友人東歸

白社思歸處青門見去人鄉遙茂苑樹路入廣陵塵
海日潮浮曉湖山雪露春猶期來帝里未是得閑人

寄范評事

行坐不相遺轅門載筆時雅知難更遇舊分合長思
夢即重尋熟書常轉達遲山齋終擬到何日遂心期

送人遊吳

楚田開雪後草色與君看積水浮春氣深山滯雨寒
毗陵孤月出建業一鐘殘為把鄉書去因收別淚難

送友人陸肱往太原

并州非故國君去復尋誰獫狁方為寇嫖姚正用師
戍煙來有號邊雪下無時更想經綿上應逢禁火期

黃雀行

欲竊高倉粟御河翩翩疑渡異秋波朱宮晚樹侵驚
語畫閣香簾奪燕窠疎葉暗棲寒露重空城飢噪暮
煙多誰令不解高飛去破宅荒庭有網羅

春日思歸

春情不斷若連環一夕思歸鬢欲斑壯志未酬三尺
劍故鄉空隔萬重山音書斷絕干戈後親友相逢夢
寐間剩羨浮雲與飛鳥因風吹去又吹還

樂遊原春望

五陵佳氣晚氤氳霸業雄圖勢自分秦地山河連紫塞漢家宫殿入青雲未央樹色春中見長樂鐘聲月下聞無那楊花起愁思滿天飄落雪紛紛

鄂州頭陀寺上方

高寺上方無不見天涯行客思迢迢西江帆挂東風急夏口城銜楚塞遥沙渚漁歸多溼網桑林蠶後盡空條感時歎物尋僧語誰向禪心得寂寥

湖口送友人

中流欲暮見湘煙葦岸無窮接楚天去雁遠衝雲夢雪離人獨上洞庭船風波盡日依山轉星漢通宵向水連零落梅花過殘臘故園歸去又新年

劉滄

字藴靈魯人大中八年進士第調華原尉遷龍門令詩一卷　晁氏讀書志滄詩頗清麗句法有絕類許渾者　高棅曰許渾劉滄皆長於懷古渾之凌歊臺洛陽城驪山金陵諸篇滄之長洲咸陽鄴都等作其今古廢興山河陳迹淒凉感慨之意讀之可爲一唱三歎

咸陽懷古

經過此地無窮事一望凄然感廢興渭水故都秦二世咸原秋草漢諸陵（謹按咸陽原漢長陵平陵在焉）天空絕塞聞邊雁葉盡孤村見夜燈風景蒼蒼多少恨寒山半出白雲層

鄴都懷古

昔時霸業何蕭索古木唯多鳥雀聲芳草自生宫殿處牧童誰識帝王城殘春楊柳長川迥落日蒹葭遠水平一望青山便惆悵西陵無主月空明（謹按西陵魏武帝葬處）

長洲懷古

野燒原空盡荻灰吳王此地有樓臺（謹按枚乘諫吳王指漢時吳王濞似非）千年事往人何在半夜月明潮自來白鳥影從江樹沒清猿聲入楚雲哀停車日晚薦蘋藻風靜寒塘花正開

經煬帝行宫

此地曾經翠輦過浮雲流水竟如何香銷南國美人盡怨入東風芳草多殘柳宫前空露葉夕陽川上浩煙波行人遥起廣陵思古渡月明聞櫂歌（謹按煬帝鑿河自[illegible]水[illegible]）

經麻姑山（謹按真仙通鑑撫州有麻姑山[illegible]麻姑仙遊迹非止一處）

麻姑此地鍊神丹寂寞煙霞古竈殘一自仙娥歸碧落幾年春雨洗紅蘭帆飛震澤秋江遠雨過陵陽晚樹寒（陵陽山在宣州）山頂白雲千萬片時聞鸞鶴下仙壇

送元叙上人歸上黨（時初罷兵　謹按上黨即潞州武宗朝劉稹作亂詔發諸道兵討之）

太行關路戰塵收白日思鄉别沃州薄暮焚香臨野燒清晨漱齒汲寒流溪邊殘壘空雲木山上孤城對驛樓一去寂寥尋舊迹蒼苔滿徑竹齋秋

懷汶陽兄弟

回看雲嶺思茫茫幾度關河隔汶陽書信經年鄉國遠弟兄無力海田荒天高霜月砧聲苦風滿寒林木葉黄終日路岐歸未得秋來空羨雁成行

題古寺

古寺蕭條偶宿期更深霜壓竹枝低長天月影高窗過疎樹寒鴉半夜啼池水竭來龍已去老松枯處雀猶棲傷心可惜從前事寥落朱廊蹟粉泥

春晚旅次有懷

晚出關河綠野平依依雲樹動鄉情殘春花盡黃鶯語遠客愁多白髮生野水亂流臨古驛斷煙疑處近孤城東西未遂歸田計海上青山久廢耕

汶陽客舍

年光自感益蹉跎岐路東西竟若何窗外雨來山色近海邊秋至雁聲多思鄉每讀登樓賦對月空吟叩角歌迢遞舊山伊水畔破齋荒徑閉煙蘿

入關留別主人

此來多媿食魚心東閣將辭更一吟匹馬客程秋草合萬蟬關樹古槐深風生古渡河聲急雁過寒原岳勢侵對酒相看自無語幾多離思入瑤琴

秋夕山齋即事

衡門盡日閑蒼苔鎖下蕭疎野菊開半夜秋風江色動一林黃葉雨聲來雁飛關塞霜初落書寄鄉山客未回獨坐高窗此時節一彈瑤琴自成哀

寓居寄友人

雨餘虛館竹陰清獨坐書窗軫旅情芳草衡門無馬迹古槐深巷有蟬聲夕陽雲盡嵩峰出遠岸煙消洛水平今夜南原賞佳景月高風定苦吟生

寄遠

西園楊柳暗驚秋寶瑟朱弦結遠愁霜落雁聲來紫塞月明人夢在青樓蕙心迢遞相雲暮蘭思縈回楚水流錦字織成添別恨關河萬里路悠悠

張喬

池州人與許棠鄭谷張蠙諸人同號十哲黃巢之亂罷舉隱九華　品彙云唐書藝文大順進士前巢亂與俞坦之從[illegible]本傳藝文志許畢業考其鄭氏書錄云咸通十二年科試[illegible]不中第也自成[illegible]作亂

楊花落

北斗南回春物老紅英落盡綠尚早韶風澹蕩無所依偏惜垂楊作春好此時可憐楊柳花縈盈艷曳滿人家人家女兒出羅幕靜埽玉除看花落寶環纖手捧更飛翠羽輕裾承不著歷歷瑤琴舞袖陳飛紅拂黛憐玉人東園桃李芳已歇猶有楊花嬌暮春

秘省伴直

喬枝聚暝禽疊閣鎖遥岑待月當秋直看書廢夜吟殘薪留火細古井下瓶深縱欲鈔前史貧難遂此心

宿劉温書齋

不掩盈窗月天然格調高涼風移蟋蟀落葉在離騷迴筆挑燈燼懸圖見海濤因論三國志空載幾英豪

江樓作

憑檻見天涯非秋亦可悲晚天帆去疾春雪燕來遲
山水分鄉縣干戈足別離南人廢耕織早晚罷王師

遊少華山甘露寺（華州鄭縣少華峯之西有水谷水谷之麓有甘露寺）

少華中峯寺高秋衆景歸地連秦塞起河隔晉山微
晚木蟬相應涼天雁竝飛殷勤記巖石秖恐再來稀

書邊事

調角斷清秋征人倚戍樓春風對青冢白日落梁州
大漠無兵阻窮邊有客遊蕃情似此水長願向南流

江行夜雨

江風木落天遊子感流年萬里波連蜀三更雨到船
夢殘燈影外愁積草叢邊不及樵漁客全家住島田

宿昭應（昭應縣屬京兆府唐改會昌縣今臨潼縣）

夜憶開元寺淒涼里巷間薄煙通魏闕明月照驪山
半壁空宮閉連天白道閑清晨更回首獨向灞陵還

潯陽郡舍

荒林寄遠居坐臥見樵漁夜火隨船遠寒更出郡疎
雪迷登岳路風阻轉江書寂寞高窗下思鄉歲欲除

江郵

貧遊無定蹤鄉信轉難逢寒渚暮煙闊去帆歸思重
潮平低岸火木落遠山鐘況是漁家宿疎籬響夜舂

江南逢洛下友人

洛下吟詩侶南遊只為君波濤歸路見蟋蟀在船聞
曉月江城出晴霞島樹分無窮懷古意豈獨繞湘雲

聞仰山禪師往曹溪因贈

曹溪松下路猿鳥重相親四海求玄理千峯繞定身
異花天上雨靈草雪中春自惜經行處焚香禮舊真

送友人許棠

離鄉積歲年歸路轉依然夜火山頭市春江樹杪船
干戈愁鬢改瘴癘喜家全何處營甘旨潮濤浸薄田

送蜀客

劍閣緣空去西南過幾州丹霄行客語明月杜鵑愁
露帶山花落雲隨野水流相如曾醉地莫滯少年遊

送許棠下第遊蜀

天下猿多處西南是蜀關馬登青壁瘦人宿翠微閑
帶雨逢殘日因江見斷山行歌風月好莫老錦城間

送友人及第歸江南

豈易及歸榮辛勤致此名登車思往事回首勉諸生
路繞山光曉帆通海氣清秋期却閑坐林下聽江聲

送友人歸袁州

袁江猿鳥清曾向此中行才子登科去諸侯埽榻迎
山藏明月浦樹繞白雲城遠想安親後秋風夢不驚

劉補闕自九華山拜官因以寄獻

冥鴻久不羣徵拜動天文地主迎還界山僧送出雲
登車殘月在宿館亂流分若更思林下還須待致君

弔建州李員外（文苑誤作曹松詩　松集自有弔詩）

銘旌歸故里猿鳥亦悽然已葬桐江月空迴建水船客傳爲郡日僧說讀書年恐有吟魂在深山古木邊

聽琴

清月轉孤軫弄中湘水寒能令坐來客不語自相看靜恐鬼神出急疑風雨殘幾時歸嶺嶠更過洞庭彈

山中冬夜

寒葉風搖盡空林鳥宿稀澗冰妨鹿飲山雪阻僧歸夜坐塵心定長吟語力微人間去多事何處夢柴扉

題小松

松子落何年纖枝長水邊斷開深澗雪移出遠林煙帶月栖幽鳥兼花灌冷泉微風動清韻閒聽罷琴眠

和崔監察題興善寺古松

種種近王城前朝古寺名瘦根盤地遠香吹入雲清窣動池臺影僧禪雨雪聲看來人盡老因此歎浮生

書邊事

萬里沙西寇已平大羊羣外築空城分營夜火燒雲遠校獵秋鵰掠草輕秦將力隨胡馬竭蕃河流入漢家清羌戎不識干戈老須賀今朝聖主明

謝公亭懷古

謝家煙徑長莓苔牢落虛欄竹上開流水不將山色去野雲時帶角聲來六朝舊迹遺詩在三楚空江有

雁迴達理始應惆悵盡因僧話憶天台

題河中鸛雀樓

高樓懷古動悲歌鸛雀今無野雀過樹隔五陵秋色早水連三晉夕陽多漁人遺火成寒燒牧笛吹風起夜波十載重來值搖落天涯歸計欲如何

贈友人

自說安貧歸未得竹邊門掩小池冰典琴賒酒過蕭寺遊客思鄉上灞陵待月夜留煙島客憶雲閒訪翠微僧幾時獻了相如賦去向嵩山采茯苓

九華樓晴望

一夜江潭風雨後九華晴望倚天秋重來此地知何日欲別殷勤更上樓

寄維揚故人

離別河邊綰柳條千山萬水玉人遙月明記得相尋處城鎖東風十五橋

崔塗（字禮山江南人登光啓四年進士 [illegible] 詩集一卷）

江上旅泊

汀洲一夜泊久客半連檣盡說逢秋色多同憶故鄉孤嶼坐晚燒獨樹隱回塘欲問東歸路遙知隔渺茫

申州道中（文苑英華作信陽州　一本作申州今）

風緊日淒淒鄉心向此迷水分平楚闊山接故關低

客路緣烽火人家厭鼓鼙那堪獨䭾馬江樹穆陵西

巴山道中除夜書懷（正音作孟浩然詩）

迢遞三巴路羈危萬里身亂山殘雪夜孤燭異鄉人漸與骨肉遠轉於僮僕親那堪正漂泊明日歲華新

秋日犍爲道中（庭珠按犍爲今四川嘉定州）

久客厭岐路出門吟且悲平生未到處落日獨行時芳草不長綠故人無重期那堪更南渡鄉國是天涯

與友人同懷江南別業

因君話故國此夕倍依依舊業臨秋水何人在釣磯浮名如縱得滄海亦終歸却是風塵裏如何便息機

讀方干詩因懷別業

把君詩一吟萬里見君心華髮新知少滄洲舊隱深潮衝虛閣上山入暮窗沈憶宿高齋夜庭枝識海禽

巫山廟

雙黛儼如嚬應傷故國春江山非舊主雲雨是前身夢已論詞客靈猶福楚人不知千載後何處又爲神

過昭君故宅

以色靜胡塵名還異衆嬪免勞征戰力無媿綺羅身骨竟埋青冢魂應怨畫人不堪逢舊宅寥落對江濱

春夕旅懷

水流花謝兩無情送盡東風過楚城蝴蝶夢中家萬里杜鵑枝上月三更故園書動經年絕華髮春催滿鏡生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煙景有誰爭

過繡嶺宮（在驪山）

古殿春殘綠野陰上皇曾此駐泥金（庭珠按玄宗開元十三年封禪幸東都）三城帳屬升平夢（庭珠按唐百官志尚書禮部御行車駕出郊帳其外嚴以城幛）一曲鈴關悵望心苑路暗迷香輦絕繚垣秋斷草煙深前朝舊物東流在猶爲年年下翠岑

己亥歲感事（庭珠按是歲爲僖宗乾符六年時黃巢作亂）

正閏青犢起萌又報黃巾犯漢營豈是將皆無上略直疑天自棄蒼生瓜沙舊戍猶傳檄（庭珠按瓜沙二州今屬陝西肅州衛）吳楚新春已廢耕見說聖君能側席不知誰是請長纓

赤壁懷古

漢室河山鼎勢分勤王誰肯顧元勳不知征伐由天子唯許英雄共使君（庭珠按蜀志曹公謂先主曰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江上戰餘陵是谷渡頭春在草連雲分明勝敗無尋處空聽漁歌到夕曛

初過漢江

襄陽好向峴亭看人物蕭條值歲闌爲報習家多置酒夜來風雪過江寒

巫山旅別

五千里外三年客十二峰前一望秋無限別魂招不得夕陽西下水東流

讀庾信集

四朝十帝盡風流建業長安兩醉遊唯有一篇楊柳曲（詔按楊柳[illegible]）江南江北爲君愁

感花

繡靦香韉夜不歸少年爭惜最紅枝東風一陣黃昏雨又是繇華夢覺時

聲

歌成雨來恨不平此中高下本無情韓娥絕唱唐衢哭盡是人間第一聲（詔按博物志韓娥之齊鬻歌假食既去餘響繞梁三日舊唐書唐衢目人之文章有所傷感者必[illegible]）

中晚唐詩叩彈集卷第十

中晚唐詩叩彈集卷第十一

錫山杜詔紫綸
秀水杜庭珠詒穀　集

陸龜蒙

（字魯望博學工歌詩及賦名振江南舉進士不第嘗從張搏爲蘇湖二郡從事退隱松江甫里多所論撰初稱天隨子後自號江湖散人以高士召不赴李蔚盧攜素重之當國召拜拾遺詔方下卒光化中贈右補闕集二十卷自號有甫里先生傳）

贈遠曲

萊萸匣中鏡欲照心還懶本是細腰人別來羅帶緩從君出門後不奏雲和管妾思冷如簧時時望君暖心期夢中見路永魂夢短怨坐泣西風秋窗月華滿

美人

美人抱瑟瑟哀怨彈別寉（從琴操別鶴操商陵牧子所作）雌雄南北飛一旦異棲託諒非金石性安得宛如昨生爲並蒂花亦有先後落秋林對斜日光景自相薄猶欲悟君心朝朝佩蘭若

聖姑廟

[illegible]洞庭水氤氳芳嶼神因知古佳麗不獨湘夫人流蘇[illegible]斜領生輕塵蜀綠駁霞碎吳綃盤霧勻可憐飛燕[illegible]合是乘鸞賓坐想煙雨夕兼知花草春空[illegible]歸[illegible]窈窕誰相親好贈玉條脫堪攜紫綸巾殷[illegible]池重薦汀洲蘋明朝動蘭檝不翅星河津

茶人（詔按茶經[illegible]茶出吳興顧渚山下）

天賦識靈草自然鍾野姿閒來北山下似與東風期雨後探芳去雲間幽路危唯應報春鳥得共斯人知（顧渚山有報春鳥）

茶塢

茗地曲隈回野行多緣繞向陽就中密背澗差還少遥盤雲髻慢亂簇香篝小何處好幽期滿巖春露曉

茶筍

所孕和氣深時抽玉茗短輕煙漸結華嫩蕊初成管尋來靑靄曙欲去紅雲暖秀色自難逢傾筐不曾滿

丁隱君歌（[illegible]）

華陽道士南遊歸手中半卷靑蘿衣自言逋客持贈我乃是錢塘丁翰之連江大抵多奇岫獨話君家最奇秀盤燒天竺春筍肥琴倚洞庭秋石瘦草堂暗引龍湫瀑老樹根株若蹲獸霜濃果熟未容收往往兒童雜猿狖（[illegible]）去歲猖狂有黃寇（[illegible]）官軍解散無人鬭滿城奔迸翰之閒只把枯松塞圭竇前度相逢正賣文一錢不直虛云云今來利作采樵客可以從兒寒饑丁隱君丁隱君叩頭且莫變名氏即日更尋丁隱君

鹿亭

鹿亭巖下置時領白麛過草細眠應久泉香飮自多認聲來月塢尋迹到煙蘿早晩呑金液騎將上絳河

螢

肖翹雖振羽感促盡疑冰（[illegible]）風助流還急煙遮點暫凝不須輕列宿纔可擬孤燈莫倚隋家事曾煩下詔徵

蟬

祇應風作使全仰柳爲都一腹清何甚雙翎薄更無伴貂金置影映雀畫成圖（[illegible]）恐是千年恨偏令落日呼

行次野梅奉和日休韻

飛櫂參差拂早梅強欺寒色尚低回風憐薄媚留香與月會深情借豔開梁殿得非蕭帝瑞齊宮應是玉兒媒不知謝客離腸醒臨水應添萬恨來（[illegible]）

懷楊台文楊鼎文二秀才

秋早相逢待得春崇蘭清露小山雲（崇蘭小山[illegible]）寒花獨自愁中見曙角多同醒後聞釣具每隨輕艇去詩題閒

上小樓分重思醉墨縱橫甚書破羊欣白練帬（用羊欣之事）

和吳中書事寄漢南裴尚書

風清地古帶前朝遺事紛紛未寂寥三泖涼波魚蕝動（[illegible]泖冬溫夏涼）五茸春草雉媒嬌（五茸吳王獵所茸各有名在三泖湖五茸城皆在今松江府）雲藏野寺分金刹月在江樓倚玉簫不用懷歸忘此景吳王看即奉弓招

和夏初襲美見訪題小齋韻

四鄰多是老農家百樹雞桑半頃麻盡趁晴明修網架每和煙雨掉繅車啼鶯偶坐身藏葉餉婦歸來鬢帶花不是對君吟復醉更將何事送年華

和褚家林亭

一陣西風起浪花繞闌干下散瑤華高窗曲檻仙侯府臥葦荒芹白鳥家孤島待寒凝片月遠山終日送餘霞若知方外還如此不要秋乘上海槎

和吳中言懷寄南海二同年

曾見淩風上赤霄盡將華藻赴嘉招城連虎踞山圖麗路入龍編海舶遙江客漁歌衡白荇野禽人語映紅蕉庭中必有君遷樹莫向空臺望漢朝（交州記云有君遷樹有朝臺尉佗望漢於此）

和送李明府之任南海

春盡之官直到秋嶺雲深處凭瀧樓居人愛近沈珠浦候吏多來拾翠洲賣稅盡應輸紫貝（說文貝海介蟲狀如[illegible]赤電黑雲曰紫貝[illegible]）

（[illegible]出相貝經）蠻童多學佩金鉤知君不戀南枝久拋却經冬白罽裘

聞襲美有親迎之期因以寄賀

梁鴻夫婦欲雙飛細雨輕寒拂雉衣初下雪窗應眷戀大乘煙幰忝光輝參差扇影分華月斷續簫聲落翠微見說春風偏有賀露花千朶照庭闈

嚴子重以詩遊於名勝間舊矣余晚於江南相遇甚樂不幸且歿襲美作詩序而弔之其名真不朽矣又何感其死哉余因息悲而為之和（襲美撰[illegible]嚴子重詩序余在郡時鈔杜舍人牧之集見有同題嚴惲詩後至吳遂識又見之於是遂而觀其一生樂進士亦十餘計偕未第歸吳興兩月以疾亡）

每值江南日落春十年詩酒愛逢君芙蓉湖上吟船倚翡翠巖前醉馬分祇有汀洲連舊業豈無章疏動遺文猶憐未卜佳城處更斷要離冢畔雲（梁鴻卒葬要離墓旁）

薔薇

倚牆當戶自橫陳致得貧家似不貧外布芳菲雖笑日中含芒刺欲傷人清香往往生遙吹狂蔓看看及四鄰遇有客來堪玩處一端晴綺照煙新

小雪後書事

時候頻過小雪天江南寒色未曾偏楓汀尚憶逢人別麥隴唯應欠雉眠更擬結茅臨水次偶因行藥到郲前鄰翁意緒相安慰多說明年是稔年

和過張祜處士丹陽故居

勝華通子共悲辛荒徑今為舊卜鄰一代交遊非不貴五湖風月合教貧魂應絕地為才鬼名與遺編在史臣聞道平生偏愛石至今猶泣洞庭人〔庭珠按本集詩序稱以幽閒地古湖有亂劉邁風浮新寫樹樹而家為性者水石常悉力致之從和湖濱皆罪鵝紙賜呼石笛還不舊益由利產為身後計〕

鵁鶄 并序

客有過震澤得水鳥所謂鵁鶄者貺余累襟青脛碧爪丹嘴色幾及項質甚高而意卑戚偎人余極哀其野逸性久非能招累者而囚縶籠檻逼迫窗戶俛啄仰飲為活大不使真天地之窮鳥也為之賦詩擬好事者和

詞賦曾誇鸂鶒流〔詔按司馬相如上林賦鴛鴦屬玉交精旋目煩鶩鸛鶴三輔黃圖又曰翡翠鸂鶒以今人所呼白鶴子者為鸂鶒說文云白如玉又鶴經云鵁鶄晴交而孕故曰旋目然則屬玉即鸂鶒交精即鵁鶄也〕果為名誤別滄洲雖蒙靜置疎籠晚不似閒栖折葦秋自昔稻粱高鳥畏至今圭組野人讎防微避繳無窮事好與裁書謝白鷗

和瀨孔雀

嬾移金翠傍檐楹斜倚芳叢舊態生唯奈瘴煙籠飲啄可堪春雨滯飛鳴鴛鴦水畔同頭羨豆蔻圖前舉眼驚爭得鷓鴣來伴著不妨還校有心情

洞房怨

玉插朝扶鬢金梯晚下臺春衫將別淚一夜雨難裁

花成子

春風等君意亦解欺桃李寫得去時容歸來不相似

古意

古態日漸薄新妝心更勞城中皆一尺非妾髻鬟高〔庭珠按漢書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

有示

相對莫辭貧蓬蒿任塞門無情是金玉不報主人恩

夕陽

渡口和帆落城邊帶角收如何茂陵客江上倚危樓

春思

江南酒熟清明天高高綠旆當風懸誰家無事少年子滿面落花猶醉眠

齊梁怨別

寥寥缺月看將落檐外霜華染羅幕不知蘭棹到何山應倚相思樹邊泊

鄴宮詞

花飛蝶駭不愁人水殿雲廊別貯春曉日靚妝千騎女白櫻桃下紫綸巾〔鄴中記石季龍嘗以女騎千人為鹵簿著紫綸巾熟錦袴〕

懷宛陵舊遊

陵陽佳地昔年遊謝脁青山李白樓唯有日斜溪上思酒旗風影落春流

和女墳湖（昔吳王葬女之所）

水波平澹繞迴塘宦殉人沈萬古傷應是離魂雙不得至今沙上少鴛鴦

吳宮懷古

香徑長洲盡棘叢奢雲豔雨祇悲風吳王事事須亡國未必西施勝六宮

雪衣女（[illegible]按明皇雜錄開元中嶺南獻白鸚鵡養之宮中皆呼為雪衣娘忽一日飛上貴妃鏡臺語曰雪衣娘昨夜夢為鷙鳥所搏將盡於此乎上使貴妃授以多心經記誦頗精熟日夜不息若懼禍難有所禳者上與貴妃出別殿貴妃置雪衣於步輦竿上與之同出既至方嬉於殿上鷹鸇搏之而斃上與貴妃歎息久之）

嫩紅鉤曲雪花攢月殿棲時片影殘自說夜來春夢惡學持金偈玉闌干

和襲美春夕酒醒

幾年無事傍江湖醉倒黃公舊酒壚覺後不知明月上滿身花影倩人扶

答友

荆卿雄骨化為塵燕市應無共飲人能脫鷫鸘來換酒五湖賒與一年春

有別

且將絲絆繫蘭舟醉下煙汀減去愁江上有樓君莫上落花隨浪正東流

白蓮

素蘤（音花）多蒙別豔欺此花真合在瑤池還應有恨無人覺月曉風清欲墮時

和重題後池

曉煙清露暗相和浴雁浮鷗意緒多却是陳王詞賦錯枉將心事託微波

浮萍

晚來風約半池明重疊侵沙綠罽成不用臨池更相笑殺無根蒂是浮名

（庭珠按[illegible]其則[illegible]集有[illegible]）

司空圖（字表聖河中虞鄉人咸通末擢進士第由宣歙幕歷禮部郎中昭宗時長安陷[illegible]咸陽間關至河中昭宗幸鳳翔即行在用為知制誥中書舍人後以疾辭不獲從又還河中昭宗在華召拜兵部侍郎以足疾固自乞會遷洛陽柳璨希賊臣意[illegible]意於世乃隱遁及聞哀帝弒不食而卒有一鳴集三十卷內詩十卷）

效陳拾遺子昂感遇

醜婦競簪花花多映愈醜鄰女恃其妾援之不盈手量己苟自私招損乃誰咎寵祿既非安於吾竟何有

塞上

萬里隋城在（隋人築三萬里長城）三邊虜氣衰沙填孤障角燒斷故關碑馬色經寒慘鵰聲帶晚飢將軍正閑暇留客換歌辭

江行

地闊分吳塞楓高映楚天迴塘春盡雨方響夜深船行紀添新夢羇愁甚往年何時京洛路馬上見人煙

下方

三十年來往中間京洛塵倦行今白首歸臥已清神

披暖冬生筍松涼夏健人更慙徵詔起避世迹非真

退栖

宦遊蕭索為無能移住中條最上層（原注表聖舊本居中條山王官谷）得劒

乍如添健僕亡書久似憶良朋燕昭不是空憐馬支

遁何妨亦愛鷹（原注支遁嘗養鷹馬而不乘放曰賞其神俊）自致此身繩檢外肯

教世路日兢兢

淅上二首（考證按南陽府淅川縣西接武關南連鄖西正秦楚之交故有秦雲楚雨之句處地理志山圖迹有淅陽）

華下支離已隔河又來此地避干戈山田漸廣猿頻

到郡舍新添燕亦多丹桂石楠宜並長秦雲楚雨暗

相和兒童栗熟迷新徑歸得仍隨牧豎歌

西北鄉關近帝京煙塵一片正傷情愁看地色連空

色靜聽歌聲似哭聲紅蓼遮郡人不見青山繞檻路

難平從教煙棹更南去休向津頭問去程

丁未歲歸王官谷有作

家山牢落戰塵西匹馬偷歸路已迷冢上卷旗人簇

立花邊移寨鳥驚啼本來薄俗輕文字却致中原動

鼓鼙時取一壺閑日月長歌深入武陵溪

歸王官次年作（一作光啓四年戊申。謹按僖宗光啓日乙巳至丁未凡三年戊申即改元文德）

亂後燒殘數架書峰前猶自戀吾廬忘機漸喜逢人

少覽鏡空憐待崔踈孤嶼池痕春漲滿小闌花韻午

晴初酣歌自適逃名久不必門多長者車

重陽山居

詩人自古恨難窮暮節登臨且喜同四望交親兵亂

後一川風物笛聲中菊殘深處回幽蝶波動晴光下

早鴻明日更期來此醉不堪寂莫對衰翁

山中

全家與我戀孤岑蹋得蒼苔一徑深逃難人多分隙

地（原注與）放生鹿大出寒林名應不朽輕仙骨理到忘機

近佛心昨夜前溪騷雷雨晚晴獨步數峰吟

偶書

蜀妓輕成妙吳娃狎共纖晚妝留拜月卷上水晶簾

獨步荒郊暮沈思遠墅幽平生多少事彈指一時休

樂府

五更窗下簇妝臺已怕堂前阿母催滿鴨香熏鸚鵡

睡隔簾鐙照牡丹開

楊柳枝壽杯詞

偶然樓上卷珠簾往往長條拂枕函恰值小娥初學

舞擬偷金縷押春衫

稻畦分影向江村憔悴經霜只半存昨日流鶯今不

見亂螢飛出照黃昏

處處縈空百萬枝一枝枝好更題詩隔城遠岫招行

客便與朱樓當酒旗

遊仙

蛾眉新畫覺嬋娟斸走將花阿母邊仙曲教成慵不理下階相簇打金錢

漫書

長擬求閑未得閑又勞行役出秦關逢人漸覺鄉音異却恨鶯聲似故山

狂題

自傷衰病漸難平永夜禪牀雨滴聲聞道虎創仍帶鏃吼來和痛亦橫行

南北史感遇

行樂最宜連夜景太平方覺有春風千金盡把酬歌舞猶勝三邊賞戰功

景陽樓下花鈿鏡玄武湖邊錦繡旗昔日繁華今日恨雉媒聲晚草芳時

亂後人間盡不平秦川花木最傷情無窮紅豔紅塵裏騾馬分香散入營

華下

故國春歸未有涯小闌高檻別人家五更惆悵回孤枕猶自殘燈照落花

關外風昏欲雨天薺花耕倒枕河壖[illegible]邨南寂莫時回望一隻鷺鷥下渡船

修史亭[illegible]本名王官谷[illegible]論志其所著也擬編之右亭曰修史蜀所藏也

烏紗巾上是青天檢束酬知四十年誰料平生臂鷹手挑燈自送佛前錢北夢瑣言云圖爲王凝所知後分司又爲舊相盧攜所知故云

燈花二首

蜀柳絲絲冪畫樓窗塵滿鏡不梳頭幾時金鴈傳歸信翦斷香魂一縷愁

姊姊教人且抱兒逐他女伴卸頭遲明朝鬭草多應喜翦得燈花自掃眉

力疾山下吳邨看杏花

浮世榮枯總不知且憂花陣被風欺儂家自有麒麟閣第一功名只賞詩

羅隱

字昭諫新登人本名橫凡十上不中第遂更名從事湖南歷淮潤皆不得意及歸投錢鏐不納遂以所爲夏口詩一篇[illegible]不得思量黃祖漫英雄之句標於卷末鏐覽之大笑因加殊遇累官錢塘令鎮海節度判官時梁[illegible]鏐舉兵討梁曰縱無成功猶可退保杭越自爲東帝奈何交臂事賊爲終古之羞乎鏐始以隱不遇於唐必有怨心及聞其言雖不能用心甚義之梁祖以諫議召不行[illegible]羅鄴羅虬[illegible]爲詩[illegible]曰吾不喜[illegible]爲人所重如此年八十餘撰有甲乙詩集

江南行

江南煙雨鮫綃軟漠漠遠山眉黛淺水國多愁又有情夜槽壓酒銀船滿細柳搖煙凝曉空吳王臺榭春夢中鴛鴦瀲瀲鸂喚不起平鋪綠水眠東風西陵路遠月悄悄油壁車輕嫁蘇小

江南別

見發來蹤迹草應知驚憐勝事啼空谷蝶戀餘香舞好枝還有往年金甃井牧童樵叟等閒窺

湘中見進士喬詡

吳公臺下別經秋破虜城邊暫駐留一笑有時堪解夢數年無處不同遊雲牽楚思橫魚艇柳送鄉心入酒樓且酌松醪依舊醉誰能相見向春愁

江南寄所知周僕射

曾陪公子醉西園峴首碑前事嬾言世亂共嗟王粲老時危俱受信陵恩潮憐把琖吟江徼雨憶凭闌望海門飛蓋寂寥清宴罷不知簪履更誰存

登夏州城樓

寒聲獵獵戍旗風獨倚闌干悵望中萬里山川唐土地千年魂魄漢英雄離心不忍聽邊馬往事應須問塞鴻好脫儒冠從校尉一枝長戟六鈞弓

寄前宣州竇常侍

往年西謁謝玄暉樽酒留歡醉始歸曲檻柳濃鶯未老小園花暖蝶初飛噴香瑞獸金三尺舞雪佳人玉一圍今日亂離尋不得滿蓑風雨釣魚磯

春日憶湖南舊遊寄盧校書

旅榜朋年過洞庭曾提刀筆事甘寧（羅珠按吳志甘寧字興霸好游俠招合輕薄少年為之渠帥）玳筵離隔將軍幕珠履頻窺處士星（校書自處士安命）恩重匣中孤劒在夢餘江上數峰青金貂見鵬嘉賓散回首昭丘一淚零

谿谷回寄蔡氏昆仲（谿谷屬成都）

一年兩度錦江遊前值東風後值秋芳草有情皆礙馬好雲無處不遮樓山將別恨和心斷水帶離聲入夢流今日因君試回首澹煙喬木隔緜州

夜泊毗陵無錫縣有寄

草蟲幽咽露初團獨繫孤舟夜已闌濁浪勢奔吳苑急疎鐘聲出惠山寒愁催鬢髮凋何易貧戀家鄉別漸難他日親朋應大笑始知書劒是無端

江邊有寄

江邊舊業半凋殘每軫歸心即萬端狂折野梅山店暖醉聽邨笛酒樓寒只言聖代謀身易爭奈貧儒得路難同病同憂更何事爲君提筆畫漁竿

送丁明府赴唐山任（羅珠按唐山即今杭州府昌化縣）

金徽玉軫肯躊躇偶共長途半月餘樓上酒闌梅坼後馬前山好雪晴初欒公社在憐鄉樹（羅珠按漢書欒布燕齊之間皆為立社號欒公社）潘令花緜賀版輿縣譜莫辭留舊本異時風度看何如

送友人歸夷門

三年流落大梁城每送君歸即有情別路算來成底事舊游言著似前生苑荒嬾認詞人會門在空憐烈士名至竟男兒分應定不須惆悵谷中鶯

燕昭王墓

戰國蒼茫難重尋此中蹤迹想知音强停别騎山花晚欲弔遺墟野草深浮世近來輕駿骨高臺何處有黃金思量郭隗平生事不殉昭王是負恩

重過隨州憶故兵部李侍郎恩知因抒長句

莊周高論伯牙琴閒夜思量淚滿襟四海共誰言近事九原從此負初心鷗翻漢浦風波急雁下郢溪雲雨深慙媿蒼生還有意解歌襦袴到如今

河中經故翰林張舍人所居

行塵不是昔時塵謾向朱門憶侍臣一榻已無開眼處九泉應有愛才人文餘吐鳳他年詔樹想棲鸎舊日春從此深恩更難報夕陽衰草獨霑巾

杏花

暖觸衣襟漠漠香間梅遮柳不勝芳數枝豔拂文君酒半里紅皷宋玉牆盡日無人疑悵望有時經雨乍凄涼舊山山下還如此回首東風一斷腸

牡丹

豔多煙重欲開難紅藥當心一抹檀公子醉歸燈下見美人朝插鏡中看當庭始覺春風貴帶雨方知國色寒日晚更將何所似太眞無力凭闌干

〔東人詩話〕晩唐牡丹詩似共東風別有因一首爲諸選所收韻語意淺遠遜此篇即當庭帶雨二語較之芍藥與君爲近侍芙蓉何處避芳塵精彩有雅俗之別故獨著此集中[illegible]取錄焉

偶興

逐隊隨行二十春曲江池畔避車塵如今贏得將衰老閒看人間得意人

贈伎雲英〔雜成錄〕云鍾陵伎雲英與隱舊下第見之雲英曰羅秀才尚未脫白隱贈詩云

鍾陵醉別十餘春重見雲英掌上身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

華淸宮〔紀事〕云昭宗聞隱名欲以甲科處之有大臣奏曰隱雖有才然多輕易明皇聖德猶遭譏謗將相臣僚豈能免於輕蔑帝問譏謗之詞以此詩對事遂寢

樓殿層層佳氣多開元時節好笙歌也知道德勝堯舜爭柰楊妃解笑何

西施

家國興亡自有時越人何苦進西施西施若解傾吳國越國亡來又是誰

煬帝陵

入郭登橋出郭船紅樓日日柳年年君王忍把平陳業只換雷塘數畝田

柳

灞岸晴來送別頻相偎相倚不勝春自家飛絮猶無定爭把長條絆得人

蜂

不論平地與山尖無限風光盡被占采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爲誰甜

☐☐☐☐詩話謂少陵太白當流離困躓然出語自高至羅隱諸人窮戶偏伯之困詩雖述奇斵欲高而意未嘗不卑譬之秦武陽氣蓋全燕見秦王則戰掉失色是刺王雖為神山渴亦猶蟬其舉止甚謂作者各有氣候各有神體要為異曲同工無庸品定優劣

羅鄴

餘杭人與隱虯齊名世稱三羅咸通中累進士不第後韋莊表進賜進士及第集一卷　詩話云羅隱才雄而麤鄴才清而緻

早發

一點燈殘曙酒醒已攜孤劍事離程愁看飛雪聞雞唱獨向長空背雁行白草近關微有路濁河連底凍無聲此中來往本迢遞況是驅羸客塞城

秋日懷江上友人

行子豈知煙水勞西風獨自泛征艘酒醒孤館秋簾卷月滿寒江夜笛高黃葉夢餘歸朔塞青山家在極波濤去年今日逢君處雁下蘆花猿正號

春晚渡河有懷

煙收綠野遠連空戍壘依稀入望中萬里山河星拱北百年人事水歸東扁舟晚濟桃花浪走馬晴嘶柳絮風鄉思正多羇思苦不堪回首問漁翁

征人

青樓一別戍金微力盡秋來破虜圍錦字莫辭連夜織塞鴻長是到春歸正憐漢月當空照不奈胡沙滿眼飛唯有夢魂南去日故鄉山水路依稀

春閨

愁坐蘭閨日過遲卷簾巢燕羨雙飛管弦樓上春應在楊柳橋邊人未歸玉笛豈能留舞態金河猶自浣戎衣梨花滿院東風急惆悵無言倚錦機

水簾

亂泉飛下翠屏中名共真珠巧綴同一片長垂今與古半山遙聽水兼風雖無舒卷隨人意自有潺湲濟物功每向暑天來往見疑將仙子隔房櫳

牡丹

落盡春紅始著花花時比屋事豪奢買栽池館恐無地看到子孫能幾家門倚長衢攢繡轂幄籠輕日護香霞歌鐘滿座爭歡賞肯信流年鬢有華

鴛鴦

江間碧霧淨煙波錦翅雙飛去又過一種鳥憐名字好都緣人恨別離多暖依牛渚汀莎媚夕宿龍池禁漏和相對若教秦女見便須攜向鳳皇窠

宮中

雖然自小屬梨園不識先皇玉殿門還是當時歌舞曲今來何處最承恩

春遊鬱然有懷賦

芳草和煙暖更青閒門要路一時生年年點檢人間事唯有春風不世情

望仙

千金壘土望三山雲鏁無蹤羽衛還若說神仙求便

得茂陵何事在人間

梅花

緣如瑞雪壓枝開越嶺吳溪免用栽却是五侯家未識春風不放過江來

張蠙

字象文初與張喬齊名登乾寧進士第尉櫟陽避亂入蜀後爲金堂令王衍與徐后遊大慈寺見壁間書牆頭細雨垂纖草水面風迴聚落花愛之問知蠙句乃賜霞光牋令宣詩以進蠙進二百首衍甚之將召爲知制誥宋光嗣以其輕傲止之卒於官

過蕭關

出得蕭關北儒衣不稱身隴狐來試客沙鶻下欺人曉戍殘烽火晴原起獵塵邊戎莫相忌非是霍家親

登單于臺

邊兵春盡回獨上單于臺白日地中出黃河天外來沙翻痕似浪風急響疑雷欲向陰關度陰關曉不開

宿山寺

中峰半夜起忽覺在青冥此界自生雨上方猶有星樓高鐘尚遠殿古像多靈好是潺湲水房房伴誦經

送董卿赴台州

九陌除書出尋僧問海城家從中路挈吏隔數州迎夜蚌侵燈影春禽雜櫓聲開圖見異迹思上石橋行

送友人歸武陵

聞近桃源住無邨不是花戍旗招海客廟鼓集江鴉別島垂橙實閑田長荻芽遊秦未得意看即更離家

雲朔逢山友

會面却生疑居然似夢歸塞深行客少家遠識人稀戰馬分旗牧驚禽曳箭飛將軍雖異禮難便脫麻衣

邊將

按劍立城樓西看極海頭承家爲上將開地得邊州磧迥兵難伏天寒馬易收胡風一度臘吹裂錦貂裘

寄友人

戀道欲何如東西遠索居長疑即見面翻致久無書句麥深藏雉淮苔淺露魚相思不我會明月屢盈虛

贈別山友

從容無限意不獨爲離羣年長驚黃葉時清厭白雲舊山回馬見寒瀑別家聞相與存吾道窮通各自分

叢葦

叢叢寒水邊曾折釣魚船忽與亭臺近翻嫌島嶼偏花明無月夜聲急正秋天遙憶巴陵渡殘陽一望煙

夏日題老將林亭

百戰功成翻愛靜侯門漸欲似仙家牆頭雨細垂纖草水面風迴聚落花井放轆轤閑浸酒籠開鸚鵡報煎茶幾人圖在凌煙閣曾不交鋒向塞沙

寄駙馬宅

牙香禁樂鎮相攜日日君恩降紫泥紅藥院深人半醉綠楊門掩馬頻嘶座中古物多仙意壁上新詩有

御題別向庭蕪寘吟石不敎宮伎蹋成蹊

贈李司徒

承家拓定隴關西勳貴名應上將齊金庫夜開龍甲冷玉堂秋閉鳳笙低歡筵每怨嬌娥醉閑櫪猶驚戰馬嘶長怪魯儒頭枉白不親弓劒覓丹梯

邊情

窮荒始得靜天驕又說天兵擬渡遼聖主尚嫌蕃界近將軍莫恨漢庭遙草枯朔野春難發氷結河源夏半銷惆悵臨戎皆効國豈無人似霍嫖姚

陳陶

字嵩伯嶺南人遊考及品豪作鄱陽人大中時遊學長安善天文曆數於時不合隱南昌之西山自稱三教布衣宋開寶中猶見之或云仙去

巫山高［庭珠按漢鐃歌十八曲有巫山高酈道元水經注曰巫山者帝女居焉宋玉謂帝之季女名曰瑤姬未行而亡封於巫山之臺所謂巫山之女高唐之姬也］

玉峯青靄十二枝金母和雲賜瑤姬花宮磊砢楚宮外列仙八面星斗垂秀色無雙怨三峽春風幾夢襄王獵青鸞不在嬾吹簫斑竹題詩寄江妾飄飄散絲巴子天苔裳玉轡紅霞鮮歸時白帝搖青瑣瓊枝草迷湘煙

小弄笛［或刻小笛弄］

一尺玲瓏握中翠仙娥月浦呼龍子［庭珠按馬融長笛賦吟水中不見已截竹吹之聲相似］五夜流珠粲夢鄉［鄒按此言靜夜聞聲宛轉如流珠也以下皆賦笛聲］九清鸞倚洪崖醉［庭珠按拾遺記西山洪崖先生乘鸞所棲處也］丹穴飢兒笑風雨［庭珠按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狀如雀五采［illegible］］

［而文名曰鳳］媧皇碧玉星星語［庭珠按李賀李憑箜篌引女媧煉石補天處石破天驚逗秋雨詩即此意］蚍蜉愁聞骨髓寒［庭珠按［illegible］長笛賦［illegible］之［illegible］詩暗用此］江山恨老眠秋霧［鄒按甚言笛聲［illegible］哀雖江山無情亦若有遲暮之感也］綺席鸞鷺冷珠翠星流露泣誰驅使江南一曲罷伶倫芙蓉水殿春風起［鄒按末讀江南［illegible］作［illegible］本意］

［庭珠按此詩全摹長吉箜篌引曲而情不及而奇詭近之］

謫仙詞

牧龍丈人病高秋［庭珠按抱朴子云蔡誕入山不堪其苦而還詭其家人云吾爲老君牧龍與泰山［illegible］一五色斑龍［illegible］此被謫］羽童擊節星漢愁瑤堂鳳輦不勝恨太古一聲龍白頭玉氣蘭光久摧折上清雞犬音書絕蜺旌失手遠於天三島空雲對秋月人間磊磊浮漚客鸞鶴蜻蜓飛自隔不應冠蓋逐黃埃長夢真君舊恩澤

錢塘對酒曲［鄒按吳夢說書云大中後［illegible］陶歎［illegible］神仙之術此詩蓋自寓也］

風天雁悲西陵愁［庭珠按西陵今紹興蕭山縣地句踐入吳羣臣送之浙江之上即此地錢鏐忌陵字易名西興］使君紅旗弄濤頭［每歲八月十八日吳人觀潮者泝濤出沒謂之弄潮］東海神魚騎未得江天大笑閒悠悠嵯峨吳山莫誇碧阿陽經年一宵白［庭珠按吳山在杭城南春秋時爲吳南界阿陵阜之別名南向曰陽吳山南面海戲詞阿陽謂也］南州彩鳳爲君生古獄愁蛇待恩澤［鄒按下句用豐城劍氣事化蛇二字［illegible］居然無麟鳳之家結［illegible］此二句意］三清羽童來何遲十二玉樓蝴蝶飛［鄒按二語隱謂召用無由徒形寤想而已］炎荒翡翠九門去遼東白雀無歸期［鄒按上言［illegible］北論［illegible］之無期也］鴟夷公子休悲悄六鼇如鏡天始曉［鄒按［illegible］］［庭珠按列子［illegible］命禺彊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illegible］］尊前事去月團圓琥珀無情憶蘇小［鄒按事去［illegible］］

一節呼龍萬里秋數莖垂海六鼇愁更須瀑布峰前種雲裏闌干過子猷

泉州刺桐花詠兼呈趙使君

海曲春深滿郡霞越人多種刺桐花可憐虎竹西樓色錦帳三千阿母家

隴西行

誓掃匈奴不顧身五千貂錦喪胡塵可憐無定河邊骨（無定河在今延安府）猶是春閨夢裏人

閒居雜興

一顧成周力有餘白雲閒釣五谿魚中原莫道無麟鳳自是皇家結網疎（爲今謝應吉云陶昇元中游諸建康以求宋齊丘方秉政恐不合隱言而歸西山日以詩酒爲事會三山之丘出鎮南昌陶志不屈而著丘亦不爲薦因作詩自詠云）

越里娃童錦作襦豔歌聲壓郢中姝無人說向張京兆一曲江南十斛珠

雲堆西望賊連營分閫何當舉義兵莫道羔裘無壯節古來成事盡書生

投贈福建桂常侍

後來台席更何人都護朝天拜近臣長笑當時漢卿士等閒恩澤畫麒麟

匝地歌鐘鎮海隅城池鞅掌舊名都不知珠履三千外更許侯嬴寄食無

答蓮花妓（嚴惟宇嚴尚書守鎮豫章以陶操行清潔欲撓之遣小妓蓮花者往侍焉陶殊不顧妓乃爲詩求去云蓮花爲號玉爲腮珍重尚書遣妾來處士不生巫峽夢虛勞神女下陽臺陶答之云後人形其事爲圖畫非也）

近來詩思清於水老大心情薄似雲已向升天得門戶錦衾深愧卓文君

中晚唐詩叩彈集卷第十一

錫山杜　詔紫綸

秀水杜庭珠詒穀

韋　莊

字端己杜陵人見素之孫乾寧元年第進士授校書郎王建開閫昭宗遣李珣宣慰兩川辟為判官莊以中原多故欲依建建辟為掌書記以起居舍人召建表留之後相建為偽平章卒於花林坊葬於白沙所著有浣花集行世

閨月

明月照前除煙華蕙蘭溼清風行處來白露寒蟬急美人情易傷暗上紅樓立欲言無處言但向姮娥泣

擣練篇

月華吐艷明燭燭青樓婦唱擣衣曲白袷絲光織魚

目透花綬帶鴛鴦簇臨風縹緲疊秋雪月下丁冬擣寒玉樓蘭欲寄在何鄉憑人與繫征鴻足

長安春

長安二月多香塵六街車馬聲轔轔家家樓上如花人千枝萬枝紅豔新簾開笑語自相問何人占得長安春長安春色本無主古來盡屬紅樓女如今無奈杏園人駿馬輕車擁將去

章臺夜思

清瑟怨遙夜繞弦風雨哀孤燈聞楚角殘月下章臺芳草已云暮故人殊未來鄉書不可寄秋雁又南回

延興門外作（庭珠按長安志延興門為京城東面三門之一）

芳草五陵道美人金犢車綠奔穿內水紅落過牆花馬足倦遊客鳥聲歡酒家王孫歸去晚宮樹欲棲鴉

贈薛秀才

相辭因避世相見尚兵戈亂後故人少別來新話多但聞哀痛詔未覩凱旋歌欲結巖棲伴何山好薜蘿

建昌渡暝吟

月照臨官渡鄉情獨浩然鳥棲彭蠡樹月上建昌船市散漁翁醉樓深賈客眠隔江何處笛吹斷綠楊煙

貴公子

大道青樓御苑東玉闌仙杏壓枝紅金鈴犬吠梧桐院朱鬣馬嘶楊柳風流水帶花穿巷陌夕陽和樹入

簾櫳瑤池宴罷歸來晚笑說君王在月宮

咸通

咸通時代物情奢歡殺金張許史家破產競留天上樂鑄山爭買洞中花諸郎宴罷銀燈合仙子遊回辟月斜人意似知今日事急催弦管送年華（庭珠按懿宗在位十四年荒[illegible]）

[illegible]

思歸

暖絲無力自悠揚牽引東風斷客腸外地見花終寂寞異鄉聞樂更淒涼紅垂野岸櫻還熟綠染迴汀草又芳舊里若為歸去好子期凋謝呂安亡

憶昔

昔年曾向五陵遊午夜清歌月滿樓銀燭樹前長似
晝露桃花裏不知秋西園公子名無忌南國佳人字
莫愁今日亂離俱是夢夕陽唯見水東流（昭按此詩以時遭亂離追思長安盛時而作所云西園公子名無忌不過謂當日五陵年少恣意行樂自當以無忌名之非誤以子建為信陵也焦竑筆乘謂其流利可喜獨以一詞之誤終損其[illegible]不亦以辭害志乎）

贈邊將

昔因征遠向金微（庭珠按地理志金微都督府領安北都護府）馬出榆關一鳥飛萬
里只攜孤劍去十年空逐塞鴻歸手招都護新降虜
身著文皇舊賜衣只待煙塵報天子滿頭霜雪為兵
機

洛陽吟（時大駕在蜀巢寇未平洛中寓居作）

萬户千門夕照邊開元時節舊風煙宮官試馬遊三
市舞女乘舟上九天胡騎北來空進主漢王西去竟
升仙如今父老偏垂涕不見承平四十年

喻東軍（昭按此詩似諷高駢也時駢為東面都統）

四年龍馭守峨嵋鐵馬西來步步遲（昭按黃巢入長安僖宗幸蜀時遣使徵兵討賊[illegible]）五運未教移漢鼎六韜何必待秦師（[illegible]）幾時鸞鳳歸丹闕（昭按駢信方士呂用之[illegible]）到處烏鳶從白旗（昭按此借田單[illegible]）獨把一尊和淚酒隔雲遙奠武侯祠

北原閑眺

春城回首樹重重立馬平原夕照中五鳳灰殘金翠
滅六龍遊去市朝空千年王氣浮清洛萬古坤靈鎮
碧嵩欲問向來陵谷事野桃無語淚花紅

覩軍回戈（昭按僖宗中和元年官軍入長安巢東走軍士釋兵入第舍掠金帛妓妾賊詗知官軍不整遂復之大戰長安中軍士所存什八九諸軍皆退）

關中群盜已心離關外猶聞羽檄飛御苑綠莎嘶戰
馬禁城寒月擣征衣漫教韓信兵塗地不及劉琨嘯
解圍昨日屯軍還夜遁滿車空載洛神歸

謁蔣帝廟

建業城邊蔣帝祠素顏青骨舊風姿江聲似激秦軍
破山勢如匡晉祚危殘雪嶺頭明組練晚霞檐外簇
旌旗金陵客路方流落空祝回鑾奠酒卮

聞再幸梁洋（庭珠按僖宗光啟元年冬十月田令孜遣朱玫李昌符攻河中李克用救之十二月進逼京城上奔鳳翔二年春正月田令孜劫上如寶雞二月至興元梁洋即興元府今陝西漢中府也）

纔喜中原息戰鼙又聞天子幸巴西延燒魏闕非關
燕（庭珠按周緩王時孔鮒謂魏王曰燕雀處屋子母安之竈突炎上棟宇將焚不知禍之將及已也）大狩陳倉不為雞（庭珠按秦文公狩于河陽三秦記太白山前有陳倉山山有石雞與山雞不別因名寶雞山此句蓋借表山從獵陳倉句而反之）興慶玉龍
寒自躍（庭珠按玄宗即位以龍慶坊舊邸為興慶宮作龍池也樂府有龍池篇龍池躍龍龍已飛）昭陵石馬夜
空嘶（庭珠按昭陵太宗陵也唐書安祿山事潼關之戰[illegible]黃旗軍數百隊與賊戰不勝退而又戰者不一俄不知所在後昭陵奏是日靈宮前石馬汗流）遙思萬里行宮
夢太白山前月欲低（昭按朱玫數遣人潛入京城焚積聚[illegible]僖宗之出[illegible]見皆不知故以燕雀喻也僖宗被劫而曰大狩諱之也玉龍自躍比僖宗之不得安其位也石馬空嘶譏諸將之未乃[illegible]其思戀行在之意云）

題淮陰侯廟

滿把椒漿奠楚祠碧幢黃鉞舊英威能扶漢代成王業忍見秦民陷戰機雲夢去時高鳥盡淮陰歸日故人稀如何不借平齊策空看長星落賊圍

過揚州

當年人未識兵戈處處青樓夜夜歌花發洞中春日永月明衣上好風多淮王去後無雞犬煬帝歸來葬綺羅二十四橋空寂寂綠楊摧折舊官河

發州屏居蒙右省王拾遺車枉降訪病中延候不得因成寄謝

三年流落臥漳濱王粲思家拭淚頻（庭珠按王粲登樓賦云挾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長洲又曰悲舊鄉之壅隔兮涕橫墜而弗禁）畫角莫吹殘月夜病心方憶故園春自為江上樵蘇客不識天邊侍從臣怪得白鷗驚去盡綠蘿門外有朱輪

夜雪泛舟遊南溪

大江西面小溪斜入竹穿松似若耶兩岸嚴風吹玉樹一灘明月照銀沙因尋野渡逢漁舍更泊前灣上酒家去去不知歸路遠櫂聲煙裏獨嘔啞

湘中作

千重煙樹萬重波因便何妨弔汨羅楚地不知秦地亂南人空怪北人多臣心未肯教遷鼎天道還應欲止戈否去泰來終可待夜寒休唱飯牛歌

鷓鴣

南禽無侶似相依錦翅雙雙傍馬飛孤竹廟前啼暮雨汨羅祠畔弔殘暉秦人只解歌為曲越女空能畫作衣懊惱澤家非有恨年年長憶鳳城歸（懊惱澤家鷓鴣音也）

章江作（庭珠按章江在今江西南昌府西一名贑江唐洪州亦為豫章郡地）

杜陵歸客正徘徊玉笛誰家叫落梅之子棹從天外去故人書自日邊來楊花慢惹霏霏雨竹葉頻傾滿滿杯欲問旌揚舊風月一江紅樹亂猿哀（庭珠按許遜南昌人晉初為旌陽令得異人術精修山中年一百三十六歲舉家飛升雞犬亦隨去）

鄠杜舊居

却到山陽事事非谷雲谿鳥尚相依阮咸貧去田園盡向秀歸來父老稀（庭珠按晉向秀經山陽舊居作思舊賦）秋雨幾家紅稻熟野塘何處錦鱗肥年年為獻東堂策長是蘆花別釣磯

長安清明

蚤是傷春夢雨天可堪芳草更芊芊內官初賜清明火上相閒分白打錢（庭珠按齊雲論白打[illegible]寒食內人嘗白打庫中[illegible]）紫陌亂嘶紅叱撥（雜中紀異大宛進汗血馬名紅叱撥）綠楊高映畫鞦韆遊人記得承平事暗喜風光似昔年

綏州作（庭珠按綏州屬延安府即秦始皇太子扶蘇監兵處）

雕陰無樹水南流雉堞連雲古帝州帶雨晚駝鳴遠戍望鄉孤客倚高樓明妃去日花應笑蔡琰歸時鬢

已秋（漢蔡琰字文姬邕女也為胡騎所獲在胡十二年曹操與邕善遣使以金帛贖歸）一曲擘千叢燈

起扶蘇城上月如鉤

與東吳生相遇（及第後出關作）

十年身世各如萍白首相逢淚滿纓老去不知花有態亂來唯覺酒多情貧疑陋巷春偏少貴想豪家月最明且對一尊開笑口未衰應見泰階平

出關

馬嘶煙岸柳陰斜東去關山路轉賒到處因循緣耆酒一生惆悵為判花危時祇合身無著白日那堪事有涯正是灞陵春酎綠仲宣何事獨辭家

傷灼灼（灼灼蜀之麗人也近聞貧且老殂落於成都酒市中因以四韻弔之）

嘗聞灼灼麗於花雲髻盤時未破瓜桃臉曼長橫綠水玉肌香膩透紅紗多情不住神仙界薄命曾嫌富貴家流落錦江無處問斷魂飛作碧天霞

悼亡姬

鳳去鸞歸不可尋十洲仙路彩雲深若無少女花應老為有姮娥月易沈竹葉豈能銷積恨丁香空解結同心湘江水闊蒼梧遠何處相思弄舜琴

古離別

晴煙漠漠柳鬖鬖不那離情酒半酣更把玉鞭雲外指斷腸春色在江南

白櫻桃

王母階前種幾株水晶簾外看如無只應漢武金盤上瀉得珊珊白露珠

離筵訴酒

感君情重惜分離送我殷勤酒滿卮不是不能判酩酊卻憂前路醉醒時

殘花

和煙和露雪離披金蕊紅鬚尚滿枝十日笙歌一宵夢苧蘿因雨失西施

金陵圖（浙西作）

誰為傷心畫不成畫人心逐世人情君看六幅南朝事老木寒雲滿故城

東陽酒家贈別二絕句（時在婺州作）

送君同上酒家樓酩酊翻成一笑休正是落花饒悵望醉鄉前路莫回頭

天涯方歎異鄉身又向天涯別故人明日五更孤店月醉醒何處各霑巾

江外思鄉

年年春日異鄉悲杜曲黃鶯可得知更被夕陽江岸上斷腸煙柳一絲絲

宿蓬船

夜來江雨宿蓬船臥聽淋鈴不忍眠卻憶紫微情調逸阻風中酒過年年

江上別李秀才

前年相送灞陵春今日天涯各避秦莫向尊前惜沈醉與君俱是異鄉人

寄江南逐客

二年音信阻湘潭花下相思酒半酣記得竹齋風雨夜對牀孤枕話江南

臺城

江雨霏霏江草齊六朝如夢鳥空啼無情最是臺城柳依舊煙籠十里堤

衢州江上別李秀才

千山紅樹萬山雲把酒相看日又曛一曲離歌兩行淚不知何地再逢君

丙辰年鄜州遇寒食城外醉吟四首 及第前出關作

滿街楊柳綠絲煙畫出清明二月天好是隔簾花樹動女郎撩亂送秋千

雕陰寒食足遊人金鳳羅衣溼麝熏腸斷入城芳草路淡紅香白一羣羣

開元坡下日初斜拜埽歸來走鈿車可惜數枝紅豔好不知今夜落誰家

雨絲煙柳欲清明金屋人閒暖鳳笙永日迢迢無一事隔街聞蹴氣毬聲

鍾陵夜闌作

鍾陵風雪夜將深坐對寒江獨苦吟流落天涯誰見問少卿應識子卿心

吳融 字子華越州人龍紀初第進士韋昭度討蜀表掌書記昭宗反正御南闕羣臣稱賀融最先至於前左右歎駭帝有所授及十許篇融跪作詔語當意詳帝咨賞良厚進戶部侍郎鳳翔劫遷融不克從去客閩鄉俄召還翰林遷承旨卒集三卷

奉和御製幸嶽寺

嶽寺清秋霽宸遊永日閒霓旌森物外鳳吹落人間玉漱穿城水屏開對闕山皆知聖情悅罷蕩瀛芳蘭

渚宮立春書懷

春候侵殘臘江蕪綠已齊風高鶯囀澀雨密雁飛低向日心須在歸朝路欲迷近聞驚御火猶及灞陵西

秋日渚宮即事

漠漠澹雲煙秋歸澤國天風高還促燕雨細未妨蟬靜引荒城望涼驚旅枕眠更堪顦顇裏欲泛洞庭船

春詞

鸞鏡長侵夜鴛衾不識寒羞多轉面語妒極定睛看金市舊居近鈿車新造寬春期莫相誤一日有花殘

湖州溪樓書獻鄭員外

危檻等飛檣閒追晚際涼青林上雨色白鳥破溪光目以高須極心因靜更傷唯公舊相許早晚侍長楊

旅中送遷客

天南不可去君去弔靈均落日青山路秋風白髮人

言危無繼者道在有明神滿目盡胡越平生何處陳

上陽宮辭

苑路青青半是苔翠華西去未知回景陽春漏無人報太液秋波有雁來眾影可堪明月照紅顏無奈落花催誰能賦得長門事不惜千金奉酒杯

太保中書令軍前新樓[illegible]

十二闌干壓錦城半空人語落雞聲風流近接平津閣氣色高含細柳營盡日卷簾江草綠有時欹枕雪峰晴不知奉詔朝天後誰此登臨看月明

禁直偶書

玉皇新復五城居仙館詞臣在碧虛鍊砌潮看翻篆

樂（西都賦玄墀釦砌）鎖窗還詠碧蟾蜍敢期林上靈烏語會草雲間彩鳳書爭奈滄洲頻入夢白波無際落紅蕖

憶山泉

穿雲落石細潺潺盡日疑聞弄管弦千仞瀝來寒砕玉一泓深去碧涵天煙迷葉亂尋難見月好風清聽不眠春雨正多歸未得只應流浪更潺湲

春雨

霏霏漠漠暗和春籠翠凝紅色更新寒入膩裘濃曉睡細隨油壁靜香塵連雲似織休迷雁帶柳如啼好贈人別有空階寂寥事綠苔狼藉落花頻

東歸次灞上（[illegible]）

（必相近非河間府之瀛州也）晚煙輕澹草霏霏一片晴山襯夕暉水露淺沙無客泛樹連疎苑有鶯飛自從身與滄浪別長被春教寂寞歸回首青門不知處向人楊柳莫依依

登漢州城樓

雨餘秋色擁孤城遠目凝時萬象清疊翠北來千嶂靄浸流東去一江平從軍固有荊州樂懷古能無峴首情欲下闌干一回首鳥歸帆沒戍煙明

重陽日荊州作

萬里投荒已自哀高秋寓目更徘徊濁醪任冷難辭醉黃菊因暄却未開上國莫歸戎馬亂故人何在塞

鴻來驚時感事俱無奈不待殘陽下楚臺

春歸次金陵

春陰漠漠覆江城南國歸橈趁晚程水上驛流初過雨樹籠堤處不離鶯迹疎冠蓋兼無夢地近鄉園自有情便被東風動離思楊花千里雪中行

望嵩山

三十六峰危似冠晴樓百尺獨登看高凌鳥外青冥窄翠落人間白晝寒不覺衡陽遮雁過如何鐘阜鬪龍盤始知萬歲聲長在只待東巡動玉鑾

（後因感嵩呼之說歎不得如太平巡幸時也）

分水嶺（[illegible]分水嶺非一處觀詩中巴[illegible]一[illegible]南縣分水嶺也又鳳翔府有小[illegible]）

兩派潺湲不暫停嶺頭長瀉別離情南隨去馬通巴
棧北逐歸人達渭城澄處好窺雙黛影咽時堪寄斷
腸聲紫溪舊隱還如此清夜梁山月更明

過九成宮

鳳輦東歸二百年九成宮殿半荒阡魏公碑字封蒼
蘚（[illegible]）文帝泉聲落野田（太宗行幸有泉自涌）碧草斷霑仙掌露
綠槐猶憶御爐煙升平舊事無人說萬疊青山但一
川（[illegible]）

登鸛雀樓

鳥在林梢脚底看夕陽無際戍煙殘凍開河水奔流
急雪洗條山錯落寒（[illegible]鸛雀樓前瞻中條下瞰大河）始為一名抛故國近
鄉況因多難怕長安祖鞭掉折徒為爾贏得雲溪負釣竿

關西驛亭即事

晚霞零落雨初收關上危闌獨悵留千里好春聊極
目五陵無事莫回頭山猶帶雪霏霏恨柳未禁寒冉
冉愁直是無情也腸斷鳥歸帆沒水空流

新安道中玩流水（吳琢按新安縣在今河南府）

一渠春碧弄潺潺密竹繁花掩映閒看處便須終日
住算來爭得此身閑縈紆似接迷春洞清冷應憐有
雪山上却征車再回首了然塵土不相關

和人有感

莫愁家住石城西月墜星沈客到迷一院無人春寂
寂九原何處草萋萋香魂未散煙籠水舞袖休翻柳
拂隄蘭棹一移風雨急流鶯千萬莫長啼

寄殿院高侍御

黃梅雨細麥長洲柳密花疎水慢流釣艇正尋通客
去繡衣方結少年遊風前不肯看垂手燈下還應惜
裹頭一夜自憐無羽翼獨當何遜滴階愁

即事

抵鵲山前寄掩扉（山在荊州）便甘終老脫朝衣曉窺青鏡千
峰入暮倚長松獨雀歸雲裏引來泉脈細雨中移得
藥苗肥何須一箸鱸魚膾始挂孤帆問釣磯

秋日經別墅

別墅蕭條海上郊偶期蘭菊與琴尊檐橫碧嶂秋光
近樹帶寒潮晚色昏幸有白雲眠楚客不勞芳草思
王孫北山移去前文在無復教人歎曉猨

叢祠

叢祠一炬照秦川雨散雲收二十年長路未歸萍逐
水舊居難問草平煙金鞍正伴桐鄉客粉壁猶懷桂
苑仙何必向來曾識面拂塵看字也淒然

廢宅

風飄碧瓦雨摧垣却有鄰人為鎖門幾樹好花閒白
晝滿庭芳草易黃昏放魚池涸蛙爭聚棲燕梁空雀
自喧不獨淒涼眼前事咸陽一火便成原

金橋感事 金橋洛陽橋名

太行和雪疊晴空二月郊原尚朔風飲馬早聞臨渭北射鵰今欲過山東百年徒有伊川歎（庭珠按左傳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五利寧無魏絳功（晉侯欲伐山戎魏絳陳和戎五利）日暮長亭正愁絕哀笳一曲戍煙中

彭門用兵後經汴路（懿宗咸通中龐勛反徐州邑廉承訓破滅彭門即徐州也）

長亭一望一徘徊千里關河百戰來細柳舊營猶鎖月祁連新冢已封苔（漢霍去病攻匈奴入祁連山及薨自長安至茂陵為大冢像祁連山）霜凋綠野愁無際燒接黃雲慘不開若比江南更牢落子山詞賦莫興哀

敷水有句者云是馬侍中諸孫惆而有贈（庭珠按唐馬燧德宗時以平河中功遷光祿大夫兼侍中子暢善殖財貨甲天下貞元末神策中尉楊志廉諷使獻田産後宦官用事諸子無室廬自託奉誠園亦觀即其安邑里舊第云○句俗作匃）

天地塵昏九鼎危大貂曾出武侯師一心忠赤山河見百戰功名日月知舊宅已聞栽禁樹（即今奉誠園）諸孫仍見匃征岐而今不要教人識正籍將軍死鬬時

送于員外歸隱藍田

曾忝工部兩峯寒今日星郎得挂冠吾道不行歸始是世情如此住應難園暮已訪生雲石把釣先尋急雨灘若遇秦時雪顏客紫芝兼可備朝餐

紅樹

一聲南雁已先紅神女霜飛葉葉同自是孤根非暖地莫驚他木耐秋風燒煙散去陰全薄明月臨來影半空長憶洞庭千萬樹照山橫浦夕陽中

葉落

紅影飄來翠影微一辭林表不知歸伴愁無色煙猶在替恨成啼露未晞若逐水流應萬里莫因風起便孤飛楚郊千樹秋聲急日暮紛紛惹客衣

新雁

湘浦波春始北歸玉關搖落又南飛數聲飄去和秋色一字橫來背晚暉紫閣高翻雲冪冪灞川低渡雨微微莫從思婦臺邊過未得征人萬里衣

題湖城縣西道中槐樹

零落欹斜此路中盛時曾識太平風曉迷天仗歸春苑暮送鸞旗指洛宮一自煙塵生薊北更無消息幸關東而今只有孤根在鳥啄蟲穿沒亂蓬

浙東筵上有寄

襄王席上一神仙眼色相當語不傳見了又休真似夢坐來雖近遠於天隴禽有意猶能說江月無心也解圓更被東風助惆悵落花時節蝶翩翩

便殿候對

宣呼晝入蘂珠宮玉女窗扉薄霧籠待得華胥春夢覺半竿斜日下相風（蘂珠殿晉時宮名出以下相風竿在前殿刻烏於上）

涼思

松開小檻接波平月澹煙沈暑氣清半夜水禽棲不
定綠荷風動露珠傾

渡淮作

紅杏花時辭漢苑黃梅雨裏上淮船雨迎花送長如
此辜負東風十四年

登七盤嶺

才非賈傅亦遷官五月驅羸上七盤從此自知身計
定不能回首望長安

華清宮

四郊飛雪暗雲端唯此宮中落旋乾綠樹碧檐相掩
映無人知道外邊寒

賣花翁

和煙和露一叢花擔入宮城許史家惆悵東風無處
說不教閒地著春華

楚事

悲秋應亦抵傷春屈宋當年並楚臣何事從來好時
節只將惆悵付詞人

王母廟

鸞龍一夜降崐丘遺廟千年枕碧流賺得武皇心力
盡忍看煙草茂陵秋

秋色

染不成乾晝未銷霏霏拂拂又迢迢曾從建業城邊
路蔓草寒煙鎖六朝

金陵懷古

玉樹聲沈戰艦收萬家冠蓋入中州祇應江令偏惆
悵頭白歸來是客遊

楊花

不鬬穠華不占紅自飛晴野雪濛濛百花常恨風吹
落唯有楊花獨愛風

情

依依脈脈兩如何細似柔絲澀似波月不長圓花易
落一生惆悵為伊多

韓偓

字致光紀事云字致堯冬郎其小字也京兆萬年人昭宗龍紀元年擢進士第召拜左拾遺累遷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劉季述之變佐崔胤反正為功臣韓全誨等劫上西幸偓夜追及鄠見上慟哭遷兵部侍郎進承旨上欲用偓為相偓薦趙崇王贊自代忤朱全忠貶濮州司馬上與泣別偓曰是人非復向來之比臣得貶死為幸不忍見篡弒之辱及昭宗被弒挈其族依王審知終身不食梁祿捐館日有一篋緘鐍甚密家人意其中必有珍玩發視之唯得燒殘龍鳳燭百餘條蠟淚尚新蓋在翰院日昭宗召對金鑾深夜宮妓秉燭以送偓悉藏之識不忘也其大節與司空表聖略相等而唐書本傳但言偓不敢入朝不少發明其心迹惜哉偓富才情詞致婉麗初專為閨閤詩後遭國禍出語依於節義得詩人之正焉所著書一卷又香奩集一卷金鑾密記五卷

山院避暑

行樂江郊外追涼山寺中靜陰生晚綠寂慮延清風
運寒地維窄氣蘇天宇空何人識幽抱目送冥冥鴻

乾寧三年丙辰在奉天重圍作（讓殊按奉天城在今陝西西安府之乾州唐析京兆之醴泉好畤縣置奉天縣德宗建元元年改築城昭宗乾寧二年升為乾州節度）

伏劒夜巡城衣襟滿霜霰賊火徧郊坰飛鏃侵星漢

積雪似空江長林如斷岸獨凭女牆頭思家起長歎

五更

秋雨五更頭桐竹鳴騷屑却似殘春間斷送花時節

空樓雁一聲遠屏燈半滅繡被擁嬌寒眉山正愁絕

閒步

莊南縱步遊荒野獨鳥寒煙輕惹惹傍山疎雨溼秋

花僻路淺泉浮敗果樵人相聚指驚麏牧童四散收

嘶馬一壺傾盡未能歸黃昏更望諸烽火

寄遠在燕日作

眉如半照雲如鬟梧桐葉落敲井乾孤竹亭亭公署

寒微霜淒淒客衣單想佳人兮雲一端夢魂悠悠關

山難空牀展轉懷悲酸銅壺漏盡開金鸞

意緒

絕代佳人何寂莫梨花未發梅花落東風吹雨入西

園銀綫千條度虛閣臉粉難勻蜀酒濃口脂易印吳

綾薄嬌嬈意緒不勝羞願倚郎肩永相著

金陵

風雨蕭蕭石頭城下木蘭橈煙月迢迢金陵渡口去

來潮自古風流皆暗銷才鬼妖魂誰與招彩牋麗句

今已矣羅韈金蓮何寂寥

信筆

睡髻休頻攏春眉忍更長整釵梔子重泛酒菊花香

繡疊昏金色羅揉損硏光有時閒弄筆亦畫兩鴛鴦

馬上見

驕馬錦連錢乘騎是謫仙和裙穿玉鐙隔袖把金鞭

去帶懵騰醉歸因困頓眠自憐𢇁廢吏餘暖在香韉

欲去

紛紜隔窗語重約踏青期縱得相逢處無非欲去時

恨深書不盡寵極意多疑惆悵桃源路惟教夢寐知

無題

小欖移燈灺空房鎖隙塵顰波風盡日鬟髮月侵晨

香辯更衣後釵梁攏鬢新吉音閑詭計譯語近天真

妝好方長歎歡餘却淺顰繡屏金作屋絲幰玉爲輪

致意通綠竹精誠託錦鱗歌凝眉際恨酒發臉邊春

溪紆殊輕越樓簫豈羨秦柳廬褸沴氣梅實引芳津

樂府降清唱宮廚減食珍防閑襟幷斂忍妒淚休勻

宿飲愁縈夢春寒瘦著人手持雙荳蔻的的爲東鄰

三月

辛夷才謝小桃發踏青過後寒食前四時最好是三

月一去不回唯少年吳國地遙江接海漢陵魂斷草

連天新愁舊恨眞無奈須就鄰家甕底眠

春畫

惜春連日醉昏昏醒後衣裳見酒痕細水浮花歸別

澗斷雲含雨入孤邨人閒易得芳時恨地迥難招自古魂慙媿流鶯相厚意清晨猶爲到西園

避地寒食

避地淹留已自悲況逢寒食欲霑衣殘春孤館人愁坐斜日空園花亂飛路辱漸憂知已薄時危又與賞心違一名所繫無窮事爭敢當年便息機

亂後却至近甸有感

狂童容易犯金門比屋齊人作旅魂夜戶不扃生茂草春渠自溢浸荒園關中却見屯邊卒塞外翻聞有漢邨堪恨無情清渭水渺茫依舊繞秦原

重遊曲江

追尋前事立江汀漁者應聞太息聲避客野鷗如有感損花微雪似無情疏林自古長堤在春水空連古岸平惆悵引人還到夜鞭梢風冷柳煙輕（謹按梢舊作鞘誤說文鞘刀室也）

山驛

參差西北數行雁寥落東方幾片雲疊石小松張水部暗山寒雨李將軍（庭珠按張氏畫苑吳人張璪一名藻善畫松石山水宗室李思訓工山水得煙雲縹緲之狀）秋花粉黛宜無味獨鳥笙簧稱靜聞蕭灑襟靈遺世慮驛樓紅葉自紛紛

過漢口

濁世清名一槩休古今翻覆賸堪愁年年春浪來巫峽日日殘陽過沔州居雜商徒偏富庶地多詞客自

風流聯翩半世騰騰過不在漁船即酒樓

過臨淮故里（庭珠按李光弼封臨淮郡王）

交遊昔歲已凋零第宅今來亦變更舊廟荒涼時饗絕諸孫飢凍一官成五湖竟負他年志百戰空垂異代名榮盛幾何流落久遣人懷抱薄浮生

老將

折槍黃馬倦塵埃掩耳凶徒怕疾雷雪密酒酣偷號去月明衣冷斫營回行驅貔虎披金甲立聽笙歌擲玉杯坐久不須輕矍鑠至今雙臂硬弓開

六月十七日召對自辰及申方歸本院（以下天復元年入翰林後作）

清水簾開散異香恩深咫尺對龍章花應洞裏常時發日向壺中特地長坐久忽疑槎犯斗歸來兼恐海生桑如今冷笑東方朔唯用詼諧侍漢皇

雨後月中玉堂閒坐

銀臺直北金鑾外暑雨初晴皓月中唯對松篁聽刻漏更無塵土翳虛空綠香熨齒冰盤果清冷侵肌水殿風夜久忽聞鈴索動玉堂西畔響丁東（庭珠按翰林院有懸鈴文書出入引索以代傳呼）

苑中

上苑離宮處處迷相風高與露盤齊金階鑄出狻猊立（庭珠按爾雅狻猊食虎豹即師子）玉柱雕成狒狒啼（庭珠按爾雅狒狒如人被髮周成王時州靡國獻之）

駿迅走〔郭注〕集陽也〔山海經〕曰獸如人面長臂黑身有毛反踵見人則笑俗本作狒狒青吠獸青出獸名外使調鷹初得按五坊外使以鷹隼初調習始能搏獲謂之得按中官過馬不教嘶上每乘馬必閹官御以進謂之過馬笙歌錦繡雲霄裏獨許詞臣醉似泥

中秋禁直

星斗疎明禁漏殘紫泥封後獨憑闌露和玉屑金盤冷月射珠光貝闕寒天襯樓臺歸苑外風吹歌管下雲端長卿祇爲長門賦未識君臣際會難

宮柳

莫道秋來芳意違宮娃猶是妒蛾眉幸當玉輦經過處不怕金風浩蕩時草色長承垂地葉日華先動映樓枝澗松亦有凌雲分爭似移根太液池

冬十一月駕幸岐下作

曳裾談笑殿西頭忽聽征鐃從冕旒鳳蓋行時移紫氣鸞旗駐處認皇州曉題御服頒羣吏夜發宮嬪詔列侯雨露涵濡三百載不知誰擬殺身酬

冬至夜作天復二年駕在岐下

中宵忽見動葭灰料得南枝有早梅四野便應枯草綠九重先覺凍雲開陰冰莫向河源塞陽氣今從地底回不道慘舒無定分卻憂蠶嚮又成雷

恩賜櫻桃分寄朝士

未許鶯偷出漢宮上林初進半金籠蔗漿自透銀杯冷朱實相輝玉椀紅俱有亂離終日恨貴將滋味片時同霜威食蘗應難近宜在紗窗繡戶中

寄湖南從事

索莫襟懷酒半醒無人一爲解餘酲岸頭柳色春將盡船背雨聲天欲明去國正悲同旅雁隔江可忍更啼鶯迸花藂下風流客試與溫存譴逐情

小隱

借得茅齋岳麓西擬將身世老鉏犂清晨向市煙含郭寒夜歸村月照溪鑪爲窗明僧偶坐松因雪折鳥驚啼靈椿朝菌由來事卻笑莊生始欲齊〔庭珠按〕齊謂見莊子

避地

西山爽氣生襟袖南浦離愁入夢魂人泊孤舟青草岸鳥鳴高樹夕陽村偷生亦似符天意未死深疑負國恩白面兒郎猶巧宦不知誰與正乾坤

八月六日作四首壬申年作〔熙按〕壬申梁乾化二年也是時晉岐吳尚稱唐天祐九年致光[illegible]故朝不忘興復之望是年六月全忠爲子友珪所弒致光聞之感今追昔推原禍始而以自敘終焉舊謂非壬申年作并識俟考

日離黃道十年昏〔庭珠按〕天文志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日之所行月五星隨之君象也敏手重開造化門火帝動鑪銷劍戟風師吹雨洗乾坤左牽犬馬誠難測右袒簪纓最負恩〔庭珠按〕[illegible]者左牽之〔注〕防其爲呂氏者右袒丹筆不知誰定罪莫留遺迹怨神孫〔熙按〕昭宗天復二年壬戌十月全忠表迎車駕癸亥正月辛巳其時至壬申凡十年此十年內君臣國亡天日昏[illegible]句謂乘賊內變興復可爲乃懸望之詞非實事也犬馬指全忠簪纓指附逆者二語乃昭宗一朝定案結言唐亡於諸臣之手不可卸罪於昭宗史臣謂昭宗有志興復而外亂已成內無賢佐正與此詩同[illegible]孫按此篇疑指黃[illegible]傳宗[illegible]之事

金虎挻災不復論構成狂猘犯車塵（庭珠按張衡東京賦云 [illegible] 乎宮鄰卒乎金虎注云小人在位與君為鄰堅若金猛若虎也又按猘說文作狾見春秋傳）御衣空惜侍中血國璽幾危皇后身（庭珠按上句用晉嵇紹事下句用王莽篡漢時事）

圖霸未能知盜道（庭珠按莊子在宥篇盜亦有道）飾非惟欲害仁人黃旗紫氣今仍舊免使老臣攀畫輪（庭珠按 [illegible]）

（[illegible] 之所 [illegible] 知免夫）

簪裾皆是漢公卿盡作鋒鋩劒血腥顯負舊恩歸亂主難教新國用輕刑（庭珠按周禮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 [illegible]）

見義穴中狡兔終須盡井上嬰兒豈自寧底事亦疑懲未了更疑書罪在泉扃（通鑑天祐二年全忠與柳璨李振謀殺宰相以下三十餘人於白馬驛投尸黃河 [illegible]）

坐看包藏負國恩無才不得預經綸袞安隳睫尋憂漢（庭珠按 [illegible] 袞安之 [illegible] 自然流涕）賈誼濡毫但過秦威鳳鬼應遮矢石靈犀天與隔埃塵隄防瓜李能終始免愧於心負此身

（[illegible]）

翫水禽

兩兩珍禽渺渺溪翠襟紅掌淨無泥向陽眠處莎成毯蹋水飛時浪作梯依倚雕梁輕社燕抑揚金距笑晨雞（庭珠按左傳季郈之雞鬬郈氏為之金距）勸君細認漁翁意莫遣緪羅誤穩栖

失雀

正憐標格出華亭（庭珠按句用陸機華亭鶴唳語）況是昂藏入相經（庭珠按淮南八公有相鶴經）碧落順風初得志故巢因雨卻聞腥幾時翔集來華表（庭珠按搜神記華表 [illegible]）每日沈吟看畫屏為報雞羣虛嫉妒（庭珠按竹林七賢論嵇紹昂昂然野鶴之在雞羣）紅塵向上有青冥

鵲

偏承雨露潤毛衣黑白分明眾所知高處營巢親鳳闕靜時閒語上龍墀化為金印新祥瑞（庭珠按搜神記張顥為梁相有山鵲死化 [illegible] 破之得金印 [illegible]）飛向銀河舊路岐（庭珠按句用七夕填河事）莫怪天涯棲不穩託身須是萬年枝

湖南絕少含桃偶有人以新摘者見惠感事

傷懷因成四韻

時節雖同氣候殊不知堪薦寢園無合充鳳食留三島誰許鶯偷過五湖苦筍恐難同象匕（[illegible]）酪漿無復瑩蠙珠（湖南無牛酪之味）金鑾歲歲長宣賜忍淚看天憶帝都（偓歲初進之後先宣賜學士）

登南神光寺塔院（丙寅福州）

無柰離腸易九回強𢝉雛拋立高臺中華地向域邊
蕃外國兵從島上來四序有花長見雨一冬無雪却
聞雷日宮紫氣生冠珥試望扶桑病眼開日冠如半暈在上有兩珥光吉

秋深閒興

此心兼笑野雲忙甘得貧閒味甚長病起乍嘗新橘
柚秋深初換艱衣裳晴來喜鵲無窮語雨後寒花特
地香把釣覆碁兼舉白不離名教可顛狂

有賜

晚涼閒步向江亭默默看書旋旋行風轉滯帆狂得
勢潮來豬水寂無聲誰將覆轍詢長策願把勞絲屬
老成安石本懷經濟意何妨一起為蒼生

寄隱者

煙郭雲扃路不遙懷賢猶恨太迢迢長松夜落釵千
股小港春添水半腰已約病身拋印綬不嫌門徑是
漁樵潤濱晦迹南陽臥若比吾徒更寂寥

春盡日

樹頭初日照西檐樹底鶯花夜雨霑外院池亭閒動
鎖後堂闌檻見垂簾柳腰入户風斜倚榆莢堆牆水
半淹把酒送君惆悵在年年三月病厭厭

見花

寥寥攤鼻正吟詩日午牆頭獨見時血染蜀羅山躑
躅肉紅宮錦海棠梨因狂得病真閒事欲詠無才是

所悲看却東風歸去也爭教判得最繁枝

青春

眼意心期卒未休暗中終擬約秦樓光陰負我難相
偶情緒牽人不自由遙夜定嫌香蔽郭問時應弄玉
擺頭櫻桃花謝梨花發腸斷青春兩處愁

橫塘

秋寒灑背入簾霜鳳脛燈青照洞房蜀紙麝煤添筆
媚越甌犀液發茶香風飄亂點更籌轉拍送繁弦曲
破長歌客出門斜月在兩眉愁思向橫塘

倚醉

倚醉無端尋舊約却令惆悵轉難勝靜中樓閣深春

雨遠處簾櫳半夜燈抱柱立時風細細繞廊行處思
騰騰分明窗下聞裁剪敲徧闌干喚不膺

多情

天遣多情不自持多情兼與病相宜蠶偷崖蜜初嘗
處鶯啄含桃欲咽時酒蕩襟懷微駊騀駊騀音叵我馬搖頭揚雄甘泉賦崇丘陵之駊騀
春牽情緒更融怡水香膩注金盆裏瓊樹長須浸
一枝

有憶

晝漏迢迢夜漏遲傾城消息杳無期愁腸泥酒人千
里淚眼倚樓天四垂自笑計狂多獨語誰憐夢好轉
相思何時斗帳濃香裏分付春風與玉兒

婀娜

婀娜腰肢澹薄妝六朝宮樣窄衣裳著詞但見櫻桃破飛瓊遥閒荳蔻香春惱情懷身覺瘦酒添顏色粉生光此時不敢分明道風月應知暗斷腸

偶見

千金莫惜旱蓮生一笑從教下蔡傾仙樹有花難問種御香聞氣不知名愁來自覺歌喉咽瘦去誰憐舞掌輕小疊紅箋書恨字與奴方便寄卿卿

閨情

輕風滴礫動簾鈎宿酒猶酣懶卸頭但覺夜深花有露不知人靜月當樓何郎燭暗誰能詠韓壽香銷亦任偷歔折玉釵歌轉咽一聲聲入兩眉愁

代小玉家爲蕃騎所虜後寄故集賢裴公相國

動天金鼓逼神州惜別無心學墜樓不得迴眸辭傳粉便須含淚對殘秋折釵伴妾埋青冢半鏡隨郎葬杜郵〔庭詠按〕折釵用漢宮人伴玉釵化燕事半鏡用陳樂昌公主分鏡事青冢昭君埋骨處杜郵白起死處也二句總言死生契闊之意唯有此宵魂夢裏殷勤相覓鳳池頭

寒食日重遊李氏園亭有懷

往年曾在彎橋上見倚朱闌詠柳綿今日獨來香徑裏更無人迹有苔錢傷心闊別三千里屈指思量四五年料得他鄉遇佳節亦應懷抱暗淒然

〔詔按〕致光香奩集自序云余溺章句信有年矣誠知非丈夫所爲不能忘情天所賦也又云柳巷青樓未嘗糠秕金閨繡戶始預風流咀五色之靈芝香生九竅咽三危之瑞露美動七情如有責其不經亦望以功掩過石林葉氏曰世傳香奩集江南韓熙載所爲者誤沈中存筆談又謂漢相和凝所爲後貴嫁名於偓亦非也

偶題

俟時輕進固相妨實行丹心仗彼蒼蕭艾轉肥蘭蕙瘦可能天亦妒馨香

商山道中

雲横峭壁水平鋪渡口人家日欲晡却憶往年看粉本始知名畫有工夫

阻風

平生情趣羨漁師此日煙江愜所思肥鱖香秔小艛

艥斷腸滋味阻風時

以庭前海棠梨花一枝寄李十九員外

二月春風澹蕩時旅人虛對海棠梨不如寄與星郎去想得朝回正晝省

侍宴 天復元年翰苑作

鋈黄蝶粉雨依依狎宴臨春日正遲密旨不教江令醉麗華微笑認皇慈〔詔按〕唐末宮中時用宮嬪傳命故云據此則是以宮嬪比麗華狎宴臨春直比昭宗於後主不可解也

秋霖夜憶家 天復二年隨駕鳳翔

垂老何時見弟兄背燈愁泣到天明不知短髮能多少一滴秋霖白一莖

寄鄰莊道侶

聞說經旬不啓關藥窗誰伴醉開顏夜來霜厭邨前
竹臏見溪南幾尺山

宮詞

繡屏斜立正銷魂侍女移燈掩殿門燕子不歸花著
雨春風應自怨黃昏

寒食夜

側側輕寒翦翦風杏花飄雪小桃紅夜深斜搭秋千
索樓閣蒙籠細雨中

聞雨

香侵蔽膝夜寒輕聞雨傷春夢不成羅帳四垂紅燭
背玉釵敲著枕函聲

已涼

碧闌干外繡簾垂猩色屏風畫折枝八尺龍鬚方錦
褥已涼天氣未寒時

（庭珠按唐末詩人如羅韋吳韓可以追配溫李唯昭諫於嶔崎歷落中時帶
婀娜致堯與雅馴者近已上三家細膩風光含思悽惋至亦變風之餘波而）

中晚唐詩叩彈集卷第十二

前集諸家各從全集采錄多至百餘少或十數大約
什取二三其篇什雖夥而風格未遒與流傳雖久而
氣韻失妍者多從陶汰既又念自元和訖後唐百六
七十年之詩而蓋之以三十餘人恐未足以盡風氣
之變乃與紫綸兄悉索諸編更互繙閱披珠玉於泥
沙擇嘉禾於稂莠標新領異剔隱探微然或欲退而
旋收或將登而輒擯至於數四不敢濫不敢忽也凡
夕得二百六十五首前集已付剞劂別作三卷附其
後名曰叩彈續集是歲秋杪杜庭珠又識

續集上

李紳十首　楊巨源[illegible]　竇[illegible]
劉言史四首　張碧一首　盧仝四首
沈亞之三首　賈島十首　施肩吾二首
李涉八首　李廓六首　章孝標三首
張蕭遠一首　殷堯藩一首　王涯四首
張仲素六首　王初二首　顧非熊一首
崔涯一首　周賀四首　牟融二首

續集中

項斯八首　薛能八首　劉得仁六首
李郢九首　劉威三首　于武陵四首
儲嗣宗二首　紀唐夫二首　趙光遠一首
司馬禮六首　曹鄴三首　劉駕五首
聶夷中三首　于濆一首　邵謁一首
胡曾八首　許棠三首　李山甫一首
皮日休四首　顏萱一首　李昌符三首
秦韜玉三首　來鵬三首　高駢四首
鄭畋二首　段成式三首　王道三首

續集下

唐彥謙十首　鄭谷九首　孫棨一首
沈彬四首　章碣一首　崔櫓二首
杜荀鶴六首　江為二首　徐夤四首

殷文圭二首　黃滔三首　鄭準一首
曹松二首　周朴一首　李建勳三首
李洞四首　張泌十首　李咸用二首
王仁裕二首　嚴鄖二首　譚用之七首
劉兼七首　錢珝三首　羅虬二首
高蟾二首　崔道融五首　王渙六首
徐鉉十首

續集目錄

錫山杜　詔紫綸
秀水杜庭珠詒穀　集

李紳

字公垂亳州人父令晉陵因家無錫嘗讀書惠山爲人短小精悍時稱短李元和進士穆宗召爲翰林學士與李德裕元稹同時號三俊武宗時爲相居位四年出鎮淮南卒有追昔遊詩三卷

翡翠塢

翡翠飛飛繞蓮塢一啄嘉魚一鳴舞蓮莖觸散蓮葉鼓露滴珠光似還浦虞人掠水輕浮弋翡翠驚飛飛不息直上層空翠影高還向雲間雙比翼彈射莫及弋不得日暮虞人空歎息

閭里謠效古歌（一作歎古歌）

鄉里兒桑麻鬱鬱禾黍肥冬有襤襦夏有絺充鉏犁耨妻在機夜犬不吠開蓬扉鄉里兒醉還飽濁醪初熟勸翁媼鳴鳩拂羽知年好齊和楊花躍春草勸年少樂耕桑使君爲我翦荊棘使君爲我驅豺狼林中無虎山有鹿水底無蛟魚有魴父漁子獵日歸暮月明處處春黃粱鄉里兒東家父老爲爾言鼓腹那知生育恩莫令太守馳朱轓懸鼓一鳴虞鵲喧惡聲主吏噪爾心唧唧力力烹雞豚鄉里兒莫悲吒上有明王頒詔下重選賢良恤孤寡春日遲遲驅五馬留犢投錢以爲謝鄉里兒終爾詞我無工巧惟無私舉手一揮臨路岐

悲善才

余守郡日有客遊者善彈琵琶問其所傳乃善才所授頃在內庭日別承恩顧賜宴曲江敕善才等二十人備樂自余經播遷善才已矣因追感前事爲悲善才

穆皇夜幸蓬池曲金鑾殿開高秉燭東頭弟子曹善才（紹按琵琶錄唐元和中曹保有子善才善才有子綱皆善琵琶）琵琶請進新翻曲翠蛾列坐層城女笙笛參差齊笑語天顏靜聽朱絲彈衆樂寂然無敢舉銜花金鳳當承撥轉腕攏弦促揮抹花翻鳳嘯天上來徘徊滿殿飛春雪抽弦度曲新聲發金鈴玉佩相瑳切流鶯子母飛上林仙雀雌雄喚明月此時奉詔侍金鑾別殿承恩許召彈三月曲江春草綠九霄天樂下雲端紫髯供奉前屈膝盡彈妙曲當春日塞泉注射隴水開胡雁翻飛向天沒（紹按二語形容琵琶音節非狀而映帶時事在言外）日曛塵暗車馬散爲惜新聲有餘歎明年冠劍閉橋山（庭珠按謂穆宗升遐也）萬里孤臣投海畔（紹按敬宗即位紳爲李逢吉之黨所譖貶端州司馬）龍龕鎩羽強迴飛白首生從五嶺歸聞道善才成朽骨空餘弟子奉音徽南譙寂寞三春晚（庭珠按時守滁陽滁州晉南譙地）有客彈弦獨淒怨靜聽深奏楚月光憶昔初聞曲江宴心悲不覺淚闌干更爲調絃反覆彈秋吹動搖神女佩月珠敲擊水晶盤自憐淮海同泥滓恨魄凝心未

能死惆悵追懷萬事空雍門琴感徙爲爾（庭珠按說苑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千秋萬世後墳墓生荆棘遊童牧豎躑躅其上而歌曰夫以孟嘗君尊貴乃如是乎於是引琴鼓之孟嘗君涕泣增哀）

過鍾陵（余長慶三年除江西觀察使奉詔不之任）

龍沙江尾抱鍾陵水郭郵橋晚景澄江對楚山千里月郭連漁浦萬家鐙省抛雙旆辭榮寵遽落丹霄起愛憎惆悵舊遊同草露却思恩顧一霑膺

發壽陽

分司敕到又遇新正感懷書事（七年正月八日立春在壽陽凡四年）

休爲建隼臨淝守轉作垂絲入洛人（庭珠按謂分守東都）罷閲舊林三載籍又開新曆四年春雲遮北雁愁行客柳起東風慰病身漸喜雪霜消解盡得隨風水到天津

宿揚州

江橫渡闊煙波晚潮過金陵落葉秋嘹唳塞鴻經楚澤淺深紅樹見揚州夜橋鐙火連星漢水郭帆檣近斗牛今日市朝風俗變不須開口問迷樓

憶被牛相留醉州中時無他賓牛公夜出真珠輩數人（余有換樂曲詞贈小有傳於歌者）

嚴城畫角三聲閉清宴金尊一夕同銀燭坐隅聽子夜寶箏筵上起春風酒徵舊對慚衰質曲換新詞感上宮淮海一從雲雨散杳然俱是夢魂中（庭珠按此篇牛僧孺節度淮南時也）

水寺

煙波野寺經過處水國蒼茫夢想中雲散浦閒江月迥日曛洲渚海潮通坐看魚鳥沈浮遠靜見樓臺上下同聞說化城方便喻（昭按法華經云多諸方便於險道中作一化城是時疲極之中前入大城生已度想生安穩想）只應從此到龍宮

毘陵東山

東山在毘陵驛南逼水西館館即獨孤及在郡所置荒廢已久至孟公簡重修植以花木松竹等可翫孟公在郡日余以校書郎從役同宴於此今則荒廢仍舊

昔人別館淹留處卜築東山學謝家叢桂半空摧枳棘曲池平盡隔煙霞重開漁浦連天日更種春園滿地花依舊秋風還寂莫數行衰柳宿啼鴉

重到惠山

再到石泉寺內有禪師鑒玄影堂在寺南峯下頃年與此僧同在惠山十年鑒玄在壽春相訪因追舊歡

碧峯依舊松筠老重得經過已白頭俱是海天黃葉信兩逢霜節菊花秋望中白雀難歸翼行處青苔恨昔遊還向窗間名姓下數行添記別離愁

楊巨源（字景山蒲州人貞元進士文宗時爲河中少尹）

大隄詞 一作曲

二八嬋娟大隄女開壚相對依江渚待客登樓向水看邀郎卷幔臨花語細雨濛濛溼芰荷巴東商旅駐帆多自傳芳酒浣紅袖誰調妍妝回翠蛾珍簟華鐙夕陽後當壚理瑟矜纖手月落星微五鼓聲春風摇蕩窗前柳歲歲逢迎沙岸間北人多識綠雲鬟無端嫁與五陵少離別煙波傷玉顏

春日有贈

隄暖柳絲斜風光屬謝家晚心應戀水春恨定因花步遠憐芳草歸遲見綺霞由來感情思獨自惜年華

長城聞笛

孤城笛滿林斷續共霜砧夜月降羌淚秋風老將心靜過寒壘徧暗入故關深 一作故園 惆悵梅花落山川不可尋

長安春遊

鳳城春報曲江頭上客年年是勝遊日暖雲山當廣陌天清絲管在高樓葱蘢樹色分仙閣縹緲花香泛御溝桂辟朱門新邸第漢家恩澤問酇侯 臣等謹按酇南陽之酇為蕭何封邑本音贊叶音嵯平去二音皆可讀也

贈張將軍

關西諸將揖容光獨立營門劒有霜知愛魯連歸海上肯令王翦在頻陽 臣等謹按秦將王翦頻陽人也集作平陽誤 天晴紅幟當山滿日暮清笳入塞長年少功高人最羨漢家壇樹月蒼蒼

寄中書同年舍人

晴明紫閣最高峰仙掖開襟范彦龍 臣等謹按梁書范雲字彦龍 五色天書辭煥爛九華春殿語從容彩毫應染鑪煙細清佩仍含玉漏重二十年前同日喜碧霄何路得相逢

和大夫邊春呈長安親故

嚴城吹笛思寒梅二月冰河一半開紫陌詩情依舊在黑山弓力畏春來 臣等謹按唐回鶻傳振武以兵屯黑山治天德城備虜 遊人曲岸看花發走馬平沙獵雪回旌旆朝天不知晚將星高處近三台

寄江州白司馬

江州司馬平安否惠遠東林住得無溢浦曾聞似衣帶廬峰見說勝香鑪題詩歲晏離鴻斷望闕天遥病雀孤莫謾拘牽雨花社青雲依舊是前途

觀打毬有作 臣等謹按劉向別錄蹴鞠黄帝所造本兵勢也或云起於戰國鞠與毬同

親埽毬場如砥平龍驤驟馬曉光晴入門百拜瞻雄勢動地三軍唱好聲玉勒回時霑赤汗花鬉分處拂紅纓欲令四海氛煙靜杖底纖塵不敢生

觀伎人入道

荀令歌鐘北里亭翠娥紅粉敞雲屏舞衣施盡餘香在今日花前學誦經

聽李憑彈箜篌

聽奏繇弦玉殿清風傳曲度禁林鳴君王聽樂黎園暖翻到雲門第幾聲

竇鞏

字友封叔向第五子雅裕有名於時元稹節度武昌奏置自副

少婦詞

坐惜年光變遼陽信未通燕迷新畫屋春識舊花叢夢繞天山外愁翻錦字中昨來誰是伴鸚鵡在簾櫳

登玉鈎亭奉獻淮南李相公

西南城上高高處望月分明似玉鈎朱檻入雲看鳥滅綠楊如薺繞江流定知有客嫌陳榻從此無人上庾樓今日卷簾天氣好不勞騎馬看揚州

南陽道中作

東風雨洗順陽川蜀錦花開綠草田彩雉鬬時頻駐馬酒旗翻處亦留錢新晴日照山頭雪薄暮人爭渡口船早晚到家春欲盡今年寒食月初員

寄南游弟兄

書來未報幾時還知在三湘五嶺間獨立衡門秋水闊寒鴉飛去日銜山

南遊感興

傷心欲問當時事惟見江流去不回日暮東風春草綠鷓鴣飛上越王臺〔庭珠按今廣州府越秀山有越王臺以南越王尉佗名也〕

襄陽寒食寄宇文籍

煙水初銷見萬家東風吹柳萬條斜大隄欲上誰相伴馬蹋春泥半是花

劉言史

趙州人與李賀同時皮日休稱其歌詩美麗自賀外世莫比焉翻懶嵩陸令不識後為司功掾

買花謠

杜陵鄠人不田穡入谷經谿復緣壁每至南山草木春即向侯家取金碧幽豔凝華春景曙林夫移得將何處蝶惜芳叢送下山壽斷孤香始回去豪少居連鳩鵲東千金使買一株紅院多花少栽未得零落綠娥纖指中咸陽親戚長安里無限將金買花子澆紅濕綠千萬家青絲玉轤聲啞啞

王中丞宅夜觀舞胡騰〔王中丞武俊也〕

石國胡兒人見少〔庭珠按杜氏通典焉耆有石國史國以阿歷邪康國皆受其節度〕蹲舞尊前急如鳥織成蕃帽虛頂尖細氎胡衫雙袖小手中拋下蒲萄盞西顧忽思鄉路遠跳身轉轂寶帶鳴弄腳繽紛錦靴軟四座無言皆瞪目橫笛琵琶徧頭促亂騰新毯雪朱毛傍拂輕花下紅燭酒闌舞罷絲管絕木槿花西見殘月

樂府雜詞

紫禁梨花飛雪毛春風絲管翠樓高城裏萬家聞不見君王試舞鄭櫻桃〔庭珠按樂府集述石季龍寵惑優童鄭櫻桃由是樂府有鄭櫻桃歌〕

長門怨

獨坐鑪邊結夜愁暫時思去亦難收手持金箸垂紅淚亂撥寒灰不舉頭

張碧

字太碧貞元中人自序其詩云碧嘗讀李長吉集謂春拆紅翠霹開蟄户其奇峭者不可及也及覽李太白詞天與俱高青且無際鯤觸巨海瀾濤怒翻則觀長吉之篇若陟嶕之顛視諸阜者邪余言曰銳志狂勇心魄怵不得擬文陣以文鈴[illegible]而已

美人梳頭

玉堂花院小枝紅綠窗一片春光曉玉容驚覺濃睡醒圓蟾挂出粧臺表金盤解下叢鬟碎三尺巫雲綰朝翠皓指高低寸黛愁水精梳滑參差墜須臾攏掠蟬鬢生玉釵冷透冬氷明芙蓉折向新開臉秋泉慢轉眸波橫鸂鶒偸來語心曲屏風半倚遥山綠

盧仝

洛陽人自號玉川子累舉不第韓愈爲河南尹愛其詩厚禮之後因宿王涯第遂預甘露之禍

贈徐希仁石硯別

靈山一片不靈石手斵成器心所惜鳳鳥不至池不成蛟龍乾蟠水空滴青松火鍊翠煙凝寒竹風搖遠天碧今日贈君離別心此中至淺造化深用之可以過珪璧棄置還爲一片石

有所思

當時我醉美人家美人顏色嬌如花今日美人棄我去青樓珠箔天之涯娟娟姮娥月三五二八盈又缺翠眉蟬鬢生別離一望不見心斷絕心斷絕幾千里夢中醉臥巫山雲覺來淚滴湘江水湘江兩岸花木深美人不見愁人心含愁更奏綠綺琴調高弦絕無知音美人兮美人不知爲暮雨兮爲朝雲相思一夜梅花發忽到窗前疑是君

送邵兵曹歸江南

春風楊柳陌連騎醉離觴千里遠山碧一條歸路長花開愁北渚雲去渡南湘東望濛濛處煙波是故鄉

感秋別怨

霜秋自斷魂楚調怨離分魄散瑤臺月心隨巫峽雲蛾眉誰共畫鳳曲不同聞莫似湘妃淚斑斑點翠帬

沈亞之

字下賢登進士第其爵里見前集李賀詩注亞之嘗出韓之門張祜杜牧皆有贈詩李商隱有擬下賢詩蓋亦當時名輩所共推者

汴州船行賦岸傍所見

古木曉蒼蒼秋林拂岸香露珠蟲網細金縷兔絲長激浪時回沫驚鱗乍觸舡蓮煙拈綠綫棘實綴紅囊亂穗搖鼯尾垂根挂鳳腸聊持一濯足誰道比滄浪

春詞酬元微之

黄鶯啼時春日高紅芳發盡井邊桃美人手暖裁衣易片片輕花落剪刀

題宮門

庭將按夢遊錄亞之夢秦穆公請拜左庶長尚公主館居翠微宮宮人呼爲沈郎院公主卒後亞之辭去公復命至翠微宮時見珠翠遺碎青階下窗紗檀點依然亞之感咽良久因題詩云

君王多感放東歸從此秦宮不復期春景自傷秦喪主落花如雨淚胭脂

賈島

字浪仙范陽人初爲浮屠名無本來東都韓愈教其爲文遂舉進士大中末官遂州長江簿有長江集十卷

元日女道士受籙

元日更新夜齋身稱浄衣數星連斗出萬里斷雲飛霜下磬聲在月高壇影微立聽師語了右肘繫符歸

朱可久歸越中

石頭城下泊北固暝鐘初汀鷺潮衝起船窗月過虛吳山侵越衆隋柳入唐疏日欲躬調膳辟來何府書

送朱興上人

久住巴興寺如今始拂衣欲臨秋水別不向故山歸錫挂天涯樹房開岳頂扉下看千里曉霜海日生微

病起

嵩丘歸未得空自責遲回身事豈能遂蘭花又已開病令新作少雨阻故人來燈下南華卷袪愁當酒杯

暮過山邨

數里聞寒水山家少四鄰怪禽啼曠野落日恐行人初月未終夕邊烽不過秦蕭條桑柘外煙火漸相親

寄宋州田中丞

古郡近南徐關河萬里餘相思深夜後未答去秋書自別知音少難忘識面初舊山期已久門掩數畦蔬

寄韓潮州愈

此心曾與木蘭舟直到天南潮水頭隔嶺篇章來華岳出關書信過瀧流（記按三瀧水在韶州樂昌縣昌黎赴潮瀧水東流南行逾六月至下昌樂瀧）峰懸驛路殘雲斷海浸城根老樹秋一夕瘴煙風卷盡月明初上浪西樓

逢博陵故人彭兵曹

曲陽分散會京華見說三年住海涯別後解餐蓬藥子（謹按本草別錄蓬蔂一名陵藟間藤生小蘇衍其實八月熟）向前未識牡丹花偶逢日者教求祿終傍泉聲擬置家躡雪攜琴相就宿夜深開戶斗牛斜

贈圓上人

誦經千紙得爲僧麈尾持行不拂蠅古塔月高聞咒水新壇日午見燒鐙一雙童子澆紅藥百八眞珠貫綵繩且說近來心裏事仇讎相對似親朋

早秋寄題天竺靈隱寺

峰前峰後寺新秋絕頂高窗見沃州人在定中聞蟋蟀鶴從棲處挂獼猴小鐘夜渡空江水汀月寒生古石樓心憶懸帆身未遂謝公此地昔年遊

施肩吾

字希聖洪州人一作睦州人元和十年登第隱洪州西山有西山集十卷

夜宴曲

蘭釭如晝買不眠玉鑪夜起沈香煙青蛾一行十二

仙欲笑不笑桃花然碧窗弄嬌梳洗晚户外不知銀
漢轉被郎嗔罰屠蘇醆酒入四肢紅玉軟

代征婦怨

寒窗羞見影相隨嫁得五陵輕薄兒長短豔歌君自
解淺深更漏妾偏知畫帬多淚鴛鴦溼雲鬢慵梳玳
瑁垂何事不看霜雪裏堅貞唯有古松枝

李涉

字清溪洛陽人李渤之兄初隱廬山憲宗時為太子通事舍人太和中為太學博士自號清溪子

牧童詞

朝牧牛牧牛下江曲夜牧牛牧牛部口谷荷笠出林
春雨細蘆管臥吹莎草綠亂插蓬蒿箭滿腰不怕猛
虎欺黃犢

與李渤新羅劒歌

我有神劒異人與暗中往往精靈語識者知從東海
來來時一夜因風雨長河臨曉北斗殘秋水露背青
螭寒昨夜大梁城下宿不借陝趺光顏看庭珠按趺跌助跗趺也李光顏傳河西諸蕃姓阿趺氏為河東軍將節度使馬燧謂曰若宦者中必大解所佩劍贈之後以功拜司徒節度河東刃邊颯颯塵
沙鏇瘢痕半是蛟龍血雷煥張華久已無庭珠按晉書張華傳平生閣中當貯寶物之精在豫章豐城乃以煥為豐城令掘獄屋基得玉匣長八尺開之得二劒其夕斗牛氣不復見沈冤知向
何人說我有愛弟都九江一條直氣今無雙青光好
去莫惆悵必斬長鯨須少壯

六歎

綺羅香風翡翠車晴明獨倚芙蓉渠上有雲鬟洞仙
女垂羅掩縠煙中語風月頻驚桃李時滄波久別鴛
鴦侶獨傳一札孤飛翼山長水遠無消息却鎖重門
一院深半夜空庭明月色
深院梧桐夾金井上有轆轤青絲索美人清晝汲寒
泉寒泉欲上銀缾落迢迢碧甃千餘尺竟日倚闌空
歎息惆悵不來照明鏡却掩洞房花寂寂

晚泊潤州聞角

孤城吹角水茫茫風引胡笳怨思長驚起暮天沙上
雁海門斜去兩三行

京口送朱晝之淮南

兩行客淚愁中落萬樹山花雨後殘君到揚州見桃
葉為傳風水渡江難

揚州女子庭珠按紀事云涉至揚州一女子拜且泣問之曰宋態也故涉與劉員外之愛姬劉李有昔年之分涉因贈詩云

嘗憶雲仙至小時芙蓉頭上綰青絲當時驚覺高唐
夢唯有如今宋玉知

陵陽夜讌使君筵解語花枝在眼前自從明月西沈
海不見常娥二十年

李廓

唐宗室宰相程之子也紀事云登元和進士第大中中拜武寧節度使

雞鳴曲

星稀月沒入五更膠膠角角雞初鳴征人牽馬出門
立辭妾欲向安西行再鳴引頸檐頭下月中角聲催
上馬纔分地色第三鳴旌旆紅塵已出城婦人上城
亂招手夫壻不聞遥哭聲長恨雞鳴別時苦不遣雞
栖近窗戶

少年行

鞦門連日閉苦飲惜殘春開鎖通新客教姬屈醉人
請歌牽白馬自舞踢紅茵時輩皆相許平生不負身
新年高殿上始見有光輝玉雁排方帶金鸞立仗衣
酒深和椀賜馬疾打珂飛朝下人曾看香街意氣歸
小婦教鸚鵡頭邊喚醉醒犬嬌眠玉簟鷹掣撼金鈴
碧地攢花障紅泥待客亭雖然長按曲不飲不曾聽

送振武將軍

葉葉歸邊騎風頭萬里乾金裝腰帶重錦縫耳衣寒
蘆酒燒蓬煖霜鴻撚箭看黃河古城道秋雪白漫漫

落第

牓前潛制淚衆裏自嫌身氣味如中酒情懷似別人
暖風張樂席晴日看花塵盡是添愁處深居乞過春

章孝標 元和十四年登第太和中山南東道從事試大理評事

織綾詞

去年蠶惡綾帛貴官急無絲織紅淚殘經脆緯不通
梭鵲鳳闌珊失頭尾今年蠶好繰白絲鳥鮮花活人
不知瑤臺雪裏崔張翅禁苑風前梅折枝不學鄰家
婦慵懶蠟揩粉拭謾官眼 謾一作滿

古行宮

瓦煙踈冷古行宮寂寞朱門反鏁空殘粉水銀流砌
下半環秋月落泥中鶯傳舊語嬌春日花學嚴妝妒
曉風天子時清不巡幸祇應鸞鳳集梧桐

聞角

邊秋畫角怨金徽半夜對吹驚賊圍塞雁遶空秋不
下胡雲著草凍還飛關頭老馬嘶看月磧裏疲兵淚
溼衣餘韻嫋空何處盡戍天寥落曉星稀

張蕭遠 一作肅遠 紀事云元和進士登第

送宮人入道

舍寵求仙畏色衰辭天素面立階墀金丹擬駐千年
貌玉指休勻八字眉師主與收珠翠後君王看戴角
冠時從來宮女皆相妒聞向瑤臺盡淚垂

殷堯藩 秀州人元和登進士第從李翱長沙幕府後為永樂令又以侍御官汾南

和趙相公登鸛雀樓 樓在河中府

危樓高架泬寥天上相閒登立綵旃樹色到京三百
里河流歸漢幾千年晴峰聳日當周道秋穀垂花滿

舜田〔寰宇記云河中府河東縣故雷首坂有歷山在其境〕雲路何人見高志最看西面赤

關前

王　涯

〔字廣津太原人擢進士宏詞元和中爲相又相穆宗至文宗時李訓敗遇及禍〕

隴上行

負羽到邊州鳴笳度隴頭雲黃知塞近草白見邊秋

閨人寄遠

花明綺陌春柳拂御溝新爲報遼陽客流芳不待人

遠戍功名薄幽閨年貌傷妝成對春樹不語淚千行

塞下曲〔或作張仲素〕

三伐漁陽再渡遼騂弓在臂劍橫腰匈奴似欲知名

姓休傷陰山更射雕

獵馬千羣雁幾雙燕然山下碧油幢傳聲漠北單于

破火照旌旗夜受降

張仲素

〔字繪之建封子元和中與段文昌爲翰林學士韋貫之曰學士所以備顧問不宜專取文辭罷之後終中書舍人〕

春遊

煙柳飛輕絮風榆落小錢濛濛百花裏羅綺競秋千

行樂三春節林花百和香當年重意氣先占鬬雞場

漢苑行〔或作王涯〕

迴雁高翻太液池新花低發上林枝年光到處皆堪

賞春色人間總未知

春風澹蕩影悠悠鶯轉高枝燕入樓千步回廊聞鳳

吹珠簾處處上銀鉤

秋夜曲

丁丁漏水夜何長漫漫輕雲露月光秋逼暗蟲通夕

響征衣未寄莫飛霜

碧窗斜月藹清暉愁聽寒螿淚溼衣夢裏分明見關

塞不知何路向金微

天馬辭

天馬初從渥水來郊歌曾唱得龍媒〔史記樂書載郊祀歌云天馬徠龍之媒〕不知

玉塞沙中路苜蓿殘花幾處開

王　初

〔并州人元和末進士及第〕

送王秀才謁池州吳都官

池陽去去躍雕鞍十里長亭百草乾衣袂障風金縷

細劍光橫雪玉龍寒晴郊別岸鄉魂斷曉樹啼烏客

夢殘南館星郎東道主搖鞭休問路行難

送葉秀才

佼騎驄瓏刻玉羈河梁返照上征衣層冰春近蟄龍

起九澤雲開獨雀飛行想北山清夢斷重遊西雒故

人稀漢庭狗監深知己有日前驅負弩歸〔史記司馬相如傳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又相如爲中郎將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爲寵〕

顧非熊

況之子在梁楊垂三十年長慶中登第爲盱眙尉棄官隱茅山

長安清明言懷

明時帝里遇清明還逐遊人出禁城九陌芳菲鶯自囀萬家車馬雨初晴客中下第逢今日愁裏看花厭此生春色年年來誰是主不堪顦顇更無成

崔涯

紀事云吳楚人與張祜齊名

詠春風

動地驚天物不傷高情逸韻住何方扶持燕雀連天去斷送楊花盡日狂繞柱月明過萬戶弄帆晴晚渡三湘孤雲雖是無心物借便吹教到帝鄉

周賀

字南卿少爲僧號清塞姚合賞其詩加之冠巾有集一卷

長安送人

上國多離別年年渭水濱空將未歸意說向欲行人雁度池塘月山連井邑春臨岐惜分手日暮一霑巾

杪秋登江樓

平楚起寒色長沙猶未還世情何處澹湘水向人閒空翠隱高鳥夕陽歸遠山孤雲萬餘里惆悵洞庭間

又聯見劉隨州集

柏巖禪師

野寺絕依念靈山會徧行老來披衲重病後讀經生乞食嫌郵遠尋溪愛路平多年柏巖住不記柏巖名

寄金陵僧

水石致身閒自得平雲竹閣少炎蒸齋牀飢減供禽食禪徑寒通照像燈覓句遍秋山落葉臨書近臘研生氷行登總到諸山寺坐聽蟬聲滿四稜

牟融

唐百家詩載有贈張籍朱慶餘詩知爲貞元元和間人英華列中唐今從之

送羽客之京

羽衣縹緲拂塵囂悵別河橋贈柳條閬苑雲深孤鶴迥蓬萊天近一身遙香浮寶輦仙風潤花落瑤壇絳雨消自是長生林下客也陪鴛鷺入清朝

陳使君山莊

新小幽居地自偏士林爭羨使君賢數椽瀟灑臨溪屋十畝膏腴附郭田流水斷橋芳草路澹煙疎雨落花天秋成準擬重來此沈醉何妨一榻眠

中晚唐詩叩彈集續集上

錫山杜　詔紫綸
秀水杜庭珠詒穀　集

項斯

字子遷江東人初受知於張籍而楊祭酒敬之尤愛其詩所至稱之會昌四年擢第終丹徒尉集一卷　張洎序云元和中張水部籍格律不涉舊體斯於寶曆開成之際尤爲水部所賞故其詩格與之相類

欲別

花時人欲別每日醉櫻桃買酒金錢盡彈箏玉指勞
歸期無歲月客路有風濤錦段裁衣贈麒麟落剪刀

小古鏡

字已無人識唯應記鑄年見來深似水攜去重於錢
鸞翅巢空月菱花徧小天宮中照黃帝曾得化爲仙　按軒轅內傳帝會王母鑄鏡十二隨月用之此鏡之始

蠻家　紀事作烏蠻詩誤

領得賣珠錢還歸銅柱邊看兒調小象打鼓試新船
醉後眠神樹耕時語瘴煙不逢寒便老相問莫知年

夜泊淮陰

夜入楚家煙煙中人未眠望來淮岸盡坐到酒樓前
燈影半臨水箏聲多在船乘流向東去別此易經年

送歐陽衮歸閩中

秦城幾年住猶著故鄉衣失意時相識成名後獨歸
海秋蠻樹黑嶺夜瘴禽飛爲學心難滿知君更掩扉

寄流人

毒草不曾枯長流客健無霧開蠻市合船散海城孤
象跡頻藏齒龍涎遠蔟珠家人秦地老泣向日南圖

送宮人入道

願隨仙女董雙成王母前頭作伴行初戴玉冠多誤
拜欲辭金殿別稱名將敲碧落新齋磬却進昭陽舊
賜箏旦暮焚香繞壇上步虛猶作按歌聲

山行

青枥林深亦有人一渠流水數家分山當日午回峰
影草帶泥痕過鹿羣蒸茗氣從茅舍出繰絲聲隔竹
籬聞行逢賣藥歸來客不惜相隨入島雲

薛能

字大拙汾州人會昌六年登進士第歷侍御史都官刑部員外郎後爲京兆尹徙節度徐州移鎮武昌爲賊所殺集十卷

下第後春日長安寓居

關東歸不得豈是愛他鄉草碧餘花落春闌白日長
全家期聖澤半路敢農桑獨立應無侶浮生欲自傷

題開元寺閣

一閣見一郡亂流仍亂山未能終日住尤愛暫時閑
唱櫂吳門去嘀林杜宇還高僧亦可羨西景掩禪關

舟行至平羌　從漾按平羌即今嘉州峨眉縣也

貔虎直沙壖嚴更護早眠簇霜孤驛樹落日下江船
甃去非吳起終休愛魯連平羌無一術候吏莫加邊

貞孫渥左僕射六年秉孫宿如晉晉平公享之有加籩注加言籩豆之數多於常禮也

晚春

惡憐風景極交親每恨年年作瘦人臥晚不曾拋好夜情多唯欲哭殘春陰成杏葉纔通日雨著楊花已汙塵無限後期知有在只愁還作總戎身

秋夜旅懷

庭鏁荒蕪獨夜吟西風吹動故山心三秋木落半年客滿地月明何處砧漁唱亂沿汀鷺合雁聲寒咽隴雲深平生只有松堪對露浥霜欺不受侵

送人歸上黨

燕臺基壞穴狐蛇計拙因循歲月賒兵革未銷王在鎬桑蠶臨墜客還家霏微對岸漳邊雨堆阜鄰疆薊北沙韶按堆阜山實出貌唐史則天時宗文復疏云地不知堆阜出若到長平戰場地爲求遺鏃辟魔邪

杏花

活色生香第一流手中移得近青樓誰知艷性終相負亂向春風笑不休

黃蜀葵

嬌黃新嫩欲題詩盡日含毫有所思記得玉人初病起道家裝束厭禳時

劉得仁

晁公武讀書志云得仁長慶中即以詩名歷舉進士不第嘗自述云外族帝王是中朝親故稀又云貴主出也按唐公主列傳憲宗女有嫁劉氏者

景劉異書稱十或其後嗣

長信宮一作玉階

簟涼秋氣初長信恨何如拂黛月生指解鬟雲滿梳一從悲畫扇幾度泣前魚坐聽南宮樂清風搖翠裾

宿宣義里池亭

暮色遶高亭南山山竹青夜深斜舫月風定一池星島嶼無人迹菰蒲有雀翎此中休便得何必泛滄溟

樂遊原春望

樂遊原上望望盡帝都春始覺繁華地應無不醉人雲開雙闕麗柳映九衢新愛此頻來往多閒逐此身

訪曲江胡處士

何況歸山後而今已似仙卜居天苑畔閒步禁樓前落月明沙岸微風上紙鳶靜還林石下坐讀養生篇

陳情上知己

性與才俱拙名場迹甚微久居顏益厚獨立事多非刻骨搜新句無人憫白衣明時自堪戀不是不知幾

冬夜寄白閣僧

營營不自息睽隔數年情林下期難遂人間事旋生鳥栖寒木動月映積冰清石室焚香坐懸知不爲名

李郢

字楚望長安人大中進士第侍御史唐末避亂嶺表

陽羨春歌

石亭梅花落如積玉蘇瀾斑竹姑赤祝陵有酒沂巷空煮粳蒸魚作寒食長橋新晴好天氣兩市兒郎櫂船戲溪頭鐃鼓狂殺儂青蓋紅帬偶相值風光何處最可憐邵家高樓白日邊樓下遊人顏色喜溪南黃帽應羞死三月未有二月殘靈龜可信淥水乾葑草青青促歸去短簫橫笛說明年

春日題山家

偶與樵人熟春殘日日來依岡尋紫蕨挽樹得青梅燕靜銜泥起蠶喧抱枲回嫩茶重攪綠新酒略炊醅漠漠蠶生紙涓涓水弄苔丁香正堪結留步小庭隈

上襄晉公

四朝憂國鬢如絲龍馬精神海鶴姿天上玉書傳詔夜陣前金甲受降時曾經庾亮三秋月（[illegible]晉庾亮鎮武昌諸佐史殷浩之徒乘月登樓不覺亮至欲起避之亮曰諸君且住老子於此興復不淺）下盡羊曇一局棊（[illegible]晉謝安[illegible]於淮淝安命駕出遊別墅與玄圍棊賭墅謂甥羊曇曰以墅乞汝）惆悵舊堂扃綠野夕陽無限鳥飛遲

江上逢羽林王將軍

虯鬚顦顇羽林郎曾入甘泉侍武皇鵰沒夜雲知御苑馬隨仙仗識天香五湖歸去孤舟月六國平來兩鬢霜唯有桓伊江上笛臥吹三弄送殘陽

送人之嶺南

關山迢遞古交州歲晏憐君走馬遊謝氏海邊逢素女（有侯官人謝端於海邊得一大螺貯甕中端每耕作還炊飯自具端疑之見一少女從甕中出問之云我天漢中白水素女天帝哀君孤[illegible]使我炊烹[illegible]）越王潭上見青牛（南越志越王[illegible]代木爲船[illegible]男女三千[illegible]而瞻於潭[illegible]有唱[illegible]之聲更有青牛與船俱見）嵩臺月照啼猿曙石室煙含古桂秋回望長安五千里刺桐花下莫淹留（[illegible]嶺南界[illegible]刺桐花南海至福州皆有之[illegible]刺桐文理細密有類刺如櫂樹實如楓）

故洛陽城

胡兵一動朔方塵不使鑾輿此重巡清洛但流嗚咽水上陽深鎖寂寥春雲收少室初晴雨柳拂中橋晚渡津欲問升平無故老鳳樓回首落花頻

長安夜訪澈上人

關西木落夜霜凝烏帽閒尋紫閣僧松迴月光先照

雀寺寒溝水忽生冰琤琤曉漏喧秦禁漠漠秋煙起漢陵聞說天台舊禪處石房獨有一龕鐙

宿杭州虛白堂

秋月斜明虛白堂寒蛩唧唧樹蒼蒼江風徹曙不成寐二十五聲秋點長

曉井

桐陰覆井月斜明百尺寒泉古甃清越女攜缾下金索曉天初放轆轤聲

劉威（紀事云會昌時詩人）

冬夜旅懷

寒窗危竹枕月過半牀陰嫩葉不歸夢暗蟲成苦吟
酒無通夜力事滿五更心寂莫誰相似殘鐙與素琴

七夕

烏鵲橋成上界通千秋靈會此宵同雲收喜氣星樓曉香拂輕塵玉殿空翠輦不行青草路金鑾徒倚白榆風綵盤花閣無窮意只在遊絲一縷中

遊東湖黃處士園林

偶向東湖更向東數聲雞犬翠微中遙知楊柳是門處似隔芙蓉無路通樵客出來山帶雨漁舟過去水生風物情多與閑相稱所恨求安計不同

于武陵 品彙云杜曲人紀事云會昌時人通考大中進士按武陵詩多與于鄴詩相混或云武陵即鄴然唐藝文志各有集

王將軍宅夜聽歌

朱檻滿明月美人歌落梅忽驚塵起處疑有鳳飛來一曲聽初徹幾年愁暫開東南正雲雨不得見陽臺

過侯王故第

過此一酸辛行人淚有痕獨殘新碧樹猶擁舊朱門歌歇雲初散簷空燕尚存不知彈鋏客何處感新恩

南遊有感

杜陵無厚業不得駐車輪重到曾遊處多非舊主人

秋夕聞雁

東風千嶺樹西日一洲蘋又渡湘江去湘江水復春

至漢欲沈盡誰家砧未休忽聞涼雁至如報杜陵秋
千樹又黃葉幾人漸白頭洞庭今夜客一半却登舟

儲嗣宗 大中十三年進士及第見品彙後同

贈隱者

盡室居幽谷亂山為四鄰霧深知有徑窗靜似無人
雀語松上月花明雪裏春生涯更何許尊酒與垂綸

早春懷薛公裕

幽獨自成愚柴門日漸蕪陸機初入洛孫楚又遊吳
失意怨楊柳異鄉聞鷓鴣相思復相望春草滿南湖

紀唐夫 開成時人

贈溫庭筠

何事明時泣玉頻長安不見杏園春鳳皇詔下雖霑命鸚鵡才高却累身且飲綠醽銷積恨莫思黃綬拂行塵方城若比長沙遠猶隔千山與萬津 庭筠謫方城尉文士爭為詩送行惟唐夫一篇擅場

驄馬曲 郭茂倩云一曰驄馬編 [illegible]

連錢出塞蹋沙蓬豈比當時御史驄逐北自諳深磧路長嘶誰念靜邊功登山每與青雲合弄影因知碧草同今日房平將換妾不如羅袖舞春風

趙光遠

大中時人

題北里伎人壁

魚鑰獸環斜掩門萋萋芳草憶王孫醉凭青瑣窺韓壽閑擲金梭惱謝鯤（晉謝鯤字幼輿鄰家高氏女有美色鯤嘗挑之女投梭折其兩齒）不夜珠光連玉匣辟寒釵影落瑤尊欲知腸斷相思處役盡江淹別後魂

司馬禮（一作札）大中時人

道中早發

野店雞一聲蕭蕭客車動西風帶曉月十里猶相送繇弦滿長道羸馬四蹄重遥羨青樓人錦衾方遠夢功名不我與孤劒何所用行役難自休家山憶秋洞

送進士苗縱歸紫邏山居

汝上多奇山高懷愜清境強來干名地冠帶不能整晝言夢歸處泉石寒更靜雀聲夜無人空月隨松影今朝拋我去春物傷明景悵望相送還微陽在東嶺

江上秋夕

茂陵歸路絕誰念此淹留極目月沉浦苦吟霜滿舟孤猿啼後夜久客病高秋欲寄鄉關恨寒江無北流

登河中鸛雀樓

樓中見千里樓影入通津煙樹遙分陝山河曲向秦興亡留白日今古共紅塵鸛雀飛何處城陽草自春

曉過伊水寄龍門僧

龍門樹色暗蒼蒼伊水東流客恨長病馬獨嘶殘夜月行人欲渡滿船霜幾家煙火依郝步何處漁歌似故鄉山下禪菴老師在頹將形役問空王

送孔恂入洛

洛陽古城秋色多送君此去心如何青山欲暮惜別酒碧草未盡傷離歌前朝冠帶掩金谷舊遊花月經銅駝行人正苦奈分手日落遠水生微波

曹鄴（字鄴之桂州人大中進士第洋州刺史集三卷）

洛原西望

築城畏不堅城堅心自毀秦樹滿平原秦人不居此猶為泣路者無力報天子

長相思

剪妾身上巾贈郎傷妾神郎車不暫停妾貌寧長春青天無停雲滄海無停津遣妾空牀夢夜夜隨車輪

碧澗宴上有懷知己

秋花蘆葉滿溪流一簇笙歌在水樓金管曲長人盡醉玉簪恩重獨生愁女蘿力弱難逢地桐樹心孤易感秋莫怪當歡却惆悵全家欲上五湖舟

劉駕（字司南江東人大中進士官國子博士）

送征夫

昔送征夫苦今送征夫樂寒衣縱攜去應向歸時著
天子待功成別造凌煙閣

早行

馬上續殘夢馬嘶時復驚心孤多所虞僮僕近我行
栖禽未分散落月照孤城莫羡居者閑谿邊人已耕

寄遠

雪花豈結子徒滿連理枝嫁與征人妻不得長相隨
去年君點行賤妾是新歸別早見未熟入夢無定姿
悄悄空閨中蛩聲繞羅帷得書喜猶甚況復見君時

上巳日

上巳曲江濱喧於市朝路相尋不見者此地皆相遇
日光去此遠翠幕張如霧何事歡娛中易覺春城暮
物情重此節不是愛芳樹明日花更多何人肯回顧

上馬歎

羸馬行遲遲頑童去我遠時時一回顧不覺白日晚
路傍豪家宅樓上紅妝滿十月庭花開花前吹玉管
君當未貴日豈不常屯蹇如何見布衣忽若塵入眼
布衣豈常賤世事車輪轉

聶夷中 字坦之河東人咸通進士第官華陰尉

燕臺

燕臺高百尺燕滅臺亦平一種是亡國猶得禮賢名
何似章華畔空餘禾黍生

大垂手

金刀剪輕雲盤用黃金縷裝束趁飛燕數來掌上舞
舞罷飛燕死片片隨風去

公子行

漢代多豪族恩深益驕逸走馬蹋殺人街吏不敢詰
紅樓宴青春數里望雲蔚金缸燄勝晝不畏落暉疾
美人盡如月南威莫能匹芙蓉自天來不向水中出
綺席臭雲和碧簫吹鳳質唯恨魯陽死無人駐白日

詔哉淮南王曾陽公與戟搖戰酣日暮援戈而揮之日為之返三舍末二語似與第四聯背殊不知前言卜晝卜夜為樂何極末乃言更無魯陽之揮使日少駐多少莫能挽耳

于濆 字子漪咸通進士終泗州判官

邊遊錄戍卒言

二十屬盧龍三十防沙漠平生愛功業不覺從軍惡
今來容鬢改知學彎弓錯赤肉痛金創他人成衛霍
目斷望君門君門苦寥廓

邵謁 韶州人少時為縣吏客至令怒不搘床逐去遂截髮著縣門發憤讀書薦於京師隸國子監溫庭筠手試乃榜其詩三十餘篇以振公道

古樂府

對酒彈古琴弦中發新音新音不可辨十指幽怨深
妾顏不自保四時如車輪不知今夜月曾照幾時人

露滴芙蓉香香銷心亦死良時無可留殘紅謝池水

胡曾

邵陽人咸通中舉進士不第嘗為漢南從事有安定集十卷

交河塞下曲

交河冰薄日遲遲漢將思家感別離塞北草生蘇武泣隴西雲起李陵悲晚侵雉堞烏先覺春入關山雁獨知何處疲兵心最苦夕陽樓上笛聲時

薄命妾

阿嬌初失漢王恩舊賜羅衣亦罷熏欹枕夜悲金屋雨卷簾朝泣玉樓雲宮前葉落鴛鴦瓦架上塵生翡翠帬龍騎不巡時漸久長門空掩綠苔紋

獨不見

玉關一自有氛埃年少從軍竟未回門外塵凝張樂榭水邊香滅按歌臺窗殘夜月人何處簾卷春風燕復來萬里寂寥音信絕寸心爭忍不成灰

寒食都門作

二年寒食住京華寓目春風萬萬家金絡馬銜原上草玉釵人折路傍花軒車競出紅塵外冠蓋爭回白日斜誰念都門兩行淚故園零落在長沙

夷陵

夷陵城闕倚朝雲戰敗秦師縱火焚何事三千珠履客不能西禦武安君

細腰宮

楚王辛苦戰無功國破城荒霸業空唯有青春花上露至今猶泣細腰宮

高陽池

古人未遇即銜杯所貴愁腸得酒開何事山公持玉節等閒深入醉鄉來

武昌

王濬戈鋋發上流武昌鴻業土崩秋思量鐵鎖真兒戲誰為吳王畫此籌

許棠

字文化宣州涇縣人與張喬諸人同以詩名號咸通十哲咸通中李頻為之延譽登第

憶宛陵舊居

舊憶陵陽北林園近版橋江晴帆影滿野迥雀聲遙鳥徑通山市汀扉上海潮秦城歸去夢夜夜到漁樵

登渭南縣樓

近甸名偏著登樓景又寬半空分太華極目是長安雪助河流急人耕燒色殘閒來時甚少欲下重凭闌

成紀書事（詔按唐地理志成紀縣屬秦州天水郡）

蹉跎遠入犬羊中荏苒將成白首翁三楚田園歸未得五原岐路去無窮天垂大野鵰盤草月落孤城角嘯風難問開元向前事依稀猶認隗囂宮（詔按後漢隗囂傳囂字季孟天水成紀人也）

李山甫

全唐詩話云咸通中數舉進士被黜依魏博幕府有詩集一卷藝文志同

公子家

柳底花陰壓露塵瑞煙輕罩一團春鴛鴦占水能嗔客鸚鵡嫌籠解罵人騕褭似龍隨日換輕盈如燕逐年新不知買盡長安笑活得蒼生幾户貧

皮日休

字襲美一字逸少襄陽竟陵人隱居鹿門自號間氣布衣咸通中及第爲著作郎[illegible]爲巢賊所殺有文藪十卷

病孔雀

煙花雖媚思沉冥猶自擡頭護翠翎強聽紫簫如欲舞困眠紅樹似依屏因思桂蠹傷肌骨爲憶松鵝損

性靈盡日春風吹不起鈿毫金縷一星星

病後春思

連錢錦暗麝氛氲荊思多才詠鄂君孔雀鈿寒窺沼見石榴紅重墮階聞牢愁有度應如月庭珠按揚雄作畔牢愁李奇曰畔離也牢聊也與君相離愁而無聊也魏武帝樂府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春夢無心祇似雲應笑病來慚滿願花牋好作斷腸文

館娃宮懷古 在研石山上以西施得名

豔骨已成蘭麝土宮牆依舊壓層崖弩臺雨壞逢金鏃香徑泥銷露玉釵研沼只留谿鳥浴屧廊空信野花埋姑蘇麋鹿真閒事須爲當時一愴懷

魯望憫承吉之孤爲詩序邀余屬和欲用余道振其孤而利之噫承吉之困身後乎魯望視余困與承吉生將孰若哉未有已困而能振人者然抑爲之辭用塞良友之意

先生清骨葬煙霞業破孤存孰爲嗟幾篋詩編分貴位一林石筍散豪家兒過舊宅啼楓葉姬繞荒田泣稗花唯我共君堪便戒莫將文譽作生涯

顏萱

紀事云字弘至江南進士與皮陸倡和詩載松陵集

過張祜處士丹陽故居

萱與故張處士祜世家通舊尚憶孩稚之歲與伯氏嘗承處士撫抱之仁目管轄爲

神童期孔融於偉器光陰徂謝三紀於茲適經其故居已易他主訪遺孤之所止則距故居之右二十餘步荊榛之下蓽門啓焉處士有四男一女男曰椿兒桂兒椅兒杞兒問之三已物故唯杞爲遺孕與其女尚存欲揖杞與言則又求食汝墳矣但有霜鬢而黃冠者杖策迎門乃昔時愛姬崔氏也與之話舊歷然可聽嗟乎葛帔練帬兼非所有琴書圖籍盡屬他人又云橫塘之西有故田數百畝力既貧窶十年不耕惟歲賦萬錢求免無所嗚呼昔爲穆生置

醴鄭公立鄉者復何人哉因吟五十六字以聞好事者

憶昔爲兒逐我兄曾抛竹馬拜先生書齋已換當時主詩壁空題故友名豈是爭權留怨敵可憐當路盡公卿粜庲草屋無人問猶向荒田責地征

李昌符 字巖夢咸通四年登進士第歷膳部員外郎

旅遊傷春

酒醒鄉關遠迢迢聽漏終曙分林影外春盡雨聲中鳥思鄉郵路花殘野岸風十年成底事羸馬倦西東

送人出塞

北風吹雨雪舉目已悽悽戰鬼秋頻哭征鴻夜不栖沙平關路直磧廣郡樓低此去非東魯人多事鼓鼙

秋夜作

數畝池塘近杜陵秋天寂莫夜雲凝芙蓉葉上三更雨蟋蟀聲中一點鐙迹避險巇翻失路心歸閑澹不因僧旣逢上國陳詩日長守林泉亦未能

秦韜玉 字仲明京兆人爲田令孜神策判官中和二年得準敕及第有投知小錄

貧女

蓬門未識綺羅香擬託良媒亦自傷誰愛風流高格調共憐時世儉梳妝敢將十指誇鍼巧不把雙眉鬭畫長苦恨年年壓金線爲他人作嫁衣裳

春雪

雲重寒空思寂寥玉塵如糝滿春朝片纔著地輕輕陷力不禁風旋旋銷惹砌任他香粉妒縈叢自學小梅嬌誰家醉卷珠簾看弦管堂深暖易調

對花

長與韶光晴有期可憐蜂蝶却先知誰家促席臨低樹何處橫釵戴小枝麗日多情疑曲照和風得路合偏吹向人雖道渾無語幾勸王孫到醉時

來鵬 豫章人詩思清麗咸通中舉進士不第

寒食山館書情

獨把一杯山館中每經時節恨飄蓬侵階草色連朝雨滿地梨花昨夜風蜀魄啼來春寂莫楚魂吟後月朦朧分明記得還家夢徐孺宅前湖水東 孺子亭後漢徐穉字孺子

郢渚除夜書懷 豫章人又按豫章今南昌府所治東南有東湖徐孺子祠在東湖上

鸚鵡洲頭夜泊船此時形影共悽然難歸故國干戈後欲告何人雨雪天箸撥冷灰書悶字枕陪寒席帶愁眠自嗟落拓無成事明月春風又一年

宛陵送李明府罷任歸江州

菊花郵晩雁來天共把離杯向水邊官滿便尋垂釣

侶家貧已用賣琴錢浪生湓浦千層雪雲起爐峰一炷煙倘見吾鄉舊知己為言顦顇過年年

高駢

（字千里崇文孫也家世禁衛頗脩飭折節為文學與諸儒交咸通中拜都護鎮安南僖宗立加同平章事徙劒南西川節度復拜諸道行營都統黄巢亂擁兵自固以後任呂用之諸人卒為其將畢師鐸所殺集一卷）

和王昭符進士贈洞庭趙先生

為愛君山景最靈角冠秋禮一壇星藥將雞犬雲間試琴許魚龍月下聽自要乘風隨羽客誰同種玉驗仙經煙霞寂莫無人到唯有漁翁過洞庭

池上送春

持竿閒坐思沈吟釣得江鱗出碧潯回首看花花欲盡可憐寥落送春心

聞河中王鐸加都統（庭珠按唐僖宗中和二年王鐸以高駢無心討賊發憤請行乃以鐸代為都統）

鍊汞燒鉛四十年（汞俗演字道家所作表）至今猶在藥爐前不知子晉緣何事只學吹簫便得仙（其驕傲不平如此）

題風箏寄意（庭珠按紀事云駢鎮蜀日以南詔侵暴築羅城四十里雖加固實亦疑其固護也一日聞奏樂聲謂知有改移乃題風箏寄意云旬日報到移鎮渚宮）

夜靜弦聲響碧空宮商信任往來風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移將別調中

鄭畋

（字台文滎陽人會昌進士第累翰林學士承旨僖宗朝同平章事出節度鳳翔拒巢賊有功復拜相畋為人仁恕姿采如峙玉有鳳池稾草六卷）

金鸞坡上南望

玉晨鐘韻上清虛畫戟祥煙擁帝居極目向南無限地綠煙深處認中書

馬嵬坡（闕史云馬嵬太真縊所題詩者多憑感郎畋為鳳翔從事日題云云觀者以為有宰輔之器）

肅宗回馬楊妃死雲雨雖亡日月新終是聖朝天子事景陽宮井又何人

段成式

（字柯古文昌之子以蔭為校書郎終太常少卿）

折楊柳

陌上河邊千萬枝怕寒愁雨盡低垂黃金穟短人多折已恨東風不展眉

寄温飛卿牋紙

余在九江出意造雲藍紙輒分送五十枚

三十六鱗充使時（庭珠按彥周詩話龍八十一鱗鯉三十六鱗）數番猶得裹相思待將袍襖重抄了盡寫襄陽播掿詞（庭珠按宋歌曲[illegible]）

不赴光風亭夜飲贈周為憲

屏開屈戍見吳娃蠻蠟同心四照花姹女不愁難管領斬新鉛裹得黃芽

王遵

（宣城人咸通進士有詠史詩一卷）

楊柳

亞夫營畔柳濛濛隋主隄邊四路通攀折贈君還有

意翠眉輕嫩怕春風

詠酒

萬事銷沈向一杯竹門啞軋爲風開秋宵睡足芭蕉
雨又是江湖入夢來

項亭

不脩仁德合文明天道如何擬力爭隔岸故鄉歸不
得十年空負拔山名

中晚唐詩叩彈續集中

中晚唐詩叩彈續集下

錫山杜　詔紫綸
秀水杜庭珠話穀　集

唐彥謙

字茂業并州人咸通末應進士不第中和中王重榮辟爲從事累奏河中節度副使歷晉絳二州刺史光啓末重榮遇害楊守亮鎮興元署爲判官遷閬壁二州刺史集三卷　舊唐書云彥謙少師溫庭筠故文格類之

上巳寄韓公

上巳接寒食鶯花寥落晨微微潑火雨草草踏青人
涼似三秋景清無九陌塵與余同病者對此合傷神

玫瑰

麝炷騰清燎鮫紗覆綠蒙宮妝臨曉日錦段落東風
無力春煙裏多愁暮雨中不知何事意深淺兩般紅

春雨

綺陌夜來雨春樓寒望迷遠容迎燕戲亂響隔鶯啼
有恨開蘭室無言對李蹊花敧渾拂檻柳重欲垂隄
鐙檠昏魚目熏鑪咽麝臍別輕天北隺夢怯汝南雞
入户侵羅幌梢檐潤繡題新豐樹已失長信草初齊
亂蝶寒猶舞驚烏暝不棲庾郎盤馬地却怕有春泥

漢代

漢代金爲屋吳宮綺作寮豔詞傳靜婉新曲定妖嬈
箭響猶殘夢籤聲報早朝鮮明臨曉日回轉度春宵
半袖籠清鏡前絲壓翠翹靜多如有待閒極似無憀

梓澤花猶滿靈和柳未凋障昏巫峽雨屏掩浙江潮未信潘名岳應疑史姓蕭漏因歌暫斷燈為雨頻挑飲酒闌三雅投壺賽百嬌細蟬新翅重金鴨舊香焦水淨疑澄練霞孤欲建標別隨秦柱促愁為蜀弦幺玄晏難瘳痺（謐按晉書皇甫謐傳久嬰篤疾躯半不仁醫書以手足痿痹為不仁）臨邛但發痟（[illegible]）聯詩徵弱絮思友詠甘蕉王氏憐諸謝周郎定小喬鬬幃翹綵雉波扇畫文鰩（謝朓文鰩夜飛而觸綸注鰩魚出漢水狀如鯉）荇密妨垂釣荷敲欲渡橋不因衣帶水誰覺路迢迢

疾相如痟渴通作消

春陰

一寸廻腸百慮侵旅愁危涕兩爭禁天涯已有銷魂別樓上寧無擁鼻吟感事不關河內笛傷心應倍雍門琴春雲更覺愁於我閒蓋低郎作暝陰

寄蔣二十四

鳥轉鶯飛日漸長旅人情味悔思量禪門瀟洒無心地世事生疎欲面牆二月雲煙迷柳色九衢風土帶花香亦知高士禁愁寂試倚闌干莫斷腸

離鸞

聞道離鸞思故鄉也知情願嫁王昌塵襟一別楊朱路風月三年宋玉牆下疾不成雙點淚斷多難到九廻腸庭前佳樹名梔子試結同心寄謝娘

秋晚高樓

松拂疎窗竹映闌素琴幽怨不成彈清宵霽極雲離岫紫禁風高露滿盤晚蝶飄零經宿雨暮鴉零亂報秋寒高樓瞪目歸鴻遠始信嵇康欲畫難（[illegible]目送歸鴻[illegible]）五弦

蒲津河亭

宿雨清秋霽景澄廣亭高樹向晨興煙橫博望乘槎水日上文王避雨陵孤櫂夷猶期獨往曲闌愁絕每長凭思鄉懷古人傷別此際哀吟意不勝

春早落英

紛紛從此見花殘轉覺長繩繫日難樓上有愁春不淺小桃風雪凭闌干

鄭谷

字守愚袁州人父史與司空圖同官幼年圖見而奇之書數文[illegible]其背曰當為一代風騷主光啓三年擢第遷右拾遺歷都官郎中[illegible]四年[illegible]宜春卒谷詩名盛於唐末人多傳誦號為鄭都官而弟名比集六卷

旅寓洛南邨舍

邨落清明近秋千稚女誇春陰妨柳絮月黑見梨花白鳥窺魚網青帘認酒家幽棲雖自適交友在京華

登杭州城（一作題樟亭驛樓）

漠漠江天外登臨返照間潮來無別浦木落見他山沙鳥晴飛遠漁人夜唱閒歲窮歸未得心逐片帆

江行

漂泊病難任逢人淚滿襟關東多事日天末未歸心夜雨荊江漲春雲郢樹深殷勤聽漁唱漸次入吳音

送人之九江謁郡侯苗員外紳

澤國尋知已南浮不偶游湓城分楚塞廬岳對江州曉飯臨孤嶼春帆入亂流雙旌相望處月白庾公樓

輦下冬暮詠懷

覓句干名祇自勞苦吟殊未補風騷煙開水國花期近雪滿長安酒價高舊業已荒青靄徑寒江空憶白雲濤不知春到情何限唯恐流年攅鬢毛

蜀中

馬頭春向鹿頭關遠樹平蕪一望閒雪下文君酤酒市雲藏李白讀書山江樓客恨黃梅後郡落人歌紫芋間堤月橋鐙好時景漢庭無事復征蠻

鷓鴣 谷以此詩得名時號爲鄭鷓鴣

暖戲煙蕪錦翼齊品流應得近山雞雨昏青草湖邊過花落黃陵廟裏啼遊子乍聞征袖濕佳人纔唱翠眉低相呼相應湘江上苦竹叢深春日西

曲江紅杏

遮莫江頭柳色遮日濃鶯睡一枝斜女郎折得殷勤看道是春風及第花

早入諫院

紫雲重疊抱春城廊下人稀唱漏聲偷得微吟斜倚柱滿衣花露聽宮鶯

孫棨

紀事云棨與鄭谷同諫垣

贈伎人

綵翠仙衣紅玉膚輕盈年在破瓜初霞杯醉喚劉郎賭雲髻慵邀阿母梳不怕寒侵緣帶寶 [illegible] 叶金眉宮人以飾釵鈿之[illegible]交趾國獻辟[illegible]又開元[illegible] 每憂風舉倩持裾 [illegible] 進[illegible]袖曰仙乎仙乎去故而就新帝令[illegible]持其裾[illegible]爲之皺他日宮[illegible]或襞帶而皺號留仙裙 謾圖西子爲妝樣西子原來未得如

沈彬 字子文高安人乾符中南遊湖湘及嶺表晁氏讀書志云彬有與韋莊僧和詩疑又嘗避亂入蜀也宋藝文志有閒居集十卷然散佚久矣

入塞

苦戰沙門臥箭痕戍樓閒上望星文生希國澤分偏將死奪河源答聖君鳶覘敗兵眠白草馬驚邊鬼哭陰雲功多地遠無人紀漢閣笙歌日又曛

塞下

貴主和親殺氣沈燕山閒獵鼓鼙音旗分雪草偷邊馬箭入寒雲落塞禽隴月盡牽鄉思動戰衣誰寄淚痕深金釵謾作封侯別劈破佳人萬里心

秋日

秋含砧杵擣斜陽笛引西風顥氣涼薜荔蒼煙籠蟋蟀芰荷翻雨潑鴛鴦當年酒賤何妨醉今日時難不易狂腸斷舊遊從一別潘安惆悵滿頭霜

金陵雜題二

暮潮聲落草光沈賈客來帆宿岸陰一笛月明何處酒滿城秋色幾家砧時清曾惡桓溫盛山翠嘗牽謝傅心今日到來何物在碧煙和雨鏁寒林

章碣

孝標子登乾符進士

春別

擲下離觴指亂山趨程不待鳳笙殘花邊馬嚼金銜去樓上人垂玉箸香柳陌雖愁風嫋嫋葱河猶自雪漫漫（漢書西域傳其河有兩原一出葱嶺山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殷勤莫厭貂裘重恐犯三邊五月寒

崔櫓

宋志作魯

廣明中進士紀事作大中舉 杜紫微為詩有無機集四卷

過蠻溪渡

綠楊如髮雨如煙立馬危橋獨喚船山口斷雲迷舊路渡頭芳草憶前年身隨遠道徒悲梗詩賣明時不直錢歸去楚臺還有計釣船春雨日高眠

華清宮

草遮回磴絕鳴鑾雲樹深深碧殿寒明月自來還自去更無人倚玉闌干

杜荀鶴

字彥之池州人自號九華山人按品彙大中間進士又全唐詩話云大順初擢第授翰林學士主客員外郎知制誥序其文為唐風集或曰荀鶴牧之微子也

春宮怨

早被嬋娟誤欲妝臨鏡慵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為容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年年越溪女相憶采芙蓉

送人遊吳

君到姑蘇見人家盡枕河古宮閑地少水港小橋多夜市賣菱藕春船載綺羅遙知未眠月鄉思在漁歌

和高秘書早春對雪登樓見寄之什

天有惜花意恐花開染塵先教微雪下始放滿城春且醉登樓客重期出郭人因酬郢中作霜鬢數莖新

寄益陽武灌明府

縣稱詩人理無嫌日寂寥溪山入城郭戶口半漁樵月滿彈琴夜花香漉酒朝相思不相見雲水路迢迢

旅舍遇雨

月華星彩坐來收岳色江聲暗結愁半夜燈前十年事一時和雨到心頭

閩中秋思

雨匀紫菊叢叢色風弄紅蕉葉葉聲北畔是山南畔海祗堪圖畫不堪行

江為

宋州人避亂家建陽藝苑雌黃云今建陽縣七里有靖安寺即故居留題者甚衆

江行

越信隔年稀孤舟幾夢歸月寒花露重江晚水煙微

峯直帆相望沙空鳥自飛何時洞庭上春雨滿蓑衣

登潤州城

天末江城晚登臨客望迷春潮平島嶼殘雨隔虹霓鳥與孤帆遠煙和獨樹低鄉山何處是目斷廣陵西

徐夤（字昭夢莆田人乾寧進士官秘書正字依王審知幕府歸老延壽溪）

漢宮新寵

位在嬪妃最上頭笑他長信女悲秋日斜月滿可能久花落色衰殊未憂公主鏡中爭翠羽君王袖裏奪金鉤妾家兄弟知多少恰要同時拜列矦

開元即事

曲江真宰國中譌尋奏漁陽忽荷戈堂上有兵天不用幄中無策印空多（留連奏國忠傳國忠自御史至宰相凡領四十餘使）塵驚騎透潼關鎖雲護龍游渭水波未必蛾眉能破國千秋休恨馬嵬坡

新葺茅屋

耕水耕山息故林壯圖嘉話負前心素絲鬢上分愁色絡緯牀頭和苦吟筆研不才當付火方書多誑罷燒金同年二十八君子遊楚遊秦斷好音

贈黃校書先輩璞閑居（璞文志璞有霧居子十卷）

取得驪龍第四珠退依僧寺卜貧居青山入眼不干祿白髮滿頭猶著書東澗野香添碧藻南園夜雨長

秋蔬月明埽石吟詩坐諱却全無擔石儲

殷文圭（池州人乾寧五年進士後事楊行密）

題吳中陸龜蒙山齋

萬卷圖書千戶貴十洲煙景四時和花心露洗猩猩血水面風披瑟瑟羅莊吏靜眠清夢永客兒芳意小詩多（昭談客兒謝靈運小字）天麟不觸人間網擬把公卿換得麼

八月十五夜

萬里無雲鏡九州最團圓夜是中秋滿衣冰彩拂不落徧地水光凝欲流華岳影寒清露掌海門風急白潮頭因君照我丹心事減得愁人一夕愁

黃滔（字文江莆田人乾寧進士光化中四門博士王審知[illegible]度推官監察御史裏行幕府[illegible]遊地者亦多[illegible]於滔云）

塞上

塞門關外日光微角怨單于雁駐飛衝水路從小解斷緣城人到月明歸燕山臘雪銷金甲秦苑秋風脆錦衣欲弔昭君倍惆悵漢家甥舅竟相違

寄蔣先輩（蘇州）

夫差宮苑悉蒼苔攜客朝遊夜未回塚上題詩蘇小見江頭酹酒伍員來秋風急處煙花落明月中時水寺開千載三吳有高迹虎丘山翠益崔嵬

雁

楚岸花晴塞柳衰年年南北去來期江城日暮見飛處旅館月明聞過時萬里風霜休更恨滿川煙草且須疑洞庭雲水瀟湘雨好把寒更一一知

鄭準

字不欺榮乾寧進士有渚宮集

江南清明

吳山楚驛四年中一見清明一改容旅恨共風連夜起韶光隨酒著人濃延興門外攀花別采石江頭帶雨逢無限歸心何計是路邊戈甲正重重

曹松

字夢徵舒州人天復進士第校書郎

南海旅次

憶歸休上越王臺歸思臨高不易裁爲客正當無雁處故園誰道有書來城頭早角吹霜盡郭裏殘潮蕩月回心似百花開未得年年爭發被春催

陪湖南李中丞宴隱溪

竹林啼鳥不知休羅列飛橋水亂流觸散柳絲迴玉勒約開蓮葉上蘭舟酒邊舊侶真何遜雲裏新聲是莫愁若值主人嫌晝短應陪秉燭夜深遊

周朴

字大朴吳興人避地福州寄食烏石山僧寺黃巢寇閩欲降之曰我尚不仕天子豈從賊遂見害

春日秦國懷古

荒郊一望欲消魂涇水縈紆傍遠邨牛馬放多春草盡原田耕破古碑存雲和積雪蒼山晚煙伴殘陽綠樹昏數里黃沙行客路不堪回首思秦原

李建勳

字致堯隴西人仕南唐爲相

春雪

南國春寒朔氣回霏霏還阻百花開全移暖律何方去似誤新鶯昨日來平野旋消難蔽草遠林高綴卻遮梅不知金勒誰家子只待晴明上帝臺

落花

惜花無計又花殘獨繞芳叢不忍看暖豔動隨鶯翅落冷香愁雜燕泥乾綠珠倚檻魂初散巫峽歸雲夢又闌忍把一尊重命樂送春招客亦何歡

惜花

澹澹西園日又垂一尊何忍負芳枝莫言風雨長相促直是晴明得幾時心破只愁鶯踐落眼穿惟怕客來遲年年使我成狂叟腸斷紅牋幾首詩

李洞

字才江唐諸王孫昭宗時不第遊蜀爲詩慕賈島時人多病其僻澀惟吳融稱之

送人之天台

行李一枝藤雲邊曉扣氷丹經如不謬白髮亦何能

淺井仙人鏡明珠海客燈乃知真隱者笑就漢廷徵

弔草堂禪師

杖屨疑師在房關四壁螢貯缾經臘水響墻隔山鐘乳鴿沿苔井齋猴散雪峰如何不見性倚檻寺前松

春日隱居官舍感懷

風吹燒燼雜汀沙還似青溪舊寄家入户竹生牀下葉隔窗蓮謝鏡中花苔房毳客論三學[韻彙]說文毳獸細毛也西域以織細毛為毯鉢羅越野蠶毛為褐裝綫傳燈錄道林禪師號身上拈起布毛侍者大悟時謂之布毛侍者是客謂僧也元家提揭心為戒因戒生定因定發慧是名三無漏學雪嶺巢禽看兩衙[韻]投衙側六書故曰衙行列也草行士卒行列以朝夕於轄謂之早晚衙唐人謂衙皆開府因以治事處為衙後謂之衙也蜜領衆禽自北來泊還曰隱居官舍疑其幕府作也銷得人間無限事江亭月白誦南華

寄東蜀幕中友

官亭池碧海榴殷遙想清才倚畫闌柳絮漲天籠地暖角聲經雨透雲寒曉親台座香煙溼夜草軍書蠟炬乾為語門人吟太苦風摧蘭秀一枝殘

張　泌　作泌　南唐書

淮南人初官句容尉上書言治道後主徵為監察御史官至內史舍人入宋後事跡[illegible]

春晚謠

雨微微煙霏霏小庭半折紅薔薇鈿箏斜倚畫屏曲零落幾行金雁飛蕭關夢斷無尋處萬疊春波起南浦凌亂楊花撲繡簾晚窗時有流鶯語

春江雨

雨溟溟風泠泠老松瘦竹臨煙汀空江冷落野雲重江邨鬼火微如星夜驚溪上漁人起滴瀝篷聲滿愁耳子規叫斷獨未眠罨岸春濤打船尾

所思

空塘水碧春雨微東風散漫楊柳飛依依南浦夢猶在脈脈高唐雲不歸江頭日暮多芳草極目傷心煙悄悄隔江紅杏一枝明似玉佳人俯清沼休向春臺更回望消魂自古因惆悵銀河碧海共無情兩處悠悠起風浪

春夕言懷

風透疎簾月滿庭倚闌無事倍傷情煙垂柳帶纖腰軟露滴花房怨臉明愁逐野雲銷不盡情隨春浪去難平幽窗謾結相思夢欲化西園蝶未成

秋晚過洞庭

征帆初挂酒初酣暮景離情兩不堪千里晚霞雲夢北一洲霜橘洞庭南溪風送雨過秋寺磵石驚瀧落夜潭莫把羈魂弔湘魄九疑愁絕鎖煙嵐

洞庭阻風

空江浩蕩景蕭然盡日菰蒲泊釣船青草浪高三月渡綠楊花撲一溪煙情多莫舉傷春目愁極兼無買酒錢猶有漁人數家住不成邨落夕陽邊

題華嚴寺木塔

六街晴色動秋光雨霽憑高只自傷一曲晚煙浮渭水半橋斜日照咸陽休將世路悲塵事莫指雲山認故鄉回首漢宮樓閣暮數聲鐘鼓自微茫

晚次湘源縣

煙郭遥聞向晚雞水平舟靜浪聲齊高林帶雨楊梅熟曲岸籠雲謝豹啼（子規自呼曰謝豹）二女廟荒汀樹老九疑山碧楚天低湘南自古多離怨莫動哀吟易慘悽

寄人

別夢依依到謝家小廊回合曲闌斜多情只有春庭月猶為離人照落花

酷憐風月為多情還到春時別恨生倚柱尋思倍惆悵一場春夢不分明

李咸用（唐末人工詩不第嘗應辟為推官有披沙集六卷）

訪友人不遇

出門無至友動即到君家空掩一庭竹去看何寺花短僮應捧杖稚女學擎茶吟罷留題處苔階日影斜

湘浦有懷

鴻雁哀哀背朔方餘霞倒影入瀟湘長汀細草愁春浪古渡寒花倚夕陽鬼樹夜分千炬火漁舟朝卷一蓬霜儂家本是持竿者為愛明時入帝鄉

王仁裕

（字德輦天水人應辟入蜀莊宗平蜀為秦州節度判官廢帝立以都官郎中充翰林學士又歷事晉漢五代史云仁裕少夢剖腸胃以西江水滌之又夢見江中沙石皆篆籀之文由是文思日進乃集所作詩號西江集）

放猿（仁裕從事漢中有獻猿兒者憐其黠慧育之名曰野賓經年壯大跳擲頗為患繫紅綃於頸題詩送之）

放爾丁寧復故林舊來行處好追尋月明巫峽堪憐靜路隔巴山莫厭深棲宿免勞青嶂夢躋攀應悵白雲心三秋果熟松梢健任抱高枝徹曉吟

遇所放猿再作（仁裕罷職入蜀行次漢江壖嶓冢廟前見一巨猿舍群而前於道畔古木間垂身下顧紅綃宛在以野賓呼之聲聲如應立馬移時不覺惻然遂繼之二篇云）

嶓冢祠前漢水濱飲猿連臂下嶙峋漸來子細窺行客認得依稀是野賓月宿縱勞羈紲夢松餐非復稻粱身數聲腸斷和雲叫識是前時舊主人

嚴郾（藝文志載郾詩二卷字里闕）

望夫石

何代提戈去不還獨留形影白雲間肌膚銷盡雪霜色羅綺點成苔蘚斑江燕不能傳遠信野花空解妒愁顏近來多少征人婦笑采蘼蕪上北山（謝朓古樂府云上山采蘼蕪下山逢故夫）

賦百舌鳥（英華作嚴郢）

此禽輕巧少同倫我聽長疑舌滿身星未沒河先報曉柳猶粘雪便迎春頻嫌海燕巢難定却訝林鶯語未真莫倚春風便多事玉樓還有晏眠人

譚用之

字藏用按唐藝文志有譚藏用詩一卷又見宋史鄭起傳

江館秋夕

耿耿銀河雁半橫夢敲金碧轆轤輕滿窗謝練江風白一枕齊紈海月明楊柳敗梢飛葉響芰荷香柄折秋鳴誰人更唱陽關曲牢落煙霞夢不成

秋宿湘江遇雨

江上陰雲鎖夢魂江邊深夜舞劉琨秋風萬里芙蓉國暮雨千家薜荔邨鄉思不堪悲橘柚旅遊誰肯重王孫漁人相見不相問長笛一聲歸島門

途次宿友人別墅

千里崤函一夢勞豈知雲館更蕭騷半簾綠透偎寒竹一榻紅侵墜晚桃蠻酒客稀知味長蜀琴風定覺弦高感君巖下閒招飲細縷金盤膾錯刀

河橋樓賦得羣公夜讌

芙蓉簾幙扇秋紅蠻府星郎夜讌同滿座馬融吹笛月一樓張翰過江風杯粘紫酒金螺重談轉瑚璫玉麈空深荷良宵慰顦顇德星池館在江東

感懷呈所知

十年流落賦歸鴻誰傍昏衢駕燭龍竹屋亂煙思梓澤酒家疏雨夢臨邛千年別恨調琴嬾一片年光覽鏡慵尋晚休歌白石爛放教歸去臥羣峰庭珠按甯戚飯牛扣角歌云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長夜漫漫何時旦

贈索處士

不將桂子種諸天長得尋君水石邊玄豹夜寒和霧隱庭珠按謝朓詩辭無玄豹姿終隱南山霧驪龍春暖抱珠眠山中宰相陶弘景洞裏真人葛稚川一度相思一惆悵水寒煙澹落花前

山中春晚寄賈員外

不隨黃雀起煙波應笑無成返薜蘿看盡好花春臥穩醉殘紅日夜吟多高添雅興松千尺暗養清音竹數科珍重仙巢舊知己往來星騎一相過

劉兼

見宋刻唐百家詩其集有宋太祖長春節之作意唐末五代時人入宋尚存之

春怨

繡林紅岸落花鈿故去新來感自然絕塞杪春悲漢月長林深夜泣湘弦錦書雁斷應難寄菱鏡鸞孤貌可憐獨倚畫屏人不會夢魂纔別戍樓邊

征婦怨

金閨寂寞罷妝臺玉箸闌干界粉顋花落掩關春欲暮月員敲枕夢初回鸞膠豈續愁腸斷龍劍難揮別緒開曾寄錦書無限意塞鴻何事不歸來

春日醉眠

朱闌芳草綠纖纖敧枕高唐畫卷簾處處落花春寂

寂時時中酒病厭厭寒鴻信斷雖堪訂梁燕詞多且莫嫌自有卷書銷永日霜華未用鬢邊添

蜀都春晚感懷

蜀都春色漸離披夢斷雲空事莫追宮闕一從荒作草王孫猶自醉如泥誰家玉笛吹殘照柳市金絲拂舊隄可惜錦江無錦濯海棠花下杜鵑啼

春晚閒望

東風滿地是梨花只把琴心殢酒家立處晚樓橫短笛望中春草接平沙雁行斷續晴天遠燕翼參差翠幕斜歸計未成頭欲白釣舟煙浪思無涯

晚樓寓懷

薄暮疎林宿鳥還倚樓垂袂復憑闌月沈江底珠輪淨雲鎖峰頭玉葉寒劉毅暫貧雖壯志馮唐將老自低顏無言獨對秋風立擬把朝簪換釣竿

郡樓閒望書懷

郡城樓閣繞江濱風物清秋入望頻銅鼓祭龍雲塞廟藍花飄市雪粘人蓮披淨沼羣香散鷺點寒煙玉片新歸去杜陵池館在且將朝服拂埃塵

錢珝

字瑞文吏部尚書徽之子善文辭宰相王溥薦知制誥進中書舍人溥得罪貶撫州司馬

春恨

永巷頻聞小苑遊舊恩如淚亦難收君前願報新顏色團扇須防白露秋

蜀國偶題

忽憶明皇西幸時暗傷潛恨竟誰知佩蘭應語宮臣道莫向金盤進荔枝

未展芭蕉

冷燭無煙綠蠟乾芳心猶卷怯春寒一緘書札藏何事會被東風暗拆看

羅虬

與隱鄴齊名時號三羅廣明庚子亂後去官依鄜州李孝恭為從事籍中有杜紅兒者善歌常為副戎屬意副戎聘鄰道虬請紅兒歌而贈之以綵孝恭以副戎所盼不令受之虬怒拂衣而起詰旦手刃紅兒既而追其冤作絕句百篇借古人以比其艷謂之比紅兒詩行於時

比紅兒詩

芳姿不合並常人雲在遙天玉在塵因事愛思荀奉倩一生閒坐枉傷神

花落塵中玉墮泥香魂應上窕娘堤欲知此恨無窮處長倩城烏夜夜啼

高蟾

登乾符進士第乾寧間為御史中丞

春

明月斷魂清藹藹平蕪歸思綠迢迢人生莫遣頭如雪縱得東風也不消

下第後上永崇高侍郎

天上碧桃和露種日邊紅杏倚雲栽芙蓉生在秋江

上不向東風怨未開

崔道融 荊南人唐末不仕依王審知閩中絕句詩一卷

班倢伃

寵極辭同輦恩深棄後宮自題秋扇後不敢怨春風

銅雀伎

歌咽新翻曲香銷舊賜衣陵園風雨暗不見六龍歸

長門怨

長門花泣一枝春爭奈君恩別處新錯把黄金買詞賦相如自是薄情人

西施

苧蘿山下如花女占得姑蘇臺上春一笑不能忘敵國五湖何處有功臣

讀杜紫微集

紫微才調復知兵（唐書傳牧云牧憤國家失河北嘗作罪言謂上策莫如自治中策取魏最浪戰爲下策會劉稹拒命牧上書宰相請以兵事宰相兩軍離青州精甲五千右趨太行一千道殘碗入不數月必覆賊巢誠如牧策）長覺風雷筆下生還有枉拋心力處多於五柳賦閑情（謹按昭明太子陶淵明集序云白璧微瑕惟閑情一賦）

王渙 字羣吉大順二年登第

惆悵詩

李夫人病已經秋漢武看來不舉頭所得穠華銷歇盡楚魂湘血一生休 李夫人

隋師戰艦欲亡陳國破應難保此身訣別徐郎淚如雨鏡鸞分後屬何人 樂昌

嗚咽離聲管吹秋妾身今日爲君休齊奴不說平生事忍看花枝謝玉樓 綠珠

陳宮興廢事難期三閣空餘綠草基狎客淪亡麗華死他年江令獨來時 麗華

少卿降北子卿還朔野離觴慘別顏却到茂陵惟一慟節旄零落鬢毛斑 蘇李

夢裏分明入漢宮覺來鐙背錦屏空紫臺月落關山曉腸斷君恩信畫工 昭君

徐鉉 字鼎臣廣陵人仕南唐知制誥累遷翰林學士吏部尚書從後主歸金陵後宋太祖召鉉責以不早勸煜降鉉曰臣爲江南大臣國滅當死不當問其他帝曰忠臣也歸宋後官散騎常侍坐貶卒集三十卷江南詩五卷

寒食宿陳公塘上

垂楊界官道茅屋倚高坡月下春塘水風中牧豎歌折花閑立久對酒遠情多今夜孤亭夢悠揚奈爾何

寄撫州鍾郎中 時王師致討於閩中故有是用

去載分襟後尋聞在建安封疆正多事尊俎若爲歡都護空遺鉞明君欲舞干繞朝時不用非是殺身難（左傳秦使士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

雲中作

賦分多情客經年去國心疎鐘寒郭晚密雪水亭深
影迴鴻投渚聲愁雀噪林他鄉一尊酒獨坐不成斟

奉御札賦茱萸詩 [illegible]

賦茱萸一題以進此時之興鴻才敏思不可獨閟宜應急徵同賦前者始秋學士臣徐鉉進詩云

萬物慶西成茱萸獨擅名房排紅結小香透夾衣輕
宿露霑猶重朝陽照更明長和菊花酒高宴奉西清

禁中新月

今夕拜新月沈沈禁署中玉繩疎間彩金掌靜無風
節換知身老時平見歲功吟看北墀暝蘭燼墜微紅

京口江際弄水

退公求靜獨臨川楊子江南二月天百尺翠屏甘露
閣數帆晴日海門船波澄瀨石寒如玉草接汀蘋綠
似煙安得乘查更東去十洲風外弄潺湲

和元帥書記蕭郎中觀習水師

元帥樓船出治兵落星山外火旗明千帆日助陵江
勢萬里風馳下瀨聲殺氣曉嚴波上鶚凱歌遙駭海
邊鯨仲宣一作從軍詠回顧儒衣自不平

夢游

繡幌銀屏杳靄間若非魂夢到應難窗前人靜偏宜
夜戶內春濃不識寒蘸甲遞觴纖似玉含詞忍笑膩
於檀錦書若要知名字滿縣花開不姓潘

送仲兄赴臨川幕

梁王藉寵就東藩還召鄒枚坐兔園今日好論天下
事昔年同受主人恩石頭城下春潮滿金柅亭邊綠
樹繁方輿勝覽臨川郡治有金柅園園中有州亭景物為一州冠唯有音書慰離別一杯相
送別無言

柳枝詞

風暖雲開晚照明翠條深映鳳皇城人間欲識靈和
態聽取新詞玉管聲

中晚唐詩叩彈續集下

唐詩叩彈集十二卷續集三卷 内府藏本

國朝杜詔杜庭珠同編詔有雲川閣詩集已著錄庭珠秀水人尚書臻之子是書以明高棅唐詩品彙所錄皆貞元以前之詩故選錄元和迄唐末諸作凡一千八百七十餘篇以補所遺名曰叩彈取陸機文賦語也諸人俱系以小傳卷末間有品評其訓釋考證亦頗多可采然如元稹鶯鶯詩李羣玉杜丞相筵中作及韓偓香奩集諸詩皆所謂靡靡之音一槩濫登於精審猶有憾焉

邱海二公文集合編十六卷

〔明〕邱濬　海瑞撰　〔清〕焦映漢　賈棠　王贊編

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十八年邱氏可繼堂重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邱海二公文集合編十六卷》提要

原序

世稱文章爲經國大業經國之文其尤有裨過于周官蓋姬公身爲宰相手自擘畫見諸行事筆之于書以爲一代不刊之典然其間亦多繁瑣冗雜用之或苦捍而行之必不能久遠而不廢故說者以爲出于漢儒之僞筆此雖未必然乃後世之摹倣周官者無一不敗固其人非哉要亦時勢難沿卽姬公之于三王已有不合而待仰思者矣況其下乎三代以後以經國之業爲文者寥寥罕見而相臣以文經國者尤不多得至昭代而有丘文莊公所著大學衍義補于治國平天下之道纖悉畢具皆參酌前代折衷

時宜人主行其說可以萬世而無弊公又遭逢柄用當熙洽之朝言雖不必盡行然而黼座之經綸諸曹之展設率不能出公所條列蓋犂然炳然眞爲經國之文善得周官之遺意者矣而其時又去國初未久習尚渾樸文取明白曉暢不爲雕鏤剽竊以見奇閒取公他所爲詩文讀之率春容恬適意盡辭止根本盛而枝葉衰事情多而聲帨少近擬金華烏傷遠追廬陵南豐卽邇來以著作自命雄視詞場者或以臺閣體目公而要之于修辭立誠言近指遠竟未能逾勝公也自公後而臺閣之文浸明浸昌長沙內江華亭新鄭江陵接踵繼起近則吳門太倉東阿晉江南

北兩山陰皆斐然成一家言遂令文章操柄不在韋布不在他曹而在綸扉尺地爲千載政事堂生色而要之于博古綜今明體適用亦未能逾勝公也蓋公起孤貧力學旣選居中秘復博極羣書經史百家旁及醫卜老釋無不覽觀嘗彙朱子微言倣論語作學的稽世運升降治亂大端輿國統偏全作世史正綱皆有裨於學問經濟與衍義補相表裏至輔政日又疏陳時政十餘萬言論天變可畏修省所宜先皆鑿鑿中窾孝陵十八年之治平實自公啓之經國大業舍公將誰歸哉公嘗論我朝相業于三楊多不滿謂當其時南交叛逆軒龍易位赦使西洋權歸常侍釀成土木之變誰實爲之然則公之自負實深惟是衰暮登庸設施未究經濟之志徒托之著述而功業不無少讓此余之所以爲公惜已公詩文有曾孫鄖粲男效光已刻行於世至玄孫爾穀爾懿重編合刻來乞余序余濫叨政地于公不勝高山景行之仰其爲文取明白曉暢意頗與公同至于博綜有用則遠不及公乃得以姓名附公牘末亦云厚幸鄭端簡稱公好議論上下千古尤熟國家典故政事可否反覆與大臣言官爭是非其風槩如此今政歸六曹權操臺省輔臣緘默充位而已不能出片語然則余之愧公不獨文矣不獨文矣

賜進士出身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知經筵日講制誥實錄玉牒總裁官後學福清葉向高撰

序

瓊海爲東粤僻壤自漢武始置郡而反側無常賈捐之猶有棄珠崖之議是秦漢以前風化所不及文運所未開也始宋崔清獻提刑來郡奬廉劾貪興利除害著海土澄清錄由是漸知禮化蘇文忠謫居儋耳黎子雲輩執經問道姜君弼遠道從游轍跡所至過化存神士風因之丕變至若環海奔流五峰聳峙則又得山川之奇鍾毓秀數千百年始篤生文莊丘公忠介海公爲一代大儒千秋名世迄今考其行讀其書莫不心儀神往匪粤東一隅爲然也文莊著有瓊臺類稿及世史世綱諸書忠介則平黎治河諸

封事及奏議疏正言讜論不一而足大抵皆本天地之正氣岳瀆之靈根發爲道德文章炳若日星垂諸史冊以繼往而開來者也予分巡雷瓊獲登二公之祠宇訪其著作之富得之簡編者妄加校訂去繁就要以貢後學觀型書成聞太守賈公亦留心茲選過而質之其鑒賞同品次同去取亦無不同始歎予二人仕同地學同道好古有同心而纂述有同志也及公陟鹺使赴任五羊言别海濱予曰公之守瓊與予之巡瓊無異轍也公選二公之文與予選二公之文無異尚也公今去瓊則合集之刻非予之任也乎遂取公選並予選者參校之非敢以後人之筆妄爲

删訂也譬之珠玉然合浦所得者皆珠也不必有魚目之混而必以照乘者爲寶崑山所産者皆玉也不必有碔砆之雜而必以璠璵者爲珍若此者何也精而益取其精也况曠世相感文字神交者耶噫清獻文忠宦瓊于二公之先爲二公所取法賈公與予宦瓊于二公之後而取法於二公私淑之懷亦竊比古人遺意則合二公之集壽之梨棗公之同好期無負咎于昔賢貽譏于後哲以表予二人宦瓊之蹟暨平生景慕之私云爾至于兩集原板字句剥落及遺失篇次者未敢謬以已見增補入選不無滄海遺珠之歎姑闕疑以俟后之君子

旹

康熙四十七年歲次戊子新秋分巡雷瓊道按察使司副使加三級關中焦映漢謹序

序

嶺南人物自唐宋迄今後先蔚起中間相業之盛首推曲江張文獻九齡南海梁文康儲瓊山丘文莊濬文貨炳著餘相弗若也至其清風高節正言直諫之藎臣如增城崔清獻與之番禺陳給諫諤瓊山海忠介瑞均有矯矯之操赫赫之名後之讀其書思其人者流風餘韻庶幾見之予生也晚見聞弗廣張梁崔陳諸公皆有表見垂諸國史載在志乘者僅於千秋金鑑封藩詔草劍閣題詞大聲奏事恍惚一斑管窺止此矣至若丘海二公生平著述如瓊臺彙稿世史世綱平黎治河章奏封事日久簡編蠹蝕有如汲冢周書不可句讀者雖全豹猶一斑也曩者歲在戊寅予奉

命守瓊下車問俗謁二公祠像徵求遺逸廣詢博採闕疑存信刪繁輯要合爲一書鈔訂成帙緘諸篋中俟有道者正焉閱七載乙酉 觀察焦公分守茲土撫綏之暇讀書懷古手不釋卷取二公遺文編而次之出以見示中間刪補詳略與予前鈔若合符節相視而笑莫逆於心次年丁亥予移視鹺政將赴廣州焦公送之郊握手言曰丘海二公海外文獻也作者觀者旁參而互訂者均有同心焉心同則理同理同則事同剞劂之役當共荷之予唯而別至廣州乃鳩工焉廣工工而材善也焦公寄俸使專任之三月而竣嗟夫二公生不同時事不同主遇不同勢其勳業之隆氣節之高文章風雅之盛光于日星章于雲漢亘古迄今互相輝映無不同也方諸前賢相業清風並垂不朽焉有不同焉者哉是役也焦公倡之予隨而和之兢兢然惟亥豕魚魯之是慎恐有負於二公者負焦公也將無同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季秋兩廣巡使甘陵後學賈棠拜書於鹺署之退思堂

合刻丘海兩先生文集小序

文莊忠介兩先生專集膾炙海內以歲月歷久魚魯豕亥剝落殆盡甲申冬余承乏瓊山視事之明年文莊公嫡孫丘珩捧遺集跪而請曰先人遺集行世久矣愈久愈湮乞公新之余曰是吾志也展卷披讀差訛幾缺不可勝紀因細加校讐缺者以補訛者以訂重刻二百五十餘頁亦完好如初矣兩先生海外文龍筆墨之香學者每以不得讀全集爲恨然著作之富溯梔克蔔而汗漫繁多又苦不能於全集而竟其讀也　巡憲焦公乃爲刪繁就簡拔其尤而謀合刻其意與　中憲今視鹺兩省賈公適合而選擇

亦同爰不鄙余淺陋俾與檢閱而編次之　焦公捐俸授梓而　賈公實力襄其事噫二公可謂留心文獻者矣文莊以文章經國擅有明一代宗工其言皆雅馴可實致於用忠介則勁節千秋初不着意於語言文字而性情所感不減字挾風霜而血穿紙背則亦何繁何簡而庸選擇爲然與其汗漫何如簡約盡於美不勝收中莫不有其尤者拔而出之彌簡而彌該彌約而彌旨又況以經國之文章合於千秋之勁節兩相濟美俾向之讀兩先生全集每嘆汗漫不能竟其讀者一展卷瞭如指掌兩先生之面目鬚眉畢露於行間是則合刻之意也夫康熙四十七年歲次戊子秋月北新安後學王贊猷甫題於瓊署之貢我堂

重刊邱海二公合集序

溯我先忠烈公殉難後屢遭兵燹遺集迺失歷四世蒐羅補輯仍漶漫不全吁嗟子孫弗克負荷而又未能讀先人之全書誠有生大憾事予惓惓中懷未嘗須臾置也己巳歲予承乏澄江壬申冬代庖瓊邑適文莊公諸裔謁予而言曰公署篆視事甫匝月重建景賢祠知公羹牆先哲厥心甚殷先祖文莊與海忠介公為斯邑傳人最有二公合集若干卷世遠年湮蠹編殘缺無以公諸海内急欲重梓而力未逮幸公

莅茲上則光前文獻惟公是賴予聞之悚焉若失嗟予風塵鞅掌安得我先忠烈公之全集而付之梓人是文莊後裔賢於予遠矣遂捐俸為倡時邑孝廉伍君衡文明經蕭君瑋與予有同志而踴躍共襄厥事者十有餘人隨於景賢祠開局重鋟蕭君從而校閱釐訂俾無魚魯亥豕之訛又採有明侍郎何公所撰二公傳　國朝中丞彭公特建邱海祠記增補入冊則二公之文章經濟愈彰越六月而工竣復問序於予予不勝悲喜交集喜邱裔之賢而能繼述悲予不肖未獲全讀祖書有志未遂也倘他日歸田於故家舊族購得先忠烈公之遺集而付之剞劂其愉快更當何如耶迺援筆而為之序

乾隆癸酉仲秋上浣

賜進士出身署瓊山縣知縣知澄邁縣事閩中後學

党維世謹撰

乾隆癸酉

署瓊山縣知縣知澄邁縣事党維世鑒定

舉　人伍衡文

拔　貢蕭　璋　較繕

瓊府訓　導謝膏露

澄邁教諭周　炳　仝閱

澄海教諭邱紹先

博羅訓導吳位和

貢　生鍾世聖　王　綬

貢　生林世增　高端儒

生　員吳士衡　符　詩

監　生蔣肇桂　楊友椿

編次

監　生邱　琇

舉　人邱士佳

典籍嫡派宗孫

廩　生邱鎮魁

特建丘文莊公祠記

莆田彭

公有功一代文臣之宗也相孝宗紹烈祖致太今著述甚富皆有裨於後世教而衍義補一書自謹幾微至成功化本末內外罔不畢該可以接賢聖之傳可以贊帝王之治實與西山眞氏同為大學功臣乃僅準鄉先生社祭之義從坡公共祀景賢豈非闕典余竊有慨於斯久矣龍集辛巳按事至瓊謁其祠竦然曰崇先賢所以勵後學也况公之文章事業尤足興起百世者乎不尊何崇不崇何稱庸已諸因命雷瓊道黃副使等移之爽塏而更其

規制三祠並建壯麗若一至癸未季冬告成既宇既廡祀事有經以彰揞軌以翼休風以砥頹俗皆於是乎在爰勒貞珉紀其由云

邱文莊公像

御祭文

弘治八年春三月初二日

皇帝遣禮部尚書倪岳 諭祭於故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邱濬曰惟卿早擢高科歷事 累朝博學能文名聞夙昭簡在朕心置卿近密入告謀猷每多裨益胡為嬰疾竟爾告終爰念往勞深惻予衷特頒卹典有贈有謚給驛還喪並賜塋祭君臣義篤終始克全卿靈如在 其歆鑒焉

十二日特賜謚

奉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惟貫幹化機必資考壽許謀治道須藉博聞故旣優其請老之期而復厚以卹終之典故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邱濬海邦間氣翰苑名流績學群經留心庶務久居清祕晚佐鈞衡官八轉而至三孤於今為重壽七旬而加五歲在古尤稀方深倚任之懷弗聽歸休之請踰年賜告一旦云亡天不憖遺朕殊傷悼茲特贈太傅加特進左柱國謚文莊於戲朝以爵卿以年並槩一時之望官有贈行有謚永貽百世之榮不朽者存尚其祗服

十四日

皇帝遣禮部左侍郎徐瓊 諭祭故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贈太傅特進左柱國謚文莊邱濬曰卿以文學擢居重任方切倚毗遽云長逝中心悼傷其何能已茲臨三七特用遣祭卿靈不昧庶其歆享

丘文莊公傳

關中焦映漢譔

丘公諱濬字仲深號瓊臺廣東瓊州府瓊山縣人先世未
詳祖諱普樂善好施宣德甲寅歲郡大祲饑殍遍原野普
捨地爲義塚瘞枯掩骼爲第一水橋等處封塋纍纍凡百
餘所每遇清明必酒飯設奠幽明德之壽享期頤論者咸
謂陰德之報云父諱傳早卒母李氏守志食貧顧復敎誨
有孟母風濬生有穎質讀書過目成誦甫六歲能作五指
山詩矢口成章負異絶倫識者知其國器稍長博觀羣籍
家乏儲書出歷書肆就座借閱雖三教百家之言靡不涉

獵退而載筆無有遺義年十七習舉子業下筆數千言眞
草立就儼若宿構正統甲子領鄉薦第一人五策進呈海
內傳誦兩試禮部名居乙榜乃留京師讀書國學祭酒蕭
鎡深器重之景泰辛未告歸省母所與厚者咸贈以詩編
修岳正序而送之甲戌復試禮部學士商輅洗馬李紹爲
考試官閱卷至論策意出濬手及榜既放果然衆服二公
之鑑 廷試因策中微觸時諱置二甲第一與孫賢徐溥
徐轄等及第出身首選爲翰林院庶吉士是科同榜捷蹕
樞要以勳名顯者十餘人濬其最也尋被命同修寰宇通
志海南衛官軍苦遠調濬奏免專防海黎賊寇上嘉納之
至今沿海衛所官軍歲時祀之憲宗嗣立充經筵講官成
化元年陞授侍講官與修英廟實錄三年成進學士官侍
講經筵尋丁內艱服闋復供原職十三年續修宋元綱目
陞翰林院學士十六年加禮部侍郎掌國子監事時士習
文風多以奇譎相高孅不可過濬考試兩都士凡怪詞險
語悉痛斥之及爲祭酒輒諄諄垂訓自是文體復歸渾厚
士有虛蕪道學者或過爲詭異之行徼名于譽因主考會
試發策言之務令士習趨於中正掌太學十餘年論者謂
師道尊嚴不愧李時勉云先是以西山眞氏大學衍義有
資治道旁採經傳子史中有裨於治國平天下者分門類

輯附以已見名曰大學衍義補凡一百六十卷書成進上
稱旨批答有曰卿所纂書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補政治
朕甚嘉之賜以金幣進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書付書坊
刊行會修憲宗實錄充總裁官弘治四年三疏懇求致仕
不允冬十月加陞文淵閣大學士典機務五年上治安疏
上善其言七年復三疏固辭不允秋八月加陞少保兼武
英殿大學士戶部尚書八年春二月卒於官年七十五歲
訃聞天子嗟悼輟朝一日賻寶鈔一萬貫贈特進左柱國
太傅謚文莊正德初命孫熠蔭尚寶司丞尋卒復以曾孫
郊襲其官賜額祀於其鄉曰景賢祠附宋學士蘇軾祠配

祀以風示天下文臣恩眷之隆近世未之有也考明史濬自進大學衍義補卽蒙眷生平生著述有瓊臺類稿世史正綱家禮儀節朱子學的並行於世濬生平好論議上下千古尤熟國家典故政事可否反覆與大臣言官諍論是非雖未必一一中適然不肯婞婀取悅至其商確往事時出意見自高奇矯衆論能以辯博濟其說人莫能加配享東坡有以也夫按名臣錄云丘文莊公穎悟絕倫無書不讀其爲巳之學見於朱子學的經濟之學見於大學衍義補至於世史正綱以明正統大義家禮儀節以扶世教大綱國朝大臣律巳之嚴理學之博著述之富無有出其右

者又雙槐歲鈔云丘公生平不可及者三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其好學一也詩文滿天下絕不爲近倖作其介愼二也歷官四十年俸祿所入惟得指揮張淮一園而已京師城東私第始終不易其廉靜三也爲學以自得爲本以循理爲要嘗面責主事陳晟衣繡弔喪又嘗勸門生謝遷王鏊二學士讀書循理至面檢修撰毛澄廷對策多出小學史斷全無自得以故翰林後進多嗛之者閣老劉健嘗戲之曰丘仲深有一屋散錢只欠索子文莊應之曰劉希賢有一屋索子只欠散錢論者傳爲口實至若陳白沙王三原之求退或歸咎於文莊蓋由文莊主考會試發策之言不無齟齬以跡疑之共太虛之微雲乎光明廣大之體固莫得而掩之矣選丘海二公合集旣成海公巳有傳矣丘獨缺焉因博稽前聞廣詢輿論近考郡志遠參明史編輯成文聊補前缺以備觀覽云爾

邱文莊公傳

閩中何喬遠撰

邱濬字仲深瓊山人其先晉江人元季有官瓊者因家焉祖普性有陰德爲良醫濬幼孤嗜書或從市肆借讀或從親友訪求假抄聞有積書之家必豫計內交有遠涉數百里轉浼至數十人積久至三五年而後得者甚至爲人所厭薄厲聲色相拒其願篤如此正統九年鄉貢第一卒業太學祭酒蕭鎡深重之景泰五年試禮部學士商輅閱策意爲濬揭之果然廷試以貌寢寘二甲第一首選翰林庶吉士洗馬李紹指劉定之謂濬曰主靜生長名邦兼奉庭

闈固宜浩博子海外孤生安所師友乃亦如是濬以海外孤生蹴取清華益讀未見書究心本朝文日名四方既撤館授翰林編修天順以來兩廣蠻賊猖獗朝命總兵顏彪都御史葉盛討之不能平憲宗初使都督趙輔叅政韓雍往代濬記大學士李賢言兩廣蠻賊自總兵顏彪行師無律而我威始不振自其縱兵擄掠而民財始大屈自其殺平民爲功而人心始日離賊徒始日盛今用兵之策大要有二曰逐曰困而已逐在廣東困在廣西何言廣東賊當逐也廣東故無賊賊皆來自廣西猺獞而居民從之使其盡反巢穴民無所從莫煽以變所以必逐也何言廣西賊當困也猺獞在峭嶺險峽中雖有官軍百萬亦無所能一鼓直抵而盡殲之也所以必困也今廣東十府殘破者六其地之相去遠者或至千里若逐之從一路則敵之與我彼此相避必難成功必分爲四路一路自廣州三江口趨肇慶歷四會封川等縣泝流而上至澄江一路自肇慶之新興過陽江抵高州界檮電白信宜出茂名化州縣間道徑岑溪等縣界一路自籐縣直泝北流江登陸鬱林博白陸川出石城抵雷州復自石城往廉州之靈山下橫州江一路自廣州之連州徑賀縣出平樂四路之兵俱會潯州窮探極追且招且勦此逐策也廣西猺寇所在有之惟

潯州大籐峽前臨河後抵柳慶左界昭梧右接邕貴中皆高山峻嶺惟其蓄積有限必資火種刀耕其田盡在山外若進兵屯守蹂其青苗使出不得擄掠退不得耕耨獘之不過一二年耳春夏之交蠻地大瘴今欲進兵宜以七月春夏退屯於潯州既秋復進軍士乃完此困策也夫今日賊徒所以倍蓰於昔者皆良民耳彼平居輸賦供力養兵奉吏我保障賴之寇旦夕來焚蕩其室廬戕賊其親屬入城則閉不納入山又與賊遇不幸見虜姑且順從冀須臾無死賊因而刼持虐用之行使負擔息使樵爨攻城則驅以當矢石反奔則棄以委官軍民所僥倖不死固心語曰

我豈從賊不得已耳他日賊平故可輸賦供役如平居乎聞大軍之來喜若更生乃及既至真賊遁入山中孑不可得不得已從賊者盡甘心焉與言及此真可傷憫今之總帥宜戒前事召諭父老子弟指誓天日使無疑顧出榜招徠許以自新或與殺賊贖罪然後良民可使不爲盜也而又除去總兵等官領去旗牌及挽弓報効等項名色以絕其驛騷加意撫綏廣平一府以固其根本獎諭服順之士官使聽調遣厚加犒賞所得賊財盡以與之以結其心嚴私鹽之禁以爲賞勞之資以足其欲被虜軍民自賊來者或知其情勢俾爲嚮導以借其力有欲報讐者編爲義兵

使隨軍調遣以壯其氣如是而賊不破者未之有也賁善濬策以轉聞上嘉納之命錄示總兵巡撫卒用破賊九載秩滿陞侍講與修英宗實錄成陞侍講學士濬在講筵雖貌不揚而音吐洪暢憲宗悅之累進翰林院學士國子監祭酒加禮部侍郎仍掌國子監事濬愼取與恬仕進富於見聞是非臧否常與人各趨又能以辨博濟其說人莫敢難者至於奏對勅諭之文引經證史條達詳明讀者知其有用之儒也宋眞德秀大學衍義舊至修身齊家而止濬更採集子史經傳有益治國平天下者附以已見爲百六十卷凡例十二目詳例百十九目曰大學衍義補又以成

天下之務易教先幾更條四目曰謹理欲之初察事幾之萌防奸邪之漸炳治亂之朕總而曰審幾微自爲一卷以首補誠意正心之要孝宗嗣位濬書適成表上之上深嘉悅賜白金二十兩紵絲二表裡陞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命錄付書坊刊行亡何命充副總裁官修憲宗實錄以老乞休令朔望朝叅以終史事四年實錄成加太子太保遂令兼文淵閣大學士時年七十一矣三疏固辭末疏言皇上處臣內閣不許臣辭念臣之壯也亦欲有爲今老矣閱久歷多始知天下事思之非不爛然但恐行時不如言時人心不似我心臣所進大學衍義補平生精力盡在倘聖

明採一二於千百之中見諸施行雖不用臣如實用臣不許既就位復言禮經有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是以伊尹幡然於數語傅說嘉命夫三篇管仲問答於齊桓樂毅披寫於燕昭韓信登壇而對諸葛亮草廬而策姚崇入相而要臣之愚惓上遠古人若大學衍義補一書臣所竭思盡忠搜古鑒來非如鄭康成之訓經義泛濫無裨王安石之假經言紛更變亂臣年踰七十鐘鳴漏盡明主不棄進之內閣是臣書遭逢之日也臣請擇其要綴爲奏章次第上獻乞下內閣二三儒臣會同斟酌擬詔施行或有窒礙姑留俟

後臣決不敢護短求勝上曰謨猷入告大臣職也卿究心當世久矣所欲有言其卽開朕明年上言臣所進大學衍義補條目甚多然皆一代一時之事若所謂經籍圖書乃萬年百世之事也臣本書中有曰廣圖籍之儲者臣竊惟圖籍所載皆聖帝名王賢人君子精神心術之微道德文章之懿行義事功之大天地山川人物風俗之所載禮樂刑政制度文爲之所出今賴知古後賴知今者也天地間物雖珍奇異寶失可復得獨經籍者宇宙精華生人元氣是以自古帝王當務爲急卽漢唐宋創業之君始有天下莫不先收圖籍迨厥中世稍有散闕輙分行天下懸賞購

之授官酬之五代亂離猶然不廢高皇帝至正丙午年首求遺書既平元都得其館閣秘藏又廣購於民間没入於罪籍一時儲積不減前代太宗多事之秋猶聚衆千百纂集永樂大典以備考究今承平百年中州無事國家尚有餘力釆輯佛道用備藏經徧賜天下寺觀雕以良梓飾以文綾儲以髹紅函匱載以金碧輪藏况此儒家經籍如前所云烏可惜日月之力吝纖毫之費使其放逸廢墮夫民庶之家遷徙不常好尚不一既不能廣有所儲卽儲亦不能久遠所賴石渠邃閣積聚之多收藏之密扃鑰之固類聚者有學故之官闕署者有繕寫之吏損壞者有修補之工散失者有購訪之令然後不至浥爛斷絶前代藏書之多有至三十七萬卷者今內閣書目不能什一數十年來在內未聞考較在外未聞購求失今不治後無及已夫自古藏書不一所漢有東觀蘭臺鴻都唐有秘書監集賢書院宋有崇文館秘書省諸處我朝罷前代臺監館省之官併其任於翰林院院設典籍二員掌之天下書籍盡歸內府南京國子監雖設典籍所掌不過累朝頒降若舊鏤書木而已夫國家經籍圖書之儲兩京皆有永樂中遣修撰陳循於南京文淵閣自一部至百部以上各取一部於北京今請勅大學士等將內閣見存書籍計委學士以下督

同典籍等官一二彙若干部部若干卷木刻比較年月及委官各銜識於其後或有副餘分送一部於兩京國子監仍勅南京內外守備大臣會同禮部翰林院官稽閱永樂中數有僅一本無副餘者下國子監再行抄錄他若內閣所無或不備者錄付禮部分行天下提學憲臣榜示官吏軍民之家與凡官府學校寺觀舖坊令送所在有司謄寫校對先後進呈其藏書之所二在京師一在南京使一書而有數本一本而有三處復彷宋朝曝書給酒食費之例每歲三伏先期奏請翰林院量委堂官一二員偕僚屬同赴晒晾畢事扃鐍內外大小衙門因事有欲稽考必請上

旨以爲常規臣又惟高皇帝聖德神功超越萬世御極三十年所有製作多出宸衷非若前代帝王假手詞臣之比今須行天下者惟皇明祖訓大誥三篇大誥武臣資世通訓四書而已御製詩文雖業編梓天下臣民常稀得見至其編類在內閣書目者猶有御注洪範御注尚書御注道德經文華寶鑑昭錄外戚事鑑存心錄精誠錄省躬錄志戒錄永鑑錄忠義錄爲政要錄彰善癉惡錄武臣鑑醒貪簡要錄務農技藝簡要錄女戒務本訓諸書是皆我聖祖心思之所運形手澤之所沾溉間或成於衆作何不出於上裁至當時儒臣所纂則又有大明帝紀皇明寶訓大明

寶訓洪武聖政記大明日曆等書今盡藏內閣天下臣民無繇覩記臣竊惟前代帝王有我聖祖制作之一二者其後人尚傳琬琰布天下示將來宣大其名聲我聖祖功德之隆萬世如見即不假言語文字以傳聖子神孫繼述揄揚故不容已臣請發行鏤印大頒中外若其間繁不易舉質難行遠者請如洪武六年翰林院學士詹同宋濂等纂集日曆以爲寶訓之例倣唐人貞觀體製撮綱分類輯成一書上而朝廷用以資治下而學校用以教人科舉用以取士並行六經偶盛五帝亦不刊之典也若列聖祖承致治之迹惟賴實錄寶訓二書今代經六帝世盈十紀巍乎

煥然昭哉可觀既無金匱石室之具又無名山副藏之制惟內府內閣各儲一部而已臣不識忌諱一旦有不測之故出衆人所不慮則一代治體要典文章之盛未繇憑稽後來秉史筆者且求之草澤之中訪之傳聞之外眞贋莫辨簡牘散亡非但大功異政不得紀載而明君良臣爲人蒙污或亦有之矣臣愚過計欲乞於文淵閣旁別建重樓一所專累甎石不用梁棟勅寫一部藏以銅匱庋樓上層凡國家大事文書玉牒之類皆附焉其誥冊制誥勅書行禮儀注若應制詩文與夫前朝遺事或諸雜錄亦勅先後錄寫盛於鐵匱庋樓下層而凡內府衙門所藏文書可爲

異日纂修之備及永樂以前文武官貽黃之類亦皆附焉則祖宗功德傳以無疑國家典章俟之不惑書奏上嘉納之時太監李廣漸進左道親近用事濬因言成化間彗星三見遍掃三垣地震無慮五百六次比年彗見天津而地震無虛日異鳥三鳴禁中考諸經史天變莫大彗孛在三垣三台尤重地變莫大震在京師邊防尤急矧禽鳥動物得氣之先春秋書彗孛三地震五飛禽二盡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今疊見二十五六年之內變不虛生甚可畏也陛下改元歲在戊申與太祖初元同符宜體上天仁愛念祖宗基業修德以立本清心以應務謹好尚節財賄公任用

禁私謁蠲革庶政盡復國初之舊制可回天變消物異因擬二十二事曰佛道道教可延福祚曰修煉金丹可致長生曰創建寺觀可植福田曰印造經懺可冀利益曰修齋設醮須豐盛曰誦經持咒可禳度曰崇重西僧求秘術曰祀神可祈佑曰宴享品物須豐侈曰匪頒賙賜如舊例曰寶石可服玩曰欲街市和買應用取直官府曰求閑田爲已業曰差官於外織造措辦曰獻珍異器希賞賜曰宮室損壞須改作曰折糧備顏料曰工作人勞苦希陞賞曰所司使用乏人當額外增置曰工巧人授以職曰技藝襍流欲得文武要秩曰無出身人欲於文武官常員銓註皆請

有言及而以理折之蓋廣所欲請於上而濬先發者疏幾萬餘言上雖嘉納未能行也六年當考察天下朝覲官濬請如唐虞三載考績黜陟之制蓋亦衍義補所言於是吏部尚書王恕所奏黜者以上旨留其二十之一濬又時對人言恕行事不合祖宗朝典故以風示亡何太醫院判劉文泰訐恕恕意濬敎泰遂求去於是言者譁然攻濬擿濬悼亡長思錄戲劇五倫記爲不經之作上不問也濬自少苦學老而右目失明在朝半疾病屢求去上令朔望朝叅大風雨雪日悉免朝以優之最後悉免其朝叅七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改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八年卒於位訃聞上輟朝賜賻祭葬贈特進左柱國太傅謚文莊遣行人護歸官其孫甞尚寶司丞濬仕四十餘年自處如韋布其卒也家人治裝圖書數萬卷而已嘗考諸儒論著作家禮儀節以補朱子家禮所未備採朱子平生微言要義做魯論作朱子學的二十篇謂朱子綱目一重正統而秦隋之末有未可遽奪漢唐之初有未可遽予者作世史正綱濬兩與策士及爲國子監祭酒諄諄以文體士行訓人斥險怪之詞示中庸之道士始不信卒翕然服焉濬論史謂范仲淹生事人也料岳飛未必能恢復取秦檜有功宋家未造黜元不與正統以許衡無能改於夷狄之俗卽不仕

可耳其說士人有信有訾而所論許衡出於弱冠嶺南耆宿皆服其言子敦沉默博記善文章早卒敦子京蔭授中書舍人仁愛好施有其祖風甞卒正德初復以曾孫郊繼其官賜濬景賢祠於鄉配宋學士蘇軾何喬新論嶺南人物自唐張九齡宋余靖崔與之及濬四人而已郊亦有孝弟稱

丘文莊公集目錄

卷之一

章奏

進大學衍義補奏
入閣辭任第一奏
入閣辭任第二奏
入閣辭任第三奏
壬子再乞休致奏
乞儲養賢才奏
欲擇大學衍義補中要務上獻奏

乞嚴禁自宮人犯奏
請昧爽視朝奏
乞免李興夶彭程戍邊奏
奏再乞免李興夶彭程充軍

表

進大學衍義補表
擬進大明一統志表
擬賀耕籍田表
進呈憲宗純皇帝實錄表
請建儲表
請建儲表二
請建儲表三

卷之二

序

大學衍義補序
張文獻公曲江集序
武溪集序
程子全書序
玉溪師傳錄序
雲巷集序

尚約先生集序
廣州府志書序
應天府鄉試錄序
會試錄序
家禮儀節序
世史正綱序
學的後序
贈廉州邢知府序
贈曲靖蔡太守序
送鍾太守詩序

送劉端本知興化府序
贈瓊郡林同知序

卷之三

序

五一居士詩卷序
樂閒堂詩冊序
觀瀾閣卷序
忠愛祠詩序
海航詩卷序
心師軒詩序
江湖勝遊詩序
柏菴詩卷序
續溪項氏紹先詩冊序
送侍讀學士徐先生掌南京翰林院序
送林黃門使滿剌加國序
贈許寺丞序
贈董侍御考滿序
賀丘治中序
贈鄉友林廷賓南臺御史序
送山東張布政序

送張方伯入覲序
張方伯入覲詩序
贈湖廣楊大叅序
送雲南傅叅議序
送陝西楊叅議序
贈廣西江按察使詩序
送劉仗和提學浙江序
贈福建憲副何廷秀序
送憲副徐君赴廣東詩序
贈浙江謝僉事序
送惠州李知府序
送潮郡黃知府序
送武昌章知府序
送金華周知府序
送瓊郡葉知府序
贈瓊郡王太守序

卷之四

序

贈叟郡陳同知序
送伍通判序

送傅推官序
贈潮州張推官序
送鄭鈞州序
贈新興賀知州序
贈儋州林知州序
送潁州高同知復任序
送膠州陳節判序
贈姚自明擢大興知縣序
贈段可久筆𡺷山序
贈孟縣張知縣序

贈鄭陳留復任序
送梁景熙知蕭山縣序
贈韓敬夫序
贈如皐易知縣序
送淸江管知縣序
送䓗縣林知縣序
送梁弘道敎諭序
送鄭司訓序
送鄉友馮元吉敎諭序
送鄉友崔仲淵司訓序
送鄉友林茂才領州府學訓導序
送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涪陵劉公致仕序
贈都憲彭公致政還嶺南序
送王繼甫南歸序
歸田樂詩序
岐山八景詩序
送蔣生歸省詩序
壽延陵先生七十歲詩序
壽李希潤七十歲詩序
壽吳餘慶詩序

謝署正輓詩序
贈段通判考滿序
送莊瑩中赴秀水縣序
送鄉友富川韋知縣序
丁守彝哀詩序
侯敎諭哀詩序

卷之五

記

高州府學記
梧州府縣廟學記

瓊山縣學記
萬州遷學記
道南書院記
賜進士題名記
江都縣學進士題名記
餘姚縣學進士題名記
會通河土橋石牐記
紹興府新修水利記
瀛州橋記
唐丞相張文獻公開鑿大庾嶺碑陰記

延祥寺浮圖記
重修杭州石屋寺記
天妃宮碑記
茅山復古堂記
莆田柯氏重修祠堂記
稽古軒記
竹坡記
梧庭記
愛竹居記
牧菴記
世引堂記
野花亭記

卷之六

南海亭岡黄氏祠堂記
闕下林氏孝友祠堂記
忠愛堂記
永思堂記
重恩堂記
存耕堂記
經訓堂記

甘節堂記
春和堂記
鍾秀堂記
思補堂記
冲和堂記
蒟溪草堂記
東郭别墅記
半山亭記
松軒記
梅軒記

林軒記
博雅軒記
清風樓記
長樂居記
雲軒記
雨耕亭記
進學齋記
雪窗記
南溪小隱記
藝溪清隱記

可繼堂記
卷之七
記
東溪記
雁集瓊庠記
槐陰書屋記
願豐軒記
藏書石室記
學士莊記
錄
定興忠烈王平定交南錄
傳
毛宗吉傳
孔侍郎傳
學拙先生傳
無逸子傳
題跋
跋江山雪霽圖
書楊文貞公墨蹟後
書百牛圖後

書潘克寬十八學士圖
跋虞山圖
雜說
木說送沙文遠
說舟送林宗敬
卞和三獻玉說
字說
林弁宗敬字說
李時芳孟春名字說
蔡國珍字說

韓儉克愼字說
蔣冕敬之字辭
馮顒子充字說
卷之八
雜著
貪泉對
書貪泉對後
鏡喩送李景修
考隷送張正夫
賦
石鍾山賦
別知已賦
懷鄉賦
南溟奇甸賦
頌
瑞菊頌
贊
夔州郡侯徐公畫像贊
邢克寬畫像贊
彭學士畫像贊

許道中四像贊
李立之先生畫像贊
張汝弼畫像贊
李時習畫像贊
蕭士高畫像贊
兄伯清先生贊
大司馬王公像贊
劉紹和祭酒先生畫像贊
謝大韶尚書像贊
梅峯先生贊
某處士贊
甘汝霖行樂像贊
韓敬夫遺像贊
自贊
程尚書像贊
西昌楊君像贊
無心石贊
墓誌銘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盛公墓誌銘
中順大夫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邢公墓誌銘

贈翰林院編修費公孺人朱氏墓誌銘
處士周公墓表
樂遊處士陸公墓表
桂林處士梁公墓誌銘
卷之九
神道碑
進階榮祿大夫兵部尚書致仕王公神道碑銘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恭惠楊公神道碑銘
浙江按察司副使陶公神道碑銘
哀辭

陳莊靖公哀辭
蘭湖先生哀辭
彭處士哀辭
祭文
祭西昌蕭先生文
祭韓都御史文
祭周廷絲編修文
祭吏部侍郎楊公文
祭姚江戚編修文滿墓文
祭妻弟金鼎文
卷之十
五言古詩
古意 三首
感興 其一
過友人園居
夜坐和曲江感遇詩韻 其四
擬古 四首
秋興 其二
小景
送廣東夏廉憲

雜詩 其三其四
秋懷 其二
送劉紹和還南京
劉草窻輓章
兀坐有感
送鄭通判還襄陽 其二
送蒲進士赴鉛山縣
聽琴為柯狀元乃尊作 其一
題畫為蕭考功作 二首
題竹送高博士使高麗

擬古樂府
採蓮曲 二首
擣衣曲
對酒行
短歌行
花遊篇
登高丘而望遠海
浩浩歌
七言古詩
讀東坡詩
題李將軍四時行樂圖 四首
雲山消夏圖爲歐陽道人作
嚴子陵圖
丁卯過采石弔李白
送伍天錫
瓊林醉歸圖爲同年長垣李溥作
望雲思親圖
淮之水送淮安林馬判 三首
題林以善畫送王琚
竹庭爲袁秉中作

秋廳詩爲平城義士袁鎰作
題友人陳汝諧璞墩
岳王墳
輓羅都御史
海屋添籌壽徐助教
題山水圖
蟬聽軒爲常州謝同知題
送張茂蘭黃自立二同年回南京
四友圖爲安成劉進士秋之父作
題李都督虎
題楊廷玉忠義
送嘉禾伍公矩歸桂林兼悶訊海鹽張靖之
靈壽杖壽徐庶子乃尊
梅窗琴樂
赤壁圖
先澤圖
彭澤圖
五言絕句
客中對月
題扇面小景寄鄉友

明妃曲三首
明妃圖其一其二
閨怨
春江曲
秋夙
征婦
春日即事
九日有懷
五言律詩
閒居雜詠

村行
村居
夜泊近漁舟有感
晚泊
夜到山莊
輓全州蔣隱君友人蔣良之父
書房四幅爲新河許生作二首
廬山瀑布
寄題金山寺
人日有懷
早朝二首
送人入蜀
都下逢友人問訊
題空上人方丈
秋日寄友
雨中有懷
秋晚答友人
送杜侍御出宰英德
洞庭圖
除夕其二

偶成
過峽山飛來寺
客有談龍太初沙詩者或謂其無體無用因足成之
送謫官者放還揚州
送友人余景文下第歸五羊
送朱忱之弟
送梁叔方行人養病還嶺南其二
晚適
梅溪處士輓章

雨後過訪友人山居
感舊偶書
五言排律
寄題南華寺大鑒禪師
六言
春日即事
秋思
江行
即景
客牕三景爲友人賦 三首

廂房前有一檜樹夏熱向晚散堂閉門倚之而作
頗有林間之趣
七言絕句
過梅關題張丞相廟
題希夷長睡圖
春閨怨 二首
古意 二首
題小景
晚感
爲林學士題十二紅書

送樊景瞻河南大叅 其四
送馮副使士定之廣東憲臺 其二其三其四
春寒
過某氏園亭有感
經舊遊有感
南行途中見北人
客中夜雨
題程彥實尚書晴州卷 其一其三其九
題傅巖圖
寄題釣臺

題墨梅
松月
題虞美人墓
春思
詠史 其二
小景 其二
寄題南華寺 三首
七言律詩
五指叅天少時曾作瓊臺八景郡侯程公已刻之
梓今不復存惟記其首一章識錄於此

送趙公子還蜀
過沛縣弔張克勤
春日郊行
寄張燦師
多景樓
輓張處士
金陵郎事
寄題虎丘可中庭
辛未歲過揚州懷古
歲庚午來自金臺寓新河有金陵郎事之作明年復至因觀高槎軒詩不意暗與之合有如剽竊然初實不知也用廣其意爲雜詩二首云
和李太白韻寄題金陵
和李子構都門春日韻 二首
哭唐珊
舟中遇重九示同行友曾光啓
初讀書中祕與修天下志書柬陳宣之
寄所知
南京給事中童志昂和李商隱無題詩韻南京諸公多和之意蓋有寓淵出命予屬和予村學究

也不能外題以爲詩姑詠史以復之 四首
輓李克述先生之表叔
輓茅山隱者
送尚寶凌卿使交南
春日田園雜興 其一 其三 其四
送王給事中使交南
聞人說海北事有感 二首
病起寫懷
送陳緝熙修撰使高麗
分得都門曉日送彭閣老歸省

都城春日
秋興 七首
舟次直沽簡彭彥實同寅
送蔣容卒業南雍
送王給事中使占城
送吳克恢南歸因柬王用先生
輓羽士
郊行口占
蘇武歸朝圖
迎養亭爲韓都御史題

春興
和童志昻給事自蜀督軍還聚壽昌令兩别韻
哭童大章庶子
過舊遊處有懷袁秉中
送祁至和郎中使高麗
和陽維新學士先子除夜高詠詩韻
輓沈時暘大參之祖
輓淮安畢義士
送陳宗堯侍講署南京院事
題仙水

送李立之赴南京太常
輓劉員外
醫士輓章
秋日有懷
送晝竹屆生
謁文丞相廟用老杜蜀相韻
歲丙申六月伏中雨中待朝偶成
得家書
九日次友韻
歲巳亥正月十日大祀郊奉旨分獻中鎮

送傾廷瑞赴袁州太守
夢起偶書
送人遊嶺南
送張養正都憲巡撫宣府
楊叔獻哀輓
送董尚矩庶子頒詔朝鮮
思歸偶書
遊山寺寺僧攜卷求詩因次人韻
退朝偶書
客有談及家林者偶成

重陽三首
江行
廻文
夜宿江館
集句
集唐句送魏孔淵御史謫判潼川
行路難
悼亾其二其三
歌行
竹林七賢歌

題山水
剡溪圖
詩餘
寄題岳王廟
秋思
江村
春日會友人梁氏園遊賞
昔高梧軒作水龍吟詞詠紅竹予誦而喜之欲擬
作一詞未有以啓其意者適予友志昂秦常以
松雪翁鈎勒竹告求題故爲作此詞

和東坡韻題赤壁圖
題倩懸奚原啓下第

丘文莊公集卷之一　[illegible]　宗孫鎭魁步綸
賈　宗書　吳位和　吳必祿　何士賛
焦映漢雯濤選定　吳纘姫　符詩　馮廷瑛重編
王贊獻甫　伍衡文　鄭應瑞　詹[illegible]

章奏

進大學衍義補奏

臣竊見宋儒眞德秀所撰大學衍義四十三卷於大學八條目中有格物致知之要誠意正心之要脩身之要齊家之要而於治國平天下之要闕焉臣不揆愚陋竊倣德秀凡例採輯五經諸史百氏之言補其闕略以爲治國平天

下之要立爲十二目曰正朝廷曰正百官曰固邦本曰制國用曰明禮樂曰秩祭祀曰崇教化曰備規制曰愼刑憲曰嚴武備曰柔遠方曰成功化又於各目之中分爲條件凡一百十有九共爲書一百六十卷補前書一卷目錄三卷總一百六十四卷名之曰大學衍義補所以補德秀前書之闕也前書主於理而不出乎身家之外故其所衍之義太而簡臣之此書主於事而有以包乎天地之大故所衍之義細而詳其詳其簡各惟其宜若合二書言之前書其體此書其用也今已繕爲完備謹撰表文一通附寫卷首以進伏念臣瀘遠方下士叨𦱤朝廷厚祿六轉官皆以

至今官一家溫飽三十餘年今年近七旬常恐一日委命九泉有負國恩無以爲報幸天假之以年以衰朽之餘任師儒之職無政務之擾得以暇日纂成此編第以性質昏庸學識迂僻加以老耄精力衰憊所見不能無偏所纂不能無誤然區區一念忠君愛國之誠蓋有出於言語文字之外者況臣所纂輯者非臣之私意杜譔無一而非古先聖賢經書史傳之前言往事也系以本朝之制附以一得之愚雖曰掇拾古人之緒餘亦或有以裨助聖政之萬一伏望皇上寬其妄作之誅察其願忠之意於清閒之燕時賜省覽遇用人則檢正百官之類遇理財則檢制國用之

類與凡臣庶有所建請朝廷有所區處各隨其事而檢其本類則一類之中條件之衆必有古人之事合於今時之宜者矣於是審而擇之酌古準今因時制宜以應天下之變以成天下之務而其大要則尤在於審察其幾微之先焉易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此臣妄意著書之本指也臣之精力盡於此書皇上親政之始而繕寫適成蓋有幸然也冒昧進獻不敢自謂其皆可用儻採於千百之中用其一二見於施行以成治效使臣平生竭力盡瘁報國之忠得以少效其萬分之一則臣學爲有用而死爲不朽矣臣不勝懇悃願效之至爲此謹具本親齎以所撰大學衍義補書四套計四十策隨本上進謹具題知欽奉聖旨覽卿所纂書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補於政治朕甚嘉之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書謄副本發福建布政司著書坊刊行禮部知道

入閣辭任第一奏

奏爲陳情乞恩辭任事臣先以年踰七旬三次具本陳情乞恩休致未蒙允許臣祗奉詔旨不敢固辭扶病治事少待來春河凍開時再行陳乞本年十月二十四日吏部奉敕太子太保禮部尚書丘濬着兼文淵閣大學士內閣辦事欽此欽遵顧臣何人敢膺此任方臣雖壯之時反躬自

省尚不敢受此重任況當衰老之年垂死之日屢陳求退反得起陞進之密勿之地委以機務之重力小任大必至顛覆當夫羣賢布列之時用此尫羸無用之老朝野傳聞莫不驚駭臣聞年至七十古人謂稀居家則當傳於子在官則當致其事臣年至是筋力既衰精神益耗事多健忘轉首失記舉措語言動多差失加以百病交攻四肢疲倦頓困纂修過用目力遂致一目青盲他人見之雖若目光如故其實昏朦視物不辨黑白行步不知重輕拜起艱難時忽傾跌且稟賦素薄脾胃怯弱日所食米不過半升事務簡少尚可支持若當劇要之任食少事繁勢不能久凡

臣所陳舉皆實事衆所共知伏望皇上鑒愚臣之真情特垂哀憫使得保其殘生念國家之大計別加擇任使不致於覆餗收回成命允臣所辭非敢愛身實恐誤國不勝悚懼待罪之至奉旨卿歷任年深茲特擢用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入閣辭任第二奏

本年十月二十四日欽蒙聖恩命臣以本職兼文淵閣大學士內閣辦事臣已於二十五日具本控辭欽奉聖旨卿歷任年深特茲擢用不允所辭欽此欽遵臣聞人臣竭誠盡忠以報國必於少壯之時強力之日其力既足以有為

其勢又足以有待然後能讚謀參贊以成一代之治苟或時過然後用之則年既耄矣力既衰矣不幸而有疾疢加之雖有可用之才決為之志勢不可強時不再來雖有才智機巧亦末如之何也已矣仰惟我太宗皇帝首擢儒臣七人入直內閣預聞機務自永樂初至今已七十餘人是皆海內名流有德有學之士方其進用之初率皆年力精壯耳目聰明積歷久而委任深故能裨贊以成治功如臣者生長荒陬資稟庸下纔知章句之末非有適用之才徒以積資累考徼幸至於極品所任皆非要劇之地故能因循以至致事之期今犬馬之齒七十有一矣年歲已去病勢日加無能為之力無可待之勢古人所謂日暮途窮鐘鳴漏盡之時也臣所以不避嚴誅懇求辭免非是故為矯激之行含日欲之而必為之辭以徼虛名蓋反已內省的然自知不足以當朝廷重任恐誤國家之事負明主之知且內閣所辦之事乃國家大制作大政務大典禮雖專詞翰之職實兼輔弼之任眷顧之隆恩典之厚比諸庶僚懸絕之甚是蓋當代仕宦之階第一選也須得第一流人物然後可以當此任苟加之迂疎衰朽之夫非惟有玷名器且將至於覆公餗矣其所關係非小小也夫學而為儒得以所學為聖明之用處論思之地近天日之光此人生之

至榮儒者之大幸惟恐無階而進孰肯既與而辭況臣幼有志用世於凡古今典章政務無不留心竊恐一旦為時所用心有所不知則事有所不可行者以故逢人即問見事即錄校閱載籍稽考制度審究事體蓄於心而筆於書正以待夫朝廷萬一之用今幸不為聖明所棄正臣竭誠盡心攄平生所學以死報國之秋也顧乃屢行奏章以辭寵命夫豈其本心哉蓋時不待人死期將近雖欲陳力就列不能也已是以捧讀手敕感激之極不覺涕零既而自恨自歎儒生薄命一至於此上負聖恩下孤素志興言及此中心惘然伏望皇上察臣由衷之辭實非虛偽之讓惘

其老病賜以生還不但免其職任且復放歸田里臣不勝感戴天恩之至奉旨朝廷以卿學行老成特加任用所辭不允

入閣辭任第三奏

本月二十四日欽奉手敕命臣於內閣辦事二十五日臣具本陳情辭免未蒙俞允二十七日又具本辭欽奉聖旨朝廷以卿學行老成特加任用所辭不允欽此欽遵臣按禮經讓之三也象日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古人辭讓以三為節初辭為禮辭再辭為固辭三辭為終辭辭而至於三必其情真意切而有不容已者矣臣嘗覩宋神宗朝歐陽

脩乞致仕章凡五司馬光辭樞密副使凡六上皆從其請臣雖不敢上比古人然脩與光所事者神宗是時專任王安石創行新法二人者與時不合故欲辭退臣幸遇皇上不世出之主恭默思道求賢圖治非神宗之所能彷彿而又羣臣和於朝一時共事者皆同寅協恭無有異同臣何故乃敢故違詔旨而決欲求去哉且臣歷官三十餘年久循常調皇上嗣登寶位之初未經兩月即超陞為禮部尚書掌詹事府臣進所纂大學衍義補仰塵睿覽厚加賜賚又有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補政治之褒命下書坊刊行天下既而纂修憲宗皇帝實錄命臣充副總裁書未進呈臣以年至七十乞恩休致又蒙聖恩令臣朔望朝參以終史事史成之後欽陞太子太保三次上章乞歸田里疊蒙聖旨勉留而有年深學行老成特茲留用之諭茲者特降內閣辦事敕臣再上章辭免俱蒙詔旨溫諭未賜俞允仰惟皇上臨御四年之間所以惓惓於臣者如此臣非木石豈不知感殺身以報亦所甘心良以禁秘論思密勿之地天下治亂安危所係非優老養疴之所也臣學本空疎實無定見方年少氣銳之時亦欲奮發有為今則閱世久而歷事多始知天下之事思之非不爛熟但恐做時不似說時人心不似我心機務之來苟非熟思而審處之一言失

當或以貽四海之憂一事誤處或以為無窮之害然事務頭緒多端章奏字畫細渺有非老人心志摧頹目力昏耗者之所能幹也若不反己自揣而冒昧以嘗試之則是為身家富貴之謀耳國家事大身家事小豈敢以草木微渺之軀當國家重大之任臣委實衰老日甚一日食少事煩自知不久於人世若使逐日午時趨朝晡時方退自量筋力必不能支設使真有益於明時粉身碎骨亦所不辭臣實自知決無所補恐有負皇上之所委任誤國家之大事妨天下之賢才臣於嚴命以死為期不敢祇受臣竊原皇上所以用臣之意九重清閑之燕或嘗留神於臣所進大

學術義補之書也臣平生情力盡在是書苟有所見皆不外此萬一或爲聖明所取每因一事輒檢其類采於十百之中用其一二之見則雖不用臣身而用臣言有勝於臣身見用而賜以高爵厚祿萬萬也苟徒富貴其身而捨棄其言則是臣徒竊國家之名器冒朝廷之恩典以爲身家計有臣如此亦何用之伏望聖慈將臣前後所陳情詞省覽憫臣中心血誠收回成命聽臣以禮致仕歸老丘園歌詠太平以爲聖世之全臣屢犯天威罪當萬死不勝恐懼待罪之至奉旨朝廷用人已有成命卿當勉圖報稱不許固辭該部知道

壬子再乞休致奏

臣先以右目喪明左目又將昏暗具奏陳情休致欽奉聖旨朕以卿文學老成方隆委任既有疾宜善調理不允休致欽此欽遵臣俯伏捧誦感極而繼之以泣顧臣何人叨此聖眷有以見皇上求治之篤待老之優雖愚庸迂僻之臣年已老耄而猶畱自輔疾已篤廢而不忍棄捐天地生物之仁堯舜願治之心也奈臣疾勢已成雖欲勉強調理以仰副詔旨但血氣既衰藥力無効恐終無平復之理况臣所居之官以討論著作爲職然其所以討論著作者必資目視之力目力不明將何以閱章奏操筆墨檢今制考古典哉且處禁秘之地預機密之謀代王言總國政非如在外諸司凡有文書可以使人代誦令人具草也一應事務將以奏達於上行移於衆也事體關係爲甚大機事不密則害成一事失宜將以貽四海之患一言失理或以取百世之譏天下後世之人必將有摘其瑕疵陳其禍害形之奏牘著於簡冊非但歸咎臣下之貪冒失職且將誚及朝廷之任用非人也與言及此則若臣之素無才德學術而又老病廢疾何可一朝冒居此地也哉使臣但知爵祿可貴恩典爲優年踰耄而不知休疾已痼而不肯退猶且垂首曳踵力疾策衰伴食隨行因人成事妨賢才之路廢

國家之事皇上費高爵厚祿以榮養之何益哉臣考宋史歐陽修德學文章冠絕當代年六十五神宗亦容其致仕我英廟復辟之初薛瑄入閣辦事纔六閱月爾年僅六十八乞身之章一陳卽蒙俞允夫古之大臣名望如歐陽修年未至而尚容其請老今之大臣行已如薛瑄用未久而卽許其退休君行其仁臣行其義上下交盡其道古今以爲美談臣無歐陽修文學百分之一年比薛瑄加老四歲而又陳乞之章屢上年踰古禮致仕之期身嬰醫書難療之疾老病衰憊舉動必須人爲扶翼出入禁門不便昏眊健忘述作必須人爲檢討掌管文書不得且又去家萬里

隔越大海一子早喪身多病而心多憂衆苦所叢殘生無幾伏望皇上哀臣孤苦鑒臣誠懇乞如薛瑄致仕事例放歸田里俾全晩節臣謹瀝血誠以死爲請干冒天威不勝恐懼願望之至爲此具本令義孫丘懷本齎赴通政司具奏以聞奉旨朕擢卿重任當勉圖盡職豈可以目疾求退今後凡大風雨雪俱免早朝該部知道

乞儲養賢才奏

該禮部儀制司手本爲儲養賢才事開具給事中涂旦建言欲將新進士改庶吉士送翰林院讀書本部題准行令臣等詳議歷科事例徑自查照奏請施行臣等看得選新進士改庶吉士讀書翰林自永樂二年爲始自是以來或間科一選或連科屢選或數科不選或合三科同選初無定限每科選用或內閣自選或禮部選送或會吏部同選其所選士或限年歲或拘地方或採譽望或就於試卷中查取或別出題考試亦無定制臣等竊惟自古帝王皆以文章關乎氣運而儲才於館閣以教養之本朝所以儲養之者進士及第三名之外止有庶吉士一途華國之文輔世之佐實有賴於斯焉臣等愚見以爲天爲國家生育人才以供一世之用非獨此科有之而他科皆無也然而或選或否則有才者未必預選而所選者未必皆才若又拘

於地方年歲則是見成之才或棄而不用而所教者又未必皆成臣請自今以後立爲定制一次開科一次選用待新進士分撥各衙門辦事之後行文錄其平日所作文字如論策詩賦序記箴銘雜著擬官評史之類每人十五篇以上限一月以裏赴禮部投獻禮部閱視訖編號封送翰林考訂其中辭藻文理有可取者按號行取禮部該司仍將各人試卷記號糊名封送照依天順八年事例於午門裏東閣前出題考試其所試之卷與所投之文相稱不係假手即取以預選若其辭鉤棘而意詭僻者不在所取中間有年二十五以下者果有過人資質雖其平昔無有宿搆文字於此一月之間有新製作五篇以上亦許投獻送試若果筆路疏通其學可進亦在備選之數每科不必多選所選不過二十人每選不必多留所留不過三五輩如此則所選者多是已成之才目下有所論譔便堪供事所留者多有過人之資將來有所成就必將名世上有得人之實下無遺才之歎預列者無徇私之弊不預者息造言之謗臣等皆出自此途引進後賢儲之館閣以報國厚恩乃其素願謹具題請旨

欲擇大學衍義補中要務上獻奏

臣聞禮經有云事君必貢其言拜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

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蓋謂自古大臣進用之始必有先資之言拜命卽以言爲資因言而以身爲獻致其所獻之身以爲君用踐其所資之言以效其信言有不酬君必責以踐其言言有不從臣必死以成其信故曰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此古昔明君賢相所以交相孚契於初進之始委任責成於旣用之日卒能踐其言以成治功於久遠之後也粵稽諸古若伊尹畎畝幡然之數語傳說受命對揚之三篇管仲與齊桓問答之書樂毅對燕昭命下之語韓信登壇東向之對諸葛草廬三顧之策姚崇入相十可之請是官資言於先而成其信於後者也之

七人者所遇之君或創業以垂統或繼體以守成或成伯於一國或偏安於一隅君臣相契皆能成治效於一時臣之蠢愚雖不敢上比古人然生當明盛之時而遇大有爲之主不以臣之迂疎衰朽用之於久病垂老之餘置之於論思密勿之地有君如此何忍負之雖一息尚存此志豈容少懈徒以學術荒疎年力衰邁雖欲委身以爲獻奈無嘉言以爲資如或拜獻其身不能成信有所責焉無以爲應徒死無益也是以上三封章以老病爲辭未蒙俞允不得已而受命顧所謂資言獻身者志不苟先定而泛泛焉冒昧以嘗試之豈能有所成哉伏念臣先於皇上嗣登寶

位之初而以所著大學衍義補一書上進凡古今治國平天下要道莫不備載而於國家今日急時之先務尤縷縷焉臣自幼殫力竭神以爲此書及其編成適際皇上訪落之始不先不後而又蒙聖恩獎諭命有司梓行不可謂無大幸也臣不敢他有所陳請卽臣前所進大學衍義補一書以爲先資之言而直以臣一身自頂至踵以爲九重之獻蓋臣所進之書非臣創爲之製乃補宋儒眞德秀所衍大學未盡之義也鑿鑿乎皆古人已行之實事而在今日似亦有可行者非若鄭康成之訓經義泛濫無益也非是王安石之假經言紛更變亂也其中所載雖皆前代之事

而於今日急先切要之務尤加意焉方臣進書時掌冑監無有政務不得見之行事猶可諉者今則幸爲明主不棄進之內閣淸嚴之地預聞機務此政臣書遭逢施用之日也如此而有所不行則天下後世將有辭以議臣謂臣徒藉是書以爲榮進之階非眞誠有效用之實也豈不遺終身之羞愧哉矧臣年踰七十鐘鳴漏盡所餘無幾時日暮途遠所行不能到汲汲焉及是時以圖之猶恐遲矣否則將有後時之悔臣平生所見不外此書請擇書中所載切要之務今日可行者芟去繁文摘出要語參會補綴以爲奏章酌量其先後次序陸續上獻乞經省覽如有可行特

賜御札批下會同内閣一二儒臣斟酌處置擬爲聖旨傳出該部施行或有窒礙難行或姑留以俟後時或發下再加研審亦望聖慈明示其所以然之故臣迂儒不通時務不免泥古偏見然決不敢護短求勝果於必行徒取一巳虛名以誤國家大事臣冒干天聽不勝戰慄恐懼之至爲此謹具題知伏候勑旨奉旨卿欲有言具奏來看

乞嚴禁自宮人犯奏

先該禮部題稱弘治五年三月二十三日有私自淨身人康某等約有一千餘人各持木棍甎石自長安左門直至本部後門擁塞街道將尚書耿裕等四面邀截趕打巳蒙

聖旨着錦衣衛將爲首的拏送本衛好生打着問今錦衣衛官巳拘將某等在官供認明白請旨發落臣等竊惟自古帝王爲治必防微杜漸恐生禍階今淨身人敢於宮闕之前聚衆至千各持木石趕打執政大臣茲豈小變哉考之史冊自古所未有也惟北魏時羽林軍士以征西將軍張彝子仲瑀建言抑武人害彝父子魏朝姑息不窮治其罪其臣高歡素有異志因此知其紀綱不振歸而起兵天下因之大亂設使魏之君臣稍有知識痛懲其人則紀綱立矣奸雄自然帖服豈至倡一時之亂貽萬世之笑哉且今千人之中舉皆畿甸之產又聞不止此也此外尚有數十百人村落之間無處無有若今將用此一起入則彼同類之巳淨身者接迹而來趨未淨者聞風而傚傚八郡之中其民幾何非徒不得其一身之用并與其子孫皆不得其用矣是豈太宗皇帝起山西無田之民發天下爲事之吏塡實京畿以壯固根本之意哉今一人入内府一家免差役而又推及其親鄰自此以後京民免役者日多應役者日少若不痛爲禁止日積日多賦役積壓平民何以克堪且自漢罷肉刑之後朝廷官府不用宮刑而閭里街市之間乃擅自行用自戕其身體自絶其種類而在天日之下照臨所及之地夫豈美事哉夫人生有血肉之軀有骨

肉之親孰不欲保其身孰不欲延其類此輩生太平之時無夭閼之患而甘爲此者彼但見今内諸司侍從之臣爲朝廷所任意欲傚傚彼殊不思受異數者固多而淹常調者亦不少況其人遭家不造不幸爲人所詿誤緣事所係累受朝廷罔極之恩死中得生以有今日是以鞠躬盡瘁一心王室以報再生之恩且皆以童稚之年進入掖庭不與外人交接心純而志篤間有一二年稍長者或出於懸宮或不得巳顛撲傷損所至非有所覬望而然也非若此輩處心積慮要叨富貴然國家錢糧有限職任有數豈能一一皆如所願一旦所願不遂安知其不悔前失而肆無

忌憚哉夫五刑之中宮刑最重大辟雖曰身首異處然止於一身一時而宮刑則上閼先傳下絶後繼非止一人一世而已也伏覩皇明祖訓有曰以後子孫做皇帝時止守律與大誥並不許用黥刺剕劓閹割之刑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羣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聖祖之訓雖以天子受天之命人臣稟君之命亦不許用此不仁之刑而彼小人處閭里之中爲國臣民者以刀鋸而戕朝廷之生靈爲人子孫者用非法而戕父母之遺體果何心哉伏望皇上體天地好生之德憐小民蚩蠢之愚遵太祖非法用刑之戒廣太宗塡實京畿之政不追咎其既往

惟限制其將來嚴爲禁制自今有自宮其子弟罪其父母及其戶首全家戍邊鄰保知情重加罰贖其用力下手之人許諸人首告得實者給賞以死罪人梟首示衆被害之人果年十五以下無知識者量留備用十五以上分送藩府如有不服使令私自逃回若罪坐引誘窩藏之人經過地方官司仍行各處巡檢司嚴加盤詰有提獲者考滿得與軍囚一例陞用臣叨以凡庸爲朝廷所任用係國家大計不敢緘默爲此不恤後患謹具題知伏乞聖恩保護使臣等不受張彝之禍不勝大幸

請昧爽視朝奏

仰惟皇上自即位以來一應朝儀悉遵先朝故事毎日臨御有常時臣下趨見有常候七年于玆有如一日凡內外臣庶得於見聞者莫不贊歎以爲皇上孜孜圖治有憂勤惕勵之心有警戒相成之助太平之治計日可待爰自今春以來出朝間有晏時然亦尋復如舊近三月間往往于卯末方出臨朝鐘鼓之聲一聞於外莫不驚訝以爲皇上勤政漸不及前誠恐由是而傳之遠方播之□□其爲聖政之累誠非細故臣謹按宋儒朱熹解詩之雞鳴篇有曰古之賢妃御於君所至於將旦之時必告君曰雞既鳴矣會朝之臣既已盈矣欲令君早起而視朝也蓋其夙興之

時心常恐晚故聞其似者而以爲眞非其心警畏不留於逸欲何以能此又嘗伏觀太宗皇帝諭六部尚書及近臣曰朕毎旦四鼓遂興衣冠靜坐是時神清氣爽則思四方之事緩急之宜必得其當然後出付有司行之朝退未嘗輒入宮中閱取四方奏牘一一省覽其有邊報及水旱等事即付所司施行誠慮天下之大庶務之殷豈可須臾怠惰一怠惰則百度弛矣臣等謹錄如前而又竊有見焉夫自唐虞三代歷漢唐宋至于今日率以昧爽爲視朝之期昧爽者欲明未明之時也是時夜氣既定旦氣方清物欲未雜於前心地虛明於內於是臨臣下決機務則是非易

見聽斷不惑昔人所謂一日之計在於寅誠非虛語也伏願皇上諷詠先賢解詩之言佩服聖祖諭臣之誥每日常朝率以昧爽爲期則政務不至廢弛臣下知所遵守解民庶驚訝之心息遠近傳播之議其於聖德所補非小而太平之治亦於是乎基焉

乞免李興死彭程戍邊奏

某日欽蒙命太監某等與臣等商議李興彭程之罪備聞皇上所以寧處二人之罪委曲詳盡迥出衆議之表綸音一出凡在見聞莫不驚竦畏服竊惟本朝開國至今百餘年矣承平日久上下因循非但有司政務日弛而祖宗法

度亦多廢棄且如憲綱一書專爲御史而設今之爲御史者非但不行其事且又不看其書稍有循理守法者衆共非之謂不稱職習久成俗以爲當然其來也遠矣今一旦忽然寘之于死論之以成知道理者固謂朝廷設立御史巡按一方使彼振肅綱紀以安黎庶犯罪自有定律用刑自有常法因公而死一二人可也今乃打死至十有三命誅一懲百亦不爲過又春秋之義爲尊者諱愚頑小民不識忌諱尚有不恕彼以進士發身爲風憲官疏陳時政乃因先朝末流之弊明白指言罪不容誅矣然天下之大人民之衆不能人人而曉諭之固有不盡知其詳者矣彼但見自來御史陳言切諫嚴刑懲惡以爲當然又見法司所擬多官會議罪皆不至死必謂朝廷不欲御史盡職不欲御史言事傳之天下所損非小然此猶一時之事爾若夫書之史冊乃千萬年之事臣切觀自古作史者寓褒貶於一字之間凡書臣下有罪當死者則曰誅無罪不當死者則曰殺臣下有罪貶謫者不書其官無罪者則書其官蓋作史者考核其人情罪而爲之書法今法司定其罪如此多官會議又如此衆人議論又如此安知其後世秉史筆者不據事而直書以殺哉切惟自古帝王有所行遣不徒快一時之意而必爲後世之慮不徒懲一夫之惡而必示

萬人之戒發雄斷於委靡不振之餘施仁恩於垂亡無救之地此所以能鼓動一世之人心以成不世之盛治而傳萬世之美名者也臣願皇上待法司具本復奏之日着都察院堂上官率領各道御史押李興於奉天門下遣司禮監太監傳旨宣諭備述二人所以得罪之由朝廷所以罪之之故因而屈法申恩如臣等初議免李興死發極邊地彭程或降雜職充吏或除名爲民仍敕吏部及都察院今後選御史理刑讀誦憲綱必須通解然後考選其見任者一應行事俱要遵依憲綱如此則一事之行而衆善之備見聖明愛恤民命之仁見尊嚴宗廟之孝申祖宗成憲於

久廢之餘舉風憲舊規於不振之後全國家正大之體革小人浮躁之風

奏再乞免李興死彭程充軍

某日欽奉命太監與臣等議必欲寘李興于死彭程充軍臣等待罪內閣凡遇事之有關於國家大體者不敢不言况此事非但於國體有損而於聖德亦有累焉臣等不言則臣等之罪大矣仰惟皇上稟天縱非常之資當春秋鼎盛之時積功累仁以立萬世之基正在此時然臨御五六年誠敬未格於天心屢有災異德化未孚於天下尚未安全一旦忽有誅譴言官之命傳之天下非美事也書之史

冊非嘉績也臣等於此若不極言異時聖德益崇閱世久而見事多忽然感悟追咎臣等不言則雖萬死無益矣况臣等皆起自小官而爲先帝所任用以致顯榮受恩深重死無以報若彭程之詆毀果出其本心臣等與之不共戴天之仇臣等於李興固無私徇亦非有陰私隱惡而爲其黨類攻發若李興之獄果出於被害者眷屬之訴冤而不出於告訐則二人之罪皇上雖欲赦之臣等固以執法死不奉詔矣豈肯申救之哉臣等所以切切爲之言者據理之正原彼之情守祖宗之法保宗社之福焉耳

表

進大學衍義補表

伏以持世立教在六經而撮其要於大學明德新民有八自而收其功於治平舉德義而措之於事爲酌古道而施之於今政衍先儒之餘意補聖治之極功惟知謦獻芹之誠罔暇顧續貂之誚原夫一經十傳乃聖人全體大用之書分爲三綱八條實學者脩己治人之要章句既有以大明聖蘊衍義又所以上格君心書雖成於前朝道則行於今代惟太祖之建極嘗大書於殿壁之閒暨列聖之紹基屢聽講于經筵之上既已致夫雍熙太和之治一皆本乎躬行心得之餘善推所爲者固無俟乎盡言欲全其功者

亦須補其闕略竊觀衍義之四要尚遺治平之二條雖曰舉而措之爲無難不若成而全之爲盡善况有其體則有其用既成乎已當成乎人理固無一之可遺功豈有一之可闕善法不能以徒舉本末則貴乎兼該每當繙閱之時自起編劘之念顧一人之聞見有限而天下之事體無窮居一室而料度乎四方據已私而折衷乎衆務亦固知其不可猶強爲其所難是蓋一念區區報國之忠抑亦平生孜孜爲學之志是以頓忘下賤僭倣前脩豈不知妄擬非倫竊亦欲薄陳所見念惟天下之大其本在於一身人心之微其用散於萬事一物有一物之用一方有一方之宜

所以化之者固本於身所以處之者各有其道事皆有理必事事皆得其宜人各有心須人人不拂所欲使欲處之適當其可必先講之務盡其詳考古以證今隨時而應用積小以成其大補偏以足其全巨細精麤而曲折周詳前後左右而均齊方正于以衍治國平均天下之義用以取格致誠正脩齊之功舉本末而有始有終合內外而無餘無欠期必底于聖神功化之極庶以見夫大學體用之全體例悉準於前書楷範用垂於後學稽聖經訂賢傳剟取無遺紀善行述嘉言蒐求罔棄附以管中之所見覬於目下之可行俯竭涓塵之微仰裨海嶽之大茲蓋伏遇皇帝

陛下睿智有臨剛明不惑學古訓而獲大道慎儉德以懷永圖蚤毓德於青宮服膺大訓時潛心於黃卷玩味聖經開導盡忠益之言體驗極擴充之力每躬行而實踐佰日就以月將仁孝之德孚於宮闈元良之聲播於函夏一旦承天而踐祚萬邦仰德以歸心大志夙成適符漢宣登極之歲小毖求助肇啓成周訪落之心首深究於大猷亟恢弘於至治凡新政之大有建置皆舊學之素所講明擴充格致誠正之功用臻脩齊治平之效太平之治端可計日而待也臣濬下愚陋質荒陬孤生生世無寸長頗留心於扶世讀書有一得輒妄意以著書固非虞卿之窮愁亦匪眞氏之去位猥以官居三品懸厚祿以何裨年近七旬惜餘齡之無幾一生仕宦不出國門六轉官階皆司文墨莫試蒞政臨民之技徒懷愛君憂國之心竭平生之精力始克成編恐無用之陳言終將覆瓿幸際朝廷更化中外肅清總攬權綱一新政務儻得徹九重之聽取以備乙夜之觀采於千百之中用其二三之策未必無補於當世亦或有取於後人民物於是乎一新世道茲焉乎復古好所好惡所惡一人永孚育乎兆民賢其賢親其親四海咸尊戴於萬世臣干冒天威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擬進大明一統志表

伏以並日月以照臨千載啓大明之運全天地所覆載萬邦咸正統之歸輿圖之廣曠古所無地志之成於今爲盛粤自三才定位歷代迭興封山濬川舜肇十有二州之地列爵分土周會千八百國之君迨夫嬴秦始置郡縣繼以劉漢益拓土疆自魏晉以來由宋元而上或閏位之弗齒或霸業之偏安或威令之阻行或昏德之可厭皆未有若我朝得國之正闢地之大者也德與地而兼廣政與教以並行南都吳北都燕立標準於四極大爲府小爲縣總要會於三司藩府分封並峙維城之固衛所布列廣宣禦侮之成規制周嚴氣勢聯屬南踰銅柱東越鯷波盡入版圖

之內西亘金河北彌很望率歸聲敎之餘殫九服於域中通八荒於化外奇畝黑濮遙候月以來賓黃支朱鳶畢占風而受吏禹迹之所不至章步之所未周地無間於華夷治獨超乎今古不有盛製曷彰丕圖粵若帝王受天命以建國皆有載籍志地理以貽謀於虞有禹貢之書在周有職方之典方冊所載若管氏地員呂覽有始百家之傳說不同館閣所修若元和郡縣開寶圖經一代之典章可考寰宇記之作於宋略而未明大統志之述於元泛而失實肆我聖祖嘗命儒臣雖采錄之有餘尚編輯之未既時如有待事豈偶然恭惟皇帝陛下聰明先物神聖自天膺歷

數以在躬收政權而獨運光昭祖武弘迓天休凡聖賢經世之圖咸留覽於祖宗待成之志尤軫宸衷謂此輿地之書關係甚大特詔文學之士纂述是司授成命於九重考遺編於千古上自聖經賢傳下及水志山經發中秘之所藏萃外史之逌掌遍閱累朝之史旁蒐百氏之言與夫羽陵宛委奇文汲冢酉陽逸典玄詮梵藏小說方言靡不網羅舉皆蒐采綴貫羣籍約爲成書義類凡例悉有據依信疑是非壹加訂正首辨方州之域次推星野之分建置有革有因疆界或分或合如水自源而徂委如木由幹而分枝山川形勝之殊風俗物產之異巨細不遺公署學校之類宮室關梁之倫古今俱載留則民愛去則民慕官蹟非循良不書出而道行處而道明人物惟名賢是取匪徒儒道而二氏兼收不獨華風而四夷亦附所以廣聖道之咸容示皇威于無外比之前志允謂全書綱舉而目張有倫有要事增而文省不泛不疎海內廣輪如指掌而斯見天下險易不出戶而可知自有地志未之前聞宜盖聖經垂之後代此誠皇上繼志述事之孝卓冠乎百王高出乎千古者也臣等章句腐儒草茅賤士叨蒙拔擢豈能如楚左史之讀九丘忝効編劘竊自比晉司空之創六體莫能稱詡溪虞玩愒之尤幸覩就編少助淸閒之燕書同文車

同軌大一統而四海衢方天爲蓋地爲輿中兩間而萬世永賴

擬賀耕籍田表

伏以王業萬年卽田功以弘治本帝籍千畝躬稼事以爲民先富奉天踐祚之初舉敬天勤民之典三推禮備萬姓歡騰恭惟皇帝陛下寅紹貽謀厲精圖治亟監觀於成憲思邁駿於先烝一日二日萬幾方有所事之始五推九推終畝非無可耕之人誠以國之大事在祀人之生計惟農神明顧歆于其誠不于其物民庶視効以其身不以其言用是率祖攸行將以示民之法于以致先祖之享庶幾知

小人之依乃命禮官式涓吉日農祥晨正土脈春滋卽齋
宮以潔心欽嘉壇而舉趾紺轅黛耜循行於隴畝之間綠
耦朱紘咨輿於阡陌之內秉耒而幾於十墢借力以終於
庶人索先農而享之盛禮旣舉賜福酒以勞止大惠均頒
希闊之典創見于一時務本之談喧傳于萬口臣叨班耆
位幸際昌辰駕芝車以臨甫田親瞻玉粹爲神倉以備馨
稷載告實成繼周人載芟之詩豐穰徧地衍殷宗無逸之
壽平格自天

進呈憲宗純皇帝實錄表

伏以皇圖有永天開六葉之君文化聿成世享二紀之治

功德之敷遺旣大典冊之紀述宜詳上廣先猷下垂後訓
成前人繼述之孝慰萬姓愛戴之心恭惟憲宗純皇帝以
上聖之資居大寶之位聖心仁孝天表清明廣運而文武
聖神剛健而中正純粹承千年之大統纘五聖之洪圖帝
享四十一齡雖寸陰而必競君臨二十四載無一日而不
朝尊治命而宛葬不以生人承先志而任用惟其舊輔曉
朝慈極無間於暑雨祁寒日御經筵不輟於隆冬盛夏祭
神而神如在極仁孝誠敬之心奉天而天不違有感召交
孚之妙介福于聖母徽號荐加錫類逮臣民隆恩均布順
而委曲以合禮儷慈懿於山陵孝以推廣其因心復康定
之位號崇儒重道稽古好文輯文華大訓示元良而鞏邦
以貞成綱目續編明正統而百王不易恢張治具釐綜英
賢法分理於六卿不恃己長而自用法一循於三尺靡臣
喜怒以濫加雖一嚬一笑而必慎所施恐匹夫匹婦之不
獲其所民或干紀尋卽華心寇或犯邊俄聞捷報民安吏
職時和歲豐允爲一代極盛之時兼有列聖諸福之物仁
聲廣播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哀詔遠頒具哀經者如喪考
妣不有信史曷彰聖功紀載必有成書顯揚是爲大孝恭
惟皇帝陛下道協重華孝思罔極嚴羹墻之如見著存不
忘躬曆數之攸歸負荷是懼亟鑒觀於成憲思適駿子先

聲爰詔禮官俾脩實錄別開史局羣集儒臣發內府精微
之秘藏采銀臺出納之奏章內而六曹百司之所掌外而
三司列郡之所陳柄臣建請之事宜諫輔論思之忠益言
無微而不錄事非要則弗書凡治體之所關或風化之攸
繫著爲令甲播告司存與夫禮法章程功勳節義人才進
退綱紀弛張內自宮闈外極邊鄙政必究其沿革事必備
其始終賢否決於衆論之同是非公於天定之後總國計
於每歲之秘述寶訓爲後世之謨傳其信不傳其疑過於
文寧過於質一存實事盡削浮辭立德立功立言三者備
矣繫年繫月繫日一以貫之永爲不朽之傳大書無前之

續臣某等寅奉綸音愧無史學方切抱弓之戚遽叨載筆之榮仰體宸衷俯殫管見立典五志稽衆志以備書作史三長念一長之何有況夫今制時政無編不比前規起居有注懼有孤於委任幸得見其纂成計日程功閱歲深有慙於尸素載言紀事冀時不無補於汗青

請建儲表 弘治壬子

茲以皇天眷命聖子誕生人望所歸天意攸屬臣某等伏望皇上早頒冊命正位儲宮以隆國本以繫人心以永皇明萬萬年無疆之休命謹奉表陳請者臣某誠懽誠忭稽首頓首上言伏以承天立極當圖萬世之安為國建儲用

繫四海之望惟天序之早定則國勢以永寧凡在照臨孰不忻願恭惟皇帝陛下英明獨運慈儉躬行席六聖之重熙荷三靈之孚祐乾元一索而得夫洊雷之震軒龍首孕而發為前星之祥爰錫絲綸已騰忻聲於遐邇尚虛七鬯未定儲位於元良臣等重惟帝王大孝在繼體之得人祖宗丕基貴承祧之有後上帝既儲祥而委祉兆民咸仰德以歸心伏望皇上斷自聖心順乎輿議思宗社之重而豫為建儲念天下之大而先於立本當陽盛之嘉日舉曠古之徽章肇正青宮肆頒顯冊則神祇以之安樂社稷有所憑依益堅磐石之宗長作神人之主

請建儲表二

伏以惟天惟祖宗佑皇家克昌厥後有民有社稷定國本當在所先粵惟震長主器之資實繼乾元統天之體上以承九廟之宗祀下以繫四海之人心屬此熙辰宜行大禮恭惟皇帝陛下德協重華仁覃庶類兩宮燕翼躬志養以無違百世蟬聯貽孫謀而有永治已弘矣人無間然凡諸政教之施率皆底績乃獨元良之位尚未正名在皇上雖以幼冲為辭然聖嗣本以生知為德矧居嫡而居長亶克嶷而克岐天縱將聖之資不以少長而異臣民體國之義敢以煩瀆為嫌是以再竭悃誠必祈聽允伏望皇上奉率

前規俯從衆志順天心而與子貳宸極以升儲敷告大庭誕揚丕號正天下之大本致邦國之永貞培翼隆基播休聲於九有登闓昌祚綿寶曆於萬年

請建儲表三

伏以建儲非為私親蓋明萬世之統主器在於長子用繫四海之心商書載以貞之文厥惟舊矣漢詔具早建之議烏可後乎不避煩瀆再三之嫌仰希剛明主一之斷照臨所逮鼓舞攸同恭惟皇帝陛下學本誠明仁均動植契天心而克享體祖德以靈承神罔怨恫物無違拒是以三靈薦祉九廟儲休有開軒龍之祥首協熊羆之兆九重冊詔

方宣布於殿庭一日驩聲遠徧騰於海宇前星呈瑞萬目昔覩其揚輝麗日重光衆心咸冀其繼照人情攸屬天意允符伏望皇上體天之心順人之志勿以臣下屢請爲瀆勿以聖子尚幼爲辭上以奉兩宮之懽下以慰萬民之望特頒冊命早建儲君郊社宗祊皆于焉有所慶賴華夷蠻貊率於此得所依歸邦本不搖皇圖彌固

丘文莊公集卷之二　宗孫鎮魁典籍

賈　棠青南　吳位和　吳必祿　何士賛

焦映漢雯濤選定　吳纘姬　符　詩　馮廷瑛重編

王　贄獻甫　伍衛文　鄭應瑞　詹[illegible]

序

大學衍義補序

臣惟大學一書儒者全體大用之學也原於一人之心該夫萬事之理而關係乎億兆人民之生其本在乎身也其則在乎家也其功用極於天下之大也聖人立之以爲敎人君本之以爲治士子業之以爲學而用以輔君是蓋六

經之總要萬世之大典二帝三王以來傳心經世之遺法也孔子承帝王之傳以開百世儒敎之宗其所以立敎垂世之道爲文二百有五言凡夫上下古今百千萬年所以爲學爲敎爲治之道皆不外乎是曾子親受其敎旣總述其言又分釋其義以爲大學一篇漢儒雜之禮記中至宋河南程顥兄弟始表章之新安朱熹爲之章句或問建安眞德秀又剟取經傳子史之言以塡實之各因其言以推廣其義名曰大學衍義獻之時君以端出治之本以立爲治之則將以垂之後世以爲君天下者之律令格式也然其所衍者止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蓋卽人君

所切近者而言欲其舉此而措之於國天下耳臣竊以謂儒者之學有體有用體雖本乎一理用則散於萬事要必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是以大學之先既舉其綱領之大復列其條目之詳而其條目之中又各有條理節目者焉其序不可亂其功不可闕闕其一功則少其一事欠其二節而不足以成其用之大而體之為體亦有所不全矣然用之所以為大者非合衆小又豈能以成之哉是知大也者小之積也譬則網焉綱雖不止乎一目然一目或解則網有不張譬則室焉室雖不止乎一隅然一隅或虧則室有不具此臣所以不揆愚陋竊倣真氏所衍之義而於齊家之下又補以治國平天下之要也其為目凡十有二曰正朝廷其目六曰正百官其目十有一曰固邦本其目十有一曰制國用其目十有一曰明禮樂其目六曰秩祭祀其目七曰敦教化其目十有一曰備規制其目十有六曰慎刑憲其目十有四曰嚴武備其目十有六曰馭夷方其目九曰成功化其目一先其本而後末由乎內以及外而終歸於聖神功化之極所以兼本末合內外以成夫全體大用之極功也真氏前書本之身家以達之天下臣為此編則又將以致夫治平之效以收夫格致誠正修齊之功因其所餘而推廣之補其略以成

其全故題其書曰大學衍義補云非敢並駕前賢以犯不韙之罪也臣嘗讀真氏之序有曰為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而繼之以為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清出治之源為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是蓋就其本體而言爾若即其功用而究竟之君臣所當知者則固有在也粵自古昔聖賢為學之道帝王為治之序皆必先知而後行知之必明其義行之必舉其要是以欲行其要者必先知其義苟不知其義之所在安能得其要而行之哉故臣之此編始而學之則為格物致知之方終而行之則為治國平天下之要宮闈高深不出殿廷而得以知夫邑里邊鄙之情狀草澤幽遐不履城闉而得以知夫朝廷官府之政務非獨舉其要資出治者以御世撫民之具亦所以明其義廣正君者以輔世澤民之術譬之醫書其前編則黃帝之素問越人之難經後編則張仲景金匱之論孫思邈千金之方一方可以療一證隨其方以治其疾惟所用之何如也前書主於理而此則主乎事真氏所述者雖皆前言往事而實專主於啓發當代之君亦猶孔孟告魯衛齊梁之君而因以垂後世之訓臣之此編校之前書文雖不類意則貫通第文兼雅俗事雜儒吏其意蓋主於衆人易曉而今日可行所引之事類多

重複所修之辭不能雅馴弗暇計也臣遠方下士叨官禁
近當先皇帝在御之日首開經筵即綴班行之末親覩儒
臣以真氏之書進講陛下毓德青宮又見宮臣之執經者
日以是書進焉臣於是時蓋已有志於是既而出教太學
暇日因採六經諸史百氏之言彙輯十年僅成此書用以
補真氏之闕也繕寫適完而陛下嗣登大寶蓋若有待焉
者臣學不足以適用文不足以達意偶因所見而妄有所
陳區區一得之愚固無足取而惓惓一念之忠讜爲聖聰
所不棄焉未必無少補於初政之萬一臣濬謹序

張文獻公曲江集序

古今說者咸曰唐相張文獻公嶺南第一流人物也嗟乎
公之人品豈但超出嶺南而已哉蓋自二代以至於唐人
材之生盛在江北開元天寶以前南士未有以科第顯者
而公首以道侔伊呂科進未有以詞翰顯者而公首掌制
誥內供奉未有以相業顯者而公首相玄宗公薨後四十
餘年浙士始有陸敬輿閩士始有歐陽行周又二百四十
餘年江西之士始有歐陽永叔王介甫諸人起於易代之
後由是以觀公非但超出嶺南蓋以江南第一流人物也
公之風度先知見重於玄宗氣節功業著在信史播揚於
天下後世唐三百年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胡明仲謂
姚非宋比可與宋齊名者公也由是以觀公又非但超出
江南乃有唐一代第一流人物也然公聲名赫赫在人口
耳非直以其相業在當時且甚有文名史稱其七歲知屬
文張說謂其爲後出詞人之冠又與徐堅評其文如輕縑
素練實濟時用柳宗元亦謂其能以比興兼著述予生公
六百餘年之後慕公之爲人童稚時嘗得韶郡所刻金鑑
錄讀之灼知其爲有志求公全集刻梓以行世自來京師
游太學入官翰林每遇藏書家輒訪求之竟不可得蓋餘
二十年矣歲己丑始得公曲江集於館閣羣書中手自抄
錄僅成帙聞先妣太宜人喪因攜南歸期免喪後自備梓

刻之道韶適友人五羊涂君暐倅郡偶語及之太守毘陵
蘇君韓謂公此集乃韶之文獻請留刻郡齋嗟乎公之相
業世孰不知其文則不盡知也刻是集藏館閣中舉世無
由而見苟非爲鄉後進者表而出之天下後世安知其終
不泯泯也哉是以不揆愚陋僭書其首

武溪集序

嶺南人物首稱唐張文獻公宋余襄公二公皆韶人也韶
郡二水夾城自瀧來者曰武溪湞水自庾嶺下與武溪合
是爲曲江張公既以曲江名其集余公之集名以武溪蓋
有意以匹張與余家嶺表極南之徼自少有志慕二公之

山風每恨其文之不行於世於張公文僅見其羽扇感遇等數篇余公之文僅得其潮說及諸書判蓋莫能覩其全也求之天下幾三十年今與曲江集始並得於館閣羣書中昔孔子言夏殷之禮杞宋不足徵徒以文獻不足之故解者謂文典籍也獻賢人也二公之集之存豈非嶺南文獻之足徵者乎予嘗怪柳子厚謂嶺南山川之氣獨鍾於物不鍾於人曾南豐氏亦謂越之道路易於閩蜀而人材不逮其然豈其然乎夫人材莫大於相業南士入相在唐僅三二人張公之後有姜公輔劉瞻皆嶺南人也當是之時南方之士以功業顯蓋未有或先之也進士科與江以

南士固有與者然多在中葉以後且終唐之世未有得掄魁者張公在開元時已以道侔伊呂科進而大中間開建之莫宣卿亦已魁天下選矣然則二子之言果可信乎史冊所載嶺南人才固若落落然間有一二亦必秉忠貞勵名節求其所謂巧宦佞倖者蓋無有焉世之人因二子之言往往輕吾越產予因序余公此集而發之初得公集手自抄錄僅成帙聞先太夫人喪解官還家攜以過韶韶郡太守蘇君韡通判涂君𩑶請留此刻郡齋中且求為序予既免喪乃書此以引其前非但序公文也蓋假公之文獻以徵吾之言且用以為越之人士解嘲云

程子全書序

程子全書者二夫子平生著述與其門人所輯錄者皆在焉書以全名則其採摭無遺會粹歸一可知已二夫子生當有宋盛時講明斯道上接孔孟以來千載不傳之緒方其存時當世士大夫得其片言隻字以為榮幸而四方從游之士挹其言論風旨輒筆錄之以為儀範軌則也然得其議論之文者未必得其敘事之文聞其性理之論者未必聞其治道之論今則盡在是焉及二夫子既沒之後門人編集遺文以為文集文公先生又摭其所聞見者以為遺書後又採遺書之所未載者以為外書世儒於此三書或得此而遺彼亦或有終身未嘗一見者今則盡在是焉

叔子沒後僅二十年宋祉南遷而河洛之學隨之以南北方之士止傳蘇學雖二夫子所生之鄉亦未聞其人有為程學者元興數十年江漢趙氏始傳而北今則南北混一家傳其書而人為此學但其微言與論多散見於傳註或錯出於他書未有會粹歸一若此者今世學者獲覩此書之全一何幸哉此蓋南昌張廷祥編修以所得舊本編其友劍江涂伯輔憲副俾刻梓以垂天下後世者也舊本文集十二卷遺書二十五卷外書十二卷遺文一卷附錄一卷各自為名今憲副君乃以編修君之意合而命之曰程

子全書云

玉溪師傳錄序

昔者聖人於易於書於詩於禮樂於春秋對之刪之定之修之皆出自其手筆既已成書矣門弟子又即其所見者所聞者所傳聞者輯之以為論語則雜出衆人之手不止一人一日也後世讀其書誦其詩者不徒見其述作者為然而又於此得以驗夫聖人之平生出處言論行事與所述作者無不符合眞信聖人非徒有是言也而言無不可行焉寥寥千載此學不傳朱夫子承周程之傳以上接孔孟千載之緒其所著述於易有本義於詩有集傳於四書

有集註章句於資治通鑑有綱目亦皆出自其手筆而為成書矣其門弟子又編次其平日與門人問答之語以為語類宛然孔氏家法也然所以類而錄之者有池本有饒本有續錄雜出於衆手其多至八十七家其視孔門所論撰者蓋十數倍焉今去朱子時餘三百年于茲所謂八十七家者皆列其氏名于卷首若廖德明氏輔廣氏李閎祖氏葉賀孫氏凡九十有二人其九十二家之子孫在今世者果誰何哉大率朱門之士閩產為多而在建郡者則以玉溪童蜚卿氏為巨擘其錄在饒本繫以庚戌所聞次為十五既已編在語類大全梓行于世蜚卿諱伯羽世居建

郡玉溪之上朱子嘗過其家題其所居之室曰敬義人因稱為敬義先生所著書有孝經衍義又嘗錄其師說以為晦菴語錄二書藏于家就中更兵火不存其九世孫訓徧加詢訪始得語錄于鄉人家然殘缺已過半矣後以刻本語類大全相參校訂補其缺略始克成編因易其名曰玉溪師傳錄茲以從子鄉貢進士欽會試來京師命欽求予言以敘其始末將刻諸梓以傳于世庶幾後之人知其家世文獻流傳之所自云

雲菴集序

古之言文者必與人俱易之賁卦以人文垂言茲六經言

文之始象曰文明以止人文也人與文合而為一後世言文者岐而二之故近世大儒有以人論文以文論人之說其意蓋謂以人論文若歐蘇之儔顥顥焉似文名天下以文論人若司馬文正公文名雖不及歐蘇然心術正倫紀厚持守嚴踐履實積中發外詞氣和平非徒言之為尚也今觀五雲劉公雲菴集殆亦近於涑水傳家集與公世家廬陵由永樂甲辰進士敭歷中外終刑部尚書考其一生踐歷所居之官率以刑名政務為職宜乎於鉛槧之習辭采之華有不暇及焉者今其茲集凡世所謂詩詞序記之類諸體無不備焉斯文也以文論其人而不區區於辭莢

者與公之子按察副使喬出公是集俾識一言濬對大廷時公爲讀卷官得區區所對策甚欲寘之舉首爲當筆者所抑不果公於濬不可謂不知已也公易簀時不及致一辭奠一觴負公多矣今得附一名於公集末豈非幸哉雖然濬於公之斯文深有慨焉當我朝洪武永樂之盛一時公卿大臣類多能言之士文質彬彬何君子之多也非獨職詞翰官館閣者爲然凡布列中外釐政務理兵刑者莫不皆然驟至於宣德正統之間亦多有之公其一人也公捐館舍今餘十年矣世求如公者非獨其文不可多得而人之如公者蓋亦鮮焉噫可以觀世矣

尚約先生集序

皇朝文獻盛於江西濬總角時聞多寓公每聞其言永樂以來文物之盛一時館閣儒紳多吉郡人而西昌爲尤盛正統戊辰濬試禮部下第首見大司成蕭先生于大學先生西昌人也濬時雜諸生中季試先生得所作特名以見且加奬勵已巳之變先生恒夜集諸生於燕居之堂論及時事輒憂形于色濬時發一言先生輒首肯公卿間有詢及諸生者先生必斥名以過譽歲辛未又試禮部不利南歸甲戌復來先生已陞秩入內閣叅預大政是歲濬叨登進士第選入翰林讀中秘書又明年擢任史官以諸生厠迹門下每有述作先生見之輒過爲稱許因延譽公卿間天順改元先生南歸家居歲甲申捐館舍今二十又五年矣仲子昉以膺貢來京師得祔門司訓將之任以先生遺稿見屬爲序嗚呼先生不可得而見矣今見其遺文如侍先生左右親睹其德容而聞謦欬然瞻思之頃恍忽如在前後而卒不可復見方且嗚咽哀慕之不暇又焉能爲之言哉雖然天下士出先生門者多矣今所餘無幾而濬獨幸後死又受知最深所以永先生之傳於不朽者其責實在濬焉於是乎抆淚而序之曰嗟乎人生天地間具形與氣形動而爲威儀氣出而爲言辭人死則威儀隨形澌盡

惟言也者宣於其心發於其氣著爲辭采載爲簡冊而長留於天地之間千萬年而不朽焉觀其迹可以得其心因其言可以知其世先生生於洪武長於永樂仕於宣德正統之間而大用於景泰是時氣化隆洽人心淳樸猶未至於澆漓一時士夫制行立言類以質直忠厚明白正大爲尚而不爲雕琱側媚之態浮誕奇崛之辭先生稟純篤之性處和平之世平生爲人凡其立心行已涖官臨事如其爲文其人不可見已見其文如見其人然濬起自遠方一見先生即待以殊禮所以開發成就之者雖燕國公之於子壽六一公之於子瞻不是過也濬雖不足上儗古人而

先生所以陶鑄後進者方之二公實無愧焉先生之詩文皆有爲而作達意而止質實之中而有自然文彩醇然其無滓繹如其無類淡乎其有餘味得孔子從先進之意噫世無復斯人亦無復斯文矣先生諱鉞字孟勤官至太子少師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旣老自號尚約居士云

廣州府志書序

天下之山皆原於西北零散而聚突起而爲嶺天下之川皆委於東南流行而止渟涵以爲海廣南居嶺海之間受天下山川之靈氣氣盡于此而重發泄之故人物之得之也爾異於他邦其植物則郁然以馨其動物則粲然以文

是皆他處之所未嘗有者人也得其氣之專而純則又樸而茂秀而文習氣淳直而俗尚隨之渾然天地間鬱然小堪輿也則夫山川人物風俗之紀尤不可無志焉廣郡地志唐以前僅附于史宋以後始有成書然皆略而未詳也入皇朝以來百年于茲天地純全之氣隨化機以南流鍾於物者猶古也鍾于人者則日新月盛其聲明文物之美殆與中州無異焉中間雖不能無稂莠之生然不害其爲彌文極盛之會也乃者都憲姑蘇韓公奉天子命來殿嶺南嶺南地分東西兩道而其都會實在于茲兵戎財賦之用咸於是邦乎仰郡志之作關係實大爰責其成于知府鄱陽吳君中君乃禮肇慶郡博王君文鳳付以筆削之任未及成書而吳君去任莆陽高君橙實來繼之歷二良二千石而後其書始成先是吳君嘗以書屬予序至是高君復以都憲公命趣成之竊惟後天卦位艮居東北山之所起也先天卦位兌居東南澤之所瀦也嶺爲山之支海爲澤之委是蓋天地間山川之奥區也然其域最遠其勢最下是以天地盛大流行之氣獨後至焉至遲而發也緩勢也亦理也是以三代以前茲地在荒服之外至秦始入中國是時也南蠻之習未改也椎結卉服之風未革也持章甫而適茲無所用也魏晉以後中原多故衣冠之族多徙

于南與夫或宦或商戀其土而不忍去過化漸染風俗丕變歲異而月不同今則絃誦之聲相聞矣衣冠禮樂斑斑然盛矣北學于中國與四方髦士相頡頏矣策名天府列官中外其表表者則又冠冕玉佩立于殿陛之間行道以濟時矣朱文公有云豈非天旋地轉閩浙反爲天地之中越與閩接壤閩浙視古河洛則百越其視古齊魯與是志也雖爲廣郡而作凡嶺南十郡之事無不該焉非但嶺南也島夷之事亦附見之然則予之爲是序也豈爲一郡志哉

應天府鄉試錄序

聖天子思以人文化成天下乃於嗣大歷服之初建號以表年詔告中外明示意嚮所在以風厲天下臣民而興起之蓋將大闡六經之文以成唐虞三代之治化也猗歟休哉體元之始適際賓興賢能之歲應天府尹臣弼府丞臣洙以考試官請上以命侍講臣濬編修臣華臣等奉命惟謹夙夜兼程以往至則府中先以禮聘教授臣鎰教諭臣鏞臣綸臣昌臣倫訓導臣孔昌臣祥臣煥爲同考官八人者分主五經而總其成於臣二人焉臣弼躬任綱維提調之責監臨而約束之者則監察御史臣浩臣讓也維時就試之士幾二千人如故事三試之得其文充焉蔚然固多

可採者拘定制而不敢過億摘百二十五人焉嗟乎人文之興其盛一至此哉非聖賢之道不言非唐虞三代之事功不陳其氣昌其辭典其道大以明宛然邃古之人才卓乎三代以前之議論除漢以來一切權謀功利之故習蕩乎無餘矣噫聖天子俄頃之化其神且速有如是夫郎京畿以觀四方繇今日以占後時從可知矣孟子曰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夫古所謂豪傑者無所待而猶興矧諸士子皆畿甸之秀民國學之俊造平日以經爲學以儒爲名以豪傑自負躬逢聖明在上鼓舞而作興之如此其至則其所以奮發興起者宜何如也夫有其言也必有其心

有其心也又必有其行與事其相率以善相規以正交相勉而互相資進而與已用之賢共成聖天子文明之化俾六經之道大明于時唐虞三代之治復見于今日顧不偉與臣濬祇奉明詔考校爾諸士子故於小錄之成敬序諸首簡而以豪傑之士待焉諸士子其益思所以自振毋貽主司以失言之羞

會試錄序

我太祖高皇帝建國之明年即開設學校又明年詔開科取士然甫行而亟罷至於十有七年士習旣成始以今制試士定爲一代之制士各占一經經必通然後取之以試

于政自開國至今百有八年開科至今九十有二年而爲科者凡三十矣今茲又當會試天下士禮部臣以考試官請陛下以命臣溥臣濬且錫以內帑之幣臣等受命且感且懼即日陛辭往涖事惟謹故事登載貢士之氏名及簡其文之尤異者爲錄以傳臣濬當敘其後竊惟六經之道始于伏羲畫卦歷二帝三王之世數千年至孔子而後其書始成孔子沒其微言奧義幾絕又歷漢唐宋千數百年之間至朱子而後其義始明凡歷幾朝代經幾聖賢然後聖經賢傳復全於世而我朝之興首表章之列聖相承造士用人純用是道至於今日益隆益備橫經之師遍於郡

縣執經之徒溢于里巷明經之士布列中外自有經術以來所未有也爾諸士子生當經學大明之時業經而爲儒學成而獲薦于鄉今又登名是錄將進對于天子之庭以享有祿位其尚毋忘其所學必推而用之以見於處己行事之間爲臣則忠爲子則孝暴白儒者之效于天下毋使世之議者槩謂程文之士大言無當也苟問其所業則曰吾易吾書吾詩吾春秋吾禮而兼樂也及考其所存所行乃至無一事與所學相當者嗚呼爾其自幼至長習于學校而試于有司者果何事一旦施於有政乃惟簿書法比是事而略不及而平昔所學之經何也諸士子發軔仕途

茲其初也謹於其初而預以問焉俾知所戒

家禮儀節序

禮之在天下不可一日無也中國所以異於殊方人類所以異於禽獸以其有禮也禮其可一日無乎成周以禮持世上自王朝以至於士庶人之家莫不有其禮秦火之厄所餘無幾漢魏以來王朝郡國之禮雖或有所施行而民庶之家則蕩然無餘矣士夫之好禮者在唐有孟詵在宋有韓琦諸人雖或有所著述然皆略而未備駁而未純文公先生因溫公書儀參以程張二公之說而爲家禮一書實萬世人家通行之典也議者乃謂此書初成爲人所竊去雖文公亦未盡行噫文公之身動容周旋無非禮者方其存時固無俟乎此書今其既沒之後有志欲行古禮者舍此而何據哉禮之在人家如菽粟布帛然不可斯須無之讀書以爲儒而不知行禮猶農而無耒耜工而無繩尺也尚得爲農工哉夫儒教所以不振者異端亂之也異端所以能肆行者以儒者失禮之柄也世之學儒者徒知讀書而不能執禮而吾禮之柄遂爲異教所竊弄而不自覺自吾儒失禮之柄而彼因得以乘間陰竊吾喪祭之土苴以爲追薦禱禳之事而世之士大夫名能文章通經術者亦且甘心隨其步趨遵其約束而不以爲非無怪乎舉世

之人靡然從之安以爲常也世儒方呶呶然作爲文章以攻擊異端爲事噫吾家之禮爲彼所竊去而不知所以反求顧欲以口舌爭之哉失其本矣竊以爲家禮一書誠闢邪說正人心之本也使天下之人人誦此書家行此禮愼終有道追遠有儀則彼自息矣儒道豈有不振也哉然世之好議人者已惜然於儀文節度之間而忌人有爲也聞有行禮者則曰彼行某事未合於禮彼行某禮有戾於古甚者又曰彼行之不盡何若我不行之之爲愈也殊不思人之行禮如其讀書然讀書者未必皆能造於聖賢之域然錯認金根爲金銀者較之併與金銀不識者果孰能哉

濟生遐方自少有志於禮學意謂海內文獻所在其於是禮必能家行而人習之也及出而北仕於中朝然後知世之行是禮者蓋亦鮮焉詢其所以不行之故咸曰禮文深奧而其事未易以行也是以不揆愚陋竊取文公家禮本註約爲儀節而易以淺近之言使人易曉而可行將以均諸窮鄉淺學之士若夫通都鉅邑明經學古之士自當考文公全書又由是而上進於古儀禮云

世史正綱序

世史正綱曷爲而作也著世變也紀事始也其事則記乎其大者其義則明夫統之正而已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非道非義功利雖大弗取也或曰自孔子作春秋之後大事有呂氏之記綱目有朱子之筆矣用此爲哉曰呂氏之記記其大而或兼夫細也朱子之筆筆其正而或專其統也愚惟錄其大而已細小不屑及也取其正而已統否不暇計也然則有所見乎曰有聖賢之書婉而正學者之書顯而直婉而正所以待後世之賢人君子也顯而直所以曉當世之學生小子也何則人之生也稟賦不齊賢者知者恒少而愚者不肖者恒多聖賢之書用意深而立例嚴非賢人君子不能知也是以知之者恒鮮愚爲此書直述其事顯明其義使凡有目者所共覩

有耳者所共聞雖知文義者不待講明思索皆可與知也特或因是而馴致夫賢人君子之地則夫聖賢婉而正之書亦可由此而得之矣愚所以作書之意有在於是非敢立異以犯不韙之罪也然則其宏綱大旨果何在哉曰在嚴中外之分在立君臣之義在原父子之心夫中外之分其界限在疆域中中外外正也中不中外不外則人類淆世不可以不正也君臣之義其體統在朝廷君君臣臣正也君不君臣不臣則人紀隳國不可以不正也父子之心其傳序在世及父父子子正也父不父子不子則人道乖家不可以不正也本家以立國正國以持世而一歸于人心道義之正則人極以立天地以位人類不亂於禽獸禽獸不敢以侵人上天所以立君之意聖人所以立教之心或其在此乎請言其詳天位乎上者也地位乎下者也天地之所以生生者物也物之動者有三焉人也□□也禽獸也天生人而於人之中命一人以爲君以爲人類主闢教以立人極修政以安人生然必其生安然後其極可立也彼其所以爲生人害而使之不得安者誰與人類中之禽獸也爲生人主必正人類必驅猛獸使吾一世之民各遂其生而不罹其害焉於是乎吾政行而教施而世底乎雍熙泰和矣是則君人者之責也雖然君之所以爲此者

非君之自爲也承天之意也能承天之意則能受天之命矣受天命者必奉天焉奉天者必大報天焉君秉誠以事天天垂象以示君必致夫精禋感格之誠必謹夫象緯災祥之故如是則天人合一天不在天而在君矣天之心則仁愛人君君之心則人愛生民民之生也性天之理以爲其心形天之氣以爲其身心有不明君必明之俾天之理不爲物所蔽身有不安君必安之俾天之氣不爲物所戕故凡其號令之頒政事之施敎條之布禮樂制度之具刑賞征討之擧無非以爲民而已爲乎民所以承乎天承乎天所以安其位也然君於此豈能以其獨力爲之哉亦由

夫小大內外之臣以爲之腹心股肱耳目牙爪焉耳君總於上臣分於下彼此相資遠近相維階級相承氣脈相通各盡職以釐務畢同心以奉上君必欽其社稷臣必欽其職事本乎是以持世由一世而十世十世而百世百世而千萬世中必統夫外外決不可干中國之統君必統夫臣臣決不可萌非分之望男必統夫女女決不可當陽剛之位臣非有舜禹之聖決不可以言禪君非有桀紂之暴決不可以言伐君雖不及太甲臣非有伊尹之志決不可以言放非爲天吏決不可與問罪之師非奉天討決不可淸君側之惡事雖至於無可奈何非濟天經決不可用權宜

之策天冠天屨之分必嚴水木本源之心必篤如是則大義立矣雖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必正而後國定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是故父有天下必授之於子子居大位必受之於父父非眞堯舜子非眞朱均必不可以與舜禹子非眞武王父非眞西伯必不可以舍伯邑考隱攝相位不可也宣傳繆位不可也父之所子必子心之所安子之所承必父心之所願非的見夫大義之決不可以行權非眞有夫必歸之誠不可以言假授受取與必原其心原其本心之初於序必順於理必正於心必安以此正名以此定位旣定其位必端其本本之所以端者身也身

不可以不脩身之所以脩者心也心不可以不正知其身心之所以必當脩而正者學也學不可以不講講學以正心正心以脩身脩身以端其本則夫婦于焉以有別昆弟于焉以有序諸父于焉以有善諸舅于焉以有義族人戚屬莫不于焉以有禮將見身正而令行家和而福生行乎上而效于下篤其近而擧諸遠矣是則大而一世所以綱維之者國也中而一國所以根本之者家也家則內和而外順國則上令而下從極夫一世之大則華夏安乎中殊甸衛乎邊各止其所而不相侵陵則人之所以爲人者相生相養各盡其性各全其命一順於道義之正而不拘於

功利之私是則所謂雍熙泰和之世也人既得其所以為人物亦得其所以為物天由是而得以為天地由是而得以為地則人君中天地而立為人物之主者其責盡矣上天立君之意於是乎其無負而聖賢所以著書立言諄諄乎垂世立教者亦於是乎不徒託之空言矣區區一得之愚偶有所見而妄為此書始嬴秦庚辰之歲滅六國訖于齊世道之始變也終皇明戊申之春彗出槁于鼎天道之終定也首尾凡一千六百二十有一年書成用僭書卷端以示夫當世之學生小子而後世之賢人君子容或有以取之否乎不敢必也於是乎書以俟

學的後序

學的曷為而作擬論語也昔人僭擬論語得罪聖門曷為效之王通自著書以己擬孔子愚則采輯朱子語而竊推之以繼孔子之後非敢通也效曾子有子之門人也豈謂僭哉朱子之言天下後世家傳而人誦之何用此為朱子平生著述多是闡明聖經賢傳之旨未嘗自為一書此愚所以不揆寡陋而妄有所輯也今所輯者多經書傳註中語學者既已熟聞之矣而又贅之者何此亦朱子輯近思錄采程氏周易春秋傳文之意也名以學的者何學以聖人為的龜山楊子之言也而朱夫子於中庸或問論中和位育處亦以是為言諭學者之必志於為聖賢亦如射者之必志於中的也愚於九篇截之不無意焉自昔性理諸書皆始於太極今先下學者何書為初學者作也論語編次無倫今有次第者何論語之書成於衆賢之所記而愚此書則采朱子之成書故也所謂次第者何姑以首篇言之人之為學必自下學人事始下學則可以上達矣是則儒者之學也儒者之學學所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其要莫先於為己為人之辨大學一書為己之學也欲為為己之學必先效法於人而後用功於己其用功之要程子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是也以此立志用功循序積

累則知與行偕進心與理昭融中外本末隱顯精粗一一周徧是則儒者之學矣古之學者始乎士而終於聖人不過下學上達而已矣若通論一書則首篇是其凡第二篇三篇是其功用之要是則程子兩語也蓋今人既無小學工夫須必先於持敬敬不可以不立而理不可以不窮彼夫四書五經以及近世諸儒之書窮理之具也必欲窮理而又不可不知理之所以名故以字訓繼焉既窮理矣由是而治心由是而治身以之正倫理成治功以至於窮神知化參天地贊化育而極其功用之全是則所謂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也學者下學人事而至於上達天理如

則豈非儒者全體大用之學乎此四篇至九篇之大意也其第十篇做論語之鄉黨萃朱子平生言行出處示學者以標的也前十篇固已備矣而又續以後十篇者何上編如小學之內篇下編則其外篇也上編由事以達於理下編則由理而敬之事一以進德言一以成德言也自昔先儒論敬皆自內而之外今而反之何自學者言使有下手處耳窮理略於格物而詳於讀書何讀書亦格物之一事今之學者無師授而欲舍讀書以窮理吾見其泛無歸宿矣六經次第皆始易次詩書春秋禮而今先詩書禮而後及易春秋何由淺以及深也人倫次第皆先君父而後夫

婦長幼朋友今以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君臣爲序何由近以及遠也上編既言敬矣而下編又專以仁義爲一篇何孔門教人以仁爲先求仁之要由禮而入言禮則敬在其中矣終篇序道統載周程張四子贊而不取邵焉何黃直卿論朱子道統之所以傳亦云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而不及邵焉其意蓋本諸此非愚敢妄爲去取也愚編此書成恐或者不能無疑竊觀勉齋先生作朱子行狀擬答或人之疑於後因效之書此于卷末蓋志所見耳非敢竊比大學中庸之或問也觀者尚矜其志而無備責云

贈廉州邢知府序

嶺海之民極矣而海以北三郡爲甚就三郡論而廉尤甚乃成化戊子秋七月朝廷從巡撫大臣言推廉郡太守林君於臬司俾巡海以北而輯寧其人民乃以戶部主事宜山邢君直夫補其處特賜璽書而付以守禦撫安之任命旣下凡嶺海人士寓京者莫不欣忭嗟歎以謂五六年前孰有此舉則此方生靈當不至於此極也言而繼之以太息流涕者有之或曰廉郡得邢君固幸矣而邢君以名進士通朝籍簉偈地官持心勵行固不下于人人之不必如君者往往位通顯得善地君何辜乃得此殘破之區涖此瘡痍之民名雖二千石實不及江南一小邑也雖有才能

將安施乎予曰此正朝廷所以用邢君意也夫居官于善地雖以中人之才苟有志焉皆足以自見於時惟夫勢之不可爲力之不足以爲用則無財役則無民於是而能起其廢成其功然後見其才之大過人耳朝廷用邢君而特有璽書之賜其意或出諸此乎雖然於邢君茲行而有以卜夫三郡治亂興衰之機夫有此天地卽有此方域有此方域則有此人民固未嘗一日有地而無民也自尚夸搆禍以來今踰十年矣其人民死于寇死于饑死於疫死于官軍十無二三矣失今不爲之所吾恐數十年之後併與所謂二三者亦盡矣豈天道生生不息之意哉夫天道三

年一小變十年一大變窮則變變則通此方亂極而治亦
極而興其在邢君茲行乎君行矣其尚體朝廷愛養元元
之心憫此困窮之殘民食之飲之衣之被之眗如之保障
之休養生息之肉其骨翼其卵父母妻子其血屬隴畝其
汗菜棟宇其荊棘使之復有生之樂而重得爲太平之民
豈非君之大賜哉夫然則芳名美譽與此方山川同其悠
久矣蓑主事秉彝郡人也喜郡得賢守而鄉人將有蘇息
之期求予贈言予家與廉鄰於是邦有被髮纓冠之義故
亦喜而爲言如此云

贈曲靖蔡大守序

成化五年春王正月萬方會同大明黜陟乃去郡守之尤
無良者愼擇其人以補其處于是擢南寧府同知天台蔡
君廷白知雲南曲靖軍民府事命既下議者謂君以通練
之才處畿甸之間當繁劇之任尚不足以盡其用今顧置
之遐方之域山窮水絶之處以臨夫侏儒鄙野之民不亦
枉其才邪余曰不然此政朝廷用人之深意也今夫內地
華民禮義素明風俗素淳政化素行苟得中才因其俗而
施之以新政若因丘陵川澤以爲高卑用力少也若用健
馬駕輕車驅馳于康衢大道之中無阻礙也夫人能之無
俟於擇焉若夫盲遐外之地治鄙野之民而使一旦施新

政以變其舊俗曷以異于平地方覆一簣乎範我馳驅於
荊棘阸塞之間乎用力多而齟齬難行也必矣非愼擇其
人曷足以勝其任哉雖然孔子之聖猶欲居九夷而班史
之傳循吏亦詳載夫異俗之治是故脩庠序之教於桂陽
者衛子產也行嫁娶之禮於九眞者任公孫也通商賈之
貸於合浦者孟伯周也滇南之在今日亦猶諸郡之在漢
也君誠不鄙夷曲靖之人而以中國之治治之聖人之化
化之異時之傳國史者亦將大書特書以著君之治績如
班孟堅之於衛任諸公焉君將之任其鄉人官諸朝者徵
言贈行而以屬予特舉漢循吏之治異俗者以爲君勉

送鍾太守詩序

羊城詩人在國初時有孫仲衍黃庸之王彥舉李仲此三
四先生者使生當唐盛時當與韋蘇州柳柳州輩相頡頏
溫李而下不論也去今未遠繼者已寥寥然若今順德鍾
君必華亦豈多得者哉君在學校時已有詩名及仕知賓
沔二州政聲與詩名日渢渢乎著夫人之耳韓子所謂性
能而好者蓋庶幾焉余聞君名久而未及識今以九年秩
滿需選京師始會君於寓所目其客偉如也耳其言溫如
也及出示所和晏鐸輯明盛時格調不凡音響清越蓋有
得于前諸公者然後信所見有過於所聞而名下果無虛

士也居無何拜命陞知廣右太平府事將之任道必過羊城白晝錦衣榮歸故里或者豫喜以為君榮嗟乎此淺之為丈夫者所以沾沾自足也豈足為君喜哉余所以喜君者以其益得推詩之用以見之民治使民曉然而知詩在天地間果非無益之空言是則可喜耳自三百篇後詩之足以厚人倫美教化通政治也非一日矣風雲月露草木禽魚作者日多徒工無益是以大雅君子不取焉君子所取者唐李杜李杜而下有韋柳二人者皆郡守也考其平生所作佳者往往在郡齋燕集之際因俗設禁之餘聲習所加自足成化回觀衆作眞如丹砂空青世外物寶何益

之有哉君承鄉先正之後得韋柳之位廣詩之用以尊化邦人感發其善心宣導其湮鬱以厚人倫以美教化使太平之民翕然太和眞有以稱其名焉則天下後世稱守之能詩者必歸焉而與韋柳並傳於無窮也必矣豈非有以為鄉先正之光乎君志廣而才周於事無所不能而余獨以詩為言者舉其長敘諸卷端使人知求君於大而區區所以駭俗者不足道也

送劉端本知興化府序

古端劉君端本登天順庚辰進士第擢尚書戶部主事陞員外郎進郎中歷官十有九年始拜興化府知府同年登第者至是往往擢長方面或佐都臺而君乃始得一郡所轄僅二縣戶僅踰萬數疆域人民纔可視江西南一堂縣命既下朝士大夫多為君不平焉鄉人在京者來徵十言且舉衆言以諗予予惟興化閩中文獻邦也疆域雖狹人民雖少而風俗素淳文學素盛仕宦之家素多歲大比登鄉書者幾居八閩之半會試南宮中甲科者無虛榜由乙科而分教天下者在在而有疆域不出數百里而其人仕者散見於千萬里之外版圖僅餘萬戶而其天民之秀分布中外者無慮數十百人凡此皆他郡所無者也郡邑以人才多寡為大小風俗醇薄為上下而戶口之登耗不論

焉得郡於此而治之亦得以行其所學矣乎自予居京師多與其賢豪游頗知其民風士習之詳所謂豪俠之徒武斷於鄉曲者無有也圍奪之家豪植以為強者無有也告訐之徒珥筆以健訟者無有也舞智之吏搆禍而怙害者無有也椎埋之盜陰讎而公剽者無有也訾毀之言巧言而醜詆者無有也暴悍之俗好勇而鬬很者無有也宦家子弟恃其父兄之勢而公然請托者無有也倦游士夫假以嚬笑之態而詭竊阿悅者無有也於凡天下古今所謂不美之事薄惡之俗於茲郡咸無有焉豈非善地乎蒞善政馭善民而為之師帥父母豈非幸哉雖然予所聞者前

二十年之故也風俗遷移歲異而月不同今日其尚然乎哉否耶予不得而知也君行矣試以予言味之果有如向所云云者乎無也雖然君子盡其在已者而已彼之有與無政不必計也使其有之而吾之心不可以不盡盡之之道何如平而已矣何也吾爲人之郡之守也而吾之鄉亦有郡守焉吾治人之郡之民也而吾之家亦齊民焉鄉也人之守吾郡治吾人也其政之良與否吾固嘗是之非之今何怪乎人之是之非之於吾乎反觀內省彼是者之是吾從而是之益以勉彼非者之非吾從而非之亟以改如是則得其平矣孟子曰君子平其政予則以爲欲平其政

必先平其心吾平其心以平其政彼之不平其心反其是非之實肆其毀譽之端未必人人然也必有平心之人以平之吾弗與知焉可也君行矣請以平之一言以爲之官之贈

贈瓊郡林同知序

予友天下士多矣而尤厚於鄉人鄉人中最相厚者羊城則林宗敬也宗敬弱冠領鄉薦慨然有志當世以爲今世仕者非進士科不必得顯官華華焉留心舉子業於凡經史子集苟可以資爲文者罔不研究而於三百五篇詩用功尤深歲甲戌初試南宮得乙科不屑就丁丑再試又如之以至于庚辰甲申丙戌三試皆然乃喟然歎曰吾之於學未必不如人也而進士卒不可得豈非命耶乃就選調得瓊州府同知予瓊人也何幸得平生故人以佐吾郡乎況今主郡者清漳蔡公叔清亦予友也而今而後吾知吾郡三州十邑之人庶幾得所覆庇矣乎而區區遠宦萬里外垂白老親亦將賴以慰安之少寬其倚閭北望之思是則一郡之人之幸尤莫予幸之甚也雖然予固幸矣然予一家之私未必一郡之人之公也使吾郡之人咸咨嗟怨望而吾一家獨欣欣然有喜色予心安乎且予於宗敬友誼素篤而予一日少長焉則固兄視予矣凡其之官或有

或外予皆不能無贈處之言而況于吾郡乎則其所以勸勉規儆之者又不可以但同衆人也請問宗敬所以違膝下去鄉井間關萬里外歷十數年以希朝命之榮也果誰爲乎亦曰以行所志榮所生而已假使宗敬一舉即登高第可以得五品官位大夫乎否也得以晝錦還鄉而慰闔以解其離憂乎否也得以佐大郡臨吏民以施其政教乎否也三者皆未必遽得也今一登仕籍即階穹秩纓金以爲衣褸銀以爲帶便道還鄉稱觴獻壽毋子兄弟敘天倫之樂以爲族姻閭里之榮況所得者大郡地方三千里支郡三而屬邑十人民數十萬家又當鄰郡凋弊之秋而獨

富盛安樂如平時出則飛高蓋躍溟袍紘駿鳴騶載道前呵後擁行者屏息道左以俟其過入則居黃堂據高座屬吏抱簿書魚貫以進輿臺皁卒左右侍立屏氣側耳以聽其處分回視彼之登甲科者方且服事大僚惴惴然逡巡却立如新婦之事嚴舅姑然一出詞一吐氣不敢少肆果誰爲多哉雖然得之榮旣踰其限則失之辱殆有甚焉者矣所以保而守之其道尤難惟勤惟愼其庶幾乎蓋勤則無乏事而上之人不能目我以罷輭矣愼則無肆心而上之人不能名我以貪虐矣而又守之以誠濟之以斷本之以仁恕則在宗敬者可以常保其榮而在予者亦得以常

恃其幸矣夫豈但一身之榮一家之幸而已哉

丘文莊公集卷之三　李樞

宗孫鎮魁典籍

賈　棠青南　吳位和　吳必祿　何上贊

焦映漢雯濤選定　吳纘姬　符　詩　馮廷瑛重編

王　贊獻甫　伍衡文　鄭應瑞　詹登翰

序

五一居士詩卷序

昔歐陽子自號六一居士蓋以己身均於五物之間而各一之以爲六也今潮陽有盧先生者亦自謂有筆墨紙硯各一與己爲五而自號五一居士焉得非聞歐陽子之風而竊取其意與歐陽一五物而爲六人居物之間也先生

一四物而爲五人資物以用也人居物間人與物猶殊也物資人用則物與人一矣夫凡受形天地間無非物也物物也人亦物也人以一物而物於衆物之間獨異而且靈故天下之物無一而不爲吾之所有故以之而並兩儀謂之三一可也以之而並三光謂之四一可也以之而並八卦九疇則又可以一其八與九矣推而至於百千萬億莫不皆然豈但此四物五物而已哉或者乃謂非吾所有過矣矧今所取之數得天地之中數河圖之中五太極也洛書之中五皇極也五之爲數又合一二三四而成之一水也二火也三木也四金也五爲土而寓於四行之中交相

為用以成萬物缺一不可也人以一身而居筆墨紙硯之間以運用之以紀古今之事以應天下之務亦缺一不可也先生之意殆出諸此與雖然之四物乃衆人之所同有者而獨專之可乎蓋以人用物衆人之所同以巳觀物達者之妙契當虛室生白之處明牕棐几之間名陶泓而來陳玄坦楮先生之腹脫管城子之帽發至理於心畫之微托幽興於運遭之末得之於心而應之於手斯時也人耶物耶混混然合而一矣烏有所謂五哉先生名旲字懷廣初為潮郡司訓今陞邯鄲教諭云

樂閒堂詩冊序

東吳朱宗遠以樂閒為號大理卿錢塘夏公季爵既為之記會其子永領京闈鄉薦會試春官以書來求予序夫巳有之而後心契之契之深而後言之切苟想像而強為之言雖言之猶不言也予叨官于朝日在塵紛膠擾之中求頃刻閒不可得也巳非閒者何以知閒之為閒閒且不知又烏知其為樂哉諾之久而未有暫時閒暇之隙矧以衰老思歸有志未遂其心戚戚然恒不樂也欲下筆輒中止曾不知閒所以閒閒而又樂者果何如也雖然閒樂之趣雖未克以身享而樂閒之理則有可以意推者夫人情之所感者有七惟樂為適意身之所享者非一惟閒為實用適意於其所享川之實以斯人也享斯樂也其諸異乎人之閒也與何者七情之中其六者皆感物而動者也惟樂則生於吾之心而適於吾之意焉然人之樂也有樂於功名者有樂於貨利者有樂於詞章者有樂於聲色臭味者有樂於林泉花木者有樂於禪蛻仙真者彼皆取之於外資之於人而於吾身心之實用則未必皆真有所得焉惟閒也無所慕於外無所資於人實有之實用之休休然無慮優優然有餘油油然不拘肢體我所有也室廬我所有也親屬我所有也歲月我所有也山川我所有也天地我所有也一日也而兼兩日之適一人也而兼衆人之用無

所事而閒隨所在而樂斯人也世嘗多有哉雖然是閒也天靳惜而不輕予人人未易以得之也有父母之養不得也有子孫之累不得也有職業之拘不得也有廝調之給不得也有一於此閒且不可得況得而樂之哉蓋必有所不閒於其前然後得以享其閒於其後且宗遠自幼辛勤承家業持門戶積久而成緒至是一一皆如其意上有翁壯之親康和而清健下有充宗之子穎敏而通達甘旨之奉有餘詩書之香不斷內而心也無意外之干外而身也無疾疹之蝕意無礙而不適用無享而非實一世之人有宗遠此閒而不知樂者多矣閒而能樂此宗遠所以賢於

人哉予故推其意代之言以為所居堂序

觀瀾閣卷序

天下之奇觀孰有過於水者乎水生於天一以成於地六方其生也其端甚微及其成之之後潛於地下則為泉流於地上則為川或為窪池或為沼沚或為溝洫或為澗溪大之為江為河極其至也則為海焉隨地勢以賦形因天時而變態非若山有一定之形成於開闢之初不可以移易也是則水之為物中有至理存焉而人之觀之也何可以無術乎孟子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瀾者水之湍急處也人能於是而觀之則天下之物所以竦人瞻視而啓人

心思者孰有過於是哉太醫院吏目劍川張伯威致事將歸田里介其鄉人林徵京庠生攜其所謂觀瀾閣卷求予為之序閣在所居之東南蓋瞰溪流以為屋也閣以觀瀾為名其亦有得孟子之言矣乎孟子之為此言蓋借水以形容道之有本也言雖在於水而意則不在於水而伯威之取是義以名其閣也其意亦猶是否乎想當風清月白之秋長空無雲千里一碧滉然明鏡之中浴星斗而吐吞之涵山樹而動盪之亦可謂天下之奇觀者矣雖然未也若夫油然而雲變色欻然而風震撼雷雨交作魚龍沒出激於石而為嘈呟之聲盪於沙而起洶湧之勢盤而為渦旋而為湍揚波而鼓濤噴沫而飛漱夫如是斯可以盡水之變而天下之奇觀在是矣伯威登是閣而設或過斯見焉其尚繹予斯言而有契乎其心矣乎

忠愛祠詩序

汀郡推官王公歿於王事郡人請于朝立祠祀焉祠在郡治東臥龍山之麓有司歲以五月二日行禮公生忌辰也方公歿時郡之人無小大臨其喪哭者莫不哀之冀其更生及其既久也拜其祠下者莫不慕之如其始焉其質實者哀之慕之各以其情而能言者又寓其哀慕之情於文辭之間積久成帙其家嗣翰林學士二夔請予序其首古

人有言盛德必百世祀若公者非所謂盛德者哉然公之德之盛非止忠愛二者汀人以忠愛顏其祠節其一惠耳夫致身事君是之謂忠盡心卹民是之謂愛公初奉天子命來為郡幕政平德孚九載如一日六邑之民合詞告借藩臬以聞陟司郡刑寓忠愛之意於鞫訊之中獄以屢空民用是而不犯在郡至是蓋十有八年矣乃正統巳巳春鄰郡沙尤盜起侵軼郡境旬月之間聚衆數萬郡人力不能支遂嬰城自守賊圍數重樵蘇路絕民嗷嗷以待盡公欲發廩以濟守執不可公移牒以擅發罪自任守從之民得粟守益堅城賴以完賊退之後言軍搜山澤獲男婦避

難者誣以爲賊公力辨之民得生者四百餘人既而守將又得汀民與賊交通者姓名欲按籍行誅公曰民平日輸賦稅以供官軍事出倉卒官軍不能爲之衛民不得已而從賊非其本心脅從罔治古典也守將不從公力爭之且取其簿籍火之事遂已所全活不可勝計夏五月賊又犯鄰邑寧化報至衆曰寧化素無備而賊勢熾甚非王莊府不能禦之不然民皆塗炭矣公毅然請行統丁壯與賊戰于蓋洋者數十合斬首數十級降者三十餘人越二日復大戰于大歐又破走之賊勢大沮公剋日擣其巢穴平有日矣不幸以疾卒于營六邑之民聞之如喪其父母然手

香燈具衰絰者接踵于道嗚呼公所謂盛德者非耶德莫大于救人死于垂亡出民生于既死公奉天子命以司刑無事之時既免民死于箠楚之下不幸而遇禍難又能免民死於兵刃之餘凡若此者無非以愛君之民也愛其民即所以忠其君也忠君而愛民人臣之職于是乎盡而在夫人者其德莫盛焉盛德必百世祀況又以死勤事合於祭法是宜膺九重之寵命享萬民之蒸嘗而無窮已也一時士大夫哀之慕之爲之詠歎歌頌不一而足是豈無徵之空言哉是宜學士君爲之裒集以傳也

海航詩卷序

進士陳君朝用起復來自錫山致其鄉人趙瀟廣洋之言曰某宋宗室益國公之裔世居無錫之鴻山幼承祖宗遺澤兢兢戒謹恒恐失墜居臨大海每見商船出沒其中一日之間阽危亾數矣因念人能於安居無事之時兢惕于心恒若舟航之在海也豈復有失墜乎因以海航爲號蓋用以自儆也鄉人能詩者多遺以詩然未有序文以發揮其意嵇聞翰林丘太史名子之京師幸爲丐一言以爲終身之戒可乎君既至首以見請予惟天下之至險者川也而川之大者尤險然則天下之川之大孰有過於海乎是故聖人作易示人以趨避之方往往曰涉大川川之大者

蓋言海也觀易於需於同人於蠱於大畜於益於渙於中孚於頤之上九於未濟之六三皆曰利於謙之初六獨曰用於訟四曰不利於頤之六五又曰不可噫人能明於利用言否之際以之涉世無難事矣廣洋氏未嘗操巨艦以航海而以航海名其居且以自號其殆有得于大易涉川之義也乎則又不止于見危險而恐懼也予以進士君之請致一言以復之曰廣洋氏乎其尚以理爲航以海視世本諸理以涉世世道危險一吾理以涉之揆諸理而曰利曰用則持吾誠敬之柁張吾禮義之帆揆諸理而有不利有不可則維吾纜於聖涯下吾杙於道岸

心師軒詩序

潮郡陳衍于寬一日過予持一帙甚鉅撰予謂此衍所居心師軒卷也相知者往往爲詩詠之而翰林修撰安成劉公旣爲某記之矣未有序其首者幸惠之以一言予詰之曰子之有心自師可也何賴乎人之言旣以求記又欲求序乎且心之在人在内而不在外者也爲主而不爲客者也命物而不命於物者也今謂心爲師則是所以爲師者欲也抑不知所以師師者何物與若曰以心師心是有兩心矣予不曉其所謂又烏能爲之言願更求諸他于寬持卷去時日將夕歸而坐諸軒閒四牕洞開無人萬籟寂然

無聲矣歛容端視至于夜半俗氛消盡萬慮閒泯而清明之氣澄澈光朗但覺靈臺之中凜凜乎若嚴師在焉德容尊嚴冠服整肅可敬可畏謦欬不聞言動中節可觀可法琴瑟在前不敢踰越夏楚在側不敢違犯頓然一悟然後知于寬所以名軒之意有所自也張子曰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爲嚴師其以是與明日于寬復來因書所得者爲序畀之俾書諸卷端噫于寬所得者其亦與予同否乎

江湖勝遊詩序

予友左吏部時翊持一卷示予題曰江湖勝遊將求諸名人詩寓歸以贈其姻契廖榮仲華者首以序見屬且曰仲華以商游而志不在商蓋有慕乎司馬子長之游假商以自名實非商也予曰仲華志不商爾身豈非商耶今夫天下之人不爲商者寡矣士之讀書將以商祿農之力作將以商食而工而隸而釋氏而老子之徒孰非商乎吾見天下之人不商其身而商其志者比比而然今時翊顧謂仲華商而不志於商可信乎哉雖然昔者太公望之釣也方其坐於磻溪之上持竿而垂綸語人曰吾志不在魚以其迹觀之人固莫之信也然求其心豈眞爲魚者哉吾意仲華之商亦若是乎耳試因時翊而問之子之江湖之遊西極乎岷峩東盡乎海往來乎洞庭彭蠡震澤之間覽其形

勝訪其人物山之涯水之濱曾見夫坐釣而志不在釣者乎斯人也業與子異而志與子同有則必見之儻見其人幸以告吾時翊俾轉以達之於其長

栢菴詩卷序

客有菴居而環樹以栢者因以栢菴自號人亦以是稱之環其居之人稍能詩者皆作詩歌詠之旣而傳之郡城郡城之人名能詩者繼歌詠之又傳而至於京師京師之人每遇能詩者亦往往爲之詠歌焉積久成帙得詩毋慮數千百首其子出以示予求序予得而誦之乃爲之序曰栢之見於歌詠也多矣在三百篇有曰如松栢之茂又曰新

甫之栢其後騷人墨客亦往往寄情于斯然作者閒一二篇而止未有若栢菴斯集之多且備如此是盖不栢其栢且人其栢栢之於人果若是班乎夫人之於物氣異而理同人之生也受命于天物之生也受命於地受命于天惟舜獨正也受命于地惟松栢獨正也在冬夏青青人而有取乎受命有常之物意不在物盖在乎受命獨正之人也受命獨正之人非舜也與予知客之意不在栢而在舜然則曷以知其然盖栢之爲物心堅而實其充塞與枝條而達其文明與子蕤之則馨香襲人其玄德升聞與柯葉貫四時而不改易其烈風雷雨弗迷與然栢植物也舜聖人

也擬栢以舜倫乎夫鳳儀儀禽也麟師師獸也古之人固常以方聖人矧玆貞材歲寒後凋擬之聖人奚爲不可雖然斯言也非予之言也南華生之言也客姓李名道羊城人隱而有德者也其子名欒鄉貢進士今待試于春官云

續溪項氏紹先詩冊序

德興邑治之南若干里有地名續溪邑鉅姓項氏世居焉續溪距宋張忠定公所居吳園村不遠張項世爲婚姻家有項生森者張出也予敎太學時生爲太學生頴然出倫類中予已異之又以其舅氏張公英知吾府事數侍講下益知其爲人暨予官內閣生以舍選歷事都府時天下無事戎務請假以暇日從事占畢予延之於家塾訓孤孫以端其蒙養之初且將暮矣今係籍銓曹將歸故鄉溫習故業以俟再試臨行出二冊以示予且曰森高祖養默翁嘗去家一里許小茅山下建屋數楹即山名名之以爲讀書之所山前臨溪又構重閣而以風泉名焉一時名人多有題詠久傾圮詩文隨亦散失森閒於鄉先輩遺文中得其一二慨然思欲復先業之舊然顧瞻故址薄於先塋乃改建於家居巨山之下其規制亦如先祖之舊仍以舊扁扁焉森來京師徧于縉紳士大夫詩文以昭先志啓後人積久成帙敢希一言以弁其首嗟乎此正予所以延吾子

訓孤孫之意也瑒城有言夫學所以學爲忠與孝也孝本乎天性存於人心夫人有之而於父祖子孫一氣相承尤親切焉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有後矣乃不克負荷乃弗善繼述有善義而不爲宣揚有基業而不能保守有之若無焉不孝之罪亦焉逃哉是以古之孝子既謹嗣續之傳尤嚴義方之訓良有以夫生居予門下讀書訓蒙之暇未嘗一預外事其身雖處京師逆旅之中而其心無一日而不在桑梓松楸之下覩其於先世之故業遺文起其廢於數世之後播其美於衆賢之言裒爲鉅帙以遺後人使其對手澤而永君子之澤即心畫而推廣前人之心世

濟其美寧有既邪所謂宣揚善義保守基業之孝生蓋有之項氏可謂有後矣他日必當大有所成就不但已也古人有言以身教者從區區所以託孤孫於吾予也其將來必有所效法五與起也夫

送侍讀學士徐先生掌南京翰林院序

守人有言宰相有任責之憂神仙無爵位之寵既都榮顯又享清閒惟學士然也學士之職在前代爲榮選然所掌者大封拜大詔令大制作之外下至于青詞齋文口宣致語之類無大關係者皆俾爲之殆無虛日榮則榮矣然謂之清閒則未也較之他曹局稍爲優爾我朝之制制誥詔

敕之外編纂講讀之餘一切屏去浮文凡前代所謂詩所宴會之事恒希有焉其職務尤爲清以閑也予友徐時庸先生以翰林侍講擢拜侍讀學士往掌南京院事南京雖曰根本之地然自文廟遷都之後百官衆職咸隨以北凡諸司畨務比舊爲簡而翰林殆甚焉當崇儒右文之世爲文學侍從之臣據龍盤虎踞之盛有金馬玉堂之榮優游容與于廣内延閣之間無簿書之煩無應求之雜印文生綠寶篆凝香繊塵不侵衆籟俱閒昔人所謂凌玉清遡紫霄者真誠有之豈但比方擬之謂哉先生行有日矣予既詩以送之其鄉人仕京者又求文以贈惟南京祖宗創業之地而翰林之建首盷于此而最先居是職者景濂先生也景濂先生際遇太祖高皇帝肇造人文以開一代文明之始蓋當代文宗也今先生以文學之選居肇基之地繼大賢君子之後幸無他務相侵擾且多暇日而有餘力所謂鋪張宏休揚厲偉績緒前人之志成一王之制以詔方來予不能無望焉花磚日移楓闔風清支枕睡餘日長無事先生於此時試一思予言

送林黃門使滿剌加國序

皇明之化與天同遠地所限者舟以通之凡在覆載之中有血氣者無不臣屬非若前代但羈縻之僅通貢賦而已

其四夸之首長皆受封爵于朝有所更代輒遣使請天子特遣近臣持節往封之視内地藩翰焉於乎皇化一何盛且遠哉且三代盛時其疆域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地盡卽止漢始通西域開西南夸皆由陸以通隋唐以來航海之使始至然皆自君長其國未有受天子命者有之肇自今日然多因其故而封之惟滿剌加之有國實我文皇帝始爲之開疆啓土者也其地在中國西南大海之外舊屬于暹羅斛國永樂初命中貴駕巨艦自福唐之長樂五虎門航大海西南行抵林邑又自林邑正南行八晝夜抵其地由是而達西洋古里大國

分艅偏往支阿舟撈葛剌忽魯謨斯等處逮其同也咸至于是聚齊焉歲巳丑遣使封其酋為王建以為國自是凡易世必請封于天朝世以為常乃成化辛丑其國王卒于當嗣位遣使臣備方物來請封上命禮科給事中林榮仲仁為正使如故事持節以行有日衆以為仲仁此行乘長風泛洪濤經萬餘里外真所謂汗漫之遊天下之大觀者咸賦詩壯之謂予鄉先達不可以無言昔司馬子長上會稽探禹穴闚九嶷歷吳楚之墟齊魯之都以觀其所謂名山大川者歸而大肆厥辭然所游不出九州之中而猶大有所得如此矧仲仁茲行越中國之外境所歷者皆天下

之絕縱詭觀者哉予聞滿剌加之地諸番之會也凡海外諸夸歲各齎其所有于茲焉貿易種類怪詭物產珍異其尤異者距其境西南舟行約十餘日有蘇祿國者即所謂溜山也海水傾注其名為溜水勢漸下力不能勝一芥舟行誤入其中即沉下而無所底止神仙家所謂蓬萊弱水殆近是與又去古里西南舟行歷三閱月有默伽國者即所謂天方也蜮中人物大異于常俗尚和美民物繁富而無貧苦者物產珍美色色有之罔有欠缺且地無雨雪霜雹惟夜霑濃露以滋物生浮屠氏所謂極樂世界似指是與仲仁至彼諸番會集之地諸封禮畢宣布聖天子德威徐觀其會通而詢察之重譯其言偏訪其俗將必有瑰奇之見詭異之聞所以開廣其心胸增益其志識者矣嗚呼天下事何所不有惟不見耳歸而尚歷歷以告我

贈許寺丞序

元許文忠公之玄孫曰顒孟敬甫者以名進士出知安平縣九年秩最陞太僕寺丞蓋異數也其鄉友秋官副郎劉宗瀾徵予贊言甚矣名賢之難為後也何也蓋閭閻之子一旦崛起以叨有祿位一言苟善一行苟美一事為苟合其宜人莫不交口稱之譽之傳播之不休若名賢之亂雖有德善才美表表暴著於其時衆乃漠然若罔聞知間有

舉以似人者則莫不曰為賢者後固當也又莫不引彼誠可矣較之厥先何如噫甚矣名賢之後難為也士君子幸生名賢之後而為衆所責備如此雖欲同於衆人得乎孟敬登甲戌進士第選試都臺當道者知其文忠公之後也特注意焉或不足之遂出尹近畿地孟敬慨然發憤思大其家聲以振起先人之遺緒一言動一舉措咸惟先文忠是師曰此吾家法也未幾政聲赫赫著京邑聞部使者以聞于朝遂荷旌異之典至是上計天官又以最稱故有是命嗟乎名賢之後果難為乎哉無難也何無難爾象其賢文忠公在勝國時亦以名進士首擢同知遼州既而入為

御史贊理中書總轄臺參大政薦登樞要屢建大議隱然爲國大臣凡其謀猷建置皆足以師表百世後世人臣以道事君是所宜則而象之者也又况爲其後人也哉詩不云乎無忝爾祖聿脩厥德請以是爲吾孟敬賀

贈董侍御考滿序

予友四明董君廷瑞爲南臺御史之六年也以秩滿上京師天官卿以陛見詔許復職行有日矣凡在交游謂予於君同年進士且相好也不可無言以贈之予以君之始授職及其初考未嘗有爲一言以激厲其初政勉圖其後功者今則再書考矣造詣益深練達滋久其名既成其績茂

著乃欲柴柴然以強聒之無乃晚乎僉曰不然古之名臣建事功効忠力往往在久任之後如唐陽城爲諫議大夫既七年始一開口論陸贄與沮裴延齡蓋有待而然也雖日有待然未必非朋友激發之功使當時無韓退之安知其不終默默乎然則言之有益于人也不誣矣子言之毋多讓又曰有初而鮮終宦成而心怠人之常情也董君前此六年固已著能聲播美稱矣假令而今而後稍萌毫髮苟且心則行百里者半九十山九仞者虧一簣雖其爲人明敏恪勤決不至此然君子惜賢人而憂正士愛助之心有不能自已者欲不言得乎嗟乎之二言者皆匙也予尚何言哉雖言之亦不能有加矣然而諸君命言之意則不可虛辱也顧惟蠢愚言不足爲人輕重請誦古人之言以塞其責焉子朱子有言一日居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愛而不肯爲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爲者亦私也敢以斯言復諸君俾其書于帛以爲君贈雖然此豈一董君責哉君歸南臺遇凡與我同道者請皆以是語之

賀丘治中序

太常寺丞雲間丘君允輝榮陞順天府治中命既下有議者曰君官容臺十餘年于茲矣容臺職典三禮天子有事

于郊廟及秩于羣神丞咸與焉其職任重矣今丞滿九載僅得佐京郡有如左遷然者君得無弗喜與又曰君發身文儒蘊有用之才而不施久矣其心恒欲以功業自見於時禮樂之司雖云清切然用之則有時也倅貳京尹任亦匪輕有土有民功業易以下及大用之階蓋駸駸于茲矣君胡爲而弗喜或舉二者之言諗予竊以爲謂君非喜者非也謂君非非喜者亦非也均之皆非知君者也蓋明則有人民幽則有鬼神事神治人初非二理未有得于此而不得於彼者也昔舜命伯夷爲秩宗典三禮勉之曰直哉惟清是二德豈但可以事神而已哉直其躬清其心以爲

出治之本吾未見形直而影枉源清而流濁者也世儒乃謂伯夷長於禮故終老一官而不易若然則伯夷非孔子所云不器者矣豈其然哉豈其然哉古之君子淡蓄德而廣積學器于身而不器于用惟所用之無所不可又況有民人者斯有社稷之寄神與人惟一理而事之治之非二道也烏用置忻戚于其間哉彼得意則忻忻然若將翔然不得意則戚戚然若不可旦夕生者此淺之爲丈夫者然也豈所以論君哉中書舍人張升之聞予言而韙之或者退因書以爲君榮陞之賀

贈鄉友林廷賓南臺御史序

友人林君廷賓與予同邑而異學正統甲子偕赴秋闈予叨預薦列後二科廷賓始得儁予再試春官連不遇歲甲戌乃獲與廷賓同登進士第若有待然也予以選入翰林爲庶吉士廷賓觀政大理寺又明年有南臺御史之命於戲人之出處固若有其時而予二人者生同地學同道宜無不同矣及其出處也則始而同同而異異而又同幸而同矣而同之中又有異焉豈造物者有意於其間哉雖然君子之相與固未嘗拘拘於同亦未嘗戚戚於異蓋不同者出處而未嘗不同者此心也心雖無不同而亦不可以苟同也易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由是以觀則君子當睽離之時不可無濟睽之功可見矣濟睽之功無他焉不苟同而已昔者顏回之于仲由別也行者則曰何以贈我居者則曰何以處我然則廷賓將別予以去也敢不竊取顏子相贈之意而爲之一言乎且予居禁近所職者在文學而政事非所敢知也而廷賓之職則在夫振風紀風紀之要則在乎識大體大體既正則餘可畧也聊廷賓者止于是矣廷賓之行其將何以處我乎謹洗心以俟

送山東張布政序

山東以布政使缺員走驛馬以聞時皇上御正朝顧謂天官卿者曰惟天惟祖宗全畀朕以天下海宇萬里實賴藩

輔重臣承流宣化以分朕治以紓朕憂匪得其人厥職或曠而一方民物或失寧居矧玆山東鉅藩密邇京畿屬郡惟六廣輪數千里在古爲齊魯之疆生齒物產之盛視昔有加是尤不可授非其人爾其擇于廷臣孰能任玆承宣之寄者輒以名聞朕將授之以方伯之任往撫朕師乃惟曰某其人皇上曰俞公受命即行惟予於公素有同道之契於其行也不容以默竊惟上之所以委任而責望於公者至矣公其念哉夫古之大臣後世所尊仰者莫如周公太公而二公實百世人臣之楷範也惟今山東兼有齊魯之地而二公之故封在焉周公之治魯親親而尚賢太公

之治齊尊尊而尚功臨二公之故國必合二公所以為治者兼施之師其心而不泥其迹酌其中而無昭其偏庶乎强教說安兩盡其道而得弛張之普矣是卽皇上委任之意天官推舉之公而士大夫屬望之私亦於是乎在矣公其念哉毋忽

送張方伯入覲序

江浦張公廷璽之為廣東布政使也歷右而左通滿九載皇上以嶺嶠之未靖也詔復留公三年至是將獻績如京師邦人士安其治入其化浹洽其脊髓而忘公之久於其任也齎咨涕洟戚戚焉相與言曰公之去我一何速哉始

公以良二千石超拜方伯踰一紀于今適邊方多事之秋中間王師有事於猺獠者再為擾荒札無歲無之鄰域民物日削于前而用度供億曾無改于其舊至或有相倍蓰者公處事於難為給用於不足施化於不可馴制謀于無可奈何之地其心一日恒周流于十郡六十邑之間雖窮山絕徼頹垣敗產之下無處而不到也今制官以三考為滿限稱則陟之公三其考而又加一焉功課不暇上會同不暇與咫尺天顏之覲過家上冢之便竟不能得一日少遂其心焉者回視一時聯官共事者率多漸用于時入典政本外營四方倍馳而驟騰後發而先至而公獨當一面之寄守一官之常遲遲至于十有三年之久而邦人士顧猶戚戚焉齎咨涕洟以為公去我速也抑何與蓋邦人士惜去公之心卽朝廷久任公之意也上皇皇于邊方亦猶下皇皇于室家也一急于謀國一急于謀家是固不暇為公謀也而公又不自為謀是以專于一方久于一官噫孰知久且專所以積功厚而流澤浹與矧今上方廣蒐英賢急切求舊所以為天下國家謀者皇皇焉恒若有所不及公茲入覲必將有不世之遇異等之寵非常之任用而區區一方固囿于嶺謨之內矣邦人士奚用戚戚為哉予家瓊海去會府二千里而近適免喪闕邦人士言而釋其意

且肇之簡時掌海南衛事都指揮王璲瓊郡守吳琛聞而韙之請書于帛馳以贈公行云

張方伯入覲詩序

方伯張公廷璽在廣藩既滿秩復留三年閱寒暑十有三年茲將如京師予既述邦人士之言序以贈其行矣而藩臬諸公又不遠千里遣伻浮海屬予以諸公贈行詩序夫詩有序古矣昔召公循行南國布文王之政舍甘棠下既去而人思其德不忍伐其樹詩以歌詠之其三章章三句序曰美召伯也召伯之教行於南國今張公之來廣其地里遼邈非止召南也其在任之久非止暫舍甘棠下也其

當嶺海多事之秋百責所萃非止布其政而敎行也人之思其德慕其化非止愛其樹而不忍剪伐敗拜也一時大夫士以至於輿隸小民所以歎美詠歌之者又不止詩三章章三句而已也世無采詩之官觀風之使則固不得采而序之幸而潘臬諸公念寅好之久情誼之篤各賦詩以寓其意而特諉以予序之任予何敢當哉雖然諸公之詩雖以敘情志別而公之操履氣節治化功績咸因是見焉是固無俟乎予言雖欲有言亦不知所以言矣獨念公在嶺海之間最久勞績最多有功于廣人最大廣人所以思慕愛戴之者最深予適免喪家居治下在儕類中最好領

稱能言者不能出一喙播揚盛美以爲民倡顧使諸公先焉今諸公不見鄙又欲得不腆之文塵珠玉之首而公亦不以予不肖求言以規益之忍以瀆告爲嫌乎在易二與四同功而異位二遠五恒多譽四近五恒多懼向公居名伯之任凡事得以直遂固已多譽矣今公入覲明廷聖天子憫其久勞于外必將寵異而大用之佐理弘化以康四海茲其時矣能無懼乎譽於遠而懼於近古之大臣如周召者所以事其君也皆然敢以是望公

贈湖廣楊大叅序

天官屬最要而劇曰考功職專百官功課而殿最之佐其長以黜陟之任非其人不能一朝居也肅中楊君宗器自登進士第卽官于是凡三轉其階殆二十春秋矣今年夏五月大冢宰以其名聞擢拜湖廣藩司叅政或曰君嚮所考者百官功課也今君出叅藩政而人將於君功課乎是考亦猶君之考人也能無慮乎惟楊子有言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君旣知所以治人矣則夫所以自治者庸何慮焉矧君以閎大博厚之器開明通練之才登朝以來服事元僚非止一人前後聯曹而共事者毋慮數十人內之百司外之藩服于凡百司之職掌天下之政務人才之賢否莫不有以察知其詳究極其實而推原

其所以然之故間或有所掩覆遷就之者亦皆有以灼見其弊而不爲所欺孔子曰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君之所以治人卽其所以自治者也異時以之而應夫人之治我夫豈異哉今一旦出而臨民莅事舉向之稽文核實于簿書之間者一一見之于躬閒實踐之際吾見其優爲之矣或者尚何容慮哉雖然君之此行姑試之焉爾昔之人有以片長寸善偶于當道者有一日之雅尚不爲所遐遺況有器局如吾楊君者久處鈞陶之下相體悉而相知深寧能久囘翔于外乎君行其同官陳君某等求予贈言謹書此以俟

送雲南傅叅議序

天順三年夏四月翰林檢討嚴陵傅先生用內閣大臣薦超拜雲南布政司叅議命下或以謂予朝廷引用文學老成之士儲之館閣養其才以待用若先生者恒在天子左右備顧問任纂修是固其所顧乃使之出佐藩服于萬里外驅馳于川窮山阻之地臨治乎烏言夸面之人豈其宜哉予竊惟此正朝廷所以任用儲養之深意也今夫朝著之間百辟卿士豈無先事候情簡髮數米問羊知馬者哉又豈無內溪刺骨舞文巧詆令行禁止者哉顧皆不之用而大臣之所論薦聖上之所寵擢乃屬之文學老成之士

豈不以斯人也簡直而不苛鎮靜而不浮柔乎其形也而其氣固樸乎其貌也而其心察施之當時見於行事雖若無赫赫顯功表表偉績然而天下之人陰受其賜也多矣矧雲南僻在遐荒民夸雜居種類不一所以治之者尤在成全安輯之苟用新進英鋭之人一切繩之以法劫之以威刑雖或取快于一時見效于旦夕及其久也知數窮而威嚴褻而其害有不可勝救者矣此古之識治體者所以寧舍彼而取此也與先生乘傳將之官其鄉人仕于京者求予文以送之予故述朝廷所以選用之意爲先生告然則先生亦思所以副其用也哉

送陝西楊叅議序

戶科掌科事給事中姑孰楊君應奎以秩滿陞陝西叅議行有日其同官冉君尚彝輩謂予曰應奎之行某輩竊效淵路贈處之義將有所言以贈之假喙于子何如予曰不能尚彝曰子非應奎之同年友乎奚庸辭予不得已請一言以附之曰憂范希文有言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夫憂其遠而不憂其近非近無可憂者也常人之情慎近而忽遠君子之心則憂遠慎于近耳非有所偏也向也君以名進士擢官侍從出入禁闥多歷年所因已朝夕接近清光凡上之起居言動與夫禮度之儀

政令之施皆身親而目擊之其臧否異同得以隨事獻忠罔若無可憂者矣然而遐方小邑流離困弊之苦窮邊絕徼更戍輓輸之勞豈無一夫或失其所者乎又況失其所者不止一夫也寧能不動念乎是則可憂者也此則君之已然者今則異于是矣予願君于向所憂者今則思所以解其憂毋徒懷憂之之心而無解之之術而又移向之所憂者以憂其所不憂則庶幾乎希文之用心矣希文昔劝業在鄜延環慶之間今君臨其經行之處以撫其遺民可不思所以師法之乎先憂後樂希文之用心也立志以希文自期待希希文者之用心也君以經術爲學以儒科發

身有志古人者也故子亦以古賢人之用心者期待之諸君以爲何如尚彝曰然遂書以爲贈行序

贈廣西江按察使詩序

天順六年春正月朝命以監察御史四明江君元勛爲廣西按察使蓋異數也命下凡與之同朝及相往還者咸爲之喜蓋以公道信于天下卓異之才即有不次之擢不至與庸庸者同淹于常調故喜之也其在君者自喜又有甚焉者蓋君之母太夫人今春秋八十矣五月二十又九日其初度也君以職事縻于朝恒懷知年之懼欲一展覲其道無繇玆幸拜恩命廉察一方其之任也便道可以過家

而又適太夫人初度之辰豈天假其便耶其喜蓋爲親也昔廬江毛義爲親故得一安陽令其捧檄也尚爲之喜動顏色矧君自登第未十年即官三品超出同列總一方廉察之任朱衣金帶照耀閭里俾垂白之親躬見其子之成立卓卓不凡如此其喜爲何如耶若君者可謂無忝所生者矣雖然無忝所生必無辱所命無辱所命斯無負所學孔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今朝廷授君于衆人之中而付之以數千里之地數十百之官吏數十萬之軍民使君制其命而進退死生之必其一一各止其所然後爲不辜所命不然其爲不孝非但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而已其忝所生而負所學也大矣可不懼哉是則所以爲君喜者適足可爲懼耳君行有爲詩贈之并祝太夫人壽者武選副郎范君德章俾予序其端予故述所以喜懼之意以致朋友愛助之情云

送劉仗和提學浙江序

予友劉仗和以翰林庶吉士拜監察御史將九年于玆矣非徧以風裁著稱且有文學名適浙江提學憲臣缺當道者謂非劉御史不可遂以名聞上可之即擢浙江按察副使奉璽書專理學政蓋精選也行有日矣或謂予曰子與劉君厚必有文以贈其行將何以立說予曰某將勸之以

講學或笑予曰子何迂哉君忠愍公之子世業春秋父子昆弟爲師友竝登顯要海內所共知而君以名進士選讀書中秘雖爲御史而文學之名恒如在翰林時天官卿知其然擢以玆任其文學固所優也子又欲勸之以學豈非迂哉予曰不然理無終窮學無止法學豈可一日不講乎哉君所居者雖風紀之職而所專理者則學校之政也學校之政所明者君臣父子夫婦朋友長幼之倫所求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習者易書詩春秋三禮之經所以敦化原厚風俗作成人材以爲朝廷異時之用其責任蓋不輕也兩浙十一郡之士子若冠

若童無慮數千百人其賢否淑慝皆于我一人焉是賴是係日睊睊然以環覰乎我口呶呶然以擬議乎我蓄疑義者待我以決陷迷塗者待我以援懷私見者待我以正黠闇者待我以明汙濁者待我以潔懦退者待我以立震撼擊撞者待我以鎮定佻闥跌宕者待我以約束盤錯紛結者待我以解舒辛甘燥濕者待我以調劑必事事處之當其處人人止之得其所物物知其所自來然後庶乎其可耳苟或一事之弗知一理之弗究一言之偶顙一行之少頗彼且羣然笑先生于列矣又其甚者乃至疵議詬譏之蝟興可不念哉自非在我者講貫之有素操履之有常一

且卒然以應其無窮之求偃然以當其全備之責抑亦難矣此講學之功所以不可無也書不云乎惟斅學半而禮亦云教學相長得知新于溫故之餘寓問學于教誨之際古之聖賢所以進脩德業師表天下用此道也予于仗和情誼淡至非苟相諛說者故于其行勸以古聖賢教學之道言若迂而實切豈苟然而已哉或者頷而去左春坊右庶子徐溥時用通政參議何琮文璧監察御史馮定士定都給事中金紳縉卿給事中黃甄器之甯珍伯珍闓予言而題之請書于帛以爲仗和之官之贈遂書之予及六人者皆仗和同年進士偕讀書翰林者也

贈福建憲副何廷秀序

予友盱江何君廷秀以秋官正郎擢副閩憲朝之薦紳士大夫咸賦詩贈行虛首簡俾予言以序其相贈之意噫予何言廷秀承家學以經術發身賢科造屬省部歷禮而刑自試升長聲名籍籍朝野間夫人能言之予何言矧廷秀勵行嗜學發于文章典重有法凡今之政務法比無不精練夫人能知之予何言雖然予於廷秀同年登進士素有推重者也欲不言得不言乎予聞古之君子其事君也憂治世而危明主其交友也危君子而憂善人何則自古及今君子少小人多善人少不善人多善人君子在衆人中

如斗在星也如明燎之處羣燈中也如比屋中之危棟突出也如衆器雜陳而明鏡爛然于其間也蓋其自處高其爲質大而又致用光明高大而光明如此人舉目斯見之矣有善美焉固未必彰一有疵失人皆指摘之傳播之不少容矣豈非深可憂危者乎是以古之君子有志于扶持善類者恒切切然偲偲然過於憂以危非固以是相黨比也其心誠有在于斯世焉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使凡今之布列中外者皆若而人人人存此憂危之心自憂自危而又相與爲憂危則善類以植國脉以壽天地間之元氣恒以完矣尚何憂危之有哉廷秀德周而才敏讀書而

又讀律一旦出刑曹以持一方之風紀同其所也而子猶必以是爲言也蓋推古君子相與扶持之心憂其無可憂之憂危其無可危之危是則子向所謂何言之言不得不言者也

送憲副徐君赴廣東詩序

尚書刑部郎中徐君德𡨚用大臣保任拜廣東按察副使奉璽書專督海道同朝搢紳咸賦詩贈別通政叅議陳君時用侍御魏君孔淵授簡于子曰請爲序之子觀諸君之詩所以道情寫景者雖無所不有而非徐君職業之攸繫也子越產也知其地里爲詳請以此序羣玉之首可乎二

公曰可竊惟廣東之地爲郡者十而八境于海自東徂西相距三四千里國初于此設衛若所大小七十餘處以爲海道防者甚至歲久而弊滋戍守之具一切廢弛朝廷知將領之不足恃也乃增置憲臣以提督之于凡海濱之地皆然而尤注意于是邦焉蓋以境外卽西南諸夷珍異所出得其物盈握立可以致富故人之冒險取利者視亥如假寐雖伏歐刀者相躡終不悔也甚至招致外寇爲邊鄙患故是邦海道之寄非其人有過人之才廉聲素著者不輕畀也然往時所備者海處寇自外來也今也廣右峒猺乘我不備越境以爲腹心之害則寇又自內生焉于是始撤外之藩籬以爲內之捍蔽向所謂廢弛者復蕩然無餘矣不幸于此廢壞之餘而當夫一面之寄其爲任不亦難哉雖然無難也大丈夫負過人之資而立功名于斯世惟恐不遇人所難爲之事而無以顯其無所不用之才苟紓徐徐處平時履坦途乘易爲之機席可爲之資雖有所爲則亦無以異于庸衆人也惟夫事之無可爲而人皆不能以有爲也而我獨優爲之然後表表偉偉著見于天地間焉耳君行矣予所望於君者不止嶨海道而已也異時出自羊城遵海而西歷城邑之丘墟覩村落之草莽試爲我問諸海濱曰致此者誰與

贈浙江謝僉事序

刑部員外郎祁門謝德澤用大臣薦擢浙江按察司僉事將之官其鄉人仕諸朝者知予與君相與也屬予贈言惟祁門春秋聞天下君始以是經起家進士既而簉屬刑曹今又擢僉按察司事國朝按察司以提刑列署蓋以憲事非一端而其尤重者刑也君往者既以是經佐其長以明天下之刑矣今而往僉一方臬事獨能外是乎哉先正有言春秋夫子之刑書也又曰春秋聖人律令也吾夫子假二百四十二年行事以寓賞罰之權其於懲惡也尤深切著明焉於鄭段之克則推見其至隱也于齊侼之歸則結

正其罪也于公子嘉之獄則原情定罪也于棄疾之惡則誅其本意也至於商臣之逆則又推本所由而著其首惡於士穀箕父之反則又本忠恕而無偏黨之意於乎聖人本公平正大之理以斷輕重曲直之事的然中天理犂然當人心誠萬世斷獄者之權衡繩墨也或者謂讀書不讀律則致君無術噫古今律理孰有外于春秋一書者哉律而外乎春秋則司空城旦書也豈所謂律哉君專門是經既用以發身致位然不知爲大司寇之屬七八年於茲所斷之獄奚翅千百曾有一二合于經者乎君亦常引經斷獄如漢人也乎意亦或有之然惟助其長而已不得以專

制直遂也今僉憲千一方故事凡天下按察司皆有分道道各有印章歲各遣官巡行其部屬事無大小皆得以獨斷專達君自是得以行其所學矣今夫天下事萬有不齊必權焉然後知其輕重繩焉然後知其曲直使在吾者無權與繩則事至吾前其不至於枉其輕重曲直之實而倒行逆施之也者幾希春秋者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本諸此以斷天下之大事決天下之大疑迎刃而解矣一方之臬事奚足云乎君往念哉毋迂視予言

送惠州李知府序

今之郡守古之諸侯也世謂之邦君以其於民有君臣之道也謂之民父母以其於民有父子之恩也謂之民師帥以其於民有師弟子之義也民生三事郡守備焉其責任之重誠未易盡也盡之者代不數人嗚呼求數人于數百年間豈易得也哉長沙李君明遠蚤以進士拜行人司正由知蜀之敘州府其政聲固已籍籍在人耳目間近世縉紳大夫屈指數良二千石君必預焉尋丁家艱解官家居今皇上復正大統之明年起復改知廣之惠州府命下惠之人士寓京者聞之喜相告曰是治敘州有聲者也侍御郭君以贈行序見屬且曰君必欲得予文以故不敢辭予惟民生于三惟君惟親惟師郡守兼焉其所係誠重也已

歷觀往古盡茲道者蓋鮮陳龍治郡任王渙以簡賢選能任鍾顯以拾遺補闕雖明君之治國不是過也黃霸治郡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安全雖慈父之畜子不是過也文翁治郡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弟子爲除更繇行縣必與諸生明經飭行者俱雖嚴師之授徒不是過也若是者代無幾人人或專一事鮮能全之以一事名史尚以爲美談况其全也哉所謂全者必如孔子所謂庶而富富而教孟子所謂井田之制學校之教斯爲至耳秦漢以來言治者皆苟而已自非通經學古號稱通儒者烏足以語此哉李君以經爲學以儒發身是蓋嘗志聖賢之道者也

故于其行也敢以是望焉

送潮郡黃知府序

古之人治潮有聲者吾得二人焉唐韓文公宋陳文惠公是已二公俱以除鱷魚之害著聲當時流芳後世世之人卒莫有能優劣之者予竊以爲戮之也以力感之也以誠力則勤以人誠則動以天此二公優劣之判也噫繼韓之後有陳陳之後寥寥數百年未有繼焉若今守潮郡黃侯豈非聞二公之風而興起者乎侯自下車以來一惟二公之治潮者是法其心尤切切焉惟除民害是急雖古今殊時未嘗有鱷魚可除而其所以除害之心初與二公不異

也然鱷魚之害僅及海濱鮮食之民而吾鄉鄙鄉遂之民則固無恙也且彼異類冥頑不靈初非有意害人人適遇之因以肆其毒耳非若人與人同類也顧乃噬人以肥已傷物敗類靡所不至其設心措意罔知紀極其害非直鱷魚比也居民上者苟恬然不知怪伈伈俔俔袖手旁睨而不之問焉豈天子命官之意哉夫師其心而不泥其迹善學古人者也侯之爲治雖不拘拘于二公之故步而其心則殆有合焉所以繼陳公之斷絡于數百年之後者非侯其誰望哉雖然囿物以術術或有時而窮制物以威威或有時而褻又孰若一誠之爲至哉是誠也在天爲實理在人爲實心夫可以感天地幽可以通鬼神金石可洞豚魚可孚風可使之反旱可使之雨虎可使之渡河蝗可使之不入境珠可使旣去而復還況夫齊民也哉侯誠始終此誠而不雜則泝陳以上繼於韓也不難矣則夫治潮有聲者二公豈得專美于前哉侯報政趨朝書最將還府丞李先生潮人也命予代之言以爲侯贈予嘉侯有志古人者也故以古之人望焉

送武昌章知府序

賢僞之士如良金美玉然隨其所在而光彩華煜旁達四出則雖雜遝糅乭礫中而不可掩者自然迥與他物異小

夫孺子足不入城市目不識珍異固未嘗見也偶一見之未有不驚詫而愛慕者也又況寘之通衢大肆中而爲深識廣見者所接近乎予友桐城章君絲綸世所謂賢僞之士也登乙丑進士第擢給事中未幾左遷趙州判官尋知州事居憂解任起復爲應州秩滿起陞武昌知府方其自法從遷趙州也奔走州縣間與羣吏伍宜若不復振作矣然治聲赫赫然聞燕趙間入其境者嘉其政接其咨者醉其德人之敬之無異在禁近時然及移應州極邊之地戎馬之衝其事之難爲又有甚於趙者而其政績之章章視趙爲益著而人之敬之嘉之者又益加多焉所謂良金美

玉𥑮所在而光彩華煜而自不可掩君其是哉雖然金鍊數而愈厲玉用久而益澤吾知今之守武昌也其治在會府下其職任之重土地之廣人民之多事務之殷夥之前政矣趣千百其堅強之質温潤之氣發越之光於是乎愈可見矣譬則良金美玉在通衢大肆中者也則夫人敬重之賞識之者當百倍于前異時鑄為鼎以象夫物用為璧以薦之天又將于是乎取之予交君久而知之有素蓋所謂金玉君子者也故於武昌士大夫之請即其有而似之者以為君之官之贈

送金華周知府序

金華東南文獻邦也自宋元訖于國初儒學之盛彬彬濟濟踵武相望一時稱文獻邦者歸焉亦猶春秋時之有魯鄒東漢季之有汝潁也文獻之邦非得儒者以治之則弗克以稱厥任大治周君子正以膳部正郎拜知金華府事行有日宗人府儀賓王君求予言以贈行君安成彭文憲公之高第弟子也以春秋經中庚辰進士第歷官兩京造次必於儒者予喜其以儒者而臨文獻之邦其必得夫治之之要而愜于士論也已然予于此竊有疑焉試舉以問之婺自宋南渡以還呂成公陳龍川唐說齋同時並興各以其學鳴于一時自時厥後止山何氏實得朱子之正傳以授王魯齋而金仁山許白雲以次相傳時則有若永康之胡浦陽之柳烏傷之黃東陽之張蘭溪之吳皆以文章擅名天下不特乎此自麟溪之鄭累世同居又以義聲赫赫著聞遠近迨于國初宋濂先生佐我皇祖開一代文治當是時又有若王許吳胡蘇戴諸公實佐佑之鄭氏之彥亦有若濟若沂若栢者焉一時清才碩學天下宗仰何其盛也今距其時幾百年聲名文物宜其歷久而益盛然近日婺郡之民風士習回視於其前殆若有不及焉者何也蓋必有其故矣予求其故而不可得謹因君之出守也試一問之君至郡涖政之暇試為求其所以致此者幸因風

以見教雖然古之善為治者咸以正風俗興人才為當務之急文翁化蜀韓公化潮皆非有所因也尚能興起之至今兩郡之人百世猶有賴焉況婺故文獻邦前輩典刑去今未遠一旦作而興之以復其百年之故處夫豈難哉君以為何如

送瓊郡葉知府序

瓊郡自昔號為樂土而以易治聞于天下也舊矣蓋以一郡獨居海中無比壤接境也民皆安土無流庸外徙也冬寒不甚無皸瘃墮指之苦民不憂凍也田歲再收兼有山林川澤之利民不阻饑也奇香異木文甲毳毳之產商賈

貿遷北人江淮閩浙之間歲以千萬計其物饒也風俗質樸貧性巽懦鄉無武斷豪奪之家俗鮮椎埋横忮之習其人淳也出賦止於供軍無漕輓輸將也養軍止于守土無外繇更戍也凡此數者皆他郡所無有誠所謂樂土而易於治矣然而世之仕者往往以難稱而不樂往何哉噫有由然矣豈非其人器弗宏欵才弗贍與望弗隆與皇上復正大位之明年詔以台州府同知葉侯爲瓊州府知府命下之日予往候之一見之頃即得其爲人大凡所謂有器有才有望者侯兼其人哉蓋器必宏然後有大受之地才必贍然後有運用之資望必隆然後有以愜物議而厭衆

心是三者他人有其一則雖以之治四通五達繁劇要害之郡且無不可者况侯兼而有之也哉夫以兼人之德臨和樂之地易治之邦非惟政事得其理民庶賴以安吾知一方之山川鬼神草木鳥獸亦莫不寧者矣嗟乎瓊山人何幸得有器有才有望如侯者以父母師帥之哉侯昔佐肇慶嘗奉藩檄督戰舟於海南北諸郡留瓊者閲月瓊之父老觀感愛戴恒有盍不我牧之歎今侯之往式符其願先聲所至其喜可知矣故予於侯之行謹書以爲贈以助吾鄉人父老之喜云

贈瓊郡王太守序

瓊州府知府缺員部使者章猶未至天官卿聞之謂其屬曰瓊郡去京師萬里顓顓居大海中屬邑十支郡三人民數十萬其命繫於守一人守一日不可無也亟擇其人以名聞命下乃刑部正郎王君宗周也一時公卿大夫士同朝者咸以瓊郡得良二千石爲予賀予詢其實咸曰君自第進士即筮屬秋官凡厥攸司事有疑難輒以屬君君於法比而仁厚惻怛之意恒存於明愼詳審之中經君所論斷者人咸以爲不冤嗟乎吾郡何幸得不冤人者以爲之父母師帥哉君延辭有日予念吾人十數年來無罪而受人之冤者多矣一日得君以解其菀煩幸因其行請即朝

之公卿大夫士所以賀予者轉以爲吾鄉之人之賀胡賀阿賀其得不冤人之人以爲其父母師帥也於戲吾鄉父老若胥儕暨諸子弟明聽予說言吾與爾厥祖若考均生茲邦自吾有生以迄于今蓋植積矣見吾之守若倅亦既多矣民有事逮至不冤之者亦云鮮哉矧無事而克推其不冤之心以不冤其無所冤尤其鮮有今吾人何幸得仁厚惻怛明愼詳審之父母師帥以養以教以全吾人之生以明吾人之性哉自時厥後爾之有罪惟當爾之無罪亦惟當爾有蓋藏爾其自用人不爾揭爾有田廬爾其自乂人不爾擾爾之是則是非則非人不爾變幻爾之有則有

無則無人不爾易置爾齊民也人不隸爾於尺籍爾良人也人不鐵爾于奸宄爾之肌膚爾其自保愛自今人不憯酷爾俾爾身疢痡爾之貨賄爾其自儉嗇自今人不攘攫爾俾爾室空罄昏莫無人叩爾門戶出入無人撫爾長短爾寢其安爾食其旨爾骨肉其完全若斯之類皆爾前此十數年欲得之不可得去之不能去者一旦得之去之予用是豫以爲爾賀爾自今伊始其各守爾分供爾役輸爾租調非爾固有弗取非爾當得弗爭非爾宜爲弗行惜爾身保爾家和爾弟昆教爾子孫親爾族姻睦爾鄉黨里鄰父詔其子兄諭其弟老長囑其幼少以毋違爾父母師師之命吾言雖耄爾其聽之哉無斁君至郡泣事攸始幸名諸士民以予玆言示之於戲予言尚其有徵哉雖然予於是又不能不爲吾鄉人父老朋儕子弟慮方今聖天子明見萬里外股肱大臣孜孜以求賢圖治竊恐吾使君之惠不久專於玆一邦也漢廷張于之任所以使天下無冤民而民自以爲不冤者朝廷方將有待於君矣乎於是乎書于帛以贈

賈　棠青南　吳位和　吳必祿　何士瓚

焦映漢雯濤選定　吳纘姫　符　詩　馮廷瑛重編

王　贊獻甫　伍衙文　鄭應瑞　詹登翰

序

贈瓊郡陳同知序

錫山陳侯以泰安州知州需選天官陞瓊州府同知瓊之人士寓京者聞命下郎趨走其寓舍瞻拜焉既退私相語曰瓊之民有幸矣去年得袁公爲之守儒者也今年又得侯爲袁公貳亦儒者也以儒佐儒吾郡三州十邑之民庶其有瘳乎語既人人喜動顏色明日走報予曰吾郡又得賢佐子知之乎吾與子之父兄鄉黨下及草水禽魚皆得需被其教化沐浴其膏澤矣子寧不喜乎喜之可無賀乎賀之非文不可也顧今京師學士大夫非無能文者必吾郡人然後知吾民情風俗之詳賀侯之文子毋庸辭予忝以文字爲職且郡人也袁公之行既謬言以贈之矣今侯之行又奚容嘿哉雖然侯儒者也不出戶庭已於天下民情風俗無所不周知非必躬履其地耳聞目見然後知也則於吾郡之民情風俗皆侯平日博洽中一事而又何待予贅哉請言其略吾郡獨在海中廣輪幾三千里其地廣

矣廣足以有容宜其民之衆今反寡焉嶺以南自昔稱多奇貨而吾郡所出者恒什八九其物產衆矣物衆足以自饒宜其民之富今反貧焉朝廷以其地去京師最遠特優待之凡百徵需比內地百不及一二其賦役輕矣賦輕得以自營宜其民之逸今反勞焉比年歲屢登斗米僅十餘錢宜其民之有餘矣而耕者往往告饑府若州若縣學校共十有四科目外歲貢士計十年總其凡無慮五十餘人宜其人材之衆矣而仕者恒不多見是五者宜者有餘而反不足矣豈無其故哉事之如此比比者甚衆是蓋其易見者也予竊疑之久矣每求其故而不可得幸侯之往試一問焉所以致此者必有其故矣誠求其故而得之剔其蠹塞其源逆閉其塗而復其常處則三州十邑之民信乎其有瘳矣則夫教化之霑被膏澤之滋潤庸有窮乎

送伍通判序

國家承平百年海內無事久矣仕者恒以得山水之郡爲樂然郡之有佳山水者多臨邊徼當孔道或其地瘠民貧俗不尚文學不然則其民悍戾喜鬭訟多椎剽之盜武斷之豪訟諜紛冗欲求一日之暇有不可得者是以往往不如其意幸得佳郡皆無是數者之累矣而其人又多喜事功貪聲利胷中擾擾不能斯須寧者故雖得之而不知其爲樂予友手城伍君尚節簡靜之士也爲人忠實無他腸不設城府爲崖岸與之交往數十年恒如一日登膺鄉貢試禮闈辭校官入太學者十餘年今拜命爲寧波府通判四明山水名天下形勝偉特羣山秀拔湖蕩清谿衆流斯委號爲東南奧區內絡湖渠原田交灌外濱瀕海海錯雜出號爲東南樂土詩書之澤相染絃歌之聲不絕世官之盛如史如袁文學之尤曰麟曰鳳至於理學之宗則又有若楊黃諸人流風餘韻至今猶存號爲東南文獻之邦向所謂數者之累幸皆無之而君又居倅貳之職上焉有守以總其繁下焉有屬以分其詳君居其間以簡靜之德臨淳厚之民豈非地與人相稱哉惟簡能御衆之繁惟靜能應衆之動以此佐其長臨其下無難事矣苟其身自處於委瑣紛擾之中自治且不暇而况治人乎而况樂山水之勝乎君甚稱是官而官又與地相稱可謂得其樂矣凡相與厚者咸賦詩贈君行予尤厚者故爲序

送傅推官序

刑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者也用之必於不得已可以已而不已焉是豈制刑之本意哉昔者聖王既制刑書頒之天下示民以不可犯復立刑官執刑書以斷天下之獄使民知是書之必用而其條貫之必不可犯而犯之必不得

已是蓋用之以禁制其未然而非豫以是待之也苟非甚不得已必不用焉其用之也必原其情擬諸理定以法比審故誤之因求法外之意然後用之不敢輕也我國家做周典以建官內設六曹刑居其一外之郡設守倅者三而理刑獄者惟一其意蓋可見已守倅譬則菽粟稻粱之類所以養民生者也刑官譬則湯液鍼砭之類所以防民疾者也吏乎民者不思耕藝儲積以養民之生傾乃鰓鰓然据摭傳致求民之疾以施其吐下熨灼之方豈理也哉瓊郡去京師最遠民俗視內地頗淳僁訟怙法者固不能無然愚昧罔知而誤抵于罪罟者亦多矣予去家也久於鄉

邦之事雖未必一一知其詳然聞茲數年來木旱相仍民多疵癘歲收薄惡物價騰踊蓋必有以召之者昔東海殺一孝婦天爲之旱者三年意者刑罰有不中歟乃者盱江傅君用端以太學生歷政刑曹謁選天官特擢吾郡推官受命之日卽介封部主事左君時翊過予予一見之知其爲仁厚和易之君子也退而語凡鄉人之在京者曰吾人庶幾其有瘳乎所以推哀矜勿喜之心以生吾人者其在斯人乎回災異之變爲豊穰之祥者其機在此乎僉謂予宜有贈言予故推古人所以制刑及聖朝設官之意以爲君告非欲君以姑息惠奸也君其念之哉古人有言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憾又曰刑罰不苛是刑罰中教化君其念之哉

贈潮州張推官序

崇川張仲鼎以鄉貢進士卒業太學者久之需選大官拜命爲潮州府推官命下潮之士走謁于需贈言予謂之曰以儒生而司郡刑四邑之民命庶其有瘳乎蓋刑官民命所係一不得其人則一郡之民有橫罹非命者矣一人非其命則感傷天地之和而召旱暵之災災仍則歲歉歉則民不聊其生是則郡之治教雖總於守所以輔其治弼其教召和氣致豊年則本於司刑之官也烏可非其人哉昔

東海冤一孝婦而致旱者三年一婦人之非命何與於天而天乃以一婦人之故致一郡之災是則爲一人而禍及千萬人也天豈屑屑爲是哉蓋天人感通之理不以小大衆寡而殊天無往而不在人無一而非天千萬人此天也一人亦此天也傷其一人之天而天之在乎千萬人者亦從而傷焉可不慎哉由是觀之司刑之官誠不可以不愼擇以其非獨有係於人而實有係乎天也彼夫馭案牘爲師而從事柱後惠文冠者詳於人而略於天烏足以語此哉天人之理備於易易於刑獄之事屢致意焉於噬嗑曰明罰勅法於賁曰無敢折獄於豊曰折獄致刑於旅曰不

敢留獄易者性命之胥而於刑獄之事丁寧諄切如此聖人之意詞可識矣君以經書為學以儒科發身其諸異乎世之為俗吏者故於其行也推夫天人之理以告之

送鄭欽州序

問羊知馬機開鍵閉昔之人固有用之以成名者矣君子不取也深文巧詆刺骨鑽膚昔之人亦有任之以為治者夫君子不取也蓋用智者術數有時而窮任威者刑罰有所不能加若夫居簡可以臨民正容可以悟物儲精磅薄之中可以逆釐三神談笑尊俎之間可以折衝萬里當之者意銷遇之者心醉其惟誠乎予友雲閒鄭叔潤誠實人

也質直而謹恪平生無偽言偽行自其居家庭處里閈以至游庠序登甲科所以處己接物一惟誠焉是務無所矯飾天順四年以名進士拜知欽州入境之初望車塵者瞻其容已動其心視象之始拜階下者接其言已革其面未嘗任智與威而四封之內自然聞風而向化三年之間有如一日今年以考滿來覲闕廷天官考稱將歸所治凡與之交好者需予贈言予惟叔潤之政治章灼人耳目如此奚俟予言為哉雖然叔潤固無俟乎予言予亦不能以無言也然則將奚言耶不過推明叔潤所已行而有驗者以瀆告之耳蓋是誠在天為實理在人為實心斂之則成己施之則成物一念之至可以貫金石平豚魚感鬼神動天地風可使之止旱可使之雨虎可使之渡河蝗可使之不入境鱷魚可使之遠徙於海珠可使之去而復還況夫齊民也哉誠持此心而始終不渝不以智數威嚴雜焉若是而民之不丕化治效之不益著聲譽之不遠聞萬無此理也叔潤歸不必他求於此而加勉焉則雖古聖賢之事業亦不過此矣一郡守云乎哉觀斯文者謂予為迂且過者非知言者也亦非知治要者也

贈新興賀知州序

朝廷以滇南地僻遠恒慎擇其長吏非其人不輕予之所

予者必出自學校通經史知理道達政治者也天順壬午冬十月天官卿羣士子之需選者而銓試之首擢長沙賀恕近仁為雲南新興知州循故事乘傳將之治所其鄉友某謁予文以為近仁之官贈予聞地有遐邇而人情之好惡則不以遐邇異也均好生而惡死均好善而惡惡均好逸而惡勞均好聚而惡散均好取而惡予均好利而惡害善於治者順其性而導迪之俾之生全休息之地而不拂其情斯相安矣彼昧者乃荒遠其地鄙夷其人畜視而漁食之使之失其所以為生者一旦至於啓事造釁非惟彼不得以安其生而已亦不能安其位矣豈不兩有所失哉考

之前志古人之治於斯者若張喬除去奸猾而二十六郡盡降張虛陁以淫虐致亂禍延二十餘萬人梁戭不取一金晉長感悅史萬歲貪其賄賂隨服隨叛則人情好惡大略可見矣豈以古今而異哉且順其情則服逆其情則去雖齊魯吳越之民莫不皆然況荒服之外乎是尤不可不加之意也賀君湘湖故家子曾大父以下世爲顯官得家庭之傳有素發身賢科卒業太學遍交當世知名之士所謂通經史知經道達政治者非其人耶天官卿首擢斯任誠眞知人予知其必能順民之情以導迪之克副聖天子軫念遠人之意必矣異時政聲彰聞其夕立殆不止此也

於是乎書

贈儋州林知州序

莆田林侯之守儋州也政行惠流民夸悅服儋之士咸以爲前此數十年擔郡章者皆未之或過也自予來京師凡郡人以事至者詢及賢守令必曰林儋州及求其所以賢則又往往不能言嗟乎爲治而至於人莫能言非不能言莫可得而言也昔班孟堅傳循吏六人各以一事擬蹟於時獨河南之守吳公無事可書止曰治行爲天下第一一言之外無可書也豈眞無可書者耶噫爲政而人無得而言史無得而書其眞循吏哉雖然古之所謂循吏者往往在河朔汝潁之間未有地遠而偏如儋耳者也地遠而偏巳之臧否上之人弗聞知也民之欣戚上之人不聞知也有善名不揚有惡聲不彰名不揚則賞不及聲不彰則罰不加賞不及則怠罰不加則恣怠則多苟且之政恣則無顧惜之心此世之仕者通患也自非的有所見確有所守未有不怠且恣者焉古人有言無所爲而爲者義也侯殆有見於此乎今年春鄉人賈僎者來京師拜官南還瀕行求予文將持歸以爲侯贈予問之僎無可言予亦無可書也若侯者其庶幾古循吏也耶誠一其初終不中變焉名位將不止此也

送潁州高同知復任序

嘗怪歐陽文忠公世家廬陵及其宦游四方歷守七郡所至如滁如揚如亳如蔡陵皆不之思而獨惓惓於潁既去任而猶思之不置時時見於文字間迨其晚年得遂所請乃不復歸吉而終老於潁焉意其人民土俗必有異於他郡而足以感公之心而爲所愛慕者不然故鄉飛鳥亦啁啾之言豈公徒能言之而不能允蹈耶及觀思潁詩集序所謂民淳訟簡而物產美土厚水甘而風氣和然後知公之所以眷眷於潁者意有在也況今地在皇畿內爲帝鄉之支郡漸染聖化日深其民風士習必有非昔比者則夫

今日之仕于是也其官閒無事之樂殆有過於昔人者矣泉南高明文顯佐茲郡晉六年矣吏習而民安之今年以滿兩考來上天官績以最聞將俟九載而超陞焉其治下張翀等計其在郡之時僅餘一考慮潁人之不得久專其惠也欲言之而辭不足以達意謁予文以代之言嗟乎世之仕州縣者恒多以魚肉視其民民用是亦視之以寇讎一旦解任而去也如騎虎而得下而民之幸其去也如負芒刺而得釋况去之復思思之而冀其復來耶由是以觀文忠公之於潁非獨其民俗之善抑亦公之德政有以感孚乎其人也蘇子由嘗稱公之政察而不苛寬而不弛吏

民安之則公之所以得潁人心者其有[illegible]矣予聞文顯之治潁亦有上下相安之美豈其天資所近故其所行亦有暗合於公者乎不然何邦人之戀戀於文顯如是也文顯臨先賢之故郡治其遺民之子孫誠能體其心而施之不縱弛以寬不苛刻以察始終一致而不變焉則雖不能與之齊驅而亦可庶幾其萬分之一矣方今朝廷清明尤注意於牧民之任未有庶幾如古者而使滯於常調也治行第一徵爲公輔潁川舊有故事豈古有其人而今無乎文顯當是時其亦思潁否乎是爲序

送膠州陳節判序

漢史傳循吏六人而其一出膠東膠東之治流芳史冊古今以爲美談於乎王成何以得此聲於當世哉考史所稱其勣之大者亦不過謂其勞來不倦以致戶口蕃殖耳夫勞來非難事也而數百年以來未聞能繼其後者何耶豈古今人不相及耶抑古之民易治而今難耶不然則當時流民自古八萬餘口皆僞增誠如史氏所云耶建安陳君廷輔以太學生擢倅膠州三年於茲矣報政來京天官考其課居最將還任所過予求言予聞今之膠州卽古之膠東也疆域如故而守茲土者未聞有如[illegible]成者豈真不可如哉顧吾所以勞來不倦者未如之耳[illegible]求可能也勞

來而繼以不倦者難能也故雖尼父之[illegible]由之賢所以教之爲政者亦惟以不倦爲言然[illegible]亦有得於孔門之教歟矧吾廷輔出自學校其於孔門不倦之教服膺有素心聖人之言臨古循吏之迹所以繼其芳躅而追配之者誠無難矣但不知果能不倦否乎州之守虞君濟民予友也君歸而以予言諗之相與勉焉則夫三齊之間有以賢守佐址稱者必吾濟民與君也王成豈獨專其美於膠東哉古人豈終不可及哉是爲序

贈姚自明擢大興知縣序

國朝赤縣令之制視他縣令秩高一等朝夕得預朝參他

令則覲見有時也三年考滿得給敕命他令則必待九載也善政著聞則不俟終考而不次超擢他令則必循資格也有所按問必待上請他令則不待報而徑逮置對也均是令也而朝廷待之獨優優之所以重之重之所以難其選也選之難也如此則居是任也夫豈易哉蓋以天子輦轂之下百責萃焉百需出焉五方之民聚焉上有文法之羈旁有掣肘之拘下有摘紙尾之抗甚至有近貴之驕虔法臣之趨觸知識之請求而必欲一伸其志以行難矣哉自非才行之卓持守之堅者不足以當[illegible]任也求其足以當茲任者於今吾得一人焉姚君自明[illegible]吉廬陵人其

先以旁累謫戍朔方因家焉發身戎[illegible]史一旦拔等夷而出以與天下豪傑士相頡頏非[illegible]行之卓不能也登名天府四至禮部得校官輒不就卒業太學幾十年斷斷乎其必得所志而後已然而弗偶卒亦末如之何今不得已始就舍選以出非持守之堅不能也古人有言窮之所養則達之所施以是占之則君之於是任優為之無難者矣嗟乎天下事本無難者顧在我者有不足耳以我之不足故見事之有難非事之難無諸已也使在我者恢恢乎常有容地綽綽乎常有餘才灼灼乎常有定見卓卓乎常有剛志則事之未來也有以炳其幾先其既至也有以

中其肯綮其已過也有以得其歸宿則雖天下之大幾[illegible]之繁尚優為之況一赤縣令乎此予所以斷焉知君足以當茲任而無難也天官卿承上命而以君膺是選貞誠知人而君亦眞無負所用也哉君之同學某某謂予與君有一日之雅需言以贈於是乎言

贈段可久宰福山序

今之縣令古百里侯也於民有父子之道焉於吏有君臣之道焉於學校有師弟子之道焉士之筮仕即得百里之地有數千戶之民以君之父之師之亦[illegible]以行其志矣然世之仕者往往重內而輕外一登科[illegible]州縣如陷阱

然惟恐已之不幸而或墮焉之人也[illegible]職之未易稱耶民之未易化耶吏之未易馭耶政事[illegible]未易脩舉耶曰皆非也政以其胸中之勃勃然未易卒耳雖然領郡輒無色之官皆有詞豈獨今日然哉唐府帥見大府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韡郊迎令狐峘刺吉州謁見齊映從容步進不袜首戎器即以得譴夫府帥之見大府刺史之見觀察使尚爾則縣令可知矣宋使者行部所部郊迎數十里外或遇霖潦瞻馬首候至跪拜泥淖中移時不敢興既就館拱手立座下三跪進酒其卑辱也甚矣然是時韓昌黎以名世大儒謫令陽山朱紫陽以命世大才首簿

同安未聞其以驕蹇得譴於時及考其所以致譴者乃以闢異端忤權貴之故所以然者豈非以上下之分所當盡是非之公不容昧可以理詘而不可以勢詘耶予友段可久少負奇氣好讀史傳而慕古豪傑士之為人不肯媕阿隨人後舉進士郎以病得告家居其於富貴利達蓋漠如也今不得已始起拜命得知登之福山縣嗟乎可久豈百里才哉雖然今則然矣將若之何夫以大才試小邑如以千里馬馳數十里之地不患其不至也以百石弓射數十步之遠不患其不中也可久行矣[illegible]尚[illegible]理以御氣無若小丈夫然積勃勃者於胸中見於[illegible]面於上下之

分則不肯安臨勢利之際則厭[illegible]目累也大矣予托交可久相知最[illegible]久[illegible]貝處之義方將有所規焉適地官主事劉世芳[illegible]其諸交游屬予文以華其行遂書以贈之可久得無異吾言乎

贈孟縣張知縣序

會稽張君景璣以昌平縣縣丞九年考滿陞知懷之孟縣行有日其友尚寶司丞江君宗海中書舍人張君升之輩謀所以贈其行者謂非文不可將請之大方家景璣曰必得其文時予方在告升之以文請予辭以疾明日升之偕宗海復來且曰張君慕子之文必欲得之子毋庸辭嗟乎予言何足為人輕重而張君必欲得之哉予聞君山西布政公之從子福建僉憲公之嗣也其學業得之家庭之授受者有素向丞昌平密邇京師且在山陵下事煩劇而民難治君從容為之綽有能譽其於治體固已試驗之有素况孟視昌平不逮遠甚而令視丞其權任亦自不同譬之屠牛之刃不難于割雞豚彼大而此小也斷髖髀之斧斤不憚於劙膚革彼難而此易也道謷者之相不憂其步履之顛躓彼相人而此自行也雖然人固有[illegible]於大而不能於小者不見海舟乎能出沒於吞[illegible]濤至於人溪澗則膠矣亦有能難而不能[illegible]

斬將於鋒鏑紛擾之中優游樽[illegible]能助人而不能自為者不見奕棋[illegible]於袖手旁觀之時當局則昏瞀矣雖然此所以[illegible]人也非所以論出乎衆之人也材之出衆者天分既高而又假學力以充之持之以定忘本之以實心行之以強力則是天下事無大小無難易無人已一切優為之矣是之謂天下之通才君得無近似之乎予力疾書此以塞二君之請俾書諸帋以贈張君之行君得無異予言乎

贈鄭陳留復任序

予官禁近居京師凡吾嶺南人游宦四方者無問識與不

識人來自其治所者必詢其治狀治則爲之欣然否則不樂者竟日予友海陽鄭君暐之爲陳留令六年於茲矣人來自汴者往往稱其善不容口及求其所以善之實則相顧愕然擬議者良久而卒亦無以爲對嗟乎此君之治所以爲善歟老氏有云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君之治殆近之乎夫善於治者無迹大凡存形迹者爲名者也苟行其所無事而不容吾心因民之俗而不立異順民之天而不拂其所欲公是非而是是非非之同好惡其耕而耕焉吾不爾督也擇可勞緒而織縷字幼而孳畜吾不爾

亭有豕可用祭吾不爾知也之功而民陰受其賜也多矣視彼以希賞攫者其誠僞正譎之分爭翅天非一日談其善者非一人至求其實乃無一事可指非無事也有其事而無其迹也無迹故無名無名故不可得而指言焉雖然日計不足者月計恒有餘在位無赫赫之名者去後恒見思仰孰知其不務一時之名乃所以垂久遠之名歟今君報政天官考最將還鄉人寓京者求予文贈之予多君善於治凡吾嶺南人仕中外者皆預有光焉故樂爲之書

送梁景熙知蕭山縣序

皇帝復正大統之四年因天下百司朝覲京師首舉吏賢育民之典簡州縣之吏去其尤無良者擇進士中之有名者往補其處於是吾鄉之爲進士者四人預焉潘洪克寬得東平州崔浩文淵得吳縣吳澮源深得弋陽縣梁昉景熙得蕭山縣四人者景熙年最少而蕭山尤號難治愛熙者咸爲之慮焉予曰無慮也胡無慮耶有賤爲單父宰所父事者二人所兄事一人皆敎子賤以治人之術邑用可友者吾不得盡知也乃若項

有家宰魏公焉公邑人也百其人者乎淸德惠政爲兩浙所稱鄉人也千里之遙引領冀覿況親爲英妙之資謹厚之道通經學古之才得二公其於治邑也何有予所以恃而不爲景熙慮者此鳴古者學而後入政今吾景熙因政而得師異時學之所進當不在子賤後而蕭山之治豈下於單父哉予於是不獨不爲景熙慮且爲之喜且幸矣於其行也書此以貽之

贈韓敬夫序

予友韓敬夫世家河內之脩武以正統丁卯鄉貢進士第

學講習之功甚者負驕吝之氣懷苟且之心其不至倒行而逆施之者幾希如此而欲求吏治之循民生之安胡可得耶胡可得耶若君者可謂閱世久而經事多矣海陵民得斯人而爲之父母豈非幸哉詩不云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欲其強敎而悅安之也又不云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欲其順民所好惡也知所以強敎之則不過於慈知所以說安之則不過於嚴然必順民之所好惡而好惡之則其所以說安強敎者皆得其平而不至於到行逆施矣如此而爲民父母庶幾異乎未知爲父母之道而遽使之有室家者歟於是乎序

送清江管知縣序

今制由儒而仕有二途曰科目曰舍法舍法循資以用常才而科目則以待非常之才焉國初定制兼用之布列中外蓋均任也近世太學生得內任者十無一二而進士則十而八九矣於是仕者遂至重內而輕外一登甲科則京秩乃其囊中物而視州縣之職如草菅然不幸得之匪怒則戚嘻其甚矣惟有志之士則不然其仕也不必於內亦不必於外惟所用之而已固未嘗有所輕重於其間譬之金焉用爲劍則以刲用爲鑑則以照用爲戈戟則以擊刺用之而無所不可斯爲良器苟金之在冶也躍出而自鳴曰我將爲此而不屑於彼豈非不祥之甚哉金臺管世隆以進士擢清江縣知縣命既下人或謂世隆生長輦轂下必將戀內而厭外而世隆方且治裝啓行無毫髮不平意見顏面噫所謂有志之士非耶蓋君子之志於學也將以用之用之於內則志於致君用之於外則志於澤民職任有內外之殊而以行吾志則一也雖然澤民易致君難內之致君也非夫閱歷之久倚任之隆聽信之篤未易以致其啓沃之功而引之於當道以成夫治平之效若夫外之澤民也則隨吾身所至之遠近所爲之大小所轄之衆寡朝發而夕至矣苟存吾心推所學盡其職以施夫及物之

仁皆可以成一時之治安一方之民而不負大君之所命矣不負所命是亦致君而已矣奚必且侍左右近清光而後謂之致君也哉矧民者君所藉以爲治者也苟能保其民是能分其憂以安其位矣所謂致君也孰大於是方今聖君在上圖治若饑渴固未嘗呢邇忘遠而掌鈞衡者又能體上之心將以均內外爲己任士仕斯時得外任者但患不能平其氣以立其志焉耳有志於斯民惠澤洽於一方聲名流於四遠則自外而之內由小而之大可計日而待矣世隆將之任其同年進士有爲之求贈言者於是乎書以俟

送容縣林知縣序

羊城林廷燁鳳翔以禮經數至禮部連不偶今以舍選擢廣西容縣知縣戒行有日鄉之士夫寓京師者謂予於鳳翔有夙好來求贈言且曰先生明於治體何以教鳳翔予曰莫急於城守有笑予者曰先生何迂哉城守者將領之事也而以責之長吏是庖人不治庖而責尸祝越俎以代之也先生何迂哉予曰不然使鳳翔今容在十數年前予勸之以此誠迂也又使鳳翔得邑在齊晉吳楚之域而予勸之以此誠迂也今夫廣右之地尚猺竊發歲無虛月曩時雞犬相聞之處禾麻接畛之場今則丘墟矣數十百里

之間人煙蕭然僅僅存者孤城耳一方之民人幸而不係纍於異類汙血於兵刃者咸假息於此與夫倚山結聚以避寇者亦莫不睊睊引領恃此以爲聲援苟循故常拘職守伈伈俔俔尚襲前人之故迹則身且非我有何有於民哉是故雖有良法善政亦無所於施矣剏容之孤城守以羸卒數百前此亦常破于賊矣往事之明鑒也可不慮哉昔趙襄子使尹鐸爲晉陽而請以保障爲先君子與之彼全盛無事之秋且然而況此殘破之區乎予所以勸吾鳳翔以城守者此也鳳翔誠不迂予言先事而慮不以無事而忘弛不以有事而失錯兢兢焉如慈母之鞠其病子撫摩愛惜既恐其舊病之不去體復慮其新有所加也如舟人之操漏舟謹其出入見雲而思風未晚而思歸泊之地時時視其罅縫恐水之或滲以入也如病者之畏風扃其戶塞其竇又必厚其衣衾或坐或臥必擇夫溫煖之所恐其或有以致之也若然則民得所保障矣夫然後以發其政以施其敎尚何往而不可哉笑者聞予言而心醉遂請書以贈鳳翔予載告之曰季路言志於尼父欲因師旅饑饉之後期以三年可使其民之有勇知方鳳翔今得邑於容庶幾近之其尚知所勉哉

送梁弘道教諭序

嶺南人才在古莫盛於始興唐相張文獻公史雖稱其爲韶之曲江人然其所生之地今實隸雄之始興焉予嘗循湞江而上下登黃岡之野翹首東北望山林岡阜蔚蔚然猶有英偉之氣蓋翩翩九鶴從天下降之所也今去公七百餘年矣山川風氣不改故常而人才之生一何寥寥哉豈扶輿淸淑之氣獨豐於古而嗇於今邪抑或五嶺以南地薄而氣浮公盡其全而得之後無復餘邪予求其故而不可得古岡梁弘道先生以海郡文學升掌始興教事將之任鄉之交游來求贈言予聞先生通經學古志趣不凡蓋亦嶺南人士中之錚錚然者今掌教於斯而吾嶺南亘

古今第一等人物所生之地適在其化雨沾濡之中得以覽觀其山川占候其風氣詢問其父老考究其圖籍必將有以得其彷彿者矣如得之幸因風以告我雖然亦請以意言之方唐盛時公之風度德業非獨嶺南士所罕有唐三百年來中州人士亦不多見焉然當是時越俗猶未甚變南嶺之習尚仍其故章甫來適無所用之蓋終唐之世惟公一人而已他未之前聞焉今之世則不然衣冠禮樂蓋彬彬然與中州等矣求其一人德業風度如公者雖不可得然其間服章縫學周孔者在在而有豈所謂扶輿清淑之氣在古專鍾於一人今則分而散於衆歟惟專故大

惟散故小理或然也夫求其大者於今固不可必得然於其衆小之中掄而擇之翁而受之開而廣之引而長之拓而遠之安知其終不至於大邪此開發啓迪之功所以不能無頼於師儒之任也先生念之哉

送鄭司訓序

余童穉時聞鄰邑之樂會鄭文學先生者閩人也以文名一時凡一方求文者歸焉稍長爲舉子業又得鄭主事所作藏記程文誦之知其爲文學子也及來京師游縉紳閒論及當世良有司皆以寧波鄭太守爲首稱蓋文學之弟也固已信閩鄭氏之多賢矣乃天順八年朝廷進太學生於內廷覆試之簡其文合程度者授以師儒之職分教天下府州縣學子叨在考校之列既拆卷中有鄭其姓名文充者閩產也所作不苟非無傳授者予竊念焉得非樂會文學之子姪屬乎又數日吏部員外郎王君偕一士大夫見訪衣冠偉甚禮度閒雅予意其鄭君也問之果然蓋君受職得瓊之文昌司訓以予郡人也特過焉問道所由詢其家世乃知君太守公之嗣子文學乃其世父也於是益歎鄭氏之多賢明日員外君以贈行文見屬嗟乎鄭氏多賢著自古昔漢之康成闡明經訓後世言經學者宗焉唐之廣文瀹素自持後世居儒官者慕焉宋之名士有氣高

行古以知天盡性爲學當時並稱閩之四先生者是又君之鄉先賢也二三君子清德古學百世師表凡天下之爲師儒者所當取法者也況出自其宗也哉君出自儒宗得家庭之傳有素少游四明文獻之邦締交一時賢豪資益良多今以英妙之年膺師儒之任分教百里且與夔時世父所過化之地相密比遺文墨迹往往故在所以繼其芳躅使一方之人凡有所述作必趨向焉亦猶異時樂會之有鄭文學也豈不美哉君清才雅度非久淹常調者其勉之勿自棄

送鄉友馮元吉教諭序

正統戊辰予與萬全馮元吉偕計上春官試俱不利卒業太學又三年元吉中乙榜得岑溪教諭予亦辭官同舟南歸又三年予叨甲第官翰林者八年元吉始考滿來京詣天官考稱當陞而以舉子不及數仍舊職改任巴縣以去嗟乎海濱一別倏爾十年今茲復別非閱十寒暑不相見也人生斯世能堪十年者幾邪則夫臨別贈言情烏能已雖然情不足道也顧吾儕平日所以相期待者有出於情之外者焉苟德學之不進名節之不立職業之不脩則雖朝夕跬步相追逐奚益哉德學進矣名節立矣職業修矣相去之地雖在千里之外相見之期雖在數年之後恒如

同一日處一室也夫何遠邇久近之間哉元吉行矣予非忘情者然寧舍此而取彼者豈不以古之君子所以相與為交際者道有大於情者乎蓋不徒以是責望元吉亦以自責也於是言而復繼之以詩其詞曰維北有燕維南有越自南徂北莫匪其極亦既遵止矧乃他適適彼蜀土在天一隅引領址南山川邈如念子行邁我心鬱紆蛙蛙黽嗷嗷雁賓彼物之類式和以親胡我與女仳離孔邇昔之哀矣如兄如弟今之睽矣如雲如水感今念昔情曷能已與言贈之于道之左立教以身奚如不可無言不鄙予何以處我

送鄉友崔仲淵司訓序

予友崔仲淵領鄉書僅二十年矣試南宮入太學餘十年矣循常資以入選歲不一再可得美官然非所好也棄年勞以就教職得建昌之南豐縣學司訓孟子所謂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者非此邪夫人之仕孰不欲尊且富哉仕而不欲尊且富者僞也顧取之有道進之有禮不可苟焉得不可幸焉致得之以道進之以禮斯君子為之矣夫有可得之道可致之理然而時不我利歲不我與則亦姑卽其所居之地以樂其日用之天苟必待尊與富而後行吾志焉則有終其身而不得者多矣雖然位有尊卑道則尊而

未嘗卑祿有富貧學則富而未嘗貧矧師儒之職以學為業以道為任自三皇五帝以來凡其所具之仁義禮知皆吾性之所有有之則三公之位不能踰也學自六經子史下至百家之言凡布於方策載籍者吾無一而不究究而有之則萬鍾之富未足多也苟道則尊而吾方戚戚焉以嗟卑為念學則富而吾方汲汲焉以憂貧為心則失其所尊富者矣而況道與學俱無有哉嗟卑則屈抑苟賤無所不為憂貧則需求乞貸無所不至此舉世學校官之通患也仲淵其勿似之有以自尊而不在於爵位有以自富而不在於貨財非獨以此自尊富而不屈抂於人且用是以

施教於人使凡在吾化誘之下者皆知天下眞有自尊自富之道出於爵位貨利之外者庶乎無忝於師儒之職矣仲淵其尚慎哉

送鄉友林茂才贛州府學訓導序

吾友林茂才以上舍生應校官選與天下舉子羣試於奉天門下翰林考其文在優等得贛州府學訓導戒行有日時郡人士在京者比常年爲多相與醵錢具酒殽飲食之於城東佛舍酒酣有起而歌者曰湛盧之利兮以艾茗華鐃歌鼓吹兮協以枯暘皇荂千狐之腋兮當暑以代麻時命則然兮吁其奈何繼有歌者曰章貢交流兮屹以鬱孤

有新廟貌兮高渠渠峩峩其冠兮講唐虞詵詵髦士兮來趨其隅尊有酒兮饌其魚鄉人往來兮通簡書安居而飽食兮徐徐于于彼椎蓋以前訶兮方且奔趨歌竟杯行無算談笑懽謔以罄一日之樂甚至攘臂呼譟踉蹡走奭者亦或有之而吾茂才方且斂容端坐兀然不出一語有問焉唯唯而已衆莫不驚愕歎羨其克已之勇而折節之峻也竊相語曰方吾儕與茂才同游學校時年少而氣豪顧天下事百無一當其意者於世所謂功名富貴視之若甕中物謂試探手卽可得也其後累應秋試至則罷去最後爲有司勸駕可以起矣猶且遲遲其行至五六年之久豈意老之遽至耶今不得已俯就儒官翻然收斂檢束就規矩中始終若二人然豈閱世旣久而覺前事之爲非耶抑歲月斯邁而志氣銷軟耶明日舉以告予予曰不然不見夫秋水時至耶方其百川暴漲衆流交匯兩涘渚涯之間不辨牛馬慢山平谷一望無際觸木而折衝岸而崩流石而浮巨峽不能扼高阜不能防一有排廹則怒號哮吼聲震遠邇及夫霜降水落之後奔放者注之海泛濫者歸故道疏而成川瀦而成湖渟而爲淵平鋪漫流隨山曲折因風成文可泝可沿可游可舟可以澆灌可以浣濯可以鑑而目可以供飲食其他潤澤之功沾溉之利無所不有夫

今之水卽昔之水也何前後相懸絶如此哉時則然也然此乃大川大陸所有之形勢彼夫洿沚汗池烏有是哉若是者可以喩吾茂才矣夫人至於斂華就實之時是惟不用用之而無不可惜其官拘地冷不足以盡其用耳雖然巳不自用而授之人俾其代以用吾之用是亦吾之用也奚必自巳出哉衆聞予言咸以爲然遂次第其語以送茂才之行

送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涪陵劉公致仕序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掌太常寺事涪陵劉公凌雲年未至以足不良於行乞致其事上弗許旣而章再三上上以其

情詞懇切特俞其情且敕有司月給糧米歲給輿隷以示優禮大臣之意嗟乎聖天子之於大臣恩禮一何厚哉然此非特以爲公蓋以公職所掌者國家之禮樂佐天子以郊天享廟者踰十年每遇大禮致辭于殿陛之上用旋於壇壝之間咫尺天顏以導引贊助望躬以祼獻所以對越上帝靈承列聖在天之靈以致其顧歆於以受祿於天而錫綏和豐穰之慶於天下非但供一事治一職者可比也公寅清勤恪服勞有年爲先皇帝所眷注今上嗣登寶位方賴公之用而顧容其以私去噫豈得已哉蓋古昔仁君之於其臣下也方其壯而強也用之必盡其才而不遺餘力苟或疾而耄焉則亦便其私而不強其所不能致事而歸猶必使之得所安養以終其天年其仁義之兼盡也如此後世則有不然者矣歐陽子嘗言由兩漢以來雖仕至三公每上印綬即自駕其車轅一辭高爵遂列編氓而韓文公亦云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罷則無所於歸由是觀之則前代之仕者平生竭力以盡心所事一旦老而休焉蓋有不得其所者矣孰若公生盛時起家諸生而荐歷華要疊荷恩封及其祖考者姓官登八座位極人臣茲其歸也而又特給之以食資以人力昔人所謂雖有還政之名而仍享終身之祿者公實有之公世以農畯爲業有田園

之樂有林泉之勝倉囷足禾稼亭沼饒花木有可以養生之具有可以適趣之景昔人謂閉門歸隱則俯仰山林之下者公亦實有之矧今年方五十有九距古人引年之期猶將十稔茲以疾而預告非以老而謝事近時公卿大臣有以老疾家居者朝廷有事往往起之具有成且公偶以疾去非廢不可起也國計之重甚於身謀民瘼之瘳急於已疾公之歸也其尚頤精神近醫藥以毋忘乎聖天子之所軫念九重之使朝臨而萬里之轅晡駕可也予犬馬之齒較公爲長歸裝久束第以國史事重未敢言私然旦暮間俟公之再來予已去矣予與公同年登第今三十有六春秋矣在班行中特相親厚公行其太常僚屬感公厚德相率求予文以贈行於是乎書兼以致予意云

贈都憲彭公致政還嶺南序

入皇朝嶺南仕者惟寶安爲最盛予所及見者禮部侍郎陳公副都御史羅公僉都御史盧公陳公以文學顯名中外而羅盧二公則以才猷著功邊方然皆能始終以名節全歸其鄉是三人者並出乎一邑之間非獨嶺海所無雖中州內地亦不多見也今彭公景宜以工部左侍郎改右副都御史巡邊於遼幾九年矣故事歷官三考當陞其秩公年僅六十七即上章乞致其事上俞其請鄉人在京者

咸曰公嶺南仕宦者之巨擘也謂濬以文字爲職業而以
洪行文見委惟公兼三人者之所任而又盡有其所長二
都憲公立功西北而公則兼於東夫生極南之陬而馳功
名於朔易之會以禦戎虜孰謂南人綿薄也哉雖然方公
輕裘緩帶指麾叱咤於朔雲邊雪之中未足爲公勇也惟
當衆人奔趨酣豢之秋屹然立截然斷毅然去無毫髮顧
戀意然後見其勇耳孰謂南人綿薄也哉夫天道以南爲
陽陽固剛矣而風氣之在地者則柔百越處地之極南人
生其間體柔而用剛蓋地氣然也濬嘗歷考史傳嶺南人
仕中朝者恒不多見若唐曲江之張日南之姜湟川之劉

宋則南海道宗武溪安道潮陽元龜增城適子僅此數公
而已然皆進以禮退以義求所謂倖進患失者蓋鮮焉若
是者雖係其人所存所遭之不同抑亦由於地氣使然歟
公生諸公後遭際聖明起家科目官御史則振風裁貳廷
尉則慎刑罰爲郡守則蹈循良之轍總方面則廣旬宣之
政兩任邊寄所至則威行而惠施最其平生歷履藹然鄉
先生典刑千百世猶一日也今又謹知足之戒決勇退之
節優游田里以收桑榆之效巋然獨立於嶺海之間爲鄉
邦之耆舊朝廷之遺老使鄉人子弟處者得以考德而問
業出者有以取法而遵承所謂天地間之全人也豈其然
乎濬也於公有鄉契於其行也不能無言戶部郎中祁君
順公通家子也請書之帛以贈

送王繼甫南歸序

予交遊海內賢豪多矣心所推重而樂相與者可屈指數
也而宜城王繼甫其一人焉豪邁開爽不屑細故口論天
下事亹亹有證據遇事奮發敢爲蓋亦一奇男子也然官
止一縣令兩居其官輒不久竟不得究其所蘊年富力壯
可以有爲也乃毅然謝事以去嗟乎其進也何難而其退
何易哉繼甫年弱冠即領鄉薦試春官得校官不屑就卒
業太學再試又不中居太學者久之尋以舍選得蜀之郫

縣縣卑僻而民貧當西番人貢道番僧往來歲無虛月到
則羣入縣治索庖廩稍不如意令佐以下咸被羣辱繼甫
至嚴門禁不許擅入番僧狃故常直至廳事見令不爲禮
大肆其兇繼甫目左右拉下痛杖之幾至斃吏胥以下咸
吐舌久不得入數日西僧爲西蜀人患非一日矣藩臬大
吏不敢厲聲色臨之況加箠乎邑人於是大懾相戒不敢
犯其令而西僧入境者自是亦少戢矣未幾丁家艱解任
起復改山東陽穀縣縣多椎埋之盜白晝掠舟車焚廬舍
罔有所忌憚繼甫至問父老以民所疾苦咸言莫苦於盜
不得聊生繼甫即選丁壯嚴守備聞有盜者即躬截馬具

弓矢率壯夫馳赴之往無不獲者盜𭈤逸他境大抵其爲治以抑奸宄扶貧弱爲事兼并家忌之肆爲謗訕然其守正不回檢約嚴密𢹂摭無所得卒亦莫如之何也其政績灼然在兩縣人口耳者不可一二紀然能振發於衆人委靡之中此二事尤爲可喜今年春偕天下百司朝覲闕庭旣竣事卽上章乞致事當道者聞其名若留之繼甫堅欲去幸遂所志卽束裝南歸旣去數日交游者始知之給事中河東樊晃景瞻西蜀冉哲尚儀姑孰楊璧應奎監察御史東吳朱鉉艮玉刑部郎中會稽謝廉允淸工部主事錢塘楊懋克勤謂予曰吾輩與繼甫相交好者知之深而善

文莫如子今其去矣寧能默默無一言乎予曰諾嗟乎古所謂奇男子者今世蓋不多見也而繼甫豈非世之僅有者乎然而位不滿其才如以千里馬使之折旋畦徑之間縱有追風絶塵之足亦何所施焉今而又放之於長山茂林之間不復駕馭之可惜也哉雖然千里一蹶古人深戒又孰若遂其自然之性雖無馳騁之快亦免困踣之虞之爲愈哉予旣以是言復諸君俾書以寄繼甫又系以詩詩曰良馬千里姿逸態何權奇有足不得騁居然自鳴嘶伯樂世豈無道旁空歎咨此事古已然不但今人悲世重冀北產按圖定黃驪謾勞耳批倚空有肉騣垂胡天賦奇質於池乃不宜幸哉免鞭策莫羨黃金羈長林多淸泉食飲聊自怡人生適志耳去去將何疑

歸田樂詩序

歸田樂詩八章章十二句送衡州通判唐公履信致仕歸瓊山也公邑大姓以鄕貢進士卒業大學解褐郎倅衡歲將一周以憂制家居者六七年衡之人至今無貴賤老幼賢愚稱頌之不容口不以其去任旣久而衰今年起復至京師衡之人及瓊士寓京者咸喜公之來謂公才長器閎蓄久養充前日衡陽之政特其端緒耳未足以究所有也茲將復之官必將有大設施如古所謂循吏者不但已也

方將拭目以觀其新政而公不謀之故舊不決之龜筮卽上章乞致仕旣得請欣欣然喜溢顏面舉手加額曰吾一生之事畢矣嗟乎人生之事豈易畢哉貪功名者不能畢固權位者不能畢嗜貨利者不能畢圖徼幸者不能畢懷晏安者不能畢計身後者不能畢天下之物凡一有所繫吝於心皆未易以畢之也惟中有所主外物不能干而眞知天下之至樂者然後能畢之雖然是樂也亦未易知也禮不云乎樂樂其所自生蓋以生於斯長於斯老而休於斯百年之後又正丘首於斯斯蓋人生之至樂舉天下之事凡可樂者皆莫加焉者也雖南面之樂不足以當之彼

區區之功名利祿又何足道哉公殆有見於此不然夫肯以未老之年而遽爲歸閒之計哉公行矣濬因本公之意述鄉園之事分爲八詠賦詩以送之公歸抵家卽其事而歌其詩亦未必無以少助其樂之一二也

醉花

海南地暖無冬春四時一氣和且溫山丹佛桑到處有素馨茉莉隨時新花開不必盡應候村釀家家皆有酒披衣躡屐任意行遇酒逢花輒開口開口向天笑更謔一任花開復花落賞花醉酒過年年人生無如歸田樂

吟月

仙山一片平如砥天風吹散樓臺氣月輪湧出海東洋光彩分明無障蔽公家正在城之東江流繞屋清溶溶天寬水近多得月月光照人清興濃興來長吟邀皓魄坐到東升到西落唫詩賞月過年年人生無如歸田樂

競渡

寒食清明都已過枝上榴花紅朵朵龍舟繫浪去如飛鼉鼓喧天槌欲破掀髯岸幘坐江頭指揮白羽橫中流錦幖入手拍掌笑楚聲一曲帶醉謳向晚挐舟沙觜泊開筵把酒爭酬酢厭厭不醉夜不歸人生無如歸田樂

賽神

海上滌田歲兩收居民不識饑與流九月十月登場後家家釀錢賽田頭封牲酹酒歌且舞雞骨珓杯代神語須臾徹饌飲神餘劇飲任歌忘爾汝古人蜡祭久逡巡鄉人報祀殊不惡蒼顏白髮翁獨尊人生無如歸田樂

觀漁

公家屋後臨流水水中潑潑多魴鯉盤渦莫測有縱鱗罟不煩無赤尾大魚津津流白舫小魚濈濈盈尺長天寒歲暮草木黃閒循江岸觀漁梁得魚作膾鮮且薄旋發新芻動清酌醉來江上枕流眠人生無如歸田樂

督耕

公家負郭多良田屋前屋後遙相連芃針刺水成如纈秧馬行泥疾若船三春農務村村急也隨鷗鷺田塍立還似衡陽二月中獨騎瘦馬循阡陌田家風俗殊古朴瓦盆盛酒亦不惡酒酣仰天歌嗚嗚人生無如歸田樂

結會

未老得閒從古稀林下一人今見之故鄉況有白頭友平生意氣同襟期洪崖老仙婚嫁畢臞軒後人正閒適睢川外史應時來共剪燈花話晴昔疇昔風流重振作不數杳山與西洛相將擊壤歌太平人生無如歸田樂

學俗

吾鄉風俗自昔淳厖稱太古之遺民海邊鄒魯故自謂江西道院未足云一自披仙諸僊耳衣冠禮樂班班起齊民不習城旦書士夫動用文公禮問道今來頗殊昨正賴老成敦鄙薄邦人魁首望公來人生無如歸田樂

岐山八景詩序

瓊城之東兩舍許有勝地曰條岐其山謂之岐山山之形若樹屏然蒼翠之色四時不渝山之下有水水之流紆迤若帶繚繞乎田塍之間其田彌望可數十里越田而南有墟市焉鄉人之貿易者恒辰集于是蓋亦一方之勝景也文人蒙亭時中世居其間居之前有池池之中有島島之

上雜植花木而環其居者又有榕樹椰椰之屬遠而望之鬱然深秀之中棟宇隱然在焉則又據山水之勝而獨得之者也君以易經發身賢科游宦四方因卽其勝釐爲八景搞以自隨遇能詩者輒請賦之以予爲同學而特以序見屬夫蒙君明易者也而君之姓卽山下出泉之象而君之居上山也下水也又與蒙之象合觀于山也有艮之象觀於水也有升之象觀於水之流也有坎之象觀於水之止也有兌之象於山而耒耜也有益之象於市而交易也有噬嗑之象一寓目之頃而易之理備焉矧君之姓蒙也名亭也守時中也於蒙卦之義盡矣所以果行育德者有自矣則其於俯仰之間顧瞻之際而八景者粲然於目油然於心所謂思不出其位積小以高大以常德行以資講習以足天下之食以致天下之民所以脩身致用之具盡在是矣豈獨玩適而已哉夫天地間無往而非易易之象無往而不有有是象則有是理君專門以易其造於易之理也必深矣予因推易之義以序之君之子克昌從學於予亦傳君之易學者也質粹而幼悟蒙九二之克家子其在茲乎岐山之山水不徒然矣是爲序

屏山聳翠

門外青山列畫屏半空飛翠落簷楹曉天霞暎疑張錦春

雨花明似寫生煙染嵐光晴欲滴雲連樹色晚猶橫淸時未遂歸山志謾對新圖想舊盟

帶水灣環

寒流如帶繞茅堂堪與詩人繫悶腸斜束山腰分黛碧橫紆田腹界雲黃石渠雨過灘聲滑竹檻風來水氣凉羨殺江頭垂釣客綠蓑眠月聽鳴螂

榕樹屯陰

繞屋扶疎碧四圍炎天坐嘯最相宜倚雲翠蓋童童立到地青絲裊裊垂風動每聞蒼雪落日斜時見綠陰移閒來廣地支頤臥絕勝公庭聽五辭

椰林挺秀

千樹椰椰食素封穹林遥望碧重重鷹空直上龍腰細映日輕搖鳳尾鬆山雨來時青靄合火雲張處翠陰濃醉來笑吸瓊漿味不數仙家五粒松

月池夜色

鑿破蒼苔玉半璜徘徊雲影映天光素娥晚浴九秋露丹桂晴涵午夜香淡淡微風清醉骨溶溶凉氣沁詩腸箇中妙趣人知少况有源頭活水長

花島春香

碧玉波心一島微春來花卉競芳菲輕風暖散芝蘭氣麗

日晴烘錦繡圍𨒨客幾回凭檻賞流鶯百囀繞叢飛可堪美景成虛負人戀明時未肯歸

山市曉晴

暉暉晴日照山隈野市柴門趁曉開木屐穿花遊子至綠荷包飯遠人來化居有道長常集挂杖無錢晚始回會有仙翁來賣藥壺中咫尺是蓬萊

洋田朝雨

平田漠漠雨絲絲曉色溟濛望眼迷雲脚亂垂沙鷺濕溪流新漲水禽啼喜看翠浪翻千壘真信黃金在一犁白首歸田定何日追隨沮溺隴東西

送蔣生歸省詩序

禮曰老而傳所謂傳者非但謂其家政也而於其平生所守有所得者尤切焉夫人非生知不能不資於學學非一日之積也資稟有高下所得有淺深而其所以得之也又有難易焉苟得之於已而不及用用之而不克盡或用矣而無所紹述焉方其壯也尚或他有所覬今既老矣決無可用之期或用止於是而不可復進與夫用矣而或至於遺忘不有所傳一旦溘先朝露則所學隨身斯盡矣豈不可惜哉予自幼有志於學凡身之所至耳目之所見聞心思之所注想苟有益於身心有資於學識有可用於斯世

斯民者無一而不究諸心焉釋仕以來即以文字爲職業凡其平日所學而似有所得者隨事以應用或用之而驗或用之而不驗或未及用用之不知其驗與否今頭童齒豁去死期不遠矣欲一一筆之書以俟後世冀或有知我者焉然精力衰而筆路荒不能如素志矣獨奈何哉每於中夜興思撫枕發歎一世士子汲汲功利惟舉子業是務可與告語者誰歟乃歲戊戌予年五十有八矣距禮老而傳之歲僅十有二春秋焉耳適有裹子之戚而清湘蔣生以故人子來見憫予戚戚也而慰解焉跽而言曰先生幸與先人有一面雅覓願執弟子禮以終身予意其止欲習

舉子業爾拒之生曰晃之志不專在進取先生進教之幸甚時生年未及冠發西廣解來利春官循例皆歸家乃教然酒居京師逆旅中從乃兄昇歷仕督府朝夕來予館下考德問業者三年今茲再試又不利將歸省其母氏別予遠去欲留之而不可得因念昔宋太史年幾七十始得方希古於其別去也作詩十有四章送之予雖不敢上擬太史公然得一英才而訓飭之寓勸顏色而天理民彝不能自已其心則無以異於太史公也因步其韻特筆以送生其所以期望於生以承吾無窮之傳者意在言外生其念念不忘無徒謂強聒一一宜書紳庶如太史公之所望於

其徒者然詩曰

文章有大家制作稱妙手欲知為文法如造內法酒

既如蜂釀蜜又如蠶吐絲不見動織女嫁有百襲衣

至理須靜觀冥心休外慕戀戀憂予毋一步數回顧

欲任萬鈞重寧見賴兩肩急就無鉅功凡事無不然

生意暢于春清氣生於夜點鐵可成金糖霜原是蔗

老成悼無傳賴汝以解憂我有百車貨寄汝萬斛舟

悠悠天盡頭勤行亦可往有事勿預期勿忘勿助長

叮嚀出我口妙契在汝心愛身如愛玉愛言如愛金

纖鎔由寸纔成山豈一簣譬如農耕田不為旱潦廢

與其求知人孰若求之天西子蒙不潔反羨嫫毋妍

采木來山中彼此初不異一入工師手乃獨成良器

試金當以礪磨玉須用沙春融冰化水日映雲成霞

我心日思歸後會難數遇須知歲月馳疾似追風驥

老景難為別愁懷未易開高堂寧覲後念我早從來

壽嚴陵先生七十歲詩序

嚴陵先生以少保吏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致政家居之七年也歲在癸卯距其始降之年蒼龍舍甲午天運歷五紀而過之又將齊焉者也昔人謂稀有之年是已夫人徒有是年而無德與位固已稀矣況又有德有位而得其

年其為稀也豈不尤稀乎哉先期其冢嗣翰林侍講良臣得朝中名公鉅卿才大夫士祝壽詩若干首自閣老以下咸有之既萃成帙將寓歸至先生初度之辰以為壽以濬老門生也特以序引見屬嗟乎所以為先生壽者豈可苟同眾人乎哉夫眾人之所謂壽者以其身身止於百二十歲也先生之所謂壽者則以其名名豈可以歲計哉蓋將期之以千萬世而無窮也雖然先生稟扶輿清淑之氣生際文明極盛之時三光五岳之氣既完而所以培植保合之者又益加厚保之以泰龢休之以元陽茹之以菁華其氣清以醇其質厚以全身無恙而心無憂既已越下壽而

駸駸夫中壽之盛矣由是而底夫百二十年之壽則固其所固有者也固無俟於祝矣祝不祝於先生何加損若夫壽先生之令名於千萬世而無窮則固先生平日之所志所謂不在溫飽者之所充而極焉者也先生少有大志弱冠試秋闈即第一他日試春闈又第一進而對大廷又第一所謂三元者皇朝百年以來僅於先生一見之甫入翰林即拔於衆人中而進于清嚴密勿之地預聞朝廷大禮樂大政事大議論凡國家有大制作多出先生手自筮仕至於休致始終不出禁門而名聞於華夷功著於遠邇中間雖或暫爲六月之息然所以培其負大風之力而爲九

萬里扶搖之地益大以遠故其再出也位極人臣治效可稱述而疵議不加焉矧又得以未耋之年而享其清閒之樂天錫之以全福人歸之以令名穆叔所謂三不朽者先生皆兼而有之眞足以傳之千萬世而無窮矣其爲壽也豈將與天壤相始終所謂百年之期頤百二十歲之上壽烏足爲先生道哉

壽李希潤七十歲詩序

壽之言見諸載籍者始於書詳於詩詩之言凡二十有八爲君父言者二十有七爲母言者一焉是皆詩人祝願之辭所以述人心之所欲臣子之至情言之不足而詠歌之者也後世祝人之壽必形於篇什者厥有自哉海虞成齋李希潤先生明年年七十六月二十六日其初度之辰也其子侍講世賢縻於職弗克稱觴膝下先期徧于朝之公卿大夫名能詩者預賦詩以爲先生壽且及其母孺人焉予聞先生履道葆醇隱聲于海隅之區介以厲其俗如徐孺之在南州德以薰其鄉如陽城之在晉鄙誠以名和而致歲穰如桑庚楚之在畏壘不出戶庭而知天下之事不求聞達而致遠邇之譽不希仕進而來章服之華以篤厚之資膺恩封之典享耆老之年齒德爵三者俱尊其庶乎南山有臺之樂只君子者歟當夫懸弧之旦賓親畢至少

長咸集酒醴維醹殽核維嘉俎豆既潔且[illegible]先生蒼顏白髮頹然危坐于高堂之上以受子姓之賀以次及于姻親朋舊賀畢而燕以次起而舉觴爲壽安知其無效古人斷章取義以賦詩如左傳所載者乎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于以致其親愛之祝者有焉稱彼兕觥萬壽無疆于以致其無窮之祝者有焉或歌黃耇駘背之章或詠令妻壽母之句一堂之間情意諧洽禮儀中度驩忻交通其樂爲何如哉引而導之翼而輔之其所以享壽祺介景福眞有如松栢之茂也岡陵之高且大也南山之不騫不崩也古詩人所云云者莫不有之顧惟克家顯宦之子獨不與焉寧能

不感於心然而命服之煇煌天誥之褒嘉瑰辭麗句之譏讚揄揚誰所致歟覩其服章佩夫誥旨諷其篇章則子雖不在側愈於在矣韓子所謂子在京師雖有離憂親心樂者殆謂是哉先生以詩學傳家侍講君受趨庭之訓旣以三百五篇取高第爲天子文學侍從之臣子用是本詩爲說以冠諸作者之端以爲先生千百歲壽

壽吳餘慶詩序

斗牛之墟湖山之間有臞然一翁鶴髮酡顏面如渥丹超然物外而不爲聲名利祿之所役蓋延陵季子之遺裔也歲在昭陽大荒落日躔鶉尾之次蓂開十又二莢是爲初

度之辰泝其懸弧之始至是蓋四百二十[illegible]甲子矣爰有甥館之賓衣繡持斧坐鎮于南海之涯予雖不識是翁因其溫然之玉潤澤可挹則其瑩然之冰淸粹可想見巳門楷之光發爲孫枝蘭茁其芽金英瑶華來自劍江問安之餘載求珠玉之章將寓歸以爲翁壽觴之侑虛其右簡請予文先焉維南有星居狼之北秋分之旦耀迭于丙春分之昏收斂于丁是爲老人維東有峯峙岱之巔近依日觀視夜如晝旁睨介丘望河如帶是爲丈人是翁也其天之老人星乎其地之丈人峯乎星體在天光照下土苍色寒正光彩熠潤翁之明德不汙比之山盤于地峻極于天意氣端重雲雨勃興翁之厚德澤物似之予也不佞請以是二者爲翁之壽且以弁諸作者之前翁吳姓餘慶其名其先自臨川徙豐城之甘塘又自甘塘徙少塘今五世矣其求予言者翁之外孫廣東憲副涂君伯輔嗣子耿也

謝署正輓詩序

哀死以詩禮歟曰禮也曷以知其然於禮有之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是蓋發于人心之自然而形於聲音合於典則比於節奏有以動其怨慕哀痛之情是豈無故而然歟此哀死者所以必以詩詩必合於禮禮之中必有樂樂

之至必爲哀斯豈無故而然歟一本乎人心自然之天莫之然而然雖欲不然不可得也近世輓詩說者謂其源流於田橫義士之作斯固然矣抑孰知其所以然者乃出於人心本然固有之善秉彝好德之所同然者乎順昌謝公以善以子光祿寺大官署正昱貴敕封如其官以天順甲申歲卒于家訃至京師一時卿大夫士咸爲詩哀悼之併及其內子王安人嗚呼所謂哀死以詩者歟禮知生者弔知死者傷傷生於死者而弔生於生人今謝公平生足跡未嘗出其里閈名姓未登於仕籍禮義所施僅在其姻族德惠所及僅於其鄉閭而諸君子一聞其訃徒以其子故

乃哀悼之不已以至形於詠歎諧於音律協於節奏成於篇章其辭悲以切其意幽以遠美乎淵哉皆有古詩人之風中夫禮合夫樂而極其哀傷感慕之情夫豈無自而然歟署正君旣粹成帙偕其鄉友求予序於是乎書以冠諸作者之前

贈段通判考滿序

古人於官聯有朋友之義情好洽而志嚮同相觀而善故能共成事功以著休聞於無窮所以然者合以義而不以利焉耳永平太守周君德明以其同寅段君汝濟之倅郡三年也將上計於天官不遠數百里以書抵京師求予文

贈之予於是不獨見段君之善於佐政[illegible]因以得周君之寮寀相得也古道不見於今久矣夫以東西南北之人偶聚於一堂之上苟不舞智以相傾軋用術以相籠絡斯可矣况望其相觀而善如朋友也哉諸君之爲政與其所以相與者予不得而盡知也卽其求文相贈之意推之則其能以義相比可知矣道二義與利而已矣入乎義則出乎利義利之不並立如薰蕕冰炭之相反也彼孳孳於義此汲汲於利其能有以合也哉其有所合者必有所同也雖然同亦非君子之所尚也易不云乎君子以同而異而孔子亦曰君子和而不同君子固不可以不同而亦不可以苟同也守曰可而倅曰不可守曰不然而倅曰然同其理而不同其情是之謂不苟同若同聲附和心不然而口然之則是雷同而已矣義果安在哉國家用人必歷九年而後遷他秩汝濟以名家子發身儒科倅是郡今甫三年其優異之聲已灼灼乎其昭著如此其尚圖惟厥義於其終哉圖厥終如其始異時京畿列郡聞有守佐俱廉能著稱致璽書並襃而陞秩賜金必永平也夫謹書以俟

送莊瑩中赴秀水縣序

金陵莊瑩中以名進士擢知秀水縣其友李應禎求予文以送之且曰郡縣之吏難莫難於令而[illegible]以妙年書生

初筮仕卽得令繁劇之邑命下惕然懼[illegible]而商所以盡其職者而未得其方願子一言以勗之予曰令而難矣誠如瑩中所慮者然其所以難者有三焉莫難於臨下莫難於事上尤莫難於律己盡是三難而無愧焉則令之職舉矣何者難得者民心也難知者民情也難變者民俗也難察者民僞也難革者民弊也難瘳者民病也萃是數難於令一人焉必欲事事中其理人人遂其欲難矣事上之難殆有甚焉褊廹者難事也貪欲者難事也忌刻者難事也偏私者難事也暴虐者難事也苛細者難事也臨吾上之人有一於此而欲行吾所學使吾志得以直遂而無掣肘

之患[illegible]矣律己之難尤有甚焉莫難制於欲心莫難遏於私心莫難懲於忿心莫難廣於褊心莫難正於偏心莫難約於侈心莫難保於常心是數難者一或忽焉其欲不獲罪於上賈怨於下以稱吾之職難矣爲令之難一至於此可不慮哉可不懼哉應禎再拜曰子之言至矣請以是語瑩中俾之思其難以畜其易服子之言於無斁於是乎書以爲送莊瑩中赴秀水知縣序

送鄉友富川韋知縣序

鄉友韋君忠以太學生釋褐爲富川知縣將之任友人符君文質謂予曰凡吾同郡之士出自學[illegible]選天官者拜

命之官吾子皆有文贈之韋君子同邑[illegible]於言也必矣敢以爲請竊惟富者贈人以財仁者贈人以言予也業儒而貧仁道之大又非所敢當故惟竊仁人之言以爲吾鄉故舊朋友臨别贈非敢公言於人人也傳不云乎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是爲治莫先乎禮讓也吾願君以禮待人史不云乎吏以案牘爲師是居官莫先乎守法也予願君以法持己或曰先王制禮所以治躬非專於人也朝廷立法所以治人非專於己也子言無乃偏乎予嘗觀夫世之爲長吏者知有勢位而不知有禮知責人而不知[illegible]僅[illegible]一官自視哆然甚尊且大視民如草芥視士如[illegible][illegible]得不念吾之祖若父亦齊民吾之身亦嘗爲士吾以入而治人易地則皆然耳吾之待人也不以禮可乎吾之身率意肆行舉手搖足皆離三尺法中而不知檢顧乃從事司空城旦書專恃柱後惠文冠公以責諸人曰某家於某事可案某人於某事可論獨不念吾之所行一一皆合法否乎噫斯二者天下爲長吏者之通患也是皆予與君在學校時所親見者也今君荷國家作養厚恩一登仕郎膺七品之秩有百里之地愼毋效尤則予贈言之意亦諸友同贈之盛心也

丁守彝哀詩序

鄉進士寶安丁廉手一帙甚鉅踵門告[illegible][illegible]公哀先父菊莊先生之詩也願爲之序先生名恒字守彝予聞其人也久矣守彝以詩聞一方其詩冲澹清雅頗有唐人風致蓋工於詩者也生而工於詩沒而人以詩哀之不亦宜乎蓋詩本性情而情有七哀其一焉三百篇中如二子同舟黃鳥諸篇皆悼死者而哀之之辭也漢魏以來之詩如七哀之作雖不明指其人哀傷之意隱然見矣有唐作者尤多至老杜之八哀則歷述其人之行實而終之以悲悽之情千百載後諷而誦之者莫不悚敬愛慕如其人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疾痛如其人之始死不必歷考史傳而斯人之

之生[illegible]身歷歷然在目中矣昔人謂杜詩爲詩史予竊以爲近世哀輓之作皆死者之實錄也夫達官貴人功大名顯其卒也鼎彝有銘謚有議史有傳固不必籍此以流聲實於後來若夫山林寂寞之濱高人隱士名不載于仕版跡不至於都市雖有絶世之行撰頤之學而昧昧無聞者多矣自非當代之能言者取其行之高蹈悲其生之不遇形諸聲詩傳諸將來夫何以能壽其名於天地間哉此哀輓之詩所以作而孝子慈孫所以惓惓於斯也矧守彝博學能文而於唐人詩尤其所長其詩[illegible]固已著聞於一方矣今由諸公之作殆得以廣其名於[illegible]後

世耶後有知言者采輯有明一代之詩[illegible]知有守彝使其詩得在所選焉未必不如唐音中之郤謁也是爲序

侯敎諭哀詩序

人莫不死也而死得其所之爲難所以難者非死之難處死之難也尤溪敎諭大台侯邦重以父怡素處士之沒哀過而至於毁不幸卒焉或者病之曰聖人立爲中制敎人無以死傷生今君以親故哀毁以死無乃非中制乎嗟乎爲子死孝爲臣死忠可謂死得其所者矣然死忠與死孝實[illegible]之於父天也臣之於君人而天也人而大者可以[illegible]於天者一於用情而已義有所不計焉非不計也不及計也蓋人之有是身親所生也無親則無身親旣喪矣吾身何有哉方其泣踊號慕之時創鉅痛深五内分裂上不知有天下不知有地中不知有巳身又何暇計其死生也哉是故親死而哀哀而至於毁毁未必死也而或死之非故自戕其生以致之死地而忽不自知其至於死也是其死也蓋出於天理人情之至眞至切非若臣之於忠得以義權其輕重緩急以爲去就死生者此焉然則君之死也揆之中道雖不能不過然其志則可[illegible]責則可哀也已矧君年方富學方進才方[illegible]又[illegible]

下壽乃不階貴位以死是尤不大可哀[illegible]一鬨一時縉紳大夫士無問識與不識莫不爲悼而又長言之詠歌之不一焉是亦天理人情之不容已者也君之季父方伯公稱諸公哀君之詩旣成帙俾予引諸其端予故推明君之志以見其所以死用以解或人之病君者云

丘文莊公集卷之五　李楨　宗孫鎮魁典籍

賀　棠青南　吳位和　吳必祿　何士瓚

焦映漢雯濤選定　吳纘姬　符　詩　馮廷瑛重編

王　贄獻甫　伍衡文　鄭應瑞　詹登翰

記

高州府學記

高涼郡學興於公私力屈之時可書也天下之事動之有機用之有要爲之有其方則不難於成十數年來海以北地爲峝猺所侵掠民十喪其七八官府岌岌然居民上凡事一切麤具上之人亦不甚拘以文法按以故事至於學校一事尤以爲不急之務視之蔑如也廣東按察副使闕里孔公韶文獨慨然太息以謂民物凋弊甚矣必欲復承平之舊觀非振作士氣固結人心不可得已必欲作士氣結人心亦惟鼓之以其機提之以其要行之以必效之方然後庶幾焉耳學校者申明教化之所義理之所從出也所謂動之之機用之之要爲之而的有可效之方其不在玆乎始公以名進士出知邊縣擢知高州府事以撫綏得宜控制有方爲當道者論薦起貳憲臺奉璽書專理高雷二郡兵務然其心尤惓惓於高顧惟士氣疲靡人心渙散所以鼓而舞之萃而聚之非學非廟厥道何繇所以申明

教化使民知所趨向講明義理使民知所感發無有先於教學之事者於是節縮費用量度事宜取用於財屈之餘役力於民鮮之時其所施爲措置蓋視他郡尤難焉者凡學制所當有若大成殿明倫堂從祀之廡分教之齋其規制一復承平之舊而又有加焉知高州府事豫章胡侯琳知茂名縣瓊山曾君英以書遣永福文學楊拱來求予記其成昔魯僖公脩泮宮春秋不書說者謂常事爾彼春秋之世雖日征伐盟會歲無虛月然當是時禍不及民是以學校之脩蓋未廢雖不書可也若夫今日高涼之境自夫有司不戒於其初遂馴致於田里蕭條民無蓋藏凡所以養生送死之具一切蕩盡尚何有於教與學哉於此之時有能以餘力及於教學之脩可例以爲常而不書哉孔公舉此可謂得其機要而必有可效之方蓋教化既脩義理自明義理明則仕者知有備無患之義先事則豫防而宿戒已事則謹守而嚴持知食焉死事之義無事則與民相爲心體有事則與城相爲存亡爲民者知入孝出弟之義時平則服勞樹畜以事其父兄患至則衛之如手足之於頭目知尊君死長之義平居則趨事赴工以奉其長上臨難則衛之如子弟之於父兄夫然則學校之設不但聚生徒以講學育人才以需用而已詩曰既作頖宮淮夷攸服

蓋理明則人心固人心固則士氣作士氣作則彼蠢然冥頑者亦將惕然感動幡然歸順矣運其機舉其要行其方而必效者孰有過於此哉於是不辭而爲之書

梧州府縣廟學記

梧郡介兩廣間實爲嶺海要地皇上以邊疆之不靖也命御馬監太監陳公都察院右都御史韓公平江伯陳公畀以節鉞專征之柄以總鎮兩藩地未幾平江公以名去而平鄉伯陳公實來繼之武功告成邊鄙肅清于時韓公實任總督之寄諭于衆曰武功雖可以遏絶亂略然非聖人之所尚也所以柔人心而銷輭其強梗之氣莫若脩文教

脩文教莫若興學校太監公聞而是之爰主其議而前後兩總戎公議皆克合一時兩廣藩臬諸公以事在梧者咸與焉於是庀材鳩工大肆興作拓其基而大之撤其舊而新之材足而頁工能以勤都憲公視事之暇躬爲督視衆心齊同畢力殫藝曾未踰時規制咸備中爲禮殿翼以兩廡繚以周垣廣庭重門一一如制郡學峙其左邑學峙其右講誦之堂齋祭之室會食休宿之所以至於庖湢庾庭凡學制所當有者兩皆備焉閎麗靚渼爲兩藩學校之冠議者謂非獨嶺以南所未有雖中州亦不多見也父老相與議於鄉曰鄉也室家之不保何有於學校士民相與議

於途曰鄉也奔走之不暇何有於讀誦呻吟之聲化爲絃歌棘莽之區變爲俎豆伊誰之功歟是不可不知所自於是廣西按察司副使范君布政司叅議黄君因衆心之所願欽者求予文以紀其實將刻諸石以垂永久竊惟有虞舞干羽于兩階而有苗格魯僖作頖宮而淮夷服孔子亦云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則用文德以服遠其來尚矣雖然文德之敷必在於徂征之後蓋先有以折其氣而後有以服其心苟非大禹先有徂征之師則兩階之間七旬之舞豈能遽格有苗於萬里之遠哉是故文德武功必相爲用又必有定所有常時而後可行之久遠焉學校者

文德所從出也於此明倫於此講道於此同風俗於此造人才出征則於此受成振旅則於此獻馘鄉則於此飲酒射則於此比耦與凡歲時禮飾帥民讀法之類咸於此焉行之開人心忠孝之天立國家紀綱之地扶世教於不墜廣材用於無窮此先王立教之大端也若夫作士氣於委靡之餘折姦謀於萌芽之始斂強悍之氣以囿之道義之區斯又其微意所在焉公建學立廟之意其有見於茲歟予既敘其實而又竊魯人作詩頌泮水之義繫之以詩俾邦人士歌誦公之盛德永永不忘也

桓桓學宮于江之滸禮殿中峙翼以周廡左郡右邑兩

庠夾輔經闕斆斆圖書之府講堂渠渠論道之所樓士
有廬養賢有廩有庖有湢有庭有戶凡制所有莫不備
舉室千斯楹牖百其堵式完以整鱗鱗雅雅如砥之平
如翬之翥如日星之麗如枝幹之附像設維肖器用不
窳有事上丁上下降俯於論鼓鐘於舞于羽麗牲有碑
薦醴有俎駿奔在列心虔貌儼有翼其趨十百其侶闢
闢啾啾篚筍斯鼓準圓於規則方以矩容貌偘偘衣裳
楚楚言笑訒訒和樂婉婉匪道弗談匪善弗取百越之
墟千祀之宇士風民俗變而中土如古鄒魯如漢潁汝
揆厥所元夫豈無故曰安陽公今之申甫柔不爾茹剛

不爾吐爾饑而寒我翼以哺爾兇而頑我碪以斧不飾
而文不威而武新宮告成四方來覲父詔其子孫承於
祖相詔以言銘鏤肺腑曰今學宮昔焉草莽倏然而成
莫匪神助匪惟學宮我室我處我田我耕我子我乳今
我所有孰非公之所與公不自有歸之當宁予因民心
代天作語述此銘詩以詔終古

瓊山縣學記

孔子生於魯魯之南境則楚北境則齊當孔子時楚竟淪
於蠻夷齊必一變而后僅可至魯魯聖人之鄉也亦必一
變而后可以至於道焉然當孔子世魯之治化竟未聞其
能於變而底於時雍之域况今去聖人之時餘二千年之
久距聖人之居幾一萬里之遙者乎瓊在禹貢荒服外濮
武元鼎中始入中國其去聖人之居甚遠服聖人之教最
後其於聖人之道蓋聞風而興起非有所觀感而過化者
也然今日衣冠禮樂之盛固無以異於中州其視齊魯亦
或有過之者豈孔子欲居九夷之志乘桴浮海之歎豫有
以定於千載之前萬里之外哉瓊山縣居郡郭下郡有瓊
山譬則人身之有首面邑有學校譬則首面之有眉目也
茲邑實爲諸邑之首其學校亦視諸學爲冠邑有學肇於
宋始遷今地則在國朝洪武九年自是以來雖屢加脩繕

而僅取苟完無經久計成化乙酉廣東按察副使會稽唐
君賢夫行部至瓊始發官貲畀知府清漳蔡君叔清脩復
明倫堂暨崇禮養正二齋功未就繼歲辛卯憲副豐城涂
君伯輔奉璽書專鎮海南留心學校乃市旁近地以廣學
基兼助其費以畢前功又剏會饌堂及號房三十間知縣
事五羊梁斯預力其間訓導高涼周書專董其事既訖工
以記見屬予邑人也知瓊之教事爲詳說者謂瓊士未知
學蓋自宋姜君弼從學蘇公子瞻始殊不然公作伏波廟
記謂自漢末至五代中原避亂之人多家于此今衣冠禮
樂蓋班班然矣觀公此言則其未渡海以前已有衣冠禮

業之盛至公始益變爾皇朝洪武中姚迮遣謙古則來典
敎事一時士類翕然從之文風川是丕變至今瓊人家尚
文公禮而人讀孔子書一洗千古介鱗之陋出而北仕於
中州中州士大夫不敢鄙夸之者未必無所自也謂非學
校教學之功可乎今世學校所以爲教者非六經孔孟之
言在所樌斥三尺童子人人知性之本善而有荀董楊韓
之所不及知者豈今世童子固勝於前世鉅儒乎敎素行
也敎行則道明推諸四海而準瓊處大海極南之陬去齊
魯幾萬里而道之彰彰然著明如此是知聖人居夸之志
浮海之歎不行於駕說之時而著於奠楹之後蓋百世可

知也吾之學者不遠千里裹糧負笈以從師千載今聖人
之道與王者之化並駕而偕行隨在而有經有常說不假
於辨難學有常師不假於外求居有常所不假於游從食
有常廩不假於經營今之爲學者固易於古人數倍矣於
此而不知所以自勉焉甚至於自暴自棄豈非聖世之棄
材名教之罪人也哉予忝生是邦於邑士爲鄉先達故因
記學之成廣二憲副公作興之盛意而規之以言非獨儆
予今且以示來者於無窮云

萬州遷學記

昔史臣紀禹貢山川而終之以聲教所至其東西北皆以
地言至於南獨言其方蓋以聖人體天爲治面之所向目
之所視其明德之光被初不可以地里限計也廣海居中
州之南瓊又居廣海之南瓊之支郡曰萬者又居瓊之南
茲地在禹貢時固遠在荒服之外然嘗是時聲教所訖東
止海西止流沙北止朔方今閱數十代更數千年其三方
固未嘗越之而有所加也惟南則日闢日遠雖以區區四
州之地去中國萬里之遙而郡縣之建學校之設與齊魯
不殊豈不以南者離明之方文明之地萬物皆相見於此
乎萬在前代爲萬安軍附郭邑曰萬寧皆有學國初改軍
爲州正統中罷萬寧縣而學隨以廢成化壬辰衆以州學
湫隘縣學之舊基則高亢而明爽也議欲遷之適廣東副

按察使凃君奉璽書專鎭于瓊行部至萬爰主其議乃命
守備指揮舒鎭知州梁某董其事經始於是年某月訖工
於明年某月新學告成衆謂不可無記乃遣鄉進士曾昌
來求予文惟郡邑有學校猶其有苑囿然儒畯在民閒譬
則草木生於原野也殊形異種叢生散處藝囿者移彼置
此區別而羣聚之栽培灌漑各順其性而不戕其生慮其
不能敏成而速化也又易置其處以冀其速成使凡在吾
所培植者皆足以資世用而不棄捐於人諸士子生民畯
之家選入庠序爲弟子員何以異此上之人所以培植滋

潤之功如此其至而又擇夫高爽之處以廣所居其尚思所以挺立拔出以爲向陽之草木欣欣然就陽明之光求以自異夫陰崖幽谷之所生者異時由郡圃而進於禁籞其爲臺萊爲桐椅爲新甫栢爲徂徠松爲衞武公之菉竹爲召伯之甘棠爲周王之棫樸使夫天下後世之人咸曰聖化自北而南日遠日盛雖遐方之地不異中州百世之下不異古先顧不偉歟

道南書院記

道學復明于宋起自西南而行於中州其後也復還於東南蓋天示奎文以開有宋一代文明之治生周子於道州

營道縣歷四葉天子以明道紀年是歲明道生于黃州之黃陂明年伊川生大賢所生其地其時皆不偶然也二程侍其父大中公宦游南安周子適官於是承父命從學焉是則道學之興其始蓋自南也程子既長歸北方乃以其所得於周子者敎河洛之間一時南北士多從之游南方之士其尤著名者游與楊也游之別也程子未嘗無贈言惟龜山先生之行特發爲吾道南矣之歎所謂南者非道始之南也道終歸于南也嗟乎先生之歸豈但儒道隨之而南哉曾幾何時而世道亦從而南矣雖以嵩洛間人亦不復知有程學幸而奎文道脉中興於南朱子者出斯道

乃大明于閩閩之間使天下後世知有聖賢全體大用之學帝王大中至正之道萬世行之而無弊者其功大矣後之人推原所自咸歸其功于龜山先生蓋以周程二三子發明孔孟不傳之秘於絕學千五百年之後演斯道之脉而延之俾常行至今者非先生之功而誰功傳曰道待人而後行當宋運中否假使世無先生則無朱子矣無朱子則周程以上所傳之要堯舜以來相承之緒必至中絕其所關係豈細故也哉是以尚友古人者不徒論其世而必表其地也謹按先生自五世祖來居將樂初師程伯子于潁昌繼師叔子于洛得道南歸以授其徒羅何素仲素之

先豫章人也避地來居南平後徙于沙仲素於楊門獨能任重詣極以所得河洛之學授其同邑李愿中而朱子淵源實於是焉出是三先生者皆劍產也而朱子亦生劍之屬邑尤溪夫以一郡之狹四邑之小二三百里之近百年之中乃有四賢並生于一時上承下啓以延千萬年道學之脉其地蓋視東周之鄒魯也昔孔子生於魯當成周之既東乃欲興其道於東方蓋謂魯也然而竟不得如所志惟以斯道傳其徒曾參參以傳聖孫伋伋傳於鄒孟軻氏後世稱斯文之宗必曰孔孟稱文獻之邦則歸鄒魯云方宋盛時孔孟之道大行於河洛之間是時尚未南渡也先

生歸延平程子已謂其載道之南其後果有羅李二先生繼先生而起以傳其道集大成於朱子今天下家藏朱子之書人習朱子之學夫孰不知其淵源來自紫陽而聚徒講授於考亭雲谷之間以發揮程學上遡孔孟之傳抑亦或有不知劍浦之濱九峯之麓乃朱學所從來之要會者矣苟非嘗路君子有以表章之夫孰知其然哉鄱陽蘇章蚤習程朱之書以明經登進士第歷官郎署來知延平府事慨然欲推所學以見於行首以化民成俗爲政恒謂世之論道學所興之地必曰濂洛關閩閩八郡而分上下茲郡實居上下之中西與建境其西之趨會府者沿劍津而

下東與福境其東之趨京國者泝劍津而上或往或來何莫不由於斯閩中所産士以朱子爲第一流人物而閩士所建立者以重明道學爲第一等事功延平爲郡雖僻而小然其所關係甚重而大如此非但有光於八郡也於是與其同寅通判府事應元徵推官王鐸圖所以孚報祀而大顯揚之者僉曰三先生於南沙將樂舊各有專祠近又於郡城北隅合而祠之毋庸致力矣今吾儕新構公宇以爲朝命重臣駐節之所甫爾告成而未有名稱盍揭道南二字以爲書院之楣以示八閩士民與夫四方宦游士大夫凡使節往來及以事經行者俾知茲郡爲道學重興淵源所自之地不亦韙與侯曰然遣伻來求記於予予既提原斯道所以南之故及其書院所以名者如前又爲記其規制歲月曰書院在府治之東廣丈十有一長十有七前爲三門後爲廳事中爲堂最後爲燕息之所前後各六楹並翼以兩廡通環以周垣經始於弘治壬子春其落成則是歲之秋八月也

賜進士題名記

太歲上章閹茂是爲大明弘治二年皇上奉天承運賢俊登庸之第一榜也故事既賜進士第必立石太學以示久遠禮部臣以題名記請皇上以命臣濬臣於是時叨居讀

卷之列而文武羣臣合辭上賀之際實與焉伏惟賀辭有曰天開文運賢俊登庸夫謂之運者氣化流轉之名有天運焉有世運焉有文運焉天運則無往不復世運則曆數相乘若夫所謂文運者綜天經地緯之機顯神功化理之妙凡在宇宙開闢以來三才之道五倫之敘六經之旨萬事萬物之紀咸具于茲匪徒圖書字畫言詞藻繪而已也蓋必天運循環否極而泰聖人應運而生握持斯世身任乎斯文在茲之責正倫理明經術以丕弘治道儲民俊而教育之掄士秀而登庸之資其彌綸參贊用人文以化成天下而文運於是乎興雖人之爲而天實啓之也身自

帝堯以歲甲辰開華夏正統以闡文教歷甲辰者六十又三十六年至宋祥興己卯而文運遂以否塞我太祖高皇帝生應昌運以歲戊申開國建基以復中國境土載闡人文既用興王良佐建大業垂大統以開一代文明之運然猶思所以爲聖子神孫可繼之道卽於共三年庚戌詔天下設科以起懷才抱德之士明年親策之於廷歲乙丑遂定爲令制至是六千十二子再周天前後三十有七科矣肆我皇上亦以歲戊申繼統適符聖祖創業之年而共三年開科策士亦龍集庚戌也乃今三月望皇上御奉天殿親出制策試禮部所貢士次其甲第賜錢福等三人進士

及第楊旦等九十人進士出身祝祥等二百五人同進士出身彬彬濟濟鵠立於丹陛之下以聽鴻臚傳揭黄榜于魏觀一日聲名遍乎天下文武羣臣公廷合辭以賢俊之名歸之爲九重賀於乎名歸則責隨之賢俊之名何可當也必爲一世人豪如虞廷之黎獻周室之克俊詩所詠之譽髦傳所稱之天民史所書之國士名臣然後足以當之不然碌碌庸庸冒賢俊之名而欲覬其登庸以享有爵祿可乎矧斯特也正當皇明千載特起之運聖神繼照世運亨嘉斯文之運至是益恢以大三光五嶽之氣復完人文昭宣噫茲何等氣運邪斯士也皆世所謂長才秀民傑然於衆人之中乘此氣運之盛得以所學爲聖天子之所親擢將進而肓使之以弘一代文明之治明良相逢上下交而其志同噫茲何等遭際耶當此氣運有此遭際乃甘於暴棄而無所建明猷爲非夫也豈不負明時而玷大科哉

江都縣學進士題名記

自黄帝正名百物以後有一物必有一名然物有時而盡惟名則不恃形以生而長留於天地之間所以然者有聲音文字以寓之蓋聲音文字根於心出於口而具於點畫之間者于簡冊刻于金石者百世猶一日也自唐以來始

有題名記盛于宋而極于本朝故事凡登進士第者刻其名于石列于太學而天下郡縣士有登甲科者亦列其名于學宮焉江都揚州附郭邑自昔稱揚一益二天下州郡之盛揚州爲最揚州屬邑江都爲最是以人才之生江之北淮之南者以是邑爲稱首雖然士生民中猶人生物中也天地間物生多矣然一物有一名名同而物無不同者惟人之生同一形體也而人之名則人人殊一人有一名千萬其人則千萬其名以至于億兆皆然自有此邑以來人生其間者何止億兆之億兆而名存于世也萬不一二焉漢以前不暇論也自唐以後揚州戶口見於史者在唐

戶七萬七千一百五口四十六萬而人士之有名列傳者曹憲王綸宗李邕李鄘及鄘之孫磎僅五人焉在宋戶五萬六千八十五口十萬七千而人士之有名列傳者孫沫呂溱輩不過十數人焉而止彼生而具人形書于版籍登於天府者人人有一名也人呼之而已應之久而至六七十年遠已與草木同澌盡矣而唐宋此數十人者夫何朝代數更而其名姓恒若生哉託之聲音文字之間然也然其所以得託於聲音文字間而有以爲不朽之傳者是豈無其故歟穆叔有言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是三物者所以壽其名於不朽之具也江都縣學自洪武乙丑

開進士科以來登名黃甲者踵踵有之然未有爲之題名者今知縣事會稽董君豫以名進士來尹于茲謂爲政以人才爲先治民以法不若以教報國以身不若以人思所以作興其人才俾其知所以奮發出而爲國家之用視事未久卽白于巡撫都憲張公督學御史婁君太守楊君命工礱石題前進士之名以爲後進士之勸乃走書京師以記來請予故學穆叔之言俾勒諸貞石以示江都之士雖然德也功也言也實之謂也而能立之則名在焉有其實斯有其名徒有其名而無其實後之人將指其名而責以其實實之無而徒名之有不若無之爲愈也無實之名非惟人不吾堪造物者亦將不吾堪矣可不與哉可不勉哉

餘姚縣學進士題名記

名爲天地間不朽事蓋天地間萬形皆有盡惟名也者雖因形而有不隨形而盡其爲事恒不朽而長留於天地之間是以自古聖賢形皆澌盡而其名恒彰彰故在歷百千萬世如一日然識之者不置口而聞之者猶知起敬起慕夫豈無自而然哉三代以來銘鼎彝紀太常載載籍皆其事也然各隨其世之所重而著其名以傳之不朽自夫科目之制興而世之所重者在進士科朝廷旣重之而士之得之者亦知自重往往有名於天地間者皆自此塗出也

故所在學宮輒礱石爲碑紀已得者氏名以爲未得者勸宋以來則然矣今天下郡縣多有之而紹興之餘姚縣獨闕焉羅山胡瀛孟登以名進士來知縣事慨然歎曰餘姚爲兩浙壯邑入皇朝百有餘年浙以東士以文魁天下者僅五人而二人者出吾邑中而辛丑一榜天下三魁而吾邑又得其二某待罪邑中適逢其會所以紀其盛而昭之遠者職也因礱石爲碑具其事白郡守浮梁戴君琥適邑人張參議琳來因具書以請記于予爰自天開地闢以至于今人生天地間何限而其氏名著五經十九史中者蓋無幾嗚呼人而得一名於天地間夫豈易哉姚邑人著名

史傳者自漢嚴光始厥後由科名發身者惟孫子秀一人列名宋史傳中他盡未之見焉嗚呼一邑百里之間歷數千百年之久而垂名不朽者僅僅若此山川之秀所鍾者止此數人邪其餘皆與草木同盡而此數人者恒昭昭而不朽於天地間其必有所自也夫聖朝進士科視前代加重而於掄魁之選尤重惟其爲上之人所重故天下之人莫不重之重之斯望之望之深而不副所期此責之攸歸也孟子曰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然則有是名者紀于郡乘刻于貞石列于其學宮之中其播今而傳後非直一時在高位也形去而名存長亙

在天地間而不朽仁之名固假是以長存而不仁之名亦由是以長暴著不亾後之人將指其名而責其實而加之以仁不仁之稱吁可畏哉往者已過而來者續之將若之何而可董子所謂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仁者之事也立德立功立言率以是而存諸心以共成天下國家之務是則天地間不朽之盛事也請以是代二君言爲邑人士後來者勸

會通河土橋石牐記

皇朝因勝國會通河故道而深廣之通江淮漕以實京師餘六十年于茲矣然地勢多變天時不常盡人事者必隨時因勢以節宣之然後盡其用而利濟於無窮焉自河決陽武潰出張秋之後朝廷既命大臣築塞之以復其舊矣然其間猶有所壅滯之處一時任事之臣隨所在而爲之防備非一所也河流經東昌府之堂邑縣境地名曰土橋其上流之牐曰梁家鄉沿而至是十有五里下流之牐曰戴家灣泝而至是四十有八里又三十里抵臨清縣之上牐漕舟至此出會通而下漳御僅七八里爾輒膠於淺而不能行日集而擊聚於土橋上下十數里間舟人叫囂推挽力殫而聲嘶望而不可至主漕計者病焉時山東按察僉事陳君善專理其境之運道議於此建牐以積水濟舟

雖言於上而弗見報會都憲翁公巡撫山東所至詢民疾苦君乃以狀上公具聞諸朝天子可之下其議於工部仍命吏部設官如常制公得請躬蒞其處區畫事宜俾君專其事君計徒庸致財用授其屬東昌府通判馬聰等督工卽於所謂土橋者建石爲新牐凡其規制之廣狹長短與夫疏水之渠祠神之宇蒞事之署一如常度經始於成化癸巳冬十有一月之朔至明年甲午春三月告成於是水之渙散者有所束而舟之往來者無所阻省常歲挑浚之役薪藁之費奚翅千百未幾公入朝爲地官少司徒而陳君亦陞本司副使人之嘉其績而蒙其利者恒如一日歲

丁酉陳君乃以書來俾予記之竊惟水生於天一而成於地六其大用在滋稼穡以養人生其生於天者旣潤其載穎之苗俾生生以爲民矣其成於地者復浮其旣粒之實俾陳陳以爲國計順天地自然之理平其勢以通其利非大君孰主張是哉君主張於上臣輔成於下此古者刱剏疏鑿之功所由興而後世河渠堰牐之利所由設也漕運之制雖始於禹貢而特盛於漢唐宋之中葉然所漕者江也淮也河也渭也彼皆因天地自有之勢惟汴出於人爲而其初意在於般遊後世特假之以漕焉耳惟我國家並建兩京據西北之形勢而用東南之財賦中間齊南魯北

之境氣勢衡絶脉絡中閡爰尋故道引汶泗循淮濟會通漳御以達于燕於是則用豐而形勝益壯矣是則會通一河雖若有所因然昔人啓其端未大著其効若夫弘濬廣運之功則有在乎今日也其大規畫大體勢固本乎朝廷若夫因時隨勢節備而曲通之者其任事之臣不爲無助焉予謹因一牐之役而推原其本如此以爲記庸以示夫後之人

紹興府新修水利記

紹興居浙東下流凡鄰郡及屬邑之水多會于斯以入於海有東西二江焉東江於民無甚利害惟西江之水則會稽山陰諸暨蕭山四邑之民實資以爲利而亦往往有害於其間故昔官于玆有志利民者若馬氏之築鑑湖龜山之築湘湖趙彥倓之築海塘皆於是江焉以致其力其遺迹可考也雖然土地變遷古今異宜固有昔然而今不然者君子舉事視夫利之所在者何如爾又何陳迹之泥哉當是之時水散流以入於海利在于蓄水是宜昔人築塘積堰而禁民廢湖以爲田今則塘堰久廢之餘凡昔日汪洿沮洳之區莫不畇畇而芃芃悉成膏腴之壤四邑之民仰給以生生者非一日矣尚欲泥其迹而不知變更可不可哉此紹興知府戴侯琥水利之興所以異於前也歟侯

以名御史來知郡事下車之初問民疾苦知其所患莫急於水利之修乃躬臨其地而徧閱之以求其利之所在與害之所必至備得其實乃擇日庀徒於其要害處建石爲牐凡六在山陰之境者五曰新竈曰栢林爲洞者四以泄江南之水曰夾蓬曰扁陀爲洞者三以泄江北之水曰新河爲洞者二以泄麻溪五湖之水在蕭山之境者一曰龕山爲洞者二以泄湖湘之水蓋旁近谿澗之水下流皆胥會于小江龜山有牐以分小江之勢而新河之牐又併小江諸水悉引而西焉其所建置疏塞啓閉咸有法則斷斷乎必有利而無害必可經久而不壞諸費一出於官而民

無與焉於乎若戴侯者所謂良二千石者非邪郡之耆舊封給事中張蘊輝父爲鄉人倡適節推蔣君誼以事來京師屬求予文以永侯之功於不泯竊惟五行之用水土爲大土爰稼穡而所賴以生者水也水之在土也潛則泉發則源流之則爲川塞之則爲淵潤下之性固無往而非利也然或失所制則往往或能以爲害故水必賴土以制之人因其用畱其所不足而放其所有餘適夫過不及之中然後能成生物之功其大用在滋稼穡以養民生善用之則燥陽不能以亢濕陰不過於淫而草木蕃蕪百穀用成矣此古之明王所以必謹於溝洫坊備之制而世之良吏

亦必舉夫疏通瀦畜之政有以也夫紹興古名郡吏治之載於史冊者代有其人而尤以興水利爲良今其遺蹟或存或湮而百世之下蒙其利而仰其德者恒如一日戴侯繼前人後而興此役雖不拘拘其已往之陳跡而其利民之心則固昔人之心也後之繼侯者人人存侯之心行侯之政次第而推廣之則其利之在民者膏有既邪於是乎書以爲記蓋美前政之良以啓後之繼者於無窮焉

瀛洲橋記

水在天地間爲利最大爲性至險可用也而不可蹈可涉也而不可越聖人者任裁成輔相之道設封以占其利涉與否而又制器以爲利涉之具順而行之爲舟爲筏逆而度之爲橋爲梁既有其具則地之勢盡矣而人之行也不止地之形斷矣而人之行也不絕由是而極天所覆地所載之處無不可至焉閩爲東南奧壤川流不出其境舟固隨流沿遡上下于其境中若原陸衢途行所必由水中斷而地橫絕所以截流而渡者又必有橋梁之設焉建郡居閩之上游而建陽又居郡之上游是爲徽國文公講道之所其地視魯闕里萬世道統關于此四方書籍聚于此其邑雖小而其所關係甚大矧爲江浙入閩之咽喉入閩人北出而朝于京闕未有不由此者去縣治十里許舊有橋

曰瀛洲在考亭書院之右昔元定先生謫道州文公先生嘗率諸生餞之於此蓋邑之最勝處也人士過此者想二先生之高風大節必徘徊歎咏而不忍去庶幾有感發興起之助非但以利濟往來之人俾其不病涉而已也永樂丙申洪水泛漲橋圮者六十有二年矣成化丁酉瓊臺海澄辭之以乙未進士來知建陽縣事慨然以興復爲已任始與寮宷熊傑輩捐俸以爲民倡適貳守古曹李君明以事行邑事委典史趙銘以經理之而董其役者耆民陳嬰丘童陳志翁泗僧鷲峯也經始于歲丁酉春三月告成則庚子歲秋八月也橋之下有石墩七上爲屋四十有一楹

呼物之成敗雖有五數而其所以成之者未必不由人之智識才力也方是橋圮時天之十干十二支相配至是一周而又過之中間蓋是邑者豈無賢令佐按是邑者豈無良守貳暨明部使者及是邦之人亦豈無市里之義俠者邪然而卒有待於今日者有由然也昔孟子譏子產惠而不知爲政文公先生亦舉蘇長公言謂其有及人之小利無經世之遠圖嗟乎一橋梁之廢興固若無甚大關涉者而大賢君子往往以是而察其人之所爲所圖夫豈無徵之空言哉靜之初含鉛槧之習以臨吏民卽能有餘力以及夫徒杠輿梁之事亦可謂識治體者矣雖然古者徒杠

輿梁之成一歲事也若夫後世石梁之建則又以世計焉事尤難於古矣夫成之固不易而敗之亦不難文公先生記上清橋欲後之君子知其成之不易相與謹視而時脩之今玆橋在文公之鄉而予爲之記請卽文公斯言以爲其後之君子告焉

唐丞相張文獻公開鑿大庾嶺碑陰記

嶺南自秦時入中國歷兩漢三國南北朝至于唐八百八十有八年丞相張文獻公始鍾光岳全氣而生于曲江之湆時唐高宗咸亨四年癸酉也公生七歲卽知屬文十三以書干廣州刺史王方慶是時已爲張燕公所知年三十五登進士第授校書郎蓋公長于武后時不欲仕女主至中宗復辟之三年始出也玄宗卽位之初又策道侔伊呂科爲左拾遺內供奉開元四年承詔開大庾嶺路唐書地里志謂開路在十七年非也當以公序文是年爲是燕公於開元十三年薦公可備顧問明年燕公卒玄宗思其言名公爲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知院事會賜渤海詔書命無足爲者召公爲之被詔輒成遷工部侍郎知制誥尋遷中書侍郎是歲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政事又進中書令與李林甫裴耀卿並相林甫無學術見公文雅爲玄宗所知內忌之竟爲所傾而罷公在相位甫三年耳俄以周子

諒事出爲荊州長史卒年六十有八公之氣節文章治功相業著在信史百世共知自公生後大嶺以南山川灼灼有光氣士生是邦北仕於中州不爲海內士大夫所鄙夷者以有公也凡生嶺海之間與夫宦游于斯土者經公所生之鄉行公所闢之路而不知所以起敬起慕其非夫哉予生嶺海極南之徼在公既薨之後六百又八十年甫知讀書卽得韶郡所刻千秋金鑑錄讀之已灼知其爲僞既而卽史攷之史臣僅著其名而不載其言意其遺文必具也求之偏方下邑無所謂曲江集者年二十七始道此上京師游太學徧求之兩京藏書家亦無有也三十四登進

士第選讀書中秘見曲江集列名館閣羣書目中然木天之中卷帙充棟檢尋艮艱計求諸掌故凡積十有六寒暑至成化巳丑始得之乃併與余襄公武溪集手自錄出是歲丁內艱南還道韶適鄉友涂暲景旵倅是郡因語及之迺刻于郡齋公之遺文至是始傳于人間竊觀集中有公所作開大庾路序而蘇誥為之銘意公此文當時必有碑刻歲久傾圮磨滅今陳跡如故而遺刻不存豈非大缺典歟每遇士大夫之官廣南勢力可為者輒為浼其伐石鐫文以復當時之舊諾之而食言者多矣今上即位之三年嶺北袁君燮祥由秋官屬擢廣東按察司僉事奉敕提督雄

韶等府兵備臨行別予予復申前語君曰諾哉又明年以書抵予謂近得碑石於英山磨礲已就將求善書者錄公序文及蘇氏之銘刻諸其陽屬予一言識其陰於乎天地大勢起自西北而趨於東南大庾嶺分衡岳之一支東山橫亘江廣之間自此之南以極于海島奇材珍貨出焉戰國以前未始通中國也秦時始謫徙中原民戍五嶺漢武帝始遣將分路下南粵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湞水疑即此途也然序文謂嶺東路廢人苦峻極行徑夤緣數里重林之表千丈層崖之下意者大嶺迤東舊別有一途公既登朝始建議相山谷之宜革坂險之故以開茲路也歟茲路既開然後五嶺以南之人才出矣財貨通矣中朝之聲教日遠矣遐陬之風俗日變矣公之功於是為大後之人循其途而履其迹息肩于古松之陰寓目於新亭之下讀公之遺文想公之風度豈徒若晉人望峴山而思羊叔子哉萬世之後亦有過洛水而歌大禹如昔人者巳雖然公之功固大而著矣然使千載之下往來之人臨公遺跡而知開鑿之功眞出於公無疑傳誦感戴於無窮蓋亦有賴於斯碑之重建焉僉事君之功亦不可以不紀也君字德徵贛之雩都人其家去此百里而遠蓋在嶺之北也君在太學時嘗建言國計大有補於時用是名聞遠近今持

憲節于嶺南聲譽籍籍以知其進蓋未可量也予雖家嶺之南然去此幾二千餘里險公鑿之歲始見知于當宁而日薄西山無能為矣所以追前人之芳躅而振發其聲華者不無望於嶺南北後來之俊彥而於僉憲君蓋惓惓焉屬也幼有志尚友古人而於鄉褒尤所注意今年七十有二矣將歸首丘素願乃酬豈非平生一快事哉不勝欣幸勉為書之畀以刻焉

延祥寺浮圖記

延祥寺在南雄府治東二里宋大中祥符間僧祖善始建也寺有浮圖在佛殿之右以級計之凡九以尺計之凡若

十世傳爲異人所剏葢以其臨睛有影者三故也佛之教行乎中國中國之人所以崇奉之者無所不至廣其寺宇嚴其像設而又累木石以爲浮圖中國之有浮圖葢自孫吳時僧康會納於金陵始及晉南遷重加修飭天下倣而爲之於是下至偏州小邑無不建之以爲標表焉嗚呼其來也遠矣大佛之教以寂滅爲宗固無有所謂身烏有所謂寺宇像設固無有所謂寺宇像設烏有所謂浮圖固無有所謂浮圖又何影之有是皆知奉其教之外而不知其內者也若是者非直吾儒所不道而深於其教者亦所不取焉抑予聞西竺氏之教法派相傳凡二十八代至達磨

始至中國又五傳至盧能而止焉其始也達磨自南天竺浮海至廣州而北往中國其終也盧能自黃梅得道歸南至廣州祝髮終于曹溪居焉遂不復傳是則禪教之興始終皆在於嶺南而雄都乃嶺南往來必由之道而寺適當其衝而浮圖在於是焉謂之異人之建雖不可必要之不能無意也意芴袍之士必有深於達磨之道知本乎內者寓於斯有與無必能辨之募緣重修者寺僧智廣主盟者千戶譚某興工始景泰乙亥八月畢工則明年某月也寺之先後修建不與浮圖者玆不載

重修杭州石屋寺記

錢塘南高峯之麓有寺名石屋即吳越王所建大仁院也寺距西湖三里許中有巖石其下穹然空窈然深若屋然後人因以名寺鐫石爲阿羅漢像者五百餘其間泉石之勝奇詭萬狀遊西湖者必盤旋焉葢杭之山南勝境也歲久而圮鞠爲草莽之區者不知凡幾年矣成化改元有比丘惠馨者自京兆來游于杭歷觀陳迹慨然以起廢爲心結茅其間久之游人王此者咸與憫念相率助以貲財鳩工聚材期復其舊若殿若閣若堂若廊廡丈室與夫山門橋塔之類咸以次就緒煥然一新雖未盡如往昔之壯麗然以一遠方之僧無所因起不假勢力一旦倏然成久廢

之功葢亦難矣歲丙申馨來京師介通政何公文璧欲予文記其成惟道不同則不相爲謀馨佛者也有所述作顧不於其同進而以屬之吾之此亦可見天理之在入心有不容泯然者烏可靳一操筆之勞哉嗚呼佛之道吾不得而知之也所謂因果所謂緣業彼之深於其道者亦在所不取況吾儒哉然以予覘之其徒之所不取者顧猶有可取者焉彼其衣敗色之衣食棄餘之食上於諸佛乞法下於檀那乞食其教之所謂比丘者葢如是彼佛立教而以是名其徒葢欲堅忍其心使之不外慕而專一於內以求其所謂最上乘者其於世間一切紛華聲利美好端麗之

物視如土苴雖其君親眷屬有所不顧頭目手足有所不惜況外物乎夫如是然後謂之得道道必得然後謂之高僧今世所謂高者往往華服用精飲饌居則侈屋宇出則盛騎從甚至爭總攝之位贈住持之檄終訟以告訐持挺以相向至於犯戒律違規約則又其日用常行事耳若是者豈佛教使然哉雖然彼爲此者其心蓋亦了然知其不足以得道成佛也顧業已爲之舉世皆然若亦姑爲是以衒俗耳於是大言以自蓋虛喝以相脅遁辭以遷就謂夫一坊有爲之法皆小善有漏之因付佛祖於一棒視道法以矢橛嗚呼佛之道果如是否乎吾不得而知之也比丘

惠馨敝衣糲食苦心極力銖積寸累以興起此寺於百年廢墜之餘所謂堅忍而專一其心於內者蓋或有之矣其於比丘之名庶幾矣乎是則可取也何公非佞佛者爲之請記予故不辭而爲之書如此西湖之上佛刹之盛甲於四方遊僧之所必至刻石于此以示之必有是予言而知所擇者於其教未必無所補也豈但紀其成造歲月而已哉

天妃宮碑

天所覆者地也地之盡處海也海之所際則天也蓋氣之積爲天而凝結以成地所以浮乎地者水也水源地中而流乎地之外其所委之極是則爲海海之大際天其爲體也甚鉅而其用則甚險而莫測焉冥冥之中必有神以司之然後人賴之以利濟中國地盡四海自三代聖王莫不有祀事在宋以前四海之神各封以王爵然所祀者海也而未有專神宋宣和中朝遣使航海于高句驪挾閩商以往中流適有風濤之變因商之言賴神以免難使者路允迪以聞於是中朝始知莆之湄洲嶼之神之著靈驗於海也高宗南渡紹興丙子始有靈惠夫人之封紹熙■加以妃號元人海運以足國於是配妃以天我太祖高皇帝革去百神之號惟存其初封迨我太宗文皇帝建國幽燕

初資海道以餽運繼又造巨艦遣使通西南夷乃永樂己丑之歲詔中貴鄭和建宮祠神于南京之儀鳳門太常少卿朱焯齋祝封神爲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京師舊有廟在都城之巽隅大通橋之西景泰辛未住持道士丘然源援南京例請升爲宮然規制尚存其舊弗稱宮之名也成化庚子然源乃募財鳩工拓大而一新之既成礱石爲碑介天官副郎雲間張天駿徵予以記惟天爲大物不足以儷之儷之者地也地之所以爲地具山與川之形以成然山有限界足力可以盡之惟川之爲川液融於地氣通於天形浮於地之外而委於天之際以爲海源

源之流積而不溢也炎炎之繳曠而不乾也汪洋浩渺之浸無所如而不相通也是則海之大與天同而司海之神稱天以誄之而且假以伉儷之名厥亦宜哉今海濱之地神祠在在而有然茲京師密邇天宮凡天下之人浮海以利涉欲之北東南西以盡乎輿地之所止而又外而極于車轍馬足所不至之域其啓行也咸於是乎伊始焉祠神之宮而無壯大高廣之制豈得爲稱哉茲其稱矣人修其觀則神妥其靈神妥其靈而益著其感通利濟之效俾夫怪風駭濤之險等于平夸足國之用於無窮廣帝之化於無外凡天所覆之地神之靈無不在焉國家祝號祭秩之

典其典之永永無極也予生海之南備知海之大而險神之功之駿而捷也既爲文畀張君書以刻石而系之以詩

皇明聲教兼華戎車馬絶跡舟以通飄飄一葦萬仞中
崩雲屑雨歘巨風炎生瞬息歸溟濛誰能拯濟神之功
一念所至靈斯從收風平濤懾蛟龍神光閃爍來半空
驚波駭浪平地同徽章懿號昭皇封峩峩廟宇都城東
天下祀典始此宮千禩作配齊穹窿國祚與之無終窮

茅山復古堂記

茅山崇禧萬壽宮古有別院曰威儀唐道門威儀鄧鍊師所剏也宋秦丞相檜之家鄉於茲重爲修建其夫人暨子熺所施繡像至今猶存後人因號爲檜堂云歲久而圮國朝永樂初正一湯公希文承其師王懶雲命大加修葺適中書舍人臨川吳均過焉謂曰此堂建於唐至今奚翅七八百年可謂古矣久廢而興豈非復古乎宜名之曰復古爲更書其扁焉天順丁丑希文既退居嗣其教者華陽洞靈官湯輿慶也湯臨終惓惓以護持斯堂爲囑成化丙戌不戒于火遂成灰燼輿慶溪以負師遺言是惕是懼罄貲飭費鳩工聚財即于明年春三月按其舊址而重構之啓土之初于地中得錢一上有文曰萬壽復古衆傳觀之咨嗟讚歎以爲堂構之所以復古扁之所以更易信皆出於

前定有非偶然者矣是冬十有二月既已告成矣又歷九年是爲成化丙申輿慶慮其久而後之繼承者莫克知所自也爰來京師介其鄉進士徐君傳求予文記其歲月予詰之曰堂以復古名所謂古者復其規制而已哉無乃亦欲復其道乎哉若止於復其規制夫人能言之徵於其徒可也何用徵諸吾儒乎哉自斯堂言之由今而視唐謂堂爲古可也若以華陽言之由威儀師而視三茅君則唐非古矣雖然三茅君所以成其道闡其敎又必有所自始所自始者豈非尤古者哉予請推道家之所攸始以示夫居山道學之士俾其知古之所在由是而之焉以復之何如

輿慶曰然夫道家之說始於老聃氏老聃氏之言備於所謂道德經者道家之有道德經猶儒之有魯論也學道之流顧乃專力乎行禱祈之事而孜孜焉於其所謂度人延生之說而於五千言道德之宗一切置而不問是欲入海者不涉江河而游泳於溝洫之間而能有所至者未也何者道原於天具於陰陽凡有形有氣者莫不有此道也老聃氏出乃即所見而明之以為一家之言宗其教者乃私以為已有曰此道之教也夫道之為教雖宗於老氏而道之所以為道者固不專在是亦不止於是等而上之拓而大之則固有在矣雖然道固無所不在而人所從以入則

必有其徑焉彼所謂經者五千言是也學者必由是而之然後可以入道後之居茲堂者其尚咸儀師三茅君由三茅君而老聃氏而達乎黃帝氏以極于洪荒開劫之初太一函三之始必如是而後可謂之復古

莆田柯氏重修祠堂記

莆田柯氏世居其邑東南之安樂里柯山下村居皆柯姓也柯之先嘗有朱盛時構屋數楹以為族人總會之所名以都廳又於廳之東建祠堂祀其始遷祖貽承事郎昱及其子海豐令新之處士燁之輩數百年于茲矣子姓環祠而居者毋慮數百家世遠而派分歲時祭薦雖各於其寢室至於報本反始之祭咸必會于斯焉歷宋元迄于國朝屢修屢壞至承事公十一世孫德平乃慨然撤其舊而新之木石工作之費一出諸己而族人弗與焉時正統己巳歲冬十月畢工則明年夏五月也規制位設一如其舊既成歲而祀焉自是歲事有常族人畢來序列以禮秩秩以本衎衎以和僾然真若見其神之顧歆翕然咸興其尊祖敬宗睦族之心人不以居異而疏情不以服盡而遷數千有百人皆曉然知其出於一世一人之身也嗚呼懿哉德平公既捐館舍若干年矣未有為之記者今其孫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孟時述其成之歲月俾予記之惟

昔聖人作易於萃於渙皆係以假有廟之辭蓋以萃聚人心而收其渙散俾咸推一本之歸莫有要於廟祀者故古昔盛時天子至於官師皆得立廟以祀其先天子以萃天下之人心諸侯以萃一國之人心大夫以下則萃其一家一族之人心也自封建廢而世祿族居無常制私家之廟議卒莫定宋儒始殺廟制以為影堂既而又以祀影非禮而更為祠堂然其祀止於四代世固已罕行之又孰能推原所自來以及其始遷之祖如柯氏斯祠也哉夫當世數久遠之後族屬分散之多情與服而俱盡泛然相過而適然相值蕩然如途路之人渙散而不可約束一旦擬心固

志聯絡親比尊卑以世長幼以齒歲邇流以徂源循枝以返根是孰使之然哉玆蓋有功於世教甚大非但一家一族之事而已也或曰古者廟數官師一士二大夫三宋人始有四代之祭泥古者猶謂其踰禮况又推而上之也哉嗚呼古者一家受田百畝今世營利殖產者乃至十百倍於古舉世安之顧於反本始序昭穆之舉而獨以為非古政昔人所謂寧去小違古而就大違古者也豈非惑與予因學士君之請勉為書此以示其後人且以解或人之疑

稽古軒記

天地有初也生民有初也凡天下之萬事萬物亦莫不有

初也自吾有生之前以遡夫天地生民事物有初之始皆古也今時所謂古乃昔時之今非物有古今也時焉而已昔文公先生作小學書以致萬世始於立教繼以明倫敬身而終於稽古蓋歷傳記接見聞紀述古人之嘉言善行以實前言也人生八歲入小學則以是教之所以端其趨向廣其見聞而示之以法則也海南節使周遠士毅自幼開敏異常方人小學時從師讀文公是書則慨然興起知所嚮往稍長嗣祖職以僉衛事公暇輒親近儒生購求書籍庋于軒窻之中時會師友以講閱焉扁其軒曰稽古蓋有取文公立教之意也以予鄉先達與厥祖廣平公為夙

契世有通家之好求予文為記予惟稽古之言始見于虞書之堯典舜典授受于堯僅再世也虞廷史臣述堯之事遽以稽古為言由是觀之所謂古也者非必閱世久遠也則雖父子易世之間咸可謂之古矣雖然古豈易稽哉昔秦延君解堯典粤若稽古殆三萬言自堯至舜一代尚然况生千載之下而欲考千百載以上之事世代遼邈典籍浩繁必欲一一以盡之非窮晝夜竭心思耳目之力一息不容少懈者豈易能哉是以古人有近思切己之說焉士毅出自武冑食世祿以為武官所業者武事所聯比者武將所統馭者武卒近而思之切於己者尤在武焉予願士

毅公退之餘涉獵討論之際遠歷乎傳記近接乎見聞以求古人之嘉言善行究諸心而服行之無斁焉古人嘉言有所謂委質為臣無有二心也食人之祿則死人之事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也貴謀而賤戰必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毋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毋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古人善行有所謂說禮樂而敦詩書者與士卒同甘苦者以全取勝先計而後戰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者雅歌投壺雖在軍旅而不忘俎豆者蕩佚簡易寬小過而總大綱者擇古人言行而取之以為吾身今日之用雖聖

賢切問近思之學不外是矣豈但一武將之事而已士毅勉乎哉毋徒慕其名而必旣其實也誠如是予知廣平公於九原之下知其孫能稽古論以服行之又聞予以言而奬勵之地下有靈殆將粲然而撫掌矣乎於是乎記

竹坡記

竹之爲物取象於易任土貢於書播詠歌於詩具儀物聲音之制於禮樂植物之見錄於經也莫備焉是以大雅君子寓志於物者恒有取於斯安成吳先生掌教南雝時齋居之旁有積土如坡然坡之上有竹十數竿散陰覆軒墀間先生退自彝倫堂諸生執經問難者日造齋下憩竹之

陰以俟先生之誨當天日晴明之時淸風徐來綠陰滿庭先生布席於茲橫經其前諸生雁行立以序進而質所疑讀易者以蓍貨問讀書者以篠簜箘簵問讀詩者以菁菁籊籊之義問讀禮者以箭筠笏本管籥簫簣之類問先生一一答之盡其詳諸生充充然各有所得也乃揖而退先生語侍者曰向者之問殆有啓於吾心矣乎吾平生於物百無好也獨於竹焉嗜之不翅義理之悅我心六經者義理之所自出也而竹之用備焉吾之所以取于竹正以是耳向者之問非徒啓於吾心殆有所契矣乎小子識之於是以竹坡二字揭諸齋居之楣因而以自號焉明日諸生聞而歎曰先生六經之宗師天下學者所取正焉者也本六經以取竹一洗晉唐以來詞人墨客之陋其諸異乎人之愛之與自是相率咸以竹坡先生稱先生焉未幾朝廷以纂脩事名先生來史館予忝在執筆之末先生開以語予且曰竹無處無之南雝吾不復往矣兒曹輩知吾所愛在此也乃於家居壺丘之東營齋居築土坡植脩竹與南雝等以待吾之歸老也幸子爲我記之予不敢以弗文辭因次第先生與諸弟子答問以爲竹坡記俾天下後世知以六經取竹者自先生始

栢庭記

增城有隱居之士廖其姓植栢滿庭日哦其間客至則曰子姑去毋亂吾吟思徐徐于于樂以忘憂亦猶崔丞之於松也客有來京師舉其事語予者請優劣之予曰廖君則優矣客曰何也予曰君隱者也不事事而自適其適宜矣彼食君祿佐其長以牧其民顧乃窮日力以吟哦漫不可否事自爲計得矣如民何是則君爲優矣客拜曰先生之言韙矣敢請一言以記其所謂栢庭者可乎予曰古人所謂記者所以載其建置之規制紀其歲月之始末今廖君植數栢於庭除之間非有規制可載歲月可紀也焉用記爲哉子意不過欲推明其志操之所在而已君乎得無欲

屬其堅貞之節以守其歲寒之操矣乎若然可謂有得也
已矣彼其百花之豔冶衆木之敷榮非不可愛也人皆競
之而君獨不之取焉謂非有所得不可也然則何得乎禮
不云乎禮之在人也如松栢之有心也志其在此歟傳不
云乎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操其在此歟請以是記
之如何客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先生之謂也請書之遂
次第其與客言者以爲栢庭記廖君名某所謂客者其甥
太學生顧華也

愛竹居記

古之人以竹爲用至後世始以竹爲玩焉自黃帝命伶倫

取竹於嶰谷以爲律呂虞庭之韶笙簫與焉至周則竹之
用備矣或以爲簡或以爲笏或以爲籩無非以爲用也漢
魏以來猶然晉世始以風流相尚不事實用於是有竹林
之遊然猶未聞有愛之者愛之者實權輿於王子猷自是
厥後騷人達士聞風相尚取以爲號用以比德慕其虛者
有之尚其節者有之而愛之者益多矣廬陵劉君隱居不
仕他無所好性酷愛竹環其所居間植竹數百竿命其里
曰金竹至其孫章不忘先祖之所好因自扁其所居之室
曰愛竹蓋以先祖手澤所存非若晉人之愛也昔蘇長公
有云醉翁行樂處草木皆可敬夫慕其人者於其所行之
處一草一木尚且加敬之況爲其後而於其先人之所親
植者乎章之愛竹也宜矣公之敬草木者尊其師也章之
愛竹者念其祖也於師也則敬之於祖也則愛之愛之仁
也敬之義也然則章之愛是竹也其亦出天理民彝之不
容已者乎章之季父郡博先生掌教吾郡今來京師命予
爲記故不辭而爲之云

牧菴記

盱江俞大有振明自幼究心易學用漢京氏納甲法以六
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定人之吉凶悔吝而處其從違趨
避爲人子言依於孝爲人臣言依於忠如嚴君平所云者

乃就六十四卦中取謙之一卦三百八十四爻中擇謙之
初六一爻得孔子象辭牧之一言以自處扁其齋居曰牧
菴因以自稱振明幼有川世志旣而事多不如意僅得掌
蔡駙馬都尉家教子嘗延振明教幼子崑不幸殤亾振明
因從子游暇日以菴記爲請按爾雅郊外謂之牧周官牧
人小雅考牧牧畜者也虞十二牧漢十三牧牧人者也詩
所謂自牧歸荑易所謂卑以自牧其牧巳者歟廣牧畜之
法以牧人歛牧人之法以牧巳振明之意蓋有志於謙初
六之君子謙而又謙而期以保有終之吉乎是則然矣雖
然振明以柔和之資謹厚之性處下位而安貧寠不患其

不卑也卑之又卑素有也有終之吉可保也予奚容贅哉
抑聞之牧之義有三有守有養有策守者欲其不逸於外
養者欲其常有於中策者欲其不落於後孟子曰求牧與
芻其養者歟卜式曰惡者輒去毋令敗羣其守者歟莊生
曰視其後者而鞭之其策者歟振明守大易之訓用三氏
之言道德仁義以爲之埸圃前言往行以爲之芻秣禮法
以爲閑校敬恭以爲鞭策夫如是庶幾盡所以自牧之道
乎吁用牧畜之法以牧已既馴且熟然後推之以牧人還
又以之而牧物本諸已以仁民仁民而愛物聖人之道也
謹以是記牧菴振明宜服膺之毋斁

世引堂記

古儋大姓符氏世居其鄉之大里里環其居數十里閭皆
山菁谿洞其中居民咸依焉以居符氏之先系根紫貝在
勝國時曾受符印爲守土官國朝永樂初符添慶者率其
人朝闕庭文皇帝嘉其功授宜倫縣令以撫其人世襲其
職及宗孫符節應世其官以俊選入昌化縣庠爲弟子員
今有司以充貢上春官既引赴奉天門試中例該歷進太
學循資出身節歎曰環我家村總總之人恃吾家以有生
吾一旦名繫仕籍游宦中州吾之身榮矣而此數十百家
何所依乎今幸朝廷有太學生不願仕者賜冠帶授散官
之比盍歸乎哉以終我父祖之惠乃以其情言於天官天
官卿爲請於朝上曰如比節將歸謁予而言曰節自幼有
志世用潛心經史而專門於春秋初志固欲出一奮以光
大我宗祊也但以祖父來世官鄉土節忝爲宗子當嗣其
職而爲一方人所附土俗非其宗不屬也不得已舍已之
所業以繼先世之所基恒念自先考無恙時爲屋數楹中
有黃堂爲祖宗棲托之地傍有列館爲會友讀書之所他
日仕歸將爲終老之計今幸蒙聖恩未老而榮歸故里將
終焉於其中伏請大人先生賜以一名上述祖德下示子
孫以爲不朽之託非但符氏一族有幸凡吾一方之山林

草木亦與有光焉予於節之大父元春有一面之雅知其
家世爲詳廼名其堂曰世引蓋有取爾也既而節請所以
名之義予曰父子相繼爲世引之爲言延也長也世世而
引之由一世而致千萬世自義率祖引而上之往者日以
過自仁率親引而下之來者日以續往者如水之歸海愈
積愈深來者如泉之出山愈出愈有引之又引曷有終窮
哉且汝家歲時有事於其先亦曾聞工祝之嘏辭乎所謂
承致多福無疆使汝受祿於天宜稼於田勿替引之者是
即予名堂之義也夫古來聖賢遭際不出即處不仕即農
農者躬稼穡以爲養仕者膺爵祿以爲榮稽乃祖乃父世

襃其官不出其土榮矣養矣汝今奉恩錦旋則所以榮而養者不又引於無既耶汝尚益懋乃德延師儒以教汝之子弟廣聖化以率汝之毗庶使汝子若孫若曾若玄若雲來世世相引敬承先志丕振家聲善而繼之光而大之引而伸之延而長之永永勿替以供汝祖宗之祀事豈不偉歟節再拜曰敢不服膺至訓以詒厥孫謀請持歸刻之石寘之家祠以垂示久遠

野花亭記

禮曰天地温和之氣盛於東南五嶺地當中國之南而吾郡又居五嶺極南之徼天之暘明貫通於四時地之清淑

旁鍾於庶類是以物之生於斯也形塊奇而色鮮華味甘美而氣馨香獨異而且多凡他郡所有者多有之而其所有又有他郡所無者予自蚤歲麤知讀書卽有意於物理之學而於花卉亦傍及焉凡名具於載籍文字間徧卽人家園圃求之亦多有其所無者無幾爾而時又於載籍文字之外得其無名者甚多意謂方名不同耳他處或有未可知也及游郊野山澤中所見愈多中有甚奇特秀絶者詢之土人或有名稱或無名稱不止一類意謂游歷未廣安知他方無其類耶既長渡海而北歷高雷之境抵于羊城由是泝湞溪踰庾嶺沿章江而下浮大江歷吳楚齊魯宋衞之境以達燕京所至遇士夫博雅好事者往往詢之所見不過同此數品其間載籍文字所具者亦或有未[illegible]焉或此以爲是而彼以爲非迄不知所定於是乎歎曰花卉之生于中州可謂幸矣然人且猶有不盡識者矧不幸生於遐外之域者哉其不見知於人無足怪也是雖有瑰奇之容華豔之色芬芳之氣亦無由以表見于世惟自生自落於荒山野澤間與蓬蒿榛荆伍而已一何不幸之甚哉使誠一日有所遇焉將之而北與他方所有者相比較固未必盡出其下或超而出之者亦未可知焉而彼生得其地遇得其人方見植之於庭階之前培之於盆盎之內

滋之以膏腴沃之以潔清慮其弱也扶之以竹恐其燥也蔽之以蓬虡其或爲物所傷觸也而又護之以欄檻朝視夕顧以覬其長成開發迨其及時而開也設具召客以賞之分題賦詩以詠之詠之不足而或又寫之以圖不幸爲風雨所摧敗焉相與嗟悼之無已若是者豈其物一一皆足以動人哉得所處也歐陽子有言凡物之幸不幸視其處之而已予與是花同處遐遠之域目親見之者多矣皆他方之所未有者也其容其色其香一皆出於天然而未嘗假毫髮之人力且猶如此使其得與於人家苑囿軒墀之末而受園丁之培養爲士夫之賞識殆將與之爭妍競

秀未必盡出其下也其如所處不得其地何予每見而憐之思欲移入家圃中因其類而命之以名名有未雅者爲更之有志久矣歲巳丑聞先妣喪歸自禁林明年抵家又明年始免喪乃謀於鄉友好事者遍於山野草澤間遇草木之花卉苟可以入目供鼻者盡移植吾學士莊中前後致數百種爰於其中構一亭以爲賞玩之所名之曰野花亭意將待其封殖既成之後標其名而繪爲圖每種各詠以一詩使草木之生吾土者雖不幸不見賞識於中州士大夫而亦有聞於吾鄉之人或可由是而傳播於四方焉惜乎客土新培氣脈未屬既而萎槁者幾盡予爲程限所

薄遂爾北上竟未克如所志而重歎是花卉之不幸也雖然予鬢種種矣不日上章乞骸骨聖天子幸憐其老而賜之以休閒尚當成其素志安知其不終幸哉朝回無事坐願豐軒中時春雨初霽草木競茁忽然動家園之思信筆書此寓歸俾子敦刻置莊間以爲亭記用著吾志以示夫鄉之人雖然是記也豈直爲野花發哉

丘文莊公集卷之六　宗孫鎮魁典籍

賈　棠青南　吳位和　吳必祿　何士贊

焦映漢雯濤選定　吳纘姬　符　詩　馮廷瑛重編

王　贊獻南　伍衡文　鄭應瑞　詹登翰

記

南海亭岡黃氏祠堂記

古人廟以祀其先因爵以定數上下咸有定制粤自封建之典不行用人以能不以世公卿以下有爵而無土是故父爲士而子或爲大夫父爲大夫而子或爲士廟數不可爲定制且又仕止不常遷徙無定而廟祀不能有常所漢

魏以來知經好禮之士如晉荀氏賀氏唐杜氏孟氏宋韓氏宋氏或言於公朝或創於私家然議之而不果行行之未久而遽變或爲之於獨而不能同之於衆或僅卒其身而不能貽於後此無他泥於古便於私而不可通行故也至宋司馬氏始以意創爲影堂文公先生易影以祠以伊川程氏所創之主定爲祠堂之制著於家禮通禮之首蓋通上下以爲制也自時厥後士大夫家往往倣其制而行之者率閩浙江廣之人所謂中州人士蓋鮮也嶺南僻在一隅而尚禮之家不下於他方南海亭岡黃氏世有顯宦其先世在宋爲奉朝大夫者自淩江南徙以來今若干世

矣其六世以前惟單傳六世以後支庶始繁衍自是又若干世至處士洪儋者爲黃氏世嫡乃謀于衆曰吾儕承先世貽謀以有今日爲子孫者人競殖產以自私顧使祖宗無棲神之所於心安乎盍相與建祠堂衆曰然於是擇地於所居之東如家禮制建屋一堂三室以爲祠堂堂之前有亭翼以庖廚齋沐之所外爲三門繚以周垣樹以松栢專俾僮僕一人司啓閉焉規制如家禮而少異也置祭田具祭器晨必謁出入必告面正至朔望必叅歲時伏臘及有新物必薦有事必以告四仲之日及忌辰必有事於正寢一一按家禮以行蓋自天順己卯經始明年庚辰成而釁祀之至是歲己丑天運一周矣處士子玶暨其從子璀以鄉貢進士辭校官卒業太學援例寧親將南還介友人封部大夫馮君宗轍來徵予記按禮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是有土者乃得廟祀也古者有田則有爵今有爵者未必有田而有田者往往多在於編民今世拔士於民苟服章縫習詩禮是亦古之士也矧又時有擢科躋仕雖比古之大夫亦未爲過旣名爲士大夫而又有世業之田則立祠以妥先靈置田以給祭需私家之事孰有先於此者然世人果於殖產而不果於行禮急於貽謀而緩於報本有能特然興舉古禮以報先德以訓後昆若黃處士者

豈非家之孝子族之宗英者乎是宜書之俾玶持鐫於石以示其後人使知其所自其尚繼繼繩繩守而有之以弗廢墜哉

闕下林氏孝友祠堂記

八閩著姓以林氏爲第一林氏尤著於莆中莆中之林首稱闕下蓋自晉永嘉之亂八姓入閩林居其首在唐九刺史竝仕著名當代然列名史傳以大有聞於世者則自福唐尉攢始焉載在唐書孝友傳者可徵也攢以孝聞於朝有司於其門立雙闕以旌之世因號曰闕下林家始立於唐貞元丁丑其後歷宋嘉祐庚午大觀戊子紹興丙寅乾道己丑紹熙辛亥凡五加修葺舊有祠在闕之左歲久祠廢雙闕故址薄於社且在城外今成化乙酉翰林修撰燕山岳侯正來知興化府事從其遠孫孟和請出白金爲倡俾孟和率其族屬理宗懋等協力鳩工遷祠堂於郡城中烏山之陽築土爲雙闕如其舊制仍其舊扁曰孝友用唐書名傳意也祠祀始來莆之祖饒郡太守萬龍公而以福唐公配焉自是而下世昭世穆列祀於左右歲時族之長者率其族人祭告如禮祠成其宗袞翰林學士恒菴先生旣爲紀其本末今國子監丞大猷復以記見屬夫自唐人脩隋書列孝義於傳宋編唐書因之以傳孝友所謂孝友

之士著名一代者凡二十有五人如李知本張孝寬之儔今世之望清河系隴西者果孰為其後哉二十五人之中惟閩下一林獨著于閩中數百年如一日焉此無他文獻足徵故也在當時有歐陽詹為之甘露述其後呂夏卿預修唐書著其名孝友傳中而又為之表其門閭與夫黃璞陳俊卿眞德秀皆有所著述五人者皆閩產也而王十朋又以閩中良二千石為歌詩以讚揚之我文廟御纂古今孝順事實以為書亦具載焉此其所以愈遠而愈彰者有由然哉噫文章之傳旣足以示遠雲仍之賢又能以紹美孝友之祠旣廢而復興夫豈偶然之故哉謹按周禮春官

家宗人之官掌家祭祀之禮則家有祭祀尚矣蓋古之典祀者以宗名在國為宗伯在家謂之宗人宗以廟言禮始於親親親親非廟不統有田有祿之家所以別姓收族以尊祖敬宗必在於宗廟焉故也今世士無世祿大夫無采邑然而業為士者或仕而為大夫其子孫或受祿或宜稼皆得以追養繼孝故時制雖不立宗人之官而人家則不可無宗廟之祀然而說者卒謂祀當止於四代過則為僭盍觀曾子之言乎慎終追遠民德歸厚若祀惟四代而止則世之玄孫往往有逮事高祖者豈得為遠哉又何用追為子程子謂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文公載之小學書中以為範茲蓋百世人家通行之常禮也況有孝德如林氏者哉古稱盛德必百世祀孝為百行之本德莫盛焉闕下之林獨望于莆閱六百年其後裔猶合族以祀其十六世之祖盛德之後何其遠哉為其後者其尚是繼是承以勿替引之拜祠宇者萃渙散之心望闕門者起繼述之念以孝友傳家而移以為忠施之有政則莆中之林歷千百年恒為八閩之望雙闕峩峩世家封植與史冊所著孝友之名長赫煜霄壤間而永存矣大猷字子道謹敏誠恪崇尚古禮克紹其世業云

忠愛堂記

皇朝開國元勳義兼親賢德業並隆者首稱黔寧正家昭靖王生際大明啓運之初輔我太祖高皇帝光復中國帝王之統建萬世大功為一代全臣子孫嗣守西南歷世以忠愛傳家上報國恩下安民社閱七朝餘百年于茲矣世及承延昭穆繼述人人同此一心有如一日然者凡其所存所行何者而非本祖訓以衍家傳者哉然而循循然終身為之而匪懈渾渾然日用由之而不知行乎已者習以為常施諸人者忘其為惠蓋已非一人一世矣今太子太傅沐公琮始揭忠愛二大字顏于高堂之楣蓋摘太宗文皇帝御製書中語也用以示其後人俾其知先世所以積

累者厥有本原而有所效法綿世賞於無窮引廟享於不替蓋據事理之要會以示標準者焉間介侍御張泰以書來京師徵濬言以爲堂記夫自古創業垂統之君必兼親賢而竝用武王創周分宗支爲五十三國崇親也高祖興漢封功臣爲一十八侯尚賢也我聖祖膺天命肇基大業法古昔帝王竝用親賢之制列爵分土崇德報功衆建親王以爲藩屏大封功臣以爲楨榦非宗姓後不得專土生爵公者卒乃追王昭靖王於二十有二親藩之封九公十八侯之列雖若不預然於玉版屬籍有劍接花木之契盟府丹書有開拓疆宇之功其於親賢之義蓋兼之也故卒

愛王封配享合宮俎豆於六王之間子孫世守西南一方民兵錯雜延袤數千里視古諸侯胙土之封連帥分閫之任一時勳戚家無有也於乎盛哉濬待罪太史於祖宗典故竊與有聞伏讀太祖御製文集其責王爲西平侯也錫以誥文有曰當幸逢之初釋難之恩夢寐神交之報不忘而結之以究心利濟永爲多福之語及讀太宗爲善陰隲書敘王善行之實有曰處心仁厚樂善好賢小心慎密恩信遠孚犵獠與愛非忠君愛民之至何以得此而以嗣續昌盛與國咸休德厚流光之語終焉嗚呼聖言萬世如見天下家傳而人誦之荒陬異域庸人孺子孰不知沐王忠愛之名殆將見與天壤同休也功肅既已著效於當時而又以遺留於後裔子孫相繼以爲傳家之學忠國之本治民之譜人人持循而不悖世世遵奉而不疑惠襄侯以是而克負荷忠敬王以是而啓國封武襄伯以是而固封守榮康公以是而靖叛亂今宮傳公主宗盟膺朝廷重寄位上公總重兵鎮邊方於凡世家所傳懿德茂實既以身體而力行之矣玆又申明前人之心事昭示後人之軌範非徒空言而已也二聖所以期望之者於是乎信而有徵矣爲沐氏子若孫若曾玄若來以晜若仍以雲礽接而祿食耕采而復家者登斯堂也覩斯扁也目擊而心惟原祖宗

之心報國家之恩一夫不獲時予之辜非但居大業秉重權者然也苟有一命之秩一廛之受一力之隨咸舉諸心而加諸彼雖兵農臧獲之賤驃褭犵獠之蠢昆蟲草木之微必使之皆得其所而盡其天年愛施乎下卽所以忠報於上也互相講究交相勸戒推演昭靖王之初心體悉宮傳公之至意則夫天語所謂多福所謂流光所謂與國咸休於爾沐宗永永無極矣其念之勉之毋怠毋忽

永思堂記

八桂李君純名其所居之堂曰永思著不忘也玆以安順知州秩滿考稱陞江右之袁州府同知過予屬以堂記泣

而言曰某以承義方之訓出就外傅叨以經學發身賢科以有今日皆吾先考妣積德敎訓之所致也亨有祿位積以年所身晉榮而家稍裕而吾親不待矣嗚呼痛哉譬則種樹焉木既榮而就實矣懇其陰而食其實者非前日栽培灌漑之人也與言及此有人心者寧不感感然於中耶此吾堂所以名也予聞君言而悲之君之思亦吾之思也即吾之所以思者以記君之堂其殆有合哉夫人子有此身也合父之氣母之血以成形形具而理寓乎其中其主宰者謂之心心之官則思也父母之於子其初本一人之身既而分焉分則離離則漸以遠於是乎有思思而不可

復見於是乎永思永思云者終其身之謂也吾有一日之身則有一日之思吾無此身則無此心無此心則吾一念思親之心方從而息耳終天之痛庸有極乎是故禮之所謂發於容體言語飲食居處衣服思之寓於哀也致於居處笑語志意所嗜所樂思之寓於齊也或見乎其位或聞乎其容聲或聞乎其歎息之聲思之寓於祭也然此皆因事而思事過則已猶之二也盍思乎吾之身果從何而有哉吾之身親之遺也凡吾之身形自一孔以上氣自一息以上理自一念以上皆親之餘也親亾而吾存所以氣聚血凝而爲此身者固無恙也親何嘗亾吾何嘗存是故無一體而非親無一事而非親無一物而非親心心念念恒在乎親身之所在親之所存一息之存一息之思其斯之謂永思乎吾之所思若是君以爲何如君起再拜曰子之思亦某之思也請書以爲永思堂記

重恩堂記

重恩堂者右軍都督李公顏其所居之廳事以侈上恩也公拓跋魏後裔唐賜氏李爲河湟鉅族公之大考諱南哥率部落歸皇朝以武功起同知西寧衞指揮事世其官公之考諱英建功邊圉受制諭專節鉞錫誥劵封會寧伯既而中微英廟復辟詔天下復功臣失爵者子孫錄公世襲

都指揮使今制都指揮無世襲此蓋特恩云公感上異恩盡心竭力以圖報稱遇有所任使晝夜兢惕以圖謀之罔或少怠用是名稱籍甚會朝旨命文武大臣舉將材於是太傅會昌侯孫公吏部尚書姚公合辭舉公堪大任遂有都督之命俾佐右軍公雖生武胄而雅尚文儒一時所交游者皆朝野知名之士恒以先會寧公生平好易學屢延經師以易授諸子冢子玥果用是經領京闈薦明年試中禮部恩賜進士第選授中書舍人搢紳大夫榮之立表以旌其門過者竦然歆羨咸曰入國朝來武胄固有登名儒科者然而侯伯子孫未始有之有之始自會寧伯之孫於

戲事以希有爲榮矧策武功而受誥券登文科而掌絲綸其爲榮也尤偉然其所以爲榮者非由上之人振作而錫子之曷克以臻茲哉是則一門之中三世之間冠蟬珥貂曳組鳴玉仡仡武弁烜赫於前雝雝儒紳委蛇於後何者而非上之恩哉夫恩出於一固以爲幸矧至於再至於三又將由是而底於百千萬而無已也哉公也繼會寧之後開中書之先厥考勤功鐵券爲國之勳臣厥嗣登名金榜掌帝之外制往者受恩於前久而彌光來者承恩於後引而弗替名堂以重恩豈不名稱其實哉雖然莫大之恩雖出於上而其所以致其來錫而致于屢施而疊被者則又

在乎人臣盡心竭力於下世世相承而不已也夫然非但以盡人臣匪躬之忠亦以衍人子不匱之孝焉公之子若孫若曾玄若晜來仍雲登公之堂瞻公之扁尚體公之心思有以濟其世美延其世賞以永荷聖恩於無終窮哉予嘗主公家有契誼之素故爲公記其堂俾書於壁以示其後人

存耕堂記

祁門汪君字存耕卽其字扁其所居蓋摘唐賀知章詩但存方寸地畱與子孫耕之語也其子鄉貢進士恕隨計來京師介其友康永韶謁予記夫有有形之地有無形之地有形之地阡陌連接原隰界畫畛畦有廣狹生息有厚薄苟取之不以道得之不以義畱之家家不能受畱之子孫子孫不能守甚至豪奪強取刑禍戮辱不一再傳而失之者多矣惟無形之地基址本固町畦不立不假鋤治而生意常存不待灌溉而靈源自滋水旱不能災豪右不能奪大僅方寸而所收之利倍於齊腴之壤千萬焉比二者而觀之其爲子孫計慮孰遠哉此古之君子所以寧舍彼而取此也汪故新安故家世以積善相承以春秋爲學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其世業之菑畬也積善以爲基存心以爲地治經以爲菑畬先世所以植生産以遺子孫者

博且遠矣而君又克承先世標表以示後人其知本哉子恕果能拓善基廣心地收菑畬之獲以春秋登乙科進士掌百里之教謂非君存之之效可乎雖然存者君也存之又存又不能無望於君之後人

經訓堂記

堂以經訓名有取於韓子之語也噫世之人知菑畬其經訓者誰歟寶安陳君志道蓋有見於此矣君邑大家世業以農家學以儒宋元以來代有名德顯宦至於今不衰夫家道所以久昌者以世守之有田也家聲所以益振者以家傳之有經也世世莫不然而未嘗明言其所以然至君

乃標出韓子此語以名其堂蓋以示其子若孫若曾玄以至於雲仍之遠俾其咸知所守而服習之以無廢其先業眞誠知所本哉有唐之世制民之產有世業有口分予于君家亦云所謂世有之田者其君家世業歟所謂家有之經者其君家之口分歟使凡爲君之子若孫人分一經而治之易三百八十四爻則所得者三百八十四畝也書五十八篇則所得者五十八畝也詩三百五篇則所得者三百五畝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則所得者二百四十二畝也於禮之三百三千所得亦如之居則資之以養身出則挾之以濟世以此爲口分之業疏理之灌溉之芟夸

蘊崇之以封殖夫世有之恒產豈不愈久而愈遠愈大而愈光也乎志道名用原捐館舍餘十年矣而堂扁然不廢如昔時堂不廢則名不廢名不廢則凡所以登其堂而覩其名者可不體其心服其訓而思所以究其心於聖賢之經傳以不廢其業也哉君之弟用貞以吳江司訓秩滿來京師需予文以爲堂記予喜用貞不死其兄而又能克大其兄之志也於是乎書以歸之俾其持歸寘諸其堂之壁以示夫其後之人

甘節堂記

無非無儀婦人之常不幸遭人倫之變而得專節之之名豈甘爲是歟不得已也然其始終一節忘其苦而以爲甘至於死而不悔蓋必有以見夫天理民彝之所當然而不容已則又非不得已也予於三山李母甘節堂滋有感焉母年十九歸邑人李宗衡十年宗衡卒時母年二十又八止生子廷甫六歲家徒四壁室如懸磬內外朞功之親無一足恃者旦暮紡織以自給百凡大小之事無一不身任其勞內而祀事外而公家之賦敎子之需鄉鄰往來之禮節咸取給於已艱難阨塞備嘗之矣人視之以爲不勝其苦矣而母則未嘗告勞焉非不知勞忘其爲勞也非獨忘於口而且忘於身非獨忘於身而併與心忘之矣嗚呼茹

蓼之甘而荼堇之嗜非不知荼堇之苦也蓋必有以甘之者矣甘之故忘之忘之故安之安之故能始終一節至死不悔焉彼嗜甘而苦之者抑又何人與李母於此蓋必眞有以見天理民彝之所當然者有不容已非不得已而然者也用能持守門戶敎育子孫至于今日蓋始終五十餘年矣今以希有之年康健之體得見二孫同領鄉薦而次孫廷美又登甲第蒙恩歸榮李氏之門自此駸駸光大謂非母守節之效可乎廷美介其師林用淸求予文以記其所謂甘節堂者予以蚤孤親見吾母太孺人之所以甘其苦者無異於李母焉故爲之記如此俾廷美持歸書堂之

壁若其守節之始末則有以俟乎當代立言之君子爲之傳

春和堂記

錫山周君濟廣世業軒岐之術而以瘍醫名于遠近既而有以其名聞于朝者選入上方嘗扁其居藥之室曰春和隨所至而揭焉適予冢子得疾或以君薦予延而診視之接見之頃言溫而氣和藹然陽春之可掬也及其觀色察氣閱証用藥七劑之加則又有如春風扇和凍者以解槁者以甦勃然生氣漸回而卒達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曾未幾時吾子之氣復和適沉疴去其體如一陽來復於

隆冬沍寒之後日復一日今則馴至於三陽開泰之時矣所以然者蓋由其推腔中生意之春以和煦之也予生平止一子宗舫所繫感君之惠莫大焉方圖所以報之者知君者咸曰君於世利無所好所尚者文爾盍爲記其居藥之室嗟夫一元之氣流行天地之間一陽而復二陽而臨三陽而天地交泰則和矣和則天氣下降地氣上騰而萬物之蠢然者於是躍然以起翕然以交安然以適矣豈非天地之至和者哉君以是名堂詩所謂惟其有之者乎惟其有之故能聚其所得於天者於一腔之內又能推其所得於己者於一世之人也何者天之德元亨利貞天之時春夏秋冬而時之用則生長收藏也在天之元時之春物之生其在人則仁乎醫也者仁之術也蒙莊氏有言醫門多疾蓋以有疾者必趨於醫之門如積陰之物競向於春陽鬱結之氣亟求其和適也當夫春之三月和氣發陳天地俱生萬物以榮凡六氣十有八候無非春陽布發生之令天氣應人養生之道逆之則有所傷而氣少不足以奉夏長之令焉夫春陽之氣既乖則夏無以爲蕃秀而奉收秋無以爲容平而奉藏冬無以爲閉藏而奉生是知一春之氣三陽之和流通於九月之中散見於十有八氣五十四候之內何者而非一春之和哉古之至人知乎此理故

保攝陽於來復之始暢全陽於交泰之時所以培三時之本爲萬物之先以固其根以滋其苗以復其命有由然也是知一春爲四時之本一和爲萬物之原人能歛天之春以爲一心之和和其運調其化析其鬱氣齊其化原復其所主先其所因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折之不足者補之佐以所利調以所宜治寒以熱治熱以寒氣相得者逆之不相得者從之如此則不和者和矣夫春氣之和自然之和也而人使人身之和亦如春之和焉此其所以爲萬物之靈而能輔相天地之所不及也歟但其職有崇卑故所及有廣狹耳推原所自雖由於神聖工巧而實本於

虛靈知覺之心是故風寒暑濕燥火天之六氣也喜怒哀懼愛惡欲人之七情也六氣不爲淫所勝則天之氣和矣七情不爲欲所乖則人之心和矣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雖天下之大萬物之衆亦可使之各得其所而懽忻交通矣况夫一人之身也哉予也以儒而論醫既本醫之說以爲堂記及其末也請以儒之道終焉繼君之後者居斯堂誦斯記尚存孔思之心以衍軒岐之術哉

鍾秀堂記

秀鍾於天乎地乎人乎鍾以天若箕宿爲說昴精爲何是

已鍾以地若山以東相山以西將是已鍾以人若高辛有元高陽有凱是已要之稟陰陽之粹和孕山川之精華襲先世之芳澤妙合其三凝結於一備蓄於厥中穎出於其類夫是之謂鍾秀歟昔歲在辛酉祁門程公顯擢秀京闈來歸邑里邑大夫顏侯表其門曰鍾秀蓋於三者之義兼有取焉後公果以進士乙科掌百里文教超拜王相綽有令譽顏侯所以表門之義至是益驗矣景泰甲戌公之子泰承其家教登名黃甲拜地官屬乃者荷天子厚恩錫誥加封其親公於是時亦以耆艾致事家居泰因取邑大夫所以表門者顏其所居之堂間命予記嗟乎秀之所鍾豈偶然而已哉不得乎天則其稟氣也弗粹不得乎地則其賦形也弗厚不得乎人則其爲德也弗類然則程氏所以鍾厥秀美者抑亦有由矣蓋以方今聖明繼出氣運還淳化行於上物生於下無非得其淸明淳厚之氣公家新安又在天子畿甸近地山川之勝宏偉非常其所以含靈發祥又非偏州下邑比而公之先世自忠壯公而下代有顯宦所以鍾而秀美者蓋兼三者而有之不誣也吾知秀之所鍾不獨在公固已見於公之子矣由是而孫而曾而玄以至百千萬世焉蓋未艾也是爲記

思補堂記

古之君子其心無斯須而不在民也故雖處山林之淵邃廟堂之崇高而其心恒周流乎荒涼蒙翳之野陋巷窮閻之中鰥寡孤獨饑寒流離疾苦悲啼之處惻然如身在其間耳聞其聲目擊其事爲之委曲思慮必使之得其所然後已况親爲牧者乎親爲之牧則目親見耳親聞身親在其間而不一動心也以爲深思遠慮則是忍人也豈所謂民之父母乎且父母之於子鞠之育之出入顧復之念其饑寒卹其勞苦防其疾疹而又爲之營貲產以養其生延師傅以成其業凡可以紓目前之患而豫爲他日之地者無所不用其心焉今之爲民父母者果能如是否乎不能

者是自父母之名而不能盡父母之道者也不能盡其道而徒欲責民之盡乎道以事乎我難矣父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在天屬則然也吏之於民非天屬也受君命耳受命而來居其位以子乎民民父母我我不能用君命以子之且虐之焉一旦奪其命以畀他人則我塗人也前則父母我後則塗人我無他視君命之去留焉耳然則為民父母者可不思所以盡其道哉淮陰畢君玉以名進士知曲陽縣之又明年政行惠流民心浹和乃為燕居之堂於廳事之後扁曰思補蓋取前令朱君伯堅所改亭名也亭舊名環翠洪武中朱君重建而易以斯名今亭亦廢矣君距朱

君後七十又二年始為此堂而有取乎其舊名者蓋思所以補報乎朝廷也噫知愛乎民則知所以忠乎君矣予因君之請而為之記如此使凡世之吏茲土而居茲堂者尚因予言以思君之恩於無窮

冲和堂記

廬陵郡之北有山巋然紆徐而環抱曰鍾山山之下有壽藏焉穴土而為之以甓又築室其間扁曰冲和邑之義官陳君勗讓豫為藏衣冠之所也既成以書來京師俾其從子秋官郎中時莊求記其事而屬筆於予予聞老氏有言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嗟乎豈獨人哉山川亦然

故凡天下之山其脈皆發於西北而連綿起伏以至乎東南西北陰也東南陽也而扶輿清淑之氣實流行乎其間如人之生也面陽而背陰而清明純粹之氣寓焉人之與山其抱負之形冲和之氣一而已矣山而聚扶輿清淑之氣其為山也靈人而得清明純粹之氣其為人也賢人之所以賢者以其鍾是山川之氣也是氣也出於天凝於地融結為山川而發露於人人得是氣以成質質由是氣以聚散其聚也由於是其散也亦必返於是散清明純粹之氣返扶輿清淑之原冲和妙合絪緼無間殆將周流太虛以復歸於太極無極之真矣乎不然則發而為卿雲蒸而

為靈芝凝而為貞石不可知也陳君以是名其室其庶幾所謂復命之常知常之明者乎觀於此可以知其為人焉於是乎書

蒔溪草堂記

古之君子存心也豫其志卓然有以定乎其中其理躍如有以見乎其前是以其進其退皆豫有以為之地而不苟右都御史韓公吳人而生長于燕既仕而始復於吳治第於蒔溪之上蓋豫以為退休歸宿之地也其園林池沼之勝甲於吳下世擬之以李衛公之平泉莊司馬公之獨樂園君子謂其有西洛之勝而無贊皇之奇云中為草堂數

樅公自記之間以書來俾予記其後昔諸葛武侯隱居南陽不求聞達感昭烈三顧之勤奮然爲之畫策凡其宰割山河三分天下其規模布置一一皆草廬中語非豫有定見能若是乎及其相昭烈以區區一隅之蜀當吳魏之強身都將相手握重兵自校簿書罰二十以上皆親決之固若不暇爲私計者然於成都置田十五頃種桑八百株固以豫爲退步之地以見君子之出處進退固未嘗有心亦未嘗無心嘗無心必爲之時已置心於事中方有心應用之際已置心於物外未進而豫進之之資未退而豫退之之具是以其進也道前定而運用不窮其退也志前定

而勇決無疑古今豪傑之士所見皆同蓋如是今都憲公受朝廷委託之重付以嶺海數千里之地十數萬之人凡居是邦耕於野戍於邊處於室家行於道途者咸恃以保障覆育之生者恃以養死者恃以葬喁喁然嗷嗷然仰公以爲命惟恐一日公去而我無所恃以爲生孰肯一日釋公去哉矧上方倚注將大用之以溥其澤於天下天下之人求所願欲而不遂者亦爭欲得公以專其惠於巳而不可得傾耳而聽翹首而望者在在而有公炳幾先物非不知人不已釋而已無可去之理然猶汲汲然豫爲決不可得之計者其亦武侯之意歟公自爲記所以紀其創置之始末布置之規模與夫生平成立之艱難後人保守之當謹者固曰詳且盡矣予毋庸置喙於其閒行將北上道吳中登魏公醉白之堂以求溫公之所獨樂者以致高山仰止之意云謹先此以記

東郭別墅記

太子少保戶部尚書殷公世居涿城之西其先考贈尚書公以郡文學歸老故鄉嘗於城東營別墅以爲娛老之地至是公以年至乞致事蒙恩來歸乃即故址起其廢而新之四周有垣中有亭汲有井蔬有畦補其缺而浚其湮凡昔所有者悉復其舊又加闢焉曾未幾時蔚然成林遂擅

涿郡一時園亭之勝既而以書來屬予記曰某以正統巳未進士歷官戶部主事兵部郎中進三通政兩知府事陞山西參政左右布政使八副都臺兩巡邊方叨備六卿再掌國計輔儲宮至是休致終始仕途幾五十年或南或北時內時外大約通朝籍之日居多所居之鄉密邇宮闕急馳之騎朝發夕可至然拘於職任不敢顧其私今幸天假我以年佚我以老皇上優臣以閒使得以桑榆之景遂其田園之樂以終先大夫之志幸莫大焉向同朝時嘗屬吾子豫爲之記既蒙以諾今幸復其舊規成其素志幸勿食其前言竊惟古之仕者不出其鄉家有定居仕有世祿王

朝卿士皆出自畿甸大者食采地小者給恒產外自侯國入者無幾焉故凡仕於國者得以不廢其家唐宋盛時朝臣自退外入仕者晚而休致率居陪京或别都唐都雍其士夫多居陝洛同華宋都汴其士夫多居洛雎陳許其間亦有仍居輦轂下遇行大禮循與陪位我朝雖並建兩京而南北相去懸遠士夫解官者率遠歸其鄉一出國門瞻望闕庭如在天上回思舊游如隔世人人生何幸而生畿甸之間列職朝行雲山伊邇歸老鄉邑天庭咫尺仕如不仕休而不休焉一何幸哉公家近甸世有田園之樂年甫弱冠卽舍之而仕今則年屆古稀矣始得來歸以復其故

業遂其初志徜徉樊圃之中偃仰林亭之上牖落落之長松裀茸茸之豐草易朱紱以山澤代黃封以石泉享夫清閒和樂之適以償夫奔走叢脞之勞嘉時令節天朗氣清陟崇丘以引領立黃庭而延佇瞻天闕於紅雲紫氣之中仰宸居於太乙勾陳之上目擊而心存予固知公之心無一日而不在國也亦何異於公疇昔之在朝而於其私家也哉古之君子不以遠近易其心不以豐約改其節公蓋有焉故予今爲公記略其景而原其心

半山亭記

廬江縣治之西一舍許有出曰黃銅邑人丁氏世居焉形勢廻抱風氣環合蓋一邑山川之勝處也峰巒列峙中一峰巋然獨秀出於衆峰之表丁氏之居正據其勝遠而望之蔚然深茂之中而棟宇簷楹蔽虧於林木之間隱然爲一鄉望也丁氏之彥繼仁甫以爲旣有幽深之地以定其居止不可無高明之所以廣其瞻眺爰於銅山之半稍南處盤石之間占其形勝構以爲亭扁之曰半山環亭四顧萬景畢聚仰而山顚有龍王之廟俯而林麓有居士之祠古木千章喬松萬木有隄堰以灌溉有河兗以通迤眞人世勝境也緣亭而上直抵山巔允夫廬江之名山大川山若天四馬槽冶父之類川若巢湖黃陂泌河之屬矚目之

頃皆可以一覽而無餘嗟乎居半山之間而享全山之勝非徒得此一山之景而凡廬江一邑之奇無不在焉又非徒得其一邑之奇而凡廬郡二州五邑之勝無不盡焉丁氏世居於玆受其山川風氣之全而專有一方之奇勝豈非居得其地耶居得其地又能據其勝而享其樂丁君其亦可人哉君名恕繼仁其字淳篤而坦夷鄉里稱爲善人蓋隱而有德者也其子鴻臚寺序班某介其姻地官主事王克常求予記惟昔王文公以半山老人自號而繼仁之名其亭偶有以合之蓋無心而冥會也半山老人一生汨沒於聲名榮利之途迨其晚年退居金陵始得半山而息

息焉豈若繼仁生于山長于山出入起居昕夕周旋于林泉澗石之中未嘗一日離也名曰半山而實得夫衆山形勝之全其文章功業固不敢望古之人然其所居之山之名偶與之同其山間所有若雲若霞若烟若霏若水石若草木若花卉若鳥獸蟲魚有天然之趣有自然之景有適然之樂取之而不見其窮玩之而不厭其煩用之而不知其虧蓋自幼而壯壯而老無一日而不在玆山之中身居其半而目極其全身享其實而心樂其滋而又傳之子姓世世無窮古之半山老人有是哉無是哉有與無不必計姑爲之記俾其子寓歸畀繼仁勒於石而寘諸其亭之壁

以遺其後人

松軒記

增城曾君三省世居邑之榿岡隱居自樂平生於物無所嗜好性獨好松環所居樹松千百株構屋其間扁曰松軒朝夕吟嘯其間歌曰松葉蓁蓁兮花菲菲花以釀酒兮充吾饑我且醉飽兮焉知是與非又歌曰松樹偃蹇兮陰檀欒據樹以哦兮陰陰以眠臥起其間兮聊以終吾年歌罷飲酒獨酌半酣支頤以臥如是者日以爲常熙熙然陶陶然不知天壤間物何者足以當此也君之壻進士吳君滄觀政京師每以語予未幾其子瑞來視進士君因承君意以記見請予聞人各有所好而其所好者往往皆其氣類之相似意趣之相孚者不苟然也予雖未君識卽其所好以想其爲人意者其人必稟受不偏超出羣類如莊子所謂受命獨靑者歟禮以制心確然堅固如戴記所謂有心者歟持守堅定不爲物變如夫子所謂後凋者歟不然何其於他物一無所好而於松焉獨好之篤也如此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君之謂矣夫似之斯好之好之斯樂之樂之之至則物我兩忘彼此交泰物其我乎我其物乎混混然合而一之矣不可得而知之矣君之於松也殆有得於此矣乎不可知也請書此以爲記進士君曰唯遂書之

授瑞歸以遺君寘諸軒間

梅軒記

卽一物之微而可以觀世變之大者吾於梅有感焉梅之爲物著於書詠於詩雜見於騷人文士之所賦詠然其初也不過用其實而已馴至於後世始顯於華顯而實之用微矣嗚呼天下物豈獨梅哉梅其小者耳由小可以觀大矣有能於波頹瀾倒之餘而有斂華就實之見豈非有志之士哉寶安袁生秉彝構軒數楹以爲藏修之所於軒之前植梅數本當其盛開之時恒指以示人曰吾非有取於是蓋將俟其實以爲和羹之用也噫觀於是言可以知其

志矣人皆務其華我獨斂以實人皆鶩於文我獨篤以行不混俗以同不隨世以趨蓋有志之士也嗟夫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而賦其全於人有仁義禮智信之德有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有聖賢以爲之師法有經史以爲之軌範顧皆置焉而罔知所以用功乃指一草一木之徵嚚嚚然以號諸人曰是物之趣有契於予予取而法之也豈非妄歟且冷蘂疎枝何有於吾之性情淡香疎影何預於吾之身心折枝以贈何似乎簡書踏雪以尋何賚乎日用巡簷索笑何爲也竹外一枝何好也世之學者動以師法孔子爲言孔子刪述六經而梅兩見於詩書皆以

其實也而後世之所以愛乎梅者則以其華焉是則孔子不足法詩書不足取而何遜林逋之徒眞可慕也豈不悖哉君生也可謂能學孔子者也覩此一事可以知其餘矣他日用於世幸毋易茲志生之仲兄戶部君秉中予友也命予記其軒故書此以復之且以致吾感云

林軒記

順邑之大羅鄉文溪之上蔚然衆木間有宅一區曰林軒邑人黎君平叔栖息之處也文溪地宜木木生其間者非一類有其材可爲棟宇者可作舟輿者可備器用者又有其實可供食茹者其華葉可供觀玩者凡地之所宜無不有之君卧起輒著屐持杖徜徉衆木間縱橫周折隨其意之所如且行且咏少倦則歸偃息軒中嗚嗚然作吟哦聲不少輟既而洞開八窻憑闌四顧喟然歎曰天地如許之大而我栖息止於一軒一軒之寓止於一林何其小也又自解曰我寓軒閒軒寓林閒林寓嶺海閒嶺海寓天地閒天地寓太虛閒由是觀之吾軒亦豈小哉且不聞地之五土乎山林其一土也又不聞造化之五行乎木其一行也木以成林而我之軒居林閒于焉以俯察地理以仰觀天文天之生地之成作酸之味曲直之性積小以高大之勢其樂豈下於古人哉古之人如孔子所植之檜惠施所據

之梧莊生所稱之椿吾之林有之伯夷所食之薇屈子所紉之蘭商皓所茹之芝吾之林有之王子猷所種之竹陶處士所採之菊林君復所愛之梅吾之林有之以至楚頌之嘉樹蜀賦之側生漢史之蒟醬吾之林亦皆有之然此之所有皆一物之奇一事之用若夫南郭子綦聞大木百圍之竅穴而有以見夫之調調之刁刁然庶幾齊乎物歟慶梓齊以忘其枝體入山林以成見鐻庶幾疑於神歟有虞氏居深山中以與木石居庶幾忘乎我歟夫然是能以一而盡萬精其麤大其小而會萬于一也哉君之子暹以進士舉來京師述君言請予爲林軒記予不識君而觀暹

之彥而有文立志高遠異時秀窮林而風聲聞四海者其在茲乎於是乎援筆廣君意爲林軒記授暹歸書于軒之壁

博雅軒記

學不可不博博而雅焉斯爲可尚羊城吳永年氏構軒以藏修左右列書籍自六經以下史傳子集凡世所有及力可致者無不咸在永年日居其間孳孳孜孜口誦心惟取凡古之聖賢格言至訓名臣端士宏規懿範可師可法可爲鑑戒者識之於心體之於身行之於家而又豫蓄以爲他日從政之用若夫詭道悖德之談荒唐繆悠之說一切

棄置不復少寓目焉嗚呼其志可謂大矣嘗求工書者書博雅二大字揭楣間今年爲有司勸駕來京師介其姻林宗敬求予記予惟自有書契以來文籍之存於世者日新月盛出則汗牛馬處則充棟宇不爲不多矣然而飾邪說文奸言紿字嵬瑣者有之矣縱性情亂是非恣睢利岐者有之矣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怪說甚至察而不急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者有之矣劌目鉥心掐擢胃腎鍛鍊於一字一語之間以爲工巧取黃配白神出鬼沒聽之則固成章若可嘉要其歸宿則漠然無所用於世者有之矣悖逆天理滅絕人倫肆爲弘闊勝大之說汗漫不經妖誕幻惑不言六合而言其外不言當世而言世之未來者有之矣若是者大之不可以理天下大之不可以理一家小之不可以理一身縱無一不通無一不知奚以哉此君子之學所以貴乎博博而尤貴乎雅也是故道陰陽之書莫雅乎易彼京房焦贛之災異非雅也紀政事之典莫雅乎書彼汲冢竹書之奇怪非雅也理性情之辭莫雅乎詩彼風雲月露之無藝非雅也正名分之史莫雅乎春秋彼擊排冒沒之偏黨非雅也謹節文之儀莫雅乎禮彼委巷綿蕞之駁雜非雅也是五者雅正之經也傳之萬世而可行行之無弊者也其他如儒先之篤說史氏之紀載詩人之

詠歌亦或有爾雅者焉於此乎博而求之求而擇之擇而服之以爲身心家國之助斯不亦尤可尚乎哉

清風樓記

清風樓在蕪湖縣治之北俯瞰太江乃前御史黃公用遜所居也其地舊名蟂磯宋人嘗建驛置于此成化初元邑令陳侯源始于此立蟂磯劉夫人行祠祀三國吳大帝妃越若干年星沙劉侯廷式以進士來知縣事於祠前隙地構樓四楹取東坡清風閣記之意名之功未就緒名入內臺而東廣林侯世遠繼其後乃落成之樓蓋爲黃公建也而名之以清風者豈非以公之平生風度澄澈而有似風

之行水乎夫風無往而不在於水也尤爲淸焉萬里長江之濵構爲高虛之居縱目以爲廣大之觀處身既高寓目斯遠當夫天朗氣淸之時旻天無雲一碧千里淸風徐來微濤壍而成紋旋流廻而成渦湛波澄而徹底與天下之奇觀也亦天下之眞趣也天光雲影徘徊上下紆徐演漾以洸之軒窻欄楯帷幔之中出入懷袖披拂衣巾透徹於胷膈毛竅之間無一點塵濁氣水既淸矣風亦淸焉朔樓居主人稟乾坤淸氣擺脫乎塵氛埃埴之外淸風高節尚慕古人而一時宦寓凡爲創建及游從者何者而非淸高絶俗之士哉夫江自岷山而下至此萬里矣放乎虛空棹

乎無垠而聚此江滸尋丈之樓矚目之頃而風水之極觀於是乎備方公年少時乘長風破巨浪縱其所如一日千里所至人仰望其風裁蓋凜凜然中年以來收其湖海之氣於此一樓之間風力劣於前而目力則優矣風聲雖不遠而受用則無盡藏矣以此較彼略亦相當雖然與其得彼也寧得此予指日南歸道于湖方將登公之樓以挹長江之淸而共享此快哉之風尚期相與賦之

長樂居記

出瓊城而南徼折而西幾三舍許有地名曰北衙蓋古所謂羅源瑛鄉也有氏王者自閩而來居于茲不知凡幾世至王君才者淳謹而明爽幼以民俊鼓篋鄉校既而以親老宗單主祀者乏人言于有司歸隱焉恒自歎曰士大夫生天地間當爲天地間用然後爲不負天地之所生進則表率乎天下退則矩範乎一鄉不但已也吾少有志世用然而卒不致其用用於天下吾無其位與地與其時固不得以行吾志若夫由吾一家而達於吾鄉井之間吾身之所在足之所履耳目之所及量其力可以爲揣其分所當爲卽其所居之地隨其可爲之事而樂其日用之天志雖不行於天下亦可以行於一家一鄉也雞鳴而起盥嗽之餘卽披衣持杖循行瞻眺逍遥而出於庭院園圃之中

左顧右盼某地可畦某地可畛某地可隴或宜于蔬或宜于果或宜于藥或宜于竹于木某種可蒔或可以分或可以移或可以修飾剪剔燥而灌之瘠而糞之穢而除之柔弱而扶持之欹側而植立之然後呼童僕而命之隨其宜而施其功朝如是暮如是今歲如是嗣歲復如是積之歲年日計不足月計有餘閱歲久乃大有所成就遠而望之蔚然而成林近而卽之井然有條理粲然相錯雜竹樹列而成陰野花發而幽香與人間勝景也乃引山泉倣蘭亭遺製爲曲水以爲流觴樂客之所又於曲水之旁鑿爲涙池池之中構亭以避暑池上闢爲園雜蒔百花開軒其間

題曰適意暇日與客徜徉園中日以成趣倚軒以暢幽懷登亭以避煩囂興闌而倦則據石而坐草泛羽觴於曲水中一觴一詠以樂其自然之趣自幼而壯壯而老無一日而不樂其間其樂可謂長也已矣非但自樂其樂而又以是樂傳之子若孫若曾若玄百千萬年無有窮矣乃總名之曰長樂居豈不名稱其實哉君之冢子晃爲有司勸駕來京師乃持君所自述者求予文爲長樂居記予與君同生海隅同爲庠生子出仕而君歸隱今俱白首矣凡予之所成就者他人視之固若有大可樂者然以巳視之恒見其憂而未見其所以樂焉王君之志雖不克大行於天下

而其所以安于一家克于一鄉者則固優游而有餘寬綽而不拘從容而自如舉目之間移步之頃何者而非其樂哉樂不徒樂而且至于長焉樂乎哉王君足不出乎州里夢不至乎市朝生於斯長於斯老於斯聚親屬於斯亦葬祭於期禮不云乎樂樂其所自生而諺亦云人從生處樂王君歛其所以不用天下之志而用之於一家一鄉聚景以成趣卽趣以生樂此其樂所以生生不已而至於長哉予不久歸老於鄉行將訪君之居而卽其所以樂者而共樂之君其肯分予以半席否

雲軒記

山東鹺司批驗大使朱珍公澤顏其居曰雲軒因以自號蓋有取乎晉陶靖節歸去來辭所謂雲無心而出岫之意也嗟乎人惟無心然後能應彼有心者先横一物於胷中其未出也豫期於將然之先其旣出也取必於巳然之際卒之期者未必如所期必者不能如所必至於狼狽而歸者多矣此無他私心害之也盍觀諸雲乎觸石而出膚寸而合瀰漫乎虛空之間山林之衞草木之岑蔚似砲車者似赤烏者似璧如者似車蓋者似金柯玉葉者似白衣蒼狗者油然而作奇形詭狀體態不一霈然而雨天下澤萬物何嘗有心乎哉雖然奚止於雲天地之大亦無心而成

化也聖賢法天時以屈伸時行則行焉嗚呼物豈獨雲哉而陶子顯顯歸之蓋因其偶然之見以寓其悠然之意焉耳公澤摘是名軒亦不可謂無所見也予聞公澤少無宦情偶爲公府所辟遂循資以得今官蓋庶幾所謂無心者則取無心之物以爲軒名以爲巳號不亦宜乎今年考滿來京師持吾鄉人鹺司知事馮君書求記於是乎書

菑耕亭記

瓊大姓附城而居者東則稱唐氏唐氏世多賢至履正翁尤仁厚長者嘗去所居一里而近平田中築土爲墩墩上構草亭日登其間以督耕者以觀稼穡一日擕諸子遊焉

屢顧而歎哢子彥宜侍側愳而問曰大人何歎也翁曰吾悲夫人家之盛衰不常而盈虛消息之理恒乘除於其間也天地間萬有皆不可恃所可恃者吾方寸間耿耿者爾試與爾觀之昒昒而芃芃環吾亭之址以至於目力之所不可盡蕘緜蒼莽之際何非膏腴之田乎是田也非一家所有也有之者固有世業數十百年者矣又有不數年間而屢易主者矣或暫得而遽失或失之未久而遽復是雖無情之物而人家之成敗興替恒必由之惟其得之也以義則能相與悠久而不失不幸而失焉亦將不旋踵而來歸矣彼得以勢以力以計者卒反是嗚呼自某人席勢以

凌其人之卑弱也而豪奪其田自某人恃力以欺其人之孤寡也而吞併其田自某人用計以乘其人之愚暗也而巧取其田田今如故其人安在哉其子孫何如哉惟仁惟義可以久長凡其世澤之遠家慶之長昌衍而賢明既廢而復興者皆自其乃祖乃父方寸中來也小子識之彥宜再拜時翁之弟履信以衛州府倅致政家居聞翁言而題之曰吾兄之意其唐賀監詩所謂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者與請摘其語以名其亭曰留耕翁曰然翁既捐館彥宜以事來京師館於予泣以翁言見告且曰願有記余翁之通家子也不忍辭遂掇翁語授彥宜俾持歸以志諸其亭之壁時以語館閣中諸公咸歎曰有是哉各賦詩以美之凡若干首併附于左方

進學齋記

穎州貳守清源高君之冢嗣曰昕君嘗名其讀書之所曰進學齋今年春昕侍君來京師謁予文以為記嗟乎進之一言為學之方盡於此矣予尚奚言哉雖為之言豈能外於此哉然不知生之所謂學果何學也所以進之者果何以用其功也苟徒以誦習古人之糟粕為學則生固知之矣不必更求其說於予也生侍親宦游南北有日矣請即生所見者以為生喻生閩產也自閩至燕其道路以里計

者殆將萬焉其所經之郡若邑不下百十焉或舟以浮或車以載其所以為濟行之具者不知其凡幾易焉其途中之所有身之所履而目之所見者山川之流峙都邑之形勝闤闠之輳集舟車之交互往來而不已者不可以一二數焉陸有岐徑水有支流或之南東或之北西者又不止於一焉地如此其遠也續歷如此其久且艱也所見如此其廣也水陸之塗如此其多岐而可以旁通也今生之來也不中止焉不他適焉而必至於燕者豈不以京師之所在乎使生不由乎履歷不假乎舟車其能至乎此乎今日行之明日止焉其能至乎此乎無也京師者譬則聖人之

道也履歷經行所以求至乎聖人之道也岐徑支流一技之能異端之學也生之進學誠如生之來京師行而不已必至其至焉立志之堅定積累之非一日聞見之廣且遠而又不惑於他岐不安於小成則學之至於道也不難矣敢以是為生記或曰生之於學也特欲講習討論而已予以聖人之道語之豈所謂不凌節而施乎嗚呼學所以學為人也人必如聖人斯能盡人道聖人人也我亦人也以人學人何不可之有或者退因書以遺生俾其寘諸齋壁朝夕玩焉

雪筠記

南海豐林鄭昱時裕客京師介予友林宗敬求予記所謂雪筠者且言其平生於物無所好獨於竹深嗜而酷愛之而於雪猶竹也因取以自號予惟嶺南固多美竹而雪則非其地所有者今時裕兼取而並言之豈亦有見於古人觀物之學心其理而不泥其迹者與古之人有愛竹者曰王子猷其居與時每聞士大夫家有佳竹徑造其下諷嘯久之及主人出延則不顧而去暨其在剡雪夜乘興泛輕舟訪戴安道既造其門興盡遽返方其諷嘯之時不必有雪也乘興之頃不必有竹也然而以一人之心愛可以見二物之趣同得其一則其理固以均寓於其中矣政不必兼而有之也彼方外士有為雪齋者乃灑粉於草木之上以象飛雪之集則是有見於目無得於心也然則所謂見者豈真見哉時裕向之居越環所居皆竹固見竹不見雪也今而北游幽燕當盛寒之時寓多雪之地則又見雪而不見竹焉夫不拘於迹而惟理趣之求假異以會同因此而得彼非真有見者不能也噫見所見於無見之境非獨有所見且亦有所得矣予故不辭而為之記云

南溪小隱記

東莞陳景輝氏世居其邑之圓沙面溪而築室以為藏脩之所或顏之曰南溪小隱間以事至京師介其友某徵予

記因詰之曰古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閉其言而弗出也藏其知而弗發也時命大繆也今君生明盛之朝文獻之邦詩禮之族身際其可可以見也言當其可可以出也知適其可可以發也時與命兼通非若昔人之大繆不然所以與事造業以立久大無前之基茲其時也顧乃與遺人棄世者同流何待而隱與景輝曰不然某非有待而隱蓋有賴而隱也使某也生非其時處非其地出非其族方且膠膠擾擾之不暇梟械箝其口百憂嬰其心一搖手而有桁楊接褶也一舉足而有機械坑塪也叫囂之聲日盈乎耳驅逐之役日勞乎形雖犬不得寧也室家不

得有也雖欲少憩以斯須焉不可得也尚何所賴以隱乎是則古人之隱有待而隱也某之隱有賴而隱也此所以有小大之別也乎予聞其言歎其遭際之盛而喜其識趣之卓也乃筆其言而記之曰溪之源發乎某所又若干里至圓沙景輝之室在焉室前則溪也是謂南溪小隱之云以所居者山林異乎市朝之隱之大也景輝名章故約齊先生某其父今需化大尹景庸其弟也

蒙溪清隱記

滇南有隱士潘其姓某其名者家有別業名曰蒙溪因以蒙溪清隱自號客有萬里來京師代求其記於翰林者特

以屬予予詰之曰古之人隱於溪者多矣潘君之意果何慕乎唐人之竹溪隱於酒者也其意或在是歟客曰此茂棄禮法之爲也非端人莊士之道君讀書好禮豈屑爲是哉晉人之武陵溪隱於仙者也意取諸此歟曰此荒唐繆悠之說也非人倫日用之常君信道明誼豈肯爲是哉然則君之意無乃慕柳河東之愚溪乎曰此逐臣遷客不得已而托焉者也君肥遯丘園無所慕於外何有於托然則有慕乎杜少陵之浣花溪乎曰此亂世孤臣不得已而寓焉者也君生際明時足跡未嘗一出其鄉何有於寓然是四者皆君所弗取也而其所慕而隱者何居殆將隱居求志以待後車之載如太公之釣於磻溪也耶曰子求之太遠矣子以爲太公之隱於磻溪也有意以待文王之載乎抑遇文王不得已而受其載乎予非獨不知君蓋不知太公者也先儒有言卽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苟出位而思舍日用而他求知道者不爲也子盍思溪之所以名乎於學我知之矣易之象上山下水曰蒙是溪也其水之出於山者乎惟其出之於山故卽卦象之似者以名之乎夫天下之水其源未有不出於山其初出也未始不清蒙者水初出山之象而清者水之本質也隱居之士潔其身於塵垢之外澄其心於汙濁之表其有類於是與君之所

以名溪而自號者其有在於是與且將由是而果行育德以養正成聖與抑其有子能繼其志如蒙九二之克家故取之與若君者似亦有得於易者矣客曰君之志誠有在於是予之言可謂得之矣請書以爲記客謂誰予友武定軍民府同知潮陽葉君也

可繼堂記

可繼堂者瓊臺丘氏之正寢也堂以可繼名摘先祖思貽公所題堂楣對句語也洪熙改元公以臨邑醫官滿考赴銓曹留京師又明年是爲宣德丁未先考學士公卒于家時先祖年五十九伯兄源甫九歲濬七歲明年公歸自京

帥其祭學士公文有入門見楯之語聞者傷之先祖平生止一子上無伯叔旁無兄弟羣從推而遠之亦無宗族煢煢然僅二孫存让繫宗祊之重如一絲之引千鈞也鄉人有唁先祖老而喪子者先祖指吾兄弟告之曰吾先世世以積善相承然未有發者今不幸而中微然古人往往因微而大著所以大發者其在二孺乎因手書二句曰嗟無一子堪供老喜有雙孫可繼宗命通家子陳曦書之揭於寢堂之楣鄉人多稱誦焉濬兄弟就外傳時一日先祖坐堂上兄與濬偕侍公謂兄源曰爾主宗祀承吾世業隱而為良醫以濟家鄉可也謂濬曰爾立門戶拓吾祖業達而

為良相以濟天下可也時吾兄弟俱幼稚愚騃不知先祖之言為何如然自是亦知惕厲自持不敢失墜兄年十有九濬少兄三歲而先祖棄去時正統丙辰歲也歲巳未濬始補郡庠生甲子領鄉闈首薦巳巳兄為有司薦繼先祖職濬登甲戌進士選入翰林為庶吉士除編脩累陞侍講學士學士國子祭酒禮部侍郎歲癸卯蒙天子推恩贈先祖為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自先祖捐館舍至是四十有七年題二語後則五十有七年也茲二語者鄉人父老至今猶能誦之如昨日然而是堂崩以既壓而更新之矣濬兄弟佩服斯言兢兢如一日未嘗少置諸懷濬於官次嘗求能書者書可繼堂三大字寓歸以遺吾兄俾刻而眞諸堂之楣兄嘗命濬以記濬領之而未果歲丙申不幸先兄亦棄濬而從先祖於九泉不及見天恩之降矣嗚呼痛哉濬鬢髮亦種種矣久官于朝而乞骸之情尚未得如所願因述所以名堂之意以貽子敦及從子陶融俾買石刻之而立于堂隅使後之子孫知今所以名堂之意而思所以繼繼於無窮而又為之言曰繼之為言大矣哉天非人不繼父非子不繼人能繼天是為聖人所謂繼天立極是也子能繼父是為孝子所謂繼志述事是也然天有可繼之道然後聖人繼之父有可繼之業然後孝子繼之有天而

無人則極不立有父而無子則世不延此古之君子所以創業垂統必為可繼之道而承其後者必持循遵守之而不敢失墜使其可繼者世世接續而延長之父作之於前子述之於後必如是而後可不如是則不可所謂可者斷斷必為之辭非僅可而未盡之謂也茲則吾先祖言外之意謹用推廣之以示後之人為吾子孫者服膺吾言其尚如吾兄弟服膺吾先祖之訓然為之先者必為所可繼而不可繼者弗為為之後者必繼其所可繼而凡可以繼者無不為如是庶乎為丘氏之孝子矣乎不然則辱祖悖親其不孝也莫大焉

李樞　宗孫鎮魁典籍

賈　棠青南　吳位和　吳必祿　何士賁

焦映漢雯濤選定　吳纘姬　符　詩　馮廷瑛亞編

王　贊獻甫　伍衡文　鄭應瑞　詹

記

東溪記

南海之佛山去城七十里其居民大率以鐵冶為業有梁氏者世居其間獨業詩禮至名鄉者性雅好山水其所居之東臨溪水無間暑寒朝暮飽食後輒着屐躡晴沙循清流且行且歌朝而歌曰溪滿滿兮流之東日光逝射兮影

漾其中我欲尋其源兮禹迹不可窮暮而歌曰溪滿滿兮來自西顧兔下浴兮桂濕其枝我欲極其流兮海若不可涯歌竟長嘯而歸日以為常客有過而聞之者歎曰向臨流而歌者誰歟蓋聞道者也豈滄浪孺子之儔歟及薄而視之乃皤然一翁非儒也走而問之佛山之市市人無識者乃戶訪之遇一儒生生物色其人與其所以歌者乃笑曰此吾友梁東溪也斯人雖不甚讀書而讀亦不求甚解然其所行所言與經書不合者亦鮮故其形之歌詠者渾涵而窈深不用意而意已獨至如此蓋宣尼所謂善人者客忻忻然亦歌而去歌曰滔滔汩汩兮天下皆然孰浴其流兮孰泝其源斯人何人兮獨契其天其將為魚兮躍于淵抑將為藻兮漾于漣孰引之進于川上兮我將與之後先東溪之子經以鄉貢進士來京師介其友林宗敬過予求記其所謂東溪者且道客所以歌之故予因筆之為記

雁集瓊庠記

正統壬戌秋八月辛丑于時肄業學宮日亭午與同舍生符鍾秀陳汝諧偶息游焉有童子走報曰有鳥集于學宮泮池之中比鳧鶂而小似鳧鷺而大足指蹼屬毛色蒼白旁皇四顧剔擾而不驚蓋平昔所未嘗見者盍觀之予偕二友往焉顧謂之曰此易所謂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者

乎書所謂隨陽以攸居者乎禮之用為大夫贄其士昏攝盛以奠者乎是鳥也生乎沙漠之墟隨陽南征集于江湖漢沔之間乃其所也嶺海之南隔山越河蓋彼飛不能遠到之處胡為而至此耶茫茫鯨波百川斯委四州之間二三千里之域其間之水匯而為湖流而為河瀦而為沼沚視茲泮池廣袤何啻百倍且此學宮相去重湖僅一堵許彼皆不之集而顧來于茲謂其無意可乎二友叩予以求其故予謂之曰禽鳥天產也其得氣最先而雁又隨陽之鳥秋賓南而冬北歸知時者也其乘氣機而先動尤非他鳥之比昔人聞天津杜鵑之聲而預有所占焉矧茲陽禽

素稱知時者乎昔者地氣自南而北果有南人以文字亂天下今也地氣自北而南安知無南人以文字治天下耶昔既有驗今亦有驗矣二友戲謂予曰安知非子耶予笑而遜謝焉雁聞人言若對以應童子舉手揖爾西征歸而筆之以爲雁集瓊庠記

槐陰書屋記

歲甲戌予僦居京師得十數楹于禁城之東偏可一畝許因闢一室以爲藏脩之所壁以楮中設几案左右列圖書外設牖于牆面南以迎陽明之光牖側有古槐一其大盈尺其高僅丈重之童童若車蓋然其陰半覆于牆半蓋予

廡而牖戸几案賴以庇焉自夏徂秋蘊隆蟲蟲若焚若蒸而吾一室之中恒若挹清風濯冷泉不自知其在闤闠塵紛之內也予日居其間紬閱書史口誦心惟凡古聖賢所以用心而著於書古帝王所以爲治而具於經史者與夫古今儒生騷客所以論理道寫清景而寓於編簡者皆得於此乎神交夢接之而肆吾力焉使不爲炎歊所侵以中輟之則吾得於玆槐之助也多矣因扁之曰槐陰書屋或者過而疑焉以謂有慕乎王晉公三槐之意也嗟乎公植槐以貽後取必於天也予蔭槐以讀書取必於己也取必於天也以德取必於己也以學讀書所以積學積學所以成德成德所以合天又安知昔人所以期其後者不可期於己耶庸何疑或者去因書于壁

願豐軒記

予少有志用世於凡天下戸口邊塞兵馬鹽鐵之事無不究諸心意謂一旦出而見售于時隨所任使庶幾有以藉手致用及登進士第選讀書中秘即預脩寰宇通志又於天下地里遠近山川險易物產登耗賦稅多少風俗媺惡一一得以寓目焉是時年少氣鋭謂天下事無不可爲者顧無爲之之地耳既登名仕版且蒙授官可以行吾志矣書成上進凡同事者各除給事中御史獨留四人者爲編

脩予與焉編脩職事史事本朝不設起居注遇有纂脩旋設館局給筆札惟官長凡例是遵逐事呈稿筆削惟命蓋官局脩書從古然也其中雖有所見亦不敢盡用己意入院首尾二十餘年四轉官階不離于言語文字之職凡昔所欲資以爲世用者一切寓之於空言無用之地日斯征而月斯邁今則頭顱將種種矣非徒時不我用縱有所用則已精神衰耗心志疲倦亦不能有所爲矣於是乎返觀內省而自歎曰噫濬自七歲入小學十九補庠生二十又四領鄉解又三年試禮部得校官不就卒業國學者六年歲甲戌始登進士第入翰林方其在學校也有月廩之食

升冑監也有日會之餼官翰林也歲有常祿而又日給食夫官翰林之職專於講讀纂脩考試亦猶吏曹之於銓選刑部之於推讞之類也諸司曹務未聞常祿之外别有支給而此入局則有茶果之供鎖院則有文綺之賜進講則有御廚之給諺有之曰經筵頭史館尾蓋以初開講必有重賚既進書必有業陞故也詩不云乎無德不報濟生還外之域學無師授仕無引援一旦拔自草茅之中進之天日之下而又授便蕃之賜優渥之恩如此其厚且至將何以報稱聖恩之萬一哉且性愚而拙蠢知人間廉恥事不敢出其位而假途於他然則於此將奈何哉無已則亦膽

天以致其祝歟夫人類之尊莫尊於君矣而居君之上則尤尊者天也天不言其所以默相而陰定之者又不必屑屑然露其聲迹惟陰陽之順序星辰之循軌雨暘之時若者人皆可得而見焉然其尤效驗而最顯著者又在乎雨暘也是故當雨而雨雨而不至於淫當暘而暘暘而不至於亢則五穀豐登萬物用成將見家給人足而禮義興行禮義興行則盜賊不生盜賊不生而禍亂不作矣夫然則君位之尊安國勢之隆重世祚之延長與天地相爲悠久而無窮焉區區報國之心庶幾在乎杜子美云憂國願年豐此之謂也謹摘其言以名吾所居之軒而書此以記于壁

藏書石室記

予生七歲而孤家有藏書數百卷多爲人取去其存者蓋無幾稍長知所好取而閱之率多斷爛不全隨所有用力焉往往編殘字缺顧無從得他本以考補時或於市肆借觀焉然市書類多俚俗駁雜之說所得亦無幾乃徧于內外姻親交舊之家訪求質問苟有所蓄不問其爲何書輒假以歸顧力不能抄錄隨即奉還之然必謹護愛惜冀可再求也及聞有多藏之家必豫以計納交之卑辭下氣惟恐不當其意有遠涉至數百里轉浼至十數人積久至三

五年而後得者甚至爲人所厭薄厲聲色以相拒絕亦甘受之不敢怨懟期於必得而後已人或笑其癡且迂不恤也不幸稟此凡下之資而生乎退僻之邦家世雖業儒然幼失所怙家貧力弱不能負笈擔簦以北學於中國中心惕然思欲以儒自奮以求無愧於前人反求諸心似知所愛慕者甚欲質正於明師良友引領四顧若無其人不得已而求之於書書又不可得而求之之難有如此者乃喟然發歎自盟於心曰某也幸他日苟有一日之得必多購書籍以庋藏於學宮俾吾鄉後生小子苟有志於問學者於此取資焉無若予求書之難庶幾後有興起者乎歲巳

未補郡庠弟子員甲子領鄉書戊辰上春官卒業太學甲
戌第進士即入翰林自此日積月累所得日多歲庚寅丁
先妣憂歸故鄉服闋謁先聖於學宮怵然動其宿盟顧南
方卑濕竹帛不可久藏竭平生積聚鳩工鑿石以爲屋凡
梁柱楹戺之類皆石爲之不用寸木廣若干尺長若干尺
經始於　年　月落成于癸巳年七月爲錢緡若干督
其工者鄉友吳雲也中爲木櫃若干內度以書僅成予郎
北上竊恐後人不知予得書之難而易視之或者又取之
以去也乃日書其事而爲之記曰書之功用大矣由一理
之微而可以包六合之大由一日之近而可以盡千古之

久由一處之狹而可以通四海之廣由一事之約而可以
兼萬物之衆其惟書乎嗚呼聖人沒也久矣而道德萬世
如見古人往也多矣而事業終古常新合千萬世之心術
聚千萬世之治迹傳千萬世之語言演千萬世之理道皆
於書乎是賴士也生乎千年之後而知乎千年之前具乎
一物之形而悉乎萬物之理處乎一室之間而周乎萬里
之勢非書曷以致之哉人生天地間不爲儒則已有志於
儒以從事乎聖賢之道未有舍書而能成者也古語有之
通天地人曰儒一物不知儒者所恥一書之不讀則一書
之事缺焉書之在天下自五經而下若傳若史若諸子若

百家上而天下而地中而人與物固無一事之不具亦無
一理之不該學者誠即是而求焉則可以貫三才而兼備
乎萬事萬物之理儒之道其在是矣雖然書不貴多而貴
精學必由約而後可以致於博精而約之以盡其多與博
則氣質由是而變化心志由是而開明德業由是而崇廣
析其精而至於不亂合其大而極於無餘會其全而備於
有用聖賢之道夫豈外乎是哉區區積書之心誠有在乎
是所以期待吾鄉之後賢君子者甚遠且大其必有副予
望者乎使誠有之恨予耄矣不及見也雖然冥漠之中無
知則已苟一有知亦將暢然快輾然笑也謹書此以俟若
其規條名目則悉具于碑陰

學士莊記

學士莊在瓊城之西北二里而近翰林學士丘濬仲深之
別墅也或曰學士文學侍從之臣在天子左右載筆以視
草者也俶一登進士第即通籍金門出入禁掖幾二十年
始以太夫人喪一歸故鄉服除即行蓋以官爲家以文字
爲業固不待莊以居用耕以食胡以別墅爲哉嗟乎此正
區區深意之所在也子先世閩人來居于瓊世數久遠自
七世祖學正公以來代有祿仕惟先公早世雖不仕而亦
有妣贈之命世業雖以士而卒亦未嘗廢農蓋仕者其暫

而耕者其常賸予家仮城以居而先世多負郭之田去所居一里而近有田一區四際皆溪運而其中獨窿然以高其旁田皆歲再熟而此僅一穫焉始予少時恒謂海外古無高人勝士故其地無可以賞心會意之所藏脩之暇求一息游之處不可得也是時即有意經營之力不能及且弗暇也會免太夫人喪家居無事思欲成夙志而謀之吾兄伯清先生先生曰何用遠求盍即丹陽田爲之即日具圖蕫其田而三之用其一爲村而田其二如故乃僦工起其二之土而畚之築實其一以爲村基周圍若干丈爲畝者若干餘田遂皆溪窪可再耕歲會其所穫登常數焉環

村之址鑿溝引水繚繞之村之背旁聚爲長壠壠上壘石爲三小山山下有亭環種野花村前際爲方塘周若干丈塘心砌石爲釣臺當其前積土爲圃堆名小蓬峰環村皆種旁竹雜蒔花果草木於其間小三山下繚以周垣中構堂三間翼以兩室前爲圓亭亭之前爲渠九曲之其下爲月池各有扁堂曰瞻玉旁兩室左曰曝日右曰凉風亭曰一嘯蓋摘歐陽子內制集序中語也其他如所謂小蓬峰者蓋擬館閣中之蓬石所謂小三山者則又以覗道家之山蓬萊方丈瀛洲者焉直堂之前有門扁曰小瀛洲其外門曰學士莊又自村徑始涉田蹊有石門焉曰丹陽仙境本其地舊名也堂既成吾兄伯清會客而落之誠與客立釣臺之上而四顧焉一城之景咸會於斯漠漠水田四際出甃直南吾先人之廬於是乎在喬木萃蔚之間華表聳牙露出林杪此朝廷旌吾先妣之守節不貳者也而吾之登甲科官侍從有司所表之綽楔亦於是乎見之與凡吾廬之所有若寶敕樓若可繼堂若頤豊軒皆隱約可指示也稍南而東是爲郡城雉堞連雲樓閣倚空衢道之交互屋瓦之櫛比闤闠之雜遝或近或遠斷而續焉隱而見焉蓋四州十邑之大都會處舉目而東不半里許鬱有叢祠祠之兩旁翼以居民極其目之所至金碧煇煌照耀林谷

是爲佛老二氏之所宮其東北之近地則州將都禪之所月凡三校閱於斯金鼓之聲旗章之物耳可聞而目可見斯則吾莊之近景也試又登小三山而四望焉一郡之景亦莫不畢會于斯蓋吾郡所謂主山者西石也中坳而旁峻有似馬鞍然故又以形似名原其山之所起自海北之徐聞之石門其脈穿海底而南即蘇子所謂地脈何曾斷者橫亘郡城之西勢如奔馬爲衆山之脊朝夕日光霞彩敷金抹翠排闥而入吾堂中有如屛幛之列几案間然引領而南越吾居可六七十里有橫黛隱隱然雲霄間者胸公山也道家所謂七十二福地之弌二十四者焉天宇空

闊烟霏之外有峰巒累然如貫珠列於東北雲海之涯者七星嶼也林木蔚然如疊翠叢於東南坡坨之間者靈山也此二山皆有祠宇有司歲時祀之其他如蒼屹之幽雅東石之秀拔雷虎之蹲伏銅鼓松林之渺茫隨陰晴而隱現或有或無或在有無之間其水之大者有南渡江源發自五指山經臨澄定三邑之境繞城之南而東之折北會諸溪以人於海距此半舍許舟沿泝其中往來檣帆其末越林表而出可數也吾郡以海爲疆界自此北至海道僅十里所謂神應海口是爲港門帆檣之聚森如立竹汪洋浩渺之間山微微如一線舟杳杳如寸葦晨昏蜃氣結成

樓臺峰岫千態萬狀日光射之錯雜如錦繡光耀如珠璣眞天下奇觀昔人所謂奇絶冠其平生信非虛語矣茲又吾莊之遠景也凡吾一郡人物邑居之繁山水登臨之美皆可於此一寓目而盡得之伯兄與客覿望既畢謂濬曰茲不可無記宜詳書之以示後之人使天下四方知吾窮荒絶島之間有此奇偉秀絶之景顧不可哉濬惟中國之在天地間如方舟之浮於池沼中然吾郡以蕞爾之地居寰海之外則又如浮一匯於方舟之側然可謂微而微矣今天子建都于燕而吾郡在越之極南何啻萬里也耿末小子無才無德很以文章小技遭際盛時寘身金馬玉堂之間側迹勾陳紫微之下豈非幸之幸哉雖然出處有其時而進退當以禮苟知進而不知退有以進之而無可以退之之地以是而事君則昧大易隨時之義犯夫子患失之戒大不可也此區區所以預爲歸老之計而即歐陽子之所云云者以爲堂亭之名非敢以誇諸人也聊以志吾志焉爾異時上乞骸之章天子幸閔其愚而以柔遠之禮優之俾得以守其故業遂其初志歸與伯兄優游容與娛老於是莊之上炊粳而飯之釀秫而啜之又推之以及夫鄉人父老醉飽之餘相與鼓腹而歌吟稽首以祝頌庶幾以報聖恩之萬一焉不幸一旦溘先朝露也又以是遺子孫尚亦有利哉

錄

定興忠烈王平定交南錄

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之初安南國王陳日焜爲其臣黎
季犛所弒季犛詭姓名爲胡一元子蒼爲胡奃僞稱陳氏
絶嗣奃其甥請權署國事上不逆其詐從其請未幾求襲
王爵許之踰年陳氏孫添平始從老撾道至京愬其實季
犛聞之懼遣使上表請迎添平還以國永樂四年春遣使
者以兵五十人送添平歸達其境季犛伏兵殺之及使者
上聞之震怒諭羣臣曰朕爲萬國主蠢爾蠻夷乃敢爲不
道以戕其主奪其國朕不正其罪如天道何既而占城亦

告其侵軼疆界强授以印服又聞其僭號大虞紀年號蒼
僞稱尊號季犛稱太上皇毀中國儒教謂孟子爲盜儒程
朱爲剽竊乃議興兵問罪羣臣咸贊成之乃遣大臣告于
郊廟分遣近侍徧告天下山川秋七月癸未制諭太子太
傅成國公朱能佩征夷大將軍印統總兵官西平侯沐晟
爲征夷左副將軍新城侯張輔爲征夷右副將軍豐城侯
李彬爲左參將雲陽伯陳旭爲右參將敕大將軍率右副
將軍右參將又淸遠伯朱友領驃騎將軍朱榮劉儁出鷹
揚將軍呂毅方政神機將軍程寬羅文遊擊將軍朱廣王
恕橫海將軍魯麟劉淸等二十五將軍統兩京畿荊湖閩

浙廣東西之軍從廣西憑祥縣進左副將軍率左
參將領都指揮陳濬盧旺等統巴蜀建昌雲貴之軍從雲
南臨安府蒙自縣進以兵部尚書劉儁贊戎機刑部尚書
黃福大理寺卿陳洽給事中馬貴督餽餉於凡所過名山
大川脩祀事乙酉出師上親幸龍江禡祭將帥陪位受服
惟謹訖事駐蹕江岸誓于衆曰朕命汝等恭行天罰罪惟
元兇尚體朕心毋窮武毋殺降毋縶累老稚毋毀壞室墓
雖一草一木亦勿妄剪除違朕命者雖勞弗勤且底于罰
能等頓首受命萬衆鼓舞登舟以行是年九月師次龍州
大將軍遘疾以師授右副將軍十月庚子大將軍薨衆議

軍機事重不容以緩請右副將軍代總其兵行大將軍事
急驛以聞上命輔就佩征夷大將軍印代能總兵且降敕
諭之曰昔太祖皇帝命開平王常遇春爲大將軍岐陽王
李文忠爲偏將軍率師共征開平王卒於柳河川岐陽王
率諸將掃蕩殘氛終建大勳著名青史爾宜取法前人以
建萬世之功此定興忠烈王受命專征之始先是王與大
將軍榜示黎賊父子大罪二十以明天討之意數季犛兩
殺其主以奪其國罪一凡陳氏子孫殺之殆盡罪二淫刑
以逞覗國人如讎重歛暴征民不聊生罪三世本黎氏背
祖更姓罪四既簒主位乃詐稱權署國事以罔朝廷罪五

表請陳氏孫還以國及朝命使送之乃敢拒還罪六役圖
主孫罪七侵雲南之寧遠州七寨罪八殺土官猛慢擄其
女微其銀罪九威逼近邊土官致其駭散罪十侵廣西之
祿州地界罪十一擅據西平州殺土官罪十二占城國王
占巴的賴國新遭喪興兵攻其舊州格烈等地罪十三又
攻扳達郎黑白等州掠其人民罪十四勒取占城象百餘
仍加兵不已罪十五占城既受天朝章服輒僞造金印帶
服逼使其受罪十六責占城王惟知尊重中國而欲其以
所以事中國者事之罪十七朝使送占城陪臣還其國以
兵劫之於昆陵港口罪十八既奉正朔又僭稱國號僞紀

聖元紹成開大年號罪十九朝貢不遣陪臣輒以罪人充
使罪二十初交人聞天兵南下罔知所以既聞榜示咸知
其曲在彼及見榜末云待黎賊父子就擒之後選求陳氏
立之莫不延頸跂足以待王師之至王以十月丁未至憑
祥縣禡牙入境并望祀其國中山川畢諭于衆曰皇帝非
利安南土地人民乃爲黎賊害其國主虐其黎庶奉行天
討以繼絶世甦民困命我等以弔民伐罪丁寧告戒非臨
陣不得殺人非稟令不許取物毋掠子女毋焚廬舍毋踐
禾稼爾等宜奉承聖天子意以立奇功不用命者必以軍
法從事無赦衆皆歡呼用命是日大軍入坡壘關揭前榜

諭國中吏民以朝廷伐罪弔民之意以招徠之王詢知坡
壘以南由隘留關歷雞翎關至芹站山菁深險林木陰翳
且多溪澗慮賊有伏先遣鷹揚將軍呂毅哨探及檄都督
同知韓觀營於坡壘脩道路繕橋梁督糧運戊申大軍次
丘溫縣己酉哨至隘留關賊衆二萬依山結寨毅攻拔之
斬首四十級生擒六十餘人是日驃騎將軍朱榮等亦破
雞翎關斬首六十餘級生擒十一人賊聞二關破其屯兵
設伏者悉奔散壬子大軍次雞翎關癸丑次芹站是日先
遣鷹揚將軍方政遊擊將軍王恕等直抵富良江北岸嘉
林縣是時左副將軍西平侯亦自雲南蒙自縣進兵經野

蒲蠻入境都指揮朱濬等奪猛烈關俞義等拔栅華隘臨
處築堡駐兵伐木造舟都指揮徐源孔斌等突出宣光江
口奪其澳洳等沙左參將豐城侯領兵渡其上游都督程
達等中夜舁舟越山自間道以出洮水江縱火焚賊舟遂
奪富良江十一月乙巳西平侯統軍至三帶州與王所遣
都督朱榮會癸酉横海將軍魯麟驃騎將軍劉劄出拔困
吾寨是日有僞三帶州僉判鄧原南策州人莫遂等來降
因詢降人知賊巢穴在東西二都恃宣江洮江富良江以
爲險自三江府洮江南岸傘圓山起由富良江南岸東下
直至寧江又自富良江北岸自海潮江由希江麻牢江直

至盤灘困拔山立木為柵及增築土城於多邦隘樹柵立
城連橋接艦七百餘里又於富良江南岸緣江下木杙悉
國中舟艦泊其內凡諸港汊可通舟處俱下巨木以備賊
衆聚屯守水陸者號七百萬蓋悉驅國中老幼婦女以助
聲勢非實然也大軍屯富良江北岸王以書諭季犛曰子
奉命統兵來問爾罪爾能戰則率衆於嘉林以待不能戰
赴軍門以聽處分王意欲挑其急戰也會朝遣行人朱勸
賚敕至諭犛賊以禍福及許其輸金五萬兩象百隻以贖
罪行人至其國季犛不出見以詭辭答曰文書比對原發
勘合不同此必非上所遣又云兵已入境若兵回即貢否

則自有准備王知此敕是欲以款其兵而賊亦無改過悔
罪之意乃移軍三帶州屯箇招市口與左副將軍西平侯
會議造船置銃以圖進取時賊有划船出沒江口王命晉
麟夜舁舟從上流下水奪其船斬首百餘級自是划船不
敢出沒王與西平侯議於上流渡江乃遣朱榮等於下流
十八里嘉林置舟筏為欲渡之勢以掣其肘賊果分遣水
軍於嘉林奪我舟榮等奮擊大破之十二月己亥大軍與
左副軍合勢王與西平議曰賊邊江立柵勢逼地狹難以
列軍惟多邦隘城外沙灘上平闊足以容軍然其城峻濠
深守具無不備而外設坑坎布竹籤賊所恃者此耳蠻人

綿薄不耐苦不足慮也今我攻棋若雲梯仙人洞之類俱
備攻而取之易也乃召將士諭之曰汝等報國成功在此
一舉宜奮勇爭先以立奇功先登者不次陞賞將士聞命
無不踴躍乃議分地界大軍攻其西南左副軍攻其東南
己酉各列軍沙灘之上布置已定別調軍距欲襲之處里
許作欲攻之勢以出賊不意於是出內府所製夜明光火
藥散軍士俾執之有先登者燃之及吹角為號是夜四鼓
都督黃中率官軍潛舁攻具越重濠抵城下用雲梯先附
城都指揮蔡福等數人先躡梯登用刀亂斫賊衆驚呼城
上火齊明角應之士皆蟻附而上賊於城內列陣驅象來

衝我軍乃出內府所製獅子皮蒙馬象見獅形驚畏而顚
又為銃箭所傷倒回奔突賊潰亂自相蹂踐及官軍殺夾
者不可勝計大軍乘勝長驅明日追至傘圓山又明日循
富良江南岸而下縱火焚緣江一帶木柵煙燄張天辛亥
直擣其東都克之王與左副將軍駐軍於城之東南給榜
招諭吏民降者日以數萬計王召其父老諭以弔伐之意
歡聲動地乙卯議遣左參將豐城侯李彬右參將雲陽伯
陳旭伐其西都賊首聞多邦破先已焚其倉庫攜妻子遁
于海島我軍至焚其宮室據其城地餘黨依天建山困枚
山等處水陸據守乃分遣清遠伯王友都督黃中都指揮

柳琮等隨賊所在而征勦之自是年冬至明年春前後斬
首三萬七千餘級時王丙交州鎮遏聞賊子黎澄聚舟黃
江左副將軍左叅將領軍循富良江左右水陸竝進次於
木丸江對岸下營辛巳賊船三百餘艘來犯我軍水陸夾
擊賊衆大敗斬首萬餘級溺死者無算二月乙巳王聞賊
首遁于悶海口出魯江口與左副將軍會兵下膠水縣賊
聞大軍至又遠遁大安海口王謂左副將軍曰賊聞大軍
來不敢敵故潛遁他所以覘我動靜我若回軍交州賊兵
于鹹水關兩岸置戰船守備彼必出悶海口以襲我我俟
其出水陸併擊之賊必成擒三月癸酉大軍回交州甲午

賊果犯鹹水關報至己酉王與左副將軍兵水陸竝進賊
以海船橫截江中而以戰船划船兩岸齊進既而登岸植
木爲柵王乘其柵之未成親督精銳攻之都督柳昇等亦
率舟師來奮擊賊遂大敗富良江水爲之赤積屍數十里
右叅將雲陽伯乘勢長驅直抵悶海口黎賊父子聞敗乘
船遠遁於靈源王諭諸將宜乘破竹之勢追勦殄滅乃回
軍交州留右叅將守鎮備禦黃江等處四月乙亥王與左
副將軍統軍由清化府倍道乘進調柳昇督麟十官莫邃
等分領戰船由水路窮追戊寅舟師至清化之磊江賊衆
聚船以拒昇等擊敗之斬首萬餘級五月丁卯王至演州

柳昇等舟師來會途中降者相繼詗知黎賊父子遁于乂
安府之渓江王議與左副將軍兵從陸路柳昇等率舟師
由水路追賊壬申大軍至乂安府土油縣王從舉厥江東
路左副將軍從舉厥江西路進兵兩軍俱至盤石縣下營
甲戌柳昇率舟師至奇羅海口與賊戰大敗之獲賊船三
百艘餘船分散賊首潛竄草野乙亥昇所領軍士王柴胡
等七人擒賊僞上皇黎季犛黃中所領軍士李保保等十
人擒僞衛國大王黎澄丙子莫邃下土人武如卿五人獲
僞國主黎蒼及其僞太子芮于高望山凡黎氏親屬俘獲
無遺安南地悉平所得府州四十八縣一百八十六戶三

百十二萬五百象馬牛羊舟權器械無算遣都督柳昇等
獻俘闕下露布以聞先是王等受命時詔令求陳氏子孫
立之至是平定王徧訪國中官吏耆老人等咸稱黎賊於
巳卯年殺光泰王顒立其子顮而殺之遂篡其國前後殺
其近屬五十餘人及其遠族又千餘人血屬盡絕無可繼
立者請依漢唐故事立郡縣如內地以復古王疏以聞上
從其請乃於其地立交趾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揮使
司按察司分其地爲十七府四十七州一百五十七縣據
其要害設衛十一守禦千戶所三又於交廣分界處如潼
關衛例設立溫衛及坡壘隘置二守禦所軍隸廣西民屬

交趾以相制馭是歲大詔天下以平安南復古郡縣之故
并赦有司爲陳王贈謚凡共宗親爲賊所害者各贈以官
又爲之建祠立碑葺墳禁樵採各給戶三十凡黎賊苛
政暴歛悉皆除之擢用賢能優禮耆老賑卹窮獨革去夸
俗以復華風使秦漢以來之士宇陷於外夸者四百四十
六年一旦復入中國版圖詔布天下文武羣臣親王藩服
咸上表稱賀六年春班師入朝秋七月策功行賞進封王
英國公西平侯黔國公淸遠伯王友進侯爵都督柳昇陞
安遠伯餘擢官增祿有差賜王詩劵玉帶金帛命子孫世
襲加祿米三千石旣大宴上親製平安南歌以褒嘉之是

年冬安南餘孽簡定作亂定自稱陳姓本前陳舊官先已
降附旣而遁于乂安府與其黨鄧悉鄧鎔阮帥陳希葛等
謀反僞稱日南王旣而僭號大越稱興慶年號朝命黔國
公充征夸將軍從雲南往征之久不能遏絕廷議謂非王
不可七年正月乃命王佩征鹵副將軍印往共勦之王以
四月至南寧會兵五月入境王躬督戰艦破孔目柵再破
鹹子關斬俘無數賊退保黃江乘勝擊之于太平海口賊
竄乂安偈江冬十月師至清化越四日生擒簡定於吉利
柵之山并其黨陳希葛等檻送京師明年二月王還朝士
嘉勞之未幾簡定餘黨陳季擴復嘯聚僭稱重光年號季

擴乃簡定從子簡定爲阮帥等所廢而立季擴定敗潛逃
竄聞王班師復與陳景異等同反九年春正月復授王前
印往督師征之夏五月師次東關六月進兵賊聞王至以
石塡神頭海口三十丈許設拒木以抗王督將士悉起其
石以通舟楫賊懼立堡常月江王戒衆曰此堡不足攻其
山南險阻彼必設伏以撓我乃使驍將率士兵搜山果得
其伏者斬之遂奪其堡賊遂遠遁王隨所至而追之賊或
聚或散竟莫得其要領時關以東羣盜蜂起所完者交州
一城耳蓋新設州縣軍衛太多交人久外聲教樂歎縱不
堪官吏將卒之擾往往思其舊俗一聞賊起相扇以動賊

酋所至輒爲之供億隱蔽以故賊潰復聚朝廷屢下詔招
撫之授季擴爲布政使彼欲受命制於其黨服而復叛僞
稱王孫以復陳氏爲辭大軍至則深入山海避之軍退復
出用是官軍不能成功王旣蒞軍始大明賞罰而諸將疲
於奔走往往因循玩寇都督黃中不用命王以軍法從事
由是人人知懼不敢辭難避險是時賊恃荷花海險謂我
師不能渡於日麗海口立堡以守王率舟師自奇羅海口
洋過荷花海口直抵日麗賊焚堡而遁至茶偈江連進兵
破之賊驚曰天兵飛來也遂大潰奪其化口城諜知賊悉
衆守愛子江復追至其境賊伏巨象數十以爲前敵列人

馬於後盡力以抗我師王戒將校曰擒賊在此一舉機不可失乃鞭馬先進象伏突起王一箭落其象奴再箭中其象鼻象叫號退走自蹂其衆乘勢擊之斬艾僵伏塡滿山澗賊徒散遁暹蠻等處王部分將領隨處搜捕至暹蠻蒲幹等栅山徑崎嶇林麓陰翳馬不能前王乃下馬徒步履險兼程趨之士卒不能從惟將校百餘人僅屬與賊遇殺數千人賊首陳季擴暨其妻子皆就擒時十一年冬也明年班師還京自王出師至是首尾踰三年始得渠魁說者謂王此役較之前平定之功爲難云十三年四月朝命王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任鎭交阯又有平陳月胡之功

十五年上以王久勞於外詔還京師王以正統己巳沒於王事至是三十有七年矣嗣子太子太傅襲封英國公懋出其家閹者福住所錄王平安南時前後所上奏啓見示屬予次第之予因參考交阯郡志所載露布檄文及胡文穆公奉敕作平安南碑楊文貞公撰東平武烈王及定遠忠敬王神道碑附以所聞以爲此錄云

傳

毛宗吉傳

毛君諱吉字宗吉餘姚人也性剛直尤嫉惡自在邑校時見鄉人顯宦者歸或挾勢以凌鄉曲而於郡之長吏則卑卑以希合輒毅然形見顏面曰我得志弗爲也歲甲子中鄉試再試禮部皆乙科不屑就歲甲戌登進士第授刑部廣東清吏司主事故事十三清吏司分理在京諸司刑獄廣東司當錦衣衛衛卒伺察百官陰事擿摭得分寸書片楮以聞不復核虛實輒當以罪公卿大臣皆惴惴奉承之惟謹公行請託莫敢違拒甚至以罪被逮法司亦不加箠

君在淸吏司有逮至者一懲以法略無顧忌其人至以俚語目君曰毛葛刺時長衛者怙寵大肆羅織勢燄爍人百官遇諸途趨避惟恐後君遇之獨以一手舉鞭彼愕然顧左右曰此非刑部毛葛刺耶恚銜之其徒百計求君短長訖不可得適君偶以疾誤朝參命錦衣衛鞫之其黨走報其長曰毛葛刺來矣乃預飭卒之獷悍者揄巨杖待君君至僅搒十又五骨見矣衆意君必死適有僚同在繫見君創甚而無悲容苦曲事君得不死既而隨衆例得復職衆咸曰毛葛刺自此懲創改節矣及涖職操法愈嚴未幾陞廣東按察司僉事時廣城以西流賊殺掠居民殆盡其東

幸無事而豪宗大戶武斷吞併積習成俗君分巡惠潮首
知其弊痛懲之豪右斂迹及其當代二郡民赴巡撫大臣
願再借君一年於是檄再往先是程鄉民羅劉寧者作亂
官軍平之其黨楊輝者遁往贛之安遠招集餘衆於閩廣
江西之交大肆摽掠時官軍皆征廣西君不得已招之而
輝等從命復業比君還會府而輝等復起摽掠如故君再
至賊勢益大輝據上下寶龍峒其黨曾玉等據石坑峒謝
瑩據龍歸峒破江西之安遠福建之上杭二縣遠近騷然
諜報賊期以十一月二十二日攻程鄉縣治君曰賊勢衆
矣與其臨時拒敵孰若先事制之乃命縣長吏密集民壯

并名旁近官軍僅得七百人即日倍道行三百里至赤硃
坑翌日又行三十　至石坑峒賊數人負米出峒衆欲奮
擊之君曰舍之毋驚動賊衆少頃賊知官軍至以其衆三
千人陳山下賊衆我寡士卒有懼色君躬擐甲冑督戰於
是士卒爭奮自辰至午戰數十合賊遂敗走生擒曾玉及
其徒二十餘人斬首三百餘級乘勝破龍歸峒獲謝瑩又
明日直擣下寶龍輝衆陳石崖上我軍陳水中相持守之
君以戰不得地亟分兵繞出其後賊莫測遂驚潰前後擒
斬一千四百餘人餘黨悉平是役也我士卒不損一人犒
賞糧餉皆出於臨時調度不取於官不歛於民又獲白金

三千餘兩悉以送官巡撫大臣以其功狀聞未報而君又
當分巡雷廉高三郡人民爲賊所殺虜十七八道路蕪塞
數百里間無烟火君攬轡四顧慨然以削平賊寇爲已任
既抵所部城門晝閉郡守猶鞭繫城中幾民追徵不已君
至首命止之百姓如獲更生分守都指揮等官娶城權兵
賊或十餘人或三五十人驅脅子女以千百數口過城下
不肯出一騎發一矢甚或燕飲酣歌若罔聞知吏民以賊
告輒加箠楚有自賊中逃回者輒誣以通賊杖殺之自是
生民進退失據無復生路矣君至歎曰此方之人獨何辜
哉是雖一時守將之責抑亦督責者之過也時雷州海康

知縣王麒者獨奮不顧爲衆所嫉君獨獎勵之適報賊至
大體等村君時在雷州即移文都指揮出軍擊賊彼畏縮
不敢出君又以大義激之亦不從君即督麒領民壯躬抵
賊所戰敗之斬首數百餘級奪回被虜人畜無數賊分三
支犯吳川縣君覘知其一近河道即命麒乘小舟出賊不
意悉破之得首虜六十餘級其二支聞風遁去自是君所
部稍寧君以平賊方略來上上嘉其勞內批陞君本司副
使仍降敕獎諭委以一方邊務而麒亦陞本府通判敕至
君益感激思報歲乙酉春正月賊東出惠之河源轉掠韶
之翁源君率官軍二千兼程追之斬獲百餘級賊遂西奔

二月新會告急君率都指揮焦用指揮孫璧等官軍三千人至新會又得民之自効者近萬人明日行至火磴與賊遇戰破之獲首二十餘級乘勝追至雲岫山去賊營十餘里時二鼓矣君號召諸將曰賊營後山菁而前畈田左右背山隴若敗必遯入後山爾等明日分兩哨進據後山我以精銳衝其中爾兩哨左右合擊之賊可盡圖也約以雞鳴蓐食黎明進兵是夜無星月遂至後期不得已三哨齊進賊果敗走棄營攜妻子上後山君命潘百戶者帥精壯千人據賊營賊多遺財物軍士競取之賊據高瞭軍士有爭奪者遂擁衆馳下刺殺潘軍士皆自營門擁出賊自後

追之與右哨指揮閭華遇力戰久之君命某往援某承命不赴華馬躓亦為賊所刺諸哨遂奔潰君勒馬持刀大呼曰劄駐劄駐衆以潰勢不可復君從吏廖振等勸君宜隨衆姑避之以圖再舉君曰吾誓不與此賊俱生今衆多被殺傷而我獨生全可乎汝等亟走勿顧我言未已賊七八人持鎗趨君君且罵且敵猶手劍斬賊斷一人臂力支不能遂被害時三月一日也是日雷雨大作山谷皆震動連日陰晦又八日始得君屍面貌如生舁歸廣城官吏士民弔哭若相屬事聞贈君通議大夫廣東按察使錄其子科為國子生是時仕嶺南與君同志者惟麒一人麒字某雲

南大理府人正統丁卯貢士由胄監擢知海康縣至官日以忠義激其民遇賊至輒率衆奮擊之前後多所殺獲雷人賴以少安而一時郡守邊將反惡之君奏其有守有為同日陞本府通判未被命而先君歿於賊至是有司併以聞朝命與贈君者同日下贈麒奉議大夫雷州府同知君歿時年四十四麒年若干史濟曰初君歿時或傳至京師言藩司以白金千兩充行軍犒賞費委驛丞余文者從公行以司出入已用十之三矣文瞷君歿而貧無以為歸費以所餘金七百兩密授君僕持歸是夜僕之婦忽出中堂據正席舉止如公狀顧左右曰請夏憲長來舉家驚惶走

告近居沈經歷沈報僉憲胡希仁亟來視之瞪目視胡曰非也頃之夏至乃起揖而言曰某受國恩不幸歿於賊固無餘憾但余文所遺官銀已付某家雖官府無所稽考而某負汙辱于地下矣願亟以還官毋汙我言畢婦忽仆地少頃始蘇竟不知其所以云予始聞此言不敢以語人及夏君來覲予詢之果然嗟乎君生而廉勁不頗旣歿而英爽不昧猶如此而世之便已自文者至或誣君以激變賊君以贓私是尚有人心哉是尚有人心哉

孔侍郎傳

公諱鏞字韶文姓孔氏宣聖五十八代孫也元季高祖克

信始自曲阜遊學江西阻兵不歸而居蘇州父友諒舉進士知蜀之雙流縣公幼孤好學甫弱冠爲長州縣學生時提學孫御史鼎教人務先德行學置一籍名敦本首著公名於籍公用是奮發益力於學登甲戌進士第初知都昌分民戶爲九等以均賦役設公於水次以便收斂縣瀕彭蠡每風雨波濤澎湃若有物蜿蜒其中舟多覆者相傳以爲纜精過者望而祀之偶歲大旱公往驗之乃巨木歲久爲荇藻所絡若鱗介然公火之其妄遂絕壽以弟銘選尚寧府郡主例避嫌改廣之連山連山西連貂賀猺獞出沒無寧歲公至縣治無廨宇可居俸給殆絕父老聞有至者

公諭知民所在遣人招之不來公親詣其地民見公至驚走既而公炊飯民舍輒留錢米以償其薪水之費乃相率還拜伏道左公一一賑恤之俾復業由是趨事縣中縣治始復踰年大兵征廣西巡撫葉都御史檄公率民丁隨軍征勦公所至招徠不事斬艾賊聞風降附諸將有欲殺人取馘者公必力爭之全活者甚衆時廣東州郡之界廣西者無不殘破而高州尤甚僉謂公有撫綏才薦公試知府事高州城外四山皆賊壘僅餘孤城城外積屍如京觀民外死于賊內死于疫城中軍民不滿百公至首呼父老問計咸曰城中人多有賊之戚屬切宜防之其來趨城者其

心不可保惟宜閉門固守公曰不然高州本無賊而賊之來也皆自廣西往時守土者無遠畧民攜家屬千百里來投城將以求生也乃閉門不納以致爲賊所萑臨其在城中者又疑之或加害焉用是衆心攜貳致外攻而內應往時城陷正坐此也乃大開城門來者無不納而在城者相染成疫曲加撫摩調養死者爲義塚于城外以葬之流[illegible]聞風來歸者以百數城不能容公即城東北隅築土爲城以居焉時賊屯高化境者凡十餘鄧公長據茂名之茅峒馮曉屯化州之西北界梁定屯畬禾嶺鄧辛酉屯于游魚寨侯大六屯于信宜界皆劇盜也惟茅峒距城僅十里而

公長尤黠鷙公屢遣人撫諭之使退不從公不告之僚屬不謀之妻子黎明潛呼四疲卒肩輿出城徑抵賊屯公長見太守至倉皇不知所以亟呼其黨擐甲出迓怪公無騎從遣人遠偵回報無所見乃釋甲羅拜請公入坐定公從容諭以逆順禍福指天定約公長意猶豫而衆酋感悟泣下恨公來晚公長跪奉觴酒爲壽公飲之不疑衆齊賦舞約降護送公回夜四鼓遠近見火起賊自焚其巢也黎明開門納降者得數千人公長既降諸賊聞風次第納款馮曉久屯化州界結土民以爲內應久招之不服公詒以備他盜整兵夜進遣部丁蒙浩率敢死士二百餘截其後而

公以前軍應之二鼓擣其巢曉遁去執其妻子以歸曉意必戮其妻子也官軍屢招之不出既而聞公存撫甚厚也遂以其黨五百來歸事聞有文綺寶鏹之賜詩陞廣東按察司副使賜璽書褒奬俾仍守其地於是梁定侯大六鄧辛酉皆受公招撫處之內地分地與耕且為我備他盜公部下有黎浩林雄數人皆有謀勇而雄尤為眷拔後歿於賊公撫尸慟哭親為殯葬一軍莫不感泣用是民夸感畏所至成功高州人懷公德惠立生祠祀之公聞毋褻還守制軍民泣送有出千里外者服闋改官廣西諸州猺獞聞公名有素相率遠遁未幾陞按察使賊起自荔浦來寇總

督朱都憲屬公督軍勦之賊相顧愕然曰此高州孔憲副耶是不可敵也亟趨去公一鼓平之事聞進階食二品祿賜文綺寶鏹尋陞左布政使涖事甫半月陞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賜敕許便宜行事公益殫心力清平都勻二衛苗人據險肆掠垂二十年公至適來為患公督諸將授以方略次第勦平邊徼無事公釐革諸弊奏請以貴州四徒之戍雲南者撥補本處沿途驛遞軍夫之缺而給與月糧增設布政司官一員以專督糧餉皆前來未有也其他如省冗費黜貪殘減抑軍官之侍從平反冤獄諸事皆足以厭服人心公清心介行所至人望而愛之知其為厚德君

子也故言出而人信之事行而人無異議今上初即位公上章言歷任三十餘年無一任不在邊方冒觸瘴毒積濕成疾乞致仕上不允既而念公久勞於外陞工部右侍郎名還道浙河而卒於富陽舟中弘治己酉九月三日也享年六十有三訃聞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事論曰吾夫子有言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解者謂夫子特寓言爾豈真欲浮洪濤而居瘴癘之鄉耶孰意其奠楹之後二千餘年而其聞孫乃真以其却萊兵臨三都之術而施之桂海鬼方之間耶公以神明之胄誦詩學禮乃其素業也況軍旅之事聖祖猶以為未學而不欲以施之齊衛之地而又遑及

於聲教漸被之遐外乎雖然儒者之道大而無所不通王者無戲言況聖人而虛言耶吾知聖人所謂未學蓋謂春秋之世所從事者爾唐虞三代所謂神武不殺所以戡禍亂致太平者庸有不學乎王者一視同仁無間遐邇所謂乘桴浮海真誠有是言必真誠有是事特時無其事耳設或遇有其事未必不實踐其言也歷考史傳孔氏子孫顯者不過數人尤不足道也安國顏達輩皆以經術著名求其以功名顯于中州者固少而又況從事干戈以施之遐外之域乎哉尤其鮮也入國朝來孔氏子孫仕而官至卿佐者僅公一人足以為聖門之光矣朝廷以聖人之經術

取人而得聖人之子孫而能實用聖人之言以成聖人十載已沒之志豈但光孔氏哉誠亦儒者之光也予與公同科進士情誼視他人爲篤且生嶺海間知公事特詳故爲之傳云

學拙先生傳

天下日趨於巧矣所謂拙者世絶少萬有一人焉似拙矣而實寓至巧於其中學拙先生生而拙者也顧以學稱此其異於人而予有以取之也學拙先生者姓蕭氏名旺字應韶其先廬陵人也元末有起義保鄉井者國初編入戶籍遷戍廣東之惠州今居惠三世矣先生質實無他腸矢

口出言無所避忌凡所云爲皆誠心直道未嘗委曲遷就或目之曰拙先生笑曰予豈能拙哉學拙者耳大書宋周濂溪拙賦於壁日三復焉一出言一動足退輒惴然懼且憂曰吾得無過於巧乎人因其然遂名之以學拙先生而先生亦欣然曰稱吾者甚宜故亦以自號焉先生少無宦情隱然居戎伍中而名動一方自郡將以下咸敬重之僉舉爲社學師其敎人也甚有次第一時子弟經其指敎者咸徐言緩步人望之知其爲先生弟子也先生平生善行可稱者甚多而事師恤鄰二事尤爲惠人所稱道鄉儒有黃東野者工於詩先生自幼師事之其人旣老貧且無子先生事之不啻所生日供其飲饌歲給其衣服凡衾枕幬幔器用無不備焉旣歿斂襲殯葬之具一一如禮又爲之服心喪者三年鄰人有徐姓者遣疫癘歿者十餘口闔室出避其祖母老且病不能行雖至親者慮其傳染過而不之顧先生朝夕其家躬具饘粥食之至歿又爲之斂殯云其平生所爲大率類此二事皆世之號爲能巧者所不屑爲者也先生歿時年僅四十八平生止一子曰青字庭翠由進士起家爲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主事今陞郎中朝廷以庭翠貴贈先生如其子官君子曰先生非拙者也拙於取利而巧於取善拙於得人而巧於得天先生非拙者

也雖然取善遲取利速得人易得天難舍其速且易者而爲其遲與難先生豈非拙者哉先生歿十有九年矣世之巧者日益甚求拙如先生者何可得哉何可得哉

無逸子傳

無逸子者句容人淩其姓澄其名也字曰永澄先世以勤起家至無逸子五世矣千指同爨世守一勤至無逸子其勤益甚恒謂人曰我家之勤亦猶張氏之忍也彼以忍而相容我以勤而相勵茲其所以能久歟無逸子晝自旦至夕歲自春徂冬生自嬰至耄未嘗少逸愛之者曰子家衣食幸有餘貲且多子姓童僕胡自苦若是無逸子曰吾求

逸爾未達曰人惟無逸所以終逸彼常逸者豈得逸哉觀之天天未嘗一息停也故能成夫物觀之水水未嘗一息舍也故能底于海人何獨不然人特憒然於其中而不自覺耳盍觀嬰兒乎方見其出胞胎也旣而可襁負也又纔而可跚步也俄而髫且齔矣笄而角且弁矣天所以生生長長之者曷嘗息乎彼其身不自覺也終日與之處者不之覺也久別而忽相覩者則驚且訝之矣由是而推之若動物若植物莫不皆然是孰使之然哉造物者所以生生長長之化其機未嘗一息息也大之於我未嘗一息息我何可自暴自棄而苟安怠惰以自逸哉彼遊方之外者曰

大塊息我以死蓋知此矣人苟未至於結纓易簀之際皆非可息之境也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非但欲勤已以成德業也天道如是而人理亦當然爾吾之所以無逸我者蓋求以息我也無逸而至於息我之境報天地以生成我之恩還天地以生動我之機斯可以長逸矣吾之所謂無逸者蓋如是世豈人人知我哉因以無逸子自號人亦以無逸子稱之太史氏曰或有人傳無逸子言至京師予聞之驚且駭焉曰玆豈今世人哉玆豈今人言哉恨未之能一見也有一儒生謁予于所居詢其姓名乃無逸子子衍也因質其詳生告予以乃父所以謂其無逸者亦皆平日用之常無甚過人者蓋自其幼而弱弱而壯而強而艾而耆今且老矣爲子而奉其父母若伯叔父母爲弟若兄而友其弟若兄若羣從兄弟與夫處族姻友朋故舊一皆無悖德無違禮治家殖產樹藝字畜事事皆不廢時亦不違時凡其所行皆與人同但人不能常而無逸子則常常如是耳噫資近乎道而自然存諸心行諸身施諸人者不詭異而有其常此無逸子所以合于聖人中庸之道也歟是以傳之以表見于世

題跋

跋江山雪霽圖

予友顧光祿廷瑞一日出古畫一幅示予題曰輞川圖乃其宗人宗仁氏所藏者陳太史緝熙目之以江山雪霽圖按輞川乃唐王維別野圖維所作也新唐書備載其景有所謂華子岡欹湖竹[illegible]館柳浪茱萸淵辛夷塢之類予嘗見李伯時所臨本每景皆有詩題其上史所謂裴迪賦詩相酬爲樂者也今是圖於所謂數者之景皆無之亦無所謂詩者其位置布列迥非維所作亦非伯時所臨無疑矣然其間有如所謂淺山磷磷亂石矗矗山石磽犖車碌碌山勢盤斜隨澗谷側轍傾轅如欲覆者又有所謂樹老石硬山路迴轉高下曲直橫斜隱見妍媸向背各有態遠近

分毫皆可辨者要之亦一代名筆決非尋常模倣者所能為必求其人以實之而強以附古人之名家者則大不可嗚呼天下事豈但書不可哉豈但畫不可哉

書楊文貞公墨蹟後

右書二幅計二十字字徑寸許少師楊文貞公之心畫也公以清德雅量為一時名臣高文古學為一代鉅儒其謨猷功業著作議論藏在秘府播之天下傳誦於人人之口耳者在在而有世世不忘惟字畫之在人間者恒少見蓋公不輕以予人其所予者必其人之有以過乎人者也今太子洗馬西昌羅明仲先生其童稚時公親書此與之用

璟以名又擬明仲二字付之俟其冠授之賓祝以辭而字其名者也於戲公之於明仲蓋以已許之第標古人以為的備古之名相守正不阿為時所仰者於唐有一人焉廣平公璟也古之名儒議論英發為世所宗者於宋有一人焉致堂先生明仲也文貞公於古人中擇其尤者二人以為明仲名若字其期待之意深矣大矣一以功業顯一以文學著有功業者不必有文學有文學者不必有功業合二人之名與字以名字乎一人公之意蓋欲明仲兼二人之長以名天下後世也雖然蓋自道爾公遭逢聖明荷四朝之隆委擅一代之文名其德其學蓋有二公之所有於一身者也公不欲自言而即古人以為的明仲其顧名與字之義而思所以體公之心以毋負其所期待哉吁為學至於致堂先生輔治至于廣平公則為人於天地間亦可以無愧矣明仲其念之哉

書百牛圖後

獸有百而畜於家者六惟牛最有功於世於農用以耕於祀用以牲於宴用以享於器與室之成用以釁於戎於畋於輓運用以駕迨其斃也其革用以甲以胄以履以帶以冒鼓以貫編以箙笥以包干戈以緣席褥以鞁若韀焉其炙而凝之以為膠其用而敗者以醫其筋若骨若角若蹄

則用以弓以觽若簪導其他雜器用之者甚衆下至臭穢之遺亦用以滋五穀無一棄焉者嗚呼牛之有功於世也其大且多如此非但家畜之不如而百獸亦無與之肩者豈但獸哉人之生也無益於時卒也無用於後尚亦有愧之哉好事者繪為百牛圖狀牛之形與其牧及其水草牧放之處嚙飲蹄觸臥起搔鳴奔鬭游行之趣殆且十百狀可謂曲盡其情態者矣其意亦猶昔人以耕桑為圖欲世之高閑富貴之士居於清幽安樂之地觀於此其有以知稼穡之艱難也歟雖然耕而稼穡牛之一事也抑孰知牛之功之大且多如此哉中貴徐君以此圖求予跋一言予

故述牛之功有益於世也如此而又系之以詩

我本農家子童年曾作牧倒騎牛背上蓑笠吹横竹老大客京國久不見此畜忽然覩斯圖心若有所觸泛觀天下物無物似牛犢既以駕犂耙又用轉車轂為我運百貨為我生百穀論功固莫比論苦亦良酷云乎世上人甘心肆口腹既而食其力何忍食其肉水陸珍萬品物物可充欲孟子有遺言不忍其觳觫

書潘克寬十八學士圖

右唐十八學士登瀛洲圖予友潘君克寛所藏者也君以工部正郎出理河道偶於士大夫家見此圖因命工臨之

裝潢為冊暇日以示予俾識其後按史唐高祖以秦王世民功大前代官皆不足以稱之特置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以秦王為之開府置屬王以海內寖平乃開館以延文學之士其府僚杜如晦房玄齡等十八人並以本官為文學館學士分為三番更日直宿秦王暇日輒至館中討論文籍或至夜分使庫直閻立本圖像褚亮為贊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洲云所謂文學館學士者謂其為文學之士云爾非官稱之以學士為官稱始於玄宗開元十三年前此則未有也是時高祖在御建成為太子固無恙也然高祖乃為秦王特置天策上將開府置屬而王又自開館以延文學之士彼自是其府僚而各以其本官所謂記室參軍典籤之屬相與講學論治非不可也君父在上乃舍其職名別立稱謂圖形於丹青著為贊頌互相標榜其意欲何為哉昔漢武帝為戾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司馬公猶謂正直難親諂諛易合此固中人之常情宜太子之不終也夫太子為國之儲貳國乃其國君父為之立苑通賓客謹微之君子猶以為非況太宗乃藩王功高望重在危疑之地而可使之日夜聚徒乎在太宗非遵養之道在高祖非教子之法而亦非所以安儲位定國家也今觀此圖見所謂十八學士者

其遺像雖人人殊然其瓌偉豪邁之氣溢於衣冠面貌之表宋人謂眞宗為王時其門下所養皆將相器而此十八人者在秦王門下其氣如此豈終在人下者乎此太宗所以卒有天下也雖然唐家之社稷安危其兆皆具於此始也以房杜之能輔太宗而唐遂以安終也以許敬宗之姦阿高宗而唐幾於亾一圖雖小所係實大予為之慨然書以歸之

跋虞山圖

錢侍御承德奉命往兩廣理邊儲臨行出虞山圖見示且曰此先世所藏鄉先輩王均章所畫者既失而復得之蓋

吾家百年前舊物也敢乞先生一言以識之予謂之曰古人繪畫之作所以模寫景像必其物世所有或有之而不常見不然則是其物可觀可玩而不可以攜取者又不然則去其地而思其物有不可以再致故寓之筆墨丹靑假其似以存其眞君家海虞爲邑中舊族自祖父以來長子老孫出入起居恒與山俱舉目卽見其林壑而步履周旋不在其巓卽在其趾有事出境踰百里外回首望之猶隱隱然見之於林霏烟靄之間旣有其眞又烏用其似爲哉雖然虞山橫亘海虞邑中何止數十里居民環其趾而居之面其勢而向之者何止數千家有此山以來自天地開

闢至今何止數千萬年元人王均章者始爲此圖偶以遺其意耳非有意於傳世也而適落君家邑中人士非止一家而君家獨得之得之不久而失之失之不久而復歸焉造物者亦或有意歟吾聞錢氏世居邑中之昆湖其先世衣冠體魄之藏皆在玆山中意者其冲和淸淑之氣皆於此聚止而有以養其先世之遺骨其子若孫鍾其氣以生者往往蕃衍而多貲龎厚而長年秀美而有文冥冥之中或陰有以相之者故使斯人爲斯圖付諸其家世藏之以爲符驗若世之置田產者必有質劑然此又理之或然者也書以歸之俾持歸以質諸乃尊未齋翁及其季父方伯公以爲何如

雜說

木說送沙文遠

蓋嘗觀夫近郊之木矣出於上也僅數尺苟可以揚或可以把極大而至於可以拱則固已掄於人列於肆登於匠氏之門隨其材質而成就之無所遺有弗中焉則揉曲以爲直束小以成大非甚朽腐破折不之棄其種之良質之堅與否不暇計也若夫深山大谷之中材之生非不魁然大也脩長且直也別其種良質堅文密緻而臭馨香全用之可棟可梁折而用之可車可舟凡宮室器具之用若大若小用之無不宜焉者然而偃立萬山之中地險巇而水

湍駛雖有可用之材卒莫自致萬一致之非積以歲月不可得也及其至也又往往有後時之歎士之生遠方出而仕也何以異此吾友沙文遠使其生畿甸之間吳楚淮汴之域出其所有之一二以用於時固已登膴仕而著美稱也久矣然而奔走名利之途年踰強仕而此志竟弗克遂是豈其才力學問之罪哉地也世之論人之出處者咸曰時時固然矣然彼之所以乘其時而我之所以違其時而不偶者得非以其地哉方其時之需才才之見售於時時之所急用人之所爭趨而我方漠然於窮荒寂寞之濱固

聞知也及其知而至然時已後矣遠方之士其艱於進取也往往如是雖然在我者雖有艱進之歎而亦免夫倖進之譏吾之材誠中宮室器具之用矣用之則必有實效不用亦足以全吾之天其視彼之苟且以備用假合以爲賫亦既有間矣乎文遠將卒業南雍予惜其有才而滯於用作木說以解之於乎豈獨文遠也哉

說舟贈林宗敬

景泰甲戌五羊林宗敬偕予就禮部試予辱在選列而宗敬得校官辭不就去又三年是爲天順元年宗敬復就試禮部又得校官不就買舟將爲歸計予適得告與古岡蔣

希舜送之都門之外指其所艤之舟而告之曰若知舟之爲器乎始之欲作之也苟不採材於山林取鐵於冶煉灰以蜃其可以成舟乎曰不可也衆物備矣不責其成於工師不假之以歲月不依其度而以意創焉其可以成舟乎曰不可也舟成矣而樓櫓之不具檣柁之或闕與夫艎艑維纜篙矴之屬有一弗備其可以爲全舟乎曰不可也用備矣而或艤之非其地所由者乃斷港絕潢其可以達江河乎曰不可也艤得其地矣然或衆舟集焉而互繫以相軋其可以行乎曰不可也材具而工良制合而用備其艤也得其地其行也無所礙若可以達河入海矣然而風不

順焉則亦不可行矣士之爲學何以異諸此乎方其在學校也固嘗博習夫詩書之文講明乎古今之變印正之以明師積累之以歲月其製作也惟恐不合有司之程度其強記以待問也惟恐一理之不明一事之不知其進也既由其道其用也又適其時若可以得志矣及其羣試有司也則有利焉有不利焉其利也固若舟之遇風一日千里眞易易耳其不利也夫何以異於舟之阻風而不得行者乎行不行風也非舟之罪也利不利命也非學之尤也雖然有舟矣然後可以歸其咎於風使吾材之不良制之不合度器用之不素具艤之非其地行之有所礙風雖順也

其能行乎哉舟譬則學也風譬則時也有舟而無風固不可行也有風而無舟將何以行之哉然世固有駕敝舟綴敗帆遇順風而僥倖以達岸者矣然不可常也卒然遇魚龍之出沒風波之洶湧吾知其愴惶而歸無全舟矣甚者或至於覆溺焉幸烏可常哉嗟乎人患無舟也風之不順非所患也患無學也時之未利非所患也吾之舟備矣器用足矣惟不遇順風則已矣苟待之以歲月之久而不輕試焉豈終無一日順乎使一日得借風濤之便張飽帆於長江大河之中鼓枻而歌捩柁以行縱其所如無不如意矣士之積學以待時也何以異諸此乎然此就一舟而言

非所以論衆舟也舟之製也稍異其形則其所從來也必異其地有來自浙者來自江者來自虔吉者自鄞越來者有之自荆襄來者有之其遠者或自川蜀來焉所來非一地而作者非一人其創也未必同一時其發也未必同一日其爲形也或大或小或長或短或深或淺其載也有人有物所載之物或多或寡而物之値或貴或賤其間萬有不同而期必至於此也則同然其行也或遲或疾或先或後有先發而後至者焉有後發而先至者焉有一路順風直抵乎此者也有初發卽阻而後無不如意者也亦有或行或阻有復行而復阻不知凡幾而後達此者也或有發

之日同其至也不同或有發之日不同而其至也則同有先發旬月之間或一時之久或至於朞年而後發者乃先焉由是觀之行止遲速皆天也非人所能也達之先者不足喜達之後者不足悲苟吾有舟而又得操之之要今雖未達安知終不達乎彼雖先達安知吾不及乎抑過之未可知也惟無其舟或有舟而無具有具而不能操則終焉而已矣雖然此特舟之小者非其大也特可行之江河也非所以施之於海也舟之大者長至於百尺大可以千圍檣如竟天之虹覓帆若垂天之鵬翼上可以建五丈旗中可以容萬斛粟其爲器也大其爲用也廣如欲作之也非得鄧林大盈之材參天合抱之木付之以公輸子之手假之以數十年之久不足以成之也其成也有非尋常舟師所能操焉苟小試於江湖之間則非矣必待夫排山倒海之風吞天沃日之濤然後從容乎渤海之中出沒乎滄溟之表以収萬全之功以享無窮之利回視舟楫之在江河間眞不啻泛一芥於坳堂之上也風之或順或逆行之或遲或速皆不足以動吾心矣孟子曰觀於海者難爲水士之學也誠以聖人之道爲準的期必至焉不易其志不已其功不狃於近利不責其近效則吾之所造也深所成也大所以用而應世也無適而不可矣功名爵祿得喪遲速

夫何足以介吾意哉宗敬積學有素其文又足以中有司尺度然累試輒弗偶焉予恐其自沮也而以功名利祿動其心故說舟以贈用以慰其不平且進之於道云

卞和三獻玉說

卞和三獻玉或疑之曰吾石果玉也一獻不售斂而藏之以待識者或自斲而用焉可也奚必至於再以取辱哉使三獻復不售而三刑焉吾恐無全軀矣以其外驗其內知者固若是耶予曰噫是吾所以見卞和之知者也古人所謂知者知之弗去是也使知之矣而去之是未足言知矣必知之眞守之固斯可言知焉和也惟眞知石之爲玉故

再獻再刖而不悔使其知不眞則或人厲聲色以臨之方將疾走之不暇況千乘之君加以刑乎惟其知之眞守之固故是玉也不終爲石不終在野而終入於君王之璽器輕九鼎價重連城而千萬世傳之以爲受命之璽使和也雖知之而不能守之則是玉也一石而已矣或小用之則是玉也一器而已矣千萬世之後烏知所謂秦璽烏知所謂下和嗚呼古人於外物守而弗去且如此况吾身乎

字說

林弁宗敬字說

禮曰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嗟乎至靈者人至貴者道至微者物人而敬道心焉足矣必假物以示其所以敬聖人制禮之意深矣哉是故擎拳曲跽皆足以朝必爲琚瑀珩璜之制致誠盡愼皆足以祭必爲冠冕黼黻之儀辟踊哭泣皆足以喪必爲衰麻袒免之飾豈固爲是縟飾哉蓋以有形之物形無形之理使之內外相符[illegible]也鄉貢進士林弁既冠而賓字之曰宗敬其取諸此歟宗敬敦敏士也予以丁卯歲隨計之京道羊城曾識之友人甘鈞風所時猶童丱也已若老成人予心奇之歲庚午閱鄉書見宗敬名褎然於九十二人之間意或偶然猶明年歸自京師再晤焉則已斬然出頭角容止端飾言論英發非復昔日阿蒙矣

爲之悚息者移時嗟乎若宗敬者其無忝乎若名與字者乎名者父母之所命也字者賓師之所表也不忝乎其名與字則是不忝乎所生所敎矣然則所以不忝之實果何如曰端乎外者如其名直乎內者如其字如斯而已程子曰整齊嚴肅其端外者歟朱子曰主一無適其直內者歟尚愼旃哉則聖賢地位可幾矣功名利祿云乎哉如或名然字然而其人不然非惟名字之羞抑亦名之字之者之羞

李時芳孟春名字說

天下之理一也而其所以爲理者其名曰義類萬有不同人之始生也於萬理之中而摘取其一言以爲已名及其冠也又採其義之近似於吾名者以爲之字噫取一二於千萬之中認以爲已有顧乃茫然不知其名義之所以然可不可乎此近世名字之說所以作也羊城李碩夫之家子曰時芳既冠而賓字之以孟春其舅氏林宗敬徵予爲之說予惟人之生也自幼而弱弱而壯壯而强强而老亦猶天時之運自春而夏而秋而冬也人之一生其事業皆基于幼少之日亦猶物華之敷必在於春陽之時傳曰春者開闢之端養生之始蓋萬物於是乎發生以甲以拆以華以舒以夭以包以碩以孳而蕃且郁夫然後夏而盛也

秋而成也冬而實以固也何者不本於春哉人之有生何
獨不然故禮謂人生十年曰幼二十曰弱三十曰壯四十
曰強五十曰艾六十七十則謂之耆與老焉十年一變皆
有所事而所學者乃在幼穉之時蓋學不可不豫也要必
養其心以義理飾其躬以禮節陶其情以詩樂端其志以
經術博其習以藝文使之有其德有其言有其容而又有
其服內外昭融文質相稱郁乎燦然如春陽和煦之時而
草木之英華芬敷穠麗也夫然後壯則見諸行老則收其
功而終身用之有不盡者矣時芳年少而質美勉勉循循
以為他日受用之資此其時也其尚顧名思義及時奮發

俛焉日有孳孳弗得則弗止也則夫壯之所行老之所傳
皆具乎此時矣予因宗敬請謹以學之一言為時芳勉勉
之勉之非但以無愧其名與字而天下之萬理皆可由是
而得之矣

蔡國珍字說

物之可貴重者謂之珍珍而繫之以國則其所貴重有非
一身一家所得專者矣寶安蔡氏子名珍而字以國珍厥
父若翁所以期待之者至矣國珍得是名與字夙夜祇慄
奉以周旋如執圭如拱璧如握徑寸之珠藉承蓋襲之惟
謹不肯輕出以示人既而因其質而追琢之切磋之磨礱

之雕鏤之絲飾之者甚周且緻溫然而澤渙渙煥然而文
采章瑟然而聲韻清渾然而規制備固已成器而可以適
於用亦嘗效楚人之獻而未獲連城之價今年春為有司
勸駕進之於天子之庭摹試于奉天門玉堂校文優其等
將育之辟雝之中以大成其才而大用之也未行天官卿
又請試而用之國珍得樂昌文學夫以貴重華美之器而
置之詩書禮樂之區雖若小用之固其所也將之任以予
鄉先達也求為申其名與字之義以為終身訓傳不云乎
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所謂珍者非世所謂荊璆也魯寶
也昌城之棐也西城之圓龍方虎也亦非所謂夜光明月

真白洞光三棘六異九品之奇也其惟吾身之所固有者
乎是珍也匪金玉而金玉匪珠貝而珠貝得之天而具於
人身有之則明德內炳家有之則厚德外潤國有之則朝
廷以重府庫以充宗廟以華四表以光是則儒者之珍也
藏之方寸之間列於几席之上其氣上徹而旁達無高弗
格無遠弗妥無幽弗屆無淺弗入必如是然後足以當國
珍之稱國珍其尚遵父師之訓顧名字之義反求諸身心
益自敬謹而思有以為天下國家之所貴重也哉

韓儉克慎字說

文昌韓儉領鄉書試春官不偶卒業太學適其同學林徽

時文亦應貢來京師儉謂徽曰某名儉而字克用未有發揮其義者幸在大司成先生門下欲得一言以爲終身佩服敢煩吾子達之徽以爲言予惟儉而字用其義狹矣是就一事而言非所以進之於遠大也乃取伊尹告太甲之言易其字曰克愼而又爲之說焉夫儉有兩義有節儉之儉有儉約之儉所謂儉約者不侈然而自放之謂雖以孔子之聖亦必有是儉德於溫良恭讓之間然後德備於已而光輝著乎外焉況衆人無聖人萬分一而可以不儉乎哉然聖人之儉德自然而有者也衆人無聖人之有其於是儉也可無愼哉尹之言曰愼乃儉德惟懷永圖噫儉之

一言永遠圖謀之本愼之一言收歛身心之要儉也其尙顧汝之名凡事以儉約爲本如禮所謂言必稽其所從行必稽其所蔽可也念汝之字凡事以謹愼爲心如傳所謂戒愼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可也儉乎因其名與字而反求諸其身與心兢兢焉常念孔子以約失鮮之言愼儉德以懷永圖期必幾乎商阿衡所以告其君者焉愼之愼之念念在此而不已等而上之則雖愼厥身脩思永如臯陶所以告大舜者亦有可馴致之理也自古聖賢進德之方不外乎此勿謂聖賢非衆人所能學而乃自暴自棄焉語不云乎取法乎上僅得其中於是乎爲韓儉字說

蔣冕敬之字辭 有序

清湘蔣冕子故人河西縣令希玉之子也年十五領廣右解首明年試春官卒業太學與其兄昇以故人子來見未幾又介其父執陳郡博先生執贄求從予學爲古文辭又明年昇爲之加布於其首旅邸草草雖弗能成禮備禮然名必有字字必有辭不可缺也既冠來拜予求字乃命之曰敬之又爲之補其祝辭於乎予老矣而冕年方艾予不日歸老於山窮水絶之處不能旦夕常相教益也冕乎聞人呼汝之字恒如聞予之聲出於心而宣於口誦乎此辭恒如予之丁寧告戒以親臨乎汝之前也聖賢事業基於

敬之一言其尙念念不忘而進進不已也哉辭曰

人之有身首爲之元身之有章冠爲其尊戴冠在首法天之象冠中有冕人君所尙其上有綖前後有旒文而得中孔子從周居衆體上人所具瞻惟敬斯尊惟敬斯嚴內存外形儼望而畏一弗敬焉則戾乎是名爾以冕式克似之父命斯在烏乎弗思既冐冕名當實冕德冠雖非冕視冕爲則首容必直心德惟欽如大君在上如上帝是臨戴天以行念念斯在出入起居罔敢或怠字汝以敬祝以斯言終身服之奉以周旋

馮顥子充字說

晉邑之鉅家曰馮氏馮氏之彥曰仕魯仕魯第三子顯子
長女子壻也從其姑之夫鄉貢進士王克信來京師講易
以爲進士業將歸克信謂予曰顯名而未字盍字之予字
曰子充復請申其義按字訓顯大也而又謂之顯者大兼
形氣而言顯則似專以氣言焉人天地生者也天地至大
者也人至小者也人以至小之形軀而欲全天地至大之
氣體其道何繇亦惟充之而已矣充得盡時則上下四方
之宇古往今來之宙皆吾分內事也然則所謂充者夫豈
易盡耶必有其本如孟子所謂先立乎其大者必有其漸
如孟子所謂知皆擴而充之則充實而有光輝之地可造

而顯在我矣自有書契以來已有此顯之一言至於有宋
程太中始摘以命名其子所謂明道先生者自是以來凡
讀書者至於斯言未有不惕然起敬者蓋字以人而重也
今顯承其父命用大賢名以爲己名其所以惕然起敬者
宜何如哉盍思之曰我之名大賢之名也大賢之所以爲
大賢不過盡人道而已人之道天地之道也人道盡則天
地之道盡矣道有未盡必思所以充之涵養用敬進學在
致知此程門教學者入道之要也充之之道莫先
其勉之哉勿徒誘曰此大賢事非我所能爲嗟乎
名烏可不任其責哉

丘文莊公集卷之八

宗孫鎮魁典籍

賈　棠青南　吳位和　吳必祿　何士賁
焦映漢雯濤選定　吳纘姬　符　詩　馮廷琪重編
王　贊獻南　伍衛文　鄭應瑞　詹鎣翰

雜著

貪泉對

景泰辛未予歸自金臺舟次羊城之石門舟人曰嘻此貪
泉也愼勿汲之予聞之舍舟觀焉歎曰古人云飲此水者
一歃則懷千金又云飲之者見金寶之多思以兩手攫而
懷之信有之乎予試飲焉以驗其如何旣而自念曰濟水

可以鑿瘀菊泉可以延壽遼之侵潤能使人多髮晉之砦
石泉可以愈疽泉以貪名理或然也設入肺腑而易吾傃
焉豈不爲終身之累乎遂中輟而不飲歸而臥諸船窻之
下恍惚之間若有闖者曰僕石門之神也受汚辱之名蓋
千百年於茲矣未有爲表白者幸子之來爲我一洗之而
子之所見無異庸衆人子將何望焉請爲言之若謂泉之
果能貪人也吏於茲土之多孰若居民乎民之飲茲水者
日以百計歲以萬計自有此泉以來民飲茲者豈可數計
哉吏之吏茲土者不及民百之一而又不皆由茲道而行
而道此者或數日一人或閱月一人或數月一人總其歲

之久不過數十人而已然其迹也或懲焉或不懲焉其懲也或飮焉或不飮焉然所謂貪者恒見於吏而民不與豈不識不知者其心能常而讀書明理者其心易變也抑豈常飮者習而不覺而暫飮者卽動其心耶不然則泉之貪人亦有所擇耶皆不通之論也僕聞古之貪者有藏金以塢者夜算牙籌者胡椒五百斛者黃金至五秉驪者豈皆官嶺南而飮此泉耶不然何貪也嗚呼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不誣之以貪而獨我誣不亦寃哉彼其以廉以淸名者一又何幸歟今夫官吏之所宅者會府也郡邑也城市鎭坊也而吾僻在郊關之外且一舍許特過道焉耳過者孰

若居者之多且久乎大凡官署必有井也日日以汲焉飯水淅也酒水漉也湯水熬也手水盥也面水頮也口水漱也髮水沐也無一日無焉者也彼之用久且數也如是顧不能使之貪一歃吾者卽欲手攫珠璣心懷千金何神且速哉豈彼冥頑不靈而吾獨靈歟噫有其實者無其名而名乃加於非其實者何居必欲名實相符必有歸矣僕聞之羊城之中越臺之下有九孔泉焉色淸而味洌最宜於茶汲者日以千數請以是名加焉庶乎稱其情也竊聞吾子以文翰稱毋惜一開口之勞以辯我千載之誣豈不有補於名敎也乎予唯唯而覺起而錄之嗟乎貪者人心陷溺然也果何預於泉哉不此之咎而彼咎焉宜其忿忿不服也有人於此穿窬而盜也爲吏所獲將寘於法則方自解曰非某敢爲盜也吾之井泉使然也則爲廷尉者將信之乎其不信也決矣由是觀之則泉不能貪人也審矣大抵嶺南之地多南金珠璣玳瑁犀象海貝異香奇物皆他方所無者見者鮮不爲之動心焉且又去中國特遠吏之賕否鮮或上聞而其民素柔懦甘受害而不辭故吏得以恣其溪壑之欲貪風恣行上下交利漸染成俗一或屹中流之砥柱則怨讟叢之矣是以士之素負名節守廉恥者未入其境固嘗非其人一踰梅關泛湞溪則其心與昔所

非者合爲一矣人見其然因以水目之是豈水之罪哉嗟夫使人皆吳隱之也雖日飮石門之水不害其爲廉使人非吳隱之也雖不飮石門之水不害其爲貪貪與廉在乎人心不在於水也雖然是泉也不幸爲貪人所飮亦猶冉溪因柳子而愚也雖名之以貪也亦宜

書貪泉對後

嗚呼貪人眞可畏哉飮於泉而泉汚世因以惡名加之則夫官同僚任同事居同室者豈不爲所汚哉然人知以惡名加諸彼而反遺乎此何哉

鏡喩送李景脩

景脩爲令于江山將行過予願豐軒告别坐定起而言曰某奔走仕途逾十年幸得一官愓然反思所以免罪累而未能締交子最久宜相厚何以敎我時予座隅適有鏡懸焉乃指而告之曰若之處世能如是物則可以善勝而不傷矣景脩曰何謂也予曰是物也明而不用其明非不用也不自用也應物而生其形隨形而與之影物來不迎也而亦未嘗拒也物去不將也而亦未嘗留也妍者應之以妍媸者應之以媸其妍其媸其固有也吾隨而妍媸之非有心於妍媸之也直者應之以直曲者應之以曲其直其曲其本然也吾隨而曲直之非有心于曲直之也本媸也

而欲吾應之以妍不可得也本曲也而欲吾應之以直不可得也始以媸來繼而易之以妍吾亦遂其妍不咎其往也始以曲來繼而代之以直吾亦遂其直不泥其迹也以至於大小長短方圓肥瘠深淺莫不皆然各形其形而所以形形者未嘗無定形各色其色而所以色色者未嘗無正色面焉斯照背焉吾弗知也近焉斯照遠焉吾弗知也不察察以爲明不規規以求照未至則弗逆既至則斯應既應則不藏如是則於物也無忤而在我者無傷而鏡之妙用止於此矣雖然用之之妙由其體之之全體之所以全固本乎鼓鑄之功而用之所以妙則在乎磨拭之勤使在我者無其體固無以應物矣有其體矣而所以拂拭溼磨之功須臾有間吾見其垢翳昏蝕則雖泰山顏乎其前而不之見矣況秋毫之末哉此古人大學之敎所以必先乎明其明德也歟景脩再拜曰敬受教予曰未也是鏡也所以置之者在阽危之地所以懸之者無堅靭之物其能久照乎曰不能也予亦曰不能也夫君子之處世固不可以有其心亦不可以無其心虛者其應物之要乎敬者其守身之本乎持是二者大而天下遠而異域無所如而不可矣一邑令云乎哉子其勉之

考隸送張正夫

字有五體曰篆曰八分曰隸曰行曰草古所謂八分卽今之隸古之隸卽今之所謂楷世俗傳舛襲僞往往反稱之其來久矣字學之興自蒼頡始三代以前率用古文至周宣王始有大篆秦始爲小篆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始令隸人佐書謂之隸字漢初王次仲又爲八分其法在篆隸間自秦漢以後唐宋以前凡典籍所載文章所紀皆謂楷爲隸未嘗易也至宋歐陽子集古錄凡漢刻皆自爲隸世人見漢隸稍異於鍾王遂謂八分爲隸相承至今世之通儒學士因之有不暇考者多矣間爲士大夫言之或爲所嗤因考秦漢以來儒先之言次第如左以證之按

漢崔瑗草書體曰爰暨末葉典籍彌繁惟作佐隸舊字是刪草書之法蓋尤簡略成公綏隸體曰蟲篆既繁草書近僞適之中庸莫尚於隸虞肩吾曰隸今之正書也張懷瓘亦曰隸書者程邈造字皆真正亦曰真書蓋亦典籍字有五體有古文大小篆八分隸書而不及楷任分言五體有篆八分真行草而不及隸郭忠恕亦云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書作行書狂而草書聖其言八分與隸先後雖異然亦只言隸而遺楷焉由是以觀則隸爲楷書而八分爲隸無疑矣延平張端正夫甫留心古學者也今年以薦來自八閩過予因論字學偶及於斯

正夫曰某遺盱江拜程奉常先生南雲其言亦若吾子也忻然領會予喜其與用心於古而有得焉非徒然者也於其行作考隸一篇以送之

賦

石鍾山賦 有序

石鍾山在湖口縣東坡居士遊山記千古無改評矣曩予嘗遊其地諷其詞而又竊有所見焉夏官郎中王君尚忠縣人也近出示其圖求賦盱江何秋官廷秀既爲君賦之矣大率本坡意而廣之意盡而語工予無容其喙乃卽所見爲後石鍾山賦云

巍乎高哉茲山之天造地設也扼彭蠡之口拉岷江之脇鼓天聲而震動橫地軸以鎮壓豈非東南之巨障湖江之奇絕處乎爾其氣勢龍從岡巒嶙嶸衍駿駿之幾里崇崛巖之萬壘危臨深而欲墮直倚空而如截下瞰馮夸之府上峙瞿曇之宮洞空明兮穴竅蒼翠兮杉松千嘗纖舟其下履險陟崇爰窮幽而探微盡詭狀兮奇蹤里天塹之渺茫極岳祠之穹窿適晴空之過雨晃晨曦之昤融雲澄滄其歸岫波泫泫其成湙萬籟閴息一碧連空於斯之時但見石之嶲石千態萬狀怪外而空中而竟莫得闖咍吰之無射窾坎鏜鞳之歌鍾也予乃悠然以思悚然以興援

厥山之所元兮始於酈註之解桑經繼以少室山人之博兮終以東坡老仙之精曰古人之名山兮多惟其形夫何獨茲一拳兮乃不以形而以聲矧石之在水兮不能自鳴必風濤之搏激兮然後㵝瀑而訇砰風或有時而息波亦有時而平名山者顧舍其天然常有之巍巍而下取夫適然作輟之硜硜吾恐君子之正物名以明民不如是之浮緩不情也於是呼兒挹酒注之巨觥釃江流酹巨靈起而問諸以訂茲山之所以名

別知巳賦 有序

尚書戶部主事袁君秉中出知梧州府事命下同朝卿

大夫士咸以君爲不當去駭愕歎惜者累日甚至齎咨涕洟如失左右手然予之於君情好浹至尤非泛泛者比故於君之去也其戀戀之情視諸公有加焉朋友五倫之一孔子答魯君問政於四者之倫直舉其目獨於朋友以交言之交之爲言道相合之謂也道不相合則情不相孚故其來也適然其去也漠然其去其來皆不足以動吾之欣戚也吁其來也忻忻其去也戚戚非乎日道合而情孚者其能然乎予與君皆出自嶺南均以禮學起家同試南宮游太學而又聯官朝著非但道合情孚也其出處大略又相似焉今君一旦舍予以去南

北相望天各一方出入無朋會聚不常歲月幾何老將至矣在他人尚齎咨涕洟之不已况知己之深至者乎不揆菲陋竊效昌黎韓子之意作别知己賦寫予情以送君政事之餘試一誦焉庶幾千里如對面也君其念之哉君其念之哉

余生五嶺之南兮嗟側陋而寡儔驅余車以北征兮行取友於中州匪其人之弗交兮惟直諒多聞之是求紛總總其衆多兮咸言立而德脩亦有良朋兮如弟如昆薄金石之匪固兮謂蘭芷之弗芬夕連牀以共話兮朝並子馬以周旋足縮縮以相躡兮袂翩翩以相聯所與者非海內之名賢兮則天下之善士情亦或吾之同兮道亦不吾之異惟夫君之知己兮乃千百之一二皇天賦之以昭質兮蹇好脩而練要扈蕙茝與菌桂兮芳菲菲其遠到青天白日挈其光兮孰不仰其清明麒麟鳳凰之昭于世兮人皆知其爲瑞禎信一世之偉才兮匪直海內之英嗟予亦越之産兮追逸足以趨騰心不約而自契兮德相麗以有成期追逐於前脩兮洗山川之穢腥恥齷齪隨人後兮相後先以同升亦既聯袂於金門兮曰終遂此情愫也夫何一麾而出守兮羌别予以去也攝提貞于孟陬兮戒雙旌以揚揚指斗牛之故墟兮驅五馬以周行蒼梧邈其何所兮歷

雲山之蒼蒼眄京國之日遠兮喜咫尺乎故鄉悲予心之戀戀兮亮君心之亦然怖鬱悒之無解兮悵臨岐以永歎幸歲月之未晏兮尚矢言以愼旃慕淵路之嚮處兮罄中情以申言詩曰始與終兮志不可渝內與外兮道本不殊惟忠與孝兮臣子之楷模白首相期兮毋中道而舍諸

懷鄉賦 有序

每因送人處憶得别家時此唐人詩也嗚呼爲此詩者其能深體人情者哉某去家今十有六年以鄉土之思無日而不展轉于懷徒以國家之制馳封之典必俟以歷官之歲月以故情事尚未中也去年冬友人劉君尚

德懋進士舉來京師久別而晤不勝空谷足音之喜今歲試禮闈不合而去其於尚德鄉曲交游中最厚者也因其別而動乎情方寸慨然有不能自已者因述中心所懷者以爲賦一以寫吾鄉土之思一以慰吾母兄之望一以志吾朋友之別云

懷吾鄉兮何所渺雲山兮萬里界鯨波之浩漫兮途有梗之未通曰吾心之切切兮無日而不南征晝神想以遐騖兮宵夢寐而靡寧母氏垂白之待養兮伯兮獨立以煢煢離顯揚之足慕兮恒喜懼以交幷桑梓蔚其淒茂兮昔可把而今拱耆舊日以凋謝兮哀纍纍其多壠朝吾登乎金

門兮夕偃蹇乎玉堂置身非不高兮信美非吾之鄉入結羣仙之綬兮出聯七貴之鑣游從非不多兮匪吾髫齒之交退默默以獨處兮念平生之往事宛山川與閭巷兮默其可指以示恨無縮地之術兮孰插予以雙翅馳寸心於萬里兮幾將歸兮猶未惟人情同於懷土兮豈以窮達而異彼志得而情遷兮乃獨非人之類年洋洋其日往兮百歲幾何較富貴之與名節兮所得孰多苟情義之不申兮焉用其他幸吾子之茲來兮若聞足音於空谷申申告吾以鄉曲之故兮語再三而不以爲瀆或爲之忻忻兮或爲之戚戚或可愕而可駭兮或可矜而可惜或懸而爲之悃悵兮或傷而爲之怵惕幗然而興兮俄然而衰奄然其去兮儻然其來歷寒暑十有六變兮恍如一瞬天人倚伏有必然之理兮孰云邈而難信每促膝以劇談兮輒歎息而不休情悁悁而不自已兮涕或浪浪以橫流方資其朝夕以箴規兮胡數奇而弗售彼惟索驥以其圖兮曾莫知神駿之求君子出處惟其時兮樂天知命夫奚尤又將別子以去兮仍海上之仙丘聞天人之妙理兮傳嗣子以箕裘翩翩然以遐征兮嗟欲挽而莫留矢吾辭以志別兮因以寫吾之心行何以處我兮毋金玉乎爾音自薊北而越南兮閱半載之光陰旣沿復遡止且行兮杳不知山高而海

深抵瓊臺而見鄉人兮道予心之永懷慰吾親倚閭之思兮日不久請告而歸來

南溟奇甸賦 有序

伏讀太祖高皇帝御製文集其勞海南衛指揮敕有曰南溟之浩瀚中有奇甸數千里地居炎方多熱少寒是時瓊郡入職方僅再朞其地在炎天漲海之外荒僻鄙陋而我聖祖即視之以畿甸而褒之以奇之一言豈無意哉謹按文集若干卷其中勞天下軍衛詔敕何啻百數大率敘其邊徼險遠將領勤勞征戍艱苦而已未始有褒美其疆域若此者噫聖人之心與天通物之美惡

必豫有以知其後之所必然於千百載之前則夫吾郡之在今日民物繁庶風作淳美賢才彙興無以異乎神州赤縣之間且復俊邁奇詭逈異常儔有由然哉濟世家于海南北學于中國偶有所見謹拜手稽首而爲之

賦曰

爰有奇甸在南溟中遡輿圖之垂盡緜地脈以潛通山別起而爲崑崙水畢歸以爲溟渤氣以直達而專勢以不分而足萬山綿延玆其獨也百川瀰漭玆其谷也豈非員嶠瀛洲之別區神州赤縣之在異域者邪有一奇士全鍾其氣北學於中國頡頏乎天下之士於是叫閶闔呈琅玕翺

翔乎玉堂徘徊乎道山肆言六合之外馳騁百氏之間自詑所生之奇勝敢爲高論恣爲大言翰林主人聞之駭而訝焉曰吁子來前予生寰區之外漲海之邊學何所受道何所傳何所從而至此何所見而云然試爲我一一言之吾將卽子之所云云者以紀載於簡編士曰唯唯乃作而言曰自夫天一生水融而爲川地十成土結而爲山川若天地之血脉山者天地之肌骨血脉流行於肌骨之中浹于中而外出出乎外而環其中是爲一大堪輿也具元氣之渾淪容日月之出沒然而大堪輿之外突起於浩瀁之中而爲小堪輿者又不知其凡幾窟穴也是故其大而顯者爲帝王之宇其小而幽者爲神仙之丘帝王之宇是爲神州赤縣神仙之丘是爲員嶠瀛洲一則非骨蛻羽化莫能到而非常理一則雖聲明文物之所萃而非真游惟走所居之地介乎仙凡之間類乎島夸而不夸有如仙境而匪仙以衣冠禮樂之俗居閬風玄圃之顚勢盡而氣脉不斷域小而結局斯全九州一大宇玆爲其奧四海一通川玆爲其竅上至北極僅十九度於天爲近遠至神京幾一萬里於地爲大茫茫巨浸兮與天爲界漠漠平川兮壯地之介豈非天造地設藏此奇勝於遼絶之域用以見天聽之孔卑表王化之無外耶其爲甸也可謂奇矣然奇而不

怪焉翰林主人曰子之言辯矣豈其然歟載考諸古玆地禹貢之所不載職方之所不書郡縣始漢武之世分野僅星紀之餘在漢七世固嘗棄之蓋不以之爲有無也且甸者王畿之名非所以爲遐外之域奇者殊常之稱不可以加寂寞之墟子之言何所據而云乎士曰玆豈走之言哉於是乎惕然興恢然攫舉手加額北望向天百拜稽首而颺言曰此我太祖聖神文武統天大孝高皇帝金口之所宣也大哉皇言乎自吾玆地而得玆言地益增而高物若加而妍山林草木濯濯然如在昆吾御宿之近封疆畛域整整然如與侯服邦畿以相連嗟夫地以人勝從昔則然

蘭渚以羲之而著天台以孫綽而傳夫以幾山剩水之勝一經騷人墨客之所賞詠尚揚芳於四外流美於當年矧茲奇甸環海以爲疆者餘二千里縱步以行兮地雖甚遐仰首而觀兮天則伊邇一經大聖人之所品題山勢駸駸而內向波光躍躍而立起物則且然人可知已然則走所言者豈無所以邪主人乃俯然而思俛然而歎曰良有以也願聞其所以士曰走也少而游庠序壯而走四方雖生於是甸之中而甸之所以爲奇也容有所不能詳蓋嘗歷考夫爲金之所紀緬想夫章亥之所步古往今來之宙上下四方之宇天左舒而起牽牛地右闢而起昴畢天有四

維地有四極東至於泰遠西踰於邠國南訖于濮鉛北底于祝栗管子言名山三千墨氏云名川三百三百之川總歸匯于東南三千之山皆發源於西北是則海者川之所委嶺者山之所積茲甸也居嶺海之盡處又越其涯而獨出別開絕島千里之疆總收中原百道之脈者也原夫天下之山皆自夫崑崙而來越戎而夏出險卽夸分爲兩界折爲三支其中一支自中條經淮越江而極于衡霍遂散亂而分披至北而地勢將盡乃益險巇嶄巖嵒嵲嵂崪嶧嶢嵬知一脈透出於瀛海之外其地可畫而井無以異於秦晉之近圻觀夫天下之川皆至於溟渤而止滔滔汨汨

雖日趨於東然皆折於南西而後已大起而爲國都小起而爲洲坻其尾閭收萬水而瀦衆流遂浩淼而無涯涘自此而水勢益下弱莫能起瀎潏沆瀁渺沔漼洴孰知一島孤峙于瀛海之中其地可葦而航無以異於湖江之流水海可度兮不踰百里山可登兮不踰尋丈舟之行也朝斯往而夕斯返人之游也足可展而手可杖意其磈磈磈磈乃爾坦然夸曠意其汗汗洄洄乃爾悠然平漫叢爾小方外之封疆宛然大域中之氣象陽明勝而氣之運也無息機上性殊而物之生也多奇相草經冬而不零花非春而亦放境臨乎極邊而復有海洩其菀氣而無瘴地四平以

受敵無困可負歲三稔以常豐有積可仰通衢絕乞丐之夫幽谷多耆老之丈古無戰場軾語信乎有徵地爲頗善符言斷乎非妄民生存古朴之風物產有瑰奇之狀其植物則郁乎其文采馥乎其芬馨陸摘水挂異類殊名其動物則彪炳而有文馴和而善鳴陸產川游詭象奇形凡夫天下之所常有者茲無不有而又有其所素無者於茲生焉歲有八蠶之繭田有數種之禾山富薯芋水廣魚鱻所生之品非一可食之物孔多兼中外之所產備南北之所有木乃生水樹或出酎麵包於椰豆莢于柳竹或肖人之面果或像人之手蚌出波兮凝石鑄橫港兮堆阜小鳳集

而色五竝賁遊而數偶倏蝦而龍鱗文魚而鸚嘴鱗登陸兮或變火鵖樹垂根兮乃攢金狗騣緣樹杪而飛馬乘果下而走魚之皮可以客刀蚌之殼用以盛酒波底之砂行如郭索海溢之貝大如玉斗花梨靡刻而文烏橘不涅而黝椰一物而十用其宜椰三合而四德可取木之精液蒸之可通神明鳥之氄毛製之可飾容首有自然之器具有粲然之文繡天下皆有於兹獨無之豈天欲居民之蕃息於此常夜戶不閉而無觸藩之虞乎江南皆無蝍蝍兹獨有之豈天欲寓公之久居於此使脈璧見喜而無北風之思乎噫斯地也近隔雷廉僅一水耳而物之生也乃爾

不同遠去齊晉殆萬里兮而氣之通也胡爲無異若是者雖云生物之偶然安知造物者之無深意也然則兹甸之所以爲甸而奇之所以奇者庸有在於是主人曰然此物之奇爾如人何無乃奇之爲奇獨鍾于物而遺于人耶士曰不然天地盛大流行之氣始於北而行於南始也黃帝北都涿鹿中而堯舜漸南而都于河東其後成周之盛乃自豐鎬又南而宅于洛中蓋自北而漸南非獨天地之氣爲然而帝王之治亦循是以爲始終蓋水生天一而坎位於北而艮之爲山又介乎東北之間自北而東折歸于南其氣之所以融結而流行者非止乎一水一山山之餘而

爲嶺水之委而爲海而是甸居乎嶺海之外收其散而一之透其餘而出之所以通其鬱而結其解其域最遠其勢最下其脈最細是以開闢以來天地盛大流行之氣獨後其至至遲而發也遲固其理也亦其勢焉是以三代以前兹地在荒服之外而爲駱越之域至于有漢之五葉始偕七郡而入于中國南蠻之習未易也椎結卉服之風未革也持章甫而適之尚懵而未之識也魏晉以後中原多故衣冠之族或官或商或遷或戍紛紛日來聚廬託處薰染過化歲異而月或不同世變風移久假而客反爲主劘擴悍以仁柔易介鱗而布縷今則禮義之俗日新矣絃誦之

聲相聞矣衣冠禮樂彬彬然盛矣北仕于中國而與四方髦士相後先矣策名天府列迹縉紳其表表者蓋已冠冕佩玉立于天子殿陛之間行道以濟時而堯舜其君民矣孰云所謂奇者顯在物而不在人哉主人乃離席而立拱手而言曰神矣哉聖神之見乎其所謂奇者蓋至是乎驗矣士曰不然何地不生才而才生不擇地人才之生何地無之奇哉奇哉豈止是哉當我聖祖肇基之初輿圖際天地兵衛極遐鄙絲綸之音雲漢之章無日而不下無處而不至然而奇甸之言乃獨以專美乎兹地非甸而謂之甸未奇而豫期以奇豈無意哉蓋 帝王之言代乎上帝

聖人之心通乎天地故能攄乾符而妙奪神功闢坤珍而斡旋厚勢遠移而近書軌合以皆同質交以文聲教暨而靡異咫尺之間振舉乎萬里斯須之頃流通乎百世化腐腐以為神奇變雜駁以為精粹退兮如迩未焉如既凡其所期兮罔或不遂引而弗替兮終古而常常如是是則斯地之所以為甸而甸之所以為奇雖造設於天地然所以表而章之昭示於萬世者實本乎奉天啓運宰制山河之

聖帝翰林主人聆茲言也輾然以哈憮然以喟曰秘矣哉天之藏此地也遠矣哉聖人之期此地也自夫天開地闢以至今日不知允幾運幾世矣自夫開闢辟土以建此區

不知允幾王幾帝矣然而多視之以窮荒或遂至於遐棄孰謂其今日有是哉不假詞臣之代言不出輔臣之建議一旦無上事發淵衷運　睿思形之於言以為絲綸之製夫豈無所為哉　皇之言天之意也士言及此亦奇士哉於是三復士言而繼之以歌曰　明明我聖祖兮載闢地而開天　上帝眷顧兮付以其所覆之全仁周八表兮頋獨惓惓於窮海之一堧奇哉斯甸兮何幸得　聖人品題之言千秋萬祀兮長炳炳琅琅乎天地之間

頌

瑞菊頌 有序

予友何東樊景瞻以禮科都給事中出佐汴藩是歲秋九月菊呈祥於其公宇之庭一蔕三華一時寮寀咸詠歌之傳至京師予聞瑞不虛生其生也必有所為況菊之為物芳香清冽稟天地之正氣純粹不雜得天地之正色高潔閒雅全天地之正性有幽人逸士之操有忠臣貞士之節蓋非他草木所可比者予嘗評菊之品嘗在橘上而靈均之於橘乃特為之頌至謂其可以參天地而儗之於伯夷而於菊特取其落英之可餐而已而又雜之杜蘅申椒蕙茝之間每為菊怏怏不平恒有意欲頌之庶其儷於橘而未果適聞景瞻瑞菊之事而有感焉夫菊固可頌矧此又非常之菊也哉則美其德而告其功也固宜

爰有嘉植號日精兮受命獨正天之經兮非黃白不御地之恒兮特立不遷人之貞兮有尹之任夷之清兮和如展禽介則醰兩生兮三才之會衆德之凝兮物皆春苗乃獨秋榮兮雨露不能發霜雪不能零兮凡厥有生一華一莖兮胡獨此本參秀並馨兮一星在天下炳其明兮人之三壽于此作朋兮孰曰無知殆亦有靈兮不干其他而生此

藹服之庭兮豈天之意假物以呈兮晚節之待壽之徵兮頌以美之以繼楚聲兮

贊

瓊州郡侯徐公畫像贊

詩曰凱弟君子民之父母濬嘗三復斯言而推之以流涕焉方濬少時吾州之民質朴而謹愿有老死不識城邑者雖貧下戸亦有所蓋藏是時之爲守者率多循良豈弟之君子予所聞者西昌王公所見者義興徐公二公者以寛仁之德涖古朴之民如洪荒之世而治之以大庭赫胥氏也噫民生斯時一何幸哉二公之後吏于

茲者輒遠視其地而愚視其民而民不勝其害以貧而俗亦日趨於漓矣嗚呼安得爲吾人之父母者恒如二公哉二公不可見已見公之子若孫則如見公焉王公之子有抑菴尚書徐公之孫則時用官僚循良之報天之於二公可謂厚矣彼以誅求爲事者吾知天必不輕恕之時用出其祖畫像見示濬童稚時曾隨先大父思貽翁拜公於座下今餘四十年矣猶能彷彿其形似之一二今幸與時用交好拜瞻遺像不勝愴然故追而爲之贊

此公何人曰古君子天德好生而公是體視愚以智處遠如邇公何能茲德備諸己溫溫其恭外見者爾中之攸藏不可涯涘公形雖化心則不死所不死故在人口耳公不人責天乃厚畀畀之伊何有賢孫子彼誅求者今安在已我拜公像悲極而喜尚臨以歸祠于故里

邢克寛畫像贊

五嶺之南大海之外山川秀氣于此焉萃立朝蹇蹇之節出守敷優優之治總憲綱存法外之仁制國用寓利中之義衆方俟其有爲乃急流而勇退斯人也介而有執直而不肆不徇時之好必行已之志匪但秀出於嶺海之間殆所謂天下之士

彭學士書像贊

大彭之裔昔有龜年其德不爽克象其賢安成之彥昔有雲龍斯文在茲緯有古風我覩古人今世則有杜其德機神巫見走志之所至如水必東氣之所噓如冰斯融功名固有文章餘事望而畏之孰窺其際

許道中四像贊

世有大老居東海濱出而應世千億化身身且千億像何止四莫測其眞姑貌其似九門洞開咫尺天顏於斯之時朝衣梁冠有事泰壇邦禮是執於斯之時玄端素韠或具袍笏直承明廬或常衣巾紬金匱書服稱其容容稱其德

不肆不拘各有其色外四其像中一其心我思古人默默愔愔愔愔希聲默默至道曾有君子天遺一老

李立之先生畫像贊

於戲此吾立之先生之畫像也肖邪否邪贗邪眞邪方其少也渾乎在璞之玉具珪璋瑚璉之質而未漓其淳也迨其壯也芠乎出冶之金礪豪曹巨闕之用而不露其神也今則老將至矣懸秋空之霽月闞西郊之密雲屹乎泰山雖未嘗見其運用也然觸起於石者有霈然之澤浩乎長江雖莫能判其過續也然渙散於風者有自然之文是其少而壯壯而老也蓋三變焉而區區之畫工乃以其一時

之見而欲形容其百年之身又烏足以形吾立之先生之爲人

張汝弼畫像贊

視雖短而見則長容若惰而氣則揚藏精神於內而外不露斂華彩於外而內斯光海內詩名世共稱乎短李與中草聖今再見於顚張混俗而居初不通而不介師心自用亦非狷而非狂斯人也豈詩所謂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者乎

李時習畫像贊

謂爲越產歟則長身脩髯酷似乎河朔之士謂非越產歟則鍾英挺秀實生乎嶺海之間有鄭虔之文章而不隨宜以冷有孟郊之才思而不爲詩而寒志剛而勁行介而端屹乎若山而無崖與谷沛乎若河而不波以滿之人也宜致身於鳳閣壼篋羽於鵷班吾知其鵠起有日而不終老於校官

蕭士高畫像贊

求先生以名不若求以貌求先生以貌不若求以道鑒其貌而后知其名之稱情審其道而后知其形之克肖是蓋具天地之委形而不伐其和闖聖賢之門墻而期臻其奧者也

兄伯清先生贊

儼乎吾兄之容也直乎吾兄之躬也炯乎吾兄之瞳也坦乎吾兄之胷也然皆貌吾兄之外而不能心吾兄之中吾兄之中其事親也孝其事君也忠其愛弟也友其處己也恭雖吾兄不知其所以然而况區區之畫工

大司馬王公像贊

世之偉人國之重臣如虎豹在山如山川出雲如金之百鍊如弩之千鈞在漢爲汲長孺在宋爲包希仁居廊廟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昔聞其語今見其人

劉紹和祭酒先生畫像贊

此予友劉絡和先生六十歲像也孤聳之峰亭亭晚翠之松鬱鬱景變情遷而閱於目者孔多憂深思遠而見於容者可掬浸光精而潤之斂鋒鋩而不出向之雄辯者發而爲咨嗟向之深憤者形而爲哀恤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爲物屈而爲理屈將無同于蘧伯玉之化殆有契於蒙莊氏之佚同視旨日容臺禮樂之司史館春秋之筆與夫今日太學之尊嚴異日廊廟之密勿嗚呼若是者皆先生身外之長物也耶

謝大節尚書像贊

坦然其平無崎嶮也朗然其白匪幽陰也聽其言而信其

行覩其容而見其心其爲器也肉好之璧其應用也從革之金鑿鑿乎濟時之具渢渢乎鳴世之音文不離乎質古則宜於今故魁多士而震乎地之雷位六卿而雨旱歲之霖其燕居則神閑而氣定其立朝則思遠而憂深噫斯人也斯世不可得而見已求之秦漢之上惠焉鄭國之僑和焉魯國之禽

梅峰先生贊

梅爲百花之魁人爲萬物之靈若人與梅妙合而凝不色而白不氣而馨節不雪而後見影不冰而自清觀厥貌肖厥號審其名稱其情人皆曰先生有取於梅余獨曰梅有似乎先生

某處士贊

其容偉然其髯脩然置之丹崖碧水之間人望之以爲遺世之仙坐之華堂廣廈之上人擬之以爲輔世之賢心安而體舒氣完而神全隨所游衍之地樂其情性之天我欲狀之莫知所言風月雙清度微雲於河漢水天一色漾寒藻於漪漣

甘汝霖行樂像贊

斯人何人獨樂其樂某水某丘一琴一鶴挺乎鄧林之材渾乎荊山之璞彼哉畫工曷不圖其形於巖廊顧乃置其

身於巖壑

韓敬夫遺像贊

嗚呼此予友韓敬夫之眞也其人不可見而其貌空存貌雖得其彷彿而言則不可得而再聞想夫抵掌笑談之頃蹙額憂思之辰執而不泥朴而有文爲人則直爲吏則循不孑孑以立義不煦煦以爲仁其平生之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今則親爲古之人矣眞作古之人矣噫

自贊 四首

天賦汝以性而汝不能盡地全汝以形而汝不能踐謂汝全無用耶則似乎亦有所爲謂汝子無知耶則似乎或有

所見噫我則汝也尚不知汝之有無人非我也又安能測我之淺深邪

生遐僻之鄉學何以能博無指授之師道何以能覺蓋適有所見而求之以類偶有所得而守之以確所見雖不多而有窺中之益所得雖未深而有淺中之樂限於地善固未能以盡行畏乎天惡決不敢以少作由百世之下雖未由歸古聖賢之途論一世之人亦或可側今士夫之末

謂其爲我邪而我又在此謂其非我邪則又酷我類蓋人承父母之遺體爲天地之委蛇有形而動不可久恃顧乃丹青是資紈素是寄雖曰不是而實則相似雖若相似而

實又不是噫此影也而非形形也而非氣不出於自然而出於有意徒得其形之彷彿而不得其心之真至雖然氣體之真有時而歸之造物書圖之假幸可存於人世後之人有見之者尚曰此瓊山之丘仲深氏

汝生無載籍之鄉何以能博汝學無師友之資何以能覺蓋黯黯中忽有一點之明紛紛如幸解四肢之縛偶然由徑以達康莊庶幾出塵而升寥廓噫奮自嶺海登乎館閣雖不能爲一世之人龍敢自咤爲一方之雞鶩方之於人固不能如求之於已亦足以自樂也已矣

程尚書像贊

偉哉此公萬夫之特神鑒而識風勁而力淬礪百鍊之金屹立萬仞之壁不翕翕以求苟同不煦煦以爲德色施於事不違其心居其官必任其責是以謀謨於內者王謨其忠經營于外者民被其澤未滿七旬之年暫爲六月之息人方望其再興天顧奪之何亟嗚呼不有君子其何能國景瞻令儀爲世道惜

西昌楊君像贊

生廬陵忠節之邦爲關西清白之冑源源世澤之長濯濯儒林之秀早含芳而咀華遂蜚英而騰茂發龍光射斗之鋒鋩騁天馬行空之步驟斯人也國倚之以爲屏翰家賴

之以爲堂構其尚朝兢夕惕以合易所謂或躍在淵無咎

無心石贊

雲行於天其根在地既無心而出岫豈有心而應世惟此雲根溫潤峭厲硜硜立辨之聲巖巖具瞻之勢不鑿而成不求而至名曰無心夫豈無意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盛公墓誌銘

英廟復辟之初權臣之冐功者朋比爲姦鑿空起邊釁欲樹奇功以蓋其迹率師闖塞卽還鹵因乘之以入十三道御史欲有言同事有洩之者彼先入愬于上誣御史中有與被繫內臣張永同族者欲爲之報復以激上怒卽逮所誣御史下獄明日衆御史章始上上御便殿名衆入盛氣待之擲章付御史誦之誦之至半上曰止摘章中所條事折之令其分疏復諭之以終誦上意稍悟然重違權臣意姑從輕典凡列名者俱調外任其一人錫山盛公也時掌

河南道事出知保定之東鹿縣先是權臣啓邊釁其勢燄可畏人無敢言者公首與同官涞水張公鵬謀謂事干軍國某等官台憲烏可畏禍不言張公以爲然卽謀之兵科都給事中王鉉約以章交上機事因之而失時聯官者皆未知也亟名入永平周公賓倉卒誦所上章音吐洪亮略無阻滯及對上之言詞直理正天下聞而壯之而不知首啓其謀者盛公也同日出補外者若干人其後惟盛公年最高官最顯而能以令德終嗚呼天於忠直之報固獨厚之耶公諱顒字時望常之無錫人正統辛酉以尚書蔡氏傳得儁京闈在太學十年所交皆海內知名士景泰辛未始登進士第首擢河南道監察御史尋以老成掌道事時初經己巳之變朝廷懲前政委靡之失稍開言路一時言事者毛舉細故攻訐陰私以張直聲公獨顧大體惜人才掩其瑕疵不爲已甚善類賴之嘗兩奉命出按治按淮時値歲大歉發倉賑貧全活者甚衆按閩時適當大比拔賢振滯是科得人爲盛及是首謀摧折巨姦直聲凜凜聞天下其知束鹿也邑多顯宦往往怙勢爲不法聞公至相戒曰是嘗劾奏石總兵者其人不可犯也公繩搏擊以爲撫循吏與而民安之未幾丁內艱去民留之不可俟其服闋相率詣闕乞公公得再任不復用刑法有爭訟者諭之以

理輒叩首聽受不復辨鄰邑聞之訟多年不決者各來請判於公公折以片言各心服而去時人有清如水明如鏡之謠邑介眞保間四境之民雖非所治亦聞風趨赴郊外有荒落地自然聚而成市邑人因目爲清官店既去任民築亭爲立去思碑請文士爲作記至今存焉歲甲申擢守邵武行所無事不動聲色而郡民大化既而巡撫都憲以延平民狡而事繁請于朝移公治之延平與邵境聞公政聲有素莫不革心向化巡按御史錄公兩郡政績請旌異于朝進公一階封贈父母及妻歲癸巳陞廣西參政專督糧餉丙申陞雲南右布政使丁外艱服闋改陝西尋遷左

時廣西殘破之餘公委曲措注民夸賴以不擾陝西地臨三邊公在任日邊報無虛日適歲多歉公調度有方而餽餉不缺入爲刑部右侍郎佐其長以明刑恒舉歐陽公求生不得則死無憾之語爲僚屬告有深文巧詆者輒不樂之刑用是平僅再閱歲調公南京蓋當道者之鄉人有欲得公處者或以爲言公曰吾南人往官于南固其所也明年山東旱饑盜賊將乘之而起廷議建遣大臣巡撫僉曰無如盛時望者改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乘驛往命至公即日就道甫下車露禱于天雨即大注枯槁復蘇公多方設法凡前人救荒之政於今有益者次第舉行而又因時

之宜條數十策行下所司民賴以濟賑恤之餘所儲尚百餘萬又有餘方以致於前代聖賢有功于齊魯者爲建祠宇以報祀之公山東之政大抵以鋤貪暴表忠良除苛政以固民心爲本在山東者三年齊俗翕然以變年近七十以老疾上章乞致仕上以其情詞懇切從之馳驛歸至徐州適所部有大獄以公知其始末有旨命鞫之獄成後歸公自家食時家事一以付其弟顒至是抵家伯仲怡怡友愛加篤公家事一不問顒爲之搆方塘書院疊山鑿池蒔花植竹以爲娛老之地公時靜坐一室焚香讀書以自適泊如也歲丁未以上皇太后徽號恩進公一階家居者六閱寒暑以歲壬子正月二十六日卒享年七十有五訃聞賜葬祭如例卜以是年十月二十四日葬于惠山之原弟顒命其子寔持狀來京師求予銘按狀盛氏常州右族世多聞人曾大父諱茂之大父諱子實父諱　珪俱以公貴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祖妣吳氏妣馬氏俱贈淑人公凡三娶殷氏贈淑人顧贈恭人何封淑人子男二唐義官龍睑補國子生女三王洛強朴吳玉其壻也孫男二欽釗女四曾孫女一銘曰

公爲循吏仁中有義公爲憲臣義中有仁公撫邦國變荒爲熟公佐邦刑於死求生最其功業所在烈烈曰巨

而難摧折大姦因銘及之補史之遺

中順大夫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邢公墓誌銘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致仕邢公以成化十七年五月甲午卒于家有司以聞皇上命禮部備牲儀翰林譔文遣官諭祭之其子瑱以予與公交莫逆求予文志其墓先是公無恙時以書畀鄉人林徽抵予豫以銘文爲託得書未幾而公遽捐館舍公長子五歲子幸後死安敢負公托耶乃抆涙序而銘之序曰公諱宥字克寬其先由汴徙瓊之文昌其七世祖章煥仕元爲縣尹曾祖某祖世賢父文廣封文林郎監察御史母許氏高安知縣虔祚之女贈孺人公以

永樂丙申生自幼聰敏稍長補邑庠弟子員甚有時名臨汀會先生蘭分教邑中於諸生中獨加器重同里溪西林氏爲邑中宦族異其不凡以其妻焉歲辛酉領鄉薦戊辰登二甲進士第觀政刑部已已擢四川道監察御史明年改元景泰太監王振敗籍其家有告其家人孫太安匿其財者公與錦衣衛官于信者鞫之無實于必欲沒入之且曰不然禍立至公曰無其情而文致於法是我殺之也竟辯白被誣者二十人又明年邊事方興儲餉不給是年適當百司朝覲建議者請免來朝官被劾之罪俾運通州見儲糧四十萬石實宣府命公督運公措置有方不盈月邊

儲悉足是冬出巡福建先是巡按御史許仕達與鎮守尚書薛希璉交惡事聞因命公代仕達且覈其事公至一斷以心無所回互時沙寇甫平或言延平衛多其親黨欲以鎮東衛互易之章下會議薛尚書力主之公獨曰山海異習輕動或生他患卒得不動巡海官獲犯禁入海者十數人請于朝以梟首示衆而冤號之聲震地公獨疑其非眞盜請緩之未幾果得眞爲盜者亂後增築永安等四城民力有不堪者公奏留八郡之匠赴役工部者協助之城得以亟成甲戌出按遼東時御史寇深巡撫其地副將焦禮有克敵功寇上其功狀乃先於主將曹義事下覆之寇爲

曹私屬公不從遂與成隙戊寅巡按河南奉革舊驛由黃河出潁上以達南京者數十所民便之得代還京時寇入總內臺憾公在遼東時事多方摭摭之無所得及公滿秩需選銓曹適知縣缺銓有故劾人命獄有言忠國公石亨納其賂緩之者命下勘之衆畏勢無敢往者寇以公奏名委覈其實蓋欲假是以中傷公也公審覈允當訖莫能害之庚辰陞知台州府台俗健訟公治之一惟緣情據理民自信服居台四年兩以巡按時事就逮台民爭持金帛出數百里外贐之公無所受又有耆民數十人赴京告留然公竟坐是降職爲晉江縣知縣任未三月會赦復職改知

蘇州蘇之田賦甲天下丁役雜辦視他郡蓋倍蓰焉而俗尚澆浮公治之一本情理不出奇不立苛惟省繇均賦節浮費以便民爲主不期月政化孚洽歌頌之聲播聞遠近公性不樂華靡且厭浙西俗尚過侈凡百有爲務從簡素神祠惟涓潔其在祀典者廨宇惟脩葺其切於用者成化丙戌江南大水而蘇尤甚公發官儲及勸富民得米八十餘萬石賑之然猶不繼饑民百十持券入富室借之不與即強奪公即帖示俾饑民指其閉糴者名赴官官爲之借明年爭持狀赴府官爲署券付鄉老俾同保借又得米八萬石又不繼乃會計軍餉一年之外餘二十萬石發以賑

之同官有以事未上聞難者公曰民命在須臾奏允而後給則無及矣專擅之罪吾自當之是歲稔活饑民殆四十萬口事聞加陞浙江左叅政仍掌郡事降敕褒奬是年秋再陞左僉都御史巡撫江南總理兵民財賦并理嘉湖杭三府糧儲提督屯種公受命後汲汲於培植拯救採察咨詢於官吏則奬廉能黜貪懦於民則杜奸宄抑豪右浚孟瀆丹徒二河增築奔牛一牐以便運道又奏減歲課之重者凡十餘事戊子奉敕飭理兩浙鹽法己丑又敕考察文武官員凡軍民利病悉聽便宜處置庚寅秋議事來京上章乞致仕不允章再上始得請時年五十有五也家居者

十有三年至是卒年六十有六公配林氏封孺人生子三長瑱林出次璘次理少房劉氏出女三馮洛雲覇陳繼宗其壻也孫一旦瑱將以卒之明年　月　日葬公於邑中銅斗山之陽公稟性廉介於人少委曲言論之際是是非非不少假借性好讀書於詩文雖少作然所作有意趣不爲無益之語字畫亦遒美有法晚年家居時尊翁踰八袠公奉養備至友愛諸弟其田產多以讓之足跡未嘗至城市凡一切外務略不介意暇日杖藜徐行田圃自樂而已構草亭於所居之前顏之曰滄丘因自號滄丘道人云銘曰

極天南隅環海一區孰知其中有此鉅夫爲邦司直凜其不詘明憲之典而不傷乎物爲民師帥不赫厥聲盡牧之職而必遂其生出處以正進退惟禮君子之心大臣之體鄉邦是賴焯有其光幸我後人爲銘其藏

贈翰林院編脩費公孺人朱氏墓誌銘

京口費氏世以德義相承始發于今國子司業廷言廷言之父曰直菴公儀觀偉甚性勁直是是非非無所假借人至有所不堪者或勸其少委曲公曰吾性爾也人之生也直吾豈爲人而罔吾生也哉因自號曰直菴人咸謂名稱其實云公諱昇字淑高曾祖諱覃祖諱周父諱榮母王氏

配朱氏生子五人長讓次詳次詮次諱其季闇郎廷言也女一人適士族祝升公以廷言貴敕贈翰林編脩階文林郎朱氏贈孺人費氏世居潤城中家數百指以貨居爲業而總于其長一人凡出而有所懋遷皆有所稽考時公季父掌家政獨於公一無所問或求其故季父曰小三吾家御史也尚須防閑耶蓋公行第三故云公客江湖三十年一錢尺帛不爲私有所至與其賢人君子游寓臨淸王劉子中家子中父疾革欲畢鄰火起將延及其家子中時寢疾母年踰七十公爲負其母出走同商者十數人舁其柩十他所得不爲煨燼而已所賫載者則不復顧又於河之

西岸見有以女鬻娼家者諭之知其前代有仕元爲南臺御史者因捐金贖之娼弗從訴於巡河丞丞以父母願鬻爲辭翁曰彼逼于貧不得已也今已知之安忍以衣冠後辱于娼哉世之爲官者又孰皆能保其後之不淪落耶丞悟以金付娼其女卒歸于良家居之鄰有竇姓者以持竿黐鳥雀爲業公屢勸之改業不從時游卒有掠小兒者公因令僕伺其幼子出潛誘之匿他所黐鳥者歸不見其子偕其妻號於道誓不獲與俱斃公紿曰得非游卒掠之去乎乃益昏仆地久之稍蘇翁曰人與物受命等爾汝失汝子心痛知此安知禽鳥之失其子其心不痛乎汝能改業

吾爲汝物色之頋使僕呼其子出贈以緡錢其人拜謝卒改他業公平生善行如此類者非一不能悉舉也公性節儉不好華靡初婿外氏時答以襲衣中有錦綺公曰我布衣也可衣此乎却之公無他嗜好惟好讀書晚年病瘓兩手顫瘓不能舉物猶以資治通鑑置案上目之不倦病劇忽舉首呼其子誾小字侍者問故曰某尚讀書耶言訖而卒時正統乙丑十二月二十九日也距其生洪武乙亥得年五十有一孺人朱氏同里朱景榮女景榮以豸累謫戍邊以書歸索乾魚名鄉生讀之生讀乾如乾坤之乾時孺人十一歲竊聽曰得非要乾魚乎母大奇之以語其兄臧

同知同知爲擇婿以歸公母以愛女故厚其嫁貲孺人力辭曰吾父在邊方方受苦忍擕家所有以適人乎盡用以資贍送僮受其半歸費氏既踰月即親操井臼躬澣濯時家食口衆娣姒番次直庖孺人當直其飲食必精潔俱足家人與食者輒知其爲孺人不待問也家廟祀及數世凡十八主其忌辰孺人皆一一能記憶至日必先期率子女拂神位滌器具以俟不待翁之命也翁既沒經理家事恒如其存日既葬即責諸孫以事生業遣誾爲郡庠生俾從鄉先生畢孟輝受經暮歸即問誾所業稍怠則諭之曰汝忘汝父垂絶之言乎繼之以泣誾悔過讀或踰夜半恐其

勞瘁成疾則又泣以止之孺人平生懿行如此者非一不能以悉舉也孺人性至孝事舅姑能先意以承其志舅既沒事繼姑益謹姑老病時時索飲食孺人謹備以俟其不時之需父景榮晚歲宥還自謫所旬必一歸焉曰定省久曠姑以是補之景榮死無子其母就養娣家孺人數數過事問安每有一味之甘必遣人致奉將死之夕母夢見孺人純素泣拜牀下連以手拍胷曰我不孝我不孝遂不見覺以語孺人之娣語未竟而訃音至矣時景泰乙亥二月十五日也距其生洪武己卯得年五十有七公以卒之某年某月某日葬于邑之華蓋山孺人亦以卒之某年某月

某日附焉銘曰
嗚呼昔人有言造物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人能順天之理合天之道則天必報之以其倫然天之報人也恒不必在其人之身蓋身之所事者有限心之所存者無垠直哉此公舉事以義存心以仁剏有內助心同行均以人而合天也蓋有因矣身之所享食者雖有所不逮而心之所存者則延及於其子孫有崇其阡風氣溫淳畱骨不朽與天地長春

處士周公墓表

吉萬安有善士曰周公尚信甫諱曰仕明生元至正丁酉

得年僅三十有二卒大明洪武戊辰葬於其鄉之倉背園至是蓋八十有五年矣其孫廣東布政使鏵始以其爲刑部郎中時所述行狀來丐表墓之文布政君生而孤不及事其祖而能詳其祖之行事者有所受於祖母陳孺人也陳之言曰吾年若干歸汝家事汝祖僅若干年方其無恙時目熟其行耳熟其言意謂其所爲者夫人能之無異焉自汝祖歿今數十年矣歷世久而閱人多然後知其爲人世亦不多有也初汝祖每晨出輒戒吾曰善事吾父母有所欲必先承之勿待其有所需也吾意其姑以是相戒耳所行未必爾也及察其平日所以奉其親者先意承志惟恐少有拂逆之自始至終無一不然者居嘗無事恒謂吾曰人貴有子以承宗祀娶婦所以助之物不必豐厚以孝爲主吾嘗相其祭見其進趨拜起持捧薦獻勤勤懇懇儼如其親之存而食飲諮告之然與人謀事不輕然諾既許之必盡其心或有中沮者則曰我業已許之言不可食人有患難不啻若在己然勢有不可爲力有不能及者輒爲之不寧者移日嘗有盜其耕牛者或勸執之官曰此蓋爲貧所迫耳一旦繫獄無所將送必瘦死烏可以一牛之故而寘一人於死乎卒縱遣之其存心仁厚此類者尚多餘不能盡憶也此皆汝祖平生之行汝其志之又曰汝祖爲

人有器量處鄉曲平心下氣與人未嘗有怨惡鄰里人有相搆訟者辭偶連汝祖逮繫京獄論輸工作忽得疾臥金陵邸舍中謂從者曰我病必不起汝幸負我骨歸語我妻我死命也勿作無益悲幸養我母鞠我孤我即死不恨矣又指牀頭書籍謂之曰是蓋我平生精力所鑽研者也世如我用執此以往今不幸齎志以歿汝其持是歸以屬吾妻謹什藏之以遺吾子孫萬一有能成吾志者乎此汝祖臨終之言汝其念之吾恒以此語汝父汝父不幸蚤逝不能成汝祖志使其德善不白於天下汝幸以經術起家官朝著所以成先志而章明表揚之者其責在汝汝勉哉其

毋忽布敢君數數受斯言謹服諸心而不敢忘爰於政務之暇次第所聞以爲行狀距今又二十有三年矣始以屬子俾表其墓豈所謂有待者耶昔歐陽公作其父崇公瀧岡阡表議者謂非特可以見其父之德而亦可以見其母之志至今天下之人傳誦之不少衰蓋以其言有徵而足信也嗚呼事必有徵而後可信信而後可傳於天下後世子不容別有所撰謹掇其狀中語於右而綴其世次於末云周氏邑故家世居邑城北倉前曾大父南甫大父景德父同悳母任氏生子三人公其季也配卽陳孺人子一人存斂以子貴贈德安府知府女二人適蕭孟颺劉仲昇孫

男二人長藻次鐸今有曾孫八人女五人

樂遊處士陸公墓表

人與物竝生天地間而物爲人所用人心之存與否事之宜與否恒必因物之取予見之一取一予之間義利判焉古之君子其觀人也不必皆於其大與顯雖其人微其事小而其事之行苟合宜焉而無所私於已卽以義與之知其心之有恒而占其後之必將久且大雖然豈獨人子之哉而天於冥冥之際亦子之矣予觀海鹽樂遊處士陸君於其外氏之所有有之而不終有焉殆有合於義哉卽是而觀則其生平存於心行於事者皆可於是見之矣初處士同邑有潘必甫者家故饒於財嘗遠戍邊顧家產厚且衆擕之則不勝擕置之則無與守者時一女已笄乃以女處士而館於其家悉付之以家之所有操縱闔舍惟其宜必甫有二子偕其長者以行而留其次之幼者處士撫而敎之底於成立後十數年必甫歸處士籍其數以歸之凡前所有及所有之生息一一具焉未嘗利其分毫必甫强與之一無所受乃出居於別所嗚呼世之人利人之所有越數千里而攘之歷數十年而謀之一入其手頃刻之間變幻百出剝烏與其間旣爲已所有而又肯歸之人乎萬一有之而能無所侵牟者蓋鮮也子之而不受者尤鮮也

若處士者謂之義士非耶雖然豈特處士之能義哉爲其配者其相助之功尤爲難矣婦人稟陰柔之資而性吝嗇其於財利尤甚若潘孺人亦賢也已夫義婦順一門之中吉德叅會是宜表而出之以爲世勸處士孫愈子考春闈時所取進士也由江都知縣擢監察御史聞持其鄕人過郎中所作行狀來求予表處士墓按狀處士姓陸氏諱成字彥澤別號樂遊世家海鹽之東陸塘祖萬四考世榮妣王氏世隱于農弗仕也處士生而孝友頗讀書知道義嘗挾所有游梁沛間所至交其賢豪潘卽必甫女居嘗布服不事華飾在外氏時知舊有所乞貸則以已物與之或言

其者則曰吾夫婦爲吾父守耳豈敢用彼物哉其存心與
處士若一人焉處士生洪武丁卯卒正統甲子得年五十
有八孺人生洪武辛未卒成化己亥得年八十有九子男
一桂女一適裵承宗孫男三人長懋次卽愈次志女二人
曾孫男四人女五人處士旣以卒之年葬在本里之原今
孺人卒愈與啓處士之藏以合葬焉嗚呼理出於天而具
於人人之行之得其宜者謂之義是義也非獨宜於人且
宜於天宜於天故天祐之宜於人故人稱之陸處士所存
所行如是是以秀之人無貴賤老少至今稱之不以其久
遠而少衰而天又爲之生賢孫以光大其門閭而顯榮之

於其身沒三十七年之後予故書以表之以示夫世之行
義者

桂林處士梁公墓誌銘

予承登暇之賜休於私適鄉貢進士順德梁和持其二世
祖行狀求銘言於予曰和先祖墓葬于番禺抱奇林屎坑
甲向之原迄今幾三百稔凡九傳矣雖有田以供墓祀然
塋石碑文日就圮泐天順丁丑歲和泰例南還省于墓下
矍然念曰吾宗子姓不下二千餘指田業無慮二百餘頃
書香綿綿引而勿替皆先澤也玆墓石傾頹碣刻漫滅雖
曰古不修墓寧忍恝然而立矣其嗟哉剝歷年久而遞世
多失今弗圖則愈遠而愈忘其本矣肆謀諸族捐祀田租
積石鳩工而新焉惟誌銘未補敢于治朝史筆以闡華代
幽光也嗟夫祖孫世遠鮮念厥先今和能敦本追遠永言
孝思良可嘉也按狀公諱仲欽字志鳳先世閩之晉江朱
贈大師越國公諱格者之裔由閩徙廣高祖丹崖公拜大
理寺評事致政避金人難由保昌珠璣巷遷居南海之奇
石父諱延泰別號文嶺爲雄州方正再遷順德之桂林母
顏氏於宋紹興辛亥十一月二十七日生公夙負英敏孝
友克敦年十二而母歿二十五而父亡煢煢一身非道不
狎非義不取博究羣書尤邃性命之學以眞知實踐爲事

隱處桂林不求仕進或爲舉之者則善言辭之終身以儒
道自娛老於[illegible]泉巳耳享年八十有三於嘉定癸酉三月
十六日而終葬西山誌其墓稱爲純儒云配嚴氏生子一
人郎世稱端懿先生名百揆者登宋嘉泰甲子鄉試第一
嘉定丁丑進士歷奉議大夫退隱禺山闢異端彰聖學有
功名教著於當時贈公一如其官德業聞望之隆皆本庭
訓之善也嚴氏贈宜人別葬于青螺第九峰孫男四人靖
厚智彪今分爲孟仲叔季四房子孫蕃衍遍南番順邑閭
科第繼起文章偉業有光史冊嗚呼後世而名不稱君子
所疾公之沒後因賢嗣以贈其爵有先正以表其墓玆復

新斯墳塋爾垂悠久則公之名誠稱於後世遠矣敬爲之
序而銘諸石銘曰
人之學夢夢而弗思孰如公兮極深研幾人之行媛媛
媮於時孰如公兮令色令儀道萃於身兮性命真知德
晦於時兮後嗣恩推有封若堂兮有崇者碑歲月幾何
兮以夸以驕斯今復銘兮闡而賢之噫嘻厥裔兮永念
在茲

丘文莊公集卷之九　李楨　宗孫鎮魁典籍

賈　崇青甫　吳位和　吳必祿　何士賢
焦映漢雯濤選定　吳纘姬　符　詩　馮廷瑛重編
王　贊猷甫　伍衡文　鄭應瑞　詹登翰

神道碑

進階榮祿大夫兵部尚書致仕王公神道碑銘

天地間有大義因循之久則沈鬱而不明必得夫身任天下之重者遇事激發之然後大明於斯世焉國家承平日久道協乎中治循乎軌大義非不明也然而因循之久恬愉之極馴至於己巳之變公義鬱而至於晦也甚矣江夏

王公於是時奮不顧身以先天下世之君子深於公有感焉是歲八月英廟北征有蒙塵之變景皇帝以親王介弟監國御午門左門六部并科道官交章劾王振誤國之罪帝曰卿等言是朝廷自有處置言甫畢百官皆趨進跪慟哭不起颺言曰聖駕留外庭皆振專權擅政所致若不速斷何以安慰人心錦衣衛指揮馬順喝逐百官公奮臂捽順髮嚙其面曰順平昔倚振爲惡禍延生靈今日至此尚不知警眞姦黨也律有姦黨之條罪在不赦百官聞公言爭以手足捶死順衆猶哭未退帝起入宮令太監金英問所欲言咸曰內官王毛二人者皆振黨請寘諸法遂從門

陝出二人衆又捶死之百官乃再拜而退是月庚午也公義激於衷捐其身以為天下明大義由是天下士大夫莫不曉然知公義所在而皆振作其氣以興起事功然而矯枉者或過於直以為訐而迄于今然則公之斯舉其世道升降之會歟公諱竑字公度其先江夏人曾大父諱景仕元為水軍翼萬戶大父諱俊卿洪武中以軍功起為福州衛百戶坐事謫戍河西遂為河州人父諱佐俱以公貴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祖母趙氏母周氏俱贈淑人公幼篤學有大度年二十一補衛庠生二十五以禮經魁陝右鄉薦明年禮部會試第五人賜進士出身觀政戶部連遭家

喪凡八年始授戶科給事中居官又三年適國家有北狩之變是時明興七十餘年承平日久一旦事起倉卒上下惘然罔知所措忽聞公有廷擊權姦之舉莫不驚駭既而事定人安公之名遂由是以起是歲十月北敵擁駕南還直犯都城景皇帝命都督孫鏜禦之于高梁橋分遣都督毛福壽高禮王敬王勇武興五軍策應之以公有時望命偕太監興安等督守九門或言福壽番將也非公不能鎮壓之乃陞公僉都御史提督各營軍務是時王敬等軍出彰義門為敵所敗武興卒於陣內官有報效者或死或傷四散奔還京都大震公督餘軍將往援之遇敵於菜市日

與之戰敵敗去放火燒廬舍公帥軍士撲滅之擐甲胄入朝而陳其故因奏高禮被創同營毛福壽不知所在乃命錦衣衛指揮呂貴制二營不許遠出既而有旨命福壽聽公節制敵尋遁去朝命孫鏜范廣統兵五萬追之命公與侍郎江淵提督其軍追至涿州與敵戰于祁溝敵敗去既出境衆議恐敵復來推公守備居庸等關景泰改元秋車駕南還公以疾乞還是冬用薦總督漕運力疾以行明年兼理巡撫江北諸郡時徐淮大祲民死者相枕藉公盡所以救荒之術凡可以救一時之急者莫不畢舉既而山東河南流民猝至公不待奏報大發廣運倉所積京儲賑之

近者人日飼以粥全活男婦九萬七千七百餘人遠者量散以米全活男婦一百二十九萬四千餘人流徙者給以米以為道食四千六百餘人被鬻者贖其人以還其家一千二百四十四人共用米一百六十餘萬石六月濵河有麥舟來公以官價易麥四千餘石分給軍民一萬二千三百戶擇醫四十人坐廈六十楹處流民之病者凡活一千四百人死者給以棺為叢塚凡葬二千三百有奇公竊晝夜竭精殫慮事事躬理有所委任必委曲戒諭出於至誠人人為盡力或述公行事為救災錄世傳爲楷甲戌入覲特陞左副都御史丁丑英廟復辟權姦用事左遷公爲廣

江叅政尋除名為民還江夏居半年英廟於宮中閱景泰
時臣僚章疏見公所上疏有正倫理篤恩義等語顧左右
曰竑為朕也乃命中官傳旨遣戶部官送公歸河州辛巳
敵寇莊浪起公以舊官叅賛軍務公感激思奮聞敵犯靖
邊之郭城公率十騎先馳會兵擊敗之明年班師仍命提
督蘭縣以東一帶邊備尋名還入見英廟慰勞至再言者
謂漕運自公後政多廢弛今西陲無事請命公往起其廢
從之公奉命至徐揚老稚迎舟羅拜歡聲載道會旱公齋
禱於神即日江水泛漲公私舟楫通利人以為忠誠所感
甲申以利道會薦陞兵部尚書命下朝野讙傳天下想望

其風采公亦矢心思報疏條時政令天下邊將各陳戰守
方略簡京兵復武學一切庶務以次脩舉時兩廣峒猺火
肆刧掠北敵在黃河套時出侵寧夏延綏境民不聊生而
四川德陽人趙鐸又作亂邊報日至公居中調度允合機
宜而兩廣功尤偉蓋往時廣西猺獞惟犯廣東城邑斯時
則越江西湖南界矣公因御史王朝遠建言遣都督趙輔
往征之起都御史韓雍於浙藩為叅賛凡軍中一切事公
皆預為規畫諸將奉之而行果能成功而還先是京軍統
以五軍三千神機三大營有部分而無兵數天下莫能測
景泰中用言者分為十二團營營軍萬公疏請復三營之

舊使人不知軍數多寡因以革將多私役之弊不報會理
軍職貼黃缺官公薦脩撰岳正都給事中張寧內批出二
人于外公遂以疾辭章凡五上始允歸養病時年僅五十
有三公抵家又二年上章請得休致公歸河州絕口不及
時事惟日課童僕耕藝田圃以為終年之計躬營兆宅自
誌其墓且戒其子歿後毋循衆例乞祭葬以弘治元年十
二月初三日卒于家訃聞有司循故事為請葬祭皆予之
公配孫氏封淑人有賢行丈夫子八人曰純錄純曰約曰
徽曰續曰纓曰絲曰繹經為山東按察司僉事純錄用為
大學生續纓絲俱入太學公性剛毅少豪儁尚氣槩義所

當為奮往直前生長西陲有志功名既舉進士居言路見
事有不平者輒為之扼腕不平自廷擊馬順後所至令行
禁止人望而畏之曰此棰死馬順者公名自是滿天下然
亦以此得謗蓋順死于衆手公特為之倡耳二長隨之死
則以平日巡視街道為衆所惡乘間號呼出之非公意也
後有譖公者率以此為激怒之具故公不盡其用云公登
第時年二十有六又八年始授職甫三年超拜都憲用僅
七年即退退四年復起又四年致其事以去家居者二十
有三年計公平生為朝廷所用者首尾僅十有四年公之
用雖不久而公之功在國家澤在生民名在天下士大夫

世有柄用四五十年者稽其成功或未能過之皆也若公
者豈非一世人豪哉公之子經嘗從予學故公之行事知
之爲詳嘗記公歸江夏時經請予辭予寄聲請公閱漢書
張敞傳意公有復起之日也及公來本兵柄有事於兩廣
不以予迂僻凡有規畫亦使預知時兩廣守臣以賊爲諱
養成禍亂而同事者傾奪其位蓋各有失也公專主其一
遂致中忤所請多不遂又因岳張之出遂決于行然二人
之出意初不在公觀公伏病上章請老上屢遣醫治療及
章五上始得請可見矣公行時予適考士南畿歸復命會
公辭朝以故不及一言而別嗚呼豈意遂永訣哉予因經

請既爲序其事復繫之以銘銘曰

天地生人畀氣與理理具一心氣充百體心有所令體
則從之把握運用弗假兵威烈烈王公百世之士理以
養心氣以行義目擊姦兇心爲不平敢於公庭黨庇其
朋怒氣勃然挺刃爲有既捽以手復嚙以口臂指齊齒
受命于心如發硎刀如出冶金雄名大義蓋于天下段
笏罔功朱劒徒借天爲國家生此偉人人心以愜士氣
以伸人人得誅亂臣賊子義切于衷曷論彼此彼何人
哉黨邪害正弗竟公用匪公不幸偉哉是舉足蓋平生
矧有功績赫赫可稱賑畿甸饑殄門庭寇坐計籌策躬
擐甲冑公用不久公功則多人衆雖勝如天定何有
其碑龜趺螭首我作銘詩昭示不朽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恭惠楊公神道碑銘

正統己巳車駕北狩外寇乘機犯我畿甸時廣東左叅議
楊公坐事居京邸朝廷用言者起公守白手口是歲廣東
都司囚越獄有司不能捕遂至嘯聚守土者閉門自守白
邊將禦之至則爲所敗報至京師廣人士寓京者聯名上
章乞公朝命授公都察院左僉都御史乘傳往至則廣城
被困者數月矣城中軍民喁喁然朝不謀夕見公至始有
更生之望先是民之居鄉落者避亂趨城至則閉門不納

及歸盡爲賊所戕脅從者日益衆公下令有司用木爲牌
給民從其出入又榜示於外遣官招撫之於是歸附者日
以千萬計賊勢日孤公偵知其有嚮順意遣使往諭之賊
首黄肖養曰吾輩得楊大人一言死不恨矣剋期來見賊
果至公毅然欲往藩臬以下皆沮其行曰賊意叵測奈何
公曰吾以誠待之毋慮也公出見賊羅拜泣下公諭以禍
福且示以更生之路賊衆以大魚獻公受之不疑遂讙譟
而去期以再會未幾董都督統大軍至賊遂中變歲庚午
三月五日有大星墜于城外對岸之河南十二日質明都
指揮姚麟者來白事公出與之語姚既出公忽病作扶入

臥榻即呼其子玘曰我死矣不能終始王事知我者其天乎語訖瞑目而逝城中居民聞公卒信疑相半既得實爭走哭館下雖老嫗稚子亦至失聲滿城爇香具牌位哭奠者相屬陷在賊中者聞之亦曰楊公死吾屬終無生理矣訃聞天子悼惜遣官諭祭如禮公卒後僅閱月大軍即平賊凡賊所經之處盡屠之民受刑者輒仰天號曰使楊大人在吾人豈受此禍哉既而耆老黎善聚等赴京乞立公祠從之事下爲忌者所沮忌老既去有司始立公祠于廣州府城隍廟之旁水旱疾疫必禱焉民有事訟於官不得其平者輒具詞焚于祠下廣人至今過其門者輒舉手加

敬嗚呼古所謂生爲豪傑死爲神明者公非其人耶公諱誠字信民紹興之新昌人也少遊鄉泮領永樂庚子浙江鄉薦宣德庚戌由上舍選工科給事中丁內艱起復改刑科正統癸亥吏部尚書王文端公薦佐廣藩陛辭受旨許以言事公既抵任時按察使郭智奉敕整飭兵務事多自專公首疏其不法事郭遂去任而黃翰來代之黃所爲益甚公復上疏發其姦詞連僉事韋廣廣亦誣詆公俱逮下獄公就逮啓行時廣人爭攜金帛就舟相贐公一無所受而黃舟則爭以瓦石擲之既至法司鞫得實黃坐除名凡奏公他事皆涉虛惟鹿鳴宴銲銀花一事行勘尋白廣之

軍民狀公德政相率赴三司保留乞備其事上聞亦有旨涉萬里直詣闕庭者前後以數千計及公在白羊既受命邊城官軍不忍其去亦赴官保留之公之所至得人心如此公宅心仁厚見人有患難不啻在己汲汲然爲之惟恐後疾惡太甚見人有不平事輒扼腕爭辯用是見疾於人方在學校時見儕類有過舉者輒切切不置及有當爲事衆方推避公即奮先爲之人多以矯激目之久之見其事事皆然亦皆帖服葬母時倩夫舁塚石每夫公代其舁數百步人遍乃止或曰何自苦如此公曰葬吾母而專役他人於心安乎居家時聞鄉鄰兄弟有不睦或搆訟者輒至

其家勸之不從明日復至人雖拒絕之不厭也必從而後已邑有朝妃渡每歲爲暴漲所阻公率衆督工堰石爲步至今行者過之必曰楊給事中力也官禁近時嘗一奉敕整點江西軍伍所至求民瘼除宿弊事竣同條上所詢民情五事皆當時急務及佐廣藩善政在人者尤多方是時承平日久禁網疎闊嶺海之間民物殷富仕者類以黷貨殃民爲常事上下交征恬不爲恥公至一以廉潔爲心而凡事行之以寬公退之暇即出公署門徐步街衢間詢問父老以民間利病反覆款曲必得其情而後已嘗有民以公事至長藩者欲訟諸獄公曰彼無罪姑遣之去至期白

來可也長曰彼𦙍保認者公曰僕保之民感公恩信繼之
去至期皆自來公爲政所以感人心者大抵此類也嗚呼
今世之爲政者豈復有如公者哉公卒後二十年是爲成
化己丑朝議凡大臣有功德在人者皆加謚贈賜公謚曰
恭惠又七年公之鄉人王淦者仕爲邑教諭始介其鄉
人禮部侍郎兪公欽僉都御史丁公川屬予紀其行事將
鑱于石淦少嘗受業於公念公平生志節不下古人特以
居官淸白身後無贏餘至今墓石未立恐遂泯於世也以
予出嶺南知公事爲詳特以見屬謹按狀新昌楊出漢太
尉之後世居其邑之彩煙山曾祖■祖■皆不仕父文吉

以公貴贈給事中母丁氏封孺人公生洪武庚午■月■
日卒年六十有一歸葬於本縣上王山之原配石氏封孺
人子男四玖瑄琉璦玖以公蔭錄爲國子生任桃源縣丞
女二適張某子也於公嘗有一面之雅而於鄉邦之愛惠
也亦未嘗不與焉姑以紀事爲職業無淦之請恒欲書公
之績以傳於世況重以淦之請乎旣紀其實復系以銘
楊公烈烈特立揭揭惡彼沓沓不茹不吐何懾何懼靡
追靡拒介而能通拘而有容隨而不逢生爲正人仕爲
直臣歿爲明神愛而畏之思而企之廟而祀之德則有
矣名則久矣歿則不朽矣

浙江按察司副使陶公神道碑銘

天下承平日久變起倉卒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禦有能
奮身其間以爲民蔽繼之以死卒能作吏民之氣以收遏
絕之效其功顧豈小哉當宣德正統之盛大江以南民不
識兵也久矣歲戊辰劇寇起于閩旣而括寇相挻以起猝
然竊發如風盛火猛延燎于枯草燥荻之場無有障蔽限
隔之者當是時郡縣密邇于寇者其民蓋岌岌然矣一時
官吏罔知所措往往驚畏走避雖以朝命將領亦皆觀望
以爲進退無有立一定之計決必然之策者而浙江按察
副使陶公者獨能以身嬰賊鋒而死之嗚呼豈非毅然大

丈夫哉公始以易經中廣西鄉試第四人以親老願仕遠
方得交阯某縣典史改鳳山縣時黃忠宣公兼掌藩臬司
事知公有學行俾掌諒江府教授事秩滿陞按察司檢校
丁內艱起復改山東憲司未幾按察使虞公信以有守有
爲堪任風憲薦公起至京師試如所舉擢大理寺右寺評
事尋用戶部尚書劉中敷薦超拜浙江按察司僉事會倭
寇犯邊公以討殲之朝廷有綺段寶鈔之賜至是寇起處
州將薄金華衆議曰蘭溪乃賊所從出之路蘭溪不守則
兩浙震動矣陶僉憲有謀略非得之以遏其衝賊不易弭
也公至蘭溪首率民壯因故城址立木柵晝夜警備又於

縣南五十里立山足絲村太嶺諸寨以扼其要害屢用計
略擒賊黨數百人聲震遠邇賊不敢犯境百姓爲之歌曰
僉憲陶公賊聞震驚始爲民患今則逃生由是諸邑晏然
而都境亦恃以無恐時總兵官都督徐恭尚書石璞等屯
師日久賊潛入險阻乘間時出官軍詗知又復遠遁撫捕
之計皆莫知所施會議遣藩臬臣僚一人抵賊巢招諭之
莫敢行者公毅然請任其事至則感之以誠諭之以理賊
首葉宗留陳謙胡等環聽竦動咸翻然悔悟率其黨出降
朝廷嘉公績陞本司按察副使仍守金華賊黨陶得二者
尤號桀黠嘗僞以名降總戎諸公授以冠帶俾招其黨得

二殺使者不受招官軍莫能制公以計用賊之來降者殺
得二黨前後共數百人生擒百餘人而來降者又三千人
得二僅餘四十人竄遁山谷中其勢日孤指日可就擒矣
同事者有忌公成功而沮抑之者公計不得行賊勢復起
公與都指揮崔源往武義謀所以備禦之者至甫數日賊
至矣武義無城惟水爲柵時兵民無幾而賊勢張甚或勸
公稍却以避其鋒者公嚙齒厲聲以諭衆誓不與此賊俱
生既而賊近城公麾兵極力與戰自卯至申俄而城中火
起蓋賊有潛入城爲內應者衆回望見火起遂大潰公竟
死之時景泰元年五月十七日也公時年六十有一兩浙

人聞之如喪其親戚諸郡縣皆遣人致奠蘭溪民相率言
于憲司塑公像立屋祠之又各出己田以爲經久計事聞
朝廷遣官諭祭誥贈公浙江布政司右叅政官其子魯新
會縣丞公諱成字孔思西廣鬱林州人也曾祖諱某祖諱
某父諱某母鍾氏公五歲而孤與兄祖弟源相友愛娶某
氏繼某氏生子三人長即魯次然魯以公卒之某年月日
歸葬鬱林之某原厥後都御史崑山葉公盛巡撫兩廣復
以鄉人意立屋祠公於鬱城如蘭溪云魯累官廣東按察
司僉事以公墓道之碑未立徵文於予予惟自南方有事
以來死事之臣爲國家所旌褒者僅四人其三人者予皆

有所紀述獨於公缺焉矧四人中公與二人者皆出吾嶺
南予叨官太史表忠義以翼世敎其職也重以僉憲公之
請何辭以辭嗚呼風霜別草木之性禍患顯忠臣之節自
古死封疆之臣多見於季世擾攘之秋而此數公者獨能
於四方無事之時一遇倉卒之變以身試之使狃安久豢
之士夫知所感發興起事功以救生民之禍成安集之功
而公於衆人中又獨爲之帥先其功蓋莫大焉是宜表著
之以爲世勸所謂三人者永豐知縣鄧公顒死于閩寇慶
遠同知葉公禎廣東憲副毛公吉二人皆死于廣寇顒與
禎皆廣東人吉則浙人也其死義與公同於法得牽聯書

銘曰

死國之臣多在末季公獨死義於承平世奮其一身爲民屏蔽我衆雖有匪怯則脆一聞風聲晝掉夜悸鼓不能起不待金退四無救援百莫可恃所恃區區曰忠與義公惟一身以死自誓食君之祿豈無他輩所以全身亦豈無計公之此心則不在是受人之祿則死其事身雖澌盡心則孔熾以我之死作彼之氣彼弄兵者獨非人類亦或因之革心易志天理民彝於是乎至往古來今孰能百歲爲臣死忠於天無愧帝誥以褒民廟以祀芳名流傳百千萬禩史臣作銘昭告來裔

哀辭

陳莊靖公哀辭

我太祖皇帝始簡儒臣入內閣司王言遂預機密故事非負宿望通經術有文藝者弗得與列聖相承率用翰林儒臣爲之其選至嚴也一時臺省臣僚雖有奇才異能亦皆安然遜避不敢萌毫髮覬覦意近世乃有以攀援來自他途者於館閣故事多有所更革幸而聚齋先生由官端復歸禁林稍稍復其故衆方欣幸之而先生不幸以歲戊子四月丁巳薨於位於乎惜哉衆皆爲辭哀之予亦附其後辭曰峩峩禁林距天咫尺地密勿代王出言居帝左右預機密匪徒用文實以道德任輔弼古相之權隱然寓中洪其迹默契潛孚啓沃一人化八極百僚具瞻禮接情通不赫赫匪德匪望匪有文學曷以入惟公挺秀生自廬陵忠節域高科盛名蜚屬史館任方伯英皇當宁侍講經幃多啓迪簡在帝心復位之初首詢及起身外藩入長宮端率羣職進擢樞機寵以嘉名進濟秩領袖羣仙闡明經訓正史筆衆方翹翹期以壽考永終吉天不慭遺一疾弗瘳遽終畢訃音四聞九重震悼衆於邑剡在官聯淸言光範日延挹曷寓我哀效古陳詞寫胷臆

蘭湖先生哀辭

嗚呼科舉興而草澤無逸儒儒之書如五經四書非不盛行於時然而孜孜講究者惟用於文詞以假途榮官不仕而能究心於聖賢之學者蓋亦鮮矣若蘭湖先生夏艮輔者豈非世之絶無而僅有者歟先生名相餘姚人宋文莊公竦裔孫生而天資近道年十六七即慨然有志於孔孟之學年益長於道若有所得謂學孔孟者當自朱子始朱子平生著述雖多其大且要者論孟集註學庸章句或問四書而小學一書又所以立大學之基本也其言明白雅馴初非難曉者而初學之士或不能以的然無疑也於是本先儒之說而附以已意文以淺近之言名曰四書小學

便覽或爲之梓行予得而觀之歎曰草澤之中科舉之外世乃有斯人耶後獲與其從子刑科給事中時孟寅同舉進士選入翰林爲庶吉士孟寅每爲予言先生之爲人凡其居家庭處鄉黨所言所行可稱述者非一又知先生於聖賢書不但訓其義說其理而已於是益歎世之如先生者何其少也未幾時而先生捐館舍矣於乎而今而後豈復有斯人哉乃爲辭以哀之辭曰受元陽兮明以清承貞則兮顓以寧儼古道兮在躬不汲汲兮利名世紛鶩兮詞藻華獨留心兮聖經遡其源兮洙泗戒途兮紫陽之庭慨斯世兮鮮儷冠玉蕃兮佩紫衡思其人兮何所虞山峩峩

兮舜江泠泠氣雖云散兮名弗可滅後千祀兮其人如生

彭處士哀辭

吾友彭彥實聞其伯父東軒先生之訃命予爲之哀辭予於先生無一日之雅哀從何生哉昔程伊川狀明道之行謂識與不識者莫不哀傷夫識者哀之固也不識者哀之何哉噫其必有不面而神交非情而義感而出於聲音容貌之外者矣故不辭而爲之辭辭曰維少微之垂光兮于吉之野有美一人兮隱居其下稟醇熙兮服儒雅環畢之人兮薰德以化德不形兮知我寡山椒水湄兮以遊以治水可釣兮田可稼恕風流兮心獨寫宜壽考兮介純嘏羗胡爲兮天不假生教于鄉兮沒祭於社嗟若人之雖亾兮中有存者

祭文

祭西昌蕭先生文

於惟先生一世令則出處關世道之升降言論示學者以標的其在太學也示教以身愛人以德文不取奇學必先識其在內閣也代言必醇秉筆必直言不苟同事多裨益民方荷其陰受之賜士多賴其提拔之力胡姦人之詆誣乃無事而生隙仁賢盡爲之掃除氣勢亦隨之蕭索或伏歐刀之慘或受邊塞之謫幸其善念不至於盡忘猶俾先

生全歸於鄉宅嗚呼彼獨何心肆行胸臆貪天之功空人之國嗟所得之幾何流惡聲于無極天有時而終定人至靈而難惑天目一旦開明曖昧于焉昭晰乾元奮獨斷之剛雷雨需作解之澤小者以起蹶者以釋雖先生之身不幸溘然先逝而先生之心則旣坦然明白嗚呼一自先生正容易簀士氣日淪於卑卑事勢日阽乎岌岌講經者務穴出於大道之旁摛辭者雕刻壞其本然之質道德分裂鬼怪百出是則先生之出處存亾關乎世道之盈虛升降之消息念惟小子生於遐僻一經品題遂爾超軼念誨言之如昨緬儀形而不忒心常切於几筵跡久拘於仕籍期

以歸省道經貴邑異一辦之心晉酒而行之清泣纍守制
以南還拘於禮而未克玆免喪而北上謹陳辭而寓成望
佳城而致奠報姝　於萬一伏惟尚饗

祭韓都御史文

嗚呼自古及今人才之生曰德曰才爲賢爲能位皆隨時
而可致望非積久而不成所謂望者必由歲月之積累夫
豈旦夕之經營艮以國家用之而屢著其效遠近聞之而
皆識其名如久旱之雨人望之而知其爲澤如積陰之星
人見之而知其必晴其處也如在山之虎豹其出也如逐
雀之鷂鷹用之固足以成天下之事不用亦足以繫遠近

之情況觀一世斯人無幾公其庶乎今又已矣公年弱冠
卽振風紀僅及立年遂總憲體首按江西令行禁止如霜
之厳如風之靡再殿嶺南民安盜弭如防斯遏如水既沉
禁華之政在江人口耳保障之惠淪廣人肌髓聞之者膽
慴見之者氣餒轟轟然於一世之佞阿昭昭乎於衆人之
謫詭以此致謗亦以此致毀喜固以此怒亦以此嗚呼自
古聖賢亦或如此人之小人天之君子天乎天乎盍緩公
歿才之生也固不易哉望之成也尤爲難爾已而已而九
原莫起更幾何年有此英偉嗚呼哀哉哀哀曷已哀雖衆
同痛實切已因令子歸櫬僻千里英英之靈庶其鑒只尚
饗

祭周廷參編修文

嗟嗟廷參謂君不壽耶則已年踰四旬方之顏子固爲過
矣謂君爲不貴耶則官居七品方之王令固爲多矣所可
恨者七旬之父垂老六尺之孤尚稚學已優而未得可行
之位以濟時道已明而未成一家之言以傳世善人命薄
從古則然彼貲何倫富貴長年豈見德於人者顧得罪於
上天天道茫眛無從質焉嗟嗟廷參天也奈何考其平生
樂少若多雕肝鏤腸以爲文章特施之於風雲花草未見
用於淸廟明堂矩行規步以端操履特稱之於親舊僚友

未見知於秉鈞當展嗚呼士之不遇乃士之常今雖未達
後尚可望惟未下壽而遽死在善人則滋爲可傷然反於
心苟無愧則命雖短而若長百歲亦死何以較量某生嶺
南君居浙西均擢鄉魁均游虎闈繼入翰林又爲寮友每
聞君言如飲醇酒觀君之持守莊重步履舒徐恒私心之
竊念是皆壽考之符豈意以游言之故遂飲恨以長殂嗚
呼哀哉嗟嗟廷參何至於斯天耶人耶尚忍言之河冰既
解旅櫬載歸臨行致奠聲吞涕垂尚饗

祭吏部侍郎楊公文

嗚呼先生人中之鳳文中之虎其人則今其道則古一家

之父子兄弟濟美聯芳一世之經學文名蜚聲獨步縉紳金匱之書專掌玉堂之署權貳天官之卿兼處宮端之副於德可謂不孤所志允爲無負所惜者澤未洽於黔黎恩將推於祖父前朝之史垂成嘗宁之眷方注胡一疾而不起動四遠之哀慕悲我艮朋居然寡助幸而後死行將歸去率僚屬以酹一觴表平生之衷悰尚饗

祭姚江戚編脩文湍墓文

嗚呼文湍剛勁之資豪放之氣高誼激切直上薄於雲天互眼空闊每下視夫塵世凡衆人之嗜好不足以動其心舉一世之交遊少足以當其意於人之懸雖若不容於人

之善未嘗有忌時發驚筵之辨臧否罔不稱情間有罵座之狂毀譽皆有所試醉言無異於醒面質不違於背有憤世嫉邪之心有勇往敢爲之志嗚呼文湍之爲人殆古所謂陽必剛剛則必明而異夫陰必柔柔則必晦者耶僕也於君若有夙契特於衆人之中假以一頭之地始落落而難合終偲偲以交勵奈何用之不盡期而未遂命與心違中道而逝老我後死餘二十禩孰知冥漠之魂猶有舊交之誼老妻北來舟次江滸夢中彷彿如見報以風濤將至預告以期使知趨避既而果如所言幸免顛躓嗚呼文湍人傳君之爲神溢胥濤而享祀即今所至而徵之無乃恭司夫江湖之事原其神之所以有靈政由其心之無愧氣之聚也既落落其不凡氣之散也尚昭昭乎不昧其生也不盡用於明時其死也乃見錄於上帝嗚呼文湍友道之廢也久矣曰友曰朋如兄如弟指金石以爲期刑雞犬而設誓腰肯稍殊情態頓異雲泥隔則易交勢位軋則相忌對面如九疑之峰跬步有千丈之勢火炎炎於熾盛之時冰凊凊於困窮之際半臂纔解遇諸途遽轉面而過宿醒未醒踰其閾即膽口以刺過門不入室又爲操戈之舉落穽不援手忍施下石之計親其身也追郵況伉儷乎生爲人也尚然況下世乎文湍始終無二心生死同一致不忝

爲聰明正直之神眞可謂英邁傑特之士緬想舊游獨人賡會一飮百十鍾揮毫數千字故即平生之素好用答故人之陰惠詩以寫不盡之情酒以侑有從之淚具別紙以焚化就宿草而澆酹伏惟英魂如在來鑒於是不鄙人世之凡言特歆御醒之醇味嗚呼痛哉尚饗

祭妻弟金鼎文

嗚呼鼎乎其何以死乎天賦汝以淸粹之資不宜死也帝降汝以聰悟之性不宜死也心孔仁而不傷乎物不宜死也學方進而未底於成不宜死也不宜死而死之豈非命乎百年之宗祀傳於汝不可死也千金之基業屬於汝不

可歿也父已老而望汝以養不可歿也母已逝而冀汝以承不可歿也不可歿而歿之豈非天乎天乎命乎無從致詰天不可諶命不可必靜言思之我心如刺想汝平生之音容念汝平生之恩義愛我敬我情過兄弟盡心教汝期以有成誰知老天不從人欲姊兮既亾弟也隨歿一變愛刃併割我腸我猶云可汝父可傷有屋渠渠誰其與居有田畇畇誰其菑畬空一生之辛苦竟今日之何如嗚呼鼎乎汝其忍棄我而去九泉之下儻逢汝姊應道我之傷心情切切而不已憶其臨終之言頻囑我以覩汝今也汝亦繼亾我欲報之無所茲者試期已逼我欲北行不能臨壙以盡我情聊寫斯文以表我哀嗚呼鼎乎尚鑒此哉

邱文莊公集卷之十

宗孫鎮魁典籍

賈　棠青南　吳位和　吳必祿　何士賁
焦映漢雯濤選定　吳纘姬　符　詩　馮廷瑛重編
王　贊猷甫　伍衡文　鄭應瑞　詹登翰

五言古詩

古意　三首

千金買寶刀百金買角觿寶刀更有環角觿能解結慇懃寄遠人用以慰所思所思不見察幽獨廿自怡

客從天上來贈我雲錦章五色光奪目上有雙鸞翔秘之不自用儀簡謹什襲幸然遇良工爲我裁衣裳結以紫霞綬佩以鳴玉瑞服之朝九重文采何赫燁盛服今所尚今德古所藏珍重觿鸞詩三復不敢忘

逝川無回流落日不再午人生百歲間役役徒自若朝爲樹上花暮作花下土去住無常勢奄忽成今古反袂問蒼天天乎奈何許

感興

人生會有老老至不自知壯心恒未已外貌忽已移青青巾中髮俄然成素絲灼灼鏡中顏忽覺如枯梨盛年不可恃行樂須及時有酒且痛飲不醉將奚爲

天際多颶風滄溟隔弱水相思不可極之子在萬里萬里

各一天恍惚在我前區區倘見察敢不踰中悁

過友人園居

愛此林泉勝載酒時來過芳樹發春華方池激清波嘉魚
爭出躍好鳥鳴相和天氣既已暄景物亦已多主人雅好
客相對酣且歌歌竟各歎息人生能幾何

夜坐和曲江感遇詩韻

空齋坐幽獨夜氣澹以清冥心古聖賢悠哉怡我情天機
一何潑神理亦已精云胡契其妙勉旃惟思誠
鳳凰翔千仞枳棘安足顧一朝覽德輝棲止梧桐樹飛鳴
恒自由羅網豈能懼三籟爲我儔百鳥莫予惡笑彼冥飛鴻

猶爲弋人慕
南極有名相風度邈難得鴟梟群刺天孤鳳戢其翼鄙石
佳山水因之增秀色斑斑青史間流馨靡終極莊誦感遇
詩臨風三歎息
滾源無淺流高樹無卑枝人生天地間奮發須有爲不見
東注波逝者恒如斯心中苟自盡意外非所知嗟爾亾羊
者紛紛多路岐

擬古 四首

江南秋風至草木變焜黃淅淅吹妾衣使妾增悲涼悲涼
知爲誰良人在沙場春騘邊馬嘶朝看邊雁翔饑餐風中
糜渴飲雪下鞭羊角衝兆起沙礫爭飛揚回首望故鄉長
天但茫茫豈無肥與甘亦有衣與裳妾心空惻惻路遠莫
寄將北望長太息涕淚如雨霧幾欲往從之河廣無舟梁
仰天籲上帝矢心期不忘但願南風兢吹君來妾旁
客集高堂上衆味羅珍羞餚饈互交錯樂矣忘其憂清醑
飲桑落妙聲發吳謳寶鼎噴清煙芬芳襲輕裘肥膿正厭
飲文錦何溫柔獨念良人苦遠戍陰山頭黃茅連白沙風
雪集颼颼凍雀飛不起依樹鳴啁啾馬毛縮如蝟皺肉厭
生周羔裘煖如烘漉酪清如油君身千萬艱妾心千萬愁
夢寐或見之道路阻且脩願言早成功諸將各封侯良人

章章來紅日照九州
依依重依依不忍生別離別離已可悲死值秋風時柳衰
不堪折情苦不堪說願妾爲小星君身化明月明月貼天
飛小星恒相隨月出星隨出月歸星亦歸莫學秋□妻相
逢不相識生者固可悲死者亦何益
白日日已晚行人日已遠秋風又重來行人猶未返颼颼
朔風寒行人衣應單世無杞梁妻千載徒悲酸

秋興

秋來百蟲號各自悲其生物情尚有感死乃骨肉情幽幽
堂背花歲晚雪色零忘憂更不忘日夕憂思增嗟爾客遊

予初爲常遣行

孟秋雨初霽虛館生晚凉悲風振木末激烈流清商寒蟬抱葉悲哀鴻叫雲端蚯蚓出其竅蟋蟀鳴在房蟄蛩鳴我前蟋蟀鳴我旁物各感其時豈必皆不平而我於此際兀然坐欲寐凄然動我心冥思搜枯腸壯哉秋聲賦三歎思歐陽蘭臺一何卑戚戚徒爾傷

小景

川光涵遠空山色淡平野危樓夕陽開高樹凉雲下久客厭塵紛羨殺舟游者

送廣東夏廉憲

當宁念遠服途炎日以極詔東在廷臣往振風紀職僉曰御史某秉德剛且直觸耳按江右風聲甚煒赫兵政既以舉吏弊亦以革謠言聞遠近公論推第一無如斯人可拜手答明敕天子曰命哉超授三品秩天語重丁寧綸命光烏奕百僚無間言相見咸嘖嘖而我嶺南人喜幸倍千百預爲鄉人喜從此得蘇息特恩許乘傳陛辭行有日走也官禁近早有半面識中心久有懷臨分忍緘默聊爲陳本末幸與垂采擇惟茲東廣地富麗自古昔秦初已內附漢後益廣斥東西數千里十郡六十邑衛所錯其間小大五十七億昔全盛時承平久寧謐家家有蓋藏人人各安適土著少流徙世業足資給士族尚詩禮農家務耕織先期輸賦稅俛首供力役民不受箠楚兵不識鋒鏑行旅不齎糧遠出不待吉昏夜絕剽竊歉歲無行乞況復天氣暄地利多所獲三冬著苧衣五月收新植山畬少汙萊水田有潮汐舟游泛滄茫火種燒岸前曠包漵墟飯晴著登山履海錯富蚌蜆家畜剩豚鼈文木生山林珍貨來番舶荔奴然火樹橘柚垂金實閒右食素封田園盛嘉植愛身寧破產終訟羞理筆還邇總安恬公私舉豐殖邇彼廿年前長吏忝貪饕厚利動其中甘言誘其側欺彼民柔愚藐益地遐僻遂決禮義防大肆搏噬力把臂攫其衣抉口奪之食

溪壑填不滿氣燄撲難熄上下相師成前後遞沿襲豈云無鷹鸇方自爲蟊螣天門遠萬里無地訴冤抑致令仁厚性化作兇險質弄兵潢池中延息苟且夕外邪尋郤除中虛遂成疾蠢茲洞中猺窺伺乘間隙始惟掠近地稍稍出復匿迹彼素脆懦頓異戎與貊制伏本非艱而我狃安逸武胄恥言兵文吏諱申賊縱虎出薄林延鬼入居宅路有橫草虞關無一夫捡長驅捲村落乘夜盜城壁豈彼智有餘乃我法不立歲歲轉猖披邊境遭蹂躪脅從日漸多徒類日增益居民就流散人烟渺蕭瑟已身不自卹何暇問家室田蕪亡犢耕井渫無人汲萬家春草青一望秋地赤

禾麻種殆絕雞犬聲亦寂昏雨鬼火青涼月炙骨白內地
幸苟免因之困供億相易咸弗靖孺洙聊戢戢方今堯舜
朝大臣總皋夔萬國俱時雍一方獨艱阨九重赫然怒遣
將擣其窩天道信好還王師本無敵鼎魚姑假喘穴蟻難
藏迹行當見殲平腥穢承蕩滌却愁火燃岡罔辨玉與石
嗟爾嶺徼人罹此殊可惜買父來每晚謝令去不亟由來
非一朝往者何嗟及幸茲天日開光景方昭蘇草木回生
意山川增秀色禍星離紫垣甘雨隨舟軾指日下須江持
節鎮南國先聲一以聞父老懽以泣逆拜古道旁應以手
加額願言明使君代天布仁德爲我招魂魄爲我肉枯骼

爲我作保障爲我剪荊棘爲我闢蟊賊爲我插羽翼醫我
眼前瘡除我腹中區我衆衣以裘我饑食以粒生者受我
廛死者與我槥一夫或失所孰非使君責使君今已行行
行去須急齊民正倒懸異類尚反仄如病望醫師如旱望
雨澤寄聲報吾人此公古難得瘴海行將清貪泉不能惑
佇看稠弊區復作全盛域

雜詩

羲馭行太空海宇仰其光咫尺滄海隅羣鳥集扶桑乘時
競奮飛引脰鳴朝陽衆鳥欣有託後先低回翔冥鴻弔孤
影四顧悲且傷

南國有珍木中含要妙音匠氏一顧之斲削爲素琴絙以
朱絲絃寄以太古心時時橫膝上山水託意深別鶴爲翔
舞游魚躍幽沉云胡世俗耳不如魚與禽雅鄭竟莫分吾
心安所任

冀北產良馬未必皆騊駼乘之惟其良何必以地拘我聞
開國初羅鬼生龍駒貢之入天閑用以駕鼓車疾徐皆中
節步驟何雍如紛紛內地產不能竝馳驅安知今所良在
昔非其駑按索久成俗誰爲焚其圖世無九方皐歎息還
揶揄

秋懷

草木忽變衰惻然感我心鳥飛日向暮豈不懷故林閩人
日以多涉世日已深高官世所慕直道古所欽青青海中
山層層山上岑行行即可到決意須在今有山不歸去何
勞憶山吟

送劉紹和還南京

交游徧寰宇契合無幾人駸駸入老境落落星在晨鼎鼎
百年間會晤能幾旬況復限區域世務縈其身久別喜相
見見疎情轉親俄頃又復去寧不含酸辛編懷古賢哲未
必生同辰道同心自契千里如比鄰溶溶天上月湛湛空
中雲舉目即見之光景常如新

劉草窻輓章

劉均癖於詩老大意轉豪舉目一世空振衣千仞高左顧少陵杜右盼彭澤陶瑣瑣兒女語呫囁徒嗷嗷佈天肆大嚼對客揮長毫劑量古與今鍼砭詩與騷一一中膏肓豎子焉能逃惜哉抱所見白首竟莫遭已矣勿復道落日悲風號

兀坐有感

兀坐一室中蕩蕩天地寬坐看百世上宛在瞬息間開眼無間隔身如生羽翰頓然忽有悟不覺喟然歎女織為我衣男耕為我食豈但我一身全家賴養給我身乃大蠹何

以報天德

送鄭通判還襄陽

我昔游新河君時猶未冠有如金在鎔氣燄已光爛京華再見之風采殊舊觀青松旣出壑勢愈凌霄漢對庭違夙心佐郡試新宦政聲如江潮日日臨堤岸況當有事秋一日百趣辦事機紛以沓無不迎刃斷驥足雖可展猶自困羈絆去去宜努力莫起賢勞歎時方需異材九重正宵旰

送蒲進士赴鉛山縣

科名進士重仕宦宰邑難羨爾英妙姿致身青雲端牛刀初小試遽爾涖劇繁一朝謝師友煢然吏民間衆目胥眀睭萬口譁以讙寒者待我衣饑者待我餐聘者賴以明瞽者賴以宣一身百責萃事事來相關所貴各當理事妥民斯安況當江閩交孔道多往還一事胡可苟頃刻寧暫閑時時懷隱憂念念斯民艱民乃吾子姓財乃民膏肝民身卽我身心肉何忍剜聖朝待士厚發策親臨軒何以報國恩民者君之天愛民卽愛君愼勿忘斯言

聽琴爲柯狀元乃尊作

幽人事佳遯開軒對陽明興來拂瑶軫暢我平生情心中有眞趣指下無繁聲上弦叶風薰下弦諧鳳鳴坐覺胸襟開塵滓頓以清紛紛濁世中入耳皆琵箏何當謝塵務枕

流階下聽

題畫爲蕭考功作

愛此春山秀微雲淡悠悠蒼松俯溪澗翠篠蔭清流結屋者誰子獨占雲山幽抱琴循側徑引領仍歸舟歸舟天際來何時經丹丘丹丘多羽人為問相見不 春景

入夏草木長林壑逈幽雅雲際川光浮石罅巖溜瀉誰當三伏中高會江亭下倚席和棹歌縱目極平野陽波浩蕩間羨彼舟游者臨淵空有言結網人何者 夏景

題竹送高博士使高麗

青旌懸翠旄龍竿綴鳳尾持出大明宮搖搖向東指氣節

橫九秋風聲揚萬里坐使三韓人快覩古君子

擬古樂府

採蓮曲 二首

蓮花紅蓮葉碧紅似妾容妝碧如妾裙色輕紅易落碧易衰情人道來竟不來停橈轉棹日過午藕絲斷盡蓮心苦荷花香荷葉長紅妝奪儂目綠刺牽儂裳纖纖玉手摘蘭槳傍葉看花恣遊賞須臾採得滿船歸一曲清歌隔江響採蓮採蓮難療饑不如採桑堪作衣

擣衣曲

凉飇透窓紗蕭蕭弄秋色妾在江南尚不堪況君遠在陰

山北風吹妾衣寒妾念君衣單起來擣衣明月下不辭昝力摧心肝一聲孤悶添兩聲雙淚墮三聲四聲情轉多無數離愁搥不破須臾擣到千萬聲中有萬恨千愁弁不知遊子在萬里今夜魂神寧不寧

對酒行

我有方寸地中涵萬古天幾回欲施布地步狹且偏起來行摩半天地萬物如我何天地苦不寬萬物苦不多滄海沿蕩蕩而竟蠡能測碌碌伯倫輩何止容數百欲作郝隆晒却恐金烏斂彩陽光敗欲作仁裕洗却恐天吳震驚波濤起鞘鋒晦迹且隨時磊磊落落徒爾爲不如放出別腸三百丈停蓄丹田爲酒池甕頭欲醉甕底臥開口笑歌拍手和倒囊傾出千黃金鑄取仙人劉白墮

短歌行

一日生一日落明日不如今今日不如昨短歌行聲苦惡人生行樂須及時腰纏何必揚州鶴

花游篇

雲樓霧閣渓濛濛弱流萬丈號天風姓名久注丹臺裏浮槎直泛銀河水凌空八翼飛天門若木不胃鮫綃裙天罽空闊舒禹步俯瞰人寰惜丘墓一聲鐵笛下天來擬借重湖爲酒杯珍珠落槽冰在椀雪兒歌唇玉奴板天邊一任

烏輪西拂塵搆石題復題鸞儔鳳侶隨蝶使斕熳芳遊日三四醉揮彩筆搆雲箋試寫神遊八極篇

登高丘而望遠海

登高丘望遠海身居嶼壘間目極蒼茫外神游八表縱大觀氣噓千丈發長慨直從混沌鑿破初大氣虛空無盡界天於子會開一元地自坤關分兩戒山萬重水千派神禹勞勞躬四載野外脩途七聖迷海上神山六鼇戴波濤洶洶泛蒼溟沙漠茫茫連紫塞豈不欲鼓枻登瀛洲却愁弱水難勝芥豈不欲振策赴瑤池恨無神駿能歷塊不如振衣千仞岡老眼空明無障礙近山列翠屏遠山抹青黛大

華三峰勢若蹲黃河九曲流如帶舜功封濬四海同禹蹟平成萬世賴三十六洞天處處藏神怪七十二福地一一異姿態驅山走海入雙瞳咀今嚼古供一喟山嶽降神生異材景物因人成勝槩安期竟不來漢武空相待峴山依舊存杜子今安在桂劒姝非昔日墳釣魚乃是今時瀨赤壁人尋折戟磨浯溪客打殘碑賣往古來今倏成忽敗物理不齊時光難再扶世教者何人歷變故兮幾代古蹟日已湮昔人日已邈瓊樓玉宇不勝寒民墮顚崖苦凋瘵重衾春暖夢無魚破釜塵生色如菜口談詩禮半盜儒醉擁韜鈴多債帥惜時感事氣塡胷以手撫摩聊一慨君不見地爲輿天爲蓋人在其間稊米大分明芥子納須彌毛孔眞能容渤澥逐日何須隨夸父步地誰云有章亥請學尼丘古聖神越過東山登泰岱客有繪登高望遠圖獻鄕先達大司徒薛公旣遠者故卽古樂府題爲擬此

浩浩歌

一室如斗大兩膝僅可容轉身若有礙奮志無不通玄穹蓋我頭厚壤承我足前有往古過後有來今續藐然一身天地間後萬萬載前千千所居之地纔數尺所生之世無多年粤從混沌初闢到今日生人何止千萬億醉生夢死奄忽盡幾許名留在方策上天下地往古來今散之萬事收以一心浩浩歌歌浩浩俛仰人間嘯清嘯春陵南去是昭潭荒天窮海誰能料

七言古詩

讀東坡詩

東坡居士眞天人文章豪邁如有神光燄豈但長萬丈筆端眞可幹千鈞萬斛源泉隨地滾五盤明珠無定準虢國夫人控五驄淡掃蛾眉却胭粉風霆燴欻一時來須臾雨霽烟雲開虹收電戢星斗爛一天明月光昭回此翁落落不可得謫仙少陵乃其匹小兒淮海秦少游大兒豫章黃魯直前生自是永禪師後學宜稱韓退之玉堂金蓮不足貴羅浮瓊海眞瑰奇誰云賦詩不中和餘子碌碌眞么麽看山至今草木枯五百年來生一箇海南遺跡有雙泉我家依約雙泉邊雙泉湮沒不可見山城落日生雲烟

題李將軍四時行樂圖 四首

日華淡淡雲陰薄兵衛森森擁鈐閣旌旗不動柳風輕劍戟無聲花雨落將軍新試越羅衣兩袖春風拂地垂閑遍三軍超距樂晚凉乘興詠歌歸 春遊細柳

松風流響團凉影翠薄翻空火雲令一軍無事枕戈眠萬馬不嘶清晝永將軍燕坐凝清香靜對珠鈴萬慮忘不用更揮諸葛羽溶溶心月自生凉 夏坐松林

霜染楓林秋氣肅潦水收痕山露骨蒼鷹一夜化爲[illegible]
鳥含羞傷林麓將軍小隊出西郊金環壓轡青驄驕[illegible]
一聲軍吏賀半空雲外落雙鵰 秋郊挾彈
凍雲不飛朔風直野獸負寒出還没角弓鳴鶻趂蟲飛霜
鍔吐芒驚鬼哭將軍自控五花驄翩翩雲騎爭追從射殺
南山白額虎碧油幢底夜論功 冬野行圖

雲山清趣圖爲歐陽道人作

山矗矗雲漫漫雲容山色微茫間一天淡月秋空靜滿地
落花春雨寒道人愛此有清趣穿雲結屋依山住一縷茶
烟午夢餘兩腋清風欲飛去欲飛不飛無限情拂絃時作

太古聲驚猿吐月淚潛墮老鶴知更相和鳴夜深萬境俱
岑寂兀然虛室生寒白回頭人世隔紅塵雲山慘淡無顏
色

嚴子陵圖

長笑劉歆頭不及嚴陵足厥角稽首勢若崩況敢橫足加
帝腹嚴先生何壯哉釣臺豈但高雲臺清風遼邈一萬古
落日頹波挽不回

丁卯過采石弔李白

采石江頭黃土一抔東有蛾眉亭西有謫仙樓謫仙仙去
不復返惟有江水日夜流人生一世幾何久不如眼前一
杯酒饑來文字不堪餐死後虛名竟何有請君看此李謫
仙掀揭宇宙聲轟然長安市上眠不足長來采石江頭眠
百世光陰一大夢余天枕地無人共寧知浩浩長江流不
是醉丘春酒甕此翁自是太白精星月自合相隨行當時
落水非失脚直駕長鯨歸紫清至人雖死神不滅終古長
庚伴明月

送伍天錫

天錫掉頭歌且吁拔劍斫地呼烏烏酒酣興逸雙耳熱仰
天舉手長盧胡斯人豈是噲等伍磊磊落落非凡夫濠梁
五車不足讀取黃配白羞拘拘長江一瀉千萬里雲濤變

幻時有無鄧林蔽天白日動春風着物枯槁甦丈夫卓犖
有如此置身合在承明廬年來一擲金注拙日光五色成
模糊無人爲薦阿房五舉世空仰靈光孤一朝得係聖賢
籍攜經載道之荊湖渠渠高堂據中席詵詵英俊趨座隅
鈎玄纂要說道義巍冠大帶談唐虞名教由來有真樂功
名富貴皆土苴范金合土無蹊踏不須北望生鬱紆

瓊林醉歸圖爲同年長垣李溥作

奉天殿上傳臚罷日照金門榜初挂中使傳宣敕大官明
朝賜宴南宮下張天爲幄雲爲茵金盤犀箸羅八珍宮花
剪彩來宮禁御苑分香出上尊鼉鼓掀天擂欲破梨園法

樂喧相和妙舞清歌次第呈幻形奇技紛紜過承恩侍宴皆貴臣黼金孔雀銀麒麟焚香望闕北面拜共賀官家新得人白面書年三百五人似神仙氣如虎烹泉浮酒不知數兩袖翩翩欲飛翥瓊林宴罷日斜時馬蹄得意去如飛團團皂蓋空中舉短短絲鞭柳外揮微風不動香塵軟十二街頭簾盡捲衣裁草色碧將流旗拂杏花紅尚淺金環搖響穩於車笑拍吟鞭不用挾聰向平康問花柳還歸視市枕詩書明日半醒扶醉起吮筆題詩謝天子就中醉者誰最豪中原才子長垣李

望雲祝壽圖

昔賢望雲憶親舍雙目熒熒逐雲下今君望雲祝親年一心炯炯依雲邊擧頭見雲如見母獨立蒼茫凝睇久輪輪囷囷鮮且明浮光呈瑞表嘉徵觸石逾從泰山出雨下土兮滋萬物有如春暉煦草心亦似凱風吹棘針母恩如此莫可報望雲再拜情何任情何任意無已目極天南萬餘里越王臺上陽生時焦子初黃蟹螯紫高堂綺席倚雲張紛紛兒女羅酒漿就中獨少讀書子挾策多年遊帝鄉帝鄉迢迢歸未得對此佳辰應惻惻馳心直與雲天高悵不將身在親側蒼天漠漠雲悠悠雲色還如親白頭孝誠一念感穹昊雲影爲之凝不流何事良工心亦苦筆端寫出心中語紅雲朶朶捧天庭白雲片片迷江樹紅雲影裏望白雲白雲如舊紅雲新裁雲作衣雨爲酒共祝君親千萬壽

淮之水 送淮安林馬判 三首

淮之水清瀰瀰山陽古郡淮之涘蓮仙之孫古君子似是馬曹官自理何以況之淮之水

淮之水清混混郡疆遠跨淮南北林侯秉心淵且塞民不知勞馬縣殖誰其致者侯之德

淮之水清徹底沮洳浸潤幾百里山陽太守差可擬一時僚佐皆省似條波漸漬良有以

題林以善畫送王珸

近代翎毛誰最工邊家父子誇獨步羊城林氏雖晚出筆勢飄飄有天趣仁智殿前退直時虛窻盤礴窺天機毛生點頭墨暈舞意氣所至皆神奇飛者自飛宿者宿色形神氣無不足等閑尺素落人間坐使山林在華屋嗟嗟百鳥者天生結巢鷇哺方成形胡爲獨奪造化妙眼前倏忽飛且鳴我從故人得此幅每日朝回洗塵目吾家外弟別我去輟贈慇懃表束曲故鄉南去更千岑對此還思別意深物類尚知相聚樂矧伊人矣不如禽

竹庭爲袁秉中作

絲雲垂空寒欲滴窻外蒼龍作人立有時鼓鬣風中號有
時垂涎雨中泣既如軒轅遊洞庭鏗鏘仙樂天半鳴又如
李靖發田舍滴瀝大瓢雲外傾中有書生負奇志千金學
得屠龍技辛勤十載謹護持坐使騫騰滿庭內只愁天作
雷雨風斯須變化出九重雲收雨散斂神功但見萬陂萬
丈深淚淚

秋窻詩爲羊城義士袁鑑作

一年之氣秋最清窻涵霽色偏澄明萬條疎朗斜碧入一
點圓空虛白生坐閒四時如一日凍雪炎風不相及鈎簾
晝捲寶鳧微細帙午寒金薤濕千崖氣肅天宇高紛紛木

葉飄林臯丹桂凉蟾香散亂碧桐疎雨冷瀟騷浩然幽獨
者誰子終日栖遲此窻裏平生志節明如霜一片精神淡
如水霜明水澹秋更宜凜然相對清以凄孤高遠慕伯夸
聖搖落不作宋玉悲秋行屬金德爲義見說承家多義事
十葉雲棟敕旌門五色天書金作字義聲久著越天涯冠
蓋過門每軾車何日解歸經錦里爲渠重放筆頭花

題友人陳汝諧璞墩 其家舊有桐墩

昔君築墩當近林種桐十載期斲琴今君築墩向遠壑移
石千山期得璞晨昏來往兩墩閒功名富貴皆等閑有時
哦詩石上坐有時拂軫桐陰彈鳳凰枝老秋蕭索却傍雲
根事耕鑿琅玕箇箇拂雲長玉屑霏霏逐風落一溪流碧
彎半璜泉聲琮琤鳴珮璫山含輝兮木含潤人言此地如
崑岡瓊枝奇樹羅階砌夜深疑有白虹氣藍田餐法曾試
無北平種子應生未我家城西君城東梯雲石磴遠相通
別來悠悠隔煙海置身遠在羣玉峰何時對子盧胡笑把
酒同燒磊磈胷

岳王墳

我聞岳王之墳西湖上至今樹枝尚南向草木猶知表藎
臣君王乃爾崇奸相青衣行酒誰家親十年血戰爲誰人
忠勳翻見遭殺戮[illegible]兒未必能亾秦嗚呼臣飛歿臣浚喜

臣浚無言世忠靡檜書夜報四太子臣構再拜從此始

輓羅都御史

正統己巳北敵深入當道者建議趣名宜府總戎
官率兵入衛京城或欲遂棄其城衆紛然爭就道
時羅公爲都御史巡撫其地乃毅然仗劔坐當門
拒之且下令曰敢有出者手斬之衆遂定口外人
至今能言之而脩宣府志者亦載其事公平生事
業固多而此舉猶爲卓偉抑菴先生作墓志略不
及何也濬初來京師時嘗拜公於寓所極蒙奬諭
及濬登朝公已致仕家居不久捐館舍矣瓣香致

敬其道無由茲因其壻鍾轅應貢來致其子泰命

求轅章因次第完城事爲韻語以補公志之略云

六飛北狩無消息邊城四望狼烟赤敵馬長驅去復來何人却建捐邊策鎮朔將軍生入關北門鎖鑰空餘鏁強兵健馬盡南走黃塵蔽日天漫漫白首憲臣南海客手持一劒當門立誓與孤城同死生怒髮衝冠氣千尺車輪生角馬駐蹄居人不動行人歸叱咤之間樓櫓具金城鐵壁湯爲池雲州失守赤城破健兒躡足城邊過老妻稚子盡登陴公亦援枹雪中坐山前山後無數城此城屹立如巨屏敵騎南來資扼塞王師北出恃屯營屏蔽京師功卓偉讓

有長城長萬里江淮果賴張眞源河朔僅餘顏御史憂國勞邊兩鬢霜事成乞骨歸故鄉肘金腰玉者塞路無人上書訟陳湯一葉扁舟五湖水漲海邊頭亂山裏拆箭不通朝貴書抱膝長吟聊爾爾羅浮山崩天墜星乾坤一夜收英靈公今生死已無愧邊人至今嗟未平邊人能言不能紀慂我鄉生官太史聊述人言作些詞書罷長歌淚如洗

海屋添籌壽徐助教

蓬萊瀛海浩無津弱水無力勝纖塵中有仙山三萬八千里平地拔起凌蒼旻瓊臺玉宇金銀闕罡風盤旋舞香雪琪花不落瑤草芳天氣長如二三月朱橘如斗蓮如舟脯

蒼麟兮駕紫虬木公金母互來往天鹿人烏時嚶吻銀濤凝碧漫山麓山麓渠渠列華屋黃金布地玉爲階五色雲霞長蓋覆屋中插架皆仙籌非金非木非琳球連楹克棟十餘屋堆積高並崑崙丘山中老人若童孺洗髓伐毛知幾度桑田變海海成田下得籌來已無數仙境變幻無定居仙人綿邈不可呼誰知仙凡了不隔人中亦有列仙儒列仙之儒服仁義不乘風兮不御氣辟雍環水如道山衿佩趨庭總仙裔考古直遡盤古時積書多與桃核齊仁人自爾享遐壽海屋添籌徒爾爲

題山水圖

昔年棲迹雲林下舉頭見山不見畫如今置身朝市間開眼見畫如見山山耶畫耶孰眞假具眼之人世間寡景當好處背起樓趣到佳時急驅馬居山不見山中佳厭飫林壑輕烟霞一朝別山出城市黑風黃日昏塵沙廣庭曲巷通幽處壘石栽花擠勝具眼中彷彿雖逼眞畢竟人爲靡天趣回思舊隱隔世間欲一見之千萬難殘縑斷素纔尺咫傾囊倒篋不復慳君從何處得此幅十里雲山數間屋遠山淡淡橫翠䕺近山亭亭削青玉山頭處處飛白雲樹頭樹尾晴輪囷平林忽斷天光露暝色迷遮雨氣昏蒼苔白石羊腸路平麓盤盤幾家住就中老人華陽巾手把瓊

芝滴清露山光水色相淼綿漁舟泛月江吞天長風浩浩起天末高堂白日生雲烟興來卻憶竹鶴老見畫何如見山好入生印景須盡歡尋仙何必蓬萊島

蟬聽軒爲常州謝同知題

世間何物聲最清秋高嘒嘒寒蟬鳴常州別駕日無事公餘徙倚軒前聽物聲妙與人心合聲入心通無限樂鼓吹何須兩部蛙淒清絕似三更鶴初聞一聲如撥絃含商轉羽如有言一聲未已一聲續千聲萬聲斷復連夕陽欲下雨初霽樹影不搖風細細奏出千腔雅樂聲帶得九秋玄露氣有如伯牙鼓瑤琴鍾期聽音知其心又如南郭聞天

籟至理在心不在音天機氣到自然應隱几坐忘真聽瑩承蜩手與此耳同用志不分神乃定忽然飛去君不知目中彷彿常垂緌聲殘響絕寂無有但見委蛻黏高枝

送張茂蘭黄自立二同年回南京

前年棹鞅翰墨場英雄三百齊翱翔青雲滿眼多契合就中最厚張與黄二君英英氣如虎明目掀眉論今古酒酣拂劍落霜花興發揮毫灑秋雨今年同自江東來我一見之心眼開長鯨吸海海欲竭巨靈擘山山爲摧摧山竭海懸河口風雲變化龍蛇走盤古以來二百二十餘萬年一一成敗與亡如指手相看一笑氣味投典衣沽酒鎮日酉

鄰翁侍吏共驚訝平日見我曾有此客不此客何昂藏此主大癡絕牙關齗齗戛金聲口角霏霏灑瓊屑帝城春暖百花香輭紅塵土飛悠揚明朝馬首向東去燕雲一碧天茫茫燕雲不斷吳雲起兩京相望四千里桃葉渡頭生碧波清夢隨君渡江水

四友圖爲安成劉進士秩之父作

三友松竹梅其間一友我萬物於人同一理意契神交無不可君不見明月在天光在尊李白對影成三人又不見書酒琴棋集古錄醉翁與之合成六古人將身混物中游心太古寵鴻濛此翁妙得古人意白首山林無物累每將

富貴等浮雲卻與幽貞結溪契左挹大夫袂右拍君子肩羅浮美人相後先翁居其間吟且嘯一笑相看同歲寒市道豈所論金石未爲堅耐久且莫逆忘形更忘年

題李都督虎

陰雨颼颼振林木百獸魂飛草中伏舉首爲旗尾作旌白晝橫行誰敢觸汝虎雖猛何如人慎勿夜逢李將軍將軍射石尚沒羽薄肉淺毛何足數

題楊廷玉忠義

幽燕自古多奇士勃勃胸中抱奇氣要留世上不朽名羞見人間不平事金臺峩峩易水寒相看意氣何桓桓君臣

義大此身小寧問鴻毛與泰山荊生不還田生死地氣[illegible]
爲時勢使西風吹散壯歌聲百錬鏗鋼柔繞指文皇建國
來全燕風聲震地雷轟天聲名獨出百王上風氣還回三
代前關西後喬范陽客二十辭家侍君側出入勾陳太乙
間一片丹心皦如日落落身無七尺長忠肝義膽無他腸
前年持矛刺狂賊去年上書論流畔有勞不伐言皆應四
民安堵三邊靖丹心自結明主知時時持節銜王命禁庭
之彴非等閒生死都來掌握閒昨日九重親錫命三軍百
姓總開顏好生惡殺天之道聖主仁明法天造楊君楊君
聽我歌臣心盡處君恩報

送嘉禾伍公矩歸桂林兼問訊海鹽張靖之

平生故人伍公矩少年學文今學武曾中豪氣老更豪境
變情遷寧少沮酒酣耳熱歌烏烏手執如意擊玉壺興來
拔劍爲我舞電光熻欻雲披敷仰天大噱向人語顧儂豈
是喑等伍筆端一萬丈虹霓胷次三千歲今古憶年二十
三十時風中快鶻囊中錐廣寒紫桂白手斫滇池綠駿赤
脚騎奉天殿下丹墀底頃刻雲烟生滿紙瓊林宴罷馬如
飛一轡穿花三十里功名富貴皆等閑致身承明姝不難
覓得一州如斗大又被秋風摧紫蘭瑤篆玉筍山如髻靜
荷韜鈐意閒暇堯山祠下拜放勳干羽兩階祈日化絳灌
之武隋陸文今人未必下古人長轡入手一運轉溪山失
險鬼不神李廣數奇顏駟老弢弓束書遵舊道英雄回首
即神仙忪處人多閒處少青天浩蕩雲湫茫吳山高兮粤
水長南歸若見張給事引杯燒燭歌我送行章我亦頭顱
如雪白每憶故人心惻惻明當歸棹過嘉興看劍檢書話
疇昔

靈壽杖壽徐庶子乃尊

我聞仙山有奇木似木還非又如竹參就天池走陸龍削
成玄圃輝山玉天生尺度齊人長清如冰雪堅如鋼偶然
爪甲相擊觸鏗金戛玉函宮商赤城九節殊怪詭蜀江桃

竹未爲美不知漢家何處得此枝骨格不凡足文理經年
閱代何靈奇在處神物常護持上端或柄太乙火節間容
刻丹書辭天子用優老老臣恃扶危夸父寧忍棄長房不
敢騎變化去來寧可測既失千年今再得當時北闕賜師
臣今日南州壽仙客南州仙客高士孫白頭釣隱荊溪濱
至人傳與養生訣步履如飛不動塵聞道今年年七十拄
杖趨朝此其日玉堂令子阻稱觴望拜南雲寄詩什緘題
寄遠祝長生共願年高身轉輕曉起撥雲穿竹逕夜深挑
月扣松扃歲歲年年持此杖長伴神仙地上行

梅窻琴樂

高人好琴得天趣閒窻靜對梅花樹江空歲晚夜深時丁丁似共南枝語淡香疎影太古音箇中樂趣清且深等閒三弄梅花曲花不在梅花在琴

赤壁圖

烏林赤壁江東注千載曹劉爭戰處黃州遷客雪堂成永落山高天薄暮扁舟一葉泝流光洞簫吹月鶴橫江自從兩賦留傳後世人不復談周郎

笠澤圖

我聞在昔天隨翁浮家泛迹笠澤中筆牀茶竈隨所寓瀾物搜腸情興濃七澤三江通甫里一葉扁舟五湖水年來

遯世避風波不知長在風波裏

彭澤圖

幾年作縣山城裏只緣五斗官倉米終朝汩沒簿書間婆屋檯頭頭不起可堪時事日已非賦歸豈爲鄉里兒候門童子望我久奮飛不得嫌舟遲

五言絶句

客中對月

萬里思歸客傷心對月華顧憐今夜影回照故園花

題扇面小景寄鄉友

遠樹平連野微雲低度山黃龍青雀艦不似釣舟閒

明妃曲 三首

塞雪彤宮夢胡霜裂漢襦畫工雖可恨不似奉春君

嬌態能傾國蛾眉解殺人妾身亦何幸爲國淨邊塵

骨已成邊土魂猶戀漢庭千年遺恨在孤冢草青青

明妃圖

生長陽臺下分明見漢君孤絃彈破夢恍惚一行雲

使回煩寄語莫殺毛延壽君王或夢思再畫傅巖叟

閨愁

歲暮風霜勁路長山水多聞郎駕船去願作楚江波

春江曲

雨過水添波鴛鴦來漸多春江深可愛其奈別愁何

秋風

客裏渾無賴樹頭俄有聲倚窻頻側耳無限故鄉情

征婦

君身上船去妾目送帆飛江空人去遠猶自立殘暉

春日即事

蝶趁飛花舞鶯和睡柳啼日長人境静聊爾試春衫

九日有懷

寂寞重陽節籬邊菊未開倚門空悵望不見白衣來

五言律詩

閑居雜咏

鼎鼎百年間誰人未老閑古心惟自得塵事少相關風定一花落簾開雙燕還尊瓢隨處有不是故希顏

村行

萬里勞行役驅車逐晚晴鴉邊殘照遠雨外斷虹明山徑高低路村春遠近聲隔林人語寂一犬吠相迎

村居

郭外幽居好橋邊水逕斜紅飄桐井葉黃落菜園花淺淺落鳧水團團宿鷺沙板扉青布旆記取舊東家

夜泊近漁舟有感

漁舟何處泊淺水蓼花邊風月全家樂江湖到處田烹魚邀賈客乞火與鄰船自笑謀生拙臨淵却爾儕

晚泊

風定帆初落籬根泊晚晴寒潮隨月上秋水共天清隔竹見燈影橫江聞鶴聲有懷愁不寐坐數驛樓更

夜到山莊

草徑直穿園溪流曲繞田村舂應谷響炊米散林煙雨過池添水雲開樹露顛主翁聞犬吠迎客出門前

輓全州蔣隱君友人蔣艮之父

高人厭世氛一夕歛天真花落閑庭晚鳥啼空谷春藥囊餘舊劑茶竈冷香塵埋玉湘江上悲風起白蘋

書房四幅為新河許生作

鎮日掩書窻心閒萬境忘汲泉烹苦茗添火試沉香琴韻清宵遠詩聲白晝長青編長在手倦倚竹方牀

一室清如洗翛然絕俗囂字臨春景蚓畫辨午時猫烟淨芸香細風微竹汗消還期太乙老藜杖燭清宵

廬山瀑布

何處飛泉好廬山自昔聞懸空一水立驀地兩山分直瀉崖前月平霑樹杪雲源頭如可到乘興訪匡君

寄題金山寺

岷江萬里下梵刹半空開吳樹風吹斷淮山水蕩迴潮聲雜鐘磬波影動樓臺千載張公子題詩會雨來

人日有懷

七日逢人好三年作客賒塞雲晴度雁城日曉翻鴉雪化經冬水梅開隔歲花欲歸歸未得惆悵惜年華

早朝　二首

落月傍西山初開虎豹關銅壺龍滴水朱戶獸銜環玉佩趨馳道香烟拂近班去天纔咫尺不敢望龍顏

曙色催仙仗祥光繞禁闈門開雙象侍鐘動萬鴉飛江漢宗滄海星辰拱紫微疎愚亦何幸每日近清輝

送人入蜀

嗟君萬里去孤棹下雲安地濕天常漏時清道不難江流春泛雪灘石午生寒如過臨邛令琴心莫浪彈

都下逢友人問訊

京國忽相見蒼茫問起居如何三載別不寄一行書共訝鬢毛改自憐生計疎故人應笑我未得賦歸歟

題空上人方丈

地僻少風塵幽居即隱淪烟霞方外境水月定中身長日飯留客夕陽鐘送人他年如結社還許醉相親

秋日寄友

雲海權遊地別來今幾何壯心隨日減歸思入秋多細雨滋蒼蘚寒風剪敗荷有懷誰與共搔首短長歌

雨中有懷

風雨晝冥冥閑愁不自寧只宜長日醉何可片時醒花落隔簾數鳥啼欹枕聽願言頭蚤白歸去候農星

秋晚答友人

朝罷歸常早官閑客自希少書隨處借多病與時違訪舊憐俱老逢人厭說歸傷心秋又暮未寄北堂衣

送杜侍御出守英德

墨綬縮銅章還乘下瀨航重沾新雨露猶帶舊風霜官舍衣山淩溪流到海長邑人遙為喜令尹得張綱

洞庭圖

八月潮而闊天低地蓋浮四山通潦水萬里聚重樓木杪仙人過雲中帝女遊何時乘雅興徙倚謾吟眸

除夕

歲去何勞守春來不用追明朝想今夕便是隔年期歲月添中減人情點處凝元正與除夜相去幾多時

偶成

往事今如此前途已可知但求身健在屢過歲豐期自分為人拙誰來問我癡朝回高枕臥夢見孝文時

過峽山飛來寺

三過飛來寺今朝始一登恍疑山是客頓悟我曾僧龕出幽壑猿聲啼古藤本無來與去明日問南能

客有談龍太初沙詩者或謂其有體無用因足成之

茫茫黃出塞漠漠白鋪汀鳥去風平篆潮回日射星築堤連相府慶磧到龍庭聞道西河裏漂流不暫停

送謫官者放還揚州

曉日都門道西風酒一卮幾年悲玉後萬里賜環時古水前朝寺瓊花后土祠淮南風景好歸去莫教遲

送友人凃景旻下第歸五羊

曉日都門道春風酒一杯爲憐苕獨去却憶我同來楊柳春堪折芙蓉秋始開臨岐凝望遠月斷越王臺

送朱忱之弟

南人不識雪況此北風吹桑梓久違後弟兄相見時歸雲孤度影老樹短垂枝一別又萬里重來未有期

送梁叔方行人養病還嶺南

使節行初返君恩許暫還聊爲六月息且得幾年閒白鶴飛雲舍青連過海山自憐家更遠臨别憶鄉關

晚適

向晚乘幾興穿林透水濵林空客鳥過樹動覺人來山戴

雲頭日風傳澗底梅村居多石磴步步踏蒼苔

梅溪處士輓章

惆悵清溪上梅飄雪後枝茶煙無鶴避梁月有人思披氅經行處巡簷索笑時空餘陳迹在風雨草離離

雨後過訪友人山居

竹杖穿雲過柴扉冒雨開好山如洗出幽鳥似呼來感舊哀絲結開懷醉玉頹人生歡會切欲去重遲回

感舊偶書

憶昔歡遊處青林翁翠茅竹皮消舊粉椰腹解新苞沙暖雞乾浴泥稀燕濕巢故人誰復在夢裏或神交

五言排律

寄廣南華寺大鑑禪師

佛法來東且禪宗肇嶺南一溪香氣水萬縷藕絲衫結子花開五先人衆示三心燈受弘忍梵派演瞿曇山昏青螺聳波心碧玉涵衆流歸大海孤月印寒潭藹藹花雲煖濃濃法露甘未廻煙水棹空費葛藤談奏樂皇罔石讀書張相蠻也知祖堂近無暇一登參

六言

春日即事

晴日花開蝶拍暖風柳畔鶯聲沂水詠歌氣象前川隨傍

心情

秋思

水落淺灘石出霜冷疎林葉丹天外數聲過雁人在高樓倚欄

江行

翠仰白沙村逕落霞飛鶩江天倚杖夕陽影裏閑看江上歸船

即景

天通屋漏生白月映紗窗透明掃地焚香坐處湛然心地清平

客窻三景次友人韻 三首

明月欲上未上烏鵶東飛西飛物類皆知所憩何事遊人未歸 黃昏

漏滴銅壺恰半月到天心正圓人在子規聲處幾回欲眠不眠 半夜

樓上更傳五點鄰家雞叫三聲正是銷魂時候倚牀坐待天明 五更

廂房前有一檜樹夏熱甚向晚散堂閉門倚之而坐頗有林間清趣

午睡醒來無事斜陽轉過松陰倚樹科頭箕踞宛然身在

山林

七言絶句

過梅嶺遊張丞相廟

平生夢想曲江公五百年來間氣鍾行客不知經世業往來惟羨道傍松

題希夷長睡圖

墜驢一笑便歸山衾枕乾坤分外寬一汴二杭閻又廣依然春夢未曾闌

春閨怨 二首

春雨池塘草發芽春風庭院柳飛花韶光尚有歸時節何事遊人未到家

舊歲花殘今又開去年人去幾曾來不知明歲花時節人在天涯回未回

古意 二首

簾幙沉沉窣地垂重門十二掩斜扉慇懃更把殘機理待剪征夫寄遠衣

獨守空閨不自憐憐郎歲晚尚防邊秋來莫作還家夢妾貌于今異少年

題小景

石橋流碧水潺湲千樹桃花萬疊山誤道仙家有靈藥看

來終不似人間

晚感

寒鵶日日晚投林却憶山家隔萬岑豈是不歸歸未得暗風吹淚落衣襟

爲林學士題十二紅畫

丹杏香邊翠竹中幽禽兩兩立東風不知毛羽紅多少却得人呼十二紅

送樊景瞻河南大參

天光近處地蒲膏記得君王問賈生護向河南理河北碧天涼露滴金莖

送馮副使士定之廣東憲臺

百雉層城雁翅開陰陰古栢擁霜臺登臺正好頻西望千里荒煙接野萊 時廣城以西被猺寇

春風不到海邊天書見皇皇使節鮮料得與兒心似鐵不妨多飲石門泉

家在天南地盡頭白雲歸處海悠悠君行是我家居處莫謾逢人歎遠遊 時老母在南士定之親在北

春寒

九十春光將過半萋萋猶似舊冬天依稀記得江南景小扇輕衫戲水邊

過某氏園亭有感

危榭荐棘鎖重關不許游人取次攀一夜西風零落盡牛羊成隊下空山

經舊遊有感

當年同醉習家池歌舞流連醉不歸今日獨來墻外望亭臺依舊主人非

南行途中見北人

旅食京華數十春飽諳霜雪慣風塵南來忽見幽燕客還似當年遇越人

客中夜雨

旅館秋風夜雨聲思家愁路憶神京寒蛩亦似知人意相伴哀吟直到明

題程彥賓尚書晴洲卷

舉世昏昏夢裏過晴明時少晦時多一生日月光中老閑向沙頭弄碧波

少居河北老江南風月隨身到處叅最是芳洲晴景好泥融沙煖水光涵

一片溪山景最奇空濛瀲灎兩皆宜青天白日好歸去不待沾裳濕足時

題傅巖圖

何事君王感夢頻騎箕天上有星辰自從版築形求後惟見丹青畫美人

寄題釣臺

祚終四百已無漢灘歷千年尚姓嚴終古祠堂釣臺側水光山色擁高簷

題墨梅

老龍半夜飛下天蜿蜒斜立瑤階裏玉鱗萬點一齊開凝雲不流月如水

松月

素蛾夜駕玉蟾蜍來訪雲亭五大夫十里人家總驚訝老

龍拏出夜明珠

題虞美人墓

自古英雄數霸王喑嗚叱咤萬人亡只消幾句悲淒語柔盡平生鐵石腸

春思

暉暉初日照窗明風定飛花落地輕境靜不聞人語笑隔林鶯囀一聲聲

詠史

萬人叢裏擊龍車說道民愚却不愚天下簡編焚毀盡圯橋依舊有遺書一作簡編總成煨燼未圯橋猶有未燒書

小景

行過山邊又水邊眼中非樹即寒泉囊琴護道樵青抱流水高山不在絃

題寄南華寺 三首

達摩傳得藕絲衫浮海東來到嶺南人向西回法東轉曹溪溪上建伽藍

佛法興從漢永明始傳四十二章經當時未有禪和子縱有花開子未成

紅梅過去到黃梅正遇曇花五葉開當日傳衣從此去又從此處轉回來

七言律詩

五指參天少時嘗作瓊臺八景郡侯程公已刻之梓今不復存惟記其首一章謾錄於此

五峰如指翠相連撐起炎州半壁天夜盥銀河摘星斗朝挼碧落弄雲煙雨餘玉筍空中現月出明珠掌上懸豈是巨靈伸一臂遥從海外數中原

送趙公子還蜀

柳花飛白綴征袍擊筑酣歌别思豪老氣逼人雙劍古好風送客一帆高五湖烟水歸程遠三峽雲山入夢勞别後相逢更何處引杯燒燭論龍韜

過沛縣弔張克勤

青山迢遞綠蕪溪欲弔孤墳何處尋萬里遊魂今古恨百年交誼夙生心雲霄竟折升天翼文彩空餘擲地金幾度泗河河上過悲風凄慘動哀吟

春日郊行

三月韶光滿帝都郊遊士女競歡呼五花戰馬馱紅袖百結柔絲絡翠壺畫田柳眠鶯急伴春濃花醉蝶爭扶書生對景愁虚度也學乘風詠舞雩

寄張練師

辭家學道入青冥曉汲清泉煮茯苓衣染春雲同鶴色劍

涸秋水帶龍壓岭成白雲風生席歌徹青天月在塵幾度
緘書寄仙侶蓬萊空闊隔滄溟

多景樓

多景樓前景致多倚闌吟眺奈愁何浮雲京國生春與落
日鄉關起暮波浩蕩乾坤心共遠蹉跎歲月鬢空皤醉來
擊碎玉如意仰面看天發浩歌

輓張處士

少微星殞海天秋漠漠悲風起暮愁郡乘定書耆舊傳仙
遊真訪羽人丘雲中鶴去茶煙歇架上書成竹汗收盛德
不隨身共化百年有子紹箕裘

金陵即事

六朝城闕久蒿萊紫蓋黃旂帝運開鳷鵲觴傳雲外觀鳳
凰簫奏月中臺千峰山勢連吳遠萬里江流自蜀來此日
江南非昔比子山詞賦莫興哀

寄題虎丘可中庭

玉宇澄清實界平一庭寒影恰相應柱頭千載歸來鶴石
上三生過去僧蟾窟寂然光滿滿虎丘空有氣騰騰生公
說法神聽處此日來遊記我曾

辛未歲過揚州懷古

秋風歸棹倚蕪城一片閒情對月明錦纜起鷗傷往事青
錢跨鶴笑狂生吳公塘路已陳迹后主觀花空有名欲訪
平山舊闌檻有無山色暮雲橫

歲庚午來自金臺寓新河有金陵即事之作明年復
至因覩高槎軒詩不意暗與之合有如剿竊然初
實不知也用廣其意爲雜詠二首云

雲中雙闕俯秦淮天外三山對鳳臺二水合流趨派去六
峰飛翠過江來金陵王氣千年盛鍾阜晴雲五色開偶我
才非班馬匹可能無賦奏蓬萊

父老依稀說六朝當時伯氣已全銷新亭別淚何須墮古
井妖魂不可招瓜步客帆朝帶雨長干僧艇晚隨潮行人

不用誇天塹南北輿圖總屬堯

和李太白韻寄題金陵

昔年曾作鳳臺遊萬里長江入望流龍虎時形長拱闕金
銀厭氣護成丘眼空八表人間世興寄三山海上洲却笑
古人多事在烟波雲月起閒愁

和李子構都門春日韻　二首

碧桃花底共鳴珂雲淡風柔氣候和輦路雨餘生嫩草官
河冰泮動微波近天樓閣差春早向日園林得暖多我有
新詞三百闋興來呼酒對君歌

寶馬雕鞍白玉珂花雲淡蕩柳風和梵宮密密關金刹海

子溪溪湛碧波郊外踏青遊客醉水邊脩禊麗人多誰憐
寂寞楊雄宅門巷無人自嘯歌

哭唐珊 珊時應泰進士

洗耳沿途聽捷音捷音未到訃先臨茁生南畝初成秀雲
出西郊未作霖天上遽傳宣李節世間空有鑄顏金青年
妙質歸冥漠負我平生望汝心

舟中遇重九示同行友曾光啓

秋水蘆花似故鄉客中無那又重陽籬邊摘菊人應異篷
底看山興更長把酒不如前會健登高無復少年狂同行
賴有曾光啓共買村醪醉一場

初讀書中秘與脩天下志書東陳宣之

五鳳樓頭百八鐘萬鴉飛動曉天紅玉繩影轉瑤階日金
蓮香生紫閣風奔錦文章清禁裏登瀛人物玉堂中回看
人世仙凡隔弱水浮埃逈不同
崢嶸傑閣殿東頭聖代儲才禮數優四庫有書資檢閱九
關無禁任觀遊日華暖映三珠樹雲氣晴浮五鳳樓海上
仙山真浪語玉堂深處即瀛洲

寄所知

晉人風度楚人騷不為悲秋歎二毛席地夢回雲氣濕仰
天歌罷月輪高鳳兮覽德翔千仞鶴也揚聲出九皐有約
蓬萊清淺處碧桃花底聽雲璈

南京給事中童志昂和李商隱無題詩韻南京諸公
多和之意蓋有寓問出命子屬和予村學究也不
能外題以為詩姑詠史以復之 四首

大雅無人繼古風周家轍迹一朝東越裳白雉音塵絕肅
蜀金牛道路通烏首百年終不白宮烟三月尚餘紅淳風
從去無回日天下紛紛類轉蓬
莫向鴻溝覓舊蹤一場春夢五更鍾也知賜臨緣情薄豈
是分羹愛味濃萬里使槎來苜蓿半空仙掌出芙蓉濛濛
黃霧連天起不見秦關百二重

一自銅仙入洛來天開草昧幾雲雷千年晉水飛龍起午
後周宮控鶴回山下玉環啼粉面嶺南金鏡憶良才繡袍
華帽開金統真信人間有劫灰
紛紛園步苦艱難汗簡千年往事殘夾馬營中香氣散黃
龍堆上凍翎乾金源運去讎方復起輦魂驚骨已寒日月
齊肩終古見照天光彩萬方看

輓李克述先生之表叔 其子重遷其墓合葬

天上仙遊去不還深林暮雨落幽蘭庚桑過后鄉猶穆賈
誼亾來井未乾五父衢開防墓合九歌聲斷楚山寒通家
有子今文伯為發潛光石上刊

輓茅山隱者

三茅峰下華陽洞鶴怨猿驚失隱君載酒無人問奇字招魂有客賦騷文塵埃長鎖楊雄宅車馬頻尋白傅墳曾記題詩詠高致不堪哀訃此時聞

送尚寶凌卿使交南

旭日初升萬國明鈿函玉札下南溟符臺自昔瞻卿月遠道于今望使星老樹古香生桂蘆亂山殘雨帶龍腥茲行萬里眞奇絶好把新詩紀所經

春日田園雜興 四首

二月春融土脈甦趁時農圃正耕鋤曉犂破草翻新塊晴

甕分泉養嫩蔬鵓鴿飛來牛背立鶺鴒對向樹頭呼老妻攜酒花間勸醉倒殘陽手就扶

生意津津樂趣滋一犂春雨萬家金繞畦菜莢初生甲出水秧苗漸露針藻漾池心魚撥動花藏葉底蝶穿尋就中興思知多少盡是東皇發育心

二頃湖田五畝園百年世業遺兒孫風和鶯語笙簧巧雨過蛙聲鼓吹喧木屐穿花沾露濕桔槹斛水帶泥渾老妻報到茅柴熟相約鄰翁醉竹根

漠漠平疇沙鷺飛昀昀樊圃野鶯啼綠針白水秧千畝黃蝶青苔菜幾畦脚踏莓苔隨意往手持竹杖與肩齊興來獨得幽閒趣滿眼春光取次題

送王給事中使交南

中原才子稱華簪萬里翱翔快壯心論俗好傳司馬檄臨裝寧載尉陀金川原遼邈荒唐縣父老依稀說漢音莫過遺墟問前事鷓鴣啼處亂山深

聞人說海北事有感 二首

故鄉歸路隔高雷見說年來事可哀村落日中眠虎豹田園雨後長蒿萊海隅久已無春色地底眞成有劫灰荊棘滿山行不得不知當日是誰栽

四海平寧獨亂離轉頭已是十年期獸蹄旁午侵城郭鳥

篆縱橫傍樹枝遠客歸來前路失遺民假息故城危荒郊白骨宵飛燐風雨啾啾正怨誰

病起寫懷

寸心千里日懸懸歸計今秋又似前身似東翎飛不去事如春蔓苦相纏還家路梗須浮海報國才疎只望年幾度自憐還自笑羨魚何事屢臨淵 時廣西猺侵海北界道路不通

送陳緝熙修譔使高麗

海上天風吹節旄玉堂仙子錦宮袍詔頒龍闕恩初下詩到雞林價倍高萬頃鼇金浮曉日一江鴨綠漲秋濤遠夸未見熙朝鳳爭看文章五色毛

分得都門曉日送彭閣老歸省

承恩歸省出蓬萊曉日都門祖席開三尺陽烏離海上九苞威鳳下天來霞光流彩明宮錦雲氣浮香注玉杯此際道傍誰不羨幾人親在位三台

都城春日

宮闕巍峩紫氣高西山東去碧周遭天晴魚躍龍池藻春老鶯啼御苑桃映日暖雲流似水浥塵香雨潤如膏太平有象尋常醉不用攜樽倒濁醪

秋興七首

楚客多悲況值秋都將心事付東流病來豈有空青石寒

到兼無幹白裘丘隴纍纍多宿草江湖泛泛總虛舟芙蓉零落空洲暮一夜閒情白盡頭

木葉蕭蕭下樹柯御河流碧送晴波西山鳥雀飛鳴遍內苑菱荷積漸多日映鳳凰新出穴雲迷烏鵲舊塡河寂寥燈下悲秋客懷古思鄉奈病何

西風吹鬢冷蕭疎宦況無多客影孤海燕知時辭舊壘寒鴻趁暖就新蘆渴懷甫里烹茶竈醒愛高陽醉酒徒百尺高樓千里眼岸連蕭艾水沉菰

曉色蒼涼日色新小窻睡起鳥聲頻千秋蕭瑟三秋景九陌紛紜萬井塵雲氣乍生猶淡淡波光將動漸粼粼都門北悵多離別誰是臨岐贈策人

六街晴色散秋光一片浮雲接大荒塞雁隨陽如有約嶺猿叫月已無腸叢叢花下愁沾露散步林間怕履霜此日不妨多酌我壺中廣大醉鄉長

風掃長空積雨晴短槐疎柳亂蟬鳴沙頭鷗鳥尋常去江上鸕鶿日夜生嘉樹有蹊荒蘚合好山無數斷雲橫却懷九曲餐霞客獨抱寒蟾遡紫清

秋風秋雨夜淒其凭几沉吟有所思驚鳥故投曾宿處開花還是已殘枝喜看淡月穿雲出靜數遊絲墮地遲萬里鄉心千古意興來聊誦少陵詩

舟次直沽簡彭彥實同寅

潞河澄徹衛河渾二水交流下海門直北同看龍闕近極東遙望蜃樓昏孤城近水舟多泊列戍分耕野盡屯我有好懷無處寫欲沽尊酒對君論

送蔣客卒業南雍

束書攜劍去匆匆此日真成點額龍天意不孤清苦士世間寧有輟耕農春回南國鴻飛急雲滿西郊雨氣濃莫說相逢嗟未遇秋江隨處看芙蓉

送王給事中使占城

銀漢清秋泛使槎節旄晴拂海東霞扶桑水接南溟闊析

木天遥北斗斜鵷首衡風龍伯助鳳毛瑞世烏季誇皇明威德今無外莫諱中朝第一家

送吳克恢南歸因柬王川先生

話別匆匆欲去遲送歸因憶別來時平安有信因君寄鄉祿無能報母慈風雨十年多舊約雲霄萬里更渙期寄聲爲問王夫子何日相逢慰所思

輓羽士

十二樓頭海月空朝元人去藥珠宮形銷忽作艮非予物化眞成乙是公玄牝養來神不死庚桑過去歲猶豐淋頭一卷參同契設有彬彬萬遍功

郊行口占

閑來策杖出城隈信步徐徐踏翠苔林下聞鐘知寺近溪邊待渡喜舟來一聲清唳橫江鶴幾點寒香映水梅老我歸來機事息等閑鷗鳥莫相猜

蘇武歸朝圖

茂陵煙樹碧蕭疎白首生還志不渝面目依稀猶似昔節旄零落已無餘歸期不待羝生乳遠信眞成雁寄書頗有酎懷志未得夢魂時或到穹廬

運籌亭爲韓都御史題

五嶺中間數仞亭海雲山月總關情三千里下諸姜客十萬習中小范兵談策已看功業就指麾能使鬼神驚先憂後樂平生志須仗忠貞答聖明

春興 二首

塞雁乘春又北飛越人何事未南歸十年館閣虛糜祿三月庭闈阻換衣樹皆時時勞夕夢草心寸寸戀春暉幾回喜懼交并處屈指親年近古稀

百計思歸未得歸夢魂夜夜到庭闈愁心苦似丸和膽淚點多如線在衣愛日每憐駒易過臨風却羨雁能飛朝來聞報高涼捷萬一歸程或可幾

和童志昂給事自蜀督軍還貶壽昌令留別韻

纔捧綸音出禁闈潢池赤子遠來歸安邊自謂無遺策平地誰知有伏機送客江亭休贈策逢僧野寺謾留衣從來六月鵰鵬息不久乘風又奮飛

哭童大章庶子

萬里歸來不見君老懷拍塞向誰論素車白馬違心約黑樹青林感夢魂契誼半生情最厚相思幾度淚潛吞死生一盞論交酒忍痛來澆宿草根

過舊遊處有懷袁秉中

昔年曾向此中遊把酒談詩夜未休別後交遊雲四散開中歲月水東流哀絃變斷聲難續醉墨淋漓迹尚留却恐

鄰家更吹笛老懷哀颯不禁秋

送祁至和郎中使高麗

鸞鵲天書五色裁中原使者下天來白山綠水玄菟境玉珮瓊琚鑄虎才絕域喜沾新雨露遠人驚見古儒冠懸知不是乘槎客肯帶葡萄首蓿回

和楊維新學士先予除夜高詠詩韻

閒中日月靜中過孤竹清風柳下和文解送窮聊自劇詩成泣鬼不須謀頭顱蹉跎如許世態悠悠能幾何不朽只消賢子在尊常名利漫爲多

輓沈時暘大參之祖

青衫白髮老一鄉人人薰德多循良醉仙或過沈東老惡少怕聞王彥方黃鶴一去久汗漫青山千古成荒凉高年厚德已足羨況有諸孫能顯揚

輓淮安華義士

江淮都會楚州城過客咸知尚義名晉鄙盡薰楊子德郛人不愛魯侯盟漆園千歲椿何在萬里三春草又生多少鄰家需舉火至今聞諱尚吞聲

送陳宗堯侍講署南京院事

南北于今兩玉堂儼如東壁望文昌趨朝暫免通門籍視事榮看綰院章竹汗消青春晝靜槐龍屯綠午陰凉輕紅塵土長安道還憶聯鑣傍苑牆

題山水

山色空濛樹色深人家住傍碧溪潯半江月照天在水五月風來秋滿林遯世獨輸高士隱披圖因見昔賢心人間何處有此景我欲因之寄越吟

送李立之赴南京太常

奉常自古號清卿君去南京分外清案牘盡懸周典禮官僚竝列魯諸生函香每月朝鍾阜訪古常時到冶城却恨無由追驥尾鳳凰臺上聽簫聲

輓劉員外以謫累謫戍死遼東

遷客年來盡賜歸獨憐君去杳無期春秋斷獄古今少暮夜辭金天地知遼鶴空聞留語在燕烏堪歎白頭遲百年公論今初定欲擬招魂托楚詞

醫士輓章

業精岐扁更能文不出門庭自遠聞常笑宋清書藥券每非徐孺謁邦君窻前生意餘春草江上愁心結暮雲他日生芻何處奠松間碑碣竹間墳

秋日有懷

木落風高九月天一聲塞雁叫霜前黃花冷落愁殘蝶紅樹凄凉咽暮蟬夜枕雨聲添別淚晴窻雲影伴孤眠故交

契闊成今古俯仰令人倍愴然

送蕭竹梢生

東風吹散潞河冰旋買吳船載酒行野樹依依連故國雲山點點引歸程郢中誰和陽春曲吳下多傳子夜聲白首奉常無恙在幾才應已付鄉生

謁文丞相廟用老杜蜀相韻

泮宮西畔偶來尋香火祠前氣肅森柴市陰霾存積恨崖門驚浪鼓哀音更無地滴包胥淚祇有天知豫讓心我爲綱常連下拜清風颯颯襲衣襟

歲丙申六月伏中雨中待朝偶成

二十年前入禁闈朝朝侍立看朝儀頭顱種種嗟非我世道悠悠責付誰人到衰年情更減天將陰雨骨先知可憐歲月閑中過年少功名異所期

得家書

老來肌骨怕寒侵無夜家園不上心萬里路行經十載一封書到值千金抗顏壁水知無補嘗老菟裘念愈深預報吾兒掃門逕乞骸早晚便投簪

九日次友韻

重陽無酒堪惆悵况是束籬未有花草木變衰人感物關情迢遞客思家秋容不斷天無際晚景無多日易斜白髮故人今我在相逢不用惜年華

歲己亥正月十日大祀郊奉旨分獻中鎮

聖皇秋祀旅郊壇分獻今年得霍山奠璧禮行金闕下燔柴煙起彩雲間清風颯颯隨神至瑞雪飄飄擁駕還明日慶成應賜宴奉天殿上侍龍顏

送顧延瑞赴袁州太守

交朋落落苦無多臨老其如又別何賓館自應長寂寞詩壇誰與共吟哦江湖獨往情難忍冰雪相看鬢總皤佇聽嘉聲來闕下玉河還擬並鳴珂

夢起偶書

秋來歸夢到家園景物分明在眼前樹挂碧絲榕蓋密籬攢青莿竹城堅林梢瓢業重堆徑澗水分流亂落田乞得身閑便歸去看魚聽鳥過幾年

送人遊嶺南

君行是我來時路贈別因思舊所遊綠柳春風巢翡翠碧蕉寒雨叫鈎輈三冬氣暖人揮扇八月天清蜃結樓風度祠前拜唐相爲言早晚便歸休

送張養正都憲巡撫宣府

清朝邊鑰付儒臣坐倚韜鈐護北門帥閫得人重有范將門生子果如孫烏臺憲度新威振鶯掖文章舊價存共喜

禁中頗牧出臨分無惜醉芳尊

楊叔獻哀輓

鵷冠相逢今白頭別來又是十餘秋他年舟過期重會前月書來未及酬無命遽成終古訣有才可惜半生休朝來忽得江南訃老淚臨風不覺流

送董尚矩庶子頒詔朝鮮

天王出震紀新元又値高皇建極年詔使遠從天上下綸音遙向海東宣四方專對詩三百兩月經行路五千好爲天朝全大體篇章珍重莫輕傳

思歸偶書

歐公思潁終歸潁老我懷鄉不得歸剩水殘山傒我久老妻稚子竟誰依在陰獨鵲鳴無和向晩棲禽倦尚飛手植故園松與竹綠陰盈畝碧成圍

遊山寺寺僧攜卷求詩因次人韻

暇日來遊祗樹林焚香話久落花深竹光日透成金界鳥語風傳雜梵音草繡嶺頭成紺髮月沉潭底印禪心老僧攜卷求詩句乘興揮毫試一吟

朝退偶書

一生辛苦事經綸待得時來志已湮乾鵲結巢寧爲已春蠶作繭自纏身相逢謾說明朝訴自分甘爲此世人強曳

病軀循壁走老來無復舊精神

客有談及家林者偶成

八月秋高露氣凉悲時感物倍思鄉白頭倦値文淵閣清夢頻歸學士莊椰殼脂凝將滅水椰胎子出正分房尚方珍饌經嘗徧却憶家林野味長

重陽　三首

滿城風雨近重陽籬菊含滋欲放香明日陰晴殊未定先時歡會又何傷茱萸細看今還健竹葉新醅且預嘗幸免催租人敗興不妨連日醉壺觴　八日

滿城風雨作重陽籬菊滋滋濕更香不用登高往落帽正

須開口笑傳觴村醪彷彿宜城醖田舍依稀崔氏莊乘興盡歡同一醉明年誰在又誰亾　九日

滿城風雨送重陽不獨蜂愁蝶已悒乘興還來聯斷句關懷重與盡餘觴須知佳節難常遇未必寒花遽減香笑殺牛山垂淚客逢時不樂却悲傷　十日

江行

緩步沙頭散晚愁行隨流水向東流山吞落日紅垂浪樹接飛雲白暫留暝色入林天向夕凉風飄葉景初秋別中却憶滄浪叟高臥忘機對白鷗

廻文

夜宿江館 有序

歲庚午歸至金陵寓新河客邸鄉友馮元吉涵來人周明老龜山趙文詩命予兩和共韻以夜宿江館爲題明老詩曰潮隨暗浪雪山傾遠浦漁舟釣月明橋對寺門松徑小檻當泉眼石波淸迢迢綠水連天碧藹藹紅霞映日晴遙望四郊雲接海碧波千點數鷗輕用意曲折命辭瀏亮信爲難及矣但其中潮浪浦泉波水等字太多不免重複旣曰綠水連天而又有雲接海之句一意而兩出矣嘗漁舟釣月之時又安得紅霞映日乎

潮生海岸兩堤傾落月江楓映火明橋透白波流水遠屋連紅樹帶霜淸迢迢漸盡來更曉片片雲收夜雨晴遙望楚天江渺渺荒蒲盡處落鴉輕

集句

集唐句送魏孔潤御史謫判潼川

鳴玉朝來散紫宸鳳樓回首落花頻鷓鴣得路爭先翥鶚鷂才高却累身直以疎慵招物議不趨權勢正因循只因宋玉閑唇吻自保曾參不殺人謾說簡書惟物役猶將談笑出風塵眼前好惡那能定夢裏榆扇總未真芳草有情皆礙馬江湖何處不通津長空淡淡飛鳥滅客舍青青柳色新東潤水流西潤水錦江春似曲江春長沙不久留才子莫厭傷多酒入唇

行路難

蜀道難難於上青天蜀道易易於履平地行路難不在水不在山只在人情反覆間

悼亡

芙蓉肌骨綠雲鬟傷別傷春更萬端去日漸多來日少別時容易見時難春蠶到死絲方盡滄海揚塵淚始乾無可奈何花落去五更風雨五更寒

一別音容兩渺茫不堪端坐細思量雲收雨散知何處燕

語鶯啼亦可傷誰愛風流高格調我憐貞白重寒芳愁來欲奏相思曲只恐猿聞也斷腸

歌行

竹林七賢圖

炎精無光蜀爐銷嵩塗墜地馬蹴槽嬌時之狂遂過正棄置禮法如毫毛太行之陽宮脩竹猗猗萬竿似淇澳一天爽氣風聲淸滿地涼陰雲影綠風流醞籍三四子適從何來聚于此中有一人龍鳳姿土木形骸山泥滓神交一世皆名賢渾金璞玉人中仙攜琴沽酒對青眼欣然神解皆忘言或作絕交書或爲大人傳窮途中哭同向樹下煅

領酒有德以酒爲名藜豕毎同飲五斗乃解酲寓情廣陵
琴感舊山陽笛黃公爐畔互酬歌廣武觀前閑歎息作者
七賢矣一去不再來荒山既無舊墟落枯株豈有餘根荄
我觀竹林圖爲作七賢歌晉人曠達尚玄語其源起自王
與何二人開其端七賢爲之倡自從決去禮義防狂瀾頽
波莫能障後人欲知七賢誰稽山兩阮劉王向

題山水

我本山中人老作朝巾客玉關金門非不戀碧水丹丘也
須憶毎當騎馬想牽牛幾聽鳴鑾思棹謳夢魂不怕江山
遠夜夜飛歸海上洲欲歸未歸止惆悵偶見新圖心悒怏

恍如去國見似人間若逃空閑足響上題一塵不到處境
静人閑多雅趣彷彿疑爲舊所居分明似識曾行路記得
山中睡起時倚闌停雲有所思忽然來我平生友心欲急
見嫌舟遲圖中便是心中意風流畫史何多致半幅輕綃
萬里思無乃筆端能縮地對此融心神居然念鄉曲江上
愁心千疊山雲開邂逅三間屋憶年十五心尚孩十八年
前曾夢木木已合抱孩白頭某山某水何日重釣遊爾時
江村竹屋下却望紅雲在天際漂渺五城十二樓

剡溪圖

誰人寫此滄州趣邈出高人隱居處千疊坡仙心上山半
壑丁公夢中樹江天漠漠雲悠悠一塵不到境更幽阿誰
請天白日裏却駕山陰乘興舟舟從天際來人倚蓬前立
心急恨到遲興盡愁歸亟人生百歲須臾間交游心事千
萬端不如意事十八九朋簪會合良獨難所以豪傑士輕
交反千古未見恒相思既見愁遽去幸此太平世有此載
日閑擎舟時相訪馨我平生歡心交苦不多好會亦云罕
如何未相見中道俄然反晉人虛浮固可嗤王戴交誼猶
可知須知朋友五倫一請看此圖歌此詩

詩餘

寄題岳王廟

爲國除患爲敵報仇可恨堪哀顧當此乾坤是誰境界君
親何處幾許人才萬死間關十年血戰端的孜孜爲甚來
何須苦把長城自壞柱石潛摧　雖然天道恢恢奈人衆
將天欲轉回歎黃龍府裏未行賀酒朱仙鎮上先奉追牌
共戴仇天甘投死地天理人心安在哉英雄恨向萬年千
載永不沉埋　右調沁園春

秋思

雲散嶺頭光葉落山形瘦目斷遙空雁不來正是悲秋候
雨點水痕圓風蹙波文皺顧影徘徊若小池頓覺人非
舊　右調生查子

江村

蹊破青林鳧分碧藻江村景致天然好一塵不到萬緣空人生只合閑中老　古樹巢雲落花繡草四山絃管啼幽鳥醉來白眼望青天人間別有乾坤小　右調踏莎行

春日會友人梁氏園遊賞

城闕峩峩禁籞巨梁家池館鬧春風部光盡在花畦畔生意都來草徑中　天廣大日從容十分春色萬枝紅醉中記得西楊語莫待銀蟾生海東　右調鷓鴣天

昔高槎軒作水龍吟詞詠紅竹予誦而喜之欲擬作一詞未有以起其意者適余友志昂奉常以松雪翁釣勒竹卷求題故為作此詞

佳人空谷隕落猗猗蔟淚盡粉乾銷膩玉翠袖僅餘邊幅吳興公子清狂臨池不學鍾王埀帚掃成飛帛雕鏤金薤琳瑯　右調清平樂

和東坡韻題赤壁圖

黃州遷客意翩翩不是風塵中物一葉扁舟凌萬頃氣蓋烏林赤壁孟德雄才周郎妙算到此俱銷雪橫江一笑眼中誰是英傑　一自兩賦成來山川勝槩倍增輝發鶴夢簫聲隨水去只有聲華難滅靜對新圖閑歌古句豎起衝冠髮何時載酒江心重泝流月　右調酹江月

題情懲奚原啓下第

佳人薄命歎紅粉幾多黃土豈是老天評不管好惡隨人自取旣賦嬌容又全慧性却遭隨凡苦不平如此問天天竟無語　可惜國色天香隨緣流落飄泊今如許借問繁華何處在多少樓臺歌舞紫陌春游綠窗晚繡過客驚看縱人生失意從來無間今古

藁引

許文正嘗語人有書也須焚一遭之說夫坑儒所以為暴無道也而文正之言若秦之與文正非與秦也自炎漢以迄於元紀錄之繁文籍之盛汗牛充棟災木費紙不足咎也其聲實不中乖違正道為古先聖賢累為六經語孟蠹誠若莠之亂苗鄭聲之亂雅樂鄉愿之亂德君子不容不深惡之自元迄今殆有甚焉使文正見之又不知嘗何如其為言也然文正與秦至文正之身則又有嘗齊文集行於世夫文正之與秦不得已也文正之不免於為文亦文正之不得已也平昔妄有所作濫稱文章者欲效近代唐山人置瓢棄之江流之中以還造化而又私念以為出之吾心本諸性命造化賦予於我而我為洩之或於六經語孟有輔翼焉且今時俗議論自以為是卒不可攺亦或有以破之暴秦有作不居可焚之列夫吾人有言莫非造化置江流以還造化不可謂無見也然天下之人賦予稟受出之造化猶之我也或惑焉而踐之有未盡或反焉而行之有不中操造化之子於我者相與覺焉且同志之士得有所執凡我言之未嘗議之未詳取為我規焉我也人也互相砥切均得以還夫賦予稟受之故較之唐山人所為有大焉不猶為可耶近時文人有作必求名

人君子一言置簡首謂蠅附驥尾亦一日千里而借其言以信之天下後世也夫使吾言無當雖聖人吾與焉天下之人其心其性原之造化是非有公不能餙也使吾言於道亦有合焉聖人不吾與天下後世不吾與吾心具一造化自有的見不可轉也夫人有言亦求之吾心質之先聖以參考焉而已矣不信之人心而信之人言非信也用是不自嫌忌取平昔所作自編叙自為一語識之以告同志

嘉靖壬戌仲夏朔日瓊山海瑞國開甫書

海忠介公像

公以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於萬曆十五年秋八月
辛於官年七十四贈太子少保兼吏部尚書諡忠介
賜塟祭

御祭文

萬曆十五年歲次丁亥秋八月二十五日
皇帝遣禮部左侍郎沈鯉　諭祭於南京都察院右都御
史贈太子少保兼吏部尚書諡忠介海瑞曰惟卿高
標絕俗直道褆身視斯民由已饑寒耻其君不爲堯
舜矢孤忠而叩闕抗言增日月之光出百死以登朝
攬轡勵澄清之志廹起家於再廢乃浹歲而三遷巖
石具瞻卓爾舊京之望素絲無染皦然先進之風紫
銓務而議主懲貪領法臺而政先蘊弊若金在冶百
鍊彌堅俟河之清九泉莫及特頒祭塟爰賁始終卿
靈不昧其歆鑒焉

公卒時僉都御史王用汲入視葛幃敝衣有寒士所
不堪者歎息泣下啟其篋僅十餘金士大夫爲具歛
百姓哭之罷市者七日
皇帝遣與公同里行人許子偉護喪歸瓊安塟喪出江上
白衣冠送者兩岸無隙地簞食壺漿之祭數百里不
絕

重建海忠介公祠記

莆田彭鵬撰

品行之高由於學問公之忠貞耿介公之學問爲之也世乃以爲血性之剛不知公矣今觀備忘集文章經濟皆足千古而治安一疏尤言言至情言言至理非有大學問而能然乎故夫以末秩而折權要非妄也以小臣而觸天威非狂也以盛位而甘清苦非矯也於理見得眞於心存得正於氣養得充蓋自藏修之年卽著嚴師教戒而凜凜於虧影辱先則學問固超然遠矣余不敏學問不逮遠甚然區區之心時欲以公爲法吾師乎吾師乎豈有歷其里登其堂見其廟模狹隘而不亟爲更新也者顧是役也剏之者余成之者黃副使國材而董修不辭勞者賈太守棠姚郡丞哲是皆有志師公且欲瓊之士庶皆知取法乎公者嗜人盡師公天下何事不可爲哉天下何事不能爲哉庸書於石以俟

海忠介公傳

同郡梁雲龍撰

海公諱瑞字汝賢一字國開其上世未詳在國初以軍功世廣州衛指揮某者隸籍番禺洪武十六年荅兒從軍海南著姓瓊山不數傳族氏蕃衍有諱寬者領鄉薦知閩中縣事卽公大父寬子廩生諱瀚卽公父也公生而秀挺稍知識直欲學做聖賢以聖賢教人千言萬語只是欲人識其眞心率其眞而必爲聖賢不爲鄉原力破夫無害從俗之說居室間人所易忽公獨謂此正君子造端之道位內位外飭已刑家一切男女僕役至老必不踰閫閾相往來處伯仲娣姒肅肅雝雝坐立跪拜惟禮是閑從子膺寅公年埒同鉛槧同上春官言必名事必稟毋稍假司徒摩二溪楊公鄉先達年最長於公爲姪壻公纔弱冠必持叔丈禮不以長故貴故少貶在郡庠郡博且嚴敬之其論文則日不過如畫師之寫神耳窮一生讀書作文於家國身心毫無補益何異宋人所謂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乎故公之用心匪特恥爲聲詩卽古今文詞要以闡發性靈而止不稟古則而自成一家大率如其人云嘉靖丙午督學林公刮目公文廉其行誼大加獎賞適出婦某訟公且誣蔑賚林公詰問以出妻令其可嫁對至所誣蔑俱不辯惟

貧儀而巳林公瑩重之巳酉督學蔡公試題有不曰白乎之句手公卷珍翫移時因詢公隱事歎曰茲所謂涅而不緇者耶壬子舉孝廉會試不第即毅然曰士君子由科目奮跡皆得行志奚必甲第遂就教而獲方平剿黎岐未定公始舉于鄉所對平黎策有開道立縣之議得者已才公經濟至是伏闕上書復申前說聞者韙之下兵部議覆獻圖說計便宜燦若指掌而議竟寢授南平學教諭首揭朱子白鹿洞五規輔漢卿會粹六條并摘鄉原忠信廉潔之似孟子不見諸侯之守孔子申棖剛者之辨反覆啓迪以發眞心諸生講讀升散必宿號舍家有冠婚諸事稟請循

禮而行甚而減年微細亦曰即此陷於不誠更學何事相見拜揖外不許更持一貨物進叅謁禮儀斷斷執會典憲綱力以其身爲標幟明倫堂不跪道傍不跪迎送國門不出上官至一見後不復同有司作三日揖郡守諸大夫覩學升堂教官謁左右跪公居中挺立諸大夫色龍語侵曰安所得山字筆架來蓋指公也公志在行道謂區區禮節不見諒此闕陷世界何能有濟遂告休郡丞某恚公甚欲聽去太守某獨媿悔曰彼所執是吾誤也時大司空朱鎮山公爲閩學憲聞之再三慰留聘赴正學書院脩書按院王率諸王侯郭門有分子道其先進見公長揖不跪叶舌

曰世有若教官耶會典憲綱故事久廢獨創舉于公更相歎服抗顏南平四年如一日守相臺察咸交稱之閩中驛傳不命有司獨檄公酌議公謂驛遞千瘡百孔盡由近年關文冒濫所致沓一切裁其不合法例者復國初五馬三驢之法此爲上策若因職級崇卑應付多寡而借關不行中策也禁止迎送勞擾就中稍爲調停節減下策也蓋中策下策公已謂非國初之舊而公之由縣令至巡撫則從上策矣戊午擢知淳安縣事履境睹痛苦萬狀歎曰天下事都被秀才官做壞了豈直不才貪殘剝充囊橐者即賢者亦鄉原正道交戰胷中用是申飭所行事宜由縣而丞

而尉而師儒而里老而生員而吏胥著爲令曰淳安政事相與執守之其自奉也俸薪外絲毫不侵家僮下令樵採庭甚淸閒吏書無事聽其從農從商里甲故用銀每丁至四五兩公只徵二錢有奇百凡用度取足於是上官檄縣取金餽舊多委曲應之公惟於贖鍰內辦有則送無則巳撫按出例陰遺其吏書無則禍至公獨曰充軍亦罪寧甘受安可爲此穿窬舉動外官入京有交際謂要做官不得不如是公獨曰盡天下而不爲上官之賂豈盡不遷又盡天下而惟上官之賂豈盡不黜安可身居下流也淳故多淫祠社學獨缺公毀祠宇爲社學振興士子以道義不以

勢利時都御史鄢氏挾權相總制八省鹺政威燄赫甚其子過淳安索夫馬不與怒捉輿臺并理凌虐公不顧竊執鄢關防詐僞中所云申文得鄢批悉捕按如法先是鄢憲令巡歷所至務爲節省而其實不然大率有司皆窮極淫靡事之動費千百計程當一日至嚴嚴守相戒盛供具以待公獨上稟曰傳聞所至與憲牌異欲從憲牌懼招尤欲從傳聞恐違憲下邑疲敝未知所從鄢接稟怒甚然素聞其強項亦斂威去嚴守知公具稟故慮禍且不測迨鄢事發嚴諸官故無害太守謝曰好了淳安百姓難爲汝難爲汝然鄢雖陽屈公陰嗾私人袁巡鹺曰不顯海瑞項何以

持風憲體袁既受頤使按淳又見公迎送不遠供應不隆有所鈞付不唯唯應諄曰汝即欲學府官樣還未還未已而公給由申呈駁云方呈給由已爲陞任狀不准考竟論公然公無事可摘尋有通判嘉興命又以袁論故仍以原職改調公聽調赴部朱鎮山公貳銓曹矣隆冬盛寒公見猶服絲布且敝朱公曰即貧不能製一官服耶公始易一黃石絹朱公爲言公淸望於冢宰嚴公其鄰邑興國適缺令遂改公補之公抵任察地瘠民貧歲徵不滿什之伍弊在浮糧乃條八事上南贛都御史吳堯山公次第請行獨急淸丈淸丈甫畢陞戶部主事蓋鎮山公力也公以太恭

人怯北寒發王恭人攜二男隨歸輕身北上既視事見肅皇帝一意玄脩綱紀廢弛慷慨上陳責皇上以父子君臣夫婦之薄土木醮脩服食桃藥之妄散爵祿耗精神君道不正臣職不明之失批鱗逆耳侃侃數千言疏始入訪同鄉庶吉士王公于玉堂公署自分必死所遺後事惟白金二十兩曰死於爾乎殯還我首丘足矣對酒論文談古今治亂興衰甚悉語及士大夫立身行已惟以事事認眞集義養氣爲主徐曰今之醫國者只一味甘草處世者只兩字鄉原正道何由而復語畢從容赴朝房席藁待罪鼎鑊自甘絕無纖微可憐之色乙丑季冬疏入逾年丙寅數月

不下時有廠衛人在公左右偵探公終日孑孑無所顧畏一日忽下公獄論死中外失色聞公疏入時上創覽怒甚抵其章於地已復取置御案日再三讀感動太息稱有比干之忠又密諭輔臣云他說的都是理但言過激爾遂加刑戮恐後無此人了讞獄雖上竟留中莊皇踐祚首奉遺詔出公於獄復原職尋改兵部主事丁卯晉丞尚寶旋丞大理右七月轉左適有波羅之役奉使回省公遵令甲行出使禮三司諸公率以鄉官忽之而公自處甚峻十一月陞南京右通政復迎太恭人就養己巳春正月改通政司右通政提督謄黃六月陞右僉都御史總督糧儲巡撫

應天撫故與按並彈壓一方欲有規畫必銜轡後行公則
謂撫按各有專責不得相侵獨以昔所爲教南平令淳安
與國者潤色擴充爲督撫憲約意蓋主於黜貪墨摶豪強
矯革浮淫釐正宿弊令既布郡邑吏稟稟競飭睞者望風
解印綬權豪勢宦斂手屏息至移他省避之有願者赭其
門第以居聞公明日至一夜遂易而勦監造中貴某素驕
橫出入肩輿八人一見公即貶損肩輿人遂減半吳故有
淞江匯震澤入海瀕江田畝灌溉弘多被潮嚙淤爲陸議
濬者屢迄無就民有謠惟海龍王始開得耳至是公議開
實應民謠按院某者素惡公壓已故爲相左且欲按劍尋

其後公毅然任之措處公羨名募丁作乘壓舸往來江上
督畚鍤不旬月報竣役成而民不勞按院某驚歎曰萬世
功被他成了至今吳民德之江以南貧富相傾弱者率投
獻田地豪家以爲奸利而仳離瘠苦之狀接於目侵占壓
奪之訟聚於庭公令受獻者悉退還或許贖思厚如華亭
相公家亦義勸其退田不已蓋公嘗論欲天下太平惟行
井田井田壞而不復惟有亟奪富民田一法至不得已而
限田而均稅下下策矣然猶井田遺意故爾宰疲邑皆用
清丈茲又令獻鬻還贖意亦仁哉顧勢豪沿襲腹誹唇稽
竟以奪富民田中公而舒戴綸事章交至解撫事專督南

京糧儲方巡撫候代而糧儲裁革實以計去公也公以庚
午四月回籍閉門却掃爲終焉計自始仕至此十八年祿
入僅買居第一區祖田十畝外無益惟洽太恭人葬事兵
憲陳公助賻金始置墓田數畝耳居恒不給交際所入輒
周戚里貧乏邦大夫造廬諮民瘼問行政得失必纚纚正
言之恥面諛亦罔及其私曾有吏書算田畝陰爲公減一
畝八分公清出不請其學已而正之山水諸癖一無好惟
喜讀書所著述如泰伯等論多破除俗謬尤樂引進後學
家居十餘年日爲課程論說經義不輟平生有用世志嘗
讀嚴子陵傳至足加帝腹歎曰吾人一身備萬物之理當

以萬物一體爲己任有君如此安忍負之歸未幾薦者踵
至都諫雒涇坡等曾薦有忠貫日月望重華夸之語兩奉
上命迴清散員缺起用嗣是御史若詹若龔若梅若王都
御史若郭給事若王各具疏薦甲申冬鄧按院純吾報命
如會薦然乙酉正月起僉南臺御史未至以爲南吏部右
侍郎海內聞公起莫不舉手加額公是時年已七十有二
矣聞命束裝就道自瓊至蜆岡家僕皆徒步有一小僮亦
祇攜附前與不與馬又自五羊至上新惟坐一小船寂無
知者五月履任家宰丘月林公未到公署部事見兵馬司
票取辦公讌百物又見該坊送各衙門取應票共三百餘

紙欵曰以五城當一京千百官出入甲皮之擾誠難而若矣吏部長六曹安可不念先百姓遂張示禁革故擲事官吏有輸銀公費新任賀禮一切革除幷疏治安要機謂欲安百姓先守令欲督守令先司道欲督司道先撫按而致望于閣部諸大臣歸本於君身治安之要誠無易此顧獨憤貪殘滿載論劾不止若蓋起於改枉法贓八十貫絞律從雜犯准徒許贖非重刑決不能懲以故援霍文敏請復枉法律疏因及國初尚有剝皮囊草特以明其言必可信覩者不察遂謂欲剝皮令焉且歷舉今政以責難於君曰願皇上以茅茨土階之心若九重金闕持智者行所無事

之術御一日萬幾見堯舜毋見天子言與語切而近於戇卽帝心亦且難之甲申二月疏上則有南右都御史命矣公用世極銳上用公亦極銳浹歲三遷咸屬睿衿自此疏出忌信參焉椿房御史遂憑藉雌黃大使詆擊惟彭君遵古諸君壽賢頤君允成三疏乃足昭正氣植善人耳公雖拜命履都御史任而歸志已決屢疏乞骸骨第國是未渝主眷未衰火甲夫差題議未宗時且大計愛憎叢煩是非難一公獨與冢宰李公秉公持正毋縱毋苛衆咸服之至火甲止爲地方防守原無僕差今一京千百其官率於兹焉取用雖節經題革亦竟廢公乃一正之使宮不侵民民

不病官總之爲簡可照煩一冊上以稽下以應留都民若弛重負出湯火矣比夫議既定歸志益決六乞骸骨不允丁亥秋卒於留都前三日兵部送柴薪多耗七錢猶扣回病不藥臨危男僕猶不入內無一語及身後事撿篋內僅祿金一十餘兩綫紬葛各一子姪兄弟無一在側二㒒四僕又愚弱不任便衣沐浴含歛悉都御史王公與諸御史左右襄治噫公何以得此於諸公哉南都諸搢紳相顧悼曰天不佑善傳正人氣奪百姓悲號若喪慈母上聞之咨嗟纏惻申命秩宗希典禮祭八壇水衡致金錢庀窀穸遣行人治葬贈太子少保謚忠介

海忠介公傳

閩中何喬遠撰

海瑞字汝賢瓊山人自其爲舉人時則上書言其本土兵事謂瓊州一府顯獨海中其地綿亘二千餘里黎岐中盤州縣旋外譬之於人黎岐心腹州縣四肢黎岐爲寇心腹之疾也古先王治夷狄寇亂征討去不窮追蓋施之要荒地若瓊之黎岐與州縣百姓雞犬相聞魚鹽米貨相通其間雖多峻嶺叢林彼之出入往來自有坦路自國初以至今日戍守整飭之費姑且未論若弘治十四年則征昌化縣黎矣嘉靖二十年則征陵水縣黎矣興師十萬餽餉以

數十萬動以三四年之力然竟不能使黎寇讋服刼邨殺人無歲月無有臣生長於瓊飫聞黎患痛瓊民歲月罹害虛費兵糧迄無一臣爲地方長久計以紓陛下南顧之憂者夫瓊地瓊山縣處其北崖州處其南萬州處其東昌化縣處其西自瓊山縣轉西歷諸縣至崖州計程千百里自崖州轉東復至瓊山縣計程九百四十里是瓊州府自南徂北自東徂西以圍三徑一計之大約七百里程也而黎岐盤踞其地不過方四百里而已區區方四百里地自國初至今日害我赤子如此之毒費我兵糧如此之多文武二臣無人竭力盡忠爲瓊遠計爲陛下當事者是以黎寇

移去大兵一退旋耕其田旋處其地生長積聚旋又寇害若使兵後再計開通道路設置縣所城池峙其中間則犄角形立蠶食勢成日摩月化無復黎矣夫黎人所居皆寬廣峒塲膏腴田土非得其地不可耕而食也諸黎有輸賦役者有習書能正語者非得其人不可蓄而使也向弘治中開道立縣可無嘉靖大征嘉靖先後開道立縣可無歲歲鵰勦年年守戍諉之曰地險且惡勞師無功藉口聖王不治夷狄之說皆苟祿偷安不爲陛下當事者也今距大征僅三歲許黎人尚懷我威遺黎尚未生聚開道立縣正惟其時惟陛下勅下兵部使兩廣撫按熟計之卒不施行

一再落第便就授南平教諭曰豈必甲科乃行所學哉旣至御史行軒詣學宮令長以下皆伏謁瑞平立不跪曰若至臺院當以屬禮見此堂乃師長教士子地不當屈體兩訓導夾瑞而跪瑞立其中時語之筆架博士瑞教諸生以古聖賢道束脩餽遺盡刼去上官始怪之後知之反加禮踰等遷淳安知縣所以爲縣革去常例之無名者俸薪外不取絲粟僮僕出縣舍芟薙中林吏胥公事畢各還家爲農治生從其本業其治縣精詳淩襍煩屑無不明淸至於丈量之則兵陣之法濟饑之物草木之實悉出示民總督都御史胡宗憲子還自父任索驛夫不給倒懸驛吏傳亭

下瑞曰胡大人清廉無二出叙當其行縣時屬官不得後帳具續食今其裝重甚盛必非胡大人子發裝金數千納之藏馳告宗憲宗憲無罪也都御史鄢懋卿以總理鹽法行部携妾自隨妾裝五綵輿十二女舁令長跪上食厠飾文錦溺器用白金至瑞縣供帳甚疎言邑貧不能容軒蓋請遂行懋卿怒甚故聞其發胡總督裝斂威去瑞之言曰知縣者知一縣之事一民不安一事不理皆知縣責也上而朝廷吾父母中而撫按藩臬僚屬過客鄉士夫吾昆弟下而吏書里老百姓人等吾子姓過之各有正道若謂只可潔已不可潔人人人生謗若謂不可認眞認眞取禍不

顧朝廷之背否以鄉愿自待以鄉愿待人棄吾子姓欺吾昆弟莫甚焉加派增賦取民之財以奉過客悅卿士大夫與士子者能此謂通不能謂拙其言曰不過一開口而已不知此口一開惠私一人害千萬人不可開也曰不過費一紙而已不知此紙一發惠私一人害千萬人不可發也夫絹出於桑糧出田畝朝廷取民不爲厲也加派增賦動以朝廷爲口實爲欺與謗抑何甚哉竊見今天下人才嘉靖不如正德矣正德不如弘治矣弘治又不如成化矣先朝待士以薄今以厚也待士以薄非薄士也重道義不重勢利雖有餽遺取成禮而已故其時士子勢利之心輕待士以厚非厚士也勢利矣士子未出門而勢利之心先生及得一官何所不至然則先朝待士之薄乃厚士也今日待士之厚乃薄士也夫所謂待士之厚者非從天降非從地出取之民而已昔之士子勢利之心不生故人皆得殷殷屯屯今之士子生其勢利之心較之昔人居官所得十百千萬然則小民之多困憊士大夫多富足致之也士生先朝何幸遇待士之薄使已無媿於士民生今日何不幸待士之厚奪其衣食日就困憊哉瑞居淳安三年遷嘉興通判矣與同時爲慈谿知縣者霍與瑕亦粵人其清鯁不屈類瑞鄢懋卿嗾巡鹽御史劾之瑞與瑕俱落職瑞以故

秩調興國治如淳安擢戶部主事是當世宗末年旣至上疏曰臣請直言天下第一事以正君道以明臣職以求萬世治安臣聞人君天下臣民萬物之主也位任至重故養君之道宜無不備而責之臣工使盡言也過爲計者乃曰君子危明主憂治世夫世治矣不治憂之主明矣不明危之將無使人眩䀝莫决趨舍臣請執有犯無隱之義美曰美過曰過披肝瀝膽以忠憂危昔者漢臣賈誼陳策文帝曰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謂未也夫是非愚則諛夫漢文帝慈恕恭儉有近民之心多未遑之理不究所不勉以安且治當之所名愚也不究所不能以安且治

頌之所名諛也陛下英斷睿識可為堯舜可為禹湯文武何有漢文卽位初年敬一箴心冠履辨分除孔廟之像立啓聖之祠塞斥元世祖於國門之外宦官外戚悉奪其權天下忻忻仰大有為謂太平之治可指日致然文帝能充其仁性節用愛人一時民康物阜粟陳貫朽三代而後稱為賢君陛下銳精未久妄念牽惑反剛明之用馳空蕩之思想望長生一意脩玄土木興作至二十餘歲久不視朝法弛名濫二王不相見人謂陛下薄於父子以猜疑毀謗戮辱臣下人謂陛下薄於君臣淹留西苑不復宮居人謂陛下薄於夫婦隔并屢臻盜賊滋熾吏貪民困賦役頻增

萬方則效破産禮佛至於室如懸磬十餘年來極矣天下因卽陛下改元之號而臆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淨無財用也邇者嚴嵩罷相世蕃極刑差快人意然而世俗世論尚未清明則陛下不及漢文遠甚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陛下過舉羣臣謬順修齋建醮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率表賀建室造宮工部則極力經營取香覓寶戶部則旁求四出愧心餒氣前有諂辭以頌陛下退有後言以從陛下若是者臣以為大欺夫諸臣顧身念重得一官多以欺敗以不事事敗有不足當陛下心者其不然者君心臣心偶不相值也遂謂陛下賤薄臣工諸臣所言或不免己私

或不詳審撓亂政事有不足當陛下意者其不然者君意臣意偶不相值也遂謂陛下是己拒諫執陛下二事之不當臆陛下千百事之盡然陷誤陛下終於不釋諸臣欺君之罪大矣記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今日之謂也陛下之誤大端在修醮夫修醮所以求長生也臣聞自古聖賢修身立命順受其正堯舜禹湯文武未有久世不終下之亦未見方外之士自漢唐宋至今存全陛下尊陶仲文號之為師仲文則既死矣其身之不能謀陛下獨何為求之至謂天賜仙桃藥丸怪妄尤甚臣聞伏羲御宇龍馬圖河大禹隨山神龜書洛天不愛道實有此瑞九

疇八卦顯之聖人開示天下猶日月星辰昭布森列焉可誣也宋眞宗獲天書乾祐山孫奭諫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桃必採乃得藥必搗乃成茲無因而至有脛行耶云天賜之有手授耶陛下玄修多年靡有一獲左右奸人揣逆聖意投桃託藥以謾長生理之所無斷可見矣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心必求諸非道近觀嚴嵩逆陛下者也而平居貪竊戶部尚書梁材逆陛下者也而歷仕有聲然而在位諸臣尚鶻突依違寧希嵩之順不敢效材之執者陛下所為有以牽制其心也陛下誠翻然悟悔日且視朝與輔相九卿侍從言官講求天下利害

洗數十年君道之誤置身禹湯文武之域使諸臣亦洗數十年阿君之恥置身皐夔伊傅周召之列明良喜起吁咈都俞重四民舉富敎端士習清仕路裕邊儲蘇敝困久任將吏選練軍士內之宦官宮妾外之蔭恩敘勞多有無事而官者上之內廚內庫下之寶物貨賄多有無用而積者諸臣必有爲陛下言者矣諸臣言之陛下行之在一節省間爾官之侵漁將之怯懦吏之爲奸諸臣必有爲陛下言者矣諸臣言之陛下行之在一振作間爾陛下爲此非勞也九卿總綱百職分任諸撫按科道糾舉清肅於其間陛下持體而稽要焉如天運於上四時六氣各得其成無爲

之恭也天地萬物合爲一體固有之性也民熙物洽薰爲太和陛下性中眞樂也道與天通命繇我立陛下性中眞壽也此理之所有可旋至立效乃懸思服食不終之餌鑿想遐興輕舉之方切切然散爵祿竦精神求之終身而不得大臣持寵外爲諛小臣畏罪面爲順君道不正臣職不明此天下第一事也於此不言更復何言伏惟陛下反情易嚮留神省察帝故自比堯舜以堯名齋而瑞謂其不及漢文疏上大怒抵之地已又再取讀太息自悔留中者數月始帝怒時拍几叱咤一日撻諸宮婢宮婢囈曰皇帝受詈海瑞而泄忿我輩帝密訪外誰與瑞同商者同官見瑞

皆避去宦者黃錦以恭謹幸上問海瑞何如人對曰瑞自知謗觸當萬死訣妻子待朝次鬻棺一具俟入木而已顧其人剛直有聲居官絲粟無所取上亦爲動曰忠哉是臣可比比干第朕非紂耳是時天子春秋高惡言立太子事其春移疾西苑數月煩悶不樂因召大學士徐階議內禪曰畜物諫朕是也顧朕老矣安能覩朝如曩時階力諫止亡何手筆瑞奏詈主毀君送錦衣長繫之上有旨皆名瑞畜物然心知瑞切直無窮治意錦衣讞上刑部比子罵父律竟留中郎中何以尚者上疏訟瑞帝怒杖之百下獄禁錮亡何上崩莊帝卽位以遺詔出瑞復故官累遷至僉都

御史撫治蘇松命下貅吏望風解印蘇故有監織太監出昇八人閧瑞至去其四吳中有顯者豬第居一夜黝之瑞爲政一以通民隱抑強橫爲主訪知民間產業多被鄉官白奪裁抑過當吳中刁民訐告紛然鄉官亦自退出還民於是諸大家絶不便瑞給事中戴鳳翔論瑞沽名亂政大乖憲體瑞言蘇松四府鄉官賢者固多厲民致富殊不爲少小民怨詈非一日矣訐告紛紜等求其故皆曰今而後得反之也鳳翔不考厥初論臣今日謂民爲虎鄉官爲肉不知鄉官二十年爲虎小民二十年爲肉先奪今還先奪其百今償其一臣恐鳳翔居鄉亦是此等鄉官也若臣之

罪殊有可言臣任官九月矣賦役未見均平軍民未聞强壯禁誣訟而訟未息禁靡俗而俗如初謂扶弱而貧者自貧謂抑强而富者自富鳳翔誣臣小而忘臣大營營止婪臣誠懼焉吏部竟因吳中諸公不便瑞調瑞仍以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瑞上章求退復言言官論臣皇上不加罪責復得遷秩臣蒙聖恩廣以大矣臣竊謂今日皇上有鋭然望治之心而羣臣絶無毅然當事之意苟且因循排奬牽制動自諉曰時勢則然哲人通變變人無奮志治功不興臣兩經論劾衆口呶呶臣尚執是實見得是也孔子曰施於有政是亦爲政總督巡撫大小不同施之有爲則一

臣尚欲以身爲障回既倒之狂瀾以身爲標開終古之門路蘇軾有言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有爲臣日夕念之但任事在君臣爭契尤在年力精强而臣則衰矣惟聖上賜臣歸休永終田里臣再有言臣叨任巡撫凡所施爲竭盡心力一皆採訪民言考求成法民利與興民害與除不可易也伏願皇上仍勅繼臣之臣勿以臣受謗輕易臣事勿謂鄉官過客口大難犯不可不原小民口小不得上聞不行體恤仍勅閣部大小臣工不得如前虛應故事挨目待遷必求仰副皇上求治之心毋負平生學古之志不求合俗事必認眞閣部臣之志趣定而後言官之

是非公閣部臣若以狗人爲是不然臣言是庸臣也是不以堯舜之道事皇上也宰相奉行臺諫風旨多議論少成功皇上何賴焉宋胡銓告其君曰詩云勿聽婦人之言今舉朝之士皆婦人也皇上勿聽之可也亡何解任瑞自始仕至訖凡二十八年日食飦蔬冬不具裘褚穿至一再葺家居累被薦萬曆中大學士張居正有意深求海內正直之臣私授意廣東御史摭詧之御史直至山中覘瑞瑞殺雞食御史無他饌御史嘆服去居正死上特起爲南京副都御史未至尋以爲南吏部右侍郎時七十二歲矣卽日就道客或勸曰盍姑辭瑞曰凡辭而進者爲名耳老臣耄

矣受天子特達之知當有特達之報豈嫌以犬馬餘齡避帷蓋恩哉既至官歲餘治如其前平生居項之疏治安之要大要謂欲安百姓當先守令欲督守令當嚴貪墨今貪吏滿載論劾不止蓋起於改枉法贓八十貫絞律而隨雜犯不威刑無以懼淫太祖高皇帝時有剝膚實草之誅以大墨而先臣霍韜嘗議復枉法律絞之條請今倣爲令因力舉時政責備司道撫按以及內閣六部諸臣而總歸儉德於天子雖天子亦難之瑞所言復枉法律蓋極言貪吏之當威論者遂謂瑞欲以新國重典行清平之世有二御史劾奏瑞不近人情極詆爲奸進士彭遵古諸壽賢顧允

成皆駁二御史言不是保舉瑞坐謫職爲民瑞竟以南京都御史卒官年七十四亡子賜祭葬居久之左都御史吳時來卒而得謚禮部郎中于孔兼言時來蚤以論劾嚴嵩杖戍顧其晩節不終不宜予謚謚宜瑞遂賜謚忠介瑞平生極服孟子鄉原之論嘗謂聖賢之教欲人得其眞心率眞心卓立俗表聖賢也昧眞心自餒浩氣鄉原也今天下人心患入鄉愿最深其所爲僻行奇節蓋古中行之士而稱賢士大夫善游世儕俗者乃鄉愿也作嚴師戒自儆曰師名神立腔子下而誨之瑞而不知之乎天與爾完節而當完而心毋疚中餒氣毋矜能諱鍼毋外爲强舌而內愧

影衾毋洶洶易操而末流靡淫毋貿冕參裳媚恥於中襟毋妻妾宮室動念而自底陸沉有一於此不如鹿死之音葉夾及者嶺南名士也莊帝初嘗上萬言書平居爲瑞主祀之凡事禱而後行日嘉靖之朝諫者三楊爲盛其季則海瑞瑞上疏時予方爲童子里巷皆言瑞名夫四君子者其平生所學有不苟然者矣豈一時慷慨烈丈夫也哉瑞巡撫江南大不滿吳中巨室之口王世貞爲作直中丞詩而于孔兼爲瑞請謚固吳人也盡瑞意則善而江南刁巧固未易與爲直爾王世貞直中丞詩死事易成事難君不見直中丞批龍鱗食馬肉中無黑白止有徑寸丹中丞未下馬安得中丞與白日俱出來照我中丞旣按部安得中丞與白日俱向暮中丞嚙貴豪不能令貴豪助弱民但縱饑口宿猾中丞寛租稅不益甲家饘粥但飽吏胥腹小家聚乾餱日日寫訟詞大家不得寢金錢米帛出參差一分賄吏胥一分賄小民一分充鍰贖從此轉無涯訟師人人富但恨無十腕兩腕指節痛吏胥人人富但恐作富人復來小家訟小家人人富作富不得均展轉自爲鬩江南百萬戶戶戶泣且訴生不愛冰與雪但愛得雨露中丞自廉亦自直百損不得希一益咄嗜哉齊景桓未可忽龍逢比干非俊物

海忠介公集目錄

卷之一
奏疏
平黎疏
治安疏
乞正赦敎疏
辨黨邪疏
改折祿米倉糧疏
開呉淞江疏
開白茆河疏
處補練兵銀疏
革募兵疏
乞終養疏
被論自陳不職疏
告養病疏
卷之二
策
治黎策
訓諭
訓諸子

參評
知縣參評
縣丞參評
主簿參評
典史參評
教官參評
陰陽官參評
醫官參評
老人參評
里長參評
生員參評
吏書參評
申文
申海南道陳雙山文
稟帖
稟鄢都捫帖
告示
勸賑貸告示
禁革積獘告示
示府縣嚴治刁訟

示府縣狀不受理
禁印書籍
保甲告示
保甲濾再示
招撫逃民告示
條例
鄉飲酒禮
杜絕送迎
聽訟
開礦

卷之三
序
壽南濱吳公八十一序
壽王尭山六十一序
壽顧母何氏八十三序
賀兵憲見庵陳公榮膺三朝錫命序
賀衛趙侯軍政視篆兼督屯序
賀大尹趙三山榮獎序
賀二守陳後溪榮獎序
賀李東城榮獎序
賀景竹王千兵榮膺軍政序
賀屈元禮生子序
賀廖鈍臺膺首薦序
贈高將軍歷指揮使序
贈東梧馬侯榮獎序
贈趙三山德政序
贈顧肖坡榮獎序
贈鍾從吾晉灌陽掌教序
贈參戎以吾晏公改西海序
贈定安博莫君署澄邑事膺保薦序

贈顧弘宇榮獎序
贈丁敬宇父封君壽誕序
贈郡侯肖野郭公膺保薦序
贈郡節推大東劉侯膺榮獎序
贈吳顧庵二尹句容序
卷之四
序
贈大尹吳秋塘德政序
贈恒所劉侯膺榮獎序
贈養齋蔡太守撫黎序

贈總督府凝齋劉公平八寨序
贈羅近雲代式安定田序
贈文昌大尹羅近雲入覲序
贈李太守母七十壽誕序
贈霜柏陳先生得奬勸序
贈黃村趙先生陞靖安大尹序
贈林東皐考績序
贈喻遂川得撫按奬勸序
贈毛帶江陞天台大尹序
贈陳侯丈訟成功序

贈喻遂川奬勸序
贈蒙生德範還遺金序
贈史方齋陞浙藩大叅序
黃廣臺思親百詠序
贈王朋江陞寧波太守序
贈史方齋陞浙藩大叅序
贈陳元山任古田司訓序
贈顧懷東晉京兆丞序
贈黃體齋陞南京國子監助教序
贈周柳塘入覲序

崖州太守蘇養齋致仕序
汴水尋源卷序
註唐詩鼓吹序
卷之五
記
脩學宮記
樂耕亭記
誌銘
黃恭人林氏墓誌銘
龍南令鳫峰吳公墓誌銘

梁端懿先生墓誌銘
贊
贊蕭氏一門二節
書簡
啓劉石圃誠意伯
啓譚次川侍郎
復郭夢菊
復史鳫峰太僕少卿
啓史方齋瓊知府
復葉立齋陳熙齋諸年丈

復熊鏡湖軍門
啓熊鏡湖軍門
復周柳塘瓊州知府
復趙大洲閣老
再啓閣部高中元諸公
復淳安大尹鄭諱應齡
復侯星吾潮州知府
復史方齋瓊分巡道
復徐繼齋尚寳少卿
啓譚次川侍郎

啓劉帶川兩廣軍門
啓殷石汀兩廣軍門
復胡杞泉都掌科
復歐陽相庵掌科
奉二守陳南川書
與瓊鄉諸先生書
復巡按龔懷川
復總督淩洋山
與傅白大尹林仲和
復分守道王用吾

議論
嚴師教戒
卷之六
論
出處
嚴光
朱陸
泰伯論上
泰伯論下
孟子爲貧而仕議

周公使管叔監殷
使畢戰問井地
孟子道性善
鄉愿亂德
其嗟也可去

李福　邱鎮魁典籍
賈棠青南　吳位和　吳必祿　何士贇
焦映漢雯濤選定　吳纘姬　符詩　馮廷瑛重編
王贊猷甫　伍衛文　鄭應瑞　詹登翰

奏疏

平黎疏

廣東舉人臣海瑞謹奏爲區處兵後地方以絕後患圖久安事臣竊見瓊州一府額額獨居海中其地綿亘一千餘里黎岐中盤州縣濱海旋於外譬之人黎岐心腹州縣四肢黎岐爲寇是心腹之疾也心腹之疾不除將必浸淫四

潰而爲四肢之患州縣無久安之理古先聖王之治遠方寇亂征討去不窮追葢施之要荒之外與吾中國有所限隔之地若瓊則內之黎岐與外州縣百姓鷄犬相聞魚鹽米貨相通其間雖多峻嶺叢林彼之出入往來自有坦夸道路自國初以至今日除戍守軍民兵截殺并整飭兵備道督兵鵰勦不計外兩廣巡撫都御史上請弘治十四年征儋州昌化縣黎嘉靖二十年征陵水縣崖州黎嘉靖二十九年征感恩縣崖州黎凡三大舉矣每舉調兩廣官兵十餘萬費銀數十萬兩前後屯兵防守騷害居民或三年或四年後止然竟不能使黎寇讋服迄今刼村殺人無歲

月無有臣生長於瓊飫聞黎患痛瓊民歲月被害虛費陛下兵糧迄無一臣爲地方長久計以紓陛下南顧之憂者請爲陛下言之夫瓊地瓊山縣處其北崖州處其南萬州處其東昌化縣處其西自瓊山縣轉西歷澄邁縣臨高縣儋州昌化縣感恩縣至崖州計程一千一百里自崖州轉東歷陵水縣萬州樂會縣會同縣文昌縣復之瓊山縣計程九百四十里是瓊州府自南徂北自東徂西以圖三徑一計之大約七百里程也臣嘗博訪附黎居慣行黎村人氏近日大征踏路官兵皆稱自崖州羅活峒抵瓊山縣大坡頭營三日可至是黎岐盤踞地不過方四百里而已區區方四百里地自國初以至今日殘害國家赤子若此之

毒而無已調用國家官兵若此之衆費用國家錢糧若此之多兩廣有巡撫都御史總其權瓊州有兵備副使專其事嘉靖十九年以來又有守備參將之設迄不能一施勦撫安輯吾民何故武臣憚難畏寇文臣養望待遷圖目前苟安不爲地方永久謀慮黎小寇害則隱匿不申黎大寇害調兵又苟且奏功姑以應事塞責瓊郡誌書歷載識者開道立邑之議又載弘治十四年太征議及此而未行爲深慽彼非不明知之也而莫或行焉間有志立功業者亦慮事掣肘難行邀功起釁之說我隨可懼欲舉而止無一

人竭材力盡忠實心爲瓊遠計爲陛下擔當事者黎寇稔知之習竊畢矣之是以大兵一退卽旋轉耕其田處其地數年生長積聚仍前爲州縣寇害不少衰止若使兵威震疊不日此亦可以奏功業顯賞擢從而計久長開通十字道路設縣所城池中峙衆將府兵備道則立犄角之形成蠶食之勢矣日磨月化今日寧復有黎乎夫得黎無益於地方處黎或周於計畫謂不足州縣置之可也黎人居處皆寬廣崗場耕作皆膏腴田地非得地不可耕而食文昌縣斬腳崗等黎瓊山縣南岐崗等黎今悉輸賦聽役與吾治地百姓無異儋州七方崗今亦習書句能正語以此例

之非得人不可首而使黎國方四百里地也凡我兵征討無一次不搗巢穴無一次不收成功故臣嘗以爲弘治十四年開道立縣可無嘉靖二十年大征嘉靖二十年開道立縣可無二十九年大征大征後開道立縣可無歲歲勦勦年年守戍誘之日地土險惡勞師無功藉口聖王不治遠人之說者皆庸人苟祿偷安不肯身爲地方當事託詞也往不可諫矣今距大征僅三歲兵威之震懾於黎人尚有遺黎之生聚猶寡開道立縣今日可及爲也不然數年後必一大變一大變必用兵十餘萬必費銀數十萬兩必殘破地方必毒痛赤子功虧一簣坐失事機陛下將奚取

哉臣雖未嘗手操矢及地方變故區處事宜則習聞知矣倘得專任其事馳驅兵革之間俾黎土盡爲治地黎岐動變盡爲良民臣亦能之事如不効請井服上刑以謝欺罔虛費兵糧之罪第臣平昔濡染翰墨之人一旦言及軍旅似可駭聽夫瓊固有兵備副使之設矣于此不爲是謂虛位伏乞陛下明勅群臣中知識事機力可大任不貪富貴志在立功者以之克兵備副使以專治黎之任瓊去京師萬里當事請裁或致遲誤設縣立所限其大槩乘機審勢聽其便宜凡一切招民置軍設里建學遷創縣所屯田巡司驛遞諸事宜許撫按臣等從中節制年年借用許其調

用西土兵廣東漢達官軍打手約四千人值變故許其調用約萬人量撥一次大征銀糧之半以克其費陛下三年考其成立之功七年稽其變化之効必得專任之柄寬其行事而又功少不完不遷其官事少不效必重其罪欲不盡心力而爲之不可得也永絕禍根遺安萬代省國家無已之費紓陛下拊髀之憂可計日見矣經略瓊州計無有過於此者諸臣無有一爲陛下言之一爲陛下任之臣每痛焉伏望皇上采納臣言勅兵部咨行兩廣撫鎮衙門會同巡按守巡各官從長計處則地方幸甚生靈幸甚

治安疏

戶部雲南淸吏司主事臣海瑞謹奏爲直言天下第一事以正君道明臣職求萬世治安事君者天下臣民萬物之主也惟其爲天下臣民萬物之主責任至重凡民生利病一有所不聞將一有所不得知而行其任爲不稱是故事君之道宜無不備而以其責寄臣工使盡言焉臣工盡言而君道斯稱矣昔之務爲容悅諛順曲從致使實禍蔽塞主不上聞焉無足言矣過爲計者則又曰君子危明主憂治世夫世則治矣以不治憂之主則明矣以不明危之毋乃使之反求眩瞀失以舍矣乎非通論也臣受國恩厚矣請執有犯無隱之義美曰美不一毫虛美過曰過不一毫

諱過不爲悅不過訐披肝膽爲陛下言之漢賈誼陳政事於文帝曰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夫文帝漢賢君也賈誼非苛責備也文帝性仁類柔慈恕恭儉雖有近民之美優游退遜尚多怠廢之政不究其弊所不免槩以安且治當之愚也不究其才所不能槩以安且治頌之諛也陛下自視於漢文帝何如陛下天質英斷睿識絕人可爲堯舜可爲禹湯文武下之如漢宣帝之勵精光武之大度唐太宗之英武無敵憲宗之志平僭亂宋仁宗之仁恕舉一節可取者陛下優爲之卽位初年剗除積弊煥然與天下更始舉其畧如

箴敬一以養心定冠履以辯分除聖賢土木之像奪宦官內外之權元世祖毀不與祀祀孔子推及所生天下忻忻然以大有作爲仰之識者謂輔相得人太平指日可期也非虛語也高漢文帝遠甚然文帝能充其仁順之性節用愛人呂祖謙稱其能盡人之才力誠是也一時天下雖未可盡以治安予之而貫朽粟陳民少康阜三代下稱賢君焉陛下則銳精未久妄念牽之而去矣反剛明而錯用之謂遐舉可得而一意玄修富有四海不曰民之脂膏在是也而侈興土木二十餘年不視朝綱紀弛矣數行推廣事例名爵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

戮辱臣下人以爲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宮人以爲薄於夫婦天下吏貪將弱民不聊生水旱靡時盜賊滋熾自陛下登極初年亦有之而未甚也今賦役增常萬方則效陛下破產禮佛日甚室如懸磬十餘年來極矣天下因卽陛下改元之號而億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淨而無財用也邇者嚴嵩罷黜世蕃極刑差快人意一時稱淸時焉然嚴嵩罷相之後猶之嚴嵩未相之先而已非大淸明世界也不及漢文帝遠甚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內外臣工之所知也知之不可謂愚詩云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今日所賴以弼棐匡救格非而歸之正諸臣責也夫以聖

人而絕無過舉哉古昔設官亮采惠疇足矣不必責之以
來保氏掌諫王惡不必設也木繩金礪聖賢不必言之也
乃醮修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率表賀興宮室工部極力
經營取香覓寶戶部差求四出陛下誤舉諸臣誤順無一
人爲陛下一正言焉都俞吁咈之風陳善閉邪之義邈無
聞矣諛之甚也然愧心餒氣退有後言以從陛下昧沒本
心以歌頌陛下欺君之罪何如夫天下者陛下之家也人
未有不顧其家者內外臣工其官守其言責皆所以奠陛
下之家而磐石之也一意玄修是陛下之心惑也過於苛
斷是陛下情之偏也而謂陛下不顧其家人情乎諸臣顧

身念重得一官多以欺敗贓敗不事事敗有不足以當陛
下之心者其不然者君心臣心偶不相値也遂謂陛下爲
賤薄臣工諸臣正心之學微所言或不免已私或失詳審
誠如胡寅撓亂政事之說有不足以當陛下之心者其不
然者君意臣言偶不相値也遂謂陛下爲是已拒諫執陛
下一二事不當之形迹億陛下千百事之盡然陷陛下誤
終不復諸臣欺君之罪大矣記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
知則君長勞今日之謂也爲身家心與懼心合臣職不明
臣一二事形迹說既爲諸臣解之矣求長生心與惑心合
有辭於臣君道不正臣請再爲陛下開之陛下之誤多矣

大端在修醮修醮所以求長生也自古聖賢止說修身立
命止說順受其正蓋天地賦予於人而爲性命者此盡之
矣堯舜禹湯文武之君聖之盛也未能久世不終下之亦
未見方外士漢唐宋存至今日使陛下得以訪其術者陶
仲文陛下以師呼之仲文則既死矣中文不能長生而陛
下獨何求之至謂天賜僊桃藥丸恠妄尤甚昔伏羲氏王
天下龍馬出河因則其文以畫八卦禹治水時神龜負文
而列於背因而第之以成九疇河圖洛書實有此瑞物泄
此萬古不傳之秘天不愛道而顯之聖人藉聖人以開示
天下猶之日月星辰之布列而曆數成焉非虛妄事也宋

眞宗獲天書於乾佑山孫奭進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桃
言采而得藥人工擣合以成者也無因而至桃藥有足行
耶天賜之者有手執而付之耶陛下玄修多年矣一無所
得至今日左右姦人逆陛下懸思妄念匿匿桃藥中之長
生理之所無而玄修之無益可知矣陛下又將謂懸刑賞
以督率臣下分理有人天下無不可治而玄修無害矣乎
夫人幼而學無致君澤民異事之學壯而行亦無致君澤
民殊用之心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
汝志必求諸非道言順者之未必爲道也卽近事觀嚴嵩
有一不順陛下者乎昔爲貪竊今爲逆本梁材守官守道

陛下以爲逆者也歷任有聲官戸部者至今首稱之雖近日嚴嵩抄沒百官有慯心焉無用於積賄求遷稍自洗滌然嚴嵩罷相之後猶嚴嵩未相之先而已諸臣爲嚴嵩之順不爲梁材之執今甚者貪求未甚者挨日見稱於人者亦廊廟山林交戰熱中鶻突依違苟舉故事潔己格物任天下重使社稷靈長終必賴之者未見其人焉得非有所牽掣其心未能純然精白使然乎陛下欲諸臣惟予行而莫違也而責之效忠付之以翼爲明聽也又欲其順吾玄修土木之誤是股肱耳目不爲腹心衛也而自爲視聽持行之用有臣如儀衍焉可以成得志與民由之之業乎無

是理也陛下誠知玄修無益臣之改行民之效尤天下之不安不治由之翻然悔悟日視正朝與宰輔九卿侍從言官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君道之誤置其身於堯舜禹湯文武之上使其臣亦得洗數十年阿君之恥置身與臯夔伊傅相後先明良喜起都俞吁咈內之宦官宮妾外之光祿寺厨役錦衣衛恩廕諸衙門帶俸舉凡無事而官亦多矣上之內倉內庫下之戸工部光祿寺諸厰藏段絹糧料珠寶器用木材諸物多而積於無用用之非所宜用亦多矣諸臣必有爲陛下言者諸臣言之陛下行之此則在陛下一節省間而已京師之一金田野之百金也一節省

而國有餘用民有蓋藏不知其幾也而陛下何不爲之官有職掌先年職守之正職守之全而未之行今日職守之廢職守之苟且因循不認眞不盡法而自以爲是敦本行以端士習止上納以清仕途久任吏將以責成功練選軍士以免名募驅緇黃遊食使歸四民責府州縣兼舉富教使成禮俗復屯鹽本色以裕邊儲均田賦丁差以蘇困敝舉天下官之侵漁將之怯懦吏之爲奸刑之無少姑息焉必世之仁博厚高明悠遠之業諸臣必有爲陛下言者諸臣言之陛下行之此則在陛下一振作間而已一振作而百廢具舉百弊剗絕唐虞三代之治粲然復興矣而陛下

何不爲之節省之振作之又非有所勞於陛下也九卿總其綱百職分其緒撫按科道糾率肅淸於其間陛下持大綱稽治要而責成焉勞於求賢逸於任用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六氣各得其序恭己無爲之道也天地萬物爲一體固有之性也民物熈洽薰爲太和而陛下性分中有眞樂矣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道與天通命由我立而陛下性分中有眞壽矣此理之所有可旋至而立有效者也若夫服食不終之藥遙興輕舉理之所無者也理所無而切切然散爵祿竦精神玄修求之懸思鑿想繫風捕影終其身如斯而已矣求之其可得乎君道不正臣

職不明此天下第一事也於此不言更復何言大臣持祿而外爲諛小臣畏罪而面爲順陛下誠有不得知而改之行之者臣每恨焉是以昧死竭惓惓爲陛下一言之一反情易向之間而天下之治與不治民物之安與不安於焉決焉伏惟陛下留神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乞正赦欵疏

尚寶司司丞臣海瑞謹奏爲懇乞勅諭各部條正赦欵以廣天恩以全民命事臣向自僭言朝廷重務干冒先帝威顏罪在莫贖法在不赦臣萬死不辭矣當是之時卽蒙陛下念臣一點赤忱雖目出位妄言之罪實存忠君報國之

心特命左右侍臣傳諭刑部及錦衣衛官毋加重刑留臣後用以至微軀得全殘生幸免是萬死之中得一生也此時先帝旣崩陛下登位他務未遑庶政未舉獨先赦臣復臣爵位是臣今日之生皆旣死之年而陛下之所特賜者也賜之以旣死之年則報之以免死之事固臣之所甘心而樂爲也況當今日政治淸明之際臣亦安敢自棄其生不思有以圖報乎古人求養其身以有待今臣之所以當死而不卽死者正養其身以有待之謂也然臣有當死之罪而陛下獨生之臣犯不赦之法而陛下獨宥之在臣一人固萬萬幸矣然天下有罪之人皆陛下之赤子也雖其

一時無知而犯罪猶赤子無知而入井陛下今日改元建極上法堯舜之仁以建唐虞之業將決天下之民一洗而更新之則凡各府州縣監禁有罪之人皆倒懸望解久矣何不以赦臣之赦赦天下而獨赦臣之厚乎先帝在位四十五年惟初年頒赦二次續後數年又赦一次至今已二十餘年不見赦於天下有罪之人所仰望於陛下者何啻如饑之望食渴之望飲者乎屢年天雨不調寒暑不均皆積獄積怨之所致也臣罪犯在不赦尙蒙曠世厚恩視在監有罪之人中間另有拖犯受寃者獨不蒙陛下一視之仁乎臣向在獄中每見獄中稱寃者臣卽有目死上陳之

念而時不可行正有待於今日也蓋臣所見者在京一處監耳在京如此天下可知也一處如此處處可知也邇者二三大臣雖奉聖諭議陳赦欵殊未仰承聖意善體聖心致陛下洪恩厚澤阻抑而不遠施狹隘而不得遠布也詔開十惡及强盜重罪不赦可也至於左道逆富貪酷枉法指稱誆騙者犯罪甚輕者盈於十惡强盜均之不赦乎且此等俱係在京之事與在外府州縣有何預亦混瀆於天下乎此責在刑部之官宜勅之條正者也詔開侵收錢糧京庫錢糧不赦可也盈於在外小民侵收錢糧入官給主者皆可宥之贓至列於漕運之不赦乎且此等皆撫按官

所當量行曲處者何不盡宥之以蘇民困乎此責在戶部
之官宜勑之條正者也吏部有當官吏宜量免其數宥其
罪愆禮部有完室之犯罪者除謀反外悉宜赦宥工部有
無益置造之者除婚祭外盡宜罷免皆當勑之條正者也
蓋陛下有愛民無窮之念而二三大臣無仰承善體之忠
不惟不能施恩澤於民而且不能盡革故開新之美使臣
又默而不言則陛下之寬仁厚澤又何以自達於天下哉
詔內開款又皆狐疑不決句多兩可之說不盡由言之詞
近自遠方來京者皆云府州縣貪暴苛剋之官每每堅執
詔內開款凡一切在監有罪之人少有干於條內皆不釋

放甚至一府州縣不得開一二十人者良可惜也臣雖自
體陛下獨厚之仁以宥免而不能使天下之人皆如臣之
宥免以體陛下之仁亦何以一日安寧於朝廷之上乎使
天下後世稱陛下有洪恩於臣而不能廣施恩於萬民豈
非一二大臣之罪哉臣亦預有責也一四月前刑部尚書
黃到監審錄罪人等免一二釋放皆大聲號哭死罪不赦
遂有哭泣之詞重罪不赦遽興怨恨之嘆所以然者祇由
前詔開款未明抑且狹窄不寬故也願陛下總臣所奏即
賜勑諭各部預陳條款逐一開明使天下之民得以盡宥
大開悔過遷善之門則臣亦安受陛下再生之恩矣而天
下之民皆得如臣之宥免而仰荷陛下千萬世無窮之恩
矣

辨黨邪疏

大理寺右寺丞臣海瑞謹奏爲懇乞聖明賜乾斷重治黨
邪言官以定國是以正人心以扶宗社事古昔聖王謂天
子君臨天下一已聞見不能及遠以其責寄之臺諫之臣
故臺諫之臣爲天子耳目夫人一身必目而後能視必耳
而後能聽官名耳目重任也切任也臺諫膺此重任切任
是以苟有論列必隨天下公議公議所是臺諫亦是之非
天下之公是不敢是也公議所非臺諫亦非之非天下之

公非不敢非也廣東道試監察御史齊康正皇上耳目所
寄也其論輔臣徐階備載貪穢實跡中外傳聞人人駭異
夫徐階輔弼先帝十五年無能改於先帝神仙土木之誤
律之大臣以道事君之義階誠歉然矣然階與惡嵩同相
十一年嵩以其貪階以其廉嵩以其邪階以其正惡嵩父
子迄不加害罷黜惡嵩以來階爲首相天下駸駸然有向
治之漸謂非徐階翼贊之力不可也今以老臣復相陛下
陛下信而任之其才與德諒亦昭然莫逃於聖鑒下矣孟
子第人臣品類謂有事是君則爲容悅者有安社稷臣者
以安社稷爲悅者也徐階心在社稷是雖畏戚保位間不

免於容悅順從而隨事調和足小補於天下且其不招權不納賄素所親厚事在當斥而不爲之容素所怨惡事在可取而不爲斥逐古之所謂休休有容克伐怨慾不行焉階亦有之有臣如階者天民大人品題不及謂非一時之選社稷之衛也哉臣之所言中外公議徐階一大公斷案也齊康身爲御史任陛下耳目之寄乃敢不顧公是公非揑架無影虛詞汙辱宰輔次相李春芳清勤慎守保惜名節均之可必其爲善不爲惡人也康奏連及焉善人君子齊康一網打之矣康將以其役且兇如高拱者謂有才力而遺之以輔陛下禍天下乎盜賊資性兇強刀矢慣熟故

殺人刦財無所不至小人非才不能動人小人非才不能亂國今天下動極而疲正宜崇惇大養和平續一綫之脉以蹻之生全之匪其汲汲也復付兇醫再施毒劑識者知其不可康乃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欲陛下斥階而用拱焉臣不知康之心何心也惡如高拱誠不可一日使居輔弼以當鈞軸備在南北科道十三疏中中外共知臣不必贅論所可恨者齊康卉爲鷹犬受高拱指使搏噬善類顧一巳爵祿不顧天下安危罪浮於拱矣宋楊甲試邑有聲部使者以不降意詆劾之時有猫噬鸚鵡罪無可恕之說康職爲御史不咋如鼠高拱反噬鸚鵡徐階情可恕乎伏望皇上細加體察如果臣言不謬速賜乾斷罷斥高拱將齊康重加刑治以爲人臣黨邪不忠之戒庶階春芳得以安位行志朝無小人君子道長天下幸甚宗社幸甚

改折祿米倉糧疏

欽差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兼巡撫應天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海瑞謹題爲懇乞皇恩賜改折以蘇節被灾傷地方事臣奉命巡撫江南各州縣被灾所在甚多分數應題請者臣照例題請已蒙皇上覃敷洪恩賜之改折賜之蠲免小民歡忻鼓舞感恩無窮極矣臣復何言但今年水灾實是異常往年霪雨爲害霜降後水漸消涸今大

不然江南地氣濕熱冬至後不能播麥種播亦不生今距冬至九日耳常年播麥之地尚十有五六渰浸水中麥憂麥秋頓絕望於今日矣且灾止一方猶有轉輸可望今則北之淮楊徐邳南而浙東西西而應天太平廣德等府州莫非水灾之地旁郡無可轉輸本地無可借貸查得嘉靖四十年水灾先皇帝准將五府六部等衙門米悉與改折止論水灾則嘉靖四十年稍甚若論近冬至水不消涸來年二麥缺收則比嘉靖四十年之灾又過之今除內府白熟米係上用所需臣不敢言矣其祿米倉諸臣隨朝米并吏役監生樂舞生天文生醫生儒士月米伏乞皇上軫念

江南今歲之窮比照嘉靖四十年例勅下該部覆議盡與改折其折銀即部運官同白熟米齊解留米以濟江南之饑折銀以濟諸員役之用況祿米倉每歲約該米五萬九千石上下大約每歲支放五萬四千餘五千嘉靖四十四年總督倉場侍郎張守直題奉欽依照漕糧一尖一平收兩平放又加耗米三升爲七升除去三升脚米尚有四升祿米隨收隨放與漕糧久貯有消耗不同以羨餘之積合支銷之存計今五年矣約可再足一年支放皇上雖與盡折一年舊米將盡新米又登又非缺然無米可兼支也事無窒礙可行民切饑苦當恤緣係懇乞皇恩賜改折以蘇

節被災傷地方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齎捧

謹題

開吳淞江疏

題爲修復水利以濟廹切饑民事禹貢稱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三吳水利當濬之使入於海從古而然也婁江東江俱是入海小道惟吳淞江盡洩太湖之水由黃浦入海事起近年以來水利臣曠職不修撫按亦不留心惟此督責日至潮泥日有積累日月繼嗣通道壅淤雖曰水勢就下而無下可爲就矣時遭久潦震蕩太湖因之奔湧四溢勢所必至爲害之大渰沒禾畝如嘉靖四十年今隆慶三年是也而小爲渰沒漂浥之患亦時有之是吳淞江一水關計所需民生欲頓修之舉之不可一日緩也臣於舊歲十二月巡歷上海縣親行相視旋委上海縣知縣張嵿率領沿江住居父老按行故道量得淤塞當濬地長該一萬四千三百三十七丈三尺原江面闊三十丈今議開十五丈計該用工銀七萬六千一百二十兩二錢九分今以水荒缺秋收兼之二麥未佈時方春正月之初米每石價銀已捌錢伍分矣饑民動以千百告求賑濟臣已計將節年導河夫銀臣本衙門贓罰銀兩各倉儲米穀并溧陽縣鄉官太僕寺少卿史際義出賑濟穀貳萬石率此告濟饑民按工

給與銀米於今正月初二日按江故道興工挑濬委松江府同知黃成樂督率上海縣知縣張嵿嘉定縣知縣邵一本分理興工之中兼行賑濟千萬饑民稍安戢矣但工程浩大銀兩不敷饑饉頻仍變故叵測官儲民積計至二月間盡矣江南四面皆荒湖廣江西有收成府縣又執行閉糴無從取米伏望皇上軫念民饑當恤吳淞江水道國計所關勅下該部酌議量留蘇松常三府漕糧二十萬石准照前旨銀數改折凡應天等十一府州縣庫貯不拘各院道諸臣項下無礙贓罰銀兩聽臣調用浙江杭嘉湖三府與蘇松常三府共此太湖之水吳淞江開則六府均蒙其

利塞則六府同受其害其庫藏銀亦如應天等府一例取用彼處饑民亦聽上工就食吳淞借饑民之力而故道可通民借銀米之需而荒歉有濟一舉兩利地方不勝幸甚

開白茆河疏

題為再濬常熟縣入海河道兼行賑濟饑民事臣於正月初三日開挑吳淞江已經題請外臣於二十七日巡歷常熟縣地方父老鄉官舉監生員人等紛紛告稱本縣白茆河道雖經隆慶三年開挑止是一線之路是以隆慶三年水患不能流洩三吳華北一帶縣分均受其害常熟去吳淞江尚有四日之程饑民之能赴工於吳淞者十之一二

而已若是興工之中兼行賑濟一舉兩利當開白茆臣旋於二十八日親行相視丈驗濶者不過四丈水深不過四尺狹者不及二丈水深不及三尺果然淺狹考之三吳水利禹貢稱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今三吳入海之道南止吳淞江北止白茆河劉家河居其中三處而已劉家河原通達無滯若止開吳淞而不開挑白茆誠為缺事難免水患臣又酌計臣先所題請吳淞江工銀尚有餘剩可克他用吳淞江河因饑民雲集計在二月二十日前後告成決矣青黃不接饑民尚苦無處趁食官發銀米賑濟勢之所必然也臣思與其空行濟饑而無益於後不若仍照吳淞江

事例興工之中兼行賑濟既有利於目前之饑民河道開通且有望今秋之成熟臣已責令署縣事常州府通判姜國華丈量約長該五千七丈七尺因舊河道廣狹淺深不一通融牽搭計該用人夫一百六十四萬九千五百三十六工計該用工銀四萬一千二百三十八兩四錢一照吳淞江例不取之民不捐之官止以倉庫之積給之尚可成此一河道也饑民告濟不散不止臣已行令縣丞夏佐典史鍾應亨各分工專督通判姜國華總行稽察於二月初九日興工矣伏望皇上軫念饑民當賑水利當興勅下該部覆議俯賜俞允地方不勝幸甚

處補練兵銀疏

題為河工告成乞賜處補錢糧兼圖後效事臣於舊歲十二月巡歷上海縣勘得吳淞江淤為平地約有八十餘里三吳水利此為第一各縣民告饑甚急臣思昔人興工救荒旋於今正月初三日破土起工實自初八日以後人工方集二月二十日後漸收工二十九日告成臣親行相視量得開深該一丈六尺面濶十五丈下濶七丈五尺前估計題請該工食銀七萬六千一百二十兩止用過銀六萬八千三百九十七兩東西二壩未開并近壩一里內再議開深三尺以受壩外渾泥并管工犒賞開壩造橋等項共冊

用一千餘金可完事工成之速工費銀不盡用其估計之數人夫以饑趨事連月不雨有天幸也又勘得內出之水係清流外入之潮湧帶泥土若內水急流則足以衝蕩潮泥免於淤塞父老皆稱太湖水道節有攔壅計有嘉定縣夏家口吳江縣長橋長洲縣寶帶橋吳縣胥■等處行委同知黃成樂吳宗吉踏勘凡可通流入吳淞江去處逐為疏濬畢後方行開垻又臣於正月二十七日巡歷常熟縣勘得白茆一河果是淺狹亦於二月初九日興工估計該工銀四萬一千二百三十八兩該縣於三月初報完工陞分計至二十以後亦可漸次收工完工不過月盡矣其吳

淞江工候旨未下臣權宜借發松江府蘇州府練兵銀各一萬兩鎮江府銀二萬兩白茆河借發常州府練兵銀一萬兩蘇州府銀四千兩先因各方水災臣令徧修圩岸塘浦支河堰垻賑濟原查導河贓罰銀兩聽各該府縣充用是以解至吳淞江白茆者其數不多今松江府銀一萬兩補足餘四萬四千兩未補伏望皇上將臣二次題請俯賜俞允借發未補銀兩容接任撫臣如數調取補足白茆河未完工并夏家口長橋寶帶等處及四府圩岸塘浦支河等項巡鹽御史吳從憲見在巡率約至三月盡可成功矣大事貴善始尤當善終若使先年時加修濬吳淞白茆豈至淤塞自臣到任之後查得水利官皆分管別事別差委問之水利茫然無知水利之事與已若不關涉上司不以為曠官本官不以為失職水利專與其所由來久矣伏望皇上勅下該部凡河道圩岸塘浦等處着令時加修理撫按以此殿最府縣部院以此殿最撫按庶乎旱澇有備年穀豐登民獲秋收之利而國計亦有攸賴矣

革募兵疏

題為復兵制以省冗費安地方事自古聖賢論兵止是言教之坐作進退之方教之親上死長之義自此之外無他道也以故寓兵於農田獵講武我祖宗初設旗軍繼後復

設民壯即古遺意為之不知起自何時流弊至今專行名募夫本地兵今人呼為主兵自他名募呼客兵亦既明知其有主客之別矣而為主人未有不顧其家者實客忽然來忽然去視今所主之家固傳舍也其長其上其將領部率傳舍中主人也一朝一夕可以使之親之於平時可以使之死之於有事乎出力以養軍出力以養民壯加之餉兵今告病矣賦歛於民日增日重害在百姓之身未足言也二三十年以來閩廣浙直之變大抵生自募兵名之則為兵散兵則為賊再有名募又不過即此前日之賊應之往往來來外援內間當事諸臣亦非盡暗其莫可測度之

人不之知也為是小民偷逸成習一僉為兵載塗怨讟騷之守戰事有難為之者轉之召募苟應目前不講之祖宗之初不設為今日之法則誠誤矣䖏中秉鈞軸者亦不以其所為之為誤此一誤也關係地方非小誤也臣奉命巡撫江南披閱冊籍募兵千千萬萬不可謂無鑿傷人矣然下求之本家之主而資之他方之客二心之人入我堂室有兵之憂過於無兵臣巳行各行省發厚給路費回籍一應關要原把守地方僉軍旗民壯頂補家自為守人自為戰責之彼地居民保甲保長夫平時無養兵之用則一時所費犒賞行糧無多事也倉穀可給紙贖銀可支其先年

蘇松常鎮軍餉及應天等府協濟銀每年計該銀一十八萬九千四百二十八兩有奇并徽州府協濟近給本地方用充兵費計每年一萬一千六百一十八兩有奇民以為厲有損於民而無絲毫補益者合無候命下之日自隆慶二年起一併停免永不徵派剪絕禍亂之萌一省餉兵之累此民之幸一方之利亦國家之利也然臣所言者係是江南事勢通之天下事當改行今亦如是臣籍瓊山縣親見兩廣兵事年四十八官歷福建浙江江西南直隸等處正當寇亂時節聞之識者縣之道路未有不稱募兵貽害地方亦未有不稱養兵之費有損無益者人心同然祖制宜復伏望皇上勅下該部凡臣所言及其他地方事體類臣所言一併覆議速與施行若謂俟我兵練成然後漸去召募二十年前曾有此議迄今未見練成一兵未見去一應募一言截斷而事定矣事定而祖宗之制千載一日矣支吾之說臣不敢為皇上道亦不願該部復作此等議論也

乞終養疏

尚寶司司丞臣海瑞謹奏為懇乞天恩容令終養事臣原廣東海南衛籍番禺縣人甫四歲父瀚不幸早世時母謝氏年二十八誓自礪守勉針黹紡績資之育臣教臣至有

今日原父止生臣一人別無以次兄弟母念父嗣如綫愛臣尤篤臣嘉靖二十八年舉人三十二年閏三月內授南平縣儒學教諭三十七年五月內陞淳安縣知縣四十一年十二月內調興國縣知縣三任十一年母皆隨就養母之待臣雖年當強仕日夕相依不殊襁褓後因寒嗽成衰自憂不堪北地寒苦是以四十三年十月內臣當朝覲陞戶部主事臣母涕泣別臣回鄉調疾四十四年十月內臣以建言偭先帝震怒臣母風聞臣罪必誅痛臣念臣前病轉劇後法司擬臣罪死決招請先帝留中不下旋於四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遺詔復職此出臣母望外以為必

死而今日復得生之想也先帝厚恩出臣望外伏讀蓋愆
成美端仗後賢之詔則今日亮采獻納捐軀圖報於陛下
以爲先帝報猶恐萬分之一未有濟也陛下新服厥政之
初正勵精求助之日遂欲求去可言之乎恐言之乎但臣
所值有甚不得已者臣母今年七十八矣臣年五十有四
正李密盡臣節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之謂長者可以補酬
短者不容於多得况臣家瓊山縣去京師九千四百九十
里旁無兄弟以調母疾下無男嗣以紓母懷止是一母一
子而母思子懸心天涯之北子思母懸心天涯之南憂思
衰病百端攻心老人風前燭也氣血幾何可堪此苦我祖

宗以孝治天下大明令凡官員父母年七十果無以次人
丁自願離職就養者聽伏望皇上憐臣母子孤苦之情察
臣今日不得不歸之故勅下該部照例放臣回籍奉侍老
母俟母養獲終臣照舊赴部供職則臣母子未死之年皆
陛下所賜也臣感恩益深圖報益切致身捐命所甘心矣
臣心懇切干冒天威無任惶悚戰慄之至

被論自陳不職疏

奏爲自陳不職懇乞天恩亟賜罷斥别選賢能以當重任
事臣於今三月初二日見邸報該吏科給事中戴鳳翔論
臣沽名亂政大乖憲體臣即所計開逐一思省無一字是

臣本心無一事是臣所行事跡言官誣妄臣請爲皇上陳
之蘓松常鎮四府路當衝要府縣官日以迎送過客爲事
小民寃抑雖有欲爲分理之心而日無暇時往往棄置不
理事涉鄉官舉監又憚勢豪寢閣不行臣聞之久矣臣到
任之後所准狀果是比前任撫臣爲多通民隱抑强横也
江南民風刁僞每放告日狀動以三四千計臣所准行二
十分中之一而已循舊規月以初二十六二日放告非無
日期也惟人命强盗貪官不拘日抱牌訴然三五日約止
准一二狀盡批府縣情重解審非臣自問自十一月以後
則告人減前所准極少惟巡歷所至縣分准多如前謂越

訴不嘗有之誣告未嘗不加重刑駁允招卷歴可查考種
肥田不如告瘦狀蘓松常鎮有此民謠久矣府縣官招呈
往往兩可調停誣告擬罪輙曰姑念貧民愚民改輕擬誥
之各官則曰一向如此江南民刁奸勝非此不能解爭而
息臣披先年招卷果若所言謂非法也曾援肥田瘦狀之
說刋告示以禁之臣援先日民謠以禁府縣鳳翔乃捏謂
民爲臣興謠臣列爲告示乃自彰其過使鳳翔今日得爲
借口耶五年田土祖宗之制謂實有斷賣文契也蘓松四
府鄉官賢者固多其人厲民致富者誠不爲少爲富不仁
爲仁不富自然之理也果有實賣文契耶臣於他府縣告

係白奪之狀間行一二惟華亭縣告鄉官狀所准頗多蓋華亭鄉官田宅之多奴僕之衆小民詈怨而恨兩京十二省無有也臣於十二月內巡歷松江告鄉官奪產者幾萬人向府縣官問故群舉而告曰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向諸生員問故則又群聲而曰民今而後得反之也鄉官之賢者亦對臣言曰二十年以來府縣官偏聽鄉官舉監囑奪民產漸消鄉官漸富再後狀不受理民亦畏不告訴日積月累致有今日事可恨嘆先年士風不如是也爲富不仁人心同憤乃鳳翔係嘉興府人嘉湖與蘇松接壤婚姻交際如一府一縣之人然鄉官富橫則既知之素矣鳳翔

果有爲民爲國之心不私親故舉而聞之皇上無不可也今本內隱下鄉官不說止說壯民隱下實賣契書不說止說五年巧爲言說爲鄉官立一赤幟不爲小民伸理多年莫訴寃抑可以爲言官哉鄉官自行清退田宅松江府申報數冊到臣見在天理人心不容泯滅鳳翔獨無是心耶鳳翔不考其初據今日論謂民爲虎鄉官爲肉不知鄉官二十餘年爲虎小民二十餘年爲肉今日鄉官之肉乃小民原有之肉先奪之今還之原非鄉官之肉見先奪其十百今償其一所償無幾情見乎詞臣竊恐鳳翔居鄉亦是此等鄉官也祖宗設有軍士民壯今日別行召募成法之

壞久矣臣於到任之後與各該管兵官計議計其不可緊散亦計其係是汛畢時分除去土兵福浙兵數不多聚論則多而散守十餘處地方分數則少散之不難水行者送至定海關陸行者送至杭州方給路費娶妻置產者原議不散謂其與土著無異也選練軍舍以充把守又革去供過客吹手護送并拘解犯人脆弱不堪敵寇民壯以存兵補之原議如此案卷具在賴各官計議停妥是以散兵雖多了無言說聞報之日排入都院賴湯兵備權宜救解不知鳳翔何聞何據也原練兵銀十一府州歲共二十萬兩奉旨留五萬兩每十兩內計免其三徵其一十一府州俱

如此派奉旨如是非各府置不理也十一府州一體而行何謂偏累止照旨共派五萬兩何謂兵糧仍派加有如派徵之民輸之官臣必行文府縣必有案卷臣能隱之耶鳳翔揑無作有不知何故連結倭寇攻陷城池誓血爲盟封庫斬關行旅不通煙火斷絕事干地方非小小也臣欲自爲遮蓋巡按御史張問明巡鹽御史吳從憲巡江御史李紹先時常巡歷蘇松四府與有責焉縱重任在臣若彼不言爲罪不小肯爲臣遮蓋耶鳳翔欲陷臣而揑爲危言以欺皇上鳳翔之罪大矣蘇松四府水荒爲甚是以臣議開吳淞江白茆楊家濱等河各州縣徧修圩岸塘浦支河興

工賑濟江北之荒比蘊松尤甚刼掠之多其經奏聞屢矣
謂亦募兵所致耶建德縣原無驛遞非正路也二十年來
行者憚江西驛傳道九江兵備道二衙門掛號裁革其路
始通臣聞之久矣臣初到任即行池州府查議并移文江
西九江道中復相同彼不愛波江西之民而反欲臣行之
耶府縣官稟說今年水災富家欲照往例取利佃戸稱無
收拖賴臣令之酌量災數二家均認哲矣富人哀此煢獨
又當再酌曰說如此未有禁示先年糧長往往於收糧時
先除還自己平日私債後箕官數富家亦乘出米之時同
逼償債公私並舉錢糧難完臣告示禁革謂待完糧後方

私下取償非禁不許還償也臣官南通政日妾死於七月
十三夜係自縊妻病死於二十四夜妾死於十一日之先
妻死於十一日之後無妻先妾後妾毆妻一日致死之事
錦繡糸謂臣昔為部屬見堂官皆然未聞人謂堂官為僭
居尊之分也臣未嘗差人越境拏人訐絀之辱臣所未論
皂隸說事少者五十金多者百金出金何人禍且立至何
人被害狎慢士夫何官爵何名姓其他事端臣不敢一一
煩瑣以瀆天聽鳳翔論臣揑有指實謂臣自德州而下用
夫一百名則驛遞有循環簿謂臣柴燭取足本鄉有司則
番南二縣有用度數欺天玩坒臣査所准牀并問之府縣

絕無此語柖案皆在陞任同知李世蕃被皂隸索二十金
李世蕃見任南戸部員外王司業被皂隸索三十金放免
王錫爵見轉北司業撞轎直入二司中道致害入皂拏責
三十臣當時所遇二司今熊汝達張尚夫周舜岳羅元禎
見官廣西雲南廣東人口可問者臣不能鉗其口使不言
文卷在官者臣不能滅其跡使無徵驗臣所以謂無一字
是臣本心無一事是臣所行事跡臣誠查省之久非敢上
欺聖明強為辯說也皇上勅下該部逐一查勘可以知鳳
翔之妄矣然鳳翔論臣每言其小愚臣負國其罪實大夫
總理提督皇上畀臣重權行無不可而足以有為矣賢能

當之二三月而治化改觀無難事也蘇松常鎮賦役不均
是第一事臣任九箇月矣而賦役未見均平次是軍務而
軍兵未閑強壯禁誣告而刁訟未息禁浮靡而侈僭如初
謂扶弱被侵奪而貧者自貧謂抑強肆侵奪而富者自富
有臣如此負國之罪可勝言哉可勝言哉鳳翔論臣誣揑
其小遺忘其大是非不明則政事惑亂近日科道諸臣奉
公建言者固有其人其不公者往往逞巳邪思黜汙善類
不為鷹鸇以報國過為鷸口以行私營營止樊人搰擺俾
閣部臣明知其非亦兩可議覆而曰畏其口之攖也竊降
難犯不得不然臣竊謂畏其口之公則可畏其口之不公

則不可是非淆亂則國家之理亂因之三四年來公私論
行議論騰沸賢否莫辨人無定趨有識者曰詩人之訛訛
滃滃也臣願質虛實以明國是兩可敗正死不願闇伏望
皇上亟奪臣官別選英賢以代其任而又大舒乾斷別白
是非徵臣負國鳳翔欺君兩不寬貸詩云君子如怒亂庶
遄沮宗社幸甚臣不勝幸甚

告養病疏

奏爲衰病不能供職懇恩兩賜歸田以延殘喘事科臣戴
鳳翔論臣沽名亂政大乖憲體臣近見邸報皇上不加罪
責着臣以原官總督糧儲皇恩廣大無可報矣臣復何言

臣嘗謂今諸臣全犯一因循苟且之病皇上雖有銳然望
治之心群臣絕無毅然當事之念互爲掣肘互爲排奨而
又動自諉曰時勢則然哲人通變人無奮志治功不興國
俗民風日就頹敝臣二經論劾衆口嗷嗷臣尚執己爲是
臣實見得是也孔子謂施於有政是亦爲政總督巡撫惟
行之大小不同而施於有政事功則一臣尚欲以身爲障
回既倒之狂瀾以身爲標開復古之門路穌軾有言曰破
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臣日夕念之職任
所到執臣而行補報吾皇或可萬分一二也但任事在君
臣孚契猶在年力精强臣氣體原弱從來疾病相仍古人
稱五十始衰臣今年五十七去六十僅三年耳天道一周
人身亦一變新春增年又覺衰憊目今痰氣交作血氣益
虛每一動發昏迷半日勉强視事不知臣者謂臣未衰臣
之自視外强中憊衰弱爲甚況臣母今年八十一一向隨
任視事之餘得以左右侍養而老人樂所自生日念鄉井
臣報君事母交戰胸中論臣衰年義當奉母伏望皇上察
臣苦情臣前自陳俯伏俟罪萬一皇上寬恩不加罪譴賜
臣回籍永終田里臣廣東瓊山縣人瓊山萬里京師微臣
忠悃無日可達臣再有一言焉臣叨任巡撫凡所施爲竭
盡心力一皆採訪民言考求成法民利與興民害與除不

可易也伏願皇上仍勅新任撫臣勿以臣受謗而輕改臣
事忠信之事蠻貊可行勿謂鄉官過客口大難犯不可不
厚小民口小口碑不得上聞而不恤小民仍勅閣部大小
臣工不得如前虛應故事不得如前挨日待遷必求仰副
皇上求治之心毋負平生學古之志不求合俗事必認真
九分之眞一分放過不謂之眞況半眞半假者乎閣部臣
之志定而言官之是非公矣閣部臣如不以臣言爲然自
以猶人爲是是庸臣也是不以堯舜之道事皇上者也宰
相率行臺諫風旨多議論少成功遂階宋室不競之禍我
皇上何賴焉胡銓之諫孝宗曰詩云勿聽婦人之言今衆

朝之士皆婦人也皇上勿聽之可也宗社幸甚愚臣幸甚

海忠介公集卷之二

邱鎮魁典籍
賈棠青南　吳位和　吳必祿　何士瓚
焦映漢雯濤選定　吳纘姬　符詩　馮廷瑛重編
王贊獻甫　伍衡文　鄭應瑞　詹登翰

策

治黎策

天下之事圖之固貴於有其法而尤在於得其人何謂法經畫而條理之卓有成緒可考者法之謂也何謂人所以經畫而條理之卓以成績自許者人之謂也得其人而不得其法則事必不能行得其法而不得其人則法必不能

濟人法兼資而天下之治成則夫今之瓊黎其處置之法固所當講而以身任事之人又非瓊人之所深望者乎夫執事之問華心宣化之圖山川夸險之勢叛服得失之由愚生固曰得其人之為貴何也誠見夫蠢茲有衆可以一鼓而擒而直為是廪廪者亦曰地險不可以馳驅兵强不可以禦敵不知自古及今之寇未嘗不據險以為強自古及今之師亦未嘗畏險而長寇苟我不弱天下無強兵苟我術周天下無險地瓊崖衛所之兵自丘文莊奏不許征調以來今日已如驕子其不足以應敵也明矣故前郎溫之敗皆未戰怯聞千里臨敵先期於敗為之也先哨去而

後哨吹彼欲進而此欲退爲之也今日之禍雖有以激之使然然猖獗二年崖民死徙將盡未有能剿絕而安輯之者尚得謂之有人乎今王命赫然舉兵誅之夫以萬全之力視此直孤兎耳其束身繫頸計日可待也然愚生之所憂者元至元屯田立學復起文河之憂毛伏羌提師壓境不圖十字之道欲爲目前苟安之圖不思萬世無窮之利根株之不拔則未必後日之不如今也夫瓊黎中處環海州縣譬之人則心腹之疾也失今不治後將浸淫四潰而爲四肢之患皇甫規所謂虺蛇入室不可一日安焉者也故愚生以爲今日之計不過堅持開十字道之心固執立

州縣之計而已自此之外雖議之之盡其方處之之盡其術皆下策也何者昔之議者謂盡殺黎類爲恐而究其所以爲說不過曰禁商人之貿易則黎無以爲矢及之資夫利之所在人共趨之雖死有所不顧而況於鐵首其戎者乎是奸商雖不可不禁而有不容於盡禁者矣不過曰禁軍民之逃亾則黎無以滋劫奪之毒夫徭役不擾俯仰是資固有樂之者況於州縣復爲之敺乎是逃亾雖不可不禁而有不容於終禁者矣不過曰治土酋之刻削則黎無以爲變亂之激夫讀書知禮義者浚剥良民雖廉恥有所不顧而況於土酋之無知者乎是貪酋雖不可不懲而有

不容盡懲者矣始終撫柔者在一和字姑爲一時撫綏之計不可以策黎也革心宣化教且遲於百年官吏之遷陟不常人性之貪暴不一以一人之身而思以一德化之不可以策黎也所宜乘今日大軍之勢首惡旣平之後開通十字大路州縣所之可移者移之屯田之可徙者徙之遷良民之無田者佃其中其不宜剿滅者徙之於外夫然後爲百年之計而瓊民享無窮之福矣不然今日赫然之舉復如前日收兵之速剿除雖盡於小民無所益也又安知後日之不如今而復爲民害乎又不然而徒曰革心宣化云者吾未見州縣之不立十道之未通而可以革心宣化

也嗚呼此所以得其人之爲難而非得其法之爲難也愚生之所憂者如此而已矣而其所以策於執事者亦不過如此而已若夫山川夸險之勢叛服得失之由瓊志歷歷如照愚生欲語而未暇焉在瞽之見惟執事進而教之

訓諭

訓諸子

二三子之從遊於吾者何爲哉天之生此人也而百責萃焉古之人所謂通天地人曰儒大學之入條目知所先後其事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了此無惑故從其先得者而問焉其不免日程課於文藝者蓋有司須此以責士發

挿而涵泳之於此與有力也其售不售不與焉今之從事於學有以聖賢自許者乎而㚒狀元進士於科第者人恒壯之此學奚自而來黄瑞於諸子有一日之雅於經授或未盡焉而勞躬勵行人之模範敢後然自謂足以當之而無慊者然學求以復其良而已操心治心此不師而師之嚴切者諸子謂無以過我而師焉或可稽之經傳質之子史友之淸夜瑩靈之氣囧徒曰吾惟師之從要亦蔽焉而已聖賢以識眞誨人其說備在方冊踴躍於諷咏而不能以自己昂昂然張膽明目直欲毫髮終行之此日新之地也行之而牽於俗不免有怯心焉則志立而氣不克也仲

由不恥縕袍之立孟軻藐大人伯夸之敢於非聖人而不顧時舉而服之心胸之間往來不置或者克養之有機乎不然徒綴酸文識陳語爲後日富貴故鄉之計覩百責於我何如縱其一舉而進立於卿相之列吾爲二三子醜之矣夫求富貴利達而妻妾之羞泣從焉眞心也施施而驕其妻妾失其初焉者也孔子得子路而有惡聲不入於耳之幸事師無犯無隱究其所以至於若此乎君子之無恥色忿而詞怍焉聖人不計也二三子何以復我

參評

知縣參評

知縣知一縣之事一夫不獲誰辜一民失所予咎所以入單父之野而見棄魚之仵則知子賤之政矣履中牟之境而見雉馴之休則知魯恭之政矣爲政不同而要不外乎敬天勤民之念且灾異上則減膳撤樂謹告上則禱和求言凡膺斯民之責者體上天之意而興咻之歎獨必哀鰥寡必恤不恍一法不私一錢肺石下無梧丘鬼覆盆中鮮鵠亭冤爲民開必得之門明必死之路而厲聲不哀鼠牙無訟則政簡而刑淸矣此豈家有治縣之諸蔑良由萬物一體之懷而誠求之也乃今則異是矣一旦綰半通得一邑遂沾沾然色喜埋沒眞心不惜廉恥多方措覓以克囊

橐朘生民之膏塡溪壑之欲甚至有鍾乳三千胡椒八百之誚而不顧者嗚呼縣則右矣官能淸乎槐根瘠矣馬骨高乎貪酷若此殊不知上而朝廷吾父母中而撫按藩臬僚屬過客鄉士夫吾長兄弟下而吏書里老百姓人等吾子姓遇之各有正道若謂止可絜已不可絜人絜人生謗謂所行不可認眞認眞生怨取禍不顧朝廷之背否以鄉愿之道待其身以鄉愿之道待吾子吾長兄弟浮沉取名竊取官爵非知縣也本縣初意直欲以聖賢之所已言者操守行之自謂效可還至迄今四載中夜返思日日催徵小民賣妻鬻子未有完事之日時時聽訟小民爭鬪趨利

未有息訟之則感孚之道薄而民不化獨奸之智淺而奠猶存徒有其心未行其事徒有其事未見其功誦法孔孟幼學之壯行之期月而可三年有成有深愧焉俗吏非所以語我若曰稱知縣職則全未也

縣丞參評

官以縣丞名恭謂一縣事宜與知縣和衷協濟承流而宣化之也誠靖共爾位無忝厥職奸官自我爲之安知不與鳴琴而治者大展雷封之畧哉是縣丞之事亦知縣之事知縣之責亦縣丞之責也如未入官門先營家計爵祿賄賂奪魄動心國病民寃如聾如啞縣丞之謂耶瑞自下車

日竊心鄙之誣我參列備官而未之講耶每見時可共言爲之卷舌事可獨任爲之却步有如韓退之所謂涉筆占位署惟謹惟長官之聽漫不可否事治縣之績無一足紀是上人予惠元元之意不能承而宣之也非縣丞也

主簿參評

主簿者掌一縣簿書之事也雖位有崇卑職有詳要夫人莫不有眞性率眞而行之卽古所謂僅得一官亦可小試苟不盡分稱職金玉其外而敗絮其内也卽陟巍科登膴仕徒玷官常耳餘無容覼縷如錢穀一書宜出入明允無悖孔子會計當之說苟勾稽錯亂追呼朦朧有錢則寬徵無錢則急比且計權數之多寡而斷緜之有大封小封以爲常規之入焉是憑家兒爲騙使了不能以自主徒老死於簿書間也又何異於王佝輩唯唯諾諾僅供公之喜怒也哉非主簿也

典史參評

典史掌巡捕民間盜賊爭鬬徵事畫屬之所貴小心翼翼晝夜惟勤棲僅一枝飲惟滿腹而已者位卑而言高祿微而謀大黑白出於唇吻曲直任其心胸指良爲盜爲己贓利欺肺石之無言棘林之哭置不恤焉何以爲民長上哉兕屈一夫寃一婦天之霜旱隨之爲民上者可不縶此爲

兢兢歟且又偏聽術套相助殷側盜賊分其贓爭鬬罰之緜不幾乎群狗之五鬼乎非典史也

教官參評

教官掌一邑之教一邑之龐厖薄質俱藉其陶成兄門下皆俊傑之秀乎所事事比俗吏簿書詞訟不同雖不能如尼父設教洙泗人三千王通演教河汾士八百卽淳邑庠黌齋濟不爲少矣掌學教者謂可安閒以自曠乎應將經書性鑑子史諸集與群弟子朝夕講習月日會課切磋琢磨使之義理明而心性醇異日登之仕路文章由道德發出事功從學問做來有裨於國家有濟於生民亦以見學

優則仕之明驗也瑞仕淳邑一載有奇矣見諸生嚮飲呼
盧逐蠅營則有之所謂經義治事齋忠臣孝子錄靡然
罔聞也是誰之過與若寄空名於諸士子之上與籍無傳
模範不端虛糜歲月為身謀為家計初入學則索其贄見
之儀既入學則需其送節之禮於諸士子無毫末補焉亦
何以克稱廣文之職也哉非教官也

陰陽官參評

陰陽官測日晷星候別昏曉雨暘早晚氣節以占一邑之
機祥而央趨避焉故有平子之椎算而後渾天之說行有
卷子客激水轉輪之智而後知星辰之畫次故陽德主遂

陰德主閉調而變之無愆陰無伏陽人無災厲物無夭札
此陰陽所為福國也若今則不然矣古有男巫掌望祀望
衍授號巫女掌歲時祓除釁浴春官司厭政焉近因周禮
久廢今陰陽官納銀克之希圖罔利每於朔望月蝕大旱
舞雩時而需索夫巫氏焉問以陰陽之理情如也不幾與
古陰陽之設大逕庭哉以是而稱陰陽是假陰陽不測之
術而行籠絡巫氏之計也非陰陽也

醫官參評

醫者業軒岐之業心天地之心察病症脉理識藥性以剂
一邑之病故起太子於暴蹷之頃識豎子於膏肓之際以
之醫國可醫人可醫龍醫虎口有何不可乃今之所謂
醫者不識標本不諳經絡取人之病而妄治之幸遇病靡
稍退舍則揚然自誇曰真不愧手也迨久之病氣發諸復
之或弦洪或沉濇情然無下手而鼯鼠之技窮矣更為之
詭其計曰備諸籠中得之無不效但皆僞龍宮物因而索
價之高也而病如故也大失為醫者之心夫醫可無恒哉
以是醫人是以既死之心醫未死之人也然則夫人之夭
札反不如南陽耳谷中之老歟非醫官也

老人參評

古稱虎溪三老香山九老此老而無與於民也聖製老人

之設一鄉之事皆老人之事也於民最親於耳目最近誰
善誰惡洞悉之矣尤擇一醇謹端亮者為之以年則老識
則老而諳練時務則又老因搆一亭書之曰申明亭朔望
登之以從事焉是不計佗非不避親毋任口雌黃不憑臆
曲直善則旌之惡則箴之此亦轉移風俗之大機括而鄉
落無夜舞之鰍鱔矣乃今老人以錢神為使鬼希圖差勘
瞞官作弊以肥私囊間有投訴此行酒食曰吾飽吾腹矣
彼私賄賂曰吾豐吾袖矣至兩詞俱備狐疑莫决徬徨四
顧不能出一語以相正焉嗣是公道不昭貞邪莫辨嗟夫
人也以位則居老之名而智則反落孱口齒亂下也非老

人也

里長參評

古有五家爲甿十甿爲里里中有長此里長與比長鄰長五等之長僉建登之版籍以供賦稅之入也我朝規制立一都圖卽有十老里戶而甲戶轄之里之甲有甘苦與共之情焉有臂指相使之勢焉誰貧誰富誰困苦誰逃流誰人錢糧多寡誰人丁口消長彼盡知之諸凡差役一總其數於里長而爲之徵輸焉若果不好錢不刻剝無私向有天理心里胥無索瘢洗垢之苛甲自無醫瘡剜肉之慘甲內之老稚皆得本老之里而長養之矣奸黠官孰能如之

者乎則里長之設當如周之里宰黨正體國奉公者爲之可也倘憑勢作威當大役而有壯丁之重派應卯酉而有連累之誅求或混扶甲首以頭售其奸詭之謀或妄開甲幹以陰行其賄賂之術有幾者徧爲回護善柔者不行扶持事兼利已則同甲首作弊以欺府縣事止利已則假府縣名色而剋甲首百計取錢無心撫恤致使村野蕭條甲首流離剝其子以厚其身竭澤而漁明年尚有魚乎非里長也

生員參評

我國家群士黌宮導之師儒優之廩祿復其身及其宗族待之不爲不厚矣至求士之可以潤澤生民還報天子者則鮮其人焉何上之人意在得賢而士之所希在榮利也夫天地所以生一物卽所以生萬物之理故一人之身而萬物之理備焉萬物之理備於一人故萬物之責亦萃於一人君子之仕也彼萬物之責身有之故身求以盡之如饑之必食渴之必飲有負而必求其酬有約而必求其踐不得已而然也今人不以行義視君子之仕以榮身及親當之意向一差是以百端施用無一而可昔人謂士非不脩之家也至應舉入官耽利祿慕榮途患得患失靡所不至不能不壞焉夫如椰子河間傳則士脩之始壞之終爾

亦有之然大槩不美之士不必獻身天子之庭然後人可得而知之講之不明守之不固窮居之所以自脩自養有彰彰然著者試舉一二今上人之鼓舞諸士子者盡聲勢也細推論之多不協義士子遂群然而曰是能作興我輩人也是待士之厚人也然則入官之後其聲勢更有大焉將無慕之乎上而朝廷待士之恩下而有司義起之典如補增廩如優免如途費非士子所宜與也今越分而求且紛紛焉比之墦間之乞相去何如然則入官之後其爲利更有大焉將無乞之乎謂義則與衆與之助之成事可也而今凡事有與於秀才者不論是非可否輒群起而曰護

我類焉習戰國背公死黨之風更不知孔門不比不同之義小人學道則易使秀才學道今人顧以惟難管目之然則入官之後其徇私其植黨更有利焉將無胥朋比以壞國事乎施於有政是亦爲政今士子之施於家者敘倫理洽恩義若之何也議者比秀才爲閨女孟子人有不爲後可有爲意也今之秀才不爲處女而爲潑婦亦多矣以若所爲求若所欲負天地生人之義孤朝廷作養之恩非生員也

吏書叅評

昔人謂一介之士苟存心於利物於人必有所濟吏書主

書寫文移掌簿籍預縣事古稱庶人之在官者果有美意則及人之惠比之一介之士遠矣何今之爲吏者爭以得利爲誇惟以得利爲誇故百端作弊無所不至將以徇吏呼之賤之也一爲吏而天之所以生人仁義禮智之道同於聖賢者喪之盡矣非吏書也

申文

申海南道陳雙山文

福建延平府南平縣儒學爲區處兵後地方以絕後患圖久安事緣本職會試未第曾具奏蒙兵部奉聖旨行撫按符遞道從公計議後授今職母老在堂便道歸省且冀得一至臺奏所未盡并不可先言者一一誦之事或可成也時臺下往雷州府候清軍察院旋瓊與本職起日相値不得已更日求見奈門者拒之咫尺間候二日不得一接思憑過期始渡海北上中途每思及此深用憮然今已至任未得言者請爲臺下言之夫瓊州府州縣外旋黎岐中處正皇甫規所謂虺蛇入室焉者臺下試思天下有此等心腹疾而能一日安者耶無黎則三州十縣可寧謐去二三萬黎人安五六十萬百姓加五七年功成千萬年逸臺下試思天下有此等用力少獲利多事而可舍不爲者耶黎潰則三州十縣舉受禍然以三州十縣制黎則又千谿萬

徑皆可施功五裂四分柄執在我臺下試思天下有此等反掌易事而可曰不可能者耶然自國初至今日竟無一人擔當此者何其故有四全無志者不必論大約今人官居類傳舍至任未久遷擢競心影響間見黎岐難處遂終以難視慕榮途之速心蔽遲難之一見先入爲主一也詢訪未的妄信人言謂黎岐地方瀾山嶺峻林木茂密通之爲難妄信人言謂黎人強衆出没千百爲羣敵之爲難英雄豪傑當爲而不爲二也平素攻舉子業未嘗留心經畧民事區處循難況兵戈危險不知其易妄意其難思及存亡呼吸心膽喪矣不復爲謀三也其有思得其方志立功

業者又慮黎平我去後萬一事出不虞邀功起釁人將罪我何他日前成功後留顯禍四也自國初以至今日言者屢矣迄無能取信上人者何其故有三雷同平黎之說憒然不識地利險阻致上人以白面書生笑之一也津津然說平黎動費竟所以見其一不見其二說東遺了西說南差了北上人因其二盡疑其一二也誌書歷載諸人議論然其人亦有可為他言之不行毋乃議事易處事難致上人以紙上空談視之三也二者皆非矣臺下誠能以必為為志於本職奏疏上兵部圖說治黎策一道少致意焉且於不可信之三求其必執此說之故於不擔當之四溪求

衆不擔當之由彼此參互不用其三借三以壯吾膽歸笑其四借四以溪害謀將見反掌事烱然臺下目中矣夫一時之爵孰與千萬世功名一世之榮孰與千萬年廟食臺下欲不為之得耶本職言盡矣然尚疑臺下有懼心焉寧非謂提督府不與我以他方兵糧乎夫本職云調廣西土兵廣東漢達官軍量撥一次大征銀糧之半此據人皆可行言耳若臺下兵備之權則不然蓋瓊民游蕩并無衣食乘為盜賊者甚多練集五六月可成精兵借州縣民壯工食權宜區處給其始資黎地木山貨木價給其終兵行糧隨殊無難事又寧無謂兵事一舉存亡呼吸誰則料之乎夫本職云用兵良亦以勢不在我或生奸人玩侮之念大約此衆先易後難隨機鼓舞止用一撫字自可了事本職思之日久歷之日深問之日多事決可成成無後患臺下請壯膽行之本職初官遠不得上人意這等世界究竟做成甚事業母老在堂歸期指日中有言未盡者俟到臺日悉焉

稟帖

稟鄢都揭帖

嚴州府淳安縣知縣海瑞謹稟伏讀臺下劄付云凡有益於鹽政者我三司并府運州縣等官具帖詳報又云素性

簡朴不喜承迎凡飲食供帳俱宜儉朴為尚毋得過為華侈靡費里甲又云方今民窮財盡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務宜體亮諄諄然不一而止仰知臺下為民為國言出由中非虛設也第今時風俗喜諛惡直今時居官人利害得喪動其心因一人疑千百人樂於為諛不樂於為直臺下奉命南下浙之前路探聽者皆云各處皆有酒席每席費銀三四百兩金花金段一道湯一進下程則山禽野獸人不能致者備焉供帳極華麗雖溺器亦銀為之與臺下願行條約大悖焕夫都院出理鹽政我祖宗以來未之有亦希闊事也事出希闊則疾苦者望車駕而赴訴貪酷者

摯事駕而改心百姓得希闊之過焉可也乃今府縣恐以不周致罪極意買辦里甲權於出財怨口嗷嗷百姓不沾希闊之恩反若希闊之費是朋乃官屬承奉臺下樂爲諛不樂爲直諫認臺下之心賤卑職先任福建南平縣教諭時既卑門道經南平供奉過盛石峯駭之鄉官進禮敬卑職之說石峯答云此極是害民爾壟法通滯卑職知其端本知其悉不敢妄爲之說獨此一事耳聞目見嘗私謂縱使臺下目後一不收受然物既買辦必有花消里甲咨怨誰則當之官屬以今時俗例度臺下竊恐臺下又者官屬利貴諛不利執守禮法事不反知而悔無及也害有甚於

壟法之滯者是以敢竭區區爲臺下籌之爲此具稟

告示

勸賑貸告示

賑貸之事古行之矣吳有申叔儀之請魯有臧孫氏之告無非急病意也故周民之急者如救焚溺焉揖讓救焚徐行救溺無及矣今本縣細訪得各都圖富積穀粟之家每每幸荒歲勒索貧民質物典當倍約利息其貪甚慮無可償者雖倍約亦固吝不與夫當凶歲小民菜色羸形妻啼子號甚者顛仆路衢輾轉溝壑少有人心者見之有不能爲情者爾輩獨無惻隱之心至是耶貧民富民均一天地所生之民也一偶而富一不偶而貧假使以爾等處貧者之地貧者處爾等地步亦如爾等坐視待汝畧不加恤爾等無從取食亦將怨之否耶恨之否耶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爾輩偶以利心蔽真心故令里老人等將本縣言意勸諭爾等量將所積穀粟借貸貧民不許取利積厚德以遺爾子孫其有念人之急不取其利亦不取其本而直與之者本縣以尚義名目書扁鼓樂獎之列名縣誌如仍前畧無惻隱倍稱取利許貧民指告以憑重治夫積財而不能散者昔人以守財奴鄙之爾等將爲尚義之美抑將爲守財奴之陋財積無用德積慶及子孫爾等念之

禁革積弊告示

吏部侍郎海　爲禁革積弊事據通政司送到西營街人陸武告狀審之初執票六張後西營崇禮長安三街人等又送出票兵馬司自行八十九張爲各衙門行者二百二十張曰此偶未繳送兵馬司者畢其先日繳還者尚不知其幾何幾何也以五城之人當千百官大小事用度之害侵用里甲朝廷歷歷明禁今兵馬司官也小做了一箇狠之貪虎之猛以小民膏血奉迎合于上官又做了一箇過送贓私的積年此與侵用里甲何異何異合行禁革兵部夫役事宜有刻本各衙門自有官定皂隸等役又加之此

非也然循一說可通姑聽之今後如有部議之外仍前縣捷者雖小費一分一文不及先日萬分之一亦不姑恕三考役滿辦事想祖宗初亦進士觀政舉監生歷事之類流今日而上銀於官曰罰班曰納辦一部之官上而下正用私用妄用在焉出何典故出何年律令自今以後俱停止不許收已收者自五月初一日及今給還在四月內不給惹已費用給各人役領不可追也其本衙家火諸件除上手流傳下之外出此銀辦者退出必用不可無者一一以本俸薪銀給還一如原辦價分文不短是雖價值之多罷官之日賣可送人可留後人用作已小惠可又不然一艜

之便載借用前途不足換米換柴賣充路費可為官人不貧況至侍郎本不至是有激而憤戲談之其伺候諸人原領此銀竟工食聽其自散必用而不可無者一如家火物件以已銀給冢宰統百官豈有吏部不能令行一兵馬司聽之借口科道各衙人如若仍前被害可自放膽來告做百姓不可做刁頑不聽法度的百姓亦不可做軟弱聽人打聽人殺而不言的百姓不言自苦苦何日止或攔街或叫門不禁狀上必明說通政司畏忌若干次告不准送字樣上下有體豈有堂官不能出令一司屬官乎北吏部此等銀年有三千餘兩之多輦轂之下不禁我不知也執事官吏今後為有司所廹不出此銀而禍隨之許登堂叫訴

又本職上任先後日各衙門諸公往往贈有禮物曰交際先日規也夫今日做了朝廷官便與家居之私不同嘗謂孟子之寬大不如萬章之嚴小獵較猶可況受其賜孟子亦誤說也彼酬此答殊是虛繁卻之不為已甚合行告止前二件後附一件共三件皆朝廷法度中事今非違道以干百姓之譽非借此許人之短赤子如在水火深熱中如將入吾部事本尚書主侍郎輔候丘尚書日久不至居一日官盡一日職故不自嫌疑寔此嚴示

示府縣嚴治刁訟

撫院海示照得江南刁訟太甚本院已約府縣官無憚煩瑣不為姑息正欲變刁訟之風為淳睦之俗也近見各府縣申詳格詞往往兩可調停含糊姑息本院不能備言大抵狀詞准行則便得利俗有種肥田不如告瘦狀之說誠哉言也乃知刁訟盛行皆府縣官號而名之至論民情土俗則又以健訟為說何故為此仰各府縣官曉諭各百姓今後告狀須從實致詞不得一語架空自取重罪其各官今後斷訟除非已自訟事廹不得已陷不知者與之量情議罪并吏書作害告及官府乃官府不能鈐束之過鄉官安靜族人家人作害其實皆是倚靠鄉官名色不可執以

誣告論之外此絕無相干生端波及一一執律擬罪如仍前兩可姑息如狀求追銀則曰念彼貧難姑量追人命不貧下手亦估量給埋壅之類者定以故出入人參論不恕

示府縣狀不受理

撫院海示照得刁訟惟江南爲甚詈無上事百端架誣蓋下會十狀而九也本院已諭令各府縣官始無憚煩終無姑息痛之使畏庶乎事可衰止迄今反坐招詳尚有姑念貧民愚民之說各官徒知一念之差情可矜恤不知矜此一人壞千萬人不能治一人之誣必召千萬人之訟其間毋有檝跡畏彼刁訐餘之曰姑念貧民愚民亦有之刁訟

日盛非府縣官召之而使之來也耶又告狀人往往稱府縣官告不受理軍民赤子府州縣官父母也凡爭鬭戶婚雖是小節當爲剖分衣食等項當爲處理若先億其誣捏十狀九誣弃九人之誣而一人之實亦與其中矣況十人中或不止一人之實十人中一人爲宼千萬人積之宼以百以十計矣不能執我嚴法使誣者懼之不來乃併實者而亦使含冤之人不得伸雪可以爲民父母哉惰者不肯受理懦者不能執法其事均不可通爲此再行曉諭今後凡民間小訟州縣官俱要一一與之問理若果無情盡辭雖小必治甚明諭之懼之日端苦之如有仍前寬縱復爲姑念之說與不受理者一併治罪若曰多之不可勝理也夫人有痛之而不知畏者乎始不免於多終當享其逸若置之不理年年月月止是如此多而已矣民怨且詈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府縣能一日逸於民上耶始無憚煩終無姑息本院的見得民情官法恰是如此各官信之行之毋自貽悔

禁印書籍

撫院海示訪得各撫院按院臨將復命往往牌行府縣印刷書籍爲入京封帕用費以數十兩計至數百兩亦有之合各府縣筭不啻數百兩矣有假稱動支本院贓罰有不

動贓罰借稱無碍官銀者此等皆是府縣剥民克之縱是贓罰原無可作此用之理朝廷原無許作此用之法憲司官犯法法當參究念是俗套相沿辦送在外使之辦而送之者致之在內私人私事其來已久爲此票仰某府官吏即行各州縣官但有各院道刷印書籍并取送鄉官長夫禮物等項即抄本院前後禁約將原取牌面申繳其有一意阿奉不恤民艱不顧國法者定行究治此等事在內謂之禮在外執律論之便是贓府州縣官識之

保甲告示

察院近行保甲之法止論居止人戶年至十五以上盡行

門牌爲保爲甲不論原管都圖冊籍盡原該管都圖人戶今有遷徙又有他方來此爲工爲商雇工流寓之人故又立爲保甲之瀍以訐奸細聯渙散使爾等出入相友急難相救亦卽古者井隣里邑比閭族黨之意也爾等可照發去式樣照依居止次序編甲若街道狹窄去處則編東一戶爲第一西一戶爲第二又東一戶爲第三西一戶爲第四若居止星散參差難以齊一者各隨其居相近者爲一甲多或十餘戶少或不及十戶但取守望之便不必分拆割補拘定數目多者接紙再塡四五戶於十戶之後遇有寺觀去處卽儘其寺觀內之人爲一戶甲內有新來人戶

增入新去人戶開除旬日雇工人止覺察來歷不書論年月雇工人書入去則除之各戶人丁年貌有冊牌上止書花名一甲擇一有行止才力爲人信服之人爲甲長三甲或四五甲擇有行止才力爲人信服之人爲保長日輪一人領牌覺察各戶動靜遇有面生可疑之人蹤跡可疑之事卽便舉覺一戶每三丁出一人巡夜戶有二丁亦出一人巡夜戶止一丁者免領牌巡夜之人於是日是夜外出則輪及別人其人回日行補一戶每三丁出一壯丁爲鄉兵餘人才力稍劣雖時常習武不克鄉兵如止一丁二丁願爲兵弁本縣自行選僉該圖自行保薦者不在此限每

人壹具各備好堅利器械甚至貧不能備者亦備堅好木棍遇有警各甲或鳴梆或擊鑼每三丁出一壯丁救援追捕戶止一二人者止於自戶門首聲援莫遠出其巡夜領牌之人各里遞總甲自於格眼下筭一月三十日某戶該某日塡寫卽是一戶一人一日一戶二人三人一夜也保甲之瀍大畧如此其間或有本縣思慮不及窒礙不可行者卽在事委人自爲通融惟安常顧俗不僉報不舉行則不合式若實心舉行甲有聯絡戶有利兵領牌有人巡夜有人酌量多寡人無不均之願則無有不合式矣里遞保長人等仍於稍暇名各人戶各鄉兵有學武藝本縣到圖

試有武藝志肯向前者給賞去縣不及三里者調到縣同在市鄉兵操習凡到縣操試者日給米一升日中給果餅克午飯實有武藝志肯向前者給賞再念保甲之法令爾等互相親愛互相保守身家聯屬渙散敦行禮義甚美意也爾等如或冥頑不聽曉諭不依約束惟欲目下偷安不體諒上司爲爾計圖長久有隱瞞一人不報官登冊里遞總甲并所隱人員編甲之後有警不出救援并保甲長不率領救援者各治重罪爾等試思無自作保障自貽罪悔

保甲瀍再示

保甲之瀍令爾等相親愛相保守身家甚美意也不差遣

不煩擾於爾等一無不利間爾衆多不願爲一僉爲兵輒難色怨言爾衆果冥頑不鑒如是耶爾意豈不以一編爲甲則有覺察有巡夜不得如舊閑逸近六都一圖三十一都三圖被礦徒刼掠爲鑒不遠若先事防禦豈至如是二里之人悔之無及爾衆又不鑒之爾衆冥頑不靈惟圖目前不思遠大此其一也又豈不以一僉鄉兵則有患益我爲敵如倭寇如礦徒皆舍死之人也我則欲生焉能敵之夫倭寇礦徒爲衣食計而來也爲圖生計何云舍死惟我兵望風先奔彼得直行衝突勢若不顧生死而前者若我氣壯直前彼必退避易地則皆然直前則彼死我生退避

則彼生我死此必然之勢平時不願僉兵臨寇望風奔潰爾衆冥頑不靈惟圖目前不思遠大此又其一也其間向敵亦致死者正因保甲之法不行故單身被害若果互相救援則擊首尾應擊尾首應擊其中首尾俱應誰能我傷不幸而死上爲朝廷保地方忠臣也下爲鄉隣救難義士也死無愧心遠有芳譽視之懦夫怯士愧色强顔苟生人世者相去何如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知惜死不知取義爾衆冥頑不靈圖眼前不圖遠大此又其一也姑以一事譬之淳俗喜訟好爭其來久矣至今毫髮爭忿服毒自縊比比有之小亦犯刑憲破家業而不悔忿爭鬬氣比之禦侮出之禮義之勇若何如乃礦徒臨門束手伏死俘奴經縣遠近逃竄爭訟氣何其壯遇寇氣何其餒反而用之功業過人遠矣由今不變其爲無名枉死其爲健訟刁民本職嘗試思爾等訟爭之壯氣逃賊之懦氣倒行可怪遺施可惜爾衆冥頑不靈圖目前不顧遠大此又其一也正謂爾等偷安日久蔽痼不明故再以禮義諭再以遠大之計爲爾辯說若仍前不聽報甲隱下壯丁僉兵臨危退縮必以法律從事前日礦徒窮民計圖衣食情猶可恕今刼村殺人罪不容誅矣爾等可一心力防捕拒捕者隨即殺之不死於敵必死於法死敵爲忠義士死法爲愚頑民爾

等試思毋貽罪悔

議者謂王陽明行保甲法至宸濠之變又徵募客兵嘗之謂此只可立爲之法不可驗之行事利於自守不利遠攻夫良法遲久而後驗習俗偷生苟安已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浹肌膚淪骨髓歲月焉能驟變我法未成他患適至勢急不得不別計應之同井之制已矣乎不可復見矣取其稍近古意還淳朴修爲和睦便益禦侮法莫有良於是者必若以迂闊視之則客兵之害甚於盜賊者何時而已王道之所謂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者何時而成耶是不可見其末遂不深探其本

計目前之功不思尚有遠大之利而謂保甲之法為不足行也

謂保甲法於禦侮有大益者蓋此法行則人各有親愛隣里之心知進退攻擊之法平時相親愛臨難必相救援假使倭寇至一縣則一縣足以禦之至一圖則一圖足以禦之至一村則一村之人又足以禦之矣家自為守人自為戰何事客兵無饋餉之煩費無過兵之騷害者韓退之謂徵兵滿萬不若召募數千法誠莫有良焉者但人情偷安日久不能責效於三五年間耳若謂此法是不可行則古昔居為比閭黨族州鄉出為伍兩卒旅師軍者亦迂濶事耶同井法驗於前保甲法亦無不驗於後之理也

招撫逃民告示

淳安縣知縣海示諭各都圖逃流他方人等知悉爾等割舍鄉土遠離了平日所聚會的親戚交游遠離了平日過時節所摽掛的祖宗丘塚者非獨無天性不忍之心與人殊也蓋因不能賠賦錢糧些小產業賤賣與富家者再無可賣或本身或男女寫作奴婢於富家者再無可寫衣食不克錢糧何出妻啼子號苦惱萬端而里遞多科尚未已官府刑徵猶不息致小民不願有斗酒彘肩之賜惟願無催稅打門之聲不願有遷稿累牘之詔惟願無放黃催白之文奈人願不從籲天無路所以忍割天性之愛含淚避流他方以求衣食以避繁刑非事稍可已而爾等為之也雖然竊為爾等籌之泣顛凡而適樂國爰得我直矣萬一不測賦杕杜者呼昆弟而不見恤歌釆葛者依婚姻而不見收空擲百年夜室致使樵童鄰竪躪其上此時懸想故鄉寧無春令之嘆乎歲時伏臘寧無故舊之思乎迨至同首山陽荒烟野蔓走燐飛螢種種變其寧無廬墓之悲乎雖云人心去漢孔明扶之不足若本縣與爾百姓不嘗子父視之也我實為父而使他人之子吾子吾無忍矣我實有子而向他人之父為父爾百姓寧忍之乎言念及此遑歸之志應有不遑脂車者矣今本縣丈量田山必有一畝收成者方與一畝差稅無則除豁自此以後無賠賦無虛錢糧爾等可回還原籍赴縣告查迷占產業取贖男女無業者本縣將荒田給助工力與爾開墾區處住屋牛種與爾安生不能耕作者照與例日給銀貳分或用克答應使客夫役或用克脩理夫役各隨所能使用凡爾所同之人給與執照待三年之後生理克足然後科派爾等本身身後多方區處如是則室家相保上下相安此亦淳安再造之天日也爾宜體之詳之毋疑遲貽悔

一 條例

鄉飲酒禮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鄉飲酒禮尊重年德正爲致首事也凝與席之人未必的然德行有可師法亦當愛禮存羊買死馬骨致千里馬以隆聖治可也今當事之人每每忽畧於是禮非不行而意念所隆不在是焉民不興行風俗不美由不知堯舜之道故也又生員多係年少後生邈然不知讓道眇覩高年長者以故事視鄉飲凡進酒供湯饌禮貌衰慢夫鄉老雖愚拙父兄也生員凡民之秀縱狀元進士唾手可得亦子弟也隨行侍食禮所當然聖賢開口便

說孝弟推其極如唐虞事功亦以孝弟當之精神命脉實相關涉非迂說也世俗浮薄不知此趣盎不特鄉飲禮爲成虛設而當事諸人謾一念去堯舜之道遠矣居家當仕無一而可亦奚怪哉

杜絕迓迎

聞之閩人魏立峯名一恭鬼任布政便道往返皆自僱人夫民船不驗驛今居官有若人焉當事者欲獻慇懃情何所施粵人譚大川名大初任江西驛傳道凡使客過往痛加裁抑江右以此省費今當事有若人焉過客縱欲需求亦何所用二者得其一焉過往有一毫可動當事執法之思當事有大用可動使客守法之念民疾或少瘳也而二者均之不可得也此民之所以日就困憊與死爲隣哉

聽訟

各衙門日日聽訟迄不能止訟者何失其本也考之虞書皐陶專以德禮勸諭督父子訟者而孔子禁之三月豈以孔子而不能剔其情哉求其心也虞芮爭田文王決之鼠牙雀角召伯辯之聖賢未嘗不聽訟也其轉移化導之機則別有所在而不在於是今上司每以未完責下下屬懼求完事以避責感化之意微了事之情切獄訟日繁而不可止不有由哉今將風俗健訟若聖賢當於其間當必有

止訟之方而不徒懲訟之爲尚也

開礦

按礦乃天地自然之利官開以應朝廷諸用軍門不得已之費撫省吾民一二利之所在人必趨之且免盜掘接濟之害不亦可乎說者謂官開則必立官設衙門取掘礦夫役種種費用十倍礦利礦利盡日且必併其賦於吾民寧受盜開之害不可受官開無窮之害瑞愚人也還思採珠之害誠若議者之言年年戍守珠池防盜採臨採照丁點畝起珠夫起供給官府諸費大約民間每珠銀一兩可買者計採珠并進珠交珠之費有二十餘兩之數官開誠不

可也實產於地反不得享之以濟國用少紓吾民天地自然之利反生刼奪挾擠重爲民害私開爲盜盜開爲害官開爲正正開亦爲害廊廟上當事諸公不知何一無所建明一無所處置至棄此天地自然之利使民不蒙其利反受其害也

海忠介公集卷之三　李[illegible]　邱鎮魁典籍

賈　棠青南　吳位和　吳必祿　何士賢

焦映漢雯濤選定　吳纘姫　符　詩　馮廷瑛重編

王　贄獻甫　伍衛文　鄭恩瑞　詹[illegible]

序

壽南瀛吳公八十一序

南瀛先生吳公家郭南自幼以忠信之美聞於黨里雖溺於世俗華靡之中不安於世俗華靡之習谷神不死謂天地根莊老發之世之言養生者宗焉公得天之美不期近似已而業邵　一國不及天下說古心實識者器之蓋其虛寂之體　非顯諸仁應之用師莊老而失焉世有之矣嬰兒未孩ゑ與完固然區區內守無補於人無稗於天下國家君子無取焉弱志强骨莊老非爲養生計也養生之秘率不外是存養立命言其功還虛久視推其效無二說也公壯年學問本原於孔孟發揮克拓執古爲貞宅御今爲應塵實之莊老歷仕歸田中道若性瑞嘗极其始末秀才事業無傳於人不必言矣世宗皇帝毓然有爲初年志趣超三邁五雖土木一役亦罕有以是當僑在者公晉甲科郎署工部適承其會鮮我方將經營四方進四品留用駸駸然世宗之視公大用指日矣念彼共人取途權

要公上答天子下揖相公凝神抱一執此而往泊如也以此罷歸亦竟以此自信雖享有田園之奉而胸次悠然實超然於富貴之表怡怡閭里將若終身且日規日勸謀與鄉人同歸於道事之苟陷不明則亦已矣一有明焉予姓至親法不爲諱失之於前復之於後與先日逆覩嚴氏今日詠亾守一不阿無異張公蘷以九世聞無能改於武后之非而重高宗隱忍之過君子尤焉公不爲無忍不爲百忍白日靑天其心其事大率如此用能滌除玄覽開闔天門歛藏於專氣致柔之淵迅通於冲用不窮之會惟公得天惟天壽公不偶[illegible]矣瑞公門弟子所願百歲師公今癸

酉二月八日公入[illegible]一誕辰也鄉父老子弟謂予知公微一言爲公頌先得我心樂共此舉鄉人之言又曰公父復庵唐尚書諱賢秀爲遷始祖公繩祖武發祥有在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下之道蔽於是矣凝神立命無越於此復庵獨覩於復惟公以復得天源蓄流長父作子述詩云樂只君子胡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公父子以之并書以頌予傷公之未究厥用也載營魄抱一言公言其心也榮公之壽本於復庵原其自也道其實也唐尚書公世遠事湮言可畧云

壽王堯山六十一序

堯山自幼與予同師友爲學業其神氣之靈諸童稚中識者異之予亦歎然於予謂得天之美不堯山若稍長業舉子文論文宗諸大家盛有稱許淸逸之氣不混塵俗而別爲一局其文類之以故不能俯就時調夾科第科第之文非堯山所不能攻堯山所不與事也經世論今事不平之憤有發焉亦古人好靜無爲上一層意也隆慶庚午予罷官歸别堯山念年矣塲屋中堯山終不得一捷晚克挨食廩日歲貢生又棄去不就家居萬山之中即此採山釣水還以物與人風浴咏歸隨地而樂夫一歲貢生亦庠序士趑窮而不得不安於小私之不可得者堯山棄之惟我所

願我則行之古之人在混茫之中與一世而得淡漠焉傍花隨柳鳶飛魚躍堯山有焉說販屠爭每聞人說及堯山萬山中木石居鹿豕遊脩然有脫去世故凌雲氣遊天地間意唐人之咏懷有曰方同戰勝者去翦北山薇予去堯山居三百里許夢想神交方醉堯山之樂意堯山載營魄抱其一靜之徐淸形可長生也今丁丑九月十有一日爲堯山再甲子誕辰且室人同生一堂偕老宗黨戚里爭持酒幣走賀謂冀缺梁鴻龐鹿門天作之合於今罕有因問頌言於予予惟堯山先年下帷經史百家其學博作爲文章包羅萬象其氣豪談今不平疾苦其志憤經畧人間世

曲暢旁通其識精今時命大謬反之身而謀之神者罔覩前日之所有事者又若無有焉專氣致柔與魚鳥花木忘其形於天壤之內古之得道術者葢如此心與天遊天爲培之夫豈曰不知其雄守其雌聚矣積塊之守豈曰以期年耆而無經緯本末無以先人也哉夫婦偕今六十又一平格伊始而衆心戴焉詩云令終有俶公尸嘉告用是不辭其懇備及堯山自幼而今天眷之隆不偶然也

壽顧母何氏八十三序

天地間和氣致祥乖氣爲異此理之必然也然和氣孰爲大曰孝於親爲大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卽此和順之心

洞然八荒皆在我闥一和之所感召而天下之能事畢矣嘗以弘宇顧君家庭事觀之其和氣之大萃於一門者乎弘宇母何氏相夫事姑克盡婦道先自益和於身矣天地間和氣之祥固有事適其幸心迹並之其不然則惟心之和而迹不與焉何也心可以言和心不必於其迹迹亦可以言和而不能以兼乎其心也韓昌黎謂歐陽詹生捨朝夕之養而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於是爲父母榮雖其父母之心亦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心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心樂也太孺人始就建安之養母和於上子和於下不必言矣先官浙庠今澄邑令子宦遊數千里外母留安戍乖違若無甚於此矣然太孺人願子道濟四方不願子爲兒女溫凊膝下毋剝民毋利已上無負君下無負學毋以老婦爲念之訓顧君朝朝夕夕周旋以之視無形聽無聲恍若母氏日臨在上已身日臨母氏之旁若是慈訓和順與焉用爲澄民一邑之利有子如此母心誠不能無快於是也古稱父母俱存俯仰不愧爲君子三樂之要心契心感融融洩洩雖隔千萬里外如日見之矣天下之和有大於是者乎澄邑士民僚屬謂弘宇君爲祥於茲有自來矣萬曆甲戌春正九日太孺人八十三誕辰也先期乞予言以紀一時之盛予母亦恭人今八十四一則以喜

一則以懼聞言不覺色動乎治天下舍我其誰孟子之志未能或之先矣所養所發不過守先王之道出弟入孝以待後之學者親親長長而天下平道無越於是矣予日侍老母與顧君同衰病林泉無復爲天下念風自火出容保無疆舉於顧君屬之

賀兵憲見庵陳公榮膺三朝錫命序

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所敬者寡所悅者衆我祖宗因之萬曆初天子率祖攸行加惠宇內爰命內外臣工得封父母如已官而及其配先時黜陟幽明大計群吏其無功德忝官常不遂其嬀者不與也見庵陳公至是蓋榮膺

三朝之命矣公世閥長樂人封君太夫人久奉璽書敎豸曳纁族戚稱觴以慶國人遥爲見庵公榮之衛揖揮某某日以其事爲予誦所言以賀予惟士君子立身天地間孰不欲其親偕老一時金章紫綬荷天寵光也哉顧德不足以使媚於天子因之我不足以悅於其親蔭後貽先孝子不匱已則然也公由進士服官所至有聞於人嘗閩李三州初稿所爲贈公之文公平生行業恍如見之公能於其官不待今日之贅矣令終有俶其亮功熙載休揚於世以顯父母有可爲公言者東坡氏謂才滿於天下而事不立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氣也氣之所加無大無小無往不

濤兹公兵備我瓊人境之初正冠酋肆行之際恃撫而驕禍機叵測人衆以此觀公然尚以秀才官虛文無膽千人一律疑公也公叱咤閙群豪喪膽俯首約束置洶洶水火之人而措之袵席之上公何以得此稱異於人哉人徒以其見畏寇如虎公以才以其氣已大物小不見其爲虎也天下而無大事也天下而有大事非其氣之過人者誰則辨之詩云孝德引翼四方爲則然則公之所以荷總百祿顯揚二親以承王休率此措之內則慊心外無掩襲其所及寧可涯哉國人數其事而稱之如華僉壯丁官當驛傳丁糧民壯反初日之不均者與民均之民之利也予獨區區於海酋之一言誌其大也率海之濵衛所布列冠無異焉氣不足以守其才坐是爲累若公所爲鮮不爲則矣用是書之以爲賀

賀衛趙侯軍政視篆兼督屯序

軍政例五年　惟萬曆三年冬忽報衛趙侯思梅如前軍政軍餘人色喜欣欣舉賀侯之文詰予爲問夫事無係於君國無係於州若縣地方不之言可也祖宗列土而官無能舉於其職有甚於今日之武人者乎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無武難乎其國矣請言之㬎子孤懸內黎外海覬釁有人四面敵而諸不逞矣文政何施燕雀處堂中無倚賴有

甚於此三千里地十一所而衛者乎請言之由瓊而北十三布政京師濟濟布列有難言矣特於思梅一武人言之言之何如時也流獘也文武衣冠誠自別於祖宗之舊矣不有天之與我三代直道求自得師在人者乎今天下事由書生矣書生自黨特無有天理人心振古可恃其大者又無有天之與我聖則聖賢則賢在我而巳可死可辱彼書生無得而奪之者乎戰國爭雄孟子有二者天也之說師文王大五小七有幹而旋之矣一王法度衛使司其品三所其品五俯首聽命有扁斯石典章律例曾有之乎前無所闕尚當自我知能如百草結實吐華酬生造化日前

人不有清水王我輩武人立之標焉可以望而趨之者乎
瑞乎生仰止一人而已師王而行惟恐不及名宦鄉賢[illegible]
人無出清水之右其襲職署印在武宗皇帝初年武人未
至今日之衰而衰之始也清水能之於先曾幾何時今日
乃不可能之於後孟子謂挾太山以超北海是誠不能清
水行義峻絶風采無一時俗氣矣要之只是一塵不染一
私無容聞其政暇便觀書史絶不爲今武人酒食嬉群之
習詩文無一傳示於人善讀書者也無搜摘章句之勞坦
然自得其性情之正謂之非人能也可乎哉一時屯政軍
行無一不當人心之槩一人倡率十一所肅如也雖以之

天下無不可者詩云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由前信後思
梅之悳人歌舞之矣子之所取於侯者則願侯如清水收
盛美之功不願侯於無義戰中存煦煦之德侯固握篆而
總十一所事矣勢不得舍侯他屬況侯沉静優閑質美可
上由清水而入聖舍侯無可以爲望者乎用是勉之以爲
賀人有元氣下陷立死亡矣苟非烏附毒劑無以達之今
者希濶之言類是烏附實則利扁參苓延年久視非烏附
也天下事亦爲之而已思梅勿以爲訝

賀大尹趙三山榮奬序

有仕於此承上交下動見尤怨誘之曰時勢之不可宜者
非也夫士患無萬物一體之心爾萬物一體之心人皆有
之以我之心將無不協之心衆人之毋解衣推食無逆於
人不必言矣大而刑罪之加小而阿譴之及風雨霜露莫
非同人於道意也同人於道有不得於人者乎孟子曰以
善服人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三山
趙君令瓊今日月計三季代巡楊燕山公不及章薦馳檄
奬之三尹張子奉文行事揖予乞一言以張其美先無是
例而張子心欲之二百年來無今尹言之不可以已也夫
三尹與丞同稱佐貳韓退之所云漫不可否事爲長官之
惟聽今日體貌大都然也三山縣百務一以家有長兄無

二上自與宜乎同寅協恭之意微噂沓背憎之風熾也乃
三尹惓惓然道三山美不啻口出蓋三山誓不貪泉改心
帝命三十六字養之既有素矣志在厚民生民服化從義
日辭訟中哀哀赤子呼冤案前不忍舍之而曰别爲一教
道也因彼競爭論之禮義由慰日勤困不勤或戒且農桑
風化日諄諄焉實心實政細大兼舉俗吏視迂濶事三山
直前爲之此何心哉萬物一體之仁不得而已也百蠹攸
除百廢與興見之日行莫非萬物一體之仁蓋由蓄之中
藏莫非萬物一體之義不獲乎上竟之上之人與其共不
獲乎下竟之下之人仰其澤僚友同歸於道以弟稱不俗

道厚士隆士於義不於私諸士子嘐嘐以愷弟頌張尹大道爲公淵源有自家聲見於是矣　實則三山心感心使之也而諜象恭不如之也然則曰難乎免於今之世矣不巳之求而人之責其得爲論心之當也哉雖然三山政尚節氣言冲和尚臧分數天地萬物吾一體有得於光明正大之功無得於和融渾純之用大之似矣而未始融之也入人心則如此矣又此而上其爲感濟如之何三山勉之哉天地萬物爲一體仁道也成巳治人道無上於是矣書之復張三尹意爲三山賀勉

賀二守陳後溪榮奬序

國家建官正佐僚屬一政虞廷寅協和衷之義惟其人亦惟其備流獘至今下諂上抗長官稍得專行其志二佐僚屬則唐人所云漫不可否事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府之二縣之丞無以異也撫按藩臬顓制於上二佐既與府正員惟命是聽同之而二佐又復制於其守士生斯世不幸而不得爲長欲行其志難矣神而通之存乎其人其爲功其取效又反有出於正員之上者後溪陳侯二守郡計今七載雖未嘗以同寅協恭之道過望於人亦未嘗以靖共爾位之義自廢於巳握篆視事七載中數居其半侯亦惟盡其在我而巳矣民情多爭囂訟府縣事大槩互聽功居他事十之九侯非託於威惟託於富惟明惟斷民好民惡曲中其情爭於野者望訟於侯丁口徭賦諸出納令出而施事至而酌惟侯所定民則安之其他不然侯何以得此於民哉侯有淡泊養心之功是以得之爲明通公溥之用侯昔與予官浙同爲令繼晉建水州太守侍御劉紫山至今以年例不及章薦爲恨建水康平有聲視永康無異侯既明且平侯之介實爲之且侯之節又非可以易時易事鮮克有終侯之者變去京師萬里而逃珠厓虛名至今爲梗卽侯所代亦旣以得利置富雄閭里矣有風聲氣習而侯不染民之來者不能拒侯聽訟多於他人百鍰之入若可

利矣大者月報上聞事情可恕其小者與民有之不爲公歛怨不於巳克亹七載一日惟介惟明惟公惟德於民之中侯之政則然也獄訟者不之他而之侯謳歌者不謳歌他而謳歌侯夫豈一時一事違道干譽偶然之故哉侯兼理海防事有至之至今迄無成績然卽其不巳於行之心小有警聞輿言出宿而民巳信其爲禦灾捍患之大矣何也民之信於侯者深也詩云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我侯以之共事功其取效先後正員有過於侯哉代巡燕山楊公復命有日大計粵東群吏之治馳檄奬侯其語曰器宇冲和才猷練達海上隄防惟謹郡中惠愛尤多歷仕巳

經六年操持有如一日視士民與議予所聞知無異一時州縣屬教範於侯循例乞言以張其美予懇辭不得次第言之諸君曰惟廉惟明惟公惟斷勤愼兼之居官之道無越於此矣侯課應得章薦不然而人無憾焉公道尚有明也諸君信予不爲佞予亦信諸君不我欺遂書以賀

賀李東城榮奬序

今世官於其地者治下人往往粉飾詞說借貴人爲文架無爲有增細以巨裂絲書其然進之諛風行而天下無公議矣事之可以已其一也然亦有出於人心之公情不容已者出於公則不出於諛或德在人心遠邇同及或饑食

渴飲臨深爲高目前之功身後千百禩之澤大小不同德之不忘於人一也且頌德之中監戒存焉益於其人因以益於其民情在是義又有大焉予於東城李君見之言之不可以已東城隆慶六年冬任臨高縣代延楊燕山信東城初政循例奬之時未及期月耶者老王廷器吳應第等造予徵言爲賀其言曰臨稱富饒邑先後令以富饒利之今日之臨又一臨而非昔日矣我國家官民財法有界限官自爲官俸祿柴馬民自爲民蓄藏衣粟柴馬俸祿外毫髮屬民枉法不枉法其爲贓一也贓在官者法無赦今也不然我民日就朘削見從生不見休息盡由於此郡有守邑有令聖天子以牧養寄之如保赤子義也設官分職不爲不多有以其子視其民者乎見尹而戚天下然也而臨遠方爲甚東城李侯百有爲爲民爲之惟徭賦惟出納聽斷視若切已事一有不恊病瘝在身一旦夕不能安也燕山之奬侯曰督攅造冊籍爲之一清增城垣捍禦爲之永賴侯心無不盡之心事無不宜於民之事燕山之所未及知者事視城冊大率相等均民頌其才夫冬計今期月日矣暮夜入衙未之有聞也審冊不言常例聽訟不入鍰金民予其節居官之道淸愼勤三者東城兼而有之邑人有樂利之歡念東城爲樂利之德然則是賀也得非情不可

已出於公不爲諛者乎二老又節先後尹比方今日曰其人往矣政聲穢跡播人心口若今日事侯與先賢列難其人而今有之解倒懸就衽席民之不能忘也瘅其惡而章其善二老之言凜凜然監戒存焉常目在之如臨師保裨於其人因以裨於其民誠在是矣情在是義又有大焉詩云高朗令終令終有俶用是予其請書之絲以爲賀

賀景竹王千兵榮膺軍政序

聖天子分天下職下都司衛而立之所焉所與州縣錯置基五品秩也兵以千一百計餘人倍蓰之所管轄有戎務有屯糧訟獄是其以衛封國翼我聖明之治實兼牧養允

絭係焉行道遂志覩州縣有大者今守令下民莫敢仰覩人覩之不勝其崇且榮所則不然其故起於秩襲父祖不由問學於官守義惜無所識且其無理德以和心氣也動輒猛悍殘厲以凌剥其下無按藩臬用是從而抑之抑之誠是也沿以成習遂致厚相黨與者牢以坐受爵晁致斥顯顯然中秩之崇反出文雜流下居之者恒亦愀然不樂曰此奴隸冠裳爾其間志有所尚者竟亦以莫可奈何付之莫知所以致此之由去此之道夫人之參其身於天地中者豈必人之榮我而後能立哉執義以往天下有莫能禦者況五品之秩森然明也吾得執國制以爲倚公理之

在人心未嘗泯也勢之亟重有甚焉者吾得以執人心之公而反之理可以張屈抑之勢制足以振品爵之崇故愚嘗以爲今日之武受抑於文者十一我之莫能自立十九也且其所取以自範者繆戾尤甚既以威莫如州縣誘嘆矣乃日剥媚之行州縣固名文士也我何人斯而獨不然撫按藩臬之我督者固偉然名進士斷斷然天下望也彼亦州縣之爲爾我何人斯而獨不然效殖貨利以求容媚方以爲庶或可申一二不然甚矣計之艮也孟子曰小國師大國而耻受命焉是猶弟子而耻受命於先師也然則武秩之邈乎其卑而謂盡由於文士之抑者其然乎其不然乎如耻之莫若師文王爲今之策亦曰執制以自守據義以行制而已毅然不諉於莫如之徵斬然不牽於剥媚之習則吾固參天地人也彼之金且上乎我者將唾穢而奴視之矣吁獨與之角也與哉獨求不我抑也與哉千兵景竹亦有志而付嘆者撫按請於廷而軍政及焉反此而遂有由矣愚懼其莫知所執也因軍士之請用是書之以質天下事亦爲之而已矣景竹尚勉之

賀屈元禮生子序

屈子年三十餘矣仲秋之夕得嘉夢覺而生子衆咸欣欣於餘慶之說相率徵予言以賀焉予曰人生而無以嗣於

其身者能幾言之抑可以已也或者教以成子之貴乎然今之教者於聖賢之道則戾甚自門左之懸久廢馬援之遺王昶柳玭之誡特書於司馬氏者與鄉習之愿符節遂膾炙焉夫天地四方之事舉而屬之男丁之身矣其負荷若之何也顧沉默之名而精若義者能堪之乎是故孟子善養浩然之氣正以爲天地四方之射也漢人因有生男如虎猶恐其鼠之說予非敢以漢人爲適中見也第中人之性振其氣而挽之中也易抑其氣而企之中則難中行不惟惟過中之狂士屬心焉仲尼之所以善於造就也矧今所取當於天下之教者何如哉愛其子而深爲之計顧

以守雌之道進焉以水濟水血肉雖可保永於世而德義之有於身者去賢聖或遠矣謂之能成其子也然乎哉疏少傅不以財遺自謂爲子孫念尤奕史冊矣而犯者屢焉剟道之見須於君實而世又率以爲是者誰則挽之諸友聳然曰元禮少學禮知此義者也予亦欣欣然賡餘慶焉幸天地四方事於此子乎攸寄也用是次之以爲賀

贈廖錦臺膺首薦序

天下事如斯而已謂今無經學士大有爲於天下哉國朝以經術造士士非此無以進其身迨得官則又有今時應官之道經術之在聖人芻狗矣有儒官焉薄收而薄出之

人無望焉而奔走奉迎故事虛文視爇衙門無異人之所以責官人之所以責士判然兩途矣然天下有稱善讀書者又不如是吾省新會錦臺廖先生富有經學文翰擅名於時卽彼小試瓊山而言丁丑落第乙榜而瓊非今人爲貧之仕借此自暇逸者乎舉人教官又今以一過路譬之上下所不深責者錦臺自做秀才攻墳典而舉人日矣比今仕有職掌寒暑燈窓無殊先日非乾乾惕若中有實趣者不能課士子不廢文論爲時制也孝弟禮義尤所課中諄切之急道有本末教有後先譽髦士於鳶魚得所之中一不見其崖岸自居嚴師尊道必人爲敬學之日早麓之三章心有天游之聖也錦臺會之矣然卽此而論不過卽事論事得錦臺之小尚無得於內蘊之多所以爲他日設施之大甞自督府湊洋山公之薦言之錦臺葢繭絲牛毛之學天高海濶之心矣簡編之在今日葢前百千萬年事也前百千萬年事莫不有於方寸之中舉此而措今日之應酬莫非已往之成效措之而有不當焉者乎夫士子讀經爲文又經史正道中出乃入仕則背而馳若戴聖祝欽明之流謂其初不過假此以爲階祿之地眞心本不如此錦臺不變塞於今日之官矣不變於旣聞且逸人不深責之官變之於遺艱投大人所屬心之日乎又不然若荆公

以一執拗得之始敗之終錦臺溫如玉不然也然則錦臺非如心之經學有用之文華也乎洋山意欲廊廟上大用錦臺使得盡展底蘊不負初學言其大畧其小葢經學文章其精神心術之蘊今日舉行教事其精神心術中小小之餘也老子謂樸散而爲若故大制不割今日與其言錦臺於一官一事之中孰若論之於不出戶知天下之上洋山之見有大焉者矣因言之內之廊廟百執事以外撫按薦章爲據外有薦章之美大行其志機會也庠弟子欣欣有此相與問言於余余養痾閒人事有聞見不盡有聞見衍而文章因人言也若其當不當則非余之所及矣書爲

贈

贈高將軍陞指揮使序

指揮同知高前江死於儋之神尖三載矣死以王事天子郵焉加其子一級指揮使世襲衛僚屬某某請天恩所及生死光榮也問言於余爲今肇南君贈余惟神尖之役前江廹於兵廵道不得已而非其本心子加之級何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史方齋不知有此陷前江爲不知彼已之死前江宛矣然兵發有期方齋至儋前江不至前江得當而後進并畏死也方齋不諒其心然方齋滅此後食之心其急如火初非有讐於前江前江知之小不勝大而以二

小舟突二十七舟前江不愛其死至此欲以平生不顧身家心事爲後人計白之史方齋也死於廹不死於義賵其子以其父之義何以贈衛指揮及軍餘先後前江日冠未到股慄先之不能前發一矢者比比萬一不然亦大抵顧有身家之心無死綏封疆之念雖盧和高手飲之鳥附數百未易起其陷下氣也前江度越此等百千萬倍余嘗謂使方翁若能少諒其心謀勇兼資前江非徒死者無神尖事得不死將不爲虎豹在山之壯乎外海內黎方齋之功尤大前江原領兵前進方齋廹不爲無因君命不受將終執之於義或可今日始知獄吏之貴乎不可爲也有此二難前江受廹卽死之輕志無異先日盧勝死綏之慎心卒之李賊破巢俯首聽招一死而地方之受益多矣前江之勇於是可見時以其事上聞憑此不及其實前江白日青天心當厚典無歉夫厚既死之身可予可否其父未見也何以父之天下有有其父子不如其父者乎一血脉之親而又氣習風聲之近子不其有千百之一從古而然以目所見言千戶祟昇能無懼而已驍雄之將也今其子名維續者他何觀法氣槩大抵近之今高將軍夫苟無能如續近似其父夫獨非前江之子耶古稱父作子述子不其父人以不肖子呼之今高將軍得陞一級聖天子亦以有其

父有其子也得天之榮當思所以保有其榮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則可謂能養其志保榮之道也市井人一時之忿有并以其身償人之死不顧者職分內事不盡國法鄉評柰之何獨無忿心猛烈而死之人氣之壯者也其精爽英靈常存天地間一氣子孫寔有依附昔人自責何面目見先人於地下高將軍苟無識朝廷加今官之意能見前江於依附之間也哉家有祠堂郊有墟墓隨入隨出可愴可感父倡子和天機有必然者僚屬贈言之乞有聞者莫不興起况於親炙之之趣焉故不辭而爲之說言長矣一言以蔽之曰肇南今將軍是則前江之子而已書爲贈

贈東梧馬侯榮獎序

聖天子日爲天下求才官惟其備矣事不立於天下者才之不足於天下哉古人言才於德今人舍去本心别自爲才以不才言才應天子還治其人之身不於其人之道天下坐是爲害甚矣哉世習之謬道術爲裂而中流之砥難乎其人矣隆慶三年秋予自北歸海上鄉人日有東梧侯之樂誦侯秋毫無染鈎鉅操切機事可用而侯不爲與侯之德又若不滿於侯之才予心異之然猶未十侯中心之願何如也今旣四載於茲矣所得於侯月旦評侯得聞之者日詳日益有驗乃知侯獨見本心不狃於俗立異於一

時求名於一事非所以言侯也明心見性今天下士動闢佛老日流於機械變詐而莫之反純白不備神生不定又佛老之所羞稱陋之而不爲者侯先立其大獨認本心與俗見逈異人誤以無用於世認之侯涖事臨民應於其心有規爲有揮霍講信修睦息民爭而不示之僞則佛老之心而吾儒家法也內藏其渾純眞一之體而外不失其因應變化之用至誠臨下絜已格物古先聖王合內通外絀綑造化經理人物有其心不背於用侯庶幾焉若今之世有人如侯者其可以易而得之也哉天地萬物性分足焉舉此措之天下之事畢矣詩云誰將西歸懷之好音予皆欲侯擴克分量以盡其才持侯本眞破天下僞應天子求才意歸老山林獎侯而進之未能也燕山楊公奉命旌侯知侯之才未盡於侯之德用因學師生請徵顯闡幽爲侯贈且以堅侯復古之念云

贈趙三山德政序

天下官於民稱父母自縣令始其切近於民稱官則一邑之人春溫不稱官則一邑之人秋殺亦自縣令今天下令何以哉下民易虐取脂膏而橐槖之盜跖四知口雖不明其然心實視之天下同風爲當然事其不然者狃於世俗行已淸濁間於今爲利之說執而行之上司過客鄉士夫

有私厚焉秀才一介儒生無勢而有低昂口舌厚學校士又今人謂居官第一事也上下滙成一團私意心與口居之不疑又視爲當然而行之矣貪者此其彌縫不盡然者此爲要譽遷擢完全之計私厚用財物財物民之脂膏克之私厚聽鄉豪武斷貸於此寃抑於彼今之仕也爲已曾有念及吾民不暇及其他[illegible]予我太祖視民如傷執周書如保赤子之義毫髮侵漁者加慘刑數十年民得安生樂業千載一時之盛也今也不然變而離犯其視之爲當然已非一朝一夕之害矣況瓊去京師萬里貪泉易心敗舉淆雜子方悲豪傑之士無所待於人而興者無其人也萬

曆天子登極之秋三山趙君以奉化邑博任瓊令甸日間一邑欣欣向榮百凡改人視聽父老謂世道一新二百年來無此縣官也瓊今日得有機會饑食渴飲德教流行交會之間說者之言有所感發而然非虛美也三山政績見紀瓊治錄刻本其未詳者諄諄然禮義忠信桑麻豆日爲小民喻勸相質爲奴之俗用柳柳州方計移之里甲絕其費用紙贖捐之與民隨事而應無非民教民養先聖實有行之法三山直方豈弟實政實心待小民溫然可掬赤子慈母不是過矣僚屬吏胥豪家奸黨先日借之爲虛譽視爲當然三山一以朝廷明罰勑法行之一時人快其峻

目之曰趙御史愛三山者持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之說三山曰獲乎上有道合誠明而得之上吾不知之也吾不爲之也三山氣剛行峻知有民不知其他大率如此用能脫小民於水火之中而不免置奸豪於夏日秋霜人所不堪之地謗言朋興願公之去良有自矣昔人不以得民難爲子產病無得於勢豪敗類世俗之見曾足以爲三山累乎學校有知識士無私計者忿然不平司訓馮先生率之乞一言爲贈以釋且曰請有規焉士習以贈文市利子方病之今日不得其平而鳴視舊例遷獎則舉有大焉言之不可以已也爲是不辭其請車攻之六章曰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并歌之應師生意若曰大剛則折不講於太和元氣區區鬱火強陽是務去焉庸醫也持鄉愿易血氣子不敢爲三山願之矣

贈顧肖坡棨獎序

昔李平廖立諸葛武侯論法廢之終身垂念武侯沒世如在素有恩貸及已者不至是也武侯何以得此於人哉習鑿齒謂武侯水鑑無私觀武侯者盍不必求之慨復之心開齊之業即武侯之不忘於人者而武侯王佐之才盡之矣天下凡章程號令式可以聲音笑貌爲於一時以心感心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者不可強也肖坡顧君以隆

慶六年冬尹文昌閱月即有興工築城之役張生世望以別丁糧爭不得於尹上策二月完工一時撫按司道工信肖坡初政交獎之人心同然張生一旦將郡邑士夫意乞片言爲贈夫三代而下人心私憾攻訐愛憎毀譽有言而不足爲言之信久矣張生曰肖坡毫髮於民無染百應迎刃而解庖丁新發於硎不是過也惟性氣高急興築事用法惟峻民不可與慮始如是耳過此則慈祥愷弟沛然如初政矣庭無留事民享凝仁貌肖坡心之不一而足大都不出廉明果斷三者與予所聞知及諸士夫意無異成陽君窮處於齊泰太后爲弟魏冉計收窮翁心玉聽之

卒之五國之成賴以不廢七雄將事務成功尚權變不足
道也肖坡氣剛守定土築豪弱無異淸畋南淡買犢飛蒐
百凡抑强扶弱豪家群然橈之不恤也强項破枉則有素
矣寧曰一介儒生能持口舌短長邀權利不利因之破吏
岸押闆謬恭敬得其心耶肖坡不然也張君讀書爲儒不
然也大抵肖坡之得此於生有本焉武侯有淡泊寧靜之
學是以有李平廖立之感李平廖立之感於其心不於其
事也以心感心是以能終武侯終其身不忘其德生之誦尹
必曰秋毫無犯秋毫無犯然則肖坡之心服於生謂不有
由哉乾陽坎水相背而行遂有天淵之隔肖坡需有孚褒

生復卽命安貞其大則顧君之仁一邑之人有永賴焉言
之不可以已用是書其事以爲贈

贈鍾從吾晉灌陽掌教序

長汀鍾君從吾文昌邑司訓也官四年得晉今之灌陽掌
教門下士某某謀所以贈其行者謂非文不可請予徵言
予懇辭之諸門下復曰鍾師必欲得子之文慕子者也子
辭之不得因言之記稱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仕學融
會孔門未嘗廢仕亦未嘗專言學胡安定有得於是經義
治事並舉之爲蘓湖之教夫古之經典今之人事索之經
典天下之事具於是矣而別於治事之中求之蓋經典言

事中之理而未能一一盡及事中之變事中之幾百千萬
端君子之應如之譬之醫者隨症用藥而又因其一時之
所傳變吹方因革損益本末先後輕重緩急淺深長短廣
狹盈縮有劑量焉毫釐之差千里爲謬苟不知其變之所
以然而應之以其理之所當然于以用之其不至敗乃公
事鮮矣傳稱執一理貫天下之事人非生知之聖平日無
講明融會之功則所謂寂然不動之中而萬象森然已具
之體昏如矣抑何通之故予嘗謂聖天子爲天下擇官地
無缺官天下不見官爲天下利獨見官爲天下擾大端在
不脱於官民義利之辨先無以洗其心身家在念貪取毒

焉下及其日應之政則又先事而講明之未有得也夫從
事經典而日求之紙上之文事之義理而已若夫有其事
而又有其事之變則必於經典所及之內加深求焉於經
典所不及之外加深求焉而後可以盡其故蘓湖教法至
今稱之正以其門下人用之而效者以其能預講之未用
之先而其所以講之者盡變也我國家設有府縣藩臬百
司庶府士得此謂之仕內國學外府縣庠官亦謂之仕國
學府縣庠謂之仕仕焉而兼乎其學者也鍾君司訓文昌
經義治事兼有之矣署定安縣事一年再署文昌縣事計
七月庠序治事之後又得以履於其事而爲之夫引而伸

觸類而長之天下之事畢矣天下事豈能一一身親見之哉然身親之所備嘗與卩耳之所談說意趣各别以躬行之所自見之於事示之於人眞切有味為從為悅必然矣鍾君之於二邑不徒遐邇仰其獨高之高而且隨在有從事獨賢之領身教言教灌陽士子今而後特無多幸乎哉教成十人為國家造十方之福教成百人為國家造百方之福諸門下以鍾師且無得於府縣之秩為銓司不知人不滿庸詎知以人事君鍾君所得多矣乎况今天子在上求賢若饑渴而銓司又能上體聖心教官驟陟郎報選選有之又安知公道之不可掩不有如印以贖得由贖固介

如石如吾從吾亦有以得之乎由小而之大由閑散而之權要予於鍾君拭目俟之矣昔人謂錙錙而較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溢石稱丈量徑而寡失陸象山謂此可為觀人之法言大節可以兼乎其小也予於鍾君則錙錙寸寸且從而得之矣何疑乎書為贈

贈叅戎以吾晏公改西海序

瓊獨居一海中外通閩廣接諸番諸不逞之徒便風帆一息輙抵州縣城下鹵民業加毒之民倉卒不及為計萬屛改元叅戎以吾晏公奉命書督其事專匪保護隨變便宜瓊人幸之無幾惠潮寇徙巢而出不安於東圖復起事於西洋洋風濤倭瀘如舊依倚聲援勢必然也督府石汀殷公計度身堪多故望洋而勇其人上請天子俞之洋海以西付公調度海南衞指揮某某千戶某等念惟北駐陽江不免於歲月之間也乞言為贈予惟諸君之意言之曰夫自倭夸之為梗也我中國不逞之徒因之萮自嘉靖中嘗試台寧突如其來志滿氣得三十年矣天子之靈中國之大迄無一人立功為庸揚氛海上其故起於戀官匯俗中外同風內無許國不二之忠臨變應兵又不曉於司馬孫吳虛實避趨之法死生利鈍吾有命焉自諉於武人而莫之講也兎合結私冒權借譽外此未之有聞矣三年來子

接以吾之貌聽以吾之言矣將欲以有為也大方報國無一為兵幸时熱中迄無如願枕席過師繼嗣斬獲計自今亦既功於前人矣然非公稱心作用不足為公言之也先者從事浙中督府趙𦖩門溫張侍御惟公屬意聞之上曰敬慎謀畧沉毅才猷李實心以求濟務要全勝之謀敵果敢以爭先不為觀望之計素諳夸情熟閑水戰忠信足以動人恩威而能得士叶參錯於數公之言觀之而見其嶽於公矣詩云匪直也人秉心淵塞然則殄滅妖孽救寧海岱指今日之危而注意焉匪公屬誰屬哉人苟不以死生利鈍入心刓方納私冒功罔上皆見其可今視為妄悔無

其之心澄氣勁義集而天下無不可爲矣人患有其外無其內質有其內事從其欺知之而不與行之乎公必不然告之而不以實嫌諱夸毗薄之也用是書此以爲贈極諸衞所官意

贈定安傅莫君署澄邑事膺保薦序

澄邑去郡城陸拾里避萬里京師三州十邑同一荒遠僻地澄土瘠民貧好爭喜訟尤稱難治貪泉易心尹難其人而士民亦鮮有以尹之賢而聲稱之者萬曆三年缺尹以定安縣教諭莫君署其事士民翕然與之代巡栁坡馬公兼政教事薦君於上謂君異才當不次用恊士民意相率

徵予一言以贈予問其所以則又同聲而曰自莫君握篆之後詞訟清而村落無追拘之擾催科緩而事事存撫恤之恩事無稽留人無緣弊里甲省約一邑晏然究君之心蓋仁人長者之心其不爲貪暴苛刻之爲終身之遠亦可以占之一日之近夫澄訟事獨多於他方無實之詞最小民之情所難平者今首以淸訟頌莫君且莫君於澄暫署其事耳今人凡暫署官府之事稱權官百凡姑應先日之爲隨人之後初非創立規則垂久遠也乃上得撫按薦臬之稱下不失撫綏之譽數月之間當疲敝難爲之時惟士惟民聲稱如一君何以得此於人哉蓋君有立已講學之功體立用行是以出之自能爲宜士宜民之政先自定安學諭督府石汀殷公首薦之矣政與孔門弟子言偃出武城而有絃歌之效子賤不下堂而單父稱治道相近似然則今士子一入官遽以簿書禮節苛暴因循各就其資之近而自許已斷其本矣天下只此人心天理而曰某方之民易治某方之民難治可信也哉旱麓之詩云豈弟君子遐不作人莫君之教定邑以之泂酌之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莫君之署事於澄以之莫君無愧二詩用是賡之復士民請若夫前途事業方興未艾此特其發軔之初耳大都於此可見未詳及云

贈顧弘宇榮奬序

曾子謂君子愛人以德細人之愛人以姑息華阬之簀有取於大夫之言無取於且易之說石猶生我疢之美者其毒滋多君子之愛人君子之自愛道蓋如此弘宇顧君以鄉薦繼改令澄邑僅期代巡燕山楊公馳檄奬之謂弘宇能於其官也耆民某某等循例乞言以贈仁養義教所以稱說弘宇君不一而足澄民有言弘宇君則誠無愧於今日之令矣宋儒謂伊呂之道得一縣亦可小試言君曰父母天下守令父母一區大小不同其責一也一人有罪我陷之一人饑寒我饑寒之是其可以易稱也哉况今天下

士舍其行道行志之義詩應舉爲家圖慶得官爲巳利曰要做官則不得不隨此俗套聖賢入官之道即一日也做不得以借口事之無害於義從俗可也吁今之所謂從俗章古之所謂從俗哉士而入官舉止語默動與民關舉止語默動爲民累其事其心盍不止於未仕之前失巳而巳而於人無與焉者也柴馬俸祿外以一毫克巳用以一毫市巳私不免即此一毫爲親民殃門皂胥吏外以一人克巳役以一人市巳私不免即此一人爲部民害僅一人一毫巳非居官之正仁民之道矣況日積一毫積一毫成千百毫積一人成千萬人哉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

治岐之政天下無有也古今無有也且以如傷爲視下視岐政不及一二者視之又當何如聖賢之道因人自考方人有言居吾身自方之中今也是非倒置其間自以爲是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借六藝文姦言亂正失眞何可勝紀聰之使人眩瞀出入反不若信書本心之眞信我聖賢之道之爲得也荆公執物謂人言不是恤居今之世當有取焉弘宇君志出伊呂之上小試鎣邑方以行志爲幸予亦幸聖賢之道率是有明於今也文王視民望道公且遜碩膚而不居弘宇君其法焉東襄請狠膻之剟豈僕僕乞憐而求人之譽者哉子於顧君亦丟用是發民之言未嫌

及也君子愛人以德特書其可規者以爲贈焉

贈丁敬宇父封君壽誕序

夫天下有親如父子者乎一氣脉而流傳之形雖二而不可以二言父子也況日夕家庭又有風聲氣習之近藕氏謂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夫豈以子弟故爲父兄隱如直在其史之爲厚也哉子不如父人以不肖子呼之謂一必其父也子必如其父乃其父先如其子爲之矣其不盡然萬一不至聱聵丹朱言動易入大人能格君心之非天下有不陷親爲不義之子天下有陷身不義之父乎百端言之未有子賢父不賢者今封君七十有一之老敬宇

丁君之父也余於封君一無聞焉於敬宇子則嘗聞之敬宇之於句容何如哉大抵百度具舉满腔子盡是惻隱政又足以發越之而無遺其才也一塵不染六年一日其節也目見耳聞一時循良聲稱天下未有若此尹者然人之賢不賢亦有自來余意度之苟非先有封君然後得有敬宇則必敬宇有執而行父子情親封君順之二端之中苟處一焉君子曰父之能賢也猶有可言者今之時何時哉子得一官之榮又望子滿爲足家之計財帛世界見可欲而心無止足焉又富家習氣也若曾子則可謂能養志亦未有棄口體不爲父母計者敬宇六年之中人一不見其

有內累於家意氣吁非封君之能賢敬宇能若是乎余於
敬宇完美於六年之中見封君近有義方之大封君於是
乎大非時俗人物矣時禮於人父母有生之辰一則以喜
同其子而慶之今已卯孟秋一日封君七十初度之辰也
夫亦誠可爲敬宇慶矣然一人有向隅之泣滿堂燕笑不
能爲心況居官則有民責明有百姓之非幽則有吾心無
能於職之愧封君父子能爲敬宇一日安之乎不安於是
日用三牲之養不能樂矣得子敬宇人人頌尹之賢六年
之久其雨和風邑無異議是今日斑斕之衣莫非一邑懽
娛之色持觴慶祿百拜稽首予爲之亦一邑之人爲之也

天地和氣萃於一門吁盛矣文林封誥錫之天子七十有
一之壽平格自天夫豈偶然之故哉人間樂事無越於此
用是不辭其僚屬師生請書所以可慶之實爲之贈

贈郡侯肖野郭公廌保薦序

君子之於天下立已治人而已矣立已治人孰爲之心爲
之心爲之心自知之得若失心自致之雖天下之理無微
不彰而人之視我終不若我之自視無遁形者之爲的不
取信於我所自知之真取決於人不盡我知之迹失之矣
肖野郭公登壬戌進士守璦代巡栁坡馬公剡薦於上聽
銓司不次之用光及寮宋三府趙侯四府劉侯因希予言
以贈將舉栁坡之言發明肖野平生之素夫肖野平生之
素侯於栁坡始發明之耶肖野修已學業侯於人言之及
乃致其力人不我與撤而不復前耶性分無待於外有待
於外而爲之非性分也肖野公之心吾嘗有以得之郡百
凡迎及而解言一知府無難事矣而日夕皇皇常若不給
今人有未能而事與之共同官之義尚當獎而進之況在
肖野望治之勤日之升川之至西土怙冒文王視若有傷
光武中興兩漢中賢主也以百姓怨氣滿腹誰欺誰責彼
予一人處心如是言今日事三州十邑能處之無不如其
則環海而爲民能使之無不被聖明之澤矣乎一之爲累

承流宣化之職缺如矣肖野能安之乎我無安於是人譽
我於是譽我於形骸之外孰與我自謗我於肯綮之中君
子戒自欺求自慊二侯今日相與聚會精神一堂之上共
而爲之眞機實際猶恐無能自攺於其故民已家國猶間
然也又況分之以毀譽得喪之私賷於耳目以滑於內內
無純心安得外有純政夫吾心則有定若乃毀譽得喪則
亦何常之有御史持憲爲天下公栁坡言之矣今日言肖
野之心今日成肖野之美姑置之所願二侯上體肖野寅
恭之心同寅協恭爲已責自體呂祖謙請狠聘之烈豈僕
僕乞憐而求人之譽者哉予於肖野公亦云區區眞有以

見公以傷親民之心於靑天白日之下而無間知必不以予之言非美盛德之頌也夢中呼其人之名人則應之呼他人之名則不應以其眞也二侯曰然書爲贈

贈鄭節推大東劉侯膺榮獎序

今之入官而仕者庠序學古之人也然往往不滿於識者之意天下之人不見官人之利特見官人之擾者豈其人之初盡不賢則然哉未仕學古旣仕則參之今日仕人之論平生之學不盡用之今人之論正今人居官之利是故其說易以溺人始有今古之岐終入從今之謬大抵以正入者以邪出矣萬曆三年二月大東劉侯自邑博擢推吾

郡視事之初抗然有執巳守法不混於俗之意是雖未能事事中則由其事逆其心胸中若有特操有俗指爲薄侯行之者有俗指爲膠固侯行之者道在是也今人誤認爲膠爲薄於此有待見焉我自行之出入於風靡波蕩之中欲自比於砥立中流之柱侯能久安於是矣乎秀才初官移其心而左移其心而右未可知也詩云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常欲小申巳說勉侯未至堅侯巳然一旦代巡柳坡馬公儆旌所屬意有大者侯與焉僚屬師弟子因以贈侯之言爲問予欲有進於侯未及行而意不爲須諸君子有愛人之德存於中是以今日有贈言之擧於外夫感我而厚必有受其薄者矣受其薄者怨之矣有慫慂我之爲通莫爲膠者矣通大抵在財貨禮貌今日出之自巳亦先日取之自民變通圓活官有時譽民之不當其害無有也聖天子爲民設官今人入官於可以爲于名進階之助則庸心焉爲民之心置之計毁譽得喪之外失之矣然則欲侯節推佐郡擧於其職寧復有過於薄爲厚膠爲通勉所未至堅所巳然擴克之以盡其大無自畫於發見之初者乎失職分則失道矣失道失心矣無一可者用是備書先日之意復諸君請持上爲贈侯根本在是擴克終始之而節目無不周矣柳坡旌侯止於節目不詳及云

贈吳順菴二尹句容序

順菴吳子二尹句容三年矣其親友人某某自京行別以至於今日有思慕思慕何謂意氣不時人物也入官有年不失初意又敬守丁進士爲之長官賢而知賢可有顯績乞余遥致一言以見其愛順菴於余親故時有會晤背以一二言一二事高之謁進將行巡崖邂逅托馬轂於余回舟之上日久不復詳其時酬答所以大槩指今官而有得醜狀戲之供一笑也順菴變聲色而曰公人品高矣乃允賢矣則不然有友同行曰醜狀戲談囘言如是友人亦需同余許之而終以爲愚戇犯就滯之病不可官吁非也言

念順菴地芥青業自幼而志有大焉不卅有日一旦曠典
恩貢入意必順菴之得果然然候選天官所授不過縣尹
事有堂長主之而爲其貳南都上下京師瑣人必由且止
之地也句容去之不遠鄉人一接順菴而歸曰衙中空空
如也柴馬俸錢外無從有毫釐之入事自堂付之彼盡心
如法而行不貪不酷不自乃諛不自爲倩無殊先日秀才
之氣時事二尹於今罕有人有同言余信之有不盡然於
余心者順菴句容而今三啓於余矣大抵畢抑無聊之情
因之有懷鄉掛冠之想夫吾平日有取於順菴取於氣之
直也直氣卽孟子知言養氣之氣行則慊心之功乃其有

事勿忘之驗氣之所加無大無小無不榮無不逸乘田委
吏孔孟無一日爲歸與之典行道之氣克如不服爲心也
順菴三書於余向家如切大抵見小官之亦有榮又見還
鄉之反爲適不能遂不能退旋以三思蘇氏發明慊心之
驗曰卒然遇之王公失其貴王公失所貴之常心服於吾
可見之氣心服其所本然之理也今由歲貢而出之人偶
授知縣府判推循有向前氣概降此而下自視小矣其言
曰如此官階所由如是侍之諸進士大官之下譬之雲泥
縱使出於其才誰則我與泰山壓卵因而頹靡順菴歸心
或亦然矣夫人豈其盡無仁義之良哉吾能不見官之爲

小養成此氣由中發外而天下之人首肯之矣謂世無不
好諛之人諛幸少安夫豈其不然然而自謂熟是人情上
官又有其說曰一爲資格所限見可侵漁不爲侵漁之計
無有也轅策不前十人而十余以爲二說皆是做成今天
下有其事無立事之人天下靡靡國家無賴人不能重已
以致無人有之已不能自重致人輕已有之在彼在此均
當分任其咎使吾職掌無決不愛一文其心好諛之人彼
亦人爾絕無一服義心哉不然矣句容堂長丁敬宇之賢
也有知於順菴必不以堂長崖岸繩順菴不繩之必能揚
之至此而順菴無不可爲之丞矣雖然吾人浩浩之氣不

因物而亾有不依形而立吾就其是彼峻其岸[illegible]
相過乎前也浩然於天地之間其大無外聖賢論在我不
論在人道又如此順菴素有方直之氣入仕途不免動其
心於榮辱得喪之來轉步移身余憂之君子愛人防所未
見書爲贈世尚圓活圓活私意之所自起也敗盡天下順
菴能如先日之執滯而天下無不可爲矣順菴勉之

海忠介公集卷之四

邱鎮魁典籍

貢　宋青南　吳位和　吳必祿　何士瓚

焦映漢雯濤選定　吳纘姬　符　詩　馮廷瑛重編

王　贊獻甫　伍衡文　鄭應瑞　詹登[illegible]

序

贈大尹吳秋塘德政序

學為己仕為人其義不講久矣以故天下之人坐受仕人之害瓊州號為嶺南百粵益南之遠陵地連崖州山海貨比郡治下為勝其地又居郡城之盡有仕於此為貪為肆實為己百方文飾傳為人又毒於郡治中人矣自非介石

之守豪傑自命未有不以地變者浮梁秋塘吳侯由恩貢國子生授萬州判判為州守之試韓昌黎謂漫不可否事者無得自見之懷雖有識者亦無不曰其有不為有制之爾三載考績得晉其州屬陵水尹言陵則無有出尹之上矣其貪其作用有制之而不得逞乎乃侯復任又二載奇矣無意於香仔無索於海泊里甲紙贖微收火耗有事於官而為幕夜之入其非己所有不為己人不必言矣雖出村里府飯食供需前人無不求辦於里甲中者侯亦不然其清節有過人者以言其才則昔日漫不可否今則可者可否者否有猷有為毅然身獨當之勤事厲精吏胥無能為獎行鄉約辨爭訟百凡有為民則便之利無不興獎無不革曾不得已捐俸二十金克蛋戶額課雖謂之滿腔子惻隱之心可也然皆未足為異事也白面書生出人意料牛嶺封奪非百年來前尹以為無如何事哉招撫勸諭誠信有以服其心營堡屯戍先入而險又有以屈其力小則溪田歸心大則萬州龍吟崗二十餘村雄桀不受控馭亦惟侯所指無不如意洋賊林道乾楊帆擄掠非犯則無敵者哉防禦有方士氣百倍打水六七人先試而侯衆突擒其一道乾反以畏途視陵轉洋他去侯蓋不特牧民有政才課士于有文事內黎外海四百里內民蛋伏侯武事而

安亦先年諸尹之上人也大抵天下人內有涵養然後外有施設侯仕能為人侯學能為己為之若侯者其可以今日仕途中人物視之哉予杜門謝事如前所云大抵多出一時耳聞予歷世故多於人情亦熟嘗謂人心不古毀譽難信然酌量於彼此公私之間參之以尚書聽詞於差之法百與而百無失矣況今巡道錫崖舒公日時廉訪尤加之意者府州縣正官也激濁揚清於侯許與民牧若侯也而又何疑乎雖然州縣親民瑣屑曖昧日雜然尹前府及守巡撫按千百端其難為亦府州縣草創十室之邑自昔難之侯果能曲當於應學優外無歉然不滿吾當官之懷

哉反吾歉而求之分盡於所求之中矣用是因士民圖侯
撫黎事并德政大端乞言以彰其美據所說附已意書爲
贈焉

贈恒所劉侯膺榮獎序

天子在上舉天下無一物無不欲其入我生全之中按撫
藩憲海内外統之旣有其人矣郡爲守邑爲令有其人必
爲其人之選者以任其生人之責經野設官用爲民極日
久法継而入官之人計身家言利矣我瓊萬里京師天子
生生下流之恩壅滯尤甚據劉侯入境之初一週年矣言
念劉侯温其如玉識者易心以消厄運無負天子生遠民

意由一日至期年節用愛人果如識者之料督府石汀殷
公采民風奬之曰安詳處事予易近民聽斷無寃催科亦
善品藻如見弟子員幸焉請予徵言以贈夫諸弟子治於
侯皆其所以望生全於侯者也望侯以爲生者深責侯以
爲生者必備一有不及而生全之道缺如矣請言之朱晦
翁謂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人於人無不愛
矣况又有今日治人之責愛人其職者乎然官於人得喪
毀譽機在人動心於人則我之心不我作主固有惟上之
聽惟人之徇百姓不欲於我之所爲而爲之矣無問大小
顯微如一果能如父母之於子以其满腔子盡是惻隱納
交要譽無之也而施之者乎今有暮夜受人之金人指而
兟之矣柴馬俵錢過此皆法之所不宥也常例里甲上下
相安何所據而行之聖賢義利之辨士子一入官而昏心
焉俗論也官一郡者以一郡事爲任官一縣者以一縣事
爲任初無大小難易之别今人曰不明之罪有之而無不
公子太叔問政于子産子産曰政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
其始而圖其終如農之有畔如之何無能明之不公不明
其罪不大相遠贓在是罪亦在是甚矣小之爲害也况又
有積小成大甚矣一之爲害也况又有失於一害不止於
其一者乎昔人得官而仕於縣令獨有取焉言親民也吳

臨川謂禹稷伊尹之志得縣可試公孤守令大小别焉仁
濵在中事行則一舍伊傅言縣官一縣之人有一不被堯
舜之澤皆苟道也劉侯志安天下發軔瓊山内重而見外
之爲輕舍侯無足與有爲者學師弟子愛侯以德詩云庶
幾夙夜以永終譽今之謂矣用是推言之用爲贈

贈養齋蔡太守撫黎序

國初至今言官瓊者必以治黎人爲一急事然卒未有以
得黎人之治者孟子曰至誠而不動未之有也龔遂得之
以安渤海張綱得之以說張嬰卒之有以服其心而戢其
禍况在黎岐質文機變吾中國不知其幾更易也自有天

地至今尚存太古風致然諾信義死而不移天性之眞獨有存焉者乎動以弓及相向自昔記之恭以弓及為雪讐之其不能自至守令之庭曲曲直直勢使之然無他意也苟有以開導其心剖其不平彼無不聽予嘗謂恃有人心小則息爭大則開通十道地為郡邑人入版圖百千萬年無不可者所恨知此道者之難其人也而又賦役繁難官吏剝削彼自為誠我自為詐有以灰其心而格其至至誠之為難乎其為動矣徼啓其端謂可見之行事者吾於養齋蔡侯見之嘗跡蔡侯澄海先聲崖州初政大抵事從其眞由其質有其內學於誠而欲求其至比之俗吏矯飾外

貌學於詐而務為名高者不類也有是涵養有是作用方抱宥四村讐殺旁村效尤禍變事機浸浸滋蔓正侯涖任未久之日也單車往諭侯信侯之心士民未之有許者乃侯為之近不曰叵測之為凶遠不曰嵐瘴之為毒心何心哉曲曲而直直之不過數語卒有以得其心平其夙忿解怨為欵村村如故事與張綱龔遂後先無異然則不曰巳之無誠也誠不足為動也而曰獷悍之不可為馴古昔則然可信也哉即小推大則州縣中苟有以遂彼之願無碍其生版籍而郡縣之無難事也予嘗以為黎人之不我向也乃我之無以致其向其為亂則始事於州縣之民長養成就於無良之吏黎勢固不能以至州縣言曲直者無以剖別其不平之端而僅欲使之不為不得其平則鳴之舉嘉靖間二勤王師予未敢曰師出之為名也此則大守不能處分之罪非其人之過也嘗欲執侯今日之功破先後黎議之謬為開道郡邑之漸一日崖士民以贈言問予曰吾意也雖未為千萬世之功而心情啓達向化可為兆於是矣中孚豚魚吉九二之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信在言前不言而信變詐之世而得有如侯者黎人得以舒發本眞士民寧適其可以易而得之也哉苟朝廷之上薄賦輕徭承宣之吏還淳返朴舉蔡侯而為之無不可矣單車

往諭侯得為而為之矣權不在侯而侯侯之勢也劉安之之伐閩越曰以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蔡侯以一使之任為十萬之師回視庚子己酉大師兩及荆棘生焉崖至今士氣未完復也何如哉何如哉曲突徙薪之功誠能動物之蔡侯胥得之用是不辭而為之序

贈總督府凝齋劉公平八寨序

蕭望之謂民莫不有仁義欲利之心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道之不可不慎粵東西萬山中生聚之衆倚險作寄其人習氣亦如其山之險然同函陰陽之氣得生天地非他類也遠人不服夫子以修文德以來之為策夫亦

無以來之論已洞宗兼設文武重臣控制其衆後又革去征蠻將軍之任總其事于都御史一人吾夫子意也列聖奉運二百年餘矣不見文德之修日尋用兵之害何故大自其不盡王化特有由以自雄誠橫矣然北仰九重曰天朝知有天子如天之尊謂督府天朝選擇而來天下人也視如神明望為標準羈縻去留大抵督府之命惟聽威畏朝廷威畏及督府先後坐關府而一其人何如督府日有政令仁義之言不絕人耳可謂曰賢然言在仁義者十之一事不在仁義在利欲者十之九軍門得以便宜行事天下謂握權重故宦橐將多兩廣貪泉其多又居天下之一

夫止此柴馬止此俸錢出此之外一文一分贓証也經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軍門罪我剝掠軍門劫掠猶我山中人之言也非瑞經行蒼梧等處數十年前耳飫聞者乎流至今日其言尚存標準之地先自壞之欲持之以服山中之人難言之矣臣子之權有重於軍門者乎榮身及親一時位長答恩報主當亦無過於軍門濟濟在列將事至今回首天朝言之可為愧曰湖湘凝齋劉公當風靡波蕩之中超然千人一律之外百事如新始即其切近之小特言之督府兼有巡撫兵事其急故曰軍門決勝千里大抵身不親行藉總叅而下將領於外運用晚唐債帥宋南渡而下殖私財以自結於私人今日匯之行為自瘵痺其手足之用余不知其所謂公下車初政突然反之賄門不開將領生氣所在有李光弼入營調發間精采百倍之象入寨之舉瑞府以先事之端倪占後事之成就師不愆期果爾捷奏天顏有喜遠近歡聲先公而行如公之舉有之而紙筆間功級不同也先事一方用兵百方枯骨府　縣民牧不得安於其牧矣一將功成瓊州府知府唐可封同知楊繼文通判黎九皐懇一言以志今日之喜夫天下有清其心不能以清於事者乎天下有養成此氣不能以駕馭一時遊其及於天下者乎萬古人心又有難之蠻貊無能行之者乎不圖今日復見威儀

贈羅近雲代式定安田序

東坡蘇子有言古之所謂從衆者非從其衆多之口從其所同然之心古今有不曰井田之為美法者乎漢初限民名田今日廊廟有人遍舉均糧新例是雖貧無立錐猶自先日而可以已一時飛詭之痛千百而取其一是亦井田之遺也發令之初家之田連阡陌亦曰此一均平美事貧富心口同然余喜之謂事行可立見也遲而今日則大不然部題有曰以國初流水魚鱗冊為主名曰流水魚鱗蓋有其義今不講此而別臆為之開端既差末流之獘莫可

禁止東扶西傾朝更暮改百病之所由生獨臨高會同文邑人以彼善於此外之文邑者近雲先生今啓欽州太守舊治也文邑丈事方畢上官知美才復付為定安之丈近雲不辭委於始不昏懈於終大抵事本易簡古稱治亂絲有法有田則丈顯顯條緒非亂絲也近雲坐得易簡之道是以得之定安之事余未之有聞也然觀其彼善於文邑可以十於定安亦必有善心力不能以兩見任人為而理其緒聞其後一律朋親行核奸匿不丈之家二十有一准之改補完報雖曰安知其無尚有出於二十一家之外而近雲精明果毅之才亦可見矣近雲才大過人愛人之仁

一介之操又足以鎮之排難解紛乃其餘緒道有出於丈田之上不可以其一盡者是宜乎朱尹忠齋神服而樂與之也忠齋必余言為近雲贈奏穆之誓曰人之有技若已有之忠齋有焉均之義不得辭書之贈

贈文昌大尹羅近雲入覲序

易冒天下之道圖從中起中起言心也天下未有一物一事出心之外者心何以得曰得之寡欲聖天子思得寡欲之才與天下共宵旰尤切文昌地濱海獨稱疲瘵貢役之繁反甚其他州縣碩鼠食苗天子需才才不我顧亦惟文昌為劇以今時事言之蓋非大過人之才不足以為大過棟橈之濟也自昔宦遊瓊土惟江右人士民則宜之然脊稟近民求如豐城伯輔之余天下堅無不可破溪無不可入又不可得近雲羅君來自宜黃一時邂逅余猶妄意君一江右之才而已矣任事無幾絕無之中得僅有之見邑人遠邇不約同頌究其所以則曰當年里甲逐辰罪緩及一切非縣官所可有時呼常例前人未有不特秋毫無犯之者侯獨不然質之天日無愧心無赧色羅侯也彼闒生白塵盡鑑空見之行事不足以稱其心之所存天下無有文昌非人窮而詐百年來鼠穴不可詰不可止者乎君懲一儆百之餘意氣所加一朝如洗大抵惟民之利君無不

見亦無不興惟民之孽君無不見亦無不革乃留吏僕未可悉數君何以得此於民哉君之心為之也集義所生是非義襲而取以故可大可小可常可變一里之城切近清瀾抱變等方剽寇往來之藪非前人付之無可奈何急則抱印而村者乎君無所不盡之心戳守得地林道乾所向無敵視之若無有焉遠近恃為無恐一邑安堵大抵近雲侯一人之力民苦衣食轉徙他貧空存籍版名戶亦既有年歲矣識微君子不能無日後子遺之慮非過慮也前人亦非不曰當務為急招來有文復業無一近而三年之內告歸於故者源源可計久當何如天下事心感心應者有

原有機毫髮掩襲之而不可得鴻鴈于飛集于中澤言尹如君吁賢矣哉君趣庚辰王正之覲以己卯八月去任急王事也邑人不能朝夕去君邑庠教諭某訓導某生員某將其意懇一言爲贈逃職者逃所職也守令六事對揚上休君無愧矣雖然無非事者而今視爲故事矣反以書帕之禮用爲入京之急內京謂之禮外京謂之贓君行之乎書爲贈用爲君省

贈李太守母七十壽誕序

天下有親如子於父母者乎念其子念及父母情之不得而已也通之天下皆然清江檢齋李先生起官桐廬己卯

夏奉命晉任萬州太守月日無幾一州一縣是雖山谷以爲居者亦無不有德守之心焉人無異心守何以得此於人哉德守之深日夕思所以爲守報庚辰王正二十又七其母七十初度之辰運周而始人子一則以喜之日也庠士某某將郡士夫師生意乞言望清江之滸拜雲端以致其孝報守也報守而止於世類之係言之誇張而不當其實母子一氣有待而成事言必其事請爲諸人士言之今聖天子代天理物設有百官官必其備無一而非爲斯民地也士讀書文入式而後授之以官謂言如是行不然哉初不然終則大謬有然大抵牽於外持之不堅不免變於中也牽外變中孟子以三可已不已當之此在己可父母之際難母又難之難者閨門人見俗尚如是謂義理恰足如是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李侯亦嘗乎難而難矣萬以香藤板葛栟榔海船利爲小民衣食之資耕蚕不足以供不得已而賴之者也他方之人一官此方不知其方愁苦十人九人滿載而北惟侯今日益不止曰於事應事自惻隱中發之見德於人已也退食委蛇羔羊之皮又一州一縣之人老老少少談不絕口有從容自得之美無牽掣難心之態非先得其母脫然於財帛之中能得有脫然無累之子出世俗外吳隱之之心其心也哉詩有不遑將

母四牡之使父母何嘗羽鵠之臣一時呈仁爲美家庭之中不止一陟岵之母不恤其緯之嫠可以想見然春秋而上人物無足異也今此何時桑柔之篇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有母如此吁不賢而能之乎先有母氏之賢然後從子之後頌母之美有言不爲虛涉言之可矣猶有進於是者養生家謂怡恬爲保元和上壽之自家不入民怨之錢歐陽詹生雖有雜憂觀心樂也母和於清江之原矣民怨錢不以養母朱晦庵謂日用三牲不足以爲孝子心樂也子和於今日牧民之堂矣聚州縣之懽聲將望雲之喜意孟子曰父母俱存俯仰不愧二者之樂李氏一門以之爲

此春酒以介眉壽酒之可以爲介也和氣也天地和氣萃於一人吁盛矣用是不辭人士之請書之以爲贈若夫行道揚名伯其棠勿剪伐拜孝大而遠俟他日與侯記之不先及云

贈霜柏陳先生得獎勸序

士子入官曰教官人則卑之何卑吏部亦一資格而已這資格格了許多賢者使不上遷格了許多不賢者亦有進步人心排下進上資格限焉而氣因之孔門在得之戒爲戒無有也御史懷川龔公百年波蕩之後屹然執焉曰教職有初周元公朝廷正天下治之言教官之所自來也非誣也正名正義關係不小三論之文行於一十七條之外論教官較府縣特詳責教官較府縣獨切責之詳人之應之或不及至乃歲貢出三仕不脫於儒吾郡霜柏先生上育鄉科之士獎薦亦有與焉諸弟子謂此希濶遇也乞一言爲先生慶吾觀霜栢於未得獎薦之先究霜栢於旣得獎薦之後大抵卽霜栢之言貌可以得霜栢之心胸古人指門條狡獪之輩不可方物曰小人霜栢內雖文理有別外則寬易舒夸口不伐功行如其口苟非襲素之正定靜之衷嘗不及此諸弟子之言曰事師三年二紀帮補入學矣不一見有計利言色先後進生自行束脩以上均此誨

心符之不猜懷翁克類之望固也輕重厚薄聽之人我無與其間其心淸矣內有淸心外自有淸慮教官無府縣吏事之繁習讀考課外無幾也霜栢之素行之而有不至乎人各有師霜栢初謂不可攖人就我來不拒不來不追錫崖舒公條約旣行之後一概取必若與已異而霜栢奉行之謹不啻已出已不誇名是以人亦不見其有事之跡今士人日有成就錫崖振刷之功抑亦霜栢奉行之力也不見物我之分霜栢之賢於是爲大余故曰苟非其養素之至亦必其生質之美夫師取模範弟子已矣道不在於言語文字之粗在於身心性情之際古人有先之者兀者王駘溫伯雪子是也霜栢如之虛而往實而歸模範有過之者乎雖然一先生事都人士賴之矣其他何有不脫吏部資格之外積次程功霜栢可一縣尹劉方未有他異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霜栢事也過此以往得志以鳴國家之盛未敢言矣何也吏部有三途並用之言終實不然僅此復弟子愛師之意借之贈

贈黃村趙先生陞靖安大尹序

黃村趙先生楚之棗陽人也以已未歲中乙榜署淳學教事始至進謁於予視其貌忠信溫裕若有道然頃接言議又欣然若以是官爲幸者夫教官則呵從不足祿入不豐

徒寄空名於諸士子之上一切紀綱程約不克仃樹立且
嚴哉時俗薄之師嚴道尊之實義善人多朝廷正天下治
之實功世不知有此久矣先生獨欣欣然若加榮焉自非
心有獨是其行之也將舉百餘年既廢之緒而直任之也
能之乎心竊異之閱數月見其模範端嚴程約整嚴道德
為師文課不廢凡一言一動足為士子楷法士習翕翕丕
變訃至壬戌二歲有奇矣先生之教無怠於始弟子服先
生之化不岐於初教用有成卒如予所料人心同然先後
巡按際岩周公羅岩袁公春洲崔公均以志向高潔模範
嚴整獎之蓋先生忠信淳一則行之外必能如其中先生

以此職為榮則知此職之不小其行之也必能盡此職之
為大師道立而善人多於淳有成效矣正朝廷治天下方
日望焉先生歸自會試銓部以績最薦進靖安縣令天子
命之矣今捨有一色祿入稍裕呵從塞途經百凡出納嵩
效鼠狗計行之可以厚囊橐夸耀閭里即所常事巧便吏
書習於計簿欺設苛暴勇猛操切百姓違道干名審同上
下上府[illegible][illegible]右之將有顯擢故凡職列於教者人恒以不
可以府縣以藩臬以風紀幾務短之蓋謂所司之繁簡與
事所理之巧直異功有司事在巧迎善伺時沉而沉時浮
而浮與司教者之迂然禮義抱守區區相懸也時俗之薄

於教君榮之矣有司過峻厲落岸勢父母斯民之道紉學
壯行之守逸乎未之有聞也世俗榮焉君知反而為之乎
孔子之道以恭敬以信忠信而寬明察以斷為子路頌夫
治蒲三善非俗人所以榮令者聖賢每加意焉先生忠信
淳一溫裕不苛即所肅諸士子推之則其見效於不偷不
變者特餘事耳見禮知政時俗所榮先生弗為之必矣雖
然道一而已矣道行於教者道之分量發淺在於能克君
子之守亦一而已守貞於教者守之分量小小貴於能執
令莘有百責大抵刑教十之一理財十之九百職惟令臨
財賦噴雜多民之黠者訟訟必求勝寃寡虞以投所好靡

攸弗至先生能持於始能無變於終乎今日而上而下而
旁交百凡垂涎於令小不如意輒怪言怒色墜淵之計行
焉得喪利害李少卿謂腸一日而九廻有之先生無恐於
一二能恐於十百千萬其人乎真西山大儒也劉平國謂
與余景嶠並用必有可觀縣事簿書山積獄訟叢委奸人
倚以變化為利鼠穴其間窒於此則通於彼市猾挾公符
以暴於鄉豪橫胥朋比以威劍於良善一不加意民有不
得伸顉而死者先生能勤察於幽且險剛斷其禍福於民
者與其可禍福於已乎擴克未至則道之分量有不盡執
持未堅則守之分量有不克世俗之所薄所榮終將出入

於其間矣吁道云乎哉吁守云乎哉予於先生宦游於淳見善相示聞過相告舊矣故於諸弟子之需一言以爲先生贈也竊効顏由二子之相與贈處也備述縣教難易以爲先生誦

贈林東臯考績序

予於東臯先生均業儒友也然東臯令瓊山計七年於此矣實有丈夫義焉古之人有曰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自斯言之出也故凡有涖於人者雖心晳淑慝紀事執春秋筆爲其顯誦於人裂采而賻之者必淹咎爲美增細以巨雖以龔黃名杜顯顯然擬之者實反出嚴來下用是善

惡謗冒莫可憑倚君子習見其然故凡采而書之颺歌而休頌之者皆將曰此不非其大夫義也雖歷歷可按者莫之聽焉夫以善惡之相冒若此聲乃底實莫能自之君子之心又若此今欲侈言以爲東臯贈也亦奚益哉是故東臯惠澤著於人心政聲播於行日績業留於郡邑之志瑞不必多爲之贅然東臯此以奏績行也行將擢而之他郡陟而之科之道其統賴有大於瓊山者統賴大則其績之所奏隨之東臯以其迎刃而解之才乘迎刃可解之力隨職業之所到執平日之所學者毅然行之因徇身以忘國毋玆已而棄民小之瓊山大之天下則聞譽達于遐邇功

烈著於不刊術良憲評映耀今古予得以從而鼓舞於其後矣吁豈不盛哉豈不快哉昔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儒有見善以相示者東臯先生何以復我

贈喩遂川得撫按獎勸序

聖天子作天下君師勢所不及外設府州縣官共而理之府州縣於民曰父母官天子之君道天下也於凡民之俊秀則不曰父母改稱提調別之言提調者立之標焉禮義廉恥曰提撕而調度之如人之愛其子必思勞其子期之

遠大進之聖賢天子之師道天下也師天下與君天下徒衣食之聽之由不強使知不同今府縣官有顧父母提調之名而思其義者乎模不模範不範言提調失官則百來年視父母爲甚起於庠學校之爲私謬於借士學之爲果事之牢不可破其大也御史有賢學校三諭特嚴之出巡條約之外而今學校之中聖人之經賢人之傳也二年之中不見有一堪能懷川之慝余以爲終焉已矣天下以虛器視學校天下之提調爲之壬午春初忽一日澄士揖余而曰今有賢尹梅劉二公不約同獎願言爲今獲上有道之贈先是老幼亦同此請而余言之矣遂川新政大槩其

梁學校儀未詳得也諸人士之言姚師之狀則曰今縣與
先年有興鄕先生投刺之難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此子羽之自守則然今有欲至之而不能先日囑託之風
今日消絶夫曰投刺曰出入請托非人所帶芥人士有口
不爲逆而聽之者正履任之初正其要譽之棘覬之蔣公
政訓時好尚可見遂川特自爲執無期會也上與懷川之
爲符合如一提撕調度据大綱而夫子教我正矣陸九淵
謂丈度石量徑而寡失可爲論人之法然則有賢遂川特
士說之矣其他之小而不能執乎仁父母不能爲提調之
嚴有之提調稱官不能父母之仁焉有難然執之是也道

有出於有執之上不得不足以執者老未及人士能道其
詳請再言之夫瑣事出十年之近人稱破家亡身莫得伸
額非强盜扳扯事乎盖官司以得盜爲功奇貨可居富戶
也遂川初任特忿然曰盜人何心有自扳其黨乎置不問
上人先日風旨不顧也未幾別得實有贓物眞犯十人脫
然無累蘓子瞻謂孫君介夫剛者也不仁而能以一言脫
十二人於必死乎余於遂川亦云夫執今人所不執過此
而往何所不執明今時人所不明過此而往何所不明先
之明成就其執後之執先美其明父母提調人何間言且
事若薄士而士反歸之曰厚大夫士能相與以有成也皆
可書也用是不辭其請書之贈

贈毛帶江陞天台大尹序

古之君子急欲得君而仕之廣士衆民中定天下孟軻氏
之言君子意也夫天下有聲色臭味焉無所欲也必此而
後欲之天下有聲色臭味焉無所樂也必此而後樂之今
之君子急得君與古同意所自來則古異今出身之途三
言舉人無促於下第後教官例矣今之將仕者顧曰歷事
後亦有例縱使卑之不失藏縣正官之數如之何去終身
之熱就一世之冷蘓東坡出守河東其詩有酒肉淋漓渾
舍喜之句此正冷熱之別也士君子性分內事何事初登

仕路便孜孜然此念横耶帶江毛先生近古風味吾取焉
帶江長於文學豈科甲躐步人哉落名丁丑遂忻如於樂
會之就四年冷官安之一日周元公師道之立會之心矣
分巡道舒公問以割鷄小可試之脩稱權官如叔沉香皮
水之舊帶江不與叔也感恩七里之民素不習爲官府逢
迎之事不遠千里之難而有今日保留之再君子之善覘
人物者石量丈度之而亦有以盡帶江之概矣萬曆辛巳
之秋吏部特以帶江擬長天台之缺天語俞允先導有感
恩今日之天台熟路也世有談天台山水其幽邃清絶之
勝者言之如畫人人有凌空欲去之意謀野則獲帶江坐

而得之士子問余一言爲今日之行賀信若四年履歷之狀遥指他日山光水色之胸情雖列之竹帛而非誇言矣然余有僅見古心之許不盡什然一信千百之定諸葛孔明之言曰學以廣才二邑天下之小也可以廣言之乎人之相去若九牛毛先儒以天地江海鍾𨰻斗筲別之象山不取天台大於二邑天台而上十百千萬有大於天台人有改行而非其先日者許邵每月更爲題品名之曰月旦許一人之身後先異議無負熱冷之初心學與日新廓是二邑之小試余於帶江日有望焉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感恩樂會縣往事也苟能克之不能克之天台今日而上

後事也用是畧諸弟子之詳詳他日望中不及見事書之

贈

贈陳侯丈畝成功序

萬曆八年部劄天下有司徹田爲糧再舉洪武三年令典也天子有均平之旨天下同然誠擇公正書算於未事之先晝里界田埇於將事之際約日起手冊日一報流水魚鱗縣官秉有公廉勤慎四道行之一里公正書算之人了一里歸號歸糧之數至簡而亦至詳初無難事計之雖久不出三月四月外之功而今也三年行之行之三年百姓以爲三年之害獨臨高一縣稱許不然葢有治法先須治人臨高一縣不然有山然也夫曰公雖鄉士夫亦不敢干之謂夫曰廉富人亦不能斷之謂勤時時田里之中慎一字不入吏書手目也他州縣曾有之乎而振源陳侯自入晶而來則已然矣今謂丈田爲國家之重典民事之急務四道之有於身日益加篤一縣之人得有千百年均平之美有其田方有其糧衆賴於侯刻骨之感忽一日耆老吳應朝士子林土甗謝尚賓輩將合縣意求言贈余辭焉辭之者謂衰老之年而文又素非所能也旣而又自思曰聖天子宵旰之初付之州縣不得覩有成功有甚於今者乎自初官迄丈田事視國如家民若子高論奬勸之謂也焉

能爲有亾哉師弟子遽欲援之爲賀夫亦大非陳侯素所期待而小覩侯矣余辭焉師弟子曰瓊去君門萬里毀譽淆惑陳侯期月得之自今亦可以爲陳侯行道之兆夫謂之兆而有待於外也哉士君子受天地之中以生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大行不能爲我加窮居不能爲我損也天下國家衆賴於君子一人之身道無待而有待於外一恒人譽之自以爲喜一恒人毀之自以爲不足失之矣失之者縱使得官亦大失已之謂楊龜山云假饒外邊立得功與業與聖賢作用處終是天地懸絕人有天地之身堯舜同性懸絕聖賢功業何用今日之所以願於侯者嵩

物一體之義養之深矣望其益深中流砥柱之心守之固矣望其益固光足以行伊傅周召我任之兆足以行矣而又不行公伯寮愬子路孌人有臧倉者沮君自我安之其任之者任我之不能加其安之者安已之不可損人亦有言非陳侯其人乎漢司馬遷歷覽天下之勝說者謂史筆之奇山川為助龔黃卓魯彼其四逸致聲亦此得之好是懿德之心不可謂獨太史公當有也匪風之詩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陳侯之在今日能西歸矣於此不言他尚何言用是改辭復為求言之口者復獨云臨高一縣不然他州縣矣為我后之望也良工心獨苦此獨非宇宙事乎

贈侯併為侯問

贈喻遂川獎勸序

言有出於一人之私可信為天下之公者澄邁大尹遂川喻先生任甫五月按院擬初公有獎者老洪以讓雷一誠辛巳季冬之朔揖予而曰我尹二以不獲上有今日今得之矣得上有道先自得民而來造福於澄當不至如富陽建安年月不多指屈也願得一言將闔縣人意志其喜言若止於二人之私矣澄去瓊山不遠余簡出亦有所聞姑詰之曰縣官日與百姓親古稱此之謂民之父母子之於父母寒求衣饑求食苟有不得求致子於不得其所之地父母之責缺如矣二老之言曰徭差之均當聽斷之公明稱收先後之弊無有也先時吏胥作奸今茲無有待民接士法不廢而以仁禮濟之蓋無一不當人心之舉有尹如喻可以無愧牧堂之上而吾民福矣舉澄邁事言語錯亂而說尹之賢終不離口且曰有大焉人曰暮夜無知我尹暘伯起四知也其賄賂不行不必言稱收不為火耗之借名紙罪不為深文之克囊先後尹不及二老謂將一縣人息非出於自為私而借之口矣漢人謂處士純盜虛聲夫處士無事可見名則可盜縣官日與民親日與民酬應乃其本職有一事則有及一人之恩有千百事則有及千百

人之恩亦有一事而千百人受恩者安得以一人之言掩一縣人之見二老之言皆遂川日日行事之的正蘊老泉某也賢以某事知其賢某也能以某事知其能之謂蓋不得一縣人意言實不實即一一行事之據可信其為一縣人意而非私矣二老欲縣官念此之故此後刮目非一縣人之公也安知縣官不謂衙門出入之積籠絡之為術也刮目之乎以其時與事考之信二老之言不妄洪武三十一年定八十貫贓絞罪之律我太祖愛民之深與初年皮場設廟無異同一處死姑以其峻厲之形改從和緩之象蓋亦使人士覩典刑而有憚心蹙之於先全之於後刑期

無刑也自[illegible]犯失初意而刑法繁矣民不
嘗惠瑞自出仕至今往返所到大抵唐人寇來尚可尹來
殺我之怨禍此殞爲甚澄邁治不附郭又甚寇來言劫財
也遂川能不爲劫財之政當祖法廢弛之後且不遠遺特
非無待猶興之傑與莊生謂嗜欲深天機淺遂川無今仕
爲已之心淸本源而心在民矣天下未有貪鄙之心能假
爲在民之事亦未有心在民由中可見之迹民不宜之正
本而萬事出焉余於是益信二老之言爲一縣之公言亦
非妄言矣雖然君子之德必本於父兄師友余巡撫應天
十一府州俗之美朴近古惟太平晴江公自歷官而巡撫

南贛政聲在人過庭詩禮風聲氣習宜遂川之有今日也
政宜民而一縣人宜之其妄乎一二人之言可信爲天下
之公是可書也書之

贈蒙生德範還遺金序

今天下何世哉予筮仕得遊中都歷天下既歸鄉閭嘆世
君子毎有財帛世界今不如昔之說予始聞而疑之以爲
此特市井小人自爲風俗性中只有箇仁義禮知我輩讀
書知禮義辯別素明天光煥發當不如此已而交與益衆
更歷既多乃知我輩出沒於聲色貨利之場不得不已奔
走於富貴利達之際老死不休蟻之附羶蛾之投燭火
無以異也視市井輩反爲過之古昔公道大同利無彼已
下此小康下此人漸澆漓叔世季世利趨便奪發冢詩書
詩云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此直叔季之下者耳講明於讀
書窮理之時不自欺心於暗室屋漏之際難乎其人又不
必言矣攘攘利往天下皆然也而誰與易之予之誦此言
久矣一旦鄉龍岐父老抵予舍揖而言曰村蒙生端字德
範縣庠弟子員也素有行義閭厥所以則曰先辛未三月
海寇犯村舉村挈家奔散家用百凡無暇爲顧余達妻特
持包袱褁銀肆拾兩及餘物匆匆失之生後至左右前後
無有見焉生亦不知得之者遠近閒人物也數日得失主

人氏當官衆完璧歸之包袱內藏纖芥無失先是張氏訟
官疑似扳指官追爲急乃生心事白日青天有是舉也不
徒決疑獄於一朝而因得以脫周隆張衡鬬爭不已之患
不爲利已不爲禍人分金酬復生視之若將浼焉余達之
懇求村衆之慫慂生原非我有原無此義之言又若義利
之辨有以豫明於先取舍之分不待今日慮之而後得之
者吁賢矣生居家以禮孝友無閒姑勿悉只今財帛世界
居財帛世界之中獨能自脫於財帛世界之外義利之辨
別不爽屋漏之昭監如見有之乎不復有斯人也而今或
有之詩云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因鄉父老請不辭而爲之

序府縣裴生喻義學憲王公進生廉勝生加優禮上人之所自爲可矣生志趣遠大舉此措之何所不可區區見與於人生之初心不如是也不詳及云

贈史方齋陞浙藩大叅序　爲鄉士大夫作

瓊去京師萬里而遥國初以憲臣遥制至憲宗純皇帝始令分巡道兼飭兵坐按議者以權重勢專蕭援轄之所不及民之幸也然賢者藉是權以安民不肖者則藉是權便巳甚者不必言矣賢者不免大抵雜雅俗半真假行巳清濁有養望待遷之心而無毅然有爲之念官則利矣民無利焉至今我生不辰田里嗟怨人思國初之安不見今日

之利敕諭事理天顏咫尺瑞未之有聞也閩晉江史公以嘉靖乙丑守瓊旋晉兵備今七載不貪一節巳出士民望外矣其政事則乂井井條理胥吏不得援爲奸蠹省徭費清符牒詳訟獄寬捶楚三州十邑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宜天下并宜於瓊者公先後皆罷行之大者文詳小者立變瓊內黎外海寇亂頻仍民自視無一日寧矣當事者動以閉城退守爲策殘野飽食去來聽之平時無保障之功臨變無禦敵之勇幾不知兵備道爲何職矣今昔異位公獨毅然以身迎敵爲士衆先昔之驕子兒戲盡法律之與守瓊日持法不阿無異雖經敗衂不易初心士

之不以成敗論人者知公誌真之必而奉行勅諭庶幾允士論謂周嚴山之方正方松崖之才守荊嶺泉之峭直甘南山之和易公節有之勤訓練似顧洞陽志平寇亂似涂伯輔今晉秩叅浙藩政願得一言以贈夫公昔以宜天下者宜瓊矣以宜瓊者行之雖天下可也何有於浙昭昭政績具在口碑不爲悉焉可也所願於公者無替克脩之功益廣涵弘之度無私黨矣行之有未至率直道矣擴之有未周皆性分中不滿分也詩云如彼飛蟲時亦弋獲用書以贈

黃廣臺思親百詠序

孟子以善養浩然之氣自許集義慊心以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自任修此孝弟養成此浩然泰山岩岩塞於天地孟子之所以克滿於其身者不徒然矣斯道也堯舜開之史臣約之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舜以徽典繼堯孟子以養氣上接堯舜無以異也然二典隱而不發知言養氣憤激人心源無異也而孟子益爲之擴其流焉韓愈氏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以此而已自是而上後之人無數譽髦斯士毋以士氣言之鼓舞誘掖言氣不言義配道與義而義存乎其中矣義氣節氣之說大抵宗旨孟子以浩然之氣養士以繼往開來之責道

德性命之微驗之士也聖君賢相百爾有作得士爲功而今之士下應上求則有大謬不然者誦孟子養氣之言不知求之入則孝出則弟之義職在庠序朝廷官之曰弟子師弟子師云者無能可否於諸士子之間建空名於諸士子之上弟子行之師和之去孟子粹然仁義道德之言别爲一種無謙遜無長上競利鬪狠世俗之氣唐代肅而下大學生醜行無賴今日如之商賈之心屠儈之行乃留更僕未可言也是舉也是義也至大至剛配義與道有之乎其最高焉者決狀元進士於科第之榮而亦不出於貪饕富貴之念有秀才之名無士氣之實顚昂蹇驕較之孟子

雖若毫釐之差義利邪正較之孟子不啻千里之謬過大學之門而不敢蹈顧尚何能仰視其學徒者哉濟濟多士瑞嘗目擊一方反之天下思及天下驗之一方同流合轍爲我國家二百年養士痛而曰浩然之氣將絶響於今日也安得孝弟之人語之以師長之職一旦廣臺黄先生執思親詠刻示予更所檃括以爲弁曰將執之令諸弟子見其端知其悉循循善誘有依據也先生教長沙長陵水名人士皆有端範貞教之頌先聲有在非苟祿建空名於諸士子上人也身言兼之廻道術於既倒返士氣之方頹師道立善人多朝廷正而天下治有望矣用是不辭而爲之序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廣臺錫之眞正大英雄邨於戢戢兢兢臨深履薄得之晦庵之說得統孟子諸士子愼毋以予言爲不然云

贈王朋江陞寧波府太守序

自秦而下天子奉天撫有天下内公卿外守令股輔參陪官惟備矣君子謂惟守令爲重蓋先王以其不能獨理者付之諸侯今以其不能獨理者付之守令今之守令古之諸侯也我祖宗待守令加隆繩守令之法亦加嚴悉日久法玩皇上御宇吏治一新銓部諸臣拳拳然守令爲念然近無如花門由偃漢世卓魯龔黄應上求者起於官爲傳

舍不如私土子人之專入仕之初有異心矣而又聖賢之言不足以破世俗好官之論患得失爲初心善承迎爲完計理不勝欲而卒之民之於守漠然不相關矣論者欲爲核實之方久任之法久之誠是也此自國法爲良言之耳法有所不及君子一體萬物不以時而加損率性而行不因人爲作輟是故立本於田宅樹畜之先和心於庠序孝弟之後文爲經綸武以保障仁興利明詰好隨事而應應於其方莫非爲民計也亦莫非自性而來也彼居然世俗之論無忤於撫按無忤於鄉士大夫而又欲無拂於民簿書催科儀文獄訟富與教無聞焉性中曾有是否乎傳曰

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言保民也保民而分所保之念於干譽之人此時此心為誠為偽心誠求之自性而求之也性無是來君子率性是故上欲官之執此以往同所性於人上不欲官之執此以歸守所性於已聖賢之道也道自聖賢參於天地放恩書以爲據孔孟之說而行之官之善也別爲一種巧宦之說圓變自今不自古昔不善官者也而未易與俗人言也隆慶三年春寧波守鈌銓部以朋江請天子俞之朋江能於性者也乃浙溺女貪詐之風淫靡遊食之俗今得以改於其舊一人標準而世俗之論破矣用是因同鄉輩欲爲贈忻然書之若夫縣令之政御史

之真君子曰青蘿先生爲不亡者古人愛人不以須而以規言可畧也

贈史方齋陞浙藩大叅序 為兩學師生作

瓊古珠崖郡今敝區矣貨饒之名尚在人耳有吏於此後視今今視昔未涉鯨波先營囊槖甚者蓄貨積實加餓豺狼上率下法貪濟貪而民日居割剝吞噬中矣且地去京師萬里按軺不及毀譽易淆甚哉賢者之難也莫能久於其位而貪者酷者焉能有無者比比巧彌縫蒙私庇無利於民有悅於上謝令去不亟上官不我亟也中人值此干譽動心百計逢迎無恤人已暮夜無知瓜子海物不可得而言矣奪諸彼以予此且惟藉譽口則申媚之士子鄉官之表一需之民而民愈難乎其爲生矣遐陬肆意貪泉負心嗟嗟遠民蘊息何日閩方齋史公來自晉江守瓊旋晉兵備七載一日如節省民費嚴勅吏胥謂民寃之所及也珠瓊之名人所忻得公習觀之矣餽遺先例公無犯焉士貨民財不入腑次脫於其俗愜人心矣燕喜課士訓先仁禮得一善惓惓然奬而納之惟法所至則又小民同公不士故異愛民愛士有權衡焉先例貨若士而遺民不與行也持法不特公後乞政事大率如此昔因固違道以干百姓之譽剛咈百姓以從己之欲公其有焉以此益民民得

蘊息先此兒戲論兵公身先士卒寇來迎敵退躡踪士驕將慢不奉上命替矣公一以法律之事有誅之不可勝誅者不得已存化行以漸之心而實執孫武宮嬪之法僂經敗衂益厲初心士之不以成敗論人者反公重焉知公也誌紀黎亂屬之涂棐之才與志十字郡邑公日夕未忘也外寇方殷業未暇及可謂其有志矣士論上周椰塘殿山次及公言兵則謂公發揮之可涂上下今晉叅浙政乞言以頌夫公奉職不恤身執法不爲黨淡泊養心不見貨利是道也魯之天下可也何有於浙士心[illegible]善惡無係於私可念也用是不辭其請且使後公者知有士論公晉及有

日亦思爲稿計云儒有高不臨深言無忌也今日私恩明日公法漢人行之毋替發揚之功益廣兼包之度一體萬物蕩蕩平平又諸士終惟厥初之望頌不忘規意也併書以贈

贈陳元山任古田司訓序

聖天子壽考作人付其事於國子學在外付之府州縣庠成周九兩繫民師用賢儒用道我朝因之重選也近年以來學校官無可爲諸弟子範者諸弟子自爲就師特營舉業否科第甚薄呼名一吏足矣三五員費民祿食共而爲之銓司說是空名無補輕之不與權顯遷次上子得此因

亦自薄一官終身素餐爲事見今日之非不求之先日之是藉口爲貧而仕習非不可破也而祖宗設官初意無可言矣元山陳先生幼負大志一旦以資年應貢授古田學訓拜命天庭充然無卑貶其官之意口語人曰君子性定於天官爵不與胡安定教授蘇湖今如見也特非人爲之耶吳沉諸賢相繼卿相我朝有初志剛氣邁子開而嘉之願一言爲元山助元山之所已知者不必言之矣夫君子講道於讀書窮理之時而不能不移易於外與物交之際是則世俗之論天下皆迷牽之而已浩然之氣原自天與惟孟子發之後世因之有士氣之論夫士威武不能屈富貴貧賤不能移任以天下誠非復養浩然長河東注百折而不回焉不足與有爲也以氣養士無遺說矣然孟子義慊以生今人爭克助之長一切利則趨勢則競無長上無謙遜莫能由孟子之浩然會堯舜之精一小人而無忌憚也皆以士氣言之俗謂秀才爲難管言氣之無有於道也學校官不能止其用氣之邪反或和其用邪之爲當相率爲譊鬧悖頗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其能之乎差若毫釐謬以千里是無惑乎聖天子臣無克艱之思心嘗恒難其寄之嘆皇皇當宁若無一臣可爲倚賴也朱晦翁告陳同父曰真正大英雄却於戰戰

兢兢臨深履薄得之若氣血粗豪一點使不着也與孟子浩然之氣正相發元山正氣人也予慮其或牽於世俗之說也用是即士氣之直養無害配道義者以爲贈元山之所已知者少有過焉吾氣正而相說以解矣不必言也

贈顧懷東晉京兆丞序

天子奉天子民我祖宗臨御在外以其事付之府州縣布政使統之兩京二十府直隸六部順天應天不以自隸稱秩三品體貌與部寺一根本重地天子所寄以奉若天道父母吾民尹若丞其選也王化首被四方瞻仰故凡爵位服命望司府特崇重焉列聖率由未之有改至今晉秩往

徃六卿之亞布政使無及焉人榮且崇之亦未之有改問職分事庶富教無閒焉素祿曠官視外司府爲甚彼其人之自視初不曰食浮所事人也銓部亦初不曰職業不脩人也其獘起於仰望待遷之說謂官列九卿不應復爾細務又畿甸法工部理街渠御史分五城廵察厰衛廉奸犯近侍黃閽威拱衛宮闕貧一人府縣事無侵及也今也不然有侵而爲之者四者權力與府尹丞恍彼侵之從而與之事可自行者謂體貌隆重不當爲侵有於人者謂先例於是不能反祖制無是也而今自失之順應之民休戚於尹丞不相關涉尹若丞今日人猶榮且崇之吾誠不知所

以爲榮不知其所以爲榮矣懷東先生壬辰登進士第任給事䟽大禮大獄諸臣恩宥與先皇帝爭是非忠心義膽爭光日月三十年危且賤安心處之無幾微見顏面誠知吾職所至而義與之俱未有守道而失官者毫髮詭隨不爲也志氣既起槩於天地舉而措之無不可也今春以銀臺參陟丞京兆詩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聖天子化行先於懷東乎屬之矣兆上有日執贈處羲懇郎氣節稽事功占小於大忻然書此以復非爲佞也若夫昧虞廷協恭之義漫不可否事占筆涉位署惟謹如韓退之所譏者又不必爲懷東言之矣

贈黃體齋陞南京國子監助教序

感恩掌學事黃生仁甫別號體齋余署教南平之日門下人也自幼苦心文學而行已亦自謹飭不風氣自苟余素謂是亦科第人數也顧屢試無幸挨貢得分新淦之教後三年晉掌瓊之感恩三州十邑之中感恩邑之至小者也弟子員數計亦諸州邑之後鄉薦寥寥百年不一人與若不足爲人師中留意者仁甫以丁丑年夏任特憤憤而起曰孔子不謂十室也存乎其人焉耳雖小有大諸凡庠序規件祖宗先年之定日[illegible]綱目提數十生耳而新之不責作於歲時拜見之間意實志懇師道無愧焉一時御史有

賢曰懷川先生巴蜀內江之傑也三諭詳婉復之廵約通行之外千載一時聲倡於上仁甫亦克千載一時和之然諸人聯翩有年月日而仁甫助教之請則今壬午五年後事也士之素重仁甫者曰吏部三途借口之言今見行事之實色喜徵文言贈夫士苟無會於錫崖之爲高贈之誠是也夫亦知京師之所爲美觀而四方極乎兩京天子之耿光今流之獘名利風生而詭隨因循之病叢如矣馮道胡廣之區穢味道婁師德之地崔亮裴光庭一切華會而合之之鄉井家室也首善人耳到此則染京師人人出得口京師人人出得頭蒞蒞乎天下之是也達可行於天下

後行之到此無望雖今振作有人進之寸而退尺祖宗遞
升積分之法及格方許出身且曰未也未也無乃途轍亦
不免岐惑轍往北京而南行終身無到北京之日新途感
恩初脫井中之見錯之科甲濟濟之間十手指摘發言盈
庭愛仁甫者爲仁甫喜吁能執之乎無能執之乎有師道
朝廷有治乎篤其實而藝者書之天下之達道如是書曰
剡曰其有能稽謀自天請誦之爲行色之壯立已於大請
自舒錫岸官至今無一帳文治

贈周柳塘入覲序

善言仁者莫如伊川伊川之言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

體天地萬物爲人性所必有天地萬物爲人道所當行仁
人性也少有不盡之分而生人之道缺矣我祖宗設官分
布寰宇待守令至隆律守令亦急而峻夫其特於守令加
之意者蓋天地萬物之性於守令也體之專天地萬物之
性於守令也行之切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欲我性也是故
寒爲之衣饑爲之食爭奪焉與之息有倫理焉講明使之
知所趨事爲之制曲爲之防猶之吾身言身則痾痒呼吸
之必調言道則起居食息之惟慎是故守率守之職令率
令之職而性道行乎其間矣慨自性學不明國法日久弛
玩謀家利己之念勝彼萬物一體之初不曰官所以行吾
性也而曰資之以業吾家也操筆而儒者操戈而盜蘇老
泉未若遠之可憂萬里京師之瓊實當之閭閻疾苦之情
顛頷之狀生靈之命懸於守令不懸於天子尤有難乎其
爲言者矣柳塘周公今三月涖瓊一以聖賢中正之道行
之郎所行政若宴僚屬清符牒懲惡勸善節用愛人和平
之中嚴毅濟之宛然顏賜由求諸人矩度卜車之日百利
隨興百弊隨革無所不盡其心矣諄諄焉教化先之俾斯
民同歸於善公用道學飭吏治龔黃卓魯不足爲公言矣
不徒從事於簿書獄訟之間而直援斯民心心相感之妙
用聖賢準獲收聖賢治功窮谷溪山莫不翕然有去惡惟

公是從之心莫不忻然以前無有也爲公頌若不屬已自
與已不相干前後之守則然也公認得爲己何所不至二
百年來民情今月始洩二百年來民心今日始安秋八月
藩司擬公入覲遵王制也瓊民幸公之來悲公入覲於公
又不免一歲之隔赤子慈母可朝夕離乎士大夫之情與
民同之微予一言爲公贈予嗟吏治不貪則俗古君子不
可復見於世也於椰塘見之忻然書此以贈且以促公覲
事畢而來歸速慰民望焉

崖州太守蔡養齋致仕序

蔡養齋知崖州事二年矣一旦有旨勒令致仕出崖州士

民意慮之外庠弟子員不遠千里懇府道留之不獲請予言曰瓊去京師萬里崖在府南千里之外為中國盡地昔稱荒險山草州縣大兵兩及之後海寇蹂之只一太守孤臣孽子小得生意而猶欲奪之耶詩云昊天不傭降此鞫凶乞一言以為之顴先生圖之余惟蔡侯擢自澄海而來時萬曆二年十一月也崖老少逃亾十百先日二十年矣今寇盜小戢然一面黎三面海屯兵千百又未可曰來則備之保障在太守無憂也事未有定復業為難煦育招徠侯無所不竭其焦勞之思而亦無所不極其綜理之計無耕田之人存先日之稅侯緩其二用其一事之不得什由

者應公恤下百凡調停類多如此百姓倚仗而安施雲霓於大旱之後民之悅之非偶然也其尤偉者四村佐激徑自抵其巢而論之曲突徙薪一州寧適庚子已酉大師十萬有其功而亦有其害未足為侯言之矣一時嵐瘴之憂駕為疾不堪事之痼以此為民以此得謗君子信讒何冤如之民士憤不得其平而言然民士念自為生之苦剥牀以膚激發於侯朱蘊洵衡論重遠一篇衡之刻也曰遠方之民雖使盜跖為之郡守檮杌饕餮為之縣令而上不之覺然則今有龔黃魯卓民聲稱之能覺之乎勢使然也不幸生為遠方之民自不幸陷於生長無計出脫遠方之勢黜陟之典無得於黜陟之當太守佐屬以黜故去州先年事諸庠士則亦多為不平矣繼自今復有如蔡侯之寃如蔡侯之寃而甚可勝憤乎為蔡侯憤不能使日後受如蔡侯之澤小人剥膚憤之何益小弁之詩曰君子不惠不舒究之巧言之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出位狂談嘗以為官於人而人不之賢者縱使衆口交攻亦當覶彼賢能同久任以覲其定曰無容播惡朝聞而夕斥焉是不講於毀譽愛憎之變而又不曉於一警百之道也我太祖得天下起自側微未受天命以做官邪三十一年之中重典峻法正巧言沮亂之方而君子之怒也人有畏心天下安乂孤

疑驟急於始姑息優容於後而今坐是為累用小弁之舒行國初之法上握審勢之權下有吏習而民安之益遠方憔悴聖天子瞻言百里之中潤澤而出脫之矣此在廊廟諸君子加之意因蔡太守有溪感焉僭以美及之

沐水尋源卷序

沐梁杞邑之屈巷自始祖讓至今凡十有二世矣無慮數百人沐稱郝陡巨族雖親盡戚單而崇古修睦伏臘祭祀婚喪酒食以時會焉一本之情未之有改也夫人情聚則樂樂則心繫之四海之內一旦而聚於道途之間初非先日之親歲月論交之故也燕談笑傲有樂之者況在同宗

之系自厥初至今一體骨肉有以聯而屬之者乎詩云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情也而亦勢也屈自襄垣公洪武中謫戍於瓊杞邑之屈至是分而為二蘇老泉自敘其宗之譜曰服盡則親盡親盡則情盡途人也吾所以相視如途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夫以眉山一地之聚長公有勢無如何之嘆矣況事殊勢別分而為二而又隔之以萬里之途難乎其為情者哉雖然天下所得而間之者事也心則曠百世而相通所得而別之者迹也氣則跨百里而相合屈勿軒以庠序之英心篤禮義生長於瓊妻孥俱焉子姓有人而汴水之北杞夏之墟切切在

念其心其氣祖先宗戚則既無間然矣一旦作而思曰神交夢與者之為固不若見形聽聲者之為切吾心所存吾氣所發尚恨無以為依據之地也念茲厥初匆匆行色祀先合族今日得以不徒為想像之託有期日矣士友輩相與義之遂歌矣詩海門為別因問弁首之言於予予之心亦士友輩之心也孔子云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勿軒昔日之同於宗也以心今日之同於宗也又得以不悖於其跡事有依據其道光矣本斯行也而孝弟之心有不油然而生者乎時例宗人從戎其不從戎者置軍庄焉往返行囊須此為贈厚道也而利在焉勿軒孝弟克於中發於外不在是也用是不辭而為之說且以為杞人告焉

詮唐詩鼓吹序

古先王成就人才由今考之大抵六經並行詩教為首夫教以言行詩亦言爾何以益人而先之若是蓋人稟天地之精言語文字之間天地精神之發也約而為詩不多言而內見蘊藉外著風韻天地精神以詩而騁騁則襲物感人變化因之禮稱人聲在上長嘯中宵敵騎因之而北有矣詩能與人往往而是游藝之道百世以俟聖人不可易也錦臺廖先生有得於是丁丑會試中乙榜來署瓊山學事課弟子員因出所詮唐詩鼓吹八卷示之夫宋一代掄

士用時義論策我朝因之先宋而唐則以詩賦錦臺日課生徒遵時制也乃以先日於鼓吹中有見并之前人之詮較錦臺不及為甚余謂同一文章取士加以其文而已兼鼓吹多矣章什句解究其事之所自來探其意之所含議唐及宋為得我朝之闕亦宋人之闕也使之文不為使之詩文且可以為全乎哉錦臺造精學博得我心之然矣雖然錦臺新會人昔公甫陳先生講學白沙天下企仰其品題以前詩人曰子美詩之聖堯夫有別傳向來稱作者二妙罕能兼唐而下學詩匪杜人畢其詩未有許可及康節者乃公甫又若於康節獨推焉少陵愛君憂國兼之于野

之蒦發之覗彼流連光景漫無邑君爲據誠一人矣吟陂浩歌胸中造化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妙也少陵能之乎蓋不特文彩動君之誇隨塵冷灰不用爲愧一二不足道拳拳君國之念兆夫亦奴僕而命之矣宋進士許洞詩會九僧約以山水風雲竹石花草雪霜禽日星鳥無犯其一九僧閣筆夫天光物色抑亦一時之偶爾本真在我因偶而悅故亦因偶而詩假若周朱張程有洞之約性真之悅出之矣無待於外能困之乎予美除却君國諸作一時曳白料必九僧同之可聖取哉嚴滄浪說詩方之妙悟禪道曰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羚羊掛角

萬覆庵鄙焉夫水月鏡象言若荒誕水誠有不可執着之月鏡誠有不可執着之象而非誕也文泥矣以詩之曲暢旁通隨樂而興濟之文之妙也覆庵直據文理或則古詩人同物之趣無涘會乎伊川程子指穿花點水之句閑言無用惜工部一生之心自少而老止有二詩絕句是亦覆庵之見也余嘗謂唐宋詩人均爾一知半解之悟孰爲唐高孰爲宋下欲定說於滄浪覆庵之間彷彿二妙合去取焉而未之及荊川唐子覆庵之師也覆庵嘗以其意附劉因於邵子之後謂天資學力若未足然已爲莊陳權輿矣吁禮義無窮人心有覺況賡歌風雅頌詩法在焉自是而後又安知無有兼莊陳靜修出且入二妙而上之者乎人時以証白沙古　卬之錦臺錦臺謙曰無得也夫錦臺生長新會時去白沙無幾有得於白沙權輿後學有在矣權輿於白沙鼓吹又不必言矣透徹之悟錦臺其尚求之

海忠介公集卷之五　李樞　邱鎮魁典籍

賈棠青南　吳位和　吳必祿　何士贇

焦映漢雯濤選定　吳續姫　符詩　馮廷瑛重編

王贊猷甫　伍衡文　鄭應瑞　詹登瀚

記

脩學宮記

宮室一手一足之力也哉民日從事於官府造作之中傷其力不能不傷其財其害孰要於是俗有輿人不睦勸人蓋屋之說受天子之民而牧之外者顧其智不俗人若哉目謂供遊觀之麗也心謂不爲出已之財也南華之經有曰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余意欲持上古茅茨土階之道不失赤子之心化今人心然天下事亦有必不可已雖大舜生今之世不能已之者取譬近事以例其餘府學之爲言五瓊山三一官一舍僅有其一人間世有不同之人情乎出納盈縮之權今非有司官不能官舍美不美不同未見其一人不得居止之安六訓導獨無所有祖宗九經治天下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初不如此不可一日安之事二三十年人安之太守敬亭唐公涖任之次年書院中有危閣改公館而日封鎖之何補也轉之府學後山之麓事非創新爲之通風目於文莊石室之中板其

周圍上下尊經所從古經史石室所文莊公著述世史正綱學的遺稿會稿墨板猶有存焉所其板啓聖祠地址湫隘更之前右爽塏之所合訓導宇而時一新之材力不至於此創成其一其五期漸嵒之堪輿家有白虎昂頭之忌復門瑞星之左見龍於東敵西方之口前南城麓坡陀草昧之象也闢而廣之城壁立而廓然文明矣士子前瞻雁塔後眺尊經風光物麗不可謂非身心性情一助也省牲瘞之所儲祭品別之庫有合於制先有今墜先人未有行之者今則爲之後先錯舉皆萬曆七年八年月日之事其脩徑栽植一尾一木補葺罅陋亦事之不可已而非其大者不計一心在民亦未嘗不一日一心在士其功如此士類感德之深向余毋吝一言紀事之盛夫今日可以茅茨土階言之乎非其時也勢有不行因之士有天下國家之志不能待舜聖人之時毋失舜聖人之心庶可小補之爾敬亭公太守當日之事愛民必其俗之改愛士必其習之正不覺聲色之峻俗士言不便矣不以今之所謂厚悅其口傷民財力悅其目乎日舉興作之中不忘與民休息之意造士之功於是尤見其大貳守賓湖楊侯別駕鶴峰黎侯以調去任刑廳大東劉侯與有贊成之力於義得書雖然古人謂文人紙費梓文曰災木今災石矣茅茨土階是

亦不可以已乎亦之爲記

樂耕亭記

始予未捿西埜先生意一豢養之人云爾獲交數歲見其誦砥行廉隅之士欣欣然羨焉若有企望弗及之意嗚呼休哉茲世祿之難也交益久見其閫仁篤檢約之行欣欣然羨焉行且欽崇敕厥躬詩禮訓厥子敗度維欲敗禮維縱將深愧弗爲焉嗚呼休哉茲世祿之尤難也嘉靖甲辰之歲于瞻玉堂遺址之西獎客村構樂耕亭於上將以統率僕佃之耕非徒取名於此也一旦以其事爲予誦予訝且喜曰賢哉先生樂耕之意乎而述之者則曰不此之羞

而顧彼營焉崧祖之蟲非孝也予意不然夏子稱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今之爲民者五曰士農工商軍士以明道軍以衛國農以生九穀工以利器用商賈通焉而養於天下身不居二於此謂之游惰之民游惰之民君子之所不齒也世咸以異端游手目之而不知儒生貴族特甚先生以文莊嫡裔居賓丞之榮偉自棄於游惰之域以逞無疆之欲則凡可侈可淫之物罔一不備其爲國夫紅女之蠹可勝痛哉視異端游手之害十百矣雖亭有作爲耕也且以樂名推此意也必不忍厭若飲食爲穀粟之靡必不忍毀若衣服爲布帛之蠹又必不忍厚若聲色之娛妄若貨賄之聚爲厥生傷年損邵德彌崇舉凡淫侈小物爲世祿子所有者咸芟夸蘊崇之澌盡矣嗚呼不賢而能之乎仁篤儉約親覩之行義節之羨行且於反官之日可期矣亭扁樂耕豈曰小補哉若夫流連光景假此亭爲游聚之地瞻玉堂有述亦殃也烏乎孝始而士今而農不爲五民之蠹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先生之謂乎嗚呼賢矣哉先生曰茲吾志也敬持以爲記

誌銘

黃恭人林氏墓誌銘

余與瞰江公共籍瓊山居址去不十里許恭人林氏之賢

聞之矣而門內朝夕事不及言其細日月有時將葬其嗣燕石君以狀付余乞從先人故事爲誌予辭不獲據狀敘之感今稽昔按恭人瞰江公同東岸里居高士林翁女也燕石祖主事豹嵎公與林交莫逆一日出瞰江公見翁奇之口言恭人矣與爲配意與其母馮氏不合蓋馮不欲以已富家之女女貧士旦夕進有洸言乃翁執初不易毋論豐約恭人逆知父意之有大也言歸黃門之後雖處貧則雖未嘗以毫末缺爲夫君向學內岐其心之累脫富而貧有亾罷勉蓋自入門來而婦人從夫之義無歉然矣萱堂有姑峭厲其性而恭人朝朝夕夕反得吳太安人之心嗳

菽飲水饑仍之歲有之太安人見婦有色笑焉蓋恭人婦禮無失潑愛之下又姚愉而有感動也瞰江得有恭人之後不徒外有親師取友之資抑且內無高堂奉養之缺年二十五領鄉薦歷六科第進士蓋又十有九年彼一時也士風儉嗇無異其先礬中之日也而恭人安之第進士又四年乃授西曹主事西曹無外差京城衣食難於給而恭人安之安之於不得之日易安之於妻妾之奉改心他爵得之矣之日難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謫我恭人不為也瞰江不變塞於舉人進士之初豫養澹泊之心為他日有為之地恭人成之其尤可言者瞰江以嘉靖二十九年部郎資及得椎臨汝刺史二千石一遷銜而諸不同矣恭人方且不自為逸隨官僕疏藝績紡有不堪尤之日秀才小家照舊如是不自逸於太守恭人之日反逸於其他焉乎恭人惟儉惟勤初終一心雖百十年之久可以占知於知府一官之日何也俗言得官喜其享有一官之入享入而盛內外員不親民知府若也瞰江不幸嘉靖癸丑歲內艱服闋則赴部例也法也而恭人意獨不然枕席之言若於古人知足知止先幾而退有默得之今士誇功名大指又在富貴鐘鳴漏盡行猶不休多之矣日無見聞閨守之女反有出於日有見聞士人者之上有之乎宦海波濤瞰江補

池陽晉憲副望荆襄而戒心焉上疏請歸田恭人不行一着為先導也歸田之後夫婦如賓若加先日恭人之為瞰江公敬有自來矣吁賢矣哉大抵瞰江性達曠恭人性深沉達曠矣而非得深沉者加之收肅終不免於水以濟水琴瑟專一之失黃氏厥子若孫於瓊稱盛經史精微瞰江之力而朝夕檢約自童孩以至今日弗使納邪而由之正恭人之助居其多也言念恭人妻道婦道母道無不可紀奉先筵賓酒漿應對內外宜之家下人不失恩顧事事訓討則小不遺苛孥之中有急則周少或漸染流俗不以一失不勤飭諭瞰江晚年益自疎放恭人又自嚴整過前持其家及身內外斬斬微無不謹可否相成以一婦人而天資近道有如此燕石謂家有嚴君父母之謂益瞰江公而稱之誠得恭人之所為恭人矣恭人生於弘治癸亥十二月二十二日卒於萬曆乙亥九月十二日享年七十有三先嘉靖甲辰以夫貴封安人後嘉靖甲辰以子貴封恭人以丁丑年十二月十七日合葬于金雞嶺瞰江公塋之左恭人有是全德天與全福銘曰

亦有先幾之見又不止於為婦女之仁翼夫廸子奉姑及身小無不及惟大有倫利牝馬之貞往元亨也齊驅士人振聲今日正家而定蓋自有因御廚持富莫與之

臻鮐年命服翊釐趾麟勿替而引命自天申金雞之兆
卜者曰氣固而悠益久益伸百千萬年倚歟恭人式德
如新

龍南令雁峯吳公墓誌銘

龍南令吳公之捐館舍星霜屢易矣其鄉所撰行狀則鄱陽令王子汝爲也公之季嗣譽以誌銘久未有屬爲缺典乃持狀詣予泫然願有以請也予爲公晚輩蓋素辱公敎雅者不敢以不文辭謹按狀識之公諱誠字明卿雁峯其別號也南湖之西有峯名雁塔公居瀕之因號焉其先閩之延平人世居永安之貢川大父諱本字淵泉娶羅氏生

子二長大用次繼祖以避景泰癸酉兵亂攜繼祖入瓊續娶滕氏生女榮姐滕氏卒本擬歸閩以繼祖與榮姐留瓊畢其婚嫁而歸更繼祖名俊字子賢娶周氏有賢行生公公幼穎悟過人稍長嗜學不倦年十五遊邑庠踰年考妣先後繼喪公哀毀如不欲生葬祭盡禮姑氏榮先適李舉人明年二十四而孀無子矢志不二歸吳撫公如己子爲之聘娶敎戒諄切公獲勵志舉子業無內顧之憂正德丁丑姑辭世公哀慟如喪厥妣殫力葬服喪三年鄉人義之具請于郡旌焉時桐鄉王公佐西洲唐公胄會脩郡志載之孝義傳附錄諸名公詩章以美之庸以風世也己卯公領鄉薦嘉靖癸未試禮闈弗第遂就諭柳城時按院謝公督學唐公雅重公文學檄統八桂書院五經師事尋委修柳州志成以成績蒙旌丁亥擢掌教贛州督府唐公復命修都臺志凡諸諫草詩文多屬焉其以才識見推於上如此公在柳時唐公齎遺餅膳百金公固辭至再唐公爲之愧服在贛有指揮某罹法當刑以公受知督府齎遺三百金求免公揮而卻之唐公聞知深加歎賞其以廉介見重於上如此乙未擢令龍南首釐宿弊四十餘條嚴禁令絶苞苴獎善化惡植弱鋤強民賴以安有龍南書生馮堯者以強盜株連繫獄公力辨其冤釋之遠近稱明縣與龍川

和平接壤流賊肆劫難制初督府陽明王公勦三浰招二酋謝鉞李鑑者給以冠帶使戢羣賊至是縱黨爲殃公乃建議當險置舍巡守緝捕遂持軍門檄入賊巢相地二酋恐誅出迎公廉得其情因設議以賊滅賊密遣武士檄二酋期日擒斬諸賊解功行賞如期無功先加滅戮二酋悚息受命會沙頭賊徐守沐等僭號倡亂鉞鑑伏兵擒捕上功軍門悉平餘黨境內晏然其以勤能劾勞於上如此縣中巨猾陳攸徐杲輩素黨羣賊以賊破尤公適小民詣縣告攸并占田土公明正其罪攸怨益深遂與杲賄囑泰和刁犯蕭福程詞誣公公直之富道得其狀寘之獄公復覛

事因浩然歎曰道不可行矣遂懇乞休致丁酉冬解組南
歸閩邑士民攀留無計臥轍挽舟者斥江路有遠送至數
百里者咸戀戀不忍別蓋公能愛民如子故民愛之不啻
慈母然歸則寓樂烟霞絕迹城市靜坐一室左右圖書布
衣蔬食晏如也公古貌古心孝友篤至蚤失怙恃每遇春
秋誕忌日輒興風木之悲姊年八十無依迎養不怠歿則
以雁塔地葬焉性尤好義樂施有稱貸者罄囊與之不計
其償課子講學從者雲集教人以立心無妄為本樂道人
善口不言人過鄉人咸信而慕之凡有私鬬皆就質平因
叅酌藍田鄉約朔望會衆舉行期以反淳敦薄至今賴焉

晚養靜湖南疏闢世事當道有司每延訪加重時有廖安
者以人命誣訟公兵憲顧泉胡公詰之曰此非郡志所載
孝義者乎立置誣者於法明晨命車就拜對語移時因四
顧垣屋歎曰眞清白吏家風也小洛何公按部至聞公名
造其廬而禮焉郡推徐侯邦佐以鄉飲累請公不至躬率
諸生請門教請始一為之出其恬靜足以激貪懦大率類
此生平觸景興懷動必形諸吟詠所著有雁峯集詩晚年
日錄共文集凡若干卷藏於家塾歲戊午洎庚申嬰疾者
三年絕粒歷四餘旬而精明不昧乃屬其二子曰汝曹知
遡本源乎予大父淵泉翁豁達溫雅常以琴書自適至瓊

以賈為業有市絹遺金者既去候其還而返之子父純和
府君端恪謙遜與人無競鄰有屋垣侵其址僕輩直之輒
戒止曰彼所侵咫尺耳何以較為尤輕財好古有債負則
焚券示之吾所以有今日者祖父積德不可忘也公享年
八十有二可謂以德致壽者矣公卒於嘉靖庚申年卜葬
于白水塘那墰之原寅山申向蓋鬱鬱佳城也復為之銘
曰

於惟吳藥延浦發祥生此哲人褎然瓊陽吏隱南湖既
壽而藏斧屋之封精靈永藏有穀以貽奕世其昌令名
不朽湖山蒼蒼

梁端懿先生墓誌銘

番禺梁端懿先生宋大夫也當南渡時不因官爵而變學
守惟以道德而範鄉邦世皆以先生稱之瑞亦番禺人也
隸籍瓊南追憶昔年旋里過沙茭問舊故經葛巖岡獲禮
先生墓讀前學士黃公諒誌其墓甚詳後與先生裔孫建
柱臣輩同學省城禺山書院其院乃先生講學舊址祀先
生其中瞻仰德徽親依靈爽非一日矣茲庚申夏建等重
修先墳遣使遠至淳安具狀乞余一言誌墓予辱交賢裔
夙慕高風敢以不文辭按狀先生諱百揆字宗盛其先閩
之晉江人贈太師越國公格之後大父文領翁由雄州入

廣居桂林鄉父諱仲欽博究羣書尤邃性命之學以眞知
實踐爲事眞西山稱爲純儒丘文莊追表其墓先生少謙
厚苦志力學登嘉泰甲子省元嘉定丁丑進士初授太學
錄晉符璽郎歷奉議大夫立朝侃侃雖職非言路而屢疏
條議國政直諫有聲後値廢立抱病休歸隱處禺山闢異
端明正誼有功名教學者稱爲端懿先生生卒詳載譜乘
娶沙灣何氏封宜人子四靖厚智彪厥後分居南順多以
文章德業顯予謂宋室當變亂之日使先生得行其道言
正言行正行維挽安全綱擧目張百弊剗絶天下共享昇
平之福豈不甚善不知先生斯時不爾也常聞人臣以道

格君而化之上也以德進君而輔之次也以是諫非而痛
之下也夫人臣亦何樂居其下以諫得名哉然國家誤用
小人顚倒是非綱常倫紀蕩掃於靑天白日之下擧朝皆
貪位保祿巧媚諂佞之徒而於直言敢諫之士排誹怨謗
有不殺其身不止嗟嗟時不我爲勢不我與端懿先生所
以抱病休歸退隱禺山明道見志也先生沒今三百餘年
矣而先生直聲亮節百世不朽也景仰先生當何如哉因
爲之銘

時而可行批鱗逆耳時而可止明道正誼珍藏葛山名
垂國史奕世流徽德音罔已宜爾後人介以繁祉

贊

贊蕭氏一門二節

子讀東洲李太僕所爲雙節傳觀二母寡於華年依孫子
爲命歷三四紀而念夫之心迄如其始矢心天日苦志絲
枲未嘗不壯其競於守而可爲頑懦者寓激勸也嗟夫人
之自立於天地間能以其身爲天地萬物之依者其道有
五焉五敎貫三才而爲一君子重之然聖王制世御俗所
急而且先者惟臣之良婦之節崇顯褒異拳拳然持此以
爲天下勵者是則何故盖以義合者而能不悖其心可以
改醮而他從者顧終守於一志一行類無往非其自立之

地焉矣況夫遇有常變君子覘人恒於久近間求之昔人
謂慷慨殺身易從容就義難久近之謂也是故夫亾則無
所爲矣無所爲而一從不移雖金石之堅未能遠過彼夫
存之備婦順而家理寧未足爲難矣士之從事於上多者
計三四十歲少者亦不下十餘歲承於顯或悖於幽毅然
誓不以所職負吾君者競於始或渝于後歷年所而心一
焉彼殉君於日月未足爲難矣藩宣不悖可以見臣義之
終孀守克堅足以辯婦行之備故君子論人廷之效忠閨
之著節無軒輕焉而厲世振俗獨於此拳拳焉者亦以其
久且大者則難中行不得惟過中之狂士屬心焉仲尼之

所以善於造就也矧今所取當于天下之教者何如哉[illegible]其子而深為之計願以守雌之道進焉以水濟水血肉雖可保永於世而德義之有於身者去賢聖或遠矣謂之能成其子也然乎於多士講學之際二貞並華獨非君子之所欲揚而不容自已者乎孟子曰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況於親炙之者竊慨臣義之衰節操之壞有如三才所藉以立者而僅於二婦焉寄之則夫祇念母氏不敢之心敬臣子不悖之義侍御公之造福南粵有必然矣子粵人也鼓舞之懷不能自已用走書之以頌

書簡

啓劉石圖誠意伯

承教多矣以冗事未能奉復種種事須汎畢日往巡歷應天面及之平生愛公念公非有所忘也散兵頗多寂無轉盜之事無俟再收或有浮言置之不聞可也吳中刁訟咯無分毫事情而駕為天大之說誠可駭良生亦未嘗不重處也除發府縣外衙門前嘗不絕七八人枷號又先痛打夾苦之候月滿發驛充徒曾有解審二三起俱原告中途脫逃解人告稱聞此重處聲也生心喜之謂可以消息刁訟矣公訪問可知其故楮末所諭曾無萌孽公留念及此感感容別日更有相煩也人回謹此奉復惟台鑒

啓譚二川侍郎

聞公日有歸念誠意伯人至復領求退不獲之說漢張楷之謂樊英曰以子之出能輔是君也濟是民也公負重望而起人之許公公之自許何如也如斯而已而遂歸耶北來人詢及倉事公厲精過人殊為欣慰戶部錯認做箇錢糧收頭猶之工部錯認做箇木匠頭公今所事錢糧收頭外戶口樹畜有進步耶等而上之大臣以道事君疏通民情成就君德薦引人賢無不可者如此而歸公於初心有慊然耶心有不慊必以初出為悔以初出為悔何不即此一出行之俾我心慊老成典刑外公無可望者天地萬物原君子本身上事見難而退自附於知止知足之說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誤矣公今日只欲如漢二疏而已耶賢哉二大夫俗論也謬說也不敢為公願也

復郭夢菊

旋衢歸田之日承尊意矣卒然不報遂至今日豈無便人閉門少有交接有行人而生又不知也然其心之勤未必若書之息分守道正用吾有言官階四品十外年宦途而歸日租屋清操可知是也是也有賢如兄況是鄉年之雅握手平生心胷如見可一日而不仰思之乎所恨鄉井同而有一千里之遙回念京都月日之會反不可得不與一

時相從刻以致有今日然數年間日所發揮亦得區區見平生之素矣此心何尤山林人又有山林作用碩人之寬料不至求田問舍而已矣如月旦之爲計也前十年能守後十年變節不能願惟高明堅之遥望飛鴻附永矢爲門下進小刻五冊呈覽便中亦有可教不吝金玉願也幸也不宣

復史雁峯大僕少卿

禮以積財能散爲賢者中行之行生二十年前會試經南都聞翁名稱誠哉居廊廟濟天下處鄉黨濟及一方仁之爲道無施不可也近望汝公備及與今昔耳聞不謬正欲

達之左右望翁成終成始施於有政適華札下及使歸特此申候致私念仁道不大行而加不小施而損惟亩意感公嘉惠段絹槃不敢領酒果拜賜矣并附謝

啓史方齋璵知府

三月間閩舟夾上新河口令人探之則已發帆數日矣咫尺間不得一瞻顏範可恨可恨仰惟我公守已冰蘗視民若傷誠百年內未有太守也環海感戴何可言盡南來人因問而說云自公一身言公無可議矣然貪酷未免肆行吏胥如舊爲害里甲用度猶平加徵未見其大有改革過前日並纖微曲折照察不及終爲不滿之分此則在公加之意而已水清無魚治去大甚别是一道盡以爲據而施之政事焉不可也生自入仕至今未南歸俸金所入僅僅足用餘無分文可債可貨田業止祖遺糧一石二斗外未增一畝一升有以二事呼瑞衘進狀者皆詐僞也乞臺下一查治之勿少假貸上碧崖下縣屬并乞轉此相諭人便特此申候兼致願私萬惟亩意瑞南望滄溟惓惓無任

復葉立齋陳熙齋諸年丈

貴府事生習聞之矣與今華翰種種說無一參謬爲虺弗摧蘗至今日以千萬人之命論之前人之罪不勝誅矣今日坐視之人能逃責乎天假賢守才足堪謀足濟直前擔

當直出數十年郡守之上生爲諸年丈地方慶幸久矣而當事者嘖嘖有言焉可怪也凡百事可以盡心得以竭力無不爲諸年丈少効一二以期無負但核兵尅糧言執法可矣論情則處之亦未盡是用其力而不滿其食亦人心之所以不服也虛數虛糧事非一朝一夕特非情所不便而不可行者歟將相和調則士豫附成天下之事而以乖戾之氣行之彼我文武區以别焉不可也侯守不久大用始終造福於潮諸公磬所聞見左右贊襄俟守益勵初心宜通而通宜執而執則區區至願耳諸事不及盡者付回人口數年殊缺候問不便也統惟台鑒

復熊鏡湖軍門

王道長至拜領華翰諄諄然地方爲念仰知海濱有賴十年巨寇一掃而平不難矣從前軍門每每不能立有實功實業其病有二第一是怕自己死第二是怕士卒敗憧憧二念而其所謂勇往直前者索然餒矣能有濟乎廣中用兵見敵便敗全坐士不用命一句譚二華前後迄無能挽孫子斬宮嬪法尉繚子半殺士卒行之正以兒戲將官驕子士卒故非一日萬一約束加焉激而他變成敗觀人百謫隨之是亦畏敗之類也今日之事果能不蹈前轍矣乎士卒必用吾命執事能了了然信之乎如其不然良法勝

算無所用之魯仲連論田單所以破燕曰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夫古人豈欲其死與敗哉道如是也機如是也萬惟留意今日之事惟此爲急若其設伏用間伐謀擊虛目下船所宜造兵所宜募地利寇情事之不可遙度者此則先立乎其大之後一經綸之而已無難事也朝廷公爺爺辭私懷瑞臨楮不勝惓惓

啓熊鏡湖軍門

君子成天下事類皆虛己樂聽爲之生非其人感公虛己下問且自念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王道長捧華札據愚見隨付莫員外奉復矣料公自有成算刻日見功不必更爲發論醫道多端急則治其標緩則皆當固其本廣寇大都起於民窮民窮之故多端大抵官不得其人爲第一之害掃平之後願惟剔加之意使元陽得有底定之所焉斯爲可耳瑞嘗謂興利莫如久任除害莫如募兵自以爲切中今事區區致望於公此而已不然止絶於今禍將復起於後我兵中大半賊人雖一掃而盡宴樂太平生不敢以功頌也生叨轉贛黄老母年八十矣不堪奔走不得已止上荆婦柩歸狐死丘首道途多故欲乞一釣牌以保無虞若於事體無妨惟公惠之夫馬廩給妨百姓煩驛遞不敢求也

復周柳塘瓊州知府

生於公原未有聞識也舊歲入京會虞坡問及坡翁稱正爲海外求此人物時不勝喜忭窮荒僻壤得此大寶爲之困者蘇疲者息矣何幸何幸下問地方事及居官矩度此等具人心布方冊舉而行之而已本無俟於人言況在執事高明之見尤不俟人有言遵而行之者耶今人每謂做官人有套子比做秀才不同不可苦依死本俗人俗見謬妄之甚區區惟願明公執我經書死本行之而已如此不執雖熟人情老世故百凡通融失已失人全無用處士夫如通判廖平菴年高識邃生自幼業師也可就問餘事散

見奉大數帙中茲不備悉明公寄三千里之命誠不可草草爲之昔人謂伊周之道得一縣亦可小試兄一府邪瑞不勝惓惓

復趙大洲閣老

政府新命聞之忻忭百倍公任以天下爲天下蒼生不覺過喜幸也今既數月矣施爲次第在公自有斟量伊周事業具人心布方冊寧待請之人而後知也哉今人事權在手每每不滿人意病在借口時勢難行因循遷就公勿以此自安斯高出人人之上而天下與有幸矣承諭散兵事已處之停妥矣人之訛言勿聽之可也荒歲無從得米事

幾其起可慮議濟與淞江兼行賑濟乞留米二十萬石亦計無所出不得已而懇之君父之前也惟公力爲主張使得成此條約二冊呈覽更祈加意詳教

再啓閣部高中玄諸公

區區竭盡心力正欲爲江南立千百年基業酬主恩報知己也紛紛口舌何自而起且如散兵一節此登小事瑞亦日夕拳拳私訪公閒科本先後事絕無影響可怪可怪此事從古有之不平之最一笑而散矣但生百疾舉發是實不能再當官事林下何曾見一人日夕念之家鄉萬里老毋年八十一能將之而去又能將之而來耶是以一向不

敢言疾今則萬萬不得已矣懇之君父惟明公少加贊成人情世態天下事亦止是如此而已矣能有成乎母子天性熙熙山林舍此不爲而日與羣小較量是非萬求一濟何益何益生去意已決惟公成就本內別有餘說諸事垂成中止不得其平而言非悻悻見顏面也惟公勿以爲訝不宜

復淳安大尹鄭 諱應齡

使至承惠高篇邈流窮源曲盡今日利病令人佩服展省館書疏義氣凜凜如見乃知淵源有自非偶然也伊周之道得一縣亦可小試亦淳安人今日之幸矣江西錢糧俱

入一條鞭法小民既知一定之數官亦得通融緩急應解兩便尊議獨少此耳餘皆至當無疵駁捧誦再三因知拙刻濫稱政事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者尚缺然未備也時事近稍清明人尚苦節交際之禮指爲賄賂比之先年賄賂之私借名交際不同自今期與公高下議論有見輒盡意附便相示彼此有益若儀物分毫不必見賜亦彼此心安也恨與公相得晚特此惓惓致私願并候典居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諸不及者惟台鑒

復侯星吾潮州知府

生性苦直率好賢如渴見一善必曲爲回護加意申奬汲

汲然恐其不得貫通顯明達之天下也況在執事人中尤不易得神交氣合先有一日之雅者耶中心藏之何日忘之非復說也生前歲以人言歸入境訪問得不徵錢糧違道于礬之說又得舖遞保狀借名於人出執事筆之說此皆上人口語若士民則頌德如一較在南都日無異聞矣夫士君子立己行政寧必人之我譽哉邦家無怨不過因人自考道之一端爾非以無怨之言盡人之道也推其極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亦曰視皆好皆惡則不知於此爾亦非曰善者好惡者惡自考之道盡於是也守己方入孔門自有成法恤人言亦不恤人言君子盡其

在我人言不足入吾心爲輕重意矣但今士大夫皆奔走仕途人物洗心不清百凡舉止顧毀譽計得喪間雜私意論德理日月至焉而已矣官則尊矣身心何益況假不勝眞終必爲累執事明朗烈烈人也此不足爲執事言之矣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人所言反觀省察勉其未周防其或誤又非壘土師保進德養心之一助也耶恩平王邑博與曾同人也僕人賫華札及厚貺旋馬謹此附謝并致願私惟台鑒

復史方齋瓊分巡道

執事造福於瓊計七載矣一旦言別人情之常雖不容無戀戀不滿之意士君子期在啓發成德濟天下事不在是也贈文二首承命爲之不足以揄揚美政則旣知之矣誦公將來之病未竟之憂係留旣去之語不覺大加感歎夫士君子職分所到萬物一體之義俱之若必傳舍職掌秦越天下去則過矣而不留焉有仁人之心者忍之乎人之知己莫若己之自知人之責我莫若我之自責克去任性之偏大加涵泳之力充所未周勉所未及廣業崇功潤澤天下萬物一體之下瓊人與焉則又在公發揚之而已推廣之而已瓊海萬里京師較之中土地方情態爲別尊駕渡海之後吏治民情駭入觀聽係留於旣去之後又第一

義也何以討之乎處之乎區區言別不敢更爲寒暄夸吡說也謹復

復徐繼齋尚寶少卿

紀綱法度今被此老壞盡其說盡謂織造查盤自改元日之詔宦官溫旨今日作俑爲之不能執禮處已不能執禮處人也此等處大是差步人人不滿小人欲行私意必卽公議爲之今日歸曲直青意雖不善其所指則正義稜辟不可破也黨與卽此抑揚遂有用無用之訛所幸遺詔功淚寡不敵衆彼爲奸橫識者不之與耳易六五童蒙吉正其時也無故驚疑自稱沮抑然則必俟君爲堯舜然後可

以行吾志耶竊意投幾之會當卽出視事一則身爲障蔽得以迴狂勢於方倒之初一則反爲擔當得以善補過於方壞之始得君則有時首事則有權人心歸向扶者尚衆功烈一入焉一出焉孟子云不爲也非不能也今之謂矣首權在我我乃避人獨非怯乎畏首畏尾自動中官之懼獨非慰乎事由中發尊翁動以調停國手自許然調停處得之者少調停處失之者多人情好諛憚不爲直況在首相門下耶諛人滿前不分所長別所短伊傅周召動而譽之內自生疑不能執外不聞過無由改有由然矣今日好人得有借口吾與之借復何咎哉復何咎哉區區憤懣不

平言謂將盡乞一一達之有別說毋吝封示尤幸

啓譚炙川侍郎

生得北通政自謂職掌閑寂無多事旦晚得趨門下領教益也如願未幾聯違繼之新命外補樂于圖報然失良師友遠誨益未始不悵然恨焉事之不能兩全類如此曾憩祿米諸用不知公信而華之否生今日巡撫江南言涉有爲第愀悱爬斗羅篩不收板席量減歇家脚子通關諸費節爲裁革乃生管倉日所行非今日也雖板榻初定熙齋筆峯不見允行然生亦未嘗不委曲區處從省減焉江南糧長十人而九人破家仁人君子之所隱也如榻所行置之無用之地及官攢倭用之需何益何益尤不可通者舊例小米用細席以其漏也大米用方席細席比方席價增五倍祿米亦大米也乃用細席漕糧歇家壹兩貳錢祿米乃壹兩五錢祿米加囊與篩皆工價高者漕糧半折色半本色廒無磚鋪本色足用祿米全用本色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生先日已略行之非今日官于其地而始私之也惟公諒之外余同麓封誥文未就統祈覃意

啓劉帶川兩廣軍門

魯仲連論田單所以破燕曰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兵法又云人皆欲將勇不知將勇特兵法中千百之一

言相反而實相通皆是也兩廣韓襄毅王陽明外獨推二華二華不能親戎馬冒矢石公騎射絕人直前倡士先漸後間倭欲殲天身自當之經難多慮患熟是公又高出二華之上十餘年巨寇一掃而平無難事矣地方何幸地方何幸撥亂世而反之正誠非公無能也但君子論事在挨其本君子行事在養其原昔人謂元氣一虛百邪襲之今日之寇百邪中之一若不調攝元陽壯基固本外邪今日去明日又來今日一邪去明日別有一邪又至去邪用發散劑毋發散元氣不免少隨發散而動發散之功日多眞元之氣日薄醫經稱急則治其標然治標之時未嘗不參

一二味固本之劑縱陽氣下陷立可以烏頭附子全治
標矣氣既後又未嘗不汲汲日用和平丸散解酷毒鎮元
陽也今日果可蕩平土著吾兵土著吾民嚴貪吏法起倡
率風除害安民急事也竊謂疾急治標疾緩疾急皆當固
本用兵安民並行不悖如其不然今年日急以治標明年
亦日急以治標日日發散其冷眞元之氣何如截騎射絶
人直前倡士撥亂世而反之正瑞不敢爲公許之矣范雲
忽感寒疾恐不預九錫之慶徐文伯診視不得已如雲言
治之翌日果瘳雲喜甚文伯曰不足喜也政恐後不復起
耳越二年果卒區區意願公爲地方立千百年業不願公

爲一時赫赫功塑八復起固本還元不可易也

啓殷石汀兩廣軍門

瓊一十年來至今接有海寇之患百姓苦之心訟口詈已
謂官司不能抵民一保障矣然害止瀕海地方日甚一日
年甚一年今正月突有船先後分入攻圍臨高定安萬州
等城破文昌樂會治尤據於中來來往往殺掠村市無人
之境任彼所爲其慘其害從前以來無有也平時養兵迄
與不養之時無異晏遊擊來援亦既月餘矣如斯而已矣
賊彩數雖多各彩人數則寡繼後至者將何以禦之耶昔
人稱爲匹夫匹婦復讎今日之讎屢矣大矣復之不可已
矣明公身當復讎之任苟尚因仍兒戲瓊民如水益深如
火益熱憐恐日夕謂府縣城池尚未可保我民當盡魚肉
於賊似此景象言非過慮明公念及前後一加意焉權忌
爲才足濟無所施而不可矣瓊民延頸需援不能一日若
止前之爲焉有兵以萬無益也縱有小濟兵退而寇又復
來矣急則治其標今日所言所望標中之標事也標中之
標且不能矣他尚何望史方齋號稱膽不怯賊事期必行
日者海旁失事咫尺間耳已受欺謾法復寬縱賊知虛實
官兵效尤况明公坐鎮蒼梧遠瓊二千里地耶縱寇驕兵
萬方一轍一誅賞之餘而起而人自不行耳作用不同取

效自異不可一槩論也緩則治其本古法遺意家自爲守
人自爲戰道有在焉本中之本休養生息又在守令明公
控制二省艱虞殘破非一地也時人之論必曰難爲顧彼
顧此不免急東則緩西矣幸相聽梅舟揖應四面初非身
歷其地爲之普天下之下有行之者况廣之東廣之西區
區耶詩云依其在京侵自阮疆惟別酉念地方不勝幸甚

復胡杞泉都掌科

罪呂中屢承垂念鄙人自揣何以克當周急有義鄉爲不
恭是以未敢踽踽然瞷尊意也拜辱之餘感德何已今日
之事大抵無至誠惻怛之心不知忠告善道之義罪在己

不在君若與巽法兼濟不滅不[illegible]言當其事而不爲招訐忠指所必至而不爲遠言推巳及君切中情事而又同心同道多其人焉天理人情安知其無濟於事耶委之曰吾皇之不我受言之損而無益是亦借口而巳矣此在諸公深思亟圖之也安否關宗社利害在生民與道可姑待事在得巳者不同若以併死無益一語蓋之進退兩無所據端不敢以諸公之言爲然矣承愛甚致私念附謝高明以爲何如

復歐陽栢菴掌科

承諭聖人無近功速化今日行之明日見效皆伯者詐術

之私而巳此說似矣實非孔子言必世後仁至三十年遲矣然爲魯司寇男女別途豚羔不飾價子貢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又未有若此速者是則何爲聖人卽此道法卽此至誠惻怛之心爲之可以見效於數十年之後亦可以收效於俄頃之前必世後仁之中自有綏來動和之妙不言其速而自無不速猶之男耕女織數月而後得衣食遲矣然自此以後陳陳相因有餘粟有餘布無遠無邇而不得此以其初言法制未備聖人亦必有以處之非坐死待至數月也縱商賈傭功場圃夫脚嗣往與來莫非王道亦莫非孔門事業今人每鄙書生迂腐無用正以書生知王道之遲不知王道之速也假如于今賊臨城臨村破滅呼吸乃曰俟我去做務農講武之法來其可乎醫家急則治其標治標亦醫家正道而非旁門邪術也治標與綏來動和作用不同姑就速化一端言之富國強兵陋爲伯術儒者不屑聖人不富國強兵耶什一而徹田獵講武富國強兵天下之於聖人莫是過也謂聖人言義不言利兵非得巳天下寧有這等癡聖人死地聖人耶自謂我爲天德爲王道一謀畫一施行大大小小求之而不可得說爲矣而又不見其出手爲之苟且因循日挨一日止是以一件有待不可速做藉口答人此天下所以

厭儒人迂腐無用而尊孫吳管晏也伯以速道誤天下儒以遲道誤天下其害一而巳矣伯術猶可支持目前腐儒目前日久俱無用之世主樂就功利厭仁義之談厭腐儒也無所倚仗不得不然也今日有真聖人出焉速過孫吳千百世主無不樂之樂之非眞知德義可尊而貴也樂其速在孫吳之上富國強兵見目前也許魯齋謂學以養生爲本或者以不知道譏之借口養生爲富積計則謬矣朝聞道夕死可矣天下之人死矣已矣而後可以爲人乎賜不受命貨殖顏子庶乎屢空未聞顏子聽其餓死不爲生道計也儒者迂遠而闊於事情無所用之有賊臨城一籌

不展抱守忠義俯首就戮者聖人原無此等道理原無此等忠義也呂祖謙謂莫速於聖人莫遲於申韓莫利於聖人莫鈍於申韓此道此意知道君子自可得之於其速不於其遲伯道也爲其遲亦爲其速王道也天德也公區區說不免毫釐之差謬以千里敬布所見求正非敢爲辯也

奉二守陳南川書

邇者海寇猖獗中外惴恐未嘗須刻寧息厚祿官軍無分毫用處無許承宜二百餘兵城池倉庫舉以授賊矣糧餉之海所以無怨心怠志者料素稱愛民練事如執事者歸府之日有厚賜也牛酒之出市井欣欣咸謂黎兵敵愾當

百倍前日然鄉兵打手黎兵人多物少而奉行左右又失執事美意無勞者擠肉歸城而黎兵所得有名無實二腿之肉開其衆嗷嗷口語非徒無益反生怨心宋以羊羹喪師衛以使鶴辱國此何等時節而猶吝嗇壅蔽若斯耶財者上之所輕命者民之所重惜所輕而欲民舍所重衛我焉不可得也恤死勵生正今日用人之訣黎兵死於澄邁之職身享殞祭妻子厚賜周縣丞艮有見矣生員鄭德貴之死非可盡以輕生例之也居民皆若人焉海寇寧能揚揚入村落窺城市乎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取爲官軍間能強戈向賊皆德貴罵詈所致曾射傷海寇脫軍士數人正所謂一介之士苟存心於利物於人必有所濟也執事不聞有哀恤之意將何以勵死難之士哉執事運籌于中兪虛江介胄於外諒有大爲瓊民保障者兵聚白沙而他所多缺我師遲久無爲賊衆猖獗益甚中外疑焉似此二事尤爲不當人心可以坐生呼吸之變者伏惟執事執爲匹夫匹婦復仇之心周詳謀畫毋以一郡生靈付武人身任其勞勿以緊急事體委庸吏再調黎兵以布要區廣募勇士以乘戰勢毋稽遲以失事幾毋疑奧以餒士氣則總戎之能與愛民之政幷著於時而瓊民感功報德千億萬斯年矣瑞不勝幸甚幸甚

與瓊鄉諸先生書

瑞頓首再拜敬質之諸老先生大人執事竊惟婦人處人世其大不幸者夫亡勢不得與夫偕亡而抱守區區孀處也故婦人之喪其夫而寡者古以未亡人稱之然至朝廷旌褒官司榮奬誦書知禮道苟以世教爲身荷者褒貴之傳列之舉呈而進之有司冀達於上惓惓汲汲則必孀守之婦加焉何故蓋忠臣烈士貞婦孝子上植天地之紀中揭人道之大下立世道之標均處人道之難而彼婦人無師友開明之功匪名義驅役之故獨絕情感哀念夫子於數十年之後心堅金石行信四時虛心積行所關係感發

尤非淺小故也瑞甫四歲喪父時母謝氏年二十八承父志勵節確守經今三十有四春秋矣一終之行無毫釐玷穢古稱陶嬰共姜輩直可以相上下而無愧焉者蓋母幼麤識書史語瑞少學口授孝經學庸等篇質稟近剛一父性警敏不羈不事家人生業相勵護持能使內外不致乏絕先後苦針裁營衣食飾贄資督瑞學二今雖衰疾相仍不能一息少暇女事爲疾憂計日夜同瑞寢處訪詢戚近惓惓然拳而托之嚴明之師以琢以磨兼有父道瑞今日稍知禮義勉自愼飭若非冲年背父者盡母氏諄諄開我力也持家有紀法教子有義方律身以正義喪父之日有

所親以日者推算進母舉焚之誓不再醮如日者語執之今日不變夫豈偶然夫士君子行善取快於心非徒取華於其名婦人潔飭乃身凡以畢天之與我而已是安足置齒牙間者假而上獲旌閭之榮下獲紀述之美於節行亦何所增加也瑞顧區區衆而頌之人者是是非非之公本無擇於途人父母而綱常之義守貞爲重昔子厚遊岐邠聞必廣詢秀實逸事狀色爲韓太史上剡瑞荷恩罔極知之實眞見之實詳且辯者傾乃掩匿而不公之乎世有言及族戚君子恒不以子信承之者蓋謬執諱親之私其習久固經曰其先祖無美而稱之誣親也孔子直父子之隱

孟軻道周公之過垂訓之文不少矣於父母祖先獨略焉寧揚善特於親親避哉然則聖賢不以褒貶之權假其親蓋可見矣又其淺固有妄揚親行竊寵榮稱孝者遂致人得以詰所揚而反疵之言議紛紛不已誣親之善顯親之惡也亦多矣而瑞獨何以用心獨念吾瓊先輩師法如曾白潭亦其彰彰著者徒以莫爲之名經久不與鄉祀其他著卓行而負屈稱加美名於敗類時不少焉況中閨事迹罕可得而著聞者獨非君子之所宜盡心乎公議不行俗將無以爲勸桐江一節漢鼎賴之瑞非瞽瘖之身有不能自已者故縷縷爲諸賢者誦者夫行之可褒與其言之可

信與否則惟卜執事以所聞見參之事在淸議非敢以一毫私意爲母夸圖也瑞不勝屏切頓首再拜

復巡按龔懷川

廬陵邈遠至今神采器度猶如見之以過可化以綏可來區區東粵下及禽魚草本有沾被久地方何幸地方何幸天下惟患無其志有志如翁其人又以代天巡守之權濟而行之尙有不盡之分無能滿慰一方之望有之耶十府雲霓可預爲賀古人有博訪之說又有五聽之法五聽所以爲博訪詳也先民有言詢于蒭蕘訪之而其人止是屬官止託查盤官訪之詳而非博然此特明照中不及分數

十而有一不足爲翁言者肇至姑及之瑞平生有濟世之念而人不與庚午告歸展布萬分無能及一此非怨天尤人之念終已一生止此還天不能不自爲歎也區區泉石有夢不在周公忽覩雲章㒷管猶動孟子謂廣土衆民君子欲之中定四海君子之樂有此施爲之本懷以故有此樂欲之情色天下惟俗見久之能遮蔽人本然之明俗說爲行立有根腳否亦或牽之而去苟其不然性分天地感之而應決江河矣事有俟人言而後可行有不俟人言行而無不當者今何人哉唐以聲詩取士三百年之中杜審言天下之狂也反席未安之前尚有不見代人之恨今請以台翁當之瑞臨梏惓惓無任

復總督凌洋山

羅旁爲門庭之寇二百年矣開府至公乃能使之入我版圖一鼓而擒永絕其害詩云方叔元老克壯其猷蓋必如此而後可云猷之壯也日者灣中竊有大億於公自今言之可謂能中愚者一得所恨學疏才窘有司賀文惟公運用之妙揄揚萬分無得其一爲歎爲歎誤蒙垂惠稽首升受慙感并之差官回謹致謝私附轉上瓊人不幸三次大擧不遇如公其人尺寸無得正尊疏中捐其險以與賊之謂賊今日亦殺之矣報盡未盡之賊兵退而歸大征何用夫黎岐中處而州縣環之天下事有易於瓊州事者乎部議及丘文莊要將五指山開十字路廊廟之上亦有心公之心者矣今日得如先年涂兵備名棐者其人不請一兵指日指月版圖黎岐初非難事何也威之也化之也蠶食之也可縣可所即縣之所之如今日羅旁事也天下事不可無故發難端亦不可當幾自失其會瑞桑梓切情并附告

與傅白大尹林仲和

北都一面未幾時而泉石安吾身矣知子傅白之行乃黃生來任感恩之日先夜陛洲曹主事入夢吾無心也何以

來之回思子平日節槩癡人說夢尚是鴻漸於干而已無足爲異有此人事有此天機夫豈偶然之故哉日月之間料必有驗今吏部止是一個資格這資格格了許多賢者不得出頭格了許多不賢者使不退步誠如極地之說然吾人出處之小係國家氣運之大有握其幾不必在念所根山修海阻不得朝夕仲和視是今日製雞之功可否伊呂小試之道君子曰軒冕者物之儻來也寄也今人以寄爲累毀譽得喪官階所係我心隨之做官累心做官何用仲和試驗之念頭如動是何景象比之不動此念時分河若自知之矣聖賢無問時之達不達盡其在我自有無限

受用此正莊子寄在桀不爲荒寄去未嘗不樂之謂何大小高下遷不遷足言哉區區所望仲和不過如此而已祖宗初原無資格吏部無端作俑而行不知遵何詔令沿襲不改歲貢五遷六遷之官乃進士出門卑而不授之職進寸進尺借之口曰今日三途並用矣吏部局人也我亦隨吏部之鄙而鄙吾心耶不可也不可也子官七品尚非與爾鄰里時節遠來絹段不得已受之矣餘未開封付回人返璧新刻奉覽并照入

復分守道王用吾

臬石間報有貴人書便空谷足音誠有不勝躍然之喜者

矣何幸何幸再及尉緘捧讀誦之玩之則又百姓地方拳拳在念有真切之情有真切之辭此其今時交接中所易得有者乎喜復何如今天下了矣不特不棄做官人之福而又反當做官人之害正以徒有其言鸚鵡從人有其言未必有其心也卽言見心有如翁其人者生可無一言以爲復乎今時視做官爲戲場事口曰認真而心實不然脉沒本心此其一也其中似是之非襲古之謬又且日孳孳然見矣居之不疑妨民病國可不扼腕而歎者又非可以一言盡也敬以先刻八册居官職分大槩敬見於其中者呈覽瑜矣或亦不免於瑕有之乎高明幸自擇之續集完刻日容再致使人回謹此附意諸所不及者祈台鑒統[illegible]及之

議論

嚴師教戒

嘗讀至論謂尊崇正學在君師紹明絕學在宗師至發蒙後學而提督之又有教師職焉此歐陽永叔祖韓昌黎之說謹而宗風之者師固足重也者人能攻我之病我又能受人之攻非義友耶故尼父以善爲芝蘭臧孫以惡爲藥石君子能降師親父則霧掃空澄纖毫不苟浩然之氣塞乎蒼冥果何至是得力於師友者良多也夫人外無師友

之益而欲所行之協於道亦難矣瑞爲此懼一旦名神立胜子下誨之曰瑞女知女之得生於天地之間者乎有此生必求無忝此生而後可無忝者聖人我師一一放而行之非今所競蹐巍科膴仕之謂也女今亦小寓於其間矣入府縣而得錢易易焉宮室妻妾無寧一動其心於此乎昔有所操今或爲悯悯者一易之乎財帛世界無能屹中流之砥乎將言者而不能行抑行則愧影寢則愧衾徒對人口語以自雄乎廣冕裳而有媚心焉無能以義自亢乎參之衣狐貉而有恥心焉忘我之爲重乎或疚中而氣餒焉不能長江大河若浩然而莫禦矣乎小有得則矜能

在人而忌前有利建不能無競心乎諱己之疾凡百所事不免於私己乎窮天地亘古今而不顧者終亦不然乎夫八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德之難於此有一焉下虧爾影上辱爾先矣天以完節付女而女不能以全體將之亦奚顏以立乎天地間耶俯首索氣縱其一舉而終已於鄉相之列天下爲之奔趨焉無足齒也嗚呼瑞有一於此不如此死三復斯言凜若嚴師丁寧夏楚之督爾上紛如直友觥規啐詈之諍爾旁

海忠介公集卷之六　　邱鐘魁典箋

賈　棠青南　吳位和　吳必祿　何士贇
焦映漢雯濤選定　吳纘姬　符　詩　馮廷瑛重編
王　贊猷甫　伍衡文　鄭應瑞　詹登翰

論

出處

君子處世昔人皆以不仕則隱出處二道對待言之謂不得於君則當處而隱逸性分之樂一彼一此皆是也其說定於孔子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之辨然孔子有是言孔子終身事業謂之隱謂之仕春秋之時是亦無道而極者矣齊魯蔡宋之郊流行轍環日不舍置其時以時而隱若丈人若荷蕢長沮桀溺微生亦至以果哉末難潔己亂倫罪之夫子之道則又何在夫人生天地有是耳目口鼻之形付之以天地萬物之性天地以生物爲心生人之理盡生意也天地間盡此生意是故君子出而仕人不負天與性在是道在是人皆可爲堯舜亦在於是丈人荷蕢耳目口鼻之形而不知萬物一體之義孫貞抱一饑則食渴則飲保之何益是孺子將入於井而無怵惕惻隱之心非人矣余嘗仰之賦與節之孔子終身之事其云有道之仕有定仕也其云無道之隱無定隱也意有所在截然對待

之僻不可因之遂謂爲截然對待之道出處二字不可並論去就二字亦不可並論就者君子仕人之正去不得已爲之出者君子立身之正處不得已爲之夫下只是一道合此則失道失道失性矣是以所就三所去三君子雖計較於毫釐禮節之間而萬物一體天之與我則不以一時而輟天地間生生不息眞機活潑自不得而已之也曾子云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解者以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言之仁卽天地生物之仁志卽孟子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之志宋儒謂人君聯屬天下以成其身自有位之顯言之耳自天子至於庶人德性賦予其得之天

一也當理而無私一身一心曾子己任之仁如斯而已耶孔子無道則隱其隱也皇皇然有道則見之心孔子舍之則藏其藏也惓惓然用之則行之念雖有用舍行藏之判而舍之則藏卽具於用之則行之中有定出無定處非二道也只一萬物一體之仁故亦只一出而仕人之義說者又謂聖人則可在賢人則不可其說尤不可曉堯讓天下於許由而有道小人爭半錢之利九牛毛之論誠有之矣實則人生之後人自逆天人自爲異謂靡不有初而又謂有可不可於後有之哉子路執無道而隱之言何必公山氏之說夫子曉之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孔子之身門弟子之法也聖賢君子之別大抵只是安利困勉到如於其間如孔子答哀公爲政之問及其成功一也而已矣春秋之時武城絃歌夫子喜之漆雕開斯之未信夫子使之仕謂有可不可聖賢之別耶然天下一君四海一國不得於一將無可入之二矣若之何孟子曰予然後浩然有歸志雖然王如用予伊尹欲速其功五就湯五就桀一人之身一念一事今日明日別有悔悟君子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得不得時也志念如一志與時旋時其人不可而去時其人之可而聖賢之志又轉之矣此正是有定仕無定隱之道大中至正通天下合人己孔子

不遇終其身六經垂憲七篇仁義孟子自許取法後王春秋戰國之身尚欲置之爲後千萬世之仕身當其時恬然隱處秦越天下爲一身不爲天下計孔孟不爲之矣曰出處去就截然對待之道君子思不出其位舍性命言時勢宇宙無窮誰當負荷言長沮桀溺不言孔孟吾不信也

嚴光

横足加帝腹天下視爲奇事桐江一絲以古而今亦無不爲子陵高而賢之矣然高則高矣高而不實奇則奇矣奇而不中人生天地間只是一性分是所固有見之日用只是一職分惟所當爲舍性分言高奇未見其能高能奇矣

性分何在天地萬物本同一體自天子以至途人一也性
在是職分在是自天子以至途人作川一也故天地萬物
舉而屬之我一人之身舉而任之爲我一人日用常行之
道人不我用然後退而守之雖退而守之而萬物一體之
心則未嘗一日息也從古聖賢道蓋如此孟子曰中天下
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子陵果如光武相助爲理之
念則光武之所立而定明良相逢治具畢張是卽子陵之
所立而定也眞機實際子陵何故不樂爲之孔子生于春
秋流行轍環日不舍置荷蕢丈人知不可而不爲之矣夫
子罪之相對累日因共偃仰由古而來迭爲賓主二女九

男情分無間未之過也可以謂之不可爲不爲之耶孔子
於荷蕢責其果於徵生責其固於丈人責其潔身亂倫就
子陵言之其爲果而固有甚之矣有君無臣吾悲其爲君
苟有天下國家之志光武之時不爲孔子孟軻之出可勝
悲乎一時後世獨於子陵賢之祠祭咏揚不一而足是所
謂高而奇也三代而下蟬蛻汙穢之中以浮游塵埃之外
權位名利若敝徒也誰其人哉誰其人哉苟可得之無所
不至有偏斯不宦官宮妾甘其心而履之矣況天子之尊
故人之厚彼自求之不與得之獨非人間世一希闊事千
仞之上翔之者乎甚矣人之好怪也又況足横帝腹古無

有也今無有也天下後世無有也駭人聞聽然君子之於
天下求盡其在我而已不必其高不必其不高不高而得
我所性乃所以爲高無裨於性高之何益寒不可衣饑不
可食爲珠玉寶器不爲布帛菽粟子陵之高之謂矣且子
陵不得於高卑而言之於此亦自可見蘇東坡謂魏晉梁
得之文王而終身不得皆吾之所輕者也大舜袗衣鼓琴
若固有之君子內重而見外爲輕蓋如此有諸內形諸外
不能飾也子陵苟有所得將富貴貧賤視之一也故人而
故人之矣天子卿相浮雲景色何所爲而高下視之昔日
故人則就之今日天子則不之就耶見王侯卿士而媚之

俗心也見王侯卿士而輕之亦俗心也清濁不同見在人
不見在已內輕而見外之爲重則一光武稱狂奴故態無
乃子陵只是一味薄天子而不爲之狂出此之外更無他
長耶君子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不得志之志
卽得志之志苟有其志故人如光武不與行之未之有也
子陵無其志是以無其具無其具是以只就平日之狂成
一个是後之詠釣臺者出脫子陵云侯覇朱浮僅免歸韓
歆戴涉終見殺云朔君房畱不住無乃平日窺其徵夫有
是臣則有是君自建武中三十年論之中興事業止此而
已尚不如子陵順眞抱一不爲之高百姓怨氣滿腹羊裘

懶散江湖無能優劣固也然子陵實有伊傅周召之器不能輔成光武天下得有禹湯文武之澤耶事屬後日如果言不聽諫之不從如不我得於先亦不我力於後故人有其名無其實從而去之未晚也謹厚如光武中興如光武奈之何預逆其不可先自絶之伊尹之於湯傅說之於高宗傾蓋如故子陵之於光武貴賤易交白頭而新言一人之交二人同心如蘭斷金未可言也輔世而長天下之民可言之乎老子謂修之身其德乃眞修之天下其德乃普身心天下德之在我爲之區區然桐江煙水富春風月有一節之偏缺全體之正可以言德之眞也哉范文正謂子

陵之風山高水長山則高矣無草木水則長矣不能水氣上興雲雨無取焉狂奴故態子陵之論定於是矣而天下之人獨於子陵稱賢是則好高好奇之過絶無之中僅有其一醒人耳目也

朱陸

朱陸之論定久矣何自而辨之辨之以吾之心而已維天之命其在人則爲性而具於心古今共之聖愚同之得此而先堯舜禹有危微精一允執厥中之傳得此而後孟子有求放心先立乎其大之論未有舍去本心別求之外而曰聖人之道者軻之歿不得其傳而人心之天則在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恃有赤子之心故雖出之千百載之前其事千百載之下可以一言而定陸子門人問陸子學以何進曰得之孟子則精一執中之旨陸子得之矣乃朱子其學則異於是大學致知在格物借之爲誠意正心之用也猶之惟精乃惟一之功明善乃誠身之功功在格致道在誠正朱子篤信大學平生欲讀盡天下之書議盡天下之事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事畢矣天下之書可得而盡讀之乎事可得而盡議之乎韓退之原道言誠正不及格致朱子指爲無頭學問是以格物致知爲大學頭一事矣入門一差是以終身只做得大

學先之之功不盡得大學後之之益無得於心所知反眼王陽明謂晦翁氣魄極大合下便要繼往開來少年已著了許多書然則此非其誤認之故毫釐之差而爲千里之謬者乎夫顔子曾有一著述乎聖人以其躬行心得之餘出之於威儀文辭之末富於中見於外不可強而亦不得而飾也心齋坐忘不遷不貳顔子之著述大矣舍去本心日從事於古本冊子章章句句之好勝之私心好名之爲累據此發念之初已不可以入堯舜之道矣聖人不廢學以爲涵養是以中庸有尊德性而道問學之說賢人而下不廢學以求復初是以孟子有學問之道求其放心之說

子思孟子傳自堯舜陸子識之然陸子不免應舉子業即其語錄文集年譜可見餘力學文尚不如是也自傳心之法視之猶俗學也朱子反謂其專務踐履盡廢講學論對五割言涵心性乃自其所心知者出之如孔子答哀公修道誠身孟子告齊宣仁義孝弟亦推本之論也朱子答之書而戲之云這些子恐是葱嶺帶得來天下之人只一性命而事物在焉朱子只要人讀書講說研究於外子不知朱子之所謂矣儒學禪宗其判不啻千里而要其初只是毫忽儒道寂守其心中涵事物有天下國家之用禪宗廢棄百應徒爲空虛寂滅之養朱子指陸爲禪然則將不講

其心就外爲天下國家之用呻吟其呫嗶而曰某章某句如此某章某句如彼然後爲能學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夫子以道統寄之生于朱子之時言論相及不知其如之何而爲禪之誑矣陸子不免少溺於俗然心知其然平日拳拳以求放心先立其大爲教聞彼也自聞而已見彼也自見而已猶有得之朱子則楚辭陰符參同契韓文皆其年年月月訓詁之冊不知此一訓詁何日而已也末年之悔謂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冊子上若有得矣而先入之深讀書爲主而待其餘未見其真能脫去舊習收功一原也危疾一日前猶解誠意章在溺於誦說沒身不復聖人六經躬行心得之餘爲之養盛之充因著其用朱子則先意於此讀書爲先求心反爲後繭絲牛毛識者以集大成歸之謂擇諸家之訓什而集其長則亦可矣謂道在是則周元公或可而朱不然矣說者又謂朱子羽翼六經嘉惠後學其功不淺夫朱子自少至老無一日不在經書子史間平生精力盡於訓詁而其所訓又多聖人之經賢人之傳也夫豈得無功於後聖真以此破碎道一由此支離又不能不爲後人之誤功過并之而使人繫於枝葉昧厥本原其過爲大三代而後學之陷溺如朱者比比然也朱子欲以其學爲天下宗天下亦以此信宗於朱子故予不及其

他獨指朱子爲過陸子謂此老平生志向不汨於利祿當今誠難其匹夫朱子豈不知心之爲大而求之心哉誤認格致爲入門指著述爲功業途轍既乖所得瞶之韓退之因文以見道而非明道以爲文日月至焉而已矣無乃朱子過歟欲往京師心識國都之所在行遠自邇計日可到懵於定向執途之人而訊之岐路之中又有岐焉訊之所不及失之矣大抵天下得意忘言區區於文義講說之間真趣薄矣深造自得者當見之顏子默契道體孔子予欲無言天淵禪學而其致虛之篤一而已矣然則朱子無乃得言而自薄於其意歟自得之則有居之安資之深之益

日從事於故紙堆中外強中乾呂東萊謂銖銖而折之寸寸而較之無復有詩矣朱子之謂矣朱子平生誤在認格物爲入門而不知大學之道誠正乃其實地以故一意解書其解書其論人心術見焉謂司馬溫公只憑行將去無致知一段朱子日日經史其不滿於實心實事無私無黨有餘力而後學文之君實無足怪矣大凡人言語文字皆心爲之陽明致良知其什經不取朱子之說者多說在心性上朱子什經全說在多學而識上陽明鶻突其說誠有之然猶不失爲本原之養也猶第一義也朱子則落而下之離而去之矣道問學之功爲[illegible]尊德性而設正與孟子

學問求放心同義朱子解之曰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崇禮中庸行也以屬之知姑勿論所云致知非程子進學則在致知根心著已之知亦姑勿論乃其意則全重致知矣細玩尊德性而道問學會有此口氣乎存疑錄謂朱子平生所得在是所失亦在是見非於陸子靜亦在是得之矣其訓中庸分章分句分爲相屬明費隱天道人道小德大德分中分和道不可離此言素位此言不願太極通書此言陽之動此言陰之靜支離爲甚默而識之識言知之於心平聲字朱子作去聲解音志謂記之於心不以聖賢說聖賢以已之所誤說之能說之耶

得人之得適人之適難言之矣自得其得自適其適天機之覿不言之粉將能之也哉然又非止言語文字之問鶩湖白鹿往返議論之差而已荊公祠記千百年大公案也學問偏枯識見昏昧之故其詆之不遺餘力與初之指爲禪會無異今世之儒士自謂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大仇而方且揚眉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正諸儒人膏肓之病也使在周邵閩之喜過而樂與之矣孝弟忠信常不足以應天下之變而才術辨智常不足以定天下之繆亦此意也朱子遺棄人書乃謂諸君子聚頭磕額理會何事乃

致有此等怪論少見朱唐交惡錄齊則失矣楚亦未爲得也光風霽月灑落襟懷有如周元公邵康節其人者寧有此言說舉措耶情見乎辭行如其心涵養未融克伐爲祟晦菴不能無大不滿於後學之意矣後人爲朱陸之議聶雙江以黨同伐異挾勝崇私言之然當其時門弟子則已然矣豈非朱子身自作則一時門下習氣而又因以貽之後乎自宋至今五百餘年是朱非陸所在羣如也正雙江黨伐挾崇之謂陽明之所稱今之尊信晦翁無異於戰國之尊信楊墨也抑何從而辨之乎孟子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請以是爲朱陸之辨

太伯論上

太王翦商之志金仁山朝雙湖辯之詳矣愚竊謂太王實有是志太伯去之夫子亦不當以至德許夫太王當祖甲之時去高宗中興未遠後一百有餘年殷始亾則當太王時乃商家盛強之末衰弱之始其天命人心尚完固未動所謂翦商亦言乎其志焉耳非爰整其旅如觀兵孟津陳師牧野之爲也泰伯無荊蠻之逃則國屬之泰伯矣屬之泰伯而泰伯以不取爲心則翦商之志蓄於太王者息之泰伯李歷不得位日後無武王事紂無滅亾之理此其以天下讓商更爲何如太王欲傳位季歷則翦商之志季歷

從之矣太王啓於先季歷從於後父作子述事必有可成無難者君臣之義泰伯不以此身維持其間而托於採藥之去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充類至義之盡泰伯其得爲有君也哉且弒君天下大惡也幸而成之公議凛於斧鉞不幸不成大則身首異處破壞家門小則貶削投荒流離終世王述之子坦之欲以女與桓溫述怒排坦之曰汝眞癡耶乃欲以女與兵坦之是以不與桓溫之禍竊以爲泰伯之愛太王不如述之愛其子矣聖賢之論曰君有過三諫而不聽則逃之父有過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夫子臣異道非止謂其天合人合義當如此也子之於父一體而生比之異姓君臣情分有別以光明正大之義投一氣相通之親婉順號泣至三至再無不可以感通而挽回心者父有諍子則身不陷於不義無君一念此其事爲何如可逆料其不可反而遽逃之耶仁傑周旋于則天之朝雙陸不勝之兆姑姪子母之言且能動之俾天下復爲唐有太王固非昏暗之武后也仁傑能行於異姓之婦人伯不能行於至親之父子且朱子之論伯曰德足以朝諸侯而有天下夫足以朝諸侯有天下而不能以大義回父心吾不信之矣以子事父情有可爲而不爲身爲世子權有可爲而不爲以事父言則不孝以事商言則不忠

啓天下無君之禍貽家門弒逆之羞皆荊蠻一逃爲之也夫子旁通事物之變酌見義理之原而顧以至德稱之哉

泰伯論下

[illegible]如翦商說則泰伯潔身而去僅得與申生之恭爲類賢美未學謂之德且不可矣況可謂之至乎蓋採藥一去使太王果成翦商之事則商家天下不得於太王當得於季歷是泰伯不取商家之天下而任父與弟取之也春秋書趙盾弒其君任父與弟取之不以此身維持其間繩以春秋法泰伯罪不可逃矣仁傑周旋于女主之朝君子取焉蓋君子期於成天下之事而不必於明巳之志苟謂惟求

無愧直遂徑行可以維持左右使不至於成其逆者皆不爲之泰伯不得爲多賢矣朱子以遂成吳國事料太伯於商周之際足以朝諸侯有天下太王邑於岐山之下從如歸市不能以有天下乎太王可有天下而泰伯潔身去之謂讓天下於商可乎且朝諸侯有天下之說尤不可曉說者謂周之頑民爲商忠臣觀多方多士訓殷民者詳矣必三紀而後風俗移易牧野之師雖殷民有倒戈之志然猶有前途交戰之人孟子曰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是以難也泰伯雖盛德當不過于文王文王值罪惡貫盈之紂不能爲之泰伯當祖甲世去高宗中興未遠又焉

能朝諸侯有天下易易耶三分有二以服事殷說者謂九州所以不遽叛者皆小心翼翼延焉夫紂猶有可延之勢以泰伯不從之德當祖甲盛時爲天下倡率民可知方商室太山而四維之矣朝諸侯有天下此必無之事也孟子曰繼世而有天下者天之所廢必若桀紂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適聖賢六七作之後而天遽棄之耶以德言泰伯無取天下之理以時言泰伯無取天下之幾徒見夫遂成吳國之迹謂可以朝諸侯有天下夫歸泰伯之人正邠人從太王之人也其心知有君臣之義故見夫可君者翕然歸之又躋我于天下一君之上惡知有仁人之人不如是也歸市之太王不能卽遂翦商之心遂成吳國之泰伯能朝諸侯有天下乎且推巳之物以與人謂之讓指商家未敗之天下爲泰伯當得而不取之恩是何以異於盜賊指所未劫之家其所積爲巳有而姑讓與積財者所用耶大禹太甲成王之天下不可謂爲益伊尹周公旦所讓商之天下不可謂爲泰伯所讓尤可知矣夫子之言當不如是朱子憑史記之語而想像推之於太王泰伯心事皆不得其實而其時其事并夫子稱許之言有相悖戾不可强通者不若止以讓國季歷說武王終有天下故以讓天下推許之爲得也

孟子爲貧而仕議

人生天地間曰士曰農曰工曰商皆男子事也其事雖一然士在行道天地間惟道最大故士居四民首士當斯世旣貧而無養矣曰農曰工曰商無非養身策也此其事之在我者一仕於人則制於人制於人則不得以自由制於人而望於人者惟祿焉且云非出處之正吁非其正者而可以謂之出乎以不正之出懸望祿之思此其心何如也君子之仕所以行其義臣子之義分無彼此而以言高行道自誣夫君子出仕義矣天地間無可以生此身者爲之祿也舍農工商之養自巳出區區於抱關擊柝之祿由人

制者焉大賢君子之所爲寧若此哉孔子平日進以禮難
於進也退以義易於退也乘田委吏安然受之而不辭蓋
亦順其舉授者而無容心焉亦且行道之端所係耳事君
敬其事而後其食爲貧以進寧復能後其食耶孟子平日
執不見諸侯之義分庭抗禮直若壁立萬仞之不可卽者
莫非剛且大者爲之斯言一出吾恐氣體亦有所不充集
義所生者或不能長江大河浩浩然而來矣

周公使管叔監殷

周公之處管蔡諸家皆以爲不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
愚竊謂不然舜之處象雖云封之有庫而天子之吏實理

所以然者正以全吾親愛之心又使之不得少肆其惡其
爲家國臣民之計詳而密矣人必有惻隱之心惻隱之心
於親切人必有是非之心是非之心於親眞謂之眞者非
獨詳於此也旦夕周旋心術之善否見事之明暗才調之
大與小莫不畢照於我而非若他人之日月一至見其一
二而未見其千萬也古稱知子莫若父知弟子莫若師羣
居終日而以知友稱亦以親比不離之故也謂蔽於愛兄
之心然則舜何以不蔽四端必有隨感異應擧天下皆然
而周公獨何以得此失彼大學稱莫知其子之惡責溺愛
者之不明也古稱諍子爲賢子敎以義方爲賢父亂子朱

啓明臣民稱焉堯且以嚚訟弃之見有眞否之別也將謂
過惡未著而其志其才有可取者知人則哲維帝其艱四
凶不去於堯而去於舜人心之藏不可測度雖明聖亦有
未能先爲之別者奚必兄弟間而後然哉立匹國之子而
求所以監之此其關係若何當何如以計之者監以親親
之兄周公慮事之詳亦可想矣若夫日後之事則所謂維
帝之艱聖人之不幸也而其初之必使焉者正其才志之
可觀兄弟之眞見今觀金縢之冊公之愛武王何若恩斯
勤斯之詠公之愛成王何若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兄在
彼猶在此者附仇人以背懿親管所爲有出於天理人情

之外者而公安得逆知之竊以爲監殷之擧公必自慶以
爲得安國之計矣而寧意其後之至此耶周公弟也管叔
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孟子意或如此無取我子鬻子
之閔斯之言哀而切所謂垂涕泣而道之也敗露之後其
親愛之情尙如此閱墻禦侮之親而使之監我仇人焉獨
非聖人之至計也乎天理人情周公之所不能不過也若
謂蔽於愛兄以至今日稽之古今反之人心不能以強通
矣

使畢戰問井地

不井田而能致天下之治者無是理也何也人必衣食有

所養然後爲善之心以生日夕有所事然後淫侈之念不作井田者衣食之資日夕之事返朴還淳之道去盜絕訟之原舉賴於此故嘗以爲一井田而天下之事畢矣然自三代而下垂數千載而莫之行者何井田所以爲民而亦兼以足國自秦漢而下其心於爲民者能幾人哉間有欲爲民隱之恤久遠之計者又苦於考究之不詳變通之無法彼見夫天下若此其天奪富民之田以畀貧者紛紛籍籍無從下手其講學之臣多詞章記誦之士議及井田猶然不知所以行之之故或見其莫已利也因不舉之以爲君踊者亦有舉之世相安於因循之習竟無經久之計理

治之思膠柱鼓瑟宜乎其卒不可行也考之後之稱稽古博識者莫如端臨馬氏其爲井田之議謂後之君子每慨歎世主不能復三代之法以利其民使豪強坐擅兼并之利其說固正矣至於斟酌古今究竟利病則莫老泉水心二公之論最爲確實其出二公之外而爲之議者必能備知閭里之利病詳悉然後授受可以無弊然則自周而下吏於民者舉不欲知其利病也耶不知民間之利病用民之脂膏以奉之何用設官分職旁午而縱橫之者何爲守令之遷除其歲月有限循不可舉而久任之乎汙吏黠胥能舞文以亂簿書田里之一一可覩丈尺可憑或不可亂

還授之姦敝無窮今則然矣井田旣行之後而民猶有今窮之弊耶商君決裂井田廢壞阡陌以靜百姓之業而一其志果若斯言則三代之貢助徹法將不靜而一乎不反其靜一之故而見夫末流之弊遂舉而棄之不端其本而齊於末端臨于是爲失言矣我朝丘文莊有取於蘇葉之論而其言曰可於國初人寡之時爲之承平日久生齒日繁之後終歸於隳廢程子謂天地間決無人多地少之理今之糜費五穀計富數倍吾民日夕之食而猶可以取給事可知矣隨時制宜而不失先王之制歷舉貢助以爲滕文誦孟子之所云潤澤不如是也丁田相配取效於數百

年之後井田以漸爲之而俟其成獨不可舉而行之乎謂張載處之有術之言惜其要妙隱而未發吁三代行之其爲日若此其久也地里舉目可見量度反掌而行寧能隱之耶文莊之見亦端臨之見也誤之者蘇葉而二公之言尤自可笑周禮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鄭康成謂此鄉遂用溝洫之法也用之近郊鄉遂匠人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康成以爲此

都鄙用井田之法也用之野外縣都此蓋以平原曠野之地行助法以山林陵麓之地行貢法然非貢助一定於此而不易也昔朱子論建國謂必依山川形勢無截然可方之理孟子若夫潤澤正此意也必若塞溪壑平澗谷夸丘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疆隴而後可爲聖王之井田將塞之平之夸之壞之易之而後爲之也耶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謂聖人也而所行之事寧若此愚癡不通耶必九百畝而後井必方百里而後同不足於九夫之地百里之同而可耕可植者將棄之乎隨田之廣狹而爲多少之授可井則井不可井則一夫二夫當之可同則同

不可同則百夫千夫當之助不必野而行賦不必國中而行此聖人之法也二氏以不通之見而議古法難乎其爲古矣所見之舛若此則其謂井田成而民之死其骨已朽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糧窮數百年專力於此不治他事宜乎其然矣井田者井田之名也人必有田而不必於井者井田之實也觀野行助法國中十一自賦聖人變通之權可想見矣爲今之計不必訪求故堰遺陂之已廢者按今日之土田隨地區畫舉周禮大司徒所謂不易之地家有畝小司徒上地家七人與夫大宰九職任萬民者而酌用之守宰縣令一以井田爲事其纖悉又屬之一里之長

不以今日紛紛之病而沮其必行之心必委曲以力行而求爲久遠之計既定之後畢簿書以驗田土度地不足則吏胥之姦弊可稽正不必慈祥如龔黃精明如張趙而亦可以濟斯世於虞周之盛匪斯民於樂樂利利之中矣橫渠曰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蓋謂其或以名亂也然天下富人多乎貧人多乎田井而貧者得免奴佃富家之苦吾知其欲從必矣王者固有滅人之族沒人之產而束手聽者取其有餘之田而不奪其上下之養彼亦安得而違之竊以爲井田之決可復於後世者諒夫有同然之心而不必恤其衆多之口反覆曉諭委曲

變通必無名亂之事也然則數世之後而其子孫衆多不可以死徙無出鄉之法行之者若何日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自夏后以至八百年之周其間獨無若此者乎然要在必有田宅而不失所養化裁變通之而已要之不能以一一如意而較之田不井授一遇災旱而民之輾轉溝壑白骨遍野平時則奸僞朋興有故則羣橫寇盜其相去萬萬矣愚故以爲斷然必在可行而無疑也按古今論井田之難者惟強奪民田以名怨讟一語爲稍近似舉今日吏胥無窮之弊守宰遷徙不常之山乃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之論若夫執溝洫井伺之法而謂今日之地非古昔平原之

區者以膠柱鼓瑟而論聖人不通之甚者也夫人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而後天下之治可定今日太平之業必世後仁之化舉須於此彼夫心所同然而口之怨讟固不必恤也力而行之而民可與樂成矣然封建所以維持井田者也田欲井授亦將舉封建而行之乎曰久守宰之任而一里之長長子孫於其中者復爲之維持焉井田之可行也必矣制度一定則心志一習俗成其所維持之者不難矣然則奚必封建爲哉

人皆以井田爲聖王之養庠序爲聖王之教養民於先教民於後有養而後教行焉若井山自爲養庠序自爲教不

相涉矣然易履卦君子象之以辯上下定民志上下辯民志定教之成也一夫百畝之田百畝外不能加毫末五畝之宅五畝外不能加毫末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民志之定何如程伊川傳履歎後世自士庶至於公卿日志於尊榮農工商賈日志於富侈億兆之心交騖於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難矣降至今日較伊川言殆有甚焉所稱名人賢士口談道義者皆不能絕去爲富不仁之心小民持此爲觀法借此爲口實用是風俗日流莫知紀極法不能止大抵皆厚田宅豐衣食美妻妾一念使之有此一念又皆田宅無分界人人得以自買自賣致焉井田行則民貧富不相耀而心和矣生長所習見而志定矣漢人以富人觀欲天下爲悲止此田宅吏何欲可觀漢人以彼民情見美則悅爲歎止此田宅吏何美可悅富者欲過貧者欲企雖有其心而蓋無其由也無其由而過企之心滅矣井田未嘗教民而域民於教道之妙有若此嘗謂井田立而先王之教斯過半矣天下之治井田爲之學校不過輔翼之先王之教井田教於始學校不過成教於終一井田而天下之事畢矣後世紛紛然交騖於利彼身當教化之責者亦惟利是馳制度非不詳教戒非不切也以言相禁實則別以惠相傳夫曰教

之夫曰教之云者是亦空言而已天下如之何其能治耶井田盡天下之事與其竭力爲庠序爲教約百端鼓舞民志不定迄無成功不若竭力爲一井田以復唐虞三代之治不可以王莽三田增紛擾借口也

孟子道性善

孔子論性曰性相近習相遠雖未一一剖析而天命氣質實兼於中程子所謂一之則不是相近一言盡之矣論性不論氣無以見其生稟之異論氣不論性無以見夫義理之同言性不可不析而爲二無氣則此理無處安頓曰理曰氣無離合無後先性卽在氣質中非二物也言性又不

可不合而為一合之而未嘗不分渾然之中粲然者著焉
聖人之言妙矣孟子論性區區然執一性善之說夫人之
所以信服於人服其心也服其心者彼亦有所驗之於心
證之天下也程張生於戰國一言而告子服矣告子不為
孟子服者實孟子言之執於一辯之不能詳使之非告子
諸人故屢變以求勝也說者謂孟子時當戰國人欲橫流
不得不執性善之說矯焉春秋時俗較去戰國不遠孔子
稱性相近繼之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周流不舍孔子救
世之心亦均切矣將不欲矯正之耶不正言以屈其諄諄
然不一而止無非為性善謀也孟子之功大矣然理氣不

相離而離之知為性善謀不能使人信吾性善之說是則
孟子之過也

鄉愿亂德

從古未有言及養氣者而孟子言之古有詭隨上容之說
卽鄉愿意也亦無有若孟子之論剴切痛快者蓋鄉愿餒
其浩然之氣以從俗浩然之氣孟子身有之見鄉愿若為
身害故言之詳惡之痛今天下惟鄉愿之教人人最深凡
處己心欲反言而矯其失不可得而矯矣告子所謂仁內
義外乃不知仁義三字字義所謂非知仁義二字義固欲
反之孟子不曰心之德愛之理謂之仁心之制事之宜謂

之義區區執敬與湯水之說辨之不詳亦徒多言而無益
也

孟子有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之說於氣質之性旣抑
之矣答告子諸人獨不一言及之蓋孟子意欲伸此抑彼
如說夜氣欲人知涵養此性說四端說擴充欲人知體認
此性充廣此性待人事上治下一以鄉愿道行之世俗舉
然稱僻性稱所行大過者多是中行之士謂如此然後得
中道善處世則必鄉愿之為而已所稱賢士大夫不免正
道鄉愿謂停行之鄉愿去大奸惡不甚遠今人不為大惡
必為鄉愿事在一時毒流後世鄉愿之害如此說者謂孟

子擴前聖所未發指養氣言也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嘗以
惡鄉愿為第一

其嗟也可去

天下孰為重德義為重德義孰有之君子之身有之合仁
與人謂之道有此身然後有此德義是人身為重非人身
之為重德義身有之之為重非德之德非義之義自視此
身之為輕是不知有此身而後有此德義身之為重孔子
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身有輕焉者矣孟子曰取食
之重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身有重焉者矣去身
言德義德義當留之去德義言身身當留之天下一德義

而已曰酌之酌之云者言當用中而行不可見一偏執爲德義不顧其有甚焉者身之爲重也饑者不食嗟來之食黔敖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曰微與微言小節細故得之矣至謂嗟可去謝可食則又不然夫人一身宇宙內事其分儒行言愛其死以有待養其身以有爲饑者之身何身獨非天地之性人爲貴宇宙分內事之身耶身有重焉者矣嗟來從謝區區間於我何與孟子云與禮之輕禮非有輕視會通以行之之謂禮非德非義而偺執之禮之爲輕曾可得而與我天地之身一較量哉誠不啻食之爲重也毫釐之差千里之謬此等處天淵懸遠誠不可以其

小加之大者之上也饑者之死姑就其近易曉者言之饑者獨無父母妻孥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者哉一不食死則死矣亡矣不復見矣嗟不嗟謝不謝何所干係自安溝壑何心哉何心哉饑者父則不念子不慈之父饑者子則不念父不孝之子饑者爲夫則不念其妻不義之夫此亦宇宙分中之事謂之近淺姑就常人孺子皆有不忍之心言之常人孺子皆向爲身死不受之一端又會有奚翅食重之大體變而通之與時宜之輕其輕重其重嗟來食頭風過耳從而謝浮雲觸目其謝我不感之以爲恩其嗟我不撼之以爲怨時適凶荒不食則死出此入彼我之身有

大焉豈計其他祈祀有日偶失於防牛羊抵觸可以改卜牛羊無知可以廢祭乎哉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如其仁如其仁夫子與之豈若匹夫匹婦之諒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之爲大也夫子取其功有不忍之心饑者獨無大戕天地近戕一身饑者之操無可言矣易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聖人無取焉此惟陳仲子井李三咽柴子羔不竇入於室尚全其生可以當之孔子謂子羔爲愚饑者以愚而死不得其貞窮而凶之道也二父母天地之身生生不息草木同仁忍棄之耶其故起於講之不明知有一事之義而不知有一身一心天

地與立之全體於其大是以徒執於其小苟有見焉會有略其陋是一道也造化生乎身之身父母妻孥所仰望而終身也七尺之軀可忽乎哉責人與責已不同管仲無足取者爲酌量大小之說借明之疾固也子無取於饑者之操無改於謝則亦不食而死矣曾子謝也可食之言無取焉雖然人有不爲篤信之美然後可以望他日有爲慨宏之大饑者則誤矣志趣冒曲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人物也得聖人依歸之此其最高者歟後之乞播嘗糞奔趨勢利日無休息生不如死毋以饑者爲口實

邱海二公文集合編十六卷副都御史黄登賢家藏本

國朝焦映漢賈棠所刻邱濬海瑞集也濬瑞皆瓊州人映漢與棠同官於瓊故有茲刻濬瓊臺類稿本七十卷此選定爲十卷瑞集有自作蘖引不著卷數此選定爲六卷映漢爲濬作傳又誠深雲龍所作瑞傳蓋是編刻於康熙戊子時明史尚未成也

明文遠不分卷（一）

〔清〕徐文駒　羅景渤編

東北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刻本

明文遠卷十八

甬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胞弟徐文炎季邢參閱

西昌羅景渤亦潭同選　受業羅仰錡愼調

奏疏五 聖學 法祖

開經筵疏　楊士奇

伏惟皇上肇登寶位纘承列聖統御萬邦必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以興唐虞三代之治然其根本在致力於聖學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學而能致治者也去年十月內宣宗皇帝御左順門召臣士奇諭之曰明年春暖東宮出文華殿讀書凡內外侍從俱用愼擇賢良廉謹之臣不幸宣宗上賓中外哀戚臣未敢遽言然此事至重不敢久默臣聞尚書曰王人求多聞時維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經筵侍講之官實爲學之資今皇上進學養德當預擇講官必得問學貫通言行端正老成重厚識達大體者數人以供其職庶以上副先帝之意乞預命吏部禮部翰林院公同推舉具名陳奏取自上裁如或其人學術不正立心行己素無善譽者不得濫預蓋師友之臣即他日輔導之臣不可不擇也又聞書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

○說○得○關○係○（上論經筵下論左右近習亦不可不愼以致）

成就君德之意

后德惟臣不德惟臣蓋言僕臣賢否係君德重輕如此自古聖賢之君左右使令必用正人今皇上當於春秋尤起居出入一應隨侍及使用之人皆宜遴擇行已端莊立心正當者使在左右庶不正之言不正之習悉皆屏遠不得以上惑聰明如或其人舉動輕佻語言褻慢立心行已不正者皆宜早去之若隨侍既久言聽計從後來欲去其勢難矣古語云與善人處如入芝蘭之室與不善人處如入鮑魚之肆蓋言慎所漸染也此在常人尚須謹擇何況天子之左右乎

大臣忠愛之意溢於言表氣體蒼潔自與枝枝葉葉者不同

講學聽政疏

楊守陳

臣聞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臣於孟子固非其倫然而敬君之誠則雖異世而同心孟子見一侯國之君尚陳堯舜之道況逢天王之明聖者乎臣請陳之而陛下擇焉夫堯舜之道何也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堯舜之得於內者深而為出治之本者也又曰詢於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此堯舜之資於外者博而為致治之綱者也本立則末自茂綱舉則目自張故不勞而庶績熙無為而天下治也今陛下聖哲天縱德學日新自御極以來屏去珍玩奇寶放遠奸臣邪術登用正人聽納忠諫躬覽題奏而日勤政務若此不懈可為堯舜之君故天下皆忻忭踴躍翹首企足以望唐虞之治獨臣之愚猶有過慮蓋革故而正始猶易持久而保終實難自昔願治之主內得弗深外資弗博鮮有不始勤而終怠前得而後失者臣昔忝陪宮僚伏覩陛下儼然端拱朗誦經書未嘗降一辭問以窮究聖賢之奧旨儒臣肅然進退略陳訓詁未嘗進一詳說以備極帝王之全道理欲幾微之辨何自而明知行精一之

內外兩意判然

名論

功曷從而盡臣恐陛下之得於內者未若堯舜之深也今陛下視朝之所接見者惟大臣之非儀而已至於君子小人之情狀小官遠臣之才貌何由識之退朝之所閱覽者惟百官之題奏而已至於諸司之條例羣吏之情弊何由見之宮中之所聽信者惟內臣之語而已至於千官百職之正邪偏弊何由聞之臣恐陛下之資於外者未若堯舜之博也內得未深外資未博如木之方植而易搖如泉之始導而易塞倘或銳志漸少欲心漸滋則今日之所屏棄者異時將收而愛之今日之所放遠者異時將召而親之今日之所登用者異日將惰而黜之今日之所聽納者異日將厭而拒之今日之所勤覽者異日將嫌而廢之豈能始終如一純乎堯舜之道哉此臣之所由過慮也伏望陛下遵用祖宗舊制仍開大小經筵以講學常御早午二朝以聽政其大經筵及早朝只如舊儀可矣若小經筵則必擇端介博雅之儒侍班進講陛下聽講之際凡所未明輒賜清問若復有疑更加詳詰講官或吶則侍班諸臣代之而復解詳釋旁引曲喻必待聖心洞然明悟而後已凡聖賢之旨帝王之道與天理人欲危微之所以辨知行精一

之所以盡以及人臣何者爲賢何者爲愚何者爲得何者爲失天下爲何而治亂歷代爲何而興亡若此之類皆必講之明而無疑乃可行之篤而無弊凡四書五經祖宗典訓及歷代諸史百官題奏皆當聚之文華殿後門輪內閣大臣一員講官二員使居前殿之右廂陛下退朝常御後殿或前殿以養心窮理裁決庶政一遇經書題奏或有奇字奧言則錄示講官使解或召問使對一日之間陛下居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宮之時少則欲寡而心清惑少而理明當夫萬幾閒暇之時旦氣清明之際湛然凝思常恐欲心長而理心微邪佞進而忠良退以致政事多失天下不安凡一念之萌一事之作惕然警省務去人欲而循天理遠小人而親君子以致政事皆得天下久治心常得其正事常執其中則陛下之得於內者深如堯舜而出治之本立矣至若午朝則陛下御文華門五府六部都察院堂上官并六科各輪番列侍其御史郎中等官有事已具本者皆先用揭帖略節口奏陛下詢其事情條例而裁決之鎮守官巡撫巡按方面及府衛正官有自任所來見者皆條列地方之事亦略節口奏陛下令諸司承旨而議行有

辭赴任者隨其地方職任而諭戒之若有大政則陛下御文華殿召內閣及府部院寺大臣會議使人各盡其謀而勿相推避事必求其當而無或苟且議若未當則許諫官駁正必得至當歸一之論陛下更審處而行之其餘具本進者召內閣大臣面議可否而批答之凡文武大小官員當奏事之餘見辭之際陛下必俯降辭色或詢時政或詢賢才以及諸司之利弊兵民之休戚年歲豐凶下至五方之風俗四裔之情狀俾各從實以對言有忠讜切實者輒議行之其讒佞諂諛者則黜逐之愚蠢狂直者則容恕之塞吶不能言者令具本赴奏之俾賢才常集於目前視聽不偏於左右合天下之耳目爲一己之聰明則陛下之資於外者博如堯舜而致治之綱舉矣若謂精一執中爲腐談詢岳達聰爲迂說謂經書不必與儒臣問答謂政事不必與羣臣面議但如近日之聽日講以示虛文御午朝以應故事凡百題奏皆付內監諸臣調旨批答謂可以致治則豈有不立其本而末能茂不舉其綱而目能張者哉臣恐積年之弊未革而將來之患難測不但如前所過慮者而已今之積弊不可勝數姑舉其一二若官鮮廉耻之節士多浮華之習教化陵夷刑禁懈弛俗尚侈靡而財聚滋乏民生困窮而盜賊日繁雖在平時亦爲可慮若列衞之城池不修諸郡之倉庫無蓄甲兵朽鈍行伍閑空將帥驕惰而不知兵士卒疲弱而不諳戰一或有警何以禦之若此者今尚可理後必難爲如船之弊漏益大將不可濟如人之疾病愈重將不可藥此有識者之所深憂而臣常爲之朝思夕慮或至於廢寢忘食者也書曰致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伏望陛下力行堯舜之道而深得於內博資於外則積弊可以漸革善政可以漸成所謂本立而末自茂綱舉而目自張殆見庶績咸熙萬邦協和一如唐虞之治矣伏惟陛下裁擇

文懿公先朝重臣其惓惓君德如此黼座之間可當箴誦。內外兼舉聖學方全非精心叅究者不能道

講學圖治疏　謝鐸

臣等傳奉到資治通鑑綱目令校勘翻刻以供睿覽臣竊自念是書成於宋儒司馬光朱熹之手上師春秋下溥遷固實經世之大典帝王之龜鑑也曩在宋神理二宗雖嘗留意是書卒不能推之政治百世之下識者未嘗不有望如陛下今日之舉也臣愚竊觀今日天下之勢如日之中月之望四時之夏正易所謂泰所謂豐所謂大有之時也宜若無待於私憂過計者然而中者昃之漸望者弦之漸故聖人於易在泰有艱貞之戒在豐有勿憂之戒在大有有無備之戒蓋不如是則無以保其常豐常泰常有也然則將如之何哉亦曰廣求賢臣如泰九二之得尚中行豐六二之有孚發若大有九二之大車以載相與講學圖治以保此豐泰大有之業於無窮而已然帝王之所謂學者亦豈區區尋章摘句哉孔子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蓋必明足以燭理然後謂之知不然則知之不精至有以君子爲小人以小人爲君子者矣必理足以勝私然後謂之仁不然則行之不篤至有知爲君子而不能用知爲小人而不能退者矣必氣足以配道義然後謂之勇不然則所知而行者亦且半途而廢至有知用君子而卒不果於用知退小人而卒不果於退者矣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爲知爲仁爲勇者具見諸經臣愚不敢遠引備述姑即是書所謂漢唐二代之君其於君子小人進退用舍亦略可見矣蓋必若漢昭帝辨上官桀之詐以信霍光謂之知而苛察之知非知也必若漢文帝剖鄧通之愛以從申屠嘉謂之仁而姑息之仁非仁也必若唐憲宗不沮羣議卒任裴度以成淮蔡之功謂之勇而亢禁之勇非勇也彼代宗深信佛法惑於元載報應之言而不能察是以貪昧而昏其知也元宗溺意聲色知李林甫之妬賢嫉能而不能去是以愛欲而害其仁也元帝屈於恭顯之譖而不能直蕭望之之冤是以柔懦而喪其勇也其治亂安危何如哉臣愚竊觀今日天下之事皆所令非其所好天下之人皆奉意而不奉法如曰振綱紀而小人之無畏忌者自若如曰勵風俗而士夫之無廉耻者自如飭官司也而汙黷益以甚蘇民兵也而罷敝益以極減省有制而興作每疲於奔走蠲免有詔而征斂每困於追呼考察非不行而倖門日開簡練非不舉而私撓日衆貨竭府庫之財而有功者

未必勸罰窮獄覆之案而有罪者未必懲凡若此者其蠹根弊源將必有在以陛下之聰明天縱宵旰勤勞若今日之留意是書者豈不知講學用賢以圖政治而故使之至是哉特以人心不可兩用或者一念之間奪於彼則不得務於此或於外則不得專於內故雖勞於求賢而一或有妨則賢者未必得用雖勤於立政而一或有得則善政未必得行是惟陛下審察此心懼有於無必開拓此心之知力行此心之仁奮發此心之勇以力求所謂中行有孚大車以載之賢知之必篤日置左右蕭陶啓沃稽之經傳質以是書直以今日之事驗之既往之迹見其用某人而興行某政而得則曰今豈亦有是乎見其用某人而亡行某政而失則曰今豈亦有是乎反觀內省長慮却顧兢兢此心罔有內外罔有終始大本既立萬目自隨則前所謂積襲因仍狥名廢實之弊皆將一旦革去無有難者此豐泰大有之業可保如唐虞三代時矣區區漢唐之治此書所載尚何足道哉伏惟陛下察臣之愚試以今惓惓是書之意而一行之則宗廟社稷之福天下生民之福皆將不外是矣

議論深切方見帝王經史之學與儒生章句不同

豫戒遊逸以謹君德疏

湛若水

臣久以險難退廢山澤恭遇聖明繼極以人言起臣草野之中置諸勸講之列臣覩勸講官進講之時聖容淵穆聖聽靜專臣豈勝聖學緝熙之望邇者暑月暫輟講事臣切憂之夫人之心無所用則放有所儆則存故廢於講學則或縱以逸欲不可以不預戒也孟軻曰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言人主不可以一日不親賢講學也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夫聖狂遠矣乃係於一念之微可不寒心哉夫天下之事禁之於未然者易救之於既壞也難此臣所以日夜念此至切也夫以大舜之聖其臣猶戒之罔遊於逸罔淫於樂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於家用殄厥世言雖聖不可以不念也不念則怠荒怠荒則傲傲則慢遊慢遊則暴虐暴虐則朋淫而殄厥世也夫殄世極矣其始起於一念之微可不寒心哉周公作無逸以戒成王首陳殷三宗周文王之無逸其後嗣王生則逸故享年有永有不永繼自今嗣王其無淫於觀於逸於遊於田無逸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言不

可不念勤恤戒遊逸以永命也夫不惟勤恤是念則觀逸遊田之事興觀逸遊田之事興則娛樂之心勝故下絕於民上逆乎天也夫天天民遯矣其弗訓弗順乃生於一念逸欲之微可不寒心哉臣謂陛下今雖未御經筵日講然而憂勤之念兢業之心益不可以寒暑間者臣願聖明於一日之間以端居靜思為本以溫習尋求為業以敬親事天為職分以勤政親賢為急務處處操存體認天理俾此心無與於經筵日講之時稍萌逸欲即為禁止舊德老臣如大學士楊廷和等新起宿望如戶部尚書孫交刑部尚書林俊等及九卿大臣時賜召問以興其成王畏相之心尤擇內臣之老成忠厚者俾給侍左右以取其旦夕承弼之益外則有輔相之賢內則有侍從之正出則有正學之程入則有遊息之規謹十寒之戒遵克念之訓存儆戒之心勵無逸之教法天不息與時偕行則君德成而萬化理矣臣職在於以經義勸聖學以德業稗人主故不容不言記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實臣愚之心伏乞聖明留意覽臣所奏根本重事存省坐隅為天下力行之臣不勝犬馬之願

朴實無枝辭却自十分深摯真有德之言也

慎守祖宗家法疏

石珤

臣伏覩御劄及傳諭欲於世廟告成奉安神主之後奉聖母章聖皇太后親詣廟所謂臣已同費宏楊一清賈詠等據禮正對未奉明旨今早司禮監官復傳聖意欲令禮部即具儀注臣仰窺聖孝惟欲速從母后之令耳但從令固孝而孝有大於從令者臣愚不敢默然以誤君父於過舉也臣惟祖宗家法凡后妃入宮之後未有無故復出者又太廟尊嚴上同於天乃天子對越神靈之所非時享祫祭雖天子亦未有輕易輒入者而況於后妃乎其曰后妃廟見即今之奉先殿是也聖祖神孫累經恭酌行之百五十餘年列聖相承已為定制中間納后納妃不知凡幾亦未有一敢議及豈至於今日得遽為變更之說哉孟子曰規矩方圓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我祖宗天生神聖明物察倫創始詒謀以垂永久萬世聖子神孫之大範也有所舉動遵而行之若為圓者之有規為方者之有矩擬之議之毫釐不爽則今日家法即祖宗當時之家法今日治功即祖宗當時之治功夫何閒然之有釋此不務而傾聽紛紛之言曰國初之禮有未備今日之廟有不同任意徇情

一切自用彼容悅幸臣豈有愛君之實哉陛下聰明睿智出於天縱雖曰有所撰作不謀而合然聖不自聖尤宜法祖宗之道況一代開創之興主多少運思多少歷事以立後世之法恐亦有未易以度越者哉臣愚以爲祖宗之法不可輕變者如此抑臣聞之乾剛坤柔陰陽分定各止其所不相侵越是故古之人男治外女治內內言不出外言不入曰正宮闈以正朝廷又曰正家而天下定其所以愼其防者如此漢唐之季世事不師古陰盛抗陽女禍時作外戚俊擾群小得志其患有不可勝言者以陛下乾剛中

正之資爲天地百神生民之主豈宜輕變祖宗之法致使太后無故輒由正門出入輒入太廟街衢來往坤欲行乾之事陰乃冒陽之位其幾既見不容但已異時縱無後患然亦豈可不加之慮哉臣樸鄙之臣輔導無狀固不足言誠恐上爲聖德之慮有非小小以故不敢阿諛苟容狐疑觀聽以成君父之過以負天地之恩也伏望聖明思乾坤陰陽之義畏祖宗創建之法謹天下萬世之防務抑其情以合於道所有謁廟儀注速賜停止以成大孝之德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其義嚴悚其慮深長正容而陳有關世道西漢劉光祿之亞也

正法守中令式疏　　洪異

臣聞繼世而治天下不修祖宗之法治不可得而致也欲修祖宗之法不任賢智之士法不可得而修也治以法致法以人立天下其果無人乎顧所以用之者何如耳得其人矣守其法矣如此而不祖宗其治者臣未之聞也洪惟太祖高皇帝撫有天下稽古定制斟酌損益通變宜民旰食宵衣垂三十載仁心美意洋溢於善政善教之中真若精金美玉行諸萬世而無弊者也聖子神孫期於世守以永億萬年無疆之休夫何中被群姦扇亂更變不常陵夷

而至正德末年壞亂極矣幸而祖宗功德之在人心者未艾是以天命有歸肆命陛下龍飛藩邸出繼離明即位一詔汛掃奸弊之流恢復祖宗之舊規模大備昭然如覩青天如循大道天下臣民歡忻鼓舞皆謂陛下將大有爲而太平之治可以指日而待矣即位以來昧爽視朝孳孳圖治而又選用老成人望布列庶位三公九卿率多先朝耆舊練達方正之臣然而及今三年民困未甦流亡未復災異未息刑罰未清士論未明國是未定盜賊滋熾風俗日偷夫以宜治而久不治者何也臣愚以爲祖宗之法未修

也祖宗立法之意未明也夫自正統以來國步多艱姦臣
誤國舊章成憲率意變更樹黨招權巧立名色祖宗之法
非不昭然在也得其名者已非其實有其職者或無其事
妄增濫設愈變愈多加以累朝補偏捄弊之政屢有轉移
急功新進之徒只謀近利條格冗雜事例繁多欲便巳私
隨意援引一有論駁則曰此先朝之制也此某人奏准之
例也以之而惑聖聽以之而排衆議陛下將伊誰適從乎
方今天下之事臣未暇悉舉姑以其大者言之陛下今日
之法果皆祖宗之舊矣乎昔年弊政果皆盡去矣乎職任

之外別置所司傳奉之徒尚未盡去官爵之未修也子粒
莊田與民爭利無名之費倍於正供賦役之未修也下多
僭上卑得踰尊一食百金一費巨萬風俗之未修也軍士
驕縱尺籍罔憑鼠耗狗偷食儲乏絕軍政之未修也水行
陸挽動費千夫過關折乾巧於需索驛傳之未修也條例
浩繁訖無定主生死出入維所愛憎刑名之未修也侈臣
第宅僭擬王者名山大地半入緇流建置之未修也凡若
此者皆天下之所扼腕歎息而莫之柰何也陛下亦嘗考
諸太祖太宗之時曾有是乎今之二三大臣雖皆在位然

但使之循常供職例以奉命爲賢此殆孟子所謂好臣其
所教者也雖有才美亦將無以自見況其年皆六十有奇
西山景暮來日將無幾矣陛下春秋鼎盛政務倥偬治效
未臻老成將盡朝無人焉誰與共理可不及此而爲先事
之圖乎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言修政
當及時也且我朝自洪武以來百五十年矣國祚中微陛
下入承大統實爲中興再造之主正當及時追復舊章修
明太祖太宗之業以新天下耳目以一天下心志而顧可
以無事自委乎當此可爲而不爲此臣所以鬱結而長歎

也伏願陛下不以微臣之言爲不可行而以祖宗之法爲
必可復遴選三公九卿之中有賢良方正識達治體者特
加眷注使之披瀝肝膽各盡所見備將今日內外官制職
掌倉儲錢糧賦役風俗禮制軍政驛傳刑名造作之類逐
一議擬何者爲祖宗之法何者非祖宗之法何者可行何
者不可行何者行於今而不戾於古何者宜於古而不宜
於今弊則刪之冗則去之害則除之善則復之務求於理
而致於道毋避忌諱毋沮權豪毋以先朝之所嘗行者爲
拘毋以耳目之所習聞者爲是隨條論列纂成中興令典

進呈陛下揭諸廊廡日賜睿覽校正每遇經筵之日復與
諸臣面訂可否務求至當永為不易之規頒行中外使各
臣工循此而行若有法外生事必罪無赦如此則天下之
政出於一而凡姦巧之徒無由而得紊亂聖聰陛下於萬
幾應答亦將自有一定之見而非姦巧之徒所能惑矣上
下一心君臣同德太祖太宗之治寧不復見於今日乎詩
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願陛下留意焉
歷陳時政之弊鏤剔隱微人臣告君必如此方見氣節

明文遠卷十九

甬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西昌羅景泌亦潭同選
受業羅仰錡慎詞參閱

奏疏六　儲貳　宮闈

亟求輔導機宜疏　張國彥

隆慶三年該禮部題為懇請東宮出閣讀書以端睿養以
崇國本事奉聖旨年十齡來說欽此四年再請奉聖旨年
十齡來奏欽此臣等竊計來歲壬申東宮始算正十齡矣
雖儲官行事尚有待乎新春而輔導機宜不可不預定於
今日蓋皇太子一身關繫最重上而天命下而人心宗廟
社稷賴以靈長遠近內外賴以撫馭矧茲出閣講學正天
人界限作聖關頭從此不預定機宜曲加培養而屑屑於
儀章器數之末使聲歌玩好陳於前紛華靡麗雜於後則
規模一定游習漸漬後雖百計維持將不能挽其既定之
心奪其已成之習矣故自古明王聖帝必加意皇儲而教
導皇儲未有不先於慎始者然慎始之道雖非一端要其
實不過曰選賢以備其官總分以通其情久任以責其效
三者盡而輔導之功無餘蘊矣臣待罪該科欣逢盛典敢

不披瀝愚衷爲陛下獻伏惟太子天下本宮僚者又太子之本也昔周成王在襁褓之中卽以太公爲師周公爲傅召公爲保伯禽唐叔與之遊詩書禮樂爲之習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聞皆正言所見皆正事故成王能聖而周道用康漢賈誼曰習與善人居不能無爲善習與惡人居不能無爲惡唐張九齡曰吳越之人生則聲同長則語異蓋聲者天然語者所習習於吳則吳習於越則越故知成於所習不可不愼今士庶人之家欲光大門閭尚爲其子選擇賢傅矧陛下之於皇太子哉故簡任宮僚誠方今第一

事於此不愼擇忠良而或間以私昵參以匪人爲他日倖進之地則上負天子下負此心陛下之臣固知其必不爲此矣但恐士生斯世以文學相高論人者於心術人品或未加詳察則賢者未必選選者未必賢而摘章繪句衒巧爭能之人反高出老成數倍矣況帝王之學與儒生不同左右贊襄惟練達忠誠是貴昔周勃少文漢高倚以爲重趙韓王匡扶二帝止於半部論語爲之蓋正心誠意節用愛人卽二帝三王之能事畢矣何以多文爲哉今陛下選用宮僚固必須文學之士而心術邪正人品優劣則

尤宜萬萬加謹者合無及今將應選人員行令在京九卿科道各推舉老成練達正直忠厚孝友溫良赤心報國有道術者一二人不拘在朝在野名位崇卑據實塡註考語封送吏禮二部會同館閣重臣從公類選精確擬定青宮職銜會官題請取自上裁如此則甄別爲衆一出至公而碩輔眞才計時可得矣又惟儲拔才賢固當極一時之選而拘攣未破（次要忿分）非所以聯上下之交三代以降雖輔導各殊而太子之於宮僚罔不情意浹洽故有臥則同榻行則參乘交如布衣相呼以字者豈過爲謙屈如此哉蓋天子之

子榮貴已極不患身不尊顯不患人不敬承所患者忠言不入於耳善念不萌於心不知祖宗創業之艱難不知四方災異之可懼不知閭閻徵役之苦不知疆埸戰鬭之危與夫一切欺蔽逢迎憸壬邪佞故使之親近儒臣正欲開發其聰明涵養其德性云耳今皇太子聰明睿知樂善親賢其於妙選諸英固未嘗不欲忘分相處矣但恐儀文太密禮數太拘外廷之臣不得時時進見或見而遽退講讀之外無一語相及若是而曰輔導皇太子焉誠恐上下間隔情意不通教者止於備官學者止於完事宮僚雖盛而

實用罔臻睿質徒勞而纖毫無補孟子曰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味斯言也豈非千古人君之永鑑乎臣願東宮出閣之日以好善忘勢爲心以隆師親友爲急合無先期責令所司定爲簡便儀注勿拘文法勿泥常套俾諸臣之與皇太子勢相親密言相浹洽每日除讀書習字外將皇明祖訓孝順事實或資治通鑑等書擇其簡易明白有關君德治體者量授一條依俗從容訓解務期皇太子優柔厭飫融會有得方始還宮每月終師傅官具錄奏

聞陛下不時面問縱十中得五其益良多仍令該班內臣導之溫習無使忘記此非特皇太子道德學問與日俱新而諸臣之勤惰忠邪亦藉是可考矣又惟上下交親啓沃

大要久任

誠便而遷轉無定則職業難精今天下事何者非陛下之事百司庶府何者非陛下之臣求其最切而至大孰有過於輔導皇儲哉使宮僚之內才且賢者或改遷別用不將以他務爲重而以皇太子爲輕乎今內而九卿外而自執事所司不過一務所統不過一方尚欲久任責成以終厥績何獨至於宮僚而疑之或謂事有勞逸秩有崇卑酌量

推遷未爲不可臣竊謂指軀盡瘁固臣道當然而賞賚爵秩皆大君所有使輔導諸臣果能顧名思義克稱厥職則何官不可兼何賞不可被雖與數殊恩朝廷非所吝矣奚必改遷別用而後謂之報德酬勞也哉臣願陛下簡任之後更加責成非其人固當亟處如其人卽終世賴之縱不次超遷仍令照舊供職如此庶切磋砥礪之時多薰陶漸染之功大皇太子令德高名將與古聖王同一揆矣再照

三項外又說到左右近侍思慮周到

內庭供奉之人日侍左右皇太子起居動靜莫不與聞誠因其機而導之以正則爲勢甚便爲言易入此在司禮監

諸臣愼與不愼焉耳往見東宮冊立之初陛下嘉納科臣凡內直官員一時遴選甚當是以皇太子殿下年尚幼沖而學庸論語諸書皆歷歷成誦且其字學疏明筆法遒健雖聖子神孫靈秀自別而典璽諸人訓誨之力有不可誣者矣矧茲出閣之頃正萃情鼓舞之會臣願陛下嚴責司禮監將先年選用各官備加考覈分別等第有功者破格陞賞有過者斥逐一二以警其餘若是則人人思奮內外加持養聖之功莫良於此臣學術淺陋識見凡庸謹以千慮一得及今當預爲整理者參酌輿情上塵天聽其他一

切求藎事宜應行禮節併乞勅下閣部大臣虛心延訪悉
力講求務期有裨東宮德業無負皇上任使遂一開具停
妥上請定奪候來春次第舉行其有蹈襲偷厭貪緣干進
及以邪佞矯飾浮躁不堪之人濫送充選者容臣等兩京
科道及大小諸臣指名參劾惟陛下少垂察焉中外臣民
幸甚祖宗社稷之靈幸甚
忠謀至計一往皆有裨諭教之言筆意亦蒼健有古氣

恭撰條議以便聖覽疏　史孟麟

臣惟冊立大典貴協輿情羣言僉同即爲至論自正月二
十六日聖諭甫下人心悚惶卿僚大小諸臣前後數十餘
疏蓋以必不可行之事創見於今是以大不得已之心共
激於義誠思聖覽未遍封章撮其總歸條爲問答竊佐萬
年之計敢希乙夜之覽問曰元輔王錫爵所擬待嫡封王
聖諭是乎答曰非也朝廷舉動必守祖宗家法而爲後世
慮深遠祖宗朝東宮無待嫡之條元子無封王之例重儲
貳正名分繫人心也乃不立長於今日而待嫡於將來欲
令皇長子與皇三子皇五子僉封爲王輕國本紊名分壞
祖宗家法遺子孫隱憂無大於此問曰信如東宮不待嫡
天子不封王則世廟晚年不建太子而皇考穆宗以裕王
登極斯何以稱焉答曰查得嘉靖十八年二月朔冊立元
子爲皇太子第二子爲裕王即皇考第三子爲景王是皇
考非以元子爲裕王同太子而封王者也皇祖蓋立太子
於初年非晚年猶不立也是豈可爲待嫡封王者例乎問
曰然則祖訓立嫡之文何以答曰詳讀祖訓法律全文曰
凡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及須立嫡母所生者庶母所生

雖長不得立若奸臣棄嫡立庶庶者必當守分勿動遣信
告嫡之當立者務以嫡臨君位朝廷即斬奸臣按此乃藩
王入繼大統如皇祖故事非繼體承祧者比援之則悖祖
訓也臣下引之則誤皇上也且嫡長並重有嫡立嫡不聞
無嫡而待嫡無嫡立長不聞有長而虛長必若無嫡而待
之將置長於何地而定儲於何年問曰然則無待嫡者乎
答曰藩王有之祖訓職制條曰藩王嫡長子年及十歲朝
廷授以金冊金寶立爲王世子如或以庶奪嫡輕則降爲
庶人重則流竄遠方如王年三十未有嫡子其庶子止爲

郡王待王與正妃年五十無嫡始立庶長子爲王世子是
藩王待嫡之例也問曰親王可以待嫡而東宮不可以待
嫡何歟答曰是祖宗憂天下之深也宗藩無民社而重統
緒故長不可先嫡無民社故嫡可待而世子可緩至於朝
廷則不然天子爲宗社生靈主太子副天子爲宗社生靈
主儲位不可一日虛天子不可一日無副故帝王即位即
立太子嫡子未生即立長子誠謂前定可以守法不前定
則爭且亂安危係之耳且考之藩例元妃之後有子不復
繼室繼選之妾有子不復稱嫡即藩王亦何嘗不重長哉

今以東宮而援繼統之條天子而襲藩封之例其遵祖訓
耶非耶無乃非祖宗憂天下之心乎問曰嫡之不可待既
得聞命矣元子不封王亦有說乎答曰有天子繼體之嗣
稱子稱孫故名皇太子皇太孫若曰以子孫而承祖宗也
非爵之也別子則王之王必繫之以地蓋爵之官而胙之
土俾稱藩臣今皇上繼體者元子也不可爵不可王王則
卑元子亦卑皇上皇上所有天下皆元子有王之則將以
何地王之故皇三子皇五子可封而元子必不可王也問
曰允若此則元輔所擬聖諭誤矣其所引元子拜嫡之說

或可權宜行之而奈皇上不聽何答曰非也誠皇上所謂
非光明正大之道也蓋中宮敵體皇上有子則己子爲嫡
庶子爲庶無子則凡子皆子而長子即嫡何待拜而後子
乃爲太子耶秦異人之拜華陽漢惠后之子少帝典冊所
著指爲屬階奈何以漢宋一二僞爲之事爲國朝創一家
法貽後世利幼抱養之釁耶問曰是無難知然則皇上曷
爲而權宜元輔曷爲而曲引廷臣曷爲而固諍皇上曰被
誣元輔曰蒙謗意其有隱情歟幸畢其說答曰皇上元輔
之意廷臣何能知顧連署而爭累章而懇非爲皇上一身

非爲元子一王，非爲輔臣一旨，誠恐作法自今，流弊無已。儲嗣此以還，代無嫡出，則代無東宮，長子非太子，則凡子皆太子矣，（其幾乎已亟還西宮意亦以違諫也）寧保無詐稱遺詔、更爲陽書，如趙高之禍秦者乎，寧保無貪立幼年，禁中定策，如閻顯之禍漢者乎，寧保無積愛成嫌，投懷希寵，睥睨儲位，如魏王泰之伺承乾者乎，寧保無祕語不售，搆獄株連，危言惑上，如李林甫之誤元宗者乎，寧保無片紙出宮中，乘其倉猝，援立所厚，善如司馬光之所慮者乎，寧保無羣小窺伺，耳屬於垣，樹功藩邸，如李泌之所懼者乎，有一於此，誰任其咎，試使皇上而念及，必不忍子孫有此，元輔而念及，必不忍皇上有此，廷臣而念及，必不忍皇上聖明，元輔膺眷，相與計安宗社，而有此，獨目前計也乎哉，而犯忌諱、甘斧鑕以爭也。問曰：然則奈中宮何。答曰：祖宗朝立長者，非自今矣，長子不過數歲卽立，立時中宮俱在盛年，而當時不聞以嫡毋歷長脫年，亦不聞以嫡出兩儲，宮闈中自有家法，皇上豈不明之，則以一時宮闈之情，較之萬世宗社之計，理則不敵，忍於萬世宗社之計，而不忍於一時宮闈之私，情亦不敵，皇上豈宜以此貽子孫，元輔豈宜以此誤皇上，易曰：主器莫若

長子，傳曰：國有長君，社稷之福，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賈誼曰：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震蕩，奈何以天下爲戲，屈建曰：楚必多亂，一兎走於街，萬人追之，一人得之，萬人不復走，楚多寵子，而嫡位無主，亂自此生，魯漆室女曰：吾憂魯君老，太子幼，魯國有難，身必與焉，夫處君臣父子兄弟之間，不據理執經，明大義以杜禍始，而徒以中宮爲辭，以封王爲權，待不必然之嫡，遲十二齡元子冊立之期，壞祖宗二百年一定之法，是忽主器、悖正名、緩諭敎之義，啓震蕩之端，無漆女憂魯之心，而犯屈建逐兎之戒，拂人心，誤國計甚矣。問曰：然則何道而可。答曰：昔宋太宗謀建太子於寇準，準對曰：陛下爲天下擇君，（既立長則不待擇矣）謀及婦人中宮不可也，（引此例似隔壁）謀及廷臣不可也，惟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太宗首肯而仁宗立，英宗爲太子，韓琦力贊不疑，帝竟付中書行，不使宮人與知，願皇上如太宗、仁宗之斷，元輔盡寇準、韓琦之忠，從外廷羣臣之望，則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設爲問答之辭，在奏疏中別是一格，氣昌詞達，頗似歐

陽公論事劄子。光宗母無寵福王母鄭氏也神廟嬖甚嘗盟於元武神前曰有子則爲後於天下書其盟於約中分之上意欲立福王而詘於廷臣之議故假待嫡爲辭此舉朝所以力諍也然名疏固多掇精擷英無如此作之詳盡者

正位中宮以端治本疏　王時槼

臣近覩邸報該雲南道御史詹仰庇一本披瀝忠悃乞加慰問中宮以全聖德事奉聖旨后以侍朕多年無子又多病近因病移居別宮以暢意樂心或可疾退爾不曉宮中事多言姑不究又禮科都給事中王之垣一本懇乞聖明正位中宮以慰人心以光聖德事奉聖旨知道了待后疾調理稍愈即還本宮該衙門知道欽此臣觀之不勝駭愕臣待罪萬里之外雖朝政之得失尚不聞其詳況宮闈事乎今書之邸報傳之中外矣凡大小臣工莫不相顧垂泣以爲事關君德之最大者臣敢惜死不爲我皇上陳之臣聞天者萬物之祖地者萬物之母故子思子曰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未有天地不位而萬物能育君猶天也皇極者君之位也所以理陽教以聽外治者胥此焉后猶地也坤寧者后之位也所以理陰教以聽內治者胥此焉位之時義大矣哉今皇后母儀天下其位尊矣置諸別宮其處卑矣位尊而處卑謂之拂經拂經則必有乖戾抑鬱之憂譬之地不得其位則水旱震騰之變於此乎召之雖天有剛健之德其能獨運於上以底萬物之育乎故曰妃匹之際

生民之始，萬物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此之謂也。皇上之意，以爲皇后多疾，移居別宮，或可疾退，（破養病別宮之說）殊不知皇后之事皇上也，猶地之與天也，地非天以爲之依，則㤼懞，則無以安其靜正之貞。皇后非皇上以爲之瞻依，則何以慰其坤順之懿。睽違日淡，拂鬱日甚，疾將日劇，況能退耶。皇上之意，又以爲待調理稍愈，即還本宮，（破疾愈還宮之說）殊不知皇后之居宮中也，猶地之居中央也，地不可一日離中央之位，皇后不可一日離中宮之中，豈可以疾之增減爲中宮之出入耶。（析開謹論）皇上中天地而爲綱常主，將使天下之夫夫婦婦，無不各得其所，今皇后乃與皇上共奉神靈之統者，而可使不正其位乎，共理萬物之宜者，而可使不安其居乎。又先帝之選擇而作配者，可使之不遑啓處，以致抑鬱成疾乎。恐非所以訓八方而昭四表也。此猶自其名位言之耳。（又深入一步）且聞皇后有關雎之德，尤所當親，有樛木之賢，尤所當敬，有脫簪待巷之規，尤當虛心聽納，以爲天下萬世法，豈可疎而遠之，而不得日炙聖德之光華耶。臣之事皇上，猶子之事父母，父母不得於父，必於幾諫號泣以求親心底豫而後已。況皇后天下之母，乃今不正其位，抱病別宮，臣豈不號泣極諫以自蹈不忠之罪哉。伏望皇上早賜綸音，速請皇后正位中宮，加意調慰，則睿體自平，聖德益光，典禮崇而彝倫敘矣。臣之生死不足惜也。

氣昌詞直，理足意醇，當與匡衡妃匹論相表裏

明文遠卷二十

甬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西昌羅景泐亦潭同選
受業羅仰錡愼調叅閱

奏疏七 國是上

請革西廠疏　商輅

伏惟皇上寬仁大度省刑薄斂慈仁愛人之心感孚於上下夫何近日伺察太繁法令太急刑綱太密官校望風生事人心洶洶各懷疑畏內外文武重臣託之爲股肱心膂者也舉皆不安於位百司庶府之官責之以建立政事者也亦皆不安於職商賈不安於市行旅不安於途士卒不安於伍庶民不安於業究其所以蓋緣陛下委聽斷於汪直一人而汪直者轉寄耳目於羣小而羣小之中共奸謀求密旨得專予奪之柄自謂百官進退盡在掌握之中擅作威福虛張聲勢其間同惡相濟如王英者則以附己而薦之稍存公論有所諫正者則以異己而黜之原其立心惟知希求進用以爲一身之榮不思傷害良善虧損國體大爲聖德之累往者曽欽之反皆由逯杲生事有以激之

人所共知可爲明監昔唐太宗當天下甫定之後骨肉相殘羣雄側目嫌疑之際宜乎過愼也而乃從魏徵仁義之言拒封德彝刑罰之說遂至海內殷富斗米三錢外戶不閉幾於刑措太宗因封德彝死謂羣臣曰此魏徵勸我行仁義之效也恨不令封德彝見之夫德修而民自化法急而民愈亂考之前史歷歷可驗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我國家積德百有餘年深仁厚澤浹洽於人四方萬國孰不歸戴陛下爲守文令主嚴刑峻法誠非所宜况今天鳴地震無處無之水旱災傷日甚一日省躬念咎弭災息患之道莫先於恤刑獄莫要於安人心而乃反此一旦有警變且莫測可不懼乎伏願體天道之包容遵祖宗之成憲旨意必經於六科奏訴必由於通政責政事於府部付刑法於法司收回伺察之人誅逐奸邪之輩其有謀逆奸細并貪贓壞法重情悉依舊規委任歷練老成之人管理如此則讒言不入於耳自足以頤情而養神苛政不加於下自足以安邦而定國不然此風日長衆口嗷嗷國之安危未可知矣若舊說行事人員專一緝訪謀反妖言强盜人命及盜倉

庫錢糧等項大事今西廠却搜尋細故凡街市鬬毆罵詈爭雞縱犬一時躲避不及者或捶楚或煩瀆聖聽置於重法以致在城軍民驚惶不安至若官員犯罪追贓者法司自有成規今西廠擅封兵部武選司門官員有犯正身未曾問招先將本家門封閉或昏夜越墻進入搜檢財物或將命婦剝去衣服用刑辱打被害之家有同抄劄以致各衙門大小官員驚惶不安若從此不止日後或有奸人強盜假名害人者眞僞何由而辨京營管軍頭目俱係朝廷托以重寄之人其公私勤惰自有賞罰今西廠不論有無

照應起段

緊承其害及天下從此不寧

事情一槩令人跟緝鈐束以致各懷危疑至如各處鎮守總兵等官乃一方安危所係旣被選用當任之無疑今西廠各處差人採聽事情彼其間知寧不慮恐誤事非輕河道係兩京各處錢糧貨物經由之路要在通行不宜阻滯今西廠官校分布沿河一帶遇有船到即加盤問有公差官員被其搜檢以致往來客商軍民人等聞風驚疑有未起程停止不來者有在中途寄放回還者似此貨物不通將來京師公私費用何以仰給抑恐奸盜假此搜船劫人卒難禁止夫朝廷威福不可下移自立西廠之後太監汪

直每日出外跟隨之人數多但遇官員人等無不喝令下馬雖大臣亦謹廻避如兵部尚書項忠當早朝之時汪直令校尉就左掖門下擁逼而去其欺凌大臣如此至如法司郎中御史等官每遇吊查文卷俱要親齎赴廠竟日伺候不得一見又如東西兩長安門牌上用黃紙帖寫太監汪傳奉聖旨不書其名滿朝官員見者無不驚駭百戶韋瑛係無藉小人累投勢要不肯容留今倖貪緣投入西廠發人事情言多失實又引進譎詐小人王英結爲心腹訐人陰私以固信任臣謂此等事情非惟與治體相關又與

天道災異相關何也此處七月以後有妖物出自西北遶城傷人當時人言必有應驗及妖怪方息遂立西廠驚駭人心一如妖物傷人之時以此觀之天道示戒不可不慮今太監汪直年幼未諳世事止憑韋瑛等主使呈報中間固有一二似爲禁革奸弊奈非祖宗舊制所改未多其失人心則已甚矣中外騷然安保其無意外不測之變若不早爲除革一旦禍興卒難消弭伏望皇上斷自宸衷革去西廠罷黜汪直閒住以全其身將韋瑛王英拿送推問治以重罪如此則人心可安天意可回矣

設立廠衛專以伺察爲工前朝所以傷國脉者在此宜文毅公極言其害也抗顏而談切直痛快

舉正欺弊疏

劉最

伏讀英宗睿皇帝勅諭六科有曰朝廷設立六科給事中欲其出納命令封駁章奏舉正欺弊扶善抑惡知無不言使百僚知所敬畏然後爲能盡職若依阿從事徇私交通以負委任事發必罪不宥欽此臣待罪該科一年餘矣雖才疎識闇不能使百僚之敬畏然感恩圖報亦豈敢徇私以交通嘗陳人事殊無寸補深愧誠意未至論列未明無以感聖君而措之實政今復聊遵舉正欺弊之訓有三事昧死爲皇上陳之臣惟大臣之進退關係匪輕士類占之以爲賢否天下視之以爲輕重苟非甚不得已之故必不可悻悻以求去既自劾以求去必不可無謂而見留蓋言有不合事有難爲決一已去就以爲感悟君心之幾違其言而必去用其言而後留此固大臣之義也今之一二大臣或陳言而不納或執奏而不從責難弼違之志未能據格心輔德之忠無由達慨然自劾請歸似乎以義自處然歸疏方陳謝恩隨至前日之求去謂何今日之見留謂何進退無據肺肝昭然寧知其不退號於人曰我輩蓋以去就力爭矣其如上之不聽何使拒諫之名歸於君而避賢

之名掠於已名求去而實坐要溫旨名自劾而實姑免人言凡有識者皆非笑之尚安能使陛下之見信耶然是弊也豈今日二三大臣之創爲哉其所由來久矣臣愚欲乞陛下於大臣之自劾求去者必諒其不得巳之故凡所陳奏曲加聽從如不信其言則必聽其去既不聽其去則必用其言毋使其致虛讓以要溫旨假君父以逭巳愆則誠信交而欺僞絕此臣之所欲舉正者一也我朝凡大臣員缺命廷臣會推必德望足以服衆心才識足以濟衆務者充之未聞以天下之素所鄙惡科道之屢交彈劾者濫遷爲惟武宗朝羣小得志政以賄成青州府知府張龍依憑城社每經劾奏反陞一級遂超遷至通政使當時士夫竊笑以爲科道之劾章爲張龍之催官符然武宗豈能知之權奸飫苞苴之欲朝廷蒙昏闇之名言及於此良可痛心今陛下以聖明御極前日之弊豈宜復有只如今陞侍郎李瓚童瑞有何德望簡在聖心南北科道交章累劾其人可知矣今廼排臺諫之公議立奸黨之赤幟非惟不能去又超用之此與張龍輩何異雖五尺之童知非陛下用二臣之本心必有懷私大臣陰爲之地以壞陛下之法者夫

臺諫一面公劾之吏部一面推用之是視科道爲贅員而公論不足惜矣使人人如瓚如瑞則維新之治寧保不壞如武宗朝耶臣愚欲乞陛下特勑吏部凡經科道累次糾劾者兩京九卿之缺不得推補或年資所及例該陞遷者亦必開具被劾情由上請或量陞外任責其他劾或優加散秩致臣而歸庶仕路清而奔競息此臣所欲衆正者二也我朝準古制設立六科給事中十三道御史以司封駁糾劾之任號爲言官其職甚重凡大臣子弟皆不得爲所以防親暱而革欺弊也勢之輕重言之從違雖係乎時而官之風紀則不可一日不立宣德年間薛瑄爲御史大學士楊士奇等欲見之辭曰瑄當糾劾之任無相識之理士奇稱於朝士論兩高之而臺諫之風釆殊振今一二言官之於大臣也私相慶賀杯酒勸酬旦奉勅於朝堂晝請命於私室遇塗則狼狽奔趨有疾則問候曲謹夫趨事既嚴情好既密尚何望其能糾衆其失以振臺諫之風紀以肅朝廷之紀綱乎若是者固瑄之罪人而大臣乃以是爲賢其視士奇輩又何如苟戇直不阿敢言無忌者皆得陰排巧詆以阻斥之則是所以成其側媚而敎之緘默矣尚何

怪哉臣愚欲乞陛下特勑吏部都察院公其權衡稱量人物雖不以搏擊爲能要必以剛直爲貴雖以浮狎爲可厭要不可以緘默爲賢嚴加察訪有如臣所言者當書之下考遴之別任以各盡其能其戇直敢言之士毋或陰排巧詆以喪直臣之氣以快姦邪之心庶士氣振而浮習革此臣之所欲衆正者三也方今百司庶政事屬撲獎者多矣臣特舉此三者以爲言蓋三事在今日關係事體甚大勢若緩而實急三者既正則餘漸可歸正而有不必言者臣性疎愚不識忌諱言論所及傷觸必多惟陛下憐其愚而宥其罪不勝感戴之至

引繩批根幾令若輩無處躲閃以此觸邪指佞毛骨悚然三事實有關國體不是泛泛條陳苟且塞責

直陳時政切要疏　張居正

臣聞帝王之治天下有大本有急務正心修身建極以爲臣民之表率者圖治之大本也審機度勢更化宜民者救時之急務也大本雖立而不能更化以善治譬之琴瑟不調不解而更張之不可鼓也恭惟我皇上踐祚以來正身修德講學勤政惓惓以敬天法祖爲心以節財愛民爲務圖治之大本既已立矣但近來風俗人情積習生弊有頽靡不振之漸有極重難反之幾若不稍加更易恐無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臣不揣愚陋日夜思維謹就

今時之所宜者條爲六事開款上請用備聖明採擇臣又自惟幸得以經術遭逢聖主備位輔弼朝夕與同事諸臣寅恭諧協凡有所見自可隨事納忠似不必更有建白但臣之愚昧切見皇上有必爲之志而淵衷靜默臣下莫能仰窺天下有願治之心而舊習因仍趨向未知所適故敢不避形迹披歷上陳期于宣昭主德而齊一衆志非有他也伏乞聖慈垂鑒俯賜施行天下幸甚臣愚幸甚

一省議論臣聞天下之事慮之貴詳行之貴力謀在於衆斷在於獨漢臣申公云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臣竊見頃年以來朝廷之間議論太多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跖或前後不覺背馳或毁譽自爲矛盾是非淆於唇吻用舍决於愛憎政多紛更事無統紀又每見督撫等官初到地方即例有條陳一疏或漫言數事或更置數官文藻競工覽者每爲所眩不曰此人有才即曰此人任事其實莅任之始也地方利病豈盡周知屬官賢否豈能洞察不過採聽於衆口耳讀其詞藻雖若燦然究其指歸茫未有效比其久也或并其自言者而忘之矣（洞悉時弊）即如昨年皇上以寇敵侵犯特勅廷臣集議防寇之策當其時衆言

盈庭羣策畢舉今又將一年矣其所言者果盡舉行否乎其所行者果有實效否乎又如薊鎭之事初建議者曰吾欲云云當事者亦曰吾欲云云曾無幾何而將不相能士譁於伍異論繁興訛言踵至於是議罷練兵者又紛紛矣（此老胸中實有把握）臣竊以爲事無全利亦無全害人有所長亦有所短要在審利害之多寡酌長短之所宜委任責成庶克有濟今始則計慮未詳既以人言而行終則執守靡定又以人言而止加之愛惡交攻意見橫出讒言微中飛語流傳寖之莫究其端聽者不勝其眩是以人懷疑慮動見譸張虛曠歲

時成功難，暗詐日多，指亂視，多言亂聽，此最今之大患也。伏望皇上自今以後，勵精治理，主宰化機，摒無用之虛詞，求躬行之實效。欲爲一事，須審之於初，務求停當，及計慮已審，即斷而行之，如唐憲宗之討淮蔡，雖百防阻之，而終不爲之搖。欲用一人，須愼之於始，務求相應，既得其人，則信而任之，如魏文侯之任樂羊，雖謗書盈篋，而終不爲之動。再乞天語丁寧部院等衙門，今後各宜仰體朝廷省事尚實之意，一切章奏，務從簡切，是非可否，須明白直陳，毋得彼此推諉，徒托虛言。其大小臣工，亦各宜秉公持正，以

誠心直道相與，以勉修職業爲務，反薄歸厚，尚質省文，庶治理可興，而風俗可變也。一振紀綱。臣聞人主以一身而居萬民之上，臨制四海之廣，所以能使天下皆服從其教令，整齊而不亂者，紀綱而已。綱如網之有綱，紀如絲之有紀。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此人主太阿之柄，不可一日而倒持者也。臣竊見近年以來，紀綱不肅，法度不行，上下務爲姑息，百事悉從委徇，以模稜兩可謂之調停，以委曲遷就謂之善處。法之所加，惟在於微賤，而强梗者雖壞法干紀，而莫之誰何。禮之所制，反在於朝廷，而爲下者或越

理犯分，而恬不知畏。陵替之風漸成，指臂之勢難使，賈誼所謂跋盭者，滋可慮也。然人情習玩已久，驟一振之，必將曰：此拂人之情者也。又將曰：此務爲慘切者也。臣請有以解之。夫徇情之與順情，名雖同而實則異；振作之與慘切，事若近而用則殊。蓋順情者，因人情之所同欲者而施之，大學所謂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者也。若徇情，則不顧理之是非，事之可否，而惟人情之是便而已。振作者，謂整齊嚴肅，懸法以示民，而使之不敢犯，孔子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者也。若慘切，則爲嚴刑峻法，虐使其民而

已。故情可順而不可徇，法宜嚴而不宜猛。伏望皇上奮乾剛之斷，普離照之明，張法紀以肅羣工，攬權綱而貞百度，刑賞予奪，一歸之公道，而不必曲徇乎私情；政教號令，必斷於宸衷，而無致紛更於浮議。法所當加，雖貴近不宥；事有所枉，雖疎賤必申。仍乞勑下都察院，查照嘉靖初年初定憲綱事理，再加申飭，秉持公論，振揚風紀，以佐皇上明作勵精之治，庶體統正，朝廷尊，而下有法守矣。一重詔令。臣聞君者，主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君不致令，則無威；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無法。斯大亂之

道也臣看得舊規見衙門章奏奉旨有某部看了來說者必是緊關事情重大機務有某部知道者雖若稍緩亦必合行事務或關係各地方民情利害該衙門自宜參酌緩急次第題覆至於發自聖衷特降勑諭者又與泛常不同尤宜上緊奉行乃無藂蓄天子之號令譬之風霆若風不能動而霆不能擊則造化之機滯而乾坤之用息矣臣竊見近日以來朝廷詔旨廢格不行抄到各衙門概從停閣或已題奉欽依一切視爲故紙禁之不止令之不從至於應勘奉旨行下者各地方官尤屬遲慢有查勘一事而

數十年不完者文卷委積多致泯埋干証之人半在鬼錄年月既遠事多失眞遂使漏網終逃國有不申之法覆盆自苦人懷不白之冤是非何由而明賞罰何由而當伏望勑下部院等衙門凡大小事務既奉明旨須數日之內即行題覆若事理了然明白易見者即行據理剖斷毋但諉之撫按議處以致耽延其有合行議勘問奏亦要酌其事情緩急道里遠近嚴立限期責令上緊奏報該部置立號簿登記注銷如有違限不行奏報者從實查參坐以違制之罪吏部即以此考其勤惰以爲賢否然後人思盡職而事無壅滯矣一覈名實臣聞人主之所以馭其臣者賞罰用舍而已欲求賞罰之當在於綜覈名實而已江陵本領作比臣竊見朝廷用一人當事者輒有乏才之歎切以爲古今人才不甚相遠人主操用舍予奪之權以奔走天下之士何求而不得而曰世無才焉臣不信也惟名實之不覈揀擇之不精所用非其所急所取非其所求則上之爵賞不重而人懷僥倖之心牛驥以並駕而俱疲工拙以混試而莫辨才惡得而不乏事惡得而有濟哉臣請略言其概夫器必試而後知其利鈍馬必駕而後知其駑良今用人則不然稱人

之才不必試之以事任之以事不必更考其成及至僨事之時又未必明正其罪椎魯少文者以無用見譏而大言無當者以虛聲叨譽倜儻抗直者以忤時難合而脂韋逢迎者以巧宦易容其才雖可用也或以卑微而輕忽之其才本無取也或以名高而尊禮之或因一事之善而終身借之以爲資或因一動之差而衆口訾之以爲病加以官不久任事不責成更調太繁遷轉太驟資格太拘而毀譽失實又有一種風尚士大夫務爲聲稱舍其職業而出位是思建白條陳連編累牘至覈其本等職業反屬茫昧主

錢穀者不知出納之數司刑名者未諳律例之文官守既失事何由舉凡此皆所謂名與實爽者也如此則真才實能之士何由得進而百官有司之職何由得舉哉故臣竊以爲世不患無才患無用才之道如得其道則舉天下之才惟上之所欲爲無不應者臣願皇上慎重名器愛惜爵賞用人必考其終授任必求其當有功於國家即千金之賞通侯之印亦不宜吝無功於國雖顰笑之微敝袴之賤亦勿輕予仍乞勅下吏部嚴考課之法審名實之歸遵照祖宗舊規凡京官及三六年考滿毋得概引復職濫給恩

典須明白開具稱職平常不稱職以爲殿最若其功過未大顯著未可遽行黜陟者乞將誥勅與階等項酌量裁與稍加差等以示激勸至於用舍進退一以功實爲準毋徒眩於聲名毋盡拘於資格毋搖之以毀譽毋雜之以愛憎毋以一事概其生平毋以一眚掩其大節在京各衙門佐貳官須量其才器之所宜者授之平居則使之講究職業贊佐長官如長官有缺即以佐貳代之不必另索其屬官有諳練故事盡心官守者九年任滿亦照吏部陞授京職或即轉本衙門堂上官小九卿堂上官品級相同者不必

更相調補各處巡撫官果於地方相宜久任者或就彼加秩不必又遷他省布按二司官如叅議久者即可陞叅政僉事久者即可陞副使不必互轉數易以滋勞擾如此則人有專職事可責成人材亦不患其缺乏矣一固邦本臣聞帝王之治欲攘外者必先安內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自古雖極治之時不能無邊警盜賊之患惟百姓安樂家給人足雖有外患而邦本深固自可無虞惟是百姓愁苦思亂民不聊生然後邊警盜賊乘之而起蓋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其勢然也恭惟皇上嗣登大寶首

下蠲恤之詔黎元忻忻方且更生獨昨歲以元年蠲賦一半國用不足又邊費重大內帑空乏不得已而差四御史分道督賦三都御史清理屯鹽皆一切權宜以佐國用之急而人遂有苦其搜括者臣近日訪之外論皆稱不便緣各御史差出目覩百姓窮苦亦無別法清查止將官庫所儲盡行催解以致各省庫藏空虛水旱災傷視民之死而不能賑兩廣軍兵供餉百出而不能支是國用未充而元氣已耗矣臣竊以爲天之生財在官在民止有此數譬之於人稟賦強弱自有分別善養生者惟撙節愛惜不以嗜

欲戕之亦皆足以却病而延壽昔漢昭帝承武帝多事之後海內虛耗霍光佐之節儉省用與民休息行之數年百姓阜安國用遂足然則與其設法征求索之於有限之數以病民孰若加意省儉取之於自足之中以厚下乎仰惟皇上即位以來凡諸齋醮土木淫侈之費悉行停革雖大禹之克勤克儉不是過矣然臣以爲矯枉者必過其正當民窮財盡之時若不痛加省節恐不能救也伏望皇上軫念民窮加惠邦本於凡不急工程無益徵辦一切停免敦尚儉素以爲天下先仍乞勑下吏部愼選良吏牧養小民

其守令賢否殿最惟以守己端潔實心愛民者乃與上考稱職不次擢用若但善事上官幹理簿書而無實政於百姓者雖有才能幹局止與中考其貪汚顯著者不必引例發遣但將所犯贓私嚴行追併押發各邊自行輸納完日發回原籍爲民不但懲貪亦可以爲實邊之一助再乞勑下戶部悉心講求財用之所以日匱者其弊何在今欲措理其道何由今風俗侈靡官民服舍俱無限制外之豪強兼并賦役不均花分詭寄恃頑不納田糧偏累小民官府造作侵欺冒破奸徒罔利有名無實各衙門在官錢糧漫

無稽查假公濟私官吏滋弊凡此耗財病民之大者若求其害財者而去之則亦何必索之於勞苦之民而自耗國家之元氣乎前項催督御史事完之後宜即令回京此後不必再差重爲地方之病其屯鹽各差都御史應否取回別用但責成於該管撫按使之悉心淸理亦乞勑下該部從長計議具奏定奪以後上下惟務淸心省事安靜不擾庶民生可遂而邦本獲寧矣一飭戎備臣惟當今之事可慮者莫重於邊防廟堂之上所當日夜圖者亦莫急於邊防邇年以來外患日深邊事久廢比者屢蒙聖諭嚴飭邊

臣人人思奮一時督撫將領等官頗稱得人目前守禦似亦畧備矣然臣以爲敵情最叵測不一創之其患不止但戰乃危事未可易言須從容審圖以計勝之耳今之上策莫如上治而其機要所在惟在皇上赫然奮發先定聖志聖志定而懷忠蘊謀之士得效於前矣今談者皆曰吾兵不多食不足將帥不得其人臣以爲此三者不足患也夫兵不患少而患弱今軍伍雖缺而糧籍俱存若能按籍徵求淸查影占隨宜募補着實訓練何患無兵撙節用不急之費併其財力以撫養戰鬭之士何患無財懸重賞以勸

有功寬文法以伸將權則忠勇之夫孰不思奮又何患於
無將臣之所患特患在我無奮勵激發之志因循怠玩姑
務偷安則雖有兵食良將亦恐不能有爲耳故臣願皇上
急先自治之圖堅定必爲之志屬任謀臣修舉實政不求
近功不忿有事熟計而審行之不出五年敵可圖矣至於
目前自守之策莫要於選擇邊吏團練鄉兵併守墩堡令
民耕牧時簡精銳出其空虛以制之敵即入犯亦可不至
大失此數者昨雖已經閣部議行臣思又恐人心玩愒日
久尚以彌文塞責伏乞勅下兵部申飭各邊督撫務將有

實舉行俟秋防畢日嚴查有無實效大行賞罰庶沿邊諸
郡在在有備而敵不敢窺也再照祖宗時京營之兵數十
萬今雖不足尚可得八九萬人若使訓練有方亦豈盡皆
無用但士習驕惰法令難行雖春秋操練止虛文耳臣考
之古禮及我祖宗故事俱有大閱之禮以習武事而戒不
虞今京城內外守備單弱臣竊以爲憂伏乞勅下戎政大
臣申嚴軍政設法訓練每歲或間歲季冬農隙之時恭請
聖駕親行校閱一以試將官之賢否一以觀軍士之勇怯
有技藝精者分別賞賚老弱不堪者即行汰易如此不惟

使輦轂之下常有數萬精兵而得居重馭輕之道且此一
舉動傳之遠近皆知皇上加意武備整飭戎事亦足以伐
竊發之謀銷未萌之患誠轉弱爲強之一機也伏乞聖裁

江陵一生作用全露於此雖其攬權怙勢相業未必粹
然然而精悍之思強幹之力固是申韓嫡子未可與庸
庸者同類而並譏也。錢餘陵稜其筆力亦不可及

甬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西昌羅景淑亦邅同選　　受業羅仰錡慎淵參閱

奏疏八　國是下

承詔命正會議以明國是疏　　張鹵

昨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趙貞吉以改置京營軍制上請欽蒙詔命覽卿所奏具見忠謀分營練兵係祖宗舊制該部便與廷臣着實會議來說欽此夫我皇上於貞吉之奏不即允俞施行而必下廷臣會議不惟下廷臣會議且命以着實會議來說是聖心獨有見於軍國事重詢謀宜同德意虛懷誠爲懇至但今會議之法久涉虛文若不先乞勅釐正更改則臣與在廷諸臣欺君之罪先已難贖更何望能仰體聖心上裨國是哉古之所謂會議云者吁咈都俞不限君臣師錫疇咨不拘貴賤此寡彼衆不病懸隔甲越乙奏不妨互異惟期裨補於國靖獻於君終底同心相成善法此侯應劉歆尚能以卑秩孤蹤垂光漢史在祖宗時凡置法確政此意猶存自臣筮祿掖垣每見今之會議先期一日應該衙門於各該與議官員通以手本

畫知至期會於東闕該衙門掌印官於所當議事首發一言或班行中一二人以片語微言略爲應答或竟無一人（此陋）應答（在當日已然）輒筆不停閣揄書題稿再揖而退即事已完成及既出闕門尚有不知今日所議爲何事者或有明知其事不言至是始嘖嘖具道其可否確然之狀以告人者夫知其事而不言與不知其事而不問其人豈真如是之瘖默哉設心不過以一經出言便有是非一有是非便關利害惟取一時隱忍之便寧甘爲誤國而不恤惟便一念依阿之私遂陷於欺君而不顧是回曲之狀既自愧其良心而堯舜之誅復難容於盛世臣久爲腐心切齒欲有敷陳今幸蒙皇上留心而況京營重務又自非照常唯諾一言可即爲定議者伏望勅下兵部將會議時期略少停延更望勅該部將輔臣貞吉原疏與臣此疏各刊刻爲幅於應該與議官員各分發一紙仍附發書格紙一葉首定書官銜名氏於其下方令其於所應議京營事務各自書應行應止緣由如以爲應行要詳書何以見其應行如以爲應止要詳書何以見其應止各出己見勿相通謀至會議之日各將議所面與商同即其事實考據議論歸着經略斷案意

念從違而其人之賢否忠邪心術學力固亦可槩見如有
不得與議而另自爲疏亦聽從各使夫古人曝背食芹尚
思獻主當皇上如此懇切求言若尚有慣習模熟支吾不
以實應誠亦非矣然後兵部彙萃爲冊再加斷案具疏覆
題皇上須更俯察群言愼加宸斷庶國是晰明人心登達
後遇有應行會議悉宜照此施行則古帝王與我祖宗稽
衆從人之善復自我皇上昌明之而國是人心萬世其猶
有永賴矣臣愚昧無任惓惓懇懇之至

萬啄雷同以水濟水此千古會議之通弊國是將安賴
乎指陳切實意美法良百世而下固當奉此疏爲救時
之藥

定國論一政體疏　　王錫爵

該臣病乞骸骨伏蒙皇上特諭勉留所有一念狗馬餘忠
謹蓄以待靑蒲之對至於國論政體所在願與大臣臣工
剖心滌慮以共成蕩平正直之治者請得頌言而陳之臣
幸得與諸臣立不諱之朝事明聖之主以至人無擇言言
無擇官皆得揚眉吐氣論天下事豈非甚盛雖然言太輕
則浮太煩則亂太執則頗太深則刻殊此甚盛中亦不無
大可憂者臣之所憂不爲臣亦不爲諸臣獨念上下相信
而後政事可修相重而後論說可入今言不已而漸輕輕（切中今日之弊）
不已而漸厭使君父視外廷之論奏如賈豎之爭言因一
人而疑衆人因一事而疑衆事上下之際無復相信相重
之意後雖有忠言讜論亦將格而不入此臣之憂也古稱
有對則爭興爭興則黨立雖聖明在宥萬不至如前代之
黨禍然朝中議論已分兩岐恐因水火之爭致成左右之
袒此以彼爲邪彼以此爲邪使天下之士智力殫於相伺
名望損於相詆即使一彼一此一勝一負朝廷亦止得一
半人才之用若始於兩岐終於兩敗不但人才兩壞亦且
國體大傷此臣之憂也上有所處分而下未必服則其勢

必爭下有所爭執而上未必亮則其勢必處處之而仍不服爭之而彌不亮則處者益處爭者益爭下以忤上爲高上以反汗爲耻上下相激何事不有譬之水然波方起而激之以石則其躍彌高譬之石然方出於火而卽沃之以水則其壞彌速此臣之憂也大抵數年議論始於相矯成於相激事未必平是以有激激之一字卽爲不平彼旣不平此復相矯前弊雖矯後議復生議數更而難窮法數更而難守事數更而難視其效人數更而難課其成政事不修紀綱不振皆始於此今習尚已成極重難反旣不當激

之過頹又不當峻若防川則莫若導之使言而總之使一竊謂題覆宜愼聽納宜公甄別宜先勘核宜審向者皇上常嚴出位之禁矣臣以爲不必禁也古人所患於盈庭者第以莫執其咎耳如使言有歸着事有總萃則雖盈庭何害臣請一切章奏悉下部議（部議未必公可參何）是曰是非曰非可行卽行當止則止以言責事以事責功卓有執持毫不假借使天下議論總條貫而歸六部六部題覆別黒白而定一尊嘉言用之足爲益而妄言置之不爲損則在廷議論更患其少耳所謂題覆宜審者此也孔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

人廢言兩者低昂之間實相爲用乃臣見近來聽言之弊往往不問其所言之事而先揣其所以言之心故上之視言愈賤則下之挾言愈貴其究也上不勝下賤不勝貴而聽言與用人卒兩不得其平臣以爲鄉有鄉評官有官箴使其人不肖朝廷原自有黜陟之權而何必於聽納之時逆意深求如此自今請一斷於孔子之說就言論言不主必賤就人論人不主必貴使士絕踰涯之望則無所爲而言自公朝開翕受之途則無所激而氣自平所謂聽納宜公者此也天下之人品不齊迹同心異言同行異者誠不

可不辨然必先用其賢而徐簡其不賢亟暴其長而薄責其所短然後衆心愧服物論自平乃臣又見近來淹棄諸臣之中蓋有素心馴行卓然流俗之外者而或屢推未報或一斥不復朝廷旣不盡得其才之用而天下且得借爲議論之端此所謂推波助瀾蹙之愈濁不若盡捐前忤以次特表用之庶幾衆直而枉自錯忘我而人自安所謂甄別宜先者此也朝廷用舍多憑舉劾任巳則耳目不廣任衆則毀譽易淆比年以來幾於朝無完人人無完行言者以爲必有辨者以爲必無當事者不復窮詰有無但爲調

停並處若其事果虛則是近在輦轂猶有不白之寃若其事果實則旣聞於朝廷豈有不行之法近時法紀縱弛勸懲不立人才缺乏推用不敢弊率由此請諭廷臣以後論人者須的列年月明指左驗下部查覈務求確實實者理法自甘虛者心迹自白被言者虛實旣定言之者是非自明所謂覈劾宜審者此也凡此皆所以導之使言而總之使一以至臣所以自處處人者亦敢聞於皇上而併以告天下以與士大夫更始威福還朝廷政事還六部此先臣徐階之言而臣夙所服膺者也然部臣之題覆閣臣之票

擬皆共此一事耳所事一君所理一事豈得自分彼此爵介有言身在政府而事不預聞卽上有所問何以爲對臣旣謬在此地一切政務豈得全不預知然事各有主者亦非臣所敢自擅大興革大利病當亦不妨商確就臣所見未必盡是各部院參酌事理題奏不必盡以狥臣就部院所見間有未是臣等參酌事理請旨裁決亦不必盡狥各部院事有可否事過卽休言有同異言過卽休總之期於至公至當共濟國事而已史稱諸葛亮爲相集衆思廣忠益布所失於天下謂僚屬曰諸君能攻亮之過則事可立

也臣之不敏請事斯語自今以往敢謂無過如其有過使當與天下明白見之與天下明白改之人以平心易氣言之臣以平心易氣受之臣素有淺衷狷狹之名未必一旦化而爲雅量顧今事任及身茹荼知苦竊計以爲朝廷所與共理天下國家者大臣及百執事耳心須耳目耳目須手足今手足譬耳目耳目又譬心心與耳目手足相讐而身受其病臣誠不忍以臣等之事而使病移於天下國家又誠不忍以天下國家之事爲臣等私事而使輔持國體調變人情之勢反盡委之君父且天下有眞是有眞非是

中有非非中有是不講自明愈講愈不明不爭自定愈爭愈不定故臣願先自處於不講不爭之地以成大臣小臣比肩事主之忠事之理亂當責之於臣臣之得失當付之天下已有未當卽當舍已以從人人有未確不妨舍人而從理此外嘵嘵苟非有大撓時政大惑人心者請一切以諸葛亮之言處之此臣所以報國家而忠皇上之職分也抑臣又自惟臣等以二三寒士參預政務惟藉皇上之知遇故其體隆藉皇上之明斷故其事舉譬之星然依天而高依日月而明當其上列則有光芒及其下隕與石無異

若使宮禁隔於遼巖咸顏遠於咫尺雖鈴閣之下即同外臣有何機畧而能康濟有何倚恃而敢主持且君臣相隔上下不交伏禍隱憂難以言悉即皇上神聖獨斷羣下莫敢窺然以此爲法後世必有受其弊者天下見臣等備員輔弼之司而終歲不一蒙接遇則安得不輕宮府隔絕而茫然不知事之所出則安得不疑喜怒時有不測則乘不測而疑章奏有時不報則乘不報而疑閣臣處見輕見疑之勢日凜凜救過不給安能展布四體以佐聖政萬分之一哉伏望皇上勤批答以明聖斷平喜怒以調群情時御朝講以圖政理而次延微臣等亦得依末光奉隆旨以盡款款之愚忠若猶政事不修朝廷不治則治臣之罪以彰其慢惟皇上一加意於臣言臣於前月中已進有召見一揭方屛息俟報而特恐負皇造膝之頃不能盡所欲言是用竊取周易泰交之義畧陳要務如此蓋主與臣交大臣與小臣交當事者與言事者交皆所以共成泰道以定國論以一政體者也臣不勝惓息顒望之至

憂國奉公可謂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矣文肅事神宗皇帝荒枯之集水火之爭皆以隻手爲之撐拄是疏其耿耿者可想見也

歷陳國勢病𤺺疏

李三才

嘗聞明主不好利而忘國忠臣不先身而後君蓋利有大小義有緩急其辯之早也竊見近年以來國事日非時政亦與正言讜論如水投石豈不以邊烽不起四海無虞吾遂可以恣意縱志晏然於九重之上哉不知其勢甚病其機甚危也臣請歷陳其狀臣自束髮登朝正我皇上御極之始郊廟必親朝講日事用人未必賢而必才行政未必平而必勤庶官思奮百度具修國有餘粟農有餘食熙熙恬恬亦一時之盛也蓋自盜賊內訌而國之費侈矣自邊徼多事而國之用匱矣雖然此猶內事也不得不應之兵也未幾而日本之役興矣夫謂朝鮮貢獻之邑也脣齒之勢也爲之屯兵鳴鏃以爲聲援可也爲之收復王京因而克捷可也爲其危亡不保取而郡縣之亦可也乃計不出此無端驅衽席之赤子勤瘴海之荒區奪有限之口食塡無窮之絕壑勞師百萬費財亦百萬士民愁苦海內騷騷其於中國毫毛有裨哉如曰彼我之衛也不救非所以爲智乃實不足爲衛矣如曰彼亡我且鄰倭也不救非所以自保今我域中每每生釁矣如曰彼夙志忠順也有之非

所以爲義然猶勝爲敵人之所取矣且今亦不能禁敵人之不取也此一失計而國家遂索焉不能支矣又未幾而播酋之難作矣楊應龍之叛其勢也猶猘之人猘猘之性耳土司所轄中國不之治也乃計不出此無端而欲繩之以法始而議勦矣繼而議撫矣無何又勦無何又撫朝更夕改二三其政彼酋之習見我如斯也遂睨然有輕中國之心而役焉肆其跳梁之志攻我城池屠戮我軍民劫縛我職官侵奪我疆界於是不得不起六郡之師以赴之雖天贊其決旋即殄滅我之殺傷糜費亦略相當是以終

之勦之也誠是也其初之治之也則非也勞師百萬費財亦百萬何故哉此一失計而國家遂耗焉不可支矣乃者天不厭禍黃河又決夫此黃河也一徙千里此數百年未有之變也非細故也非遠憂也國家之安危天下之治亂從此始也蓋治之而不必復其故也則泇河恐終不足恃漕運恐終不可濟京師百萬之衆嗷嗷待哺即使沙礫化爲南金瓦石變爲和玉民不能食也治之而必復其故也則百萬之費數十萬之夫將焉取之取之於民而民不堪也取之於官而官無應也與大役動大衆自古奸人之資

也所謂挑動黃河天下反也故此一役也國之所以安危治亂者也夫前之失計既如彼今之大患又如此即今太倉無二年之儲九邊有終歲之餉小民皮骨飫俺於豺狼四海脂膏橫填於帑藏所以拯溺救焚出民水火轉危而爲安易亂而爲治無如前日傳奉之聖諭矣故礦稅之旋復臣不必言其弊政之當亟罷建言之終斥臣不必言其忠良之當亟收無辜之復繫臣不必言其刑罰之當亟改蓋聖心原無不照聖智原無不周故臣不避忌諱不顧利害惟歷陳國家所以受病之勢與國家所以致亂之機如

此皇上試一思之無聊之民尚可當此礦稅否用人之口尚可棄此忠賢否積怨之衆尚可終此濫及否穆然深念毅然猛斷前所傳諭務在必行嵩在一念而利在天下屈在一時而伸在萬世而更旰食宵衣側身修行郊廟必親朝講必復盡袪近日之弊一還當年之美將見在廷之臣莫不洗心滌慮努力向風必勤必慎必恭必廉共解倒懸之民齊賛維新之政此猶救時之策所謂尚得其半者也

至情激切之言一字一淚。當時人怨天怒雜然並作識者已知爲亡國之徵故言之沉痛至此

微臣身切時艱敢因去國之轍恭伸慰悃兼附蒭蕘之獻疏　　劉宗周

臣因病乞骸奉旨回籍於七月初一日辭出國門行至天津始知國難職不勝推心欲絕者久之伏惟皇上上軫列聖之痛下切百姓之饑當不知如何焦勞日與在廷臣子薪膽共嘗職又不勝痛絕比聞稍稍解嚴乃始漸離津城南駐交河地方回瞻天表愈增馳戀敢遂以蒭蕘一言為當宁獻職惟我皇上注意封疆自己巳以來無日不綢繆未雨而邦幾震蕩一至於此追原禍始張鳳翼小有才而

器識不足久已溺中樞之職矣一旦外敵猝入偵探無聞調援不速動成束手行間之任益非其人可知矣朝廷又從而嘗試之卒至於敗事不聞政府有主持兵垣有封駁則當事諸臣有不得辭其責者而職以為此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往者己巳之變坐誤國者袁崇煥一人其他不過為法受過耳有小人者競起而修門戶之怨舉朝士之異己者概坐以煥黨因日中蜚語次第置之重典或與削籍（當時壞事之根實是如此）去自此小人進而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廷浸疏於人主馴至人人解體事事規卸文法日煩欺罔轉甚朝廷日聚

邊政日壞以有今日之禍實己巳以來醞成之也且夫以張鳳翼之溺職中樞也而與之專征何以服王洽之死以丁魁楚等之失事於邊也而與之戴罪何以服劉策之死諸鎮起勤王之師爭先入衛者幾何人而不聞以逗遛蒙詰責又何以服耿如杞之死而今也幸以二州八縣生靈結一祖了之局則廷臣纍纍若若可幸無罪者更何以謝韓爌張鳳翔李邦華諸臣之或戍或去豈昔之一一為異己驅除者今不難以同己互相容與乎於是而知小人之為人國無已時也昔唐德宗謂群臣曰人言盧杞奸邪朕

甚不覺群臣對曰此乃盧杞之所以奸也職每每反覆斯言為萬世辨奸之要故曰大奸似忠大佞似信我皇上聰明不世出之主也其於賢奸之辨何有不燭照數計然職（科見肺腑）觀頻年以來皇上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訐進皇上錄清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容皇上崇勵精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為恭皇上尚綜核而臣下瑣屑推求以示察凡若此者正似忠似信之類竊其用心無往不出於身家利祿而皇上（深切至此）往往不察而用之則聚天下小人立於朝而皇上亦有所不覺矣人才之不一也非無才之患而無君子之患也人

人知有身家而不知有君父知有利祿而不知有廉恥則亦相率爲全身軀保妻子之計而已矣此今日國事之所以敗也夫今天下即稱乏才亦何至盡出一二中官下乎而皇上毎當緩急之際必倚以重任此正前月已壞覆轍方亟亟更絃之不暇而乃者三協有遣通津臨德有遣蓋又重其體統等之總督中官總督將置總督於何地總督無權將置撫按於何地撫按無權將置司道守令於何地是率天下而奔走於中官也於疆事必無幸矣且小人於中官氣誼一類毎相爲引重而君子獨岈然有以自異故

自古有比中官之小人必無合於君子之小人有用小人之君子終無黨比中官之君子皇上誠欲進君子退小人爲今日決消長理亂之機奈何復用中官以參制之此明示天下以左右袒也當是時乃有明於治理者起而爭之亦天下之昌言也職以我皇上即不遽用其言亦何至并逐其人而御史金光宸竟以此一事逐若恐傷中官之心者尤非所以示天下也嗟嗟言官亦何負於國乃者唐藩拜表而勤王亦有思徐生之徙薪者乎大帥擁兵而不戰亦有問李勉之忠事朝廷者乎其他觸邪止佞南昌之尚

方亦自不乏其人而徃徃逐之以去遂致天下成寒蟬結舌之狀夫平居無犯顔敢諫之臣則臨難無仗節死義之士此天下事之所以日壞一日而不可爲也至於近日刑政之最外者成德傲吏也而以贓戍何以來懲貪之令申紹芳十餘年監司也而以莫須有之鍛刺戍何以昭抑競之典至鄭鄤雖久干鄉議而杖母之獄欲以無告坐亦何以示敦倫之化此數者皆爲故輔文震孟引繩批根所向者驅除異已之故習而廷臣無敢言者皇上亦無從而知之也嗚呼八年之間誰秉國成而至於是臣不能爲首揆

溫體仁解矣語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體仁之謂也仰惟我皇上念亂圖存首以進君子退小人爲挽回世道張本於是植人才以資幹濟開言路以斷大獄仍請亟罷三協通津之使專一責成中外諸臣各修職業不致再以國爲僥倖則宗社生靈實式憑之而體仁所以爲桑榆之收者庶幾在此乎不然而徒事苟且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天下事尚忍言哉職以羸病去國之身非不知緘默可以自全然熟念今天下安危呼吸之日江河潰地總無投生之路如臣不言又誰爲我皇上言之也

痛哭流涕言之先生所以敢悟烈皇者至矣盡矣而日中見蔀聰明終蔽於輔臣良可嘆惜

輔臣以去明心國事因嫌滋誘疏　詹爾選

項臣具敬循職掌明剖是非一疏駁陳啓新因而責備冢臣與諸輔臣蓋為大臣擔荷不力徇情不言而發也乃近閱邸報大學士錢士升為微臣職分看詳等事一疏奉聖旨云云欽此不勝驚異及得輔臣與李璡疏合觀之而後知輔臣有不忍言之情且有不得不疾呼之勢也俄而輔臣引咎求斥俄而遽奉囘籍調理之旨矣明乎輔臣之以票擬去以執爭去也夫大臣所以不肯言者其原在不肯去耳今輔臣肯言矣肯去矣上可以對九廟之式憑下可以質後世之清議隱以去就昭明主顯以氣節厲百僚臣賁榮之而獨不能不爲朝廷惜此一舉也（辭○叙○激○昂○）蓋皇上所不滿於輔臣者為其以心膂之臣而致疑於聖明之主耳臣則有說焉孔子曰君有諍臣父有諍子夫臣之有諍皆從疑起也不疑而又曷諍古來一德之世孰如唐虞惟皋陶矢知人安民之謨而禹輒曰惟帝其難之然則千古以上之能疑其君者莫如舜禹而舜未嘗以此貶聖且慇慇焉惟恐禹言之不盡也故從顯處諫者小臣之事也而從疑處諫者是幾諫此眞大臣事而不意其以過慮無當於皇

上也且輔臣所言者何事乎李璡不識皇上爲堯舜之君而敢肆以非情非法荼毒富民紛紛從來膺主所不屑為之事此關一錯大亂將興正輔臣痛心如焚之時而忽有奉爲改票之命因是揣摩姦窺亦線驚懼愈深遂不覺抗章之汲汲耳竊謂輔臣此舉差強人意皇上方嘉許以示鼓舞之不暇顧以爲相疑以爲要譽耶夫臣無故而致疑其君非忠也若乃全不敢疑謂吾君爲萬舉萬當以是為信其君者恐即容悅之借名亦非忠也（此○論○確○）人臣而習於沽名義所不敢出也乃人臣而不以名譽鼓天下使其臣爭爲尸位保寵者成寡廉鮮耻之世界又豈國家之利耶况今天下之欺皇上者恐亦不少矣何也以天下人對皇上皆中材以下之品也知常而不知變知平而不知奇知法後三而不知遵遠代如尚方劍不靈則將領驕懦日甚聖意恩禮感激於鈇鉞也而人見億萬之生靈徒以供秫稭之逗遛貪冒則或疑急於右武穿札與操觚並課非是者勿錄聖意取聰明才技分注於騎射以助武臣之不振也而人見貴牛而買馬諱德而齊力縱使強冦泥迹於道塗而父兄莫必其子矜則或疑緩於敷文免覲之說行上意在

暫蹉民困臣亦以爲蹉民困也而或(疑)朝家之大義値數萬賂費之金錢駁問之事煩上意在痛懲奸頑臣亦以爲痛懲奸頑也而或(疑)千載之刑書能當幾番加等之紛亂其君子慮驅策之無當小人懼陷累之有門明知一切苟且之政或拊心愧恨或對策欷歔憤懣隱情有難殫述輔臣不過偶因一事代天下而發憤耳而竟鬱志以去輔臣之去也以言而後之大臣恐無復敢言矣大臣不敢言而小臣愈無望其言矣所日與皇上言者惟此苛細刻薄不識大體之徒似忠似直如狂如凝勝則挺身招承敗則潛形遁竄駭心志而愉耳目毀成法而釀隱憂天下事尚忍言哉伏乞皇上以遠大宅心以簡靜率恩責大臣弼違之誼作言官敢諫之風嚴勅內閣部院大臣不得以去輔士升爲戒寧獻可替否無籍口聖明獨斷掩皇上之謙沖寧進禮退義無籍口君恩未酬飾自家之淹滯務期上下交格而志氣聿新於以覩廓清平治之猷成紀綱風俗之美庶幾有日矣

抑揚宛轉剖瀝肺肝大意在廻護閣臣而其議論韻藹足以名世

明文卷二十二

甬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西昌羅景渤亦潭同選
受業羅仰錡愼調參閱

奏疏九 郊社

郊祀對　潘潢

臣聞周禮春官掌治天神人鬼地祇之祀以贊其長佐王和邦國者臣職是也雖微明命猶將寅清夙夜覩會通之嘉以行其典禮臣實承詔敢不恭職正對臣聞禮者體也昔者聖人作易設卦觀象以乾爲天爲君爲父以坤爲地爲母爲妻爲臣而係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此禮所由生也是故因天事天祭帝於郊因社事地祭社於國燔柴泰壇崇效天地瘞埋於泰折異樂殊目不與帝同牢以卑法地明王者父乾母坤禮至而辨示民嚴上焉故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禘嘗郊社尊無二上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蓋愼之也以此坊民後世乃猶有合享外郊如新莽匡衡之云者其於上也不亦二乎臣愚切謂禮有貴多亦有尚寡文質無常惟稱之適圜丘不屋致誠之極也明堂大享宜非所施是

逐段剖釋

故掃地之典義不可曠奕奕郊廟列聖作之踐位行禮於今百禩神靈之所依祖宗精神之所聚律之以春秋譏毀泉臺之法而揆之以詩人勿剪勿拜之意有其舉之莫敢廢乎是故大祀之殿義不可墮按尚書孝經春秋凡言郊不卜郊郊祀用牲於郊皆斷名之曰郊不別云某郊凡言郊以明天道郊則天神格祭天於郊皆直繫之天更不兼云天地是郊祭天之外無郊郊祭之中無地易明也匡衡徒見夫子有兆於南郊之語妄意祭地當於北郊其言本孝經委於經無據且北既陰方地象母位則郊配亦當以

其類矣嚴母莫大於配地古有之乎是故北郊之謬義不可襲王者受命有天下謂之有土是故古者天子大社丘方五丈封土五色祭后土焉凡封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之土苴以白茅而錫之使各立社祭於其國亦曰胙土是大子大社五土王社自祭畿內分土諸侯獨得祭其方土而已故曰王者有分土祭天地諸侯方祭土而尚書周官禮記皆謂祭地曰社或曰后土或曰冢土示曰大示亦曰地示又曰土示丘曰方丘折曰太折天下之社莫大焉曰大社社所以明地道列地利命降乎社之謂殺地社之爲

大示昭昭矣自鄭元諸儒牽附讖緯誤分太折爲祭崑崙方丘爲祭神州於是大社自爲五土之神而夏至祭地則在北郊夫五土之神非地而何旅五帝獨非祭天耶周禮宗伯甸師用牲於社大祝大師大會同宜於社小祝寇戎之事保郊祀於社大司馬蒐田獻禽祭示大合軍以先愷樂獻功於社大司寇軍旅之事涖戮於社類皆言社而不及稷臣謂此天子之大社也蔡邕因大社王爲群姓所立必在國外王社王所自立必在城內夫大社旣在國外則小宗伯建國之神位所謂右社稷左宗廟者國王自立之

社而大社無稷矣漢儒乃謂大社有稷王社無稷是無怪其以社爲地別體而稷求諸太折方丘卒啓後來紛紛之議非胡宏王炎諸臣相繼講正流惑可勝慨乎是故大社之祭義不可廢春秋大復古然勞民動衆雖義且時必書重民力也今兵儲相仍所在虛耗大役煩興民罷於食難勉力綏征猶懼勿勝而去古逾遠時異俗殊禮樂器度類不應典一變至道卒難爲力此周公所以仰思其不合孔子所爲博學而從今也聖人通變務與民宜大易之義中重於正陛下誠欲舉先王之成法明當今之可行則所謂

包荒之量憑河之勇不遐遺之明朋亾之公不可不先加之意矣趨向既定修和有常道洽政乂時然後勁斯顯天理當人心損益之善者若徒以其事不逆古理須改阻不勝欲速之志取祖宗成憲一朝遽紛更之正使盡卸往制未必克當天心殆非所以興聽於民而行思其反者也是故時措之宜義不可忽易曰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亾臣謂之說明禮節是求文明之正也後之說擇善用中與已日之孚也兼斯二者乃當革義合乎天德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惟陛下留神省覽庶言慎與大臣計慮毋固求禮以宰天下

此意甚高通　偏之論　總求奇共四頓　最審處

議論高辟氣雅結構客一篇西京劉向文字小儒夢不到此

郊祀疏　潘潢

臣聞生人之道禮爲大禮祭爲大祭大郊爲大大郊也者原本反初奉天地以子道示民嚴上也自二帝三王以及我朝列聖所以祇荅神休率聚天下未有外此義也今祀事未恤一歲不郊臣愚以爲此非聖朝所以率先天下後世以崇重本始之道謹稽據所見聞乞陛下試垂聽焉謹按禮大喪惟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傳曰不敢以卑廢尊也蓋君雖尊不尊於天國喪雖重不重於郊祀故聞郊之日喪者不哭不敢凶服矣不聞有喪哭者不郊也古者天子亮陰冢宰攝位有代之言乃不言有代之祭乃不祭故越紼之禮先儒有謂使大臣越紼而攝祭者後世懼獨任成害南面聽治既不得不出於權制所謂郊祀不宜獨責諸代矣若能行古亮陰三年之典則主以天子之名祭用冢宰或如周禮大宗伯有故攝行祭事無不可也宋英宗之喪或問程頤郊祀當否頤曰今人家喪有事皆如常獨於祭祀廢之不若無廢人若無一歲不祭天人子無一日不見父母必曰不敢以非禮見豈不能因人道定制之間乎故苟事事如禮雖不與祭可也無祭不可也伏覩大明

會典天地諸神皆天子親祀有故則遣官祭告又曰郊祀國之大事雖有三年之喪亦不敢廢又曰每歲正月擇日行禮是每歲必郊遣官攝郊喪不廢郊皆祖宗定制也今習見每歲用正月郊遂以郊非正月爲不可執一失三非繼述之善者也春秋成公十七年書九月辛丑用郊胡安國曰郊之不時未有甚於此也此譏郊遲爲不時郊甚遲爲不時非謂自孟春後皆非郊時而九月爲特甚也譏其前此無故失時不郊因循至是則不可復郊也春秋之法爲旱而雩雖過時猶且許之苟舒之郊禘以禮且或有故

未郊則聖人必恕之曰有故後郊其猶愈於已也若曰苟過時矣不如無郊則春秋數書過時不郊矣果孰不郊乎左氏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既耕而郊宜其不從也此魯之郊非周天子之郊也且舜八月西巡狩柴望如初是春秋皆得郊也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是冬得郊也今既失孟春之郊矣又不得以時酌古通今圖所以修歲郊之法則春郊不可復行亦將如漢宋三歲一郊而已然或三年之內又有他故焉則如夏商叔季闕事於天地祇而後可邪且祖宗之時前

用分郊後用合郊前建圜丘方丘後用大祀殿前配仁祖後配太祖太宗前親祀後或攝祀前攝以皇太子後或遣官聖人之治因時制宜無所不可然則前以春後以秋冬豈不可也臣愚以爲失今之時而能從古之道總有過時之嫌猶免亾本之誚況前日之過未爲失時今者復郊愈見祇肅其於變通之宜不遠之復蓋兼得之又何疑哉傳曰郊祀天地所以修歲事也今或以爲既以秋冬郊又以明年春郊是黷祀也宜待嘉靖改元新正朔易服色乃躬告於皇天后土不當以先帝之遺年復衆大郊上古之禮

不知一歲不郊卽不成歲古者啓蟄長至之典與時偕行未聞以爲黷也先帝所欲行而未成者陛下所宜朝夕思以代有終若處之以優游行之以猶豫凡所宜行惟曰以待來年則自今數月之間天下事孰肯任其責邪昔魯與齊戰莊公謀於曹劌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劌猶曰小信未孚神勿福也今國家之於神祇可謂大不信矣十四年二月郊十五年十二月郊十六年春有司定日凡三竟不得郊鬼神非人實親惟信是依不信者三神誰與我若又益之豈惟神聽疑惑民不用情四裔君長聞之

皆且曰中國今廢郊矣將何以以尊國體之極而耀德於四遠況今日精門災陰雨連月雨暘失時諸穀爛浥天之譴告明矣安得不起敬起孝爲民祈福乃猶迂徐怠緩重自執異豈不重拂天怒哉臣愚以爲今陛下繼統先帝嗣大明服承天地宗廟社稷之祀以爲天下神人主義不得忽高皇帝之命祀宜略倣古圜丘報本之制近守祖宗一歲一郊之法以今冬十一月郊其親祀攝祀則視陛下今日處服制何如非臣所得與也陛下不以臣卑鄙庸妄斷行臣言則禮達誠通幽明協順令聞遐福與天無極臣死且不朽

殺重　辭氣

冬至祀天於圜丘夏至祀地於方澤禮之常也篇中所論禮之變也必謂郊不擇時亦非確論然其辭句典雅識議通達固非儒者不能

申議天地分祭疏　　夏言

臣於前月初十日伏承聖制問及南北郊大祀並朝日夕月之禮臣卽時欲述所聞以對乃以臣前上疏已略開陳奉有俞旨今方廣詢廷臣以求公是臣固可以無言日夕覬望公卿大夫必有稽古識治之學必能悉心殫慮披陳先王之典以仰稱休命者不意旬日以來側聞議論紛拏人懷異見殊爲可訝及昨覩詹事霍韜之奏則又大可駭懼臣心亦不能無疑矣夙夜再三思惟求其說之不得於是考先王之遺訓稽國朝之典章殊未見其不可然後知韜之言過矣臣茲不容於不言也請先以郊祀之禮爲對而後辯韜之失言臣聞之中庸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又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蓋天之祚君實爲神主君之受命惟典神天武王伐商以其不祀上帝周公稱繼志述事惟以致孝鬼神陛下聖孝議及於此蓋敬天之誠禮神之至實爲天地神人之慶也竊閱周禮一書言祭祀甚詳大宗伯掌禮者也而首及於天神人鬼地祇之三禮此卽有虞秩宗典朕三禮之意是故以祀天神則有禋祀實柴槱燎之禮以祀地祇則有血祭貍沉疈辜之禮以享人

鬼則有獻祼饋食祠禴蒸嘗之禮大司樂冬日至地上圜
丘之制則曰禮天神夏日至澤中方丘之制則曰禮地祇
圜丘禮天方丘禮地則天地分祀從來久矣宋儒引昊天
有成命爲郊祀天地之詩則曰郊祀無天地之分劉安世
以豐年潛有多魚二詩註之以爲郊祀天地皆歌此詩何
嘗言其合祭朱熹則斷以此詩多道成王之德疑祀成王
之詩以今觀之叅終篇無一語涉天地此朱熹之言的然
可據而小序不足準也况周禮掌次王大旅上帝則設氈
案設皇邸司裘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皆言天而不及

地宗伯六器則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是天地之禮玉有
別也典瑞則以四圭祀天兩圭祀地是天地之祀玉不同
也祀天於冬至以陽氣來復於上天之始祭地於夏至以
陰氣潛萌於下地之始時不同也用圜鍾於震之宮取其
乾出乎震之義用函鍾於未之地取其坤居於未之義是
樂不同也小宗伯言五帝且兆於四郊而不言與昊天上
帝同郊祀况可與后土地祇合祭乎則天地不合祀從來
亦久矣是故宋儒葉時之言曰郊丘分合之說當以周禮
爲定今之議者以社爲祭地而不知天子之社有三曰大

社曰王社曰亳社大社爲百姓而立王社爲籍田而立亳
社則遷國之社也而祭地不與焉朱子釋中庸曰社祭地
不言后土者省文耳葢祭地之名亦曰社也祭地之社總
大地言之與天對者也大社乃自王畿千里之地言故諸
侯國社以至庶民鄉社皆社其所主之土也故社字從示
從土義有在矣且議者旣以大社爲祭地矣則南郊自不
當祭皇地祇何又以分祭爲不可並議者又疑古無北郊
然郊特牲曰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則南郊固見於經矣祭
天而兆於南郊以就陽位則祭地而兆於北郊以就陰位

蓋見其不可也程子曰北郊不可廢况陳氏禮書直曰祭
地於北郊方丘者北郊之丘也丘方而下所以象地則古
人固嘗行之矣議者又謂莫大於天地實天中之一物耳
不必別祭則以天爲尊以地爲卑不得與天抗似也然天
地合祀則同尊並大是崇地以抗天與天爲敵矣乃不以
爲非何也程子曰郊天地與共祭父母不同此是報本之
祭須各以類祭豈得同時又曰冬至祭天夏至祭地此何
待乎朱子曰古時天地定是不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
合共一時祭享之禮又曰天下有二件極大底事共一是

天地不當合祭於南郊夫程朱三代而下大名儒也然則其言皆不足據乎秦去古未遠則祀天不於圜丘而於山下祭地不於方丘而於澤中漢之制祀天於甘泉祀地於汾陰則秦漢天地之祭猶分也至元始之制則天地同牢於南郊此則莽賊陰媚元后之計欲以妣配祖故不得不以地並天也合祭之說實自王莽始矣自漢而唐而宋皆合祭而地之特祭少矣漢之前皆主分祭而漢之後亦間有之如魏文帝之泰和周武帝之建康隋高祖之開皇唐睿宗之先天皆分祭也開元制禮則専主合祭矣元豐一

議元祐再議紹聖三議皆主合祭而卒不可移者以宋人有郊賚之費故三年一郊至傾府藏之財而不足以從事所以必於合者從省約安簡便也亦未嘗以分祭為非禮也蘇軾言祖宗幾年合祭一旦分之恐致禍朱子謂其說甚無道理然兩郊之說在宋似為難行與今日之事異矣本朝丘濬之言以類於上帝類字強訓為合此蓋臆說又以元始禮天地同牢不為黷不可以莽廢又謂夏至祭地則地先天食其辭多歸美本朝之制蓋從周之意而不知其言之悖於義也今之議者大率主濬之言而往往以太

祖之制為嫌為懼然知合祭乃太祖之制為不可改而不知分祭固太祖之初制為可復也知大祀文乃太祖之明訓為不可背而不知存心錄固太祖之著典為可尊也且皆太祖之訓也從其禮之是者而已矣矧敬天法祖無二道也陛下固已灼見禮之實矣當時學士解縉固嘗請復掃地之儀矣使太祖尚在知禮之臣亦當請而改之況陛下以聖子神孫有聖人之德而在天子之位顧不得操制作之權以隆繼述之孝乎且陛下今日之舉欲復古禮以大報天也遵祖初制以求盡善也欲遊跡三代之隆而正

千古之謬建一代中興之業而陋漢唐宋於下風也所謂功光祖宗業垂後裔之事未有大於此者是故文武之制未備周公作禮樂以成之未聞周公變文武之舊也況禮樂必積德百年而後興今以其時考之則可矣我太祖天造草昧規模宏遠訏謨懿範可守可則者多矣乃若禮樂之興恐亦有不能不待於後世者至於振起而拓充之雖我聖祖之心豈無所望於後世之聖子神孫者乎豈有泥於祖宗已然之跡遂一成而不可變也中庸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孔子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然則所

謂天子者並盡專指創業之君言邪信如諸臣之議則守成之主皆無所事事矣雖有周公孔子之聖亦不敢言禮樂矣所謂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皆無所用其力矣無乃失之遠乎（上論郊祀下論韜之失）韜之奏曰紊亂朝政曰變亂成法必有任其責者既而曰諫官創議盜指臣也韜之此言私心害之也欲中人以禍而不知祖宗之大法故韜往往自蹈之而不知其施諸人無足怪也臣請得以講明之非以曉韜且以曉在廷諸臣也夫律有奸黨之條內開若在朝官員交結朋黨紊亂朝政者皆斬此指國家一應法度政令干係

紀綱名分而奸臣交結朋黨紛更壞亂交通扶同爲奸作弊以欺君罔上虐民害政者言也今日所議者郊祀之禮耳乃古先哲王令典我太祖高皇帝之所已行載在典章律亦有毀大祀丘壇之文解律者曰丘壇祭天圜丘祭地方丘壇其所登祭之處此法家之所知也言官議禮本非變法以此爲紊亂朝政恐非律意矣變亂成法之文爲在講讀律令條下曰凡國家律令參酌事情輕重定立罪名頒行天下永爲遵守百司官吏務要熟讀講明律意判決事情末一欵若官吏人等挾詐欺公妄生異議擅爲更改

變亂成法者斬此所謂成法者即太祖所定之大明律令也未聞以禮樂制度爲成法也韜嘗奏言有祿人受枉法贓八十貫律絞欲將在外知縣以上等官但犯贓八十兩即拏解來京絞諸都市不許准徒是改雜犯爲真犯也此則非成法矣臣嘗伏讀太祖御製大明律序今後法司只依律與大誥議罪合黥刺者除逆黨家屬并律該載外其餘有犯俱不黥刺雜犯死罪并徒流遷徙笞杖等刑悉照今定贖罪條例科斷臣又嘗伏讀皇明祖訓如曰守成之君所用常法止守律與大誥不許用黥刺剕劓閹割之刑

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羣臣即將劾奏如曰以後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者亦要即時劾奏皆處以重典若此類者乃我太祖成法非臣下所敢變亂者也豈惟臣下雖我皇上亦豈得遽變之惜乎韜之未達乎此也臣備員諫諍使萬一有干祖宗典憲亦豈敢輒犯哉臣雖至愚或不至此也至於毀周禮一書尤爲妄議臣不暇一一指摘姑於其大者辯之韜曰宋儒胡宏有言周禮非周公之書王莽劉歆爲之也韜名爲讀書知禮者且備位儒臣矣何其不考之甚也胡宏之言非宏言也承[illegible][illegible]之說也

夫周禮之出自劉德始累周禮者亦自劉德始周禮之亡自劉歆始誣周禮者亦自劉歆始周禮之傳自鄭康成始壞周禮者亦自鄭康成始昔秦人焚書滅學周禮藏之山巖屋壁僅而獲存武帝時有季氏得之以上河間獻王德乃以考工記補五官之缺漢臣詆之以爲末世瀆亂之書實劉德一記累之也至成帝時劉向子歆校理秘書乃獨知其爲周公致太平之迹不幸身爲國師取之以輔王莽乃爲泉府理財之說於是六幹立法則皆措市官當時漢儒訾之以爲六國陰謀之書是劉歆一法誣之也先儒嘗

謂累周禮者其罪小誣周禮者其罪大誣周禮者其法在壞周禮者其法亡然禮經之學所賴相傳至今不墜者實諸儒講明之功也今若不以諸儒講明者之言爲陛下獻乃獨取胡宏憑私臆決之一言以厚誣周禮不惟取辯一時以誤陛下而又誤天下後世使信周禮爲王莽僞撰不得表章而遵行之其關係名教非細故矣臣竊爲若懼也臣何敢隱而不盡言與之辯乎夫諸儒講明之功莫大於朱子程子朱子曰周禮乃周家盛時聖賢制作之書又曰周禮一書周公所以立下許多條貫皆是從廣大心中流出又曰周官徧布精密乃周公運用天理熟爛之書又曰說制度之書惟周禮儀禮可信禮記便不可深信又曰周禮非聖人做不得程子曰周禮一書周公致治大法在其中又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他如文中子病家不暫捨周禮至謂如有用我執此以往又曰周禮其敵於天命乎又曰吾視千載以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則一而經制大備後之爲政有所持循東萊呂氏曰周典所載綱以六官之職統端於內治達於外樞動於上政行於下此聖人之所以執要而百事詳

也范氏曰人君如欲務古以正名苟舍周官未見其可楊氏曰周官之書先王經世之務是不可不講然則若之學果純於程朱數子乎至力詆天官冢宰篇爲莽誑天下之術則又大可異矣夫天官冢宰一篇朱子以爲周公輔導成王垂法後世用意最深切處欲知人主正心誠意之學於此攷之可見其實又謂冢宰一官兼領王之膳服嬪御此最是設官者之深意蓋天下之事無重於此後世雖不能行豈可盡廢聖人之良法美意而誣以莽之僞爲邪且莽之前固嘗有周禮矣今則以爲周制之土苴而莽集其

大成韶又曰合祭以后配地自莽創始夫莽既僞爲是書矣何不倒去圜丘方丘之制天神地祇之祭而自爲一說邪其說不得而逝也是故疑周禮者漢武帝何休謝氏黄氏之徒也彼程子朱子東萊橫渠則固無疑矣用周禮誤天下者王莽劉歆蘇綽王安石也彼周公名公非榮毛散諸公則未嘗誤也韶謂皇上好古之篤如此志復三代如此千萬世一人而已矣未見儒臣以三代純王之學上輔聖主此言誠是也然既以皇上好古志復三代則分祭天地固古禮也三代之典也何以言其非禮而必欲使襲王莽纘亂之舊邪夫致主之學周公之道純矣今乃欲盡廢周禮使不得行於世則祖宗之設官分職大小政體其倣於周禮者多矣然則必一舉而變亂之邪抑不知此外又別有何道乃爲純王之學可以輔聖主邪是故韶之言臣不敢以爲是也獨怪夫韶之言出而和者遂紛紛也况近年禮部行移令立小學習讀周禮又令科場必以周禮策士是皆奉陛下明旨施行者也乃不聞韶奏止之及韶修大明會典嘗具奏欲將內府各監局職掌属之禮部亦復援引周禮天官冢宰之文是韶乎日未嘗非周禮也何得

因議郊祀而一旦遂欲盡棄其學邪殆不可曉也臣竊憤懣以今月之事乃陛下光明俊偉超軼今古之盛舉而不得羣臣同寅協恭之助實韶有以啓之也但在廷羣臣之奏或謂事體重大憚於改更或謂合祀從來久遠宜仍舊貫或以費財動衆恐傷國力此固私憂過計之言自是一說亦何不可之有獨怪夫帝合附會背畔決裂以聖人之言爲不必盡信則不能免於欺矣且建白者言官之職議者執政大臣之事主張議禮之權又惟天子得以獨專非臣下所敢與也况臣前疏固已言之矣臣又竊惟今日之事職掌者禮官則考訂折衷以求定論者當在禮官也謀國者大臣則議擬奉行以身任其責者當在大臣也至於羣臣則既各以所見上陳矣但前月仰奉明問何日之間即以疏上竊恐考究未必盡精意見不能無異中間固有詭辭詖說黨邪惑衆者殆不足深校蓋議禮之家名爲聚訟常情所向自古已然惟是天地大祭國家重務况於千八百年之下興起三代而上之盛典所當尤加慎重必使損益合宜足以垂範宇宙不致少有遺憾以貽後議則天下之大幸也伏望皇上恢弘天度開張宸聽矜恐盡下曲

示優容小大臣工必能克去己私仰體聖心深求古義以奉明詔所據圜丘方丘朝日夕月諸神壇壝規制自有我太祖刊定之典備載存心錄一書不須創設無所變更一準乎舊而已矣但大祀殿以之祀天則不應經義以之饗帝則脗合周禮然祖宗並配父子同列稽之經行未能無疑夫周人郊祀后稷以配天臣以爲我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足以當之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臣以爲我太宗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足以當之臣區區之愚有見於此不敢不以爲獻如蒙再下臣章勅禮部一併會議所貴廷臣協心同德深考博求務合經訓破除臆說不狃於苟且之情不遷於衆多之口忠誠精白以仰承皇上中興大有爲之志以光復我太祖之始制使天下後世之郊祀天地獲全古禮一洗千古之陋自陛下始顧不休哉伏惟聖明覩其會通取厥中正斷而行之以幸萬世臣不勝戰懼昧死願忠之至

根柢前賢確有見地議論殊不可易也當日紛紛聚訟至以公謹之故有詆宋儒爲瘝者嗚呼其亦不思甚矣

明文遠卷二十三

甬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西昌羅景沕亦渾同選
受業羅卭錡愼調叅閱

奏疏十 郊社 禘祫 廟制

申議郊祀二祖並配疏　夏言

臣於三月十一日節該欽覩聖制南郊祀天北郊祀地以二至日行事臣無任慶幸以爲天地合祀南郊自東漢以來歷代循襲朱子所謂千五六百年無人整理而陛下今日獨破千古之謬一旦舉行誠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者也又伏覩聖制南北二郊俱以我皇祖高皇帝奉配仍於歲首祀上帝於大祀殿以我皇祖文皇帝奉配臣無任慶幸以爲虞夏殷周四代之郊惟配一祖後儒穿鑿分郊丘爲二祭及誤解大易配考孝經嚴父之義以至唐宋變古乃有二祖並侑三帝並配之事宗周典禮隳棄蕩然而陛下今日獨覩萬化之原一旦更定誠可謂質諸鬼神而無疑者也夫天地合祀之非與祖宗並配之失一也漢唐而下天地之祭或分而復合合而復分祖宗之配或正而復失失而復正中間大儒名賢之論未嘗不確有定見而時

若世上膠於淺陋疑於信從使郊祀大禮卒不得以大明
於世此聖人之所以難逢而大道之所以日隱也恭惟我
皇上以天縱之聖挺生千載之後而一旦爲此度越百王
之舉誠可謂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
也奈何今日禮官廷臣乃猶或依違疑沮於其間臣誠不
知其何也昨於十日禮部會官於東閣集議尚書李時首
言天地分祀南北郊聖諭已定無容議矣惟太祖太宗功
德並隆並配天地已久今宜仍舊大祀殿及圜丘方丘俱
當以二聖並配於時臣應之曰聖諭以太祖配天太宗配
上帝正是各全其尊天與上帝一也因是功德並隆故皆
得配天非有差等大祀殿並配則兩失其尊矣臣不敢擅
議宜從聖制萬一遷就猶爲非禮若圜丘方丘俱配二祖
則是今日之失況是我皇上肇建大禮豈可重貽後人之
議臣不敢從於是尚書方獻夫贊之曰言之言亦是兩郊
之配今日新禮也當求至當李承勛亦贊之曰是宜以兩
請議上以俟宸斷羣臣次第畫題臣亦畫題而退自是不
知禮官議奏云何然疏上今九日矣不奉明旨邇日外間
傳聞少傅璁大學士鑾聯翩上奏必欲二祖並配臣不勝
疑駭初意聖制已明示在廷得禮之正無容喙矣及久候
明旨不下竊恐聖心亦不免於疑疑則不免於改制矣萬
一有是則違經叛禮貽議萬世非細故也臣敢昧死爲陛
下陳之臣謹按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
以配上帝春秋傳曰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則天地之祭必
有所配者皆侑神作主之意也且對越天地神無二主禮
尊一配所以奉天地之尊明不敢瀆耳稽諸神理其不可
並配一也且三代兩漢之盛莫之敢易西漢以高祖配天
東漢以光武配上帝義亦正矣唐初始有兼配之事垂拱

中禮官希旨郊丘諸祠遂有三祖同配之禮開元十年明
皇親饗圜丘禮官建議遂罷三祖同配宋至道三年詔書
親郊圜丘以太祖太宗並配至景佑二年詔禮官詳按典
禮辨崇配之序仍以太祖定配嘉祐六年諫官楊畋論水
災由郊廟未順禮院亦言三祖同配非禮翰林學士王珪
等曰推尊以享帝義之至也然尊之不可以瀆故郊無二
主今三后並侑欲以致孝也而適所以瀆乎享帝非所以
寧神也請如禮官議七年詔南郊以太祖定配司馬光曰
古之帝王自非建邦啓土及造有區夏者皆無配天之文

故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明章其德業非不美也然而子孫不敢推以配天者避祖宗也光之言可爲萬世訓矣此漢唐宋之故事如此考諸往牒其不可並配二也禮曰父坐子立孔子曰事死如事生又曰祭之以禮今太祖父也太宗子也然則太祖在御之日我太宗敢與並坐否乎以分則父以功德則肇基受命之祖我太宗建北都以垂子孫萬世久安長治之業功則盛矣然克平僭亂混一區宇拯溺天之亂以奠我萬世帝王所自立之天下而全付於聖子神孫者則太祖之功德又振古帝王之所無也今以

父子之間連祫並席尊卑不協於序幽明不逼於理豈所以安我太宗之心乎豈所以安我太祖之心乎豈所以安我皇上之心乎揆之倫理其不可並配三也且聖諭曰朕原因欲祀天報本之典故所爲問當遵復皇祖之始制露祭於壇方合古先聖王之意以盡事天之本又曰人君祭天乃報本之祀大哉王言眞洞達禮樂之本矣程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是故人本一祖也萬物本一氣也寧有二本乎哉若以二祖並配則失一本之義矣先儒陳氏曰古者祭天

於圜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爲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有大享之禮焉此周家明堂之祭所由起也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遠矣配祭於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故郊者古禮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欲尊文王而不敢以配天者避稷也此周事然也今陛下覽觀古昔更定大禮正允合於宗周之典是故奉我太祖配天於圜丘則周之后稷配祭

於郊者也所以尊太祖也奉我太宗配上帝於大祀殿則周之文王配祭於明堂者也所以尊太宗也二配至重萬世不遷之法也豈有抑揚輕重於其間哉故並配則各失其尊分配則各全其尊矣臣不知議者又何所疑也以臣觀之所謂聖人復起不可易者也仰惟陛下天資英邁聖學淵微志崇業廣才大有爲臨御十年於茲敬天法祖傚學懋政二帝三王之美萃於一身臣下仰承休德之不暇蓋所謂無間然矣迺者降詔大議郊祀始而外廷之臣因一二臣之言以分祀爲不可則譁然而爭之今則咸以爲

是矣二祖分配之禮陛下既勅下禮官外廷之臣閧者歘服無不以爲是也乃內閣輔臣則又疑以爲非而爭之卒使掀揭宇宙炳如日星之事而陛下不得以宣昭誕布雷震而風行之此臣之所以獨抱惓惑而莫知所措也今中外臣工方幸快覩盛事閭閻父老願少須臾無死以覩大禮之成而數日之間未聞睿斷殊切憂疑恐陛下萬一惑於異說斯禮稍有乖戾則不免上損達孝頗傷至明失天下萬世之望臣今默而不言則負罪大矣臣聞大哉聖人之孝在乎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陛下以大孝之

心上承太祖太宗之德臣敢不以大忠之言仰贊陛下之夬乎孟子有言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非臣愚戇罔識忌諱不敢爲陛下建此議非陛下仁孝格天英明邁古亦不足以行此事臣區區之愚不勝激切倘蒙採擇伏乞斷自聖衷明諭閣臣所宜將順仍依已降勅旨施行建百王不易之盛典垂萬世無疆之令名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在天之靈我太祖太宗列聖在天之靈我恭睿淵仁寬穆純聖獻皇帝在天之靈無不慰悅下至濂洛關閩諸大儒及我國初定禮諸

臣歿而有知亦將含笑於九原之下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惟聖明留意焉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禮無並配之文况太宗於太祖功德懸絶尤非可一例論也義精辭達千古不磨

禘祫疏　魏校

伏承問及禘祫之旨臣愚何足以知仰惟皇上聖孝達天德固已黙契古聖人制禮之原復欲講求其名義此堯舜好問好察之盛心也臣敢稽古經傳異同擇其可徵者以對禮記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趙匡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朱子曰以始祖配祭而不及羣廟之主不敢褻也臣惟太廟祭始祖子孫千百世不忘孝思固得伸矣但祭不及始祖

而上則孝心伸有不盡故又推廣始祖孝心追禘其所自出其義至為深遠人之祭祖考也聲容相接其情易通今推而至於始祖所自出世代遼隔邈不相親自非仁孝誠敬到那極處何由感通然則如之何願皇上常齋戒心致其精誠之極　右論禘禮

春秋公羊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臣按祫有二有大祫有時祫天子七廟太祖百世不遷自太祖而下親盡則祧祧則不祭故時祫惟遷六廟之主於太廟至於大祫則凡已毀廟之主咸在而合食焉蓋子孫之於遠祖恩雖無窮義則有止故親盡則不免祧然其恩終有不能忘者故又制為大祫之禮而後可以伸其孝心也臣願皇上常念祖宗一脈相傳以至於今則報本追遠之誠自篤矣　右論祫禮

臣按禘祫之禮不明也久矣古者天子有禘有祫諸侯有祫而無禘周衰諸侯祫祭其祖僭擬王者禘禮行之是故禘祫之禮始混後人從而附會之曰禘諦也審諦昭穆也蓋因誤以傳誤耳詩曰禴祀蒸嘗此四時祭名也記禮者

誤以禴為禘後之人推其說而不通則曰此夏殷之禮是又因誤而生誤矣衆言淆亂折諸聖臣嘗考訂周禮而著其說曰古者天子祭祀之禮有六一曰禘大祭也周禮所謂以肆獻祼享先王也禘莫重於祼孔子嘗歎禘自既祼而往吾不欲觀之矣二曰祫合祭也周禮所謂以饋食享先王也祫莫重於食故春秋傳曰升合食於太祖二者其禮極隆故謂之閒祀三曰祠春祭也周禮所謂以祠春享先王也四曰禴夏祭也周禮所謂以禴夏享先王也五曰嘗秋祭也周禮所謂以嘗秋享先王也六曰烝冬祭也周

禮所謂以蒸冬享先王也四者其禮少殺故謂之常祀四時惟春祠各行禮於廟夏秋冬則合祀之故又謂之時祫

右總論祭禮

又

伏讀聖諭臣瞿然而驚作而歎曰我皇上眞聖人之資也郊禘之禮不明也久矣自昔章句俗儒終身學之莫能窺測於文義而不能曉今我皇上開言即悟渙然不逆於心纔一二言便了大義自非聰明睿知超越古今曷克臻此誠千載之奇逢也更得講求二三名儒有實學者以備顧

問朝夕啓沃明乾坤易簡之理發聖賢心學之要建生民疇若之猷陳帝王經世之略聖心洞然開悟天下事可運之掌從頭整頓一番此眞大聖人作爲出於尋常萬萬者也臣不勝願望之至禘固王者大祭然此乃守成之君推隆創業之祖特制此禮在創業時却未有此禮可行故虞太祖止立親廟追帝四世祖考所謂禮時爲大也古之行禘禮者唐虞不可聞矣前三代夏商周也皆嘗行此禮而商周之禮不可通於今後三代漢唐宋也漢末嘗行此禮惟唐宋行之然不盡合於古以諸儒論議紛紛也　右

答禘祀之問

虞書肆類於上帝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其言明而有徵孝經乃謂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分昊天與上帝而二之朱子刊誤嘗辨其非聖論謂上帝即天之主宰可謂一言以蔽之矣天人一理上帝神明正如人身渾合中間一點靈處豈可分而爲二也

右答祀天祀上帝之問

禮家謂冬至祭天於圜丘夏至祭地於方丘然考之周禮不合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祀社稷初未嘗

以皇地祇與昊天上帝並稱宋儒胡宏考定古禮謂先王祭天於郊祭后土於社而已人與造化一體臣每論學必推之造化論造化必反諸身驗之天地渾渾一氣正如吾人之心只有一個主宰獨運豈有兩個主宰並稱故知分祭天地之說非也乃若天地合祭比諸夫婦同牢始於王莽其言不經後世因而未改耳不特此也後世訓詁爲學始於漢儒科舉取士始於隋煬帝資格用人始於拓拔魏之崔亮君臣不相接始於秦二世之聽趙高皆非先王之舊也　右答天地分祭合祭之問

臣自少有志古禮常與同志講求今幸躬逢聖明何忍默而不獻誠以天下事有緩急今四海困窮所在人相殘食此豈功成制禮治定作樂時邪若欲潤色太平爲事則是以禮樂爲虛文矣我皇上豈務虛文者臣愚惓惓惟願皇上恢廓大度收用天下豪傑共圖太平是乃今日急務制度文物在所可緩況今學士大夫知禮者甚少知樂者絕少徒使皇上焦心勞思講與討論哉宜勅下禮部博求能通禮樂者薦之來京使之攷求先王遺法以俻他日任使

（此意更切直非莊渠下能及此）

仰惟皇上欽明仁孝固性之於天但聖體清癯臣縷縷血誠切以爲今日第一義莫大於保護聖躬爲耳皇上思慮太多勵精太急故於不急之章奏無益之文義亦或留神恐非養德養身之道也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臣敢稽首以獻

儒者之言通達大體辭不繁而意已盡

叅酌古今慎處廟制乞賜明斷疏　夏言

竊聞古者天子宗廟之制唐虞五廟夏后氏因之殷周之制大抵皆七廟而祭法王制所論與劉歆宗無數之說又各不同宋儒朱熹論古今廟制引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其制皆在中門之左外爲都宮內各有廟有寢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太祖者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爲宗亦百世不遷二昭二穆爲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毀而遞遷昭常爲昭穆常爲穆既而曰三代之制其詳雖不得聞然其大畧不過如此漢承秦弊不能深考古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容合爲都宮以序昭穆明帝遵儉自抑不復別爲寢廟而子孫遂爲同堂異室之制嗣是更歷魏晉下及隋唐皆不能有所裁正至論宋事亦以不爲太祖特立廟爲恨此朱子之言從學相守以爲確論者也恭惟我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以有天下初爲四親各別立廟德祖居中懿祖居東第一廟熙祖居西第一廟仁祖居東第二廟廟皆南向東西[illegible]兩廡三門門設二十四戟外爲都宮正門之南別爲齋次其西爲饌次門東爲神廚其一時制度俱合古禮後改

建太廟始一遵同堂異室之制夫既遵古制以各立廟矣而一旦襲用漢唐故事是葢神謨英斷必有所以然議禮者終以爲非古之制也恭遇皇上峻德憲天聖學稽古天地百神之祀典皆已釐正制度儀文昭然可述矣獨於宗廟之制未之修復所以形於御劄宣於名問謀之輔部大臣者屢矣臣等恭聞聖諭仰見大聖人制禮作樂之志奉先思孝之誠葢欲追復三代之禮以成一王之制將以垂諸萬世而不刊者也臣等躬逢斯盛仰奉明旨敢不思所以對揚之乎但臣等廣集衆思愚有一得不敢不爲陛下

陳之臣等嘗聞廟者所以象生之有朝也寢者所以象生之有寢也建之覩門之內不忍遠其親也位之左不敢死其親也是其營構之制與兆之所各有定則不可以意爲者即今太廟南邊墻東邇世廟西阻前朝地勢有限輔臣禮官已奉有聖諭太廟三殿俱不動則是太廟周垣之外左右隙地不容數十丈耳若依古制三昭三穆之廟在太廟之前以次而南則今太廟都宮之南至承天門墻不甚遼遠即使盡闢其地以建羣廟亦恐勢不能容若欲小其規模不必別爲門垣寢廡則又不合古禮况古今七廟九

廟制度皆同太廟營構已極弘壯而羣廟階級卑隘恐非所以稱生前九重之居也議者欲除太廟兩廡則非特不中典禮而裁損廟制事體尤重且諸王功臣之祀又將置之何所非臣等所敢聞也且臣等聞之廟者貌也所以形貌祖考而禮之明者也寢者寢也所以寢息祖考而妥之幽者也有廟無寢則神將安棲議者欲藏其主於夾室之中夫夾室者側室也所以藏祧廟之主也以親廟未毀之主而藏之夾室恐非禮也至謂周人廟制約儉宜摹倣而爲之是又徒耳熟陳言而未嘗精於心計者也夫周廟門

容大扃七箇闈門容小扃三箇則大門實容二丈一尺小門實容六尺其制度之弘且過於今烏在其爲儉約也况臣等恭覩世廟之制葢損於太廟之數多矣今欲建立羣廟其規制高廣又豈可損於世廟乎且太宗功業之盛比隆太祖而憲宗又我獻皇父也二廟規制視世廟尤不當有一毫降損而後可不然則聖心於此又有所大不安也今太廟之主自我太宗而下凡七聖茲欲各爲立廟將依古制爲三昭三穆而止立六廟乎將依商周之制以太宗爲百世不遷之宗而加立七廟乎夫規制既不可降損而

欲擬諸世廟祭祀並建七廟於太廟之南豈惟地小不足以容殆恐寢居左偏宮室太盛以陰陽家說未免有偏欹壓制之嫌此就地勢規制而言臣等所未敢輕議也臣等竊謂卽使各廟既成陛下以一人之身冠冕佩玉執圭服袞衔紆曲之途而欲一日之間徧歷羣廟爲之興俯拜起升降奠獻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且將恭祭疲勌非爲筋力有所不逮而日亦有所不給矣議者乃引周禮宗伯代后獻之文謂羣廟之中可以遣官攝祭是又未嘗深惟禮意者蓋古者宗廟之制君后迭獻是以后不與祭則宗

伯可以代獻謂同在一廟之中而代后之亞獻者言也此未聞人臣可以代天子行事而遂主一廟之祭也且古者諸侯助祭多同姓之臣以之代攝猶之爲可何也同一祖宗論攝○當之子孫也今之降祀執事者可以擬古諸侯之助祭者乎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是有故不得與祭而其心猶以爲如不祭也況陛下之仁孝誠敬可以終歲舉祭止對越太祖之廟而不一至羣廟乎且規制必備而成廟門垣堂無寢室是也儀文必備而成禮陪臣樂舞之數是也今欲立爲七廟或八廟之制則每廟之中致祭之時皆當有樂

舞之數陪祀之位而後可若曰降從簡易而垣寢不備樂舞不陳主祭不親則是本欲尊之而反卑本欲親之而反疏祇見貶損而未見所以爲隆重矣先年大學士丘濬謂宜間一日祭一廟歷十四日而徧七廟此蓋無所處而強爲之說不自知其言之涉於迂濶此就禮節儀文而言臣等所未敢輕議者也臣等竊聞先儒馬端臨曰後世之失禮者豈獨廟制一事而廟制之說自漢以來諸儒講究非不詳明而卒不能復古制者以昭穆之位太拘故也必欲如古制立廟必繼世而有天下者皆父子相繼而後可若

兄弟世及則其序紊矣周孝王以共王之弟懿王之叔繼懿王而立故晦菴廟圖宣王之世則以穆懿彝爲昭共孝厲爲穆夫穆王於世次昭也共王爲穆王之子於世次穆也懿王爲穆王之孫則繼穆王而爲昭是也孝王爲共王之弟而以繼共王爲穆雖於世次不紊然以弟而據孫之廟也至彝王爲懿王之子世次當穆而圖反居昭厲王爲彝王之子世次當昭而圖反居穆則一孝王立而彝厲之昭穆遂至於易位於是晦菴亦無以處此不過卽其繼立之先後以爲昭穆而不能自守其初說矣又況宣王之世

三昭三穆爲六代則所祀合始於昭王今因孝王廁其間而其第六世祖昭王雖未當祧而已在三昭三穆之外則名雖爲六廟而所祀止於五世矣然此所言者昭穆祧遷之紊亂不過一代而已前乎周者爲商商武丁之時所謂六廟者祖丁南庚陽甲盤庚小辛小乙是也然南庚者祖丁兄子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又皆祖丁子也始以祖丁爲昭言之則南庚至小乙皆祖丁子屬俱當爲穆是一昭五穆而祖丁所祀上不及曾祖未當祧而祧者四世矣後乎周者爲唐唐懿宗之時所謂六廟者德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是也然穆宗宣宗皆憲宗之子敬宗文宗武宗又皆穆宗之子姑以憲宗爲昭言之則穆宣爲穆敬文武爲昭是四昭二穆而懿宗所祀上不及高祖未當祧而祧者三世矣蓋至此不特昭穆之位偏枯而祧遷之法亦復紊亂若必欲祀及六世則武丁之時除太祖之外必剏十廟懿宗之時除太祖之外必剏九廟而後可且繼世嗣位者既不能必其爲弟爲子而剏立宗廟之時亦安能預定後王之入廟者或穆多昭少如殷之時或昭多穆少如唐之時哉若必欲昭穆不紊則立廟之制必須屬乎昭者於

太祖廟之左建之屬乎穆者於太祖廟之右建之方爲合宜而預立六廟定乎三昭三穆以次遞遷之說不可行矣似反不如東都以來同堂異室共爲一廟之混成也此則往哲之論足證今事就昭穆祧遷而言臣等所未敢輕議者也臣等仰惟陛下孝思純至天鑒高明制禮作樂卓越前聖方且退託謙沖下咨廷議但臣等愚昧非不知古禮當復而事理有所難行惟是聖諭以爲皇考獻皇帝有世廟以享祀太祖太宗以下列聖乃不得專有一廟以全其尊斯言也皇天列祖實鑒臨之天下後世可以仰見陛下純孝至誠大公至正之心矣但臣等愚見則以爲列祖同享太廟已極尊崇而皇考專居世廟猶爲退遜若廟制大小不倫行祀親擬或異則尊卑厚薄之分反不足以稱陛下孝敬之誠恐又未免有遺恨矣臣等竊見今歲孟春陛下更定特享之議正太祖南面之位以爲太廟之始祖又爲列聖各設帷幄祭俱南面各自奠獻讀祝臣等仰服陛下酌古準今因時制宜儼乎各廟專祀之儀雖古人制禮精微之意亦不過如是而已兄向來恭閱陛下有諭輔臣御劄云祀典宜正廟制難更大哉皇言實萬世之寶訓也

今臣等復議九廟九間同爲一室雖有帷幄而無所間隔嫌於混同未稱尊尊之敬請以木爲黃屋儀如朝廷之制每廟設一於殿之一間又設帷幄於其中太祖居中盡北太宗而下列聖依昭穆之序以次稍南位制如古建廟之制則太祖列聖各得以專其美足以申陛下尊尊親親之情而於古禮亦庶幾矣臣等以爲足以作則萬世而未可以爲遷就權宜云也彼朱子所謂宋太祖僻處一隅與夫設祭一室甚或無地以容鼎俎者事體大有不侔陛下博覽前史固可考而知也但宗廟重事臣等愚昧未敢定擬伏乞聖明特賜裁斷

其所定廟制未必盡合典禮而攷據詳核議論昌明石渠天祿間此疏必不可廢

明文選卷二十四

甬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西昌羅景泐亦澠同選
受業羅仰錡愼調參閱

奏疏十一 廟祭

議祧廟疏 楊守陳

往者欽蒙勅諭以憲宗純皇帝將祔太廟當定九廟祧遷之制命文武大臣下迨臣等會議臣愚無識以爲當據古禮而定七廟祧德祖懿祖熙祖三廟乃以仁祖淳皇帝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仁宗昭皇帝宣宗章皇帝英宗睿皇帝憲宗純皇帝爲七廟別爲殿於太廟之後以奉三廟神主三歲一祫以後則自仁祖及仁宗以下親盡而祧皆祧於三祖之廟而太祖太宗皆百世不遷庶無悖禮臣議若此衆謂建別殿以藏祧主而行祫禮與臣議同惟以明詔已言九廟而難遽德祖當爲始祖而不遷故但稱祧懿祖與臣議異臣退而思之竊以爲詔書九廟猶或可從若德祖不祧以爲百世之祖則有不可孔子曰祖有功宗有德此萬世不易之論也天子七廟太祖之廟百世不遷餘皆祧毀此四代帝王之成法也請詳陳之虞夏之文祖尚

矣夏之顓頊旣帝而鯀無功故以禹爲始祖殷之始祖曰契周之始祖曰稷皆有大功故號太祖而郊祀配天其廟不遷漢及魏晉上祖無功皆以剏業之君爲太祖李唐上祀四世謚其高祖曰宣簡公曾祖曰懿王考曰元皇帝而其祖謚景皇帝有功實號太祖趙宋亦祀四世號其高曾祖考爲僖順翼宣爲四祖而以藝祖開國廟號太祖凡號太祖者必以配天此皆據理以定名號以示當祧與不遷之意矣故魏晉之廟太祖以上親盡皆祧而太祖歷世不遷時無議者唐至中宗旣祧宣簡於夾室元宗仍復宣簡而謚爲獻祖并謚懿王爲懿祖至肅宗并祧獻懿德宗又祧元帝於是太祖居第一室矣然至祫禘之時則獻祖居尊東向而太祖在昭穆之列當時人心猶歉議者紛然卒遷獻懿之祖於興聖廟不預祫祭而太祖正東向之位爲不遷之祖終唐之世無復議者宋至神宗已祫傳祖於夾室及王安石用事仍復禧祖且定之爲始祖而居累朝祫祭所虛東向之位遷順祖於夾室當時若名臣韓維司馬光孫固王介張師顏者群議力爭莫能回也哲宗旣祧翼祖徽宗又祧宣祖而僖祖猶居尊位太祖猶列昭穆人心亦歉故高宗以來如董棻王普之倫屢常論列寧宗乃用趙汝愚鄭僑樓鑰陳傅良諸臣之議并祧僖宣二祖別建四廟殿以奉祧主時惟一朱熹爭之不勝於是太祖始居第一室而祫祭居東向之位終宋世不遷無復議矣此則凡號太祖而配天者必居尊位而百世不遷然後合乎典禮協乎人心而無可議也國初追帝高曾祖考爲德懿熙仁四祖亦但以爲四親廟而已初無祖功之意故郊祀配天則以仁祖亦惟取嚴父之義耳故未常以德祖擬商周之契稷而輒以配天也太宗嗣位乃尊高皇帝爲太祖而遂以配天仁祖亦不得預則其意亦以四祖親盡當祧而太祖有功不遷當如夏之以禹爲始祖漢以下以剏業之君爲太祖者也在禮太祖即始祖高皇帝旣號太祖復號德祖爲始祖豈先王之禮祖宗之意哉且古者一帝一廟廟皆南向後世同堂異室亦皆南向時享則諸帝皆南面而各尊惟祫祭則太祖東向獨尊餘則左右分向皆卑也我朝時享之禮則惟德祖南向獨尊餘皆東西向而卑已如祫祭之儀矣今祧懿祖則以德祖爲始祖百世不遷永居南面之位而常尊太祖永居東西向之位而常卑後世

臣子瞻之兢無憾恨必有博聞達禮之儒昌言正議而群臣和之天子從之卒祧德祖而尊太祖然後已耳唐宋之事是明鑑也若祧德祖則興曰三祖以次祧盡而太祖可居南面之尊以稱其名實此天下人心之同願雖傳萬世必無易也況別殿密邇太廟而祫祭則德祖猶居南面之位而太祖諸帝皆列左右不失其尊非若唐遷獻祖於興聖廟宋遷僖祖於四祖殿而遠隔別享仲孫之尊厭祖之祭也亦何嫌哉今之議者率謂德祖猶宋之僖祖王安石常議尊僖祖為始祖其後朱熹廟議實取之今尚敢有異

議乎臣以為不然安石謂僖祖有廟與稷契疑無以異熹亦謂莫若以僖祖為稷契而祭於太廟之初室曰疑曰莫若則其意豈真謂僖祖為稷契而合於禮之祖有功者哉蓋其說以為若祧僖祖不可不祔子孫之夾室又不可別立一廟故為是不得已之辭耳然宋亦卒祧僖祖於別廟以藝祖為太祖而後已蓋祖有功之禮終不可泯也況時異制殊尚當執其說之不可行於宋者而必欲行之於今乎今太廟既無夾室若執其說雖立別廟亦不可也祧主將安寘乎今既立別殿以奉祧主無所謂下祧子孫者德祖之祧何不可之有而必强無功者以為始祖而使有功之太祖乃不得如夏之禹漢以下剏業之君何哉孔子明言祖有功宗有德世無不宗之安石但論本統而不論功德已戾乎孔子而朱子有取之者其說雖多其要亦但如前所云耳今議者不察定禮不從孔子而猶以朱子為辭廟祀不祖有功而强以無功者擬之上不當祖宗之意下不慊臣子之願名與實乖文與情戾安可為典而垂世哉陛下若姑循近制則存九廟祧德祖亦可矣雖從今議而每歲一祫亦無不可蓋古禮四時皆祭三歲一祫今四時

之外實多歲暮一祭故僉議改歲暮時享為祫乃禮之從宜而近厚者亦可從也若務遵古典則當全用臣議併祧三祖但存七廟三歲而一祫乃恊四代之典足垂萬世之法也伏惟聖明裁處凡宗廟之數祖宗名號之義廟主當祧與不遷之制行於古而宜於今者臣既備陳於右至於歷代群臣之議論其是非得失有鑑者臣復條陳於左宋神宗治平四年以英宗將祔廟太常禮院請祧僖祖兩制若翰林承旨張方平等議謂合禮遂祧僖祖神主藏之西夾室矣至熙寧五年平章事王安石奏曰萬物本乎天人

本乎祖故先王廟祀之祠有疏而無絕有遠而無遺商周之上斷自稷契以下者非絕出以上遺之以其自有本統承之也若夫尊卑之位先後之序則子雖齊聖有功不得以加其祖考此天下萬世之道也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有廟與稷契疑無以異今毀而藏主夾室替祖考之尊而下祔於子孫非所以順祖考之孝心事亡如事存之義因循定禮實在聖時請下兩制詳議臣按郊廟之禮各有其義故孔子論郊祀后稷以配天則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論廟祀祖宗則曰祖有功宗有德

其言各有攸當安石引孔子論郊祀者以論廟祀故以祖宗但論本統而不論功德可謂誤矣商周之稷契實以有功而不遷豈徒本統所始而已宋之僖祖則以無功而祧之乃先王之典禮後世之公論豈子孫以有功加其祖考而失尊卑先後之倫哉稷之先世自帝嚳以泝黃帝譜系甚明非以世次不可知而定為始祖也宋祀僖祖異矣蓋稷之有廟也以功功立不遷僖之有廟也以親親盡斯毀矣烏可謂無異邪若以僖祖藏主夾室未安則豈可因此而併廢祖功之大體也哉當時孫固張師顏之說亦可從

也諸說具見於後翰林學士韓維等議曰先王有天下迹其基業之所起奉之為太祖稷契是矣後世有天下者特起無所因遂為一代太祖國家太祖皇帝功德卓然為宋太祖無少議者僖祖雖為高祖然功業未見所因世系未知所始而欲以稷契奉之於古無考於今未安今之廟與古殊制古者每廟異宮今祖宗同處一室而西夾室在順祖之右似亦無嫌天章閣待制孫固曰后稷播種萬世粒食其功大矣故為始祖而配天今太祖皇帝削平諸難功格上天百餘年間天下之涵泳生養而安樂於無事者皆

其功也宜尊奉為始祖若僖祖之德不昭見於生民不明被於後世豈可以齊后稷之廟當始祖之禮今毀其廟而藏主於西夾室在順祖之右固已順矣非祔於孫而祖屈也若猶以為不可則特為僖祖立室凡毀廟之主皆藏其中當禘祫時以僖祖居東向之位太祖與羣廟之主皆順昭穆之次從之而合食則僖祖之尊自有所伸矣若以別室為非則周人別廟姜嫄不可謂無禮也判太常寺張師顏等曰商周稷契皆有大功始受封國故奉之為太祖後世受命之君功業特起不由先代則親盡迭毀身自為祖

故魏祖武帝則處士毀唐祖景帝則弘農毀此前世祖其始封之君以法稷契之明例也僖祖雖爲聖裔之先而非始封有功親盡固當祧也今欲以有廟之始爲説援而進之以爲始祖固與稷契異矣使稷契本無功德初不受封而引以爲據庶或可矣若其不然豈可據哉太祖首創洪業傳祚萬世固宜爲帝者始祖若僖祖神主則宜略倣周人守祧之制築別廟以藏之亦禮以義起者也臣按自漢以來議此禮者衆矣漢則韋元成等四十四人皆謂高皇帝爲太祖請瘞太上主於寢園魏則鍾繇高堂隆諸儒皆

謂武帝爲太祖請遷處士主於園邑晉則范宣蔡謨諸臣皆謂宣帝爲太祖請築別殿以藏三神主唐則張齊賢謂景皇帝爲太祖而弘農及宣元之主皆當祧之陳京諸臣請築別廟以藏祧主顏眞卿韓愈請藏主夾室而時出以享祫祭此皆祖有功而祧無功合於古禮與宋諸賢之議如出一口韓琦見固之議而歎曰孫公此議足以不朽矣司馬光與維議同神宗亦以維言近是皆爲王安石沮之惜也翰林學士元絳等議曰自古受命有天下者皆推其本統以尊事其祖商周之祖稷契皆以承其本統而非以

有功與封國爲輕重也諸儒以稷契有功於唐虞之際故謂之祖若必以有功爲祖則夏禹氏不郊鯀矣今太祖受命之初逮立親廟自僖祖以上世系不可得而知則僖之爲始祖無疑矣儻謂僖祖不當擬稷契不可爲始祖是使天下之人不復知尊祖而子孫得以有功加其祖考也傳曰毀廟之主陳於太廟未毀之主皆祔食於太廟今遷僖祖之主藏於太祖之廟則祫禘之日四祖皆降而合食矣情文不順莫甚於此請以僖祖之廟爲太祖則合於先王之禮意臣按絳議有述安石之言者前已辨矣餘亦未安

夫祖有功宗有德此三代之典禮宣聖之格言萬世不可易者若謂祖不以功則宗亦不以德乎祖不以功則商自太甲以上周自王季以上何者非祖而獨尊稷契宗不以德則商自太甲以下周自王季以下何者非宗而商獨取祖乙太甲大戊武丁周獨取文武耶夏雖郊鯀於一時不廟鯀於百世正以無功而不可祖故但祖禹耳漢以高祖功大而爲太祖文帝德盛而爲太宗降歷魏晉無不以有功者爲祖有德者爲宗豈絳之稽古未詳與若謂四祖降而合食爲非則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

帝而祀之於始祖之廟此亦降而合食情文不順者耶先王之禮固祖有功而太祖之廟惟一旣毀之廟不立也宋旣號有功者爲太祖矣繹乃欲以無功者立其旣毀之廟而又號爲太祖何太祖之多耶不知其所謂禮者果何禮也繹本傳云繹有威名而無特操在翰林諂事王安石及其諸子士論鄙之然則繹之此議豈其本心也哉衆議旣上王安石奏曰聖王議禮固有因循至於逆順之大倫詎能違戾而變古今或以夾室在右謂於宗祏爲尊未統所承措之別室爲當類皆違經背禮臣等所不敢知於是遂

奉僖祖爲太廟始祖矣臣按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然則聖王之禮固有因循亦有損益故祖功宗德歷代因循而無異祧主異藏歷代損益而不同也魯禘躋僖公春秋譏其逆祀宋禘未始有躋者惟以僖祖無功而祧之亦因循舊禮非變古而違逆順之大倫也古者太廟惟太祖有功不遷餘皆迭毀此三代因循千餘年矣自漢魏以來必推有功者爲太祖不遷無功者雖屬尊於太祖而必迭毀誠合古禮此歷代因循又千餘年矣而安石猝然以無功者推爲始祖有功

者虛稱太祖情文不順且舉三代以來數千年之令典一朝而亂之敢違戾變古者非安石其誰歟若祧主之藏則歷代因時損益故有不同夾室如韓愈所議別廟如張頠所論亦損益之宜者也若據古禮則廟制同門異宮有毀無立所謂祖有功即指太祖太祖乃始祖之號耳唐張薦賢謂禮經始祖即太祖太祖之外更無始祖宋王普謂太祖即廟之始祖是謂廟號非謚號也惟我太祖廟號已定雖更累朝袷享必虛東向之位以其非太祖不可居也迨至熙寧乃尊僖祖爲始祖而太祖常列昭穆名實戾矣

倘以此爲是則僖祖當稱太祖而太祖當改廟號也二說良是安石旣不能改同堂異室以復古之廟制又別奉無功者以爲始祖而加於太祖之上重立其已毀之廟是亦違經背禮矣何乃以是闢群賢哉夫祖功宗德歷代因循禮之本也緣情立典萬世通行而不可變者也祧主異藏歷代損益禮之文也因時制宜每代各施而不可泥者也安石但泥於歷代各施之宜而輒變夫萬古通行之典可謂不知務矣以堅志强辨力排群議而自用此即其行新法之智也周官法制本非後代時勢所可行而强行之殷

周稷契本非後王祖宗所可擬而强擬之同一轍也新法之行當時被其禍始祖之議今尙踵其非可勝歎哉高宗紹興五年吏部員外郎董棻太常寺寺丞王普普請祧僖祖而祫祭正太祖東向之位高宗及宰相趙鼎皆是之然未暇也至紹熙五年寧宗卽位太常少卿曾三復言如普棻而尤切旣而吏部尙書鄭僑等亦因大行祔廟之祭是宗廟萬世之禮破熙寧不經之論請祧僖祖而正太祖東向之位詔從之僑等又言僖祖當用唐興聖之制立爲別廟而順翼宣之主皆祧藏焉遇祫則卽廟而享於禮爲稱

詔有司集議諸儒若樓鑰陳傅良輩皆以爲可宰相趙汝愚是之乃命別建四祖殿於太廟之西以奉四祖祧主歲令禮官祭獻太廟以太祖正東向之位方集議時朱熹在經筵獨集議狀曰今群議雖多皆有可疑如曰藏主於夾室則古未有祖考祧主藏於子孫之夾室者自太祖之室視夾室如正殿之視別殿子孫在於正殿而以別殿居其祖考此不可之一也至於祫祭則又設幄於夾室之前而別祭旣不可謂之合食而僖祖神坐正當太祖神主之背前孫後祖又不可之二也如曰別立一廟則不惟喪事卽遠有毀無立而所立之廟必在偏位其棟宇儀物必不能如太廟之盛是名爲尊祖而實卑之又群廟之主祫於太廟四祖之主祫於別殿又不可之三也如曰藏主於天興殿則宗廟原廟古今之禮不同不可相雜又不合食與別廟無異此又不可之四也凡此數者議者亦皆知其不安特以其心欲急奉太祖東向祫祭之位其實無益於太祖之尊而徒使兩廟威靈常若爭較强弱於冥冥之中使四祖擬於受擯彷徨躑躅不知所歸令人痛傷不能自已今但以太祖當日推尊帝堯之意而默推

之則其在天之靈必有所不忍而不敢當矣又况僖祖祧主於治平不過數年而神宗復奉爲始祖以爲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又豈所謂有其舉之而莫敢廢者乎且孔子論武王周公之孝必曰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愛其所親敬其所尊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今天子旣踐太祖之位行太祖之禮奏太祖之樂矣固當愛太祖之所親敬太祖之所尊而所以事太祖者無異生存之時乃爲至孝而議者頗欲黜其所追尊之祖考而又未有一定之處其可謂愛敬其所尊親而事死亡如生存之時乎蓋

議者之爲此說但以太祖膺圖受命化家爲國而王業之興不由僖祖耳然后稷始封於邰而不窋已自竄於商國公劉太王再遷而后定文武之興又何常盡由於后稷哉但推其本始爲出於此故不可以不祭而祭之不可以不尊耳豈計其功德之大小有無哉況周人雖以后稷爲太祖而祭法亦曰祖文王而宗武王是乃祖有功宗有德之意故自爲世室而百世不遷以冠諸廟則亦不必東向於祫而後可以致尊崇之意矣今莫若以僖祖擬后稷而祭於太廟之初室順翼宣祖俱藏其主於西夾室太祖而下

各以昭穆祭於太廟則僖祖東向如故而順祖以下至於孝光皆合食焉則理順矣蓋尊太祖以東向者義也天下臣子今日之願也尊僖祖以東向者恩也太祖當日之心也與其伸義屈恩以快天下臣子之願也孰若屈義伸恩以慰太祖當日之心乎韓愈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者正合此意而又以爲四時各祭其廟則所伸之祭常多三年然後一祫則所屈之祭常少亦切中事情故熹竊以爲群議皆舛逆而難通不若還僖祖於太廟三年而一東向之爲順理無事也臣按熹議四者雖若不可然背聖訓而

祖無功尤不可之甚也今我朝太廟既無夾室而祧主不敢毀之瘞之必當作別殿而不可泥於有毀無立之文矣太廟既有廟有寢今別作殿是後寢以藏毀廟之主前廟仍藏未毀廟之主廟則爲時享祫祭通用之所無所謂藏祖考於子孫之夾室者矣廟地且廣而別殿在正北棟宇儀物可盛於舊無所謂名爲尊祖而實卑之者矣今改歲暮時享爲祫祭則毀廟未毀廟之主每歲皆合祭於廟無所謂受擯別享而不得合祭者矣豈復有一如熹之所議者乎然則所謂四不可者今皆可矣今祧德祖而熹尚在

亦或無異議即其謂兩廟威靈爭較強弱四祖疑於受擯徬徨躑躅恐未必然熹常言祖有功宗有德天下後世自有公論不以揀擇爲嫌所以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又常言祖功宗德其來尚矣而程子獨以爲如此則是爲子孫者得擇其先祖而祭之此殊未然商之三宗周之世室見於經典皆有明文而功德有無之實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若必以此爲嫌則秦政之惡諡子議父臣議君而除諡法者不爲過矣且程子晚年常論本朝廟制亦謂太祖太宗當爲百世之廟以此而推則前說若非

記者之誤其或出於一時之言而未必終身之定論也夫
旣謂公論在天下後世則非太祖所得而專之雖太祖有
所不忍而不敢當如公論何若謂僖祖爲始祖已得禮之
正而合於人心則當時附安石者惟元絳等數人而已若
韓維張師顔輩數十人皆謂背禮逆情而力爭之後世董
棻王普數人亦皆謂其逆經戾古而請更之又後則趙汝
愚鄭僑等數十人又皆謂其不經之論而卒正之安在其
得正禮而合人心也雖熹亦自言尊太祖則快天下臣子
之願臣子之願卽人心也尊太祖旣快天下臣子之願則

尊僖祖之不合人心也明矣記曰禮非天造也非地設也
人情而已又曰禮者順於鬼神合於人心而理萬物者也
豈有不快臣子之願而可謂之合人心不合人心而可謂
之正禮乎有其舉之莫敢廢也藏記有是言矣然僖祖旣
祧之後熹援安石故事又請更改豈忘其上文有其舉之
莫敢廢也之言乎要之舉廢當揆諸義不可執也所引中
庸愛敬其所尊親事死亡如生存之說似矣然僖祖固太
祖之尊而敬者順翼宣三祖獨非太祖之所尊而敬者乎
晋僖祖而黜三祖則於所尊者有敬有不敬矣豈太祖生

存之時之心哉若謂周家之興不由后稷則書言先王建
邦啓土詩列生民思文而序者言文武之功起於后稷史
記言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論語曰禹稷躬稼而
有天下皆虛誕邪謂祀稷但論本始而不記功德則與其
前所謂祖功宗德尚矣之說何背馳也孔子言天子七廟
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自此歷數而以祖有功宗有
德結之則所謂有功者正指太祖也祭法但言祭文王而
不言文王爲太祖熹乃以祖有功爲文王無乃失其旨歟
況祭法之言禘郊祖宗多誤今未暇辨也謂僖祖擬契而

居初室祫享東向則諸賢群議已具前矣所謂昭穆之次
馬端臨亦嘗議此未能詳也謂尊太祖爲義尊僖祖爲恩
固當然常人之情多以恩揜義聖人制禮必以義斷恩若
惟其恩不惟其義則至親之喪亦可以期斷祖考之謚亦
可以幽厲乎然則屈義伸恩之說亦恐未安所引韓文臣
有別論在後蓋熹一時之見偶合於安石遂主張其說而
盡排群議其於諸書衆論皆不暇顧雖孔子之言亦不暇
詳與平昔之言牴牾而一篇之中言亦自相矛盾此豈至
當之論而可信從者哉今之議者徒以熹爲大儒其言必

今但以程頤之說考之則可以見議論之公而百年不決之是非可坐判矣臣按自古英雄之得天下亦有自許已功不念祖德而不祀者惟繼世之君必審公論而祖有功耳且晉瑯琊王德文曰七世之廟自由德厚流光非爲太祖伸尊祖之禮也亦有旨哉宋之僖祖猶商之小乙周之亞圉皆不過王者之高祖耳若以爲天下基本所出是其功業則商周但祀小乙亞圉爲太祖可矣何必祀稷契耶然則復立僖祖之廟固非得禮而安石違聖變古所見豈高於世俗之儒也頤之此書不載於遺書外書或如熹所

謂若非記者之誤則出於一時之言而非其終身之定論也歟禮義之心人皆有之自孔子而下若漢韋元成魏高堂隆晉蔡謨唐張齊賢宋司馬光等動輒數十人更千餘代歷千餘年總數百餘人而後議論皆不約而合者何獨以王安石程頤相合爲足以見義禮人心之同哉豈韋元成以下數十人皆愚不肖而無禮義之人獨安石與頤有是心耶夫議論之公必出於衆人之口故公論謂之輿論熹不考孔子之言與韋元成等數十人之論以爲公而獨考程頤一人之說以爲公論以判百年不決之是非顧安當不究其是非得失而靡然從之併爲一談牢不可破甚者或謂祧首廟之主則爲無祖然首廟既非有功如稷則與夫廟等耳祧其主而不毀不瘞遷居別殿且享祫祭焉何謂無祖也或謂皇家之祖豈可言其無功然功德有無天下公論豈可掩覆以阿世哉或謂朱子之言敢不信從凡擇言處事惟當視理安可狥人蓋尺寸各有短長知愚各有得失先哲之論後儒或更狂夫之言聖人猶擇熹言若未當理安可必從且熹雖大儒未及孔子之大聖何從熹而不從孔子哉蓋未嘗詳攷而深思耳熹小帖曰熹既

爲此議續訪得元祐大儒程頤之說以爲太祖而上有僖順翼宣先當祧僖矣介甫以爲不當祧順以下祧可矣何者本朝推僖祖爲始祖以上不可得而推也或難以僖祖無功德亦當祧以是言之則英雄之得天下自已力而爲之並不係於祖德或謂靈芝無種醴泉無源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出於此人豈得謂無功業故朝廷復立僖祖廟爲得禮介甫所見終是高於世俗之儒竊詳頤之議論素與安石不同至論此事則深服以爲高於世俗之儒足以見義理人心之所同然固有不謀而同者

得而判之宜趙汝愚諸賢之不從也熹面奏劄子曰僖祖者太祖之高祖也雖歷代久遠功德無傳然四世之後篤生神孫順天應人以寧兆庶其爲功德豈必身親爲之然後爲盛哉是故太祖首尊崇之以爲初廟當是時歸德於祖而不敢以功德自居今以欲尊太祖之故而必使奪據僖祖東向之位臣恐在天之靈有所不忍而不敢當也臣按熹前議已謂周家之興不由后稷但推本始而不計功德矣尋因程頤僖祖安得無功業之說又謂僖祖功德爲盛何其立言之不一耶且頤所謂天下之基本熹所謂篤

生神孫之功德豈獨僖祖有之順翼二祖亦無不然至於宣祖則篤生聖子且鞠育教誨之至其功德不尤甚哉若（此一段理直氣爽令人心折）僖祖當祧太祖不忍奪據其室則宣祖當祧而太祖奪據其室尤不忍也以此而推眞宗以下諸帝之心亦皆不忍奪據祖考之室雖歷百代亦無一廟可毀所謂先王之典禮後世之公論將安施耶熹常作韓文考異於禘祫議考下曰今按韓公本意獻祖爲始祖其主當居初室百世不遷懿祖之主則當遷太廟之西夾室而太祖以下次列於諸室四時之享則惟懿祖不與而獻祖太祖以下各祭於

室室自爲尊不相降壓所謂所伸之祭常多者也禘祫則獻祖居東向之位而懿祖太祖以下皆序昭穆南北相向於前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而所屈之祭常少者也韓公禮學精深諸儒所不及故其所議深得大孝子慈孫報本返始不忘其所由生之本意眞可爲萬世通行之道非但可施於一時而已臣按唐代宗立時即祧獻懿二祖主於夾室而遷太祖居初室禘祫則獻懿不與而太祖東向歷十有八載至德宗建中二年因顏眞卿議乃以獻祖主遇祫祭則暫出居東向之位祭畢仍藏夾室二十年至貞

元十七年有言太祖百代不遷而獻祖親盡廟遷祫居東向非是乃令百僚議之議者多以獻祖主或毀或瘞或遷而不使之合食以僭太祖東向之尊故韓愈皆以爲不可但欲仍藏主夾室禘祫則出之以暫居東向耳非謂獻祖不當祧其主不當藏夾室也然則謂獻祖爲始祖其主當居初室百世不遷者自是熹之所見非愈之本意也且愈屈伸之說固含尊卑之意然獨爲太祖發耳熹謂室自爲尊不相降壓則諸廟皆尊不獨太祖而已葢當時時享獻祖不與太祖居尊是獻祖屈而太祖伸也祫祭則獻祖尊

居東向太祖昇列昭穆是獻祖尊而太祖屈也時享常祭而太祖常居初室故愈謂常祭甚衆而太祖所伸之祭至多也祫祭三年一行而太祖暫列昭穆故愈謂合祭甚寡而太祖所屈之祭至少也至如烝言獻祖居初室而太祖居第二室則凡常祭合祭獻祖皆居尊位常伸無屈太祖恆列昭穆常屈無伸而不可謂伸多屈少矣商周祀於稷契廟以稷契爲太祖莫有尙者故時享祫祭無不尊之唐與由於景帝廟以景帝爲太祖不遷其上更有獻懿毀故時享則尊太祖祫祭則尊懿祖此愈所謂事異殷周禮

從而變也若如烝言獻祖居初室而祫祭東向則今與商周之禮同何謂事異而禮變耶且愈又有請遷允宗廟議其言唐之廟制甚明謂國朝七廟之制法周之文太祖景皇帝始爲唐公肇建天命義同周之后稷高祖神堯皇帝創業經始化隋爲唐義同周之文王太宗皇帝神武應期造有區夏義同周之武王其下三昭三穆謂之親廟與太祖而七以是觀之則愈之本意何嘗以獻祖爲始祖其主常居初室百世不遷如烝之說哉烝固謂韓公禮學精深諸儒所不及其所議可爲萬世通行之典愈之禘祫議與

遷廟議實同一意可通行者烝惟主王安石之說更不詳考唐典深究韓文而遂以己意爲愈之本意安可盡信而必從哉觀安石與烝之議實以歷代聖賢之論如前所陳則僖祖之不可擬稷契而爲始祖也較然矣我朝德祖實與僖祖無異固當祧也祧德祖而以太祖擬商契周稷與唐景帝宋藝祖是萬世通行之典也祧主藏於後寢祫禮行於前廟時享則尊太祖祫祭則尊德祖是兩代各施之宜也得禮之本而不泥其文豈不是哉

援据夫子祖功宗德之言反覆議論其理似不可廢也

累朝廟祀聚訟紛紛從無一定之見要當以夫子言正之

明文選卷二十五

莆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西昌羅景渺亦潭同選　　受業羅仰錡慎調參閱

奏疏十二 典禮

守禮儀以明國論疏　　鄒守益

伏見皇上欲隆本生之恩屢下群臣會議以求天下之公而公卿至於臺諫百執事交章論奏推大宗小宗之議辨正統私親之等惟恐誤蹈前代覆轍此皇上舍己從人務以禮尊親而群臣獻可替否思以義事君甚盛節也繼而

一二姦人妄以強說欺君上激聖怒陛下不察而誤信之尊號之上斷自宸衷大小臣工莫敢匡救近日建室之議復勞聖諭詰責以爲欺朕冲年甚失綱常敗父子之情傷君臣之義而公卿至於臺諫百執事畏懼天威不敢復陳一言以解陛下之疑而所司以漸奉行道路相傳且謂有孝長子之稱是陛下徇情以爲孝群臣順令以爲忠若長此而不已則陛下獨斷於上而不顧天下萬世之公論群臣依阿於下以苟一時之富貴而忽宗社長久之計棄禮害義非國家之福也昔曾元不忍父之寢疾憚於易簀蓋

愛之至也而曾子責之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今之致隆獻帝非但一簀之失也以獻帝之明念曾子之守禮其不以陛下爲姑息之愛乎昔魯公受天子之禮樂以祀周公蓋尊之至也而孔子傷之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萬世之下將有非禮其衰之嘆上累獻帝陛下其安之乎大小臣工據經援古欲陛下專意正統罔搖異說於獻帝尊稱存始封之號避皇考之嫌而於陵廟歲時遣重臣代祭俟皇嗣既蕃立後安陸以全百世不祧之尊然後宗廟宮闈無僭越之嫌而在本生得

追崇之宜播之宗藩而安傳之天下而服此群臣忠愛惻怛之至情也陛下不察而督過之謂忤且慢則睿智清明之心有所搖奪而喜怒好惡不無少失其平矣夫陛下入繼大統以考孝宗天下臣民愛戴孝宗之德而思報之於陛下誰敢有二心者況聖德高明視朝講學孳孳圖治在廷之臣莫不感激初詔思佐太平大禮至重孰敢爲欺欺之一字非獨不敢宣之於口實不敢萌之於心獨一二姦人變亂黑白指忠爲欺離間上下之交摧挫忠直之氣而求以投間抵隙竊弄威福此先王之所必誅而不必聽也

陛下不加誅斥而誤信其言臣恐姦訣漸進共濟邪謀公論元氣索然逐盡天下之事有大可憂者矣臣歷觀前史論所後所生之義者昭昭可攷也冷褒段猶之徒當時所謂忠愛後世所斥以爲邪媚也師丹司馬光之徒當時所謂欺慢後世所仰以爲正直也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古也臣愚以爲大小臣工宜披肝瀝膽仗節盡忠守師丹司馬光之正以開悟聖心不可怵於威嚴遷就回互二三其德以冒寵祿而陛下屈己從善不吝改過察羣臣忠愛之情信而用之其忤旨去國者名而復之使各展布四體彌正

（○思○慮○深○長○其○後○果○中○用○）

（○事○卒○如○所○料○）

闕違而如冷褒段猶者斥而絕之庶幾聖志堅定國論昭明無復敢有動搖宗廟離間宮闈而聖德大孝光於四方太平之治尚其可圖也昔先帝之南巡也羣臣交諫沮之先帝赫然斯怒重加罰黜豈不以羣臣之欺慢違犯爲可罪哉然皇上在藩邸聞之必以是數臣者爲盡忠於先帝也今日入繼大統獨不能容羣臣之盡忠於陛下者乎今天變地震災怪頻仍民窮盜起白骨盈野至有父子兄弟相食此自古以來所罕有也所宜上下交修畏天憂民寢食弗寧之時豈可泄泄相安自誘無虞臣待罪史館預修先帝實錄每見姦人用事政刑日非潸然出涕愧無匡救以報先帝之德若復緘默自全以負陛下而從背言死有餘愧是以冒陳狂愚冀徹聖聽使與丹史冊之上德業日光則臣屏伏田里亦與寵榮干犯天威不勝隕越俟罪之至

於議禮諸臣得罪之後仍自娓娓言之理直氣昌思深慮遠眞可謂蹇蹇諤諤矣

正典禮第一疏　張孚敬

臣竊謂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伏惟皇上應天順人嗣登大寶即勑議追尊興獻王以正其號奉迎聖母以致其養此誠孝子之心有不能自已者也茲者朝議謂皇上入嗣大宗宜稱孝宗皇帝爲皇考改稱興獻王爲皇叔父興獻大王興獻王妃爲皇叔母興獻大王妃者然不過拘執漢定陶王宋濮王故事謂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復顧其私親之說耳伏承聖諭以此禮事體重大令博求典故務合至當之論臣有以仰見皇

上純孝之心矣比有言者遂謂朝議爲當恐未免膠柱鼓瑟而不適於時黨同伐異而不當於理臣固未敢以爲然也夫天下豈有無父母之國哉臣厠立清朝發憤痛心不得不爲皇上明辯其事記曰禮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故聖人緣人情以制禮所以定親疎决嫌疑別異同明是非也夫漢之哀帝宋之英宗乃定陶王濮王之子當時成帝仁宗無子皆預立爲皇嗣而養之於宮中是尚爲人後者也故師丹司馬光之論施於彼一時猶可今武宗皇帝已嗣孝宗十有七年比於崩殂而廷臣遵祖

訓奉遺詔迎取皇上入繼大統豈非以天下者祖宗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臣伏讀祖訓曰凡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及夫孝宗興獻王兄也興獻王孝宗親弟也皇上興獻王長子也今武宗無嗣以次屬及則皇上之有天下直猶高皇帝親相授受者也故遺詔直曰興獻王長子倫序當立初未嘗明著爲孝宗後比之預立爲嗣養之宮中者其公私實較然不同矣或以孝宗德澤在人不可無後夫孝宗誠不可忘也假使興獻王尚存嗣位今日恐弟亦無後兄之義夫興獻王往矣稱之以皇叔父鬼神固不能無疑

也今聖母之迎也稱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恐子無臣母之義禮長子不得爲人後况興獻王惟生皇上一人利天下而爲人後恐子無自絕父母之義故在皇上謂繼統武宗而統尊崇其親則可謂嗣孝宗以自絕其親則不可或以大統不可絕爲說者則將繼孝宗乎繼武宗乎夫統與嗣不同而非必父死子立也漢文帝承惠帝之後則以弟繼宣帝承昭帝之後則以兄孫繼若必強奪此父子之親建彼父子之號然後謂之繼統則古嘗有稱高伯祖皇伯考者皆不得謂之統矣或以魏詔謂由諸侯入奉大統

則當明爲人後之義殊不知曹叡是時尚未有嗣其詔蓋預爲外藩援立者坊此有爲之私非經常之典也可概論乎故曰禮時爲大順次之不時不順則非人情矣非人情則非禮矣臣竊敢謂今日之禮宜別爲興獻王立廟京師使得隆尊親之孝且使母以子貴尊與父同則興獻王不失其爲父聖母不失其爲母矣夫人必各本父母而無二議禮者亦惟體之於心而已今者不稽古禮之大經而泥末世之故事不守祖宗之明訓而率曹魏之舊章此臣之所未解者也雖然非天子不議禮今皇上虛己宏大疇咨

衆言倘以朝議爲禮之當稱號一定不可復易立將使天下後世之人皆知以利爲利而自遺其父母疑非永言孝思孝思維則之謂也臣竊惟此禮乃天經地義萬代瞻仰毫釐之差千里之謬故大臣平章小臣獻納皆分之宜也書曰有言逆於女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女志必求諸非道夫逆心之言疑於忠而未必皆道也遜志之言疑於諛而未必皆非道也臣愚豈敢導諛君上以自謗於不忠又豈敢昧於自默以誤君於不孝惟聖明俯察而裁决焉臣不勝懇切聽命之至

永嘉所以得罷在此其不滿公論亦在此然通情酌理不爲無見未可以人故廢之

正典禮第二疏　　張孚敬

臣切逆聖明議當代典禮爲萬世法程廷臣乃固執漢定陶王宋濮王故事以致皇上恩紀不明而父子大倫廢矣夫帝王中天地而立爲三綱五常之主而廢大倫豈小故哉臣不得已乃據禮書別異同明是非上塵聖覽然此非臣一人之見凡有識者所共知也間有一二臺諫不能闢陳又從附和交章擊臣目爲諂諛祇爲希進由是有識之士雖有章奏已具皆鉗口畏禍無復敢獻遂使萬世公議阻於上聞祇見臣說孤立似一人之私也夫禮以非禮爲

非而非禮亦以禮爲非此臣所以不能自已於言也唐陸贄曰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臣愚雖未之學也其不敢負天子之心天地鬼神實臨之也伏惟皇上聰明仁孝理無不燭必將從衆議乎則衆議未見其可將違衆議乎而謙抑之心未必肯遽違者也臣切謂非天子不議禮願皇上奮然裁斷揭父子大倫明告中外以皇叔父母不正之名決不可稱則大倫正而大禮定矣誠又慮夫皇上大孝之心懋懋不明於天下後世臣之罪也謹錄與或人問答之辭以聞或問今之典禮議者必以我皇上宜考孝宗而

以與獻王爲叔父謂之崇大統也割私恩也漢宋之故事
也舉朝無明其非乎獨以爲言者何也臣答曰此乎敬甚
不得已者也蓋禮之大者變者也議之失得萬代瞻仰也
此乎敬甚不得已者也予不求諸漢宋之故事乎成帝無
子立定陶共王之子爲嗣仁宗無子立濮安懿王之子爲
嗣則哀帝英宗者乃是預立素養明爲人後者也故當時
師丹司馬光之論於事較合於義似近矣今孝宗皇帝既
嘗以祖宗大業授之武宗但知武宗爲之子也武宗嗣位
又十有七年未有儲建是武宗無嗣孝宗未嘗無嗣也且

孝宗賓天之日我皇上猶未之誕生也是孝宗固未嘗以
後託也武宗賓天之日我皇上在潛邸也是武宗又未嘗
託爲誰後也其與漢宋之故事大不相類者矣今者必欲
（此說甚正）
我皇上爲孝宗之嗣承孝宗之統則孰爲武宗之嗣孰承
武宗之統乎竊原孝宗既以大業授之武宗矣其心豈肯
舍己之子而子兄弟之子以絕其統乎武宗既以大業受
之孝宗矣其心豈肯舍己父而不之繼而委叔兄弟繼之
以自絕其統乎茲議也二宗在天之靈果足慰乎夫父子
之恩天性也不可絕者也知武宗與武宗之心則知與獻

王與我皇上之心矣問者曰然則我皇上於大統也將誰
繼乎臣答曰繼武宗之後以承祖宗者也蓋嘗三復迎立
之詔矣曰興獻王長子倫序當立迎取來京嗣皇帝位議
之公也又嘗三復勸進之箋矣曰以憲宗皇帝之孫繼孝
宗皇帝之統說之變也由前之言則我皇上所繼者武宗
也是武宗雖無嗣而有統矣由後之言則我皇上所繼者
孝宗也是武宗雖有統而無傳矣問者曰統與嗣有不同
乎臣答曰不同也夫統乃帝王相傳之次而嗣必父子一
體之親也謂之統則倫序可以時定謂之嗣則天恩不可

以強爲矣今之議者不明統嗣二字之義而必以爲嗣謂
之繼統且曰帝王正統自三代以來父子相承厥有常序
豈有自三代以來之正統必一於父子相承者哉蓋得其
常則爲父子不得其常則有爲兄弟爲伯叔姪者也此統
所以與嗣有不同問者曰議者謂武宗以大業授我皇上
有父道焉故皇上執喪盡禮無非盡子道也但昭穆之同
不可爲世故止稱皇兄又謂我皇上既兄武宗自宜父孝
宗茲言何謂也臣答曰父子之恩天性也不可絕也不可
強爲也方武宗賓天羣臣定議以迎我皇上也遵祖訓也

兄終弟及之文也何也孝宗兄也興獻王弟也獻王在則獻王天子矣有獻王斯有我皇上矣此所謂倫序當立推之不可避之不可者也果若人言則皇上於武宗兄弟也固謂之父子也於孝宗伯姪也亦謂之父子也於興獻王父子也反不謂之父子可乎問者曰我皇上嗣興獻王藩王也今嗣大統天子也恩亦極矣不正父子之名得乎臣答曰天下外物也父子大倫也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知有父而不知有天下也而況今天下者祖宗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孝宗於我皇上固不得以私相授受者也今欲

我皇上舍天性之父子而反稱伯姪爲父子謂之崇大統也割私恩也漢宋之故事也是天下重而大倫輕也而可乎問者曰如子之言則孝宗不果於無後乎臣答之曰孝宗有武宗爲之子孝宗未嘗無後也臣子於君父一也今者不念無嗣之武宗而重念有嗣之孝宗者何歟茲果孝宗之無後乎抑武宗之無後乎雖然自古帝王之無後者豈惟我武宗然哉而其相傳之統則固未嘗絕也漢惠帝無嗣而文帝繼之未聞漢之統絕也唐中宗無嗣而睿宗繼之未聞唐之統絕也是謂兄終弟及也非必父死子立

之謂也今孝宗之統傳之武宗武宗之統傳之皇上一統相承萬世無窮者也又何必強置父子之名而後謂之繼統也哉問者又曰子必以我皇上不當考孝宗豈以興獻王不可無後也議者以我皇上考孝宗而又以益王子崇仁王考興獻王是或一道乎臣答曰父子之恩天性也不可絕也不可強爲也以我皇上考孝宗而又以崇仁王考興獻王是強爲父子也使孝宗不得子武宗又使興獻王不得子皇上是絕人父子也夫古之爲禮者將使無後之人有後今之爲禮者將使有後之人無後矣而可乎問者

曰然則我皇上於孝宗也武宗也其享祀也如之何臣答曰自古帝王之繼統者得其常則爲父子不得其常則有爲兄弟爲伯叔姪者也但主其喪而已主其祀事而已不必一於父子之稱也唐元宗於中宗也其祝詞則曰皇伯考也德宗於中宗也其祝詞則曰高伯祖也不必一於父子之稱也曰然則我皇上於孝宗也何稱乎曰皇伯考其正也於武宗也何稱乎曰皇兄其正也於享祀興獻王也則曰皇考其正也如此則我皇上於父子也伯姪也兄弟也皆名正而言順矣問者曰禮長子不得爲人後則我皇

上將不可入繼大統乎。臣答曰。禮長子不得爲人後。是謂皇上不可以繼嗣也。非謂不可入繼大統也。程子曰。禮長子不得爲人後。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絕。亦當繼祖。此因嘗以義起而泛論之也。今皇上爲興獻王長子。遵祖訓兄終弟及。屬以倫序。實爲繼統。非爲繼嗣也。設皇上若有兄弟。亦自當入繼大統。有不得而爲遜避者矣。問者曰。魏明帝之詔。議者傳以令衆者也。子獨以爲不足徵者何也。臣答曰。此魏太和三年之詔也。按詔曰。皇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統。則當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其私親哉。又

曰。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爲人後之義。蓋是時皇后無嗣。明帝以外藩援立。故預爲此詔以坊之。至太和五年。始立齊王芳爲太子。厥後高貴常道。援立皆不外尊可見也。故予敬曰。有爲之私。非經常之典也。問者曰。子欲爲興獻王別立廟於京師。亦有說乎。不干於正統乎。臣答曰。立廟京師。取古遷國載主之義也。夫長子不得以離其父者也。今夫士大夫之仕於他方也。若長子雖有庶子。亦載主而行也。謂別立廟。則固無干於正統者也。問者又曰。如子之言。而論者乃懼以魯桓僖宮之災。且謂有朱

熹兩廟爭較之嫌。魯僖躋閔之失者何也。臣答曰。孔子在陳。聞魯廟火。曰。其桓僖乎。以爲桓僖親盡。無大功德而魯廟不毀。故天災之也。宋羣臣請祧僖祖。而正太祖東向之位。故朱子謂使兩廟威靈。相與爭較。魯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躋僖公於閔上。故春秋譏其逆祀。今別爲興獻王立廟。所以祭禰也。非毀廟不當復立也。何天災之足懼乎。謂別立廟則固未嘗升興獻王主於太廟也。何兩廟爭較之嫌。魯僖躋閔之失乎。不共謬哉。問者曰。然則在藩之墓如之何。臣答曰。墓與廟不同也。嘗聞易墓非

古也。夫墓所以藏其體魄。而廟所以奉其神靈者也。故墓可以代守。而廟不可以代祀者也。立廟京師。崇四時之祭。順孝子之心也。問者曰。舜受堯禪而不尊瞽瞍。禹受舜禪而不尊鯀。然則興獻王追尊之禮。宜如之何。臣答曰。追尊非古也。自文武以來。未之有改也。舜不尊瞽瞍。不知以堯爲父乎。瞽瞍爲父乎。禹不尊鯀。不知以舜爲父乎。鯀爲父乎。夫以今日之急務正名也。名正。則言順事成。而禮樂興矣。是在我皇上之心而已。夫士階一命。無不欲尊其親者也。今尊崇之禮未定。覃恩之典未舉。然其授官之典未授

者固已有先後得失之心矣是非亟其欲也孝子之誠也何獨至於我皇上而疑之而使君之尊親不如己之尊親也是愛君不如愛己也問者曰或以興獻王妃不可奉迎者何也臣答曰此膠崇仁王爲後之說者也以崇仁王嗣興獻王則不可奉迎也夫有天下而不得養其母豈人情哉今迎之而至天子之母也爲天子之母襲王妃之號則朝廷之相臨宮闈之相接皆當謹守臣妾之禮矣已爲天子母爲臣妾竊恐我皇上之心有不能一日自安者矣問者曰議者以漢宣帝中興不尊史皇孫而嗣昭帝光武克

復不尊南頓君而嗣元帝以爲可法者何也臣答曰此不知正踵其非者也予嘗按其故昭帝亾矣又立昌邑王廢矣宣帝姑以兄孫入繼當時惟言嗣昭帝後而已固未嘗知其爲子乎爲孫乎必也升一等而考昭帝則又將降一等而兄史皇孫矣可不可乎當時有司奏固執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復顧其私親之說故未有所處姑緣其所生父稱之曰皇考而已固未嘗以昭帝爲父而以史皇孫爲兄也光武乃長沙定王之後景帝七世之孫上嗣元帝夫元帝有成帝爲之子有哀帝平帝爲之孫凡三傳矣又

孺子嬰立凡四傳矣時王莽篡立漢祚既滅而光武乃崛起者猶嗣元帝可不可乎當時張純朱浮奏亦固執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復顧其私親之說故別爲南頓君立廟稱皇考而已固亦未嘗以元帝爲父而以南頓君爲叔也夫以宣帝嗣昭帝世數未間謂之統則可光武嗣元帝世數已間既不可謂之嗣又不可謂之統矣要之皆統嗣二字之義不能明辨故其弊必至於此耳然則使二帝得盡尊崇之禮者正以俗儒之說誤之也是尚可爲法也哉問者又曰如子之言則歷代之故事不足徵乎臣

答曰以經議禮猶以律斷獄則凡歷代故事乃其積年之判案耳苟不別其異同明其是非槩欲以故事議禮而廢經猶以判案斷獄而廢律也是又何足與議也問者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復顧其私親其說如之何臣答曰此非聖人之言漢儒之說也禮喪服記止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至開元開寶禮始云爲人後者爲其所生父齊衰不杖朞爲所後父斬衰三年雖所生所後皆稱父母然未有改稱伯叔之文也宋濮議方有稱皇伯之說而又加以程子之議故人皆宗之但朱子猶有未安之論亦可見也

夫常人之於伯叔也，其愛敬之心，固未嘗不在者也。今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復顧其私親，是以父母為伯叔，不復有愛敬之心，如路人矣。故曰：非聖人之言，漢儒之說也。況我皇上乃入繼大統，非為人後者也。其說又焉可用哉。

問者曰：或以子之說嫌於迎合，當聞於人，而不當聞於上也。如之何？臣答曰：孚敬於人，未嘗不聞也。聞之以說為邪，故不必聞也。昔司馬光嘗謂朝廷闕政，但於人主前極口論列，未嘗與士大夫閒談，以為無益也。故聞於上也，苟嫌於迎合也，則必匡救其惡，然後為忠，而將順其美者，皆不

得為忠矣。問者曰：子之言備矣，人以為邪說也，奈何？臣答曰：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也，不求同俗而求同理也。孔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吾夫子大聖人，猶所不免，孚敬小子，何能敢避此不避之名也邪。問者曰：子以至寡之力，而欲抗在朝之議，恐三人占，當從二人之言，如之何？臣答曰：臣子之事君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自盡其心而已。使孚敬之言是，雖不用，猶是也；使孚敬之言非，雖用之，猶非也。夫事固難明於一時，而有待於後世者也。今士大夫達於禮義者，固已渙然而釋其疑，有不待於後世者矣。問者曰：

犯眾議也，子於利害也不計也夫。臣答曰：孚敬不敢為終身謀也。夫禮小失，則入於荒服；大失，則入於禽獸。孚敬懼夫禮之失也，故不敢為終身謀也。

一問一答，辭義了然，其引經據典處，亦自顛撲不破

廟議疏　　張孚敬

臣伏惟皇上以大孝之心議尊親之典初因廷臣執論聚訟四年更詔三遍益自漢宋以來之君所不決之疑至皇上決之所未成之禮至皇上成之真可謂洗千古之陋垂百王之法者也是以新詔傳宣愚氓丕應益禮必如此然後合乎天理之正即乎人心之安也茲光祿寺署丞何淵妄肆浮言破壞成禮稱獻皇帝爲所自出之帝請立世室列祀太廟此何言也臣與廷臣抗論之初即曰當別爲興獻王立廟京師又曰別立禰廟不干正統此非臣一人之議天下萬世之公議也今何淵以獻皇帝爲所自出之帝比之今之德祖請立世室比之周文王武王不經甚矣皇上聰明中正諒已察之茲言也上干九廟之威監下駭四海之人心臣不敢不爲皇上言之昔漢哀帝追尊父定陶共王爲共皇帝立寢廟京師序昭穆儀如孝元帝是爲干紀亂統人到如今非之今何淵請入獻皇帝主於太廟不知序於武宗皇帝之上與序於武宗皇帝之下與孝宗之統傳之武宗序獻皇帝於武宗之上是爲干統無疑武宗之下又於繼統無謂何淵所請此何言也如謂太廟中不可無禰漢宣帝嗣昭帝後昭爲宣之叔祖史皇孫嘗別立廟未聞有議漢宗廟無禰者蓋名必當實不可強爲也如謂獻皇帝廟終當何承臣謂由皇上以及聖子神孫於太廟當奉以正統之禮於獻皇帝廟當奉以私親之禮尊尊親親並行不背者也（此論不易）先儒謂孝子之心無窮分則有限得爲而不爲與不得爲而爲之均爲不孝皇上追尊獻皇帝別立廟者禮之得爲者也此臣所以昧死勸皇上爲之也入獻皇帝主於太廟者禮之不得爲者也此臣所以昧死勸皇上不爲之也夫成禮則難壞禮則易伏乞皇上念此禮大成原出聖裁匪由人奪何忍一旦遽爲小人所破壞邪

辭嚴義正萬古不刊此疏出永嘉得免小人之月矣雖專權固寵相業無足觀然考論典禮綽有經術其得君非盡倖也

前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受業羅仰錡愼詡　參閱
西昌羅景渤亦濂同選　男　徐震昌從起

奏疏十三 太學

論太學疏　李賢

竊惟大學者天下賢士所萃乃育賢成材之地故天下之士所以賢所以才胥此焉出所以盛所以衰胥此焉係然則生民之休戚風俗之美惡國家之安危豈不皆關於此哉洪惟太祖高皇帝聖神文武平定天下定鼎金陵首崇是道方是之時宮殿城地未盡完也百府諸司未盡創也佛寺僧道未盡舉也乃建太學於國宏其規模極其壯麗凡所以教士之法戒士之條居士之所養士之具無不詳察周密完備又慮表率之職實難其人務選天下學明行修望重海內所向慕士夫所依歸足以表師一代名葢一時者然後名爲祭酒崇以師道以振士風以增士氣其愛諸生如慈母之顧嬰兒貴之若席上之珍恩惠極隆無以加尚於是天下之士入太學者居無不正習無不端衣無不具食無不足無饑寒之亂心無邪僻之墮行其所事者治禮義明人倫窮修己治人之方務致君澤民之術故當時賢才俊傑之士濟濟輩出布列中外大綱一正萬目畢張自古太平之盛未能或之先也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其斯之謂與永樂初年駕臨北京太學之設因元之舊凡百規制未暇增新洪熙宣德以來因仍未舉至其教戒居養之道頹然廢弛不遑介意師儒之職率皆庸常學行荒疎無從矜式雖有遺規不過承虛名爲文具踵因循應故事而已於是天下之士入太學者蔑教戒之嚴無居養之政置禮義爲外物輕廉恥如錙銖雜處於軍民之家溷住於營巷之地與市井之人爲伍與無籍之徒相接同其室而共其食啖其夫而私其婦易君子之操爲鄙夫之行改士夫之飾爲穿窬之心所習如此一旦居官不過志於富貴而已尚何望其尊主庇民建功立業乎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居處所致無怪其然也嗚呼天下之士修之於庠序而壞之於太學實關所謂可爲太息者也今陛下春秋鼎盛纘承大統凡一舉措不可不愼舉所當舉則天下之人莫不歛心措所當措則天下之人莫不解體可不愼歟我國家建都北京以來有廢弛而不舉者有創新而不

措者所廢弛者莫甚於太學所剏新者莫多於佛寺舉措如是臣以爲舛矣然成事不說廢者當舉若重修太學極壯麗不過佛寺一所之費況佛寺無益於朝廷而太學實關於治體伏願皇上興廢舉墜乞勑該部計料興工一新太學作養秀才重選師儒厚加稟注果能此道將見數年之後賢才濟濟文風大振生民於是乎安天下於是乎治我太祖養賢及民之效復見於今日太平之盛不期自至而國家社稷永享無窮之福矣臣性質凡陋無所知識偶有所見豈敢隱默冒干天聽不勝惶悚之至

議論昌明有功名教。學校盛則人才與之俱盛學校衰則人才與之俱衰自古名人傑士表表史冊者未有不畜身經術者也彼夫萊傭牧豎盗取金章牙笏弄兒濫竽曩綬是皆生民之蠹而已讀文正公一疏爲之耿耿

考正孔廟從祀疏　程敏政

臣聞古聖王之治天下必以祀典爲重所以崇德報功而翼世教淑人心也故有功德於一時者一時祀之更代則已有功德於一方者一方祀之踰境則已然猶欲勸一時範一方而不敢輕議焉況先師孔子有功德於天下萬世天下祀之萬世祀之則其廟庭之間侑食之人豈可苟焉而已必得文與行兼名與實副有功於聖門而無疵於公議者庶足以稱崇德報功之意若侑食者非其人則豈惟先師臨之神不顧歆將使典模範者莫知所教爲子弟者

莫知所學世教不明人心不淑通於天下而施及後世其爲關係豈特一時一方之可比哉邇者言官欲出文廟從祀諸賢之有罪者詔禮部集議臣愚亦在預議之列竊其所言尚有未盡而議者相持憚於改作臣考之於書揆之於心不敢妄爲異同謹畫一條陳上瀆聖覽伏乞皇上丕顯文謨主張斯道仍下禮部通行集議采而行之一洗前代相習之陋永爲百世可遵之典使世教有興起之益人心得趨向之公其於治道未爲無補謹具奏聞

一唐貞觀二十一年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從祀孔子

廟庭蓋當時聖學不明議者無識拘於舊註疏訓釋負先師如詩有毛公禮有高堂生書有伏生之類遂爲專門訓詁之學爲得聖道之傳而倂及馬融等行之至今誠不可不考其行之得失與義之可否而釐正於皇明有道之世也臣考歷代正史馬融初應鄧隲之召爲祕書歷官南郡太守以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殊又不拘儒者之節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爲梁冀草奏殺忠臣李固作西第頌此衆貽臭千載以美冀爲正直所羞卽是觀之則衆醜備於一身五經爲之掃地後世乃以其空言目爲經師使侑坐於孔子之庭臣不知其何說也劉向初以獻賦進喜誦神仙方術嘗上言黃金可成鑄作不驗下吏當死其兄陽城侯救之獲免所著洪範五行傳最爲舛駁使箕子經世之微言流爲陰陽術家之小技賈逵以獻頌爲郎不修小節專一附會圖讖以致貴顯蓋左道亂政之人也王弼與何晏倡爲清談所註易專祖老莊而范甯追究晉室之亂以爲王何之罪深於桀紂何休則止有春秋解詁一書黜周王魯又註風角等書班之於孝經論語蓋異端邪說之流也戴聖爲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懼何武劾之而自免後爲博士毀武

於朝及子賓客爲盜繫獄而武平心決之得不死則又造謗不慙先儒謂聖禮家之宗而身爲贓吏子爲賊徒可爲世鑒王肅在魏以女適司馬昭當是時昭篡魏之勢已成肅爲世臣封蘭陵侯官至中領軍乃坐觀成敗及毋丘儉起兵討賊肅又爲司馬師畫策以濟其惡若好人佞已乃其過之小者杜預所著亦止有左氏經傳集解其大節亦無可稱如守襄陽則數餽遺洛中貴要紿人曰懼其爲害耳非以求益也伐吳之際因斫癭之譏盡殺江陵之人以吏則不廉以將則不義凡此諸人其於名教得罪非小而議者謂能守其遺經轉相授受以待後之學者不爲無功臣竊以爲不然夫守其遺經若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之於春秋伏勝孔安國之於書毛萇之於詩高堂生之於儀禮后蒼之於禮記杜子春之於周禮可以當之蓋秦火之後惟易以卜筮僅存而餘經非此九人則幾乎熄矣此其功之不可泯者以之從祀可也若融等又不過訓詁此九人所傳者耳況其書行於唐故唐姑以備經師之數祀之今當理學大明之後易用程朱詩用朱子書用蔡氏春秋用胡氏又何取於漢魏以來駁而不正之人使安享天下

之祀哉夫所以祀之者非徒使學者誦其詩讀其書亦將識其人而使之尚友也臣恐學者習其訓詁之文於身心未必有補而考其姧諂淫邪貪墨恠妄之迹將有甘於效尤之地曰先賢亦若此哉其禍儒害道將有不可勝言者矣至於鄭衆盧植鄭元服虔范甯五人雖若無過然其所行亦未能以窺聖門所著亦未能以發聖學若五人者得預從祀則漢唐以來當預者尚多臣愚乞將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褫爵罷祀鄭衆盧植鄭元服虔范甯五人各祀於其鄉后蒼在漢初說禮數萬言號后氏曲臺記戴聖等皆受其業蓋今禮記之書非后氏則不傳於世矣乞加封爵與左丘明等一體從祀則僞儒免欺世之名賢者受專門之祀而情文兩得矣

一孔子弟子見於家語自顏回而下七十六人家語之書出於孔氏當得其實而司馬遷史記所載多公伯寮秦冉顏何三人文翁成都廟壁所畫又多蘧瑗林放申棖三人先儒謂後人以所見增益殆未可據臣考宋邢昺論語注疏申棖孔子弟子在家語作申續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人也今廟庭從祀申棖封文登侯在東廡申黨封臨川侯在西廡重複無稽一至於此且公伯寮愬子路以沮孔子乃聖門之蟊賸而孔稱瑗爲夫子決非及門之士林放雖嘗問禮然家語史記邢昺註疏朱子集註俱不載諸弟子之列秦冉顏何疑亦爲字畫相近之誤如申棖申黨者但不可考耳臣愚以爲申棖申黨位號宜存其一公伯寮秦冉顏何蘧瑗林放五人既不載於家語七十子之數宜罷其祀若瑗放二人不可無祀則乞祀瑗於衞祀放於魯或附祭於本處鄉賢祠仍其舊爵以見優崇賢者之意亦庶乎其名實相符而不舛於禮也

一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副楊砥建議請黜楊雄董仲舒太祖高皇帝嘉納其言而行之主張斯道以淑人心可謂大矣然荀況楊雄實相伯仲而況以性爲惡以禮爲僞以子思孟子爲亂天下以子張子夏子游爲賤儒故程子有荀卿過多楊雄過少之說今言者欲併黜況之祀宜也然臣竊以爲漢儒莫若董仲舒唐儒莫若韓愈而尚有可議者一人文中子王通是也通之言行先儒之論已多大約以爲僭經而不得比於董韓云爾臣請斷之以程朱之說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論其粹處殆非荀楊所及若

績經之類皆非其作然則程子豈私於通哉正因其言之粹而知其非僭經之人耳朱子曰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又曰韓子原道諸篇若非通所及者然不免文士之習利達之求若覽古今之變措諸事業恐未若通之精到懇惻而有條理也至於河汾師道之立（此論最當）出於魏晉佛老之餘道今人以爲盛則固豪傑之士也今董韓並列從祀而通不預疑爲闕典臣又按宋儒自周子以下九人同列從祀而尚有可議者一人安定胡瑗是也瑗之言行先儒之論甚詳大約以爲少著述而不得比於濂洛云爾臣亦請斷之以程朱之說程子看詳學記曰宜建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如胡瑗張載邵雍使學者得以矜式朱子小學書亦備載瑗事以爲百世之法臣以爲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矧程子於瑗之生也欲致其與張邵並居於尊賢之堂其沒也乃不得與張邵並侑於宣聖之廟其爲缺典甚矣況宋端平二年議增十賢從祀以瑗爲首若謂瑗無著述之功則元之許衡亦無著述但其身教之懿與瑗相望誠有不可偏廢者臣考之禮有道有德於教於學者死則爲樂祖

祭於瞽宗鄉先生沒則祭於社若通瑗兩人之師道百世如新得加封爵使與衡同列祀於學宮最得禮意

一自唐宋以來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坐堂上而顏子之父顏無繇曾子之父曾點子思之父孔鯉皆坐廡下臣考之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而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夫孔子之所以爲教與諸弟子之所以爲學者不過明此而已今乃使子坐於上父坐於下豈禮也哉若以爲此乃論傳道之功（正論頗侯不破）則自古及今未有外人倫而言道者雖出於後世之尊崇非諸賢之本意臣恐諸賢於冥冥之中必有不安於心而不敢享非禮之祀者臣考之元至順三年嘗封顏無繇杞國公謚文裕孟子之父孟孫氏亦嘗封邾國公臣愚乞下有司於各處廟學如鄉賢祠之制別立一祠中祀啟聖王以杞國公顏無繇萊蕪侯曾點泗水侯孔鯉邾國公孟孫氏配享庶不失以禮尊奉聖賢之意臣又竊觀聖學失傳千五百年至程朱出而後孟氏之統始續則程朱之先亦不可缺況程子之父大中大夫封永年伯程珦首識濂溪周子於屬掾之中薦以自代而又使二子從游朱子之父韋齋先生追謚獻靖公朱松臨沒之時

以朱子托其友籍溪胡氏而得程氏之學珦以不附王安石新法退居於洛松以不附秦檜和議奉祠於閩其歷官行已俱有稱述臣愚乞將永年伯程珦獻靖公朱松從祀啟聖王使學者知道學之傳有開必先明倫之義不爲虛文矣

平情酌理考古衡今議論頗核不破當時雖泥於成說沮格不行其後永嘉據之一正祀典則篁墩爲之前導也

議孔子祀典疏

張孚敬

臣恭惟皇上欽定四郊祭祀禮儀遠法帝王成典近復聖祖初制茲命臣領纂修事欽定名曰祀儀成典復諭臣雲雨風雷以及先聖先師祀典俱當以序纂入臣仰惟此典定名祀儀成典所宜備載一代之制以爲萬世法程茲雲雨風雷及古聖王祀典聖明已有定議臣竊惟先師孔子有功德於天下萬世天下祀之萬世祀之其祀典尚有未安者不可不正臣謹采今昔儒臣所議上請聖明晉覽仍行禮部通行集議一洗前代相習之陋永爲百世可遵之典臣無任願望之至

一謚號臣謹按漢平帝元年初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唐元宗追謚爲文宣王宋真宗加至聖文宣公元武宗加大成至聖文宣王宋姚燧曰孔子卒哀公誄之子貢以爲非禮至平帝時始封謚褒成宣尼公蓋王莽假善以收衆遂其姦謀也國初大學士吳沉孔子封王辯曰後世之禮有甚似而實非者不可不察也且以追謚夫子爲王言之夫子聖人也生不得位歿而以南面之禮尊之其説似矣然王君之號也夫子人臣也生非王爵死而謚之可乎哉

昔者夫子嘗有言曰必也正名乎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臣而王之於名正乎於言順乎春秋之時列國有僭王稱者矣麟經之筆削而黜之蓋名者實之著也無其實有其名謂之浮名夫子之生也不獲有尺寸之土今而以有天下之號歸之在天之靈其肯歆之哉嗟夫有德必有位理之常也有其德而無其位此則夫子之不幸也曾謂以無實之稱而足以為聖人榮乎或曰夫子之道王者之道也謂仲尼素王其來久矣奚至今封之而不可吁謂夫子有王者之道則可謂夫子有王者之號則不可昔夫子病子

路使門人為臣夫子責之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夫無臣不可以有臣非王而可以稱王乎聖人不敢欺天也人其可以欺聖人乎然則當若之何曰夫子之澤不被於當時而其教實垂於萬世褒之以王之貴曷若事之以師之尊乎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古者治教之職不分君即師也師即君也二帝三王盡君師之責者也若夫子則不得君而為師者也師也者君之所不得而臣者也故曰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彼以王爵之貴為隆於稱師者習俗之見也考之經在當時聖門

高弟之稱其師有曰孔子有曰夫子其孫子思直字之曰仲尼蓋夫子既無爵謚則稱之者不曰仲尼必曰夫子觀其門人弟子之不敢過號其師則知以無實之謚加於聖人必非聖人之意也天下之論每病於狥同惡異而不本乎至公至當之理談夫子之封王則必相與和之以為誇大矣謂夫子不當封王則必相與咻之以為狂怪矣吁此所以行之數百年之久而未有敢議其非者彼之不敢議其非者必曰我謂聖人也畏天下之罪已也若吾之說則雖得罪於天下不憾也懼得罪於聖人而已曰請問今將

何以尊聖人曰在明其道不在乎王不王又前布政夏寅作政監曰唐元宗開元既尊老子為元元皇帝尊太公為武成王則追謚孔子蓋有不得而闕然者也夫自漢元始初追謚孔子以來歷魏晉隋唐各有加封然釋奠於學校止稱先聖豈可專以開元二十七年李林甫不學無術之謬制為萬世成式乎且宣之一字於謚法為輕當時不過以配太公武成之號豈足以贊孔子大聖人乎且歷世帝王所以尊孔子者尊其道也道之所在師之所在也故以天子而尊匹夫不嫌於屈使孔子無其道雖王天下豈足

以當萬代帝王之祀由是而言稱帝稱王皆未爲當豈若
稱先師之合禮乎又前祭酒丘濬論曰後世尊崇孔子始
夫漢平帝之世是時政出王莽姦僞之徒假崇儒之名以
收譽望文姦謀聖人在天之靈其不之受也必矣有若曰
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夫子者也豈一言一行之善而可
以節惠立謚也哉然則不加以謚號將何以稱曰于萬世
之下惟曰先師孔子以見聖人所以爲萬世尊崇者在道
不在爵位名稱也又曰夫自漢平帝追謚孔子爲宣尼公
後世因謂孔子爲宣父又謂爲宣尼至開元又加文與宣
爲謚然文之爲言謚法有所謂經緯天地者也孔子亦曰
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以是謚之固亦幾矣若夫宣之爲
言謚法之美者不過聖善周聞而已豈足以盡吾聖人之
大德哉況唐未加聖人是謚之前而北齊高洋李元忠南
齊蕭子良隋長孫賢之數人者固先有此謚矣天生聖人
爲萬世道德之宗主稱天以誄之猶恐未足以稱其德彼
區區荒誕之稱汙下之見何足爲吾聖人之輕重哉又曰
自古謚號必加以實字未有用譬喻之語者成之言出於
尚書大成之言出於孟子成者樂之一終也孟子以樂之

始終兼聖智之全譬喻孔子之聖兼伯夷伊尹柳下惠之
清之任之和而時出之蓋假設之辭非真實之德也加此
二字於至聖文宣王之上固於聖德無所損益也
一章服臣謹按唐元宗開元間詔追謚文宣王仍出王者
衮冕之服以衣之宋真宗祥符間加先聖冕服桓圭一從
上公之禮冕九旒服九章宋徽宗崇寧間始詔用冕十二
旒衮服九章金世宗大定間大成殿聖像冠十二旒服十
二章朱熹語錄曰宣聖本不當設像春秋祭時只設主祭
可也及按洪武年間新創南京太學止用神主不設塑像
今國子監有塑像者不過因前元之舊不忍毀撤以此觀
之冕十二旒衣十二章實因前元之舊非聖朝之制丘濬
論曰臣按塑像之設中國無之至佛教入中國始有也三
代以前祀神皆以主無有所謂像設也彼異教用之無足
怪者不知祀吾聖人者何時而始爲像云觀李元瓘言顏
子立侍則像在唐前已有矣嗚呼姚燧有言北史敢有造
泥人銅人者門誅則泥人固非中土爲主以祀聖人法也
後世莫覺其非亦化其道而爲之耶異縣殊不一其狀長
短豐瘠老少美惡惟其工之巧拙是隨就使盡善亦豈其

生時盛德之容甚非神而明之無聲無臭之道也國初洪武十四年首建太學聖祖毅然的見千古之非自夫子以下像不土繪祀以神主數百年異教乃革嗚呼盛哉夫國學廟貌非但以爲師生瞻仰之所而天子視學實於是乎致禮焉夫以冕旒之尊而臨夫爼豆之地聖人百世之師坐而不起猶之可也若夫從祀諸儒皆前代之縉紳或當代之臣子若拜於下而臣坐於上可乎臣知非獨名分之乖外而觀瞻之不雅竊恐聖賢在天之靈亦有所不安也或者若謂既已搏土爲之事之以爲聖賢一旦毀之以爲

泥滓似乎不恭竊觀聖祖詔毀郡邑城隍塑像用其土泥壁以繪雲山載在令甲可考也矧所塑者特具人形耳豈眞聖賢之遺貌哉程頤論人家祖宗影有一毛不類則非其人彼親見其人而貌之有毫髮不肖似尚非其人况工人隨意信手而爲之者哉臣惟文廟之在南京者固已行聖祖之制今京師國學乃因元人之舊正統中重修廟學惜無以此上聞者倘有以聞未必不從今天下郡邑恐於勞民無俟改革惟國學乃天子臨視之所乞如聖祖之制以革千古之異教如儒臣宋訥所云者誠千萬世儒道之

幸仰惟聖祖有大功於世教十數此其一也發揚祖宗之功烈亦聖子神孫繼述之大者

一籩豆樂舞臣謹按唐開元間諸祀先聖樂用宮縣舞用六佾宋徽宗大觀間賜禮器一副內籩十簠全豆十簋全國朝成化十三年用禮部尚書周洪謨議詔增六佾舞爲八佾加籩豆爲十二前祭酒章懋論曰按國學之祭舊有十籩十豆故增爲十二籩豆蓋尊以天子之禮也郡縣之祭舊惟八籩八豆今增二焉止爲十籩十豆而已而通行天下謂之十二籩豆其說未明行禮者尚詳審之又夏寅

曰籩豆增爲十二六佾增爲八佾臣當時論奏以爲十二籩豆八佾唯太學可行此皇上所自祭也若十三布政司各府行之則祭禮僭矣蓋天子之禮所以用於太廟郊天古之諸侯唯杞宋王者之後得用先代禮樂他雖周公有大功魯用天子禮樂孔子亦不欲觀以其僭也况於今各府可用天子禮樂乎臣竊惟夏寅之論所以矯當時之失其曰天子之禮所以用於太廟郊天誠然矣然推孔子敬天之心八佾十二籩豆之禮皆安然享之而同於天乎魯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誠不欲觀之矣然推孔子尊君之心

八佾十二籩豆又肯安然享之而同於天子乎
一配享臣謹按自唐以前先聖先師周公南向孔子東向坐至元宗開元間始正孔子南向之位顏回唐貞觀間詔配享曾參孔伋俱宋咸淳間配享孟軻元豊間配享宋洪邁曰自唐以來相傳以孔門高弟顏淵至子夏為十哲坐祀於廟堂上其後升顏子配享則進曾子於堂居子夏之次以補其闕然顏子之父路曾子之父點乃在廡下從祀之列子處父上神靈有知何以自安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正謂是也又姚燧曰江之左進曾子子思並顏孟別

蹐子張於曾子之舊由孟子而視子思師也由子思而視曾子又師也子思孔子孫也弟子於師孫於祖坐而語道者有之非可並南面燧知四子已避讓於冥冥中不能一日自安其身一堂之上况又祀無繇點鯉於庭其失在於崇子而抑父夫為是學宮將以明人倫於天下而倒施錯置於數筵之地如此奚以為訓又熊禾曰宜別設一室以齊國公叔梁紇居中南面顏路曾皙孔鯉孟孫氏侑食西嚮春秋二祀當先聖酌獻之時以齒德之尊者為分獻官行禮於齊國之前其配位亦如之如此則亦可以示有尊

而教民孝矣又謝鐸奏曰學校之設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莫先於父子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奈何仍訛襲故以顏曾思三子配嚮堂上而其父則皆列祀廡下冠履倒置有是理哉為今之計莫若別於闕里立廟祀叔梁紇而配以顏路曾皙孔鯉諸賢如先儒熊去非之論庶幾各全其尊而神靈安妥也又前侍講學士程敏政奏曰自唐宋以來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坐堂上而顏子之父顏無繇曾子之父曾點子思之父孔鯉皆坐廡下臣考之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而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夫孔子之

所以為教與諸弟子之所以為學者不過明此而已今乃使子坐於上父坐於下豈禮也哉若以為此乃論傳道之功則自古及今未有外人倫而言道者縱出於後世之尊崇非諸賢之本意臣恐諸賢於冥冥之中必有不安於心而不敢享非禮之祀者臣考之元至順三年嘗封顏無繇為杞國公孟子之父孟孫氏亦嘗封邾國公臣愚乞下有司於各處廟學別立一祠中祀啟聖王以杞國公顏無繇萊蕪侯曾點泗水侯孔鯉邾國公孟孫氏配享庶不失以禮尊奉聖賢之意臣又竊觀聖學失傳千五百年至程朱

出而後孟氏之統始續則程朱之先亦不可缺况程子之
父太中大夫封永年伯程珦首識濂溪周子於屬掾之中
薦以自代而又使二子從游朱子之父韋齋先生追論獻
靖公朱松臨歿之時以朱子托其友籍溪胡氏而得程氏
之學珦以不附王安石新法退居於洛松以不附秦檜和
議奉祠於閩其歷官行己俱有稱述臣愚乞將永年伯程
珦獻靖公朱松從祀啓聖王使學者知道學之傳有開必
先明倫之義不爲虛文矣臣謹按孝宗皇帝實錄載謝鐸
所陳三事謂叔梁紇立廟及吳澄從祀事鐸與學士程敏

政嘗言之俱以廷議不合而止

一從祀臣謹按程敏政奏曰唐貞觀三十一年始以左丘
明等二十二人從祀孔子廟庭蓋當是時聖學不明議者
無識拘於舊註疏謂釋奠先師如詩有毛公禮有高堂生
書有伏生之類遂以專門訓詁之學爲得聖道之傳而并
及馬融等行之至今誠不可不考其行之得失與義之可
否而釐正於皇明有道之世也又曰孔子弟子見於家語
自顏回而下七十六人家語之書出於孔氏當得其實而
司馬遷史記所載多公伯寮秦冉顏何三人文翁成都廟
壁所畫又多遽瑗林放申棖三人先儒謂後人以所見增
益殆未可據又曰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司副楊砥建議
請黜楊雄進董仲舒太祖高皇帝嘉納其言而行之主張
斯道以淑人心可謂大矣然荀况楊雄實相伯仲今言者
欲並黜况之祀宜也然臣竊以爲漢儒莫如董仲舒唐儒
莫如韓愈而尚有當進者一人文中子王通是也又按宋
儒自周子以下九人同列從祀而尚有當進者一人安定
胡瑗是也鐸奏曰孔廟從祀之賢實萬世瞻仰所係有若
龜山先生楊時程門高弟伊洛正傳息邪放淫以承孟氏

不愧南軒所稱繼往開來吾道南矣實演晦翁之派雖其
晚節一出不克盡從其言而新經之闢誠足以衛翼吾道
而不預從祀之列臣竊惑焉又若臨川郡公吳澄著述雖
不爲不多行檢則不無可議生長於淳祐貢舉於咸淳受
宋之恩者已如此之久爲國子司業爲翰林學士歷元之
官者乃如彼其榮昔人謂其專務聖賢之學卓然進退之
際不識聖賢之於進退果如是否乎如是而猶在從祀之
列臣固不能以無惑况二人者皆太學之師其於廟祀黜
陟之際尤不可以不正也衆人莊昶議曰嘗讀宋史有蔡

元定者史曰朱熹疏釋四書及易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元定參訂啟蒙一書則元定之藁又曰元定平生問學皆寓朱子書集又曰朱子論易推本圖書往往與元定往復而有發焉然則後朱熹而生者於朱熹皆受罔極之恩惟元定獨爲有功於朱熹死者可作朱熹之志可知也其所著成書有律呂新書皇極指要洪範解大衍詳說等篇昔我太宗編輯性理全書指要新書固已擇錄至範數雖止入其子沈之所著者沈之所受者何自哉觀其命沈之言汝宜演吾皇極數而眞德秀又謂範數西山獨心得之沈之

受於元定蓋不由師傳而自得之也可知矣先王制祀以死勤事則祀之竊以元定蓋亦勤斯道而竄死與古以死勤事者同所宜從祀臣謹詳敏政所奏率多正論可采弘治初曾奉孝宗聖旨著禮部照例會官議率爲沮格不行及按孝宗實錄云鐸議吳澄不當從祀尚書傅瀚力詆鐸言爲謬又力稱前人之請爲有見不可遽易侍郎焦芳曰所謂前人者蓋楊士奇也今天下方議其當柄用之際雖從祀大事猶能私庇其鄉人可又襲其非邪瀚竟引禮所謂凡祭有其舉之莫可廢也詩書所謂率由舊章豈於成憲以文其說而於澄忘宋事元之大節畧不及澄遂仍舊從祀而鐸議皆寢論者謂士奇之以澄欺宣廟非特私其鄉人而指意亦有在瀚不悟此則唯溺鄉里之私而不顧君臣之大倫正道統之攸繫乃據爲舊章成憲再不可議然則楊時奏黜王安石之配享當時安石豈無朝命而配享哉特其命雖出自朝廷而事實由臣下阿私所親以誤朝廷而非天下之公議所以易之後世竟不以爲過也此豈橫私意於胸中者所能與哉臣又詳桂萼之議祭元定宜列祀典以協衆論之公也臣又按歐陽修乃有宋一代

靖難勸士奇亦在廷附勸進之列故永嘉識之

人物未與從祀嘗觀其所著本論實有翊衛聖道之功蘇軾曰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配孟氏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故天下翕然師尊之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夫韓愈既以從祀歐陽修豈可闕哉

永嘉以議禮得寵言聽計從祀典遂爲一正然吾鄉楊文懿公之論亦未嘗不可行也高皇帝盡革諸神封號而獨仍夫子之爵意或在此至其所論從祀大概藍本篁墩粹然無可議矣

明文遠卷二十七

前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西昌羅景瀲亦澴同選

受業羅仰錡愼調參閱

奏疏十四 祀典 樂律

覆正祀典疏　倪岳

先該禮科給事中張九功題前事臣等謹詳古制天子祭天地祭宗廟祭社稷祭天下名山大川祭五祀凡載於祀典者皆有功德於世如祭法者所謂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菑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此族類不在祀

典故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又曰淫祀無福而先儒亦曰帝王無妄祭無徼福又曰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皆謂此也自秦以降乃多淫祠歷漢至元有因有革迨至國朝太祖高皇帝即位之三年首詔天下改正祀典列聖相承恪遵成憲間有因循感應之事而增益祠祭或以萬壽千秋等節而修建齋醮一時行之不察後遂襲以爲例因循莫改增置益繁異端之徒轉相鼓扇惟誕相乘矯誣殊甚夫非禮之祭非類之禱近代帝王固不能無然絕地天之通嚴幽明之分在

帝舜以爲當務之急蓋非聖明之君卓然有見必不能深禁而痛絕之此給事張九功之言所以深有望於今日者也伏乞聖明敬事天地孝事宗廟嚴事山川百神今此之外凡有一應齋醮禱祠之類通行革罷不惟屏斥異端之姦亦可節省無益之費既可允合乎聖祖以禮事神之心而亦足致乎聖王至誠感神之妙和氣協應國祚綿長人心以明風俗以正其爲治道誠非小補也今將查到在京各項祭祀除太倉之神漢壽亭侯關羽宋丞相文天祥俱祀典應祭外其餘詳爲辨析務加考究以正萬年之祀以

解萬世之惑云夫所謂釋迦牟尼文佛三清三境天尊者謹按傳記西方有佛國曰天竺天竺有五中天竺乃釋迦所生之地後漢明帝時其法始入中國後之宗其教者遂以釋迦爲師其曰三世佛者則以釋迦之本性爲法身德業爲報身并其真身而爲三其實本一人耳今乃分爲三像而并列之失其旨矣唐儒韓愈有曰三代之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中國未有佛也明帝時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捨身施佛其後餓死臺城事佛求福乃更得禍

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至於道家以老子爲師其所謂三清者蓋倣釋氏三身而爲之尤爲謬妄宋儒朱熹有曰玉清元始天尊旣非老子之法身上清太上老君又非老子之報身設有二像又非與老子爲一而老子又自爲上清太上老君蓋倣釋氏之失而又失之者也況莊子明言老聃之死則聃亦人鬼耳豈可僭居昊天上帝之上哉由此觀之三清三境天尊實無所據況躬親祠醮預心崇奉如宋徽宗者可謂至矣卒之陷身敵廷覆亡宗社千載可爲明戒但緣佛老異端之徒轉相放傚惑世誣民歷

代因之莫之有廢是以遞年以來凡遇萬壽千秋等節奉欽依修建吉祥好事或遇喪禮七七修建薦揚好事俱先期一日遣官詣大興隆等寺祭告釋迦牟尼文佛朝天宮祭告三清三境天尊此皆因襲而行不合祀典所謂北極中天星主紫微大帝者謹按象緯書有曰北極五星在紫微垣中一名天極一名北辰其北第五星名天樞蓋極星之在紫微垣萬神所宗七曜三垣二十八宿衆星所拱爲天文之正中又曰紫微大帝之座天子之常居也即今朝廷宮殿所在乃其象焉國朝正統初年建紫微殿一所於大德觀之東設立大帝之象每遇萬壽聖節正旦冬至俱遣大臣一員祭告夫日月星辰垂耀於天故古有大明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之文祖宗以來每歲南郊大祀內壇已有星辰壇合祭之禮今乃像之如人稱之爲帝以極星之正祠於異端之宮稽之祀典誠無所據所謂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者謹按傳記有曰凡陰氣凝聚陽氣在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非如異端所謂龍車石斧鬼鼓火鞭恠誕之說也雷聲普化天尊者道家以爲玉帝一府總司五雷而雷部諸神皆其所掌而又託以六月二

十四日爲天尊示現之日朝廷歲以是日遣官詣大德顯靈宮致祭夫風雲雷雨皆陰陽之妙用鬼神之盛德祖宗以來每歲南郊大祀外壇已有合祭之禮而八月望後山川壇復有秋報之祭況自二月發聲之後無非雷霆震奮之日顧乃止於六月二十四日於義何取至於像設名稱禮亦無據所謂梓潼帝君者謹按圖誌英顯王廟在劍州即梓潼神姓張諱亞子其先越嶲人因報母讐徙居劍州之七曲山仕晉戰沒人爲立廟唐元宗西狩追封左丞僖宗入蜀封濟順王宋咸平中改封英顯又按文昌六星在

北斗魁前爲天之六府道家謂上帝命梓潼神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祿籍故元加號爲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宏仁帝君而天下學校亦多立祠以祀之京師舊有廟在北安門外景泰五年鼎而新之勅賜文昌宮額歲以二月初三日爲帝君誕生之辰遣官致祭道家謂梓潼以孝德忠仁顯靈於蜀廟食其地於禮爲宜祠之京師不合祀典至於文昌之星與梓潼無干今乃合而爲一誕出傅會所謂祖師三天扶教輔元大法師眞君者謹按傳記張道陵字輔漢光武十年生於吳之天目山善以符治病桓帝永壽元年

於靈峯白日上升百二十歲唐天寶七年冊贈天師中和四年封三天扶教大法師宋熙寧中加封三天扶教輔元大法師大觀二年冊號正一靖應眞君子孫歷代相傳皆有封號迨入國朝仍令傳襲正一嗣教眞人之封秩正二品以正月十五日爲祖師示現之辰遣官詣大德顯靈宮告祭又按宋邵伯溫聞見錄延安二十年曹操破張魯定漢中魯祖陵順帝時客蜀學道鵠鳴山中造作符書惑百姓從其道者輒出五斗米時謂之米賊陵子衡衡子魯以法相授受自號師君其衆曰鬼卒曰祭酒大抵與黃巾相

類朝廷不能討就拜魯漢寧太守鎭夔中觀此則陵本非異人而道家祖陵爲天師者特因天寶詔稱漢天師而然耳今正月十五日乃其生辰自宜其子孫祭於其家可也所謂大小青龍之神者謹按碑記昔有僧名盧自江南來寓西山之屍陀林秘魔巖一日二童子來拜於前盧納之爨薪供奉雖寒暑無怠時久旱不雨二童子白於盧能限雨期言訖卽委身龍潭須臾化二青龍一大一小至期果得甘雨事聞賜盧師號曰感應禪師建寺設像立碑以紀其事又別設祠於龍潭之上春秋遣官祭二青龍神國朝

宣德中勅建大圓通寺二青龍出現禱之有應於是加封號至今春秋二時遣順天府官致祭及遇歲旱遣官祭告蓋因舊傳二龍能致雲雨故累朝崇奉如此然雖稱二青龍其實蛇也蛇有神蛇其名曰蝓亦能致雨今此二蛇西山寺院處處有之略無靈異近者京師連年水旱祈禱無應則此亦非蝓蛇乃凡蛇耳蓋妖由人興久自衰息無足崇奉明矣昔宋祥符中天慶觀有蛇極怪異人以爲龍孔道輔以手板擊其首死之其患遂息程明道爲上元主簿茅山池有小龍如蜥蜴崇奉以爲神物明道捕而脯之使

人不惑後亦不聞如何則此二蛇之怪誕正此類也所謂
東嶽泰山之神者謹按圖誌東嶽魯之泰山今在山東濟
南府泰安州山下有廟自黃帝以來封禪者七十二君唐
宋元皆加神以封號曰王曰帝若祀人鬼國朝洪武三年
詔去封號稱爲東嶽泰山之神有司春秋致祭有事則遣
廷臣祭告今京師朝陽門外亦有東嶽廟實自元延祐中
元教大宗師張留孫買地爲宮奉祀東嶽天齊仁聖帝國
朝仍而不廢歲以三月二十八日及萬壽聖節遣官致祭
大嶽鎭海瀆以其山川靈氣有發生潤澤之功故歷代祀

之而泰山在魯封內歲時已有常祭況每歲南郊大祀壇
八月山川壇俱有合祭之禮前項祀典煩瀆無據所謂北
極佑聖眞君者謹按傳記北極佑聖眞君者蓋眞武神也
眞武本元武宋眞宗尚道教避聖祖諱改元爲眞元龜也
武蛇也此本北方元武七宿虛危星形似之故因而名後
乃以元武爲眞聖而作龜蛇於下靖康初詔加號助順曰
佑聖助順眞武靈應眞君及考圖誌乃云眞武爲靖樂王
太子也生而神靈長而勇猛志除邪魔遇紫虛元君授以
道秘東遊遇天神授以寶劍入武當山修鍊功成白日飛

昇奉上帝命往鎭北方披髮跣足建皂纛元旗統攝元武
之位此則道家傅會之說殊爲誕妄再考國朝御製碑文
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兵戈所向神陰祐爲多及定鼎金
陵乃於雞鳴山建廟以崇祀事載在祀典太宗文皇帝肅
靖內難以神有顯相又於京城艮隅并武當山各重建廟
宇而兩京歲時春秋及京師每月朔望各遣官致祭武當
山則命內外官員專一在彼提督列聖崇奉之意可謂至
矣憲宗純皇帝在位常範金爲像屢遣內官陳善齎往武
當山安奉蓋亦不過承先志以祈神休耳豈期陳善援引

左道之人鄧常恩等上則熒惑聖聽糜費內帑下則騷擾
道路虐害生民且又奏請重修京師廟宇改號靈明顯佑
宮日居其間引進邪術遂使香火之地幾爲姦盜之區固
非朝廷崇奉之本意使眞武有神亦豈其所樂聞哉所謂
崇恩眞君隆恩眞君者謹按道家之言有曰崇恩眞君姓
薩氏諱堅西蜀人在宋徽宗時嘗從虛靖天師張繼先及
王侍宸林靈素傳學道法累有靈驗而隆恩眞君則王樞
火府天將王靈官也又嘗從薩眞君傳授符法國朝永樂
中有杭州道士周思得以靈官之法顯於京師附體降神

禱之有應乃於禁城之西建天將廟及祖師殿宣德中改
廟爲大德觀封薩眞人爲崇恩眞君王靈官爲隆恩眞君
又建一殿崇奉二眞君左曰崇恩殿右曰隆恩殿成化初
年改觀曰宮加顯靈二字遞年四季更換袍服三年一小
焚化十年一大焚化又復易以新製珠玉錦綺所費不貲
每歲萬壽聖節正旦冬至及二眞君示現之辰皆遣官致
祭其崇奉可謂至矣今就其言議之薩眞人之法因王靈
官而行王靈官之法因周思得而顯而其法之所自皆宋
徽宗時林靈素輩之所傳一時傅會之說淺謬如此本無

可信況近年附體降神者乃欽發克軍顧玉顧倫之父子
其爲鄙褻尤甚往往禱雨祈晴杳無應驗則其怪誕可知
所謂金闕上帝玉闕上帝者謹按大明一統誌福州府閩
縣南舊有洪恩靈濟宮一所祀二徐眞人即今之金闕玉
闕二眞人也眞人五代時徐溫子曰知證封江王知諤封
饒王嘗提兵平福州福父老感之圖像以祀宋賜今額又
考之御製碑文云太宗文皇帝臨御之十有五年適遘疾
弗豫百藥罔效或有言神靈驗者禱之輒應脫然平復於
是大新閩地廟宇命有司春秋致祭歲易時衣給戶灑掃

又於京師立廟以祀之加封金闕眞人玉闕眞人十六年
又加封金闕眞君玉闕眞君賜廟額曰洪恩靈濟宮正統
初年重新宮宇進號金闕崇福眞君玉闕隆福眞君成化
二十二年重加尊號伯曰九天金闕總督魁神洪恩靈濟
慈惠高明上帝仲曰九天玉闕總督羣神洪恩靈濟仁惠
弘靜上帝遞年以來每月朔望并萬壽聖節正旦冬至及
二眞君誕辰俱有祭祀遣官行禮及時食獻新至今不缺
四時已有皮弁冠大紅紗羅紵絲織金錦雲龍朝服近又
加以平天冠明黃紗羅紵絲衣服其黃服五年一次更換

焚化紅服十年一次更換焚化夫神之世系年代可考如
此本非有甚異也先年止因有功於閩廟食一方後以保
護太宗文皇帝聖躬故京師有別廟之奉但本處既有春
秋二祭而京師一年之間復有前項祭祀不無煩瀆且惟
○○○○○○○○○○○○○○
皇上帝主宰於天而兄弟僉稱上帝其爲僭擬可知所謂
神父聖帝神母元君金闕元君玉闕元君者謹按徐仙眞
錄及國朝御製碑文神父神母者即二徐眞人之父母金（此更無謂）
闕玉闕元君者蓋其配也宋理宗朝封父齊王爲忠武眞
人母白氏仁壽仙妃配許氏助順仁忠仙妃陶氏善助慈

懿仙妃國朝永樂中加封父刻亮眞人母淑善仙妃許氏眞應仙妃陶氏恭靜仙妃繼又進封其父爲眞君成化二十二年神父加封高上神王慈悲聖帝神母加封安寧護國恭靜元君金闕妃天房衞保節端元君玉闕妃天房衆母顯祐元君每歲萬壽聖節正旦冬至俱遣官祭祀金闕玉闕元君又有誕辰之祭皆因二眞君一時禱應之功故推及而崇奉之如此夫神父徐溫乃五代時誤國之臣專權弒主殊無功德祀以報功豈宜濫及況父母并妃俱受隆名稱帝稱君僭擬益甚所謂城隍之神謹按易坎卦有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蓋謂君人者觀坎之象知險不可陵也故設爲城郭溝池以守其國而保其民人傳記謂其制自黃帝始歷代建國必有高城深隍上以保障宗社朝廷下以衞捍百官萬姓其所繫甚重其爲功不小故國朝之制天下府州縣皆有城隍之祭京都城隍廟舊在順天府西南累朝皆加修葺歲以五月十一日爲神之誕辰萬壽聖節各遣官致祭夫廟祀城隍之神本非人鬼安得誕辰可謂謬妄況每歲南郊大祀壇八月山川壇俱有合祭之禮事體已重既與天下府州縣之祭不同今又復爲頻瀆之祭不亦謬乎前項祭告俱合罷免謹具覆奏伏候聖裁

國之大事在祀鄭子產小國諸侯之相耳尚能援據典禮不爲神怪所惑況天子乎引經據史攷索詳明存此以爲世道之防淫祀可一正矣

議改北嶽疏

沈鯉

謹題爲仰承德意請正祀典以隆聖治事祠祭淸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巡撫大同地方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胡來貢題奉聖旨恒嶽祀典着禮部查明定議來說欽此臣等謹查得渾源州志內開恒山在州南二十里古北嶽也上有嶽廟陶唐氏所建舜時北巡狩至於北嶽值大雪遙祀之忽飛一石墜帝前名曰安王石乃建廟於大茂山又五載再巡狩其石又飛於曲陽復建廟於曲陽今州之恒山有觀乃唐武德中道士高明素所建也又有洪武十二年重修古北嶽廟碑文內載渾源恒山爲古北嶽自有虞氏歲十二月北巡狩躬行望祀後飛石東遷卒建祠於曲陽歷代因之而恒山之祠廢不復舉是則北嶽之祀於渾源州志者如此及考得尚書禹貢冀州恒衞既從註云恒水出常山郡上曲陽縣恒山北谷在今定州曲陽縣西北恒山也周禮職方氏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恒註云在上曲陽縣蓋職方之并州卽禹貢冀州所分也史記趙簡子藏寶符於恒山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註又云在上曲陽西北杜氏通典及文獻通考皆云定州曲陽縣北嶽常山在焉而通鑑地理通釋亦云常山在定州曲陽縣西北百四十里常水出焉蓋漢置恒山郡避文帝諱改曰常山皆今眞定也宣帝神爵元年詔太常寺祀五嶽四瀆而北嶽在常山之陽卽常山郡之屬縣也唐武德貞觀之制祭北嶽恒山於定州蓋至唐復置恒山郡宋初緣舊制亦祭北嶽於定州漢碑不存無所於考唐宋碑刻具載北嶽祠事錄則曲陽之祀北嶽不始於五代之際明矣元起朔漠正宜祀於渾源乃代祀碑記仍在曲陽迨至國朝洪武三年二月首奉太祖高皇帝之命肇祀北

嶽及三年六月降詔正名定爲常典列聖繼統遵行無斁是則北嶽之著於曲陽縣者如此及考曲陽縣在隋爲恒陽縣恒山在縣西北一百四十里渾源州元初爲恒陰縣恒山在州南二十里山南曰陽山北曰陰或曰皆指恒山而名未可知也後魏立五嶽四瀆廟於桑乾水之陰考之北史蓋其時建都平城因總祭嶽瀆於此非因北嶽所在而專祀也又查得弘治六年七月內該太子少保兵部尚書馬文升題爲釐正祀典事該本部覆題北嶽恒山之神祀於曲陽自漢唐宋以至國朝上下幾二千年未之有改

其渾源州雖有恒山亦名北嶽然祀典不開碑志無考禮
云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今一旦
廢此舉彼恐有窒礙奉孝宗皇帝聖旨是欽此欽遵今該
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巡撫大同都御史胡來貢題請
改祀北嶽於渾源州恒山卽命大臣出關祭告各一節除
今次祭告已經題奉欽依無容別議外照得改嶽事體關
係重大據今所查反覆參詳竊謂載籍雖傳必折衷於經
傳典禮至重難輕信乎傳聞今據本官所請固非無據第
其引虞書魏史之文亦止言祭於恒山而未見恒山所在

至禹貢恒水出常山郡上曲陽縣恒山北谷卽今定州曲
陽縣則恒山之在曲陽旣已明著於經文而漢神爵元年
祀北嶽上曲陽唐武德貞觀祀北嶽定州則曲陽之祀恒
山又非肇始於五代蓋歷二千餘年而明禋如一日誠考
據精確非漫然沿襲也其謂五代之後祭於曲陽者蓋因
宋失幽并遙祭北鎭醫巫閭山於定州北嶽祠中遂誤以
爲望祭北嶽耳至於渾源之稱北嶽止見於州誌碑文而
稽之經傳茫無可考想其記載之辭亦出傳聞之誤卽誌
內飛石等語在本官亦謂其不經矣而可據其文以改祀

乎大抵恒山自太行東來綿亘千里同一分野在南在北
皆可取名卽以山之向背而言則祀於陰者終不若祀於
陽者之爲正也昔金世宗時議者以都燕請別議五嶽太
常卿范洪力言其不可而止則改嶽之事自昔重之而先
臣尚書倪岳所爲有其舉之莫敢廢之者誠千古之確論
又引祖制以折之
矣況我太祖高皇帝神聖開天極重祀典當時山川地理
無不圖上而曲陽之祀仍舊卽今大明集禮所載漢唐宋
北嶽之祭皆在定州曲陽與史俱合可見當時考核已自
精詳二百餘年國有大事必行遣告豐碑鉅刻林立祠下

則今恒山實爲畿內重鎭孕靈已久一旦毀廟貌廢碑刻
舉而改建於邊徼之地竊恐未可輕易也而況在彼無稽
在此有據又彰彰如是乎臣等再三酌議北嶽恒山之神
委應遵依憲典仍祀於曲陽縣其渾源州恒山旣有洪武
年間重修廟宇合無查照弘治中原題行該鎭巡撫衙門
轉行彼處官司量加修葺用存古跡庶幾兩全但事關典
禮臣等未敢擅便伏候聖裁

祀嶽爲國家大典不當輕易變置分明似咢義例了然
議禮者可以爲式

請斥添祀疏

唐胄

臣惟自古一代帝王之興必生一代佐命之臣以爲之輔故君當大統旣集之後必隆褒臣之典非但以報其功亦所以尊崇吾之德業以昭示萬世也我太祖高皇帝南京功臣廟之建此開國之大典今百六十九年天下至今無不仰者近日武定侯郭勛無故將伊始祖郭英奏欲添祀以致該部乞請多官會議不敢遽抑之者以稱伊祖與在祀徐達等功同一時但達等物故各當廟建之時而英獨以後死不與此可欺以其方之言哉之也及都給事邢如默之奏已明而我皇上愼重猶欲禮部看了來說豈如默之論理雖甚當而叙事或未詳也臣惟皇祖當開基洪武之二年正月乙巳命立功臣廟於鷄鳴山六月丙寅廟成遂論功列祀凡二十一人命塑死者之像虛生者之位蓋是時胡大海馮國用趙德勝耿再成丁德興俞通海張德勝茅成皆已死先棲神於卞壸蔣子文等廟今復祀此所謂塑像者此也而徐達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華高吳良吳禎曹良臣康茂才吳復孫興祖俱見在所謂虛位者此也是當論祀之時已合生死者之功而定之矣勛

何據而敢爲此言也哉及細讀勛奏稱英於洪武十七年論開國功受封至永樂改元始卒不與享祀非功有優劣實死有先後然後知勛乃不學少知之誤也蓋洪武十六年雲南旣平次年論功以大將潁川侯傅友德進封潁國公而於副將已侯之藍玉仇成王弼許世其爵因論及偏裨謂陳桓胡海郭英張翼等兵興以來屢效勤勞今勲尤著於是各都督僉事桓封普安侯海東川侯英武定侯翼鶴慶侯子孫世襲食祿各二千五百石蓋廟之定祀至是已十六年而英始侯其所論者乃雲南之功而勛誤以爲開國也且大明一統志凡天下郡縣例書人物故鳳陽志英蓋各以其地言彭韶尹直楊廉所著皇明名臣錄俱不載英惟黃金開國功臣錄五百九十三人凡建功於國初者不論大小皆錄而英亦與焉蓋各以其人言皇明祖訓首章議親條下開列三公二侯五家而英以皇妃王妃附馬之貴其家亦與焉蓋專以親言俱與廟祀無干而勛皆泛引以爲証又惑也又太廟配享當廖永安未除之先凡一十三人其已死廖永安俞通海張德勝桑世傑耿再成胡大海趙德勝之七人於洪武二年正月丁未太廟之享已隮

在配王九年始加封號賜謚而徐達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等六王則各隨其卒之年進侑皆皇祖親定即古爾祖從享祭於大烝之義比之廟祀其典尤重英於廟且不與祀而又欲望其配享豈不尤惑也哉夫英功業至侯非不大又以武弁詩書大備孝友恭儉謙虛之德爲世所仰而勛今日之祗奉眷顧且能奏大禮大獄諸罪之釋以將順聖德之美亦爲可重故尊祖而陷於不知其情雖輕而於我開國之一大禮所關則重前代帝王之舉此者若漢高祖唐太宗之於其身漢明帝之於其父光武皆身

當龍虎風雲之會目擊乾坤再造之真鱗翼攀附之勞素孚於平居而山海排倒之機又燭於臨境其翊戴之力雖俱不負於山河帶礪之盟而意氣之勝則自有出於牝牡驪黃之外如西漢元功十八位次東漢雲臺三十二及唐凌煙二十四之圖畫烜赫宇宙歷其世代未有異議而欲參差之者至今照映青史然皆託褒揚於位貌而我聖祖之享祀則以血食寓褒揚其報尤重故品題尤精如六王元勳配享廟祀兩廡上俎其配享六王以下今尚六人俞通海張德勝桑世傑耿再成胡大海趙德勝皆取於死事

而當時茅成亦死事者惟與廟祀而不得配享廟祀六王以下十五人以功多於五百九十三人之中僅取焉國用丁德興華高吳良吳楨康茂才吳復曹良臣孫興祖九人以酬其功雖今配享六人之中惟胡大海趙德勝耿再成俞通海張德勝得與茅成而下六人其桑世傑雖在配享而不得兼廟祀其神會之妙非口舌能言筆墨能盡者故今位列差次之間尚不可輕移易況有無之額敢得而增損乎使勛而知此縱英侯功先於開國亦當俯首斂避況後以南征而敢啟口也哉伏賴皇上於英之配享廟祀且

寢其議使在天之靈慰聖祖當日之心額序之席俛諸臣素聚之魂而英平生謙讓之精爽安食家廟於百世不致忸怩於非議之旁則勛知孝而不知學之誤亦可洗雪以全終臣節而我國家之一代禮樂崇隆於聖明之世爲史籍萬萬年無疆之光矣臣以事干祖宗成憲故敢瞽衷披瀝冒瀆天威不勝戰慄待罪之至伏望聖恩俯賜鑒納則輿情允協禮樂昭明神人悅服矣

武定以平滇得侯與開國功臣迥別而當時乃造作小說至欲比績於徐常數公直不滿識者之一笑也

稽古樂以裨盛典疏

廖道南

臣伏考我太祖高皇帝諭曰治天下之道禮樂二者而已若通於禮而不通於樂非所以淑人心而出治道達於樂而不達於禮非所以振紀綱而立大中禮樂並行而後治化醇矣臣嘗莊誦竊歎以為聖祖獨稟全智超越千古允升大猷參贊萬化故至治馨香達於神明休徵駢蠱發諸史冊禮樂百年而後興信有由矣恭惟皇上建中致和體信達順光紹聖祖之丕圖祇衆隆古之盛典禮崇三重樂備四郊邇者宸翰飛灑親撰圜丘樂章昭煥乾文發揮道妙比之絃管協乎律呂眞有以動天地而感神明矣臣惟古帝王之樂莫善於虞莫盛於周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周官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盖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五與地十合而生土其聲為宮地四與天九合而生金其聲為商天三與地八合而生木其聲為角地二與天七合而生火其聲為徵天一與地六合而生水其聲為羽五聲相生旋相為宮於是乎播之以八音所以宣八風之和聲也諧之以十

二律所以順四時之和氣也有元氣而後有和氣有元聲而後有和聲聲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而天地之和應矣臣請以古樂可行於今與夫今樂有戾於古者言之樂律之制陽律從乾陰呂從坤故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鍾以祭地祇奏姑洗歌南呂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鍾以祭山川奏夷則歌小呂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以享先祖盖人聲與樂聲相比而疾徐高下各有其節今之樂律則職掌於太常寺協律郎傳之既久而浚失其初意用之既殊而不得乎元聲其陰陽配合之禮律呂子母之義恐未必盡然也古者樂舞之設文舞羽籥武舞干戚故祀天神則舞雲門祭地祇則舞咸池祀四望則舞大磬祭山川則舞大夏享先妣則舞大濩享先祖則舞大武盖樂舞與樂律相應而綴兆疾徐咸中其度今之樂舞則隸籍於太常寺樂舞生朱干玉戚其會之於服冕幘旄麾弗辨之於佾其於樂師六舞之儀舞師四舞之節恐未必盡然也古者大享之禮所以親君臣也周禮王宮縣九享食奏燕樂歌工在上舞位在下琴瑟在堂鐘鼓在庭各從其類無相奪倫今大祀慶成設宴於奉天殿教坊司

承應雅俗混淆優侏儒攙恐非所以祇承上天之休恩也
古者籍田之禮所以重農事也周禮王出入則奏大夏詞
癸除壇農正陳籍鬱人薦鬯犧人薦醴各司其事無相越
職今躬耕籍田設樂於先農壇教坊司承應群伶紛擾衆
劇喧嘩恐非所以表率下民之先務也凡此數者雖誠諸
令甲相沿有年而關係匪輕釐正宜急宋儒周敦頤曰樂
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慾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
變今樂而欲致治者遠矣皇上法古帝王行古典禮天地
日月之祀既以復其初朝廷未盡合乎古記曰作者之謂

聖述者之謂明明聖人在上必有所作矣或謂元聲難知古
樂難復臣歷考經籍樂家之說尚在也論樂之本則有若
樂記載樂之文則有若禮儀自周以降雖失其傳然司馬
遷撰律曆志班固宗之是故有三統之論蔡元定著律呂
朱熹稱之以爲成一家之言若陳祥道樂書則又備載古
今之制而無遺者也然欲求元聲當求諸經易曰雷出地
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夫雷也者運天地之元氣以鼓萬
物之出機者也知雷之元氣之所以發則知樂之元聲之
所以宣矣舜命夔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故聖

祖謂熊翀曰樂以人聲爲主人聲和即八音諧矣斯訓也
萬古不易之至論也記曰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
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臣非知樂者也姑述所聞按諸
樂書條爲之說一曰稽五聲以正八音二曰稽八音以正
十二律三曰稽十二律以正旋宮若歷代諸家之說亦互
有得失先儒許衡固有定論矣臣等不敢備述謹繹其義
附錄進呈仰冀聖明俯垂采擇

雅樂之失傳久矣以人聲爲主萬古不易義明辭暢眞
不媿儒者之言

明文遠卷二十八

甬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西昌羅景泐亦渾同選　受業羅仰錡慎調參閱

奏疏十五　命令　制敕

法祖宗慎庨旨以光聖治疏　　顧溱

臣等仰惟帝王之御天下也居高聽卑非命令則何以奔走天下鼓舞萬民也哉故易之姤其大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此之謂也惟其所繫有甚大焉者天下之所以治亂人心之所以從違四海九州之所以觀望天地鬼神之所以鑒臨福履災害之所以隱伏咸有繫焉者故必至公而後可以折天下之私必至正而後可以關天下之邪必至明而後可以燭天下之幾微必至和而後可以銷天下之粗厲必審定於未發之先執守於既發之後上順道以出命下奉道而順從而後可以絕天下之窺伺邇者服遠者望道化光也故易之巽彖曰重巽以申命彖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書周官曰慎乃出令詩大雅抑之篇曰訏謨定命皆深有見於此耳三代之時君臣之際情意交孚事至物來面相告語殿陛之間而家人父子之風行焉命令烏得而不善耶降及季世堂陛之間過嚴而腹心之意已微紙筆之文太勝而講求之實甚遠其命之數也有其言無其事有其非無其效職此故耳西漢之時惟文帝庶幾有古帝王風洪惟我太祖高皇帝酌古準今凡天下事情諸人皆得章奏或容面相告語務求至理然後命下海內康寧太宗文皇帝又爰立內閣設大學士掌絲綸凡章奏悉下其手票擬訖再上帝前御覽遂下各衙門諸臣無敢增減一字於其間者故當時庨旨之頒皆公是公非善惡苟乖於法不諱私昵苟有其勞疏遠不遺焉自茲以降聖子神孫萬世守之萬世之盛也奈何

於正德逆瑾等弄權欲箝天下之口以顛倒是非之衡一切章奏凡有關於忠君愛國弗便已私者多留中不出其出者或着回將話來或便加黜逐或跪門後着鎮撫司好生打着問或道路遠假駕帖到處拏人朝為廷臣暮為遷鬼生不保身死不保墳凡此內閣被其擠奪而不由票擬先帝被其蒙蔽而短於聰明壞祖宗之德意失天下之人心莫有甚於此幸而陛下龍飛雄藩入繼大統凡先帝時逆瑾等弄權獘政一旦剗洗殆盡聖德神功彌漫天地天

明文遠卷二十八　奏疏十五

下並奏悉下內閣票擬他無敢增減一字者或親灑御翰御旨一頒天下罔不稱快暇則時召內閣大學士從容訪問務求至理或親賜果物待以腹心臣等聞之皆擊節稱歎以爲虞廷之風亦不是過聖祖神孫正相合德成王高宗不足爲也尚何有於漢文帝奈何邇來道路喧傳以爲漸不如初向之章奏陛下悉經御覽而今日之經御覽者十無二三如此則憂勤之意微向之章奏悉下內閣票擬而今日之下內閣者十無二三如此則師資之意微向之憂國愛民者多見俞允而今每不從如此則公論之所以

日消向之誣上行私者多見罷黜而今每得請如此則私議之所以日長向也違法之事與夫犯法之人皆的有定處而今也每見含糊至於駐部邸報曰已有旨了曰已有旨了罷曰已累有旨了曰已有前旨了罷甚至諫者之詞稍或過直有犯權勢則便着鎮撫司知道或便着回將話來雖元老舊臣略不優禮若此者不一而足夫朝廷天下是非之極也朝廷是非之衡定則天下之是非罔有不定者苟衡焉一移則天下之風靡然而去矣可不懼哉可不懼哉故聖旨之頒是是非非惟求其當焉以快人心而已

苟前旨偶未當焉則陛下速當俯從天下所請以光聖治可矣故從諫弗咈改過弗吝此帝王之美德人主之雅量也豈可溺於苟且陷於偏私不論是非不容曲直一切報罷如臣等所見邸報御旨與夫臣等所聞道路喧傳者哉況欵曲故縱多加於權勢犯法之輩而留難阻遏每逮予縉紳忠諫之人夫諫官乃權勢之讎有國之寶也彼固欲效忠於陛下耳雖所見有偏處其心則無他也人主之於天下一日萬幾聰惑壅蔽者不少而進諫者又以螻蟻之軀觸犯雷霆之威是豈諫者之所利哉故人主開導而求

諫和顏色以受之尤恐其不諫豈料聖明在上乃有此訑訑之聲音距人於千里之外夫如此而欲其命之發也動天地感鬼神海外率俾福履駢集胡可得也夫如此而欲其命之發也折天下之私闢天下之邪熄天下之幾微銷天下之粗厲絕天下之窺伺道化光也胡可得也雖然臣等據道路所聞與邸報所見論列在此誠有不自信者蓋陛下之春秋日富一日總攬乾綱日深一日則親賢講學必日篤一日進德修業必日增一日其肯不任內閣票擬而獨任偏信哉誠若此則甚非我太宗文皇帝設立內閣

大學士至意其與臣等所陳經史德音亦遠其[illegible]所無幾也可不痛哉傳曰令重則君尊又曰國之安危在出令今日之聖旨命也猶令也公則重私則輕諸君子則重謀諸匪人則輕能法祖宗則重不法祖宗則輕重則君尊則其國安輕則君卑卑則其國危此數者不可不審也或曰今日閣老前者二言官交章論之矣今后票擬似亦不須臣等以為破祖宗之德意壞國家之大體必此言也使二言官之言足信則太宗之德意不足法乎況二言官之言多出一時憤激適足為藉口長奸之資耳且票擬

在內閣主張在陛下也伏望陛下自今以後益以法祖為心凡睿旨之頒須珍重愛惜勿以人言自沮勿以無過自恃勿以有過自諱崇帝王之美德擴人主之雅量親賢講學已聖益聖凡天下章奏悉下內閣大學士票擬付聖覽後餘臣當敬守奉行務公是而公非毋私怨而私惡陛下時賜面語亢為稽考仍乞戒諭司禮監務虛心求含見崇儒抑邪安靜檢束今日司禮監太監張佐之所自許者亦衆人之所共望者萬一果如道路所聞鄉報所見是昔前此執事者之故智遺累歟抑亦今日司禮監之所欲改焉者也聖論一頒彼必樂於聽從矣夫如此則是非之所既定君臣之美愈臻將見聖旨之頒所謂動天地感鬼神等效驗有可必得其與經史之所稱述者媲美祖宗之所建立者合德較諸正德遠矣而陛下之不克有始者今將有終矣

自古君臣相與溫綸批答情意藹然何至輕薄如奴隸也一則曰這厮再則曰打着所謂使臣以禮者安在哉輕命令即所以輕朝廷此段議論在宇宙間必不可少其發揮精綻處直是警心動魄

嚴禁令以杜奸謀疏　章僑

邇者南京孝陵神宮監司香內使谷大用奏爲懇乞天恩司香圖報以便調理一節陛下付之該部知道是蓋不與其進也仰惟聖明鋭意中興決不爲此輩所惑而臣竊有過慮者則謂谷大用等罪大惡極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幸未即誅方將喘息不寧猶恐不得首領以沒而何敢於自鳴哉其爲此謀蓋以嘗試陛下也（誅意）不於此時早辨而痛絕之死灰復燃之心羸豕蹢躅之勢豈一大用而已此臣之所爲過慮也（論有深識）竊惟先帝初政清明可纘列聖之美未幾爲

大用等所誤內連瑾賊外引寧彬樹八黨之兇釀十年之禍而汚我明百五十年之治遂使先帝不得正其終論者言之備矣陛下知之悉矣是故飭奉欽依列其罪狀則曰他每隨侍先帝朋奸黨惡百計蠱惑離間宮闈竊弄威柄變亂成法放逐大臣陷死忠諫導引巡遊招權納賂盜竊名器冐濫爵賞古今大惡神人共怒本都當從重治姑且寬處谷大用丘聚降俸南京孝陵司香欽此乃正德十六年四月之明旨也禁其貿緣則曰谷大用魏彬張永等首先黨比蠱惑專權亂政張銳張忠張雄于經蘇縉孫和劉養等相繼進用彼此效尤朋奸壞事幾危社稷貽累先帝俱罪惡深重朕在藩邸知之甚悉且新政之初姑從寬發遣黜革豈容貿緣再亂天下今後但有與他每交通請謁的即係奸黨一體從重治罪欽此乃嘉靖元年十月之明旨也夫天語誠嚴威於雷霆凜於鈇鉞（纖悉）由前旨則大用等死有餘辜由後旨則大用等生無還理不知一旦何所窺瞯何所倚賴故違詔旨而敢於陳乞如此叙奉迎之勞攙康陵之便假生還之語投干進之機既誤先帝復欲誤陛下既誤先帝於御前復欲誤先帝於康陵其爲設謀積慮

可知也罪不容誅矣臣謂不早辨而痛遏之而姑從應之（逆折奸謀使見陛聚肺肝盡露）恐乘間伺隙每飯不忘一邪先登羣兇競起擅久憤之毒而甘心於熟路不但一大用不但如往時而已也先帝既誤陛下容再誤耶且今左右諸臣號爲老成練達者有之所望中外夾持共塞蹊徑將小人自無容足之地萬一慮不及此而輕啟其貿致被復亂天下將來玉石不分矣臣之所過慮尤左右之所黨惡者也關係匪輕法宜禁絕不惟是也臣又風聞有等先年壞事罷閒文武官吏人等或以考劾或以裁革自宜畏罪遠去老死牖下未爲不幸顧

乃潛住京師交通往來夜聚曉散鬼秘神奸或亂衣冠以混衆或假名姓以欺人或挾貨以營求或流言以飛謗變黑以爲白倒上以爲下權門乞哀怨家致讐恣肆浸淫漸不可長凡此皆先朝之罪人新政之所宜誅而不誅者也迹其奸謀去谷大用等無幾矣如臣愚慮亦合通行禁約伏望陛下大奮乾剛申嚴巽命先將谷大用遠徙以示決不復用之意然後勑司禮監及南京守備衙門務各嚴加鈐束其有夤緣如谷大用等前項罷閑官吏人等希圖復用蠹害新政者宜着緝事衙門通行訪拏斥逐務在盡絕不得容隱回護知而不舉者許臣等科道指實劾奏以故縱論仍望陛下以謹微之思圖勵精之治庶上下一德法度整嚴久安長治之策端在此矣臣待罪言官今日不言將有不勝其言者以故冒昧不敢謂杞人之私也伏惟聖明裁擇

前朝閹宦之禍至正德極矣天啟則踵其獘而甚焉者也蔓草復萌終爲社稷之患沉心讜論千古不磨

愼出命以示大順疏

汪思

邇者給事中劉㝡得罪褫職科道諸臣以爲斥逐言官殊乖治體交疏懇請乞賜優容不意上犯天威嚴加詰責聖恩浩蕩尚免刑誅螻蟻微軀粉骨難報臣已隨班入謝感激無涯退而深思猶有疑惑既存胸臆不敢腹誹謹用敷陳冀回天聽此臣區區一念之忱陛下誠有社稷深憂則曰是朴直者或可聽也不然則曰是狂愚耳不足問也其又不然則是奏擾之罪無復可逃萬鈞所壓雷霆所擊摧折敗壞臣復何惜但恐天下之事方將勞聖慮耳然臣念陛下聖明必不肯至此極也臣聞之易曰重巽以申命夫巽順也重巽者上下皆順也上順道以出命下順道而從之於是乎風四方而鼓萬姓古之善治天下者用此道也陛下之出命於此殆有歉乎陛下即位之始詔旨流宣臣工奉行罔有或怠可謂得巽之義矣既而初心漸弛德意頗乖人心未免驚疑臣下未免駁議馴至今日更又可愕陛下豈未自知乎臣請言之聖諭有曰朝廷設言官務以指實具奏不許虛詞奏擾似也然言官因風聞言事自祖宗來固已許之蓋勢有所不及詳機有所不可泄一有見聞

即當奏報徐行勘實庶足防奸如曰止當據實不許風聞則論劾益難儉邪日肆矣聖諭又曰劉寀劾奏事不以實輕率妄言回話又不認罪寀誠輕率可罪矣然崔文之惡言者競興各以所聞告之陛下多㢘內帑寀亦奏所聞耳其實固不可知寀既有聞不敢不告寀之心則實也律文曰奏事詐不以實寀何嘗詐使寀而不以所聞告乃爲詐不實耳若夫回話之說尤有可議方崔文有訴陛下止令寀查明銀兩耳寀之再奏亦止言內帑不得查究崔文不當搆陷耳陛下固未嘗責寀回話寀亦何得認其罪哉聖諭又曰姑從寬調外任以稱朝廷容宥之恩臣則以爲陛下何能容宥之有夫崔文陛下弄臣也劉寀陛下諍臣也弄臣以快一身者也諍臣以利天下者也假使寀更疏狂徑訐陛下猶當宥之以彰仁聖乃爲弄臣私昵之故而黜忠直之臣未見其爲容宥也聖諭又曰這廝每如何這等奏擾恣意回護本都當拏問究治且饒這遭再不許仍前奏擾夫諸臣之意蓋爲社稷深憂故敢交章冒救豈有敢爲同官奏擾聖情以輕蹈拏問究治之禍又況草疏初心已分顯戮其身不敢保於寀乎何回護之有陛下始亦不

亮諸臣之心矣虞夏之治亦既盛矣而君臣之間更相敕戒不敢怠忽陛下繼亂而興治績未就奇災大沴所在輿嗟正宜恐懼修省訪問缺失乃禁臣下使勿復言臣之愚狂誠不敢奉詔也夫自興獻帝尊崇之議外廷羣臣不能悉合陛下之意及夫近日都督同知陳萬言賜第之事又復議論相乖左右近褻必有獻諛貢佞抑或借此興讒將（直窮到受蠱根源何等心力）謂外庭於陛下懿親每不相假遂使聖情疑惑心意滿疾謂此輩爲尊承謂羣臣爲遠慢言不是聽諫不是從是未可知也如其信然則陛下之赫怒固宜然此豈盛德事哉又如內帑銀兩陛下既有職掌不容稽支矣若以妄劾崔文爲寀之罪則直罪之可也何爲而使寀查明以難之及（血脈）寀言其難然後加之罰也是乃挾術搆陷之謀殊非王者正大光明之體又陛下先因刑部之參已曰崔文已有旨了饒他後因崔文之訴乃又怒其屢留溫語褒詞不一而（英快令潤有心哉）足是方以有罪而怒之忽以有德而違之私情公義轉展相妨意有偏投便爲所勝臣恐陛下剛明之資或其有可憾也夫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一言一話若甚細微流布四方實關大體蓋一時詰難雖下情易

窮而少有乖違則人心未服甚非重巽順出順從之義也
陛下如欲諸臣勿言何不俯從衆志省察愆尤刪去己私
深惟至計納諸臣之說復劉㝡之官自今膺旨擬行一切
責付內閣務俾詳慎允當大順人心如或過差責有攸在
若是則羣臣將順之不暇又奚奏擾之病乎唐臣魏徵言
於其君曰願使臣爲良臣毋使臣爲忠臣亦臣之夙願也
臣言已盡涕淚交零待罪闕庭不勝戰慄

層層披駁幾令世廟無可藉口在奏疏中極有章法極
有骨力文字

慎政令以崇國體疏

劉思賢

臣等於隆慶三年十二月初一日伏見都察院等衙門接
到內閣傳奉聖諭近來災異頻仍多因部院政事不調假
公營私聽信刁風濫受詞訟誣害平人致傷和氣着廠衛
暗訪來奏欽此欽遵臣等仰見陛下遇災知懼保安圖治
之盛心也臣等待罪臺端於諸臣政事不調干召災沴不
能糾正致煩九重嚴命儆惕有位臣等愧死無地尚復何
言但廠衛暗訪一節實係國體安危不敢不爲陛下陳之
夫天下之政猶之一身天子元首也輔臣腹心也部院股
肱也科道耳目也恭惟祖宗立法以機務付腹心之臣以
幹理付股肱之臣以糾劾付耳目之臣用即弗疑疑即弗
用而人主從容高拱鏡鑑自得上焉推赤以御下而下不
懼下焉輸赤以奉上而上不猜一體相成泰象斯舉此時
廠衛之設止於盤詰奸宄譏察非常而官員之賢否政事
之得失毫髮不得干預祖宗之制蓋甚善也後因奸佞肆
權創置西廠潛奪威福流毒縉紳先帝即位首鑒此弊一
洗更新故四十五年以來百司庶府莫有敢欺亦莫有忍
欺者相孚相與之情真可以媲都俞吁咈之盛矣設今部

院有不能盡職之臣而科道等官不能糾衆在三四輔弼日侍左右自足備顧問資鏡照矣必以者訪之權付之廠衛哉且訪曰暗訪則事必真秘恐以是爲非以無爲有何不可爲往日西廠之事可鑒也况廠衛既得以訪部院則部院之位望日輕輔弼之忠悃難達陛下不惟疑股肱疑耳目且疑腹心矣數者皆疑是所信者獨廠衛耳疑既多則臣下之情阻信既獨則壅蔽之患生此端一萌可爲寒膽方今聖明在上太陽當中羣陰退伏卽廠衛諸臣因未必敢私作喜怒仰負任使然履霜堅冰勢以漸至陛下以

耳目寄之羣小羣小之中萬一有華琪王琪者鼓煽其間雖使呂强復生而臣等能保其不蹈前轍乎此大小諸臣所以改觀易聽而不能自安其職業也伏願皇上推至誠以體羣生本大公以弘聽納部院政事不調明加譴責或令科道等官指實參奏下輔臣計議恭候宸斷其暗訪一事再乞聖明酌議應否施行廠衛諸臣有乘機收置奸徒妄生事端希張氣勢者仍許臣等訪實參究則羣疑自釋庶職畢修明良交泰實在於斯臣等不勝隕越祈懇之至

厰衛生事專以伺察爲工人主一墮術中自謂精明而不知適所以成壅蔽其害乃不可勝言矣三復此疏爲之耿耿

重制誥疏

張孚敬

臣竊惟制誥者王言也知制誥者臣職也知制誥而使王言不重則不得其職矣臣按國初以來成化以前制誥之體猶爲近古明敷履歷宣昭事功其於本身者不過有餘字其單恩祖父母父母并妻室者不過六七十字言之者無費辭受之者無愧色近來作習干求文尚誇大藻情俯僞張百成千至有子孫讀其祖父母父母誥敕莫自知其（當時流弊也）（自如此）所以然者卒使萬乘之尊下麿匹夫匹婦之賤良可惜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今

當聖明之世可使制誥之文爲枝葉之詞哉伏乞勅下內閣自今以後凡爲誥勅必須復古崇實一切枝葉浮誇之辭盡行刪去庶王言重而人知所勸矣

制誥之文莫詳於宋亦莫善於宋除一官必予一誥其降謫亦如之精嚴典雅不可移易所以成一代文明之治也後世空浮枝蔓濫觴極矣當國制者不可不莊誦此疏。以萬乘之君下麿匹夫匹婦之賤爲可惜不媿宰相之言

明主體以重王言疏　張居正

竊照閣臣之職專一視草代言故其官謂之知制誥若制詞失體以致輕褻王言則閣臣爲不職矣謹按舊規凡官員應給誥勅該部題奉欽依手本到閣撰述官先具稿送臣等看詳改定謄寫進呈候批紅發下撰述官用關防掛號然後發中書舍人寫軸用寶此定制也至於制命之詞貴在簡嚴莊重乃爲得體查得成化弘治年間誥勅敘本身履歷功績不過百餘字祖父母父母及妻室不過六七十字至於慶典覃恩則其詞尤簡蓋以恩例概及比之考

績不同故以賚被爲榮不必詳其閱歷此制體也近年以來俗尚干求詞多浮靡撰述官沿襲舊弊往往不候進呈先將文稿傳示於人其中詞語文過爲誇侈多至百千言或本無實行虛爲頌美或事涉幽隱極力宣揚臣等方欲爲之更定而本官已先得稿發軸矣夫誥勅者朝廷所以告諭臣下者也臣諛其君猶謂之佞况以上諛下是何理乎查得嘉靖十二年該大學士張孚敬等題爲重誥勅事奉世宗肅皇帝聖旨卿等所言足見敬慎至意近年以來委的誥詞之文浮泛誇譽至於數百甚非制體甚非王言今後都着删去浮詞以存實體欽此又該本官題爲前事叅論制勅房辦事大理評事岳梁撰擬南京兵部尚書陶琰贈官誥文浮詞誇誕又不先送內閣看詳輒便進呈等因奉世宗肅皇帝聖旨卿等另撰誥文來看岳梁夥賣浮詞蔑視制誥不遵前旨着法司提了問欽此此時嘉靖初年誥勅之文視成化弘治雖爲稍繁然尚未加近年之甚也竊以禮貴從先詞尚體要况命令之詞乃一代典制傳之四方垂之後世所關非小此係臣等職掌不容不爲釐正伏乞皇上念朝廷體統之當尊國家典制之當守勅下

臣等戒諭各撰述官自今以後凡爲制誥必須復古崇實毋得狥情飾詞以壞制體及文字未經進呈亦毋得預行傳示以市私交如此庶王言重國體尊而臣等亦得以守其常職矣

大意根據永嘉反覆申論別有一番精魄

明文遠卷二十九

甬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西昌羅景洲亦潭同選

受業羅仰錡慎調叅

奏疏十六 爵賞

辭封爵普恩賞以彰國典疏　王守仁

南京兵部尚書王守仁謹奏為辭免封爵普恩賞以彰國典事臣於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十九等日節准兵部吏部咨俱為捷音事節該題奉聖旨江西反賊剿平地方安定各該官員功績顯著你部裏便會官集議分別等第明白

王守仁封伯爵給與誥劵子孫世世承襲照舊叅贊機務欽此王守仁封新建伯奉天翊運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還兼南京兵部尚書照舊叅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封欽此前後備咨到臣俱欽遵外臣聞命驚惶莫知攸措竊念臣以凡庸謬受國恩在正德初年以狂言被謫先帝察其無他隨加收錄薦陟清顯謬膺軍旅之寄猥承巡撫之乏後值寧藩變臣時適嬰禍鋒義當死難不量勢力與之犄角[illegible]幸無覆敗既而讒言朋興幾陷不測臣之心事本自明

先帝登遐無階控籲乃幸天啓神聖陛下龍飛闢臣於覆盆之下而照之以日月憫惻慰勞至勤詔旨憐其烏鳥之情使得歸省推大孝之仁優之以存問超歷常賚授以留都本兵之任懇疏辭免慰旨益勤在昔名臣碩輔鮮有獲是於其君者而況於臣之卑鄙淺劣亦將何以堪此乎今又加以封爵之崇臣懼功微賞重無其實而冒其名憂禍敗之將及也夫人主於嚬笑之微不以假於匪人而況爵賞之重乎人臣之事君也先其事而後其食食且不可而況於封爵乎且臣之所以不敢受爵其說有四然亦不敢

不爲陛下一陳其實夫寧藩不軌之謀積之十數年矣持滿應機而發不旬月而敗此非人力所及也上天之意厭亂思治將啓陛下之神聖以中興太平之業故蹶其謀而奪之魄斯固上天之爲之也而臣欲冒之是叨天之功矣其不敢受者一也先寧藩之未變朝廷固已陰覺其謀故改臣以提督之任假臣以便宜之權使據上游以制其勢故臣雖倉卒遇難而得以從宜調兵與之從事當時帷幄謀議之臣則有若大學士楊廷和等該部調度之臣則有若尚書王瓊等是皆有先事禦備之謀所謂發縱指示之

功也今諸臣未蒙顯褒而臣獨冒膺重賞是掩人之善矣其不敢受者二也（公意當在此段）變之初起勢焰焰熾人心疑懼退沮當時首從義師自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諸人之外又有知府陳槐曾璵胡堯元等知縣劉源清馬津傅南喬李美李楫及楊材王冕顧佖劉守緒王軾等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御史張鰲山伍希儒謝源等諸人臣今不能悉數其間或摧鋒陷陣或遮邀伏擊或贊畫謀議監錄經紀雖其平日人品或有清濁高下然就茲一事而言固亦咸有捐軀効死之忠戮力勤王之績所謂同功一體者

也今賞當其功者固已有之然施不酬勞之人尚多也其帳下之士若聽選官雷濟已故義官蕭禹致仕縣丞龍光指揮高睿千戶王佐等或許為兵檄以撓其進止壞其事機或偽書反間以離其心腹散其黨與陰謀祕計蓋有諸將士所不與知而辛苦艱難亦有諸部領所未嘗歷者臣於捷奏本內既不敢瑣瑣煩瀆今聞紀功文冊復為改造者多所刪削其餘或力戰而死於鋒鏑或犯難而委於溝渠陳力効能者尤不可以枚舉是皆一時號召之人臣於顛沛搶攘之際今已多不能記憶其姓名籍貫復有舉人

冀元亨者為臣勸說寧濠反為奸黨搆陷竟死獄中以忠受禍為賊報讐抱冤齎恨實由於臣雖盡削臣職移報元亨亦無以贖此痛此尤傷心慘目負之於冥冥之中者夫倡義調兵雖起於臣然猶有先事者為之指措而發力成功必賴於眾則非臣一人之所能獨濟也乃今諸將士之賞尚多未稱而臣獨蒙冒重爵是襲下之能矣其不敢受者三也夫周公之功大矣亦臣子之分所當為況區區犬馬之微勞又皆偶逢機會幸而集事者奚足以為功乎臣世受國恩虀身粉骨亦無以報繆當提督重任承乏戎行

苟免瘝曠況又超擢本兵既已叨冒踰分且臣近年以來疾病相仍神昏志散目眩耳聾無復可用於世兼之親疾顛危命在朝夕又不度德量分自知止足乃冒昧貪進據非其有是忘己之恥矣其不敢受者四也（有力）夫殃莫大於叨天之功罪莫甚於掩人之善惡莫深於襲下之能辱莫重於忘己之恥四者備而禍全故臣之不敢受爵非敢以辭榮也避禍焉爾已伏願陛下鑒臣之辭出於誠懇收還成命容臣以今職終養老親苟全餘喘於林下以所以濫施於臣者普於眾以明賞罰之典以彰大小之功以慰不均

之望以勵將來効忠赴義之臣臣死且不朽矣不勝[illegible]感激懇切願望之至

平濠之時錢寧輩羣小用事與文成公捐軀赴義者大都賞不酬勞而公亦功成謗興讒慝叢集岌岌乎幾不自保至是風恬浪靜始得明目張膽言之爲同事諸人申雪表白嗚呼功名之際難矣

再辭封爵普恩賞以彰國典疏　王守仁

臣於正德十六年十二月節准兵部吏部咨節該題奉聖旨江西反賊剿平地方安靜各該官員功績顯著王守仁封伯爵給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等因欽此臣聞命驚惶竊懼功微賞重禍敗將及已經具本辭免去後隨於嘉靖元年七月十九日准吏部咨該臣奏前事節奉聖旨論功行賞古今令典詩書所載具可考見卿倡義督兵剿除大患盡忠報國勞績可嘉特加封爵以昭公義宜勉承恩命所辭不允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臣以積惡深重禍延先人臣方煢然痔疚僅未殞絕聞命悸慄魂魄散亂已而伏塊沉思臣以微勞冒膺重賞所謂叨天之功掩人之善襲下之能忘己之恥者臣於前奏已具陳之矣然而聖旨殷勤獨加於臣餘皆未蒙採錄者豈以江西之功果臣一人之所能獨辦乎朝廷爵賞本以公於天下而臣以一身掠衆美而獨承之是臣擁閼朝廷之大澤而使天下有不均之望也罪不滋重已乎夫廟堂之賞朝廷之議也臣不敢僭及至於臣所相與協力同事之人則有不得不爲一申白者古者賞不踰時欲人速得爲善之報也今効忠赴義之

卄延頸而待已三年矣此而更不一言事日已遠而意日已衰誰復有爲之論列者故臣慨然割痛忿哀日務致血控籲氣息奄奄之中忽不自覺其言之躁妄亦其事有所感於昔而情有所激於其中也竊惟宸濠之變實起倉卒其氣勢張皇積威凌刼雖在數千里外無不震駭失措而况江西諸郡縣近切剝牀觸目皆賊兵隨處有賊黨當此之時臣以逆旅孤身舉事其間雖仰仗威靈以號召遠近然而未受巡撫之命則各官非統屬也未奉討賊之旨其事乃義倡也若使其時郡縣各官果懷畏死偷生之心但

以未有成命各保土地爲辭則臣亦可何如哉然而聞臣之調即皆感激奮勵或提兵而至或挺身而來是非真有捐軀赴難之義戮力報主之忠孰肯甘粉齏之禍從赤族之誅蹈必死之地以希萬一難冀之功乎然則凡在與臣共事者皆有忠義之誠者也夫均秉忠義之誠以同赴國難而功成行賞臣獨當之人將不食其餘矣此臣所爲不敢受也且宸濠之變天實除奪其魄而摧敗之速是以功成之後不復以此同事諸人者爲虞使其時不幸而一蹶塗地則粉身滅族之慘亦同事諸人者自當之乎將猶可

以藉衆議之解救而除免之乎天下之人犯必死之難以赴義則上之人有必行之賞以報功今臣獨崇爵而此同事諸人者乃或賞或否或不行其賞而并削其籍或賞未及播而罰已先行或虛受陞職之名而因使退閑或冒嘗不忠之號而隨以廢斥由此言之亦何苦捐身赴義以求此嗷嗷之口而自求無實之殃乎乃不若退縮引避反可以全身遠害安處富貴而逍遙於衆口之誹也夫披堅執銳身親行伍以及期赴難而猶不免於不忠之罰則容有托故推奸坐而觀望者又將何以加之今不彼之議而顧此

之察則已過矣昔人有蹊田而奪牛者君子以爲蹊田固有罪而奪牛則已甚今人驅牛以耕我之田既種且蕪矣而追究其耕之未盡善也復從而奪之牛無乃太過於人情乎方今議者或以某也素貪而鄙某也素躁而狂故雖有功而當抑其賞雖有勞而不贖其罪噫是亦過矣當宸濠之變撫按三司等官咸被驅縛或死或從其餘大小之職近者就縻遠者逃潰矣當此之時有如有從我者皆可以爲忠義之士尚得追論其平時邪況所謂若貪與鄙者或出於讒嫉之口而未皆真邪若君常處易選擇而使猶

不免於失人況一時烏合之衆而顧以此槪之其責於人終無已乎夫考察行則賢否以激揚士風者考課之常典較功力信賞罰以振作士氣者軍旅之大權故鄙裂之行乎時不齒於士列而使貪使詐軍事有所不廢也急難呼吸之際要在摧鋒克敵而已而暇逆計其他乎當此之時雖有禦人國門之寇苟能効其智力以協濟吾事亦將用之用之而事果有成亦必賞之況乎均在王人之列同有勤事之志者乎人於平居無事扼腕抵掌而談孰不曰我能臨大節死大難及當小小利害未必至於死也而或有倉皇失措者有矣又況矢石之下劍刃之間前有必死之形而後有族滅之禍人亦何不設以身處其地而少寬之乎夫考課之典軍旅之政固並行而不相悖然亦不可以混而施之今人方有可錄之功吾且遂行其賞可矣縱有旣往之愆亦得以今而贖但據其顯然可見者毋深求其隱然不可見者賞行矣而其人之過猶未改也則從而行其黜謫人將曰昔以功而賞今以罪而黜功罪顯而勸懲彰矣今也將明軍旅之賞而因以考課之意行於其間人但見其賞未施而罰已及功不錄而罪有加不能剏奸警

惡而徙以阻忠義之氣快讒嫉之心譽之投諸醪於河水而曰是有醪焉亦可飲而醉也非以爲之目將不能辭之矣而求飲者之醉可得乎人臣於國家之難凡其心之可竭力之可爲塗肝膈而奮髓骨者其職分所當然則此同事諸臣者遂敢以此自爲之功而邀賞於其上乎顧臣與之同事同功今賞積於臣而彼有未逮臣復抗顏首受而不以一言是使朝廷之上果以其功獨歸於臣而此諸人者之績因臣之爲蔽而卒無以自顯於世也且自不辭只來此同事諸人者非獨爲巳斥諸權奸之所誣譖排擯而已也群憸衆姦惟事指摘搜羅以爲快曾未見有鳴其不平而伸其枉抑者幸而陛下龍飛赫然開日月之光英賢輔翼鄉淸風而鼓震電於是陰氣始散而魍魎潛消然而覆盆之下尚或有未能白寃者也故臣敢不避矜誇僭妄之戮而慨爲諸臣者一訴其艱難抑鬱之情昔漢臣趙充國破羌而歸人有諷之讓功能者充國曰吾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政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一爲主上明言其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實對夫人之忠於國也殺身赤族有不避而乃

避其自矜功伐之嫌乎臣始遇變於豐城也蓋舉事於倉卒淤脉之中其時豈能逆睹其功之必就謂有今日爵賞之榮而為哉徒以事關宗社是以不計成敗利鈍捐身家棄九族但以輸忠憤而死節是臣之初心也至於寵名重賞則雖激之以忠義而賞歆之以爵祿延世之榮勵之以名節而復動之以恩賞絢耀之美是非敢以虛言誘之也以為功而克成則此爵祿恩賞亦有國之常典理所必有也今臣受殊賞而衆有未逮是臣以虛言罔誘其下陷衆人之死而共成之掩衆人之美而獨取之見利忘信始之以忠信終之以貪鄙外以欺其下而內失其初心亦何顏面以視其人乎故臣之不敢獨當殊賞者非不知封爵之為榮也所謂有重於封爵者故不為苟得耳伏願陛下鑒臣之言不以為誇也而因以察諸臣之隱允臣之辭不以為偽也而因以會諸臣之施果以其賞在所薄與則臣亦不得而獨厚果以其賞或可厚與則諸臣亦不得而遂薄也江西同事諸臣臣於前奏亦已畧舉且該部具有成冊可查不敢復有所塵瀆臣在衰絰憂苦之中非可有言之日事不容已而有是舉不勝愛恩感激含哀冒死戰慄惶懼懇切祈禱之至

傾肝吐膽一洩無餘不如此不得透快也文成公心事大畧具前疏中及疏入不省始不得不大聲疾呼以冀當宁之一聽其心苦其辭激矣○筆意縱橫變化如黃河之水發源星宿而滔滔汩汩萬里不窮魚龍翔舞於其內真奇觀也

慎爵賞以正國體疏　汪淵

臣等伏覩嘉靖元年三月二十五日奉勑旨內外文武勳戚大臣大學士等官楊廷和等或以定策或以贊襄或以迎立或以效勞或以迎護或以當時在朝各序功次封侯者一人封伯者二人廕錦衣衛世襲指揮者二十六人世襲千戶者二十六人其如陞官加官加祿陞俸給賞各有差臣等竊謂爵賞人主之大柄天下之公器必慎之惜之勿輕以施然後爵賞之典重而人主之柄尊否則賞非酬功爵不稱德滋泛濫之弊啓鑽求之門不至於拂人心

壞國體臣未之信也陛下興獻帝長子興獻帝孝宗皇帝親弟不幸而武宗皇帝不嗣則入繼大統光嗣孝宗非陛下而誰歸然則陛下之有天下倫序當然人心共屬私議無所加人力無所爲況先帝之遺詔明頒昭聖慈壽皇太后之懿旨已定大學士楊廷和等何與定策太監扶安等何與贊襄至於駙馬等官崔元等之捧符迎立太監張佐等之藩邸效勞惠安伯等官張偉等之督兵迎護凡此臣子奉職之常食君之祿者事君之事何足爲功而殊恩曠典一概濫施其當時在朝及親戚并藩府諸臣陛下即位

(詞嚴義正)

之初俱荷寵榮或陞祿位或厚錫予於分已足於禮已榮豈應再加非分之典夫侯伯至貴之爵也非開國元勳不可以濫封錦衣衛指揮千百戶至要之官也非汗馬勞勣不可以輕授我太祖高皇帝親冒矢石間關幾二十年始有天下彼時諸臣運籌戮力之功莫如劉基雖封伯爵尚不世襲今日陛下之有天下與太祖高皇帝如何諸臣之輔陛下與開國諸臣之輔太祖高皇帝如何陛下非創業之君則不必行賞諸臣無開國之勞則不當受賞何也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陛下應得而得之在陛下不爲泰於諸

(理足大識)

臣不爲功胡乃輒生異議濫序勞勣官爵可及於爛羊祿賞反輕於敝袴古人謂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又曰衆悅而後行賞今陛下勑旨一出議論沸騰人心不服既非與衆之公又無衆心之悅何所取而行之且陛下此舉古今天下殊恩擬議不下廷臣擬勑恐非內閣跡同傳奉與屬私情何以詔天下何以示後世受者何足榮與者何足惠聖明在上舉動之輕爵賞之濫如此實非臣等願望也臣聞服之不衷身之災也況於爵賞之大非所當得而得之安能無災陛下恩雖厚而反貽諸臣之災非所以愛惜臣下

也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陛下獨不以先帝為鑒乎
正德年間姦邪怙勢僥倖成風冒功奪功傳陞請乞奴人厮僕悉厠崇階冗食蠹費布滿朝著紀綱紊亂國祚幾危幸而陛下登極首先沙汰人心始快朝政始清今陛下行之未久何為而復蹈前轍臣愚竊謂此非陛下意也亦非有識者所肯言也中間必貪黷（再逢之二步）儉小急於富貴蠱惑陛下行之假報功之說為自遂之謀獨不知於彼之願得矣於陛下之國事何裨一己之私誤陛下天下之大此輩貫諸典刑尚有餘辜夫漸不可長隙不可開臣恐此衆之後供一事者必自敘偶一得者必要功姦回犯法之徒必援引而覬覦貪緣奔競殆無虛時其弊之流將日甚於先帝之朝不至於極敝大壞不已也臣等待罪言官職司諫諍治亂安危之幾人心向背之繫大非細故敢不捨生昧死為陛下極言以救今日之失以杜將來之禍伏望聖明念大業之艱難惜爵賞之隆重收回成命俯恤人言庶幾恩不濫施政無乖謬而宗社可保於靈長矣

正氣直辭義形於色

明文遠卷三十

甬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西昌羅景瀚亦瀾同選　受業羅仰錡愼調參閱

奏疏十七　用人

計議除授方面等官疏　楊士奇

昨日太監金英傳奉聖旨今後除授方面官及府州正官若專用保舉即是恩出於下還依洪武永樂年間例行欽此本官後又令臣計議臣伏思宣德七年以前其前項官員多不得人百姓受害欽奉宣宗皇帝勅旨布政司按察司官及知府知州得其人則民安非其人則民受害該部往往循資陞授不免賢否混淆今令布政司按察司及知府知州有缺吏部行移在京三品以上官保舉及布政司按察司堂上官連名舉保必取廉公端厚識達大體能為國為民者吏部審其所保果當具名奏聞量授以職後犯贓罪併罰舉者欽此以後凡所保者多得其人皇上臨御以來悉遵先皇帝勅旨而行今各處方面官及府州正官十有八九得人停當所以百姓得安其間或十有一二舉不得人却是保舉之人審察不明亦或實是徇私該部不

行糾舉以致四品等官舉保知縣者十有三四乘保不當然所保得當者還多自今舉官之人亦已多知謹畏不敢輕易濫舉恐累及自身臣愚見伏望聖明仍遵宣宗皇帝勅旨而行大抵宣宗皇帝仁民之心皆是上體太祖皇帝太宗皇帝仁宗皇帝三聖仁民之心而行非是有所更改但因時損益耳昔者堯舜禹湯文武數聖人相承之政皆因時損益所謂因時損益者或太過則當損不足則當益以合於時宜也昔我太宗皇帝於洪武之政仁宗皇帝於永樂之政皆有因時損益之宜亦皆是上體祖宗保民之

心而行故當其時無人曾有異議宣宗皇帝臨御之時體祖宗之心以行保民之政者尚多此保官一令是第一事蓋用人者帝王之首務也伏望皇上奮獨斷之明今後舉保方面及府州正官宜悉遵宣宗皇帝勅旨而行昔唐太宗行仁義之政命在京三品以上官舉郡守縣令後來致天下斗米三錢外戶不閉之效明緊所在可無疑也聖旨所論保官則恩出於下切緣衆臣保舉之後吏部審擇其名奏請必得聖旨賜允然後授官如不賜允即不得除授凡授官者莫不感戴聖恩恩實非出於下也此令行於宣

宗皇帝在位之時數年不聞人有異議惟近年始有一等京官不才輕薄無人保舉者造為謗詞傳播中外其意專欲毀壞先帝之良法不行則此等無狀小人皆得升用此等小人升用則百姓受害天下何由治平自古朝中用一正人行一良法則小人皆不便之毀之壞之如孔子初攝魯相國之小人作歌謗之及久而定也國人愛之作歌頌之又惟恐其死也在古聖賢尚然可以觀小人之心矣伏望聖明只依先皇帝勅旨而行但所舉之人後有犯贓須明正濫舉之罪并罷其官便是臣濫舉亦請究治不宥臣

受四朝大恩常切慚愧無能補報惟念用人賢否關係生民休戚國家治忽今若知而不言是臣不忠之罪大矣是以謹竭愚誠冒瀆天聽伏惟聖裁

朴菴如寫家書却自有公忠體國之意溢於言外。保舉固善然保舉又每不公則立一法即有一弊千古通病也

謹天戒急親賢疏　湛若水

臣觀於正德之間天下顛危者屢矣當斯之時科道內老臣棄不親賢之至矣以今視昔可不爲寒心哉臣非言事之官故不敢以及事臣職在以經術勸聖學故不敢不恭職然而聖學修而萬事舉矣臣嘗讀易至屯否二卦不能不感慨焉夫屯者陰陽始交而難生君臣欲有爲而未遂此則陛下登極時下詔然也否者陰陽隔而不通內外離而不孚陛下聰明獨照自視今日於此卦何如哉夫屯而不濟必至於否否而不濟則事勢之將來有不可言者一二年間天變地震山川崩湧人饑相食報無虛月莫非徵咎夫聖人不以屯否之時而緩親賢之訓明醫不以深痛之疾而廢元氣之劑故屯之象曰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其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否之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言不可不親賢也今之元氣之劑急親賢是也以爲不急之務非知言者也夫一舉而五事皆得者急親賢之謂矣所謂五事者謹君德一也定臣志二也審用人三也正風俗四也消變致祥五也故五事舉而王

道備矣我祖宗列聖知其然故有君臣同遊之訓文華殿入直之規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在陛下今日尤爲當務之急也夫帝王之治莫大乎君臣一德親賢而風動之古之治天下者蓋非家喻而戶曉之難也其爲道至約而其爲效至博也惟恐人君不行行則可以不崇朝而風天下矣陛下誠能修舉盛典以大臣之賢爲之統領求在館在朝在野之賢明先王之學者俾侍値於文華殿之側陛下每日朝罷仰御文華向晦乃入俾羣賢者日相講磨聖學其學以德性爲本而達於事業其功在於學問思辨篤行以開發聰明而成德行其要在於體認天理格物以致知至意誠心正身修而可致家國天下之治平人無異學學無異本而陛下不時延問口傳神授左右侍從罔不聞知上下內外同爲一心非惟德性賴此陶成積此薰蒸亦可感格君於此以成其聖則君德一矣臣於此以成其賢則臣德一矣養之歲月察其性情審其材能孰可以居論道之任孰可以居集事之職才德不易用而匪才德者毋幸進用人之道於此焉得矣學有定方人有定向歆動情性鼓舞化機轂旬之近四方之遠傾耳而聽跂足而望聞

風慕義日遷於善而不知爲之者如春風一鼓百物皆生風俗於此爲厚矣天子和德於上臣庶和協於下和氣絪緼天地之祥應矣故一舉五得而王道可幾矣何今日天變之屢見而不可消何今日人心之搖動而不可收哉否則君臣離隔上下不交君孤立於上臣疏遠於下君德日衰臣志日弛用非其人風俗薄惡雖欲長治久安以享大業胡可得乎惟陛下亟圖行之消變致治在此一舉也同舟共濟有安無危上自陛下宮閫以至戚畹内外臣庶天下幸甚

輔德在親賢古大臣格君之道莫先於此議論大有關係

任人圖治疏

彭韶

臣聞欲致天下之善治當任輔弼之賢臣欲求輔弼之賢臣必精平素之才德蓋無才則不能當大事無德則不能制流俗故必才德兼備然後可置諸具瞻之地而責以治平之功此古今之通論也爾無足取而苟以充位非徒無以厭服人心且適足以破壞天下事矣事至破壞彼之奸諛罔不容誅所可惜者勢已難爲徒爲國家之禍而已臣謹以才德之大綱論之處已寬仁存心正大夙夜在公自首不欺侃侃立朝之節孜孜體國之誠見善如已有視才如已能如此而後謂之德非合栁苟且以爲忠厚小廉曲謹以爲雅操之謂也知無不爲爲無不當苟利社稷以身荷之出可以折衝禦侮入可以修政立事上則致君爲堯舜下則澤民爲父母如此而後謂之才非精於簿書巧於結識奔趨敏捷搏擊嚴刻之謂也得其才其德而用之則朝著精彩人心悅服四海仰之而有望外裔聞之而有畏豈不與善治乎苟非才非德而用之則善類喪氣豪傑解體四海相傳以竊笑群小得志以橫行其不去治而亂者幾希矣切見右僉都御史張岐近由副使陞除以協管院

事命下之日物論喧騰不以爲當其故何哉正以其平素
下之也雖其得遂之由蹤迹詭祕人莫能知然其立心行
已則皆知之矣以言其聲望則實輕以言其資歷則尚淺
以言其德則公誠正大之全無徒外貌悻悻而已以言其
才則濟人利物之不聞徒趨蹌搏擊而已器爲人機軸似
寇淺而才不及步驟類舛頑而險過之搖身擴臂殊非偉
重之才暴色疾言直爲儇薄之器居上則凌下居下則欺
上趙由之遺風也有勢則附之無勢則虐之張當之故智
也是非任情躙轢同列不學無術用詐行私以奔競爲長

策以苛刻爲能事安可任風憲之事而處非分之地哉夫
都察院之設所以肅百寮而正百度定大事而決大議振
揚紀綱禁絕奸惡天下百責皆其攸歸非若五府六部各
司一事而已是必宏才碩輔乃可無忝厥任今以是人居
之臣恐其威柄在手剛愎自由非惟無以振紀綱而反壞
紀綱非惟無以禁奸惡而反長奸惡尚何肅百寮正百度
定大事決大議之有哉近日廷臣所以舉之者豈不以其
居官有激烈之聲而疑其有禦侮之畧耶臣竊以爲不然
夫古人所以善與我幹事者以其安民和衆能得士心況

幾先物料敵不遺故也如岐者暴躁無狀淺見寡謀人雖
畏威而不能無怨事雖苟集而不能無愆俾之專治方隅
必然要功生事其可望之和協將帥以抗強敵乎其能必
之約束勢要以清兵政乎其能保之捐軀殞命以死綏急
乎臣揣其能用之邊鄙且猶不可居中用事將如之何臣
雖非先見之呂賸敢希直諒之胡銓不避斧鉞言之無諱
然臣與張岐非有一日之怨片言之忿直以清議難容不
勝憤激耳蓋一人之進若甚微而用舍之所關爲甚大也
一官之命若無妨而風憲之所繫爲可惜也願乞下臣此

章俾六科十三道公評是非則臣虛實灼然可見萬一不
以爲非伏望陛下以職掌繫風紀爲念以用舍關治亂爲
憂將張岐別行敘用如王竑李秉葉盛者乞俯詢外庭斷
以聖心或再行收召或取回治事則公論伸而用舍明用
舍明而善治得矣昔宋靖康之際有臣李綱而不能用用
而不能盡其於唐恪耿南仲之徒乃迭陞兩府遂使百僚
廢弛人心頑鈍敵人乘之以亂宋社方今四海全盛有金
甌之固非宋季之比然昇平日久兵威不振盜賊跳梁敢
犯要地有識之士亦未嘗敢釋然不隱憂於心也所可望

者頼得人以扶持之耳今宜進賢如不得已不啻千鈞之發勢不輕發可也苟或於用舍之間仍復草草則法家拂士益疎曲學佞倖充斥雖政事日更法度日張臣恐無補於治矣譬如人有大病方虞邪氣之入顧反委之庸醫豈不誤哉臣竊念出位越職乃臣子之小過忠君憂國實臣子之至情古人有以布衣而憂天下事者人不非之況臣忝廁班行誠不自量不忍自默者祇欲國家得人圖治以隆太平於億萬年使臣輩犬馬之齒得優游於無事之天而已他非有願望也不勝惓惓

專論劾張岐而於用人一道洗發已盡

公用人以正治體疏　　周用

臣聞舜之無爲歸於得人然舜之所以得人由其用人以公也今考虞史所載舜命九官毎毎下咨於群臣夫舜聖人也而其用人猶不敢自用如此誠以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以我用人固不若以人用人者之爲公也臣伏見陛下近來用人往往不由該部如以某爲禮部尚書某爲鴻臚寺卿某爲本寺左少卿都給事中呂經濟塡俱陞級外任或蒙特旨或出內降遠近惶惑莫知所由殊非有虞疇咨之意也臣愚以爲勅戒百官各司其職者陛下之事也

至如舉其人以上請者吏部之事也今京官之二品與外官之六品陛下皆躬親授其人而吏部不得與聞則是吏部之職廢而陛下行有司之事矣非徒上廑聖慮抑亦有傷治體且陛下豈以某某四人者爲賢而特用之耶臣聞爲人臣者易進者必難退患得者必患失某等自甘躁進不卹清議彼方乞哀於昏夜人則已見其肺肝試使捫心能無泚顙是此四人殆所謂小人者也陛下將隆唐虞之治顧得若人而用之非所以厭衆心而訓有位也臣又惟近日此輩傳陞之事始於一人而遞相效尤不謹其初遂

至如此自茲以往人之效尤日甚一日馴至其極將如之
何至於呂經潘塤待罪諫垣假無深過陛下聖德優弘亦
務開納亦當諒其狗馬之初心畧其芻菲之下體若獲轉
遷宜從資格今來陞任待與尋常此固天地曠蕩之恩經
等隕身不足報稱然使天下後世將謂陛下疑忌臣下特
假此以疎斥言官而凡依違苟容者亦將籍此而循默在
位臣實惜之誠願體念建官之意而思知人之難將某某
等通行罷黜內沮倖進呂經等照舊供職內廣言路使四
海仰日月之明百官效股肱之良用人公而治體正而有
虞泰巳之化將復見於今日矣伏望俯垂采納幸甚

四曆議論條理分明言不煩而意盡他手冗長枝蔓徒
詞費耳

明公論以消私黨疏

陳講

竊見近日山東僉事史道舉大學士楊廷和不法等情廷
和奏辯方巳而尚書彭澤繼有所言科道交章甫畢而御
史曹嘉復有所論彭澤之疏一出人曰此大臣之黨大臣
也曹嘉之疏一出人曰此又小臣之黨小臣也道路喧騰
聽者駭愕夫公論不明於天下而後朋黨之說起此國步
之厲階縉紳之禍胎戕元氣而傷太和莫此爲甚也豈聖
世之所宜有而抑豈宗社之福哉臣不暇遠論近考有宋
大禧之黨以小人攻君子也慶曆之黨以君子攻小人也
元祐之黨則以君子而攻君子矣夫號爲君子而亦至相
攻是以不旋踵而有紹聖之禍覆轍旣昭後車不戒此何
爲也宋人有言曰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
情交起又曰小人欲空人之國者必進朋黨之說噫其亦
可畏也巳況自陛下踐阼以來納諫求賢勵精圖治然旋
乾轉坤功業雖顯於無前制治保邦根本猶疑於未固權
姦擯矣檻虎潛復噬之威冗員汰矣死灰萌復燃之焰去
歲江南大水而天道變於上京師地震而地道變於下盜
賊橫亘於中原強敵憑陵乎邊境此其時何時哉大小臣

工正當蹇躬盡瘁協志同心以承陛下之德以建太平之
基可也而可相忌相疑切齒祕忿倒戈自攻以快一已之
私哉臣聞君子之處小人必有其術而其應之也常恐其
疎彼方旁觀竊伺日夜以乘吾之隙吾大小相安彼此戮
力修其本以勝之猶懼其有一朝之患也而顧胥讒胥怨
自貽其隙長彼歡呼踴躍之氣而啓覬覦觀望之心此何
爲哉譬諸泛舟風濤而舟子相仇舟中之人弗之利而舟
外之人所必喜然不知舟既不測招招舟子豈能免乎私
忿可快而天下之公論可畏也臣下不足惜而祖宗之社

稷可痛也臣又聞內閣者重地也成祖文皇帝設爲是官
定秩五品仁宗以後隆以師保其任尤重蓋國初章疏日
簡總攬在朝廷其勢不得不輕後世機務日繁而擬票付
臣下其勢不能不重勢有可輕而不必於重是以儒生服
視草之司勢有可重而或失之輕是以逆瑾恣專權之禍
曉事者斷知其位不可一日而少虛權不可一日而少假
也臣見曹嘉舉劾之後內閣大臣乞休家居或稱疾不出
閉閣二日擬票由中履霜滋堅冰之萌大阿授倒持之禍
是徒知人言可避而不知大柄之不可移徒知他日責有

權不在內閣則在閹寺此段議論

真是有關治體

所歸而不知今日漸不可長也慮變謹微奉公體國者固
如是哉夫朝廷者衆正之本原是非之衡鑑伏望陛下清
心觀理虛己察言明治亂之歸審邪正之辨大奮乾斷主
張公議勅下大小臣工念茲時勢之艱各效公忠之義和
衷合德同寅協恭爲大臣者推信布誠持廉秉直廣弘人
之度勿以直言而見疑竭體國之誠勿以浮議而自沮爲
小臣者以官爲守務有嚴而有恪以言爲責務公是而公
非任天下之重而無忌小嫌先國家之急而顧惜大體必
使衆言矛盾折衷於聖心人情好惡會歸於皇極國論與

輿論不相異同公議與私議無所牴牾秩分以相安同心
有斷金之利交歡以相濟刎頸乎許國之盟絕僞朋以樹
黨者自撤其私門剿激論以惑人者自消其幻術宮中府
中無畛域之分南司北司無水火之反如此則棟梁榱桷
遂適用之宜耳目股肱安一體之義君子有所恃而自興
彈冠之慶小人有所畏而不復桀指之萌以精明之治功
成渾厚之治體以臣工之和輯致國家之治安其爲宗社
之福莫大矣仍乞陛下詔揚廷和等急出供職以終太平
之功將史道薄示罪罰以昭含弘之治也臣不勝戰慄懇

所之至。

此亦是建中調停之說矣含糊兩可終至議論不明然其憂朋黨之說起票擬之權奪則思深慮遠有國者當以爲鑒

直陳謝悃并明職掌以佐中興疏　章正宸

臣孤蹤新進不揣狂率干冒威嚴自取譴逐萬死何恨雖聖朝無轉石之難一眚無永錮之理先後曠蕩翹首待環至於臣者才闇逢時品固自好豈復望皇上矜而用之自臣始乎遭逢明聖破格原情圜土僇餘仍班鎖闥曠古所希感極零涕憶臣當入棘候儀嚴冬重人燻灼斷腸衣襤延喘四旬始即吏訊斯時也九死一生非投命至聖至仁之皇上誰有今日皇上試思以臣冒昧抗疏條梗對簿尚心驚獄吏之貴命懸湯火之中諸他逮繫委身仇口叢棘

深文欲免挫屈向闕叩訴豈可得耶夫蒙寵因官愆前紕後臣非不能顧有難爲者以使過之仁不易遷而司諫之職不敢緘也職諫不諫即謂之曠猶夫閣員與國同體非能盡心竭節雪恥除兇即謂之過非如群有司必有職狀掛於刑書乃從覈僇也邇來朝堂邊鄙可言之事多矣而習爲恬默冀以自完梧掖雪臺風力何在他日將抱此首鼠觀望者出而彈壓一方應清朝緩急乎必無幸矣蓋臣歷稽史傳古帝王勵精求治祇畏顧畏未有切如皇上者也而何以天災人患層出迭見禍亂所由豈非大小臣工

有未恪共厥職者乎綸綍屢申習心未改而持祿養交刻深迎媚揣摩爲計詐巧便營試問其果能精白來矢毀譽不驚利害不怵者誰哉究不過護一官耳盛氣壯頰廉劇自喜矜稜難犯譎變無方試問其果能深沉有斷去奸如脫進賢如拔者誰哉究不過護一身耳通國臣僚盡爲身名利祿無一人爲皇上分此猷念者而獨以孤危之勞遺皇上後事他郊未知塗覈所出臣竊傷心食不下咽夫以祖宗數百歲之滋培皇上十年之辛作詩書薰習旣深庠序漸摩旣久而一切營私無足倚仗由此推之宮庭暬御

其亦未可全恃也夫以堯舜之聖不能得人亦王化不行四表不服是故致治之本在於安民安民之本在於知人皇上聰明神武超軼往代其於人材真廣豈有不知方將寡欲清心金觀兼聽臥薪嘗胆緝熙聖學以勵翼庶明鼓舞群策而大小臣工有不滌洗積錮見從國起奮淬精神黽勉砥礪爲朝廷愛惜人材培扶元氣以仰紓宵旰顧養聖躬必非人矣今方屬國失守海滋未寧雨雹相凌陰陽未序告訐高張刑法未措苞苴廣布奸黨未清悍弁逍遙軍興未肅潢池肆警民命未甦襟肘俱露泉府未通皮肉

盡枯聚斂未止皇上靜觀大局治乎亂乎而阿指充位者工機械矯特迂疎者工潔身推諉激昂總成敗局豈二三臺諫以立堯舜之朝事大有爲之主而首尾觀望即可嘯遷延罰乎縱惡長奸法當震殛臣四載棲遲朝無知己志不自營州井避匿不知皇上何鑒於臣而以原官昇之方欲言政教源流議風俗厚薄陳紀綱弛振籌兵食短長以報稱浩恩萬一而驚魄乍收中懷尚鬱若夫綠私誑欺變黑爲白惑亂皇上耳目動搖羣工爵位以取寄譽巧贇身計臣實恥之萬不敢出惟皇上省察

主非亡國之主臣皆亡國之臣毅宗此言痛絕心髓讀章公一疏已有和盤托出矣。誤國誤君總在護官護身四字

明文遠卷三十一

而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西昌羅景浵亦渾同選
受業羅仰錡愼嗣參閱

奏疏十八 論諫甲

論時政十失疏

李東陽

竊聞委質事君者人臣之常職託孤寄命者天下之重任必處常而不失其職任重而不負其託然後可以無愧若徒曠官尸位而假委質之名不能扶顛持危而自託孤之寄斯乎其不可也痛惟孝宗皇帝大漸之時召臣等至乾

清宮御榻前面賜顧命諄諄數百言臣等頓首拜受不勝嗚咽彼時司禮監太監陳寬實共聞之伏自陛下嗣位之初臣等輔導啟沃多見施行少伸報稱近數月來往往有從中出畧不預聞有所議擬徑行改易詔書不信政令不中臣等不敢縷縷姑以其重者言之商人譚景清等附託皇親奏討殘鹽既不肯奉詔還官又不肯領回原價挾制朝廷搖撼官府沮陛下之美政累母后之盛德論其情罪死有餘辜且皇親之家既已辭退家人引以此商人者已不相干而乃曲為庇護寧使帑藏空虛邊餉匱之而不之顧此政令之失一也大同隨征所開銜斬破敵名次擬之舊制俱不該載況紀功官原開按伏不係對陣侍郎等官勘得功無顯迹查無明證名字不對多寡不一而乃查近年弊政欲陞數百冗員以官法為人情視爵祿如糞土此政令之失二也內府冗員奉旨裁節僉書守門及分守守備等官減革者百無一二而海子淨身人又選入千餘非惟傷財害民抑且敗壞風俗至於蟒龍玉帶濫賞無算大壞名器尤為不可此政令之失三也御用監書篆鈸人吏部奉旨考選乃令革退人役逓送本監考校優劣是不信

銓衡之任而信寵倖之臣況該部查出革退之人俱係貪緣傳奉奉詔裁革纔不幾時遽開此例則匠官術士倣傚成風以邪路為當行視詔書為故紙此政令之失四也他如皇莊田土已令巡撫官查數又復差官踏勘取者未回差者繼出帶領人役騷擾地方京畿小民貧困已極何以堪之此政令之失五也駕帖出外拏人累經各衙門論奏恐生詐偽近因皇親家人奏訴畿民侵占田土輒為出給提解來京鎮撫司拷問情節俱與原奏不同未免親解本處官司問理牽連負累破家蕩產冤苦之聲致傷和氣此

政令之失六也。弄兵齊元蠱惑先帝。盜空府庫。一則貧祿分守。屢劾不退。一則奏請追究。止令取回。遞延至今未正典刑。此政令之失七也。各營執事官軍及內府軍匠各倉軍卒。供經奏准。查起團營及各衙門乞留。仍復照舊廢營伍之籍。供私用之門。此政令之失八也。內承運庫銀兩支銷累數百萬。內府支用不給印票。該庫內官自前查算。蠹弊不行。司鑰庫銅錢該部累奏支用。展轉推延。至今未發。此政令之失九也。饒州磁器奉詔蠲免二年。又令起運來用。此政令之失十也。似此之類未易悉舉。臣等坐視無可柰何。或封還執奏。不能終止。其為失職。實所難辭。追思先帝臨崩顧命之言。仰念陛下委任舊人之意。若涓埃之力少有所裨。犬馬有知。猶當報德。況主少國疑。四方多事。豈忍潔身去位。自求便安。但忠不足以格君。才不足以濟世。智窮力竭。日甚於前。臣等所陳奏有聖諭朕便處治。至今未有施行。今所奉聖諭云。待斟酌行。是必言無可采。乃使之照舊輔導。亦不過仍前失職而已。先帝赫赫之靈臨之在上。豈欲其冒輔導之虛名。而蹈曠廢之實咎如此哉。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聞之古人。亦有明訓。與其身自壞之。不若讓之能者。伏望聖明俯垂洞察。諒臣等為國之心非由矯飾。正臣等失職之罪。特賜罷歸。亟選非常之才。俾任難為之事。庶可以上回天變。下慰人心。永先帝付託之隆。保祖宗基業之重矣。

劉謝既去而茶陵獨留。貽議千古。然讀此疏。其耿耿憂國者要自不可磨滅。○抑此十失。孝宗之澤衰矣。武宗所以自剪其後也

丁丑封事　　楊慎

奏爲請駕還宮事近者車駕北出都門百里之外經日未
還臣等聞之跼蹐驚惕皇皇無依先期一日道路相傳行
此消息莫究來歷不知虛實臣等竊料陛下聖明必無此
事道路所言或是虛傳故不敢輒以風聞上瀆天聽今者
百官不奉朝夕四門不納敷奏輔臣遠追於郊卿寺列次
（于古變何）
於門居而不知其忽行行而不知其所止則是道路所傳
者非虛而聖心之欲爲此行者非一日矣臣嘗聞之君人
者無輕舉無妄動無非事之遊故說兵而後出蹕稱警而（論典證不當出）

後蹕墀張幄而後登輿清道而後奉引遮迴而後轉轂靜
室而後息駕若輕舉妄動非事而遊則必有意外之悔今
皇天所付之中國在陛下祖宗所傳之神器在陛下兩宮
（論宗社不當出）
之孝養在陛下臣民之覆庇在陛下奈之何其不重且慎
也夫以匹夫之微適百里之外尚且襲衣裘以禦寒佩
弓刀以備盜賊陛下褻衣露蓋櫛風沐雨曾不顧惜此臣
等之所未解也中外意向陛下非不知臺諫章疏陛下非
不覺然而必欲堅爲此行者豈謂邊境有山川之美物産
之饒軍容之盛田獵之樂乎臣等謂此逆旅之觀非崇高

之所事也又豈謂敵人侵犯我疆埸寇掠我人畜宜耀我
威武以飭我防守乎臣等謂此將帥之責非警蹕之所親（論大體不
也今舍崇高之極而爲逆旅之觀去警蹕之嚴而身將帥
當出）
之責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未之察乎古之聖人舉事必謀
於衆陛下試集臣民於前問之一人則一人以爲不可行
矣問之百人則百人以爲不可行矣問之千人億萬人則
（論人情不當出）
千人億萬人以爲不可行矣陛下初謀此行畿內連月大
雨濘道及車駕至止昌平京城盡日大風揚塵此非偶然
（論天意不當出）
蓋天心仁愛陛下欲留止其行也人言縱不足聽天意昭

然不可信乎況水潦災傷正在當年糧儲軍器不如往日
萬一偵騎乘虛敵氛卒至如去年白揚口之舉是以逸豫（論利害）
（不當出）
之衆臨不測之地以無名之出當剽悍之鋒其不可不預
爲之慮也審矣鑒之往古周穆王窮海遠遊致有祁招之（論前鑒不
（當出）
箴漢武帝深夜微行致有逆旅之辱觀之昭代則土木之
變近在己巳未及百年也當時尚賴中國之運荷宗社之
靈用謀臣之策空府庫之財竭邊廩之積僅克以濟然其
所損亦不少矣稽之前事既如彼驗之己巳又如此陛下
聖明其不可不深爲之念也審矣臣等待罪史官直書時

事以垂久遠其職分也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與其令後世觀之以爲今日之譏孰若今日止之以揚後世之休乎故不敢避鈇鉞爲陛下陳之伏望聖明俯從輿情早還宮闕保泰山四維之安垂史冊千年之譽實社稷無疆之慶也豈惟臣等之幸哉

反覆開導語典意深極似古名臣奏疏相如銜橛之諫未足多也

應詔上書疏　　李夢陽

詔曰朕方圖新政理樂聞讜言事關軍民利病切於治體可行的着各衙門大小官員悉心開具明白來說於是戶部主事臣夢陽上疏臣聞人君不患世無直言之臣而患已之不能用其言人臣不患其言不得上聞而常患人君者聞之而不樂也蓋直言之臣常患心真言實不識忌諱視事積憤誠激於中義形於外故其言剴切而無回互藥石而鮮包藏是以爲君者不樂聞也即聞之不樂行也夫明君英主則不然也謂其言剴切非爲身也藥石非規名也於是道之使言言可行也於是措之行是故下無壅蔽之姦上無過舉之政故治化浹洽而百姓受福矣臣切伏思陛下則真明君英主也何以知之陛下法祖也至矣敬天地者蔑以加矣飭躬勤勵延問若不給矣猶曰政理未新讜言未聞惓惓焉若失之歉焉不自安也乃於是下詔布誠心廣言路諭之以悉心誘之以樂聞恐知之者不肯言言之者不肯盡豈不出於尋常者萬萬乎臣故曰陛下眞明君英主也然而治化不浹洽百姓不受福何也意者病與害爲之而陛下弗察也又其漸不可長焉夫天下之

勢譬之身也欲身之安莫如去其病欲民之利莫如袪其害欲令終而全安莫若使漸不可長今天下爲病者二而不之去也爲害者三而不之袪也爲漸者六而不可長也乃顧汲汲曰是奚不安也奚不利也奚不令終而全安也是何異於不藥而求病愈嗚呼其可畏也哉夫易失者勢難得者時今覩可畏之勢而遇得言之時使人緘默退縮以爲自全苟祿之計是僕不忠而欺陛下耳臣今據所見昧死以聞具惟陛下矜察哀憐俯賜覩覽焉

二病一曰元氣之病夫元氣之病者何也所謂有其幾無

其形譬患內耗暫未及發自謂之安此爲病則傷元氣臣切觀當今士氣似之故曰元氣之病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人不喜人言見人張拱深揖口呐呐不吐詞則以爲老成又不喜人直遇事圓巧而委曲則以爲善處是以轉相則倣翕然風靡爲士者曰無公是公非後進承訛踵弊不復知言行之實矣如此尚得謂之不病乎且大臣者庶官之表而民之望也今大臣則先不喜人言又惡人直夫諫官得以風聞言事者也今大臣被彈劾則率廷辯以求勝語人曰我非要作官但要曲直明白耳及直矣又恬

然作官此何理也往大臣有親之喪服除非詔不起今大臣服除自起矣如此尚得謂之有禮義廉恥耶夫無禮義則佞人進乏廉恥則國無防佞人進則互相欺詆國無防則紀綱不張臣切謂此等不治必積漸不可救藥故曰四夷未侵百姓未離刑政未墜疆土未蹙而國危主憂此臣所謂元氣之病也二曰心腹之病夫心腹之病者何也攻之則難攻不攻則亾身者也臣切計今事勢內官者腹心之病也內官陰性而狼貪其地逼近又朋比難剪臣故以爲腹心之病矣夫倉廒場庫錢穀之要地今皆內官主之

陛下以此輩爲忠實可用耶抑例不可廢也夫例誠不可廢每處置一二輩足矣今少者五六輩多者二三十輩何耶且夫一虎十羊勢無全羊況十虎一羊哉今某有司摘發某姦幸陛下洞見其情實外議僉曰是必不救否且竄斥今數月矣猶閣而不行夫人情莫不憚於潛而玩於彰彼姦未摘發尚有嚴心今姦業已摘發之矣不置之法又不竄斥彼何所憚而不爲乎昔人有言曰宦官有罪不可救有缺不肯補言難除也今皇城之內通名籍者幾萬人亦多矣陛下又勑禮部選年十五以下淨身男子五百名

將安用邪夫人情孰不欲富貴今田野小民無故犓閹剢
親兒以希進用𥁞今有詔而有名嗚呼此其禍可勝道哉
夫滅絕人類則必戾天地之和而災害必至災害必至則
五穀不熟人民離散天道乖於上人心怨於下而陰性狠
貪之徒妄行於中國不危者鮮矣臣故曰內官者腹心之
病也今陛下誠於此時援廉直獎忠鯁斥無耻大臣進虛
局之佐則必轉病而爲安改禍以爲福且陛下何難於此
而不爲也今議者必曰彼曾不指實某忠某直某爲無耻
泛言難行然不知上者風也下者草也拔一君子則君子
進即有小人相率而會矣且人不幸而有病擇醫而治之
者爲愛也今某有司幸摘實其姦是亦國之醫耳若一切
置而不行是醫能治之矣而上弗肯使也且陛下何難於
此而不爲也今誠欲腹心安莫如剷內官之權剷內官之
權莫要於有罪不赦有缺不補傳曰治未病不治已病今
已病也而猶不治是可惑也已
三害一曰兵害夫兵害者何也臣以爲冗食而無補空名
而鮮實也夫强本者所以弱枝也今在京之兵以衛計之
七十有餘分爲三營一曰神機二曰三千三曰五軍蓋帶

甲控弦者數十萬焉意固欲以强本也然至正統已已纔
數十年拔之乃僅得十二萬焉亦寡矣於是有十二團營
之名團營至今又纔數十年耳日者遣將北伐拔之不滿
萬焉然其腰韃弓刀不全也騎士則牽露骨馬又施置鞍
轡等夫兵數不減於前糧食有增於今一旦而狼狽若此
何也官不恤其軍豪勢多占使遠者逃近者潛當職者不
以報糧籍不開除又壯丁各營其家老弱出而應點宜其
食之者增而用之者冗也臣故曰兵害者冗食而無補空
名而鮮實也夫騰驤四衛者今非所謂內兵耶外官既不
與稽其數征役又不選用其丁故其人率富豪而氣驕夫
內官者陰狡而狼貪者也以富豪氣驕之人而率之以陰
狡狼貪之徒兹其害可忍言乎且夫錦衣衛爪牙之司也
兒瑾所以謀逆
今內官之家人子弟官之團營兵之精也今內官參之內
兵又共專掌之陛下乃何獨而不爲之寒心耶古人有言
曰官惟賢賞惟功今團營把總號頭等孰非詭託冒官也
乃遂令布列要地爲爪牙乎語不有曰萌芽不伐將尋斧
柯熖火不撲燎原柰何言貴豫也陛下誠於此時查往年
李玉事例仍置總兵官使掌參內兵又查團營把總號頭

等自今不得置其私人仍於是令諸左右曰其詭託肎官自首者聽但罷免不問如此則威立而恩亦流所謂銷患於未形計之上也二曰民害夫民害者何也臣以爲斂重而民貧又貪墨在位恩不下流也臣聞惟智者而後能起家夫人未有無所賴而生者也今百姓賢智者百不過二三愚蠢者十常七八然又若無所賴而有司不之恤也斂之不問貧者稱貸之不足則必鬻子鬻子而不足則必逋竄一旦棄父母捐親戚背鄉離井愁怨之聲上干天和則必有水旱風雹之災逋者不還居者縲絏而牽連則必有無辜纍死之屍臣故曰民害者重斂使之也夫內府供用有常數也宜有常簿焉今油蠟皮張諸料等較之弘治初年費且十倍於前此何也蓋下者效上者也取羸者未有不倍者也今既十倍於前則此戶工二科派必又倍天下之州縣必又倍矣百姓輸納又有秤頭焉必又倍矣又經（論）事如說家常無所不盡內官必有賄賂是又益倍矣嗚呼民日貧而斂日積當道不肯苦言以聞有司乘機而肥其家如此而猶望其治是眞却步以求前耳陛下前固嘗降詔旨問矣然簿數不減也科派不省秤頭如故賄賂公行無憚此所謂公名而實

竊也臣故曰貪墨在位恩不下流者此也三曰莊場畿民之害臣伏覩洪武某年詔曰直隸拋荒田地聽民開墾永不起科夫民自開墾之矣不可謂非其田矣而今皇親之家聽無賴光棍投獻主使謂非其田也請之朝廷亦謂非其田也率賜皇親家皇親之家即奉天子命爲已有乃輒遂自奪其田土掘其墳墓毀其房室斬伐其樹木於是百年土著之民蕩產失業拋棄父母妻子千里之內衆騷然不寧矣夫皇親與國同休戚者也其祿非不豐貴非不極也乃利區區之田損害赤子動搖根本如此是不欲與國同休戚耶嗚呼亦甚矣昔魯廐焚孔子見之但曰傷人乎蓋貴人賤馬也今薊州牧馬場與百姓分陌分人而守割之臣切悲也是何賤人而貴馬也夫草場數千頃地耳今三遣官矣百姓年年坐勾摒轉相牽連妨廢本業擔閣其生理男不隷耜女不上機賣男鬻女老弱者轉而死於泥途者過半矣嗚呼是何賤人而貴馬也臣雖未詳其始末切見今事勢萬無百姓侵官之理設有所辨亦官租耳非若皇親之家占之爲已有也今據勘牒四至與民爭者止十之一二耳臣謂宜置而不問且百年土著之民一旦逐

之使去陛下忍爲此耶夫王畿天下之本今以數十百頃之地失黔首之心傷陰陽之和臣固知陛下不忍矣陛下幸哀憐聽臣愚計勅戸部查景泰六年勘官馮謐奏內事理以前項田土仍給民徵租但以新開草地牧馬爲便

六漸一曰匱之漸夫匱之漸者何也臣以爲兵運然耳然又苦浪費今各邊用兵以將則庸以卒則罷糜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錢穀吏俛首供給莫敢如何猶有不繼則軍吏委以自解是以倉廩不足不曰兵者糜之也曰是錢穀者不由己誤之也是無米而求粥也於是始有和買之議

矣和買之不足於是有乞運而又不足於是乞內帑之銀臣始至戸部大倉庫銀尚百七十餘萬今消耗且過半矣然而乞者未已也由是積漸而不止雖欲不匱烏可得矣夫今疆土不蹙於前也又鮮大寇若漢唐塞外者也竭天下之力以備邊而日猶不足此其故何也糜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者爲之也夫錢者泉也言流也散於上而聚於下公家削則私室盈京城內外千觀萬寺亦幾矣顧又不已左右侍臣孰非造寺者也動作孰匪以鉅萬計諺曰百人一出今彼鉅萬出則其入不止於鉅萬明矣夫上惟風下民惟草今方春和耒耜在野陛下乃不發倉廩賑不給賑不足顧偏發寺觀等勅給費修葺之是道民以奉佛也彼以鉅萬入者又何憚而不造乎夫智者察微今貨入而在私室又出而造寺觀矣設卒有水旱之警兵甲之事內財則已匱外斂則民窮臣不知陛下計何所出故曰浪費者此也

二曰盜之漸夫盜之漸何也臣以爲其故在民窮夫盜者非不知法當死也以爲徃者困而無食矣今盜而得食卽死不猶愈於凍餒乎徃有租調官司之轄矣今盜而得自由不猶愈於追繫鞭笞之乎夫天下無智愚强弱

舉俛首捧心以事我者以有法維之且畏死也今俛死而愈於凍餒追繫鞭笞之則彼亦何所不至耶故以臣之愚切計今之事勢非但發盜將必有大患者何也所謂有亂之機無亂之形也今天下無不臣之邦四裔無不廷之國百官奉職匪但致太倉有紅腐之粟武庫之兵朽而不用又無方二三千里水旱之災也然而哨聚殺人劫縣燒村剽掠婦女者自相鬬也假如不幸而有方二三千里水旱之災武庫乏兵太倉粟竭百官不奉職强敵外侵海內有警則事勢又何如哉故曰有亂之機無亂之形嗚呼此亦

可爲寒心矣臣謂宜趁此時急選良有司恤饑賑乏以安民心文密令整飭城池軍馬以伺緩急之變夫安不忘危霸者之略有備無患聖人之政況今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萬一有慮外之警有如平原睢陽之倫乎臣故曰計今事勢非但憂盜將有大患者此也三曰壞名器之漸夫壞名器之漸者臣以爲黷陟失制明王懸爵賞以待天下之賢將以奉天而理民也故曰五服有章一自天命之示非我也又曰爵人於朝與衆共之明至公也是以古之英君寧損百萬之費而靳一郎之拜其意亦謂此耳而今乞官者

官乞廕者廕黷其父者陟其子黷其祖者陟其孫臣不知陛下計所出矣夫廕者所以報功而示勸也今黷者既陟其子孫則有功者何勸焉是以其爵不足以勵糜其賞不足以諷功賁緣鑽刺之風既行而廉恥名節之士遂寡且陛下何利於斯而爲之也夫大學士萬安侍先皇帝醜穢彰露陛下踐祚之始嘗令內官逼脫其牙牌逐之去矣今而廕其子爲丞臣不知報耶勸耶且陛下何利於斯而爲之也夫薰蕕同器不知有薰廉污並賞孰肯爲廉陛下若謂天下之大何惜此一官則斯徵務之叢襍繆之惜者皆

非耶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臣故曰壞名器之漸者黷陟失制也四曰弛法令之漸夫弛法令之漸者臣以爲舛與玩爲之也夫舛莫大於縱罪玩莫大於長姦舜爲天子其父瞽瞍殺人孟子以爲士師執之爲舜者但宜竊負而逃蓋法者天下之公受之祖宗者也掌於士師不得而專也出於天子天子不得而私也是故士師可以執天子之父爲舜者不可私其親褻者犯人王禮攙搶褻僭貨物損辱國體傳笑外邦獄案已具法所不赦也陛下何從而赦之也以爲無罪則固以追償其貨殖矣以爲有罪未聞有罪

而赦之者也有罪而赦之是縱罪也縱罪則長姦長姦則政舛政舛則民玩民玩則令慢而法弛此古之所大忌而今之所甚忽也夫法莫大於不忽刑莫大於不私何則刑天討也公天道也王者不私其親故罰一人而千萬人懼諺曰勿謂尺五後且可補臣故以王禮之赦爲弛法令之漸五曰方術眩惑之漸夫方術眩惑之漸者臣以爲去之不力則誘之必深也夫自古帝王享國長久者畏天而憂民也非以奉佛法也康强少疾者清心而寡欲也非以事仙道也且陛下獨不見梁武唐憲乎梁武帝奉佛最謹然

罹禍最慘唐憲宗事仙又謹然年又最短此其明效大驗
彰彰較著而今寂寺觀諸額者陛下弗止也比又詔葺
其圯廢臣不知陛下乃何所取於彼而爲之也夫眞人大
虛無爲之名也今酒肉粗俗道士陛下敬重之如神尊爲
眞人又法王佛子等金肩輿出入珍食衣錦陛下踐祚詔
曰僧道不得作醮事扇惑人心堂堂天言四海誦矣陛下
誠心孱貪不減於前也乃今復爾者臣固知有誘之者也
夫去之不力則誘之必深譬之鋤草不力反滋其勢陛下
柰何去之不力而反使之滋也夫誘者必曰其道妙又其

法令靈今天變屢見於上百姓嗷嗷於下邊報未捷倉庫
匱乏信使眞人國師道足以庇法足以佑陛下何不逐一
試之且如彼能設一醮撰一法使天變息而嗷嗷者安乎
此固必無之事而陛下不察反聽其誘此臣之所以日夜
悲心也六曰貴戚驕恣之漸夫貴戚驕恣之漸者臣以爲
其猶防決也夫水防惟土水決則潰禮決則凌昔者高皇
帝制皇親令曰皇親之家不與政臣皆伏讀嘆息以爲聖
主不易之論及退而考夫頒祿列爵則又使大貴極富而
已又考其器度田奴之等則又不可踰也臣於是又嘆曰

是所謂禮之防也夫皇親與國至戚也不宜有間今故制
禮以防之者臣以爲此固保全而使之安也今陛下至親
莫如壽寧侯所宜保全而使安者亦莫如壽寧侯乃固不
嚴禮以爲之防臣恐其潰且有日矣今壽寧侯招納無賴
罔利而賊民白奪人田土擅拆人房屋强虜人子女開張
店房要截商貨占種鹽課横行江河張打黃旗勢如翼虎
此謂之不替可乎替則陵陵則逼太逼則法行且今側目
而視切齒而談孰非飲恨於壽寧者也夫川潰則傷必衆
萬一法行陛下雖欲保全而使之安得乎臣切以爲宜及

今愼其禮防則所以厚張氏者至矣亦杜漸剪萌之道也
危詞讜論皆他人所不敢言不能言者後人動相訾訾
曰北地云云嗚呼彼亦曾有氣節如北地焉否乎

秘錄　　李夢陽

初詔下懇切夢陽讀既退而感泣已嘆曰眞詔哉於是密撰此奏蓋體統利害事草具袖而過邊博士會王主事守仁來王遽目予袖而曰有物乎有必諫草耳予爲此郞妻子未之知不知王何從而疑之也乃出其草示二子王曰疏入必重禍又曰爲若筮可乎然晦翁行之矣於是出而上馬並行詣王氏筮得解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王曰行哉此忠直之繇也及疏入不報也一日忽有旨拿夢陽送詔獄乃於是知張氏有本辨矣張氏論我斬罪十然大意

主訕母后謂疏末張氏斥后也掌詔獄牟斌牟斌問曰壽寧胡不指其事實羽翼乎曰慮對耳斌曰指則我能據事實前厥羽翼矣對焉獄成牟斌參之其略曰原情應詔論法亦違而渠云十罪者悉置弗入奉聖旨李夢陽妄言大臣姑從輕罰俸三箇月此十八年四月十六日也居頃之能取上賓矣痛哉何忍言何忍言大醫院使吳釴高郵人也謂我曰上崩之明日釴往見一近侍閹會閹挈其白綾褶子出褶子自肩以下血淋淋未乾也閹迎釴以褶子泣曰此爺爺口鼻中血也釴相與泣問故言上氣絕時閹負

之自缓出云已閹收淚謂釴曰怎更能得此聖明皇帝釴叩之閹曰前李夢陽事知否釴曰不知閹曰上初無柰壽寧輩遏何金夫人又日在上前泣訴不平上欲借官人毋力一日朝退召三閣老上問曰李夢陽言事若何劉健輒對曰此狂妄小人耳上默然良久謝遷前對曰其心無非（劉總謝公多矣）爲國上頷之曰然命科道官交章入李夢陽由是得釋然釋之日金夫人猶在上前泣訴求重刑上怒推案出竟批止罰俸三月汝以爲此等皇帝能更得否言既二人相對大聲哭而尚書劉公大夏曰釋李夢陽時命上召我言閹

輩事因遂及李夢陽事上曰朕初欲輕譴此人而左右輒乃曰輕莫如打二十放了已顧大夏曰汝知渠意乎大夏叩頭對曰臣不知上曰打必送錦衣衛渠拴關節打之必（英明淳厚○兼而有）（之○其○所○謂○聖○乎○之○仁○也○）死也於渠輩則誠快矣如朕殺諫臣何正德間予至江西則見都御史艾璞曰璞往爲光祿卿故事光祿寺日辦有撰盤云撰盤者供近侍閹者也孝宗末尚儉節斯格不行矣而一日未申間忽有旨趣辦撰盤十餘衆驚愕辦矣久不之取也俯辦不入卿不出璞守至昏黑東安門將下鎖矣一老閹來曰官官第出璞於是倉皇出明日入至寺寺

閣耳語瑛曰知撒盤否瑛曰瑛何由而知也閣曰昨夜上蓋遊南宮云皇后皇太子金夫人從而二更時召二張自東安門入瑛問曰何事閣曰上和解二張耳爲李主事瑛叩詳細閣不答而予因記往錦衣百戶郭勳曰上遊南宮時二張夜入侍酒中皇后皇太子金夫人皆還迺出遊上獨召大張促膝語左右咸莫知聞遂見大張免冠觸地謝云予始不甚信今以艾公言質之符矣

讀此則知孝宗不獨受諫兼能曲意保全世廟有慼色矣熹宗朝更不必論也

論裁革中官疏

江循

臣近日伏聞朝報工部尚書曾鑑等題本開坐軍容鞍轡二局添設管事內官上請裁減蓋奉行詔書內事理也陛下不蒙裁減反令司禮監查正統天順年例來看臣愚以爲陛下不欲裁減內官不必形諸明詔旣已形諸明詔必以內官濫設爲可革也可革卽革何必復查當裁決裁何必復看王者承天號令明如日月信如四時威如雷霆堅如金石天不變法亦不變山不可移判亦不移況陛下卽位之始發令之初著爲詔書頒示天下宣播四裔中外傾心臣民叩首仰望維新之政未踰三月卽有二命何以統天承運而慰億兆臣民之望哉在廷大小羣臣百司又何所遵守以布四方一民志哉然此意非但出自陛下側聞先帝之時已有成命矣誠以中官管事其害不小非但各門庫局爲然在在有之但管一事則敗一事到一方則害一方挾以天子私臣聲勢可畏莫敢誰何而鎭守典兵抽分倉場錢穀之司其害爲尤大也其害不止百姓不堪怨言生於下則災異形於上有自來矣先帝修德弭災明知其故欲行裁革不幸中道崩殂臣民失望夫孝者善繼人

之志會述人之事者也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周公
成文武之德聖人美之稱爲達孝且天下者太祖太宗之
天下陛下承之先帝而傳之子孫者也今陛下從達孝之
心欲述先帝已爲之事承先帝未行之志自有祖宗之法
度則內監之設官有定員職有常事只掌宮禁服御之需
未嘗干預朝廷之政具載皇明祖訓昭昭可考也陛下舍
此不查而令查正統天順年間事例則惧矣英宗皇帝英
睿之主仍襲洪熙宣德以來輕改祖宗法度添設中官寵
倖太過以致王振售奸吉祥不軌聖躬蒙塵幾危社稷正

統天順會政固多而中官一事則可以爲鑒而不可以爲
法也明矣及乎二命既下大臣委靡承順不復開陳科道
坐視旁觀不即匡救俾陛下始陷於不知終失於不信誰
論有深識撥括今史
之咎歟自古天下之事常起於微成於漸而盛於極極則
其勢重而難變矣宋儒周惇頤曰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
也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反之力也識不早
力不易也臣愚以爲今日之勢亦將重矣識之不早反之
不力恐難會其後臣嘗讀史至唐天寶之亂宋靖康之變
未嘗不痛心扼腕以傷其時禍初未形無有智者以圖其始

變將已極無勇者以會其終君愎諫而樂宴安臣奸貪而
事蒙蔽君子吞聲喪氣小人安危利災而釀成之也是以
自古賢君厲精圖治莫不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尤必
進君子聽忠言上下一心而後能成一代之治如唐太宗
容王珪魏徵之直故能成貞觀之風宋仁宗能納范仲淹
唐介之忠故能臻慶曆之治賢臣獻言亦必謹禍於微慮
患於早而多過於論喻如漢文帝崇尚節儉治比成康賈
山猶以嬴秦爲譬賈誼爲之痛哭仁宗恭儉仁恕君子滿
朝蘇轍猶以六君爲比蘇軾爲之深悲二君者不以四臣

之言爲過而嘉納之享隆平之利成英誼之名凡此皆君
安感危方治思亂君臣得相上下交修以成治安之明驗
也況今人事擾攘之秋天命絕續之會而自陛下即位以
來陰雨濛霈將踰三月夫陽剛者人君之象而陰則臣也
以類推之陽爲男陰爲女陽爲君子陰爲小人陰爲發生
陰爲肅殺陽爲慶賞陰爲刑戮陽爲和悅陰爲悲慘故天
之道晴日恆多陰雨恆少陽恆使其有餘陰恆使其不足
今也天道反常必有其應天心仁愛其在茲乎孟子曰入
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亦以事幾兆

於無形禍亂生於所忽今天變於上敵交於前民困於下目擊心惟當不寧處必也戰兢惕厲滌慮洗心省德以回天安內以攘外消已形之變而使之不爲災傾將否之運而使之轉爲泰誠有望於陛下與夫法家拂士也陛下春秋方茂初試萬幾不宜長處深宮惟以二三中貴傳命於外側聞先帝宮車晏駕之時親屬輔臣之手而託以陛下今少師劉健少傅李東陽謝遷諸臣實親受顧命者也吏部尚書馬文升兵部尚書劉大夏都御史戴珊諸臣亦先帝不時召見與決大事者也陛下當召之便殿與之講論朝廷政事得失詢訪天下軍民利病羣臣章疏必躬省覽與之量度去取次第而行至有詔書已行須布中外豈容不信語曰民無信不立民匹夫也舍信尚無以自立況萬乘之主無信何以立朝廷定天下一民志乎臣願陛下敎然行之不沮於浮言不惑於讒言不昵於近習詔書容有所未備者推類以盡其餘纘成先帝之志光復祖宗之舊別賢愚辨忠佞進君子退小人審公私明賞罰攬乾剛於獨斷揭日月於中天成一代大有爲之君垂萬世永無疆之緒然後陛下爲不負先帝所託此微臣輸犬馬之忠而

收到本意

圖報稱於陛下者也然念自古直言之臣多便於朝廷而不便於權倖多利於天下而不利於一身往往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臣非不知固位保祿資格轉遷可致富貴顧乃不避忌諱批龍鱗履虎尾岌岌然若撼山之莛撲燈之蛾而不止者豈厭久生而樂速死哉顧以所欲有大於生所惡有甚於死者耳堂堂天朝上駕唐虞下陋漢唐宋而廷臣言官顧欲自處漢唐宋諸臣之下臣實恥之臣才不及二賈文不如二蘇而職又不在王魏范唐之列徒以目擊當世之弊心抱杞人之憂故不惜萬死干刑惟欲傳陛下一悟者夫何求哉亦以所志之同然猶不敢以諸臣所至者自畫而學爲孔子之徒所願於陛下者亦不敢以漢唐宋諸君所成者相望而欲超乎堯舜之上此臣之志也所謂犬馬之忠以圖補報者此也

何等骨力

引經據古慷慨而談議論嶄截透快○不特裁抑中官并爲廷臣喑嘿者痛下針砭

明文選卷三十二

雨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受業羅仰錡慎訓

西昌羅萬藻亦渾同選　男　徐震昌從起　參閱

奏疏十九　論諫乙

慰人心以隆治道疏　楊爵

臣惟人主一身，萬化本原，履至尊之位，膺眾大之責，用人行政，是非得失，方在幾微，而關於民心之向背，天命之去留者，即甚可畏也。是以聖帝明王，深察乎此，致治必於未亂，保邦必於未危，乎無微而不謹，時無暫而不懼，為大於

其細，而圖難於其易，然後天人交與，而可以延國祚於永久矣。（○議者謂明○治之疾咏○）方今天下大勢，如人衰病之極，內而腹心，外而百骸，莫不受病，（今正嘉○讀此益信○）即欲拯之，無措手之地。以臣觀之，其危亂之形將成，目前之憂甚大也。（○總說虛說○）大抵因仍苟且，兵戎廢弛，奢侈妄費，公私困竭，奔競成俗，賄賂通行，遇災變而不憂，非祥瑞而稱賀，讒諂面諛，公私欺妄，士風民俗，於此大壞，而國之所恃以為國者，掃地盡矣。撥危亂而反之治安，此在陛下所以轉移率勵之者何如耳。況當朝覲大比之期，百司多士，濟濟來趨，延頸思化，人人切仰，極重不可反，幾失則難

齊。伏願陛下汲汲於此時，留心焉以為善後之圖也。臣以病居林下者八九年，誤蒙聖恩，賜之起用，擢以耳目之官，任以糾劾之責，受命以來，夙夜耿耿，無思國事日非，而臣於國恩有未報，至於痛心涕流者有之。臣請略舉目前之所見大要，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以貽聖心之憂者，為陛下告，誠不忍默默保位，以上負陛下之洪恩，下負生平之所學也。伏願聖明垂聽焉。臣竊惟天下之患，（○總提）莫大於以危為安，以害為利，實則可憂，而以為大可樂。法家拂士日益遠，而快意肆情之事，無敢齟齬於其間，積弊而至於蠱，則

不可得而救矣。此實天下之大患也。（以下歷分說實欵）往年夏末入秋，衍陽不雨，畿輔千里，已無秋禾，既又立冬無雪，暖氣如春，元旦僅雪即止，民失所望，洶洶無聊，憂旱之切，遠近所同，此正陛下徹眾減膳，率臣下以祈恩寧之時也，而在廷之臣，（此段論夏言）如（鄒協）大學士夏言數人者，乃以為靈瑞而稱頌之，其欺天罔人，不亦甚乎。其不幾於安危利菑，而以大可憂者為樂邪。孔子告顏淵為邦，在遠佞人，若是而謂之佞人者非邪。大臣之職，輔君當道，志於仁，而先天下以為憂者也。無忠亮體國之心，而居人臣之極位，所謂小人而乘君子之器者也。

欲天下之治安可得耶又如翊國公郭勛者中外皆知其為天下之大惡朝廷之大蠹也勛之舉動蹤跡豈能逃於聖鑒雖陛下盛德優容不忍仰罪神謀遠慮自有所處臣愚以為奸不可近惡不可長若止之於微退之於漸則朝廷優禮人臣之體貌未失而勳戚之餘裔亦得以保全而善終也或使稔惡肆毒潛干政柄則群狡趨赴善類退處其為天下國家之禍日益深矣治道去其太甚者此其為害治之人之甚所當急去而不可緩也凡此任用匪人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一也天生斯民立之司牧君人者

此段諫土木

奉天以安民而使之各得其所也民不得所則其心不能無怨民日怨則天意可知也矣古者民勤於食則百作廢今民勤食不可得而至於離散離散無所歸而至於死亡臣近巡視南城兩月中凍餓死者八十人此一南城一郭耳共計五城未知有幾目所不及見而在於千萬里之遠者又未知其有幾孰非陛下之赤子也而顛連無告委命溝壑蓋望一豆羹蔬食以延須臾之生而不可得也此正陛下愛民惜財與天下休息之時也而土木之功十年於此矣而尚未止工部屬官添設者至數十員又差部官遠

千古名論

修雷壇以一方士之故浚民膏血而不知恤則民何以得其所哉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窮民之力盡民之財是自蹙其本根也而國何以為國乎昔漢文帝惜百金之費不營一臺故海內富庶隋氏以盛修宮室而至於亡國願陛下以為鑒戒則宇內生靈之慶也況今北寇跳梁內盜竊發警報日聞加以頻年災沴上下一空百計取之愈為不足而興作未已以結怨於天下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二也唐虞三代之世君臣每以勤敬之道交相儆戒其見於經傳者如堯舜兢兢業業無怠無荒禹惜寸陰湯昧

深切

此段諫不視朝

爽不遑文王不遑暇食武王以敬而勝怠故能壽躋耋期治隆熙泰是數聖人所以崇德益壽善政和民之道不外乎敬與勤而已矣周公名公之相成王也周公則以逸而戒之召公則以敬而勉之蓋敬逸之間身之修否政之理亂所由分此固周召忠君惻懷之心也陛下即位之初勵精有為不遑寧處嘗以敬一箴頒示天下其於堯舜三王之道蓋已心得之矣數年以來因聖體違和朝儀間缺經筵未講大小臣庶朝參辭謝未得一覲聖容敷奏復命未得一聆天語若是者今已久矣夫天位者艱難之器非逸

名論

樂之具也陛下一身天地百神賴以享六軍萬民賴以安
一日二日有萬幾之煩近聞聖躬調順大獲痊癒中外臣
民罔不欣慶況此春氣漸和人思新化庶官入覲雝雝肅
肅來自萬里之遠者孰不欲鞠躬再拜北面舞蹈望龍顏
以慰快覩之心乎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正今日之事也
若未得瞻於咫尺天顏之下以伸有孚顒若之敬臣恐人
心日益惰怠中外日益渙散非隆古君臣同寅協恭以臻
太平之氣象也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三也執左
此段論方士
道以惑衆聖王所必誅而不宥者也今與言異服列於庭

苑金紫赤紱賞及於方外之士臣不意陛下睿哲先物明
見萬里而所爲一至於此夫保傅之職坐而論道古人詔
官不必備惟其人故非道隆德盛極天下之選者不足以
任此責今舉而畀諸迂怪之徒輕之若芥流品之濫至此
極矣且陛下以天縱之聖資爲上天之元子若遠宗帝王
之道近守祖宗之法細旃廣廈之下與公卿賢士講論治
道則心正身修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和氣致祥
罔有天災則山川鬼神莫不寧矣安用假此妖誕邪妄之
術列諸法禁之地而藉之以爲聖躬之福耶其非聖天子

所以崇正遠邪平平蕩蕩奉三無私以化天下之道也臣
聞風聲所及人起異議豪傑之士聞而解體貽四方之笑
取百世之譏於聖德國政所損不細此其足以失人心而
致危亂者四也古人有言君聖則臣直陛下臨御之初延
此段論拒諫
訪忠謀虛懷納諫其於狂直敢言之士往往矜宥故一時
臣工恃陛下之能容敢以直言自于天聽言過激切而獲
罪者亦多有之自此以來臣下懷危慮禍未聞敢有犯顏
直諫而爲匡救逆心之論者昔人論求言之益以爲勉強
以聽不若悅而從之悅而從之不若導之使言蓋人臣持

祿保位者多而忘身以殉國者少雖識見有明晰言論有
得失在陛下明目達聰鑒別取舍於黜陟賞罰付之公論
則可矣若震之以天威加之以危禍如往年太僕寺卿楊
最者言出而身即死近日翰林院左贊善兼修撰羅洪先
等皆以言罷斥此於國體治道所損甚多伏願聖明少致
思焉成湯大聖人也仲虺稱其改過不吝從諫弗咈高宗
有商之令主也傅說告以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此二
君作聖之功爲萬世人主之龜鑑也臣非區區爲一楊最
等惜也但歷觀古今以來有天下國家者未有不以任諫

而興。以拒諫而亡者也。今而後雖有素懷忠義之心者。非灰心仕進。甘退丘園。亦必深自晦藏。爲保身計矣。孰敢發言以論天下之事哉。臣恐忠藎杜口。則讒諛交進。上德不能下逮。下情不能上通。安危休戚。無由以見。而堂陛之近。即遠於萬里矣。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五也。此數者關於天下之治亂。國勢之安危。貽聖心之憂誠未已也。伏望皇上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守成爲不易。察臣忠悃。覽臣所陳。賜之施行。戒飭夏言務篤忠貞之道。以報國家崇顧禮遇之恩。於郭勛則預有以裁抑而保全之。止土木之功。開諫諍之路。屏邪妄之行。陛下誠以慎獨養天德。以天德達王道。以慰人心。以祈天祐。則莊敬日強。而綿壽永於千億。虛靈照物。而忠邪莫可逃遁。其爲宗廟社稷萬萬年無疆之福。聖子神孫萬萬年無疆之規者。端在此矣。

讜論危言深中世宗之忌。故得禍甚重。其幸而獲全者天也。

直言天下第一事疏

海瑞

臣聞君者天下臣民萬物之主也。惟其爲天下臣民萬物之主。責任至重。凡民生利病。一有所不宜。將有所不稱其任。是故爲君之道宜無不備。而以其責寄臣工。使之盡言焉。臣工盡言。而君道斯稱矣。昔之務爲容悅。阿諛曲從。致使災禍隔塞。主上不聞者無足言矣。過爲計者則又曰。君子危明主。憂治世。夫世則治矣。以不治憂之。主則明矣。以不明危之。無乃使之反求眩瞀。莫決趨舍矣乎。非通論也。臣受國恩厚矣。請執有犯無隱之義。美曰美。不一毫虛美。過曰過。不一毫諱過。不爲悅諛。不暇過計。謹披瀝肝膽爲陛下言之。漢賈誼陳政事於文帝曰。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夫文帝漢賢君也。賈誼非苛責備也。文帝性頗仁柔。慈恕恭儉。能有近民之美。優游退遜。尚多怠廢之政。不究其弊所不免。槩以安且治。當之愚也。不究其才所不能。槩以政之安且治頌之。諛也。陛下自視於漢文帝何如。陛下天資英斷。睿識絕人。可爲堯舜。可爲禹湯文武。下之如漢宣之勵精。光武之大度。唐太宗之英武無敵。憲宗之志平僭亂。宋仁宗

之仁恕舉一節可取者陛下優爲之所位初年刻除積弊煥然與天下更始舉其大槩箴儆一以養心定冠履以辨分除聖賢土木之像誘宦官內外之權天下欣欣然以大有所爲仰之識者謂輔相得人太平指日可期非虛語也（以上稱其美）高漢文帝遠甚然文帝能克其仁恕之性節用愛人呂祖謙稱其不盡人之財情是也一時天下雖未可盡以治安予之然貫朽粟陳民多康阜三代之後皆稱賢君焉陛下（以下規其過）則銳精未久妄念牽之而去矣反剛明而錯用之謂長生可得一意元修富有四海不曰民之脂膏在是也而與修

土木二十餘年不視朝綱紀弛矣數行推廣事例名節瀸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爲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宮人以爲薄於夫婦天下吏貪民不聊生水旱靡時盜賊滋熾自陛下登極初年亦有而未甚也今賦役煩增萬方則效陛下破產禮佛日甚室如懸磬十餘年來天下極矣天下因即陛下改元之號而臆之曰嘉靖者言天下家家皆淨而無財用也（諧似激評亦非入告之體）邇者嚴嵩罷相世蕃極刑差快人意一時稱淸時焉然嚴嵩罷相之後猶之嚴嵩未相之先而已非大淸明世界也不及

漢文帝遠甚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內外臣工之所知也知之而諱語詩云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今日所賴以弼棐匡救格非以歸正諸臣責也夫聖人豈絕無過舉哉古者設官亮釆惠疇足矣不必責之以諫保氏掌諫王惡不必設之也木繩金礪聖賢不必言之也乃修齋建醮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率表賀建興宮室工部極力經營取香覓寶戶部差求四出陛下誤舉諸臣誤順無一人爲陛下正言焉都吁俞咈之風陳善閉邪之義邈無聞矣諛之甚也然愧心餒氣退有後言以從陛下昧沒本心以歌

頌陛下欺君之罪何如夫天下者陛下之家也人未有不顧其家者內外臣工有官守有言責皆所以奠陛下之家而磐石之也一意元修是陛下之心惑也過於苛斷是陛下之情偏也而謂陛下不顧其家人情乎諸臣顧身念重得一官多以欺敗不事事敗有不足以當陛下之心者其不然者君心臣心偶不相值也遂謂陛下爲賤薄臣工諸臣正心之學微所言或不免已私或失詳審誠如胡寅撓亂政事之說有不足以當陛下之心者其不然者君意臣意偶不相值也遂謂陛下爲是已拒諫執陛下一二事不

當之形跡憶陛下千百事之盡然將陛下誤終不釋諸臣欺君之罪大矣記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今日之謂也爲身家心與懼心合臣職不明臣以一二事形跡既爲諸臣解之矣求長生心與惑心合有詞關於臣君道之不正臣請再爲陛下開之陛下之誤多矣大端在修醮修醮所以求長生也自古聖賢止說修身立命止說順受其正蓋天地賦予於人而爲性命者此盡之矣堯舜禹湯文武之君聖之盛也未能久世不終下之亦未見方外士自漢唐宋存至今日使陛下得以訪其術者陶仲文

（今語刺心骨）

陛下以師呼之仲文則既死矣仲文尚不能長生而陛下獨何求之至爲天賜仙桃藥丸怪妄尤甚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因則其文以畫八卦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其背因而第之以成九疇河圖洛書實有此瑞以洩此萬古不傳之祕天不愛道而顯之聖人藉聖人以開示天下猶之日月星辰之布列而曆數成焉非虛妄也宋眞宗獲（貶宋）天書於乾祐山（受天書世廟崇道教奚千古）孫奭諫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桃必採而後得藥由人工搗以成者也茲無因而至桃藥是有足而行耶天賜之者有手執而付之耶陛下元修多年矣一無

所得至今日左右奸人逆陛下元修妄念區區桃藥之長生理之所無而元修之無益可知矣陛下又將謂懸刑賞以督率臣下分理有人天下無不可治而元修無害矣乎夫人幼而學旣無致君澤民之學壯而行亦無致君澤民殊用之心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言順者之未必爲道也即近觀嚴嵩有一不順陛下者乎昔爲貪竊今爲逆本梁材守道守官陛下以爲逆者也歷任有聲官戶部者至日首稱之雖近日嚴嵩抄沒百官有惕心焉無用於積賄求遷稍自洗滌

然嚴嵩能相之後猶之嚴嵩未相之前而已諸臣寧爲嚴嵩之順不爲梁材之執今甚者貪求未甚者挨日見稱於人者亦廊廟山林交戰熱中鶻突依違苟舉故事潔已格物任天下重使社稷靈長終必賴之未見其人焉得非有所牽制其心未能純然精白使然乎陛下欲諸臣惟行而莫違也而責之以效忠付之以翼爲明聽也又欲其順乎元修土木之誤是股肱耳目不爲腹心衛也而自爲視聽持行之用有臣如儀衍焉可以成得志與民由之之業無是理也陛下誠知元修無益臣之改行民之效尤天下

之安與不安治與不治由之翻然悟悔日視正朝輔弼九卿侍從言官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道君之誤罷其身於堯舜禹湯文武之域使其臣亦洗數十年阿君之恥罷其身於臯陶伊傅之列相爲後先明良喜起都俞吁咈內之宦官宮妾外之光祿寺廚役錦衣衛恩蔭諸衙門帶俸舉凡無事而官者亦多矣上之內廚內庫下之戸工部諸廠段絹糧料珠寶器用木材諸物多而積於無用用之非所宜用亦多矣諸臣必有爲陛下言者諸臣言之陛下行之此則在陛下一節省間而已京師之一金田野之百金

也一節省而國有餘用民有蓄藏不知其幾也而陛下何不爲之官有職掌先年職守之正職守之全而未行之今日職守之廢職守之苟且因循不認眞不盡法而自以爲是敎本行以端士習止上納以淸仕途久任吏將以責成功練選軍士以克名募驅緇黃遊食使歸四民責府州縣兼舉富教使成禮俗復屯鹽本色以裕邊儲均田賦丁差以蘇困敝舉天下官之侵漁將之怯懦吏之爲奸刑之無少姑息焉必世之仁博厚高明悠遠之業諸臣必有爲陛下言者諸臣言之陛下行之此則在陛下一振作間而已

一振作而諸廢具舉百弊剗絕唐虞三代之治粲然復興矣而陛下何不爲之節省之振作之又非有所勞於陛下也九卿總其綱百職分其任撫按科道糾舉肅清之於其間陛下持其大綱稽治要而責成焉勞於求賢逸於任人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六氣各得其序恭己無爲之道也天地萬物爲一體固有之性也民物熙洽薰爲太和而陛下性分中自有眞樂矣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道與天通命由我立而陛下性分中自有眞壽矣此理之所有可旋至而立效者也若夫服食不終之藥遙望輕

舉理之所無者也理之所無而切切然散爵祿竦精神元修求之懸思鑿想繫風捕影終其身如斯而已矣其可乎君道不正臣職不明此天下第一事也於此不言更復何言大臣持祿而外爲諛小臣畏罪而面爲順陛下有不得知而改之行之者臣每恨焉是以昧死竭忠惓惓爲陛下言之一反情易向之間而天下治與不治民物之安與不安決焉伏惟陛下留神宗廟幸甚天下幸甚臣無任戰慄恐懼之至

激昂感慨言人所不敢言想見稜稜風采。此公爲戸

部主事時疏也疏入世廟震怒投其章於地已取徐閣之意若爲動者留踰月不下會上意有所不可遂下公詔獄中外臣工相顧失色而公直聲亦遂振天下矣莊皇帝奉遺詔出公獄還其官尋改兵部主事未幾擢僉都御史

昧死陳言以效愚忠疏　楊名

臣以災異修省妄有建白繼奉聖旨令臣明言臣捧誦之餘不勝悚懼切念臣本庸劣無所知識荷蒙皇上簡拔及第寵列詞林感仰殊恩每懷圖報近見諸臣奉詔陳言議論不一恐未足以上慰淵衷故以草茅之見贅爲狂妄之說塵瀆睿覽但臣涵養未至故氣乏和平問學未明故言多疏謬乃重煩明旨臣驚悸隕越無地自容旣而伏自思省所以有言實出於犬馬一念之誠非敢故爲矯激以速譴責也以臣之愚時務人品固未能一一周知然得之見聞實不容已者況承嚴命之言苟復畏罪隱默或支離遷就以求幸免豈不有負皇上虛心納諫之仁也哉而臣願忠之初心亦自負矣故敢不避誅殛謹以所聞見出於臣民之公論者爲皇上明言之臣惟吏部諸曹之首尚書百官之表而汪鋐者小人之尤者也往者吏部尚書有缺皇上亦愼其重任不肯輕弖今乃屬任於鋐豈不以鋐爲賢於諸臣耶然而命下之日大小臣工罔不驚愕雖閭閻小民亦切切不已皆曰此地非鋐所宜處也蓋以鋐之爲人心行反覆舉動乖張志惟務於逢迎心祗期於報復向總

憲臺累遭論劾今遷吏部又被羣言臣恐失今不處使在位日久益以逢迎之巧濟其報復之私內外臣工用舍蓋謬則其為害可勝言哉此鉉之不當用也如武定侯郭勛賦性奸回立心險詐阿奉權貴叨受天恩蓋不必考其心術之微觀其氣象之著亦知其為險人也皇上使之久典戎務歷代祀事及凡要緊朝政皆得與議彼復不自檢飭肆意猖狂使為臣子者朝夕觀效皆知勛之為人豈得無可慮乎此勛之不當用也如太常寺者本司掌禮儀以事神祇祖宗導迎和氣光昭國祚者也位列崇階稱為清要非心行純白資深望久者不得與矣近者乃使陳道瀛金賢仁輩庸惡道流充任其秩臣每觀其聲音容貌仰極粗鄙及聞其素行則飲酒食肉貪財好色無所不至一遇祭祀則專意於分受品物及香燭柴炭之類而已如此等人如此等心而望其誠敬精白以賛助皇上明禋之敬有是理乎此道瀛輩不當用也臣愚竊妄以為是數人者羣心皆曰不當用也而皇上用之豈亦聖心之偏於喜者耶又如皇上踐祚在廷之臣條建議論之間識見偏執言詞紕繆以上觸天威自取罪戾者固非一人一事但據其迹雖

若難恕而究其心則皆可原自明示薄罰之餘懲創已久況皆累朝作養才能文行各有可取其遇我皇上共成光明之治者也而可終忍於廢棄老死已乎雖累有寬釋起用為言者尚未蒙慨然允行近見大學士李時以愛人才為請即荷嘉納中外臣民不勝欣躍此可以觀人心矣但下該部已久未見覆題則臣所謂遲回觀望不能悉力將順縱有陳焉不過虛文塞責之說豈可謂無哉臣愚竊妄以為是得罪者羣心皆曰當矜宥也而皇上亦未能釋然豈非聖心之偏於怒者耶推而至於施為之間如稽役舊典以備一代之制真盛舉也但未免工作屢興財力俱竭採運木植燒造磚瓦裝載灰石所至騷然民無寧日則閭閻之下形諸愁歎以戾太和者亦豈少乎又如真人邵元節者特以其術過蒙採聽於內府修建醮事此雖皇上祈天永命之心不能自已但禱祀之說自古無驗今乃不惜糜費使之頻舉且命左右大臣奔走其事而元節復率其徒侶持其旛樂敢於大內闡揚法事遂至不肖之臣妄為依託且聞有昏夜乞哀出其門者亦不能必其無市恩播威夤緣僨事之失也夫以皇上敬一之心臣民祝願之念

感格天地萬壽之福百男之祥可以坐致乃使異端小術援以爲功書之史册以垂後世所謂何哉凡此或皆聖心少有所偏者故臣敢爲内照自省及戒謹恐懼之說蓋欲皇上遠稽堯舜所以德高羣聖治冠百王者不外此心之中和也或使一念之微一瞬之際及一事之末少有間斷即未純一即非中和故愼獨之功確乎不可忽也然乃臣之誠不足以孚感悟言無足以備採擇而至屢瀆明諭臣罪安可逃矣

忠君愛國之意浮動毫端故義直而辭甚婉他手猖狂激訐一瀉無餘縱曰以直諫名方此多媿色矣

明文遠卷三十三

甬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西昌羅景泐亦渾同選　受業羅仰錡愼調參閱

奏疏二十 論諫丙

停免額外貢獻以昭大信疏　張翀

臣聞帝王之盛貢獻出於租入之中而邦本安苟且之政貢獻浮於租入之外而國脈耗是故奸諂之徒挾殘人之術開媚上之端誠君子之所羞稱明主之所深惡亟去而不以聽者也臣伏覩皇上登極詔旨有額外進貢一切停止之言有以仰窺陛下仁聖天至愛惜元氣不欲重困軍民以適其私而海内臣工懽忻鼓舞皆將翹首拭目以觀太平之極致但各鎭守總兵等官不能仰體聖懷講求德意或託舊例以誤天聽或假謝恩以售已私此皆悖之不以其道君子之所不忧者也而陛下未究其所從來乃前之訛遂後之失格恩旨於不信啓貪戾於方來臣竊爲聖明惑之臣節查得大明會典内府織造所用紅花於所產之處從權内折收按歲差人進該庫支用如山東河南二處俱有定數其法一成而不變其額百世而不虧而寧夏

鎮總衙門所貢紅花葢不繫令甲之內特一時喜事獻諛之徒創爲此舉以誤先朝前大學士楊一清總制陝西軍務時亦嘗建白乞爲停免而沮於群咻未得俞允之命因循持久遂爲厲階夫寧夏地方孤懸河外與北敵爲鄰其間雖有平衍田疇類多鹻鹵寒冷之地而所入之花播種耕耨看守採擇之苦不可勝言歲無豐凶例取登足往往犇趣窮軍出錢賠補自甲及乙及丙操切嚴峻莫敢或後而又程途窵遠輸運艱難起役丁夫雇倩車馬以及指稱盤費打點使用尤爲不貲朝廷之所得幾何而計其所耗固已百倍於所貢之數徒以患苦軍民招取怨讟此愚臣之所爲長太息也至於鎮總等官到任未幾輒有獻馬之舉名爲謝恩此實先朝敝風所宜亟爲痛革以塞其源而不可輕有假借葢前項官員受命閫外僅可有行三坐五廩米而馬匹之出殊無所從其取辦窮軍以邀寵利不待知者而知也先帝不逆其奸而顧謂其效順於我葢喜其能充吾之庖而不悟其割吾之肉取其能適己之欲而不知其傷吾之心而其流弊至使中官旁午道路依憑別旨以發府庫之財假托供奉以糜縣官之物如趙林張玉等悉爲番達回回佛骨課書火合珊瑚等項名色蒐羅種種數目浩瀚折乾動以百餘萬計而西土之脊血竭矣此固陛下之所深知而痛心疾首者也頃來各鎮貪殘官員仰荷聖明一一誅退而易以廉靜老成之人但所謂進馬之說猶仍故智未之有改夫陛下聰明神聖追跡堯舜或洞察其奸而痛絕之臣不得而知也然臣區區之私竊慮陛下或悅其名而不究其實重違其殷勤之意而入其甘美之言居然受之爲彼職分之所宜所謂教人以貪非所以示不取於天下也夫側媚之徒類以陷人爲生者其心專爲私而不利於公其情專好動而不使於靜是以百計鑽何嘗試陛下以求售其奸陛下大奮乾剛衆其途轍或少靜於一時而尚難保於他日辟之鼠穴左固右逸其勢將有所必至也而況示之以貪以啓其端乎夫却千里馬之獻漢文帝以清淨之化而培兩漢四百之基絕龍花藥之貢宋眞宗慮其爲交州之害而出內侍裴愈之輩垂之史冊爲世美談伏惟我皇祖洪武二年免租之詔凡三下而三年以後無歲無之及蘄州進竹簟則却之曰恐天下聞風爭進奇巧仍令四方毋得妄有所獻太原歲進葡萄酒

（千秋通筹）（說得悚然）

則曰朕飲酒不多自今令其勿進國家以養民為務甚可戶腹累人而我仁宗覽黃驥賈瀚之奏乃以宗尚書呂震而有存國體恤民窮毋侵削之言英宗拒海溥馬駝之進至擲其奏於地而有莊京頭畜殆盡復為總兵所索不然從何而得之語夫漢宋二君英主之所不若而祖宗之所以結人心凝天命以培千萬年不拔之基者其典則具在是固聖子神孫所當服膺而遵承之者也況今物力凋敝之餘軍民困苦之後陛下於先年實徵錢糧蘆蕩織造等項皆已蠲免其深仁厚德真如父母之於赤子疾痛痾瘵

無細不細抑搔撫摩無遠不及顧偶未聞此額外貢獻之害而臣下未能開具本末上請蠲除此非特鎮總官之罪也夫歲額租賦陛下尚不惜一免以幸天下俗謂額外之貢獻乃恬然安之以病人乎臣固知聖慈惻隱之念於此必有所不忍矣用敢不避誅譴冒昧以聞伏願陛下上繩祖武下憫人窮知紅花之入甚薄而所喪實多知馬匹之受甚微而所損不細務畧一時之小利以懷萬世之永圖勅下該部行令該鎮將前項紅花亟為停免以永除窮邊之害及通行訪查凡不係有司額貢著在令甲止是各鎮自行創進因仍未改者俱不許貢獻以擾軍民其鎮總等官敢有指稱謝恩并各項名目獻馬求媚即為根究來歷坐以剝削官軍之罪如此庶幾不失詔旨之初意而有以廣大信於天下興利之源永塞而邦本安固不拔矣

指陳貢獻之害情弊了然萬世可以為鑒

追罷遣差疏　　章僑

臣愚無狀項於織造一事過爲憂時之計冒進逆耳之言言在帑管意在尊差蓋庶幾乎范祖禹所謂先事之戒者殆猶持束草而障必潰之波以杯酒而救已燃之火天下必有笑臣之言者既而該監局果有此奏該部之議雖惟其長遣官之命竟由中出懸河無所施其辯而囘天無所肩其力天下又必有咎臣之言者臣是以不避煩瀆爲陛下從長再籌之嘗聞中興之君與創業等陛下起自藩服再開天地則宜以太祖太宗爲法蘇杭遣官織造國家令典原無登載雖曰有成化弘治年間事例維時天下民物富盛且中官多賢誠有秀才所不如者前日該部之言盡之矣以今觀昔大段不同正德之積弊未起嘉靖之新恩未孚議者乃欲急急於此衆此治理進退之幾人心去留之際可不熟思而審處耶何者陛下力行初詔雖唐虞三代可至乃不旋踵而乘其大以欺視百姓此端既開百孔沸出正恐元祐之補紉不足以勝紹聖之紛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又況奇災酷戾布滿寰區東南水旱有白頭老父所未嘗見者守臣哭痛之言陛下不聞之耶正宜下罪己

之詔開直言之路以博求所謂賑恤之方御溺沃焦如恐弗及奈何以此舉爲亟乎傳聞四遠相望危疑安知窮民不聚曰十五六年求死之餘延望今日乃爾其終窮矣土崩瓦解不可復合（危言以動之）誰謂東南之民素弱不足以煩九重之慮哉譬之羸瘠之人加以重負使日行百里此必死之道國家以東南爲腹心未聞腹心受病元首四肢得以保其安康者也爲今之計上焉者望陛下儉德令聞服浣濯以臨朝躬節約以率下專意培養二三十年日不道侈靡之事務使元氣充足百姓富貴如文景如成康如祖宗之舊可也不得已而思其次服用等項必不可缺則宜如該部斟酌移文彼處官司如法織造以時進供有不堪者罰及主管庶不勞中官之跋涉亦可也又不得已而思其次必欲藉中官者亦宜遲緩數年俟天道順成於上人情歡洽於下東南足有生意如成化弘治年時然後簡內臣之賢者一人去彼勾當即囘庶不煩擾地方亦可也三者之外無長策焉今此舉雖所遣得人未必皆饑虎之流而所用參隨能不縱猛狗之惡臣又訪得積年參隨之宦或官鑾緞紗父子兄弟世濟其凶論撥置不遺其奸謀詐求必盡

其衙且又多造違禁服色私帶來京以射厚利揆之明法罪在必誅若此輩者實係隨中之鷹犬緣造中之蠹賊也故今傳聞此輩皆悉力營辦以爲肥己之圖中官之好事而不惟大計者則又從而急欲和成之噫利歸係隨怨歸中官利歸中官怨歸主上所得者衣服所失者人心以理勢推之其於治亂安危所係有不可以逆覩者陛下曾一慮及此否耶臣誠不知世務反覆幾晝夜思此終於事體未便昔人云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臣則謂遲一年民亦受一年之賜云耳所有前項差遣伏乞速賜追寢臣濫叨言官議論無補上不足章明德下不足裨蒼生罪則大矣進退可否惟陛下之所命臣不勝感泣

藥石之言切直痛快然終不足以回天聽可奈何

親政權以折奸防亂疏　許相卿

臣聞天下政權必出於一一則治二三則亂上操則治下操則亂賢公卿大夫衛翼奉行之則治匪人僭干之則亂臣嘗稽往迹參近事以此推之百不失一蓋於今日謫諫令邇政機切慮深思殷憂大懼繼之涕泣不能自已夫天下之變先事言之不信且易致禍逮事之至言又無及臣言官也是以但取及事不敢愛死伏惟仁聖察悉忠讜申勅法守裁抑僥倖竄殛兇邪不旬月閒盡復祖宗之舊可謂明也已矣可謂剛也已矣欣欣引頸佇指以期治平曾未再期偏德私昵秕政乖令日以益甚佇陛下明少蔽乎剛少懦乎操權未得其術而陰伺巧移者佇中似有人乎臣恐矯誣漸習習以爲常他日矯以踈大臣矯以逐諫官矯以徵玩好矯以興土木矯以事邊功矯以擅生殺矯以私賞罰將來之禍不可稱諱雖有智者恐難善其後矣臣爲是懼請得舍其細論其大者崔文左道罔上師臣言之謾荅以卯道言官交章勿論也羅洪載守職逮繫秘獄大小臣工疏十七上而說不行近又庇崔文奪法司

之職首罪林俊以逆旨怒言官之奏擬矣其他事涉中人曲降溫旨於法有礙則曰免提問於罪難贖則曰送司禮監奏請發落無功乞廕則曰與做錦衣衛百戶然則昔登用者今播棄昔嘉納者今咈逆昔中敕者今阻撓昔裁抑者今牽引此與正德之初何異而明哲廉直之士雖欲盡節竭忠勢可得乎臣聞俊將爲去矣俊士望也俊去而俊之類臣知其不能留矣或竊祿強顏依阿隱忍與近習私人相表裏以偷歲月之安幸禍之萌一於不吾逆者其獻爲諛趣是亦私人近習而已矣然則陛下將與近習私人共理天下且帖然乎臣又必知其不能一日安也夫今日之天下寧堪此輩再敗壞耶譬之人身在武宗時病已阽危傷生縱欲有旦夕不起之慮然元氣猶壯一劑適中可以立起何也承孝廟之澤也其在今日病雖稍蘇元氣憊甚不必酒色七情百毒攻之也寒燠不節飲食不時遂至長已何也承武宗之禍也故勵精圖治舍己從人庶幾可以望治而況群小竊權柔政以趣之哉亂機已形臣言今已晚矣伏願陛下超然覺悟收還政柄用大舜勿疑之勇齊威烹阿之斷取弄權干政尤無良如崔文者勑送法司處之重典以絫人心警其餘類然後務學親政遠色去讒勉晉故老延訪忠言體察民隱宮府一體上下一心則德可堯舜治可商周功可祖宗陛下享無疆之祚群臣與獨諸之榮近習私人亦得以同樂和平矣否則人心將去天命難諶固陛下之憂亦群臣之羞近習私人亦非便身之圖也臣實畏之

議論切直無忌諱是敢於批逆鱗者○武宗承孝廟之澤故不至於亾世宗承武廟之禍故易及於亂此論不朽

飭法令懲姦惡以保治安疏　安磐

竊見錦衣衛已革職旗校王邦奇等奏復職役一節前有遵行査革之詔書復有奏擾重治之勅旨抗違玩侮情法甚明無容於詳著辭說者陛下曰兵部看了來說豈許之邪邦奇等之奏至再至三至於六且七矣終不一懲其奸若縱之然者臣竊惑焉臣請言邦奇等之狀正德中朝廷之權在奸黨內之劉瑾張銳外之楊玉錢寧邦奇等以肺腑身甘爲鷹犬搏噬豺狼各肆其凶既積其搆會之功以營官又累其攫挾之財以立產故其捕奸盜也或以一人

而牽十餘人或以一家而連數十家鍛鍊獄詞付之法司謂之鑄銅板其糾妖言也或用番子四出捜愚民詭異之書或買奸僧潛行誘愚民彌勒之教然後掩之無有解脫謂之種妖言數十年間死者塡獄寃苦之聲籲天無從幸陛下斬其奸蠹首下查革之詔少紓人鬼之憤然不追及致死無辜之罪不籍其售衆成家之產或降其級或令冠帶於上恩可謂曠蕩浩溢無涯矣而邦奇等日生怨望不自悔戢敢於抗違撫拾原勘肆然無忌動若有憑藉者陛下左右之人以身設利陰主其中歟抑凡爲之申理闢說

者皆姦黨也不可不察也不然邦奇等惜陛下之威嚴甚該部之送問庋該科之參駁其揭敢邪且該科批邦奇之奏尾已六具叅矣而該部該司未聞引詔旨當査革引旨曰當重治束之几閣漫無可否名則立案不行實則不肯任怨則致邦奇等之怙終煩瀆者該部該司成之也況邦奇等號於衆曰該部言非本部不爾施行但該科院以叅出臣愚以爲大臣理國當事不應有此萬一有之豈同舟共濟之義哉陛下今日收已渙之人心奠將危之國勢四海頌功萬方同慶者在登極一詔中間事體重大關涉國

課者在裁革數條此輩唾手擲擠壞之一朝則欄階之下壞而立者黙而伺者睥睨而垂涎者將四至皆之隄焉時若日視東塞西築猶有蟻穴之虞今聽其決則水之奔放衝激欲遏而障之其爲不易較然甚明矣臣爲言官者陛下守隄之吏萬蟻之穴月引水至而啓然及其破壞潰決然後嘵嘵其聲罪可贖哉臣聞法令者所以整齊宇內者也上數降其旨下數遂其意甚非所以執物而信度也邦奇等在先朝爲罪人使先帝結怨於天下在今日爲頑民使陛下失信於將來且新政之初聖心方堅猶且橫爲奏

援如此況一二年之後左右之人爲之遊說耳且然若乎是誠不可不憂而慮也爲之說者曰中間容有緝獲得其者例用查革此於情不堪乃不知一人之身積數事而後論功眞者十一而僞者十九則安可以一眞而蓋九僞之罪哉凡此不有所懲則無畏不奪其心則不知止陛下寬其累犯之罪該部成其數奏之辭巧辯厚誣乃至是極此其效也望陛下念治亂安危在此事之開塞毋惑人言明勅該部備查前後詔旨將王邦奇及寫本之人問擬發遣以杜後患仍許直言敢諫之士爲陛下陳說不使小人遂其奸私以釀禍源則幸甚

辭直氣昌大義凜凜

重陵寢以培國脈請聖斷以息羣議疏

夏言

近該光祿寺廚役王福錦衣衛千戶陳昇建言欲要遷改顯陵迎請恭睿淵仁寬穆純聖獻皇帝梓宮入葬天壽山以全大孝一節即與先年革職錦衣百戶隨全光祿寺錄事錢子勳之說相同近又據緣事監生詹溥溫州府武舉生杜承美爲民兵馬周涵廩生員蕭時用致仕僉事常和相蹕具奏即與王福陳昇所言如一雖其心之出於公私誠僞固不可知然據其議論皆自謂効忠以贊成

聖孝之意已經本部會議題覆至再至三始終未敢輒議奉行前尚書席書因已備論於前今大學士李時文尚極論於後矣先年工部尚書趙鑑有言曰體魄不可輕犯靈秀不可輕泄根本不可輕動其說良是至如引本朝故事太祖不曾遷皇陵太宗不曾遷孝陵此論亦正是皆合文武大臣多官之見要不出此豈忠君愛上之心謀國料事之智乃盡不若隨全錢子勳王福陳昇蕭時用輩哉識者當知其不然也臣竊惟遷陵之議意者本出於聖母萬年之情陛下終天之慕凡在臣子豈昧將順所不敢率輕議

者非謂才識謭薄不能奉行畏難苟安有欺而不敢也亦非有義理難明之事考求不得有所詭而不考也亦非敢沮抑人言推避國事顧一己利害有所憚而不爲也惟是竊念先帝衣冠之藏歷歲已久顯陵之役建造經年規制已備恭覩陛下光臨大寶十年於茲百祿駢臻即已然之福而徵諸地理庇蔭之說似乎神靈已安比者屢須聖制封其山爲純德名其府爲承天表章丕顯似乎事體已定而一旦議遷老成長慮者多爲駭愕葢以關係國家禍福有動而不可悔之憂首事倡和之人將來有不容誅之罪故也但近日言者假當時安厝梓宮土壤非吉爲詞自不能不感動陛下之哀衷上廑聖母之至慮所以節奉欽依重命本部會官從長集議昨該尚書汪鋐具奏又奉旨一併會官詳議了來說欽此嚴旨不勝悚懼夙夜思惟祗見事體重大非臣下所能任其咎者又況遷葬之舉治喪制服事同初葬萬一欲改祔梓宮重易衾服禮必躬親又非臣下所能代攝者是皆不可不預思也議者至謂陛下震位久虛以爲咎在顯陵固未必然又謂陛下龍飛江漢以爲福緣顯陵亦未必然葢上天篤生聖人爲中興太平之

議論有識

主必能生聖嗣以開萬世之傳非地靈鬼福所能搖其機者乃若先皇帝元宮久閟體魄久安譬如木之根本培植已固而一旦動搖則似非求枝葉繁茂之道是不可不尤加慎重者也故今日之事誠在聖明留神加察淵謀獨斷上同聖母早夜籌慮自有以致其決耳慎勿輕爲群議之所搖惑況近世精通地理之術實鮮其人至於士夫涉獵講論尤多誕設人家惑於風水之說將先世丘壟無故改遷往往自速新凶坐消已福葢異人罕得道眼難逢地理家書亦有天相神司之說以爲可遇而不可求可信而不可盡信者也昔宋儒朱熹嘗論壽皇葬地非吉疏請遷改然猶有取孫逢吉之言少寬日月別求吉兆爲上一時以爲至論當時熹明知壽皇所葬不吉以爲當改然亦必須從容慎重如此況今日未有所擇之地知其最吉爲必可葬又未知顯陵果非吉地爲必當遷而建議之人徒爾紛紛未達事體即便重復會議凡有忠愛之實心者恐亦未能復爲他說也臣待罪禮官敢不恭承明命廣集衆思但事體重大輒難議擬如蒙聖明採擇臣愚伏乞英斷特罷會議亟賜停寢實爲宗社無疆之慶仍乞重降嚴旨禁

絕細人自今無得妄議園陵重事傷國家大體天下幸甚
萬世幸甚
園陵重事豈可輕議遷改讀此則官家陵寢固當嚴絕
壬言而卿士庶民之家或於風水朝更暮易亦不可不
以此爲戒也

明文遠卷三十四

前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同學張　栻若濟　參閱
西昌羅景渤亦源同選　受業羅仰錡愼調

奏疏二十一　論疏丁

論聖政疏　劉　健

竊惟天下之事有輕有重有緩有急得其序則治不得其序則亂而所不當爲者勿論也夫事之重且急者不過親賢愛民賞功罰罪而已近時以來奏事之期日漸遲晚散本不及禁門已閉內外章疏動經累日甚者或延至半年

或終留不出因循積習遂以爲常仰惟皇上於聲色貨利無所嗜好宮禁嚴密臣等所不敢知但恐佛老鬼神之事有妨聖政耳夫神之所當祭者不過天地宗廟社稷山川及古昔聖賢而已其禮有時而不妨於政其用有節而無害於民若佛老之敎邪妄不經空虛無益蠹政病民非所當務者也切聞寺觀宮院齋醮無時佛老經書刊寫相繼甚者或累歲掛袍於千里之外或白晝散燈於大市之間朝野傳聞無不駭異夫寵尚僧道則親賢之禮疎耗費錢糧則愛民之意缺以方便爲仁則冐功求進者得蒙濫

實以慈悲爲寬容則壞法失機者得逃重罰是當急者反緩當重者反輕凡政之弊皆由於此孔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蓋謂當祭之鬼也而况非所當祭者乎老子亦自言曰明王在上其鬼不神蓋謂邪之不能以干正也而况爲吾聖賢之教者乎伏願皇上法孔子之正言原老子之初意洞啓聖聰奮行乾健以萬幾爲重務而速賜施行以異端爲蠧政而不勞聖慮務使紀綱大震德化旁通下結人心上回天意實宗社萬年無疆之慶也

質實無支辭得大臣入告之體劉公所以不失爲名相也

速停齋醮以光聖德疏　　楊廷和

竊惟人君一身天下根本欲令出入起居事事盡善惟在左右前後皆用正人日聞正言日行正道則奸佞之徒不須斥逐自然遠去異端邪佞之說何從而生臣等先於正德十六年四月初間已嘗具啓請於昭明慈壽皇太后乞命司禮監官將尚冠尚衣等四執事及膳房茶房殿內答應掌宮侍衛牌子等項人員一一揀選老成重厚愼密小心之人以待陛下任使其曾經先朝隨侍壞事人員不許濫與即蒙懿旨施行暨陛下登極之初臣等又嘗極言異端邪說瀆經亂倫傷風敗俗亟宜痛絕又條奏愼始修德十二事寫成牌扁懸置殿壁其一事謂齋醮祈禱必須豫絕其端不可輕信不意近來無故不時修設齋醮恩寵賞賚過於尋常遠近傳聞莫不驚駭推求其故皆因先年壞事之徒名下掌家管家等項人員討引番漢僧道人等巧言誑惑以致陛下不察誤蒙信用各該名下人員從來壞事非止一端於今日猶以齋醮一事試探聖心夫齋醮之事乃異端邪說誑惑時俗假此名目以爲衣食之計佛家三寶道家三清名雖不同其實同一虛誕誣罔聖王之

所必禁在昔梁武帝宋徽宗崇信尊奉無所不至一則餓
死臺城一則繫累外國廟社丘墟生靈塗炭求福未得反
以召禍史冊所載其跡甚明若使二君當時左右隨侍皆
得正人何至受禍如此哉二君且未暇詳論如近日劉瑾（鑒之之近事）
建元明宮錢寧建石經山祠張雄建慧光寺張銳建壽昌
寺于經建碧雲寺張忠建隆恩宮所費金銀不可勝計其
心本欲求福也然皆身被誅竄家抵敗亾略不蒙佛與天
尊之庇佑由此觀之則其不足信也明矣夫何讒邪小人
公肆眩惑不遵祖宗法度不畏天下議論至使宮閫之內

修設齋醮萬乘之尊親蒞壇場上惑宸聽下誑愚俗以為
福田可種利益可求災害可除禎瑞可致不知年來遠近
亢旱風霾災變彼何不誦一經念一咒以消弭之乎南北（說得此輩心折）
直隸山東河南流賊往來焚劫殺戮彼何不驅神兵役鬼
將以掃平之乎陛下試以此驗之則其無益有損不待辨
矣況陛下親蒞壇場行香拜籙亦甚勞矣何不移之以御
講筵修齋設醮糜費錢糧亦甚多矣何不移之以周窮困
蓋正道異端不容並立心既繫於彼則必不繫於此邪說
既入則聖賢之經訓自疎播之天下傳之萬方其為陛下

聖德之累不小非止虧損聖化耗蠹民財而已臣等職在
輔導陳善閉邪培養君德分所當然第以積誠未至言雖
諄諄未蒙嘉納今不得已形之章奏揚言於廷以為不如
是則不足以聳動天聽故不避干犯幸衛上廑伏望聖明
丞納臣言特命司禮監官將前項有名蠱惑誘引人員逐
一查出先將首惡從重究治其餘夤緣阿附者盡數斥逐
不使仍前隨侍再命禮部查訪在外寺觀同惡相濟表裏
傳姦僧道一體治罪又命光祿寺備查近來每次齋醮取
用過米麪菜果等數又命內庫查報各該人員賞過襯施

銀兩等物各開數進呈究問追奪以杜冒濫更乞大施乾
斷於凡無益齋醮一切停免惟日以敬天法祖修德保身
為先務則聖治益隆聖壽自延而聖德愈光所以綿國祚
於千萬年而無疆者端有在於是矣

樸直無粉飾之言而辭意肯款娓娓入聽

扶植國本疏　林俊

臣惟人君之德莫大於納聽臣子之罪莫加於欺罔近年以來災異迭興兩京地震陵寢搖動日月纍食野熊入禁鑾戒之昭莫此為甚而外寇陸梁犯我邊鄙居民騷擾戍卒咨怨誠不可不為之慮也臣愚謂此尚手足之疾耳陝西山西河南連年饑荒陝西尤甚人民流徙別郡及荊襄等處日數萬計甚者闔縣無人可者十去七八倉廩懸罄拯救無法樹皮草根食取已竭饑荒塡路惡氣薰天道路聞之莫不流涕而巡撫巡按三司等官肉食彼土既知荒

旱自當先期奏聞伏候聖裁顧乃茫然無知恝不加意勢至若此尚猶顧盼徘徊專事蒙蔽視民饑饉而不恤輕國重地而不言夫物極則變草澤之中禍深難測此誠腹心危急之疾治之當如拯焚救溺不可少緩者也乃者大學士萬安等具言將生員人等納米是因救荒之一策然此等欲事輕賫（此患今古通弊）則彼地空乏買米無從欲他方轉運則困於劫掠道里難進臣恐緩不及事為今之計宜下寬恤之詔重欺罔之罪以收人心即遣才力大臣并科道部屬廉能等官分賫內帑之財星馳前往臨清等處聽其地利近便

有運到官糧或鄰封積蓄官為雇車裝運兼程以行隨在賑濟則未死之餘民猶或及濟然臣又有說焉孟軻有云死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臣說一行則可洩天地神人之憤快聖祖神宗之心彰陛下為明聖聽納之主貽萬億斯年無疆之休萬一忤旨禍止臣一身耳何惜一身之禍不為陛下陳之臣聞修養之說惟誕無徵佛老之教幻妄無取故其事不見於堯舜禹湯之世其誣妄見於唐宋儒先之論史冊所稽不可泯也謹按僧繼曉本一憸險小人市井無賴曩者猥指邪術欺誑楚府及

至事敗挨拿却乃竄身逃罪不圖自新益加縱誕潛住京師多方夤緣誣蒙聖眷疊賜異恩五尺兒童切齒唾罵敢復肆無忌憚惑亂聖聰發內庫銀數十萬兩於大鎮國永昌寺臣細思之陛下聰明齊聖斷不為此是必繼曉小人倡為誕說謂此寺一建則聖壽益綿國祚益昌民命益永邊疆益寧以此瞞陛下耳曾不知以可用之財供無益之費國計且日削矣以陛下超三邁五之資蹈唐憲梁武之轍聖學且日損矣下人師師爭先事佛聖政且日壞矣若民重遷工役不息人怨且日興矣縱如繼曉之言先王之

政斷不爲此況萬無是理顧有大害者哉昔魏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予焉能戰夫鶴之好似若未害其失人尚若此伏望陛下以類推之臣謂不靳繼曉異日之禍未可言也然縱之者梁芳也梁芳傾覆陰狠引用邪佞排斥忠良輔之者驟得美官觸之者動遭貶逐欺罔如趙高奢侈如石崇數年之間假以進貢買辦爲名盜祖宗百餘年之府藏殆盡家貲山積尚名不足所在風擾汪直莫能過乃復薦進繼曉陰求蠱寺虛耗內財飛語外聞謂其立意不肯爲是被陛下逼

脅只得屈從是畏天下議己欲陛下專擅謗耳夫臣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今梁芳欲文己奸而以過歸陛下即此一事已不容於誅矣且天下猶身也賢才元氣財用骨肉小人疾病也梁芳耗元氣削骨肉而引之以疾病臣竊爲身危之斷謂粉梁芳之身不足償其罪之萬一況臣德不足信職非言官熟視默默可以保位顧乃不自揣量與此二權奸臣抗可否是猶蝸觸山蛾赴火已不可言智矣然臣惟牛司耕犬司守走獸之微亦以勞而食也臣食於陛下且七年矣近以年勞復蒙增秩感愧無地中夜以思涕淚

交流謂人主淡若九重利害豈能盡知而祖宗在天之靈亦望臣等以言進於陛下也今內而大臣外而百官以及閭井之徒亦皆痛心欲食梁芳繼曉之肉卒之不敢以此言進於陛下者所惜者官所畏者死耳使臣復不言則陛下終不悟祖宗在天謂臣等何如人天下後世謂臣等何如人秉筆史官必譏笑臣等恐將及陛下矣惟陛下留神聽覽熟計而必行之幸甚

城狐社鼠舉朝所莫敢言而此獨言之痛切只是忠義所激置生死禍福於度外耳筆鋒銛快雪傑霜寒每讀林公章疏爲之心聳

黜異端以隆聖治疏　　居儆

邇者道路傳言宮闈之中不時修齋醮或於乾清宮或於坤寧宮或於清寧宮或於仁壽宮或於五花東次等宮殿皆名為好事或一末日或三晝夜或間日一舉或一日再舉令光祿寺買辦素物費用錢糧不可數計皆太監崔文主領其事名為高公督率番漢經廠僧道人等導引陛下親涖壇場行香拜籙又先年壞事張銳等各名下管家等項人員復已環侍左右相扇誘引以為此事臣等聞之不勝駭愕切意傳聞之言未足憑信及本月初六日通報大

學士楊廷和等奏為慎選左右速停齋醮以光聖德事奉聖旨覽卿等所言具見忠愛朕已知道了欽此臣等始信人言之不為虛傳而宮闈禁密之地有所不為為之則難掩蔽於外如此仰窺聖明益深駭愕是豈陛下今日之所宜有者乎今輔臣既以為言即宜明示罷革乃復泛然批答雖獎以忠愛之言而不見聽受之實徒誘於知道之語而不能行其所知果何為者乎夫齋醮之設不過曰祈天永命耳為崔文輩者亦以為非此則無以搖動天下之心此正自古小人巧意以中人主之欲之謀也陛下不察遂

傾心於此輩之導引委身於佛老之下風屈天子萬乘之尊為下民匍匐之拜是豈真以其術為可以祈天永命而行之不諱乎臣等請得而論之佛老之教其端也非吾聖人之所為道也供奉之說自古有之然亦不聞有福利之報而皆得奇異之禍如秦始皇嘗求長生不死矣不免沙丘之隕落漢武帝拜文成五利矣卒致海內之虛耗明帝給佛於清涼靈帝奉祠於宮中漢業之衰乃今為慨其他如梁武帝謹於事佛豐於舍施不救臺城之餓宋徽宗惑於奉道厚於設醮無補漠北之辱楚王英敬信沙門而受

誅襄楷卒以佛法也符堅崇重道安而被縊殺者卒在佛寺也此佛老之教之不可為而供奉齋醮之不足恃其明鑑如此陛下當中興圖治之初正學問方新之日博觀前代史籍獨不能究其邪正利害之所歸而顧乃傾信於憸邪之蠱惑以甘心乎夫求福利者道莫大乎崇正圖永終者事莫要於慎始陛下之心固非止欲求一身之命亦以為祖宗社稷億萬年之圖也但古人已覆之轍不當再蹈而吾聖人悠久之道自有可行此臣等所以仰承陛下之初心獨不在彼而在此也嘗讀論語有曰仁者壽讀中庸

有曰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又嘗伏讀皇明政要太祖卻道書之獻有曰彼所獻者非存神固氣之道即煉丹燒藥之說朕焉用此朕所用者聖賢之道所需者治人之術將躋天下生民於壽域豈獨一已之長生久視哉斥之毋爲所惑太宗卻道士獻經者有曰朕所用治天下者五經耳道經何用斥去之既而諭侍臣曰人主好尚術不勤檢人懷僥倖之心者恣肆妄誕以投所好苟墮其計將來流毒無窮矣宣宗斥欲化緣修寺祝壽者有曰人情莫不欲壽古之人君若商中宗高宗祖甲

周文王皆享國綿遠其時豈有僊道豈有神仙之說秦皇漢武求神仙梁武帝事佛宋徽宗崇道效驗可見矣世之人終不悟甚可歎也凡此皆吾聖人正道之所在大論語中庸之言陛下於經筵講之熟矣其曰仁者則有天理自然之安而無人欲陷溺之危若聖帝明王皆仁者也修身體道朝廷日近乎儒毫寡欲清心後宮不濫於女色自然心廣體胖神完氣固而壽不難致也其曰大德益指虞舜有聖人之德盡爲君之道好問以廣天下之言好察以盡務蒐之善明四目而用衆人之視以爲視達四聰而用衆

人之聽以爲聽故能克享天心獲報隆厚而祿位名壽之並全也若是者何嘗有取於佛老之齋醮乎至我太祖太宗宣宗聖諭所及又陛下於傳受而得之真者矣其曰聖賢之道與五經之用亦皆不外乎正心修身擯情節欲親君子遠小人斥奸佞納忠諫不離正學不尚無益昭然爲保邦之要圖延祚之至理及商宗之懼妖而修德遇災而聽言重交修於輔相監成憲於先王周王之穆穆以望道學不倦於緝熙翼翼以宅心身常安於敬止故三代皆享國綿遠若此者又何暇於齋醮之祈禱乎陛下稟仁聖之

資當奮大有爲之志遠宗堯舜而上紹商周乃令經筵之所當習講與祖宗之所以垂訓者不事而顧甘心於秦漢梁宋之故轍亦獨何哉聖人之道本終無敝陛下上法祖宗遠師聖賢勿孤輔臣之忠愛於虛獎必措知道之明旨於躬行自今以後奮然正道之由大黜異端之惑息壇場之勞以凝神於文華之清燕移佛老之拜而潛心於師臣之尊禮經筵必勤日講不廢防好色之鴆毒以保身服忠讜之藥石以享年凡近日齋醮之事與供香火之地一切罷革將太監崔文并張鈇等儻黨及其他隨附蠱惑有名

之人逐一查出遍關送法司明正其罪以為奸邪欺罔之戒則陛下一轉移之間其幾之察也有復善必速之明其力之決也有改過不吝之勇眞大聖人之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由是聖道昭明而邪術屏衆群議息於下天心享於上治化隆美民物熙皞則聖壽之罔極非止於仁聖之所獲而國祚之綿遠不啻與商周同其曆矣夫欺蔽蠱惑之禍陛下所知也登極之初深究正德頹敗之所由首詔拆毀內府佛寺神廟并在外元明經山等項宮祠而下張銳等群奸於臺獄此萬代之瞻仰也今不一二年而旋復

崇尚其事信任其餘奸豈人情乎臣等固知此非出於陛下之本心而成之者崔文輩也非其心之所自為而欲革絕其事誅逐其人特易易耳伏乞聖明斷然行之勿為因循勿事姑息則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等職當言路義不容默不勝懇悃激切俟命之至

恢張正道攘斥異端議論光明俊偉百世而下可以為鑒

諫止齋醮疏　張孚

臣聞佛老之教遂古所無下至漢唐其法寖盛然三代君王壽考世運靈長後世衰亂相仍年祚少永佛老無補祀昔可知夫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長幼人之大倫自古體國立法修政建事無非為此五者而為之經理防範耳五者順序有度以寧是以聖人之道始於有為而終於無為彼佛之法不足以有為而強於無為遂欲去君臣廢夫婦一切歸諸虛無寂滅假使其教盡行則婚姻既無生育頓絕不過百年人類盡矣雖有事物將誰用之歷代英君

誼辟有見於此非不欲深惡而痛革之特以其頗能以禍福輪迴之空談警動於人可以化導愚昧姑將存之以為治化之外一術耳非眞謂其能扶世立教延永國步而為之崇奉也恭惟皇上護在青宮纘登大寶夙精儒學日御經筵於凡治亂之由正邪之辨洞明深識允蹈躬行當即位之初詔天下寺觀不許藏匿無度牒僧道等項尋承孝旨不許增修寺觀乞請額名上書言事者又毋以濫度僧道叫化不便為詞多被獎納傳之將來尚當永遠無弊矣邇者恭遇皇太后誕日令僧道建設齋醮此見皇上將欲

表揚孝道慰慨聖慈無所不用其極之心也諸大臣及百執事但當和衷助德仰贊至情上綏懿祉則心誠道得允合舊章而禮部尚書姚夔等乃於各衙門斂會財物收辦炷香約以至期赴壇行禮為儒者自失其守業彼者烏知其非臣雖至愚為此深惜切惟人臣之於君願其福也則當勸以修德善願其壽也則當勸以去逸慾願天心之向順也則當相之以和保小民康濟四海故曰求福不回天壽平格又曰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未聞有以禱祠得福丹藥致壽假符瑞以永天命者今乃不能盡所當為徒以

辦香尺楮列名其上宣揚於佛老之神相率而拜曰為朝廷祈福祝壽天地鬼神山川河岳昭布森列可厚誣如是哉昔孔子之於異端孟子之於楊墨韓愈歐陽修諸儒之於佛老為其惑世誣民充塞仁義故辭而闢之論而排之今若此其流不止於惑與誣矣道朝之人靡然相從仁義不止於充塞矣學聖賢之學者旣不能闢而排之又不能以正自處天下後世謂之何哉伏惟英宗睿皇帝當復位之初國事多虞嘗有是疾其時一二大臣所見不遠不察古人行禱之意故常舉行此事蓋一時臣子迫切至情事

不得已然非祖宗之舊典先帝之本心也因循至今實意不存尚沿故習夫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一指一髮皆其長養一飲一食皆其賜予若能以齋醮助國雖殺身亦所不辭豈敢自以儒者門戶為此偏強與彼相較量哉但以無益事情徒傷大體其於經筵聖學不無略有所妨其於進講儒臣亦恐難以身勸伏望皇上法古聖賢正常道之心監大學衍義明道術之語乞敕禮部及文武衙門今後凡遇慶賀日期等項不許仍前擬備炷香於寺觀行禮庶可以扶世教振士風企一代之治體而與三代之時並隆矣

斡旋有力

從昌黎諫佛骨表脫胎議論昌明有補名教

明文遠卷三十五

浦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西昌羅景沕亦潭同選　受業羅仰錡愼調參閱

奏疏二十二 修省上

修省十事疏　劉球

臣謹按春秋。而知君心之所感。天心之所應。有如響之答聲。影之隨形。而國家之成敗與亾。莫不繫之。董子所謂國家失道。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此天心仁愛人君也。人君遇天戒。豈得不擬於修

省哉。昔者桑穀生朝。太戊修政。而殷道興。雉雊於鼎。武丁正德而殷邦靖。旱魃爲虐。宣王修行而王化行。皆能修省以奉天。故災之降。不爲其國害。反爲其國福也。昨者雷震奉天殿鴟吻。皇上素服輟朝。下罪己之詔。出省躬之言。令羣臣各省厥職。修省之意至矣。固足以答天心而弭災異矣。臣竊以爲今日修省之所當先者。其事有十。其一。勤聖學以正心。自古聖哲之君。動與天合。而雨暘寒暑。無不以時。若能專志問學。於一切無益之事。悉屏不御。所以私欲盡去。天理昭著。心得其正。而天不違之。中庸所謂致中和。

天地位萬物育者。在是。臣願皇上以古聖哲之心爲心。視政之暇。御經筵之日多。居宮苑之時少。所謂無益之事。悉罷。意外惟數進儒臣講求至理。篤盡精一之功。推極修齊治平之道。使學問功至。理欲判然。則聖心正。而天下無不順矣。其二。親政務以攬權綱。夫政自己出。則權不下移。故太祖太宗每早朝罷。及晚午二朝。必進大臣於順門。或便殿與裁决庶政。或事有疑。則召機務之臣商確之。而自折其衷。所以權歸於上。皇上臨御九年。事體日熟。願守二聖之成規。復親決之故事。庶幾權綱有歸。而政惟一。其三。別

賢否以親正士。諸葛孔明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故願治之君。無不樂有正大君子爲之親信。以贊其治而益其明。惟分別之不可不精。今內外之臣。不能無賢不肖之分。惟皇上察之於己。詢之於人。果賢而可親也。則親之。果不肖而當遠也。即遠之。則君子日進。小人日退矣。其四。選禮臣以隆祀典。今之太常。即古之秩宗。必得寅清端重。明習禮典儒臣爲之。然後可交於神明。故堯命伯夷。猶讓於夔龍。誠以是職不易稱也。今太常卿與少卿久缺未選。無乃享祀之禮有乖。宜選儒臣爲之。庶祀典克修

其五歲考覈以黜陟吏治自三代以下有方之禮不廢而郡縣之吏不敢肆田野之民得其安者以數遣繡衣採訪等使巡行郡縣以察吏得失問民疾苦也洪武永樂間亦嘗行之近年多付此任於布按二司及巡按御史其所考察徒文具爾以故吏無善政民多失業至於軍衛之臣爲害尤酷誠宜選擇公明廉幹廷臣分行天下自三司郡守而下無分文武官吏俱得考察其果貪暴無狀其實罷退若有廉能仁恕治行過人亦具奏乞旌異庶人有勸懲而吏治修舉其六愼刑罰以彰憲典古者人君不親刑獄而悉

付之理官書所謂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蓋恐徇喜怒有所輕重於其間以致刑失其中也近者法司所上獄狀有奉勅旨減重爲輕加輕爲重者法司既不敢執奏至於訊囚之際又多有所覬望以求希合聖意是以不能無枉臣竊以爲一切刑獄宜從法司所擬設有不當調問得情則罪其原問之官其運磚納米贖罪等項例亦非古法且使貪者得以倖免而廉者蒙辜宜令法司今後文武之臣除犯公罪許贖外其條俱擬律問擬則刑罰中而憲典彰矣其七罷營作以蘇人勞夫土木之工

不息則天地之和有乖故春秋於勞築之事悉書之以示戒者爲此也今京師營作之興已五六年雖不煩民而皆役軍然軍亦國家赤子須之禦暴而赴鬬豈宜獨役而不加恤况各衙門皆已更新宜罷其工庶人力得蘇其八寬逋賦以憫民窮周禮荒政十二薄征其一也近者各處水旱荒災乞減租稅而有司多不准減或准亦徒事虛文使民不得受其實惠以致窮困流徙者日益多宜令戶部遇有報荒即與勘實量減其租仍思所以安養流民使不失業庶民窮有濟其九息兵威以重民命夫兵凶器動必傷

人不可輕動漢高帝以武定天下非不善兵然被白登受圍之挫終不報怨以兵興必傷人也如麓川連歲用兵死者十七八軍皆爵賞不可勝紀今瘡痍未瘳又遣定西侯將貴總之以從緬甸受其所拘首寇思任發借彼言果信得寇以歸不過宣諸廷磔諸市梟諸達道而已然彼挾以爲功必求與彼邦分有麓川地不與則致怨與之則兩葬土地人民各增其半其勢坐大將不可制是滅一麓川增二麓川設有蹉跌則兵爭無已死者必多臣見皇上每錄死囚多憫之而免令充軍仁心若此眞足與天地之心合

矣今欲生得一失地之蠶冦而驅十餘萬無罪之人以就死地豈不有乖於好生之仁哉況群冦思幾發在旄川已嘗遣人來貢無悔過祈免之意若勑靖遠伯王驥遣人往諭緬甸不煩動衆生致只斬冦首來獻仍與厚賞仍令思幾發盡削四面之地分與各寨新附之彝掌之許以小職使仍居旄川則兵不用而此方可自寧息臣以爲宜選將責往止四川湖廣貴州之兵用全十餘萬生靈之命其十修武備以防外患大易有曰思患而預防之蓋能防患於前斯可無患於後今北敵比年入貢然遣來之人歲增無減其包藏禍心誠所難察一旦率彼烏合之衆長驅入冦爲患也深不可不預防之莫若於今閒暇之時數遣給事中御史於在京及沿邊閱督操備預使備工各廠及服役私家軍士悉就訓練仍公武舉之選以求良將定名募之法以求武勇廣屯田之規收中鹽之利以厚儲蓄庶武備不缺而外患有防凡此十者皆今日之急務所以感上天之昭格致太平之福慶者意誠在此臣不揆愚陋冒死以言伏惟聖明裁之

忠愍官侍讀其所上封事愛君憂國如此以視希寵附合者何如嗟乎此劉公所以爲千古人物也

災異修省應制陳言疏　楊一清

邇者皇上以災異降勑令文武羣工同加修省次日臣又欽蒙聖意責臣等盡言仰體聖懷俯省已過如臨淵谷無地自容聖諭拳拳惟恐不自知其過臣等不言蓋胥賜臣以繩愆糾違之章矣然實未有可繩可糾之事亦安敢妄贅一辭但政事之鈌失或未能當於人心用舍之乖違或不能協乎公議大臣未聞執奏言官不敢論列皇上無負於天而羣臣之負皇上則多矣災變之來豈無所自臣等職在啓沃若先事論列似非大體待其言有未盡自當明白開陳今觀羣臣條奏固多節財惜費與民休息之意顧亦有拾陳腐之言者祗應故事立新奇之論者窒礙難行間有切於救民數事又聞報罷是皇上應天以實而臣下之應詔以文而已竊謂今日之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在守法不在變法在安靜不在紛擾在寬厚不在煩苛皇上誠以今之天下爲治耶否耶安耶非耶然自古有危亂之跡者圖之爲易無危亂之形者防之爲難惟在君臣上下無以治安自恃而常以危亂自防嘗聞前代之臣有告其君者曰爲國者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三辰失行不足

懼天象變見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竭不足懼
水旱蝗蟲不足懼也賢士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
上下相徇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毀譽失真深可畏直
言不聞深可畏也以爲不足懼者非真不足懼也知其可
懼而修德以弭之則轉禍爲福其曰深可畏者其變無形
（說得透徹）
而其禍甚烈其勢若緩而其伏最深今日之弊實恐墮此
臣謹就其急且要者曰舉賢才以充任使曰收人心以固
邦本曰求直言以防壅蔽敢爲陛下陳之聖明在上賢俊
登庸宜無所謂藏匿者宜令吏部再加訪舉釋幽拔滯登

之要途任賢位能無拘常格凡節行可以勵流俗則小過
不須計才器可以濟時艱則浮言不足恤夫古之明王未
嘗借才於異代今布列津要未嘗無人而遇急差遣動稱
缺乏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此有識者之所深慨也合
無行令吏部都察院會同大臣科道集議今四方多事孰
爲濟險應變之才四裔侵凌孰有折衝禦侮之略如古之
大臣以身繫天下之安危者誰歟有若人焉今爲置之朝
堂以備緩急之用此今日謀國第一義也內外諸司視臺
（古通病）
省爲傳舍以官府爲逆旅事多苟簡人無固志欲求治理

其可得乎陛下近命巡撫官不許輕動蓋灼有所見豈獨
巡撫爲然凡厥有位必皆久而後可責其成因襲之弊其
來已久吏部近亦稍稍釐革宜仍令再行查處官能舉職
者不必數易待其政成事立而超用之遇有員缺亦就近
推補免令奔走道路荒廢職業行之以漸官得安乎其職
而久任之規可從而定矣至於救時切務莫先於恤民今
小民之失業甚矣朝廷雖下蠲租之令而黃放白催比比
皆然部檄雖有定額之派而指一科十歲復如是民之逋
而爲盜固其所也切觀天下之民貧苦指同而北方爲甚

北直隸八府爲尤甚山東河南山西陝西次之今年雨澤
愆期禾苗半槁盜賊蜂起有供輸之費挑濬河道有力役
之勞而南直隸徐州豐沛等處地方頻年遭水飄蕩屋廬
淹沒人口今不爲之所將無民矣乞勅戶部查照將北直
隸八府今年夏糧盡行蠲免勿徵其秋糧待八九月間覆
勘如果有收止徵一半以寬民力王畿安則四方安其山
東河南山西陝西南直隸淮北州縣徐州豐沛等處亦乞
將夏糧蠲其半租秋糧待秋成時月視其豐歉另爲定奪
其他各處奏報災傷照例令撫按早爲覈實具奏蠲免此

收人心固邦本感召和氣之至意也北直隸及各省十分貧難地方所蠲錢糧事干起運給軍勢不可缺者查支在庫官錢代民輸納如官庫無積乞將淮浙等運司解到官銀量撥一二百萬兩代補民糧或折作價銀解赴各該衙門應用庶免襲賠之弊貽帶徵之害以負皇上寬恤之恩其他軍需料物歲徵月派源源不絕民何以堪宜勅禮工等部通查如常賦之不可缺者災傷地方量爲停徵或量折價銀若係額外之徵從省稍紓民難至於直言不聞尤今日喫緊受病之處夫六科十三道以言爲職陛下令其直言而各官所陳多浮泛常語竟無人敢以直言上聞者直言既不上聞則伏奸慝何由而知讒諂面諛之人進矣然不但言官當直言大臣遇事尤當直言若知之而不肯言言之而不敢盡是誠有負陛下克謹天戒樂聞讜言之意矣乞勅各衙門大臣各宜就其職業所在盡心言之無或顧忌若事有未安民有不便雖成命已下亦當執奏科道官遇凡用人行政之失矢心以匡正之勿以有所觸忤輒爲忌避尤望陛下弘天地之量霽雷霆之威取其言之善者即賜施行言之失當亦必包含不加譴責則直

言上聞官邪必糾民隱必達於以廣四方之視聽於以決天下之壅蔽陛下恭己於上羣臣奉職於下天休滋至庶幾在此不但天意可回災變可消而已

公忠體國之言提綱挈領字字典要真不媿天子大臣矣

急修大本圖治安以盡修省疏　楊一清

臣等聞之主聖則臣直今聖主在上澤壅而未宣情格而不通天下之事日趨於敝臣等默無一言是終爲容悅而上無以張主之聖下無以解百姓之惑也罪可辭哉仰惟陛下天錫勇智神授英明自居春宮萬姓仰德及登大寶四裔向風不幸賊臣劉瑾竊弄威柄流毒生靈潛謀僭逆幾危社稷賴祖宗上天之靈假於近臣發其罪狀陛下奮雷霆之斷誅滅黨與剗滌兇穢復累朝之舊章予羣黎之疾苦息煩屏苛與民更始舉賢任能庶政一新天下莫不

歡欣鼓舞謂陛下固愛民之主而前此皆賊瑾之荼毒知陛下固有爲之君而前此皆賊瑾之蒙蔽日夜跂足延頸以望太平奈何積暴所加民瘼未復餘烈所煽妖孽荐興盜賊蠭起將及二年兵屯不解民困益甚陛下又嘗采納廷議命將出師招降撫順以安脅從蠲賦寬租以蘇凋瘵督責之令相尋賑貸之使迭出廟堂之上算無遺策然議論多而成功少即今師老財耗公私俱竭中原數千里之地僵屍流血殺人如麻城市村落蕩爲灰燼戕賊我將吏攻陷我城邑不知其幾事勢至此亦云極矣况比歲乾象失常坤輿弗靖上天之示譴不一四方之告變無時臣等觸目生嗟經心抱痛殆非一日近該禮部題奉欽依文武百官同加修省拜誦之餘感懼交集展轉思之無可爲計竊惟朝廷四方之極君身天下之本意者今日之所建白小舉而大遺徒事其末而弗究其本天未悔禍人未厭亂職此之由陛下有堯舜之資臣等不能導陛下於三代而使天下之人疾首蹙額懷怨積憤如漢唐之季死有餘罪矣謹撫今日之政關係大本最切要者爲陛下陳之天朝以出政政以成事每旦視朝帝王聽政之恆規也陛下毎

月朔望之外視朝不過一二豈非欲弘委任責成之道以成端拱無爲之化乎然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母也一日不見則思數日不見則憂羣臣百司願得一覩聖顏一開天語久而不得則進退惶惑倀倀無依憂思鬱結漸以解弛且遠近之民遂疑陛下不復念其窮苦而日與怨懟四方盜賊亦謂陛下未嘗有意剪除而益肆猖獗不可聞於外裔不可訓於後世伏願繼自今昧爽視朝令諸司照舊奏事日以爲常黼座僅歸於數刻綸音不越乎數言未足爲勞而可以收權綱決壅蔽新百官之承式回萬方之瞻

覩亦何所憚而不爲乎古者天子退朝深宮燕息以養天和出警入蹕防範備至竊聞龍輿長幸豹房任宿累月豹房不知爲何所似非天子所居又聞日於後苑試練兵戎鼓砲之聲震駭城域豈非念安不忘危之戒而爲思患預防之術乎顧此乃將帥之事非宮禁所宜密邇廟社恐無以妥神之靈況今前星未耀震位猶虛而乃疲精於擊射之餘耗神於馳逐之下且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壯歲之嗣則其心爲之惕然陛下乃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而自輕若是此群臣之所以夙夜而不能安也伏願繼自今高拱穆

清深居近密戒嬉遊無度之勞以保心體之和遠涅雜不經之所以清意外之慮自然血氣循軌精神內固上帝孚啓聖之祥後宮衍多男之慶國本有託人心以安宗祧至計莫急於此至於經筵日講陛下嗣位之始時常舉行近歲講期甫臨輒聞報罷勸講之官殆爲虛設昔曰學于古訓乃有獲且一心之微攻之者衆不在此則在彼不游心於詩書禮義則放情於宴安逸樂固其所也伏望繼自今祗循舊典時御經筵非盛暑隆冬不可輒罷仍舉行日講故事親近儒臣講論經史涵泳理義以培本原則聰明有

所開發治道益明天下至樂無以逾此而此百好尚皆不能奪之矣前此三者天下之大本在焉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大學曰本亂而末治者否矣陛下俯從聽納見之施行由是修聖政以亨天下之屯延聖嗣以定天下之志弘聖學以成天下之務大本既立庶政末節各有司存自當隨事納忠以圖報稱則天意可回民生可遂寇盜可消境土可寧上以承祖宗之鴻休下以垂子孫之大緒近以慰臣庶之憂疑遠以荅中外之觀向實宗社萬億靈長之福也臣等竊惟高位勢共安危受國厚恩義關休戚當四方多

事之際不能展一籌以消患害茲奉明旨修省若不能極陳探本之論以贊維新之化依阿淟涊苟度歲年縱能免禍迭之罪於一時豈能逃誤國之罪於他日乎臣忠憤塡膺不知所裁冒犯天威罪當萬死

三事皆武宗對症之藥昌言倬論典則可傳

乞寬免稅糧急救民困以弭災變疏　王守仁

照得正德十四年七月內節據吉安等一十三府所屬廬陵等縣各申爲旱災事開稱本年自三月至於秋七月不雨禾苗未及發生盡行枯死夏稅秋糧無從辦納人民愁歎將及流離中乞轉達寬免等因到臣節差官吏老人踏勘前項地方委自三月以來雨澤不降禾苗枯死續該寧王謀反乘釁鼓亂傳播僞命優免租稅小人惟利是趨洶洶思亂臣因通行告示許以奏聞優免稅糧滿以臣子大義申祖宗休養生息之澤暴寧王誅求無厭之惡由是人

心稍稍安集背逆趨順老弱居守丁壯出征團保餽餉邑無遺戶家無遺夫就使雨暘時若江西之民亦已廢耕耘之業事征戰之苦况軍旅旱乾一時併作雖富室大戸不免饑饉下戸小民得無轉死溝壑流散四方乎設或饑寒所迫徵輸所苦人自爲亂將若之何如蒙乞勅該部暫將正德十四年分稅糧通行優免以救殘傷之民以防變亂之階伏望皇上罷冗員之俸損不急之賞止無名之徵節用省費以足軍國之需天下幸甚緣由於本年七月三十日具題請旨未奉明降隨蒙大駕親征京邊官軍前後萬數脅至幷臨填城塞郭百姓戍守鋒鏑之餘未及息肩勉措又復救死扶傷呻吟奔走自給廝養一應誅求妻孥鬻於草料骨髓竭於徵輸當是之時鳥驚魚散貧民老弱流離棄委溝壑徒健者逃竄山澤羣聚爲盜獨遺其稍有家業與良善守死者十之二三又皆顛頓號呼於挺刃捶撻之下郡縣官吏咸赴省城與兵馬住屯之所奔命聽役不復得親民事上下洶洶如駕漏船於風濤顛沛之中惟懼覆溺之不暇豈遑復顧其他爲日後之慮憂及稅賦之不免征科之未完乎當是之時雖臣等亦皆奔走道路危疑

倉皇恐不能爲小民請一旦之命豈遑爲歲月之慮憂及賦稅之不免征課之未完而服爲之復請乎若是者又數月京邊官軍始將有旅歸之期而戸部歲額之徵已下漕運交兌之文已促督催之使切責之檄已交馳四集矣流移之民聞官軍之將去稍稍胸息延望歸尋其故業足未入境而頸已繫於追求者之手矣夫荒旱極矣而又因之以變亂變亂極矣而又加之以師旅師旅極矣而又竭之以供餽益之以誅求亟之以征斂當是之時有目者不忍睹有耳者不忍聞又從而刻其膏血有人心者而尚忍爲

之乎。今遠近軍民號呼飢餓，訴告喧騰，求朝廷出帑藏以賑濟，久而未獲，反有追征之令，閧然興怨，謂臣等昔日蠲賦之言爲詐，已竊相傷嗟，謂宸濠叛逆，猶知優免租稅以要人心，我輩朝廷赤子，皆嘗竭骨髓，出死力以勤國難，今困窮已極，獨不蒙少加優恤，又從而追征之，將何以自全。是以令之而益不信，撫之而益憤憤，諭之而益嗷嗷，甫懷收復之望，又爲流徙之圖，計窮勢迫，匿而爲奸，聚而爲寇。兩月以來，有司之以鼠竊警報者，月無虛日，無怪也。彼無家業衣食之資，無父母妻子之戀，而又旁有追呼之苦，上

有摧剝之災，自非禮義之士，孰肯閉口枵腹，坐以待死乎。今朝廷亦嘗有寬恤之令矣，亦嘗有賑濟之典矣，然寬恤賑濟，內無帑藏之發，外無官府之儲，而徒使有司措置，措置者豈能神輸而鬼運，必將取諸富民，今富民則又皆貧民矣。剜貧以濟貧，猶割心臠肉以啖口，口未飽而身先斃。且又有侵尅之弊，又有漁獵之奸，民之賴以生者不能什一，民之坐而死者常十九矣。故寬恤之虛文，不若蠲租之實惠，賑濟之難及，不若免租之易行。今不免租稅，不息誅求，而徒曰寬恤賑濟，是奪其口中之食，而曰吾將療汝之

饑，剝其腹腎之肉，而曰吾將救汝之死，凡有血氣，皆將不信之矣。夫戶部以國計爲官，漕運以轉輸爲任，今歲額之催，交兌之促，皆其職之使然，但民者邦之本，邦本一搖，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伏望皇上軫念地方塗炭之餘，小民困苦已極，思邦本之當固，慮禍變之可憂，乞勅該部速將正德十四、十五年該省錢糧悉行寬免，其南昌、南康、九江等府縣殘破尤甚者，重加寬貸，使得漸回喘息，修復生理，非但解江西一省之倒懸，臣等無地方變亂之禍，得免於誅戮，實天下之幸，宗社之福也。夫免江西一省之糧稅，不過

四十萬石，今吝四十萬石而不肯蠲，與時禍變卒起，卽出數百萬石，亦已無救於難矣。此其形迹已見，事理甚明者。臣等上不能會計征斂以足國用，下不能建謀設策以濟民窮，徒痛哭流涕，一言小民疾苦之狀，惟陛下速將臣等黜歸田里，早賜施行，以紓禍變。緣係寬免稅糧急救民困以弭災變事理，爲此具本請旨。

小民流離困苦之狀，摹寫殆盡，一幅鄭監之流民圖也。前賢身任封疆，直抒民隱，且不憚大聲疾呼以求達其說，自非公忠爲國，肯若是乎。

甬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同學張　楫若濟
西昌羅景沕亦潭同選　受業羅仰錡愼調　參閱

奏疏二十三　修省中

奉勅陳言疏　鄒緝

臣伏奉勅書以今月初八日奉天殿災勅諭文武羣臣詢求所以致災之由令臣等逐一條陳無隱俾知警懼以回天意臣惟陛下敬天勤民之意至深至切未嘗少怠而羣臣奉行或失初意故不能無少過誤致使下民失所怨讟上與上天眷恨遂加譴罰陛下心存警懼眷訪羣臣惟臣愚昧淺陋不足以識致災之由但有所見不敢遂隱謹採耳目所聞上塵聖覽伏惟少垂察焉切以皇上紹嗣太祖高皇帝之統緒建立兩京所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之丕基天下萬民尊仰之根本爰自肇建北京以來焦勞聖慮幾二十年工力浩大費用不貲調度旣廣科派亦繁羣臣不能深體聖心致使措置失宜所需無藝掊尅者多冗官濫員內外大小動至千百使之坐相蠶食耗費錢糧而無益於事是竭盡生民之膏髓猶不足以供工作之用由是財

用匱之莫知所圖民窮無告猶不之恤夫民之所賴以爲生者衣食也而民以百萬之衆終歲在官供役旣不得保其父母妻子遂其樂生之心又不能躬親田畝以事力作使耕種不時農蚕廢業猶且征求益深所取無極至於伐斬桑棗以供薪爨剝取桑皮以爲楮料而民之衣食無所資矣加之官司脊吏橫征暴斂日甚一日民生無聊愁歎滿室且如前兩歲買辦青綠顏料本非出產之所而科派動輒千數百斤民無可得則相率斂鈔遍行各處收買每大靑一斤至萬六千貫及至進納又多以不中不肯收受往復展轉當須二萬貫鈔方得進收一斤而所用不足以供一柱一椽之費其後旣已遣官採辦於出產之處而府縣買辦猶不爲止蓋緣工匠計料之時惟務多派以爲濫取之利而不顧民之艱苦難辦此又其爲害之甚也然此特買辦之一爾其他又有不可勝言者矣且京師者天下之根本也人民安則京師安京師安則國本固而天下安此自然之勢也而自營建以來用事之人不思人民爲國之本謀所以安輯之乃使羣輩工匠小人假托威勢驅迫移徙號令方出即欲其行力未及施屋已破壞或推毀其

彛壁或碎其屋宼使孤兒寡婦坐受驅迫哭泣號呼力無所措或當嚴冬極寒之時或當酷熱蒸汗之際妻子暴露莫能自蔽倉皇逼迫莫知所向所徙之處居室方完又復驅令他徙至有三四遷移而不能定者及其既去而所空之地經月逾時工猶未及陛下之愛民本甚深而工作小人橫害下民如此其甚陛下皆有所不知此京師人民之受害而不能無怨讟者也貪官污吏徧布內外剝削之患及民骨髓朝廷每遣一人出差即是其人養活之計（通吉皆然）誅求責取至無限量州縣官吏答應承奉惟恐不及間有廉潔

自守心存愛民不為承應及其還也即加讒毀以為不肯辦事朝廷不為審察遽加以罪無以自明是以在外諸司府縣之官間有欽差官至望風應接惟恐或後上下之間賄賂公行略無畏憚剝下媚上有同交易貪污成風恬不為怪夫小民之所積幾何而內外上下誅求如此豈能無所怨讟乎今山東河南山西陝西諸處人民饑荒水旱相仍至剝樹皮掘草根幾稗子以為食而官無儲蓄不能賑濟老幼流移顛踣道路賣妻鬻子以求苟活民窮財匱如此而猶程役不休征斂不息京師之內聚集僧道幾萬餘

人日食廩米百餘石而使天下之人糠粃不足至食草木此亦耗民食以養無用者也至於報効軍士朝廷厚與糧賜使之就役而乃驕傲橫恣不執常役閒遊往來擾害良民此乃姦詭之人懼還原伍科徑不堪假此為名以圖規避非真有報効之心此其可以信用之乎朝廷歲令天下有司織錦緞鑄銅錢遣內官齎往外番及西北買馬收貨所出常數千萬而所取曾不能及其一二耗費中國糜敝人民亦莫甚於此也且錢出外國自昔有禁今乃為天下之所有以與之此可謂失其宜矣馬至雖多類皆駑下散

與人民畜養馬多人少畜養不前及至死傷輒令賠償馬戶貧困則復鬻賣妻子猶不能償夫國家之所賴者人民也人民已耗土地空虛養馬雖多亦何所用此又其害之大者昔晉武帝徙裔人於河南內地羣臣皆諫以為不可恐貽他日之患武帝不聽其後卒致五代之亂今乃許令外國彝人入中國以鞍馬弓矢居室牛羊衣服盛具供帳以待之此等皆窺覘中國姦細之人尤其所不可者夫人莫不安土重遷不樂遠徙況此番彝習俗既殊所性豈肯背其本主遠去鄉土而居中國乎是必有可疑不可以不

祭也今宜使之來朝之後即遣歸本國不必留之以爲後日子孫之患也至於宮觀禱祠之事自古有國者所當深戒漢武帝嘗極意以求之而卒無其驗取譏後世亦宜去而絶之也古人有言淫祀無福況事無益以害有益蠹財妄費國用無度亦其一耳凡此數事皆足以損傷和氣下失民心上逆天意怨讟之興實由於此天奉天殿者陛下正朝之殿所以朝羣臣發號令出政之所古之所謂明堂也而災首及焉其爲災之大自古以來未之或有誠所謂非常之變也非省躬責己深察所以致災之由大布恩澤改革政化以疏滌天下窮困之人不能以回上天譴怒之意也夫應天以實不以文臣願陛下深下明詔散遣工匠營造之人停止役作使天下之人得遂其父母妻子相安相樂之心罷絶下蕃買馬之役勿令復出四裔外國來朝貢者賜賚而遣之勿使久居中國有願留者亦宜遣令出塞俟三四年餘後復議之蓋四裔歸附朝貢雖足以爲中國之盛然使之久居於此窺見中國之虛實恐非今日之所宜亦非他日之利也彼皆存心叵測不識恩義徒以貪求中國之貨賄而已一旦待之有不至必且爲中國患矣

冗官濫員宜沙汰之使歸田里有可用者亦使暫歸俟其官有闕則取用之俯拔賢才申行薦舉嚴考官吏有貪贓蠹政壞法爲民之害者在內則令六卿大臣及監察御史在外則令按察司官按覈其實而罪黜之勿復寬貸若有廉能之官善績昭著許令保薦於朝並加陞擢使有激勸大抵敦教化厚風俗勵廉恥勸善良此有國之先務善有所勸惡有所懲則廉恥之道立而姦貪之俗自止息矣前者常有監生生員告乞畢丁侍親因而獲罪發充軍者亦乞赦原取回使得遂其初心蓋其間亦有先告侍親後以親終已行出仕有司不行分理一概查發充軍此皆有虧治體難以垂訓將來至於宮廟禱祠之事亦宜罷絶無聽其妄近者大赦天下之時法司執滯常條罪者無大干涉所當赦宥者尚復拘繫亦乞重加湔洗使之自新常爲京職者或降出於外復還舊職蠲除租賦一切勿征斂科需不急之務悉乞停罷饑荒之民則令所在有司發廩賑濟或官廩不敷則勸令大戶之家出粟以賑之官爲之主俟有豐收則俾償之凡此皆天下之大計所以保安宗社收拾人心挽回天意而爲國家千萬年無窮之命脈今皆舉

行之則人心歡悅和氣可臻民心既固國本益安欲爲天下蒼生之福子孫帝王萬世之基莫有大於此者矣夫國家之所恃以久長者天命也人心也而天命所在常視人心以爲去就未有不得人心而可以保天命也未有人心既歸而天命不歸之者欲和人心必致教化必修禮讓必使之遂其生養於閭閻之下教化行而禮讓興則人知父子君臣之教尊君親上之義則任之以[illegible]之以[illegible]而不怨生養遂衣食足則人知重廉恥樂妻子保親族益厭息而無爭奪姦暴之風矣如此則人心和附天命凝固

國家久長之利又莫有過於此者矣奸人細民有以詭術異道而惑人者則抑絶而禁止之使不亂吾民之教信賞罰一號令使人有所守而不爲疑惑賜予有節而不至於濫恩財出有經而不至於妄費則國本充實財用可舒而不至於空乏有司百官全其祿廩使有以養其廉恥天下之人得以休養於田里之間而有司官吏無貪殘虐害之政則災沴不作太平可臻人心既和天命攸屬而國之基本自固此誠國家之至計保安天下消弭災變之大者也至於邊防守禦之臣則令其修飭軍伍謹察烽堠以防寇盜此又其所當慮於未然者也今天意如此災變已極不宜復有所造作以重勞其民當還南京奉謁陵廟告以災變之故保養聖躬休息於無爲數年之後天意既回始可爲之不宜聽信小人之言復有所興作以誤陛下於其後彼小人者不知國家憂戚之大計惟欲諂諛順旨以希倖恩寵而已若復聽其言以爲無害則誤陛下益甚矣非國家之利也臣不勝惓惓於中輒冒斧鉞之誅謹陳其愚以瀆明詔干犯天威不勝恐懼待罪之至惟陛下矜其狂愚少垂聽鑒

當日時政之弊至此可爲歎息使非仁宣纘世培養國脈其能成三百年盛治乎君子讀書論世而不勝生民幸不幸之感也○慷慨言之切直透快有披鱗折檻之風

應詔封事疏　　　　鄒智

伏覩今月初十日五鼓有大星飛流起西北直東南光芒燭地蜿蜒如龍蛇人馬辟易蓋陽不能制陰之象也臣竊惟陛下即位以來慷慨奮發恭儉勤勞擯斥宦官黜遠左道根究浮費裁抑冗員痛懲法王佛子大放珍禽奇獸凡天下之人所欲而未得所患而未去者以次罷行幾無遺憾宜其克享天心而景星卿雲昭回乎霄漢之表今變異若此其故何哉臣反復思之無乃陰之當消者未消陽之當長者未長而陛下所以事天者猶有未至歟昔孔子修

春秋凡星變必書朱子修綱目凡星變必書所以垂萬世帝王之明戒也使孔子而非大聖朱子而非大賢則其書之也疑亦無謂使其達天人之理則豈可不爲寒心也哉伏讀明詔曰天下大小衙門政務如有利所當興弊所當革者所在官員人等指實條具以聞臣有以見陛下即前日登極詔書爲奸臣所謀阻塞言路物論嚣然故復下此條以自解耳夫不曰朕躬有過失朝政有闕遺而曰利所當興弊所當革不曰許諸人直言無隱而曰所在官員人等指實條具以聞陛下之所以求言者已不廣矣然欲興

天下之利當求利之所以興欲革天下之弊當求弊之所以革欲正天下之衙門當自大衙門始臣請溯流窮源爲陛下陳之惟陛下虛心以聽夫內閣者天下之大衙門也

第一條

利莫興於君子進弊莫弊於小人不退小人不退欲弊之革也不可得已君子不進欲利之興也不可得已且如少師萬安持祿怙寵殊無厭足少保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奸全無廉恥世之所謂小人也陛下留之則君德必不能輔朝政必不能修紀綱必壞風俗必偷天下之賢必有所覬望而不敢來天下之邪必有

所盤結而不肯去上弊社稷下弊蒼生此弊所當革者也臣願陛下諷之再辭以全其體給之餘祿以飽其欲放之田里以休其勞則天下之弊無不革矣至如致仕尚書王恕矢志忠勤可任大事尚書王竑秉節剛勁可寢大姦都御史彭韶學識醇正可決大疑世之所謂君子也陛下用之則君德必爲之開明朝政必爲之靖肅紀綱必振風俗必淳天下之賢必拔茅而來天下之邪必望風而去上利社稷下利蒼生此利所當興者也臣願陛下予之安車以優其禮賜之手詔以重其行置之左右以展其蘊則天下

之利無不興矣然君子之所以不進小人之所以不退豈無自哉大抵宦官之權重也第○二○件○漢元帝嘗任蕭望之周堪矣一制於弘恭石顯則不得以行其志宋孝宗嘗任陳俊卿劉珙矣一間於陳源甘昪則不得以盡其才李林甫牛仙客與高力士相為犄角而元宗之朝政不經賈似道丁大全與董宋臣相為表裏而理宗之國勢不振君子小人進退之機未嘗不在於此曹之盛衰也臣願陛下鑒其所既往謹其所未來大張英斷總攬天綱凡所以待宦官者一以太祖高皇帝為法凡所以任大臣者一以太宗文皇帝

為法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出於一矣陛下聰明冠絕百王神武震驚六合豈不知刑臣之不可以弄第○三○件○天綱哉然而一操一縱之間卒無一定之守者殆正心之功未之講也心者身之主事之綱也但其所發不能無天理人欲之異耳發於天理則耳目自然聰明言動自然中節可以對越上帝何宦官之能惑發於人欲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儀狄之酒或得以甘吾之飲易牙之味或得以佹吾之嗓白台閭須之美夾林蘭臺之樂或得以蕩吾之目彼必投間抵隙以施其蒙蔽播弄之術於不知不覺之

中雖有聰明神武之資亦將日改月化而寖失其本初矣欲進君子退小人興天下之利革天下之弊正天下之術門豈易得哉陛下早朝之後深居法宮其心之發於天理發於人欲或天理人欲交戰於胷中臣皆不得而知也此全在陛下自點檢自省察果天理耶則敬以養之果人欲耶則敬以克之則靜與天俱動與天合而宦官不能惑矣蓋以君子對小人言之君子為陽小人為陰以群臣對宦官言之群臣為陽宦官為陰以天理對人欲言之天理為陽人欲為陰所謂陽者當力扶之使之日長所謂陰者當

痛抑之使之日消陽日以長陰日以消則所以格天者在是所以配天者在是所以祈天永命者在是豈特天變之可弭而已哉臣又聞今日中外之論有謂三年無改於父第○四○件○之道者臣請論之君子之事天也如事親天者理而已矣理當則行理不當則止一行一止順乎理而我無與焉所以事天也事天正所以事親也豈有逆天而可謂之孝哉孔子之言蓋推孝子不忍之心其所謂無改者正指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若事既當改而三年之間關繫重大勢又不得不改者自當汲汲改之豈必拘拘於形迹之

間哉古之聖帝明王莫如堯舜史臣贊舜之德曰重華協
帝宜其無一事不合於堯矣今以書攷之舜去四凶堯之
所未去也舜舉十六相堯之所未舉也舜之所以協堯者
一順乎理而已舜之心豈異於堯之心哉苟徒泥聖人之
言而不會其言外之意則前日之宦官亦不必擯斥左道
亦不必黜遠浮費亦不必根究冗員亦不必裁抑法王佛
子亦不必痛懲珍禽奇獸亦不必大放是誠何理也哉臣
願陛下不惑於浮言凡所以事先帝者以事天為法可也
臣願天變赫然可畏而中外之臣拱手熟視無一人敢為

陛下言之臣之痛心實在於此昔朱雲以槐里令而論安
昌侯張禹梅福以南昌尉而論大將軍王鳳孝宗詔監司
郡守條具民間利病以聞而朱熹極論其故以為宰相臺
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左右近習之臣陰執
獨斷之柄也臣雖不肖固非一令一尉之比豈敢偷生以
全吾軀乎惟陛下為太祖二十年艱難辛苦之業千萬世
弘大靈長之統一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議論一層進一層剝膚見髓昌言不諱三代而下如公
者未易多得也。公字汝愚合州人少貧居龍泉菴掃
樹葉燃之讀書從旦成化二十三年進士改翰林庶吉
士弘治二年星變公上此疏不報羣小恨之次年坐御
史湯鼐等妖言事下獄免死謫廣東石城吏目從陳公
甫遊其學益進若四年得疾暴卒古城張吉克修謂汝
愚才識亞於賈誼而規模次第過之志氣類乎陳亮而
能根據義理不事豪俠人以為知言

欽崇天道疏　　鄒智

臣聞天之於君猶父之於子也子有過父怒之爲之子者憂然懲抑痛自悔尤亦既消釋其父之怒矣然猶未能改過遷善立身行道以大得其父之懽心以成大孝於天下而恃父之愛遽肆然於一家之間爲之所養者食其主之食衣其主之衣聽其主之使令略不思顧其主以爲長久計視其主之憂樂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也長此不已則父之所以愛之者又將轉而爲怒矣夫天大父也陛下天之宗子也中外小大之臣陛下之所養也今陛下方釋天之怒而中外小大之臣不能承明主於三代之隆此臣所以寢食不安也陛下長太息而不能自已也然天下之事所當言者不勝衆臣不敢毛舉以瀆聖聽請以今日之急務爲陛下陳之惟陛下虛心留聽焉夫體元者人君之職調元者宰相之事陛下之於輔臣有闕必備有事必咨有殊恩異數必加亦云任矣然或改革一政進退一人處分一軍國重事往往出自內批其實一二小人皆陰執其柄（深中病根）是既任之而又疑之也夫陛下任之而又疑之者豈不欲推誠以待物哉竊意其進身之初出於私門有以致陛下之厭薄矣至於議事之時又容容唯唯若不能然伈伈俔俔若不敢然甘於摸稜恬於伴食反不如一二小人足以任事此陛下所以既任而疑之也臣竊以爲過矣宋之英主無出仁宗夏竦懷奸挾詐孤負任使則罷黜之呂夷簡痛改前非力圖後効則包容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抱才氣有重望則不次擢之故能北敵契丹西臣元昊而慶曆嘉祐之治號爲太平未聞一任一疑可以成天下之事也臣願陛下孰察爲夏竦吾黜之孰爲夷簡吾容之孰爲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吾擢之名至便殿給以筆劄使條陳治平天下之道不使一二小人者得以參錯其間則天工於是乎亮矣臣又聞天下之事惟輔臣得以議之惟諫官得以言之諫官雖卑與輔臣等宋神宗將定官制謂蒲宗孟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古人愼重諫官有如此者今之諫官以軀體魁梧爲美以應對捷給爲賢以簿書刑獄爲職業上不畏天命下不悲人窮羣居終日迹若瘖斯間有以忠義激之者則曰吾舌非不能言吾心非不欲言吾官非不可言但言出而禍隨之其誰吾聽嗚呼既不盡言以稱其職而復引咎以歸於君有人心者何忍爲

此臣願罷黜浮冗之輩廣求風節之臣或令對仗彈劾或令入閣參議或請對或輪對或非時召對接之以溫顏款之以厚語使得展盡底蘊無少顧忌言有可采則次第施行否則優容而不之罪則天聽於是乎開矣臣又聞猛虎在山藜藿不採汲黯在朝淮南寢謀正人君子之有益於人國也大矣夫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正人君子而後可任哉其所以不樂於正人君子而反俯折之者非有他也特以其所言所行利於公室而不利於私家故小人巧爲讒間以中傷之耳姑以臣所知者言之如

兵部尚書王恕元勳碩德願例其爵監察御史強珍忠肝義膽願復其權他如章懋之亢亮林俊之剛方張吉之純雅或落之於空山或疎之於部屬或竄之於蠻烟瘴雨之鄉使其其向用之誠而不得以一遂此豈天所以生賢之本心哉臣願陛下飾王恕之蒲輪駕強珍之驄馬將林俊等分居要近之地使各盡其平生以圖來效則天心於是乎協矣臣又聞范祖禹有言自古國家之敗未有不由輕變祖宗之舊也創業之君其得之也難故其防患也深其慮之也遠故其立法也密後世雖有聰明才智之君獨出

群臣之表然終不若祖宗更事之多也我太祖高皇帝監前古之迹識禍亂之源故凡寺人之徒惟供給掃除之役頻年以來舊章日壞邪徑日開人主大權盡出此曹之手內倚之爲相外倚之爲將藩省倚之爲鎮撫伶人賤工倚之以作奇技淫巧法王佛子倚之以出入宮禁鎮國永昌寺倚之以結怨於軍民其他耳目之所不加思慮之所不及尤有不可勝言者歐陽修曰宦官之禍甚於女寵可不念哉可不畏哉臣願陛下以宰相爲股肱以諫官爲耳目以正人君子爲腹心然後深思極慮定宗社生靈長久之

計則大綱於是乎正矣然深究其本則在陛下之明理何如耳朱熹曰人主之學當以明理爲先此萬古帝王之準的也陛下聖質高明聖學深造豈不致力於明理之學然竊聞之侍臣之進講也指某章爲某書訓某字爲某義殊無反復論辨之功陛下之聽講也每歲有常月每月有常日殊無從容啓沃之益如此而欲明理以應事臣不信也臣願陛下撫難窮之義理惜易過之春秋考之於經驗之於史會之於心體之於身一歲之間無一日之不然則所當爲者不得不爲所不當爲者不得不去矣豈特四事之

樂而已哉
論天下事易論大臣君側之人難守義抗辭不避嫌怨
如汝愚者真可謂豪傑之士矣

明文選三十七

甬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西昌羅典汝澤同選
受業羅仰錡慎詒參閱

奏疏二十四　修省下

天變自陳疏　王廷相

准禮部咨爲修省事題奉聖旨朕仰承天慈下戒實切戒懼遵待朕行祭告禮修省著今日始青衣角帶至祭日止百官勿外示儀飾須中加省畏自陳依行餘罷欽此欽遵移咨到院咨行到臣仰惟皇上欽承天道寅畏神祇百凡敬事和民無所不用其極宜乎天心格而和氣襲迎者奉先寶殿乃有震雷之變都城鼓樓復有龍火之災若此天人不順應者臣俛而思之皇上憲天之政如此其至望治之心如此其切今日之災變夫豈皇上致之意中外臣工不能仰體聖心奉職無狀之所致爾臣謹以今日中外士風臣節頹壞之狀爲皇上陳之以見臣竊位不職宜先黜罷之由伏惟聖明察焉記曰大臣法小臣廉古之士風如此天下烏乎不治社稷烏乎不安臣觀今日朝野之風大不類此廉靜之節盡喪貪汙之風大行一得任事之權便

為營利之計賄賂大開私門貨積但通關節罔不如意濕
薪可以點火白晝可以通神是豈清平之世所宜有者乎
在先朝豈無賄者僅及百兩人已駭其多矣今也動稱千
數或及萬數矣豈無貪者暮夜而行潛滅其跡猶恐人知
真有江河日下之嘆
今也納賄受賂公行無忌豈非士風之大壞乎大臣貪濁
而日在高位則小臣得於觀感之下者將無不惟利是圖
矣京官貪濁而安處無事則外官被其鼓動之風者亦無
不惟利是圖矣大小效尤內外征利由今之道不變其俗
則在上者日以封殖在下者日以剝削民窮盜起而國事

日非矣豈非時政之大害乎且古之大夫難進而易退寧
自守已以俟時無寧進道速化以失已寧遯世不見知而
不悔無寧熱中阿附毀道以求進蓋以其見道明用心剛
素有所養而然爾由是人主舉而用之大則可以康濟世
務小則可以風勵時俗而不失民望焉豈不有益於國臣
觀今日士大夫之風殊與此異恬退者衆嗤其拙奔競者
咸嘉其能一登仕宦之途即存僥倖之志或以諂諛售或
以賄賂求或以奉承得甚至一員有缺各趨權勢之門請
論年資體例應得之故既定則後請者或不能得以是無

不爭趨走搶而論之往來頻數門者厭煩矣既講而得則
人咀嚀騰謗雖吏部亦難於處措故京師有講論搶攘之
嘲斯人也自以為得計而不知有識者之見笑於側矣夫
千古確論
恬靜者君子之流也奔競者小人之類也奔競者進則恬
靜者必退由是以小人引小人而朝廷之上無君子矣無
君子則法揆何由而清紀綱何由而正姦究何由而除是
奔競之風熾世道不祥之機也豈非時政之止蠹乎仰惟
皇上聰明神聖允邁堯舜道源政本澄清宜矣而臣下貪
積奔競之風至於如此豈不大可惟耶臣惟都御史職任

糾劾百僚振肅風紀今茲二者官邪風壞莫此為甚既不
能正身格物使風清弊絕復不能不避嫌疑以抗疏論列
悠悠坐視日惟慨嘆致使內外姦貪公行無忌糾察何在
振肅何在由是言之臣之不職在廷之臣莫有踰者雖蒙
皇上天德包容不即誅罰而臣尸祿曠職罪安所逃且夫
一婦含冤三年不雨忠臣下獄六月飛霜事乃至微而天
應甚著況賄賂交通匪人在職中間事情乖變賢否顛置
害及地方視之上干和氣以召天變實臣奉職無狀致之
矣伏望皇上將臣罷歸田里別選才賢以端實政可以責

成懋功可以建立庶政修省以實而災變亦可弭矣
抗顏而談似爲世蕃父子發藥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切
直痛快安得搽白簡者盡如王公而與之一掌江河之
下乎

憂危疏　　呂坤

臣聞治亂之兆垂示在天治亂之實召致在人竊見元旦以來天氣昏黃日光黯淡占者以爲亂徵當今天下之勢亂象已形而亂機未動天下之亂心已萌而亂人未倡今日之政皆撥亂機而使之動助亂人而使之倡者也陛下知天子之所以尊乎蓋天下億兆生靈而處其上也又知億兆生靈之樂有天子乎賴其休養生息以保我身家也故曰君民一體休戚相關欲衍靈長國脉於萬年惟有固結人心之四字昔者二帝三王之爲君豈不以崇高富貴之可恃乃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者何知君身之安危社稷之存亡百姓操其權故耳故曰五帝愛民三王畏民蓋世有幸亂之民四焉皆取天下之所資而守天下之者之所懼也一曰無聊之民飽煖無由身家俱困安貧守分未必能生世變兵興或能苟活因懷思亂之心以緩須臾之死二曰無行之民氣高性悍玩法輕生或結黨而占窩開塲或呼羣而鬪雞走狗居常愛玉帛子女爲法所拘有變則刼掠奸淫惟欲是遂三曰邪說之民白蓮結社黑夜相期敎主傳頭名下成千成萬越鄉踰省[illegible]

情若室家義同生死倘有招呼之首此其歸附之人四曰不軌之民懷爭帝圖王之心爲乘機起釁之計或覬天變而媚惑人心或因民愁而收結衆志惟幸目前有變不樂天下太平此四民者何代無之惟聖王約己愛民損上益下則無聊者歸恩無行者守法邪說者無所售其奸不軌者不得行其智四民皆吾赤子一失其心而墮其計四民皆我寇讎昔者前朝疆土大於我朝未亂之先天下全盛我太祖以布衣單身提三尺劍唾手而得之何四民之心前朝失之而太祖收之也今日之人心臣何敢言惟望陛

下擇其無損於國家有益於天下者收之而已請言收人心之大者數事可乎洮蘭之間氣薄土寒小民無計爲生則織栽貨販以糊口自傳造以來數多限迫官府散派民間急於星火百姓苦於催逼遂棄農桑捻線者數十萬戶工作者聚數萬人提花染色日夜無休千手經年不成十匹且是物也晒晾不早則白蛀即生風日太頻則紅色易落多積虧心久積無益至於山西之紬蘇杭之紗羅緞絹歲額已自充盈加造豈因缺乏臣以爲與積於無用孰若定以有常假如四季袍服歲用千疋則見造一年預造一年是宮中省收藏之累歲歲見新天下無多取之憂人人樂辦且花樣欲新則隨時改造此處增數則彼處減機那借工銀將餘補乏此無損於陛下而有益於蒼生何憚而不爲至於饒州磁器西域回青總是有餘不急之物徒累敲骨捶髓之民望陛下一切停罷而江南陝西之人心收內府宮庭自須大木而採木之苦陛下聞之乎臣自一木言之丈八之圍非百年之物或孤生萬仞崖邊或叢長千里嶺外寒暑渴饑瘟疫瘴癘而死者無論矣乃一木初臥千夫難移每日一祭神明須行不過數步倘遭艱險之處

跌傷壓死常百十人蜀民語曰入山一千出山五百苦可知矣至於磕撞之處豈無傷痕而官責民罰謂不合式依然無用重去伐山每木一根官價雖云千兩比來都下民費不止萬金臣見川貴湖廣之民談及採木莫不哽咽且木能生火積久易焚前年山西厰之災是已今大工木料既已報完採辦新材止需後用倘少其數日多其歲月減其尺寸增其價值而川貴湖廣之人心收山澤之藏本非(共寶有害無利)山澤棄物但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礦也者藏天下大害於大利之中者也故軍國告匱則一開饑饉告急則一

開如嘉靖年間開湖南礦但勅該省撫按誰敢侵利殃民南陽等府數歲饑荒今日之民即如前歲子食父肉人弊鷹糞陛下發銀賑濟之民也自報殷實戶而民半驚逃自一切在官供應礦夫工食官兵口糧倚辦於殷實戶而民多累死鄖陽巡撫馬鳴鸞前與臣書謂六十餘項之地常聚十萬之衆文家洞近二千人開之三月止見砂十六眼銀之有無費之多寡可概知矣伏乞勅下各省使臣嚴禁散砂不許借解但有侵奪小民捏害地方者必誅無赦而各省之人心收官店租銀理宜收解自趙承勳有四千之

說而皇店開自朝廷有內臣之選而事權重夫市井之地貧民求升合以活身家者也陛下以萬乘之尊何賴彼錐末之微財褻此崇高之大體乎且馮寶八店爲屋幾何而歲有四千金之房課乎解進之數既有四千徵收之銀豈止數倍不奪市民將安取足乎總使內臣廉靜不擾市民而長隨之下各有長隨掛搭之中又有掛搭強吞橫噬獨（曲盡情事）占群侵內臣何由知冤民何處訴夫揚村張灣南通省直北接都城天下咽喉之地也陛下鎖此咽喉不及一年商賈不行緩急有用將安取給臣望陛下將兩店內臣仍取

回京原坐租銀責令所在有司照數解進此一舉也而幾甸之人心收刑法者所以平天下之情服罪人之心者也應輕應重太祖既定爲律情重罪輕列聖又增爲例如輕重可以就喜怒之情則律例不得爲一定之法臣待罪刑部三年矣每見詔獄一下持平者多拂上意甚則加重而降司官從重者皆當聖心故司官多遷就以逃譴怒如近日李吉等本非把持也而必欲擬重張澤等預納局料也而必欲追銀此皆冤屈冤枉臣等不敢執奏而陛下安知其冤臣願陛下俯從司寇之平勉就祖宗之法而囹圄之

人心收自古聖明之君豈樂誹謗之言然而下求賢之詔貴直諫之臣者知天下存亡係言路通塞言官者朝廷之耳目也不可以不重也比年以來新進小生好務名節逞激陛下之怒波及臺省之臣驅逐既多選補皆罷臣以爲天閼遂窮法座崇嚴若不廣達四聰何由明見萬里陛下所聞皆衆人之所敢言者也其不言者陛下不得聞矣臣望陛下思祖宗廣置言官之意爲國家不爲言官檢建言得罪之逐臣分別名用應復除者即與復除應行取者早爲行取以後如有心行不端建白無當者勅下吏部分別

降黜此亦足示懲矣何至禁錮於旣往杜絕於將來快滑伏之奸養壅蔽之禍哉至於天下多故全賴官吏彈壓吏部用人本爲計安社稷此其關係國家最急最重果吏部非人則聽科道糾彈即爲罷斥果吏部得人則聽其推陞選取早施賜行庶練兵督餉者無廢缺之事候銓待補者無典賣之憂而士大夫之心收我朝敵國外患惟南倭北敵稱雄倭居大海之中豈能航糗糒豕突中原又豈能自浙閩蚕食上國哉惟是朝鮮附在東陲近吾左腋平壤西鄰鴨綠晉州直對登萊倘倭奴取而有之藉朝鮮之衆爲

兵就朝鮮之地爲食生聚訓練窺伺天朝進則斷漕運據通倉而絕我餉道退則營全慶守平壤而窺我遼東不及一年京師坐困此國家之大憂也夫我合朝鮮是爲兩我兩我尚懷勝負之憂倭取朝鮮是爲兩倭兩倭益費支持之力臣以朝鮮一失其勢必爭與其爭於旣亡之後孰若救於未破之前與其以單力而敵兩倭孰若併兩力而敵一倭乎乃朝鮮請兵而二三其說許兵而延緩其期或言爲屬國遠戍或言兵餉難圖諺曰小費偏惜大費無益今朝鮮危在旦夕矣而我計必須歲月願陛下早決大計併

力東征而屬國之人心收解京錢糧一物十費措辦旣若轉運尤難若於實用有裨則積貯何嫌過侈今十庫貨財各廠物料窳惡不堪者固有朽腐無用者更多上納歲歲堆積陳陳可惜倘每年一次查盤每夏三番晒晾不堪者嚴濫收之刑朽蠹者重典守之罪變惡爲美出陳易新但一年可備三年之資則本色暫改折色之解旣不匱之國用亦不暴殄民財陛下一酉神則歲省不下百萬而解納之人心收京師者朝廷腹心之地也祖宗時嘗徙富戶以實京師以富民者貧民依以爲命者也今京師貧民不減

百萬九門一閉則煤米不通一日無煤米則烟火即絕如有庚戌之事京師戒嚴雖有倉場止足官軍守禦之用城中富戶正備緩急勸借之資今商人有預納之稱貸有鋪墊之常規一報在官百年不替而上富貧自暴民聚衆凌奪奸民設機騙詐遊食者坐耗民財淫巧者誘奢民俗而中富貧自各衙門印結之雜補送之輕吏胥貪如餓豺兵番狠如翼虎無批票而稱勾攝本良弱而誣奸盜而下富貧自房號重於優免之濫科派苦於名色之多一身衆役一事衆害而貧者愈貧自抄沒法重株連數多坐以轉寄

則僉籍家貲誣以多贓則互攀親識宅一封而鷄犬豕羊大半餓死人一出而親戚骨肉不敢收而加以官吏法嚴兵番搜苦臣曾見之掩目酸鼻此豈正犯之家重罪之人哉一字相牽百户難解陛下知之當心憐之矣伏望省不急之上納禁濫收之鋪墊嚴騙奪之刑重需索之罪清差役之繁定優免之則慎抄沒之舉寬都下之人心收宗祖以來有一日三朝者有三日一朝者有一日一朝者蓋一勵精則萬事嚴肅雖朝門晏閉早開誰敢興邪起姦陛下不視朝久矣人心之懈弛極矣奸邪之窺伺熟矣守衛官軍虛應故事耳乃宮鑰仍舊早發諸人仍舊早進今乾清宮修造逼近御前軍夫往來誰識面貌萬一不測何以應之臣望發宮鑰於平明放軍夫於日出自非軍國緊急慎無昏夜傳宣陛下豈不曰世宗晚年不視朝亦無外患乎顧今日之人心非昔日之人心惟陛下慎之章奏不批先朝間有未有如今日強半留中蓋疏之無入也會極有微疏之進奏也外廷不聞萬一有國家大事遂被實封揚言於外曰留中矣外人知之乎萬一有詐傳詔旨隱不封還揚言於外曰進繳矣陛下知之乎今陛下精明中官誰畏

必無此事臣恐聖子神孫守爲家法倘不道爲奸則何變不起臣望自今以後留中章奏每月御前發未覽揭帖一紙內開某人某人未及批下會極門轉發各衙門備照其繳還御扎原本乞批知道了三字發該科備照庶若臣雖不面談而上下猶無欺蔽所關重大不可不防臣觀陛下昔日步禱郊壇發銀賑濟非忘民者朝無一事之壅疏無四日之下非怠政者乃今章奏半停民愁罔恤當此春秋鼎盛之年豈無夙夜憂勤之事而所汲汲乎朝夕孳孳者患不富耳自古帝王之求富者亦多矣史冊所載開卷可知陛下試觀其時治乎亂乎其君安乎危乎（未始敢聚之[illegible]于欺總盡）夫天下之財止有此數君欲富則天下必貧天下貧則君豈獨富故曰同民之欲者民共樂之專民之欲者民共奪之天下民窮財盡未有甚於此時者矣臣一點血誠籲天叩地齋宿七日抽思萬端難裁迫切之衷敬上憂危之疏陛下倘信臣將臣所已言者慨賜行之所未言者再加修舉移宮中之勤以勤庶政推利國之念以利烝民將人心歡忻天意轉回臣所言天下大計臣具疏未敢告人望陛下容行臣言若出聖意久留臣疏以驗將來臣日夜祈天惟願臣言不

驗使臣言而驗陛下雖悔將何及耶

目擊土崩瓦解之患刺血言之不止賈長沙痛哭也乃未幾而其言驗矣辭酸志苦千古明鑒

皇陵震動疏

文震孟

頃者流賊不靖毒流五省乃至使犯皇陵焚燒寢殿則真古今未有之奇變臣死臣辱之秋也倘不亟滅此賊無以洩神人之憤而不追溯亂源亦無以施勘定之功臣嘗博覽史冊參觀理數從來未有天縱聖明如皇上勵精求治如皇上而紛紜搶攘寇盜相尋民不樂生世無寧宇如今日者斯其說在易之蠱矣蠱之敗壞必易世而後見故父皆以幹蠱為詞明前人養其疾至後人始受之也皇上御極於乾綱解紐國步幾危之日一番振滌日月重光深得

先甲之維新而於後甲之丁寧似稍畧焉蓋戊己之際廢籍諸臣彙征連茹而謀國罔效潰池陸梁以致聖衷懷疑羣邪伺隙浸至於今稍稍萌芽蔓延滋長孤陽時翳於陰曀砥柱莫挽於狂瀾魍魎或嘯舞於離明狐鼠且縱橫於城社逆氣足以召逆妖氛足以成妖此致亂之源也[illegible]陛（當日受病在此）之地欺猜愈深朝野之間刻削日甚縉紳感離畔之懷士子嗟束溼之困商旅咨嗟百工失業本猶全盛之[illegible]多怨見無聊之景色詧諸人身飲食起居未改常度而觸目慨然不樂問其所苦且不能言此又致亂之源也邇來[illegible]壞

修舉無聊兵不精而日增餉隨兵而日益餉益則賦重賦重則刑繁仰屋難籌點金無術復乘之以天災因之以饑饉父母凍餓妻子離散悲啼慘泣所不忍聞而守令惕功令之嚴畏參罰之峻不得不舉鳩形鵠面無衣無食之赤子而皆之禁之琅鐺而桁楊之使愁苦之氣上薄於天痛怨之聲下徹於地皇上雖有軫民惠下之德意而九重深遠此等悲楚何能上聞下民無知直謂有司克[illegible][illegible]今而後得反之也此又致亂之源也盜賊四起羽書分馳調將徵兵無地不有而將無紀律兵無行伍淫巧殺劫慘不可言所掠婦女荆布者徒步隨行錦繡者乘馬擁泣尾賊而往莫敢奮臂所獲之級半是良民所報之功毫無實績民間遂有賊兵如梳官兵如櫛之謠民安得不為盜盜安得不日繁此又致亂之源也其此亂源而當事諸臣不能爰國奉公反躬省己一統之制强分畛域偶存之世日尋戈矛加膝墜淵總由恩怨張羅布網費盡機關試觀幾年以來所謂振綱肅紀者何事推賢用能者何人安內攘外者何道富國强兵者何策即如流賊一事飄忽已久先事無堵截之謀臨時無決勝之計既失一夫當關之勢縱虎

（泣得慘然。）（不忍見亦不忍讀）

出林復誤合撫分鎮之謀致猱升木今日廟社怨恫幽明胥痛國事至此諸臣之肉豈足食乎而陪京洪業漕運大事江南重地三邊鉅任又不知廟算萬全果何途之從也以此勘亂亂何由弭真可為痛哭流涕者矣夫皇上以不世出之英主而搆此不世見之異事凡食君之祿擔君之爵者皆當伏斧鑕之誅膺放流之典固非角素盈朝可以塞責慰安一疏可以卸事者也在皇上宜赫然一怒以安天下發哀痛之詔則罪己之懷按失事之誅正誤國之罪行撫綏之實事剿民間之積逋先收人心以遏寇盜使仁人君子得專力以牧民豈弟術良不攢眉於督責徐議財源之濟無徒竭澤之漁盡斥患得患失之鄙夫廣集群策群力以定亂練兵選將豈乏良圖理財用人非無大道運籌必得其竅則倥偬可以無虞布置不失其宜則人情自皆悅服蠱之象曰振民育德蓋振取蕩滌之義育有補救之方若復養癰不決弛琴不張俞咈無聞而但云有旨矣方圯既極而尚言藏罪圖功忽忽悠悠將安底止臣叨蒙聖恩捐糜思效自恨白面之書生莫剖丹心以報國悲憤交集涕泗陳言仰乞皇上鑒此愚誠寬其罪責俯矜芻蕘可

（流涕）

採顧蕘菲不遺臣無任戰慄激切待命之至
忠憤填膺聲與淚下易世而後耿耿猶若見之

明文遠卷三十八

甬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同學張　森萬羅
雁河張星輝嶸昭同選　受業羅仲錡慎調　參閱

奏疏二十五 申救

救言官以光聖德疏　儲巏

臣等竊見都給事中龐泮等監察御史劉紳等頃因上言免差官校提解武岡州知州劉遜皇上震怒俱下之錦衣衞獄數日以來內而臣工外而軍民莫不私憂竊歎以為龐泮等不諳事體觸忤聖心即其所言不為無罪所可惜者皇上之盛德國家之大體不可因此一事而有所損爾仰惟皇上即位以來明目達聰用言聽諫枉直者每賜優容牴牾者未嘗斥逐虛心從善以義斷恩有古帝王所不及者聖德昭彰已十年矣今又因其言事一有不當舉六科十三道盡下之獄此雖泮等有以自取然以皇上十年納諫之美而遂然有此傳之四方不能無議書之史策不能無疑因一事以掩前功以小故而妨大德此臣等所以竊為皇上惜也且泮等建言亦其職業但以所論劉遜之事意傷於急遽詞失於婉曲然原其心蓋仰賴聖明在上

素有以聽用其言是以隨事納忠不避煩數則其情罔可矜而罪亦可畧也況科道官乃朝廷之耳目凡國家之利害生民之休戚時政之得失百官之邪正皆得言之是以古之帝王及我祖宗建是言官必選天下直諒敢言之士以充厥職有一言之善者即賜施行雖多言不當者亦不加罪所以獎其而優容之者惟以養其敢言之氣使之森然立於殿陛之前於以扶持正論消沮邪謀為廟社之福若摧折之囚繫之中人之養守道徇義者少貪利避害者多彼惟知緘默覩望持祿保位而已他日脫有大事誰復

為皇上言哉由是論之摧辱言官益非人主之利也自沛等下獄科道一空攝事署印盡委之人糾儀侍班皆曠其職惟此異常之事豈宜淸明之朝皇上臨御之事視聽所及及燕閒之處思慮所經未必不惻然有動於宸衷也昔唐太宗嘗謂侍臣曰比見人來奏事多有怖慴言語致失次第尋常奏事情猶如此況欲諫諍必當畏犯逆鱗所以每有諫者縱不合朕心朕亦不以為忤若即嗔責深恐人懷戰懼豈肯更言貞觀六年陝縣丞皇甫德參上書忤旨太宗以為訕謗侍中魏徵進言曰自古上書率多激切否

則不能起人主之聽激切則似訕謗惟詳其可否太宗曰非公無能道此者令賜德參帛二十疋臣等嘗謂唐太宗非惟能容人之諫又導人而使之諫非惟不怒人之諫又嘗賞人而使之諫故貞觀之治庶幾成康實其虛己納諫所致也欽惟我朝列聖尤喜諫諍臣等不能悉舉謹其一二事以言洪武初年朝臣有上疏萬餘言者太祖厭其繁責欲罪之羣臣有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誹謗罪當誅上怒未解宋濂對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為朝廷耳烏可深罪乎上覽疏中有足采者召阿意者罵曰吾怒時若等

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其以脊沃火向非宋濂之言幾不誤罪言者耶洪熙初大理少卿弋謙數言事有言其賣直沽名者楊士奇對曰主聖則臣直惟陛下容之不然進言者將懼矣仁宗雖不罪謙然免其朝參令專坐司視事自是一月餘言事者少仁宗諭士奇曰自免弋謙朝言者不至豈果無事可言遂令士奇就前草勑引過命弋謙仍傳朝參令百官言無以謙為戒此祖宗之聖德明訓皇上所當祖述憲章者也今顧沛等不識事體縲紲下獄已示之罰矣伏望皇上廓天地之量霽雷霆之威沛發明詔不日

而赦之則豈惟汗等心懷感愧益圖報稱而內外大小之
臣六軍萬姓之衆莫不歌詠聖德惟忻交道四方傳之以
爲盛事史策書之以爲美談德業之盛名譽之美莫可以
匹休祖宗而貞觀之治有不足言矣然此豈高遠難行哉
惟在聖心獨斷一轉移之間爾臣曦等冒瀆天威無任殞
越之至

詞婉意懇不隨不激得歐陽論事之體

容直言黜嚴譴以廣聖聽疏　陳琦明

臣切見近日禮科給事中劉最論太監崔文以左道蠱惑
聖心糜費內帑銀兩自有職掌
豈容擅便動支劉最不諳事體輕率妄言本當提問且饒
這遭着對品調外任吏部知道欽此嚴命一下舉朝驚駭
夫劉最非他言官也言官非他朝廷之耳目也自古帝王
暨我祖宗所以設立言官者以朝政缺失奸邪情狀責之
而使察察之而使言也所以博視聽而防壅蔽也所以圖
安全而戒危亡也言之而當雖於君身不便左右不便強
而從之其不當雖觸忌諱亦包而容之所以盡下情而冀
善言也所以略小過而存大體也最自以身荷國恩官以
諫名職當耳目誠見邇者聖學之不篤也時政之不修也
大臣之不親也忠諫之不行也意必有左右憸佞之徒惑
移聖心蒙蔽聖聽者已而廉得崔文誘導誦經設醮事且
風聞崔文指以齋醮爲由濫用內帑銀兩至六七萬故爲
陛下言之所以輸忠欽舉職事也當最此疏下時臣竊自
愧均一待罪言官而耳目短淺識見疏牖不知左右欺罔
有如此者將謂陛下必痛罪崔文以彰英斷以肅近幸也

詎意閱月之後復有崔文強肆之奏致有陛下今日之怒乎寂以假齋醮侵內帑劾崔文有是事當命內司查勘果出風聞亦可因以戒諭左右而爲先事之防寂爲朝廷慮無不可也文被劾時若無此事即當明白陳奏使外廷知之何有事涉旬月之餘言者已目爲壁微矣乃敢喘息而爲反噬之計乎乃敢讒譖而誆誤陛下乎詩曰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蓋痛憤讒邪之傷善類而欲其死亾之甚也臣意文被劾時自以肺肝畢見所懼者陛下之知其奸而致其罰也所經營

者在乞哀左右而求免於戾也正多方救罪之不暇安能謀人及陛下曲賜恩宥文罪已脫矣人言亦稍息矣其彌縫亦已固矣左右頗有助矣讒計度可行矣內外一無顧忌乃讐言者發其陰事潛爲狙擊之謀要言官以必不能根究之事以激怒陛下故陛下墮其術中而不悟也自古設敢諫之鼓立誹謗之木樹進善之旌言之而善尊其爵富其家不善則姑置之猶不敢顯言其諫之過也舒徐以諭之和顏色以悅之何則古先哲王誠見進言之難而慮人之不敢盡言也言官進言實難循默不言誰則不能蓋

有言必有讐凡言官所指而不讐者百千中間一二也所賴者聖明爲之主而庇護之耳猶司防之犬搏噬姦宄爲之主者不知憐恤其不爲盜賊之韲粉也罕矣自非忠鯁獨立之士幾何不爲利害所怵故言官敢言之難非獨臣以爲難自古以爲難也若使言官持祿以富家積考以遷官從容附會上無忤於君下無怨於人此言官之利也恐非有國之福也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政事日非而其社稷亦隨之矣其一時風聞之誤雖有言過其實者人主亦當取其千里而畧其牝牡驪黃昔人所謂不激切

不足以動人主之心是也至其正言不諱尤足以闡揚盛德古所謂主聖則臣直君仁則臣直載諸前史可復尋也況陛下嘉靖改元之詔有曰給事中御史職當言路今後凡遇朝廷政事得失天下利病許直言無隱明詔一出播諸萬國傳諸四裔載諸青史爲千古盛德事今寂忽以言得罪恐非陛下明詔之本意也人有千金之璧固珍襲以藏之也而自毀棄之而自點污之觀者以爲何如哉伏讀嘉靖改元一詔陛下一代之大制度也猶漢高之約法也三章之法亦草草麤具耳猶終漢世未之改易陛下登極

之詔質諸天理揆諸人心斷諸聖裁採諸輿論與帝王致治之跡如出一轍固將傳之聖子神孫以為萬世不刊之典陛下之寶陛下自當惜之可也詎意方自為之而旋自背之乎彼漢唐宋願治之主其自為法制猶兢兢持守終其世而不肯少變陛下有此大制度良法美意縱不能貽厥孫謀猶當矜持永世今乃始終參差一至如此陛下方比隆堯舜豈可使所為出漢唐宋之下乎就使寂言委狂妄罪委當加天下之人先以明詔為主而望治之深也必將悵然曰向也求言今也罪言何以異於正德之世天

下太平無復望焉寂雖狂率妄言之罪誰與家喻而戶曉也聞諸中國尚不知況可使聞於荒服乎寂設以他事得罪猶之可也今以劾崔文而得罪天下聞之必曰陛下之寵幸宦臣又以所掌幸者習道經建齋醮也寂之所以得罪者忤幸臣闢異端也寵幸宦官非朝廷美事也崇尚異端亦非朝廷美事也陛下雖曰寂狂率天下則曰陛下阿私近幸之故陛下雖曰寂妄言天下則曰陛下惑於異端之故將寂之名愈彰而朝廷之失益著此一事寂言官之責庶幾矣如陛下何忤己而罪言官除漢唐宋願治之主

猶弗為也今以忤近幸而罪言官不亦異乎天下人心竭力收之而不足一事失之而有餘此風一出遠近傳布其於盛德關係匪輕願留三思無為聖明之累此轉禍為福之機也陛下寵幸崔文縱不治前事之罪然因其中傷言官亦足明其為兇得無良之人知人之惡而不能去自古以來未有不遺後日之悔者也況因文而罪言官厥朝廷納諫之美蓄天下忠義之憤阻若生思治之望首壞明詔上玷盛德阻言官忠藎之門長奸諛驕橫之氣他日事有大於此者誰敢復為陛下言之後世有秉朱子綱目之

筆者必書曰某月日以給事中劉寂為某官分註曰時宦官崔文誘上設齋醮因而盜費內帑不貲給事中劉寂以為言文怒之上怒命對品調外任自是在廷以言為諱嗚呼文非獨誤陛下於一時而實使陛下取譏於萬世只此一事文可斬也後世之主固有始好言而終惡言如唐之元宗者彼因在位日久世道小康志滿意得不勝驕矜之偏私汨其禮義之良心然卒致天寶之亂流離巴蜀蹈踏南內抑鬱而終今陛下在位日淺恩澤未洽於人心乾令未行於左右無元宗數十年納諫之美而有元宗末年拒

諫之非今各省水旱異常兩都疫癘大起草澤怨讟屢發人情岌岌方有土崩魚爛之憂此正朝廷兢兢業業上下交修奬忠直求善言以祈天永命以收集人心之時若復罪言拒諫是病危之人甘鳥喙而唾和扁也況左右近習多宮掖宿豢習於揣摩敢於縱肆方朝夕窺伺陛下之淺深陛下固宜操其鞭箠攬其御勒以防不掉之虞今復假之恩顧拂逆天下之心爲之黜責言官箝制天下之口細民猶鳥也鳥將散復從而駭之近幸猶虎也虎出柙又隨而翼之臣恐叱緤纆鉏不特起於秦指鹿爲馬將復見於

痛切至此

今也伏望陛下惕然猛省收回成命存劉敢以謗致盡言罪崔文以潤雪聖德於以疏通既塞之言路於以招來將散之人心於以控馭泛駕之近習則四海清寧尚可望也若終迷不復他日之患臣有不敢盡言者矣亦有不忍盡言者矣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言改過貴速也臣待罪言官知言出於口必觸犯近幸但臣職在進言非言無以報國觸犯近幸固知有不測之禍然陷君父於有過之地當蒙萬世不忠之誅其實一也一時之禍是爲畏及身家萬世之誅實以得罪名教臣非不解人意而爲是昔言也

古論

亦非暝目嘗行而自投陷穽也於罪戾之中擇其近且輕者而居之誠日夜拳拳於君父不顧朝廷有此不美事也惟陛下留神靜察勿以臣名位疎遠而究其衷悃勿以成命已下而難於收回使天下之人知今日之罪言官果非陛下本意也則社稷幸甚天下蒼生幸甚臣待罪言路之臣亦幸甚

滔滔汩汩暢所欲言其筆力勢寫如八月濤頭千軍萬馬觀者爲之氣奪。一層進一層無意不到無句不[illegible]

鑒亮建言臣工以昭聖德疏　岑用賓

臣等待罪南垣接到邸報伏覩七月內該太常寺少卿周
怡一本爲感激天恩深厚瀝血忱以圖補報萬一事內
條陳定君志以修德業等事奉聖旨周怡這廝抗違降二
級調外任用吏部知道欽此臣等竊念周怡向事先帝以
建言得罪落職編氓二十餘年今際遇昌時仰荷陛下推
先帝遺詔召用之恩復授原職旋蒙不次遷擢徑至今官
其遭逢眞可謂不偶矣爲怡者正當祗承陛下休德之不
暇何至遽有抗違而自罹明庭之辜罰乎纔旬日復接邸

報內錄有怡前疏全抄臣等再三披閱則見其疏內語多
率直徑情無忌委失人臣恭順之體似與陛下所謂審擇
所言以承朕意之諭少有違背陛下責以大義罪在抗違
量行降調薄示警戒此誠天高地厚之恩在怡亦當感戴
無涯矣臣等復何詞但臣等竊思天子之尊如天也其威
雷霆也人非病風喪心其誰肯抗天而觸雷霆也哉語曰
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人臣進言於君或以
將順或以匡救皆所以務恭敬之實而盡忠君之道稽
古虞廷以帝舜之君臨御在上智如大禹豈不知其峻德

重華之盛而顧亹亹告戒無所隱避今見之經傳其懇切
如此蓋忠臣事君必防其漸聽其言雖固究其意則美此
自古制治未亂保邦未危之良圖也彼怡者亦以感激先
帝生全之厚恩感激陛下之錄用并不次超擢之奇遇故
欲效虞廷之所以事其君者以盡其愚忠於陛下以少酬
其生平豢養之悃觀其疏內首言受非常之恩者當有非
常之報遭希世之遇者當伸希世之義則其情可見矣雖
其中間過於狂戇未加審擇而其心實無他也豈敢故爲
是以抗陛下天地之尊以觸陛下雷霆之威而甘蹈於不

測之禍也哉陛下能熟思俯察而優容采納之未必非涓
埃之裨於高深則怡願忠之初心遂矣如必字字而較之
句句而摘之則日月照臨爝火失其微光雷霆震迅品物
失其故態怡以狂瞽上干天威將亦何辭以自解哉書曰
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古人稱主聖則臣直
良有深意陛下天縱聖神寬仁大度即位以來虛懷納諫
言路宏開而登極詔內又有許諸人直言無隱之條復終
之以贊帝軌而翊皇猷尚有資於忠藎之諭所以廓獻納
之門而誘掖臣鄰者誠著明矣周怡感千載之一時思效

忠之有地其輸誠入告務期靖獻殊不覺其言之戇直至於如此爾卽怡之能直適足以彰陛下之至聖臣等猶意陛下當亟賞之何乃復以其直而罪之乎怡與起廢諸臣曩日以建言得罪其忠誠昭灼天下莫不誦之頃陛下之收錄之者亦必以其當日言事之忠也今諸臣方各慶幸得主而事之以伸未究之志詎知曾幾何時而怡復首以建言蒙譴則不惟陛下收錄怡與諸臣之初心稍覺自異而起廢在列諸臣其効用之心將不亦因是而幾於疑阻乎況陛下之罪怡者兩以其疏內一二語詞直遂不知審

擇罪之誠是也然臣等恭閱其疏內亦有云惟願陛下萬有千載永保四海之富長居九五之尊子孫千億萬邦協和庶幾臣之鄙心少舒萬一如此等語其將順頌禱之悃何如也既可摘其違抗者而罪之獨不可嘉其將順之詞而姑宥之乎彼士人以危言峻節得罪廢罷旋復甄用者多有改絃易轍毁方爲圓而怡乃能吐露肝膈若此縱其言狂戇有類抗違而終始正直一節不少變易亦可嘉也臣等與怡素無交懽之好今惓惓爲之控訴於君父之前者非敢阿黨比周以忤陛下也誠以怡之情有可亮怡之

○此○論○最○好○

罪有可原或恐宸覽少略未曾加察爾可亮而不之亮可原而不之原於聖神之德猶爲少歉天下後世其謂陛下何臣等職耳目之司於此而緘默不以上告是臣等亦有負於陛下之任使矣天下後世又將謂臣等何此臣等所以不揣愚昧而不容已於言也仰望陛下廓天地之量曠大造之仁鑒臣等愚昧之衷憐周怡抗違之罪或復其原職或量改別衙門用使之策勵以圖後效以終補報庶乎含弘徧覆而聖德益光大小曲成而臣工競勸矣臣等不勝惓惓祈望之至

和平溫厚不爲矯激之辭然而英氣故在○句斟字酌矩矱老成

尸素多慙感恩滋愧敬附放麑之微誠抒解衣之末

論疏　　黃道周

臣執筆九載未效纖塵猥以編摩分光柱海臣退而感泣思人臣致身自一命而上皆有微勞足寒瘵職而臣獨無有又流覽古今自一代之臣必有二三忠讜照耀中外而今諸臣亦皆無有是臣所慨然興嘆也嘗觀舊史載臺省諸臣自劉瑾摧折而後不敢言事者二十四年然而大禮議起百僚廷諍不避鼎鑊雖人無灼見而使綮頡其各自可觀未有一往莫逆大小收聲其沉默容容至於今日者也

臣素泥古初出山不知世上經權何似不知人臣値明主婾阿何故竊觀比來逮繫舊輔錢龍錫李标鎮鐺對簿法庭搶首獄吏群臣相視噤無一言此自書傳以來所未經見也尚古不具論秦漢而下宰相有犯坐請室不過數日自非大逆或赦或原人主未嘗不為引痛也今樂輔所坐昏庸疏率為罪督繫緣耳督臣受劍制閫外忘君忘親僨事誤國雖磔裂莫贖閣臣坐綸扉遙度邊事不知能否成敗浪浪叩頭此於鬼薪城旦奚加乎先是輔臣高拱嘗以邊功得蔭錦衣堅辭不受曰吾身未嘗至疆場而受上賞即一旦有敗何所逃誅臣疑其言以為不忠餘今而觀未謬於先見也蓋疆場事最難言勝負相倚一彼一此今閣臣以邊事坐誅後之閣臣必顧盼躊躇不敢任邊事又令邊臣得以敵鋒卸閣臣後之邊臣有事必與閣臣更番甲詞為質則是使綸扉之內剸邊牆為殊域也自古宰相生値明時無大故而伏斧鑕者唯漢劉屈氂及先朝夏言耳漢武帝決意谷漢南心疑來相陛北伐之師故一旦破法而戮屈氂世宗決意棄河套心疑開釁提元修之事故一旦破法而誅夏言今東疆之圖未有定算恢復之計上下持疑未有一男子據鞍而研騎牆之案者獨斷然快意於一樂輔樂輔既無歛碁引杯之致廷臣又無蹴菊齒馬之嫌遂使三台灰溺於貫城斗柄銷光於理勢竊見衣冠相語以日不曰安敢言則曰那得歸天下人心哀颯如此誰復提春絮擔安擴之略者王為治無多端大要不可使外輕內下慢上賤破貴今巷議謬悠謂殺樂輔為毛文龍報仇朝廷自為神人攄憤何曾計一罪弁然物情既如此則邊將必驕邊將志驕則閣臣權綰轂轂閣臣為毛文龍報讐猶可為劉興治樹幟則不可借一閣臣為邊臣今日

示前車則可爲政府與日關後删則不可且自陛下御極以來輔臣負重責者九人矣一代之間寧有幾宰輔而三年每降愈下至此當堯舜盛時岳牧舉鯀貽禍洎天沉浮九載能無事蹟往來放殛之餘未聞岳牧係累而煩皐陶之聽也人臣事主自以堯舜爲師泰漢而下有何是法陛下即欲整齊群臣亟求言功不過做虞廷故事令諸廷臣各陳時政考詢屢省因而澄之何才不服即欲威柄獨運操縱游宇但秉輯瑞之期雲日在望綱舉條貫別貴賤辨輕重親頒德音俄頃釋滯嘉與更始使天下驩然誦如天

之仁神不殺之武何必囹圄憤盈孤卿駢首令囹奇傳者謂天朝獄吏甚貴士紳甚賤乎今天下漸多事人心漸散彼此顧望咨怨　方臣閉戶中生獨立無徒於萬物無所咩羨臣而不言誰當言者臣於槩輔未有三刺之投一拼之雅然度其人中人耳殺之不足明威而徒有損於國且今盜賊未殄江東方熾夾無內訌毛帥以外鼓譟劉帥之理倘天下遂無才臣不揣請以鉛刀剸寇孽之頸倘槩輔罪猶可贖臣請輟清華歷疆場視要害約東江東收拾遼廣擔得一任當橫身原草以爲槩輔減于一之死臣非不

惜身家不愛逼顯誠不忍當聖明之世抱頭容默與螢草同腐使後世傾士笑靖時無人臣手疏盈額席藁待命不勝戰栗之至

痛哭流涕之言字字刺血華亭所以得不死者此疏力也○錢公字雅文號機山松之華亭人其下詔獄也以督師袁崇煥之殺毛文龍牽連波柒公延辯甚切上寄遣人詗其語及獄人艾公辯辭而鍛鍊文內擬不時處決且令有司設廠於柴市益用夏文愍故事也上見獄詞與所詗異持其疏未下明年有中允黃石齋先生自田間來上此疏論救反覆久之黃公降級去上亦無意殺錢公矣是年六月出獄謫戍定海

明文遠卷三十九

甬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西昌羅景㴒亦湄同選　受業羅仰錡愼詢參閱

奏疏二十六　國史　遺書

恭請聖明勅儒臣開書局纂輯本朝正史以垂萬世疏　陳于陛

臣竊誦漢臣王充有言帝王建鴻德者須鴻筆之臣褒頌記載鴻德乃彰萬世乃聞至擬爲國之舩車雲雨載主德恢國荷宣示萬世與日月俱懸功至鉅也夫史以徵往詔

來垂法著誡即上古先代之書猶當網絡遺墜汞綴精要以弘鑒觀之益況昭代之史祖宗昭爲謨訓列聖奉爲矩䕶有官遵爲法守萬世來爲彝憲所關係國家治體甚重積使冊牘未備於編摩文獻莫覩其藁萃斯非職禁近司筆槧者之責哉臣考史家之法大旨有二一曰編年之體以事係日月而統之年者是已一曰紀表志傳之體凡君臣事跡朝家大政各自爲始終者是已左馬以來代有述作兩者並行而宋世去我朝爲近制度尤彪炳可考自建隆後編年之書謂之日曆即所稱采百司奏對事實爲時

政紀取柱下見聞爲起居類次而潤色之爲日曆修而成之爲實錄以備史官之采擇者是已其紀表志傳之書謂之正史如眞宗祥符間王旦等撰進太宗兩朝正史爲紀六卷志五十五列傳五十九仁宗天聖間呂夷簡等增入眞宗朝名三朝國史爲紀十卷志六十列傳八十者是已此外又有斬錄祖宗宏謨要政分門析類以便御覽裨帝學之書如王曾取三朝聖語政事分政體聽斷謹災育賢等類爲寶訓三十卷范祖禹撰仁宗訓典六卷自聖孝至愛物凡三百十七條以備邇英進讀與國史實錄並行者

是已以上三書體裁殊致各有取義乃有國之不可闕者洪惟我朝建立法制事事超越前代而史書獨有列聖實錄藏之金匱石室似止依倣宋世編年日曆之體但可謂之備史不可謂之正史至於大明會典屢修須布凡六曹政務因革損益之宜雖已該載而廟堂之謨謀冊誥臣工之議論文章不與焉但可謂之國家典制百司遵行之書而非史家之體裁本朝紀表志傳之正史經二百餘年來學士大夫踵襲因循闕略不講在今日似不可不亟圖者然斯事體固甚大亦非有獨擬特起之難何者國家著書

自實錄會典外玉版琅函鏤之尚方播在寰宇者焜燿日星未易悉舉其諸朝野名家撰次典故之書高文苾議可備正史採擇者又無慮數十百種臣本膚學見聞寡陋略以耳目所覩記者言之如實錄有聖德之總敘寶訓皆列聖之淵猷此外有御製文集有聖政記有皇明詔制及諸臣所編如大政記昭代典則孤樹裒談憲章錄鴻猷錄之類參以三朝聖諭錄前後北征錄天順日錄燕對宣召觀草宸章等錄更加采輯藻潤[illegible][illegible]以為列聖大紀帝系宗譜有玉牒公侯紹封有兵曹底籍爵攷參以吾學編同姓異姓王侯內閣典銓表及列卿表之類更加考訂增益即可以為廢朝年表制書如一統志官制大明令律例大明集禮洪武禮制明倫大典之類諸司列布者如宗藩軍政條例會計錄太倉考漕河圖志海運編太學馬政鹽法志之類四方形勢如廣輿圖九邊圖說星槎勝覽瀛涯勝覽炎徼紀聞殊域同谷錄之類折衷以實錄會典所紀載參以衍義補名臣經濟錄疏議諸書吾學編中天文地理三禮百官四裔北庭諸考述即可以為國家諸大志實錄中有后妃事跡廷臣自三品以上有小傳益以開國靖難功臣錄群臣志備遺錄名臣言行錄名臣記殿閣詞林記琬琰錄文獻備遺之類其諸高逸學節等目更採綴於郡國志即可以為國史之列傳特諸書散佚浩瀚未經裒聚檃括泛無統紀是以昭代久虛之典必須聖明在上方為表章整輯然後可以苞聚藝文總一流略勒成鉅編垂著萬世此真千載一時也臣愚伏思本朝得國之正功高千古卜曆之長將綿萬禩聖祖躬造而臨御最久列聖纘紹而謨烈重光是以禮樂規模明備宏遠品式樞機精詳周慎挨天揭日之文煥焉足述銘鐘書帛之賢不可勝載今且二百三十年奎章玉牒傳之萬世者即在冊府麟臺之上未得盡觀遂使聖德鴻猷僻多散見而無統名賢茂德事或湮墜而不收豈所以昭聖朝之景爍宣國美於無疆哉此其當修者一我皇上祇繹舊章宮中之觀省不輟一時諸臣工恪守畫一故事之奉行惟謹但訓錄則緘藏甚閟而卷帙太多會典則條目雖詳而設議未具即使九重乙夜欲函讀一朝之事蹟殊覺要領之難稽有司庶府將熟究一事之初終尤苦津涯之莫竟若正史既成則世自為編事自為志人自為傳一檢閱而綱條燦然指歸備具

可以裨輔聰明潤色鴻業甚盛美也此其當修者二方今人文稱盛秘閣藏書故家遺籍煥爛畢備宜網羅收采綴葺穿貫以成不刊之典萬一歲月淩遲板刻湮墜簡帙散脫事跡無以究其始末日月無以考其先後將至如先臣儲瓘所暎即有立言之士起任編摩之責疎略牴牾秉筆安據此其當修者三前代野史家乘雖可補正史之漏佚然其間多有山陬草澤剽襲見聞曲學背人私販胸臆覽之若瑰異可喜而於事實茫無根據者尚賴故老之惇誨如存先哲之月旦不爽亥豕與輊猶幸無誤竊恐耆舊漸彫

後進舛訛舊籍罕傳新刻滋多未免疑信史而誤後世此其當修者四臣竊惟諸制書及朝野傳布收藏之書或請給於內府或斂借於士紳計日可以取具即有事體闕佚者內訪之諸曹外采之各省亦計月可以就辦惟是國之正史必以列聖實錄爲主今累朝修成及嘉靖間與近日重錄者俱尊藏皇史宬不敢輕易請發內閣雖存副本不便傳觀若付史局即可給筆札於蘭臺集官僚於禁署議定規程刻期成書臣愚以爲修正史之序當以國家諸大志爲先請將郊廟禮樂律曆天文災祥五行藩封郡國與

夫學校選舉職官經籍藝文賦役食貨漕運鹽法屯田兵制馬政刑法河渠四裔之類畧分爲二十餘目修輯成書使朝廷之上經制典法炳然可考實爲要務志成之日即宜恭纂列聖大紀次之則后妃及諸王公侯之表傳又次之則名臣良將循吏儒林文學高行列女之傳隨修完者即以進呈大都起於開國之初至隆慶末年而止其進讀節要之書查得洪武七年宋濂詹同等纂日曆成吏請輯聖政爲分四十類自敬天以至外域名曰皇明寶訓列傳實錄修完之日各有纂成寶訓近日閣臣奉旨纂訓錄類

編亦分四十類始創業艱難終傍武御外已經進呈恐尚未備宜倣此例推廣成書不俟正史成日先以奏御恭備九重燕閒之覽御文華臨講日儒臣得以披帙進讀如此則本朝史書諸體具備聖祖仁宗之豐功峻德懸日月而無窮明君良臣之鴻猷嘉謨炳天壤而不朽豈非我皇明之丕業萬世一鉅觀哉或疑紀表志傳之史祖宗憲令先臣條議未及有類今擬起者臣惟聖祖注意史事設有儲官列聖纘承謹修實錄藏之匱室亦以整齊潤飾傳信萬年之事望之後來而不詡因循至今也今士民之家承其

先業尚欲論撰表章不遺餘力而況聖天子纘承萬年之緒獨操制作之柄安可更遜讓慮此不爲乎臣考漢明帝永平中命班固爲大漢獨立一史紀表志傳凡百篇其時距漢初二百三十年若宋代則太祖太宗兩朝一修至眞宗合三朝一修仁英兩朝一修神宗後四朝一修此皆以本朝君臣自修本朝正史之証又詞林記載大學士丘濬之議令內閣書辦等官抄謄累朝實錄各一部於閣中建一儲書之所凡國家大事文書悉行收貯以備異日纂修一代全史之用此與臣愚所見實相符合安可謂先臣未

嘗議及也或又疑國史藏在禁閣非人可得覩世所得傳者臣以爲今實錄之書士大夫家繕寫收藏者亦不少所不欲傳者止慮諸臣傳中偶有褒貶懼生嫌怨耳若列聖功德自宜昭布寰區誰能掩之至於國家大政正當使臣工豫究熟習寧須藏秘今請書成之日或止以大政諸志鏤版頒示諸司至於紀傳多爲副禁閣其正本仍尊藏匱室以存焚草之意亦未爲不可也臣世守史官幸際右文之朝仰見皇上覃精問學於四子六籍歷代史要講繹幾徧乃先朝所未嘗有者獨本朝正史表章未及方今政府

名儒皆秉如椽之筆詞垣侍從亦有如林之彥昔先臣何瑭言內外百司各有職守惟史官獨若無事者日受俸錢月支廩食在朝廷似爲虛設之官在人臣難免素餐之愧夫使史事無可編摩史臣無可効勞者猶可委也乃茲一代鉅典久闕不圖草創未聞汗青何日伏望皇上幸察芻言以爲可行乞下內閣會同禮部詳酌事宜草具儀式先將實錄抄謄夫議命官分局受事編纂期以數年之間完此鉅典於以闡聖朝明盛之業垂千載懿鑠之觀斯亦九廟所欣聞四海所快仰也若謂方隅未輯軍國事殷以此

爲非急之務則昔晉臣王導當偏安草創之辰尚能建立史官加意典籍豈以今文明在上雅頌克庭在事諸臣肯出導下哉

考核精細議論詳明讀此則明史源流了然在目亦千秋載筆之例也。正史當以實錄爲主論最有識余嘗覽焦弱侯獻徵錄取之實錄者十之三取之誌銘家傳者十之七豈乏欺生諛死之作貽誤後世耶以蔡中郎之賢必郭有道碑始無媿色則他人之諛墓者可知矣董狐復出必有取於予言

改正實錄疏　　文震孟

臣猥以菲才備員史局頃因纂修熹宗皇帝實錄從閣中恭請光宗皇帝實錄副本較對見其間舛誤甚多而悖謬之大者如先帝之冊立與挺擊紅丸大事皆祖三朝典要之邪說而應和之盖天啟三年七月十六日實錄進呈則禮臣周炳謨等史官莊際昌等所纂修而閣臣葉向高韓爌等所總裁者也至天啟六年逆璫崔呈秀等請實錄非實請旨重修則崇禎元年二月十七日所進今皇史宬之所藏者也是時皇上初登大寶要典未毀逆案未成閣臣

黃立極等不行奏明含糊從事從來諸臣亦無復發金匱之秘洗石渠之穢者要典雖焚邪說未殄凡先帝二十年青宮之憂患與夫一月天子萬年聖人等事俱隱而不彰斯固臣子之所痛心者也昨見皇上追念先帝冊封敬妃愼嬪以寄永思皇衷純孝孺慕彌殷薄海臣民咸為感動乃先帝紀載尚未清明使今日編纂將何所據流傳後世又安取衷國是所關良非細故若謂已入史宬不可復出則逆璫之矯旨且能行於當年聖明之獨斷豈不易於反手視為緩圖置不上聞亦非臣子之所安也臣謹摘其甚者上瀆睿覽一云當命哲之日詔請恩賚儼然負扆器之重儲宮既定典制大明而浮議外滋無端蔓引皆好事者之過云云臣謹按先帝冊立一事自萬曆十四年以至二十八年廷臣羽翼國本有貶謫者有削籍者有遣戍者有廷杖者忘身狥國九死不移諸臣亦何利於己而為之縱皇心有主未忍言夾日之功而精忠自盟豈可沒回天之力乃謂浮議外滋無端蔓引一語抹殺謂皆好事者之過此與三朝要典所稱奸黨搆釁希圖定策與三案諸奸一脉相貫者同一邪說也宜改正者一一云四十三年五月

有男子張差持梃入東宮殿簷下擊傷門者中官共執之巡視皇城御史劉廷元同奏張差話不情實語無倫次按其迹若涉風魔稽其貌的是黠猾而刑部提牢主事王之寀揑謀危東宮之說詞連二璫科臣何士晉行人陸大受主事張廷等附和其說愈加激聒云云臣按此即要典中挺擊一案也即據劉廷元疏亦明言稽其貌的是黠猾而必欲以風顛二字草草結局不容王之寀奏張差口詞指為揑謀何也且張差有口衆朝豈應默然而一有言者輒曰附和曰激聒則必使東宮無一護衛之人而後快乎正

與要典同一邪說宜改正者二 一因工科給事中惠世揚疏論劉廷元遂謂初張差狂闖御道闌入宮門廷元巡視皇城按狀風魔皇祖是其奏讞尖乎允自王之寀突搆黨徒黨因以爲利借他事蠛廷元未幾果顛攻風癲之案一時邪說世揚實爲之倡云云臣按王之寀摘發張差之逆至於察處至於削奪後逮死詔獄莫敢議卹即惠世揚身被五毒體無完膚所以不即爲死者逆璫欲借爲戎首遍殺天下名流非有之也幸聖明御宇僅免一死尚稍啟事乃云徒黨因以爲利斯亦何利之有焉況風癲之案忠

臣義士所共明目張膽而攻者何俟世揚爲倡始顛攻之要典邪說宜改正者三 一云張差闖入東朝言者紛紛御史劉光復言致辟行刑一獄吏任似不必言官詫爲奇貨居爲元功以此二語爲異議者刺骨云云臣按劉光復之得罪也實以奏對越次然據其語但言皇上極慈愛太子極仁孝兩言亦未見其有功於神祖及先帝而奇貨元功之語不可謂非抹殺忠義矣大抵闖宮一事挺及殿檐近侍俱踣亦天下奇變也必欲視爲平常不當根究以爲僅一獄吏之任此何心哉要典邪說宜改正者四 一云方上疾大漸召李可灼并趣和藥悉出聖意一時臣工所共聞共見其後有造爲許止不嘗之論群小附和囂然鼎沸抒蠛君父幾成晦暝之世亡何正論大明邪說漸滅且云李可灼往來思善門中使以聞其傳奏姓名者負可得而問云云臣按此即要典中紅丸一案也昔唐憲宗殁杖殺方士柳泌泌蓋爲憲宗製長生藥者彼豈不願其主之長生而餌藥不效則殺之而不以爲過後世亦不以爲寃今可灼進藥而先帝賓天縱謂之誤庸醫殺人律有明罪況誤傷天子乎此即肆諸市朝亦人情所慨而乃與顧命大臣

同賜金帛比屢經論劾僅准致仕回籍此何以解於天下後世且宮闈之中傳奏姓名豈遂不可窮詰即曰群小白汙蠛白晦瞑此皆要典邪說也宜改正者五 以上五條僅摘其尤悖謬者伏乞聖裁即勅史館逐一改正或取天啟三年所進遺稿再加勘定入皇史宬庶千古之是非不悖一代之衮鉞可懸而於皇上之達孝亦有光矣方今寇氛未靖四郊多壘或謂臣言非其時而邪說之害甚於外患自古記之矣況目視止孝之聖主永言繼則何敢不備循職掌仰佐涓埃

前朝聚訟之多莫如三案得此昌言直筆一訓刪姧公論爲之不泯

公議自存私書當燬疏　倪元璐

臣觀挺擊紅丸移宮之三議關於清流而三朝要典之一書成於逆豎其議不可不兼行而其書不當不速燬請詳其說蓋當事起議興盈庭互訟主挺擊者力護東宮爭挺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心之論主移宮者弭變於幾先爭移宮者持平於事後六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以為忠倆則皆忠倆以為明見則皆明見總在逆璫未用之先群小未升之日雖甚水火不害塤篪此一局也既而楊漣二十四罪之疏發魏廣微此輩門戶之說興於是逆璫殺人則借三案群小求富貴則又借三案經此二借則三案之面目全非矣故凡推慈歸孝於先皇猶夫頌德稱功於義父又一局也網已密而猶疑有遺勢稍重而或憂其翻局於是崔魏兩奸乃始創立私編標題要典以此批根今日則衆正之黨碑以之免死他年則上公之鐵券又一局也繇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共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合為一不刊之論誠未深思若夫翻即紛囂改亦多事如臣所見惟有燬之而已夫以閹豎之權而屈役史臣之筆亘古未

聞當燬一未易代而有編年不直書而加論斷若云彷彿明倫規模大典則是魏忠賢欲與肅皇爭聖崔呈秀可與張孚敬比賢悖逆非倫當燬二矯誣先帝偽撰宸篇既不可比司馬光資治通鑑之書亦不得援宋神宗手製序文為例假竊誣妄當燬三又況史局將開館抄具備七載非難稽之世實錄有本等之書何事留此駢枝供人嘲罵當燬四故臣謂此書至今日不燬必有受其累者累則必非主三案者之累而爭三案者之累抑又纂修三案者之累也何也爭三案諸臣其品原分三等下者如崔呈秀劉志選李春華等之附和希寵不足問矣最上莫如黃克纘賈繼春王業浩高弘圖劉廷宣等始則特立而不為苟同既則矯挺而著其危節本末炳然雖有忮者莫或能加之也然而管華之席未割老韓之傳同編在數臣高明之觀豈不引為坐塗之辱若其次焉者雖未盡有撑持要亦原無濡染而特以史氏抑揚之過保不為後人翻駁之端至於纂修諸臣之在當日則更有難焉者丹鉛未下斧鑕先懸姜逢元閣筆一嘆朝聞夕逐矣楊世芳吳士元余煌等備竭調維其於忤璫諸疏有匿其全文者有刪其已甚者將

傳書成而獄又起則有寧加醜詆之詞而決不肯下一不道無將等字面以傅會爰書者凡此苦心亦多方矣而事在見聞之外未易可明彈章一加萬節俱喪諸若此者皆臣之所謂累也累之不已元氣又必大傷當今正氣日伸方隅漸化自應進其平飲沃以溫湯徧復克伐不休正恐清寧無日然而逆璫之遺跡一日不湮則公正之憤心一年不釋也伏願皇上勅下該部立將三朝要典毀存書板盡行毀焚仍命閣臣擇期開館纂修天啟七年實錄而又命纂修詞臣捐化成心編摹信史凡關三案之事必執兩

端之中而又命三案中賜環諸臣各以聖明御極為再生之年勿以恩怨橫胸理前身之業至於一切妖言市語如舊傳點將之謠新騰選佛之說毋許妄行奏牘橫起風波則廓然蕩平偕於大道矣臣向以是非之心言是非今以史臣言史統關大計伏惟聖斷施行

要典一書乃逆璫與羣小陰謀狡計為異日縣罔地耳太陽既出魑魅未銷毀之不可不速此倪公所為發憤而道也。心平氣和亦復詞嚴義正

請訪求遺書疏　　丘濬

臣先於弘治四年十二月內具題欲將臣所進大學衍義補書中所載切要之務陸續陳獻欽奉聖旨卿欲有言具奏來看欽此欽遵臣看得本書內備規制下圖籍之儲有云人君為治之道非止一端然皆一世一時之事惟夫所謂經籍圖書者乃萬年百世之事焉是皆自古聖帝明王賢人君子精神心術之微道德文章之懿行義事功之大建置議論之詳今世賴之以知古後世賴之以知今者凡歷幾千百年而後至於我今日而我今日不有以修輯整

比之使其至今日而廢墜放失焉後之人推厥所由豈不歸咎於我哉是以自古帝王任萬世世道之責者莫不以是為先務焉我太祖高皇帝肇造之初庶務草創日不暇給首求遺書於至正丙午之秋是時猶未登寶位也既平元都得其館閣祕藏而又廣購於民間沒入於罪籍一時儲積不減前代然藏蓄數多不無亂雜積歷年久不無鼠蠹經該人衆不無散失今內閣儲書有匱書目有簿皆可查考乞勑內閣大學士等官計議量委學士并講讀以下官數員督同典籍等官撥與吏典班匠人等逐廚開盤將

書目一一比較或有或無或存或欠或多或少分晰開具子集四類及雜書類書一類每類若干部部若干卷各類總數共若干要見實在數目開具奏報又以木刻考校年月日委官名銜為記識於每卷之末立為案卷永遠存照臣竊惟天下之物雖奇珍異寶既失之皆可復得惟經籍在天地間為生人之元氣紀往古而示來今不可一日無者無之則生人貿貿焉如瞽無目其所關係豈小小哉民庶之家遷徙不常好尚不一既不能有所廣儲雖備之亦不能久所賴石渠延閣之中積聚之多收藏之密局鑰之固類聚者有掌故之官闕略者有繕寫之吏損壞者有修補之工散失者有購訪之令然後不至於泯爛散失爾前代藏書之多有至三十七萬卷者今內閣所藏不能什一數十年來在內者未聞有所考校在外者未聞有所購求臣恐數十年之後日漸損耗失今不為整治將有後時無及之悔伏望皇上體聖祖詔求遺書之心任茲世斯文在茲之責勑使後世志藝文者以書籍散失之咎歸焉不勝千萬世備道之幸

經籍在天地間為生人元氣此論不刊讀書種子可不為留心收拾耶文莊此疏絕有關係謀國者幸三復之

明文遠卷四十

甬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同學張　旃丹仲參訂
雁河張星輝聯昭同選　受業羅仰錡慎訓

奏疏二十七　諡法　東林

遵明旨看議類奏懇嚴諡典以重公評疏　郭正域

先該御史喬璧星題稱諡以易名最號鉅典宜將三十年以來獲諡諸臣造冊送九卿科道逐一評品某某應諡某應奪某應改某應補臚列類奏恭候聖奪又禮部左給事中

羅棟題摘舉缺諡名臣彰幽隱以昭激勸事內有合於例而應得諡者或循例議補格於例而不得諡者或破格議與仍照臺臣之議博咨群議上請恭旨着禮部從公看議訪實具奏以憑裁奪該本部帶管部事左侍郎余繼登覆稱應類應否竟當何從更奉聖旨依議行令九卿等官虛心詳議補諡改正毋過苛求以傷朝廷錫予之典欽遵在案臣惟議諡最難而議於數十年之後尤難蓋棺甫定則輿論方新而是非有據墓木已拱則口碑漸遠而黑白常淆故當日與諡易今日補諡難得諡榮也而補諡尤榮中

之榮其法不得不主於嚴當日不與謚易今日奪謚難不得謚辱也而奪謚尤辱中之辱其法不得不主於恕今臺臣疏應議者七十餘人科臣疏應補者二十五人臣等叅詳各衙門之評品而符以故老之傳聞証以累朝之實錄就不肖之中而汰其甚必大犯清議有罪可指無功可贖而後議奪就賢者之中而拔其尤必卓有完名其心表表其行錚錚而後議補凡應奪者四人為許論黃光昇呂本范謙潘美應改者一人為陳瓚應補者未經題謚則五人為伍文定吳悌魯穆楊繼宗鄒智已題未給則二人為楊

源陳有年此外若徐階媚事嚴嵩人議其諂用速門陷人（功過不相掩議論不恕）議其富而乘時樹立能收鼎革之人心胡宗憲結嚴世蕃而廣貨賄人議其邪阿趙文華而傾陷撫人議其險而計獲巢魁則除東南之禍本張瀚俯仰時宰人議其庸而未路庶乎知止余有丁繩矩或踰人議其蕩而此中亦無他腸陸光祖機權時出人議其奸而宦蹟自多磊落以上諸臣列之當奪當改之科似太苛刻臣未敢輕議也若毛伯溫論服安南兵不血刃而或謂其功非己出張元禎潛心理學抗疏經幃或謂其早不見幾郭希顏攘臂逆鱗橫被

大戮而或謂其考察罷官建言可已劉臺抗節敢言殺身逮壞而或謂其邊功被詰先發制人以上諸臣列之當謚當補之科似少精覈臣等未敢輕許也又如孟秋之孤介張元忭之恬退李遷陳恪之清修事蹟未能臚列而衆議間有異同所當罰之以俟異日論定者也至於臺臣科臣二疏所未及本部原開姓名所未議者多偉人應謚而未得亦有匪人不應謚而倖得者[illegible]又當從容採擇公論上聞以補遺漏者也夫[illegible]賞之窮而有[illegible]謚重[illegible]謚之窮而有奪謚補謚[illegible]今日之議尤重臣等上

天日下矢方寸以看議之職掌從類奏之公評期於奪者改者補者各無憾於九原之下而已若夫予奪相形快怨叢集業已甘心任之不敢避也謹開款列名據善惡實事直陳以請伏惟聖裁

計開

應奪者四人

兵部尚書許論靈寶人原謚恭襄論自負才略頗有時望然節制薊遼三年一卒未練軍餉屢增至典本兵委身嚴氏肆遺很藉一聽世蕃指揮畫諾而已嘉靖二十六年歷

嵩欲計殺原任錦衣衛經歷沈鍊授指宣大總督楊順巡按路楷誣鍊引寇謀逆具獄詞上時衆朝知其誣枉無不駭歎諭依附嵩竟悉如順楷議殺之鍊即時斬決鍊子襄（爲群不下於嵩）戍極邊三十七年寇圍大同右衛急上數問計於嵩嵩意欲棄之而難於發言則請降諭問本部許諭諭言右衛孤懸外地今圖爲末安必復該衛軍馬原額計其糧餉非五十萬金不可果能歲辦五十萬金則此彈丸一城猶可保也諭蓋設爲難辭欲上自棄之上問顧益憂念汲汲爲措餉發兵更易文武大吏寇尋引去右衛以存如諭之言寧獨右衛不守即大同亦爲敵巢矣又楊順在宣大往往殺愚幼小民以報首功寇入應州邊人男婦死者三千悉誘其責於鎮州府道而以所殺邊民俘爲功諭常同附和奏之順遂濫叨世廕後諭復以尚書出制薊遼厥家藏紫青仙人白玉蟾真蹟逢迎取寵縉紳恥之（時蕭千古）已上詳載實錄及各官書冊應奪諡

刑部尚書黃光昇晉江人原諡恭肅光昇奮事阿從巡撫四川時進芝四十九本共在法司專用逢迎王於刻愎戶部主事海瑞上書直諫上讀之爲感動太息留中數月餘會上有疾煩懣諭錦衣衛捕送該司嚴刑追究光昇遂擬大辟上竟留中不下聖意淵矣後瑞以清望直節歷官都御史諡忠介光昇欲殺直臣以自固尚有人心哉已上詳載實錄及各官書冊應奪諡

大學士呂本即李本餘姚人原諡文安阿附權相排擊善類時李默以趙文華排死本遂以大學士掌吏部事嘉靖三十五年三月本請考察兩京九卿長二府等衙門堂官及總督巡撫巡按凡劾去大臣之賢者十餘人如葛守禮之類（呂本考察廷臣分爲三等以吳鵬許論趙文華嚴世蕃董份等爲一等留用鄢懋卿楊順等爲二等亦留用葛守禮等爲三等罷去原疏俱存可考）又考察科道官罷黜降調黃謙李汝孜等三十八人御史留用者仍各杖四十是時嚴嵩子世蕃專恣貪婪政以賄成趙文華一出江南之公私匱竭刑賞倒置由是士論惡此三人已甚嵩慮有他故欲鉏排異己以懾衆志本毅然承其指授亦借以行其私凡疎遠不附嚴氏及文華所不悅者一切屏去無遺公論爲之不平已上詳載實錄及各官書冊應奪諡

禮部尚書范謙豐城人原諡文恪一生涂阿洩遝之狀言之令人羞澀晉掌邦禮脂韋卑鄙略無大臣風致如陳奏

其而誘之天行救直臣而獨及臺省已上詳載各官書冊應奪諡

溢美應改者一人

左都御史陳瓚獻縣人原諡簡肅張居正奪情時瓚方病委頓猶遣同列細扎休詈相公疏幸勿漏我名且云此係獻縣之陳切勿誤加常熟何維柏部之批其扎云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今不驗矣瓚歷官頗有清望然即此一事人心已死何論其他已上詳載各官書冊簡肅之諡溢美應改

應補者七人

兵部尚書伍文定松滋人崇尚節義善騎射知兵法議論慨慷初仕以事忤劉瑾逮詔獄瑾誅起官其守吉安也知宸濠必反預備軍需及濠反移檄遠近人情洶洶文定發卒迎王守仁至進曰此賊暴虐無道久失人心若號召各都邑義勇為進取圖賊不難破也日夜籌畫器械糗糧何日間皆具諸路官兵響應濠既出文定遂將前鋒破攻南昌濠師還救迎戰於王家渡文定立矢石中督戰炮火燎其鬚不動濟為火攻具一夕皆備黎明乘風舉火烟焰漲

（陽明全集其人可見）

天賊衆大潰遂擒濠他所豎建如擒宋豐巨寇賴招詩等四百餘人類有大過人者文定孤忠自信遇事敢為而不能與時為俯仰故功名甚著乃以齟齬終其身為志士所深惜已上詳載實錄及各官書冊應補諡

南京刑部侍郎吳悌金谿人初令宣城門無私謁按河洛伊藩以道友相呼悌正色卻之曰殿下天子貴戚非悌所敢友悌天子憲臣非殿下所得友伊藩知不可犯微戢其横一日同諸御史見大學士夏言言服宮錦諸御史艷之悌默然言問吳子心何在悌曰俟公衣事畢當以正務請

言與嚴嵩皆里人相繼秉政悌拂衣避炎二十餘年其莫遂舉曰與同志講象山主靜之學詹如也隆慶初起為太常三遷至少司寇所居僅避風雨居恆沉默坦蕩至語忠孝大節則凜不可奪論者稱為實踐之儒非溢美也已上詳載各官書冊應補諡

僉都御史魯穆天台人穆自少攻苦茹淡嘗大書座右曰得菜根百事可做比入官請托不行門遺俱絕為監察御史列上漢庶人不法狀僉事福建理冤濫懲貪墨摧豪強直介孤立行一意不可干以私少師楊榮在朝家人有犯

者㣲按治之如法桀特薦爲僉都御史㣲卒桀爲志其墓人以爲盛德之感㣲外嚴內恕決疑應變才氣雄敏歷內外臺凡三十餘年而執法不囘處如一日其沒也至不能斂公卿賻贈僅足棺衾已上詳載吾學編及各官書册應補謚

僉都御史楊繼宗陽城人有大節持風裁知嘉興府擕一蒼頭署中蕭然如旅舍興學勸士憫農賑災夙夜不懈清軍孔御史杖殺人繼宗撤道衙孔御史酷撻人至死者告府孔臨行欲許繼宗㧞𨦟入其衙繼宗遂引入臥內几上

惟圖書數卷床頭惟一衣篋且不封識復啓示之孔愧服而去內臣往來止與菱藕曆日內臣索金錢或好布絹繼宗出牒取庫金錢入價曰布絹金錢在也幸與印劵附案他日磨勘內臣咋舌不敢受在嘉興廉聲正氣滿天下藩臬御史皆憚敬之比陞浙江按察使貪墨吏望風丞避鎮守內臣橫甚日索供萬錢一符下杭立革去後巡撫順天求平戚官庄田占民者盡奪還民繼宗好善惡惡出於天性然能改過即不深究居官三十餘年所至民懷父母吏畏神明忠孝諒直光明俊偉雖庸人孺子皆知其名已上

詳載吾學編及各官書册應補謚

石城所吏目鄒智合州人智少貧掃樹葉讀書二十領解巴蜀其志已自遠大入讀中秘星變應詔陳言劾萬安劉吉尹直薦王恕王竑彭韶力詆宦官不報令御史湯鼐直言獲罪獄智者自宜名其中下詔獄身無二木僅餘殘喘所對獄詞俱侃侃正論神氣自若當事恨之坐妖言律死刑部侍郎彭韶獨不肯獲貶石城吏目辭朝詩有但願太平無一事孤臣萬死更何悲之句毅然就道衣結履穿幾不能存親戚餽遺堅却不受至石城甫兩月廢政悉舉卒

年二十六說者謂人臣以王道爲心生靈爲念自宋儒歿後如鄒汝愚者殆不多見已上詳載吾學編及各官書册應破格補謚

五官監候楊源豐城人源直臣御史楊瑄子也任五官監候精於占候每見象緯異常則憂形於色必據實具奏無所諱正德元年七月上疏言占候得大角及心中星動搖天旋天機天權星不明乞遠遊獵罷弓馬嚴號令毋輕出入除府內侍寵倖親元老大臣日侍講席疏下禮部議覆上疏言十月二十六日占候得連日霾霧交作爲衆邪之

氣陰冒乎陽臣欺其君小人擅權為下叛上引譬甚力劉瑾怒矯旨杖三十源又疏言自正德二年來一向占候得火星入太微垣帝座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乞帝思忠預（此即逆瑾之應）防瑾又大怒罵源爾何官亦為忠臣乎矯旨又杖二十謫戍肅州行至懷慶卒於河陽驛其妻斬蘆覆尸葬之精忠（要紀）勁氣百折不回已上詳載實錄吾學編及各官書冊應破格補謚

吏部尚書陳有年餘姚人粹白端清蓋出天性巡撫江右正當戊子己丑之荒力賑饑黎通省全活何止數十萬衆晉位冢宰以用賢報國為任門無私謁權貴請托不行不可則止行李蕭然歸田後至無宅可棲人稱其介與嚴清比濯濯在風塵之外已上詳載各官書冊應補謚

考索精詳議論確核不揜惡不溢美千秋萬世之公義也

請謚宋臣文天祥謝枋得疏

韓　雍

竊見宋丞相少保信國公文天祥弱冠狀元立朝謇諤臨危拜相許國不疑志專恢復屢折挫而不移心切匡時歷艱危而不變既而國亾被執縶獄累年誘之以大用而不從脅之以刀鋸而不屈卒之南向再拜殺身成仁收三百年養士之功立千萬載為臣之極有指南錄以著其忠愛有集杜詩以寄其憂傷其精忠大節與日月爭光與天地悠久誠足以正人心而扶世道也及宋禮部侍郎謝枋得登科對策力詆權奸登策漕司極攻時政受任於遺去（？）之後抗敵於兵罷民散之餘力已盡而不支志行為而不果後元臣程文海等交章累薦恥仕二姓懇辭不屈忿政魏天祐強逼北行誓死不食終於燕京著為文章高邁奇絕發明道學羽翼聖經其清論無愧於先賢有功於後學文天祥江西廬陵縣人謝枋得江西上饒縣人二賢殁後贈謚未加子孫有在錄用未及及順天府府學之西有文天祥祠堂塑像尚具儒者衣未復丞相冠服皆為缺典臣竊惟百夷叔齊死於殷周之際至宋而追封之諸葛亮顏眞卿忠於漢唐之時至元而加封之古之君天下者

若茲所行蓋有所見而非苟焉無益之舉也如蒙准言乞
勅禮部翰林院儒臣會同考議並加文天祥謝枋得贈謚
取其子孫量才錄用幷將順天府學之西文天祥祠堂塑
像改塑丞相冠服行令有司仍各春秋祭祀庶使天下之
人知爲臣而能死忠死節者雖百世之後亦得暴白顯揚
垂休後嗣以增志士仁人之氣以阻亂臣賊子之心其於
綱常誠非小補

激昂磊落有功名教之言

講學疏　鄒元標

都察院左都御史鄒元標疏臣以待盡之年日有家鄉之
思行裝已束待期而請偶聞聖嗣將誕大小臣工咸望聖
皇有子臣受不次之恩不隨班行懽欣祝頌豈臣子之情
臣所以眷戀遲回者以此本月十四夜接兵科都給事中
朱童蒙一疏爲憲臣議開講學之壇國家恐啓門戶之漸
欲臣等安心本分愛惜精神以東林爲戒以法度風俗進
賢退不肖等語屬望臣等恩深哉科臣乎臣有味乎其言
之矣先正云本分之外不加毫末人生聞道始知本分內
事不聞道則所謂本分者未知果是本分焉否也天下治
亂係於人心人心邪正係於學術法度風俗刑清罰省進
賢退不肖舍明學則其道無由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
無偏王道平平臣等所講習討論者惟是錯反側以歸正
直會有極以歸皇極若分門別戶則名教所不載也湛湛
晴空鳶自飛魚自躍天自高地自下總皆造化生機浩浩
長安大成大小成小德可成才可達盡是皇上大澤無一
物不備亦無一事可少琳宮會館開目如林鴃語新聲拂
耳如雷豈獨礙此嘐嘐則古昔談先王之儒紳耶豈獨多

此海內衣冠萃止之壇坫耶臣嘗逖思千古自吾夫子振
鐸東魯孟軻氏繼之唐韓愈謂軻之死不得其傳所謂不
傳者必有指歸至宋而諸儒僉起我明益光大有耀臣等
方欲為孔孟求衣鉢之傳童蒙獨不思為東魯延箕裘之
緒乎臣志學非自今日始也臣弱冠幸舉孝廉從諸長者
（用釋家語似欠斟酌）
遊一登講堂此心戚戚既謝計偕獨處深山者三年嗣入
夜郎凡坐深箐者六年浮沉南北棲遲門讞又三十餘年
賴有此學死生患難未嘗隕志所藉朝夕切劘者無論他
省即東魯則孟秋朱弘謨王汝訓其師友也記得隆慶丁

卯戊辰間徐階當國集諸部臣千餘人手書識仁定性二
書與諸士人商度今未嘗以是少徐階相業神宗朝癸未
乙酉丙戌間臣等亦每集於演象所月有講會時執政諸
臣亦嘗過而問焉後生不知今元輔所知也若只以臣等
講學惟宜放棄斥逐之日以此澆其磊塊消其抑鬱無聊
之氣則如切如磋者道學一語端為濟窮救苦良方非盡
性至命妙劑亦視斯道太輕視諸林下臣太淺矣人生墮
地高者自訓詁帖括外別無功課卑者自青紫榮名外別
無意趣惡聞講學者實繁有徒蓋不知不聞道所值極人

臣勛勒旂常了不得本分事生是虛生死是虛死朽骨青
山黃鳥數聲不知天與昭昭者飄泊何所此臣所以束髮
至老不敢退墮自甘者也臣又有言焉前二十年東林諸
臣有文有行九原已往惟是在昔剃貫自岐意見一唱衆
和幾付清流懲前覆轍不在臣等臣心在先天化日之下
剖藩籬垣墻之界鬪童蒙之言惟自鞭自策更復何疑臣
又思詩云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
聽之終和且平古人求友必有鸎鳴相合臣等求友未得
和平之韻先來同類之疑願罷臣以為倡學者之戒臣歸

為順則之民足矣願陛下經筵日講為諸臣先無以臣等
阻千百世共學之心也

鐵骨稜稜有壁立萬仞之概而心此道者當從是參之

世界已淸而方隅未化邪氛已息而正氣未伸疏

倪元璐

臣聞持世不平則陰陽之戰起論人失實則舉措之道乖頃者宗社之靈篤生我皇上生知而濟以學問乾健而妙乎從容大奸霆驅蔽獻飈發天如再闢人若更生生平以堯舜爲極軌今乃知有過之者臣非敢爲佞也臣又仰窺聖人無我深嫌門戶之名巽命重新勤以人才爲念純王之心較然天下矣然而皇衷自者其公虛廷議猶存乎我見臣竊惑焉臣以典試復命入都從邸抄見諸章奏凡攻

崔魏者必引東林爲並案一則曰邪黨再則曰邪黨何說乎以東林諸臣爲邪人黨人將復以何名加諸崔魏之輩崔魏而旣邪黨矣向之首劾忠賢參題呈秀者又邪黨乎（落句着健）哉以臣虛中之言合之事後之論（論持平允）夫東林則亦天下之材藪也其所宗主者大都稟淸挺之標而或繩人過刻樹高明之幟而或持論太深謂之非中行則可謂之非狂狷不可也其所引援爲用者亦須多氣魄之儔才幹之傑其間卽不無匪類要可指數而盡耳而其中則又有泊然無營脩乎自遠謝華膴其若脫付黜陟於不聞而徒以聲氣心

期遙相推奬此其人尤所謂淡漠寧靜純乎君子者也今而曰邪黨則無不邪黨者矣且天下之議論寧涉假借而（假借矯激）必不可不歸於名義士人之行已寧存矯激而必不可不（亦豈士君子所宜第爲有激之言可耳）準諸廉隅自後之君子以假借矯激深咎前人於是乎彪虎之徒公然起而背畔名義毀裂廉隅矣於是乎連篇頌德匝地生祠矣夫頌德不已必將勸進生祠不已必且呼嵩而人猶寬之曰無可奈何不得不然耳嗟乎充一無可奈何不得不然之心又將何所不至哉然而今之議者能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已甚之論苛責吾徒亦

所謂背也以今大獄之後湯火僅存如西江西秦三吳三楚之間什九名賢多半豪傑黍之理數決無沉埋況奉恩綸屢俾酌用而近者任事諸臣似猶以道學封疆四字持爲鐵案雖或薄從湔祓未肯力引同升夫原諸臣之心或亦深防報復之事而臣以爲此過計也水落石出正人相見總爲崔魏之異己卽可化牛李爲同心況乎年來之借東林以媚崔魏者其人自敗卽不需東林報復若其不附崔魏又能攻而去之者其人旣已喬嶽矣雖百東林烏能報復之哉事理甚明疑者不悟臣所謂方隅未化者此也

臣又從邸抄伏讀聖旨有韓爌淸忠百執所鑒知之論深仰天聰曠然知人則哲如此而近閣廷臣之議殊有異同可爲大怪爌之相業光偉他不具論即如紅丸議起衆國沸騰維時與事大臣僉皆蓄縮閔默而爌獨侃侃條揭明其不然夫孫愼行君子也爌且不附況他人乎逆權奸表裏逆焰大張爌以申救抵觸岸然投劾讀其陛辭三疏字字秋霜一時以爲寇準復生趙鼎再出而今推轂不及黜灼横加則徒以其票擬熊廷弼一事耳夫廷弼固自當誅在爌不爲無説封疆失事屢有徒而當時之議乃欲

獨殺一廷弼豈平論哉此爌之所以閣筆也然究竟廷弼不死於封疆而死於局面不死於法吏而死於奸黨則又不可謂後之人能殺廷弼而爌獨不能殺之也又如詞臣文震孟正學強骨有古大臣之器其鄉人之月旦比於陳實王烈三月居官昌言獲罪人又以方之羅倫舒芬與臣同年同官儕輩憚其方嚴不敢以雁行相畜而當其去國飄然聳身天際臣等自覰則猶糞土也有人於此雅謂千秋而今起用之旨再下謬悠之談不已甚有加之竊盜之名者豈以其數十年前有其兄文從龍不遝之事乎夫人

知有從龍之不遝以爲之兄而不知有文徵明之特行文彰之至德以爲之祖父且賢愚相越舜象已然世不聞柳下惠膺盜跖之誅司馬牛受向魋之罰震孟何罪遭此嫌疑將無門戶二字不可重提聊用更端以相遮抑乎臣所謂正氣未伸者此也總之臣之論東林不主調停而主別白臣之論韓爌文震孟不爭二臣之用舍而爭一時之是非伏乞皇上以臣此説申諭諸臣凡於持局用人之際雖不可無薰蕕區別之法但不當存彼我芥蒂之心要本公虛以消偏黨其韓爌雖延推未與而早受鑒知之旨何難

特命召還文震孟雖俞旨已頒而旣來不簡之言尚冀溫文獎雪於以破方隅而伸正直之氣道無出此者矣抑臣又思故憲臣鄒元標業蒙明旨優䘏矣而易名之典似當一併舉行元標之理學宗王文成而鯁直類海忠介宜令該部於二臣之間取衷二字以旌儒碩至於海內講學書院凡經逆璫矯旨折毀者併宜令葺復如故蓋書院生祠相爲貞勝生祠毀書院豈不當復哉臣草疏畢又竊念部臣王守履以進言之急而犯失儀之條皇上概納其言而薄鐫其級仰見皇上造就人才之心甚曲而厚也然時經

三月、懲創已深、履端更新、萬彙共躍、倘蒙矜宥、復名原官、
則聖度極於如天、而朝儀亦因之愈肅矣、
烈皇既誅逆奄、列其從逆者、命宰臣司寇定爲逆案、其
爭妍妬寵如崔呈秀者無論矣、陰謀孜計、豫爲敗着之
險人方欲捲土重來、蓋藏甚密、次輔機山錢公從票擬
中爲之點破云、以望氣占風之面目、誇發奸擿伏之封
章、蓋指楊維垣賈繼春等而爲言也、逆黨恨甚、刺臂而
盟、思以奇計中之、於是道學封疆之訟起、而烈皇意中
隱隱疑東林之敗類矣、北亂一出[illegible]
不足以支大厦甚矣、小人之爲禍烈也

微臣平心入告臺臣我見未除疏　倪元璐

頃臣不揣冒陳世界已清一疏、原爲臺臣楊維垣而
發也、臣竊讀維垣入告諸疏、深詆其不能仰副聖心、若與
皇上相反然者、蓋皇上之論、一則曰分別門戶、已非治徵、
一則曰化異爲同、一則曰天下爲公、而維垣之言、則曰孫
黨趙黨熊黨周黨、皇上之於韓爌文震孟、曰清忠有執、曰
已着起用、而維垣於爌震孟、曰非賢、曰不簡、是皇上之於
方隅無所不化、而維垣之於方隅實有未化、皇上之於正
氣無所不伸、而維垣之於正氣實有未伸、皇上事事公虛
而維垣言言我見、據維垣折臣、盛稱東林、蓋以東林之尊
李三才而護熊廷弼也、然亦知東林中有首參魏忠賢二
十四罪之楊漣、及提問崔呈秀、欲追贓擬戍之高攀龍乎、
且當時之議、其於三才也、特推其揮霍之畧、而未嘗不指
之爲貪、於廷弼也、特未即西市之誅、而未嘗不坐之以辟、
則猶未爲失論失刑也、若以今日之事言之、以魏忠賢之
窮極兇惡、積贓無算、而維垣猶且尊稱之曰廠臣公、廠臣（是何肺肝是何面目）
不愛錢、廠臣爲國爲民、而何況三才、以五虎五彪之交結
近侍、律當處斬、法司奉有嚴綸、初擬止於削奪、豈不亦如

逐段按駁

驕兒護之而維垣不問駁正又何尤於昔人之護廷弼者乎而以臣爲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折臣盛稱韓爌夫合爌昭然抵觸逆璫及抗疏嬰禍之蹟而加以說情罔利莫須有之言已爲非定論矣即如廷弼一事爌特票免一梟未嘗赦而欲用之也至廷弼行賄之說自是逆黨借此爲楊左諸人追贓地耳逆璫初擬用移宮一案殺楊左諸人及獄上而以爲難於坐贓於是再傳覆訊改爲封疆之案派贓妄比此天下共知者維垣奈何尚守是說乎至不附紅丸與孫慎行君子之說臣言原非才循蓋慎行清望較與

王之寀不同議雖刻深亦不失春秋書趙盾之法使後之人加慎焉斯可耳夫董狐不爲貰盾趙盾亦未嘗貶賢而以臣爲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折臣盛稱文震孟夫震孟臣不更論即如王紀清正著稱臣不知其與寃死之周朝瑞寃戍之惠世楊蹤跡何如而但知紀以參沈㴶忤逆璫而譴斥震孟則以薦王紀而降削蓋均之得罪於逆璫者也以破帽策驢傲蟒玉馳驛此說何可全非夫刑賞出於朝廷而榮辱因之若王紀之時已半是忠賢之刑賞矣維垣試觀數年來破帽策驢之輩較之超階躐級之儔誰爲榮

此論不是

辱不特此也宮保蟒玉之劉詔何如桎梏械繫之耿如杞自此義不明於是乎畏破帽策驢者遂相率而爲頌德生祠而希蟒玉馳驛者遂呼父呼九千歲而不顧可勝歎哉至於批照告公祖之蕩與人盡能辨之蓋當朱童蒙官與時偶一犯斃獄而其妻貧不能斂乞丐里中震孟從衆題助二金事止此耳有何把持放肆而以臣爲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折臣盛稱鄒元標夫元標之爲兩截人者以其前半峭直後半寬和耳若訴之爲要錢多藏則又是廠臣不愛錢之轉語臣雖斬首穴胸不敢奉命也故謂都門聚講

非宜則可謂元標講學有他腸必不可謂聚講之徒不盡端人則可謂聚講之念盡出邪謀必不可且當日逆璫之所以驅逐講學諸人而拆毀書院者其意正欲以箝學士大夫之口而恣其無所不爲之心自元標以僞學見驅而逆黨遂以眞儒自命學宮之席儼然抗宣聖爲平交使講學諸人而在豈遂至此哉若臣易名之議擬人以倫王文成武以濟文而元標匡擴之能或遜海忠介介而微隘而元標寬大之度更優此爲定論而以臣爲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極力洗發臣矯激假借四字夫臣之此言正爲人之

詆眞狂狷爲假名義者發也當崔魏之世人皆任眞率性
爲頌德生祠使有一人矯激假借而不頌不祠豈不猶賴
此人哉而非謂臣之有取於假及東林賢者之於名義盡
假也東林已故及被難諸賢自鄒元標王紀高攀龍楊漣
之外又如顧憲成馮從吾陳大綬周順昌魏大中周起元
周宗建等之爲眞理學眞氣節眞清操眞吏治成進如趙
南星之眞骨力眞擔當其餘被廢諸臣臣不敢疏名以冒
薦舉之跡而其間之爲眞名賢眞豪傑者多有其人凡茲
存沒不同僉以眞著豈有所矯激假借而然哉維垣認臣

抑揚之詞爲一成之論而曰臣大謬臣益不受也乃若維
垣之持論臣心所未安者有三維垣以爲眞小人待其貫
未安者一
滿可攻而去之而臣以爲非計也必待小人之貫滿而已
不知壞天下多少世界殺天下多少正人雖攻而去之不
亦晚乎即如崔魏之滿貫久矣使不遇聖明御極亦誰有
能攻而去之者乎維垣到底以無可奈何之時爲頌德生
未安者二
祠解嘲而臣以爲非訓也假令崔呈秀一人舞蹈稱臣於
逆璫其餘諸臣便亦以爲不可異同而舞蹈稱臣乎又令
逆璫以兵劫諸臣使從叛逆而諸臣便亦畏而從之以爲

適值無可奈何之時乎維垣又言今日之忠直不當以崔
魏爲對案而臣謂正當以崔魏爲對案也夫人意見不同
未安者三
議論偶異總不足以定貞邪如宋臣蘇軾之與程頤交詆
爲邪而兩人僉自千古我朝大禮之爭論者亦兩賢之而
惟至品節大閑一失遂分霄壤夫品節試之於崔魏而定
矣故有東林之人爲崔魏所惡恨其抵觸畏其才望而必
欲殺之逐之者此正人也有攻東林之人雖爲崔魏之所
借而勁節不阿或逐或遠者此亦正人也以崔魏定邪正
譬之明鏡別妍媸維垣不取案於此而別爲中途溫解之

喻將無不東不西半補半下之間又即維垣所稱鄉愿之
局乎至云東林二字不當復言臣深服維垣無我然請維
垣胸中亦不存四黨之見臣亦絕口不復標東林之目矣總
之東林之取憎於逆黨獨深受禍獨酷在今日總當曲原
其高明之概不當毛舉其纖寸之瑕而揭揭焉徒予逆璫
以首功反代逆璫而分謗斯亦爲不善立論者矣人才不
可不惜我見不可不除衆鬱不可不宣群議不可不集堯
舜之主必不可負英雄之績必不可緊忠告善道之言必
不可指爲生心害政之說願維垣之熟計之也若臣鄉中

之賢者亮節平心臣雖未嘗與謀度其不以爲謬而幺麽胡煥猷臣何至習其唾餘哉然而下士一言偶合亦豈必盡廢而反之古人有師馬師蟻者惟是魏忠賢之餘論崔呈秀之故智則必不可奉以爲經守之不失耳

逆黨遺奸有靦面目只平心參駁因德昭然不必磔鼠張湯已是照妖秦鏡○趙盾弑君之說當以歐陽子爲正趙穿下手者也趙盾主謀者也此與司馬昭成濟相似而曰未嘗貶賢可乎貽誤經學不可不辨

明文遠卷四十一

前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西昌羅景渤亦濂同選　受業羅仰錡慎調參閱

奏疏二十八　財用

請求財用疏　少核例錢法積穀爲三大柱然論兵亦詳　靳學顏

臣論今日耗天下之計者天下之兵也而邊兵不可以言耗即以山西論之以八百里之邊而守以不滿五萬之卒無時不言修無處不言守無歲不罹敵患也即一意主戰或可言冗然山川之計在守不在戰雖城操老弱之軍無不從事於修築之役者若以其不任戰而汰之則任戰者不多而修築者無賴焉即如灰溝一營今招軍十年矣尚不滿其半也故他鎮兵或患冗山西兵患少至於山西軍數原不及數而軍士有逃亡馬匹有倒失故以不及數之數而餉不滿額之兵若歲無災傷而年例應時早給則僅僅克足若軍滿其額則糧不盈筭矣且民力有限譬如血脈一有鍼砭之漏便成全體之病今養兵之費旣不貲已則自兵以外但一力節省而已夫以徭役夫馬供給交際文移迎送之類皆不必言至於詞訟一節今世方目之爲

生財之一術而不知此其爲耗民之一孔也臣巡撫衙門自數年前限解贓罰銀兩因攬受多詞臣愚以爲一省獄情有巡按臬司守巡主持於上有郡縣有司分決於下民之寃抑者解矣若巡撫又加多事則官司紙贖一兩之入

洞悉民隱

民間有十數百兩之費不啻也贓罰所得能幾何哉臣今所受詞惟關軍情邊事地方利獘其餘民間齒牙之競一切不行凡事關兩院者臣即於批詳中委曲數語以省異同之擾故臣巡撫贓罰從此免解可也臣於理財中單提詞訟爲言者以民間之詞訟正如有國家者之用兵開

釁端此罷而彼不肯休心欲惜財而勢不由已此亦最相同也今山西無礦可開無鐵可鑄以鹽法則盡通矣以屯田則盡闢矣以耕作則盡力矣而財用之詘乏日甚臣謂除節省外無策焉然該部責臣等以言者蓋不止爲山西計爲天下計也臣請陳其迂誕之說臣惟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夫殷之所鑒者夏周之所鑒者殷則今之所鑒者宋也宋自太祖立國懲唐藩鎮遂欲盡去天下之兵故於京師置禁軍十萬而天下諸路總之亦不過十萬日以京師十萬而制一路有餘力焉當時曹彬潘美等所將以下江南平漢伐蜀滅越皆禁軍也乃一再傳而西備寧夏北備邊城慶曆以來招募漸多至八九十萬治平以後又增十五六萬至熙寧以後又有逃海之備而兵益不勝紀矣彼時財用不言詘乏故使人得以扇其豐亨豫大之說是宋之患不在乎理財以困民而坐夫馭兵之無策不獨其馭兵之無策也而坐夫上下之苟安不獨其上下

深中宋病

之苟安也而坐夫國是之不定夫天下之患莫大乎上下之苟安也而宋恃之彼其元昊請和則舉朝稱賀敵人哆盟則邊防解撤彼計日密我圖日疎而不悟也莫大乎國

是之不定也而宋人忽之彼其世方無事言官請繕洛陽則目爲迂談兵及近郊廷臣言和言戰則終日不決大計如此小者可知而不悟也議者歸咎於王安石之理財夫敵強則增兵兵增則食益欲不言利得乎而宋計又如此即無安石未有能振之期也我朝自成祖北征至於南望北斗東盡西極亦有諸險其始沿邊一帶置兵不過四十萬人此後外敵日滋叛服日衆至今增兵益戍稍倍於前初不若宋人之十倍其初也輿圖廣遠二百年來無彈丸黑子之虧初不若宋之疆宇廹蹙也客兵雖增主兵多缺

初不若宋人軍餉之外又有歲幣輸鄰納錢賂敵也然而自嘉靖年間帥言詘乏歲歲講求而卒無一效何哉臣亦反覆思之而不得其說於是乃以臆揆之曰宋人雖增新兵而天下原無養兵之費我朝海內皆兵民處其七以供舊軍之餉而新軍一切仰給太倉是舊軍之餉不減而新軍之餉日增其費一也前代惟周有豐鎬漢置南都率有其名而無其實我朝兩都之設建官立衛稱兩京焉坐食公帑其費二也宋人宗室亦有王公之號而親疎繁然或通名仕版或散處民間我朝分封列爵強支固本不農不

仕啖民膏脂其費三也夫此三費者天下之大費也昔前代所無而我朝爲獨盛焉又駸駸乎日增也賦斂安得不日急儲蓄安得不日匱哉今之計宗室者形之章奏亦屢以煩而見之施爲則病其窒或中有機括此在樞軸之臣必有達於權而通其變者非臣愚所能竟其說焉至於留都官曹備設軍衛林立是否聖祖垂統列聖貽謀初意此（撤去兩條專論兵事）在館閣之臣討論綜覈必有得其詳而言其故者非臣愚所得預其意焉臣愚惟有見於耗天下之財者在兵故敢陳兵說以俟司計者擇焉夫天下之兵有四曰邊兵曰京

兵曰留都之兵曰腹內衛所之兵此四兵者坐食則同而緩急之用異焉又其目有五曰見伍曰召募曰徵調曰清勾曰克發此五目者尺籍則同而名實之歸異焉然四兵之中邊兵爲急何也強敵日臨所以外捍而內恃之者非邊兵而誰乎京兵則居重馭輕彈壓四方爾故次之至於留都腹內之兵除駕運差撥京班做工之外無尉施矣五目之中召募見伍爲實何也應急濟事所與角強勁而當矢石者非召募而誰乎根生土著所與長子孫而充營伍者非見伍而誰乎徵調則虛彼實此但資擺守爾故目次

之至於清勾克發按册則可觀責實則難必無益兵數而專取擾民矣夫惟邊兵爲急而邊兵之中又惟見伍召募爲實所謂新增仰給太倉者正此輩也今爲計者曰欲言理財先裁冗食夫邊鎮自大小頭目以及督撫之臣其見任在職者彼或爲身謀或爲利計姑無敢爲其說試使曾見任在職而今罷去者令之熟計而獻之曰某所居鎮兵誠多可損也食誠冗可裁也如是而損其數裁其食何不可之有然而臣知彼不敢爲是說也其敢爲是說者必其人未嘗居是地者也誠使爲計者知緩急之用也而酌量

於損益之間以綴之損而益之急如免班軍之役而徵價以解邊非一計乎知名實之與歸也而通融於因革之際先其實而後其名如省充發之解而量其等以折贖非一計乎夫所貴乎兵者不謂其習號令閑技擊月走演場而已謂其衝鋒對敵旗鼓相當乃兵之實猶之醫也不謂其明素難究岐黃議論風生而已謂其臨榻對症起死回生乃醫之實也今敵視邊兵易與耳然邊兵則猶有戰時而以殺人爲樂盜馬斬級之事接踵見焉不獨邊兵雖邊民亦有奮死而一躍者何者彼固習之而數嘗之雖瀕死尚

冀一生若他兵則不能爾是以邊兵則易腹兵腹兵則易京兵京兵則易南兵謂其終世皆不嘗寇皆不足恃也臣嘗有驗於此請試言之臣每見海內但有山賊竊發之處多不動用官軍非陰醫雜職則承貳判簿以爲之將非鄉夫里保則義勇快壯以爲之兵在北則有鹽礦徒毛葫蘆角腦之借在南則有狼兵土官之借觀正德辛未壬申之間劉賊起霸州無幾豎子耳衆中原之衛所而不能當至不免於邊軍之調是以有鄖山之捷嘉靖中年倭寇發海上五十餘人耳轉掠十餘府至於應天門外而四十八衛

者無一人出攖其鋒卒見誅於淮揚民兵之手是以有振武營之設己巳之役腹內衛所尚實也而卒無一至此因年遠莫大之驗也鄖陽有行都司漢中有衛所近日亦何憚而不能圖乃往返數千里外調邊鎮之兵以臨之此又么麼目前之驗也臣所言者非謂盡去腹內之兵謂既名以兵當責以實當試以戰欲試以戰當限以輪番戍守之法彼其或遠而不可使或弱而不願戍則優其身以自便而移其食以解邊有事則按籍而徵之而餼餉一出於官無事則任其自便而耕商無異於民要之無事時多有事

時少也而名籍屯牧任居部署固在也人有恒言軍強民弱謂夫正屯之外又兼餘地餘地之外又買民田差役不能干有司不得制比夫民之輸筋脊竭僮僕終歲而辦官捐親戚去墓墳隨地而占籍者相什百也臣又見庚戌以來山東河南江北等處有檄皆創募義勇餘者臣不知在山東者臣略知之山東義勇蓋六千人其始一名徵銀八十兩而民不堪命今漸減至二十餘兩民猶以爲病也而國又無賴焉此遂去闕門之計今皆不敢言去臣愚以爲既不敢言去試六千人者分爲二班責其馬之半而歸其

値於官以其半而給三千人三千人者歲一上班其下班
三千人者每名於貼戶下徵銀三之二貯庫而優免其身
以自便遇有徵發計日而與之銀其上班者來歲亦復下
班而交其馬於上班之人三年無事則計其所貯以一年
者酉補不測以二年者解輸於邊其河南江北等處亦復
如是其於邊餉又一計也臣又見天下腹裏民壯原非祖
宗舊制亦自己巳以後始今不過充游手勾攝之差官府
掃除之役無事時多有事時少亦終歲無戰鬭之事者臣
請亦如義勇分班之例其於邊餉又一計也故曰臣非欲
盡去腹內之兵以此兵二百年來而未嘗見敵如邊兵之
一年及偶一見敵而徃驗又章灼如此今乃與不可一日
緩之邊兵同一坐食焉孔子嘗言不得已而去兵今當去
何兵不得已去食今當去何兵之食今日固不得已之時
也司權度者可容忽焉一不致祓哉或曰懲噎廢食不可
夫是其食雖日一遇噎不可恃以為療饑之資也若乃京
兵臣言其大者非謂京兵虛設無謂冗無益也謂京兵依
託輦轂涵育太平比夫邊兵之日臨鋒鏑濱危亡者有間
也若乃求其食則京兵視邊兵乃以心視督主臨僕焉為

繫甚重今乃懐生顧養銷軟積弱為邊兵所易也奈何望
其控制四方以懾寇心威四海者哉臣愚以為徵京兵強
亦宜試以戰欲試以戰亦宜實以輪番戍守之法夫京師
去宣府薊鎮纔數百里耳以京營九萬之卒歲以一萬而
戍二鎮是九年而一戍於京卒未為苦也不數年而戍編
而京卒之怯亦與邊兵同其勁矣又以畿輔之卒與京戍
之卒其部伍號令月糧犒賞亦與京卒同焉不數年而畿
輔之卒皆親軍之兵矣夫出京卒以戍薊鎮則延因之費
可省出京卒以戍宣府則宣府之勢益強宣府之勢益強
而大同之氣自倍敵人雖衆即敢扣巉巖而搖根本則畏
宣大以全力而制其後京卒之勁當其前而仰攻深入之
事鮮矣臣所謂耗天下之財者在兵在京與邊稱當倍其
數而責其實何敢言耗也乃在腹內諸都微調清勾充發
之兵則緩急名實居然指掌之間而通融斟酌斯其時矣
適今不為臣見夫內外俞耗三費交加而區區於今日能
一役明日裁一員洩之以尾閭而益之以吠澮也何益於
計哉臣又見近世之言理財者曰財無從生也惟有節費
而已臣愚以前代生財之法較之今日尚缺一大政焉臣

舉此一大政何謂其無從生哉而錢法是已臣聞人之所由生衣食爲大王者利用厚生必先乎此此出於天時地利人力相得而共成三才之用者也有此三才即有此布帛五穀增羃相乘有無相貿而非有水旱之災兵革之奪癘疫之妨以一歲之功而供一年之日用自周也今天下之民愁居懾處不勝其束濕之慘司計者日夜憂煩遑遑以匱乏爲慮者豈布帛五穀不足之謂哉謂銀兩不足耳夫銀者寒之不可衣饑之不可食又非衣食之所自出也不過貿遷以通衣食之用爾而銅錢亦貿遷以通用與銀

異質而同神者猶雲南不用錢而用海巴三者不同而致用則一焉今獨柰何用銀而廢錢惟時天下之用錢者曾不什一而錢法一政久矣其不舉矣錢益廢則銀益獨行銀獨行則豪右之藏益深而銀益貴銀貴則貨益賤而折色之辨益難而豪右者又乘其賤而收之時其貴而糶之銀之積在豪右者愈厚而銀之行於天下者愈少再踰數年臣不知其又何如也則錢法不行之故爾計者又欲開礦夫礦不可開開益無益也一禁而不可弛弛則亂也臣試根極錢說而司計者擇焉臣聞錢者泉也如水之行地

中不得一日廢者一日廢則有枯槁之虞從成周兩漢唐宋以來見之史籍一一可覩未有用銀廢錢如今日之甚者也而用錢之多鑄錢之盛者尤莫如宋故宋太祖欲積錢至五百萬而贖山後諸郡於遼靖康中趙良嗣奉使歲加稅銀一百萬於金其平時賂契丹寧夏也歲幣率有常額其外國亦用錢可知又宋之饒州處州江寧等處皆其鼓鑄之地今江南人家皆有發地得窖錢者則無南北皆用錢可知其餘書史所嘗言幾百萬無慮鉅萬累鉅萬之說率多以錢計臣亦不暇枚舉今去宋不遠故所用錢多

宋之物夫用錢則民生日豫鑄錢則國用益饒此裁成輔相之業惟人主得爲之故曰聖人之大寶曰位因位而制權因權而制用故又曰錢者權也人主操富貴之權以役使奔走乎天下故一代之興則制之一主之立則制之改元則制之軍國不足則制之此經國足用之一大政也柰何廢而不舉臣竊聞江南富室有積銀至數十萬兩者今皇上天府之積亦不過百萬兩以上若使銀獨行而錢遂廢焉是不過數十里富室之積足相擬矣皇上試一舉其權而振之則彼富室者智勇豪俊者將奔走於吾權之不

暇彼敢冒萬死而盜鑄吾一文者哉故曰權也權者立之乎無形而達之乎無窮用之則天下樂有求於我而有餘不用則日擾擾焉以求之於天下而不足爲驗甚明也且夫富貴其權一也皇上今出數寸之符移片紙之檄以匹夫而拜將相焉又能使同姓王異姓侯焉於公帑未有損也此馭貴之權若是乎其易也若乃今日與人以千金焉明日與人以萬金焉曾不踰年而太倉告匱矣夫何馭富之權若是乎其不侔與誠以有其權而不用與無權等爾昔漢文帝之寵鄧通也曰吾能富之賜以蜀山之銅而鄧

氏之錢滿天下夫鄧氏之錢滿天下則天下之貨卒於鄧氏明矣吳王濞擅鑄山之利而輒稱兵漢廷與之抗亦不過竊漢廷之權明矣夫以竊一日之權尚足以得民而抗漢況以萬乘而自振其權可勝用哉今之爲計者謂錢法之難有二一曰利不酬本所費多而所得鮮矣臣愚以爲此取效於旦夕計本利於出入盜民間之算非天府之算也夫天府之算以山海之産爲材以億兆之力爲工以修潔英達之士爲役果何本而何利哉此所謂本猶不免用銀之說爾臣所謂本蓋無形之權是已何則鑄錢之須一曰銅料一曰炭一曰轉致一曰人工夫此四者在民間計之銀一分而得錢四分誠十不酬五矣自臣愚計之皆可不用銀而取辦者誠將天下出産銅料之處賍軍徒以下之罪而定其贖以收銅於西山産煤之窯以法司有罪之人而准其罪以納炭其運銅則通水路者附以官民之舟如臨清帶甎之例通陸路者資以驛遞之力而給之官庫之錢其運炭則請出府庫見貯之錢或於京城或於近縣或於營軍如係官身則量給以工食如係民戶則平給以脚價如是而患無材與夫轉致之難臣不信也至於人工

取之見役而皆足則又不煩銀兩而可辦也臣不知工部及寶源局原額匠役若干見今坐食與否即以營軍九萬人論之抽用其一二千人足矣而謂妨訓練耶今京城之內鍛金刺綉聲技力作之徒與夫冀衙門而衣食者孰非營軍奚啻一二千也而未嘗患其妨凡此皆不用銀而可以成務固無本利之足較矣其或曰民不願行強之恐物情之沸騰也臣愚以爲歷代無不用之至稱爲錢神我先朝又用之祇見其利不聞其病正德嘉靖以前猶盛行之蓋五六百而值一兩今七八十歲人固多尚可一召而訊

也獨至於今屢言而屢廢甫行而輒輟焉何哉臣竊評之錢比鈔異於小民無不利也獨所不便者姦豪爾一曰盜不便一曰官爲姦獘不便一曰商賈持挾不便一曰豪家蓋藏不便此數不便者與小民無與也臣竊聞往時但一行錢法則輒張告示戒厰衛不先之於買菜之備則責之以荷擔之役愚而相煽既閉匿觀望之不免而姦豪右族依托城社者又從旁簧鼓之以濟其不便之私一日而下令二日而閉匿不三四日而中沮矣務大計者宜若是其易動哉臣聞施恩澤者自無告始行法令者自貴近始貴

惟貴近自朝廷始可也請自今以後追紙贖者除折穀外而責之以納錢上事例者除二分納銀外而一分以納錢存留戶口則兼收錢穀商稅課程則純用收錢此謂自朝廷始又因而賜予之費宗室之祿百官之俸則銀錢兼支又因而驛遞應付雇夫雇馬則惟錢是用又因而軍旅之餉則分其主客量其遠近或以代布花或以充折色此謂自貴近始矣此數者有出有入而民間無底滯之患誠以上下交會血脉流通故也輕斂輕散官府有餘積之藏誠以正賦之銀既以無減於常額而一切之費又取辦於一

權故也此權不可行之於天下以啟盜權之獘請於貨源局或西倉專設侍郎或仰用左右侍郎一員督於上以十三司員外或主事分理十三省事於下以列道各一員監之銅料工材各有攸掌各省斂散各照分司先之以區畫條議討定而行而又輕重適均無駭於俗仍以歷采以求稽錢兼之或上有施於下或下有納於上若之以必行之令遲之以歲月之效久之而本末兼利公私循環可以輟鼓鑄之勞而罷工作之便臣愚不揣竊謂千慮一得也昔我祖宗初制鈔時下令甚嚴有以金銀貨物交易者輒沒

給告者然不徒責之下也後又令各處稅糧課程贓罰俱准折收鈔則聖意淵微可測矣此固血脉流通之意所謂泉也而法以佐之所謂權也夫帝王以元氣爲橐籥以造化爲鑪錘而風行神運不言所利乃至與齊民賈豎算本利較銖錙臣愚非所望也臣又聞之邊鄙强固則遠人懷服中原又安則邊鄙傾嚮故中原者邊鄙之根本也百姓者中原之根本也衣食者百姓之根本也閭閻之細民有終世無銀而不能終歲無衣寧終歲無衣而不能終日無食今百司夙夜宰卿不遑者乃在銀而不在穀臣竊慮之

夫以國家建都於燕東極齊西盡秦南阻江淮衝要之區金甌之固此萬世不拔之業也而臣竊有慮焉何哉蓋以京師北據幽都更無郡縣而守在强敵雖有東齊西秦其形勢皆足以外中原而自固京師以南絕無名山大澤之限强藩與國之資皇上南面而臨之所恃以爲腹心股肱之重者惟河南山東江北及八府之人心耳此數處之人率驁悍而輕生易動而難戢游食而寡積者也一不如意則輕去其鄉一有所激則視死如歸臣間觀之熟矣八府遭歉則走山東山東遭歉則走江北江北又未已也匹夫作難

而千人嚮應往事蓋屢驗之然其弭之之計無他不過曰恤農以繫其家足食以繫其身聚其骨肉以繫其心而已今試移文於此數處者而覈其官倉之所藏每郡得穀十萬焉則司計者可安枕而無慮矣得三萬焉猶可以塞轉徙者之望設不滿萬焉真寒心哉臣竊意其不滿萬者多也即有水旱何所賴焉即有師旅之興何所給焉臣觀自古中原空虛未有如今日者也漢以前有敖倉隋以前有洛口倉唐有含嘉倉宋有常平倉皆隨在而貯不專京師今徐臨德州皆有官倉本爲寄囤至於存積幾何哉臣近日

有疏爲山西積穀荷蒙皇上通行各省臣非不知以用言爲慕而所慮者人意向不同或行之不力或施之無序輒以爲無益有損焉臣且不堪其任咎也臣前疏謂一曰官倉蓋發官銀以糴者此必甚豐乃可以舉一曰社倉蓋收民穀以充者此雖終歲皆可以行臣知中原空虛不但穀少而銀亦甚少其官倉一節今歲已不能舉又聞有災變則社倉一節今歲亦不能行但能以今歲始講求其條件加意於積儲即明歲舉而後歲效未晚也此二倉者社倉舉之甚易而效甚捷然非官府主持於上則其事終不能

成矣夫社倉即義倉也蓋始於漢耿壽昌而盛於隋長孫平唐藏胄之徒唐又最盛計天下積至數千萬以上及推其故唐義倉之開每歲自王公以下皆有入是以其積獨多臣所謂法令之行自貴近始也宋則准各民正稅之數於二十分而取其一以爲社蓋富者必田多田多則稅多稅多則社入多亦唐意也要之其出也則中歉賑極貧大歉賑中戶又大歉焉乃沾及於富室所謂恩澤之加自無告始也今之言官倉者今年曰庫無銀焉明年曰庫無銀焉如是除八分紙贖之外無幾耳言社倉者此曰官戶當

優免我也彼曰占役何科擾我也又相多者曰我不願賑於後亦不願出於今也如是不過貧民下戶之輸無幾耳是二法終不可行而中原之空虛如故也夫民之饑也必至於轉徙不已必至於盜盜必先諸官戶與夫殷富有力之家而此輩多不悟非官府主持而鼓舞之終究言耳臣○有治人無治法斂散之際也有○中司小民請下之各省以唐宋斂穀之法爲則而就上俗合人情而若○謂不便當○若之何歲候以適其變限明春以裹盡報各府已前見貯之數以品其虛盈於明年冬末通計一歲二倉新收之數驗其功能著而爲令歲歲修之在官倉者時其豐歉而斂散之利歸於官民有大饑則以賑之在民倉者時其豐歉而斂散之利歸於官雖官有大役亦不許借此藏富於民仰藏富於官皇上所爲南面而恃以無恐者其根本在此今之言計者不憂穀之不足而憂銀之不足夫銀實生亂穀實弭亂銀之不足而泉貨代之五穀不足則孰可以代者哉故曰明君不寶金玉而寶五穀伏惟聖明留意

核兵餉通錢法實倉廩非有奇謀秘計也然布帛菽粟之論可以坐言起行外此則桑孔輩頭會箕斂矣

財用詘乏懇乞聖明節省疏　劉體乾

臣惟近自外寇陸梁肆爲不逞陛下赫然震怒爰集義師奮然欲有以大舉而撻伐之顧一時國計所須往往告乏各該建議諸臣或欲徵歷年之欠戶或欲加數省之賦額無非以供億既繁調度莫繼遂爲是一切不得已之計始以紓困急佐經費也臣愚不知生財大計但聞之宋臣蘇軾有曰方今之計莫如豐財然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由軾之言觀之則今日之事不在於征斂之紛紛而革冗吏清冗費乃當今財理之第一義也臣不暇遠考臣嘗見原任禮部尚書霍韜之奏有曰我朝自成化五年武職已逾八萬矣合文職計之蓋已逾十萬矣此固韜之言也猶自成化五年以前者云爾也計至於今則歷年邊功之陞授勳貴之傳請不知其幾是武職又不止於八萬矣各衙門之添設大臣之恩蔭不知其幾是合文職又不止於十萬矣臣以是推之成化五年之吏視洪武初年之吏爲冗今之吏視成化五年之吏爲尤冗也遠而擬之宋制止三萬四千餘員唐制止一萬八千餘員漢制止七千五百餘員與唐虞之建官惟百夏

商之官倍用又奚啻倍蓰不但此也他如內官閹宦之收
入者漸廣未有底極錦衣衛官校之奏備選充者漸多未
有限制中書科等衙門之乞恩帶俸者漸濫未有區畫極
之禮部之譯字生鴻臚寺之通事序班光祿寺之廚役神
樂觀之樂舞生內而各監局之勇士匠人并寫字及以大
工陞除者其間狐媚獫獘遊撤不一蠅營狗竊罔利實多
臣不能悉舉蓋已萬萬於祖宗時矣是皆張口待哺以仰
給於陛下者也且如勇士匠人至賤者也勇士每月則有
月糧一石馬料豆九斗穀草三十束匠人每月則有月糧

一石直米三斗五升所費固已不貲至於一官則有與隸
廩祿之數所費又不止此也其所以糜爛其財賦者豈少
少者哉臣又思之土地猶夫祖宗之土地也戶口猶夫祖
宗之戶口也賦稅猶夫祖宗之賦稅也獨至於用度乃百
倍之是其所入者少所出者多譬之富室大家生理猶前
而賓客之養廝僕之費視前反侈則千金之產有不索然
而罄者哉此其竊國耗財之源所宜痛懲而亟罷之者也
不此之求乃於憔悴無聊之民而屑屑取盈焉此臣之所
未喻也臣愚伏望陛下勅下各該衙門除見今聽征官員

并在營軍士不查外其餘內外大小衙門一應冒濫食糧
及前項人數逐一查議何人應存何人應革扣筭定擬停
當備造文冊奏繳仍乞明詔務從簡約庶見為國節省之
意此臣之所謂革冗吏者一也臣近又查得光祿寺卿高
澄等題稱本寺所費錢糧自嘉靖元年至十五年積剩銀
不下七八十萬自嘉靖二十年以後本寺供應日增歲會
銀兩又多拖欠以致不足等情臣近又得本寺進御果品
等項原無額定臨期止憑內官小票數目支納及果品既
進小票隨出明日內官又復以昨日所進者賣與本寺行

流弊至此有司安得不罰

戶以備上納臣固知聖明節儉之德終始如一而所以有
前後多寡之異者固內官之滲漏乾沒於其間也蓋其經
制之初槩有品度而供應之際自難以稽察本寺諸臣不
敢問其眞偽不敢辯其是非而貪冒之徒得以自便而自
取矣臣不意堯舜在上變時惜費日有孜孜而若等之嗜
利行私其無所忌憚者一至於此也然此但自光祿寺一
處言之其他供應等衙門中間轉移侵盜尚有未易悉數
者臣嘗讀周禮見周公於凡王之羞膳酒漿之物次舍喪
服之用一一為之度數而又於歲終太宰以九式節用蓋

亦聖人防奸之微意也臣愚伏望陛下做成周之典勅下禮部將內外各該供應等衙門所用品物錢糧再三酌議如某衙門一日合用品物若干通計一年合用錢糧若干開具明白上請裁定著爲令典每遇年終仍選差科道一員逐一查盤奏繳以防冒破如此則豐約有正數取之者不得而妄取盈縮有定規供之者不得而妄供而糾察會計之事又得以行於其中則沉匿掩蔽之患自無所容而帑藏之貨賄將沛然其有餘矣此臣之所謂清冗費者一也

二冗既除則事之害財者去害財者既去豐財者自至而徵欠加賦之事可無講矣說者謂臣等所見或非拯溺救焚之策臣則謂二冗之除慮在奉行者之未得其人耳若果當事大臣真能仰承德意悉力奉行則所省當不下數十萬金朝焉在彼能省數十萬金之費暮焉在此即得數十萬金之蓄見效甚速爲力回易民既不擾國亦不乏也且月計不足歲計有餘一月既有數十萬金之蓄一歲當有數百萬金之蓄是所謂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如之何而不可行耶況今天下府州縣百姓資產蕩析邑里蕭條嗷嗷之情大非前日雖所在官

司意於督併然鉦楚不勝之際固不可謂全無欲辦之心而死亾不贍之餘亦難保其必有可完之理則亦徒掛簿書刑罰而已是節用愛人之道臣固不敢於此時謬爲迂濶之談而目前幹辦之圖臣亦不敢盡以爲得也（幹入一步議論精明）即使欠戶徵爲盡如諸臣之議而冗吏之聚而食之者如故冗費之侵而盜之者如故則亦無異乎世之所謂揚湯止沸者如薪不抽沸終不止揚之何益臣固知於托虛匱之之患無補也且此輩皆貪饕無厭之徒倖門既開必至淩躐未已將來之吏能無愈冗於今日者乎發釋未通必至泛濫無極將來之費能無愈冗於今日者乎而百姓之欠者從而益欠加者難以復加雖有百劉晏者出何以爲措手之地耶故臣敢謂冗吏既革冗費既清雖不徵欠戶不加賦額貧可使富也不革冗官不清冗費雖欠戶日徵賦額日加富可使貧也臣愚惓惓猶望陛下念時事之多艱憫民生之未遂（節）（省）一念斷在必行申飭各衙門當事大臣務要着實舉行毋得陰爲庇護躭延歲月曲示包容相惜顏面使此輩貪緣僥倖以圖苟免中間如有此等情弊及應革應清相干衙門人役敢有推調抗違并鼓動浮言陰爲

阻壞者許臣等科道訪知指實叅奏治罪仍俻諭京城内外諸司除係干緊要軍務其餘一切不急之需併從裁減如是則國豐而裕無功不成士飽而强有戰則克蠢彼小醜有之則爲舜之格有苗不但如漢文帝不有則爲殷之克鬼方不但如唐太宗進退伸縮無不在我業隆湯武功光祖宗顧不足以示天下垂後世也哉使失今不圖悔將無及臣恐敵人無歲而不入則邊備無歲而不嚴邊備無歲而不嚴則錢穀無歲而不發府庫已竭調度方殷根本已空而蠹耗不止如不幸而加之二三千之災或連年之

歉財已盡而計窮敵已至而力屈始有不能不重煩朝廷之憂者矣是豈容臣等靡靡悠悠拱默坐視之時乎臣是以不辭固陋條例上塵伏惟陛下憐其迫切不容已之情赦其冒昧無所知之罪留神採納俯賜施行天下幸甚臣愚幸甚

良藥苦口之言不比悠悠泛泛古人謂興一利不如除一弊理財者何獨不然○國是至明季敗壞極矣有姓愈窮而賦斂愈急度支愈匱而費用愈多維使劉晏復束手無策其奈處堂燕雀何

明文遠卷四十二

甬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同學張　森禹羅　叅閲
雁河張星輝暸昭同選　受業羅仰錡愼調

奏疏二十九　賦役

大同免徵税糧疏　于　謙

臣因大同地方民貧歲歉具奏乞免停徵税糧近奉户部行臣文劄似以臣言爲妄臣觀本部所議有曰正德十六年大同有災州縣衛所已照分數除豁無災税糧不知緣何停徵者臣惟大同連年饑荒小民貧苦去冬今春斗米

幾值三錢事勢之極言之不雅至於先年奏報災傷欠真乃是有司不恤民隱之罪豈可以此遂以爲大同有無災之地有不饑之民哉本部所議又有曰大同一鎮本部給發甚多者夫大同所發該部錢糧乃是供給軍馬調度之用固未聞該部發幾萬兩濟某縣之饑又曾發幾萬兩寬某州之税也今乃以此而塞臣之請是猶以東家之負欠而奪西鄰之券也本部所議又有曰本鎮歲徵不足歲用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官則在民收貯在官者堪以接濟則拖欠在民者乃可寬徵臣愚不能遠舉古昔且如

○明目張膽言人所不敢言○

成化年間山西陝西之饑比時朝廷亦發太倉銀數十萬兩出賑臣愚不知彼時發銀之時各處地方在官者豈皆在在龐餘邪亦爲當時在官者已竭而後發之銀又未知當時各處地方賑之而仍徵稅糧與否也大同之饑實與之同而又過之賑濟既已不得求免稅糧又所不允是大同之民既不得與往月山西陝西之民比又不得與今日山東直隸之民比也夫邊民之苦較之腹裏特爲異甚腹裏每畝徵草二束而大同乃每畝四束腹裏稅糧每有輕額而大同存留之外皆供二王府祿米此其苦一也地寒霜早耕獲不得其時或有敵患人畜俱亡此其苦二也軍儲缺乏每每勤調人馬輒拔民間名雖和買其實害不可言此其苦三也商販不通無貿易之利此其苦四也州縣長吏舉人者少進士者絕無惟知科索不知撫字而各衛所首領官員及分守守備內臣比肩而立皆須供億民少官多此其苦五也是以數十年來村邑蕭條版籍凋落其視成化弘治以前十去六七此而不恤必至無民若苟無民豈有大同既無大同豈復有京師夫邊民者所以捍禦腹裏朝廷恩澤宜特加優渥今乃有腹裏所無之苦無腹

危言徙小聽

裏所有之恩何也今大同非有強敵南有礦賊而號稱虎頭者時又竊發今州縣小民以升斗之粟坐強盜死者不少中間有弟兄三四人者又有親戚三四人者此其事勢豈可不慮夫民心離向幾微隱伏固知廟堂之上此非所急至於變生禍作獨不用財乎該部所稱天之所生財貨百物不在官則在民是誠至論臣愚不知今日之財貨果在官乎若以爲今之天下家給人足臣雖無似固不敢以是欺陛下也昔者先帝臨御號稱積財如權奸劉瑾宸濠錢寧江彬張銳之屬皆富敵於國今皆抄沒在官當時內府豈無掌管豈無文簿收記此乃今日財賦根源之地司國計者正當惟是之求稽其出入而盡還之於太倉使宮闈不得占據貴戚內臣不得濫竊一疏不允再疏請之再疏不允三疏請之三疏不允則以身爲之去就繼之者又復如是則聖明之上豈有終不見從者哉足國裕民實在於此若以此等財貨皆入左右近侍宮闈貴戚之手不可必得而姑民之求則非今日聖明之治而亦非天下之所望於該部者也該部所議又有曰若是依擬停徵盡免作何區處何發放支臣愚以爲區處之策惟力請內帑之銀

不

須城孤社鼠是何胆略

是也臣聞之古人賢聖君臣所以足國裕民亦自有其道昔者漢文章露臺惜百金之費所幸愼夫人衣不曳地而復今年賜民田租明年賜民田租衛文侯衣大布之衣始年有車五十乘季年乃三百乘今朝廷之上內外官僚日有濫書貴戚賞賜占據橫不可制司禮監之奏乞諸內臣之濫設言者屢及之而不抑所以糜爛其財賦者不知其幾何此正司國計者之憂乃於靡有孑遺之民而屑屑取盈焉此其道何也臣前奏免糧該部令臣查考去處見今有司徵停兩無所從臣近日又奏邊務事亦未奉明示數

政優游因爲聖明寬裕博大之體然於臣等小臣照事圖功承流宣化不無延引歲月伏乞陛下特勑該部查臣所奏如果妄誕乞即加罪譴明示天下以爲人臣不忠之戒如或有理乞即施行

蹇蹇諤諤意所欲言者無不言忠肅公忘身徇國之概見乎此矣。忠肝義膽熱血淋漓讀之似有毅風凜而奔集四壁

乞恩分豁土地疏

彭韶

該戶部奏差臣等前去眞隸眞定府公同會勘錦衣衛帶俸指揮同知周彧等所奏土地緣由除另行回奏外臣等再昧死言伏聞爲臣以不欺爲本處事以大體爲先昔孟嘗君使馮驩收債於薛驩以賜諸民漢景帝遣田叔按梁事還悉去獄辭勸上勿問討二人之心豈不欲以順事爲恭哉顧以大體所在不敢苟從是乃所以爲恭也臣等鄙賤豈能少希於萬一然區區懇切之意誠有望於陛下焉且以臣等所勘眞定土地言之眞定在堯舜時爲冀州之

域其賦第一等或雜出第二等說者以爲如周官田一易再易之類蓋以其地有間一歲一收者有間二歲一收者所以賦有不同則是未嘗逐畝定賦而一畝必兼數畝之地明矣我太祖皇帝於洪武二十八年戶部官節該欽奉聖旨百姓供給繁勞已有年矣山東河南民人除已額入田地照舊徵科外新開荒的田地不問多少永遠不要起科有氣力的儘他種欽此欽遵宣德六年本部官又奏北京八府供給尤多欽蒙宣宗皇帝准令照例是祖宗之心即堯舜之心也以此眞定所爲武強等縣新開地土一向

不曾起科至天順二年太監韓諒奏討武強縣磨勘得無糧地五百一頃三十五畝蒙英宗皇帝欽撥一百頃與韓諒外有四百餘頃仍舊與民耕種不曾科糧是英宗皇帝之心即祖宗之心也後因廣寧侯家人劉聰等累年攙擾民間方將前地并韓諒還官地減輕起科誠出無奈今周或又奏求前地有司不能明白數奏再量出無糧地七十餘頃蓋其地間有多餘故也然地雖間有勢難盡量臣等不敢欺蔽請陳其實頃者親詣本縣見其地有高阜者有低窪者有平坦磽薄者天時不同地利亦異且如亢旱則

低處得過而高處全無水澇則高處或可而低處不熟濟河者流徙不常鹹薄者數年一收截長補短取彼益此必須數畝之地僅得一畝之入是以堯舜行錯法於前我祖宗許開種於後良爲此也即今彼處人民追賠馬匹起運糧草砍柴人夫京班皂隸等項一年約有數般差役以致丁丁皆役之人歲歲無空閑之日所深賴者顧戀地業盡力耕種以取給朝夕而已今若一畝只量與一畝條皆奪爲閑地則仰事俯育且無所資其餘糧差何暇復討臣知其非死則徙耳自古立國皆重根本今眞定近在畿內

理宜加厚此臣等所謂不可盡量者也而戚里功臣之家錦衣美食與國咸休但能存心忠厚自然富貴兩全奚待與民爭艱食之利哉况聖朝卜世無疆法當垂後土地有限而求者務多亦恐終不能有所應付也臣等到彼百姓扶老攜幼遮道哀告臣等不覺自失不忍重擾取具供結在官外伏望陛下遠以堯舜爲心近以祖宗先帝爲法所有賞賚之施聖恩區處外其地畝乞特憫其祖宗開種艱難念其子孫衣食所托量加寬恤庶幾民間知有生生之樂沐浴太平歌頌罔極則本固邦寧而世臣亦咸休無窮

矣臣等遵奉聖訓豈敢偏向所念者祖宗萬世之仁事關大體而已不勝犬馬拳拳之至

實心體恤小民亦是眞心擁護社稷剴切眞摯婉轉動人陸敬輿而後此等疏如景星慶雲不可多得矣

傳奉勅諭查勘畿內田地疏　林俊

節該欽奉勅諭順天等八府係是畿內根本重地朝廷累有優恤禁例近年以來奸猾無藉之徒交將軍民田地指作空閑設謀投獻奏改皇莊管莊官校人等因而乘機侵奪藉勢混賴橫征巧取百般刻害以致軍民失業朕深惻然茲特命爾與山西道監察御史樊繼祖戶部主事張希尹公同查勘先行撫按衙門選委官員分投查審明白爾等即便前去會同各撫按官照依戶部先後題准事例親詣各府地方用心覆勘凡正德元年以後各項莊田但有

朦朧投獻及額外侵占者盡數查出各依擬給主召佃管莊人員盡數取回仍差管屯僉事兼帶督理該徵租稅照依原定則例折收銀錢原係皇莊者解部類進及皇親功臣者解部關領不許自行收受亦不許佃戶人等拖欠其莊田內有成化弘治年間奸徒投獻者一體查勘各該府州縣衛所衙門官員人等文職自知府以下武職自指揮以下但有事體相干者悉聽督委調用公勤幹濟者從公旌舉敢有玩法廢事及軍民勢豪人等不服拘管恃頑沮撓或姦猾刁徒乘機混賴或貪官餌賄枉法欺弊者五品

以上并勳戚指名參奏六品以下徑自拏問重治中間事情有該載不盡有益於國家有利於軍民者悉聽便宜從長議處輕則徑自施行重則具奏定奪爾受茲委任須秉公持正悉心查理務使積弊盡革官民兩無虧損毋得徇情畏勢徒具虛文自貽咎責爾其慎之慎之欽此除欽遵外先為前事准兵科等衙門關劄該戶部左侍郎秦金等題查得先為開讀事伏覩詔書內一款京通二倉水次倉皇城各門京城九門各房倉場各皇莊但係正德年來額外增添內臣司禮監照洪武初年例查奏取回欽此又該

禮科給事中底蘊奏為應詔查處皇莊事奉聖旨該部看了來欽此該本部議擬題奉欽依轉行各該撫按衙門選委官員查勘去後既而兵部又稱差管皇莊內臣官校數多移咨勘報等因到部臣等益加駭愕竊惟京師者天下之本而畿甸者京師之輔也畿甸之民安則天下之民舉安歷觀前代之主無不以京師為重者我太祖高皇帝建都北平恪守成憲撫綏畿甸安戢人民列聖相承益隆無替夫何正德元年來奸猾無藉之徒多將畿內逋逃

民田投獻左右近倖之人奏爲皇莊況管莊內臣又憑城
狐社鼠之勢而收租官校即係設謀投獻之人出入往來
肆行無禁千方百計巧取橫征小民無所措手有司莫敢
誰何而皇親駙馬功臣人等莊田亦皆散布其間乘機侵
奪借勢混賴往往有之幸賴陛下聖明入繼大統舉百弊
而一掃之故有前項裁革管莊內臣之詔有以仰見陛下
强本制末居重馭輕之盛心矣甸月之間乃復有此傳奉
復許皇莊責令私人管理不意聖政維新之初乃復有此
爲民之漸伏望陛下垂念畿輔根本重地將近日傳奉皇

莊官店事理收回成命又看得查勘事宜干係重大必須
差科道部屬官員假以事權公同查勘庶幾克濟等因題
奉聖旨隨該臣等題爲查處田土事奉聖旨是先着撫按
衙門選委官員上緊分投查審明白你每還去會同撫按
官親詣覆勘務使積弊盡革官民兩無虧損戶部知道欽
此欽遵等因到部備行前來臣等遵奉勅諭親詣順天等
府州縣會同巡撫巡按選委官員分投親詣各該地方拘
集地鄰并該里老人等嚴加查勘去後續據順天等府經
歷司各將委官治中等官王槐等查勘過各該州縣原額

莊田并投獻侵占額外軍民地土各項畝數目及取具業
主名佃人戶退認供結領狀緣由造冊呈繳前來臣等覆
勘相同除將成化等年奸民馮大經等投獻侵占地土隨
就斷給原主管業有罪人犯案行該府提問依擬發落未
到者照提歸結及將查過緣由備造文冊奏繳外切照臣
等猥以非才謬蒙委任奉命以來按行八府閱歷三時仰
希明恩俯詢民瘼凡係成化弘治及正德年間皇莊及皇
親功臣莊田但係奸民投獻勢要侵占者遂一盡數查出
給主名田還官歸民一切遵照勅旨施行所據查勘過順

天等府地方各項莊田地土共計二十萬九百一十九項
二十八畝退斷侵占過民地共計二萬二百二十九項二
十八畝數十年來勢家豪戶隱占之地一朝始得清明數
于里內小民流離困踣之苦一旦少得甦息閭閻之下莫
不歡忻鼓舞歌頌太平此實恭賴我皇上如天之仁好生
之德思王業之本念小民之依維新之政莫有大於此者
宗社萬年之期端在是矣而臣等何幸得以此藉手獻忠
於陛下但臣等區區犬馬之忱尚有進於是者不敢不極
爲陛下陳之惟陛下俯垂聽焉臣等伏聞農桑者天下之

本土地者民食之源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足而民無所困苦故周官太宰以九職授萬民而首曰三農大司徒頒職事於邦國都鄙以登萬民而一曰稼穡自古帝王之治天下蓋莫不以土地農人為重也三代之制不可復已自秦人廢井田之後田不在官而在民是以貧富不均穀祿不平一時識治體者罔不興慨歷代以還英君賢佐凡有志於仁民愛物者莫不隨時漸為之制如限田之議均田之法口分世業之制要皆良法美意而一時人賴其慶至今猶可稱述洪惟我太祖高皇帝

立國之初檢覈天下官民田土徵收稅糧具有定額乃令山東河南地方額外荒地任民儘力開墾永不起科至我宣宗皇帝又令北直隸地方比照聖祖山東河南事例民間新開荒田不問多寡永不起科至正統六年則令北直隸開墾荒田從輕起科質於祖宗之法畧有背戾至景皇帝時亦追復洪武舊例再不許額外丈量起科至今所當遵行所以然者蓋緣北方地土平夷廣衍中間大半瀉鹵瘠薄之地葭葦沮洳之場且地形率多窪下一遇數日之雨即成淤沒不必霖潦之久輒有害稼之苦祖宗列聖蓋

有見於此所以有永不起科之例及不許額外丈量之禁是以北方人民雖有水潦災傷猶得隨處耕墾以帮助徵差不致坐窘衣食夫何近年以來權倖親暱之臣不知民間疾苦不知祖宗制度妄聽奸民投獻輒自違例奏討將畿甸州縣人民奉例開墾永業指為無糧地土一槩占為己有由是公私莊田踰鄉跨邑小民恆產歲朘月削至於本等原額徵糧養馬產鹽入站之地一例混奪權勢橫行何所控訴產業既失糧稅猶存徭役苦於僉充撣草困於重出饑寒愁苦日益無聊展轉流亡靡所底止以致强梁者

起而為賊盜柔善者轉死於溝壑其巧黠者則或投充勢家莊頭家人名目資其勢以轉為良善之害或匿入海戶陵戶勇士校尉等籍脫差徭以重困敦本之人凡所以賊民命朘竭民膏血者百孔千瘡不能枚舉是豈古今帝王治世之道是豈祖宗列聖立國之法臣等查得各官莊田祖宗以來未之有也惟天順八年以順義縣安樂里板橋村太監吉祥抄沒地一處撥為宮中莊田其地原額一十頃一十三畝初吉祥占過軍民地二十四頃八十七畝共三十五頃立莊今次查勘又占過民地四十頃共在其七

十五頃此則宮闈莊田之始而數十年間侵占之數過於原額已十倍也舉此一處其他可知至成化年間惟增寶坻縣王甫營莊田一處原係會州衛草場弘治年間止增豐潤新城雄縣莊田三處至弘治十八年十月乃孝廟升遐之後先帝踐阼之初一月之間建立皇莊七處曰大興縣十里舖皇莊曰大王莊皇莊曰深溝兒皇莊曰高密店皇莊曰石夢營皇莊曰六里屯皇莊曰土城皇莊自此之後設立漸多而皇莊之名始著其在昌平州則有蘇家口皇莊在三河縣則有白塔皇莊在真定府寧晉縣則有鋪

頭村皇莊大劉村皇莊在平谷縣則有大灰窯皇莊在新河縣則有仙汪莊皇莊在南宮縣則有南莊村皇莊此皆正德元年之新設也又東安縣則有南葛里皇莊寶坻縣則有李子沽皇莊通州則有神樹皇莊武清縣則有灰鍋口皇莊王慶陀皇莊靜海縣則有四當口皇莊此皆正德二年之所設也至正德四年則立大興縣三里河皇莊二處正德五年則立六里屯皇莊一處正德七年則立武清縣尹兒灣大直沽皇莊二處正德八年則立昌平州樓子村皇莊靜海縣衛河兩岸皇莊青縣孫兒莊皇莊[illegible]府

安州駙馬廟皇莊清苑縣閻莊社皇莊正德九年則又立安肅縣龍化社皇莊數年之間設立皇莊如此之驟共計占地三萬七千五百九十五頃四十六畝然皇莊既立則有管理之太監有奏帶之旗校有跟隨之名下每處動至三十四十人其初管莊人員出入及裝運租稅俱是自備車輛夫馬不干有司正德元年以來權奸用事朝政大壞於是有符驗之請關文之給經過州縣有廩餼之供有車輛之取有夫馬之索其分外生事巧取財物又有言語不能盡者及抵所轄莊田處所則不免指作威福肆行武斷

其甚不靖者則起蓋房屋則駕搭橋梁則擅立關隘則出給票帖則私刻關防凡民間撐駕舟車放牧牛馬採捕魚鰕螺蚌莞蒲之利靡不括取而相鄰地土則展轉移築封堆包打界至見畝徵銀本土豪猾之民投為莊頭撥置生事幫助為虐多方括尅獲利不貲輸宮闈者曾無十之一二而私入囊橐者蓋不啻什八九矣是以小民脂膏吮削無餘由是人民逃竄而戶口消耗里分減併而糧差愈難卒致輦轂之下生理寡遂閭閻之間貧苦刻骨道路嗟怨邑里蕭條向使此弊不革將見數十年後人民離散土地

日慼盜賊蠭起姦雄藉口不知朝廷何以為國此可為太息流涕者也茲者幸遇皇上天縱仁智入繼大統龔在潛邸已知其弊即位之初首下明詔將管莊人員盡數革回乃者復采大臣之議委臣等以查勘前項地土草萊之下始得披雲霧而覩青天脫水火而就衽席矣但伏讀勅旨猶有曰係皇莊者解部類進臣等竊有疑焉然未經查勘之前臣等雖知其害而不知其創設之由為害之實不敢冐為陛下言之今以臣等前所披歷實出見聞之眞陛下固當惻然於中亟圖所以處之矣而況陛下聰明廣覽蓋

已先得於龍潛之日又有不待臣等諄諄者乎臣等竊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且天子藏富於民今四海九州之貢賦山林川澤之物產凡所以納之司農輸之內帑何者而非所以奉陛下一人者乎孟子曰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又何者而非所以奉重闈慈闈四宮者乎祖宗以來宮闈一切公用自有成規況九重之內錦衣玉食何欲不遂顧可屑屑乘之爭下同匹夫以侵畎畝之業辱宮壼之貴雜於閭閻以爭升斗之利其何以示天下訓後世也哉且自古人君未嘗有此漢宣

帝嘗以池籞未御幸者假與貧民漢元帝嘗以公田及苑賑業貧民未聞占民地土以為皇莊也且皇之一字加於帝后之上為至尊莫大之稱今奸佞之徒假之以侵奪民田則名其莊曰皇莊假之以罔求市利則名其店曰皇店又其甚者假以阻壞鹽法則以所販之鹽名為皇鹽即此三者足以傳笑天下貽譏後世仰惟陛下躬堯舜之資兼文武之政何不一切掃除之乎若此三者名跡猶存實足以累陛下大有為之政甚非臣等所望於陛下者也如蒙聖慈俯察愚忠深惟國本乞勅該部查照臣等勘報文冊

將在京附郭大興縣地方各宮莊田原不係占奪民田不滿數十頃者請一切改為各宮親蠶厰公桑園等項名額勅令有司種植桑柘以備宮中蠶事蓋古者天子親耒耒以耕后妃親桑以供郊廟之服後世漢文帝景帝皆詔皇后親蠶以供祭服為天下先乃者改元之春臣等恭覩陛下躬耕籍田既以身先天下矣茲者恭遇皇后殿下配德之初正位之始所宜躬履勤儉以率天下而親蠶之禮實為我朝百年缺典誠願陛下大賜建興克配皇祖特勅禮部詳考禮經月令祭統祭義等篇斟酌古今具皇后親蠶

儀以進待明年季春之月擇日舉行播告天下此誠天下之高致后妃之盛節閨門風化之首而王業之根本也將見風聲感動德教流行男勤於耕女勤於織海內富庶之效不患不文帝若矣而曠代之典又不足以爲萬世之美談也哉其餘一應莊田遠在各府州縣動以千百頃計者臣願陛下一切弛以利民或勸歸戶部造入版籍令民照舊輸納以爲在官地土不必更屬宮閫然後陛下明降詳切之旨榜示中外盡刪皇莊及各宮莊田之名一洗累朝之弊永垂百代之麻萬一以爲宮中常年供用不能頓缺

敢乞著爲定例令戶部每歲進納上供銀兩若干分進各宮以充支用却爲光明正大不傷大體何必虛受莊田之名貽小民之害而示天下以自私自小也哉昔賈誼勸漢文以興起禮樂而文帝謙讓未遑千載之下賢者惜之臣等仰見陛下聰明仁聖至性天成堯舜之事蓋所優爲此事甚順而易特在陛下少留聖意轉移間耳若舍此不圖臣等以爲不惟不免賢者之惜殆恐不能不貽宗社將來無窮之憂伏願陛下亟名輔弼大臣相與熟講而力行之臣等不勝大願至於皇親功臣欽賞莊田臣等復有一得

之愚又不敢不亟爲陛下言之查得洪武初年公侯駙馬伯祿米皆給官田令量原定官糧私租之數依主佃分數收取至洪武二十五年令公侯伯皆給祿米論功定數得賜田還官竊謂洪武初年乃聖祖甫天下干戈百戰之後海內人民喪亡略盡土地有餘彼時封爲公侯伯者又皆一時翊運佐命元臣比今之成既恩澤封拜者萬萬不同況以有餘之地賜有功之臣其在聖祖宜乎析土壤以施恩賚亦無不給胡乃給祿之後而原賜田土悉令還官誠以土地乃農業所資實爲國家之大本而仁君所賴以爲

國者也蓋古之有田祿者各食其田之所出以爲世祿今既官給之祿奈何又與之田是重出則過制矣此聖祖之意也然功臣之中勳勞大者至今仍有莊田不過數家查得管業已定侵占亦少惟是近年以來皇親侯伯憑藉寵暱奏討無厭而朝廷眷顧優隆賜予無節其所賜地土多是受人投獻將民間產業奪而有之如慶陽伯受奸民李政等投獻奏討慶都清苑清河三縣地五千四百餘頃如長寧伯受奸民魏忠等投獻進討景州東光等縣地一千九百餘頃如指揮僉事沈傳吳讓受奸民馮仲名等投獻

進討滄州靜海縣地六千五百餘頃以致被害之民構訟經年流離失所甚傷國體大失羣心今臣等仰遵勅旨旣已退給明白然非賴聖明在上地方罹害何有窮已今雖亟加扶救而傷殘已多伏望陛下特勅該部除功臣家外將累朝皇親侯伯受賜莊田據臣等勘報文冊通融數目多寡定爲中制量給養贍其過多者一切裁損以還之官要使恩澤適均將來可繼不然國家萬萬年無疆之緒皇親駙馬日見增加彼此援例爭相希恩必難各滿其願雖盡割畿甸之田有所不給是豈可不爲國家久遠慮哉惟

陛下熟計再照臣等查勘過各項田土數目僉是退給佼年開豁荒鹹瘦實之數比與先年妄報投獻奏討原數不同乞勅該部查照一一以新冊爲定移出所給由帖執照以使徵收再照祖宗累朝儘力開墾永不起科之例歷年滋久上下蔽於不知是以奸民敢以投獻勢家耽於奏討又訪得山東河南等處奉例開墾之地亦多近年以來亦有奸猾之徒往往投獻王府及諸勢要之家其勢與畿甸之弊大抵相合伏候勅旨將皇莊及各皇親莊田大賜處分之後一併出榜頒示該省地方仍行撫按衙門一體差官

查明再乞通行天下今後再有奸民故違舊例將民間田產投獻王府及諸勢要之家占奪至百頃以上者處以極刑全家移出化外則法重而人不敢犯恩薄而民得安生臣等區區忠悃言已盡矣意已竭矣所冀陛下丕承祖宗萬年鞏固之基聿開中興千載熙明之運念京師根本之重知小民稼穡之艱勵精圖治約已裕民則太平之治可坐致矣臣等冒昧進言無任殞越伏惟陛下留神省覽斷而行之宗社幸甚生民幸甚

實心實政爲國爲民其言至矣盡矣雖使賈太傅陸宣公執筆爲之激切不過如此嗚呼林公眞社稷臣非後世容悅者所敢望也

明文遠卷四十三

甬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西昌羅景㴺亦瀛同選　受業羅仰錡慎調參閱

奏疏三十　漕河

乞優恤運士以實漕政疏　王宗沐

臣聞立法雖善而積久則不能無弊流弊已極而漫改則未必有功惟尋其根而救弊去其弊而完法此自古圖治之所必先而在今日漕運之尤所當亟者也運額之缺惟是漂流掛欠而二者之弊極於今日然實運軍爲之也故

種種弊端於今尚存

有折乾於方兌之日者矣有旋盜於既兌之後者矣有下實以土而上覆以米者矣有一船而軍士不滿三四人而旋以米雇人者矣諸弊既多防檢難盡自鑿舟沉溺稱漂溺得利而遞轉相效尤然軍士之所以爲此者其罪無所解而其情亦有可念者洪武二十六年事例海運軍士三月十五日起至九月十五日止每軍支行糧三石六斗是一日二升給之也今自正月起以至於十一月甚無日不在運中而止與三石之行糧是一日約得九合有餘之米而漿洗衣服薪鹽醫藥歲時醵飲皆出其中身一入運其勢不得復以一刻治他生業妻子仰給於月糧而今又有拖欠不時給者矣有扣帶隨船以防折陷補數者矣故冒法侵盜夫亦苟爲衣食妻子之圖而豈盡欲取快意享豐富哉臣所謂其情有可念者此也夫不有以慰其心則難以責其盡力而不有以飽其腹則不可以望其不偷故臣以爲優恤運士而稍足其食誠今日料理運事之第一義也但欲加派於百姓則江南之民力以爲不堪欲請解淮輕齎銀兩以畀之則戶部又已扣爲太倉之數而雖其當與十分之三者必待到京而後給則臣之計窮但臣查得

輕齎原係耗米以其太多而折爲輕齎以待剝淺因軍士之物也近年以來始又折一分以解太倉臣乞陛下軫念運士疲困已極特勑戶部將輕齎銀數酌爲三等江南最遠每石再留與耗米三升隨船而三六者改爲三三江北直隸府州稍近每石再留與耗米二升隨船而二六者改爲二四山東河南最近每石再留與耗米一升隨船而一六者改爲一五減折銀給軍之數而稍留本色以給其食其扣米二升折銀一分解太倉者悉行停罷在朝廷爲不甚費而軍士則蒙惠已多然後臣得稍以軍法部勒之每

五船定爲一甲中推一人有才力者爲甲長每船置一圓牌旗甲懸帶上書運士十人姓名而甲長另置一牌上書四船旗甲年貌務使魚貫聯絡遲淺與溜五船更相援助是常如五十人操一舟也而平居則互相覺察一船折乾盜賣四船旗甲連坐中有一人出首得實者告所在官司即給賞銀五兩仍許赴臣衙門給與照票免其五年上運誣者責治中或暫雇民船一體入編甲不得過帮帮不得過衛衛不得過總剩四船則自爲一甲剩三船則分附各甲之下千百戶指揮提督本管之甲而把總則通加提撕

焉兌米入船之後即將圓牌送監兌主事花押發各懸帶挨甲前行過淮之日臣行查考在北不過淮者督運主事及沿途兵備衙門分查無分毫額外煩擾而陰收檢防之實彼其感朝廷加給之恩而後能守臣統御之法此古人所謂御軍之道當使感天子而畏將軍者是也此法既立漂流掛欠當自衰少而歷年積弊可望更新矣臣爲此奏尤恐戶部據守成法不允臣請臣請遂言其詳國漕自永樂十二年開濬會通河於時佐成祖定運法者都督陳瑄也其時江南民運至淮安江北至徐州山東河南至臨清

而軍士遞運焉是千里之途民行其四而軍行其六當時瑄豈不念百姓哉爲求可繼而久也自是之後諸臣輒有改更雖因時制宜無非恤民之意然積久生弊遂成偏累之規侍郎周忱未改之先尚全民運而今則直達矣都御史滕昭未改之先尚一分支運而今則全兌矣全兌而又直達於是軍士始困而諸弊百出也夫惟正之供本民之職自三代漢唐宋以來無以軍運者民據田廬收租稅出升斗之輸以免於舟次則一歲之計已畢還家掩扉而臥傍妻子享安逸而不知軍士之苦方自此始也暴挽於赤

日之下則背肉生鱗力鬬於急溜之中則哀呼聲慘運官有剝削衙門有支費洪閘有需索到倉有經營經年勞瘁還家席未煖而官司已點新運矣夫一日三餐一升五合而飽人之情也今但使其求足於九合之中是亦無怪乎冒禁鬻法而漂流掛欠之相尋而未已也一船既壞分攤衆賠甚至漫及一總是不壞者以壞者困不盜者爲盜者償相胥而溺此待盡之術也今承極弊之時不以法部勒之則其弊不已而不先有以稍給之則其法不行臣查得弘治五年指揮蔣鑑奏軍士欠債戶部題奉孝宗皇帝聖

旨許將太倉庫銀借與軍士還債取印信結狀來年一兩止還一兩不取利息祖宗念恤軍士如此故先年運額不告壞缺今戶部誠肯捐此三數升之額於其應給之中而先與之以為飽食之具使其不耗不潤不侵不盜以為可久之圖不致仰屋宵旰則其利為甚溥何惜不為此也臣切於為運士披瀝艱辛不覺情詞煩猥干瀆天聰伏惟聖明憐而賜俞行焉臣無任祈乞屏營之至

先恤其情後清其弊名言碩畫實於漕事有裨司國計者當三復

論治河理漕疏　　黃綰

臣伏蒙召命道經豐徐竊見黃河為災傷民敗漕甚非細故敢究致災治漕之詳以聞臣按黃河發源吐蕃朶耳思西鄙名星宿海經流萬餘里其水本清浸近中國漸變黃濁三代以前惟有漲溢自漢以來始多決河蓋河高潰悍壺口上山源相夾猶在淵中地雖高下未至壁絕水雖奔入未至甚多勢雖奔流未至衝擊猶夫河也壺口以下受水始多龍門壁絕砥柱橫流懸水迅湍始成衝擊地平土脆易得為患昔禹導河至大伾北流分為九河至碣石入海經史所載皆不言導此之故也臣考堪輿之說凡兩山相夾中必有水一水中流兩必有山南條與中條相夾長江是也中條與北條相夾黃河是也兩山相夾其間地勢必兩高中低自為水道就而導之水趨無散故無決河之患惟流久積壅但有漲溢而已及禹疏治幾八百年全無水災至周定王時方云河徙砱礫此後又數百年不聞為災迄至戰國阡陌開溝洫廢平陸之土漸不可田建國都者無所仰給不免作渠灌田通漕致運作渠灌田者必引水自高方能跨原阜以成其利通漕致運者必從旁穿決

方能灌河渠以足其用況砥柱以下始多衝擊所衝擊則崩頹水衝擊則湍漩崩頹者多故水益黃濁多泥凡經河流無不淤泥日積淤泥積於下河流升於上不爲隄防何以障之今洛陽河隄高於汴城豈一朝夕之故循以盤盂盛水稍動則水溢几案故自漢以來始多決河之患或者不知每歸天數豈不謬哉武帝因瓠子災久不息然後導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跡梁楚之地寧未幾復決館陶此後歷代決塞不常不可殫舉至隋煬帝開通濟渠自板渚引河入汴河始入淮今黃河只金龍口至安平鎮一支或時

北流其餘不入漕河則入汴河皆合淮入海矣今則跨中條而南乃在山阜之上爲河南山東兩直隸交界處地勢西南高東北下水性趨下汙下之地皆易渰沒故自昔潰決必在東北而不在西南也今豐沛徐淮之水則自汴河滲流所致遂爲豐沛徐淮劇患陰雨浹旬千里爲沼室廬乃魚鼈之藪穀土皆洪波之壑人物蕭條生意索然久將若何民患固當軫念況豐沛徐淮南北之中國家喉襟尤當慮者憶臣曩歲經沛見小溝上石橋爲水衝頹石間有聲濺濺問之曰黃河滲流未幾復過小溝已成巨川臣時

逆知必有今日之患蓋彭城諸山發跡嵩山至於西南轉之東北而至泰山馬陵蒙羽諸山又從泰山發跡自東轉西至於淮口以逆水勢水小則循呂梁出清口入淮大則河不能容水爲山阻泛濫原野爲豐沛徐淮患勢必然也若不疏導別行害無已時今欲治之非順其性不可夫川瀆有常流地形有定體非得其自然不足以順其性必於兗冀之間尋自然兩高中低之形即中條北條交合之處於此濬道使返北流至直沽入海而水出地中行如此治河則可永免河下諸路生民墊沒之患且免河防夫役之

苦雖不求禹跡即禹跡也務求禹跡恐積淤日久反成高陸若泛聽典籍人言必爲所誤前代欲復舊跡終不可復者此也況九河既淪小海碣石已入海中今云九河臆度非真矣或欲自渦河疏導入淮稍殺豐徐之患是亦權救之說但泗州鳳陽祖陵皇陵所在國家基本又須廻避拱抱不可逼衝反跳或致傷犯厥害非細若沛流既失漕河必淤又爲漕舟之慮欲預自沛縣及呂梁至淮多造滾江龍鐵齒濬川杷之類於上流往來拽之泥沙必隨水而去弗俟水落淤成然後開濬工費萬倍或謂黃河雖爲豐沛

徐淮患亦為漕河之助殊不知漕河源皆發自山東不必資於黃河夫南旺馬腸樊村安山諸湖本山東諸泉鍾會於此然後分為漕河今為漕者惟知封浚泉源為急而不知南旺馬腸諸湖積沙淤塞隄岸頹廢蓄水不多之為害也若能疏浚南旺諸湖修緝隄岸便引他泉別流者而總蓄之漕河不患其竭矣又兒南旺馬腸湖隄之外西南土名孫村湖長溝陂馬房屯等處南至鈞兒口北至安山等處一帶地形下濕較之湖水反低即禹貢所謂巨野宋時所謂梁山泊是也民之樹蓺遇水即沒恃隄為障欲就此

瀦蓄為湖并將漕河改經於此可免濟寧高源淺澁之難且自鈞兒口入谷亭自谷亭至安平路亦不遠為力頗易蓋濟寧地從東北來故地形東北高西南下因其下者為湖水有歸宿潦不至溢旱不至乾如高郵邵伯諸湖源流未必多於山東諸泉但鍾聚得所水自多也如此為漕則可耐久而無獘矣抑自漢唐宋京師粟皆仰給東南漢唐都關中其漕泝江淮河渭入宋都洛陽其漕泝江淮汴洛入皆因自然之勢微濟人力惟元都燕始引山東諸泉瀬為此道名曰會通河與海道兼運河在高原之上南北較

陂水勢高下無停瀦之所惟仗諸閘節蓄方可行舟一日風塵梗塞諸閘不守舟不可行故元末漕河蚤廢海運不通京師乏食無可柰何至乙亥叛逆斗米銀六兩勳戚權貴皆為餓殍聞我太祖皇帝大兵南來啓無闕志惟開北門去之沙漠而已今國家自太宗皇帝建都於燕即元故地命尚書宋禮等修理會通河罷海運疏濬廣深倍於昔時立法備守已非昔比似可無慮然明者常憂於未形智者常謀於無事猶不免意外之憂或以海運一道當預修復設官置防分撥漕船募引商賈稍開熟路未必無為且

泝淮入汴至於汝衛支河北流可以入都當相度疏治分撥各近漕船就便往來廣通運道以備不虞實為國家至計臣愚偶爾有見區區寸誠不能自已亦猶杞人漆室之憂伏惟陛下明燭幽微念惟永圖勅令該部議行督運管河都御史郎中管泉閘主事及河南等處河害相關地方詢究可否萬一有取酌時緩急施行臣實不勝惓惓忠慮之至

順其性而治之千古治河之道無以易此論有深識不是埒上空談足以備司討者之採擇

議處黃河疏通運道疏　　霍韜

內閣臣前月過徐州聞建議引河水自蘭陽注於宿遷步殺河勢臣與少詹事方獻夫議水溢沛猶有二洪東捍諸山環列若蘭陽注宿遷則鳳陽歸德平地溢決恐數郡一壑第聞時有定算不及覓言今聞愈溢則前議猶宜言之先通運道後處水患此緩急之序也前議起夫疏濬然沙泥隨水勢無限極今運舟皆由昭陽湖入若沿湖側畔築砌長堤濬爲小河河口爲閘以時啓閉前運道可以無阻較之役夫濬淤勞佚大不侔也近山東僉事江良材到

京臣與面議亦曰此策一時之利也前議疏濬蘭陽不若疏通衛河上接黃河可得三利三代以前黃河東北入海宇內全氣隨而鍾毓我太祖定鼎神京宇內全氣亘千萬年而獨盛今圖便宜之策自河陰儀孟之間審勢引河注於衛河至於臨清天津則不惟徐沛水患可殺一半而京師形勢亦壯一倍此其爲利者二元人漕舟涉江入淮至洪門入御河而達於京師御河即衛河今由河陰原武導河注衛水平由江入淮至天津水逆仍由徐沛至於天津是一舉而得兩運道也此其爲利者三水流行於地猶血運行於人身今河水注於徐沛潰決猶血注於下爲痔盂潰疏一支於海猶血運於肘股州郡疏爲溝洫引水猶血運於肌膚自陜西沿邊葺秦漢故跡修復則內資灌溉外禦不測猶血運於頭顱臣聞今大學士楊一清云陜西沃壤若得人利盡邊而耕三邊軍餉不煩饋運又聞副使周用云臨清若修溝不惟可備旱潦亦可捍禦兵馬一年創始三年見効十年可要其成臣謂此策果行不惟可治河患山東河北南直隸郡縣轉疲敝爲富饒矣期十年之力聖德神功配天無極此其爲利者三萬惟聖明省覽勅下該部詳議臣再考古今事宜畫爲圖本以備討論謹題請旨

論高識遠有裨國計

議開泇河疏　　　　李三才

議照河自開歸而下，合運入海，其路有三。繇蘭陽道考城至李吉口過堅城集入六座樓出茶城而向徐邳，是名濁河，為中路；繇曹單經豐沛出飛雲橋泛昭陽湖入龍塘出秦溝而向徐邳，是名銀河，為北路；繇潘家口過司家道口至何家堤經符離道睢寧入宿遷出小河口入運，是名符離河，為南路。此三路者，近代以來河所遞行之道也。被南言之，南路雖近陵，然有隋堤障其上，有九岡十八窪隔其中，有歸仁堤護其下，於陵無害也。第其北抵於山，南近於

淮，倘下流淤塞，不逆流而上，則潰堤而南，是皆能亂淮，亂淮則久之而淮亦淤，淮淤而沮洳之患上及陵闕矣。且全河下宿遷徐邳，運道不免告涸，則南路者，利不勝害者也。北路雖近運，然太行堤是障，驚濤徐呂洪是束，亂流且波泗有接漕艘之利也。第其下流往往潰堤，堤潰而魚沛之間城郭吏牽路壞，不直殃民，亦且梗運，則北路者，利害正等者也。惟中路則不南不北，既遠於陵，亦濟於運，有利無害，稱全善焉。前督臣排群議而斷之，獨合三省以興茲役，亦謂得算。假令不借大費，必竟全功，一勞永逸，豈不休哉。

乃以費用乏，工程減，以故狂瀾已回，下流復溢，陵寢雖云亢爽，運道尚在梗塞，蓋所得已多，而全利未收耳。然則今日為計也，將若之何？夫百四十萬之估冊具在也，自堅城以至鎮口，河形尚宛然也，乞金於帑寺，借力於省直，完濁河之全功，收中路之永利，亦何不可之與有？顧今之時，非昔之時矣。霪潦為虐，人魚地沼，非死即徙，生靈盡矣。且黃河之工，不比運河，官估其一，民費其二，估冊之五十萬，即民間之百萬不啻也。以財盡民流之時，興勞民傷財之役，坐見運畚荷鍤之夫，立成揭竿斬木之衆，彼時噬臍，其有

及乎？故挑濁河者，議之所不敢出也。若是則復賈魯之河，走符離之道，挑王所樓竟小河口，南路通而北流折，不既稱便事乎？顧是道也，不加堤防，而任其漫流，以分水則可；大肆開挑而縱其奪河以亂淮，則不可。蓋黃濁之新肓尚可以理奪，而傷陵之隱禍實難以逆覩，此宜熟察而緩圖，未可輕為嘗試者也。然則守行堤，開泇河，事所必出，無容再計矣。夫黃水已通太行，抵堤以守，此謂禦門庭之寇，救剝膚之災，計不旋踵，豈俟問哉。惟是泇河之役，向來數議，竟成畫餅，談者恐以為疑，乃臣等則以為其善有六，而其

不必疑有二今之稱治河難者謂徃代止避其害今且兼資其利故河繇宿遷入運則徐邳泗而無以載舟是以無水難也河由豐沛入運則漕堤壞而無以過牽是以有水難也泇河開而運不借河有水無水第任之耳疏瀹排决皆無庸矣善一黃河者運河之賊也用之一里則有一里（今日之開新河亦即此意）之害避之一里則有一里之利以二百六十里之泇河避三百三十里之黃河二洪自險鎮口自淤不相關也善二河之當治固不問其濟運與否而皆不容已者也顧運借河則河為政河為政河得以困我當不憚勞費而治之運

不借河則我為政我為政則我得以相河當熟察機宜而治之夫熟察機宜之與不憚勞費也其利害較然覩已善三先年估全工以三百九十萬估半工以二百六十萬卽朱尚書開新河百四十里費亦以四十萬也今直以二十萬開二百六十里比之全工則二十之一比之半工則十之一比之新河亦事半而工倍者也善四江之北山之東患水極矣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矣召募行而富民不苦於賠窮民且得以養春荒而役興麥熟而人散以仲淹之陂湖代汲黯之發倉此卽國計無神計猶且為之也善五糧艘過洪約在春盡蓋畏河漲之為害耳運入泇河而安流逆浪早暮無妨過洪之禁可弛剝之累可免卽運軍不至以赶帮失事所全多矣善六運不借河則河防遂疎恐遂恣橫流而沼鳳泗也柰何夫開封歸德上下千里未聞濟運不兼治河也彼直為民禦災而若此矣又況乎為陵寢患其何防之敢疎無疑者一徐州天下咽喉處也柰何一日而令其索莫荒凉安所稱重地乎夫太王遷岐盤庚遷亳第審利害安問重輕且徐沼於河直須時耳徐民安土重遷聞泇河之役且刺心隱痛曰奪其利

也此如蛾赴火蠅趨餳大利在前害不暇顧一日而洪水暴至城沼民魚悔之晚矣泇河開而徐城之貿遷化居者必且移之泇口必且移之沿河上下卽土著者利所不在必且擇高土而居之卽使水能破城必且為魚者少此為曲突徙薪於徐而出之沓攖陷穽者也無疑者二該泇河之開無俟再計而知其可行者也查初估二十萬再估石礓水工備加三萬帮培太行堤估至七萬總之可三十萬及查應支錢糧徐庫支剩漕糧變價與贓罰夫銀等以省直歲修之餘並預備歲修搜索庫藏合併南京江北米

解閘金以上各項有無多寡及解到與否皆不可必然總之不及三分之二再量礙州縣倉穀及請留東省見年起運漕糧十萬石庶幾僅僅足用不敢妄意內帑也其分工則自李家巷至劉呂莊全挑新河八里建閘一座該夏鎮郎中梅守相管理劉呂莊至萬家莊計長八十一里內除韓庄等處二十里六分舊渠免挑外該全挑新河一十六里濟舊河四十六里四分建閘一座滚水壩一座築堤二十七里該夏鎮郎中梅守相管理萬家庄至黃林庄計長四十里內濟舊河三十八里三分全挑新河一里七分建

閘三座又分直隸上內王市東全挑新河三十里該南旺主事沈孚先管理黃林庄至直河出口計長一百三十一里內除梁城紀家田家集共七十里舊河深濶免挑并王市東新河三十里泒山東助挑外實濟舊河四厘五分全挑新河二十六里建閘三座減水閘一座滚水壩五座該中河郎中劉不息管理其單縣幇修太行堤北面土工長六十九里南面護埽長二十四里該兗西道來三聘管理以上五工其合行事宜則據司道府縣會議共十三欵臣等以次徑行無容瑣瀆河道既成仍應增一二水驛添三

五閘官所費不多亦俟臨時再請不敢先瀆

用力少而功多治河之策莫善於此議論分明條暢若指掌司河事者當敬聽之

明文遠卷四十四

甬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同學張　旃丹郁

雁河張星輝賧昭同選　受業羅仰錡愼調　叅閱

奏疏三十一　武備

急處糧運以實重邊以保盛業疏　于　謙

臣會同巡按陝西監察御史毛鳳韶竊照陝西地方外控諸邊內落諸夏誠社稷安危之所係非他省比也邇復遇饑荒再加兵旅時勢難爲除蠲免賑濟事宜已經會本具題外臣等復有一得未盡之愚不敢不獻臣等聞强兵以

足食爲本攘外以安內爲先陝西一省之民供四鎭之軍賦繁役重食少人多故每歲有收用猶不足不免於內帑取給也況前此連歲遭凶今歷時不雨夏麥失望秋糧未期軍民皇皇如在湯火强者肆刼奪壯者流他鄉老弱者甘心死亾變在不測此可憂者一也使各邊告靖猶可多方內救也今榆林之兵旅方殷甘寧之聲息且至秋高大衆將何以支此可憂者二也使地方稍有蓄積猶可高價召致也今附邊既搜括殆盡腹裡又侵削無遺一旦有事束手無措此可憂者三也使鄰境有收猶可糴買就食也今河南湖廣赤地千里麥不一登雖有高價無處告糴此可憂者四也國家於歲用不蓄米糧及遇不時告給俱是發銀徒以輕齎便事也然亦不過買米而已至於各邊糧草欲乏之名商報納徒以目前易辦也然商人所買未嘗他有以益之也亦不過買之附邊而已一方所產止有此數買用既多則米價不得不貴矣附邊既盡則腹裡不得不擾矣財費於內帑利歸於商人害及於百姓未有能濟者也然則如之何亦在修腹裡糧運而已矣臣等惟自古帝

此弊通古皆然

王都於關中百官六軍之俸給勢必取之外郡故傳稱蕭

何運餉不絕糧給如蒙皇上憫念邊關重地異荒荐起事勢危急勑下該部會集廷臣將臣等所言再加詳議如果少有補益地方不獨目前近利乞早乞綸音嚴限各該撫按官急將河南運道照舊修復査照先年例將附近河南湖廣原派臨德二倉京運糧米扣該數十萬石各運至陝州金州等處接濟應用此一時之權也若其永久之利乞將附近河南一府陝州等處每歲夏秋折色京邊糧米內扣二十八萬石改納本色坐派陝西將戸部原補陝西歲用不足糧銀抵補前項河南折色之數以後再不解銀著爲

定例聽從水陸之便運至陝西渭南草店子等處立倉收貯照數放支臣等又查得河南陝州地方年豐每米一石不下四五錢年歉不過七八錢況河南布政司坐派前項折色每石亦在八九錢之數改爲本色民亦樂輸再將弘農潼關等衛班軍改爲運軍其運糧船隻亦聽該部從長計處其河南西安府一帶遞運所仍議添設牛大車輛腳費以免重累俱各差部運仍於陝州建立戶部分司查得臨德小灘各倉事例歲差主事一員監收其餘地方俱聽撫按官行分守官督理預使糧道疏通軍儲充實或賣價以助邊或抵斗以借民或空運以給軍或移口以就食或作賑濟或准俸糧隨其所施無不如意內實而外自充本固而末自定雖有水旱蟲蝗之災干戈盜賊之禍不至如今日之岌岌矣伏惟聖明留意宗社幸甚

爲國爲民實心實事即此見忠肅公經濟之才。捐濟所以無益者全在財費內帑利歸商人牙猾無賴之徒皆得攫金於市謀國者所當鑒也

撫綏猺獞疏　　于謙

臣到廣東訪得彼處軍民自洪武年間以來久已安妥後因黃蕭養之徒作耗所在有司失於處置惟務偷安兵政無備以致招集無藉釀成兇禍展轉不能禁遏及至賊艦抵岸蠻賊寇城又各畏縮退避略無禦寇之方相顧倉皇莫致安民之策遂使賊兵所至村堡爲墟或刼掠其貲財或縶累其妻子封豕長蛇大肆其毒一方受害不可勝言推原其故皆由彼處統馭之將非人既不能安保預備於無事之日又不能禁禦招撫於賊發之後故也且以彼處土人種類非一其曰生猺熟猺曰獞人款人曰狑人獠人皆强獷悍疾之名曰溪曰洞曰黎曰團曰隘咸負固自保之所既無城郭可居亦無溝池可守不過依山傍險爲自全計雖其衣服言語與中國不同然其好惡情性則與良民無異平居之際亦各往來以營生至於有急自相屯聚而保護觀其背叛不服實非本心乃出於不得已也蓋以將臣所司不得其人德不足以綏懷威不足以懾服甚至欺其遠方無告掊刻殘忍使不得安其生謂其蠢爾無知顛倒是非使不得順其性既害其生又拂其性雖良善懦

窮之人猶不免於動作況無教令而梟性强梁者動之則易安之實難遂至攻刼鄉村使擾百姓或報復私讐或擄取小利或聚或散出沒不時兩廣之民日見凋弊殺傷疾患不能聊生上賴陛下神謀廟算其首俱已殄滅尚有一二餘黨未除以致猶廑聖慮命臣等前去招撫猺老獞老會合土官土兵申以朝廷恩威之重諭以善惡禍福之由使之轉相告戒而獷悍之徒竟不感恩思福回邪之黨不戢自平然臣猶未敢保其終始不出有勞朝廷久遠之計蓋彼雖異類情欲可知苟得其所養而安其所利固可保

其久安無虞若一有所擾而不遂其所欲則其反側之心難以遏制臣親臨彼境頗識其情今已回還敢陳愚見伏望皇上量弘天地赦舊圖新乘此邊務稍靖之時務爲久遠常行之計凡厥猺獞已歸者必撫之以恩未服者必申之以義號令必信賞罰必明大惡必誅小過必宥而又整飭戎伍堅甲利兵以臨之使彼既慕其德又畏其威則悍然不顧悖然不遜之氣不攻而自消矣

老謀深算伏波諸葛之流勝國名臣若公者未易多得也。大將之器仁者之心

陳言兵務疏　王守仁

迺者竊見皇上以彗星之變警戒修省又以賊寇猖獗命將出師宵旰憂勤不遑寧處此誠聖主遇災能警臨事而懼之盛心也當茲多故主憂臣辱孰敢愛其死況有一二之見而忍不以上聞耶臣愚以爲今之大患在於爲大臣者外託慎重老成之名而內爲固祿希寵之計爲左右者內挾交蟠蔽壅之資而外肆招權納賄之惡習以成俗互相爲奸憂世者謂之迂狂進言者目以浮躁沮抑正大剛直之氣而養成怯懦因循之風故其衰耗頹塌將至於不可支持而不自覺今幸上天仁愛適有兵戈之患是憂慮

警省易轍改轍之機也此在陛下必宜自有所以痛革弊源懲艾而振作之者矣新進小臣何敢僭聞其事以干出位之誅至於軍情之利害事機之得失苟有所見是固芻蕘之所可進卒伍之所得言者也臣亦何爲而不可之有雖其所陳未必盡合時論然私心竊以爲必宜如此則又不可以苟避乖剌而遂已於言也謹陳便宜八事以備採擇一曰蓄材以備急二曰舍短以用長三曰簡師以省費四曰屯田以足食五曰行法以振威六曰敷恩以激怒七

曰捐小以全大八曰嚴守以乘弊何謂蓄利以待乘弊
將者三軍之所恃以動得其人則克以勝非其人則敗以
隊其可以不豫蓄哉今者偏方小寇曾未足以辱偏裨而
□□會議推擇間已倉皇失措不得已而思其次一二人
之外曾無可以繼之者矣如是而求其克敵制勝其將何
爲而能乎夫以南宋之偏安猶且宗澤岳飛韓世忠劉錡
之徒以爲之將李綱之徒以爲之相尚不能止敵人之衝
突今以一統之大求其任事如數子者曾未見有一人焉
一强寇長驅而入不知陛下之臣孰可使以禦之若之何
其猶不寒心而早圖之也臣愚以爲今之武舉僅可以得
騎射搏擊之士而不足以收韜畧統馭之才今公侯之家
雖有教讀之設不過虛應故事而實無所裨益誠使公侯
之子皆聚之一所擇文武兼濟之才如今之提學之職者
一人以教育之習之以書史騎射授之以韜畧謀猷又於
武學生之內歲升其超異者於此使之相與磨礱砥礪日
稽月考別其才否比年而校試三年而選擇至於其尤
尚書以下其兩侍郎使之兼歲更迭遞遷於其□之
內擇其通變特達者二三人以從因使之得以周知道里
之遠近關隘之要害賊情之虛實事勢之緩急無不深諳
熟察於平日則一旦有急所以遙度而往蒞之者不慮無
其人矣孟軻有云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誠願自今畜之也
何謂舍短以用長臣惟人之才能自非聖賢有所長必有
所短有所明必有所蔽而人之常情亦必有所懲於前而
後有所警於後吳起殺妻忍人也而稱名將陳平受金貪
夫也而爲謀臣管仲被囚而建霸孟明三北而成功顧上
之所以駕馭而鼓動之者何如耳故曰用人之仁去其貪
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夫求才於倉卒艱難
之際而必欲拘於規矩繩墨之中吾知其必不克矣臣嘗
聞諸道路之言罷者守關將士以驍勇强悍稱者多以過
失罪名擯棄於閑散之地夫有過失罪名其在平居無事
誠不可使處於人上至於今日之多事則彼之驍勇强悍
亦誠有足用也且彼擯棄之久必且懲艾前非以思奮勵
今誠委以數千之衆使得立功自贖彼又素熟於兵事加
之以積慣之餘其與不習地利志圖保守者功宜相遠矣
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過是所謂使過也何謂簡師以省
費臣聞之兵法曰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夫古之善

用兵者取用於國因糧於敵猶且日費千金今以中國而禦外寇非漕輓則無粟非征輸則無財是固不可以言因糧於敵矣然則今日之師可以輕出乎臣以公差在外甫歸旬日遙聞出師竊以爲不必然者何則北地多寒今炎暑漸熾敵性不耐我得其時一也敵恃弓矢今大雨時行筋膠解弛二也敵逐水草以爲樁射生畜以爲食今已蜂屯兩月糧草殆盡野無所獵三也以臣料之官軍甫至彼遁逝矣夫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師旅既行言已無及惟有簡師一事猶可以省虛費而得實用夫兵貴精不貴

多今速詔諸將密於萬人之內取精健足用者三分之一而餘皆歸之京師萬人之聲既揚矣今密歸京師遙闕固不知也是萬人之威猶在也而其實又可以省無窮之費豈不爲兩便哉況今官軍之出戰則退後功則爭先亦非守將之所喜彼之請兵徒以事之不濟則責有所分焉耳今誠於邊塞之卒以其所以養京軍者而養之以其所以賞京軍者而賞之旬日之間數萬之衆可立募於帳下矣必自京而出哉何謂屯田以給食臣惟兵以食爲主無食是無兵也遠徼轉輸水陸千里蹈頓捐棄十而致一故兵

法曰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師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此之謂也今之軍官既不堪戰陣又使無事坐食以益民困是與敵爲謀也三關之戍方以戰守不暇（此即趙充國屯田之策）耕農誠使京軍分屯其地給種授器待其秋成使之各食其力寇至則授甲歸屯遙爲聲勢以相犄角寇去仍復其業因以其暇繕完敵所拆毀邊墻亭堡以遏衝突如此雖未能盡給塞下之食亦可以省息輸餽矣此誠持久俟時之道王師出於萬全之長策也何謂行法以振威臣聞古光弼之代子儀也張用濟斬於轅門狄青之至廣南也陳

曙戮於戲下是以皆能振疲散之卒而摧方強之寇今武臣之失機者往往以計倖脫朝喪師於東暮調守於西鄙罰無所加兵因縱弛如此則是陛下不惟不賞之罪而復爲曲全之地也彼亦何憚而致其死力哉夫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也今總兵官之頭目動以一二百計彼其誠以武勇而收錄之也則亦何不可之有然而此輩非勢家之子弟即豪門之蒼縣皆以權力而強委之也彼且需求刻（此武臣所以能智而受命之日不受）剝騷擾道路仗勢以奪功無勞而冒賞懈戰士之心興邊（此所以少成事）戎之怨爲總兵者且復資其權力以相後先其委之也敢

以不受乎其受之也其背以不庇乎苟戾於法又敢忻之以殉乎是將軍之威固已因此墮而索然矣其又何以臨師服衆哉臣願陛下手勑提督等官發令之日即以先所喪師者斬於轅門以正軍法而所謂頭目之屬悉皆禁令發回毋使潰擾侵冒以撓將權則士卒奮厲軍威振肅克敵制勝皆原於此不然雖有百萬之衆徒以虛國勞民而亦無所用之也何謂敷恩以激怒臣聞殺敵者怒也今師方失利士氣消沮三關之戍其死亡者非其父母子弟則其宗族親戚也今誠撫其瘡痍問其疾若恤其孤寡振其

窮乏其死者皆無怨尤則生者自宜感動然後簡其強壯宜以國恩喻以寇讐明以天倫激以大義懸賞以鼓其勇暴惡以洩其怒痛心疾首日夜淬礪務與之俱殺父兄之讐以報朝廷之德則我之兵勢日張士氣日奮而區區醜類有不足破者矣何謂捐小以全大臣聞之兵法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又曰佯北勿從餌兵勿食皆捐小全大之謂也今敵勢方張我若按兵不動彼必出銳以挑戰挑戰不已則必設詐以致師或捐棄牛馬而僞逃或擁[illegible][illegible]以示弱或詐潰而埋伏或潛軍而請和是我誘我以利也

信而從之則墮其計矣然今遼關守師人各有心敵情虛實事難卒辨當其挑誘之時畜而不應未免小有剽掠之虞一以爲當救一以爲可邀從之則必陷於危亡之地不從則又懼於坐視之誅此王師之所以奔逐疲勞貽失威重而醜類之所以得志也今若恣其操縱許以便宜其縱之也不以其坐視其捐之也不以爲失機養威畜憤惟欲責以大成而小小挫失皆置不問則我師常逸而兵威無損此誠勝敗存亡之機也何謂嚴守以乘弊臣聞古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蓋中國工於自守而外

寇長於野戰今我卒新破彼勢方劇若復與之交戰是投其所長而以勝予敵也爲今之計惟宜嬰城固守遠斥堠以防奸勤間諜以諜敵熟訓練以用長嚴號令以肅惰而又頻加犒享使皆畜力養銳譬之積水俟其盈滿充溢而後乘怒急決之則其勢并力驟至於崩山漂石而未已昔李牧備邊日以牛酒享士士皆樂爲一戰而牧嫂抑止之至其不可禁遏而始奮威并出若不得已而後從之是以一戰而破強敵今我食既足我威既盛我怒既深我師既逸我守既堅我氣既銳則是周悉萬全而所謂不可勝者

既在於我矣由是我足則彼日以匱我盛則彼日以衰我怒則彼日以曲我逸則彼日以勞我堅則彼日以虛我飽則彼日以飢索情狡計必將疲罷奔逃然後用奇設伏悉師振旅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迎邀夾攻首尾横擊是乃以足當匱以盛敵衰以怒加曲以逸擊勞以堅破虛以飽攻飢所謂勝於萬全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者也若臣所陳非有奇特出人之見固皆兵家之常談今之爲將者之所共見也但今守關將帥雖或知之而不能行類皆視爲常談漫不加省勢有所軼則委於無可奈何事憚煩難則爲因循苟且是以玩習弛廢一至於此陛下不忽其微乞勅兵部將臣所奏熟議可否轉行提督等官即爲斟酌施行毋使視爲虛文務欲責以實效庶於軍機必有少補臣不勝爲國惓惓之至

胸中有數萬甲兵振紫而談分明歷落不啻聚米作山谷也其後擒宸濠平苗峒武功赫奕名列旂常先生蓋素定之矣

建輔城定兵制疏

張　位

奏爲建輔城定兵制以鞏萬年皇圖事臣聞之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書曰申畫郊圻愼固封守以康四海蓋險不設則不可以守國守嚴王畿則根本固而天下蒙安國家定鼎燕京雄勝超越九重居守三面鄰邊固與前代建都中原者不同成祖文皇帝三犂北庭兵力強盛草創建設以俟後人念自大寧撤防東勝失守關隘彌近拱衛宜嚴今京東距薊鎭不二百里京西去宣鎭不四百里東南之去天津海口不二百里西南之去紫荊關路不三百里朝衛隘口夕抵郊原鐵騎乘風勢不可遏夫以天下至重之地而伏至危之形防護未周形勝未備咸抱隱憂久矣嘉靖庚戌年間敵騎徑入邊關突至城下荼毒萬姓求覓所需城門一閉內困外阻況今敵情叵測倭防正殷桑土綢繆尤當亟慮臣竊以爲宜於近京周圍十里內外擇水土善利要害處所特建輔城四座護衛京師每城皆兵萬人內設營房以處軍士外設教場照常操練聲勢犄角有恃無恐猝有外患城門可開令無遺照祖宗五軍舊制卽以三大營見操官兵爲中軍大營其四城應撥營兵各

屬分練或查取京衛五十四屯及京營三屯餘丁挑選精壯以充其數擇前後左右五府見任官知軍事者統之俱聽戎政大臣節制偏裨將領一視大營之制城內兼置草場各貯一年芻粟再設憲司文臣二員監操將佐令熟兵事以儲邊才量撥近城田地給耕種以優養贍則四隅聯絡墩堡以嚴守望周遭開通溝洫栽植樹木以扼敵馬險足以守兵足以防此固國家強本之圖萬年不拔之計也嘗考漢設南北軍宋設禁廂二軍彼此相制爲安我太祖定鼎金陵長江天險復設浦子口大營屯兵積餉具有深

意伏見今之講武者但計兵力不考兵制蓋兵弱則有耗費之患而兵強則有肘腋之虞虎豹在山牙爪自恃尾大不掉輕重倒持宜令各將官於營軍中揀擇壯勇千百名稍厚廩餼常置左右即以此千百人充伍長甲正部隊名色視將領官職崇卑以定多寡差等俾名分相維若樂相通臂指可使緩急可賴或一營揭梃彼此勢足以相制或一夫脫巾上下力足以相鈐分數既明多多益善此又爲將領強本不特可行於京營而且可行於各邊者也若言四輔之城兵力尚少則請於畿甸八府州縣民壯中再行

挑選充數或以入班之軍酌量湊補或以召募之衆事寧續增仍令巡視京營科道官一體稽閱此制一定不惟可壯居重馭輕之勢且可弭驕悍譟呼之事矣或謂營建多費時詘舉贏然久遠之圖豈必旦夕之就期以數歲何患其難或謂守在四防在德非險若爲堂奥之備恐示張皇之形徒襲常談終誤大事蓋非常之原黎民所懼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今夫富人之家欲防外侮必須固牆備守門戶而後室家即安戒僮僕嚴備禦而後盜賊難犯今建城制兵之議是即固守備禦之策也庶人且能爲一家謀況以天子之尊可不爲皇居萬世計乎謹繪城圖一幅恭進

御覽伏乞勅下該部及時會議待邊事稍寧次第舉行宗社生靈不勝幸甚

切中要害之言字字關係惜乎其無濟於事也

明文遠卷四十五

甬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西昌羅景澂亦源同選

受業羅仰錡愼嗣參閱

奏疏三十二　忠節

表忠義以維持世道疏　楊僎

臣聞忠義之士。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天柱地維。賴以奠立。聖帝明王。亟先褒表。以維世範俗者也。是以史傳所載。貞臣烈士。心事彪炳。至今讀之。古道光華。照人顏色。然豈獨古人之能爾哉。我國初死節之臣。生氣凜然。表表可錄。褒

崇之典。實有待夫今日者矣。臣自少時。傳聞父老談及革除之變。時當事之臣。若尚書鐵鉉。張紞。陳迪。齊泰。侯泰。侍郎卓敬。胡子昭。黃觀。郭任。陳性善。都御史景淸。練子寧。茅大方。大理寺少卿胡閏。寺丞鄒瑾。太常寺卿黃子澄。少卿廖昇。盧原質。侍讀方孝孺。婁璉。修撰王叔英。給事中陳繼之。龔泰。黃鉞。戴德彝。韓永。御史高翔。曾鳳韶。魏冕。王度。葉希賢。中書舍人宋和。郭節。梁艮。王何。申郎中梁田玉。主事巨敬。布政使張昺。按察使王良。副使程本立。僉事林嘉猷。知府姚善。陳彥回。葉惠仲。長史劉璟。紀善周是脩。斷事高巍。知縣顏伯瑋。鄭恕。教授陳思賢。教諭王省。都指揮馬宣。朱鑑等。雖職有崇卑。委任不一。要之均能奮不顧身。以義自殉。視死如歸。不爲勢屈。或先事而矢謀。或臨危而抗節。或竭力而固守。或同心以赴義。或從容自殞。或慷慨就刑。或竄身海濱。或結誠庠序。誠天地間正氣。中流砥柱。方駕古人。無少愧者也。而錄忠諸後。尚爲缺典。此臣竊爲之歎。不得不汲汲與之哀鳴。而干瀆聖聽者也。且當其時而死其事者。臣之分也。天地之義也。盡吾之心。固無較於人之知與不知也。哀其死而錄其忠者。君之仁也。天地之道也。所以教天下後世之爲人臣爲人子者。不可一念而忘忠孝之心也。君義臣忠。各盡其道焉耳。仰惟聖明御極。百度維貞。凡可以風厲天下之道。罔不欲修舉而推行之。俾萬邦臣庶。知所自奮。若夫錄精忠於既往。啓人範於將來。關係風教。豈小補哉。臣敢攄厥愚悃。冒昧上言。伏乞皇上務闡群忠。立準萬世。勅下廷臣。詳爲萬古計議。務求博訪。務俾不遺。各舉所知。類疏上聞。果與臣言相符。乞將鐵鉉張紞等死忠實跡。付史局騙拔。載在史籍。以垂諸不朽。仍念其盡忠所事。各追贈官諡。錄用其子孫。俾所在有司。創立

祠宇以時享祀則鐵鉉等孤忠勁節轟烈天地英魂義氣光臨俎豆九原之下雖死猶生皆陛下賜也天下後世將莫不曰鐵鉉等真忠臣也知而錄之自陛下始也凡懷忠義者莫不欣欣然感激爭自奮發矣夫仁莫先於恤死教莫大於表忠一舉而仁道立教化行人才之盛亦因以見此帝王盛節萬代所瞻仰者也千載休期時難再得臣不勝懇切願望之至

成祖靖難之時刈忠義如草菅每讀史至此未嘗不爲嗚咽也千年碧血萬古丹心經此一番表暴直令天地震動靖難諸君子死不恨矣

闡揚幽忠以彰聖朝盛典疏　賀一桂

臣伏覩皇上登極之初詔天下有司優錄革除間忠臣一時臣民莫不歡呼欣戴以爲大聖人之所作爲曠古一見即武王之封墓釋囚蓋讓德焉臣欽遵備行各屬遍訪博求務使幽忠隱節光顯無遺節據山西布按司道查報張昺澤州人累官刑部侍郎掌北平布政司事與謝貴共集兵守王城被執不屈同貴死靖難後族滅家一子逃脫苗裔今猶有存者暴昭長子縣人歷官刑部侍郎充北平採訪使尋陞刑部尚書靖難兵入城被執不服死家尋沒子孫間有變姓名逃者今苗裔尚存高巍遼州人洪武年間以孝行旌授前府左斷事累疏時事太祖嘉納之坐罪謫戍貴州後乞歸應詔陳時政會北平兵起趨濟南守城城破縊死驛舍子孫流散間有存者弟高宣代戍貴州巍死調羽林左衛有孫高廣見戍不缺又徐讓係布政司理問衛徙係孝義縣縣丞俱不知何許人建文間兩人同應募使北平還俱受衛鎮撫赴軍戰沒等因臣惟張昺首難死事殺身無悔暴昭高巍從容就義捐生不移其精忠勁節均之可泣鬼神徐讓衛徙雖各原籍難考然以微職而效

顯忠要皆九死不回且高魏孫高廣見戍羽林有司不敢自釋坐視忠臣苗裔遂成如故豈所以奉揚德意而昭宣曠典臣伏覩文皇帝聖諭有曰諸臣盡忠於太祖故盡忠於建文又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今皇上優錄一詔卽太祖高皇帝之心亦成祖文皇帝之心所謂善繼善述莫踰於此蓋包天下萬世以爲度而貫維天下萬世以爲教此其風世勵節詎有涯際夫上德弗宣幽忠弗顯有司者之過也是敢冒昧陳瀆伏乞勅下禮部再加擬議覆請容臣督行有司總建一祠於省城將三臣秩祀以徐讓衛徙配之惟復允賜各子孫衣巾一人奉祀其高魏苗裔見戍羽林左衛併乞矜宥而復其業庶幾至德不昭風教永垂聖朝之曠典修舉益光而萬世之臣節維植不朽矣

昭邺靖難對死義諸臣此舉不朽此疏亦與不朽

錄忠裔以均邺典疏　章僑

正德十六年五月間該臣奉詔往雲南等處開讀既而謁諸先賢有所謂二忠祠者並祀翰林院學士王忠文禕刑部尚書吳忠節雲於其中額賜曰二忠者也先是元梁王弗內據有茲土我太祖高皇帝特命禕往諭不屈死之繼雲往亦死精光偉烈輝映後先事載雲南志及諸文典者爲詳朝廷深加痛悼賜官錫謚廟食於茲以彰忠義之教以峻內外之防以壽我明億萬年之命脈者其意已獨至矣臣自幼時聞諸父老者曰我浙東入國朝來以德學文章黼黻太平之治者有宋濂氏以文章節義表樹君臣之極者有王禕氏濂徙蜀禕死滇中二氏子孫門祚衰落談者憫焉臣同鄉晚進景行有年行至萬里之外覲瞻遺像感愴益深訪之士人猶或能道其遺事雅故如昨豈非所謂理義入人之深千載猶一日者乎查得先年雲子黻以恩廕補國子生知交阯縣事沒於官言者上濂事始末朝廷復官翰林承旨賜謚文憲近六世孫德芳乞恩比例錄廕已經該部行查去後則濂之子孫亦庶乎不長棄矣獨禕自國初以迄今日子孫未霑一命之賜揆之邺典似爲

未均夫人臣死國固無報廢之望國家勸忠則有世祿之恩蓋將以厚往而開來也死事於雲則先文學於濂則僉而廢錄一節若於禕乎少斯焉何耶國家百五十年倘使節死義之臣後先相望是固祖宗養士之報而禕倡率之功要不可誣故宸濠之變孫燧從容死之許逵慷慨死之卒之罪人得而社稷不搖陛下得以中興燧逵之功不可少也故臣嘗有言曰孫燧許逵中興之忠臣也王禕吳雲開國之忠臣也中興之迹近而易見故言者易為力開國之事遠而漸忘故論者難為功然而帝王興滅繼絕之道

酬功報德之典雖在異世猶或追之況國初之臣也耶是意也給事中毛憲言之監察御史唐龍言之處守隨言之可見公論之在後世者益不容於泯沒嗚呼韓厥有言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懼矣陛下何忍焉近而遂遐厚於彼而嗇於此也伏望節省濫官之私以郵忠臣之裔仍勅行查王禕原籍有無嫡庶孫男起取來京或授與一官或送監讀書遠附吳歆之例近如偽勞之恩天下將指而目之曰此國初忠臣王文忠之裔也顧不美歟所乙查雲自歆旌後曾否承襲而與之錄用則恩典同而無

不均之歎風化彰而有興起之效其於國家豈曰小補之云禕等子孫幸甚宗社幸甚

為忠文公請郵典理明詞直誠於名教有裨然忠文子紳嘗出仕西蜀往求遺骸作滇南[illegible]則當時郵典已早及之矣乃曰未霑一命豈一[illegible]式微不振耶抑章或未之考耶

憫忠貞以勵風俗疏　　趙伉

欽奉詔書內一款一宸濠之變都御史孫燧按察司副使許逵仗節死義一時被害之人日久尚未褒錄都御史王守仁倡義督兵平定禍亂并同事協謀有勞之人亦未及論功行賞該部即便會議擬奏來定奪欽此該兵部具題其都御史王守仁等已蒙聖恩封賞有差續該禮部祠祭淸吏司爲孫燧許逵祭葬題奉聖旨是孫燧許逵同時死義精忠大節著在天下孫燧贈禮部尚書許逵贈右副都御史建立祠宇春秋祭享祠額與做旌忠還着照贈官品級祭葬廕他男各一人做世襲百戶欽此臣切惟人臣不幸而臨大節其幸而成大功者國家褒賞之典皆不容已但生死心跡之間不可不辨何者節一出於忠貞功或成於際會褒節所以勵萬世賞功所以勸一時使人皆執節未必無功然有功者固不必其皆有節也當宸濠初變人心洶洶一時遠近提師旅嬰城守者固皆奮然也忠義之臣顧慮定行或觀釁而動仗皇威於坐勝因衆志之旣攜跡顯心微功成不計故大加封賞報典已逾厚矣惟都御史孫燧副使許逵變出倉卒命在呼吸獨能抗節不撓折以危言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至於臨刑罵不絕口忠義激烈心跡昭然使一時省臣皆懷忠憤如燧與逵則平時不阿皆可折其謀臨事因死皆可奪其氣兇威自削惡黨自消宸濠必不得出江西至安慶待攻城不克狼狽旋師而後就擒頃蒙詔旨褒恤恩禮稠疊賜之祠額題曰旌忠是二臣之跡與心淵衷洞鑒復何敢議但臣愚竊謂官雖不同同歸於死功雖未成能成其志今贈官視其所任廕子止於百戶臣恐隆重之典激勸之道容有未盡何則依違以立罪或減於得生遷延而待功或遂夫厚報如二臣者一死重於太山大節勝於成功也況父子出於天性哀痛極於終身萬一二臣之子困頓於家貧偃蹇於卑品或祿不足以供其祀勢不足以贍其家一有不當其心則人將謂死者之薄不如生者之厚皆愛生以希功惡死而燬節人心未厭風化有虧故臣愚以謂陛下隆重之典激勸之道容有未盡者誠有慮乎此也伏望皇上憫二臣之死之苦勅下該部議處其贈官不必別有所崇惟於廕子一節於百戶之上量增爵秩以示殊恩則不惟慰二臣長眠之心爲二子終身之地而國典以公人心加勸臣節勵而

姦宄消矣

表揚孫許死事之忠聲情激烈贈官錫廕二公念不至此然爲國家勸忠者討固當從其厚不從其薄也

廣恤典以勸忠義疏

權尚鵬

近該吏部欽奉詔書將原任光祿寺少卿充軍馬從謙員外郎杖死中良右給事中充軍張逵給事中充軍常泰清紀郎爲民周鈇各擬贈官有差奉聖旨這廝每無理部不准後該部仍具奏廣覆請奉聖旨已有旨罷欽此臣等仰見陛下權出獨斷恩不濫施何敢更爲瀆擾但竊念馬從謙中良等抗節死義排斥權姦無非爲宗廟社稷計今雖死填溝壑而孤忠勁氣凛凛猶存伏聞先帝當思皇上新詔豈獨常恭生全之臣讀之感泣即馬從謙中良等皆有拜泉下不圖今日復見天日重明矣茲該部兩題恤典未蒙俞允豈陛下猶未詳其性行而深察其心也耶馬從謙以危言犯先帝之怒復聞有陰嫉之者遂終罹不測卒無以自明至今士論瑯然皆知非先帝意而中良張逵常泰周鈇等或以大禮或以大獄或指斥時政皆奮不顧身力持國是天下皆信其爲古之遺直而深憐之皇上緊別精嚴徒泥馬從謙被誣之跡而緊使諸臣僉絕於生成之外今考其因事納忠與前後建言得罪者聲跡僉著有世同符而陛下矜恤之恩乃彼此懸絕與情洶湧紛然有詞皆

詔明詔流傳海內稱快今朝令夕改何以布大信於天下莫不罪臣等職列臺諫奉詔依違無以廣天下覆載之公激天下忠義之氣且將曰陛下仰體先帝至懷自登極迄今無一念不祇承先帝獨於存恤馬從謙等與遺詔不同先是諫言之臣存者名用矣沒者卹錄矣詔墨未乾覲聽頓異恐以後凡應題卹典一切報罷則巖穴之人聞命解體正直之士望風搢首此於世道維新之時誠非細故豈獨爲五臣惜哉事關與奪之公將爲萬世法豈輔弼諸臣在陛下左右皆不得與聞耶何無勸導之者雖臣等亦無以自解於衆論而不能釋朝士之疑也伏望皇上下廷臣議俯察輿情仍從該部所請或量爲區別使馬從謙等得釋其前過事先帝於九原耿耿英魂啣結思奮雖死猶生而天下直節奇氣之人更相感發效忠於陛下者益濟濟清時矣

激昂奮發言有餘情

廣恤典以光聖治疏　王治

近該吏部欽遵詔旨查議原任光祿寺衙門少卿等官馬從謙申良張遠常泰周鈇卹錄之典奉聖旨這廝每無理都不准欽此大小臣工莫不驚疑以爲陛下臨御以來恩澤廣大在以言得罪之臣蒙被爲尤渥也豈獨於從謙等五人靳之乎意者五人生平間有不足以當褒恤者歟然其因事納忠節槩固相近也借曰有所軒輊豈宜一槩棄擲臣等備員言路若不懇請不爲無罪但以此事原在吏部奉行獻可替否亦其職分如其不行執奏臣等將併糾其阿徇之失以批鱗叩闕不允不止未爲晚也至本月十一日接到吏部一本爲申明新詔以廣聖恩以昭大信疏內陳遵詔卹錄從謙等不可中止之故語意明白懇至矣猶未感動天聽奉聖旨已有旨罷欽此臣工愈加驚疑以爲前此羣臣奉詔卹錄之議俱蒙賜允獨此至再之請天語峻拒使曠典有遺拾遺補闕責在臣等豈容終默夫馬從謙等應該卹錄緣由具列該部疏內臣等無容重贅但據此卹錄之典有不容已者六端焉竊惟先年諸臣進言雖忤觸雷霆而心本無他一念報主而已蒙恩責斥益誤

於擠陷者之語非先帝本意也是以憑几詔卹諒其為國之赤心而恕其愚戇之小過此猶堯舜之德覆幬之度超越千古遠矣陛下似宜成終纘美一也伏覩皇上明如日月萬物畢照誰不仰之則從謙等苦狀不可獨使沉昧於覆盆之下二也皇上仁如大造萬物兪育誰不感之則從謙等幽魂不可獨使抑塞於寒谷之中三也皇上登極詔傳布天下信如四時矣從謙等旣合明詔卹錄之條而忽中止焉恐無以示大信於四海四也自正德十六年以後嘉靖四十五年以前建言得罪諸臣雖經查卹然事遠人

亾未免遺漏方許撫按續舉若使傳聞從謙等不蒙卹錄恐遠近觀望顧避野有遺忠朝有缺典非盛世美事五也且時正多事方慮乏材遠務博取不過求為陛下矢謀攄忠密贊擔當以濟天下之事焉耳今使諸臣言不入議不行閣臣不得與聞旨意裨贊可否元首股肱似乎間隔陛下虛心信委者又何人也誠恐山林材賢將見幾而遠引矣即強出焉求順旨而不求濟事雖舉朝何益於今日哉（此論更精）一事報而眾正之志沮焉此不容已者六也伏望聖明俯納該部及臣等愚忠將馬從謙等或照前卹錄或分別輕重量加恩典不惟表忠獎直榮死者足以激勸乎生人而言聽道行信見用者尤足以興起乎未用唐虞都俞之風雍熙太和之治機括在此臣等誠為世道計不為從謙等五人請也

此與麗疏互相發明詞切意淡各不可廢

吊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同學張　森萬羅

雁河張星輝瞟昭同選　受業羅仰錡愼調　參閱

彈文一

扶植國常疏　羅　倫

臣聞朝廷援楊溥故事起復李賢者臣竊謂李賢大臣起復大事綱常風化之所繫天下後世之所監伏讀聖策有曰朕夙夜惓惓欲正大綱舉萬目使人倫明於上風俗厚於下陛下是言真可爲國家扶綱常爲天地立民極爲萬

世開太平者也然欲正大綱莫先於明人倫厚風俗欲明人倫厚風俗莫先於孝孝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國而非此不可以爲國家而非此不可以爲家人而非此則禽獸矣故先王制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敎人孝也古者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誠以居家孝故忠可移於君爲人臣者未有不孝於親而能忠於君者也爲人君者未有不敎其臣以孝而能得其臣之忠者也昔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禮與孔子曰魯公伯禽有爲而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例者吾弗知也陛下於李

賢以金革之事起復之歟則賢所未聞也以國家大臣起復之歟則禮未之見也以故事大臣當起復歟則爲君者當以先王之禮敎其臣爲臣者當據先王之禮事其君臣不暇遠舉請以宋事言之仁宗嘗以故事起復富弼矣弼之辭曰何必遵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以故事起復劉珙矣珙之辭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難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孝宗允其辭此二君者未嘗拘當代之故事以強起其臣此二臣者亦未嘗循當代之故事以苟從其君

故功澤加於當時名聲垂於後世史筆書之以爲盛事士夫誦之以爲美談此無他君能敎其臣以孝臣有孝可移以忠於君也自是而後無復禮義史嵩之欲援例起復爲丞相王黼起復爲執政陳宜中起復爲宰相賈似道起復爲平章此數君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起其臣此數臣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從其君然生靈以之而困天下以之而亂社稷以之而傾貽禍於當時遺臭於後世此無他君不敎其臣以孝臣無孝可移以忠其君也詩曰殷鑑不遠在夏后之世臣願陛下以宋爲鑒使賢盡孝於君親

爲萬世之大臣陛下以禮處賢爲萬世之大君此臣之願也亦賢之分也若以賢身任天下四方多虞而起復之與則仁宗之時契丹桀驁未爲無虞也孝宗之時佘人盛熾未爲無事也陛下必欲賢任天下之事不專門內之私則賢身不可起口則可言宜降溫詔俾如劉珙不以一身之戚而忘天下之憂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則必言言之則必盡陛下於賢之言聞之則必行行之則必力則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而不言言之而行隱陛下於賢之言聞之而不行行之而不力則賢雖起復猶不起復也陛下無謂廟堂無賢臣衆庶無賢士君盂也（和開一步）臣水也盂圓則水圓盂方則水方君好諫則臣直好諛則臣佞陛下誠能於退朝之暇淸閒之燕畧崇高貴重之勢親直諒博洽之士開懷延納降禮尊賢講聖學之大要明君道之急務詢政事之得失察生民之利病訪人才之賢否考古今之治亂覽風俗之盛衰咨邊防之緩急舍一己之見而以衆人之見爲見舍一己之知而以衆人之知爲知順旨之言則察而逐之使貢諛保寵者無以自容忤旨之言則容而受之使輸忠爲國者得以自盡群策畢陳衆

賢僉用則賢所欲言者人亦能言之又何必違先王之體經拘先朝之故事損大臣之名節虧聖明之淸化而後天下可治哉朝廷舉措大臣出處天下觀之史筆書之淸議（畢有利害說得毛骨竦然）雖不行於朝廷天下以爲何如公論雖不行於今日後世以爲何如誠不可不懼也夫賢之起復猶諉之曰負天下（又於卞分外拓開一步）之重任應先朝之故事比年以來朝廷以奪情爲常典縉紳以起復爲美名貪稻衣錦之徒接踵廟堂據禮守經之士寂寥無聞不知此人於天下之重何所關耶此事於先朝之故事何所據耶先朝自楊溥之外未聞起復某人爲某官也今起復之宜何如此之多耶以其高謀遠慮足以建天下之大議耶何未見其發也以其折衝禦侮足以定天下之大難耶何未見其能也以其直節勁氣足以厲天下之士習耶何未見其有也以其深仁厚澤足以浹天下之民心耶何未見其行也以其忠言讜論足以裨朝政之闕失耶何未見其敢也陛下何取於斯人而起復之哉意（深一步更辣）其平昔之計不過阿媚權勢豫爲己地及遭逼喪之時則必曲爲諛說上蒙天聽不曰此人辦事理可奪情則曰此有故事例當起復旣遂奸計畧爲虛詞一見俞允歎然就

位未有堅請如富弼懇辭如劉珙者也且婦於舅姑喪亦三年孫於祖父母禮有期服齊情於夫初無干其夫起復於父初無干其子今或舍錦如故妻孥不動乃號於天下曰本欲終喪朝廷不容雖三尺童子臣恐其不信也為人父者所以望其子之報豈擬至於此哉為人子者所以報其親之心豈忍至於此哉枉己者未能直人忘親者豈能忠君望其直人而先枉己望其忠君而先忘親陛下何取於斯人而起復之哉何不使之全孝於家而後移忠於國哉昔富弼有母喪韓琦言起復非盛世事而富公竟不可

奪史嵩之遭父喪太學生面之至數百人嵩之竟乞終制今大臣起復羣臣不以為議且從而為之辭所以豫為己地也羣臣起服大臣不以為非且從而成其事亦所以豫為己地也大臣既無忌羣臣復何憚羣臣既有例大臣復何辭今之大臣再韓琦富弼之罪人今之羣臣又太學生之罪人也上下成風混然同流致有公無起復之例私為匿服之計例在薄恩則匿服以受封例在得官則匿服以聽選例在擬科則匿服以應舉例在選官則匿服以候選例在求晰則匿服以之任率天下之人為無父之歸臣不

忍聖明之世風俗之敝綱常之壞一至於此也夫愛親之心孩提有之短喪之說下愚恥言況在冠裳之列聞聖賢之道肯於其親無三年之愛乎特以貪利遂至忘親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又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陛下誠能守先王之遺禮遵祖宗之成憲待之以禮義而不麋之以爵祿激之以廉恥而不誘之以名位使積習之弊脫然以除則忠孝之心油然而生向雖忘其親今則為孝子向雖後其君今則為忠臣亦理之所必行勢之所必至也特在乎陛下轉移之間何如耳天子者以孝治天下

者也大臣者佐天子以治天下者也欲孝行於天下必先行於大臣臣願陛下不惑羣議斷自聖衷取回內臣許令李賢依富弼劉珙故事守制其餘已起復者悉令終喪未起復者悉許守制脫有金革之事亦從墨衰之制任國事於外盡心喪於內將見朝廷既正則天下自正大臣既行則羣臣自效人心天理不可泯滅誰肯甘心為不孝之子靦顏為不忠之臣乎綱常由是而正人倫由是而明風俗由是而厚士心由是而純紀綱由是而張國勢由是而奠

理直意昌為萬古維持名教此等文固天地之元氣也

乞誅奸險巧佞賊臣疏　楊繼盛

臣前任兵部車駕司員外郎諫阻馬市言不及時本內脫字罪應下獄被逆鸞威脅問官將臣手指拶折脛骨夾出必欲置之於死荷蒙皇上聖恩薄罰降調不二年間復陞今職夫以孤直重臣不死逆鸞之手已爲萬幸而又遞轉如此之速則自今以往之年皆皇上再生之身自今以往之官皆皇上欽賜之職也臣蒙此莫大之恩則凡事有益於國家可以仰報萬一者雖死有所不顧而日夜祇懼思所以捨身圖報之道又未有急於請誅賊臣者臣官於兵

曹以討賊爲職然賊不專於外敵凡有害於社稷人民者均謂之賊臣覩大學士嚴嵩盜權竊柄誤國殃民其天下之第一大賊乎方今在外之賊惟邊寇爲急在內之賊惟嚴嵩爲最邊寇者闌入之盜瘡疥之疾也賊嵩者門庭之寇心腹之害也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可以除外賊者故臣請誅賊嵩當在剿絕邊寇之先且嵩之罪惡貫盈神人共憤徐學詩沈鍊王宗茂等嘗劾之矣然止言嵩貪污之小而未嘗發嵩僭竊之罪嵩之奸佞又善爲掩飾之巧而足以反誣言者之非皇上之仁恕又冀

嵩感容宥之恩而圖爲改邪歸正之道故嵩猶得竊位至今嵩於此時日夜感恩可也豈意因言者之多而益密其彌縫之計因皇上之宥而愈恣其無忌憚之爲衆惡俱備四端已絕雖離經叛道取天下後世之唾罵亦有所不顧矣幸賴皇上敬天之誠格於皇天上天恐奸臣害皇上之治而屢示災變以警告去年春雷久聲不息占云大臣專政然臣莫大於嵩而專政亦未有過於嵩者去年冬日下有赤色占云下有叛臣夫曰叛者非謀反之謂也心不在君而背之者皆謂之叛然則背君之臣又孰有過於嵩乎

如各處地震與夫日月交食之變其災皆當應於賊嵩之身者乃日侍其側而不覺上天仁愛警告之心亦恐怠且孤矣不意皇上聰明剛斷乃甘受嵩欺人言既不見信雖上天示警亦不省悟以至於此也臣敢以嵩之專政叛君之十大罪爲皇上陳之我太祖高皇帝親見宰相專權之禍遂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殿閣之臣惟備顧問視制草不得平章國事故載諸祖訓有曰以後子孫作皇帝時臣下有建言設立丞相者本人凌遲全家處死此其爲聖子神孫計至深遠也及嵩爲輔臣儼

然丞相自居挾皇上之權侵百司之事凡府部每事之題覆其初惟先呈稿而後敢行及今而稟而後敢起稿嵩之直房百官奔走如市府部堂司嵩差人絡繹不絕事無大小惟嵩主張一或少違顯禍立見及至失事又諉罪於人雖有前丞相之專恣未有如斯之甚者是嵩雖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之權而無丞相之干係以故各官之陞遷未及謝恩先謝嵩矣蓋惟知事權出於嵩惟知畏懼奉承於嵩而已此壞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權者人君所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臣下亦不可毫髮

僭踰皇上令嵩票本蓋任以圖政之誠心也豈意嵩一有票本之任遂竊威福之權且如皇上用一人嵩即差人先報曰我票本薦之也及皇上黜一人嵩又揚言於衆曰此人不親附於我故票本罷之皇上宥一人嵩即差人先報曰我票本救之也及皇上罰一人嵩又揚言於衆曰此人得罪於我故票本報之凡少有得罪於嵩者雖小心躲避嵩亦尋別本帶出旨意報復陷害是嵩竊皇上之恩以市己之惠假皇上之罰以彰己之威所以羣臣感嵩之惠甚於感皇上之恩畏嵩之威甚於畏皇上之罰也用舍賞罰

之權既歸於嵩大小臣工文書附於嵩嵩之心膂將不日大且肆乎臣不意皇上之明斷乃假權於賊乎如此也此竊皇上之大權二大罪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人臣事君之忠也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蓋人臣以己之善而歸之於君使天下皆稱頌君之德不敢彰己之能以與君爭功也嵩於皇上行政之善每事必令子世蕃傳於人曰皇上初無此意此事是我議而成之蓋惟恐天下之人不知事權之出於己也及今則將聖諭及嵩所進揭帖刻板刊行

爲書十冊名曰嘉靖疏議使天下後世皆知皇上以前所行之善盡出彼之撥置主張皇上若一無所能者人臣善則稱君之忠果若此乎此掩皇上之治功三大罪也皇上令嵩票本蓋君逸臣勞之意嵩乃令子世蕃代票恣父逸子勞之爲世蕃却又約諸乾兒子趙文華等羣會票擬結成奸黨亂政滋弊一票屢更數手機密豈不漏泄所以旨意未下滿朝紛然已先知之及聖旨既下則與前所講若合符契臣初見嵩時適原任職方司郎中江冕稟事於嵩曰昨御史蔡朴叅守備許寶等失事本部覆本已具揭帖

與東樓聞東樓已票送入未知何如東樓者世蕃之別號也嵩云小兒已票罰俸內分兩等甚有分曉皇上定是依擬臣初甚疑及後旨下果如嵩言即臣所親見一事則其餘可知矣又前經歷沈鍊劾嵩皇上將本下大學士李本票擬本又熟慣廝鄙奔走嵩門下為嵩心腹感嵩之恩畏嵩之威倉皇落魄莫知所措差人問世蕃如何票世蕃乃同趙文華擬票停當趙文華袖入進與李本李本抄票封進此人所共知也即劾嵩之本世蕃猶得票擬則其餘又可知矣是嵩既以臣而竊君之權又以子而竝己之權百

官孰敢不服天下孰敢不畏故今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又曰此時父子二閣老他日一家盡獄囚蓋深恨嵩父子竝專權柄故耳此縱奸子之僭竊四大罪也邊事之廢壞皆原於功罪賞罰之不明嵩為輔臣以明功罪以勵人心可也乃為壟斷之計先自貪冒軍功將欲令孫冒功於兩廣故先布置伊表姪歐陽必進為兩廣總督親家平江伯陳圭為兩廣總兵鄉親御史黃如桂為廣東巡按朋奸比黨朦朧湊合先將長孫嚴效忠冒兩廣奏捷功陞所鎮撫又冒瓊州一人自斬七首級功造冊繳部效忠告病

乃令次孫嚴鵠襲替鵠又告併前效忠七首級功加陞錦衣衛千戶今任職管事有武選司玄字十九號堂簿可查夫效忠嚴鵠皆世蕃子也隨任豢養未聞一日離家在京門乳臭孩童亦豈能一人自斬七首級而假報軍功冒濫錦衣衛官爵以故歐陽必進得陞工部尚書陳圭告病回京得掌後府印信黃如桂得驟陞大僕寺少卿是嵩既竊皇上爵賞之權以官其子孫又以子孫之故陞遷其私黨此倡既作倣效成風蔣應奎等令子冒功打死發遣皆嵩有以倡之也夫均一冒功也在蔣應奎等貪冒科道則劾

之在嵩貪冒人所共知科道乃不敢劾則嵩積威足以箝天下之口可知矣此冒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逆賊仇鸞總兵甘肅為事革任嘉靖二十九年張達等陣亡正敵人窺伺之時使嵩少有為國家之心選一賢將外國聞知豈敢輕犯京師世蕃乃受鸞銀三千兩威逼兵部薦為大將及鸞冒給頂兒軍功世蕃亦得以此陞官蔭子嵩[illegible]時嘗自誇以為有薦鸞之功矣及鸞權日盛出嵩之上反欺侮於嵩嵩自歎以為養虎遺患後又知皇上有疑鸞之心恐其敗露連累始不相合互相排詆以泯初黨之跡以

亟皇上之明然不知始而逆鸞之所以敢肆者將何嵩在
終而嵩與逆鸞之所以相反者知皇上有疑鸞之心故耳
是勾敵背逆者鸞也而受斯引用鸞者則嵩與世蕃也使
非嵩與世蕃則鸞安得起用雖有逆謀亦安得施乎進賢
受上賞進不肖受顯戮嵩之罪惡又出鸞之上矣此引背
逆之奸臣六大罪也嘉靖二十九年外敵犯京深入失道
歸路已絕我軍奮勇正好與之血戰一大機會也兵部尚
書丁汝夔問計於嵩嵩宜力主勦戰以伸中國之威以紓
皇上之憂可也乃曰京師與邊上不同邊上戰敗猶可掩

飾此處敗皇上必知莫若按兵不動任其搶足使自退回
以故汝夔傳令不戰及皇上拏問汝夔求救於嵩嵩又曰
雖是拏問我具揭帖維持可保無事蓋恐汝夔招出真情
故將此言哄以安其心汝夔亦恃嵩平日有回天手段
故安心不辯及汝夔臨刑始知爲嵩所誤乃大呼曰嚴嵩
誤我矣此人所共知也是汝夔不出戰之故天下皆知爲
嵩主張特皇上不知之耳此誤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黜
陟者人君之大權非臣下可得專且私也刑部郎中徐學
詩以論劾嵩與世蕃革任爲民矣嵩乃於嘉靖三十年考

察京官之時恐嚇吏部將學詩兄中書舍人徐應豐罷黜
荷蒙聖明洞察其奸將應豐留用夫應豐乃皇上供事內
庭之臣嵩猶敢肆其報復之私則在內之臣遭其毒手者
又何可勝數耶戶科都給事中厲汝進以論劾嵩與世蕃
降爲典史矣嵩於嘉靖二十九年考察外官之時遍嚇吏
部將汝進罷黜夫汝進言官也縱言不當皇上既降其官
矣其爲典史則無過可指也嵩乃以私怨罷黜之則在外
之臣被其中傷陷害者又何可勝數耶夫嵩爲小人故善
人君子多與之相反嵩不惟罷其官又且如加之罪不惟

罰及一身又且延及子弟以故善類爲之一空此時計數
正人君子能幾人哉是黜陟之權皇上持之以激勵天下
之人心賊嵩竊之以中傷天下之善類此專黜陟之大柄
八大罪也嵩既專權則府部之權皆撓於嵩而吏兵二部
大利所在尤其所專主者文武官之遷陞不論人之賢否
惟論銀之多寡各官之任亦遍不以報效皇上爲心惟日
以納賄賊嵩爲事將官納賄於嵩不得不剝削乎軍士所
以軍士多至失所而邊方爲甚有司既納賄於嵩不得不
濫取於百姓所以百姓多至流離而北方之民爲甚一人

專權天下受害怨恨滿道含冤無伸人人思亂皆欲食嵩之肉皇上雖屢加撫恤之恩豈足以當嵩殘虐之害若非皇上德澤之深祖宗立法之善天下之激變也久矣臣只之心既怨恨思亂如是臣恐天下之患不在外服而在域中此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風俗之隆替係天下之治亂我朝風俗淳厚近古罕儷邇璀用事始爲少變皇上即位以來躬行古道故風俗還古及嵩爲輔臣諂諛以欺乎上貪汙以率其下通賄慇懃者雖貪如盜蹠而亦薦用奔競疎拙者雖廉如夷齊而亦罷黜一人貪戾天下成風守

法度者以爲固滯巧彌縫者以爲有才勵廉介者以爲矯激善奔走者以爲練事卑汙成套牢不可破雖英雄豪傑亦入套中從古風俗之壞未有甚於此時者究其本源嵩先好利此天下所以皆尚乎貪嵩先好諛此天下所以皆尚乎諂源之不潔流何以清風俗不正而欲天下之治得乎此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嵩有十大罪昭人耳目以皇上之聰明固若不知者何哉蓋因皇上待臣下之心甚於至誠賊嵩事皇上之奸入於至神以至神之奸而欺至誠之心無惟其墮於術中而不覺也臣再以嵩之五奸言

之知皇上之意向者莫過於左右侍從之臣嵩欲托之以伺察聖意故先用賄賂結交情熟於皇上宮中一言一動一起一居雖嬉笑欬歎之聲遊觀燕樂之爲無不報嵩知之每報必酬以重賞凡聖意所愛憎來揣嵩皆預知故得以逢迎之巧以悅皇上之心皇上見嵩之所言所爲盡合聖意益先有人以通之也是皇上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此其奸一也通政司納言之官嵩欲阻塞天下之言路故令乾兒子趙文華爲通政司使凡章奏到文華必將副本送嵩與世蕃先看三四日後方纔進呈本內情節嵩皆

預知事少有干於嵩者即先有術以爲之彌縫問御史王宗茂劾嵩之本文華停留五日方上故嵩得以展轉摭拾其故是皇上之納言乃賊嵩之攔路犬此其奸二也（一步進一步剝皆見巇根○林盡露）嵩既內外彌縫周密所畏者廠衛衙門緝訪之也嵩則令子世蕃將廠衛官籠絡強迫結爲兒女親家夫既與之結親雖有忠直之士孰無親戚之情於賊嵩之奸惡又豈忍緝訪發露不然嵩籍江西去京四千餘里乃結親於此勢爲不便欲何爲哉不過假婚姻之好以遂其掩飾之計耳皇上試問嵩之諸孫所娶者誰氏之女便可見矣是皇上之爪

牙。乃賊嵩之爪牙。此其奸三也。廠衛既爲之親所畏者科
道言之也。嵩恐其奏劾。故於科道之初選。非出自門下者
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門下者不得與
行取之列。考選之時。又擇熟慣圓融出自門下者方補科
道。苟有忠鯁節義之氣者。必置之部屬南京。使知其罪而
不得言。言之而亦不眞。既選之後。或入拜則問其飲酒。或
出差則爲之餞贐。或心有所愛憎。則唆之衆劾。爲嵩使令
至五六年。無所建白。便陞京堂方面。夫既受嵩之恩。又附
嵩且有效驗。孰肯言彼之過乎。其雖有一二感皇上之恩

而欲言者。又畏同類泄露。孤立而不敢言。而嵩門下之人。
務張大嵩之聲勢。陰阻其敢諫之氣。以故科道諸臣。寧忍
負於皇上。而不敢忤於權臣也。是皇上之耳目。皆賊嵩之
奴僕。此其奸四也。科道雖籠絡停當。而部官有如徐學詩
之類者。亦可懼也。嵩又令子世蕃將部官之有才望者。俱
網羅門下。或援之鄉里。或托之親識。或結爲兒翁。或招爲
門客。凡部中有事欲行者。先報世蕃知。故嵩得預爲之擺
布。各官少有怨望者。亦先報世蕃知。故嵩得早爲之斥逐。
連絡蟠結。深根固蒂。合爲一黨。互相倚附。各部堂司大半

嵩心腹之人。皇上自思左右心腹之人。果爲誰乎。此眞可
爲流涕者也。是皇上之臣工。多賊嵩之心腹。此其奸五也。
夫嵩之十罪。賴此五奸以彌縫之。識破嵩之五奸。則其十
罪立見。噫。嵩握重權。諸臣順從。固不足怪。而大學士徐階（時未得罪。其後階宰。）
負天下之重望。荷皇上之知遇。宜深抵力排。爲天下除賊（去嵩并計殺世蕃。以伸天下忠義之憤。不爲無力。）
可也。乃畏嵩之巧足以肆其毒。懼嵩之毒足以害其身。寧
鬱怏終日。凡事惟聽命於嵩。不敢持正少抗。是雖爲嵩積
威所劫。然於皇上亦不可謂之不負也。（攻及其身）階爲次輔。畏嵩之
威亦不足怪。以皇上聰明剛斷。雖逆鸞隱惡。無不悉知。乃

一向含容於嵩之顯惡。固若不能知。亦若不能去。蓋不過
欲全大臣之體。而姑優容之。以待彼之自壞耳。然不知國
之有嵩。猶苗之有莠。城之有虎。一日在位。則爲一日之害。
皇上何不忍割愛一賊臣。顧忍百萬蒼生之塗炭乎。況邇
來疑皇上之見。猶已有異離之心。志如再賜優容姑待之
恩。恐致以前宰相之禍。天下臣民皆知其萬萬不可也。臣
前諫阻馬市。謫官邊方。往返一萬五千餘里。道途艱苦。妻
子流離。宗族賤惡。家業零落。幸復今職。方幾一月。雖至
愚非不知與時浮沉。可圖報於他日。而履危冒險。攻難去

之臣徒言取禍難成僥倖萬一之功哉願皇上旣以再生之恩賜臣臣安忍不捨再生之身以報皇上況臣狂直之性生於天而不可變忠義之心發於中而不可忍每恨壞天下之事者惟逆鸞與嵩鸞已瘞死獨嵩尚在嵩之奸惡又倍於鸞將來爲禍更甚使舍此不言再無可以報皇上者臣如不言又再有誰人敢言乎伏望皇上聽臣之言察嵩之奸恣臣於嵩畏威懷恩固不必問也皇上或問二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諸閣臣諭以勿畏嵩威如果的實重則置以專權重罪以正國法輕則諭以致仕歸家以全國體則內賊旣去外賊何憂其不除其致天下之太平何有故臣欲捨死圖報而必以討賊臣爲急也然除外賊者臣等之責而去內賊者則皇上之事臣感皇上知遇之厚不忍負苟皇上再生之恩不能忘感激無地故不避萬死

嚴辭正氣剔骨鏤肝嵩意之殺公也決矣然讀公捨身圖報四字蚤已自分一死嗚呼此眞所謂捨生取義者也○公上疏顚末具載華亭墓誌中然讀公年譜幷赴義前一夕絕筆則所載尚有不盡者公奮迹孤童百苦備嘗嶄然克自樹立故所就轟烈如此英靈閒氣生不偶然天實成公以維持忠義之一脈可易得哉

明文遠卷四十七

甬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西昌羅景澍亦渾同選　受業羅仰錡愼調參閱

彈文二

乞察姦邪以光安攘大業疏　吳時來

連日伏覩聖明以邊事爲急將各誤事之臣究問大小臣工無不忻躍昔舜四罪而天下咸服文武一怒而天下永安正聖明今日之謂也夫邊臣尅剝軍餉以餽執政之臣罪也何辭至若執政之臣與之交結通同上欺人主下壞邊防探其所自厥罪惟均若不一併究治臣恐病根不除久必復發臣待罪諫垣有聞而不以告是之謂上負天子也臣不敢也臣聞四郊多壘士大夫之恥宋臣呂蒙正尚以四方無事遐荒賓服自卜相職之盡人問其故亶以爲我無他能可見惟知爲國求賢使文武各稱其職而已今大學士嚴嵩輔政已二十年若謂文武進退悉由吏兵二部則輔臣不宜下侵其事今旣下侵其事而引用匪人以致蠹國害民邊事日非誰之過歟嵩年已老志慮精神大不如前位極志滿無所他望唯有黷貨之心不自厭足私

令其子世蕃入直托言書寫干預國政擬票揭帖盡出其手旨意未下先已傳播人口世蕃亦每每先以示人不知辭避嵩會對臣言小兒之意如此如此臣謂聖天子明明在上萬機獨斷即有一二誤及幸執嵩宜自竭其愚不應謀及其子世蕃以輔臣之子自當避嫌不應窺覘幾微以市恩欺人於外也濫引伊親萬寀爲文選郎中方祥爲職方郎中彼此爲奸賄賂公行吏部推一官覆一事必稟自世蕃而後敢推敢覆兵部推一官覆一事必稟自世蕃而後敢推敢覆世蕃何曾有思報之心論其人之賢否事之是非助其父以忠於君上哉不過視其所入之多寡而已即不論他趙文華嵩所引用也征南回時將銀二萬兩銀絲帳一牀送與世蕃璧妾二十七人各金銀首飾一副世蕃猶以爲未足文華告病疏草即世蕃爲之若非聖天子明明在上文華且馳驛榮歸矣張經之被逮也將銀五千兩送與世蕃求救及其不免止將銀五百兩送還經弟張中州名曰路費夫經朝廷之罪人也若非先前受其重賄死後何爲賻以路費乎若非聖天子明明在上經且幸保首領矣王汝孝薊州失事將銀三千兩倪檢討梁紹儒過

與世蕃止問軍罪當有給事中袁洪愈劾去紹儒特畏世蕃不敢言耳蔡克廉一陞淮揚巡撫即行吉安府將銀三千兩送至其家赴淮不及數月賊報方急而克廉累陞戶部侍郎去年給事中張燦乞要久任蓋指克廉特未顯言之耳楊順誤國欺君陛下之所知也何功可錄而三陞其子既送監讀書又爲錦衣千戶及百戶乎人言陞賞一次順共用銀三萬兩方祥以職方司承行亦得二千則三萬之多必無疑矣臣思聖天子明明在上今已洞察其奸矣必不肯輕以廕子之典濫加順有罪之人必世蕃誤嵩嵩因以誤陛下也吳嘉會修邊冒破陛下之所知也何功可錄而驟陞三級廕三子乎人言嘉會將修邊銀兩打造銀器五扛送與文華轉送世蕃曾被尚書萬純面折其事今御史萬民英言其鑽刺結援蓋其所鑽所結非世蕃而誰臣思聖天子明明在上今已洞察其奸矣必不肯輕以廕子之典濫加嘉會有罪之人必世蕃誤嵩嵩因以誤陛下也夫爲朝廷弭盜安民於外者不過文武諸臣然而以督撫爲尊朝廷之激厲人心者不過曰賞曰罰然而以得中爲權今爲賄賂之行可以免罪可以脫身又可以陞官

陰子亦何難於兙軍民之脂膏以博顯榮誰復有任事任難爲朝廷圖久安之業者哉邊事之難人人知之若嵩其難必須自盡其力不能則繼之以死又不能則宜自度罔効以聽其罰於朝廷但不應掩其莫大之罪以竊非常之恩今日陞官明日陰子欺罔天聽一至此極也今之軍民貧困極矣謀國者旣乏長策又敢私其黨類任其掊兙而又酬以陞賞之厚典焉是幸賊之來以爲市也不亦深可痛哭流涕乎故今邊事之不振由於軍民之窮軍民之窮由於上官之貪上官之貪由於謀國之無人拔本塞源之

議論刻骨

驗願皇上察之也昔楊溥相業俱可稱述其子以事受誅家藏十萬金今嵩之貪汚萬萬楊溥而世蕃之很暴過於楊因每月二次差人搬運回家充斥道路絡繹不絕其果何所從來哉萬衆方艕南行俱各滿載人有萬百萬方十萬之號其在世蕃又可知也伏乞勑下九卿衙門提證如果臣言不謬將嵩放歸田里以存國體世蕃肆諸市朝以正國法庶幾天討彰而弊源淸將內順治而外威嚴安攘大業撫揭古今於東征西討無難矣

剴狠當道破膽言之置一切死生禍福於度外與忠愍並皆鐵漢也

早正奸臣誤國以決大策疏　沈鍊

臣竊見輔臣嚴嵩受國重任視如鴻毛貪婪之性疾如膏肓愚鄙之心頑於鐵石當此之時不聞其勞心焦思延訪賢豪咨諏方略以爲治國安邊之策惟與伊子世蕃日夜圖維不過爲自全之計人有欲爲忠謀奇計者恐其勝我也多方以阻之人有欲貢諛言諂色者樂其親我也則曲意以交之揣摩之術利於錐刀而不用之以經國砥礪之態病於夏畦而不用之以親賢納賄以鬻官吏也已成常例則心知其過而不能囘朋莛以結士大夫也用市虛文則

切中嚴氏

外懼其顯而不能止原其所以納賄者以爲旣得其財而又可以制其心旣得其心又可以資其力此其爲身謀善矣其如誤國之事何哉邊將非多用黄金不可以得官彼曷肯奮身却敵以錢而買死守臣非累逼書幣不可以致譽彼曷肯忘己愛民以私而爲公乃今考察之時又其父子獲利之日矣朝廷賞一人則曰由我而賞之也罰一人則曰由我而罰之也於是人人皆思所以討嵩父子之愛憎而不復知有朝廷之恩威矣臣非不能指其細姑舉其罪之大者有十納將官之賄以開邊陲之釁罪之一也受

諸王餽遺令宗藩失職罪之二也攬吏部之權奸贓狼藉至於驛丞小吏亦無所避官常不立風紀大壞罪之三也索撫按之常例奔走書使絡繹其門以致有司聚斂而百姓之財日削教化不行罪之四也陰制科道俾不敢言罪之五也蔽賢嫉能中傷善類一忤其意必擠之死地而後已使人爲國之心頓然消沮罪之六也縱其子受財以致怨天下罪之七也月月搬移財貨騷動道路民窮財盡國之元氣太虧罪之八也爲內閣久而奸貪日甚無一善狀罪之九也不能協謀天討以舒君父之憂罪之十也故

今外寇之來者三尺童子皆知嚴嵩父子之所致也又況重之以十罪乎吏部尚書夏邦謨名爲公室之臣實爲私門之吏大事面白嚴嵩而後敢行小事書通世蕃而後敢發三公但參謀議豈可以父子而干預六卿之政耶爲邦談者少有骨鯁之風昌言執法彼不能不回面而改行稍能陰掯其手不過解官而去耳惟其計利之心一動則患（剖皎肺腸）失之謀百出始也因賄而得官既也因官而得賄勢利陞於膠漆道義薄於秋雲妾婦之道至工丈夫之心已喪如之何其察天下之官吏也官吏之言曰內閣吏部要錢吾黨守清無益於是內外遠近相視成風廉恥不行盜賊蜂起今之考察將以進廉退貪不除此三人者雖日去贓墨之吏無庸也身爲汚辱之吏而曰我將進賢退不肖也吾誰欺欺天乎使內閣吏部盡忠則六卿盡職矣又何至於丁汝夔之失事乎伏乞皇上勅下廷臣將此三人詳議其罪應誅而誅應斥而斥則賞罰明而賢否別忠臣義士無不仗劍而起矣遐若飈風大作皇上所宜速發乾剛以回天變以慰人心臣不勝惓惓激切之至

忠憤鬱結發爲讜言真有撼南山決東海之意亦有鷹鸇逐鳥雀之意殺機從此伏矣雖然志士仁人捨生取義與日月爭光可也

貪橫廕臣欺君蠹國疏

鄒應龍

臣竊惟朝廷之優禮臣下何其至哉貴以崇爵富以厚祿以榮其身以潤其家足矣然未已也猶恤其私而廕及其子若孫焉復爲之崇爵厚祿寵其父祖亞焉朝廷之優禮臣下何其至哉夫是則爲之臣者正宜夙夜匪懈雖捐糜其軀猶不足以仰答萬一也而況有貪橫欺罔靡所不至者可不爲之切齒痛心也乎此臣所以不避鈇鉞而敢披瀝於君父之前也切照工部左侍郎嚴世蕃本以父官得丞簡命歷陞清要佐貳冬卿朝廷之優禮也可謂至矣爲

世蕃者臣不知宜何如以報朝廷也夫何頻年以來大肆身謀蔑視國法臣不暇一一悉數其罪謹擇其尤者一二以瀆天聽夫爵賞者朝廷之典也臣下惡得而私之然世蕃則視猶己物廣致賂遺每一開選則某官銀若干某官銀若干至於陞遷也亦然某缺銀若干某缺銀若干群眾相競則價值轉增蓋未有不遂其所需而可以自然得者試舉一以例其餘往年吏部稽勳司缺主事凡貲格相應者悉就而謀之如群兒爭啖一餅然於是世蕃之門紛然如市有刑部主事今告病禮部祠祭司員外郎項元治者

本爲富家必欲得此乃增至一萬三千金世蕃家人嚴年爲之遞送竟陞吏部主事人以所贈之數有符昔之富民沈萬三者乃以沈官兒呼之士論囂然醜聲日甚本官尋以抱愧抑鬱遂告病去夫京官之陞轉未必盡此輩也然此輩不終無也夫是以往歲河南道監察御史今陞河間府知府張九功條陳時事有謂吏部舊用千金今則增至萬金者蓋至元治而言之惜乎不明言其姓名而公論至今惜之爾今歲三月揀選官員有舉人潘鴻業者欲得山東臨清州知州自揣八百金乃稱貸在京賈人一千五百

金託中書嚴鴻以二千二百金送世蕃竟除此官於是宰執大臣多有面斥其非者鴻業則惶恐自失事遂露於同儕夫有司之陞授未必盡此輩也然此輩不終無也竊念京師借貸利半其本如此官者計速償已不下三千金矣奈何不取之民而誰取乎夫即此二事觀之則餘可類推矣不特此也每遇歲時及父子生日中外各官俱有餽贈遂爲定例畧不見疑然則世蕃父子所蓄可勝計哉以過送之人言之有轎夫牛班頭者有家人嚴年者有親識中書羅龍文者有伊子中書嚴鴻者此輩固多而此數人則

其尤著者爾然數人之中嚴年尤甚蓄甫主人勢焰熏天故彼自爾尊重以鶴山爲道號與士夫相往來歷年贓貨何止百千萬金往歲大學士嚴嵩生辰彼則以數萬金爲壽夫家人之富如此主人當何如耶又有極惡家人嚴冬者今在南京揚州儀真等處用強奪買人田產數十處每處價可數千金賣者價銀纔得十之四五而已剝取民財侵奪民利如此類甚多昔人所謂敢怒而不敢言者其斯之謂歟夫世蕃黷貨欺君不忠甚矣然猶有可議者往值母喪例應回籍荷蒙皇上軫念伊父嵩年老綸音留以待

養命其子錦衣衛都指揮僉事嚴鵠送喪夫爲世蕃者猶當比例陳情以盡子道可也夫何一聞成命遂喜不自勝蓋彼自知所爲不道惟恐身去被人指摘且縱淫偷安已久亦不任行路苦辛應酬倥偬也故肆然家居明示謝客牕通賄遺姬妾滿前酬飲竟夕今一日已有而憸心不悛昔人謂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者臣敢必其不可得矣然猶縱子鵠沿途取索郡邑爲空恣意鞭箠民生塗炭此其爲心何如也夫今天下水旱頻仍倭奴未服民窮財盡難以措置者正由世蕃父子貪淫過甚爲官者勢必剝民脂膏

空人皮骨以奉彼之欲以償已之費而後已夫是則民奚以不貧民貧則國奚以得富去歲因天旱奉旨斥貪墨荷蒙皇上聖明所斥降者凡數百人而此賊實爲罪首反不與焉何則彼父子積威所劫天下畏之如虎狼蛇蝎且黨類布列搖動掣肘言之自取禍階故人不敢及之耳比臣待罪行人原無言責今蒙聖恩擢以言官尚何愛惜一死而緘墨苟容以負皇上以負祖宗乎恭照工部左侍郎嚴世蕃本以鄙夫謬膺蔭秩不思奉公盡職顧乃罔上行私朋開請託之門汚同狗彘陰塞忠良之路很似豺狼項元

治一主事也乃受金一萬三千則陞京堂者所獲之多共見潘鴻業一知州也必用金二千二百則轉方面者所費之數可知任中書羅龍文爲腹心自目之曰此吾弄臣是朝廷之官輒敢玩僞聽家人嚴年之主使人稱之曰鶴山先生是童僕之賤亦爾尊榮一歲而生日禮節序禮各臣之解送魚貫珠聯一季而茶菓儀問安儀各處之餽遺斗量車載遞運珍奇寶貝水陸絡繹無休道路爲之長嗟奪占田地房屋左右侵凌未已士民付之一嘆錦衣玉食僭擬王侯作福逞威權傾中外生民之膏髓剝斂無遺時事

之艱難坐視罔恤居喪無禮教子惟貪不孝不忠大姦大惡故天下雖婦人小子亦願竊其肉而泄其憤懣之心然內外有文武百官莫敢指其名而數其欺罔之罪此臣所以切齒痛心而冒死以瀆天聽也再照大學士嚴嵩致位首相受國厚恩植黨蔽賢何有廟廊之度招權納賄實同市井之爲庭訓無方官常失職戒之在得甘背先聖格言專權選官輒犯天朝明律此其罪當首論者也錦衣衛都指揮僉事嚴鵠叨朝廷之冠裳藉父祖之威勢視祖母喪爲奇貨一路恣意需索郡邑因之罄囊選錦衣官爲近臣

百官極力承迎豪傑爲之喪氣此其毛頭鼠輩亦敢狐假虎威罪當併論者也如蒙皇上俯納臣之愚忠洞察逆黨如果臣言不謬將嚴嵩等或姑令退休或加之顯罰或斬世蕃之頭懸之藁竿以示天下萬世爲臣子不忠不孝者之戒則天下之人有不稽首稱快仰頌聖明者未之有也如是則邪黨可以漸除善類可以日進官清則政善政善則民安國用有不足四境有不寧聖化有不隆盛者亦未之有也如或臣言不實則願斬臣之首亦懸之藁竿以謝世蕃父子以爲天下萬世言官欺誑者之戒則臣雖在九泉亦無恨也臣干冒天威無任惶悚戰慄之至

前此攻嚴氏者或謫或死均受顯禍此疏上而嚴氏父子敗矣大奸既去海內快心羣忠亦爲吐氣敬錄此疏與萬世君子誦之

罷姦佞以勵臣節疏　王廷相

臣惟禮義廉恥立國之四維洞貫乎奉君人之大柄匪四維以攝之則風流波靡其潰靡極匪大柄以馭之則奇惡長奸其亂將大歷考古昔聖帝明王臻美當時垂休百世率由是道莫之有改也今陛下明聖洞燭幽隱收攬威權親握大柄雖古帝王何以加之陛下之臣乃有不公不法冒姦惡以叨大位亦既暴白之矣陛下亦既洞悉之矣而猶使之自決隄防自破廉恥強辯飾非靦顏在位是不能不吐露血誠仰望陛下早爲之所也近該科道等官交章

論劾吏部尚書汪鋐在任奸惡情狀該鋐自陳乞休節荷溫旨勉留臣仰見陛下推誠待物以禮遇下一以全大臣進退之體一以養士人廉恥之節甚盛休也臣聞賈誼有言曰上設禮義廉恥以待其臣而下不厲節行以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汪鋐若果以禮義自防以廉恥自厲當不惡人言披瀝誠悃再四陳乞必於求去則陛下優容之體大臣進退之義兩得之矣今汪鋐自陳略無懇詞且強爲飾辯大肆猖狂全無忌憚臣聞宋仁宗時任用臺諫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廟廊則宰相待罪至今相傳以爲

盛事今鋐處聖明之朝敢肆其姦佞貪鄙之狀掇拾奏辯欺藐朝廷天下後世其將謂何臣實不勝憤忿其汪鋐姦惡諸臣已悉言之臣不敢贅惟觀其奏辯之疏必欲上挾輔臣旁及僚友下連司屬以圖根盤蒂固之計人皆指爲神姦鬼猾牢不可破臣則知其實市井無賴小人之所爲而鋐甘心爲之決裂甚矣其辯諸臣劾己者俱指爲挾私夫挾私與否臣不能知然使鋐平日果正大光明清白自持人雖欲挾私有言將以何爲指實鋐不自引咎而惟欲以挾私一言鉗制言官之口古來姦臣肆惡堵塞言路皆

此等之言爲之也近聞其語曰御史出外巡按自有許多政事當幹不在進言臣聞之實驚且駭此實李林甫專權誤國之術而鋐取以自用耳昔李林甫作吏部欲蔽塞人主視聽自專大權明詔陳官謂曰今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之不暇烏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悔之何及時補闕杜璉上書言事即黜爲上邽令自是諫諍路絕而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無復直言任李林甫之所爲矣今鋐以林甫自待臣不知其視陛下爲何如主也至於所言欲禁偽學此尤奸險兇惡敢於無禮自有

宋大儒闡明道學之統我祖宗列聖及我陛下聖聖相繼以道化民而於中勅天下提督學校憲臣之諭猶拳拳焉道久化成天下之士方知講明義理砥礪名節有所倡而勉於為善有所畏而不敢為惡今鉉欲以此為禁將欲使人盡如鉉貪眛無恥蠅營狗苟桎梏於貨利不顧禮義不惜廉恥然後為善耶何其不忠之甚也昔漢桓帝誤聽宰修而有黨錮之禁唐文宗誤用訓注而有朋黨之禁宋哲宗寧宗誤信蔡京韓侂冑而有奸黨偽學之禁一時端人正士斥逐殆盡至今言之猶足酸鼻漢唐宋之天下竟以滅亡載在史冊一一可覩也今鉉欲取以誤陛下臣不知其覩陛下為何如主也臣反覆觀鉉之疏其姦惡無恥其可槩見而陛下猶不即斥去尚使供職者臣仰觀陛下之意欲存大臣之體以聽其自決耳然禮義可行於君子而黜罰當加於小人臣觀汪鉉之意決不能自裁以義懇切求休以仰承陛下之休美何也臣有以驗之而知其然矣往年汪鉉在都察院科道諸臣嘗糾劾其奸惡至斥為面帶于厚皮鉉乃強顏就列動輒肆辯今復蹈之是陛下之所知也不知果朝大臣被劾曾有此論辯否乎被劾人員

不許論辯所以防姦撤壅故祖宗重禁之今被劾論辯實自鉉始此知其不能懇切求退一也後遇吏部尚書員缺鉉乃自陳才能獻於陛下以求任用其轉吏部亦有疏上陳臣猶記其語曰使臣十年不死得以十年在部而天下有不治者請斬首以謝不職之罪夫天官冢宰人物之權衡陛下所慎重而不輕以授人者也苟非其人一日不可使居其位而況可以自售得之且使之十年在位乎鉉之意不過欲媚假寵招權納賄行私報怨以肆姦惡耳其為此言誠溺於其中而不覺也此知其不能懇切求退二也夫官階之可予可奪陛下實主之也臣下何得而專之往年陛下嘗有旨責吏部矣為汪鉉者自當輸情服罪祇候明旨可也却乃先前權門長跪乞憐且曰汪鉉得吏部尚書是老先生與的（各節插地）全仗老先生扶持其跟隨官吏莫不掩口非議一時士夫傳以為笑雖卒以嫁禍而鉉之行檢益彰於人此知其不能懇切求退三也夫由前觀今則汪鉉姦邪成性無恥自恣若非待陛下明示譴發彼必貪眛隱忍戀棧慕祿且或不免有長跪乞憐如昔日之所為者是不惟有負陛下待大臣之盛心其為汙聖朝清明之化

損國家威重之體亦不少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旣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曾謂以患失之鄙夫而可使之冒大位列淸班乎且家宰者百官之倡也士風者治理之機也上古所以稱治者以士夫尚廉恥而風俗厚也後世所以不治者以士人寡廉鮮恥而俗薄惡也今之士風惟奔競交結阿諛獨諂之爲務而禮義廉恥漫不知爲何物若汪鋐者前後論劾幾數十疏且猶偃然在位恬不爲怪談笑如故摇辯不已是無禮義廉恥之尤者也今其奸惡已敗露矣陛下若不

亟去之則在朝諸臣將益倣傚成風廉恥道喪實不知其所底極故臣欲陛下亟去汪鋐者非有深讐宿怨於鋐實以百官表率之地非鄙夫壬人所宜久據而強辯無恥之臣尤非聖世所宜有正以尊士習而勵臣節也孔子曰遠佞人記曰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是無非言斥邪遠奸實乎治天下之大機括也伏願陛下俯察臣下之奏深惟治理之原察汪鋐奸佞欺負之狀早爲罷黜別選德望素著老成廉靜公靖直亮大臣一員以充其任使凡內外大小臣工知有姦佞無恥如鋐輩者決不容於堯舜之世而相勉爲善不敢效尤則士習可端風俗可正而太平淸明之治可坐致矣實天下生民之幸宗社無疆之幸

詞嚴義正凜慄霜寒不特説國家巨奸膽俱破而所以激揚人品扶持世道於是疏亦有賴焉

甬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西昌羅景泐亦渾同選　　受業羅仰錡慎詢參閱

彈文三

劾宦官疏　　韓文

臣等伏念人主以辨奸爲明人臣以犯顏爲忠故羣小之奸逼近君側勢足以危社稷亂天下伏未及發是謂禍萌故曰萌不可長臣等幸待罪股肱之列值主少國疑之秋仰觀乾象俯察物議瞻前顧後心焉如割至於中夜起嘆

臨食而泣者屢矣臣等伏思與其嘆而泣不若昧死進言即使進言以死不猶愈於緘黙苟容乎此臣之志亦臣之職也臣等伏覩近歲以來朝政日非號令欠當日入秋來視朝漸晚仰窺聖容日漸清癯皆言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劉瑾丘聚等置造巧僞淫蕩上心或擊毬走馬或放鷹逐犬或俳優雜劇錯陳於前或導萬乘之尊與外人交易狎暱媟褻無復禮體日游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志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華考厥占候咸非吉徵切緣此等細人惟知蠱惑君上以便已行私而不思赫赫天命皇皇帝業在陛下一身（真愛君愛國之言而不及見聽）今大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游宴損神起居失節雖將此（此正德所以召亂也）輩虀粉菹醢何益於事乎昔我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列聖繼承傳之先帝以至陛下先帝臨崩顧命之語陛下所聞也奈何姑息羣小置之左右爲長夜之遊恣無厭之欲以累聖德乎竊觀前古閹宦誤國其禍尤烈漢十常侍唐甘露之變是其明驗今照馬永成等罪惡既著若縱而不治將來無所忌憚爲患非細伏望陛下奮䃾斷割私恩上告兩宮下諭百僚將馬永成等拏送法司明正典刑

以回天地之變以泄神人之憤蚤消禍亂之階永保靈長之業則皇上爲守成之令主臣等亦爲太平之具臣矣事關安危情出迫切不勝戰慄俟命之至

此李獻吉代草而韓公爲之芟定者去枝存幹詞氣凜然事雖不濟老臣忠愛之意固當耿耿千古

秘錄附　　李夢陽

初今上即位青宮舊閹等日導上狗馬鷹兎鞞唱角抵漸棄萬幾罔親時號八虎而段敏黃偉雖青宮舊閹以端愨斥不信用會段坐病免死於是戶部尚書韓文每朝退對屬吏言輒泣淚數行下以閹故而郎中李夢陽聞說之曰公大臣也義共國休戚徒泣何益韓公曰柰何曰比諫臣有章入交論諸閹必下之閹矣夫三老者顧命臣也聞持諫官章甚力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殊死爭閣老以諸大臣爭也持必更易力易爲辭事或可濟也韓公於是捋鬚昂首

毅然改容曰善即事弗濟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以報國翼日早朝韓公密叩三老三老許之而倡諸大臣諸大臣又無不踴躍喜者韓公乃大喜退而召夢陽令具草草具韓公讀而芟之曰是不可文文上弗省也不可多多覽弗竟也而王岳者亦青宮閹也剛厲而無阿頗亦惡其閹儕初閣議持諫官章不肯下諸閹者業窘相對涕泣會諸大臣疏又入於是上遣司禮者八人齊詣閣議一日而遣者三而閣議持卒不肯下而岳者八人中人也顧獨曰閣議是明日忽有旨召諸大臣諸大臣者蓋人人惴也既入左

掖行吏部尚書許進首咎韓公曰公疏言何韓公於是故曳履徐徐行而使吏部侍郎王鏊邀詰閣探動靜閣老劉健語鏊曰事已七八分濟矣諸公第持莫輕下至左順門閹首李榮手諸大臣疏曰有旨問諸先生諸先生言良是無非愛君憂國者第奴儕事上久不忍即置之法耳幸少寬之上自處耳衆震懼莫敢出一語答李榮而韓公曰此舉本出自公公云何韓公曰今海內民窮盜起水旱頻仍天變日增文等備員卿佐靡所匡救而上始踐祚輒棄萬幾遊戲無度狎匿羣小文等何得無言韓公言雖端而氣

不勁又鮮中肯綮於是李榮哂而曰疏備矣上非不知今意第欲寬之耳諸公遂甍然而退蓋是日諸閹者窘業自求安置南京而閣議猶持不從諸公乃竟衛爾退惟王鏊仍前謂榮曰設上不處如何李榮曰榮頸有鐵裹之邪而敢壞國事榮入而事變矣是夜立召劉瑾入司禮而收王岳范榮詔竄南京尋殺二人於途已文進斥劉謝二老顧獨懇留李而韓公輩詢詢咸拔茅散矣變之起大抵莫可詳而李榮則曰諸大臣退而瑾儕繞上前匍伏哭痛首觸地曰微上恩奴儕磔餧狗矣上爲之動而瑾輩輒進曰害

奴儕者岳也。上曰何也。曰岳前掌東廠也。謂諫官曰先生有言第言而閣議時岳又獨是閣議。此其情何也。夫上狗馬鷹兎岳嘗買獻之否。上心所明也。今獨咎奴儕。既而孫復伏地哭痛。上於是怒。而收王岳。瑾又曰夫狗馬鷹兎何損於萬幾。今左班官敢譁而無忌者。司禮監無人也。有則惟上所欲。而人不敢言矣。上於是詔瑾入司禮監。此其亢亦近。第難盡信耳。又聞閣議時健嘗推案哭。謝亦啓卒。晉閣休。獨李未開口。得懇留云。

存此一段公案正見有明治亂之幾。而茶陵之有愧於劉謝者從可攷見。韓公奮然一擊實北地贊成之。瑾所以欲殺北地者其禍胎此

急除大逆權官以禦大亂疏　林俊

臣惟人臣進言。非盡死不足以爲忠。夫死豈人心所欲哉。言而人主不聽。又從而怒之。則不幸死耳。言而人主聽之。聽而又行之。則宗社危而復安。人心失而復得。世道亂而復治。朝廷之福何加焉。故忠憤愛國之臣。常試一身之禍。以斡回朝廷之福。昔元政不綱。姦臣擅柄。羣雄並起。我太祖奮迹民間。百戰而得天下。至難也。我太宗仁宗宣宗英宗憲宗孝宗世累憂勤。以保天下。至難也。不幸孝宗上賓。以至完天下付我陛下。當時顧命之言。審記之矣。必不欲盡逐其舊人。而獨任一內臣劉瑾也。陛下有二帝三王之資。劉瑾不欲陛下有二帝三王之聖。又不欲天下享二帝三王之治。陛下倚任劉瑾。如伊尹如周公。劉瑾不欲陛下爲太甲爲成王。面欺腹誹而目傷。無所不至。陛下未察也。干紀奪柄。自古姦邪弒逆之賊。如趙高如石顯如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如陳弘志劉克明如宗愛如蘇佐如王守澄仇令孜楊復恭如劉季述如韓全誨。有一大惡可危人主而破敗人國者。劉瑾皆備之。劉瑾古今惡魁也。今近而京師。遠而天下。皆曰兩皇帝。朱皇帝劉皇帝。又曰坐皇帝

立皇帝謂陛下居皇帝之位而劉瑾實秉皇帝之權陛下
朱姓朱皇帝劉瑾劉姓謂劉皇帝也陛下時不視朝劉瑾
西南向倨立鴻臚寺唱各官叩頭而題奏下其部與其勅
其酒飯皆其言語各官起身鴻臚唱向東作揖故謂陛下
坐皇帝劉瑾立皇帝也夫高卑以陳貴賤位矣惟名與器
不可以假人君作福臣無有作福君作威臣無有作威偪
則僭僭則亂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今
夫天至尊也帝雖爲天所立不得並稱天故曰天子帝至
尊也太子爲帝之副雖帝所立不得並稱帝故曰帝子宜

有給事之內臣得僉稱皇帝趨朝者之間得受諸臣朝見
之揖哉春秋無將將則必誅劉瑾固不特謂之將矣國家
成法制於太祖遵守於太宗至精密也劉瑾盡取而紛更
之陛下尊爲天子容制於一權宦不能庇祖宗耶大臣擇
於孝宗至當也劉瑾盡誣而擯斥之劉大夏最賢禍最大
劉健謝遷馬文升韓文楊一淸許進馬中錫又賢禍又大
張敷華亦以憂死僅一林瀚俟命獨存是明不足我孝宗
故與孝宗抗也陛下尊爲天子容制於一權宦不能庇其
父耶太皇太后皇太后將被離間使純懿之主毋忍下家
奴之色受其挾取陛下尊爲天子容制於一權宦不能庇
祖母母耶故事皇太子未舉舉未立親王一位不之國爲
根本慮至深遠也劉瑾讒間榮王徑遣之國致陛下於孤
立中外人心無不爲陛下私危者陛下未知也劉瑾又傲
視榮王挾取其物無所畏忌陛下尊爲天子容制於一權
宦不能庇其身與其叔耶藩王金枝玉葉陛下同派者
也劉瑾吹毛刮垢日恣索害陛下尊爲天子容制於一權
宦不能庇其族耶劉瑾安受皇親夏儒之跪拜呼呵叱咤
無與市兒重索其金陛下尊爲天子容制於一權宦不能

庇外家耶公侯駙馬伯非勲則親與都督等官皆朝廷之
腹心爪牙同休戚者也劉瑾嘶罵驅索任情中傷今日縄
其弟兄明日縄其子姪又明日勒回話勒閑住勒半俸又
甚則不顧鐵券之誓平江伯陳熊身發充軍手下人發梟
首致陛下盡失勲戚之心內閣九卿非賢則舊與科道等
官皆朝廷之股肱耳目致太平者也劉瑾誅求凌侮極力
嫁禍今日杖某死明日枷某死又明日發某爲民充軍又
甚則已死之都御史錢鉞忍心種禍抄沒其家出差之都
給事中許天賜葬事嚇財逼令自殺致陛下盡失文臣之

心二十四監或歷事累朝或守禮識事陛下之侍御左右與劉瑾同輩者也劉瑾敗李傳類廢置由心今日易鎮守明日易掌印又明日易管事又甚則王岳之賜死蕭敬鄒原麥秀扶安丘聚之間廢罷黜致陛下盡失近臣之心指押千百戶或起艱難或由勳績劉瑾故阻其替襲辦其比試今日謫某衛明日降某官又明日充某軍致陛下盡失武臣之心屯田將無而作有稅糧既免而重徵法令煩苛搖手犯禁官校逮絡繹眼無分如龍舟競渡楚習俗也則張大其事覓藉其家服器過侈吳習俗也則張大其事又

籍其家使富者不能自保貧者無以自存致陛下盡失天下軍民之心且一家之用為財易足也劉瑾刮盡天下之財富於內庫非欲為逆藉邀人心何聚財之多如是耶一家之居為屋易足也劉瑾盜盡關防之屋多於內府非欲為逆屯駐兵馬何聚屋之多如是耶一家之乘為馬易足也劉瑾奇盡西北之名馬非欲為逆給發騎兵何聚馬之多如是耶中外傳聞劉瑾議將京軍邊軍更番上操為張永所阻奏將京軍官校隨同祭掃為張永所阻信有之劉瑾之叛逆不特京師知之天下知之至同類亦知之矣獨

陛下未知也臣聞京師盜賊之起曰由劉瑾之致兩直隸山東河南盜賊之起曰由劉瑾之致臣未詳也廣東廣西福建盜賊之起曰由劉瑾指差查盤剝削匱竭之致臣則詳知之江西盜賊之起由劉瑾指差勘事剝削匱竭之致湖廣盜賊之起由劉瑾兩差許處備荒索銀十數萬兩剝削匱竭之致則臣親詢之今四川夔保藍五等盜賊之起由劉瑾之革撫民播州安寧天苗等變賊之起由劉瑾之庇楊友及剝削匱竭之致臣則親審之又聞雲南貴州土彝縱橫盜賊充斥亦由劉瑾多方誅求剝削匱竭之致而

前日官軍亂遼東今日官軍亂寧夏賊殺守臣僭立安化明以劉瑾專權自恣動搖中外所當共誅為言是劉瑾即未自反遍天下人已盡反矣夫世道治亂係綱紀係人才係風俗今紀綱大壞人才大壞風俗又大壞猶敢矯誣謗毀謂亂起孝宗至須之詔旨謂欲振起綱維剗革姦弊曾不思孝宗聖仁寬大堯舜禹湯文武之君殷中宗周成王宋仁宗不能及也謂孝宗手致之治不及劉瑾手輔之治何前之大治而今之大亂也臣子為君諱孝宗誠不及猶當曲諱況誠聖治敢誣而毀之耶且劉瑾滔毒慘階羅織

害人如邊權衡折鹽課拖欠自有官搉籠戶今却追巡撫巡鹽在道回家併宿驛舍自有杖罪正律今却發爲民枷號死罪罰贖之米不過五十石今公罪充科却罰一千石五百石是免科之杖反加贖死二十等一十等耶公罪罰及身死贓物追及子孫古有之耶濁官取受不能盡無然一二十兩三五十兩至一百兩亦極矣劉瑾取受始即三五百兩繼即一二千兩繼即一二萬兩又甚至十餘萬兩少逆其意應手及禍以致鎮守司府等官盡平生而易節趨阿奉以逃刑貪者如餓虎廉者如乞兒至於取受之廣無貴賤貧富大小無不被其害劉瑾處事率多類此臣久處林下未能盡知陛下試許廷臣直言無隱自有數其惡者臣疎遠之言未足深信伏望陛下少霽顔色將臣奏面諭兩宮面質皇親府部文武大臣各監老成内臣各科道部屬郎署等臣各守衛關營官兵各坊市細民一不如臣所言臣甘欺罔重罪臣與劉瑾素不相識素無讐怨劉瑾斥逐正人朝野爲空獨臣一人幸免前年投無名奏内廷之時明對諸臣許臣忠義及今又有巡撫之起臣宜以知已爲報顧若操戈而入室若臣受三朝厚恩誠不忍坐視

天下將亂宗社將危而不之救昔崔洪薦郄詵詵奏洪王鳳薦王章章劾鳳安祿山薦顔杲卿杲卿討祿山臣敢以一德之私廢天下公論忘宗社至計哉伏望陛下獨奮乾剛大發割愛公處劉瑾以謝天地謝祖宗謝天下重處臣以謝劉瑾則大道以去大亂可平矣

自古閹宦之禍酷於有明而王振劉瑾魏忠賢其尤也蘭林公此疏詞氣凛凛已爲楊左前導獨公處其幸後來者處其不幸耳

慶幸討戮宦賊疏　林俊

臣在得漢軍中聞賊臣劉瑾謀逆事覺陛下特正典刑以大洩天地祖宗臣民之憤爲我明萬萬年至計臣驚喜慶幸祖宗在天之靈陛下嗣大歷服之光其有是盛舉矣初賊瑾無故駕朋黨之說戕賊大臣捏殺言官凌蔑同類摧剝羅織天下之人臣謂此奸臣弄權之故智然猶古無是甚也比聞遣榮王之國修行宮致陛下外寢臣撫心出涕謂此賊必反無疑故事太子未舉舉未立立未長親王一位不之國宋仁宗高宗未有子聽司馬光婁寅亮諸臣之

言求宗室之賢養之宮中所以杜亂源爲國家深計夫庶民忠奴猶慮主人之孤立況陛下爲華裔民物之主賊瑾容置之孤立耶榮王已之國賊瑾當循司馬光婁寅亮故事輔陛下如仁宗如高宗擇宗室一二位十餘歲之賢養之別宮在國家謂之杜亂在時俗謂之益子俟皇太子誕生生而立立而長遣之歸國未晚也孝宗時陛下爲皇太子已長尚未遣榮王之國今皇太子未生賊瑾豈容徑遣榮王之國耶其陰謀逆計謂必置人主孤立孤立則易圖噫聞亦寒心況賊瑾舉此等事耶自古君門九重所以嚴

人君之衛非觀美也庶民之家高垣重戶夫婦夜同寢處以防寇偷我太祖夜起竊聽四外無人聲方就安寢著之祖訓非過慮也夫物貴者謗益況天位至貴者耶人間腹心惟夫婦最爲可恃帝王之家寧庶民之家比耶陛下所恃腹心僅三宮豈容離深宮就外寢寄命他人措身於孤危之地也哉其陰謀逆計謂必置人主淺便淺便則易圖噫聞亦寒心況賊瑾舉此等事耶臣驚憂勃鬱終夜不得寐起草一疏爲急除大逆以弭大亂事既與御史陳茂烈私議無一人可託齎進無一人可託寫本相對伏泣及迫

四川稍稍所聞令教諭范府膳清臣自分必死家分必滅無疑惟念川民久罹賊禍方匿宸憂擬俟平賊疏上此奏又不知其私造御寶御袍宮牌牙牌火藥軍器反形逆跡若是其狂悖也天幸假手張永先發其奸陛下神武英斷立決此獄爲國家大幸然徐思之爲危亦至矣固不得不自寒心預防而早辨也昔風沙衛殿國楊思勗平亂春秋綱目書之謂功出閹寺國爲無人今賊瑾謀逆國勢如千鈞繫一髮舉朝文武無一人言之獨幸內臣一永也幸一永傷文武之無人也傷文武之無人亦以見陛下信文武

之臣之不如永也信文武之臣之如永者不有早發其奸
致板蕩土崩若是之危迫耶此春秋綱目之深意也臣僻
遠不知永請討瑾之後曾請陛下如仁宗高宗擇宗室一
二位十餘歲之賢養之別宮曾請陛下撤行宮回內宮倚
三宮為腹心夜同寢處使禍患消弭福履蕃盛如其未然
是永尚未知杜亂之源也抑永固未學宜未喻也文武之
臣無一人言之得無過耶臣聞近文武大臣有欲與二三
內臣會推誠有是否不以前是之腹心專託瑾故致亂今
是而兼託諸人以杜亂耶不知前是之腹心專託瑾而致

亂願今是之兼託容保無瑾者乎今是之兼託保無瑾繼
是之兼託容保無瑾者乎臣不敢遠引竊就本朝論之王
振之後保無有振也而有吉祥吉祥之後保無有吉祥也
而有劉瑾夫得隴望蜀貪饕富貴有何紀限人心者可盡
信乎周官六卿分職而百官統於冢宰九伐掌於司馬今
吏兵二部是也使內臣應預剧制之矣我太祖稽古建官
又制之矣其未然宜皆有說弊之端其未可自我始也大
陰陽日月寒暑各有分職而同成歲功侵則災而不成歲
人君體天其未可改也臣又聞吏部取楊一清當矣其他

或失舉正逆瑾之黨當矣有二黨魁猶為失刑夫為戶部
莫如韓文許進為內閣莫如劉健林瀚謝遷王鏊春秋舉
讐舉親方撥亂反正之始而不引忠亮端謹不可屈之人
徒取圓熟治未可望也黨魁非正亂何時可弭乎累朝大
臣不忍加罪累朝厚恩獨忍忘耶身任舊臣甘心新主役
狠同適贊逆賊以亂人國覬神器孰不可忍耶春秋誅奸
誅於既往生未宜失賊也誰為陛下畫數策者非誠無識
則有所私方是時猶言官不言文武大臣不言輔臣不言
噫可畏矣觀治者未可以息憂矣伏望陛下法古而憂畏

慮遠而慎微時時以專任賊瑾之誤為戒術用孝宗舊人
修復孝宗舊治正二黨魁與吞舟而漏網者則聖德日光
聖政日清天位日固人心日安祖宗造明之盛業永以昌
茂臣雖死猶生之年謹錄前奏葉隨本上進非欲衒事後
之贅詞亦欲天下後世知忠憤之激雖久朋老病疏遠之
臣猶不能已制治保邦之主所以信文武之臣者不得不
專杜塞禍亂者不得不早賊臣逆子尚知憚而易意矣
慶巳往正所以戒將來憂國奉公思深慮遠真所謂社
稷之臣也

明文遠卷四十九

甬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西昌羅景渤亦瀍同選
受業羅仰錡愼調恭閱

彈文四

綱常大分宜明弑逆顯刑難掩疏　孫愼行

臣以待罪家居杜門七八年不敢一問世事偷皇祖皇考相繼賓天勉隨諸臣匍匐哭臨哀號無地傳說紛紛謂皇考速逝雖云夙疾實緣醫人進藥不常一時形迹可駭可疑視邸報有鴻臚寺官李可灼進紅丸兩丸乃原任大學

士方從哲所進凡進御藥須太醫院官呈方并傳示天下藥咀片須一一揀點明白恐致失悞可灼非用藥官也丸不知何藥物皇考病症相宜與否又不知何如而乃敢突然以進春秋許世子進藥於父父卒世子自傷與弑不食死春秋尚不少假借宜書許世子弑君然則從哲宜何如處焉速劍自裁以謝皇考義之上也闔門席藁以待司寇義之次也而乃宴然傲然舍吾支辭至滿朝攻可灼僅票同籍調理豈以已實薦灼恐與同罪夫已與可灼可愛而皇考反可忍乎又豈以已實忠愛不知爲罪夫許世子以死愛父尚不能自明而從哲之愛皇考於何處明乎且我朝列聖賓天曾有大臣薦藥事否乎臣以爲縱無弑之心卻有弑之事欲辭弑之名益難免弑之實實錄中即忠愛深心欲爲君父隱諱不敢不直書云方從哲速進紅丸藥兩丸須臾上崩恐百口無以爲天下萬世解矣且從哲所不能解者非獨此也先是則有傳皇貴妃欲立皇后事夫祖制未有以妃爲后者古今亦未有帝崩立后者貴妃寵幸數十年皇考英明絕未嘗有楚歌楚舞歔欷態即數日彌留之際尚不能因緣做作而哭傳此旨不知何旨觀禮

部疏云內閣輔臣方從哲傳其言可味可思若非禮部執爭諸科道力責貴戚而貴戚隨上章請免幾何不設立皇后貽禍宗廟社稷以受顧命元臣而視非常大變若漫無主持一任可行可止事成則已操其重何所不爲即事不成亦已任其恩無所復忌此從哲不能爲天下萬世解者其事一也先是又有議上謚稱恭皇帝事議謚有雖下部然擬進者閣臣部不能主也夫宋之恭端已係將亡衰主臣又考晉主降宋其亡也宋謚爲晉恭帝隋主降唐其亡也唐謚爲隋恭帝周主降宋其亡也宋謚爲周恭帝以皇

祖四十八年昇平天下平衛平寧夏平倭平播功列無前
豈無他美懿可稱而下此降王進脅若非言官預糾使應
如議以上天下何忍傳稱皇考皇上覽觀前史何忍爲念
豈眞不學無術至此謬盭實乃明呪君父等於弁髦此從
哲不能爲天下萬世解者其事二也自從文有選侍欲垂
簾聽政事夫選侍在宮中何知前代有垂簾大變事即劉
遜李進忠么麽小豎何遂胆大揚言言者以爲遜進忠隔
歲業偷珠寶藏之從哲家此事曖昧從哲即未肯承認然
以受顧命元臣曾不聞慷慨一言若非九卿言官急請移

宮選侍一日得志皇上幾無駐足所高皇社稷將不血食
可謂寒心聞彼時從哲濡滯不肯進科臣拉之以進請移
宮文不肯急請以謂遲數日也無妨已文欲急退科臣擋
之以住大叱曰你豈做李家官吃李家飯如此光景豈尚
堪閒任婦寺之縱横而特佐其焰恐冲主之桯杌而不與
其憂此從哲不能爲天下萬世解者其事三也以此三事
例彼進藥此以是非易了相臣所宜急擔當之事一切苟
且泄沓彼以利害叵測相臣所宜極慎重之事無端勇往
嘗試夫進藥猶可自爲忠愛而三事尚可自爲忠愛乎此

又臣於從哲終始反覆深維不能爲解者也臣在禮言禮
每一舉事其罪惡逆天萬無一可生之路若在吏言吏罔
上行私在兵言兵督戰賣國在刑言刑縱情蔑法其敢干
犯天下之大名義釀成天下之大禍患者章不曾公車滿
臣亦不能悉數也即在禮言禮亦就鼎革間一時事若其
他罪惡逆天萬無一可生者臣亦不敢深數也大都從哲
挾私任術寡廉鮮恥有威有力不以之奉公家而以之趨
私門有智有謀不以之捍外侮而以之戕國脈春秋無將
漢法不道眞無以過凡此皆羣臣所極口急攻諒皇上素

所痛心飲恨者也然苐退其人而不加之罪臣知皇上英
明洞照神武淵謀未嘗一日而忘也顧以大寶初登羣情
未定而從哲又狙詐多機傾嚇中外皇上雖有除兇雪恥
之思正在含垢匿瑕之際羣臣雖有借劍擊碪之義不無
憑城倚社之虞今亮陰將終大禮畢就宮闈寧謐羣臣布
列溥天喁喁無不望皇上急討國賊臣惟癰疽不決從必
大潰積蠹不去終當極壞今正決疽去蠹時矣臣爲是抱
恨已久夙宵不寧一承恩詔便欲叩叫帝閽發憤批鱗祗
緣兩足廢裂跬步難前有懷至今臣覩皇上大孝宏仁進

蹤堯舜責妃逆侍俊待各得可謂仁至義盡無容言矣惟
是從哲貫而不問何以雪不共之仇慰皇祖皇考於九天
何以彰不軌之罰銷奸臣逆賊於異日伏乞皇上大奮乾
剛赫然震怒毋訪近習近習皆從哲所攀援也毋拘忌諱
忌諱即從哲所布置也立下臣章令九卿科道從公詳議
如臣言有當乞將從哲大正罔赦之罰速嚴兩觀之誅并
將李可灼嚴加拷問寘之極刑如臣一言無當即重治甘
心焉臣知此疏一出身無處所矣

盆氣英詞恣爽色正爲高皇扶社稷爲宇宙正綱常萬
世瞻仰在此一疏不獨輔臣膽落而已

閣臣負罪愈驕謹平心參駁以折兇鋒疏

李應昇

臣聞分莫嚴於君臣禮莫重於朝祭罪莫大於不敬此三
者盡人而知之也大臣有罪席藁以待臺諫執簡隨其
後其誅之則國之法也其赦之則君之仁也未有驕蹇不
恭於前恣睢無忌於後如大學士魏廣微者方其偃仰高
臥不拜正朔迨至日中祭畢然後闖入廟門科臣以無禮
糾之所謂自作之孽於人何尤哉皇上至仁既已赦置不
問而姑以敬慎二字示金錢愧心之義廣微杜門省愆亦
應咋舌愧死而不意其因禮科諸臣之言悻悻托疾猖狂
叫號若撫劍疾視以恐喝諸臣而闕其舌者臣不知廣微
品足以服天下乎才足以匡社稷乎抑軍旅之勞足以勒
鼎彝乎三者無一焉所趨然自負者不過曰罪止失儀云
耳夫行禮差錯始謂失儀謹按大明律失儀朝賀者笞四
十祭享失儀者杖一百廣微宜何若焉可靦然復入中書
之堂乎而一則曰違時再則曰違時臣聞孔子曰事君盡
禮人以爲諂雖違衆吾從下孔子之違時也如此豈廣微
之慢上無禮者爲是而時之蔑若傷立泰璫璫奔者玄爲

非乎國家設言官稱耳目近臣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廣徵之父嘗爲言官公正發憤得罪閹臣以去聲施至今廣徵獨不念乎奈何比之路馬斥之此輩夫不與此輩爲伍者必另有一輩作綠方今聖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廣徵有何疚心之事清夜抱衙衙見指摘輒自張皇若十目十手之暴其隱也最可駭者身爲竿祖固已位極人臣猶怏怏以不得好官爲恨奚忍更有他念而公然出此語以告之皇上是尚有人心尚有人臣禮乎伏乞皇上戒諭廣徵繹敬愼之旨安臣子之分退讀父書保其家聲毋倚三寵與言官爲難庶上可以對聖明下可以對士大夫而異日亦可以見乃父於地下也

銛鈸肆射可怖可愕然而詞稍橫矣其後廣徵卒導奄爲惡戕賊善類諸君子亦有激成之過焉

糾參逆璫疏　楊漣

起得嚴重

臣惟太祖高皇帝首定律令內臣不許干預外事其在內庭祗供使令灑掃之役違者法無赦故在內官惟以循謹奉法爲賢聖子神孫相守未敢有改雖有驕橫縱恣王振劉瑾其人旋即誅戮故國祚靈長至今豈意聖明在上乃敢有肆無忌憚濁亂朝常罔上行私傾害善類損皇上堯舜之令名釀宗社無窮之隱禍如東廠太監魏忠賢其人者舉朝盡爲威刼無敢指名糾參臣實痛之臣前以兵科給事中親承先帝之命輔皇上爲堯舜之君言猶在耳今若亦畏禍不言是臣自負忠直初心并負夙紀職掌負皇上起臣田間特恩他日何面目以見先帝於在天謹撮其大罪之著者二十四款爲我皇上陳之忠賢原一市井無賴人耳中年淨身貪入內地非能通文理自文書司禮起家者也皇上念其服役微勞拔之幽賤寵以恩禮原名進忠改命今名豈非欲其顧名思義忠不敢爲奸賢不敢爲惡哉乃初猶謬爲小忠小佞以倖恩繼乃遂爲大奸大惡以亂政祖宗之制以票擬托重閣臣非但令其靜心參酌權無旁分正使其一力擔承責無他卸自忠賢專擅意旨

多出傳奉傳奉而真一字抑揚之間判若天淵傳奉而僞
託爲蕣之近乃公然三五成群勒逼詐嚇政事之壞幾成
鬨市甚至有徑自內批不相照會者假若夜半出片紙殺
人皇上不得知閣臣不及問害豈渺小以致閣臣憂鬱默
悶有堅意求去者壞祖宗二百餘年之政體大罪一也首
閣臣劉一璟冢臣周嘉謨同受顧命之大臣也一璟親捧
御手首定大計嘉謨倡率百官於松棚下義斥鄭養性立
寢后封以清宮禁皇上豈遂忘之忠賢交通孫杰務去忠
於剪己之忌不容皇上不改父之臣大罪二也先帝強年

登極一月賓天進御進藥之間普天實有隱恨執春秋討
賊之義者禮臣孫慎行也明萬古綱常之重者憲臣鄒元
標也忠賢一則逼之告病去一則嗾言官使劾去至今求
南都片席不可得顧於護黨叙欵聖母者之人曲意綢繆
終加蟒玉以贈其行是何親於亂賊何讎於忠義偏不容
先朝有痛念弓鼎之老臣大罪三也王紀鍾羽正先年功
在國本及紀爲司寇執法如山羽正爲司空清修如鶴忠
賢一則使人喧嚷於堂辱而迫之去一則與沈㴶交搆陷
之削籍去至今請一復職起用不可得顧於柔媚善附之

人破格點用驟加一品以歸是真與我善者爲善人與我
惡者爲惡人必不容盛時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四也
國家最重無如枚卜忠賢一手握定力阻前推之孫慎行
盛以弘更爲他辭以錮其出豈眞欲門生宰相乎妄預金
甌之覆守竊作貂座之私情大罪五也用人於朝莫重廷
推去歲南太宰北太宰推皆點陪一以蓋枚卜點陪之案
一以伏借用爲逐之奸致一時名賢不安俱去顛倒有常
之銓政掉弄不測之機權大罪六也聖政初新正資忠直
乃滿朝爲文震孟鄭鄤熊德陽江秉謙徐大相毛士龍侯

震暘賈繼春等九人抗論稍忤忠賢傳奉盡令降斥屢經
恩典竟阻賜環長安謂皇上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饒大
罪七也然猶曰外廷之臣子也上年皇上南郊之日傳聞
宮中有一貴人以德性貞靜荷皇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已
驕橫狀謀之私比托言急病立刻掩殺是皇上且不能保
其貴幸矣大罪八也猶曰無名封也裕妃以有喜傳封中
外欣欣相告矣忠賢以抗不附已屬其私比捏倡無喜矯
旨勒令自盡不令一見皇上之面昔堯以十四月而生假
令當日裕妃幸存安知不爲堯母是皇上又不能保其妃

嬪矣大罪九也猶曰在妃嬪也中宮有慶已經成男凡在內庭當如何保護乃繞電流虹之祥忽化為飛星墜月之慘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以皇上麟趾開祥何妨斯男則百而忠賢包藏禍心若此是皇上亦不能保其第一子矣大罪十也至於先帝之在青宮四十年操心慮患所與護持孤危威劫之不動利誘之不變者僅王安一人耳登極一月之堯舜安不可謂無微功皇上會亭受命擁衛防護安亦不可謂無微忠即使有罪亦當聽皇上明正其罪與天下共見之而忠賢以私忿矯旨擅殺於南海

子身首異處肉飽狗彘是不但讎王安而實敢於讎先帝之老奴與皇上之老犬馬而略無顧忌也此後內臣誰肯復為忠義者其餘大小內臣無罪而擅殺擅逐者又不知其數千百也大罪十一也因而欲廣願奢今日討獎賞明日討祠額要挾無窮王言屢褻近又於河間府毀人居屋起建牌坊鏤鳳雕龍干雲插漢築愁築怨飲恨吞聲又不止於塋地擅用朝臣規制僭擬陵寢而已大罪十二也今日蔭錦衣明日蔭中書金吾之堂戶皆乳臭誥勅之館目不識丁如魏良弼魏良材魏良卿魏希孔及外甥野子傳

應星等五侯七貴何以加茲不知忠賢有何軍功有何相業亦甚褻朝廷之名器矣大罪十三也因而手滑膽粗用立枷之法以示威前歲枷死皇親家人數命矣其枷號家人者欲扳陷皇親也其扳陷皇親者欲動搖三宮也當時若非閣臣力有護持言官極為糾正椒房之戚久興大獄矣大罪十四也猶借曰禁平人開秘也良鄉生員章士魁即有他罪自有提學乃以爭煤窰傷其墳脈托言開礦而死矣假令盜長陵一坏土何以處之趙高鹿可為馬忠賢煤可為礦大罪十五也王思敬胡遵道侵占牧地果真小

則付之有司大則付之撫按學院足矣而徑拏黑獄三次拷掠身無完膚以皇上右文重道秋爽幸學而忠賢草菅士命使青衿赤碧之氣先結於璧宮泮藻之間孔子之神將無怨恫大罪十六也未也而且明懸監謗之令於臺省矣科臣周士樸執糾織監一事原是在工言工忠賢竟停其陞遷使吏部不得守其銓除言官不敢司其封駁憸邪因之以偷換手眼那移陞敘致士樸卒困頓以去於以成中官之尊大得矣而聖朝則何可有此名色大罪十七也未也而且將開羅織之毒於冠紳矣北鎮撫臣劉僑不肯

殺人媚人自是在刑慎刑忠賢以其不善鍛鍊竟令削籍明示大明之律令可以不守而忠賢之意旨不可不遵將使羅鉗吉網然後快心於以彰忠賢之威焰得矣而國脈則何可崇此蘊毒大罪十八也末也而且示移天驕日之手於絲綸矣科臣魏大中到任已奉明旨鴻臚報單忽傳詰責及科臣回話臺省交論又再褻王言幾成爾訓無論玩弄言官於股掌而皇皇天語提起放倒信手任心令天下後世視皇上爲何如主大罪十九也最可異者東廠原以察奸細緝非常非擾平民也自忠賢受事雖犬不寧而且直以快恩讎行傾陷野子傅應星爲之招搖引納陳居恭爲之鼓舌搖脣傅繼教爲之投匭打網片語違忤則駕帖立下至近日之於中書汪文言不從閣票不令閣知不理閣救而應星等造謀告密猶日夜未已勢不至興同文之獄刊黨錮之碑不已者當年西廠汪直之橫恐未足語此大罪二十也尤可駭者四郊未靖內外戒嚴東廠訪緝何事前韓宗功潛入長安打點實往來忠賢司房之家事露始令避去假令天不悔禍宗功奸細事成一旦而通城下忠賢固爲敵人首功之主人矣其發銀七萬兩更創肅

寧縣新城誠可作郿塢深藏不知九門內外生靈安頓何何地大罪二十一也更可恨者王者守在四夷祖制不蓄內兵即四衛之設備而不操原有深意忠賢謀同奸相沈灌創立內操不但使親戚餘黨交互盤踞其中且安知其無大盜刺客狡謀細作之人寄名內相家丁倘或何隙謀亂發於肘腋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拒識者每爲寒心忠賢復傾財厚與之交結昔劉瑾招納亡命曹吉祥分姪傾結達官忠賢蓋已兼之不知意欲何爲大罪二十二也且皇上亦見近日忠賢進香涿州之景象乎鐵騎之擁簇如雲蟒玉之追隨耀日警蹕傳呼清塵墊道人人以爲駕幸涿州及其歸也以輿夫爲遲改駕四馬羽幢青蓋夾護雙遮則已儼然乘輿矣其間入幕密謀叩馬獻策者實繁有徒忠賢此時自視爲何如人想只恨在一人下耳不知更作何轉念恐泰山之神必陰殛之矣大罪二十三也皇上更不記前日忠賢走馬大內之氣象寵極則驕恩多成怨聞今春忠賢馳馬御前皇上曾射殺其馬待忠賢以不死聖恩已厚忠賢不自伏罪請死且闘進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隄防介介不釋心腹之人時時打點從來亂臣賊子

只爭一念放肆遂至收拾不住皇上果眞有此事奈何養虎兕於肘腋間乎此又寸磔忠賢不足盡其辜者大罪二十四也凡此逆跡皆得之邸報與長安之共傳共見非出於風影意度者忠賢負此二十四大罪懼內廷之發其奸殺者殺換者換左右既畏而不敢言懼外庭之發其奸遂著逐錮者錮外庭又皆觀望而不敢言更有一種無識無骨有圖富貴之徒或投門投牒或依托門牆或密結居停（當日[illegible][illegible]義子[illegible][illegible]天下[illegible]逆案可共見也）[illegible][illegible]義門客逐其所喜排其所怒無所不至內有授而外發之外有呼而內應之向背忽移禍福立見間或內廷奸狀敗露又有奉聖客氏為之彌縫其罪戾而遮飾其回[illegible]故掖廷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都城之中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卽大小臣工積重之所移積勢之所趨亦不覺其不知有皇上而只知有忠賢每見中外有緊急當做之事當起用之人必曰當與內邊說說或人不得用事不得行亦只說內邊不肯宮中府中大事小事無一不是忠（當日情事確是如此）賢專擅卽奏章之上反覺皇上為名忠賢為實且如前日忠賢已往涿州矣一切事情必星夜馳請一切票擬必忠賢既到始敢批發嗟嗟天顏咫尺之間不請聖裁而馳候

忠賢意旨於百里之外事勢至此尚知有皇上耶無皇上耶有天日耶無天日耶天祚聖明屢行譴告去年以熒惑守斗告今年以長日風霾告又以一日三地震告而乾清之震尤甚皆忠賢積陰蔽陽之象聖明偶不及覺察及加之恩而忠賢悶不畏死更甚之惡羽翼已成騎虎難下太阿倒授主勢孤危及今不為早治臣不知皇上之宗社何所托聖躬之安危何所托三宮九嬪之安危何所托而如此毒心辣手胆橫已不能為下意殊必不肯容人卽皆天共戴之皇子元良托重之貴妃能保時得其催心而不犯其所忌臣又不知貴妃皇子之安危何托萬一少有差池臣卽欲以死報皇上亦復何及伏念皇上天縱聰明春秋鼎盛生死予奪豈不可以自主何為受制幺麼小豎令內外大小俱坐針氈之上而惴惴莫必其命耶臣在兵科時曾條及進忠名在御前蓋實有見於忠賢狼子野心不可豢邇不意聖明斷之不蚤養成今日倘復優游姑息再念其追侍舊人客氏又從旁巧為營解不卽加處治小不忍則亂大謀臣不能為皇上策矣高皇帝洪武十年有內侍以久侍內庭從容言及政事上卽日斥譴隨諭羣臣曰漢

唐之禍雖曰宦官之罪亦人主信愛之過使然向使宦者
不得典兵預政雖欲爲亂其可得乎今此宦者雖侍朕日
久不可姑息夫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洋洋聖謨中官言
及政事且懲將來况忠賢欺君無上惡積罪盈豈容當斷
不斷伏乞皇上大發雷霆將忠賢而縛九廟之前集大小
文武勲戚勅法司逐欵嚴訊考歷朝中官交通內外擅作
威福違祖宗法壞朝廷事失天下心欺君負恩事例正法
以快神人公憤其奉聖夫人客氏亦并勅令居外以全恩
寵無復令其厚毒宮中其傳應星陳居恭傅繼敎斥下法

司責問然後布告天下暴其罪狀示君側之惡已除交結
之徑已塞如此而天意弗違人心弗恍內治外安不新開
太平氣象者請斬臣以謝忠賢臣知此言一出忠賢之黨
斷不能容臣然臣弗懼也但得去一忠賢以不悞皇上堯
舜之令名即可以報命先帝可以見二祖十宗之靈一生
忠義之心事兩朝特達之恩知於願少酬死且不憾惟皇
上鑒臣血誠即賜施行

忠憤激烈字挾秋霜公雖用是殺身然當毒焰滔天之
時而奮然一擊凶豎破胆公之功在社稷者大矣